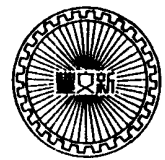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續編

第六四册目錄

社會科學類



古禮儀

禮記集說四九卷(一)(卷二〇~卷四九)

卷一〇	一	卷三一之四	二四八
卷二一之一	二一	卷三一之五	二六三
卷二一之二	三六	卷三二之一	二八〇
卷二二之一	四九	卷三二之二	二九四
卷二二之二	六四	卷三三	三〇七
卷二三	七九	卷三四	三二一
卷二四之一	九四	卷三五	三三〇
卷二四之二	一〇八	卷三六	三三五
卷二五	一二六	卷三七	三四二
卷二六	一四八	卷三八	三五〇
卷二七	一五四	卷三九	三五五
卷二八	一六四	卷四〇	三六〇
卷二九	一七五	卷四一	三六八
卷三〇	一八二	卷四二之一	三七八
卷三一之一	一九七	卷四二之二	三九八
卷三一之二	二一七	卷四三	四一二
卷三一之三	二三三	卷四四	四一六

清 鄭元慶撰

吳 興

卷四五.....四二五

卷四六.....四四〇

卷四七.....四五二

大戴禮記解詁十三卷.....

禮記鄭讀考六卷.....

卷四八.....四五六

卷四九.....四六四

清 王聘珍撰 廣 雅 四七三

清 陳壽祺撰 小 鄭 禮 記 五六九

清 陳喬樞述

wt98/03

禮

記

卷

之

子

十

卷

(合子卷計之共八十九卷)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雜記上第二十

疏云案鄭目錄云名曰雜記者雜記諸侯以下至士之喪事此於別錄屬喪服 嚴陵方氏云此篇雖以記喪為主下篇又兼言三患五恥觀蜡取盜之類則其事不一故以雜名篇猶之易有說卦而有雜卦莊子有內篇而有雜篇也 烏程韓氏云禮以義起者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者可以義斷而筆之為書如喪服小記父為天子諸侯子為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服雜記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

禮記集說二十一 雜記

一嘉業堂校刊

而歸大夫為其父母兄弟之未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為其父母兄弟之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古皆不必有其事而記正不必不有其禮有其事謂之禮有其禮不必有其事直謂之記焉爾是故雜之為雜猶小之為小小非以其事雜亦非以其事也記之而不可為憲章則小之記之而不可為典要則雜之嗚呼安得議禮考文之聖王舉三禮而闢其謬定為萬世不易之經也哉

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其轎有綵緇布裳帷素錦以為屋而行至於廟門不毀牆遂入適所殯唯轎為說於廟門

外

註云館主國所致舍復招魂復魄也如於其國得升屋招用衰衣也道道上廬宿也升車左轂象升屋東榮轉載柩將殯之車飾也綵謂鼈甲邊緣緇布裳帷圍棺者也裳帷用緇則轎用赤矣轎象宮室屋其中小帳襯覆棺者若未大斂其載尸而歸車飾皆如之廟所殯宮適所殯謂兩楹之間去轎乃入廟門 疏云此與下節總明諸侯及大夫士在路而死招魂復魄并明飾棺貴賤之等此論諸侯之制 廬陵胡氏云禮言綏凡數處鄭皆讀為綏竊謂王制明堂位夏采所云讀作綏可也此復既在車當以執綏之綏杜

禮記集說二十一

二

子春說是鄭意蓋謂夏采建綏以復不知彼王禮也裳用緇則轎與綵皆赤也以玄纁對耳鄭謂綵如蒨飾之蒨取蒨赤也竊按大夫以白布為轎豈亦因染赤得名乎柩車飾經唯此一文則知未大斂前車飾亦然

愚按喪大記飾棺君龍帷而此用緇布帷以死於道貶之也素錦以為屋即大記之素錦楮也而行者柩行也不毀牆不毀廟門西邊牆也檀弓所謂毀宗躐行也鄭註以牆為裳帷殆非是大夫士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如於館死則其復如於家大夫以布為轎而行至於家而說轎

載以輜車入自門至於阼階下而說車舉自阼階升適所殯士輜葦席以為屋蒲席以為裳帷

註云輜用布白布不染也不言裳帷俱用布至門亦說輜乃入載以輜車入自門明車不易也輜讀為輅說文有輅曰輪無輅曰輅諸侯言不毀牆大夫言不易車互相明也不易者不易以楯也廟中有載楯以楯之禮此不耳士以葦席為屋而無素錦為帳疏云此明大夫車飾及士輜也說車說去其車也舉自阼階而升適兩楹之間所殯之處此謂尸若柩則升自西階也葦席為屋則當覆上輜處將蒲席為裳帷接屋之四邊以障棺嚴陵方氏云大夫以布為輜

禮記集說二十

三

則諸侯用帛可知士以葦席為屋則不得用素錦矣蒲席為裳則不得用緇布矣此降殺之別也

凡訃於其君曰君之臣某死父母妻長子曰君之臣某之某死君訃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夫人曰寡小君不祿太子之喪曰寡君之適子某死

註云訃或皆作赴赴至也訃於其君謂臣使其子使人至君所告之也君之臣某之某死此臣於其家喪所主者君夫人不稱薨告他國君謙也疏云此總明遭喪訃告於君及敵者并訃於鄰國稱謂之差某之某上某是生者臣名下某是臣之親屬曲禮諸侯曰薨士曰不祿夫人尊與君同今俱不稱薨同士稱

者言臣子於君父雖有考終眉壽猶若其短折然故云不祿不敢指斥鄰國君身故曰告於執事夫人太子不言者略也

大夫訃於同國適者曰某不祿訃於士亦曰某不祿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訃於適者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

註云適當為敵謂爵同者疏云此明大夫卒相訃告之禮嚴陵方氏云與死者有恩私故曰外私玉藻言於大夫曰外私名同而實異矣使某實謂以事實告納蘭氏云注疏實當為至周秦人聲之誤也

禮記集說二十

四

集說因之然如字讀未嘗不通何必改字

士訃於國君大夫曰某死訃於士亦曰某死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某死訃於大夫曰吾子之外私某死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某死

疏云此論士喪相訃告之稱士賤訃大夫士及他國皆云某死但於他國君稱外臣於大夫士言外私耳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士次於公館大夫居廬士居聖室

疏云此明大夫士遭君喪次舍居處及歸還之節京山郝氏云大夫受君恩重士稍輕服同斬衰三年而喪次有等大夫次於公館喪除後歸雖練祥不歸

也士練祭則歸大夫練猶次公館士未練之先亦次於公館時大夫猶在倚廬大夫初喪居倚廬士初喪居聖室皆在殯宮門外倚廬重於聖室聖室重於公館斬衰居倚廬既練居聖室士初喪即居聖室不待練也位尊者情重位卑者哀殺大夫居廬時士居聖室大夫未出廬士已次公館大夫次公館士已歸此其差也鄭於此節之義未達謂練而歸與居聖室之士爲邑宰次公館之士爲朝廷士鑿也

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爲其父母兄弟之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

禮記集說二十

五

士謂大夫庶子爲士者也已卑又不敢服尊者之服疏云此明大夫士爲其父母昆弟之服 嚴陵方氏云生者貴而死者賤則其服從死者嫌若臨之也生者賤而死者貴則其服從生者嫌若僭之也 石梁王氏云父母之喪自天子達周人重爵施於尊親乃異其服非也周公制禮時恐其弊未至此 西河毛氏云戰國後不第父母三年各分等殺即爲人子服三年者亦以爵位大小爲升降如此節所云則喪禮埽地矣夫服制輕重一本於心心痛重則服重服心痛輕則服輕服故曰端衰無異等今儼然以爵位尊卑而異其服將毋大夫士有異痛乎大夫痛輕士

痛重乎然且鄭註復引晏嬰居喪一節以爲室老譏其太重重卽士禮非大夫之禮遂據爲大夫士異等之証夫晏嬰居喪本是恆禮而室老據叔世時俗壞禮以爲大夫當稍減故晏嬰非之曰唯卿爲大夫或當稍減我以大夫服大夫何減之有此正平仲明知其非而故權辭以謝之故家語孔子極稱平仲婉言不直己以斥人之非正謂是也不然大夫與士無異服而反謂卿大夫有異其可通乎乃鄭玄王肅復以此爲相爭之端夫王鄭同異何足置辨吾第以孔孟之言折之中庸曰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是貴賤無異也孟子曰齊衰之服飭粥之

禮記集說二十

六

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是天子以至於庶人無異也 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 疏云父官至大夫適子雖未仕得服大夫之服爲其能象似父之賢也 大夫之庶子爲大夫則爲其父母服大夫服其位與未爲大夫者齒 疏云大夫庶子仕至大夫由身有德行所以得服大夫之服其行位之處齒列於適子之下年雖長於適子猶在適子之下使適子爲主若年少於適子則固在下也

士之子爲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無子則爲之置後

註云大夫之子得用大夫之禮而士不得也置猶立也 疏云士之子身爲大夫父身是士故不可爲大夫喪主使此死者之子爲主以其子是大夫適子故得服大夫服爲之主前經大夫之適子服大夫服是也 石梁王氏云此最無義理充其說則是子爵高父母遂不得子之舜可臣瞽瞍皆齊東野人之語也 愚按大夫無子則爲之立後以主大夫之喪二句不重此一節要見父母爲士而不得爲子之爲大夫主喪所謂卑可主尊不可主者此變禮

禮記集說二十

七

也孔疏謂所置之後暫爲喪主假用大夫禮非經意矣西河先生謂借他大夫之子暫爲子後恐亦非是

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布衰布帶因喪屨緇布冠不韡占者皮弁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朝服 疏云宅謂葬地大夫尊故得卜宅並葬日下大夫及士不合用卜故用筮 山陰陸氏云有司羣吏有事者也鄭謂卜人誤矣長衣蓋練衣也練而爲衣長之卽吉有漸也知然者以練練衣黃裳縹緣知之鄭謂長衣深衣之純以素非也 京山郝氏云有司供卜筮之事卽大夫之臣也麻首絰也臣義服斬衰唯衣

有衰該裳言也正服斬衰纁三升不成布義服斬衰稍降成布故曰衣布衰也布帶大帶正斬衰唯絞帶疏衰以下加布帶也因喪屨仍繩屨不變唯冠變也吉冠緇帛有綉此用布無綉不全吉也韡綉通纁也占者代大夫命龜者也士喪禮命筮者在主人之右是也不言主人可知也有司麻衰喪屨則主人可知占者皮弁禮神求吉故變吉也不言服與筮同朝服也史作龜求卦者也練冠小祥之冠長衣卽練衣不與有司同服公臣也筮舉史卜舉有司互見也筮占者家臣也朝服緇衣不言冠與卜有司同也不與有司同服禮神吉也筮練有主人在則卜葬主人在可知也鄭讀有司麻衣爲句以麻衣爲深衣純素爲長衣非也謂有司衣半吉史衣純凶尤非也史服吉有司服凶耳兩占者服則皆吉鄭意謂卜重筮輕不知卜與筮皆有有司史占者而公臣與家臣異家有著無龜大小宗人卜人皆公臣也記舉有司占者史占者以概主人卜舉有司該史筮舉史該有司卜舉皮弁該朝服筮舉朝服該冠文義互見鄭注未達云占者尊於有司似亦知卜爲公臣而又云練冠長衣爲純凶有司布衰爲半凶豈大夫之喪公臣反凶服重於家臣乎謬矣

愚按士喪禮筮宅有命筮者有筮者筮人卽筮

禮記集說二十

八

者也又有卦者有旅占者卜日有泣卜有宗人
有占者三人即旅占者有卜人皆有司也服皮
弁之占者是卜人服朝服之占者是筮人其餘
大夫謂之有司士謂之史而已諸儒議論紛紛
皆不能合士喪禮而考證之

大夫之喪既薦馬薦馬者哭踊出乃包奠而讀書

疏云此明大夫將葬柩朝廟後欲出之時也案士喪
禮下篇薦馬凡有三柩初出至祖廟設奠為遷祖之
奠訖乃薦馬一也至日側祖奠又薦馬二也明日將
行遣奠時又薦馬三也此薦馬下云包奠而讀書於
既夕禮為第三薦馬時也薦進也馬是牽車為行之

禮記集說二十

九

物孝子見進馬是行期已至故感之而哭踊出謂馬
出乃取遣奠牲下體包裹之以遣送行也包者象既
饗而歸賓俎士則羊豕各三个必取下體者下體能
行亦示將行也有遣車者亦先包之書謂凡送亡者
贈入棹之物書也讀之者省錄之也

愚按既夕禮薦馬馬出駕於門外徹者入踊如
初徹巾包牲此記當云既薦馬薦馬者出哭踊
乃包奠方與禮合不當云薦馬者哭踊出也蓋
薦馬者即前所謂御者執策立於馬後者也安
得有哭踊之事哭踊出三字疑有錯簡敖氏不
得其解遂以前薦馬時哭成踊者為圍人與御

者也

大夫之喪大宗人相小宗人命龜卜人作龜
註云卜葬及日也相相主人禮命龜告以所問事也
作龜謂揚火灼之以出兆

愚按孔疏大宗人大宗伯也小宗人小宗伯也
皇氏曰大小二宗並是其君之職來為喪事如
司徒旅歸四布是也又引宗伯肆師凡卿大夫
之喪相其禮為証是則然矣集說劉氏疑之謂
大宗人或是都宗人小宗人或是家宗人也竊
意大夫有喪事則其相禮者大宗之人也命龜
者小宗之人也而作龜者卜人而已士喪禮卜

禮記集說二十

十

日族長泣卜宗人命龜卜人坐作龜此其事也
此大宗人者即族長歟
復諸侯以衰衣冕服爵弁服

註云復招魂復魄也 疏云自此至西上總明諸侯
以下及夫人命婦招魂所用之衣但此經爛脫上下
顛倒如鄭所次諸侯既用衰衣又以冕服爵弁服而
復也冕服者上公自衮冕而下故為五侯伯自鷩冕
而下故為四子男自毳冕而下故為三也凡服各依
其命數則上公五冕之外更加爵弁服以下皮弁冠
弁之等而滿九侯伯冕服之外亦加爵弁以下而滿
七子男冕服之外加爵弁皮弁而滿五其衰衣君特

所褒賜則宜在命數之外也故王制云三公一命衮若有加則賜是褒衣不入命數也此褒衣或是冕之最上者

夫人稅衣揄狄狄稅素沙

註云言其招魂用稅衣上至揄狄也 疏云夫人謂諸侯伯夫人也狄稅言揄狄以下至於稅衣 京山郝氏云揄狄其命服稅作祿黑色周禮作祿字从彖彖彖色黑稅字从兌音近也狄翟通雉也揄狄飛雉沙紗同輕綃也以無支素沙單衣蒙錦衣上即裘衣也一作網衣狄稅素沙謂揄狄稅衣上籠素沙象生時之容也鄭謂素沙為衣裏招魂用衣耳何為獨舉裏裘衣多袂禮衣多單故六服皆單鄭云素沙為裏非也

禮記集說二十

十一

愚按周禮內司服六服者禕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祿衣也周禮最後出亦安見禮記之必當改從周禮耶

內子以鞠衣褻衣素沙下大夫以禮衣其餘如士

註云內子卿之適妻也下大夫謂下大夫之妻禮作展王后之服六唯上公夫人亦有禕衣侯伯夫人自揄狄而下子男夫人自闕狄而下卿妻自鞠衣而下大夫妻自展衣而下士妻稅衣而已 疏云此明卿大夫以下之妻所復之衣褻衣者始命為內子

上所褒賜之衣也其餘如士謂鞠衣禮衣之外其餘祿衣如士之妻士妻既用祿衣則內子下大夫妻等亦用祿衣也

愚按喪大記有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內子未命死於下室彼所謂內子者兼卿大夫妻而言此內子單言卿妻而已蓋諸侯之國止有命卿與下大夫二等故也 注疏奉合周禮改稅為祿改禮為展終屬強解

復西上

疏云凡招魂皆北面而招以西為上 嚴陵方氏云復北面求諸陰故以西為上西北皆陰也

禮記集說二十

十一

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

註云謂池飾也屬猶繫也 疏云此明大夫葬時車飾 京山郝氏云揄搖動也絞繒也棺罩四簣以竹為承雷曰池池下綴繒飛揚搖曳曰揄絞士禮也喪大記君三池振容謂帷左右前簣垂飾振動為容也士一池當前垂絞搖動亦似振容大夫二池不振容蓋大夫池唯左右前缺見柩故以絞連屬兩旁池下不動與士異也按檀弓池視重雷唯天子四面諸侯三池缺後大夫二池缺前後士一池當前猶樂之有懸大夫禮宜優於士而以前池缺屬絞不動不如士揄絞故特記之

愚按鄭注揄揄翟也采青黃之間曰絞其解未

是

大夫附於士士不附於大夫附於大夫之昆弟無昆弟則從其昭穆雖王父母在亦然

註云附皆讀為附 疏云自此至附於公子廣明附

祭之義大夫附於士謂祖為士孫為大夫若死可以

附於祖之為士者士不附於大夫謂祖為大夫孫為

士不可附於大夫唯得附於大夫之兄弟為士者無

兄弟謂祖無昆弟為士則從其昭穆謂附於高祖為

士者若高祖為大夫則附於高祖昆弟為士者孫死

之後應合附於王父王父現在無可附亦如是附於

禮記集說二十

高祖也

婦附於其夫之所附之如無如則亦從其昭穆之如妾

附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妾

註云夫之所附之如於婦則祖姑 疏云孫婦附祖

姑無如謂無祖姑亦間一以上附於高祖之如無則

附於高祖之祖如若其祖有昆弟之如班爵同者亦

附之

男子附於王父則配女子附於王母則不配

疏云男子附於王父并祭所配王母在室之女及已

嫁未三月而死附祭於王母則不祭所配之王父

京山郝氏云鄭謂不祭王父豈有附女子於王母而

不告王父者謂有事於卑者不敢援尊侯說也

公子附於公子

疏云公子之祖為君公子不敢附附於祖之兄弟為

公子者 福寧黃氏云此章記附禮有四義一謂尊

卑首節上兩句是也二謂昭穆首節二兩句及第二

節無如無妾祖姑兩句是也三謂適庶第二節婦附

妾附兩句及末節是也四謂男女第三節也以此事

死亦當以此事生而人極立天下定矣

愚按此四節亦是周禮漢以後不行

君薨大子號稱子待猶君也

註云謂未踰年也 疏云大子君存稱世子今君既

禮記集說二十

薨故稱子與諸侯並列其待之禮猶如正君若踰年

則稱君也 山陰陸氏云此言君薨未葬待其子猶

君也

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唯杖屨不易

註云謂既練而遭大功之喪也練除首經要經葛又

不如大功之麻重也言練冠易麻互言之唯杖屨不

易言其餘皆易也屨不易者練與大功俱用繩 疏

云練冠易麻互言之者麻謂經帶大功言經帶明三

年練亦有經帶三年練云冠明大功亦有冠是大功

冠與經帶易三年冠及經帶故云互言之 嚴陵方

氏云以麻易之者此以義起禮也

有父母之喪尙功衰而附兄弟之殤則練冠

註云此兄弟之殤謂大功親以下斬衰齊衰之喪練皆受以大功之衰故謂之功衰 疏云已有父母之喪尙身著功衰今兄弟有殤在小功者當須耐祭故云而耐兄弟之喪則練冠小功以下既輕不合改練時之服則身著練冠知大功以下之殤者若大功正服則變三年之練此著練冠故知大功以下之殤言以下兼小功也已是祖之適孫若耐大功兄弟長殤得在祖廟若耐小功兄弟長殤則是祖之兄弟之後所以得耐者已是曾祖之適其小功兄弟同曾祖今小功兄弟當耐於從祖之廟其小功兄弟身及父是

禮記集說二十

五

庶人不合立祖廟則曾孫適孫爲之立壇耐小功兄弟之長殤於從祖立神而祭也 藍田呂氏云功衰者卒哭所受六升之服也至練則以功衰之布練而爲衣故猶曰功衰此不曰練而曰功衰者爲下練冠立文也言尙者明受功衰之日已遠故知爲練服也附於殤稱陽童某甫不名神也

疏云稱陽童又稱某甫所以不呼其名者尊神之也 愚按鄭注陽童謂庶殤也宗子則曰陰童孔疏遂以曾子問祭於室白爲陽童祭於室奧爲陰童以附會之曾子問無此文也此附於殤附於凡殤者也或者男子稱陽童女子稱陰童也注

疏又謂此兄弟之殤謂大功以下之殤也亦非是

凡異居始聞兄弟之喪唯以哭對可也其始麻散帶經未服麻而奔喪及主人之未成經也疏者與主人皆成之親者終其麻帶經之日數

疏云此明異居聞兄弟喪哭及奔赴之禮言凡非一之辭異居別所而始聞兄弟之喪不暇問餘事唯哭對使者則於禮可也其始麻散帶經者此謂大功以上兄弟其初聞喪始服麻之時散垂要之帶經若小功以下服麻則斜垂不散也未服麻而奔喪者若聞喪未及服麻而即奔喪及主人之未成經也者謂道

禮記集說二十

六

路既近聞喪即來在主人小斂之前故云及主人未成經也疏者與主人皆成之者疏謂小功以下值主人成服之節則與主人皆成之親者終其麻帶經之日數者親謂大功以上初來奔至雖值主人成服未即成之必終竟其麻帶經滿依禮日數而後成服也 案士喪禮小斂奠經於序東是凡士喪小斂而麻也又士喪禮三日絞垂此云始麻散帶經是與居家同 愚按陸農師據喪服小記謂有主後者爲異居此謂聞同母異父兄弟之喪殺於兄弟恐不其然 主妾之喪則自附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

於正室

崔氏云此指攝女君者言如春秋婦死稱繼室者京山郝氏云有子之妾或攝女君者其喪君為主重之也自耐祭以後則使其子自主之其殯與祭皆不得於正室避適也按既葬虞而死者事畢耐以後則神事矣故下文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君主妾喪虞猶主也耐以後乃使其子鄭以自耐為句是耐猶君主非也

愚按妾之喪君主之主喪也自耐至於練祥其

子主之主祭也嚴陵方氏附會鄭注謂妾之喪

附於妾祖姑之廟故其夫自主而附之非尊妾

禮記集說二十

也尊祖而已山陰陸氏謂至於練祥則又以著

虞卒哭其子主之其說非不是然以句法揆之

則自耐至於練祥作一句者為是

君不撫僕妾

註云略於賤也

愚按撫撫尸而哭之也仕於家曰僕非臣也故

大記曰君撫大夫又曰君於臣撫之而此則不

撫僕也妾賤故大記曰君撫命婦而此則不撫

妾也若大夫君則不然矣大記曰大夫撫室老

撫姪娣

女君死則妾為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為先女君之

黨服

註云妾於女君之親若其親然賀氏云雖是

徒從而抑妾故為女君黨服防覬覦也攝女君差尊

故不服也福寧黃氏云古者諸侯不再娶於禮無

二適故女君卒則以妾攝其事而不得為夫人是謂

攝女君也女君死妾猶為其黨服徒從也而今則不

服其黨此又其隆於眾妾者也唯其隆故雖無女君

而內有主唯其殺故雖攝女君而分不踰所以家齊

而國治也

聞兄弟之喪大功以上見喪者之鄉而哭

疏云此明奔兄弟喪之法此親兄弟及同堂兄弟也

禮記集說二十

奔喪禮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此云大功以

上謂降服大功者也

適兄弟之送葬者弗及遇主人於道則遂之於墓

註云遂之於墓言骨肉之親不待主人也

愚按註疏適往也兄弟通總小功也以適字作

往字解謂往兄弟之送葬者似乎不成文理竊

意適為適親之適謂死者親兄弟也或自遠來

或因事阻弗及喪柩在家主人葬竟已還值於

路不得隨孝子歸自徑之墓所情重故也

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

疏云兄弟疏者謂小功總麻彼既無主雖疏亦為之

主虞祔之祭按小記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爲之再祭鄭注小功總麻爲之練祭可也與此不同者彼承大功有三年者此則總小功有三年者故至小祥同於三年故主虞祔也今此言疏者亦虞但虞者謂無服者朋友相爲亦虞祔也

凡喪服未畢有弔者則爲位而哭拜踊

疏云未畢謂喪服將終猶有餘日未滿有人始來弔當爲位哭踊不以殺禮待新弔之賓也言凡者五服悉然

大夫之哭大夫弁經大夫與殯亦弁經

註云弁經者大夫錫衰相弔之服也如爵弁而素加

禮記集說二十一

十九

環經曰弁經 疏云成服以後大夫往弔哭大夫則身著錫衰首加弁經若未成服之前與殯亦弁經也大夫有私喪之葛則於其兄弟之輕喪則弁經

疏云私喪之葛謂妻子之喪至卒哭以葛代麻之後於此之時遭兄弟之總麻輕喪大夫降一等雖不服以骨肉之親亦着弔服弁經而往不以妻子私喪之未服臨兄弟也若成服後則錫衰未成服之前但首服弁經也

爲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卽位

疏云父爲長子杖其子長子之子祖在不厭孫其孫得杖但與祖同處不得以杖卽位避尊者也

愚按問喪曰爲父苴杖爲母削杖小記曰母爲長子削杖則此父爲長子亦苴杖與爲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母在不稽顙稽顙者其贈也拜

註云爲妻尊者在不敢盡禮於私故不杖不稽顙獨母在於贈拜得稽顙父在贈拜則不得稽顙 疏云不杖屬於父在不稽顙文屬母在故云父母在不杖不稽顙不稽顙二義母在不稽顙者謂母在爲妻子尋常拜賓之法也稽顙者其贈也拜者但父沒母在稍降殺於父有他人以物來贈己其恩既重其謝此贈之人特爲拜得稽顙故云其贈也拜 山陰陸氏

禮記集說二十

二十

云適子爲妻如此則庶子父雖在以杖卽位可也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

註云違猶去也 疏云之往也已若本是諸侯臣往仕大夫此是自尊適卑不可反服於前之尊君也本是大夫臣今仕諸侯此是自卑適尊若猶服卑君則爲新君之恥也故亦不反服 清江劉氏云此言違而仕者則不反服舊君避新君也然違而未仕者聞舊君之喪則反服爾春秋傳所謂未臣焉有伐其國者反死之可矣旣臣焉而反死之則不可鄭注去諸侯仕諸侯去大夫仕大夫乃得爲舊君服非也

喪冠條屬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小功以

下左總冠綠纓

疏云此明喪冠輕重之別吉冠則纓與武各別喪冠則纓與武共材條屬者謂取一條繩屈之為武垂下為纓以著冠也練冠小祥之冠也雖微入吉亦猶條屬與凶冠不異吉冠則攝上辟縫嚮左左為陽陽吉也凶冠縫嚮右右為陰陰喪也過小祥猶條屬故縫猶嚮右也小功以上輕故縫同吉嚮左也 山陰陸氏云練讀如蠶綠之綠練纓散絲纓也即言絲嫌不散 京山郝氏云通長曰條不斷曰屬謂冠下用繩或布一條屈而圍合以為冠武垂其餘以為纓喪服傳斬衰冠繩纓齊衰布纓纓條屬是也吉冠則武斷而不屬士冠禮緇布冠有缺項組纓屬於缺此吉凶之別也

禮記集說二十

三

愚按鄭注練讀為操據陸氏則不必改字

大功以上散帶

疏云小斂之後主人拜賓奠經於序東小功以下皆絞之大功以上散此帶垂不忍即成之至成服乃絞愚按此散帶即士喪禮小斂以前所除之散帶也大功以上服重至此乃服此散帶迨三日成服唯斬衰者即此散帶之垂者絞而服之齊衰大功則除之而各用其所應服之布帶矣 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總加灰錫也

疏云朝服用十五升布為之去其半則七升半而為總也又加灰治之則曰錫言錫然滑易也 熊

氏云漢房中歌曳阿錫注云細布言其布滑易如錫諸侯相襚以後路與冕服先路與衰衣不以襚

疏云襚謂以物送死用也後路謂上路之後次路也先路衰衣是已車服之上不可以施人以彼不以為正服所用也 嚴陵方氏云後路貳車也先路正車也衰衣即前言復諸侯以衰衣是矣 納蘭氏云春秋傳車馬曰贈衣被曰襚此冕服後路宜兼言贈襚而但言相襚者包贈在其中矣

禮記集說二十

三

愚按冕服者上公自衮冕而下備五冕之服侯

伯自鷩冕而下其服四子男自毳冕而下其服三言各以其應服之服相襚而衰衣為加賜之服則不以襚也孔疏以冕服謂上冕之後次冕也何說

遣車視牢具疏布鞞四面有章置於四隅載糗有子曰非禮也喪奠脯醢而已

註云大夫以上乃有遣車鞞其蓋也糗米糗也 疏云遣車載糗有子譏其失也遣奠無黍稷故不載糗遣奠用牲體是脯醢之義 山陰陸氏云疏布鞞亦如殯車為鞞其異者四面有章 京山郝氏云遣車送葬之車送行曰遣死有遣車皆以爵命為差故牢

具視其命數有子言喪奠唯脯醢而儀禮遺奠陳五鼎具羊豕豈儀禮非古與禮家言相矛盾類此鄭氏謂死者不食糧遺奠無黍稷爲解以牲體卽脯醢周旋其說非本文之意

愚按鄭註章作郭謂四方皆有郭蔽以隱駢牢肉竊意不然章讀如字言疏布爲輶四面皆有文采昭其飾也而分置於柩車之四隅遺車本爲死者儀衛而之以載輶故有子曰非禮也郝氏謂以米肉置於四隅恐亦未然蓋有子止指載輶爲非禮不及牢具也

祭稱孝子孝孫

禮記集說二十一

三

疏云祭吉祭也謂自卒哭以後之祭吉則申孝子之心祝辭云孝也或子或孫隨其人

愚按郊特性祭稱孝孫孝子以其義稱也與此

同

喪稱哀子哀孫

疏云謂自虞以前凶祭也喪則痛慕未伸故稱哀也故士虞禮稱哀子卒哭乃稱孝子 嚴陵方氏云祭所以追養而盡於一身之終喪所以哭泣而止於三年之孝則爲人子孫終身之行也故子孫之於祭必稱孝哀則發於聲音見於衣服蓋三年之禮而已故子孫之於喪止稱哀 華山王氏云祭稱孝子孝孫

喪稱哀子哀孫禮也乃司馬溫公書儀父喪稱孤子母喪稱哀子父母俱喪稱孤哀子承重孫稱孤哀孫朱文公曰孤子哀子今俗以別父母不欲溷并之也且從之亦無害 丘文莊公引禮雜記謂書儀之言無據凡禮中所謂孤子如當室及不純采之類皆謂已孤之子非謂所自稱也夫人子居父母之喪其哀一也今於母喪因有父在諱孤可也若於父喪因有母在諱哀何謂哉然先儒所定舉世行之已久遂亦莫得而易矣

端衰喪車皆無等

禮記集說二十一

三

疏云端衰謂喪服上衣以其緜六寸之衰於心前故

曰端衰端正也喪車惡車也等差等也言喪之衣裳及惡車天子至士制度同無貴賤之別也

愚按鄭注巾車喪車凡五等木車始遭喪所乘素車卒哭所乘藻車既練所乘駢車大祥所乘漆車禫所乘而此經所言喪車蓋木車也士喪禮記主人乘惡車故鄭注此云喪車惡車也

大白冠緇布之冠皆不綈委武玄縞而后綈

註云不綈質無飾大白冠大古之布冠也春秋傳曰衛文公大白之衣大白之冠委武冠卷也秦人曰委齊東曰武玄玄冠也縞縞冠也 疏云大白冠白布冠也緇布冠黑布冠也二冠無飾故皆不綈此緇布

冠謂大夫士之冠其諸侯則玉藻云緇布冠纁纁是也玄纁二冠既先有別卷後乃可糝故云而后糝也
京山郝氏云大白冠大古以白布爲冠卽緇布冠之未染者郊特牲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纁也孔子曰未之聞是也糝纁通冠纁之垂者委下也冠下曰武大白緇布二冠無纁質也其制小加於頂故其武不能下垂後世冠用帛制始大武下圍額後有缺項着纓而始有纁玉藻云居冠屬武有事然後纁是也玄冠齊祭之冠緇冠大祥之冠皆有事而後纁也

愚按陸農師以委爲委貌玄爲緇冠玄武緇爲玄冠緇武其說非是

禮記集說二十

重

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士弁而親迎然則士弁而祭於己可也

註云弁爵弁也冠玄冠也祭於公助君祭也 疏云

此明大夫士公私祭服大夫謂孤也冕絺冕也祭於己自祭廟也助祭爲尊故服絺冕自祭爲卑故服爵

弁士以爵弁爲上故用助祭玄冠爲卑自祭不敢同

助君之服也作記之人雖云士冠而祭於己以己既

爵弁親迎親迎尙用爵弁則用爵弁自祭已廟於禮

可也是記者緣事類許之者爵弁也 廬陵馬氏云

周禮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士之服自皮弁而下

則大夫以玄冕爲極而士以爵弁爲極也非祭於公

安敢用哉雖然士弁而親迎則士弁而祭於己可乎謂昏者己之事祭於己者亦己之事弁可用於昏則亦可用祭於己此記禮者之所疑也蓋昏禮者合二姓之所好爲萬世之始以其至大之禮行於一時之間可以攝其盛服而用弁焉士昏禮所謂爵弁者也至若祭於己則歲時所用於家爲常苟不與祭於公有辨安在其爲禮哉士可弁而祭於己則大夫亦可冕而祭於己矣雖然士之弁而親迎亦猶記所謂冕而親迎者也故哀公嘗疑其爲己重而孔子許之諸侯以祭服而親迎則士以助祭服而親迎義之當然於是乎在苟弁而祭於己則非特嫌其同於公而又

禮記集說二十

重

者其輕於昏矣故士之弁而祭於公者正也弁而親迎者權也弁而祭於己則不可也 烏程韓氏云記者亦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之意疑親迎之反重於

祭直欲親迎以冠非真謂士可弁而祭於己也

愚按此所云大夫則下大夫不在其中所云士則天子之上士與不命之士不在其中

暢曰以桐杵以梧枇以桑長三尺或曰五尺畢用桑長

三尺刊其柄與末

疏云柶也謂以柏爲曰以桐爲杵枇者所以載牲

體從鑊以枇升入於鼎從鼎以枇載之於俎此喪祭

也故用桑吉祭枇用棘特牲記枇用棘心是也主人

舉肉之時則用畢助主人舉肉用桑者亦喪祭故也
吉時亦用棘畢之柄與末皆刊削之柢亦當然

愚按鄭注曰柢所以擣鬱也孔疏暢猶鬱也
曰以柢杵以梧者謂擣鬱所用也柢香而潔白
於神爲宜古者暢鬱或通用然竊有說焉暢充
也滿也以物充滿於臼中而擣之則曰亦可謂
之暢曰歟況喪祭所用黍稷稻粱皆須杵曰何
必專言鬱鬱耶梧柢二木似有分鄭注梧柢也
恐亦未然

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

疏云此謂尸襲竟而著此帶也率謂爲帶也但禭帛

禮記集說二十

三

邊而歛殺之不加箴功異於生也吉時大帶唯有朱
綠玄華無五采而以五采飾之亦異於生也此士天
子之士也諸侯之士則士喪禮用緇帶

愚按帶字舊本作帶下文公襲朱綠帶又玉藻
雜帶君朱綠則士之二采未必敢用朱綠也鄭
注士以朱綠恐非

醴者稻醴也甕甒笱衡實見間而后折入

註云此謂葬時藏物也折承席也疏云醴是稻米
所爲甕盛醴甒甒盛醴酒笱盛黍稷納蘭氏云既
夕禮乃窆藏器於旁加見註云器用器役器也加見
者器在見外也又云藏苞笱於旁注云在見外也則

見內是用器役器見外是明器也此是士禮大夫則
有人器明器也陸德明曰見棺衣也賈氏曰見棺飾
也飾則帷荒以帷荒加於柩柩不復見惟見此帷荒
故名帷荒爲見其言頗著明

愚按鄭注衡當爲柩所以庶甕甒之屬聲之誤
也陸農師以爲衡讀如字是矣而曰其柩之橫
者也仍用柩解夫柩橫木也椁內見外亦安能
容此橫木也衡音橫詩衡從其畝卽此衡字之
訓蓋以此甕甒笱等橫實之於見外椁內之間
也既畢然後以承席入加於椁上

重既虞而埋之

禮記集說二十

三

疏云既夕禮初喪朝禰廟重止於門外之西不入明
日自禰廟隨至祖廟庭厥明將出之時重出自道左
倚之既虞乃就所倚之處埋之謂於祖廟門外之東
凡婦人從其夫之爵位

註云婦人無專制生禮死事以夫爲尊卑
小斂大斂啟皆辯拜

疏云凡當小斂大斂及啟攢之時唯涖求則止事而
出拜之若他賓客至則不止事事竟乃卽堂下之位
悉徧拜福寧黃氏云應氏謂賓亦於是拜死者吳
草廬辨之以爲古無是禮蓋儀禮喪禮弔者入升自
西階東面主人進中庭弔者致命曰君聞子之喪使

某如何不淑主人哭拜稽顙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於門外及後凡禭賻儀皆大畧放此由此觀之古人弔賓之禮於生者只有慰問之辭於死者只有禭賻之物及哭踊馮尸之節而已並無拜祭於死者之禮至於主人拜賓以謝其恩禮相送以重其來辱亦唯自盡而已賓皆無答拜之文此古禮之精意也蓋知生則弔知死者傷弔賓之情於是爲至主人拜謝理所宜然喪事倥偬各欲自盡而已此何時耶而可交拜款曲以成禮耶故凡非弔喪無不答拜者獨喪拜不答意在斯也此古禮之至也後世之禮一變大與古人相背故楊氏復曰今世俗弔賓來見几筵哭拜主

禮記集說二十

五

人亦拜謂代亡者答拜非禮也既而賓弔主人又相與交拜亦非禮也此古今禮之大概不同如此應氏乃謂於是三者拜死者於禮果何據而云然耶朝夕哭不帷無柩者不帷

註云朝夕哭不帷緣孝子心欲見殯肆也既出則施其屨鬼神尚幽闇也無柩謂既葬也棺柩已去鬼神在室堂無事焉遂去帷

君若載而后弔之則主人東面而拜門右北面而踊出待反而后奠

疏云臣喪朝廟柩已下堂載在柩車而君弔之既弔位於車東故主人在車西東面而拜門謂祖廟門也

右西邊也若門外來則右在東若門內出右在西此據車出家故右在西孝子拜君竟從位立近門內西邊北面而哭踊爲禮也出待者孝子哭踊畢而先出門待君以君來則拜迎去則拜送送君弔事畢不敢必君久留故孝子先出待君出也反而後奠者君使人命孝子反還喪所而後反設祖奠也

子羔之襲也蘭衣裳與稅衣纁衾爲一素端一皮弁一爵弁一玄冕一會子曰不襲婦服

疏云此明大夫死者襲衣稱數也蘭衣裳者纁爲蘭謂衣裳相連而絲纁者之稅謂黑衣也亦連衣裳纁絳也衾裳也蘭衣既襲故用稅表表之纁衾是婦人之服而子羔襲用之故曾子譏焉依禮不合襲婦人之服

禮記集說二十

三

愚按士昏禮女次純衣纁衾鄭註喪大記衾婦人嫁時之上服亦據此爲解稅衣亦婦人之服疏但言纁衾是婦服失之漏矣

爲君使而死公館復私館不復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爲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也

解見曾子問

公七踊大夫五踊婦人居間士三踊婦人皆居間

註云公君也始死及小斂大斂而踊君大夫士一也則皆三踊矣君五日而殯大夫三日而殯士二日而殯士小斂之朝不踊君大夫大斂之朝乃不踊婦人

居間者踊必拾主人踊婦人踊賓乃踊 疏云此明諸侯至士初死在室殯踊節及明貴賤踊數公諸侯去死日五日而殯則合死日六日也七踊者始死一踊明日襲之時又一踊襲明日朝又明日小斂朝一踊爲四也其日晚小斂時又一踊是小斂日再踊就於前三日爲五也小斂明日朝又踊爲六也至明日大斂之朝不踊當大斂時乃踊凡爲七踊也大夫三日殯合死日爲四日始死一明日襲朝一又明日小斂日再小斂明日大斂凡五也士二日殯合死日數也始死一小斂朝不踊至小斂時一又明日大斂一凡三也婦人與丈夫更踊男子先踊踊畢而婦人踊

禮記集說二十

三

踊畢賓乃踊婦人居賓主之中間也皆居間者言貴賤婦人悉居賓主間也然親始死及動尸舉柩哭踊無數今云七五三者謂爲禮有節之踊每踊輒三者三爲九而謂爲一也 烏程韓氏云婦人居間本一句可詠故疊一語自是文家波磔韻味全在乎此徐魯庵以上四字作衍文何其固也

公襲卷衣一玄端一朝服一素積一纁裳一爵弁二玄纁一襲衣一朱綠帶申加大帶於上

疏云此謂襲用衣公襲以上服親身故始於卷衣欲尊顯加賜故襲衣最外而細服居中也朱綠帶者襲尸除五采之大帶外又有此帶申重也謂已用此朱

綠帶結束之重加大帶於上象生時大帶也 殷陵方氏云言公之襲如此自卿大夫而下固有降殺矣 京山郝氏云公上公卷衣龍衮衣也玄端色玄制方亦禮衣也二者舉衣該裳朝服朝見之服緇衣言服兼衣裳也素積卽素裳唯裳有積積折也纁赤色也二者舉裳該衣爵弁以爵色帛爲弁玄冕以玄色帛爲冕二者舉冠該服爵弁用二君招魂亦爵弁服也玄冕玄衣纁裳衮衣天子寵賜之衣疏云玄端朱裳也朝服緇衣素裳也素積皮弁之服也纁裳冕服之裳也爵弁服亦玄衣纁裳也恐未盡然 吳江徐氏云此公襲九稱之數

禮記集說二十

三

愚按孔疏玄端燕居玄端朱裳也而士冠禮則曰玄端玄裳則孔疏誤矣禮服有二帶一爲大帶以束要一爲革帶以佩物此朱綠帶卽革帶也蓋用革而以朱綠飾之與玉藻所謂雜帶君朱綠者異矣鄭注襲衣之帶雜以朱綠異於生也又言革帶以佩鞅重加大帶者明雖有變必備此二帶也亦既畧有分曉矣而又言朱綠帶亦以素爲之申重也重於革帶也恐不然矣

小斂環絰公大夫士一也

註云環絰者一股所謂纏絰也 疏云環者周迴纏繞之名故知是一股纏絰若兩股則謂之絞 京山

郝氏云小斂謂視小斂環經首經如環細而無缺項喪服殤大功所謂不纓經也始死弔者以此易玄冠故云公大夫士一也 大喪首經後皆有缺施纓喪服傳長殤大功纓經是也中殤大功稍輕不纓經即所謂環經也無缺曰環五服自大功以上冠條屬而經纓小功以下冠缺而經纓小斂以前未成服之弔服加環經於冠弁上制與此同貴賤通用也鄭謂爲初喪小斂之經孝子親始死投冠筭纓小斂脫髦括髮豈尚從容素弁委貌環經如弔客乎謬矣

愚按此視小斂則加經若未小斂以前往弔則不經也服問公爲卿大夫當事則弁經大夫相

禮記集說二十

爲亦然即是禮也大夫如此士可知矣

公視大斂公升商祝鋪席乃斂

疏云公君也明君臨臣喪大斂禮也公升謂君來升堂時商祝主斂事者也此臣喪大斂君未至之前主人雖已鋪席布絞衾聞君至則主人徹去之比君至升堂商祝更鋪席待君至乃斂所以然者重榮君來爲新之也亦示若事由君

魯人之贈也三玄二纁廣尺長終幅

疏云記魯失也贈謂以物送亡人於椁中也既夕禮贈用制幣玄纁束今魯人雖三玄二纁而用廣尺長終幅不復丈八尺則失禮也

弔者卽位於門西東面其介在其東南北面西上西於門主孤西面相者受命曰孤某使某請事客曰寡君使某如何不淑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弔者入主人升堂西面弔者升自西階東面致命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子拜稽顙弔者降反位

註云賓立門外不當門主孤西面立於阼階下受命受主人命以出也不言擯者喪無接賓也淑善也如何不善言君痛之甚使某弔稱其君名者君薨稱子某使人知適嗣也須矣不出迎也子孤子也降反位者出反門外位無出字脫 疏云自此終篇未明諸侯相弔含贈贈之禮此明弔禮門西謂主國大門之

禮記集說二十

西凶事異於吉故介在東南北面西上以使在門西故也相者相主人傳命者也孤謂嗣子也某嗣子之名異於吉禮不出迎故云須矣主人升堂從阼階升也子拜稽顙不云孤某而稱子者客既有事於殯故稱子以對殯之辭也以下皆然若對賓之辭則稱孤某云嚴陵方氏云須待也與寡君須矣同義

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含者入升堂致命子拜稽顙含者坐委於殯東南有鞶席旣葬蒲席降出反位宰夫朝服卽喪屨升自西階西面坐取璧降自西階以東

註云含玉爲璧制其分寸大小未聞言降出反位則

是介也朝服告鄰國之禮也卽就也以東藏於內也
疏云此明含禮含者坐委所舍之璧於殯之東南
席上未葬之前有葦席承之既葬已後則以蒲席承
之宰夫朝服者吉服也必用吉服者以鄰國執玉而
來執玉不麻故著朝服以在喪不可純吉故卽喪屢
也此遭喪已久故嗣子親受禮宰著朝服若新死遭
喪則主人不親受使大夫受於殯宮此弔者既爲上
客又贈者是上介則是含者禭者當是副介末介但
含禭於死者爲切故在先陳之

愚按宰夫是有司執事者孔疏宰謂上卿也夫
字衍恐未然

禮記集說二十

五

禭者曰寡君使某禭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禭者執
冕服左執領右執要入升堂致命曰寡君使某禭子拜
稽顙委衣於殯東禭者降受爵弁服於門內霽將命子
拜稽顙如初受皮弁服於中庭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
玄端將命子拜稽顙皆如初禭者降出反位宰夫五人
舉以東降自西階其舉亦西面

註云委衣於殯東亦於席上所委璧之北順其上下
授禭者之服者賈人也亦西面如禭者委衣時疏
云此明禭禮上舍者稱執璧下贈者稱執圭則此禭
者當稱執衣不云者文不備也鄭注順其上下謂上
者在前下者在後也聘禮有賈人故知授禭者之服

是賈人也上云委衣於殯東又云受爵弁受皮弁玄
端皆曰如初是皆在殯東西面而嚮殯末云舉者亦
西面亦如禭者西面也其服重者使執而入爵弁受
於內霽皮弁受於中庭朝服受於西階玄端受於堂
既受處不同則陳於璧北亦重者在南凡諸侯相禭
衣數無文據此其服有五又先路衰衣不以禭以外
無文 嚴陵方氏云卽前所言諸侯相禭以後路與
冕服者蓋是禮也 京山郝氏云按冕服繡衣爵弁
服玄衣皮弁與朝服玄端頗通用而冠各異色皆不
離玄緇其用不同未可詳考大抵皮弁以上貴者之
服朝衣玄端上下通用弁服以上多用帛朝服以下

禮記集說二十

五

雜用布帛此其殊也鄭謂皮弁白冠白衣裳恐未盡
然

上介贈執圭將命曰寡君使某贈相者入告反命曰孤
某須矣陳乘黃大路於中庭北朝執圭將命客使自下
由路西子拜稽顙坐委於殯東南隅宰舉以東

疏云此明贈禮乘黃謂馬也大路謂車也陳四黃之
馬於大路之西於殯宮中庭北朝者大路朝轅北嚮
也客使謂使客之從者爲客所使故曰客使公羊傳
云贈者蓋以馬以乘馬束帛車馬曰贈貨財曰賻衣
被曰禭穀梁云乘馬曰贈無車者文不備也 山陰
陸氏云大馬不上於堂故執圭將命喪事君言相大

夫士言殯亦言之法坐委於殯東不言圭尊圭也

愚按明堂位云大路殷路也天子乘以郊天又樂記云大路者為諸侯之上路明矣本篇云諸乘則是大路者為諸侯之上路明矣本篇云諸侯相禭以後路與冕服先路與衰衣不以禭此贈而以大路何與 客使自下由路西鄭注自率也下謂馬也引覲禮路下四亞之為證竊意上介執圭升堂致命時客使亦上堂執策綬呈之曲禮曰獻車馬者執策綬是也客使呈已乃獨自下堂由路西立子拜稽顙上介坐委圭於殯東南隅宰舉圭以東註疏未達

禮記集說二十

凡將命鄉殯將命子拜稽顙西面而坐委之宰舉璧與圭宰夫舉禭升自西階西面坐取之降自西階贈者出反位於門外

註云凡者說不見者也鄉殯將命則將命時立於殯之西南宰夫宰之佐也 疏云此總明從上以來弔舍禭及贈文不見者升自西階不敢當主孤之位來鄉殯東席之東西鄉坐取之降自西階也 烏程韓氏云上文宰舉以東便應接降自西階贈者出反位於門外以終贈事矣凡將命以下至西面坐取之此弔舍禭贈總儀也即欲再申其所未盡何不另作一起偏要從中嵌入靈心慧筆此三家村學究所未解

記者正以此自別於儀禮

上客臨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使一介老某相執綽相者反命曰孤某須矣臨者入門右介者皆從之立於其左東上宗人納賓升受命於君降曰孤敢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使臣某毋敢視賓客是以敢固辭固辭不獲命敢不敬從客立於門西介立於其左東上孤降自阼階拜之升哭與客拾踊三客出送於門外拜稽顙

禮記集說二十

註云賓三辭而稱使臣為恭也為恭者將從其命拜之謝其厚意不迎而送喪無接賓之禮 疏云臨者不敢自同賓故入門右從臣位前云孤某此直云孤不云某者客是使臣不復稱名也 山陰陸氏云臨應親至故其詞如此據寡君使某弔使某舍使某禭使某贈不云不得承事其遣上客亦以此贈稱上介亞於此歟賓升受命於君變子稱君容上客臨有不及事既葬與踰年而後至者也公羊傳曰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其曰孤降自阼階則子踰年可知孤不名亦以此曲禮曰居喪之禮升降不由阼階 烏程姚氏云弔舍禭贈外有臨以執綽禮辭曰

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使一介老某相執紼又再三曰寡君命使臣某毋敢視賓客則此禮爲君所命審矣解者訓自行臨哭之禮若聘客之有私覲然非也下諸侯使人弔其次含禭贈臨皆同日而畢事是明證

愚按此鄰國君不來親弔遣使來弔是在將葬之時五事並行故曰凡將命鄉殯將命亦有既葬而來者故含禮有曰既葬蒲席其將葬而來使含使禭使贈者含不及歛禭不及殯贈不及葬矣使有五人上客爲正弔者次之上介又次之舍者禭者又次之臨者爲上客其餘皆介也

禮記集說二十

五

故曰臨者入門右介者皆從之不得承事事則執紼之事毋敢視賓客視此也言毋得視我爲賓客也三辭不得命於是乃就門西客位先儒以上客爲弔者非是又以此節爲弔者自行臨哭之禮亦非是

其國有君喪不敢受弔

疏云此謂國有君喪而臣又有親喪則不敢受他國賓來弔也以義斷恩哀痛主於君不私於親 山陰陸氏云言諸侯有天子之喪雖有親喪不敢受弔諸侯如此則其臣有諸侯之喪蓋亦如此

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紵衾士盥於盤北

舉遷尸於歛上卒歛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坐馮之興踊

疏云喪大記夫人東面亦如之此云夫人東面坐馮興踊唯四字別義皆同也 嚴陵方氏云此節宜承公襲申加大帶於上之下脫亂在是士喪有與天子同者三其終夜燎及乘人專道而行註云乘人謂使人執引也專道人辟也 疏云柩遷之夜須光明故竟夜燎也乘人謂人引柩車不用馬也既夕禮云屬引專道謂喪在路不辟人也三事爲重故與天子同

禮記集說二十

五

禮記集說卷二十

歸安鄭元慶述

雜記下第二十一之一

嚴陵方氏云此篇固以所記不一為雜然有生必有死人道之正也死於外則變矣有樂必有憂人情之常也重有憂則變矣變則不一而雜謂之雜者又在乎此故上篇諸侯行而死於館為首自未沒父喪而母死分為下篇之首 烏程韓氏云記之雜也以義名則上篇是也下篇抑又有雜焉者矣雜以他事則不純乎喪也雜以論議則不純乎事也忽疑於經忽疑於傳忽疑於史則不純乎記也然且自命曰記則

禮記集說二十一之一雜記

亦以記記之可也

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

註云沒猶竟也除服謂祥祭之服也卒事既祭反喪服服後死者之服 疏云自此至雖虞祔亦然明前後兩服之中有變除喪祭之節此與下二節明先有父喪而後遭母死為父變除之節未沒喪者為父喪小祥後大祥前未竟之時於時又遭母喪母既葬後值父應大祥除服以行祥事故云服其除服卒事謂父祥竟更還服母服也若母未葬而值二祥則不得服其祥服二祥之祭為吉未葬為凶故未忍凶時行

吉禮 嚴陵方氏云除服謂祥祭之服服其除服而後反喪服以示於前喪有終也

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母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之服卒事反喪服

疏云此明諸父昆弟之喪當父母服內變除之節 吳江徐氏云諸父昆弟之喪雖輕於父母然恩不可忘情不可薄若其喪自始死至除服皆在父母服內則其除之各服其除服以行事卒事而後反父母之喪服焉然此謂期年大功及降服之殤耳若小功總麻則不除君喪亦不除服問曾子問已言之矣

如三年之喪則既類其練祥皆行

禮記集說二十一之一

註云此主謂先有父母之服今又喪長子者其先有長子之服今又喪父母其禮亦然則言未沒喪者已練祥矣類草名無葛之鄉去麻則用類 疏云既類者謂後喪既虞卒哭合變麻為葛無葛之鄉則用類也後喪既類之後其前喪須練祭祥祭皆舉行之 庾氏云鄭注先有長子之服今又喪父母當云又喪母不得并稱父依禮父在子不為長子三年也後喪既類前喪練祥皆行若後喪既殯得為前喪虞祔 臨川吳氏云案古字聲同者多借用練麻之類與單穀之襲並通作類鄭氏以類為代葛之類是矣陸氏以此為單穀之襲而謂襲乃禫後之吉服且

引詩衣錦尚絀禮被類繡爲証詩之製衣禮之類
繡皆婦人之服加於正服之上以御道路之塵者至
夫家則脫去豈可指爲男子常服之吉服哉若欲言
禫後吉服何不言玄端而乃言類乎陸農師於禮註
正採甚多但時或好新尙奇以破鄭說而不自知其
失當也 平湖陸氏云去麻用類此可見古人之通
變處

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附於王父也

疏云禮孫死耐祖若祖喪雖未二祥而孫又死則孫
亦得耐於祖也然祖雖耐未練無廟其孫就祖所耐
祖廟之中而耐祭其祖焉 嚴陵方氏云王父雖未

禮記集說二十一之一

練祥而孫得耐者昭穆同也

愚按猶是二字文法易明鄭注猶當爲由由自
也殆非是

有殯聞外喪哭之他室入奠卒奠出改服卽位如始卽
位之禮

疏云有殯謂父母喪未葬柩在殯宮者也哭之他室
明所哭者爲新喪也入奠殯宮及下室卒奠而出改
服新死之服卽他室之位如昨日始聞喪卽位之禮

愚按外喪者門外之喪也凡諸父昆弟姑姊妹
之喪皆是注疏以爲兄弟喪在遠者非也孝子
居倚廬不說經帶此有殯聞外喪哭哭已入奠

喪服必在身也注疏以爲明日之朝着重喪之
服入奠殯宮豈不聞外喪之前不着重服耶改
服者改服新死者之服也注疏以爲改已重服
着新死未成服之服恐未然 或問下文有云
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此之改服
何爲者蓋往哭者其無服者也改服者其有服
者也然改服終非允當

大夫士將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則猶是與祭也
次於異宮既祭釋服出公門外哭而歸其他如奔喪之
禮如未視濯則使人告告者反而后哭如諸父昆弟姑
姊妹之喪則既宿則與祭卒事出公門釋服而後歸其

禮記集說二十一之一

他如奔喪之禮如同宮則次於異宮

疏云次於異宮不與吉凶同處使人告君必待告者
反而後哭父母也既宿謂祭前三日雖有期喪則與
公家之祭若諸父昆弟姑姊妹等同宮而死則既宿
之後亦次於異宮 納蘭氏云春秋宣公八年六月
辛巳有事於太廟仲遂卒於垂壬午猶釋萬入去籥
說者曰猶者可已之辭禮大夫卒當祭則不告終事
而聞則不釋不告者所以盡肅敬之誠於宗廟不釋
者所以全始終之恩於臣子今仲遂國卿也死而猶
釋則失寵遇大臣之禮矣夫君之於臣尙且不可聞
其喪而釋況大夫士於父母之喪反可既聞訃而猶

與祭於公乎集說猶舊注之誤聞之陸菊隱云記云次於異宮則必不與祭矣但不致卽哭而歸俟君祭畢而後釋服出歸耳集說云不得不與祭大謬非正文誤也

愚按則既宿則字疑衍禮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豈有大夫之諸父昆弟姊妹有同宮而死者此句難解則次於異宮亦不與祭也兩異宮皆在祭所

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爲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乎公宮以待事禮也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解見曾子問

禮記集說二十一之一 五

烏程韓氏云兩舉公祭遇私喪之事復引尸弁冕一條者何尸弁冕而出則是疑於君也既已疑君何私喪之有

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後祭祭主人之升降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雖虞祔亦然

註云將祭謂練祥也言如同宮則是昆弟異宮也古者昆弟異居同財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主人適子 疏云父母之喪將大小祥祭而有昆弟死則殯後乃祭兄弟輕故殯後便可行吉事此謂異宮者耳若同宮雖臣妾之輕卑死猶待葬後乃行祭也

喪服傳曰有死於宮中則爲之三月不舉祭祥祭已涉於吉尸柩至凶故不可以相干 山陰陸氏云散等謂不拾級聚足鄭氏謂散等栗階誤矣 清江劉氏云按喪不宜有異居然則昆當作兄兄弟或不同居矣喪服曰小功以下爲兄弟 都昌陳氏云雖虞祔亦然者謂主人至昆弟虞祔時而行父母祥祭則與執事者亦皆散等也 京山郝氏云祭則主人升階下階每等一足散步行所謂栗階也每等兩足並更升所謂拾級也詳見燕禮從容則拾級急遽則散等練祥吉亦散等者有昆弟及同宮之喪故也主人散等則執事者皆散等此昆弟在殯之禮也雖昆弟

禮記集說二十一之一 六

既葬虞祔主人行父母二祥祭亦然

自諸侯達諸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齊之眾賓兄弟則皆啐之大祥主人啐之眾賓兄弟皆飲之可也

註云齊啐皆嘗也啐至齒啐入口 疏云此明喪祭飲酒之儀 嚴陵方氏云蓋飲酒之禮以少爲敬啐爲少於飲齊爲少於啐下言眾賓則知主人之酢爲受長賓矣於長賓齊之則於眾賓啐之於長賓啐之則於眾賓飲之此重輕之別也而大祥又殺於小祥者以哀少忘而敬少略故也 福寧黃氏云古者喪禮禫而始飲醴酒今日小祥之祭主人受賓長之酢則齊之大祥受酢則啐之何也曰此又是一議論古

人禮意絕與今人不同今人奠祭自始死便有獻爵
古人皆無之自虞以前未葬也其禮為奠只奠置所
薦之物而已無獻酬飲酢等禮以始死哀至其禮質
也及虞則謂之祭所以安神則有尸有獻酬酌酢等
禮稍與吉祭相似所謂以虞易奠蓋殺哀變吉之漸
禮遂稍文矣故虞祭之日尸酢主人主人飲卒爵則
小祥大祥其受賓長之酢或啻而或啐之蓋信然矣
所以然者疏云神惠為重受尸酢雖在喪亦卒爵賓
禮為輕受賓酢但啻之此義是也蓋既立尸以象神
則不得不以神禮事之故尸酢而卒爵非以為酒也
以尊神也猶之既葬疏食水飲不食菜果祥而食肉

禮記集說二十一之一 七

禮之正也若既葬而君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
之雖梁肉不啐也非甘於肉也尊君父之命也夫明
而人之尊者強之食則食而不敢違幽而神之尊者
酢之爵又敢拒而不受哉故不飲不食之至痛雖三
年之經然或飲或食之隨宜亦一事之權蓋親之尊
之皆人道之大故時有並行而不悖者在得其意然
後可以觀於先王之禮也 晉江周氏云以祭言大
祥之哀殺於小祥以人言眾賓兄弟之情殺於主人
故有啻之啐之飲之之異可也只屬飲言

凡侍祭喪者告賓祭薦而不食
註云薦脯醢也吉祭告賓祭薦賓既祭而食之喪祭

賓不食 疏云侍祭喪謂相於喪祭禮者喪禮不主
飲食故相者告賓但祭其薦不食之也此謂練祥祭
虞祔不獻賓也 嚴陵方氏云祭之而不食者哀而
不忍故也 吳江徐氏云二祭字不同上祭謂二祥
之祭下祭謂祭先代始為飲食之人也此記喪祭之
禮

子貢問喪子曰敬為上哀次之瘠為下顏色稱其情戚
容稱其服請問兄弟之喪子曰兄弟之喪則存乎書策
矣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

註云問喪問居父母之喪也喪尚哀言敬為上者疾
時尚不能敬也 疏云此明居父母兄弟喪禮不奪

禮記集說二十一之一 八

人之喪謂不奪人居喪之禮亦不可奪喪謂己之居
喪當須依禮不可自奪其喪使不如法 嚴陵方氏
云敬足以盡禮故為上哀足以盡情故次之瘠足以
盡容故為下顏色在乎面目而面目者情之所見也
故顏色稱其情戚容兼乎四體而四體者服之所被
也故戚容稱其服顏色稱其情以外稱內也戚容稱
其服以本稱末也 烏程姚氏云存乎書策者非直
依禮經所載行之而已顏色亦必稱其情戚容亦必
稱其服注非若父母之喪哀容體狀之不可名言而
經不能備言也此語極透懇 烏程韓氏云兄弟之
喪患不及情存乎書策勉人跂而及之奪喪承兄弟

足此二句便見奪喪在兄弟且不可親更不必言

愚按君子不奪人之喪二語蓋書策中有之夫

子以之教子貢也

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

疏云此明居喪得禮之事三日不怠謂親初喪二日

內水漿不入口之屬三月不解者未葬前朝夕奠及

哀至則哭之屬期悲哀謂練以來常悲哀朝夕哭之

屬三年憂者以服未除憔悴憂戚 廬陵馬氏云稱

之曰東夷之子蓋非特美其能行是禮又美其能變

是俗也

禮記集說二十一之一

九

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

疏云大夫士言而後事故得言已事不得為人語說

有問者得對而不得自問於人此謂於有服之親若

與賓客疏遠者言則閒傳云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

而不言 嚴陵方氏云言畧而語詳對應而問倡言

而不語對而不問以居憂有所不暇故也 納蘭氏

云皇氏以閒傳唯而不對為親始死雜記對而不問

為在喪稍久故也愚則謂雜記所云蓋兼斬衰而言

所問與閒傳稍異耳且喪事有不言而事行者亦有

言而事行者似未可盡以不對律之也據喪服四制

鄭注唯而不對云侑者為之應則閒傳所記乃人君

之喪禮不言而事行者雜記所云乃士大夫之喪禮

言而後事行者歟

廬堊室之中不與人坐焉在堊室之中非時見乎母也

不入門疏衰皆居堊室不廬廬嚴者也

疏云堊白也新塗牆壁令白稍飾 嚴陵方氏云不

與人坐示憂之所獨也非時見乎母不入門則在廬

之中非時亦有所不見矣閒傳曰齊衰之喪居堊室

齊衰即此所謂疏衰以廬為嚴故父母之喪乃居之

所謂嚴者以居喪之重人不可犯也 吳江徐氏云

此與上節記喪禮言語居處之節

妻視叔父母姊妹視兄弟長中下殤視成人

禮記集說二十一之一

十

註云所視者哀容居處 疏云此明服雖有異其哀

戚輕重各視所正之親妻居廬而杖抑之視叔父母

姊妹出適服輕進之視兄弟長中下殤服輕上從

本親視其成人也 嚴陵方氏云此言輕重雖稍異

而哀戚畧同也

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

疏云親喪謂父母之喪兄弟謂期服以下 長樂黃

氏云注疏內除謂日月未竟而哀已殺若日月未竟

而哀先殺則是不能終其喪也內除外除皆言日月

已竟服重者則外雖除而內未除服輕者則不唯外

除而內亦除也注說失之

視君之母與君之妻比之兄弟發諸顏色者亦不飲食也

註云亦內除也 疏云君之母與君之妻輕重之宜比於己之兄弟若酒食不發見於顏色者則得飲食之 嚴陵方氏云服君之母妻比己之兄弟則服君之服比己之親可知 吳江徐氏云此章記親疏哀戚之等

愚按視與比不同視作看待解鄭注視比也則上下用兩比字成何文理蓋視君之母妻比己之兄弟凡事皆然而於其喪也其飲食有如此者

禮記集說二十一之一 十一

免喪之外行於道路見似目瞿聞名心瞿弔死而問疾顏色戚容必有以異於人也如此而后可以服三年之喪其餘則直道而行之是也

疏云免喪之後弔死問疾其顏色戚容必有殊異於無憂之人餘行皆應如此以弔死問疾哀痛之處身又除喪戚容應甚故舉弔死問疾言也其餘謂期親以下則直依喪之道而行之 廬陵胡氏云路隨除喪母告以貌類父終身不引鏡近於目瞿劉温叟父名岳終身不聽絲竹近於心瞿弔問哀痛之處戚容應甚 烏程姚氏云免喪之外行於道路尚思及其親況未免喪乎況親之猶存乎 烏程姚氏云如此

而后可正見敬為上兄弟一條妻視叔父母一條借輕形重明三年之喪非書策所盡直道而行未便是也

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為期朝服祥因其故服

疏云祥謂祥祭主人除服之節於祥祭前夕預告明日祥祭之期也此時主人著朝服其冠則縞冠也明且祥祭時主人因著其前夕故朝服也此據諸侯卿大夫言之 山陰陸氏云嫌於夕為期嘗朝服矣詰朝不復反喪服故云爾然則祥之日猶服練服及祭易之所謂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是也祭已又易之所謂大祥素縞麻衣是也 平湖陸氏云此就

禮記集說二十一之一 十二

祥言之孔疏因廣言之曰從祥至吉凡服有六祥祭朝服縞冠一也祥訖素縞麻衣二也禫祭玄冠黃裳三也禫訖朝服縞冠四也踰月吉祭玄冠朝服五也既祭玄端而居六也此最有功於經

子游曰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然後反服

四明萬氏云注疏以為大祥之後有人來弔雖不當祥祭縞冠之時必着縞以受弔然後反服素縞麻衣之服夫記文未嘗言弔注疏烏知其為弔而為此辭此說之無據者也陸農師知其不當以為既祥當縞若有他喪雖不當縞亦必復縞以終前喪然後反他喪之服夫記文未嘗言他喪陸氏烏知其為他喪而

爲此辭此又說之難信者也愚以爲大祥之時止妻妾子女有服其他期服以下親皆除之矣當此祥祭諸人寧有不來與祭者乎既來與祭寧有仍服吉服者乎是必易之以縞冠至事訖而後反吉服所謂雖不當縞者必縞然後反服也即如孫爲祖父既除期喪猶服縞冠玄武以父服未終而已不敢純吉則當祖祥祭之時其必用縞冠可知矣是記所言不可以此意推之乎

當袒大夫至雖當踊絕踊而拜之反改成踊乃襲於士既事成踊襲而后拜之不改成踊

註云尊大夫來至則拜之不待事已也更成踊者新

禮記集說二十一之一

三

其事也於士士至也事謂大小斂之屬 疏云此明士有喪大夫及士來弔之禮檀弓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謂大小斂時主人不出故辭大夫也此是斂已竟當其袒踊故絕踊而拜之也反還也改更也拜大夫竟反還先位更爲踊而始成踊也乃襲謂更成踊訖乃襲初袒之衣也當主人有大小斂諸事而士來弔則主人畢事竟而成踊不卽出拜也士言既事則大夫亦然大夫言絕踊則士固不絕踊也成踊畢而襲襲畢乃拜之不更成踊 山陰陸氏云已嘗袒矣大夫至而襲故今改襲而袒於士襲而後拜之故不復改袒然則又成踊何也蓋居喪凡賓客弔客去

而主人必踊

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皆太牢下大夫之虞也植牲卒哭成事附皆少牢

註云卒哭成事附言皆則卒哭成事附與虞異矣下大夫虞以植牲與士虞禮同與 山陰陸氏云禮士虞用特豕今下大夫之虞亦云特牲則容父爲士子爲大夫其祭如此於上大夫言父爲大夫下大夫言父爲士相備也

祝稱卜葬虞子孫曰哀夫曰乃兄弟曰某卜葬其兄弟曰伯子某

註云卜葬虞者祝稱主人之辭也孫謂爲祖後者稱

禮記集說二十一之一

七

曰哀孫某卜葬其祖某甫夫曰乃某卜葬其妻某氏兄弟相爲卜稱名而已 疏云虞用葬曰故并言葬虞乃者言之助也妻卑故假助句以明夫之尊弟爲兄則祝辭云某卜葬兄伯子某兄爲弟則云某卜葬其弟某兄弟稱名則子孫與夫皆稱名也

古者貴賤皆杖叔孫武叔朝見輪人以其杖關轂而輓輪者於是有所後杖也

註云記庶人失禮所由始 疏云關穿也輓迴也作輪之人以扶病之杖關穿車轂中而迴轉其輪於是有所後杖以其爵位既尊其杖不鄙褻而許用也 納爾氏云輪人賤者也不知喪禮故以杖關轂而

輶輪武叔正當曉戒以杖不可喪且可因此使人人知杖之當尊何至一舉而盡廢之使無爵者皆不得杖夫杖之爲制先王使無爵與非爲主而皆得杖所以輔病也教孝也今不教輪人以孝而乃禁人之爲孝毋乃與懲噎而廢食者同乎故輪人之不知禮其罪尙小武叔之廢杖其罪實大也且當時三家歌雍舞佯其喪禮之甚豈特以杖關輶輪而已而獨惜一輪人之喪杖不知務甚矣故記者特謹之以垂後鑒非僅以杖之所由廢也

愚按輶者車輪之正中而爲輻之所湊也關局也以木貫鼎謂之鼎局以杖貫輶則謂之關輶

禮記集說二十一之一

也輶車上盛膏器輪難轉則以膏沃之使易轉也當時輪人以杖關輶而用輶所貯之膏以沃其輪孔疏尙未明著

鑿巾以飯公羊賈爲之也

註云記士失禮所由始 疏云飯含也大夫以上貴故使賓爲其親含恐尸爲賓所憎穢故設巾覆尸面而當口鑿穿之令含得入口也士賤不得使賓子自含其親但露面而含耳鑿巾則是自憎穢其親故爲失禮也

冒者何也所以揜形也自襲以至小斂不設冒則形是以襲而后設冒也

疏云此記者自問答設冒之事 山陰陸氏云言孝子如此設冒不得已也 納蘭氏云鄭注襲而設冒言后衍字爾集說取之然記意謂未襲以前始死須沐浴此時未可設冒自既襲以後至小斂以前雖已著衣若不設冒則尸象形見爲人所惡是以襲而后設冒后字語意從未襲以前生來初非衍字陸氏說得之

或問於曾子曰夫既遣而包其餘猶既食而包其餘與君子既食則包其餘乎曾子曰吾子不見大饗乎夫大饗既饗卷三牲之俎歸於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爲哀也子不見大饗乎

禮記集說二十一之一

註云言既奠而又包之是與食於人已而裹其餘將去何異君子寧爲是乎言傷廉也既饗歸賓俎所以厚之父母家之主而今賓客之是孝子哀親之心也重結前文以語或人

愚按此大饗兼天子饗諸侯及兩君相見皆既饗卷三牲之俎歸於賓館也嚴陵方氏謂凡饗賓客皆然理或有之然凡饗賓客不得謂之大饗也還指定二者爲是

非爲人喪問與賜與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

註云問遣也稽顙而後拜曰喪拜拜而后稽顙曰吉

拜拜謂受問受賜者也 疏云此與下節皆明在喪受問遺之事平敵則問卑下則賜以其喪拜謂父母長子也其實杖期以上皆為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者謂不杖期以下 吳江徐氏云言居喪時人有非為其有喪而或問與或賜與若三年之喪則以喪拜受之以已服重不問其非為喪也若非三年之喪則以吉拜受之以已服輕故直答其來意也

愚按舊分爲二節鄭氏以爲此上滅脫不然也三年之喪如或遺之酒肉則受之必三辭主人衰經而受之如君命則不敢辭受而薦之喪者不遺人人遺之雖酒肉受也從父昆弟以下既卒哭遺人可也

禮記集說二十一之一

註云受之必正服明其不苟於滋味薦於廟貴君之禮喪者不遺人言齊斬之喪 疏云三年之喪受酒肉雖受之猶不得食也尊者食之乃得食肉猶不得飲酒故喪大記曰既葬若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辟梁肉若有酒醴則辭是也 嚴陵方氏云心有所樂然後以物遺人喪以哀為主故不遺人人遺之雖酒肉受之者却之爲不恭也 納蘭氏云石梁王氏謂有酒肉之遺必疾者也竊意居喪之禮有疾則飲酒食肉此受之而不食必非有疾者也王說非是

縣子曰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剝

註云言痛之有淺深也

愚按說文剝銳利也此非其訓易繫辭剝木爲楫正義剝作剝削此言哀痛之情如剝削一般若夫斬則痛甚矣

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二月而祥十五日而禫

崑山顧氏云十月當大喪之一周踰月則可以練矣故曰十一月而練以十二月當大喪之再周踰月則可以祥矣故曰十三月而祥必曰十一月十三月者親喪外除又加兩月焉則與大喪之中月同可以禫矣故曰十五日而禫 平湖陸氏云期之喪鄭註謂父在爲母也集說因之然喪服小記云宗子母在爲

禮記集說二十一之一

妻禫又云爲父母妻長子禫不知康成何以獨主父在爲母言

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自諸侯達諸士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練則弔

疏云此與下節明弔喪之節三年之喪小祥後衰與大功同故曰功衰衰雖外輕而痛猶內重故不得弔人也自諸侯達諸士貴賤同也 京山郝氏云雖於死者有服身既斬齊不得更服彼服即以斬齊往哭之可也

愚按此節之義甚明三年之喪至服其服而往言父母之喪雖練亦不得弔人也往哭哭也非

弔也孔子曰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卽此
功衰不弔之謂也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
而往哭之卽此服其服而往哭之之謂也練則
弔言期之喪既練則可出而弔人也功衰爲既
練之服三年之喪功衰不弔期之喪十一月而
練則弔其服同其所以弔不弔者不同故特明
之鄭氏以練則弔三字爲爛脫移在十五月而
禫之下孔氏以服其服而往謂不著已功衰而
依彼親之節以服之皆非是郝氏以功衰不弔
爲父母初喪未葬之禮至期年練後凡喪皆可
弔不幾三年之喪而弔哭乎其說亦非是

禮記集說二十一之一

十九

既葬大功弔哭而退不聽事焉期之喪未葬弔於鄉人
哭而退不聽事焉功衰弔待事不執事小功總執事不
與於禮

註云聽猶待也事謂襲斂執紼之屬不與於禮謂饋
奠也

愚按此節先儒亦未有明解既葬者蒙上文期
之喪言既葬而遇大功之喪亦可弔哭但盡哀
而退不待主人襲斂殯奠之事也言此以見大
功可弔小功總麻則不弔也亦唯既葬可弔未
葬則不弔也不言期喪從可知矣期之喪如世
叔父母親兄弟之類初喪未葬弔鄉人亦可但

哭而退不待事也功衰弔亦承期之喪卽上文
練則弔也言此以見凡喪雖可弔但待事而不
執事爲異耳執事者唯小功總麻之喪則可然
不與於禮終與無服者有別耳不言大功弔不
執事從可知矣注疏謂身有大功之喪既葬往
弔他喪是大功既葬矣非既葬大功也且謂期
之喪謂姑姊妹無主殯不在已族者亦屬支吾
不可從也

相趨也出宮而退相揖也哀次而退相問也既封而退
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附而退

註云此弔者恩薄厚去遲速之節 京山郝氏云此

禮記集說二十一之一

二十

與下節論送葬之等

愚按相趨者言與人同行而相識也揖音緝與
詩螽斯羽揖揖兮之揖同言與人嘗會聚也相
問者言與人相問難也相見者言與人朝夕相
晤對也至於朋友則合志同方營道同術與上
數者有別故其弔之而退去也遲速不同如此
孔疏謂相趨本不相識既不相識何弔之有至
謂相揖恩微深相問恩轉深相見恩轉厚亦不
達
弔非從主人也四十者執紼鄉人五十者從反哭四十
者待盈坎

註云言弔者必助主人之事從猶隨也 疏云年二十以上至四十強者皆執紼鄉人同鄉之人也五十始衰故從主人反也四十強壯不得即反故待土滿坎而反若非鄉人則無問長少皆從主人 福寧黃氏云四十者待盈坎非從執紼以待而已蓋爲之執紼以下棺及實土也故既夕禮實土三主人拜鄉人注云謝其勤勞是也集說待土盈坎則是袖手旁觀全不事事也豈故人助喪之義乎

喪食雖惡必充饑饉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也 嚴陵方氏云禮所以制中饑而廢事飽而忘哀皆非也

禮記集說二十一之一 三
中道故皆以爲非禮 烏程韓氏云此與下二節記居喪飲食

視不明聽不聽行不正不知哀君子病之故有疾飲酒食肉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飲酒食肉皆爲疑死註云病憂也疑猶恐也 嚴陵方氏云君子病之以其不足以當大事也

愚按此視不明聽不聽行不正皆毀瘠所致不知哀者不知哀之節也君子病之故有疾所以許其飲酒食肉也

有服人召之食不往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其黨弗食也功衰食菜果飲水漿無鹽酪不

能食食鹽酪可也

註云既葬適人人食之往而見食可也爲食而往則不可黨猶親也非親而食則是食於人無數也 嚴陵方氏云食之弗食所以爲之節食菜果飲水漿食鹽酪皆聖人之中制 藍田呂氏云功衰亦卒哭之受服間傳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與此文正合疏食水飲其飲不加鹽酪故曰飲水漿無鹽酪也不能食食鹽酪也者喪大記所謂不能食粥羹之以菜可也蓋人有所不能亦不可勉也 山陰陸氏云注功衰齊斬之末末者齊衰既葬斬衰既練之後 納蘭氏云鄭注酪酢醢也釋文酪音洛酢

禮記集說二十一之一 三

七故反截才代反內則鄭注又以漿爲酢截孔疏謂與漿人六飲三曰漿之漿同是酪與漿一也既非水漿亦不名乳漿酢亦作醋醋醢也此所謂酪與鹽相配與上水漿別應是醋類集說舍鄭注而取說文乳漿之云不知何謂

孔子曰身有瘍則浴首有創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瘠爲病君子弗爲也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

註云毀而死是不重親 都昌陳氏云曲禮曰不勝喪比於不慈不孝是有子與無子同也

愚按此節引孔子之言明居喪飲食并及沐浴之故

非從柩與反哭無免於壙

疏云從柩謂孝子送葬去時反哭謂孝子葬竟還時道路不可無飾得免而行非此二條不得免於道路也若葬遠反哭在路則著冠至郊著免故小記云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后免是也 烏程韓氏云此與下節言居喪容飾

凡喪小功以上非虞附練祥無沐浴

疏云自小功以上恩重哀深自宜去飾沐浴是自飾非此數條祭事則不自飾也言小功以上則至斬同練祥不主大功小功也若三年之喪則士虞禮云沐浴不櫛鄭注期以下櫛可也又士虞禮明日以其班

禮記集說二十一之一

附沐浴櫛注云彌自飾大夫以上亦然 嚴陵方氏

云有祭則不可以不齊戒齊戒則不可以不沐浴

疏衰之喪既葬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小功請見人可也大功不以執摯唯父母之喪不辟涕泣而見人

註云言重喪不行求見人耳人來求見已亦可以見之不辟涕泣言至哀無飾也 疏云此明在喪與人相見之義小功輕可請見於人大功不可也文承疏衰既葬之下則小功亦謂既葬也凡言見人謂與人尋常相見不論執摯之事也 嚴陵方氏云人請見則見不請見人者以人請見在彼請見人在此故也亦與對而不問同義執摯則請見人之禮也

三年之喪祥而從政期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既葬而從政小功總之喪既殯而從政

疏云王制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三月不從政與此不同者此庶人依士禮卒哭與既葬同三月故王制省文總云三月也 秀水朱氏云東漢風俗之厚期功之喪咸得棄官持服如賈逵以祖父喪戴封以伯父西鄂長楊弼以伯母繁陽令楊君以叔父上虞長度尚以從父渤海王郎中劉衡以兄思善侯相楊著以從兄太常丞譙元槐里令曹全以弟廣平令仲宣以姊王純以妹馬融以兄子皆以憂棄官輕舉至晉而嵇紹拜徐州刺史以長子喪去職陶潛以程氏妹喪自免作歸去來辭自是而後古道莫之行也先伯祖君與公掌銓東曹聞先文恪之訃請於朝乞歸持服德陵允焉當時典禮者不以爲過斯國史所當附書於禮樂志者此事尙未百年今人父母之喪有不去官者矣

禮記集說二十一之一

愚按此亦指士大夫而言非謂庶人也孔疏以爲三年之喪期不從政是正禮卒哭金革之事無辟是權禮竊意此亦烏得爲正禮祥而從政乃戰國以後之禮三年不從政方是正禮 期之喪卒哭而從政則是卒哭以前不從政者也 近京江相公薨弟恕可知杭州請於大中丞代

題歸治喪三月俞允之此亦 本朝盛事

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

註云若小兒亡母啼號安得常聲所謂哭不依 廬陵胡氏云孔子不取弃人孺子泣而取嬰兒哭者此泛問哭時故舉重始死時也彼在襲歛當哭踊有節故異

卒哭而諱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姊妹子與父同諱註云自卒哭鬼神事之尊而諱其名 疏云此論親戚死亡諱辟名之事王父母謂父之王父母於已爲曾祖父母正服小功不合諱以父爲之諱子亦同父

禮記集說二十一之一

五

諱之兄弟謂父之兄弟於已爲伯叔正服期父亦爲之期是子與父同諱也世父叔父是父之世父叔父於已是從祖正服小功姑謂父之姑於已爲從祖姑在家正服小功出嫁總麻二者皆不合諱以父爲之諱故已從父而諱也姊妹謂父之姊妹於已爲姑在家正服期出嫁大功是已與父同爲之諱此等是子與父同諱也 吳江徐氏云此與下節記諱禮

愚按曾祖父母正服齊衰三月今齊衰五月非小功也疏畧有誤

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與從祖昆弟同名則諱

註云母之所爲其親諱子孫於宮中不言妻之所爲其親諱夫於其側亦不言也 疏云母與妻二者之諱與已從祖昆弟同名則爲之諱不但宮中旁側其在餘處皆諱之也 臨川吳氏云注從祖昆弟於父輕不爲之諱與母妻之親同名重則諱之者蓋已之從祖昆弟父之從父昆弟之子也於父爲子行屬卑且疏父服小功其服輕父不爲諱故子亦不從諱若此從祖昆弟之名與母妻之親名同而相重則爲母妻之親諱而因爲之諱爾非正爲從祖昆弟而諱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於次入哭踊三者三乃出

禮記集說二十一之一

五

註云言雖者明齊衰以下皆可以喪冠也始遭喪以其冠月則喪服因冠矣非其冠月待變除卒哭而冠 疏云此與下節明遭喪冠娶之節冠於次謂加冠於廬次之中若齊衰以下加冠於次舍之處冠後入於喪所哭而踊每哭一節三踊如此者三凡九踊乃出就次所 京山郝氏云冠吉禮也元首之服成人之始豈可凶服哭踊行之雖三年之喪可者亦不得已之辭非禮之正今人居喪冠者少居喪嫁娶者多愈失之矣

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下

殤之小功則不可

范氏云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此於子已爲無服也以已尙在大功喪中猶未忍爲子娶婦近於歡事也故於冠子嫁子則可娶婦則不可矣大功之末可以嫁子小功之末可以娶婦而下云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此言爲男女失時或繼嗣未立者耳非通例也 慈谿黃氏云大功據身而言小功據父而言身大功之末方可冠子嫁子父小功之末方可冠子嫁子與取婦取婦獨於小功之末言之者取婦有酒食之會涉於歡樂也然小功之末雖可冠子嫁子取婦若下殤之小功則不可者下殤之小功

禮記集說二十一之一

五

本齊衰重服以下殤而降在小功服降而情不降也都昌陳氏云末服之將除也舊說以末爲卒哭後然大功卒哭後尙有六月恐不可言末小功既言末又言卒哭則末非卒哭明矣 隋書梁大同六年皇太子啟謹按下殤之小功不行婚禮嫁三嘉禮則降服之大功理不得有三嘉今行三嘉禮竊有小疑帝曰禮云大功之末可以冠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娶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娶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晉代蔡謨謝沈丁纂馮懷等遂云降服大功可以嫁女宋代裴松之何承天又云女有大功之服亦得出嫁范堅荀伯子等雖復率意致難亦未能

折太始六年虞蘇立議大功之末乃可娶婦於時博詢咸同蘇議齊永明十一年有大司馬長子之喪武帝子女同服大功左丞顧杲之議云大功之末非直皇女嬪降無疑皇子聘納亦在非核與得凡此諸議皆是公背正文務爲通耳徐爰王文憲並云期服降爲大功皆不可以婚嫁於義乃爲不乖而又不釋其意天監十年信安公主當出適而有臨川長子大功之慘具論此義粗已詳悉太子今又啟口大功之末及下殤之小功行婚禮嫁三吉之事案禮所言下殤小功本是期服故不得有三吉之禮況本服是期降爲大功理當不可人間行者是用鄭玄逆降之義雜

禮記集說二十一之一

天

記云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此爲本服大功子則小功踰月以後於情差輕所以許有冠嫁此則小功之末通得取婦前所云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此是簡出大功之身不得取婦後言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非直子得冠嫁亦得取婦故有出沒婚禮國之大典宜有畫一今宗室及外戚不得復輒有干啟禮官不得輒爲曲議可依此以爲法 梁書賀琛傳時皇太子議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女琛駁之曰令旨以大功之末可得冠子嫁女不得自冠自嫁推以記文竊猶致惑案嫁冠之禮本是父之所成無父之人乃可自冠故稱大功小功並以冠子嫁子爲文非

關唯得爲子己身不得也小功之末既得自嫁娶而亦云冠子娶婦其義益明故先列二服每明冠子嫁子結以後句方顯自娶之義既明小功自娶即知大功自冠矣蓋自約言而見旨若謂緣父服大功子服小功小功服輕故得爲子冠嫁大功服重故不得自嫁自冠者則小功之末非明父子服殊不應復云冠子嫁子也若謂小功之文言已可娶大功之文不言已冠故知身有大功不得自行嘉禮但得爲子冠嫁竊謂有服不行嘉禮本謂吉凶不可相干子雖小功之末可得行冠嫁猶應須父得爲其嫁冠若父於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是於吉凶禮無礙吉凶禮無礙

禮記集說二十一之一

三五

礙豈不得自冠自嫁若自冠自嫁於事有礙則冠子嫁子寧獨可通今許其冠子而塞其自冠是琛之所惑也又曰令旨推下殤小功不可娶婦則降服大功亦不得爲子冠嫁伏尋此旨若謂降服大功不可冠子嫁子則降服小功亦不可自冠自娶是爲凡厥降服大功小功皆不得冠娶矣記文應云降服則不可寧得惟稱下殤今不言降服的舉下殤實有其義夫出嫁出後或有再降出後之身於本姊妹降爲大功若是大夫服士又以尊降則成小功其於冠嫁義無以異所以然者出嫁則有受我出後則有傳重並欲薄於此而厚於彼此服雖降彼服則隆昔實期親雖

再降猶依小功之禮可冠可嫁若夫期降大功大功降爲小功止是一等降殺有倫服末嫁冠故無有異唯下殤之服特明不娶之義者蓋緣以幼稚之故天喪情深既無受厚他姓又異傳重彼宗嫌其年稚服輕頓成殺略故特明不娶以示本重之恩是以凡厥降服冠嫁不殊唯在下殤乃明不娶其義若此則不得言大功之降服皆不可冠嫁也且記云下殤小功言下殤則不得通於中上語小功則不得兼於大功若實大小功降服皆不冠嫁上中二殤亦不嫁冠者記不得直云下殤小功則不可恐非文意此又琛之所疑也遂從琛議

禮記集說二十一之一

三五

愚按橫渠張氏疑大功之末已下十二字爲衍宜直云父大功之末云父大功則是已小功之末也而已之子總麻之末也故可以冠取蓋冠取者固已無服矣所以言衍者以上十二字義無所附著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是已自冠取也其說雖是然依經文講亦未嘗不通也

雜記下第二十一之一

凡弁經其衰侈袂

註云侈猶大也弁經服者弔服也其衰錫也總也疑也袂之小者二尺二寸大者半而益之則侈袂三尺

三寸

父有服宮中子不與於樂母有服聲聞焉不舉樂妻有服不舉樂於其側大功將至辟琴瑟小功至不絕樂

註云宮中子與父同宮者也禮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不與於樂謂出門見之不得觀也 長樂黃氏云

禮記集說二十一之一 雜記

父有服其子或輕而先除或親盡而無服以其父方

在喪服衰戚未終不可與於樂也母有服妻有服亦謂方在服制之中亦隨其降殺 長樂陳氏云樂不

止於琴瑟而琴瑟特常御者而已曲禮曰君子無故不徹琴瑟大功之親有服其將至則為有故矣雖辟

琴瑟可也未至則不必辟琴瑟矣小功之親有服雖至不絕樂其將至又可知矣雖然小功至不絕樂若

夫於已有小功之喪議而及樂又禮之所棄也 吳江徐氏云此記有喪止樂之節

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弗主夫若無族矣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

尹主之或曰主之而附於夫之黨

註云此謂姑姊妹無子寡而死者也夫黨無兄弟無總之親也其主喪不使妻之親而使夫之族人婦人

外成里尹主之喪無無主也里尹閭胥里宰之屬夫之黨其祖姑也 慈谿黃氏云此極言妻黨不得與

夫家之事 崑山顧氏云此以姑姊妹發端以戒人不可主姑姊妹之夫之喪也夫寧使疏遠之族人與

鄰家里尹而不使妻之黨為之主聖人之意蓋亦逆知後世必有如王莽假母后之權行居攝之事而篡

漢家之統而預為之防者矣別內外定嫌疑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或曰主之而附於夫之黨是惡知禮

禮記集說二十一之一

意哉

愚按前後家東西家即夫之族也無有即無族也或曰主之蒙上文即里尹主之也或人之說

曰姑姊妹其夫死夫黨無兄弟不使夫之族人主喪而妻之親黨主之仍附於夫之黨此非禮

也

麻者不紳執玉不麻麻不加於采

註云吉凶不相干也紳大帶也喪以要經代大帶也 都昌陳氏云執玉不麻謂著衰經者不得執玉行

禮 京山郝氏云儀禮喪服斬衰唯絞帶齊衰以下乃有布帶以易大帶亦猶斬冠繩武齊冠布武此云

麻者不紳謂衰麻則不吉帶垂紳耳非謂不布帶也
愚按三麻俱是衰經言著衰經者不垂紳執玉
者不衰經衰經不加於采服以見吉凶不相干
也鄭注麻謂經也麻不加於采謂弁經也疏又
以麻者為要經不麻為衰服殆非是
國禁哭則止朝夕之奠卽位自因也

註云禁哭謂大祭祀時雖止哭猶朝夕奠自因自用
故事 疏云孝子於殯宮朝夕兩奠之時卽阼階下
位自因其故事而設奠也 吳江徐氏云此記居喪
遇禁之禮

童子哭不偯不踊不杖不菲不廬

禮記集說二十一之一

三

註云童子未成人不能備禮當室則杖 皇氏

云童子當室則備此經中五事而云杖者舉重言也
愚按偯者哭之餘聲也釋文菲本又作扉當從
之

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姊妹之大功踊絕
於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

註云由用也伯母叔母義也姊妹骨肉也 山陰
陸氏云疏衰大功文也踊絕不絕情也伯叔母之喪
文至而情不至姊妹之喪文不至而情至知此者
則凡於禮知由於內矣 廬陵胡氏云踊絕地不絕
地義有輕重豈由禮文而已哉 吳江徐氏云此記

踊義 烏程韓氏云踊稱其情偏不出情字以文反
擊之

泄柳之母死相者由左泄柳死其徒由右相由右相泄
柳之徒為之也

註云記失禮所由始相相主人之禮 疏云相主人
之禮法相者由左

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

山陰陸氏云士喪禮貝三實於筭此士三之證也案
珠玉曰含玉貝亦曰含則散言之飯含通也 福寧
黃氏云此記飯含之數殊尊卑也 納蘭氏云周禮
典瑞大喪其飯玉含玉是天子用玉也雜記諸侯薨

禮記集說二十一之二

四

鄰國舍者持璧將命是諸侯用璧也左傳聲伯夢食
瓊瑰懼不敢占吳伐齊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是大
夫用珠玉也今此記自天子至於士雖有九七五三
之殊然皆用貝不知何謂鄭氏不得其說概歸之夏
殷非也大戴又曰天子飯以珠含以玉諸侯飯以珠
大夫士飯以珠含以貝說苑又曰天子含以珠諸侯
以玉大夫以璣士以貝庶人以穀實各記所聞不能
歸一

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
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
註云尊卑恩之差也天子至士葬卽反虞 疏云大

夫以上葬與卒哭異月者以其位尊念親哀情於時長遠士職卑位下禮數未申故三月而葬葬罷卽卒哭檀弓曰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不顯尊卑是貴賤同然 吳江徐氏云此記葬虞卒哭之期不同亦殊尊卑也 西河毛氏云反哭訖卽虞祭所謂朝日而葬日中而虞是也前此饋奠皆不用牲唯大遣奠用牲然尙無尸至虞則尸與牲皆有之故不名奠而名祭此喪祭之始也但虞不一祭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皆接日而祭凡虞皆柔日唯末一虞用剛日故三虞有四日五虞有八日七虞有一十二日此在士禮與雜記諸文皆載其說然亦有不可通者據云卜筮

禮記集說二十一之一 五

先遠日則先卜下旬始也萬一下旬是葬日則八日一十二日將毋天子諸侯之虞在後月乎 虞祭法他無可攷惟雜記上大夫之虞用少牢下大夫士皆用牲牲而士虞禮則竟作盛祭設鼎俎陳饌具立尸布几筵宰牲視豚飾豆籩錡芼分主人兄弟宗老賓客及門內門外諸位饗獻迎醕酬酢以至祝噫炊告利成尸諤而後已毋論此半日之間時有不及而卽以當日行柩下棺結壙封窆諸大事歷歷計之其爲皇遽迫促矜慎勞勩者何限乃復爲此煩重之舉不惟力所難周抑亦心不暇給况所紀儀節又復瑣褻稠雜一似安閒徐緩之所爲此直是可言不可行之

謬語徒飾觀聽者又況是日辨明作大遣奠牲鼎几筵已稱極盛豈有半日間止隔三時而兩宰牲牢兩治鼎錡之理又況三虞五虞七虞九虞卒哭禘祭其爲宰牲牢而治錡鼎者方未已也吾故曰諸所言禮斷斷非先王之禮而戰國禮也況士禮則尤甚也或曰然則三虞五虞七虞之禮可廢乎曰非廢虞也吾特疑夫行虞禮而行之必不可行如是禮者也諸侯使人弔其次含禭贈臨皆同日而畢事者也其次如此也

禮記集說二十一之一 六

註云言五者相次同時 疏云諸侯使人弔鄰國先行弔禮宣君命人以飲食爲急故含次之食後須衣故禭次之有衣卽須車馬故贈次之臨在後事雖多同一日畢也

愚按臨爲君所命非君事既畢臣行私禮也孔疏非是

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算士壹問之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爲士比殯不舉樂

疏云喪大記君於大夫疾三問之此云無算或三問謂君自行無算謂遣使也 吳江徐氏云此記卿大夫士恩禮之隆殺

升正柩諸侯執紼五百人四紼皆銜枚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匠人執羽葆御柩大夫之喪其升正柩也執

引者三百人執鐸者左右各四人御柩以茅

註云升正柩者謂正棺於廟也御柩者居前道止之

大夫士皆三綽 疏云此明諸侯大夫送葬正柩之

禮執鐸之差銜枚止喧囂也司馬夏官主武故執金

鐸率眾左右各八人夾柩以號令於眾也匠人工人

大也以鳥羽注於柄頭如蓋謂之羽葆匠人主宮室故

大執羽葆居柩前御行於道指揮為進止之節 京山

郝氏云執綽五百人執引三百人極言其眾耳豈一

棺四綽遂用三五百人之多然則天子用千人無處

可容矣鄭遂謂五百為一黨之民三百為一邑之制

引即綽鄭謂在廟曰綽在途曰引其牽鑿類此

禮記集說二十一之一

愚按茅疑當為旄聲之訛也茅草也安可御柩

然喪大記亦云大夫御棺用茅豈兩處皆誤耶

真不可解

孔子曰管仲饑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梲賢

大夫也而難為上也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賢

大夫也而難為下也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偏下

註云難為上也言其僭天子諸侯難為下言其僭士

庶人也 疏云此明奢儉失禮之事祭義曰天子冕

而朱紘山節而藻梲天子之廟飾論語曰邦君樹塞

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此天子諸侯之制而管

仲為之當時謂管仲是大夫之賢者尚為此僭上之

事是難可為上者言他人在管仲之上者皆被僭之

也旅樹山節已具禮器及郊特牲疏依禮豚在於俎

以豆形既小當不揜豆明豚小之甚不謂豚在豆也

平仲賢大夫猶尚偏下是在平仲之下者恆被平仲

而偏也 松陵趙氏云賢大夫猶如此則相習成風

莫可挽回故禮器僅言其濫隘此直言其僭偏難為

上難為下詞婉而嚴春秋責備之義深矣

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

歸夫人其歸也以諸侯之弔禮其待之也若待諸侯然

夫人至入自闈門升自側階君在阼其他如奔喪禮然

註云君夫人歸奔父母喪也其歸與待之謂夫人行

禮記集說二十一之一

道車服主國致禮夫人至不自同於女賓他謂哭踊

鬢麻 疏云喪大記夫人弔於大夫士主人出迎於

門外夫人入升堂即位是女賓入自大門升自正階

今此不然是不自同於女賓以女子子是父母之親

不可同於女賓之疏也 嚴陵方氏云男不入女不

出則婦人其可以踰封乎唯弔三年之喪然後踰封

而弔哀有所重故也檀弓言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

弔人所以優老也此之所言特以防微而已闈門宮

中旁出之門

愚按儀禮喪服如妻為夫妾為君女子子在室

為父子嫁反在父之室為父唐律婦為舅宋政

和禮夫爲祖曾祖高祖後者妻從服明孝慈錄
女在室爲母女嫁反在室爲母婦爲姑凡此皆
婦人斬衰三年也又儀禮喪服母爲長子妾爲
君之長子唐律婦爲姑皆婦人齊衰三年也自
古迄今從未聞有婦人而爲其父母三年者故
孔疏曰女子出適爲父母期而云三年者以本
親言也其說固然而不知婦人之於父母亦有
三年之喪也此婦人非他卽君夫人也上曰婦
人下曰君夫人互言之耳而此君夫人者卽他
國諸侯之內宗外宗也下文外宗爲君夫人猶
內宗也卽其禮也亦卽是與諸侯爲兄弟者服

禮記集說二十一之二 九

斬之例也非獨諸侯卽天子之女下嫁於諸侯
亦然故儀禮女嫁反在父之室爲父三年疏曰
若天子之女嫁於諸侯諸侯之女嫁於大夫爲
其父不降亦卽是也經所云三年之喪者指內
宗外宗而言之非概言婦人有三年之喪也亦
非孔氏所謂以本親言也

嫂不撫叔叔不撫嫂
註云遠別也 嚴陵方氏云不撫與不通問同義

都昌陳氏云撫撫其尸也

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弗得聞也既聞之患弗得學也
既學之患弗能行也君子有五恥居其位無其言君子

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
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眾寡均而倍焉君子
恥之

嚴陵方氏云弗聞則無由知弗學則無由能弗行則
無由至道始於聞而知中於學而能卒於行而至君
子居其位將以行道道非言無自而行居其位而無
其言是備位耳言之爲易行之爲難有其言而無其
行是空言耳進以禮位固不可以苟得退以義則位
又不可以苟失既得之而又失之則非義而退矣政
不足以聚人則民不繁民不繁則有曠土故地有餘
而民不足術不足以使人則事不逮事不逮則有廢

禮記集說二十一之二 十

功故眾寡均而倍焉謂彼力均於此而我功少於彼
也三患之所言者道五恥之所言者事 臨川吳氏
云學行猶幼而學之之學壯而欲行之行行謂見用
於時得行其學也非行而至之行三患之君子兼該
有位無位之人五恥之君子兼該北面之臣南面之
君 烏程姚氏云五恥是從政之事若未聞而求聞
既聞而求學既學而求行在學與仕皆不可廢也註
訓爲學爲政太分別

孔子曰凶年則乘驚馬祀以下牲

疏云此君自貶損也 嚴陵方氏云馬不良謂之驚
牲非純全謂之下 山陰陸氏云下牲蓋猶用其本

牲之下者也故祭凶年不儉

愚按下牲先儒謂常祭用太牢者降用少牢之類其說非是而集說因之

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

註云時人轉而僭上士之喪禮已廢矣孔子以教孺悲國人乃復書而存之

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禮記集說二十一之二

註云歲十二月國索鬼神而祭祀則黨正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於是時民無不醉者如狂矣曰未知其樂怪之也非爾所知言其義大也疏云此明蜡月鄉飲酒之樂張謂張弦弛謂落弦張而不弛喻民久勞不息亦損民力弛而不張喻民久休息則志驕逸若調之以道化之以理張弛以時勞逸以意則文武得其中道也嚴陵方氏云蜡者既勞之而報之也澤者欲息之而加之惠也勞之其來也久故曰百日之蜡息之其及也均故曰一日之澤其勞之之時猶弓之張而有為也其息之之時猶弓之弛而非作也張之以武所以告始弛之以文所以成終

京山郝氏云鄭解一日之澤為君澤民間飲酒非盡君澤也武林顧氏云文武能為治者張弛有時勞逸參半所謂調之以理而已譬若弓然久張則絕力久弛則失體治民唯得其中便是道

孟獻子曰正月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

疏云此明魯郊禘之事獻子仲孫蔑諡也正月周正建子之月也有事謂南郊祭帝七月周七月建午之月也有事謂禘祭於祖廟

愚按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與明堂位孟春祀帝於郊同此日至之郊天也宗廟四時之

禮記集說二十一之二

祭夏祭曰禘故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若周之七月則為孟秋非禘祭之月矣獻子但以二至相當欲移至七月而不知其失時祭之義故記者記之三代改正改時未有明徵宗廟四時之祭未知的在何月今合明堂位與此記觀之則知改正之必改時也四時之祭之都在季月也千古不決之疑一旦豁然為之一快周正建子改月改時當短至時已為孟春當長至時已為孟秋若欲繫以時則當以春秋而不當以冬夏也故四明萬氏謂周秦以前至不繫冬夏分不繫春秋歷引經傳為言

而以此經正月日至七月日至爲周正二至不繫時之一大証據誠哉其言之矣獨周官大司樂有冬至夏至之稱世傳周官制自周公豈周公戾本朝正朔而加以非時之名卽此可以知周禮爲歆莽之僞書矣

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
註云記魯失禮所由周制同姓百世昏姻不通吳太伯之後魯同姓昭公取於吳謂之吳孟子不告於天子自此後取者遂不告於天子天子亦不命之
吳江徐氏云此上兩節皆記魯失禮之所由
京山郝氏云魯昭公之世王命不行於諸侯久矣諸侯繼世

禮記集說二十一之二

自立且不由天子況其夫人乎何獨罪昭公也昭公取同姓有之諸侯之不取同姓者未必皆有王命也因昭公取吳女附會之耳
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

註云皆謂嫁於國中者爲君服斬夫人齊衰其無服而嫁於諸臣者從爲夫之君嫁於庶人者從爲國君
疏云內宗謂君五屬內之女君內宗爲君悉服斬衰爲夫人齊衰則君之外宗之女爲君及夫人與內宗同故曰猶內宗也亦卽是爲兄弟者服斬之例也
熊氏曰雖嫁在他國皆爲本國諸侯服斬也
吳江徐氏云此記外宗爲君夫人之服

愚按宗者流派所出也大傳曰同姓從宗合族屬爾雅稱同姓爲宗族母之考妣之類爲母黨妻之父母之類爲妻黨二黨皆異姓不得稱宗也鄭注內宗五屬之女是矣而謂外宗爲姑姑姊妹之女舅之女及從母之女恐未必是夫姑姑姊妹之女舅之女及從母之女皆異姓也何得稱宗熊氏曰凡外宗有三案周禮外宗之女有爵通卿大夫之妻一也雜記外宗是君之姑姑姊妹之女舅之女及從母之女二也若姑之子婦從母之子婦其夫是君之外親其婦亦名外宗三也內宗有二周禮內宗之有爵謂同姓之女悉是一也雜記內宗是君五屬之內女二也其說亦附會注疏竊意內宗者同姓五屬之有服者也外宗者同姓五屬外之無服者也外宗內宗者猶言服內服外云爾內宗有服者旣爲君服斬爲夫人服齊衰矣疑外宗不然故特明之曰猶內宗也外宗無服情疏而與內宗同者同爲臣故也君與夫人有父母之義焉故昏義曰爲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爲后服齊衰服母之義也服王后如此服君夫人亦然此內宗外宗通男女而言先儒偏屬之女者因周禮內女外女之文而泥解之耳周禮內宗凡內女之有爵

禮記集說二十一之二

古

者外宗凡外女之有爵者鄭注內女王同姓之女有爵其嫁於大夫士者外宗王諸姑姊妹之女其解亦未盡然又周禮世婦相外內宗之禮事內宗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及以樂徹則佐傳豆籩外宗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玉豆既豆籩及以樂徹亦如之鄭注佐傳佐外宗據此則內宗外宗必皆同姓之女轉相佐傳於宗廟之中與彼言外女內女則同而與外女內女之有爵者又不同何也有爵者鄭注其嫁於大夫及士者雖為宗女而即為外命婦矣禮器所謂命婦從夫人者此輩亦在其中總之世婦所

禮記集說二十一之二

十五

相之內外宗與雜記所言內宗外宗止言內女外女不兼有爵者而言而與喪大記所謂姑姊妹子姓及外宗同也諸篇參觀之自明

廡焚孔子拜鄉人為火來者拜之士壹大夫再亦相弔之道也

疏云孔子馬廡為火焚孔子拜鄉人來慰問者雖非大災禍亦是相弔之道 臨川吳氏云士壹大夫再言士來者一拜以謝之大夫來者再拜以謝之

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馬上以為公臣曰其所以遊辟也可人也管仲死桓公使為之服宦於大夫者之為之服也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爾也

註云可人言此人可也宦猶仕也此仕於大夫更升於公與違大夫之諸侯同爾禮不反服 疏云此明大夫之臣雖仕於公反服大夫之服依禮仕於大夫升為公臣不合為大夫著服管仲死桓公使此二人著服自此升為公臣者皆服記失禮所由又記桓公不忘賢者之舉也 山陰陸氏云言其所以放辟為盜以其所遊也故君子居必擇師遊必就士所以防辟邪而近中正也為其所為主服與違大夫之諸侯不同蓋世衰道微君不能教始服其師君不能舉而所為主者有服矣 福寧黃氏云先王取善下及芻蕘蓋廣求賢之路是則固然但謂上之羣盜之中恐

禮記集說二十一之二

十六

亦不可且曰以為公臣不亦辱國體恥官屬乎

過而舉君之諱則起與君之諱同則稱字

註云舉猶言也起立者失言而變自新 疏云此明辟君之諱過謂過誤也

愚按生曰名死曰諱故檀弓曰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也此君之諱皆君先人之名君之所宜諱者也為臣者若過而舉之則變而起立本國之臣焉敢與君之諱同此與君之諱同者他國之臣也若欲舉其人則稱其字注疏集說皆錯解而徐伯魯謂此皆適他國者而以過為過之必趨之過其說尤謬

內亂不與焉外患弗辟也

註云謂卿大夫也同僚將為亂己力不能討不與而已至於鄰國為寇則當死之

贊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玉也藻三采六等

疏云此明五等諸侯所執圭玉之制剡殺也殺上左

右角各寸半也五等諸侯圭璧雖異而俱以玉為之故曰玉也三采朱白蒼也 山陰陸氏云聘禮記曰

所以朝天子圭與藻皆九寸問諸侯朱綠藻八寸蓋

上言所以朝之玉下言以聘他國者也藻八寸則圭亦八寸可知故璋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類聘子男

禮記集說二十一之二

執璧以朝以圭聘類今此言圭則子男聘類之玉也

所謂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主公言之其餘以是為差上公用龍四玉一石雖曰玉可也故曰

藻三采六等據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纁皆二采再就長樂陳氏云玉之藉以纁而纁之長眠玉玉五采

五就色不過五也公侯伯皆三采三就降殺以兩也子男二采而大夫聘玉亦二采者禮窮則同也纁或

為藻纁纁纁絲為之則圭纁亦然鄭玄與杜預皆謂韋為之亡據 納蘭氏云五等諸侯雖有公執桓圭

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之分然統言之曰五瑞曰五玉則圭亦似可以該璧也故聘禮

兼五等諸侯言而云賓襲執圭致命論語亦但言執

圭是圭可以兼璧也或曰論語執圭蓋指孔子執魯侯信圭聘於鄰國愚謂不然孔子仕魯時未嘗有出

聘鄰國之事夾谷之會定公在焉諸侯相見親執圭以行禮孔子不過相其君而已則知論語所陳乃舉

聘禮以詔當世耳誰謂不兼璧也哉

愚按諸侯朝天子聘問鄰國謂之大行贊相也贊相諸侯行者作此書謂之贊大行也故記者

引之孔疏以為周禮有大行人篇後人贊明大

行之事記者引之亦安知上下雜記之必在周禮之後也至謂六等為六行謂三色每色為二

禮記集說二十一之二

行是三采六等亦無據六等未詳

哀公問子羔曰子之食奚當對曰文公之下執事也註云問其先人始仕食祿以何君時 嚴陵方氏云

所對宜更有辭容簡脫之耳 京山郝氏云子羔以文公下執事對蓋先世嘗事文公至哀公七世矣下

猶賤也執事猶有司成廟則饗之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雍人

拭羊宗人祝之宰夫北面於碑南東上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割羊血流於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先

門而後夾室其俎皆於屋下割雞門夾室中室有司皆鄉室而立門則有司當門北面既事宗人告事畢

乃皆退反命於君曰燬某廟事畢反命於寢君南鄉於門內朝服既反命乃退

註云廟新成必燬之尊而神之也有司宰夫祝宗人也告事畢告宰夫也君朝服者不至廟也疏云此論燬廟之事宗廟初成則殺羊取血以燬之其禮謂燬廟之禮爵弁士服也純衣謂絲衣則玄衣纁裳也雍人是厨宰之官拭淨其羊於廟門外宗人祝之其辭未聞碑麗牲之碑也雍人抗舉其羊由屋東西之中謂兩階之間而升也當屋棟上之中南面割割其羊使血流於前也門廟門夾室東西廂不用羊各一雞凡三雞故云皆用雞其餌皆於屋下餌訖然後升

禮記集說二十一之一

屋而燬為燬之時門則當門屋之上中夾室則當夾室上之中燬既畢反報君命都昌陳氏云反命於寢其時君在路寢也

愚按鄭註周禮毛牲曰刳羽牲曰餌此云餌亦專主雞而言孔疏兼羊雞並言餌誤矣殺雞血以祭曰餌其餌者即割雞也皆於屋下割雞取其血升屋而燬使其血流於下也注疏將割牲以燬先滅耳旁毛薦之耳聽聲者告神欲其聽之恐不然也

路寢成則考之而不燬燬屋者交神明之道也

註云路寢生人所居不燬者不神之也考之者設盛

食以落之疏云此論考路寢之事嚴陵方氏云考即宣王考室之考考必用酒酒者陽之盛也寢者人之所居故以陽之盛者考之燬止用血血者陰之至也廟者神之所居故以陰之至者燬之亦各從其類也

愚按說文屋居也燬屋者燬廟也廟為神之所居故曰燬廟者交神明之道也釋所以不燬路寢之義

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燬之以豶豚

嚴陵方氏云凡器莫不有名先儒言名器謂尊彝之屬者以其名之尤著故也若名山謂之名亦以是而

禮記集說二十一之一

已長樂陳氏云燬者塗燬以血交神明之道也廟成則燬室成不燬以室不可以神之也宗廟之器其名者燬非名者不足以神之也然則周官羊人燬其羊牲將以燬廟也雞人燬其雞牲將以燬門及夾室也犬人幾珥用駮禮記言宗廟之器燬之以豶豚則燬牲不特雞羊而已賈公彥曰或羊或犬俱得為燬是也古之用燬者多矣若天府燬寶鎮及寶器小子燬邦器及軍器龜人燬龜圈人燬廡以至社稷五祀與夫師行之主藏約之戶或燬於始成或燬於將用其禮豈一端哉然燬有司行事而君不親犬羊為牲而牛馬不預爵弁而不冕牲駮而不純則燬之為禮

也小矣後世有以牛斃鐘而甚者有叩人鼻以衄社此先王之所棄也

愚按此節因燬廟而并及釁器

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於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入使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社稷宗廟使使臣某敢告於執事主人對曰寡君固前辭不教矣寡君敢不敬須以俟命有司官陳器皿主人有司亦官受之

註云前辭不教謂納采時此辭賓在門外賓者傳焉賓入致命如初主人卒辭曰敢不聽命器皿其本所賁物也律去妻界所齋 疏云此論諸侯出夫人之

禮記集說二十一之二

事夫人有罪諸侯出之令歸本國禮尚謙退不指斥之故使者將命曰寡君才知不敏不能隨從夫人其事社稷宗廟使使臣某告在下之執事須待也俟亦待也敬須待君命也使人得主人答命使有司之官陳夫人嫁時所賁器皿之屬以還主國主國亦使有司領受之並云官者明付受悉如法也

妻出夫使人致之曰某不敏不能從而其柔盛使某也敢告於侍者主人對曰某之子不肖不敢被誅敢不敬須以俟命使者退主人拜送之如舅在則稱舅舅沒則稱兄無兄則稱夫主人之辭曰某之子不肖如姑姊妹亦皆稱之

註云肖似也不似言不如人誅猶罰也 疏云此明夫出妻法也稱舅謂妻被出夫之父在則稱父名使使來告也稱兄謂夫兄之名不云舅沒則稱母者婦人之名不合外接於人也若有死喪則稱母弔故曾子問曰母喪稱母夫身無兄則稱夫名使某來告則上文是也夫之父兄遣人致命之辭未聞主人之辭曰某之子不肖者前文已具重更發者為姑姊妹張本故云如姑姊妹亦皆稱之云某之姑某之姊若妹不肖

愚按上節言君出夫人此節言卿大夫以下出妻注疏甚明慈谿黃氏獨謂上節是出妻此節

禮記集說二十一之二

是棄夫何謬之甚耶

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殮作而辭曰疏食也不敢以傷吾子

疏云此明少施氏以禮而食孔子：橫渠張氏云孔子食於少施氏而飽必是少施氏知禮異日食於季氏不食肉而殮孔子雖欲行禮施於季氏必是不知故不若辭食而已凡禮必施之知者若為不知禮亦難行

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

註云納幣謂昏禮納徵也十箇為束貴成數合其卷

是爲五兩八尺曰尋五兩五尋則每卷二丈也台之則四十尺今爲之匹 疏云自此至懸首論昏禮納幣婦見舅姑及女未許嫁加笄分別之事 王

氏云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五兩則以天地合數爲之節 西河毛氏云帛無稱一端者亦無稱五端者十端卽五兩然是五兩端非兩五端也

古束帛之法每端二十尺則必取四十尺帛聯而不分從兩頭卷至中間各得其半而中仍不斷謂之一兩合五兩而成一束是一束卽十端亦卽五兩然而

祇可作一束不能作兩束者以端但有二四六八十而無一三五七九不能中分故云束帛是五兩端非

禮記集說二十一之二

兩五端也古凡用幣皆以二十尺爲一端冠昏禮聘

覲禮用束帛皆然

婦見舅姑兄弟姊妹皆立於堂下西面北上見已見諸父各就其寢

註云婦見主於尊者兄弟以下在位是爲已見不復特見也 疏云諸父謂夫之伯叔婦於明日各往其

寢見之不與舅姑同日也 新城鄧氏云此重始至

見經不具記之明既拜而成見也釋者曰明既見而無拜是夫兄弟姊妹終無拜以相見也非禮意也

見諸父各見於其寢何也兄弟姊妹卑屬也從舅姑見也而順諸父尊令並舅姑見先之則貳尊後之

則不嚴各有寢各見於其寢順也豈亦各以其服之倫爲序歟

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燕則鬢首

疏云女子十五許嫁而笄則主婦及女賓爲笄禮主婦爲之著笄女賓以醴禮之若未許嫁至二十而笄

則婦人禮之無主婦女賓不備儀也既笄後尋常燕居則去其笄而鬢首謂分髮爲鬢紛也既未許嫁猶

爲少者處之

鞞長三尺下廣二尺上廣一尺會去上五寸紕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紕以五采

疏云鞞長三尺與紳齊也下廣上狹象天地數 長

禮記集說二十一之三

樂陳氏云會猶書所謂作會也紕鞞其上與旁也純

緣其下也去會與純合五寸則其中餘二尺也紕六寸則表裏各三寸然鞞自頸肩而下則其身也鄭氏

以其身之五寸爲領而會爲領縫是肩在領上矣衣之上鞞猶尊上玄酒俎上生魚也古者喪服用鞞無

所經見詩曰庶見素韋是祥祭有鞞也 京山郝氏云鞞制詳玉藻其頸五寸屬革帶會卽頸也項謂之

會莊子曾撮指天向秀注項椎也薄亦謂之會言肩間缺處納帶其中與項會合也去上五寸卽頸也紕

聯屬也在冠下爲武在鞞上爲要玉藻縞冠素紕武也此紕以爵韋要也謂以爵色熟皮爲鞞要其寬六

寸不至下五寸下卽頸也下至於會則揜其頸矣純以素謂以素絹緣邊也紉條屬以五色條組爲纓絡下垂也鄭注殊不可解

喪大記第二十二之一

疏云案鄭目錄云喪大記者記人君以下始死小斂大斂殯葬之事此於別錄屬喪服 嚴陵方氏云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唯送死可以當大事周官以喪禮哀死亡則喪無非大事也然禮有小大此篇所記以大者為主故名曰喪大記

疾病外內皆婦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牖下廢牀徹喪衣加新衣體一人男女改服屬纊以俟絕氣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死於男子之手

禮記集說二十二之一

喪大記

屬纊

註云疾困曰病外內皆婦為賓客將來問病也凡樂器天子宮縣諸侯軒縣大夫判縣士特縣去琴瑟者不命之士廢去也人始生在地去牀庶其生氣反徹喪衣則所加者新朝服矣互言之也體手足也四人持之為其不能自屈伸也男女改服為賓客來問病亦朝服也庶人深衣纁新縣易動搖置口鼻之上以為候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死於男子之手君子重終為其相喪 疏云此明君及大夫等疾困之事君謂諸侯此篇所記皆據諸侯以下 李氏云東首所以歸魂於陽北牖下所以反魄於陰使之各歸其真宅 慈谿黃氏云此言靜以待盡而不

亂 福寧黃氏云絕氣以上生者愛親之至情也男子以下死者謹終之正道也 納蘭氏云鄭注病者

恆居北牖下或為北墉下金仁山亦云牖字誤當作

墉蓋室中北墉而南墉墉牆也古人室北牆上起柱

為壁西壁間西北角有小圓窗名謂之扉屋漏然無

北牖之名今宮室之制惟南方有北牖北方有南牖

無北牖然則牖依儀禮作墉為是集說以屋漏為北

牖者鑿說也

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內子未命則死

於下室遷尸於寢士之妻皆死於寢

註云死者必皆於正處寢室通耳變命婦為世婦者

明尊卑同也下室者燕處也 嚴陵方氏云路寢謂

之路猶路車之路以大言之也適寢謂之適猶適子

謂之適以正言之也言正則以別他下室及燕處也

寢即正寢也士與其妻皆死於寢則以賤而無嫌故

也 山陰陸氏云諸侯子曰世子大夫妻曰世婦大

夫不世爵祿然克生其子則世矣其妻謂之世婦以

此命婦曰世婦蓋名生於大夫之妻 臨川吳氏云

此記止是記君大夫士與其正妻死處不同不及其

次妻世婦謂卿大夫之正妻非言諸侯次婦以其名

稱與諸侯次婦同故註疏因而言其死處也天子適

后之次稱夫人故諸侯以天子之次婦為適妻之稱

諸侯適夫人之次稱世婦故卿大夫以諸侯之次婦
爲適妻之稱遞降一等也內子卽卿大夫之正妻未
受夫人所命則未可稱世婦故但稱內子內子蓋已
命未命之通稱世婦亦內子也

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麓則狄人設階小臣復復
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玄纁世婦以襜衣
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皆升自東榮中屋履危北面三
號捲衣投於前司服受之降自西北榮其爲賓則公館
復私館不復其在野則升其乘車之左轂而復

註云復招魂復魄也階所乘以升屋者虞人主林麓
之官也狄人樂吏之賤者朝服而復之者敬也復用

禮記集說二十二之一

三

死者之祭服以其求於神也 疏云此與下節明招
魂之禮此明復時所用之衣及招魂升屋之節死者
封內若有林麓則虞人設階梯而升屋官職卑小不
合有林麓故狄人設階小臣君之親近冀君魂來依
之大夫士以下亦用近臣也君以卷謂上公衮冕而
下夫人屈狄謂子男之夫人男子舉上公婦人舉子
男之妻男子舉上以見下婦人舉下以見上是互言
也大夫用玄冕玄衣纁裳故云玄纁也世婦大夫妻
也其上服唯禮衣士以爵弁士助祭上服也六冕則
以衣名冠諸侯爵弁則以冠名衣今言爵弁但用其
衣不用其弁也稅衣六衣之下也皆升自東榮者復

者升東翼而上也天子諸侯四注爲屋東西兩頭爲
屋簷雷下故言東雷大夫以下南北二注而爲直頭
頭卽屋翼自此升也中屋履危危者履屋上高危之
處而復也北面求陰之義鬼神所嚮也三號者一號
於上冀神在天而來一號於下冀神在地而來一號
於中冀神在天地之間而來也三招旣竟捲斂所服
之衣從屋前投與司服之官司服受衣於堂前復者
投衣畢而往西北榮而下也初復是求生故自東榮
而上求旣不得不忍虛從所求不得之道還故就幽
陰而下 山陰陸氏云君夫人應言東雷今言皆升
自東榮主大夫以下

禮記集說二十二之一

四

愚按其爲賓以下見曾子問及雜記詳見彼註
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婦人復不以衽凡復男子稱名
婦人稱字唯哭先復復而後行死事

註云不以衣尸謂不以襲也復者庶其生也若以其
衣襲斂是用生施死於義相反士喪禮云以衣尸尸
浴而去之婦人稱字不以名行也氣絕則哭哭而復
復而不蘇可以爲死事 疏云自殷以上貴賤復同
呼名周則天子稱天子諸侯稱某甫且字矣大夫士
稱名婦人並稱字

愚按神裳也解見雜記鄭注但言嫁時上服不
明郝氏云神裙也下體之服屬陰故不用斯爲

得之

始卒主人啼兄弟哭婦人哭踊

疏云主人孝子男女皆是哀痛嗚咽不能哭故啼有聲曰哭兄弟情比主人為輕婦人眾婦也眾婦人輕則哭也然婦人雀踊而此云踊者通自上諸人並踊既正尸子坐於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於東方有司庶士哭於堂下北面夫人坐於西方內命婦姊妹子姓立於西方外命婦率外宗哭於堂上北面

註云正尸謂遷尸闔下南首也子姓謂眾子孫也姓之為言生也其男子立於主人後女子立於夫人後世婦為內命婦卿大夫之妻為外命婦 疏云此明

禮記集說二十二之一 五

人君初喪子及夫人以下哭位子謂世子卿大夫等在戶外之東方遙繼主人之後有司庶士卑故在堂下北面姑姊妹謂君之姑姊妹也外命婦外宗疏故在戶外 金華應氏云男東女西陰陽之大分也喪遽哀迫人雜事叢先謹男女之辨而各以類從則紛糾雜亂者有倫矣主東賓西內外之大統也男主居東之上而內之家長雖若母亦在西則示一國一家之有主而內外族姓之尊卑咸有所統攝矣

愚按鄭註外宗姑姊妹之女孔疏舅之女及從母之女外宗中兼之也其解非是此外宗者蓋指君之族姑姊妹子姓之無服者也上文姑姊

姊妹子姓為君之親姑姊妹眾女子孫皆有服者

雜記所謂內宗是也說詳彼註

大夫之喪主人坐於東方主婦坐於西方其有命夫命婦則坐無則皆立士之喪主人父兄子姓皆坐於東方主婦姑姊妹子姓皆坐於西方

註云命夫命婦來哭者同宗父兄子姓姑姊妹子姓也凡此哭者尊者坐卑者立士賤同宗尊卑皆坐

疏云此明大夫士初有喪哭位 皇氏云君與

大夫其哭者若爵位尊者則坐故上文君喪子及夫

人坐大夫之喪主人主婦命夫婦皆坐是也君之喪

卿大夫皆坐卿大夫之喪非命夫命婦者皆立是也

禮記集說二十二之一 六

此尊卑非謂對死者為尊卑也成服之後尊於死者則坐卑於死者則立也

凡哭尸於室者主人二手承衾而哭

註云承衾哭者哀慕若欲攀援 吳江徐氏云此君

大夫士之所同也

君之喪未小斂為寄公國賓出大夫之喪未小斂為君命出土之喪於大夫不當斂則出

疏云此明君大夫士未小斂之前主人出迎賓之節

寄公謂失位之君國賓謂鄰國大夫來聘者世子出

迎寄公及國賓大夫於君命至門則出土之喪其主

人於大夫來弔不當小斂之時則出迎大夫正斂時

不出也 吳江徐氏云君命以君命來弔者非君自來也言君命則君來可知

凡主人之出也徒跣扱衽拊心降自西階君拜寄公國賓於位大夫於君命迎於寢門外使者升堂致命主人拜於下士於大夫親弔則與之哭不逆於門外

疏云前明出迎賓遠近此更辨拜迎委曲之儀降自西階不忍當主位也拜寄公國賓於位者主人鄉其位拜訖卽位於西階下東面哭士之喪大夫親來弔立於西階下東面主人則降自西階下南面拜之拜訖卽位西階下與大夫俱哭不迎大夫於門外

禮記集說二十二之一

七

愚按問喪云親始死徒跣扱上衽交手哭孔疏

謂扱深衣前衽於帶以號踊履踐爲妨交手謂交手拊心而爲哭也卽此扱衽拊心 君拜寄公國賓君君之喪也大夫士亦言大夫士之喪也與上節同

夫人爲寄公夫人出命婦爲夫人之命出土妻不當歛則爲命婦出

疏云此明婦人迎賓也出謂出房也婦人不下堂但出房而拜於堂上也婦人尊卑與夫同故所爲出者亦同

小歛主人卽位於戶內主婦東面乃歛卒歛主人馮之踊主婦亦如之主人袒說髦括髮以麻婦人繫帶麻於

房中

禮記集說二十二之一

八

尸之後括髮既髻之時主人已絞帶眾主人已布帶婦人已帶麻特主人未襲經爾 藍田呂氏云婦人不俟男子襲經而先帶麻者以其無絞帶且質畧少變故因髻而襲經也 京山郝氏云說脫同髦毛同髮也始死孝子免冠笄縱至是盡去笄縱謂之脫髦如今人脫網巾散髮髦頭以麻括髮括結也婦人髻去髻也帶麻絞帶爲要帶男重首婦人重要

愚按孔疏髦幼時翦髮爲之至年長則垂著兩邊明人子事親有孺子之義父死脫左髦母死脫右髦二親並死則並脫之據此則凡爲人子者皆着髦矣古冠小戴於頂髦着兩邊在於冠

之下父死脫左母死脫右偏而不正成何模樣
玉藻五十親沒不髦亦爲此解則凡人子四十
九歲之前皆戴髦矣吾不知此髦者止在父母
之前戴之抑出門在道與夫在朝在廟之間無
不戴之乎古人衣冠必端正論語曰端章甫孟
子曰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必戴此偏左偏
右之髦以爲如此然後可以盡人子事親之飾
吾不敢信也郝氏之解最爲有理

徹帷男女奉尸夷於堂降拜

註云於遷尸主人主婦以下從而奉之孝敬之心也

疏云初死恐人惡之故有帷小斂衣尸畢有飾故

禮記集說二十二之一

九

徹去帷也降下也適子下堂拜賓 嚴陵方氏云周

官凌人大喪共夷槃冰所以寒其尸使勿傷故曰夷

牀曰夷衾皆以是夷之爲言移也亦以傷爲戒

君拜寄公國賓大夫士拜卿大夫於位於士旁三拜夫

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大夫內子士妻特拜命婦凡

拜眾賓於堂上

註云眾賓士妻也尊者皆特拜拜士與其妻皆旅之

疏云此明小斂訖拜賓也小斂畢尸出堂主人下

堂拜寄公國賓並就其位鄉而拜之也旁猶面也夫

人拜於堂上婦人無下堂也卿妻曰內子大夫妻曰

命婦不言者見卿妻與命婦同也特拜命婦特猶獨

也謂人人拜之尊故也拜內子亦然眾賓謂士妻賤

故祀拜之亦旁三拜也 熊氏云大夫士拜卿

大夫士者是大夫士家自遭喪小斂後拜卿大夫於

位士旁三拜大夫內子士妻亦謂大夫士妻家自遭

喪小斂後拜命婦及拜士妻之禮大夫士各自遭喪

並言之者以大夫士家小斂後拜賓同也此卽君大

夫士之喪小斂後拜賓且與上文未小斂時文類

福寧黃氏云此節皇氏專主嗣君主人拜賓言之然

詳文理不順孔疏以爲熊義踰於皇氏故取之集說

乃引皇氏以釋蓋亦未之思矣觀上下文皆主君以

下並言可見

禮記集說二二之一

十

愚按夫人拜寄公之夫人不拜寄公也上文爲

寄公之夫人出亦然

主人卽位襲帶經踊母之喪卽位而免乃奠

疏云主人拜賓時袒今拜訖襲衣加要帶首經於序

東復位乃踊也案士喪禮先踊乃襲經此先襲經乃

踊士爲卑此據諸侯爲尊爲父喪拜賓竟而卽阼階

下位又序東帶經猶括髮若爲母喪至拜賓竟卽位

時不復括髮以免代之免以襲經至大斂乃成服所

以異於父也拜賓襲經踊竟始設小斂奠

愚按此奠爲始死後之第二奠也或曰襲時有

奠謂之襲奠經無文蓋卽始死之奠而更其名

弔者襲裘加武帶經與主人拾踊

註云始死弔者朝服裼裘如吉時小斂則改襲而加武與帶經矣武吉冠之卷也加武者明不改冠亦不免也檀弓曰主人既小斂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經而入疏云拾更也主人先踊婦人踊弔者踊三者三

是與主人更踊也京山郝氏云此未成服視小斂之禮若成服弔則弁經錫衰矣愚按帶經之帶似應作戴說見檀弓子游帶經而入注下

君喪虞人出木角狄人出壺雍人出鼎司馬縣之乃官代哭大夫官代哭不縣壺士代哭不以官

禮記集說二十二之一

註云代更也未殯哭不絕聲為其罷倦既小斂可為漏刻分時而更哭也木給鬻鬻角以為斟木斗壺漏水之器大夫不縣壺下君也士即以親疏哭也疏云此論君大夫士小斂後代哭之異虞人主山澤之官故出木角狄人樂吏主挈壺漏水之器故出壺雍人主烹飪故出鼎冬月水凍則漏遲無準故取鼎煖水司馬夏官卿也其屬有挈壺氏故司馬自臨視縣漏器故挈壺氏云凡喪縣壺以代哭者縣漏分時使均其官屬更次相代而哭也

君堂上二燭下二燭大夫堂上一燭下二燭士堂上一燭下一燭

疏云有喪則於中庭終夜設燎至曉滅燎而日光未明故須燭以照祭饌也

賓出徹帷

註云此君與大夫之禮士卒斂即徹帷烏程韓氏云以賓出為徹帷之度亦是申補法非兩徹帷也

哭尸於堂上主人在東方由外來者在西方諸婦南鄉

註云由外來者謂奔喪者也無奔喪者婦人由東面疏云此明小斂後尸出在堂時法哭尸於堂上主人位在尸東婦人位在尸西如室中若於時有奔喪從外來者則居尸西方欲異於在家也未小斂而奔至者則在東方與在家同也諸婦南鄉謂主婦以下

禮記集說二十二之一

在家者婦人位本在西方東鄉今既有外奔喪者故移辟之而近北鄉南也

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下堂不哭男子出寢門外見人不哭

註云婦人所有事自堂及房男子所有事自堂及門非其事處而哭猶野哭也出門見人謂迎賓客者也疏云此明小斂之後男主女主迎送弔賓之義婦人質故迎客送客敵者不下堂若有君夫人弔則主婦下堂至庭稽顙而不哭也男子遭喪敵者來弔不出門若有君命則出門迎亦不哭也故士喪禮君使人弔徹帷主人迎於寢門外見賓是也

其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於寢門內其無男主則女主拜男賓於阼階下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爲之拜爲後者不在則有爵者辭無爵者人爲之拜在竟內則俟之在竟外則殯葬可也喪有無後無無主

疏云此明喪無主而使人攝者禮也若有主則男主拜男賓女主拜女賓若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於寢門內若無男主亦使女主拜男賓於阼階下位也若有子雖幼少則以衰抱之爲主而人代之拜賓也爲後者不在則有爵者辭無爵者人爲之拜若主行近在境內則俟其還乃殯葬若主在境外不可待則殯又不可待則葬可也喪有無後無無主釋所以使人

禮記集說二十二之一

十三

攝及以衰抱幼之義 嚴陵方氏云有後無後存乎天有主無主存乎人存乎天者不可爲也故喪有無後者存乎人者可以爲也故無無主也 金華應氏云有爵者來弔則辭謝不敢見重爵命也無爵者則代之拜此有爵無爵蓋係於弔者而注以係於爲後不在之人雖於理有之而有不通者人之於喪也唯其情之厚者則弔之初不視其爵之有無而爲攝主者亦通大夫士而言也大夫或弔於士士或弔於大夫其往來初無常而受弔者不拘爲後之貴賤但弔者之至則隨其人而應之有所辭所拜之不同耳且攝主所以領賓而欲弔者之不虛辱耳若如注說則

爲後不在必身無爵者於凡有客始一例接之苟有爵則一例辭之是皆無事乎接賓也又何以攝主爲在禮士不主大夫之喪士不攝大夫則有爵者之喪必有爵者而後主之矣爲主者有爵則受有爵之弔乃爲相稱又何辭焉

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子大夫寢門之外杖寢門之內輯之夫人世婦在其次則杖卽位則使人執之子有王命則去杖國君之命則輯杖聽卜有事於尸則去杖大夫於君所則輯杖於大夫所則杖

禮記集說二十二之一

十四

疏云自此至隱者廣明君及大夫士三日後杖之節子杖通女子在室者若嫁爲他國夫人則不杖嫁爲卿大夫妻同五日杖也喪服四制七日授士杖君之女及內宗外宗嫁爲士妻及女御皆七日杖也子大夫子兼適庶及世子寢門殯宮門也子大夫廬在寢門外得持杖拄地行以至寢門殯樞在門內神明所在故入門輟斂之不敢拄地也若庶子至寢門則去杖不得持入此大夫與子同者謂大夫特來不與子相隨也若與子相隨子杖則大夫輯子輯則大夫去杖故下文云大夫於君所輯杖是也夫人世婦在其次則杖者次謂西房居喪之地則得持杖拄地卽位則使人執之以堂上有殯也子有王命去杖者世子

尊天子之命對之不敢杖也國君之命輯杖謂鄰國使人來弔世子未敢比成君故斂杖也聽卜卜葬卜日也有事於尸謂虞卒哭耐祭敬卜及尸故去杖也大夫於君所輯杖者君謂世子經前云子後云君嫌是別人故鄭云君謂子也若大夫與世子俱在門外位大夫則輯杖敬嗣君也大夫與大夫俱在門外是兩大夫相對同為君杖不相降故並得杖也大夫之喪三日之朝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大夫有君命則去杖大夫之命則輯杖內子為夫人之命去杖為世婦之命授人杖

禮記集說二十二之一 五

者通實大夫有父母之喪也授人杖與使人執之同疏云此明大夫杖節大夫死後三日既殯應杖者悉杖也大夫嗣子而云大夫者兼通子為大夫有父母喪也有君命則去杖對君命亦然也大夫之命謂嗣子對彼大夫之使則斂杖自卑下也兩大夫自相對則不去杖內子卿妻也有夫及長子喪君夫人有命弔已則去杖若有君之世婦命弔內子敬之則使人執杖以自隨卑於夫人故隨而不去也經云大夫之喪不舉命婦而舉內子卿妻者互文也欲見卿喪與大夫同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婦人皆杖於君命

夫人之命如大夫於大夫世婦之命如大夫

註云士二日而殯者下大夫也士之禮死與往日此二日於死者亦三日也婦人皆杖謂主婦容妾為君子女子在室者疏云此明士之杖節士之子於君命其妻於夫人之命如大夫禮皆去杖也若士之子於大夫之命其妻於世婦之命如大夫於大夫之禮大夫之命則輯杖世婦之命則授人杖也子皆杖不以即位

註云子謂凡庶子也不以即位與去杖同位朝夕哭位

愚按小記庶子不以杖即位與此同

禮記集說二十二之一 六

大夫士哭殯則杖哭柩則輯杖

註云哭殯謂既塗也哭柩謂啟後也大夫士之子於父也尊近哭殯可以杖天子諸侯之子於父也君也尊遠杖不入廟門

棄杖者斷而棄之於隱者

疏云杖至大祥斷之不堪他用棄於幽隱之處使不穢汗

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冰設牀禮第有枕含一牀襲一牀遷尸於堂又一牀皆有枕席君大夫士一也

註云造猶內也禮第袒簀無席也禮自仲春之後尸

既襲既小歛先內冰盤中乃設牀於其上不施席而遷尸焉秋涼而止士不用冰以瓦爲盤併以盛水耳疏云既襲謂大夫也既小歛謂士也皆是死之明日若天子諸侯亦三日而設冰也設牀禮第者置冰於下設牀於上去席禮露第簣有枕舍一牀襲一牀遷尸於堂又一牀者言此三節各自有牀也皆有枕席者唯舍一時暫徹枕使面平故士喪禮云商祝徹枕設巾舍竟並有枕舍襲及堂皆有席故鄭注士喪禮商祝襲衣於牀牀次舍牀之東衽如初又注士喪禮設牀第於兩楹之間衽如初有枕云衽寢臥之席也君大夫士一也者自設牀禮第至此以下貴賤同

禮記集說二十二之一 七

然 都昌陳氏云併並也瓦盤小故併設之無冰盛水也 京山郝氏云士喪禮既沐浴乃設夷盤鄭嫌記參差謂此節爲錯簡移濡濯棄於坎之後今據原文義理整齊先言置冰設牀死始遷牀非錯也禮文多稱君大夫士故鄭謂天子禮亡不盡然禮書成於衰世諸侯多用天子禮記者未及見古王者盛世而補葺遺文雖不言天子而天子禮亦可知雖非先王之舊而大畧亦可推矣 烏程韓氏云造冰謂設牀也前言遷尸於牀未及含襲特申補之

愚按鄭注謂此事皆沐浴之後宜承濡濯棄於坎下非也夏日炎炎非冰莫禦正尸之後卽宜

設盤造冰焉若必待三日而後設冰不亦晚乎上言設牀有枕無席下乃廣明有枕有席之事始死遷尸於牀儻用歛衾去死衣小臣楔齒用角柶綴足用燕几君大夫士一也

註云牀謂所設牀第當牖者也士喪禮曰士死於適室儻用歛衾去死衣病時所加新衣及復衣也去之以俟沐浴 疏云尸初在地冀生氣復而既不生故更遷尸於牀而離初死處以近南當牖卽前所謂既正尸也儻覆也歛衾將擬大歛之衾被也

愚按楔齒綴足註詳檀弓上篇

管人汲不說綺屈之盡階不升堂授御者御者入浴小

禮記集說二十二之一 七

臣四人抗衾御者二人浴浴水用盆沃水用料浴用絺巾拒用浴衣如它日小臣爪足浴餘水棄於坎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抗衾而浴

註云抗衾者蔽上重形也拒拭也爪足斷足爪也

疏云此沐浴也汲謂汲水綈瓶索也遽促於事故不說去此索但縈屈執之於手中以水從西階而升盡不上堂用盆於牀下盛浴水用料酌盆水沃尸絺是細葛除垢爲易用生時浴衣拭尸肉令燥如它日謂如平生之日也浴竟小臣翦尸足與爪坎者甸人所掘階間取土爲竈之坎母喪內外宜別故用內御舉衾內御婦人亦管人汲事事如前唯浴用人不同耳

嚴陵方氏云管人主管籥之人也井鼃亦其所司故使之汲水焉

管人汲授御者御者差沐於堂上君沐梁大夫沐稷士沐梁甸人爲塗於西牆下陶人出重鬲管人受沐乃煮之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扉薪用爨之管人授御者沐乃沐沐用瓦盤拒用巾如他日小臣爪手剪須濡濯棄於坎

註云差浙也浙飯米取其潘以爲沐也浴沃用料沐於盤中文相變也疏云此明沐也梁稷皆謂用其米取汁而沐也將沐甸人爲土塗甕竈於西牆下以煮沐汁浙於堂上管人亦升盞等不上堂就御者受

禮記集說二十二之一 九

浙汁往西牆於塗竈鬲中煮之甸人取薪以然竈煮沐汁爨然也謂正寢爲廟神之也煮汁熟管人取以升階授堂上御者御者乃爲尸沐瓦盤貯沐汁用巾拭髮及面事事如平生小臣剪手爪治須所濡濯汁棄於坎中吳江徐氏云沐浴皆以御者小臣而子孫不親者象平生沐浴裸程子孫不在旁也納蘭氏云士喪禮沐稻此云士沐梁不同者鄭注蓋天子之士孔疏謂士喪禮是諸侯之士此云沐梁故疑天子之士也集說又有士卑不嫌於僭上之說愚謂皆非也古者貴賤有等君與士雖尊卑闊絕無僭侈之嫌然五穀之中豈無次者可用而必用梁況天子之

士僅尊於諸侯之士亦未可遂同於諸侯疑是記文之誤當以士喪禮爲正又案稷雖爲五穀之長而味美莫如梁故古人曰膏粱此君用梁不同於大夫之用稷也孔疏以公食大夫禮黍稷爲正饌稻粱爲加謂稻粱卑於黍稷其云稻卑於黍稷是矣以梁卑於黍稷恐未盡然

愚按鄭注士喪禮甸人有司主田野者注此則曰主郊野之官二處稍異當依彼註爲是陶人有司主瓦器者說文鬲鼎屬實五穀斗二升曰穀象腹交文三足或从瓦曰甗孔疏鬲是瓦甗非也士喪禮甸人掘坎於階間爲塗於西牆下

禮記集說二十二之一 十

新盆槃瓶廢敦重鬲皆濯是鬲與盆槃瓶敦爲五物不可混也重鬲二鬲也士喪禮夏祝鶩餘飯用二鬲於西牆下是也重叶平聲孔疏以爲縣重之器因爲重鬲亦非也取所徹廟之西北扉薪者疏引或說取屋外當扉隱處之薪以爲爨其說是也而謂取復魄人所徹正寢西北扉以然竈則不然也士喪禮復者降自後西榮謂自後西榮而降其復事畢矣鄭注附會而曰因徹西北扉若云此室凶不可居故徹之其說不可從

君之喪子大夫公子眾士皆三日不食子大夫公子眾

士食粥納財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食之無算士疏食水飲食之無算夫人世婦諸妻皆疏食水飲食之無算

疏云此君喪食之禮財穀也謂所食之米也每日納用之米朝莫唯一溢作之無時當須預納故云納財

居喪困病不能頓食隨須則食故云無算士賤病輕故疏食疏麤也食飯也麤米為飯亦水為飲夫人世

婦諸妻皆婦人質弱恐食粥傷性故亦疏食水飲也

京山郝氏云鄭注謂米一溢為一升重二十兩二十四分升之一為一溢非也溢與搯通謂一握米耳

愚按陸德明射慈同王肅劉達袁準孔倫葛洪皆云滿手曰溢又小爾雅云一手之盛謂之溢

禮記集說二十二之一

兩手謂之掬一升也乃知溢與升之所以別

玉篇納財謂食穀也貨也賂也周禮天官大宰以九賦斂財賄注財穀也

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眾士疏食水飲妻妾疏食水飲士亦如之

註云室老貴臣也眾士眾臣士亦如之如其子食粥妻妾疏食水飲疏云此大夫士禮也喪服傳卿大夫室老貴臣其餘皆眾臣檀弓主人主婦歆粥主婦

謂女主也

愚按子姓謂眾子孫也主人即主喪者一人耳孔疏以子姓屬孫而曰不云眾子主人中兼之

非是

既葬主人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婦人亦如之君大夫士一也練而食菜果祥而食肉

註云果瓜桃之屬疏云此既葬至練祥君大夫士之食節既葬哀殺可以疏食不復飲一溢米也

食粥於盛不盥食於簋者盥食菜以醯醬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始飲酒者先飲醴酒

註云盛謂今時杯杆也簋竹筥疏云此明食之雜禮歆粥不用手故不盥以手就簋取飯故盥也練而

食菜果者食之時以醯醬也始食肉飲酒謂祥後也然間傳云父母之喪大祥有醯醬禫而飲醴酒二文

禮記集說二十二之一

不同蓋記者所聞之異京山郝氏云禮不根情則枯槁而無生意故聖人言禮不貴文貴情行禮不貴

禮貴義如親喪不飲酒食肉禮也飲酒不樂食肉不甘情也先王因人有是心制是禮而人本是心行是

禮心安理順則中節而和斯謂之禮今之行禮者但拘不飲酒不食肉之文更不問不飲酒不食肉之心

雖貪饕餮頤之夫能忍不飲食即謂知禮毀行敗節者三日本緊不入口皆稱為孝嗚呼是烏得謂禮乎

期之喪三不食食疏食水飲不食菜果三月既葬食肉飲酒期終喪不食肉不飲酒父在為母為妻九月之喪

食飲猶期之喪也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

註云下食肉飲酒亦謂既葬 疏云此期與大功喪食之節期之喪謂大夫士旁期之喪三不食者謂義服其正服則二日不食見間傳猶期之喪謂事同期也 長樂敖氏云不與人樂之言不以酒肉與人共食而權樂也

五月三月之喪壹不食再不食可也比葬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叔母世母故主宗子食肉飲酒

註云叔母以下義服恩輕故主關大夫君 疏云此五月三月喪食之節壹不食謂總麻再不食謂小功并言之容殤降之總麻再不食義服小功壹不食故以壹不食再不食結之故間傳云小功總麻再不食

禮記集說二十二之一

殤降者也故主若是諸侯當云舊君主者大夫之稱故知關大夫君也

不能食粥羹之以菜可也有疾食肉飲酒可也五十不成喪七十唯衰麻在身

註云性不能食粥可食飯菜羹有疾食肉飲酒爲其氣微也成猶備也所不能備謂不致毀不散送之屬也七十居處飲食與吉時同

既葬君若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辟梁肉若有酒醴則辭

疏云此明已有喪既葬尊者賜食之禮葬後情殺君大夫父友其人並尊若命之食則可從之食也雖以

梁米之飯及肉命食孝子食之若飲酒醴則變見顏色故辭而不飲

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君以簞席大夫以蒲席士以葦席

註云三者下皆有莞 疏云此明君大夫士小斂大斂所用之席

愚按簞以竹爲之故說文云簞竹席也蒲與葦皆草以之爲席草席也黃氏日抄云簞細蒲次之葦粗解得極是見君與大夫士隆殺之別也然士喪禮云設牀當牖下莞上簞又云布席戶內下莞上簞則士亦得用簞席矣故孔疏曰大

禮記集說二十二之一

夫辟君故以蒲席士卑不嫌得與君同用簞也此記者傳聞異辭

小斂布絞縮者一橫者三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一衾十有九稱君陳衣於序東大夫士陳衣於房中皆西領北上絞給不在列

註云絞既斂所用束堅之者縮從也衣十有九稱法天地之終數也絞給不在列以其不成稱不連數也小斂無給因絞不在列見之也 疏云自此至絺綌紵不入廣明君大夫士小斂大斂及禭所用之衣并所陳之處此明小斂之衣以布爲絞從者一幅豎置於尸下橫者三幅亦在尸下從者在橫者之上每幅

之末析為三片以結束為便也君大夫士各用一衾故云皆一舒衾於此絞上君大夫士同用十九稱衣布於衾上然後舉尸於衣上屈衣裏之又屈衾裏之然後以絞束之天數終於九地數終於十人既終故以天地終數斂之也陳衣謂將小斂陳衣也房中者東房大夫士唯有東房也絞給不在十九稱之列

愚按陳衣房中西領北上此大夫禮也士喪禮南領西上與此不同而鄭注遂謂此蓋天子之士下大斂士陳衣亦不同

大斂布絞縮者三橫者五布給二衾君大夫士一也君陳衣於庭百稱北領西上大夫陳衣於序東五十稱西

禮記集說二二二之一

領南上士陳衣於序東三十稱西領南上絞給如朝服絞一幅為三不辟給五幅無統

註云小斂之絞廣終幅析其末以為堅之強也大斂之絞一幅三折用之以為堅之急也疏云此明大斂之事布給者禪被也當在絞上以絞束之二衾者小斂君大夫士各一衾至大斂各加一衾其衾所用與小斂同但此衾一是始死覆尸者一是大斂時復制士既然明大夫以上亦然君陳衣百稱者衣多故陳在庭為榮顯北領謂尸在堂也西上由西階取之便也大夫士小斂衣少統於尸故北上大斂衣多故南上亦取之便也絞給皆以布精粗皆如朝服俱十

五升也臨川吳氏云辟讀如闢開也蓋小斂之絞縮一橫三者皆以布之合幅為數也大斂之絞縮三橫五者皆以布之小片為數也橫絞之五既是以兩幅之布通身裁開為六小片而用其五片矣縮絞之三亦是以一幅之布裁開其兩端為三但中間當腰處約計三分其長之一不翦破爾其橫縮之絞八片皆狹小故結束處不用辟裂之也若小斂橫縮之絞是全幅之布則其末須是翦開為三方可結束也但其翦開處不甚長非如大斂之縮絞三分其長之二皆翦開也給五幅者蓋用布五幅聯合為一如今單布被斂衾直鋪布給橫鋪斂時先繫捲布給以包裹

禮記集說二二二之一

斂衾然後結束縮絞之三縮絞結束畢然後結束橫絞之五也吳江徐氏云絞一幅為三不辟申言縮者三也小斂之絞一幅故須辟而為三若大斂之衾雖亦一幅然先已辟而為三矣今不須再辟也

愚按鄭注統以組類為之綴之領側若今被識矣郝氏謂止用方幅包裹外加絞束之給上不更用統組為繫也二說皆通終不如注為安

小斂之衣祭服不倒君無禭大夫士畢主人之祭服親戚之衣受之不以即陳小斂君大夫士皆用複衣複衾註云不倒尊祭服也疏云祭服謂死者所用也國君無禭者國君陳衣及斂悉用已服臣有致禭不陳

用也大夫士降於君小斂則先畢盡用已正服乃用賓客禭者也親戚有衣相送受之而不以卽陳列也複衣複衾據主人之衣故用複若禭亦得用衾也故士喪禮曰禭以褶是也臨川吳氏云皇氏謂臣有致禭於君之禮但君不陳不以斂熊氏曰小斂之時君無以衣禭大夫士雖有不以斂至大斂則得用君禭登按鄭皇孔氏義同熊氏以大夫士爲句雖奇而蓋且此章每節皆言君與大夫士三者之禮如熊說則此節不言君禮而但言大夫士禮與前後節立文之例不合

愚按祭服不倒鄭注以爲斂者取方或倒衣裳

禮記集說二十二之一

三

祭服尊不倒之也孔氏謂斂衣不悉着之但用裏尸要取其方而衣有不倒者領在足閒唯祭服尊不倒在足也此雖古人斂法然終不可以爲訓孝子事死如事生安有送終之服而可以顛之倒之者顛倒衣裳詩刺之矣夫小斂之衣十九稱已不可加於襲衣三稱之上況士大斂至三十稱大夫五十稱君百稱之多乎故士喪禮於大小斂兩著之曰不必盡用不盡用者但陳之而已先儒亦何所據而必謂盡用之以裏尸但取正方耶尸既方矣吾不知棺中何以容之真不可解矣

大斂君大夫士祭服無算君褶衣褶衾大夫士猶小斂也

註云褶衾也君衣尙多去其著也疏云算數也大斂所有祭服皆用之無限數也士大夫猶小斂則複衣複衾也

袍必有表不禪衣必有裳謂之一稱

註云袍襲衣必有以表之乃成服也

熊氏云

襲衣所用尊卑不同士襲而用襲衣故士喪禮陳襲事爵弁服皮弁服祿衣純衣註云祿所以表袍是襲有袍士喪禮小斂祭服次散衣次注云祿衣以下袍繭之屬是小斂有袍士喪禮大斂散衣是亦有袍若

禮記集說二十二之一

三

大夫襲亦有袍雜記子羔之襲繭衣裳是也若公則襲及大小斂皆不用襲衣雜記公襲無袍繭是也襲輕尙無則大小斂無可知

愚按玉藻緼爲袍禪爲絅注緼謂今纊及舊絮也絅有衣裳而無裏此云袍必有表者袍襲衣外必有衣以表之也不禪者言外有衣裳而內有袍也衣必有裳者衣裳連卽所以表袍者也內有袍外有衣裳謂之一稱熊氏謂士大夫襲及大小斂皆有袍而公獨無之蓋據雜記公襲九稱以爲辭讀此則知公襲亦未必不用袍也凡陳衣者實之篋取衣者亦以篋升降者自西階

註云取猶受也 臨川吳氏云篋盛之者示慎重不
輕褻之意自西階者主人雖死事之如生不敢由主
人之階也

凡陳衣不詘非列采不入絺綌不入

註云不屈謂舒而不卷也列采謂正服之色絺綌爲
當暑之衣也 疏云列采謂五方正色非列采謂雜
色不入陳之也

愚按絺綌是暑衣非褻衣也人死雖當暑時
亦不用暑衣褻歛故不陳之注疏謂絺綌爲
褻衣故不陳恐非經意

歸安鄭元慶述

喪大記第二十二之二

凡斂者袒遷尸者襲

註云袒者於事便也 疏云大小斂事多故袒為便

遷尸入棺事少故襲

君之喪大胥是斂眾胥佐之大夫之喪大胥侍之眾胥

是斂士之喪胥為侍士是斂

疏云此明斂所用之人侍謂臨檢之 臨川吳氏云

大胥非謂樂官之大胥案周官大祝之下有胥四人

所謂大胥者大祝之胥也喪祝之下有胥四人所謂

禮記集說二十二之二 喪大記

眾胥者喪祝之胥也大祝之爵為下大夫喪祝之爵

為上士非能親執斂役者故雖身親蒞事而各以其

下之胥服勞侯國之祝雖非四命之下大夫三命之

上士等而殺之其命數大祝當降國卿一等眾祝當

降二等胥各四人當亦如王朝之數國君之斂大胥

四人親斂眾胥二人佐之以足六人之數祝官臨檢

記雖不言孔疏謂君應有侍者不知何人蓋大祝也

大夫之斂則大胥二人臨檢眾胥四人親斂士之斂

則眾胥二人臨檢士之友四人自斂 納蘭氏云鄭

注以胥為字之誤而改為祝今案吳氏之說於本文

不煩改字而於周官未嘗不符且於下凡斂者六人

之文巧合優於鄭注多矣

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衽結絞不紐

疏云此明斂衣之法前言小斂不倒此又言之者為

下諸事出也衽衣襟也生向右手解抽帶便也死

則襟向左手不復解也生時帶並為屈紐使易抽解

若死則無復解義故絞束畢結之不為紐也

愚按結絞不紐則可而皆左衽則未為是何也

被髮左衽聖人之所惡也而可以待其親乎且

所用祭服等皆生時之所服者百稱之多亦未

必皆死後所特製與夫親戚之衣君臣之襚豈

盡預為左衽以待臨事之投贈乎且無端而為

禮記集說二十二之二

死者之服不祥莫大焉則大斂小斂皆左衽吾

知其必不然矣

斂者既斂必哭士與其執事則斂斂焉則為之壹不食

凡斂者六人

疏云斂者謂大胥眾胥之屬以其與亡者或臣舊或

有恩今來為執事專心則增感故斂竟皆哭也士與

其執事謂平日曾與亡者共執事今與喪所則助斂

生雖有恩死又為之斂為之廢一食斂兩邊各三人

故用六人凡者貴賤同也

君錦冒黼殺綴旁七大夫玄冒黼殺綴旁五士緇冒黼

殺綴旁三凡冒質長與手齊殺三尺

疏云此明尊卑冒制冒謂襲後小斂前所用以韜尸也。冒有質殺者作兩囊每橫縫合一頭又縫連一邊餘一邊不縫兩囊皆然。上曰質下曰殺。君實用錦殺用黼。鄭注士喪禮云冒制如直囊其用之先以殺韜足而上後以質韜首而下。綴旁七者不縫之邊上下安七帶綴以結之。綴旁五旁三者尊卑之差也。鄭注士喪禮云上玄下纁象天地也。以此推之士禫殺則君大夫畫殺爲黼文也。凡冒適貴賤也。冒之質從頭韜來至下長短與手相齊。殺從足韜上長三尺。自小斂以往用夷衾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

禮記集說二十二之二

三

註云小斂又覆以夷衾裁猶制也。疏云往猶後也。

小斂前有冒小斂後衣多故用夷衾覆之夷衾所用繪色及長短制度如冒之質殺但不復爲囊及旁綴也。

君將大斂子弁經卽位於序端。卿大夫卽位於堂廉。楹西北面。東上父兄堂下北面。夫人命婦尸西東面。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衾衣士盥於盤上。士舉遷尸於斂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亦如之。疏云此明君大斂之節子成服則著喪冠弁經是未成服。君大夫士皆然。此雖爲大斂其小斂亦同。序謂東序端謂序之南端。卿大夫謂羣臣也。堂廉謂堂基兩畔廉稜之上。楹謂南近堂廉者。子旣在序端故羣

臣列於基上東楹之西也。父兄諸父諸兄不仕者賤故在堂下。鄉北以東爲上也。若士亦在堂下。外宗輕故在房中。而鄉南鋪席謂下莞上簟。敷於阼階上。供大斂也。商祝鋪絞衾衣等致於小臣所鋪席上。以待尸也。士亦喪祝之屬。周禮喪祝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將舉尸故先盥手於盤上也。斂上卽斂處宰告者斂畢大宰告孝子也。孝子得告馮尸而踊。夫人亦馮尸而踊。馮竟乃斂於棺。

愚按雜記外宗房中南面至夫人東面皆同唯云夫人東面坐馮之與踊加五字爲異。

大夫之喪將大斂旣鋪絞衾衣君至主人迎先入門

禮記集說二十二之二

四

右巫止於門外君釋菜祝先入升堂君卽位於序端。卿大夫卽位於堂廉。楹西北面。東上主人房外南面。主婦尸西東面。遷尸卒斂宰告主人降北面於堂下。君撫之主人拜稽顙。君降升主人馮之命主婦馮之。

註云先入門右者入門而右也。巫止者君行必與巫巫主辟凶邪也。釋菜禮門神也。必禮門神者禮君非問疾弔喪不入諸臣之家也。疏云此明大夫大斂節主人適子也。出門迎君望見馬首不哭不拜先還入門右北面以待君至。君臨臣喪巫祝桃茢至門恐主人惡之且禮敬主人故巫止而祝代入故先君而入門升自阼階也。君隨祝後而升堂卽位於東序之

端阼階上之東是適子臨歛處也主人鄉在門右君升則主人亦升立君之北東房之外面鄉南俱欲視歛也遷尸者鄉鋪絞紵衾衣而君至今列位畢故舉尸於鋪衣上也主人得告歛畢降西階堂下鄉北立待君君臣情重方爲分異故歛竟君以手撫案尸與之別主人見君撫尸故在堂下拜稽顙以禮君之恩君降者撫尸畢而下堂也升主人者君命升之也主人升自西階由足西面馮尸不當君所君又命主婦馮之

士之喪將大歛君不在其餘禮猶大夫也

疏云此明士歛之節士卑君不視歛故曰君不在也

禮記集說二十二之二

其餘鋪衣列位男女之儀悉如大夫

鋪絞紵鋪衾鋪衣踊遷尸踊歛衣踊歛衾踊歛絞

紵踊

疏云此明孝子貴賤踊節

君撫大夫撫內命婦大夫撫室老撫姪娣

註云撫以手案之內命婦君之世婦 疏云自此至

與必踊明撫尸及馮尸之節大夫貴故君自撫之大

夫以室老爲貴臣以姪娣爲貴妾死則爲之服故並

撫之

君大夫馮父母妻長子不馮庶子士馮父母妻長子庶

子庶子有子則父母不馮其尸凡馮尸者父母先妻子

後

註云馮謂扶持服膺 疏云君大夫自主父母妻長子四人喪故同馮之馮父母撫妻子並云馮通言耳士賤故馮及庶子之無子者若大夫庶子雖無子不得馮也凡馮尸者凡主人也父母妻子謂尸之父母妻子也 京山郝氏云父母於子情一也馮長子不馮庶子馮無子之庶不馮有子之庶亦禮之過於裁者在君則可

君於臣撫之父母於子執之子於父母馮之妻於舅姑奉之舅姑於婦撫之妻於夫拘之夫於妻於昆弟執之

註云此恩之深淺尊卑之儀也馮之類必當心 疏

禮記集說二十二之二

云君尊但以手撫案尸心身不服膺也執之當心上

衣也馮之者謂服膺心上也奉之者亦當心上衣也

拘之微引心上衣輕於馮重於執也

愚按經言撫馮執奉恐亦有所未備言父母以

該祖父母曾高父母及世叔父母姑言子以該

孫曾玄孫及兄弟之子言昆弟以該姊妹而外

姻之外祖父母從母與舅妻之父母凡義重者

或撫或馮亦未必不各致其儀者矣若舅於婦

不當以手撫按其心失之過夫於妻豈但當微

引心上衣失之不及

馮尸不當君所

註云不敢與尊者所馮同處 疏云所猶處也假令君已馮心則餘人馮者不敢當君所馮之處則宜少避之

凡馮尸與必踊

註云馮尸必坐與必踊悲哀之至 烏程韓氏云撫拘執奉總謂之馮但微分俯仰耳然皆曲致其義

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苦枕由非喪事不言君為廬宮之大夫士禮之既葬柱楣塗廬不於顯者君大夫士皆宮之凡非適子者自未葬以於隱者為廬

疏云自此至兄不次於弟明君大夫士遭喪居廬及聖室至祥禫以來降殺之節廬者中門之外東牆下

禮記集說二十二之七

倚木為廬以草夾障不用泥塗孝子居於廬中寢臥於苦頭枕於由若非喪事口不言說君廬外以帷障之如宮牆大夫士其廬袒露不帷障也既葬情殺故柱楣稍舉以納日光又以泥塗辟風寒不塗廬外顯處也君大夫士既葬故得宮之凡非適子者謂庶子也既非喪主故於東角隱處為廬葬竟亦然 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

疏云未葬不與人並立既葬後可與人並立猶不羣耳君諸侯也王天子也既葬可並立則諸侯可言天子事猶不私言己國事大夫士亦得言君事未可言

私事曾子問練不羣立據無事之時此有事須言故與人立也

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經帶金革之事無辟也

註云此權禮弁經帶者變喪服而弔服 疏云國家

有事孝子不得遵常禮故從權也葬竟未卒哭王政令之事入於己國既卒哭則出為王服金革之事公政謂國之政令入大夫家也弁經帶者弔服也言卒哭則有變服今有事不得服已變服而服弔服以從金革之事無所辟也變服重弔服輕故從戎便也此與君互也此言服弁經則國君亦弁經國君言服王

禮記集說二十二之二

事則此亦服國事也但君尊不言奪服耳然此云弁經帶弁經謂弔服帶謂要經明雖弔服而有要經異凡弔也

愚按此弁經帶是弔服而有要經愈信檀弓子游帶經而入之帶為戴字之訛矣

既練居聖室不與人居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

疏云聖白也新塗聖牆壁令白稍飾故也練居聖室猶不與人居也練後稍輕故君大夫士得謀己國家事也 嚴陵方氏云既練君謀國政異乎既葬之不言國事矣大夫士謀家事異乎既葬之不言家事矣或言政或言事者主在上則曰政兼在下則曰事

納蘭氏云王制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書高宗諒陰三年不言曾子問練不羣立不旅行又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者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據此諸文則先王喪禮於行立言動之間坊之嚴矣恐其忘哀趨利而禽獸之不若也今此記云既葬與人立則與練不羣立不旅行違矣既葬君言王事大夫士言公事則與三年不言者違矣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金革之事無辟既練君謀國政

禮記集說二十二之二 九

大夫士謀家事則與三年不從政及既殯而致事既葬而致事者又違矣先儒雖有無事不羣立旅行有事與人立之說又有既葬言王事公事爲禮之經卒哭服王事金革無辟爲禮之權之說總屬曲解洵末世失禮而爲之辭者也

既祥黜聖

註云黜聖聖室之飾也地謂之黜將謂之聖 疏云

大祥稍飾 嚴陵方氏云絮其地使微青塗其牆使純白以吉之先見故致飾以變其凶

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

註云禫踰月而可作樂樂作無哭者 京山郝氏云

祥外禫內以時言鄭謂大祥以門外不哭禫以入門不哭殯宮門內外無以甚異也

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

疏云案問傳既祥復寢謂不宿門外復於殯宮之寢此復寢謂平常之寢文同義別故鄭注不復宿殯宮也 納蘭氏云問傳既祥復寢與此吉祭復寢不同注疏之說甚善集說必欲改之非矣 西河毛氏云吉祭者吉禘也其爲之禘者以諸視昭穆而合祭之也三年喪畢將致死者之主於廟必祧一遠主使諸廟各遷升之而闕其所應入之廟以待主入於是迎羣主而合祭祖廟以審視昭穆謂之吉禘又謂之吉

禮記集說二十二之二 十

禘春秋閏二年吉禘於莊公襄十六年傳晉人答穆叔曰以寡君之未禘祀皆此祭也但此祭在二十七月禘祭之後又一月而筮日即吉故魯莊公以三十二年八月薨至閏二年五月裁二十二月而遂行吉禘左氏即譏之爲速若僖八年禘於太廟文二年大事於太廟則雖皆行禘祭而俱非吉禘蓋五年之禘四時之禘雖皆名爲禘而與三年喪畢諸視昭穆之祭又復不同諸禮並不及此祭漢晉以後儒說紛錯以致王鄭之徒各主禘禘二祭以爲門戶此皆言禮之最無狀者

愚按鄭註從御御婦人也竊意不然經既云禫

而從御吉祭而復寢明明從御在前復寢在後
若以從御為御婦人則當未復寢吾不知其御
於何所杜預以為從政御職事甚通玉篇御治
也從政者從政治職事也孔疏因下文不御於
內故必以此為御婦人然則此從御者御事於
外者歟吉祭與士虞禮吉祭猶未配之吉祭同
先儒以為四時之祭遂有踰月不踰月之異說
矣日知錄以此二句互言之亦未然

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內者父在為母為妻
臨川吳氏云此期杖期也故終喪不御於內與不杖
期不同 西河毛氏云母服降期他無明文唯士禮

禮記集說二十二之二 十二

有之而此亦有父在為母為妻之語此正周末秦初
陋儒所云無可辨者然好短喪者猶往往藉為口實
不知服喪之人與為所服之人俱各有等假若一母
死而父為之服子亦為之服此服喪之人也服喪有
等而乃父服期子亦服期則子與父等矣一母死而
在父為妻在子為母此為所服之人也所服之人亦
有等而乃為妻服期為母亦服期則妻與母等矣
父在有不必降母服者三母期以前父與子並服也
至期後而父服始闕然已一十五日矣假云懼嫌畏
耶則內則有命士以上父子異宮之文即不命之士
或當同宮而士禮又謂四方之宮可以隔別不必嫌

畏也況一十五日則重服已除也不必一也假謂父
所不服子亦不敢服耶則期功以下父所不服而子
當服者眾矣幾有父服亦服父降亦降者是父子同
服不必設五等服也不必二也假謂三年之喪唯父
有之其名不可二耶則左傳周太子壽卒與穆后崩
晉叔向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謂太子一三年
穆后二三年也夫妻子無三年之理雖其所稱三年
者以天子絕期祇有三年而后太子獨不絕則即以
三年名之然已名為三年矣是父之服母原名三年
子又安得避三年之名其不必三也有不可降期者
三據云士之妾子父在為母期母可同生母乎一也

禮記集說二十二之二 十三

據云慈母如母父在則期母不可同慈母二也據云
父在為妻期母與妻同亂矣此大不可者三也而且
有必不降者喪服云父為長子斬三年母為長子齊
三年夫長子三年雖見之春秋傳文而實非三年乃
作士禮者不分父在與不在而母之服子必以三年
今子反降期是子之三年一定不易而母之三年則
尚在升降未定之閒是三年之喪父與子之喪非父
母之喪也此說之萬萬不行者也若夫禮有難通吾
必質之於夫子之言以春秋去古未遠而夫子聖人
可以說禮乃夫子告宰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
母之懷此為母言之也其兼稱父者由母而及之父

也故荀子曰父能生之不能養之母能養之不能教訓之是三年在懷夫子專指母而言不然抱孫不抱子豈有三年免父懷者而謂母可期則宰子之言得矣若云禽獸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爲母三年則類禽獸夫禽獸知飲人未嘗絕飲禽獸知食人未嘗絕食也吾謂禽獸尚知有母而人反不知將禽獸之不若矣何三年期年之有

愚按御卽從御之御謂不治事於內也注疏亦謂御婦人非是

齊衰期者大功布衰九月者皆三月不御於內

臨川吳氏云此期不杖期也故與大功九月者同然

禮記集說二十二之二

十三

亦旁親之不杖期爾若正統之不杖期當與上文杖期者同

婦人不居廬不寢苦喪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者既葬而歸

註云歸謂歸夫家也

愚按期九月者期爲祖父母及兄弟爲父後者

九月爲昆弟世叔父降服

公之喪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

註云此公公士大夫有地者也 疏云雜記大夫次

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彼謂正君與此殊也 都

昌陳氏云此有地大夫之喪其臣大夫治其采地者

皆來奔喪大夫則俟小祥而反其所治士則待卒哭而反其所治也

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朔月忌日則歸哭於宗室諸父兄弟之喪既卒哭而歸父不次於子兄不次於弟註云歸謂歸其宮也宗室宗子之家謂殯宮也禮命士以上父子異宮不次謂不就於殯宮爲次而居疏云此明庶子遭喪歸家之節大夫士謂庶子爲大夫士也父子異宮故有父母之喪至小祥各歸其宮也適子則終喪在殯宮朔月朔望也忌日死日也諸父兄弟並期爲輕故至卒哭而各歸此謂適弟則庶兄爲之次下兄不次於弟謂庶弟也

禮記集說二十二之二

十四

愚按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何分適庶適子終喪在殯宮而庶子既練而歸不可以爲訓

君於大夫世婦大斂焉爲之賜則小斂焉於外命婦既加蓋而君至於士既殯而往爲之賜大斂焉夫人於世婦大斂焉爲之賜小斂焉於諸妻爲之賜大斂焉於大夫外命婦既殯而往

註云爲之賜謂有恩惠也加蓋而至於臣妻畧也

疏云自此至君退必奠明君與大夫士并夫人於大夫士恩賜弔臨主人迎送之節君於世婦謂內命婦常爲之恩賜則小斂而往然則君於大夫世婦大斂是常小斂是恩賜君於外命婦恩輕故既大斂入棺

加蓋之後而君至也則知大夫及世婦未加蓋以前君至也諸妻謂娣姪及同姓女也同士禮故為之賜大斂焉若夫人姪娣尊同世婦當大斂為之賜小斂焉於大夫外命婦謂夫人於大夫及外命婦既殯而往但有一禮無恩賜差降之事 嚴陵方氏云小斂在先大斂在後喪事以速為敬故大斂而往者則為禮之常小斂而往者則為之賜也

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使人戒之主人具殷奠之禮俟於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巫止於門外祝代之先君釋菜於門內祝先升自阼階負墉南面君即位於阼小臣二人執戈立於前二人立於後擯者進主人拜稽顙君

禮記集說二十二之一

十五

稱言視祝而踊主人踊

註云君將來則具大奠之禮以待之榮君之來也稱言舉所以來之辭也視祝而踊祝相君之禮當節之也 疏云此明君弔大夫士之禮君於大夫雖視大斂或有既殯之後而始往與士同也君將往使人預戒主人主人重君之來先備月朔大奠之禮待於門外見君馬首先君而入祝先道君升阼階在君之北立於房戶之東皆負壁而鄉南墉壁也君位於阼者主人不敢有其室也執戈辟邪氣也擯者進於孝子前告使行禮喪贄曰相此云擯者以君之弔禮故以擯言主人於庭中北面拜而稽顙君舉弔辭祝以相

君先踊君乃視祝而踊君踊畢主人乃踊 橫渠張氏云殷眾也周禮立其殷謂置眾士也殷奠者以盛此禮報事眾人執物以進所以表其勤也易言殷薦之上帝亦是眾進之義 平湖陸氏云大斂時君至禮未成故即位於序端既殯而君往禮已成故即位於阼階此處集說未分曉

愚按殷奠之殷字注疏訓大張氏訓眾必兼斯二義乃足下文夫人弔言奠如君至之禮此不言奠文省耳

大夫則奠可也士則出俟於門外命之反奠乃反奠卒奠主人先俟於門外君退主人送於門外拜稽顙

禮記集說二十二之一

十五

註云迎不拜拜送者拜迎則為君之答已 疏云此明君來弔士與大夫其禮不同君既在阼主人在庭踊畢則釋此殷奠於殯可也士卑不敢留君待奠故先出俟君於門外謂君將去也君使人命反設奠士乃反入設奠也設奠畢主人又先出門待君大夫士同然君退主人於門外送之而拜也

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在殯三往焉士疾一問之在殯一往焉

註云所以致殷勤也 君弔則復殯服

註云復反也反其未殯未成服之服新君事也謂臣

喪既殯後君乃始來弔也 疏云殯服則直經免布深衣不散帶故小記云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

夫人弔於大夫士主人出迎於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夫人入升堂卽位主婦降自西階拜稽顙於下夫人視世子而踊奠如君至之禮夫人退主婦送於門內拜稽顙主人送於大門之外不拜

疏云此明夫人弔臣禮先入門右門亦大門也孝子迎夫人亦如迎君禮也主婦臣妻也夫人來弔故婦人爲主世子夫人之世子隨夫人來也夫人來弔則世子在前道引其禮奠如君至之禮者亦先戒乃具

禮記集說二十二之二

七

殷奠夫人卽位哭後主婦拜竟而設奠事如君弔禮若士則亦主人先出而聽命反奠也夫人退主婦送於門內門寢門也婦人迎送不出門故夫人去於路寢門內拜送之主人送於大門外不拜者亦如送君也而不拜者喪無二主主婦已拜故主人不拜 金華應氏云君臣之際猶家人也君於外內婦既殯往夫人於大夫士之家亦往弔之蓋弔內子士妻之禮亦在其中矣主人迎而先入門右夫人升而自阼階待夫人猶待君也主婦拜稽顙於下執妾禮猶臣禮也夫人之行世子實侍之世子視祝而踊夫人則視世子而踊也退則送於門外婦人迎送不下堂而特

至門者爲所尊變也其來也主人迎於門外送亦如之所以代主婦而伸敬也門外者男子之所有事婦人迎送不出門雖對所尊而不敢變也古之君臣猶一體也頭目手足疾痛慘楚彼此無不相應君臣猶一家也父兄子弟吉凶休戚上下無不相關視之如一體故疾則君三問再問喪則君或撫或踊奠若吾手足之虧折焉視之如一家故君喪則大夫士位平東世婦士妻位乎西不啻父兄之痛也及臣之有故則君視之夫人視之世子視之眞若子弟之失亡焉然諸婦之至君所唯喪祭爲然詩云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侯非問疾弔喪則不入諸臣之家夫人之行必與世子偕其動也不苟矣

禮記集說二十二之二

八

大夫君不迎於門外入卽位於堂下主人北面眾主人南面婦人卽位於房中若有君命夫命婦之命四鄰賓客其君後主人而拜

疏云此明大夫君之禮大夫下臣稱大夫爲君故曰大夫君不迎於門外貶於正君也不言大夫君之妻來者當同夫人禮也當此大夫君來弔時或有本國之君命或有國中大夫命婦之命或有四鄰之國卿大夫遣使來弔者若有此諸賓在庭則此大夫君代主人拜命及拜賓以喪用尊者拜賓故也然大夫君不敢同於君專代爲主故後主人而拜 京山郝氏

云曾子問喪有二孤為非禮為君臣其拜也今大夫君後主人而拜非二孤與

愚按君後主人而拜者明主人拜已君然後拜之經文本自明白而鄭注云將拜賓使主人陪其後而君前拜是主人後君而拜失經旨矣集說亦然

君弔見尸柩而后踊

註云君弔塗之後不踊

皇氏云前文既殯君

往視祝而踊殯後有踊者謂既殯未塗得有踊也

愚按曲禮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尸謂未殯以前

柩謂既斂之後

禮記集說二十二之二

十九

大夫士若君不戒而往不具殷奠君退必奠

疏云君來不先戒當時雖不得殷奠君去後必設奠告殯以榮君來

愚按上言殷奠下止言奠不殷奠也可知

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棨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

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

註云大棺棺之在表者也疏云自此至篇末總論

君大夫士等棺槨厚薄及飾棺之異并棨綽之殊此君大

夫士等棺槨厚薄之制檀弓從內而說以次出外謂

近尸有水革次外有兕革次外有棨次外有屬次外

有大棺此先云大棺及屬乃始云棨是從外向內而

說故知大棺及屬當梓棺也棨當柩棺也 都昌陳

氏云君國君也大棺最在外屬在大棺之內棨又在

屬之內是國君之棺三重也寸數以厚薄而言 納

蘭氏云孟子謂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

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趙

岐注古者棺槨無厚薄寸尺之度周公制禮以來棺

厚七寸槨薄於棺厚薄相稱相得也從天子至於庶

人厚薄皆然但重累之數牆翼之飾有異朱子云槨

稱之與棺相稱也欲其堅厚久遠非特為人觀視之

美而已饒氏云周七寸只如今四寸許左傳趙簡子

與鄭師戰於鐵簡子自誓云桐棺三寸不設屬辟下

禮記集說二十二之二

二十一

卿之罰也辟即棨孔氏云大夫依禮無棨明簡子罰

始無棨故鄭知當時大夫常禮用棨是時僭也家語

孔子為中都宰制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孔氏云是庶

人之棺四寸據孟子所言則自天子至庶人棺槨俱

七寸據喪大記與左傳家語所言又有八寸六寸四

寸之棺槨為尊卑貴賤之差未知何故

君裏棺用朱絲用雜金鐙大夫裏棺用玄絲用牛骨鐙

士不綠

註云鐙所以琢著裏疏云此明裏棺之制裏棺謂

以繒貼棺裏也鐙釘也用金釘之以著棺也 石梁

王氏云用牛骨為釘不可從

愚按君用朱繒大夫用玄繒貼於棺裏謂之綠其曰綠者未詳其義士不綠者士無裏棺也孔疏謂以朱繒貼四方綠繒貼四角固非而定本綠字皆作琢謂錯琢朱繒貼著於棺也其說雖通而與下文綠中之義又不合鄭注綠中之綠當為角聲之誤也角中謂棺內四隅也其說亦通而與上文朱綠玄綠之義又不合竊意綠字必有傳寫之誤說文錯可以綴著物者其為釘無疑也吳江徐氏依張氏謂綠字為綴字之誤錯即今漆工之灰屑其說不可從

君蓋用漆三衽三束大夫蓋用漆二衽二束士蓋不用

禮記集說二十二之二

三

漆二衽二束

疏云此明衽束之數蓋棺上蓋也用漆謂漆其衽合縫處也衽謂燕尾合棺縫際也束謂以皮束棺也棺兩邊各三衽每當衽上輒以牛皮束之故云三衽三束大夫士橫衽有二每衽有束故云二束士卑不用漆衽束與大夫同 西河毛氏云棺之為製全藉膠漆而此言士蓋不漆此不可行者白虎通曰有虞氏聖周以瓦器不漆殷人棺槨即有膠漆之用則一用棺槨非漆不可乃漢後諸侯王列侯始用黑漆至中二千石以下即用坎侯漆坎侯即塗其漆法但用勘合於兩木合縫處塗漆之而通體不然謂之坎侯

漆則過拘禮文祇大記一語而遂貽後世以非禮之製至於如此

君大夫鬢爪實於綠中士埋之

註云鬢亂髮也

王氏

論語

云漢四皓其一號

角里角音祿今多以覺呼者非也魏子孔氏祕記荀

氏漢紀慮將來之誤直書祿里

角亦音祿魏子祕記漢紀不書祿而

作祿者以其字僻又慮誤音故也

又禮記君大夫鬢爪實於綠中鄭司農注云綠當為角聲之誤也既

云聲誤是鄭讀角中為綠中綠與祿是雙聲若讀角為覺覺是齟齬聲綠是舌頭聲注復云角中謂棺內

四隅也據此則又以音祿之角與音覺之角同義陸

禮記集說二十二之二

三

氏釋文孔氏疏不能窮其聲義亦但云當為角漢之角里禮之綠中皆當作祿者 都昌陳氏云爪手足之爪甲也

君殯用輜攢至於上畢塗屋大夫殯以輜攢至於西序塗不暨於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

註云攢猶叢也帷之鬼神尚幽闇也 疏云此明尊卑殯之制度君諸侯也殯時置棺於輜內以木攢輜

至於棺上畢盡也此所攢殯之大有似屋形攢訖盡

塗其屋也輜覆也謂棺衣覆之也暨及也王侯塗之

而攢廣去棺遠大夫亦塗而攢狹去棺近裁所容棺

但使塗不及棺故云不暨棺也士掘埴見衽其衽之

上所出之處亦以木覆上而塗之帷障也

愚按君殯用輅大夫士不用輅也君以木攢輅

大夫士則以木攢棺而已君攢至於西階之上

如屋之形攢畢塗之飾也大夫攢至於西階而

塗之不及於棺上不為屋但以禱覆之而已士

殯於西階之碑中見衽亦以木攢之不屋而塗

其上帷之者亦如大夫之以禱矣注疏以西序

為屋堂西壁帷之士達於天子皆然恐非是

熬苴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腊焉

註云熬煎穀也將塗設於棺旁士喪禮曰熬黍稷各

二筐又曰設熬旁各一筐大夫三種加以梁君四種

禮記集說二十二之一

加以稻四筐則手足皆一其餘設於左右 疏云此

明熬穀之異魚腊謂乾腊特牲士腊用兔少牢大夫

用麋天子諸侯無文當用六獸之屬 長樂敖氏云

加魚腊謂每筐皆有之孝子以尸柩舉殯不得復奠

於其側雖有奠在室而不知其所在故置此於棺旁

以盡孝敬之心然不以食而用熬穀不以牲而用魚

腊亦所以異於奠也歟

愚按鄭註煎穀設於棺旁所以惑蚍蜉其說非

是教說為優

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加

偽荒纁紐六齊五采五貝黼嬰二黻嬰二畫嬰二皆戴

圭魚躍拂池君纁戴六纁披六大夫畫帷二池不振容

畫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纁紐二玄紐二齊三采三

貝黻嬰二畫嬰二皆戴綬魚躍拂池大夫戴前纁後玄

披亦如之士布帷布荒一池掄絞纁紐二緇紐二齊三

采一貝畫嬰二皆戴綬士戴前纁後緇二披用纁

註云飾棺以華道路及壙中荒蒙也在旁曰帷在上

曰荒皆所以衣柳也士布帷布荒者白布也君大夫

加文章焉黼荒緣邊為黼文畫荒緣邊為雲氣火黼

為列於其中大夫以上有褚以襯覆棺乃加帷荒於

其上紐所以結連帷荒者也池以竹為之如小車笮

衣以青布柳象宮室懸池於荒之爪端若承雷然君

禮記集說二十二之一

大夫以銅為魚懸於池下行則魚上拂池士則去魚

齊象車葢葢縫合雜采為之形如瓜分然綴貝其上

嬰以木為筐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柄長五尺

車行使人持之而從既窆樹於壙中檀弓曰周人牆

置嬰是也 疏云此明葬時尊卑棺飾君諸侯也帷

柳車邊障也王侯畫龍以象君德三池者織竹為籠

挂著於荒邊爪端象生平宮室有承雷也天子生有

四注屋四面承雷柳亦四池諸侯屋亦四注而柳降

一池闕於後故三池也振動也容飾也荒謂柳車上

覆如鼃甲也緣荒邊為白黑黼文於黼文之上荒之

中央又畫火黻各三行列行也火形如半環黻兩已

相背也素白也褚屋也於荒下用白錦爲屋也褚覆竟而加僞荒於褚外也纁紐六者上蓋與邊牆相離故以纁爲紐連之旁各三凡用六也齊五采五貝者鼈甲上當中形圓如車蓋高三尺徑二尺餘凡車蓋四面有垂下綈今此齊形上象車蓋旁象蓋綈上下縫合五采繒列行相次又連貝爲五行交絡齊上也髮形如扇在路則障車入椁則障柩二畫黼二畫黻二畫雲氣兩角皆戴圭玉也魚躍拂池者凡池必有魚故此車池銅魚若車行則魚跳躍上拂池也君纁戴六纁披六者事異飾棺故更言君也棺橫束有三每束兩邊屈皮爲紐三束有六紐用纁帛戴素連繫

禮記集說二十二之二

五

棺束之紐與外畔柳材使相當值謂連棺者柳故有六戴纁披亦用絳帛爲之將一頭結此戴出一頭於帷外人牽之每戴繫之故亦有六也謂之披者若牽車登高則引前以防軒車適下則引後以防翻車故左則引右敬右則引左使車不傾覆也大夫帷畫雲氣二池前後各一池或曰兩邊而已畫荒亦爲雲氣火黻錦諸與君同紐用四不一色故二纁二玄也齊三采絳黃黑也貝亦降二也髮降二蔽兩角不圭止用羽作綈也戴降人君不並用纁與披同用四也披亦如之香色及數悉與戴同也士帷及荒皆白布爲之而不畫一池在前掄絞在於池上紐二降玄用緇

齊與大夫同一貝髮降二蔽前纁後緇者戴當棺束通兩邊爲四戴二披用纁通兩旁則亦四披也山陰陸氏云君龍帷登龍於山登虎於宗彝尊其神明也今龍在下變於生前纁後玄亦以此黼荒所謂加斧於其上者此歟素錦褚卽雜記所謂錦屋諸侯大夫士一也其異者士以葦席爲幹爾知然者以君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大夫亦云而士不言從可知也加僞荒荒一名僞荒以死爲反真宅則凡所爲物皆僞也僞或作于亦通言加於荒則素錦褚加於僞荒之上大夫不言加僞荒則以上加僞荒知之也纁紐六素錦褚加於荒之紐歟披猶所謂引引之使行弗

禮記集說二十二之二

五

之使止大夫畫帷布帷不畫大夫不振容亦不掄絞天子八髮皆戴璧諸侯六髮皆戴圭大夫四髮士二髮皆戴綬戴圭者必戴綬戴綬者不必戴圭綬旒也知然者以明堂位有虞氏之綬夏后氏之綬練殷之崇牙周之璧髮知之京山郝氏云振容卽龍帷之下垂者振動爲容飾也大夫二池有左右無前後不振容謂前無池但以絞繒屬左右池下空其前雜記云大夫不掄絞屬於池下是也士一池當樞前掄搖也絞薄繒也垂樞前池下爲飾搖動也納蘭氏云鄭注僞當爲帷或作于聲之誤也集說取之愚以爲上旣云飾棺君龍帷黼荒矣何必又云加帷荒可見

君於龍帷黼荒之外別有偽荒以加於褚上不同大夫矣但其制未聞意者似荒而非荒故曰偽荒乎
君葬用輜四綽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用輜二綽二碑御棺用茅士葬用國車二綽無碑比出宮御棺用功布

註云輜柩車也在棺曰綽行道曰引至壙將窆又曰綽碑桓楹也御棺居前爲節度也士言比出宮用功布則出宮而止至壙無矣疏云此明葬時在路尊卑載柩之車及碑綽之等綽有四條碑有二所此諸侯也天子則六綽四碑羽葆以鳥羽注於柄末如蓋而御者執之居前以指麾爲節度也大夫二綽二碑

禮記集說二十二之二

三

碑各一孔樹於壙之前後綽各穿之士無碑手縣下之納蘭氏云鄭注廢輜此言輜非也輜當爲輅聲之誤也輅或作團是以又誤爲國輅車柩車尊卑之差也孔疏云輜國皆當爲輅輅則蜃車在路載柩尊卑同用蜃車至窆時下棺天子殯用龍輜至壙去蜃車更載以龍輜以此約之諸侯殯以輜葬用輅明矣若大夫唯朝廟用輜殯與葬不用輜也士朝廟用輅軸若天子元士葬亦用輅軸愚意注疏雖改字所以輜國同爲輅者蓋以輅形之輅轉而誤耳集說以諸侯之輅音春大夫之輅士之國車之國並作船音何其支離之甚也今按二輜一國皆當如字讀爲正蓋

禮記集說二十二之二

三

諸侯殯既可用輜葬固可用輜矣大夫朝廟可用輜葬獨不可用輜乎至於士卑不同於君大夫則但用國中柩車而已其尊卑之差君與大夫在碑綽之多寡羽茅之華質而不在輜與輅之分別也西河毛氏云古下棺法國君用碑謂之桓楹以其四方如郵表柱也又名窆石以藉之下窆也此卽漢晉後勒銘頌以作墓碣者特其說不一據大記君卿大夫皆有二碑唯士無之而檀弓云三家視桓楹以爲僭用是大夫亦無碑也又大記稱君祇二碑檀弓稱天子四碑名豐碑而春秋僖二十五年晉侯請隧謂闕地通路以納棺周禮遂師注君柩至壙脫載除飾復駕龍輜以入隧道是天子載車入隧未嘗牽碑下棺也此亦春秋戰國間言禮之不能辨者
愚按茅草也安可用以御柩孔疏既知羽葆功布等其象皆如麾而不知茅爲旄字之音訛說見雜記大夫之喪御柩以茅注後
凡封用綽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大夫士以咸君命毋諱以鼓封大夫命毋哭士哭者相止也
註云咸讀爲緘齊人謂棺束爲緘繩疏云此尊卑下棺之制至壙說載除飾之後解此蜃車之綽以繫於束棺之繩又將一頭繞碑間輅輜所引之人在碑外背碑而立負引者漸漸應鼓聲而下故云用綽去

碑負引也諸侯禮大物多棺重恐棺不正下棺之時別以大木爲衡貫穿束棺之緘平持而下備傾頓也大夫士無衡以綽直繫棺束之緘下於君也君下棺時命眾人無得誼譁以鼓封者擊鼓爲縱送之節每一鼓漸縱綽也大夫卑直命人使無哭耳士又卑哭者自相止也

愚按用綽者君四綽大夫士皆二綽也碑君四大夫二士無之碑何以云去也旣以綽穿碑之孔負引者漸漸應鼓聲而下此綽亦漸漸自碑孔而出是謂去碑也引卽綽也雜記升正柩諸侯執綽五百人大夫升正柩執引者三百人是

禮記集說二十二之二

三九

以知引皆綽也緘棺束也君三束大夫士皆二束屬引於緘以下棺也君封以衡大夫士以緘者大夫士不以衡君亦以緘也

君松椁大夫柏椁士雜木椁

疏云此明所用椁木不同君諸侯也諸侯用松爲椁材大夫以柏爲椁士又卑用雜木也

愚按鄭注方相職曰天子梓柏又註檀弓柏椁以端長六尺亦曰天子柏諸侯松大夫柏士雜木也則大夫何以與天子同用柏也大夫柏疑當作杉

棺椁之間君容柩大夫用壺士容甒

註云間可藏物因以爲節疏云此棺椁之間廣狹所容也柩如漆桶壺如漏水器無盛酒之器也嚴陵方氏云柩方二尺四寸壺大一石無五斗則其所容之大小可知

君裏椁虞筐大夫不裏椁士不虞筐

臨川吳氏云此蓋言君之椁有裏而又有虞筐大夫雖不裏椁而猶有虞筐也士則並虞筐亦無納蘭氏云裏椁如上君裏棺大夫裏棺之類但未審用何物耳筐亦上八筐六筐四筐之類但所謂虞者又未知何說耳

愚按陸氏謂裏椁裏其內虞筐虞其外其說亦未達

禮記集說二十二之二

三

禮記集說卷二十二之二

祭法第二十三

疏云案鄭目錄云祭法者以其紀有虞氏至周天子以下所制祀羣神之數此於別錄屬祭祀 吳興沈氏云祭法自燔柴於泰壇祭天也以至終篇即書肆類於上帝禮於六宗望秩於山川徧於羣神之義疏也上只添禘郊祖宗一段 京山郝氏云此篇記古人祭祀之法其言大抵疎濶四代禘郊祖宗世系但準後世史冊所謂廟祧壇墀制亦鹵莽王宮夜明司命戶竈等神似秦漢方士口吻多後人附會非盡先

禮記集說二十三 祭法

一 嘉業堂校刊

王之禮也

祭法

福寧黃氏云此二字總提一篇之綱而言之當自為

一節

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熊氏云所記之人當代各別虞氏文單故以有字配之無義例也后君也殷周稱人以人所歸往成也 王氏云郊祭天禘宗廟之祭郊即圓邱也

邱即郊天惟一而已安得有六古者祖有功而宗有

德祖宗者自是不毀之名非謂配食於明堂者也 如鄭言則經當言祖祀文王於明堂不得言宗祀也 宗者尊也周人既祖其廟又尊其祀孰謂祖於明堂者乎鄭引孝經以解祭法而不曉周公本意味非仲尼之義旨 趙氏云此論禘郊祖宗謂六廟之外永世不絕者有此四種非關祭祀也禘之所及者遠故先言之有虞氏禘黃帝蓋舜祖顓頊出於黃帝則所謂禘其祖之所自出也郊嚳者帝王郊天以始祖配則舜合以顓頊為身繼堯緒不可捨唐之祖故推嚳以配天而舜之世系出自顓頊故以為始祖情禮之至也舜宗堯當禹身亦宗舜凡祖者創業傳世

禮記集說二十三

二

之所出也宗者德高而可尊其廟不遷也夏后氏禘黃帝義同舜也郊鯀者禹尊父故以配天祖顓頊者禹世系亦出於顓頊也宗禹者當禹身亦宗舜子孫乃宗禹也殷祖契出自嚳故禘嚳具有水功故郊冥以配天湯出契後故祖契宗湯者當湯身未有宗也周禘嚳義與殷同稷有播殖之功且為始祖故郊稷當武王身亦未有宗也 延平周氏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郊者即配天於圓邱而郊言其地也故曰於郊故謂之郊祖者以其功之可祖宗者以其德之可宗故曰祖有功宗有德夫舜禹殷周同出於黃帝而後顓頊由顓

頊而後帝嚳此世本之所可推者也虞夏去黃帝近故禘黃帝而黃帝乃爲顓頊之所自出故禘黃帝而祖顓頊殷周去帝嚳近故禘嚳而各推其祖以配之虞夏既同一禘讓得天下則有虞氏郊嚳而宗堯夏后氏亦當郊嚳而宗舜今於夏后氏反謂郊繇而宗禹何也舜之受禪止於一世故就舜之身言之則不得不得郊嚳而宗堯禹之受禪傳於數世故就禹之子言之則不得不郊繇而宗禹殷周同以兵戈得天下而其所以得天下者皆非一日之積累然有契而後有冥有冥而後有湯殷人既郊冥祖契而宗湯則周人當郊公劉祖稷而宗文王今反謂郊稷祖文王而

禮記集說二十三

三

宗武王何也殷人於湯卽有天下周人至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武王繼之然後大統始集果以文王爲得天下而宗文王則公劉爲郊后稷爲祖而武王之祀卒至於遷豈武王以戎衣之艱難而大統始集其祀卒不免於遷則孝子慈孫之心其能安乎且又以公劉而方於武王則公劉爲可廢而武王爲不可遷此周之所以廢公劉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也孔子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今以周人禘郊祖宗之法推之則有虞氏郊嚳夏后氏郊繇殷人郊冥皆爲配天於圜邱而祖顓頊與契之類疑爲配帝於明堂然明堂之禮惟見於序周

頊者之與孝經虞夏殷之世未之有而唯起於周公則由殷而上所謂祖者固未嘗配祭於帝也又虞夏殷之世其禮猶質不若周之文故所謂祖者卽太祖也而爲太祖者其廟不毀於萬世而其祭常行於四時則尊而且親所謂郊者其廟不免於毀而又止配祭於圜邱而已則尊而不親此虞夏殷之世所以用其先而尊者爲祖後而卑者爲郊至周則有祖有宗而後有太祖故后稷爲太祖而配天於圜邱文王復爲祖而配帝於明堂蓋文之極於周也如此 藍田呂氏云四時常禘則止及太祖時雖禘太祖是也大禘則及其太祖所自出之帝以其太祖配之如周稷

禮記集說二十三

四

出於嚳嚳卽太祖所自出之帝四代皆然故禘从帝亦本此義始祖稷也太祖文王也周公推嚴配之禮以事天之禮事其先故以后稷配天而郊之祀不祀文而祀稷以文王配帝而明堂之祀不祀稷而祀文王者周公時宗文王而已及其後世乃祖文王而宗武王故孝經與祭法異 秦溪楊氏云按大司樂冬至圜邱一章與禘祭絕不相關而注妄稱圜邱爲禘祭法禘祖宗三條分明說宗廟之祭唯郊一條謂郊祀以祖配天耳而注皆指爲祀天大傳禮不王不禘一章言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諸侯只及其太祖大夫唯有功始禘其高祖所論宗廟之祭隆殺遠近耳

於祀天乎何與而注妄注爲祀感生帝竊嘗疑康成博洽大儒解釋他經最爲有功及注此三章則同歸於誤其病果安在乎蓋讀祭法不熟而失之也夫祭法歷敘四代禘郊祖宗之禮禘文皆在郊上蓋謂郊止於稷而禘上及於嚳禘之所及者最遠故先言之耳鄭氏不察謂禘又郊之大者於是以祭法之禘爲祀天圓邱以嚳配之以大傳之禘爲正月祀感生帝於南郊以稷配之且祭法之禘與大傳之禘其義則一皆言禘其祖之所自出鄭氏強析之而爲祀天兩義遂分圓邱與郊爲兩處昊天上帝與感生帝爲兩祀嚳配天與稷配天爲兩事隨意穿鑿展轉枝蔓何

禮記集說二二三

五

其謬耶又以祀五帝五神於明堂而以文王武王配之謂之祖宗夫孝經所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嚴父之義也抗五神於五帝之列而以文武並配於理自不通矣况祖宗乃二廟不毀之名於配食明堂何關焉夫因讀祭法一章之誤而三章皆誤不特三章之誤而已又推此說以釋他經者不一而止疏家從而和之凡燔柴升煙樂舞酒齊之類皆分昊天與感生帝爲兩等馴至隋唐之際昊天上帝與感生帝二祀常並行而不廢杜佑作通典惑於鄭注大傳之說亦以感生帝與昊天上帝並列而爲二是又讀大傳本文不熟而失之也明堂襲鄭氏祖宗之義

而以二帝配侑或三帝並配者蓋有之矣幸而王肅諸儒力爭之於前趙伯循與近世大儒辨正之於後大義明白炳如日星而周公制作精微之意可以復見不然則終於晦蝕而不明矣可勝歎哉 黎洲黃氏云舜受終文祖禹受命神宗於此可見上古郊廟之制舜有天下而仍堯之祖廟禹有天下而仍舜之祖廟如今之歷代帝王廟也至於私親則另設宗廟以承祭祀兩者未嘗合一並行不悖故舜之所郊者堯也而私宗則瞽瞍禹之所郊者舜也而私宗則鯀若如後儒所言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則舜有無義之嫌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

禮記集說二十三

六

而宗禹則夏后氏有僭上之非自兩廟不分於是司馬遷遂傳會堯舜禹湯同出一祖而婚姻授受無不亂矣 平湖陸氏云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國語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韋昭注舜在時則宗堯舜崩而子孫宗舜說兩邊不同處最明集說取國語此條而不載韋注豈不滋學者之惑

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駢犢

註云壇折封土爲祭處 嚴陵方氏云燔柴則升而明瘞埋則藏而幽升而明者天道也藏而幽者地道也燔柴者積薪壇上置牲玉而燔之瘞埋瘞繪埋牲

於土也

愚按泰壇以祭天即郊也泰折以祭地即太社也泰折疑即太社之音訛 郊特牲曰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與此用騂犢正同然止言郊也周禮陽祀用騂犢陰祀用黝牲鄭注陽祀祭天南郊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此祭天祭地之下云用騂犢何歟蓋騂犢者是周家尚赤貴誠之義豈祭地亦用騂犢乎然郊特牲明著之曰郊特牲而社稷皆太牢是祭太社不用騂犢也陸農師因謂此合祭天地又謂用騂犢當連下讀亦因周禮之文而致疑之新說曰用騂

禮記集說二十三

七

續三字當在祭天也之下錯簡也此說亦通

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

註云時四時也埋之者陰陽出入於地中也凡此以下皆祭用少牢 疏云此明四時以下諸神所祭之處 橫渠張氏云日月星辰風雨寒暑無特祭皆從祀於郊所謂日於壇月於坎日於東月於西皆不出祀之兆言王宮夜明幽宗之類皆指其祭位爾寒暑無定位祭暑則近日壇祭寒則近月坎而已故曰相近鄭注相近為禳祈者非大雩龍見而雩當以孟夏為百穀祈甘雨也有水旱則別有雩祭

尚書舜典禮於六宗鄭注六宗謂星辰司中司命風

雨師也尚書大傳曰萬物非天不生非地不載非春不動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故書曰禮於六宗此之謂也尚書歐陽夏侯說曰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方居中央恍惚無有神助陰陽變化有益於人郊天并祭之古尚書說六宗者天地羣神之尊者謂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北斗也地宗岱山河海也日月為陰陽宗北辰為星宗岱為山宗河為水宗海為澤宗也祀天則天神從祀地則地祇從也張純六宗表曰祖考所尊者六宗則三昭三穆也王肅對魏明帝曰坎為水離為火震為雷巽為

禮記集說二十三

八

風艮為山兌為澤乾坤六子是也 嚴陵方氏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則王有日之象而宮乃其居也故祭日之壇曰王宮祭義曰祭日於壇祭月於坎彼以形言此以明言於月曰夜以知日之為晝於夜曰明以知日之為光亦互相備幽言其隱而小揚雉曰視日月而知眾星之覆故祭星之所謂之幽宗焉雩主祭旱言之兼祭水而主旱言之者雨以時至亦無患也幽雩皆謂之宗宗尊也祭祀無所不用其尊詩曰靡神不宗無所不用其尊之謂也泰壇泰折不謂之宗者天地之大不嫌於不尊也 眉山孫氏云六宗之義前代諸儒異同之論不可勝言或以為乾坤六

子或以爲天宗地宗四方之宗或以爲祖廟六宗卽三昭三穆也或以爲月令孟冬祈於天宗天宗者六宗之神也此說廬植以之註月令摯虞以爲宜祀六宗劉邵又云六宗太極沖和之氣爲六氣之宗者也虞書謂之六宗周書謂之天宗三人之說雖不盡同皆以六宗爲天宗者諸說之外其最有據而得其正者孔安國之說是也其傳曰所尊者其祀有六謂四時也寒暑也日月也星辰也木旱也可謂善矣而司馬彪亦曲說以駁之王肅所解本諸家語與安國同而肅對魏明又以爲乾坤六子則自叛其說矣據孔傳唯引祭法殊不知安國所據不獨祭法也謹

禮記集說二十三

九

案孔叢子書載宰我問於孔子曰禋於六宗何謂也孔子曰所宗者六皆潔祭之也埋少牢於泰昭所以祭時也祖迎於坎壇所以祭寒暑也主於郊宮所以祭日也夜明所以祭月也幽宗所以祭星也雩宗所以祭水旱也禋於六宗此之謂也安國之論端本於此諸儒之說紛紛不已皆不見孔子之言故也晉江張氏汝瑚云問禋於六宗宜主何說答曰歷代六宗之說無慮四五十家名色不同穿鑿甚多大約祭地之說爲正古無天地合祭之禮舜告攝既類上帝望山川徧羣神豈有遺地不祭之理山川不足以盡地也蓋類於上帝是祭天不言天而言上帝帝是天

神之極舉帝則天帝斯盡日月星辰從可知也禋於六宗是祭地不言地而言六宗六宗是地數之中以該社稷等配從可知也禋者埋祭之名非升禋之祭

愚按鄭注昭明也亦謂壇也恐非是蓋祭天於泰壇六宗卽在泰壇之中非別有所謂壇也左爲昭右爲穆祭時在壇而埋少牢則在壇之左故曰埋少牢於泰昭寒屬陰近於坎暑屬陽近於壇而埋少牢則在坎壇之間故曰相近於坎壇然其祭亦在壇也王宮在壇夜明在坎祭義所謂祭日於壇祭月於坎是矣雩宗而曰雩帝則亦在壇祭星而曰幽宗則亦在坎鄭注相近

禮記集說二二三

十

當爲禳祈聲之誤也家語作祖迎而集說因之鄭注宗皆當作崇字之誤也今依張氏嚴氏解之則相近與宗字俱不必改

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

註云四方卽謂山林川谷丘陵之神也祭山林丘陵於壇川谷於坎每方各爲坎壇怪物雲氣非常見者有天下謂天子也疏云此明天子諸侯不同之禮天子祭天地四方言百神舉其全數諸侯不得祭天地若山林川澤在其封內者則得祭之如魯之泰山

晉之河楚之江漢是也亡無也封內無此則不得祭
嚴陵方氏云諸侯在其地則祭之與王制言諸侯
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同義 廬陵馬氏云山林
川谷丘陵民之所取財用也而又能出雲爲風雨而
有澤以利於人見怪物而有威以敬於人皆有不可
測之神故曰神 烏程姚氏云萬物本乎天人本乎
祖本祖故不可無禘郊祖宗之祀本天故不可無天
地四時日月星辰四方之祀先人後物立言有序

愚按上一節是六宗此一節是四方百神卽書
所謂禋於六宗徧於羣神四坎壇分置於四郊
望而祭之曲禮所謂天子祭四方祭山川是也

禮記集說二十三

十一

四方卽四方之神東方青帝太皞南方赤帝炎
帝西方白帝少皞北方黑帝顓頊每方以一帝
爲主而一方之山林川谷丘陵皆從祀焉嚴陵
方氏謂四方爲萬物之神延平周氏謂四方爲
蜡祭祭百物之神非是坎壇者疑爲內圓外方
之形周禮宗伯兆五帝於四郊者卽此月令迎
春於東郊迎夏於南郊迎秋於西郊迎冬於北
郊者亦卽此天子四方之祭在郊祭之日故春
秋不郊猶三望若諸侯之祭則在祭社稷之日
故王制曰諸侯祭社稷卽繼之曰諸侯祭名山
大川之在其地者曲禮言諸侯方祀祭山川而

此不言方祀者文略耳集說亡其地謂見削奪
也蓋非是 天帝之異先儒議論紛紛謂天及
五帝爲上帝者孔安國也謂天爲昊天元天爲
上帝五方之帝爲五帝者鄭司農也謂昊天上
帝爲天皇大帝五帝爲始於靈威仰終於叶光
紀者鄭康成也康成以緯亂經固不足信安國
以五帝爲上帝亦非篤論唯司農之言稍近之
夫徧覆無外則曰天主宰造化則曰帝書言類
於上帝又言告於皇天周官言禋祀昊天上帝
則昊天上帝一而已矣五帝之說昉於月令春
則太皞夏則炎帝秋則少皞冬則顓頊中央黃

禮記集說二十三

十二

帝屬土分旺於四時故祭四方而五帝無不祭
矣夫上帝天帝也五帝人帝也泰壇之祭祭天
帝也坎壇之祭祭人帝也知乎此而天帝之異
可以豁然矣

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
曰鬼此五代之所不變也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祖宗
其餘不變也

註云折棄敗之言也鬼之言歸也 疏云此論人死
與萬物不同及五代七代變與不變之事總包萬物
故曰大凡皆受天之賦命而生故皆曰命萬物無知
死皆曰折人爲有識故死曰鬼此之名號從黃帝正

名百物以來至堯舜禹湯及周所不變更也黃帝以下七代所變易而立者是禘郊祖宗也除此外其餘社稷山川五祀之等不改變也鄭註七代通數顓頊及嚳者以上云禘郊祖宗有顓頊及嚳耳 嚴陵方氏云折言其有所毀鬼言其有所歸不變者所命之名也更立者更立所祭之人也名既當於實故無事乎變人既異於世故必更立焉名之不變止自堯而下者蓋法成於堯而已由堯以前其法未成其名容有變也更立不及於黃帝者蓋七代同出於黃帝黃帝垂統於上七代更立於下也其餘不變謂天地日月之類前先祖而後宗者遠近之序此先宗而後祖

禮記集說二十三

十三

者親疏之序 烏程韓氏云總是說箇不變正以更立明其不變也所變者黃帝堯舜之人所不變者禘郊祖宗之祭不變故謂之法結上起下

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祫壇壇而祭之乃為親疏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祫有二祫享嘗乃止去祫為壇去壇為禴壇壇有禴焉祭之無禴乃止去禴曰鬼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為壇去壇為禴壇壇有禴焉祭之無禴乃止去禴為鬼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

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禴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有禴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為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

註云廟之言貌也宗廟者先祖之尊貌也封土曰壇除地曰禴王皇皆君也顯明也祖始也名先人以君明始者所以尊本之意也凡鬼者薦而不祭王制曰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適士上士也官師中士下士府史之屬此適士云顯考無廟非也當為皇考字之誤 疏云此明天子以下尊卑既異上祭祖廟多少不同之事既王天下分九州之地建立諸侯之

禮記集說二十三

十四

國王畿之內及諸侯國中置此公卿之都立大夫士之邑設廟祫壇壇為親疏多少之數則下所云是也王立七廟之外又立壇壇各一近者封土遠親除地示將去然也父廟曰考考成也謂父有成德之美也王考者祖也王君也祖尊於父故加君名皇考曾祖也皇大也曾祖轉尊又加大稱顯考高祖也居四廟最上故以高目之祖考者始祖也五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祫有二祫焉享嘗四時之祭不月祭但四時祭而已去祫為壇者不得四時而祭之若有四時之禴禴則出就壇受祭也去壇為禴者不得在壇若有禴禴則去就壇受祭也初在祫而不得於祫中受祭故

曰去祧經在壇而今不得祭故曰去壇壇有禱焉祭之者在壇壇者不得享嘗有所禱乃祭之無所禱則不得祭也去壇曰鬼者若又有從壇遷來壇者則此前在壇者遷入石函爲鬼雖有所禱亦不得及也諸侯立五廟壇與天子同無二祧也月祭之廟顯考祖考止預四時皆降天子也去祖謂去高祖之父諸侯無二祧若高祖之父遷即不得於太祖廟受時祭唯有所禱則去而往壇受祭也大夫立三廟二壇者異於君故立二壇而不壇也顯考祖考無廟以其卑故高祖太祖無廟也若有所禱則爲壇祭之壇輕於壇今二壇無壇爲重太祖故也去壇爲鬼者謂高

禮記集說二十三

五

祖若遷去於壇則爲鬼不復得祭但薦之太祖廟而已若大夫有太祖之廟者義具王制疏適士謂天子三等諸侯上士悉二廟一壇也皇考無廟曾祖也既無廟有所禱則爲壇祭之曾祖若遷去於壇則爲鬼不復祭也官師謂諸侯中士下士爲一官之長一廟爲父立之也王考雖無廟在考廟而祭也去王考爲鬼謂曾祖則不得祭又無壇有所禱則薦於廟也庶士府史之屬庶人平民也賤故無廟死則曰鬼亦得薦之於寢王制曰庶人祭於寢是也嚴陵方氏云有昭有穆有祖有考所謂親疏之數也以七以五以三以二所謂多少之數也王立七廟即王制所謂三

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是也享以春言嘗以秋言於春日享以見秋嘗之爲食於秋日嘗以見春享之爲祀魯語言嘗禘烝享釋者謂春祭曰享是矣諸侯立五廟即王制所謂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是矣大夫立三廟即王制所謂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是矣廬陵馬氏云說者謂七廟之中祧廟二則爲文武之廟其說非也遠廟爲祧而二祧之廟止於享嘗而已苟文武之廟而祭止享嘗亦非先王所以尊祖宗之意親盡而服窮祧所以去之以有可毀之理而毀之不可以無其漸故去祧爲壇去壇爲壇二祧享嘗乃止則有常禮也至於壇壇無禱乃止則

禮記集說二十三

五

無常禮也去壇爲鬼則與庶人同凡此者皆先王親親之殺也長樂陳氏云遠廟爲祧祧者兆也天子以五世六世之祖爲祧所謂有二祧是也諸侯以始祖爲祧所謂先君之祧是也鄭氏以祧爲超去之超誤矣既曰超矣又以文武爲不毀之祧何耶夫辨其昭則一祧二廟爲三昭辨其穆則一祧二廟爲三穆廟則脩除以貫其寢之常新祧則黜墜以求其去之有漸則所謂遠廟者非不毀之廟也夫先王之立廟祧稱情而爲之耳故其廟之數亦視服之輕重傳曰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諸侯之德薄於天子故其立廟至於服窮而止

天子之德厚於諸侯故其立廟至於親屬之竭而止王肅謂二祧一為高祖之父則五世矣一為高祖之祖則六世矣誠能明其言之意而不疑於文武之功德則通矣 秦溪楊氏云案祭法與王制不同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祭法則序四親廟二祧太祖以辨昭穆王制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祭法則三親廟月祭高太廟享嘗以見隆殺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祭法但有三親廟而高太無廟有二壇為祈禱之祭而已王制士一廟祭法分適士二廟官師一廟又祭法有考王考皇考顯考祖考之稱王制無之祭法

禮記集說二十三

七

有壇有墀或二壇無墀或一壇無墀王制無之大抵王制畧而祭法詳又案三壇同墀之說出於金縢乃因有所禱而為之非宗廟之外預為壇墀以待他日有禱也孝經為之宗廟以鬼享之非去墀為鬼也晉張融謂祭法去祧為壇去壇為墀去墀為鬼皆衰世之法則所言難以盡信 福寧黃氏云廟祧壇墀與夫七祀之說皆與諸經不合並為疑經闕之可也 烏程韓氏云此內祭之達於上下親疏多少一稟乎王制也

愚按天子七廟諸侯五廟與王制同獨大夫之廟有三親而無太祖與王制異疑皇考之皇當

為祖字顯考祖考無廟當作皇考顯考無廟然後與王制盡同也古經傳寫訛字頗多鄭氏既知下適土顯考之顯為誤而於皇字祖字獨仍其舊多方同護以為周大夫之制恐未得為通解矣天子諸侯之太祖百世不遷者也此去祖為壇者去高祖之父耳孔疏乃云去祖謂去太祖也謬甚故改削之

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

禮記集說二十三

七

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郊特牲曰唯為社事單出里 疏云此明天子以下立社之義羣姓謂百官以下及兆民大社在庫門內之右故小宗伯云右社稷王社為藉田王所自祭以供黍盛故詩頌云春藉田而祈社稷是也諸侯國社亦在公宮之右侯社亦為藉田大夫以下為眾特置故曰置社注言百家以上不限多少此大夫所主立社稷則田主是也義已具郊特牲 嚴陵方氏云王曰羣姓諸侯曰百姓者羣則眾矣不止於百姓羣姓之社曰大社則知國社之為小百姓之社曰國社則知大社之為天下矣大夫以下成羣則取數備矣

故曰置社 廬陵馬氏云社者土神而有生物之功
故王諸侯大夫立社皆所以教民美報而有反本復
始之意王謂之王社諸侯有君之道謂之國社謂之
侯社至於大夫以下皆北面之臣則謂之置社 慶
源輔氏云社后土也自天子至庶人皆得祭之然非
尊者立之則亦不可 長樂陳氏云有天下之社有
一國之社有眾人之社有一人之社有失國之社大
社天下之社也國社一國之社也王社侯社一人之
社也喪國之社屋之失國之社也三社之制大社爲
大此孟子所謂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也喪國之
社天子所以爲戒天子之社在雉門之右而縣詩曰

禮記集說二十三

九

乃立應門繼之曰乃立冢土冢土社也則諸侯之社
亦在門內也先儒謂王社或建於大社之西或建於
藉田然國語曰王藉則司空除壇農正陳藉禮而歷
代所祭先農而已不聞祭社也故詩曰春藉田而祈
社稷非謂社稷建於藉田也其言王社建於大社之
西於義或然漢魏有官社無官稷晉有帝社無帝稷
類皆二社一稷議者紛然或欲合二社以爲一或欲
異二社之所向是雖違經悖禮然二社同設於國中
未聞藉田有之也蓋王與諸侯之社皆三其二社所
以盡祈報之誠其勝國之社所以示鑒戒之理王之
大社則土五色而冒以黃夏之時徐州厥貢唯土五

色孔安國以社言之是也諸侯之國社則受其方色
之土於天子而苴以茅漢之時有受青土赤土蔡邕
以茅社言之是也 廬陵胡氏云古者祭地於社猶
祀天於郊故秦誓曰郊祀不脩而周公祀於新邑亦
先用二牛於郊後用太牢於社也記曰天子將出類
乎上帝宜乎社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
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血祭祭社稷而別無地
示之位四圭有邸舞雲門以祀天神兩圭有邸舞咸
池以祀地而別無祭社之說則以郊對社可知矣後
世既立社又立北郊失之矣 烏程韓氏云此與下
節言外祭之達於上下多少一稟乎王制也

禮記集說二十三

十

愚按橫渠張氏謂郊者祀天之位社者祭地之
位朱子中庸章句亦曰郊祭天社祭地台之祭
法所云可知祭社卽是祭地無天地合祭之禮
也上文言瘞埋於泰折祭地也卽此天子所立
之大社也有社必有稷稷以配社故但言社而
不言稷也孔疏謂天子諸侯大夫社皆有稷王
氏釋周官封人王社國中之土而無預農事故
不置稷大社國社則農之祈報在焉故皆有稷
然王社侯社既爲藉田則亦當有稷也或謂天
子諸侯配社有稷大夫以下置社無稷其說爲
近蓋后稷周之太祖也大夫以下不敢瀆祀之

故但有社而無稷然經亦未有明文

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王自爲立七祀諸侯爲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爲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

註云月令春祀戶夏祀竈中央祀中霤秋祀門冬祀行聘禮使者出釋幣於行歸釋幣於門士喪禮疾病禱於五祀司命與厲其時不著今時民家或春秋祠司命行神山神門戶竈在旁是必春祠司命秋祠厲也或者台而祠之山即厲也民惡言厲巫祝以厲山

禮記集說二十三

五

爲之謬乎春秋傳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疏云此明天子以下立七祀五祀之義國門者國城門也國行者行神在國門外之西泰厲謂古帝王無後者此七祀是爲民所立與眾共之其自爲立者王自禱祭諸侯滅天子戶竈二祀故五祀公厲古諸侯無後者諸侯稱公故其鬼曰公厲諸侯自爲立五祀義與天子同大夫滅諸侯司命中霤故三祀族厲古大夫無後者鬼也曰門曰行者大夫無民國故不言國門國行也長樂陳氏云五祀見於周禮禮記儀禮雜出於史傳多矣持祭法加以司命泰厲爲七祀而左傳家語則以五祀爲重該修熙黎勾龍之官月令以五

祀爲門行戶竈中霤白虎通劉昭范曄高堂隆之徒

以五祀爲門井戶竈中霤鄭氏釋大宗伯之五祀則用左傳家語之說釋小記之五祀則用月令之說釋王制之五祀則用祭法之說而荀卿謂五祀執薦者百人侍西房侍西房則五祀固非四方之五官侍必百人則五祀固非門戶之類然則所謂五祀者其名雖同其祭各有所主也七祀之制不見他經鄭氏以七祀爲周制五祀爲商制然周官雖天子亦止於五祀儀禮雖士亦備五祀則五祀無尊卑隆殺之數矣祭法自七祀推而下之至於適士二祀庶人一祀非周禮也然禮所言五祀蓋皆門戶之類事有所本制度有所興此所以祀而報之也中霤土之所用事故祀於中央竈火之所用事故祀於夏井水之所用事故祀於冬戶在內而奇陽也故祀於春門在外而耦陰也故祀於秋兩漢魏晉之立五祀井皆與焉隋唐參用月令祭法之說五祀祭行及李林甫之徒復脩月令冬亦祀井而不祀行然則行神亦特載於始行而已非先王冬日之常祀也考之於禮五祀之牲羊牲小司徒小祭凡祭五祀有主有戶觀會子問既殯而祭五祀尸入三飽則五祀有尸可知矣既殯而祭不醢不酢則凡祭五祀固有侑醢與酢矣老婦之祭先儒以爲竈配則五祀固有配矣先儒又謂卿以上

禮記集說二十三

五

祭法自七祀推而下之至於適士二祀庶人一祀非周禮也然禮所言五祀蓋皆門戶之類事有所本制度有所興此所以祀而報之也中霤土之所用事故祀於中央竈火之所用事故祀於夏井水之所用事故祀於冬戶在內而奇陽也故祀於春門在外而耦陰也故祀於秋兩漢魏晉之立五祀井皆與焉隋唐參用月令祭法之說五祀祭行及李林甫之徒復脩月令冬亦祀井而不祀行然則行神亦特載於始行而已非先王冬日之常祀也考之於禮五祀之牲羊牲小司徒小祭凡祭五祀有主有戶觀會子問既殯而祭五祀尸入三飽則五祀有尸可知矣既殯而祭不醢不酢則凡祭五祀固有侑醢與酢矣老婦之祭先儒以爲竈配則五祀固有配矣先儒又謂卿以上

宗廟有主五祀亦有主大夫以下宗廟無主五祀亦如之然大夫之廟未嘗無主五祀有主與否不可攷也 橫渠張氏云五祀戶竈門行中霤而已一畝之宮五者皆具故自天子至於士皆立五祀之祭天子之立五祀見於經者不一 周禮大宗伯司服小子職曲禮月令曾子問禮運 士之立五祀見於士喪禮祭法有七祀五祀三祀二祀一祀之法加以司命及厲而諸侯不祭戶竈大夫以下皆不祭中霤殆非推報之義又未嘗參見諸書及廟祧壇墀之法亦與經多不合恐別是一法 山陰陸氏云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先王於四時祭馬加司命泰厲爲七祀蓋司命者萬物之命繫焉春官司

禮記集說二十三

三

命是也泰厲者萬物之性繫焉春官司中是也萬物受順以生者命也受中以生者性也正則中過則厲故泰厲一名司中司中以正言也泰厲以反言之司命泰厲本乎上者也其成象在天故以陽祀祭之自煙始春官所謂以標燎祠司中司命小宗伯注兆司中司命於南郊是也戶竈門行中霤本乎下者也其成形在地故以陰祀祭之自血始春官所謂以血祭祭五祀是也自司命至竈其序之如此何也蓋中霤處內而外爲門又其外爲行以司命總之者司命主生尊大之也戶小處也竈卑處也以泰厲總之者泰厲主殺卑小之也諸侯有君道故立五祀而去天

子七祀之下者二大夫有臣道故立三祀而去諸侯五祀之上者二士貶於大夫故去其一庶人則民而已不取於士而取於天子一祀者庶人卑無嫌也王爲羣姓立七祀所謂祀於廟中是也自爲立七祀所謂祭於宮中是也曲禮天子祭五祀卽春官五祀以司命泰厲天類不與也行禱五祀則主於家言之於司命泰厲無所禱也禮運月令小子職皆云五祀不及司命泰厲亦以天類異之也此云大夫三祀曲禮王制皆云五祀何也蓋此經言其立曲禮王制言其祭若士既夕禮行禱於五祀則言其禱而已禱與祭異祭與立異固不同也

禮記集說二十三

三

愚按司命泰厲陸氏之論猶有可信者鄭注司命主督察三命者本援神契云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慶有遭命以譴暴有隨命以督行受命謂年壽也遭命謂行善而遇凶也隨命謂隨其善惡而報之此神道設教之說也鄭注大宗伯司命又據星傳曰文昌宮第四星而先鄭則以爲中能上能也總之星宿之名多出於緯書殊難據以爲信然則五祀之外加以司命泰厲是漢制而非周制明矣 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

5 B

疏云此明天子以下祭殤之差 嚴陵方氏云玄孫之子曰來孫曰來者言其世數雖遠方來而未已也庶殤不祭重本故也以尊祭卑故曰下祭且在王而下每殺於廟數之二焉 金華應氏云祭殤之數尊者所及遠卑者所及近澤有厚薄則禮有隆殺也德厚者流光既上及其祖又下及其殤祭及於五所愛者遠也祭止於適所重者正統也不混淆也 烏程韓氏云此殤祭之達乎上下親疏多少一稟王制也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

禮記集說二二三

三五

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帝嚳能序星辰以著眾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舜勤眾事而野死鯀導鴻水而殛死禹能脩絲之功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其財顓頊能脩之契爲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蓄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疏云前明禘郊祖宗及社稷等又論天地日月星辰山谷丘陵之等此總明其功有益於民得在祀典之事法施於民若神農后土帝嚳與堯及黃帝顓頊與

契之屬以死勤事舜及冥是也以勞定國禹是也禦大災捍大患湯及文武是也桀帝王世紀神農氏起於烈山卽炎帝也後世子孫名柱能殖百穀故國語曰神農之子名柱作農官因名農是也湯廢農祀棄故祀以爲稷者謂農及棄皆祀之共工氏在炎帝之前大昊之後其後世子孫爲后土之官后君也能治九州五土之神故祀以爲社帝嚳能紀星辰時候以明著使民休作有期不失時節堯以天下授舜封禹稷官得其人是能賞均平也五刑有宅是能刑有法也舜巡狩陟方勤眾事而野死鯀塞鴻水被堯殛死禹能脩父之功上古雖有百物未有名黃帝爲物作

禮記集說二二三

三五

名正名其體明民謂垂衣裳使貴賤分明得其所也其財謂山澤不鄣教民取百物以自贍也契爲舜之司徒掌五教民成謂知五教之禮也冥契六世孫其官玄冥水官也除其虐謂湯放桀於南巢去民之蓄謂武王伐紂皆有功烈於民結上厲山以下也及夫日月星辰釋上文秦壇泰折等祀也上有祭地祭天祭四時寒暑水旱此不言者舉日月則天地可知四時寒暑水旱則日月陰陽之氣故舉日月以包之非此族謂非厲山以下及日月丘陵等無益於民者悉不得預於祭祀之典也 長樂陳氏云堯之道至於無能名而之所以見祀者止於賞均刑法以義終舜

之道至於無爲而其所以見祀者止於勤畝事而野死以此推之則功烈者道德之迹迹者祀典之所載而其爲道非祀典之所可盡也夫法施於民所謂民功曰庸也以死勤事以勞定國所謂事功曰勞也能禦天之大畜捍人之大患所謂治功曰力也 山陰陸氏云言稷以至文武著四代禘郊祖宗非專爲私恩也以義終終讀如受終之終言黃帝正名百物務以明民且其財也蓋古人取財於物非特其利其義亦是也湯言除虐武王言去民之菑菑甚於虐也書曰唯受罪浮於桀亦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若武王之事乃所謂武者也故湯樂謂之獲而已 石林葉

禮記集說二十三

三

氏云自夏而上蓋世以烈山氏主稷勾龍氏主社而易稷以代烈山氏者自殷以來爲之也故祀后稷爲稷祀勾龍爲社至於今守之吾讀禮至此然後知逸書作夏社之意序曰湯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意者湯旣黜夏殷人有歸罪於社稷之不能保其國而易之者后稷之功在天下而人所共知故以代柱無嫌而勾龍氏未有昭然如稷可代者則不可以苟易所以遷烈山氏而不遷勾龍氏歟 新安程氏云治水之功不成於鯀而成於禹不曰鯀之措畫皆不善而禹皆當也第鯀之大致乖錯久不能就緒故堯輒以付禹也鯀雖以障洪水殛死然而猶以禦捍大

災大患得列祀典則豈其無功哉其旣更九載而見殛也以時法言之雖曰三考而續用不究自應黜幽其殛死云者非戮死也猶曰死於放殛不得生還云爾記言鯀之殛死與舜之野死聯文則亦可以類見矣試以其時考之作十有三載乃同則禹告成功之年也禹之自言曰子乘四載隨山刊木又曰娶於塗山辛壬癸甲啟呱呱而泣子弗子唯荒度土功以辛壬癸甲通鯀九載而得年正十有三年也是禹獨任水事之日淺而鯀創立規模之日長也故記禮者本其所自而言之曰禹能脩鯀之功 東陽陳氏云以殛爲殺非也使其當殺直肆諸市朝而已何必於羽

禮記集說二十三

五

山所謂殛死正如後世史傳言貶死也 嚴山陸氏深燕開錄云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云云此社稷之配祭所由起也按蔡墨曰共工氏有子曰勾龍爲后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則社稷本無定祀至宋又嘗祀契爲稷祀后土爲社今制祀稷爲稷仍祀勾龍氏爲社按共工氏有三俱見外紀其一稱共工爲太昊上相其一稱諸侯共工氏與祝融氏戰不勝而怒所謂頭觸不周山崩者也其一曰共工氏作亂振滔洪水以禍天下女媧氏滅而誅之五帝時文籍荒野要不可據以時代考之疑卽一

人又按禮記疏言共工有子謂後世子耳然勾龍之
 為后土亦不知在於何代禮記注亦稱后土官闕又
 顓頊氏之子黎也勾龍初為后土後祀以為社子以
 為祭專報功若稷為稷此萬世之通義自古水土之
 功莫大於禹社宜祭禹又兩聖人功德兼隆最義之
 得者漢平帝時亦嘗以禹配社以稷配稷是亦未可
 以莽所嘗為而非之也唐制社以勾龍配稷以后土
 配此義殊不可曉勾龍后土據前說是一人宋孝宗
 時則以社為后土勾芒氏則又少異矣 納蘭氏云
 此節非泛言祀典正以申明前所以祭祀諸神之義
 上陳宗廟及七祀并通適殤以下此不覆明之者此

禮記集說二十三

无

經所云是外神有功於民故具載之集說未明言及
 此又安識此節何旨也

愚按繼莊先生謂共工乃四凶之一見於虞書
 者未必能霸九州至於能平九州者乃大禹一
 人未聞又有共工氏之子豈因繇而誤此說不
 然舜流共工乃古共工氏之後裔耳儼山陸氏
 之言庶乎其可信矣

歸安鄭元慶述

祭義第二十四之一

疏云案鄭目錄云祭義者以其記祭祀齊戒薦羞之義也此於別錄屬祭祀 嚴陵方氏云陳乎外者祭之法存乎中者祭之義君子之於祭豈徒拘法之末為哉亦以其有義存焉爾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非謂是歟此篇言祭則以義為主故以是名之若冠昏射燕聘與鄉飲酒皆言義者亦此意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

禮記集說二十四之一

祭義

嘉業堂校刊

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

註云霜露既降脫秋字迎來而樂樂親之將來也送往而哀哀其享否不可知也 疏云此篇總論祭事其事既雜義相附者結為一節此節明孝子感時念親四時設祭之意禘陽之盛也嘗陰之盛也陰陽氣盛孝子感而思念其親故君子制禮合諸天道 慶源輔氏云敬則自簡然所謂簡非略也適得其宜耳至於煩則不敬者之所為也矯其數而失於疏則又將流於怠而至於忘矣不數不疏自有中道唯敬而

無失者得之 延平周氏云數與疏皆非中也唯中為可以合天道故禘於春嘗於秋疏數之中也一歲之內天時有四而宗廟之祭亦有四故舉春以見夏舉秋以見冬 嚴陵方氏云疏數言其時煩怠言其事不敬與忘言其心君子之於祭自外入者因時以舉事因事以生心中出者因心以行事因事以從時凡以順中外之理合天人之道一歸宿於大中而已由是合諸天道春禘而秋嘗也禘非不送往而哀也然順陽出之義故以陽來為主而有樂嘗非不迎來而樂也然順陰入之義故以送往為主而無樂然則四時之祭一祭之間神未嘗不來也亦未嘗不往

禮記集說二十四之一

二

人未嘗不樂也亦未嘗不哀經之所言特各有所主耳 毗陵慕容氏云禘者陽之盛然其祭主飲以求諸陰故以迎來為主嘗者陰之盛然其祭主食以求送往而哀也故無樂此禮以飾情也郊特牲曰春饗孤子秋食耆老而曰其義一也蓋人生自幼而壯為來自老而死為往亦有迎送之義焉故饗與禘同有樂食與嘗同無樂也 長樂陳氏云先王之於祖宗迎來則樂作情在於樂也送往則樂闕情在於哀也舜之作樂祖考來格周之作樂先祖是聽樂以迎來如此則送往可知矣蓋一陰一陽天之道也一哀一

樂人之情也君子合諸天道豈他求哉反吾情而已矣此主祭祀而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郊特牲兼饗食而言故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新安朱氏云春陽氣發來人之魂魄亦動故禘有樂以迎來如楚辭大招中亦有魂來之語秋陽氣退去乃鬼之屈故嘗不用樂以送往武林顧氏云季秋霜降此兼露言通秋前秋後也春有雨則雨濡無雨則露濡

愚按鄭註春禘夏殷禮也疏云禘當為酌集說從之此因王制而改之也說詳王制注有樂無樂在於送往迎來之際非謂統此二祭而言其有無也陳氏朱氏之說最爲得旨

禮記集說二十四之一

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

註云致齊思此五者也散齊七日不御不樂不弔耳疏云此明祭前齊之日五事先思其羸漸思其精故居處在前樂嗜在後嚴陵方氏云齊於內所以慎其心齊於外所以防其物齊三日則致齊而已必致齊然後見其所爲齊者思之至也毗陵慕容氏云心之官則思思之所至無所不達夫不以欲惡哀樂貳其心而致一於所祭故無形之中視有所見無聲之中聽有所聞皆其思之所能達親之居處笑語志意樂嗜往而不反非有實也夫豈形體之所能交

哉思之所至足以通之矣齊之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言思之至雖親之不可見者如見其存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如此見與見其參於前見其倚於衡之見同

愚按節內五箇其字皆指親而言其所爲齊者亦指親而言之河南程氏謂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此孝子平日思親之心非齊也齊不容有思橫渠張氏亦謂齊須是屏絕思慮至祭之日便可與神明交若如此思之卻惹起無窮哀戚如何按神竊意不然孝子思親之心平日固當如是至祭之前專心誠壹其思更甚故曰齊之日

禮記集說二十四之一

思其居處云云又曰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豈得謂空空無思始謂之齊慈谿黃氏亦謂如程子所云恐隣於莊子心齊之說後世竊之以爲禪學學者宜謹明明有思其二字如之何其弗思也若謂因思惹起無窮愛慕將父母祖先都不理會則下文所爲儻然如見肅然如聞者豈眞白日見鬼耶不然其哀戚又將何如况祭之一日樂與哀半張先生其未之知耶

祭之日入室儻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儻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疏云入室謂祭之日朝初入廟室儻然如見親之在

神位也出戶謂特牲少牢主婦設豆及佐食設俎之屬是也孝子薦俎酌獻行步周還出戶當此時必有肅然如聞舉動容止之聲設薦已畢孝子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也 橫渠張氏云倭然見乎其位至愾然聞乎其歎息之聲齊之至則祭之日自然如此 慶源輔氏云倭疑其與曖義近不分明貌肅謂靜而后有聞也既曰必有又曰倭然肅然愾然蓋誠之不可揜也所謂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者也

愚按倭然必有見乎其位即上文乃見其所為齊者既若有所見矣及至出戶又聞其容聲出

禮記集說二十四之一 五

戶而聽又聞其歎息之聲二見字一在未祭之前一在方祭之始二聞字俱在出戶之時此孝子一誠之所感也

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愾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

嚴陵方氏云色不忘乎目常若承顏之際也聲不絕乎耳常若聽命之際也愛言追念之思愾言想見之誠致其愛矣親雖亡而猶存致其愾矣神雖微而猶著 毗陵慕容氏云夫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以己之耳目合乎父母之聲色以己之心合乎父母之心

志嗜欲則無斯須而不在敬矣愛者惻隱而未見者是也愾者誠實而未毀者是也皆根於至性而不可偽為故致愛則雖亡也而存致愾則雖幽也而著以著存常不忘乎心則莫之或貳其為慎獨也至矣 慶源輔氏云愛則心也故曰存愾則誠也故曰著存雖若存於內著雖若著於外然誠不可以內外言故終之以著存不忘乎心著存不忘乎心則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安得不敬乎

愚按此一節結上文兩節之意色不忘乎目即上文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入室倭然必有

禮記集說二十四之一 六

見乎其位是也聲不絕乎耳即上文周旋出戶聞其容聲出戶而聽聞其歎息之聲是也心志嗜欲不忘乎心即上文思其居處笑語志意所樂所嗜是也致愛則存以下總見先王之孝存著皆本於誠

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

嚴陵方氏云生事之以禮所以敬養也死祭之以禮所以敬享也然猶未也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故曰思終身弗辱也然則終身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 延平周氏云君子無施而不敬者思終身弗辱也 臨川吳氏云此因上

文安得不敬而以養享一事言君子終身之敬 崑
山顧氏云享饗一義不同享者下享上也書曰享多
儀是也饗者上饗下也傳曰王饗禮是也故周頌我
將我享作享既右饗之作饗饗頌享以駢儀作享是
饗是宜作饗 納蘭氏云此數句注疏與下節相聯
集說屬之上節非也曾子曰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
下能養孝經脩身慎行弗辱先也未有以能敬養敬
享爲弗辱親者集說乃以養與享爲弗辱身失其義
矣

禮記集說二十四之一 七

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
夫曰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
註云忌日親亡之日不用舉他事如有時日之禁也
祥善也 疏云非謂忌日不善別有禁忌不舉事也
以孝子志意有所至極思念其親不敢盡其私情而
營他事也 講義云喪不過三年而君子有終身之
喪者蓋三年者天下之通制而終身者孝子之誠心
彼其思親終不忘故至忌日志之所至獨在於親而
不及於己之私事 橫渠張氏云或問忌日有薦可
乎曰古則無之今有於人情自亦不害 臨川吳氏
云此又因上文終身二字而以忌日一事言君子終
身之哀 吳江徐氏云夫曰猶言此日
唯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饗者鄉也鄉之然後

能饗焉是故孝子臨尸而不作君牽牲夫人莫盥君獻
尸夫人薦豆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齊齊乎其敬也
愉愉乎其忠也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

註云能饗帝能饗親謂祭之能使之饗也中心鄉之
乃能使其祭見饗也勿勿猶勉勉慤愛之貌 疏云
饗帝爲難故聖人能之饗親不易故孝子能之此本
爲饗親而發欲與饗帝同也齊齊整齊之貌愉愉和
悅之貌 嚴陵方氏云此篇有曰先王有曰君子有
曰聖人有曰孝子其實亦互相備孝子之饗親鄉之
以心而人道盡矣故臨尸而不作焉自君牽牲而下
皆言鄉之以心如此故終言欲其饗之也牲必君牽

禮記集說二十四之一 八

之尸必君獻之者以君能主是事也君牽牲而夫人
奠盥君獻尸而夫人薦豆者以見夫婦相須以共成
其事也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者所以備外內之
官也推而上之則公之相天子夫人之相后可知矣
然禮器言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明堂位言卿大
夫贊君命婦贊夫人曰相則知有爲之主者曰從則
知有爲之先者曰贊則知有爲之正者其實一也凡
此則祭統所謂夫婦親之是矣齊齊乎其敬言敬
有所飾而無慢心愉愉乎其忠者言忠有所順而無
違志勿勿諸其欲其饗之者言制其怠惰而有所勉
冀其神之饗吾誠也 講義云聖人之於天非饗之

日然後敬之其誠心素鄉之矣舉聖人饗帝以見孝子饗親亦當如此雖然此獨言國君而已何也蓋舉國君則上而天子下而卿大夫士庶人莫不然此固天下之通道也 平湖陸氏云鄭註饗謂祭之能使之饗也解最精蓋饗不饗帝親主之而我能使之必饗此卽中庸大德者必受命之意集說略而不注又鄭注色不和曰怍集說怍字無註則與愧怍之怍無別矣鄭解似精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

禮記集說二十四之一

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

疏云此幽王小雅小宛之篇而云文王詩也者斷章取義且詩人陳文王之德以刺幽王亦得爲文王之詩也 嚴陵方氏云事死如事生所謂祭如在也思死者如不欲生所謂至痛極也忌日必哀所謂有終身之喪也稱諱如見親所謂閔名心懼也 山陰陸氏云言非獨如見親也雖親之所愛者亦如見焉大學所謂如好好色誠之謂也初言祭此言祀初言稱諱如見親此言如見親之所愛言文王之忠誠有加無已 慶源輔氏云祭之日既已饗而致其親之神

靈矣祭畢而神去則又從而思慕之故至於祭之明日而明發猶不寐也明日不必言是釋祭 毗陵慕容氏云此言唯文王然後能盡饗親之義自事死如生以下皆言至誠之盡非文王孰能之生者人之所欲也以思死者至於不欲生則其至性可知矣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者心有所屬也凡此皆本於心非由外作故曰祀之忠也夫人夜寐而晝覺今也不寐至於明發則以思有所至故也祭之明日思親之誠續而不絕無須臾忘焉其愛敬之心至也歟其饗也如見親之在焉故必樂已至矣則又念其將往也故必哀饗之必樂申前文饗而致之之義已至必哀申

禮記集說二十四之一

前文又從而思之之義 崑山顧氏云正義曰王肅解欲色爲如欲見父母之顏色鄭何得比父母於女色馬昭申云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是亦比色於德張融云如好色取其甚也於文無妨 納蘭氏云人情之欲無有踰於色者故鄭氏云如欲色然以時人於色厚假以喻之蓋誠之謂也而集說以爲如見親有欲之之色豈足喻其中心之誠乎且下文云其薦之也敬以欲又云薦而不欲不愛也則不得以欲爲親之欲益可知矣 華亭周氏云如欲色然集說云卽思其所嗜之意假以相喻似非上下文語氣

仲尼嘗奉薦而進其親也。慤其行也。趨趨以數已。祭子
饋問曰：子之言祭，濟濟漆漆然。今子之祭，無濟濟漆漆
何也？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容以
遠，若容以自反也。夫何神明之及交？夫何濟濟漆漆之
有乎？反饋樂成，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致
其濟濟漆漆，夫何恍惚之有乎？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
有所當也。

疏云：此記仲尼嘗祭之事。嚴陵方氏云：夫子奉所
薦而進之於其親也。慤言奉之之容完實而無文趨
趨以數言行之之節收攝而不疏。濟濟者，威儀之齊
而遠則優游而不迫。漆漆者，威儀之飾。自反則反覆

禮記集說二十四之一

十一

而不苟。濟濟之遠，則異乎趨趨以數者矣。漆漆之自
反，則異乎慤者矣。濟濟之容，所以為遠。故曰：濟濟者
容也。遠也。漆漆之容，以自反。故曰：漆漆者容也。自反
也。蓋容以遠，若容以自反，則致其飾而於神明之道
不及以交。故曰：夫何神明之及交？反饋而後樂成，則
以周人先求諸陰，故也。序其禮樂，則先後不失其倫。
備其百官，則小大各共其事故。君子於是致其濟濟
漆漆也。致其濟濟漆漆，則非以恍惚與神明交矣。故
曰：夫何恍惚之有乎？廬陵馬氏云：威儀飾而后，可
以濟濟。故濟濟者，威儀既飾之稱。漆漆可用以飾物。故
漆漆者，飾其威儀之謂。石林葉氏云：交神明者，非

同於所安奉薦之時，不可以脩容也。故其進也，慤其
行也。趨趨以數及奉薦既事而禮樂有序，百官既備
然後可以脩容矣。故濟濟者，容也。遠也。非若進而慤
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非若行而趨數也。相臺岳
氏云：濟濟者，容也。容以遠。諸本間以王肅音作容字
一字為容，一字為客，未之有也。今依疏義及石經等
本並改作容。武林顧氏云：祭者先設尸在室後出
在堂，俱用生牲及反設饋於室，樂已成，主人薦熟俎
致敬交神禮畢，此後則陳禮樂，備百官交相獻酬，乃
見于孫與百僚，各尚威儀。故曰：致其濟濟漆漆，皆容
也。薦親何致容之有？烏程韓氏云：此與上節言文

禮記集說二十四之一

十二

王仲尼祭之能鄉者

愚按鄭註賓客濟濟漆漆，主人慤而趨以二容
字，認作客字，故也不可從。奉薦之薦，即薦其薦
俎之薦。子貢之疑，蓋謂薦之時，始終當濟濟漆
漆，而夫子則以為既薦然後當濟濟漆漆也。故
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當平聲。鄭
注豈一端言不可以一概也。禮各有所當，行是
矣。夫子所言祭，蓋通上下而言之。故曰：序其禮
樂，備其百官。君子指主祭者集說謂濟濟漆漆
乃宗廟中賓客之容，非主人之容也。亦仍註疏
之謬。

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虛中以治之宮室既脩牆屋既設百物既備夫婦齊戒沐浴盛服奉承而進之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如將失之其孝敬之心至也與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奉承而進之於是諭其志意以其恍惚以與神明交庶或饗之庶或饗之孝子之志也

疏云自此至成人之道廣明孝子祭祀之義虛中以治之言中心唯思此祭而已毗陵慕容氏云祭祀之事莫非事也其事眾則其節煩非先有所慮早正而素定之則散亂顛倒踰節失序非所以嚴祭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况祭者孝子所自盡也比時

禮記集說二十四之一

十一

具物者蓋物以時而成非其時物不可以具或當先祭期而具焉若養犧牲其蕭茅芘財用水草之實陸產之品陰陽之物莫不因時而具所謂比時具物也事既先慮矣物既先備矣又當虛其中以治之不外物貳其心焉所謂虛中也然事不先慮物不時具則亦莫能以虛其中矣蓋實則礙虛則通實則蔽虛則明非至於此則不能以交神明也先王所與事其鬼神者非特使之駿奔走奉職執事而已各欲盡其中心恍惚之誠以交於亡形荒絕之中如是而後為至嚴陵方氏云宮室則葺其舊牆屋則飾其新曰脩曰設互相備百物既備則凡祭所用之物無所

不備矣致齊三日之謂齊散齊七日之謂戒沐浴則操雪其髮膚焉盛服吉服也洞洞敬也屬屬忠也如弗勝如弗勝如將失之如將失之凡此非孝敬之至者嗜克如是故曰其孝敬之心至也歎祝以孝告而諭人之志意於神嘏以慈告而諭神之志意於人神人之際既相諭矣故放其恍惚有無之間人可以與神交於幽神可以與人交於明也如是而祭庶幾乎神或饗之然則孝子之心豈他求哉如斯而已故曰庶或饗之孝子之志也庶者幸而不必之辭或者疑而不定之辭慶源輔氏云洞洞屬屬其虛中之象乎前言孝敬之心至耳薦其薦俎而下此又言孝子

禮記集說二十四之一

十一

之志也志謂其所欲也故曰以其恍惚以與神明交庶或饗之庶或饗之也臨川吳氏云此一節其小節有三虛中以治之一也此祭之先也奉承而進之二也此祭之始也再申其義蓋夫婦奉承者致愛也而又洞洞屬屬以致其忠敬焉乃以孝敬之心至也與一句結之奉承而進之三也此祭之中也再竟其義蓋百官奉承者致敬也而又諭神交神以致其愛焉乃以孝子之志也一句結之山陽彭氏云虛中即下所謂孝敬之心也未祭此心為虛心臨祭此心即至孝至敬之心矣烏程韓氏云承仲尼之言祭申恍惚交神之義志是鄉之真面目不詐實本領

愚按如弗勝如將失之是極擬其奉承而進之
之容也疏謂如弗勝是祭事如將失其親容而
弗獲見非然也

孝子之祭也盡其慤而慤焉盡其信而信焉盡其敬而
敬焉盡其禮而不過失焉進退必敬如親聽命則或使
之也

疏云盡慤謂心盡其慤也而慤焉謂外亦慤焉信敬
禮皆然 石林葉氏云慤者信之始信者慤之著敬
者禮之質禮者敬之文四者於祭祀無不盡而獨於
禮不敢過失者明其誠謹與物爲備也 慶源輔氏
云孝子之祭也自盡如此則其進退必敬如親聽命

禮記集說二十四之一

十五

豈勉強頃刻之間哉必有由也故曰則或使之也
毗陵慕容氏云慤然後信信然後敬三者皆本於心
而形於貌至於禮則見於薦獻動容之間者皆是
烏程姚氏云則或使之者心之敬如親聽命不知誰
所使也此見孝敬之心之真處 武林顧氏云心一
而已專謹爲慤誠實爲信主一爲敬盡皆在內與上
備物盡禮在外對說失就不及說以此盡者進而朝
踐饋熟退而徹薦獻酬一一必敬如親聽命而使之
者然二句正狀其進退如此則或則字當而字看
烏程韓氏云慤信敬如何見得在不過失處見得慤
信在中敬著於外舉敬而慤信曰該故歷言盡禮而

不過失只說一敬字

孝子之祭可知也其立之也敬以誦其進之也敬以愉
其薦之也敬以欲退而立如將受命已徹而退敬齊之
色不絕於面孝子之祭也立而不誦固也進而不愉疏
也薦而不欲不愛也退立而不如受命敖也已徹而退
無敬齊之色而忘本也如是而祭失之矣

嚴陵方氏云可知者言觀其祭可以知其心也立之
者方待事而立也進之者既從事而進也薦之者奉
物而薦也退而立者進而後退也已徹而退者既薦
而後徹也蓋退立則少退而已已徹而退則於是乎
退焉立之敬以誦則身之屈而爲之變焉故立而不

禮記集說二十四之一

十六

誦固也進之敬以愉則色之和而致其親焉故進而
不愉疏也薦之敬以欲則心之欲而冀其饗焉故薦
而不欲不愛也退而立如將受命則順聽而無所忽
焉故退立而不如受命敖也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
絕於面則慎終如始矣 毗陵慕容氏云君子以所
性爲本故能達而爲容貌猶之木也本固而未茂敬
齊之色不絕於面有本者如是今無焉是忘其本也
故曰如是而祭失之矣由前而祭則可知以循其本
故也由後而祭則失之以喪其本故也君子務本所
謂本者孝而已故其言必本於孝子 山陰陸氏云
凡祭以齊爲本方祭嫌於不愉祭已嫌於不齊已徹

而忘之是之謂忘本如是而祭之道失之矣

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

嚴陵方氏云愛者心也心動則氣隨之氣形則色隨之色見則容隨之故言之序如此和也愉也婉也皆生於愛之深者也 東萊呂氏云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愉色婉容從容不迫而誠意篤至 延平周氏云如執玉言其恭如奉盈言其慎與夫弗勝之類者非特孝子事親而已蓋成人之道所當然也 臨川吳氏云此一節言孝子事親之愛敬或生而事之或死而祭之一皆如此也

禮記集說二十四之一

十一

愚按此一節應依註疏謂孝子之對神如此烏程姚氏謂平日之所為孝養者非也必有婉容以上言愛如將失之以上言敬儼恪者敬也孝子必有和氣愉色婉容以致其深愛之誠而又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以致其儼恪之貌所謂愛敬盡於事親也若嚴威以為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嚴威儼恪是肅敬不是愛敬

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貴貴老敬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貴有德何為也為其近

於道也貴貴為其近於君也貴老為其近於親也敬長為其近於兄也慈幼為其近於子也是故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至孝近乎王雖天子必有父至弟近乎霸雖諸侯必有兄先王之教因而弗改所以領天下國家也

禮記集說二十四之一

六

嚴陵方氏云先王治天下豈特五者而已哉然不過五者而已先言治天下後言定天下者治之然後定也德未足以盡道近於道而已列爵者皆謂之貴貴不必皆君也貴在外者也先德而後貴以內外為序也貴必在上者老有在下者也先貴而後老以上下為序也先老而後長先長而後幼則以尊卑小大為序也貴有位而已老有年而已不必皆有德故於德特言有焉於長曰敬於幼曰慈者蓋敬存乎禮慈存乎仁而已至於貴則不止於是也 石林葉氏云道無不在而德者道之所形故貴有德以其近道君為天下貴而爵所自出故貴之以其近君老非已親而事親欲其壽長故貴老為其近親長非已兄而推其所尊則無犯上故敬長為其近兄幼非已子而推其愛以及其所不愛故慈幼為其近子自老而上皆曰貴者以其達尊也推其尊於鄉黨故敬長同於貴老推其尊於長民故慈幼同於貴德 慶源輔氏云孝弟順德也別而言之則孝生於仁弟生於義仁可以

包義義未足以盡仁故有近王近霸之說焉至孝近乎王故雖天子必有父至弟近乎霸故雖諸侯必有兄此又推言其隆殺之義耳非謂天子之無兄諸侯之無父也先王之教因其可貴而貴焉因其可敬而敬焉因其可慈而慈焉使天下之人觀感以自遂其良知良能焉則天下國家雖大可得而領之矣領猶衣之領提其領則衣無不順也教非強其所無因其有而弗改之耳言天下國家關上天子諸侯也江陵項氏云禮記之文多若此類雖似可疑然皆古之遺言先儒口以相授其中多古之義訓不可忽也此章亦當以古訓解之古人謂事親爲仁敬長爲義王

禮記集說二十四之一

九

者以仁覆天下故至孝者近之君之道主於仁也霸者以義尊王室故至弟者近之臣之道主於義也不曰君臣而曰王霸者極其至者而言之也王者君位之極霸者臣位之極也古之所謂霸者即伯也諸侯之長也自孟子荀子推明王霸之辨而後學者以霸爲羞故此章遂不可通殊不知孟荀所闢謂春秋時五霸耳由威文以前堯舜之四岳夏殷之二伯文武時周召爲二伯成王時大公爲侯伯康王時召公畢公爲二伯是亦可羞乎學者考古不精多據後說以破前言不可不謹也臨川吳氏云是故二字承上起下上言五者而此不申言首一句末一句但舉中

問貴老敬長二者言之貴老孝也敬長弟也必有父父謂父之也必有兄兄謂兄之也又覆解上二句下節又引孔子之言以申所言孝弟之義平湖陸氏云近王近霸言其所及之有遠近耳注疏皆不明白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

禮記集說二十四之一

三

始言先自敬長也已敬長則人亦敬長是教民順也睦則恩慈故云慈睦民既慈睦則各貴所有之親民能敬長不有悖逆則費用在上之教命石林葉氏云君子無不愛也自親而推之則有殺故以愛親爲始君子無不敬也自長而推之則有等故以敬長爲始始乎愛親而達其教於天下凡有親者莫不貴有親也始乎敬長而達其教於天下凡有上者莫不貴用命也親親長長君子所自立而效至於天下平故曰錯諸天下無所不行嚴陵方氏云能慈睦則相親而不離能敬順則從命而無逆孝以事親則知所謂順以聽命者敬以事長也順以聽命則知所謂孝

以事親者睦以相親也其言互相備錯諸天下無所不行者以人心所同故也孟子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其言正與此合

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敬之至也疏云此郊之致敬郊吉禮故喪與凶服者辟之

祭之日君牽牲穆答君卿大夫序從既入廟門麗於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封取胙骨乃退燔祭祭腥而退敬之至也

註云祭謂祭宗廟也穆子姓也答對也序以次第從也麗猶繫也胙骨血與腸間脂也湯肉曰燔疏云此明祭廟之致敬腥即禮運腥其俎也燔即禮運熟

禮記集說二十四之一

其殺也祭先腥後燔此先言燔便文耳非先後之次

洛州賈氏云宮必有碑案士昏禮聘禮三揖鄭注皆云入門將曲揖當碑揖則士大夫廟內皆有碑鄉飲酒鄉射言三揖則庠序之內亦有碑據此則諸侯廟內有碑明矣碑所以識日景觀碑影邪正以知日之早晚也宮廟之碑用石為之山陰陸氏云言鸞刀以封取胙骨蒙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則鸞刀以封卿大夫也郊特牲曰取胙骨燔燎升首報陽也與此取胙骨不同彼羊也此牛也知然者以羊人云祭祀割牲登其首知之也祭義曰燔燎躋臠見以蕭光正言躋蓋以此鄭氏謂割牲進其孰體然則判言牲

割言孰判臣之事割君之事燔祭祭腥而退不言祭燔燔不足言也祭腥在下亦以此故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自饋孰而後雖敬非其至也嚴陵

方氏云祭之日內之父子外之君臣周旋進退至於如此故曰敬之至也臨川吳氏云祭之日君自牽牲入廟父昭則子為穆故稱穆父穆則子為昭但云

穆者省文以該之答者謂與君對偶而其牽其牲卿大夫各以其位次之序而從君與子姓既入廟門則君以所牽之牲麗於庭中之碑卿大夫乃袒左衣取牛耳之毛以表其色之純又以鸞刀封取牛腸之胙

骨乃退自卿大夫袒起皆相其君至此乃退卿大夫

禮記集說二十四之一

之退也君則俟燔祭祭腥之事畢而退是君之退也

武林廖氏云序從不必補士執芻從者從君非牲後毛牛尚耳薦以耳之毛注耳主聽欲神聽之太迂烏程韓氏云此與上節兩舉順以聽命之事明立敬教順所以領天下國家

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閭殷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

註云主日者以其光明天之神可見者莫著焉闇昏時也陽日中時也朝日出時也夏后氏大事以昏殷人大事以日中周人大事以日出以朝及闇謂終日有事疏云自此至天下之和論郊祭及日月之義

此止明郊祭之禮 長樂劉氏云天之爲德至廣至大不可得而見之也其可見者日與月爾故尊之以次於天以爲三辰之主而以月配焉 秦溪楊氏云或謂郊祀上帝則百神從祀然乎曰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傳記屢言之竊意垂象著明莫大於日月日月之明即天之明也故祭天而主日配以月非必百神悉從祀也舜之祠位也肆類於上帝而後禋於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羣神非類於上帝之時合祀六宗百神也告祭之禮簡矣猶有先後之序况郊祀大禮乎後之言禮者失於講明後漢建武元年采用前漢元始中合祭天地六宗羣神從祀二年正

禮記集說二十四之一

三

月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泰壇之上至一千五百一十四神不亦褻乎晉賀循已疑其非古人掃地而祭之意此固君子之所不取也

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別外內以端其位日出於東月生於西陰陽長短終始相巡以致天下之和

疏云日爲明月爲幽壇在上坎在下今祭日於壇祭月於坎是殊別幽明制定上下也陰爲夜陽爲晝夏則陽長而陰短冬則陽短而陰長是陰陽長短也晦朔之日月與日同處自朔之後月與日先後而行至月終日還與月同處則終始相巡也 長樂劉氏云

祭日於東以象其所出祭月於西以象其所生東爲主故曰內西爲賓故曰外日南至矣由此而行北陸陽從之以長陰從之以消矣晝由之以長夜由之以短矣長則進於地上消則入於地中二氣之進退乃繫乎日月之行也則其位不得不端焉雖然天運左旋日月右轉天運之周二十有八轉而強月乃一周於天月十有二周於天而日乃一周於天其行同軌而與月會於其次則謂之合朔十有二朔而歲功成焉故朔也者月周天之終而日合月之始也日月以敘會合於上則陰陽以敘消長於下而四時由之和焉萬物由之生焉蓋凡陽氣則主於日陰氣則主於

禮記集說二十四之一

三

月天爲積陽之長此則郊而主日以致天下之和嚴陵方氏云壇之形則圓而無所虧以象日之無所虧而盈也坎之形則虛而有所受以象月之有所受而明也且封土爲壇其形高而顯鑿土爲坎其形深而隱一顯一隱所以別陰陽之幽明一高一深所以制陰陽之上下東動而出西靜而入出則在外入則反內故東西所以別陰陽之外內東爲陽中西爲陰中中則得位故東西所以端陰陽之位別幽明之道然後能制上下之分別內外之所然後能端陰陽之位言之序所以如此且壇坎者人爲之形東西者天然之方以出於人爲也故言制上下亦出於天然也

故言以端其位而已。言出於東則知爲入於西。堯典於東曰寅賓出日於西曰寅饒納日者以此。月言生於西則知爲死於東。揚雄言月未望則載魄於西。既望則終魄於東者以此。日之出入也。歷朝夕晝夜而成。一日月之死生也。歷晦朔望而成。一月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而陰陽之義配焉。陽道常饒。陰道常乏。故運而爲氣賦而爲形。凡屬乎陽者皆長。屬乎陰者皆短。一長一短。終則有始。巡而未嘗相絕。故以是致天下之和者。陰陽相濟之效也。獨陰而無陽。獨陽而無陰。是偏而已。又何以致和平乎。毗陵慕容氏云。日以陽而位乎東。東者陽之所也。故曰日出

禮記集說二十四之一 五

乎。東月以陰而遡於日。載魄於西而生焉。故曰月生於西。日無待而明。故謂之出。言無所因而特出也。月有待而後明。故謂之生。言無所因則不能生也。生有漸而進之之義。書曰。哉生魄。哉生明。與此同。山陰陸氏云。日外也。月內也。言外在上。以此日言出。月言生。月死而後生於此。巡讀如字。致自致也。若冬夏致日。春秋致月。致之也。其相巡也以相濟也。譬諸君臣。有可否焉。是以政平而不干。武林顧氏云。首四句釋壇坎之別。中四句釋東西之別。日出以下。又原日月生出極言。所以當祭幽明隱顯之理。上下高深之勢。皆取諸壇坎外內動靜之氣。位則合陰陽之

中皆取諸東西。制有爲端自然也。日秉陽精。月秉陰精。凡陽皆明。皆上。皆外。凡陰皆幽。皆下。皆內。故總云陰陽長短。以饒乏分往來。不已便和。致和亦只在氣化。陽不亢。陰不肅。未說到物。然萬物太和本。此安得不祭以報之。松陵趙氏云。外內猶言出入。日出二句。非申東祭西祭之故。乃起下文陰陽長短。以明當祭之由。月生於西。主初三之夕。明自生。西陰陽之和。全在長短參差。出東生西。正是參差妙處。海寧呂氏云。先儒謂月之魄生於輪廓之西。又引揚雄言。未望則載魄於西。既望則終魄於東。俱非明白指示。蓋月原自東至西。繞地左旋。以每日不及天十三度有

禮記集說二十四之一 五

奇。故於望時則見其自東出。及望後則漸縮。地地下月出之時。漸至更深。及二十七。天曉方起。晦朔之期。月行於晝。爲日光所掩。至初三之夕。適月行在西。未墜。日光沒而月光現。六夜無月而忽有月。若見爲月生於西者。每夜繞地左旋。不及天十三度。有奇。又漸縮而東。至望日仍在東出矣。然當初三之西。生卽沒於西。未嘗自西而東行也。不善會者。竟謂月自西生矣。

愚按此卽上文郊祭主日配月而申言之。以見日月之當祭如此。非分祭日月也。注疏及諸解皆謂日月有合祭者。郊是也。有分祭者。春分朝

日秋分夕月是也周制二分不屬春秋焉得有朝日夕月之禮若果有此何以不見於經蓋朝日夕月之禮始見於周官周官禮記以後之書也不可援以爲證

天下之禮致反始也致鬼神也致和用也致義也致讓也致反始以厚其本也致鬼神以尊上也致物用以立民紀也致義則上下不悖逆也致讓以去爭也合此五者以治天下之禮也雖有奇邪而不治者則微矣

註云因祭之義汎說禮 疏云此明禮之大用凡五事若能行之得理則天下治 金華應氏云致者推致其極也致反始所以極報本之誠致鬼神所以極

尊嚴之理 延平周氏云言和用而後言物用和用言其理物用言其事 毗陵慕容氏云物各有用用得其節所謂和用辨上下明尊卑定名分別嫌疑所謂致義表明而不可犯則民志定故無悖逆之事 廬陵馬氏云禮之至則至於不爭而已故曰禮至則不爭 嚴陵方氏云奇言其無常邪言其不正 臨川吳氏云合此五者以治謂禮先王以之治天下者以此五者之禮治天下則天下皆治而無奇邪不從治之民縱或有之亦微少也 晉江周氏云致反始者所以使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非以厚人物之本乎致鬼神者所以使民以畏以服尊鬼神之在

禮記集說二十四之一

五

上而不敢慢也致義之禮所以使民等威辨而上不悖下不逆也致讓之禮所以使民禮俗刑而爭鬪不生也致反始五句言其事厚本五句是推其意 平湖陸氏云致物用以立民紀疏曰民豐於物用則知榮辱禮節故可以立民紀也集說亦止據疏義以解然愚竊思之禮如何致物用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此言有物用然後可以行禮耳禮之致物用也則如之何蓋有禮則尊卑上下有節而人不敢妄用此其所以致物用也猶孟子所謂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大全以懋遷斂散解之失經意矣

禮記集說二十四之一

五

愚按鄭注致反始謂報天之屬致鬼神謂祭宗廟之屬猶未備必如福寧黃氏謂致吾心報本之誠如郊報天社報地廟報祖考之類長樂劉氏謂致鬼神者天地有神以司其化育宗廟有鬼以基其治平聖人尊祖配天必致其敬於鬼神也如此解而後二句之義始備 合此五者以治天下之禮也作一句讀

禮記集說卷二十四之一

歸安鄭元慶述

祭義第二十四之二

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

疏云自此至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明宰我問鬼神之事夫子答以鬼神魂魄祭祀之禮又廣明天子諸侯耕藉及公桑之事 嚴陵方氏云言氣則知魄之為形言魄則知氣之為魂郊特牲言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者以是而已魂亦神也此止言氣者以氣為魂之本而魂非神之盛故也形亦鬼也此止言魄

禮記集說二十四之二祭義

者以形為魄之本而形非鬼之盛故也以主其盛者故止言氣魄而已或言鬼神以天人之道言之也或言氣魄以陰陽之理言之也言雖不同其義則一 建安真氏云鬼神之理雖非始學者所易窮然亦須識其名義若以神而鬼三字言之則天之神曰神以其造化神妙莫測也地之神曰示以其山川草木有形可見顯然示人也示古祗字人之神曰鬼謂氣之已屈者也若以鬼神二字言之則神者氣之伸謂發出也鬼者氣之屈謂收回也氣之伸者屬陽故為神氣之屈者屬陰故為鬼神者伸也鬼者歸也且以人之身論之生則曰神死則曰鬼此死生之大分也然

自其生而言之則凡自幼而壯此氣之伸也自壯而老自老而死此又伸而屈也自其死而言之魂游魄降寂無形兆此氣之屈也及子孫享祀以誠感之則又能來格此又屈而伸也姑舉人鬼一端如此至若造化之鬼神則山澤水火雷風是也日與電皆火也月與雨亦水也此數者合而言之又只是陰陽二氣而已陰陽二氣流行於天地之間萬物賴之以生賴之以成此即所謂鬼神也氣之伸為神如春生夏長是也氣之屈為鬼如秋冬歛藏是也今人只以塑像畫像為鬼神及以幽暗不可見者為鬼神殊不知山峙川流日照雨潤雷動風散乃分明有迹之鬼神日

禮記集說二十四之二

出為神入為鬼雨潤為神止為鬼雷動為神息為鬼風散為神收為鬼伊川曰鬼神者造化之迹又曰鬼神天地之功用橫渠曰鬼神二氣之良能凡此皆指陰陽而言天地之氣即人身之氣人身之氣即天地之氣又曰精者血之類是滋養一身者故屬陰氣是能知覺運動者故屬陽二者合而為人精即魄也目之所以明耳之所以聰者即精之為也此之謂魄氣充乎體凡人心之能思慮有知識身之能舉動與夫勇決敢為者即氣之所為也此之謂魂人之少壯也血氣強血氣強故魂魄盛此所謂伸及其老也血氣既耗魂魄亦衰此所謂屈也既死則魂升於天以從

陽魄降於地以從陰所謂各從其類也魂魄合則生
離則死故先王制祭享之禮使爲人子孫者盡誠致
敬以炳蕭之屬求之於陽灌鬯之屬求之於陰求之
既至則魂魄雖離而可以復合故曰合鬼與神教之
至也神指魂而言鬼指魄而言此所謂屈而伸也
山陰陸氏云魂亦神也氣其盛者也體亦鬼也魄其
盛者也氣有升而已魄有降而已唯聖人爲能求而
合之以教天下故曰教之至也 臨川吳氏云氣謂
人之魂氣死則其魂氣之靈者爲神魄謂人之體魄
死則其體魄之靈者爲鬼盛猶言張旺也生時之魂
魄卽死後之鬼神生則魂魄合而爲人死則魂魄分

禮記集說二十四之二

而爲神爲鬼聖人制禮合聚已分之鬼神而報祭之
以此教民其義理奧妙故爲教之至極也 晉江周
氏云氣也者四句是卽人身以著鬼神之名蓋凡身
之運動者卽神也有形質者卽鬼也盛者陰陽之靈
也氣魄指生者言鬼神指死者言或以神之盛二句
指生言過至合鬼處添出及其死也魂升魄降未爲
無理但於下文眾生節有碍不可從合鬼與神只是
合氣與魄立爲鬼神之名下文以畏以服便是教之
至也不可着祭上說

愚按氣魄合則生離則不生鬼神合則靈離則
鬼而不神第與草木同腐而已合鬼與神教之

至也卽下文所謂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黔
首則是也此聖人教民之至意也

眾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
疏云此明鬼也言羣眾而生必皆有死死者必歸於
土鬼歸也此歸土之形故謂之鬼骨肉斃於下陰爲
野土此覆說歸土之義 臨川吳氏云此言人之體
魄死則爲鬼也體魄之能活動爲生不活動爲死既
死則不留於人間而歸於土歸於土者人之骨肉死
則斃壞於地下朽腐而爲野中之土也

愚按陰如字讀鄭注爲依陰之陰集說音去聲
非是下陰卽地下也

禮記集說二十四之二

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
著也

疏云此明神也 廬陵馬氏云發言其申揚言其散
昭者明之著明者昭之本焄言氣之迎蒿言氣之出
昭明焄蒿者狀也悽愴者情也此精氣鞠而爲物散
而爲游魂之情狀故曰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 新
安朱氏云昭明焄蒿悽愴此言神之氣所以感觸人
者昭明乃光景之屬焄蒿氣之感觸人者悽愴如漢
書所謂神君至其風颯然之意 臨川吳氏云此言
人之魂氣死則爲神也未死則魂氣在人之身既死
則其魂氣散布升舉於上而爲昭明與天之昭明者

混而爲一其昭明者卽其魂氣之焄蒿悽愴者也此卽百物之精氣也以其著也故名之曰神此與上文對言而其文交錯不齊氣發揚於上對骨肉斃於下陰而言爲昭明對爲野土而言焄蒿悽愴對死必歸土而言百物之精對眾生必死而言眾生百物皆兼人物神之著也對此之謂鬼而言 武林顧氏云爲昭明焄蒿悽愴雖三平卻一步說近人一步此字正頂三樣說百物卽眾生繫辭曰精氣爲物死與不死全憑這點精靈乃是神之不可揜處故曰著

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百眾以畏萬民以服

禮記集說二十四之二 五

註云明命猶尊名也黔首謂民也則法也 疏云此明鬼神也鬼神本是人之魂魄若直名魂魄其名不尊故尊而名之爲鬼神此經鬼神本爲民神故下文築爲宮室設爲宗祧其實此鬼神亦兼山川五祀百物之屬 嚴陵方氏云制爲之極固亦因神之著矣止言因物之精者以悽愴之情感於物故也極之爲言至也名曰鬼神則尊敬之至不可以復加是其所以制爲之極也且鬼神本無名也其名則人命之爾故曰以爲黔首則是乃所以爲教之至也 臨川吳氏云物之精卽百物之精也但言百物之精爲神而不言眾生之死爲鬼舉其一以該其二也精字雖是

言神亦可言鬼蓋神是陽精之靈鬼是陰精之靈也言聖人因物之精死而有靈故制爲極尊之名鬼神本幽微也乃顯著而名之曰鬼神名之曰神是與天地生物長物之氣來而伸者同名之曰鬼是與天地收物藏物之氣往而屈者同名是爲尊之極使民皆知死者之有靈而報事之是爲民之法則也人莫不思慕其親故其心莫不敬畏悅服百眾萬民互言也畏服亦互言蓋敬則必悅悅則必敬 烏程韓氏云此致鬼神也神道設教祭事攸始 錢唐高氏^奇云李斯刻石頌秦曰黔首康定太史公因此語遂於秦紀謂秦更民曰黔首朱子注孟子亦曰周言黎民秦言

禮記集說二十四之二 六

黔首蓋因太史公之語也按內經云黔首共飲食內經在秦先則黔首之稱恐不自秦矣 華亭周氏云自宰我問至此皆言鬼神之理下二節方言立宗廟以祭祀之 聖人以是爲未足也築爲宮室設爲宗祧以別親疏遠邇教民復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眾之服自此故聽且速也

疏云此明聖人爲鬼神立宗廟之事 嚴陵方氏云上言明命鬼神則名之而已然未致其實焉故聖人以是爲未足也築爲宮室設爲宗祧則致其實矣宮室土木之所成故曰築宗祧名號之所施故曰設親

疏以情言遠邇以時言觀祭法立廟之數則宗祧以別親疏遠邇蓋可見矣古者今之對今生於古始者終之對終生於始是不忘其所由生也聽言其不拒速言教之所以神所謂宮室者蓋廟之宮室爾非人之宮室也與宮室既脩之宮室同 慶源輔氏云眾之服自此謂人之服其教由是故也知其順我而服之宜其聽且速哉 臨川吳氏云廟之親而邇者為宗疏而遠者為祧上言百眾萬民此言眾而不言民上言以畏以服此言服而不言畏皆互文以見義也

松陵趙氏云此節止言立廟下節方是祭

禮記集說二一四之二 七

報氣也此教眾反始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見間以俛甗加以鬱鬯以報魄也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疏云此論氣魄既殊明設祭之時二禮亦異 嚴陵方氏云廷言立其禮設言陳其物羶天產之臭也羶地產之臭也染蕭以脾管故有羶合蕭以黍稷故有羶燔燎羶鄉則蕭與脾管黍稷并合而見矣故曰見以蕭光凡此皆以臭為主臭為陽故曰以報氣也氣以陽生而有所始故曰教眾反始也薦黍稷之時進肝與肺及首與心甗蓋瓦器有兩甗故曰俛即司尊彝所謂間祀用兩大尊是矣言瓦甗之大尊則鬱鬯之為虎彝可知以諸物見於夾甗之間故曰見間以

俛甗又副之以鬱鬯之彝故曰加以鬱鬯凡此皆以味為主而味為陰故曰以報魄也陰聚而有所愛故曰教民相愛報氣以求陽於上是用情於上也報魄以求陰於下是用情於下也上下用情則二禮之報無以復加故曰禮之至也 山陰陸氏云見間蓋謂陳設中間若喪禮所謂見以不見為見也據士喪禮藏器於旁加見又曰甗甗管桁實見間而後折入 毗陵慕容氏云燔以求諸陽灌以求諸陰所謂二禮也二者朝事之所行而鄭以薦黍稷為饋食之時夫之矣夫求神必於祭之始必合鬼神以嘉魂魄所謂臭陰達於淵泉是也周人先求諸陰既灌然後

禮記集說二十四之二 八

迎牲至饋食而後報魄求諸陰不已後乎况灌用鬱鬯貴氣用肝肺首心與黍稷同為朝事之時所用非必有於薦孰之時也其所謂建設朝事以取脾管而燔燎焉則脾管為羶黍稷為羶故謂之羶鄉也鄭以羶為馨誤矣 武林顧氏云此從上反古復始中抽出二禮著其禮教至意兩禮字叫應報禮報魄應首氣魄教眾反始教民相愛應首教之至然教眾反始就在報氣之中教民相愛用情卻在報魄之外合來是報以二禮為禮之至 烏程韓氏云此致反始也 納蘭氏云教民相愛對上教眾反始而言特文稍變耳非與上下用情相聯也鄭氏既以相愛用情並

言謂此以人道祭之而孔氏又以人道祭之爲酬酢之禮展轉相失而集說因之誤矣鄭註見及見間皆當爲覲據方氏說則亦不必改字至山陰陸氏謂殷人尊神先鬼而後神方言明命鬼神當主殷禮言之蓋不其然

愚按二端既立先儒有以氣魄爲二端者有以鬼神之立宗祧之建爲二端者竊意皆非也二端承上築爲宮室設爲宗祧二事而言見間二字方陸二說皆優於注疏而陸氏尤確

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以報其親不敢弗盡也

禮記集說二十四之十一

九

疏云此申明反古復始竭力報親之事 嚴陵方氏云致敬發情於內故能竭力從事於外凡此所以報其親不敢弗盡故也如上所言報氣報魄皆報親之事也盡謂內盡志外盡物也 慶源輔氏云自致其敬以下所謂致反始之道也發其情謂發露其情如所謂用其情也家語夫子之答止此卻繼以前文王之祭至必哀 晉江周氏云祖考者吾身之所由生也於時爲古於義爲始君子於古也追之以心於始也酬之以禮是不忘其所由生也唯其如是以致敬發情云云 烏程姚氏云此以下不必皆孔子之言 烏程韓氏云此明教眾反始之本

是故昔者天子爲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爲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爲醴酪齊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

長樂陳氏云天子爲藉千畝於南郊正陽之位也冕而朱紘則朱者正陽之色也諸侯爲藉百畝於東郊少陽之位也冕而青紘則青者少陽之色也 嚴陵方氏云天地指天子言之山川社稷先古兼諸侯言之先古謂若先公及先聖先師之類以後之所事故曰先以今之所承故曰古 烏程韓氏云竭力從事者一事親與事天地山川社稷無二所以爲敬之至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犧牲祭牲必於是取之敬之至也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君巡牲所以致力孝之至也

禮記集說二十四之十二

十

疏云此明孝子報親竭力養牲之事歲時謂每歲依時云敬之至又云孝之至互文也 嚴陵方氏云完而無傷謂之犧純而不雜謂之牲犧牲所以爲祭之牲故曰犧牲祭牲也君召牛納而視之所謂展牲是也擇其毛所謂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是也卜之吉然後養之所謂帝牛不吉以爲稷牛是也 山陰陸氏云始養言獸召而視之言牛巡言牲亦言之法 臨川吳氏云養獸之官周官牧人是也

每歲將祭而擇牲之時則養獸之官齊戒沐浴而躬朝於君蓋敬恭以聽君擇牲之令也必取於獸官平日素所養之牲者敬之至也養之於滌三月每月朔及月半君必服平日視朝之皮弁素積而巡視其牲蓋所以致盡其力於祭先所用之牲者如此孝之至也鄭氏以齊戒沐浴而躬朝爲下月朔月半巡牲之事非也山陰陸氏謂君齊戒沐浴躬受獸官之朝亦非是 烏程韓氏云竭力從事者一

愚按朔月月半朔月當作朔日字畫之訛也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

禮記集說二十四之二

十一

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於蠶室奉種浴於川桑於公桑風戾以食之歲既畢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於君遂獻繭於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爲君服與遂副禕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與及良日夫人纁三盆手遂布於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纁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爲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

疏云此廣明孝子報親養蠶爲祭服祀先王先公之事公桑爲官家之桑於其處而築養蠶之室近川取其浴種便也築宮謂築公牆七尺曰仞又三尺高一丈也棘牆謂牆上置棘外閉謂扇在戶外閉也奉種

浴於川言蠶將生而又浴之夫人既擬爲君之祭服故首著副身著禕衣受此所獻之繭因少牢以禮之接獻繭之世婦也良曰謂吉日宜纁之日明纁更擇日夫人自纁每淹以手振出其緒故曰三盆手蠶纁非一人擇其吉者主領而已前言耕藉男子之事故云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兼云先祖養蠶是婦人之事婦人不與外祭故云以事先王先公其實養蠶爲衣亦事天地山川社稷 嚴陵方氏云曰蠶室又曰築宮者蠶居於內故曰室牆圍於外故曰宮牆高所以防窺伺也置棘所以防踰越也闔人自外閉其門以親蠶者皆婦人故也日欲出爲昕於時爲卯大昕則

禮記集說二十四之二

十一

向辰矣天子六宮言布於三宮夫人則以見王后之纁亦若是其事互明可知也以至副禕爲王后之服止言之於夫人先王乃天子之祀止言之於君者皆此之意蠶火畜而性惡濕故待風戾而後食之蓋桑經宿不能無雨露之潤風至則乾矣戾至也自去歲蠶成之後迄今歲蠶成期一歲矣故謂之歲單若孟夏稱麥秋亦此意卒蠶繭示於君而獻於夫人者示則告其成而已獻則欲其受之以纁也 盧陵馬氏云朱綠色之雜玄黃色之正黼黻文章者正之間也爲黼黻文章則又加之以纁黼之事至此則祭服成矣 山陰陸氏云前言古者天子諸侯後皆言君

而已勞事也言諸侯以著天子亦言之法其言夫人不言后亦以此言世婦卒蠶不言三宮夫人始之者夫人卒之者世婦少牢以禮之言因豈卽朔月之牛所食少牢禮之與據此奉繭以示於君而已其獻王在夫人言三盆手而已則三宮夫人蓋亦略矣然則蠶事之正在世婦故曰世婦卒蠶 慶源輔氏云此所以爲君服與其率用此與皆記者述夫人之意而爲言也 臨川吳氏云此節分三小節必有公桑以下言食蠶歲既單以下言獻繭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與記者之辭以結上文及良日以下言纁絲成祭服 松陵趙氏云敬之至雖兼夫人卽卽結通章矣

禮記集說二十四之十一

三

烏程韓氏云竭力從事者三

愚按鄭注大昕季春朔日之朝恐不然育蠶時有早晚卜吉不必定在朔日也當依方氏爲是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良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良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不與爭也望其容貌而眾不生慢易焉故德輝動於內

而民莫不承聽理發乎外而眾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而天下塞焉舉而錯之無難矣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

禮記集說二十四之十一

十四

疏云此一節已具於樂記但記者別人故於此又記之 山陰陸氏云謂之君子曰君子見微者也竊觀世之人慢易起於放肆而鄙詐常生於矯激然後知君子之言不誣也若申屠狄輩不知致樂以治心者也若阮籍輩不知致禮以治躬者也不曰塞乎天下而曰天下塞焉小在天下也 烏程韓氏云蒙致鬼神而言所謂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蒙致反始而言所謂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總是極寫致字

會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

疏云自此至可謂孝矣廣明爲孝子之事 黃

氏云言尊親爲大則弗辱能養兼之矣次言不能尊其親而唯弗辱能養爲之也其下者謂不能尊親弗辱唯能供養是孝之末節矣但論孝行升降輕重不分別名位尊卑 石林葉氏云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此尊親也脩身慎行不服闕不

登危此弗辱也稱有無而啜菽飲水不為薄此能養也 烏程姚氏云大孝尊親訓嚴父配天誤矣 松陵趙氏云養亦孝中事但易能耳故曰其下曾子曰直養并不敢言能可見能養亦非易事

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為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為孝乎

建安真氏云父母之意未形而能逆之於其先父母之志已形而能承之於其後非深於孝愛以父母之心為心者不能 松陵趙氏云先與承正是善諭處勿分三項

禮記集說二十四之二

五

愚按曾參之父為聖門高弟深於道者也曾子言君子之所謂孝者既能先意承志以致其孝養之誠而又能曉喻父母之於道當如何造詣如父母希聖希賢我亦要希聖希賢此所謂諭父母於道也諭與喻同言父而母帶言之參直養者安能為孝此曾子之自謙也解者謂先意所以閑其邪承志所以成其美諭父母於道必使其親立於弗辱之地豈曾子之父而乃如是乎豈曾子而為是言以顯其親之未盡於道乎不善解經者何如是其惘惘也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

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哉及其身敢不敬乎亨孰羶膻嘗而薦之非孝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眾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卒為難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

禮記集說二十四之二

五

註云遂猶成也 嚴陵方氏云身者體之全體者身之別夫一人之身生於父母而別於父母者也故曰身者父母之遺體居處也事君也蒞官也朋友也戰陣也皆所以行父母之遺體也苟不莊不忠不敬不信無勇則戕及其身是及其親也豈孝也哉故每以非孝言之如是則行身之道敢不敬乎亨言天產故其臭為羶孰言地產故其臭為膻嘗甘旨而後薦之是孝之一端而已稱者口稱其所為願者志願其如此然則子之之詞也幸哉有子如此言其有子如此乃父母之幸也孝者盡子道而已人言如此故曰所為孝也已已則言其盡於此也教亦多術矣特為之本者孝也故曰眾之本教曰孝孝經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正謂是矣論語曰至於犬馬皆能

有養不敬何以別乎故曰敬為難揚子曰孝莫大於
寧親故曰安為難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
顯父母孝之終也故曰卒為難哀公問曰君子也者
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
為君子也是成其親之名也已故曰父母既沒慎行
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所謂能終者非終
父母之身終其身也夫孝既為德之本故仁非仁於
孝不足以為仁之德也禮非履於孝不足以為禮之
德也以至義也信也強也亦若是而已哀公問曰不
敬其身是傷其親然則居處之莊所以愛其親慮或
傷之而已是以仁者仁此而居處所以莊也禮者履

禮記集說二十四之二

七

此而泣官所以敬也義者宜此而事君所以忠也信
者信此而於朋友所以信也強者強此而於戰陣所
以勇也裁者福之對福之所生樂必隨之裁之所至
刑必隨之故曰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 山陰陸
氏云其行曰養者孝子之行自養親始 石林葉氏
云一人之身物所為備其先得者愛親此孝所以為
本也故仁以行之則曰仁此者也禮以體之則曰履
此者也義有理則曰宜此者也信不欺則曰信此者
也強不息則曰強此者也五者備矣強而不變已忘
其倦則樂矣樂所以順而生也小人反是則入於刑
刑所以反而作也孝經言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而對

於教民親愛莫善於孝且言五刑之屬三千亦曰罪
莫大於不孝皆與此意合 建安真氏云身體髮膚
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然忠臣義士奮不顧身視死如
歸何也此與其他毀傷不同蓋殺身所以成仁既成
仁則孝在其中矣殺身成仁則形雖虧其理不虧身
雖隕其性不失乃所以為孝也故曰戰陣無勇非孝
也 都昌陳氏云能終即說上文卒字仁此以下七
此字皆指孝言 松陵趙氏云疊用掀翻只跌出慎
行其身四字亦只完得箇敬字上段反言之下段正
言之國人稱願處直是說他不出付之願想蓋父母
而得全身論道之子豈不人人慶幸如此二字是形

禮記集說二十四之二

七

容不盡之辭孝能使人稱願便見動人本心故曰本
教敬安與卒無淺深只要趺起能終字能慎方是能
終仁者數句正能終實際也但仁者五句正言之樂
刑二句危言之耳 平湖陸氏云安為難集說云非
勉強矯拂之敬也疏云使父母安樂為難也尤妙
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
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
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
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註云放猶至也 疏云置謂措置也溥布也詩大雅
文王有聲之詩美武王之德今孝道亦然故引以證

之 嚴陵方氏云舉而措之則塞滿乎天地之間徧而散之則橫被乎四海之內施言其出無窮故後世曾無朝夕之間推言其進不已故放諸四海而準準言人以是爲準而不差也前旣言博之橫乎四海後又言推而放諸四海蓋前言身之所行者如此後言人之所化者如此 講義云孝出於人心人有賢愚而此心不異時有古今而此心常存天地之心亦無異乎人之心此所以塞天地橫四海施諸後世推而放之無所不可 新安朱氏云準猶齊也言無不同也

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

禮記集說二十四之二 五

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旣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

嚴陵方氏云王制曰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所謂樹木以時伐也又曰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罝羅所謂禽獸以時殺也孟子曰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故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用力言事用勞言功不匱言德則大小與中其別可知矣前以大孝爲首此以大孝爲終何也前以位言

孝故自上以及下此以行言孝故積小以至大祭之以禮禮之終也此主言祀故曰禮終 石林葉氏云孝者仁之實仁者能愛於物伐樹木殺禽獸故必以時 講義云父母之存也愛之則喜而不忘思求其所可喜者以悅其親也惡之則懼而無怨思去其所可惡者以安其親也 黃氏云注謂必求仁者

之粟以爲粢盛則失者遠矣况先王之禮不耕者祭無盛自天子執耒三推下達庶人皆從斯禮今曾子所言粟者祿也謂父母旣沒必立於仁人之朝立身行道以終祭祀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恐辱先也孟子曰士三月無君則弔以其失祭祀之禮也親沒者必

禮記集說二十四之二 五

居於仁人之朝食祿行道以終祭祀之禮爲禮終也 烏程姚氏云用力用勞不匱自是三等非應上尊親弗辱能養三等若注所云必天子始稱大孝諸侯大夫士皆中孝庶人皆小孝耶然則曾子之孝小孝耶舜不登庸允陟亦小孝耶恐未然也 思可以報親之慈愛者無所不用其力而忘其勞曰用力必尊仁必安義而勞著於旂常曰用勞博施於天下無所不至而物亦無所不備曰不匱蓋用力者特用吾力耳未必知仁義也故曰小孝尊仁安義如祭法所謂以勞定國者則非一手一足之力矣故曰中孝然猶有勞之可紀也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所及無窮

而所爲養者亦無窮是詩之所謂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者故以大孝稱焉雖然尊仁安義不必其勞之顯著也盡一生之精力皆勞也博施備物能必其遇之如吾意哉但所爲澤及天下萬世之遠是不匱之大者天下莫宗王祀萬世論大孝者當必以孔子爲極至云

愚按嘉當爲喜字之誤也以孟子之言證之以粟爲祿以論語與之粟九百證之講義黃氏之說不爲無據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

禮記集說二十四之二

三

曰善如爾之問也善如爾之問也吾聞之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今子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

疏云此明父母遺體不可損傷之事 嚴陵方氏云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爲大者生養於天地之間

人道最爲大孝經言天地之性人爲貴泰誓言惟人萬物之靈蓋大以言其道貴以言其性靈以言其德互相明耳父母全而生之謂生其形也全而歸之謂歸於土也不虧其體所以全其形不辱其身所以全其德故曰可謂全矣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則念其親於動止之間也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則念其親於語默之際也道大而徑小故道而不徑舟安而游危故舟而不游則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故也殆亦危也惡言不出於口者己之言也忿言不反於身者人之言也唯己之惡言不出於口故人之忿言不反於身也身者親之枝也不辱其身故不羞其親

禮記集說二十四之二

三

松陵趙氏云頃字注讀作跬一舉足曰跬再舉足曰步愚謂仍如字作頃刻之頃爲得 烏程韓氏云自曾子曰孝有三至此總明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之意五禮未終突拈孝養者何致鬼神致反始都在祭上說不明乎孝養其能追養繼孝乎故於祭總謂之義

愚按頃步者俄頃舉步之間也頃步二字新

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這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

疏云前經明孝此以下至弗敢犯也又兼明孝弟此

一節論四代尚齒之義有虞氏帝德宏大故貴德夏后氏尚功高則爵高既貴其爵則德雖下而爵高者亦貴之殷人世爵而富乃貴之周人於已有親乃貴之尚謂德爵富親各於其黨類之中而被尊也嚴陵方氏云虞帝而曰盛王者以舜之時五帝之所終三王之所始也 烏程姚氏云虞夏商周皆貴德然爵富與親亦未嘗不並重也記者欲言尚齒之同卻將德爵富親分貴於四代而訓詁家又說四代之治隨時以救弊此語與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云云同大抵皆不足憑者 人道之大親親長長而已除卻親親便是長長了此云年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

禮記集說二十四之二

五

親也甚有理 武林顧氏云次即氣次焉次字見弟與孝並行也

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而弟達乎朝廷矣

註云同爵尚齒則老者在上也君問則席爲之布席於堂上而與之言凡朝位立於庭不俟朝君揖之即退不待朝事畢也就之就其家也老而致仕君或不許異其禮而已 疏云官爵同則貴尚於齒四代皆然弟達於朝廷言遜弟敬老之道通達於朝廷也案曲禮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是或不許也此經中所云是君不許者故異其禮若其致事則王制云

七十不俟朝八十杖於朝是也 嚴陵方氏云爵同故以齒爲上爾爵異則以爵爲上也孟子曰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蓋朝廷雖以爵爲上然未嘗廢齒則此所言者是也鄉黨雖以齒爲上然亦未嘗廢爵則後言三命而不齒是也致事者無預於政故不俟朝而後優之以杖未致事者則猶預於政故優之以杖而後不俟朝 石林葉氏云蓋力衰則助之以杖有問則席安之也不敢煩以禮揖之則退故不俟朝有問則就其室者尊之也安之以仁尊之以禮此弟之所以達於朝廷矣

禮記集說二十四之二

五

行肩而不併不錯則隨見老者則車徒辟斑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而弟達乎道路矣

註云斑白者髮雜色也 疏云肩而不併謂老少並行肩臂不得相並少者差退在後謂之錯不錯則隨者若兄黨雁行父黨隨行車徒辟者謂少者車徒若逢見老者則辟之任謂擔持言斑白不以所任之物行於道路少者必代之 石林葉氏云先之則不錯不錯則隨敬之則車徒辟愛之則斑白不以任 嚴陵方氏云凡此皆道路禮煩之事故曰弟達乎道路 松陵趙氏云錯與隨正不併處車徒辟即內則雖眾車徒舍於外之謂有車則必有徒侶主自家說舊云貴者乘車賤者徒行見老者則貴賤皆辟之無理

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眾不暴寡而弟達乎州巷矣

註云老窮不遺以鄉人尊而長之一鄉者五州巷猶聞也 嚴陵方氏云耆耄艾耄爲老鰥寡孤獨爲窮 石林葉氏云強以力言眾以人言老而窮者猶所不棄則寡弱者固不患於無告此弟所以達乎州巷古之道五十不爲甸徒頽禽隆諸長者而弟達乎瘦狩矣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弟達乎軍旅矣

註云五十始衰不從力役之事頽之言分也隆猶多也春獵爲瘦冬獵爲狩什伍士卒部曲也 疏云作記之人在於周末時力役頽重道周初之事故云古

禮記集說二十四之二 五

之道 嚴陵方氏云甸徒耆甸獵之徒役也周官皆作甸先儒以爲甸之甸誤矣雖曰竭作然五十者亦不從之矣頽禽長者先得之而多少者後得之而少凡此皆瘦狩禮頽之事故曰弟達乎瘦狩周官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軍旅眾莫小於旅莫大於軍故也尚齒止以什伍者什伍之外則齒有所不勝序也凡此皆軍旅禮頽之事故曰弟達乎軍旅 石林葉氏云瘦言春田之始狩言冬田之終軍旅什伍所致耆勇而爵同者猶尚以齒所謂軍旅有禮則武功成也 臨川吳氏云凡軍旅五人爲一伍五伍爲一兩五人之長曰伍長凡二十五人爲伍者四

爲什者二四伍長統之一人爲兩司馬統四伍長共二十五人蓋尚齒者各行於一兩二什四伍之中兩之外則不序故曰什伍四伍長爵皆下士是爲同爵 四人之中齒尊者先是爲尚齒

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瘦狩脩乎軍旅眾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

註云死之死此孝弟之道 疏云此總結上文上但言弟此兼言孝者以孝故能弟弟則孝之次也孝弟之道無處不行故眾行孝弟雖死而弗敢犯也 嚴

陵方氏云朝廷者政之所出故言發道路者人之所由故言行州巷則委曲而有所盡故曰至瘦狩則馳

禮記集說二十四之二 五

聘而有所從故曰放軍旅則嚴飭而有所治故曰脩合而言之皆所以達之而已 烏程姚氏云朝廷重孝弟天下皆知所向矣此寧死義而不敢犯也此當重首句 烏程韓氏云此致義也此節曷爲屬之致義只看眾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一句顯然點出義字顯然寫箇上下不悖逆景象後段不離尚齒卻只就天子諸侯大夫上一輩人說則明是致讓與致義無干矣

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太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耕藉所以教諸侯之養也朝覲所以教諸侯之臣也五

者天下之大教也

疏云此廣明孝弟之道祀乎明堂以周言之祀文王也樂記祀文王於明堂是也祀於明堂為孝食三老五更為弟文有所對也 嚴陵方氏云祀明堂以享上帝而享之者必配以父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三更於太學所以貴老貴老為其近於親而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先賢則有道德者所以教諸侯之德也耕藉所以重農功而致養人之道朝覲所以尊天子而致為臣之義夫孝以事親弟以事長故始之以教孝而次之以教弟孝弟則足以成德故繼之以教德有德則足以養人故繼之以教養能養人則足

禮記集說二十四之二

毛

以事君故繼之以教臣此教之之序也 延平周氏云先王之於教豈必諄諄而命之也哉蓋行禮於此而人得於彼而不知者乃教之至也故五者天下之大教而其所以為教者如此而已矣 臨川吳氏云上下文止是言弟長之事而此兼言五教者蓋先且列其凡其下乃專言教弟一事也 晉江周氏云此與樂記不同樂記是武王有天下重在制禮上此主行禮大教即上教孝教弟等所關者大故曰大教 愚按西學即大學中之瞽宗也說詳下節注注 疏謂西學周小學也在西郊蓋非是 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

酌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是故鄉里有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眾不暴寡此由大學來者也

疏云此明養三老五更之事牲入之時天子袒而親割之食之時親執醬而饋食罷親執爵而酌干盾也親在舞位持盾而舞以天子敬老鄉里化之故有齒也在下年老及困窮者皆化上而養之不見遺棄故強不犯弱眾不暴寡所以致此由食三老五更於太學也 嚴陵方氏云由大學來者言教化之原出自大學也 臨川吳氏云此承上文就五教之中獨提教弟一事詳言之

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

禮記集說二十四之二

天

疏云當入學而太子齒於國人故曰太子齒 嚴陵方氏云四學謂周設四代之學 山陰陸氏云天子立四學在於一處並建周人辟雍則辟雍最居中其北為上庠其東為東序其西為瞽宗 臨川吳氏云此以下歷敘尚齒之事當入學而太子齒此尚齒之第一事 德清胡氏云五學之目見大戴禮及漢書賈誼傳然四尚四貴配四學絕無義理小戴不取有以也陸農師附會新經亦主五學之說成均者上庠之別名非二學南北對立王者嚮明而治義取諸離南方自宜洞闢不宜更建成均以塞其前使車駕繞宮而北以至辟雍也蔡邕謂辟雍水廣二十四丈四

周於外周列三代之學與當代之學而爲四成均即上庠無南學之制也 禮書謂天子設四學爲周制東膠卽東序瞽宗卽右學最爲精覈唯謂辟雍卽成均而不言上庠未免滲漏董仲舒云成均五帝之學故虞之成均別名上庠而周之上庠亦曰成均則成均卽上庠可知蓋唯辟雍建在水中之一邱而三學環之於外水北爲上庠一名成均水東爲東序一名東膠水西爲右學一名瞽宗又稱西學蓋皆存舊制而被之以新號是爲天子設四學也

愚按天子立四學者立虞夏殷三學及當代之學而爲四也清江劉氏言之詳矣說在文王世

禮記集說二十四之二

子凡學世子節註陸氏謂一處並建而辟雍居中北爲上庠東爲東序西爲瞽宗極是與劉氏台獨謂其南爲成均有五學焉其說不然拙明先生辨明之足以破千古之疑

天子巡守諸侯待於竟天子先見百年者

疏云此亦明貴老之義 嚴陵方氏云竟者疆土至此而竟也待於竟而不敢越則其所守概可見矣先見百年者卽王制所謂問百年者就見之是也 臨

川吳氏云此尙齒之第二事

八十九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西行東行者弗敢過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

臨川吳氏云此尙齒之第三事 京山郝氏云老者東去則西來者弗敢過西去則東來者弗敢過引御道旁俟老者過而後行

愚按註疏以此節連上爲一節謂天子先見百年者其八十九者不可一一就見若天子諸侯因其行次或東行西行至八十九者閭里之旁不敢過越而去必往見之集說引應氏解亦仍注疏之舊玉巖黃氏疑之以爲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安有天子巡狩而老者乃東行西行全不回避以尊天子耶且天子至尊而僕僕迂謁以見老者抑豈貴貴之義其駁是矣若

禮記集說二十四之一

判作兩節都有意義蓋天下之人見天子貴老如此於是羣然化之見老者於道皆各致其尊敬而其國君亦尙齒德若八十九者欲言政事則親就其家而請教之可也上言天子此言君明明有不同處八十九者如此則百年者亦從可知矣

壹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弗敢先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若有大故而入君必與之揖讓而後及爵者

註云此謂鄉射飲酒時也齒者謂以年次立若坐也不入朝謂致仕在家者其入朝君先與之爲禮而後

揖卿大夫士 盱江李氏云凡鄉射飲酒此鄉民雖
爲卿大夫必來觀禮齒於鄉里者以年與取賓相次
也齒於父族者父族有爲賓者以年與之相次異姓
雖有老者居於其上齒者席於賓東所謂尊也大
哉先王之所以和鄉黨睦親戚有如此 嚴陵方氏
云以周禮考之一命則下士也再命則中士也三命
則上士也四命則爲大夫諸侯之國三命則卿再命
則大夫一命則士小國則降於此矣一命齒於鄉里
非其鄉里則以爵而不以齒可知再命齒於族非其
族則以爵而不以齒亦可知三命不齒雖於其族亦
不得而齒之矣則鄉里又可知此特貴貴之義耳至

禮記集說二十四之二 三

於老老之仁又不可廢故族有七十者弗敢先也夫
七十者君猶與之揖讓而後及爵者豈族之三命得
以先之 石林葉氏云三命不齒貴貴也七十者不
敢先長長也先王之道並行而不相悖者如此 臨
川吳氏云七十者弗敢先以上此尙齒之第四事七
十者不有大故以下此尙齒之第五事
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
薦於諸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存諸長老祿爵慶賞
成諸宗廟所以示順也

註云薦進也成諸宗廟於宗廟命之 疏云此明有
善讓於尊上示以敬順之道不敢專也 嚴陵方氏

云天子受命於天者也故有善則讓德於天諸侯受
命於天子者也故有善則歸諸天子卿大夫受命於
諸侯者也故有善則薦於諸侯士庶人既卑且賤其
善亦小矣內則本諸父母外則存諸長老而已讓爲
不受之詞自諸侯而下皆不受其善特於天子言讓
者唯天子之尊其讓爲足道也德善之所積由諸侯
而下皆推之於人故止言善唯讓於天則言德也祿
則施之及賤爵則制之以貴慶所以爲禮賞所以爲
利成諸宗廟者謂必進諸宗廟之中然後得以成其
事也祭統曰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
於太廟示不敢專也示順之義盡於此矣 講義云

禮記集說二十四之二 三

天子有善則遜德於天如服以彰有德不自以爲德
而必曰天命刑以罰有罪不自以爲威而必曰天討
是也諸侯有善則歸諸天子如四方既平不自以爲
功而必曰天子之功是也卿大夫有善則薦於諸侯
如所謂君之命也非臣之力是也若士庶人則父母
之所訓誨而親族鄉黨之長且老者又從而教督成
就之故有善則又本諸父母存諸長老也 烏程姚
氏云父母生成我長老教訓我故本諸父母存諸長
老存者記憶之不忘也成諸宗廟成其禮於宗廟也
武林顧氏云此因上齒而類記之存諸長老分上
九句善必歸於所尊下二句命必降於所尊皆順道

也

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為易易抱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也善則稱人過則稱己教不伐以尊賢也

註云聖人謂伏羲文王之屬興建陰陽天地之情以

作易占易之官抱龜南面尊其神明也天子親執卑道故卷冕北面雖有明哲之心必進於龜之前令龜

斷決其已所有為之志示不敢自尊以尊敬上天也

有善稱人有過稱己又教在下不自伐其善以尊敬

賢人也 金華應氏云易書也抱龜者人也不曰掌

易之人而直以為易者蓋明以示天下者易也故不

禮記集說二十四之二

曰人而曰易蓋有深意焉 清江劉氏云易代天地

鬼神以吉凶告於天子故南面如祭祀之尸代神之

尊也天子北面問卜以斷其志蓋尊天事神之禮也

烏程韓氏云此致讓也 致鬼神與致反始是一

是二致義與致讓亦是一是二十分不開拆不得

五禮大段不出孝弟所謂天子必有父諸侯必有

兄教所以因而弗改也

孝子將祭祀必有齊莊之心以慮事以具服物以脩宮

室以治百事及祭之日顏色必溫行必恐如懼不及愛

然其奠之也容貌必溫身必誦如語焉而未之然宿者

皆出其立卑靜以正如將弗見然及祭之後陶陶遂遂

如將復入然是故愨善不違身耳目不違心思慮不違親結諸心形諸色而術省之孝子之志也

疏云孝子先齊莊其心以謀慮祭事以備具衣服及

祭物以脩其宗廟及寢室以治百事者謂齊之前後

也 石林葉氏云顏色溫者有愉色也容貌溫者有

婉容也卑靜以正者有深思也蓋有愉色則若將及

之故行必恐有婉容則若將聽之故身必誦有深思

則若將見之故立必正陶陶者其氣和也遂遂者其

志得也 嚴陵方氏云如懼不及愛然即所謂致愛

則存是矣如語焉而未之然即所謂如親聽命是矣

如將弗見然即所謂如將失之是矣如將復入然即

禮記集說二十四之二

所謂又從而思之是矣愨言實而無偽善言愛而無

惡不違言不違戾而之他也不違於身故能不違於

心不違於心故能不違於親結諸心言齊莊之心不

可解形諸色言敬齊之色不可掩 臨川吳氏云此

一節其小節有五將祭祀一也祭之日二也奠之三

也宿者皆出四也祭之後五也祭之初神未來也如

懼不及得見其所愛之親蓋望其來之切也奠之時

神已來矣如神與已語而猶未之語未之者未語也

蓋喜其來之至也祭將畢神未去也如其將去而弗

可見蓋悲其去之速也祭既畢神已去矣如將見其

復入蓋冀其不去而復來也 晉江周氏云百事所

該者廣凡祭中所行所用者皆是不止是棗盛醴齊庶羞之屬慈專謹之儀善嘉美之儀總只是敬 烏程韓氏云嚴威儼恪以前就祭釋祭其義已畢近王近霸以後言先王所以設為祭祀之義明教事也縱言五禮以及致義致讓仍不外貴老敬長本旨然讀至尊天尊賢亦幾忘此篇之為祭義矣故仍以祭結之似復非複總之羅列篇首之意煞出術省二字耳術省是結心形色下手處得此一句便成結體 山陽彭氏云結諸心三字便為孝子傳神結諸心形之儀度故慈善不違身形之聞見故耳目不違心形之想像故思慮不違親可見念親之誠惟結於心而不

禮記集說二十四之二

三

可解故形諸色而每事循省不敢忽也自始至終無往不致其誠如此皆孝子之所欲為而不容自己者故曰志三不違從外說到內一步深一步至結諸心以下一轉要說得緊要親切

愚按術省之術與學記蛾子時術之術同術述

古通用蓋循述而省察之

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

疏云此明神位所在 烏程邱氏云按曲禮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門向堂為正即左在西而右在東也凡堂及門外皆人臣之位故以向堂為正也此言右社稷而左宗廟者則社

稷在門東宗廟在門西也所以然者社稷所主之祀東方陽之發生宗廟主死者之祭西方為陰陰主死亡者各從其類也 鄒陽馬氏云素問天不滿西北地不滿東南所以右尊而左卑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與此同先之以致尊後之以致親蓋先之斯外之矣後之斯內之矣外之斯遠之矣內之斯近之矣 山陰陸氏云左宗廟不死其親之意三代共之先儒謂質家右宗廟尚親親文家左宗廟尚尊尊非是 京山郝氏云此篇記祭義而君子曰禮樂以下數節皆言禮樂孝弟之事至末二節乃及祭祀廟制見禮樂孝弟為神明之德格先之本

禮記集說二十四之二

三

非裸將之文耳唯古人知祭祀之義存誠慎獨與鬼神合德是以入廟對越臨尸不作子云某之禱久我祭則受福今之祭祀罔人誣鬼積彌天之惡而假一奠之敬可以禳災可以徼福是鬼神亦貪饕無賴之甚者矣嗟乎若今之祭祀烏足與言祭義哉

愚按長樂陳氏謂社稷皆北向廟皆南向是矣但謂宗廟屬陽故居左社稷屬陰故居右殊未然邱氏之說為正

禮記集說卷二十四之二

祭統第二十五

疏云按鄭目錄云祭統者以其記祭祀之本也統猶本也此於別錄屬祭祀 嚴陵方氏云祭法非不及義然以法為主祭義非不及法然以義為主祭統則統而論之無所偏主也 烏程韓氏云祭有法有義斯亦足以畢祭之說矣又曷言乎統哉或曰法與義皆統於心似也然而未盡也中出生心君子之志也志也者內也內無可助而正不可不求助志無容假而正不容不假內統外志統物所謂心怵而奉之以禮者歟惠可以觀政政一統乎祭也順所以立教教一統乎祭也有倫有義順陰順陽治國之本亦統乎祭也乃至器有鼎鼎有銘一稱而上下皆得微獨身比焉亦以顯揚先祖明示後世亦無不統乎祭也賜之天子是為康公纂之至今所以重國祭之所統蓋如此統之為言即備之為義也備者百順之名然則統之為言統於順也 納蘭氏云鄭氏見篇內有忠臣孝子其本一也及求助之本祭者教之本神嘗治國之本等語遂以本釋統字而近世徐氏又以統指心而言祭有法有義皆統於心亦以篇內有祭之心孝子慈孫之心等語故也然愚以為皆非也夫統

禮記集說二十五

祭統

一 嘉業堂校刊

者總統之義故易以乾元統天謂貫天德之始終也春秋大一統謂天王為列國之綱紀也此篇盡志盡物官備具備惠術可以觀為政廟中可以象竟內以至祭有三重有十倫及於衛之鼎銘魯之重祭莫不該載統括靡遺故名祭統非本與心之謂也 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

禮記集說二十五

一

疏云此明祭祀於禮中最重唯賢者能盡祭義 虞源輔氏云祭吾之誠敬耳凡在外之物所以將之而已故曰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心怵而奉之以禮外狗於物而內忘其心者有之矣故曰唯賢者能盡祭之義禮義固由賢者出也故下文言賢者之祭致其誠敬明薦之而已不求其為者此所謂能盡此祭之義也 京山郝氏云五經謂五品經常之禮祭所以厚人倫也鄭引周禮吉凶軍賓嘉五者恐未可據 松陵趙氏云物即事也中與外對中出在一時生心在平日此如根本既厚生出萌芽自有不能已者所謂義也怵驚動貌正心之生慮心怵而奉須想他平日得力何在方接得箇賢者 義兼心與物但心盡而物自從之 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

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內則以孝於親如此之謂備唯賢者能備能備然後能祭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爲此孝子之心也

疏云此明祭祀受福是百順之理 嚴陵方氏云名生於實者也受百順之名以己有百順之實則神有百順之報可知雖曰非世所謂福是乃世所謂福也有衍而無耗之謂福故曰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必曰百者舉其多且以成數言之猶百福百祿稱百

禮記集說二十五

三

而已於鬼神君長言順則知所謂孝於親者亦順也於親言孝則順於鬼神爲敬順於君長爲忠又可知反覆言之者以見無不順而備故也致其誠則無妄念致其信則無疑慮致其忠則無欺心致其敬則無怠志四者祭之本所謂物者奉乎此而已所謂禮者道乎此而已所謂樂者安乎此而已所謂時者參乎此而已蓋物以將其意故曰奉禮以行其義故曰道樂以樂其來故曰安時以節其中故曰參雖其如此俱明薦之於其親而已不求其爲也明薦與明禮明饗同義不求其爲者或爲己或爲人皆未免乎有所爲檀弓曰唯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耳其言正與此

合 慶源輔氏云必受其福以理必之也世所謂福則不可必也鄭謂孝子受大順之顯名非是名猶名言之名猶言備者百順之謂而已能備然後能祭則祭之必受福可知也經之所謂福具於未祭之前世之所謂福應於已祭之後 吳江徐氏云犧牲黍盛奉之以物也升降酌獻道之以禮也鐘鼓干戚安之以樂也祠禴嘗烝參之以時也 烏程韓氏云心者義所由生明乎孝子之心而義無不盡矣義在順備通篇只此兩字 納蘭氏云爲者但知爲私而不知爲公卽上文世之所謂福非無所不順之備福也應氏只言無求福之心混矣且祭祀不祈禮雖有此文

禮記集說二十五

四

然周禮太祝有六祈庶雅有以祈甘雨介黍稷穀土女之詩頌亦有春祈秋賽之詩月令祈來年於天宗則爲公者未嘗不求所不求者爲己之福耳應氏泛引殊未精晰

愚按內盡於己者卽下文致其誠信與其忠敬是也而外順於道卽下文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是也其本一者皆順也上則順於鬼神四句卽上文無所不順之謂備通節只重此順備兩字

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

疏云養是生時養親孝是生時事親親今既沒設禮祭之追生時之養繼生時之孝 石林葉氏云生可得而養死不可得而養則孝幾於絕矣故祭則追養以繼孝養之至則上而天道以順於鬼神下而人倫以不逆於君長亦寧神之大概歟 金華應氏云追其不及之養而繼其未盡之孝畜爲畜養之義

愚按孝者畜也畜者養也順於道卽上外順於道不逆於倫倫卽下文所謂十倫是也不逆卽順順於道不逆於倫是釋追養繼孝之義孝雖不止於養然祭亦有養之道焉故以畜訓孝劉氏以畜爲藏恐非是

禮記集說二十五

五

是故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

嚴陵方氏云以養志爲上以養口體爲下此養之順也發於聲音而見於衣服此喪之哀也所以交於神明者祭之敬也所以節其疏數者祭之時也觀者上下見之之謂觀其順則不順者亦可見矣觀其哀則不哀者亦可見矣以至敬與時皆然也 烏程韓氏云申說順字以孝養之順明追養繼孝之順

既內自盡又外求助昏禮是也故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求助之

本也

註云言玉女者美言之也君子於玉比德焉 疏云自此至祭之道也言孝子事親先能自盡又外求伉儷供粢盛之事 石林葉氏云娶妻非爲養而有時乎爲養所以外求助也蓋宗廟之祭君牽牲夫人薦益社稷之祭君耕以供粢盛夫人親蠶以爲祭服故曰共事宗廟社稷 嚴陵方氏云觀卷耳之詩后妃則輔佐君子求賢審官雞鳴之詩則夫人夙夜警戒有相成之道然婦之助夫固不特在乎祭祀之時也此之所言亦以祭祀爲本故曰此求助之本也

禮記集說二十五

六

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之官也官備則具備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此祭之心也

註云水草之菹芣苢之屬陸產之醢蜚蜋之屬天子之祭八簋昆蟲謂溫生寒死之蟲也內則可食之物有蠋范草木之實菱芡棗栗之屬 嚴陵方氏云夫婦親之若君制祭夫人薦益君割牲夫人薦酒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此外內之官也官所以執事所以備物故曰官備則具備菹與醢類也故周官屬醢人然以植物爲之則曰菹以動物爲之則曰醢水

草之菹卽七菹所謂茆菹芹菹之類陸產之醢卽七醢所謂兔醢雁醢之類然七菹又有葵菹之類不必皆水草七醢又有蟲醢魚醢之類不必皆陸產俎者三牲則入簋者五穀也言入簋則俎爲三俎矣言實則俎亦非虛矣俎所薦者天產故其數用三之奇簋所盛者地產故其數用八之偶於昆蟲草木言陰陽之物者蓋昆蟲以陰蠶以陽出草木以陰枯以陽榮故也然水草亦陰物也陸產亦陽物也三牲亦陽物也入簋亦陰物也止謂昆蟲草木爲陰陽之物者以用至於昆蟲之異草木之實而陰陽之物於是爲備故也故曰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

禮記集說二十五

七

在示盡物也徒盡物於外而不能盡志於內亦不足以盡祭之心矣故曰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此祭之心也烏程韓氏云申說備字天下未有志盡而物不盡者物不盡卽是志不盡故言此祭之心

是故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

疏云此覆結上文必夫婦親之及盡物盡志之事天子太陽故南郊諸侯少陽故東郊然藉田並在東南

故王言南諸侯言東后太陰故北郊夫人少陰合西郊然亦北者婦人質少變與后同也嚴陵方氏云天子諸侯非莫與之耕王后夫人非莫與之蠶然且親耕親蠶焉則以身致其誠信而已山陰陸氏云純言服冕言冠天子言所服諸侯言所戴亦言之法鄭氏謂純服亦冕服也互言之非是知然者以天子宜主言郊諸侯言廟知之吳江徐氏云此未祭時夫婦親之一也京山郝氏云純如字讀與後純冕同舊皆作緇者非

禮記集說二十五

八

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不齊則於物無防也嗜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嗜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

疏云自此至夫婦親之明將祭齊戒之義并明君與夫人皆致齊會於太廟夫婦交親行祭之義及時謂四時行祭之前未旬時也方將接神先宜整齊身心故齊也嚴陵方氏云夫齊所以致一致一則不齊者齊矣齊固不止於耳不聽樂然樂者人之所樂也

則所以散其志尤在於樂故也故又引記以爲言焉
不爲物所貳故其德精不爲物所蔽故其德明致者
致其至而已故先言致其精明之德而後言精明之
至也慶源輔氏云有大事故有恭敬恭敬故有齊
因有臨大事而恭敬弗至者矣故其言如此變止言
訖訖則遂止矣齊固不止於此於此猶不焉他可知
也君子亦何時不然必於此言之所以致其慎且爲
中人以下設依於道志以道寧也依於禮非禮不動
也精明我之神明也神明神之精明也極其致則我
與神非二也故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晉
江周氏云此論君子將祭而致齊下詳其事而申其

禮記集說二十五

九

意首二句作總齊之爲言齊二句言齊之義非有大
事以下言齊之事是故君子以下言齊之意末句言
齊之可以事神也松陵趙氏云物本無病病乃在
邪故云於物無防嗜欲宜節未嘗言絕故曰嗜欲無
止此在平時則可若是齊時一心在齊豈容他及假
如齊時聽樂卽爲邪卽爲欲矣何也爲散其志也不
苟處正是他不敢散處凡非齊時所宜慮所宜動皆
苟也依道如思慮不違親依禮如愁善不違身之類
此二句不必以防訖分屬精則不雜明則不蔽慮動
無苟何等專致然工夫須有箇頭腦還在定處得力
定者寧一澄清之意正齊不齊下手處故又足一語

曰定之之謂齊以見散齊致齊始終不貳而隨結之
曰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則正有
不如是而不足以交者

愚按物猶事也嗜欲指飲食聲色而言凡人於
不齊時事物之來皆可施爲飲食聲色無所不
可故曰於物無防嗜欲無止若齊則防其邪物
訖其嗜欲訖卽止也卽如禁令凡齊戒日不飲
酒不茹葷不問疾不弔喪不聽音樂不理刑名
不與妻妾同處之類大事大祭祀也祭祀宜恭
敬恭敬卽上所云云非平日所當恭敬之謂青
田劉氏謂其非有大事不齊猶可非有恭敬不

禮記集說二十五

十

齊大不可信斯言也是不齊之時不恭敬也豈
所以語君子哉誠意伯未免拘泥之見矣
是故先期旬有五日宮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
齊三日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然後會於太廟君
純冕立於阼夫人副禕立於東房君執圭瓊裸尸大宗執
璋瓊亞裸及迎牲君執紼卿大夫從士執芻宗婦執盎從
夫人薦況水君執鸞刀羞齊夫人薦豆此之謂夫婦親之
註云宮宰守宮官也太廟始祖廟也圭瓊璋瓊裸器
也紼所以牽牲也芻謂稟也殺牲時用藉之況盎齊
也盎齊況酌也齊齊肺祭肺之屬君以鸞刀割制之
天子諸侯之祭禮先裸尸乃後迎牲嚴陵方氏云

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則及祭凡十日矣故先期旬有一日經宿而後致齊則謂之宿純冕者衮冕也六冕皆麻而曰純者孔子稱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孔子時固有純冕矣衮冕副禕蓋王后之服容記二王之後與魯禮亦極諸侯之盛禮言之爾宗婦宗子之婦也經有言命婦從夫人而此言宗婦者宗婦亦命婦矣命婦則不必宗婦也其從夫人則命婦之所同至於執盃則宗婦之所獨齊有五而宗婦止執盃者據君牽牲之時也祭義言夫人奠盃正與此合然彼言夫人奠盃此言宗婦執盃者宗婦執之夫人奠之也薦況水則郊特牲所謂明水況齊貴新是也酌

禮記集說二十五

十一

齊則必用況矣祭義不言者略也齊者尸所齊之肺也齊則嘗之以尸之所齊故君執鸞刀而羞之也尸必齊之君必羞之者以周人所貴故也夫人薦豆則與祭義所言同義以上題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故此結言此之謂夫婦親之 吳江徐氏云上節及此節致齊於內以上是將祭時夫婦親之之二也會於太廟至夫人薦豆是行祭時夫婦親之之三也故總結之曰此之謂夫婦親之此昏禮之所以爲重也 愚按鄭注大宗亞裸容夫人有故攝焉既曰亞裸之禮夫人親爲之此曰大宗容夫人有故故大宗伯代夫人行禮嚴陵方氏因引周官大宗

伯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以實之彼言夫人有故必始終不在廟故有攝行之事此經上文既曰夫人會於太廟矣立於東房矣下文又言夫人薦況水夫人薦豆矣夫人分明在廟何故於亞裸之頃忽然有故而令大宗攝之吾所不解竊意大宗執璋瓚之下闕夫人二字大宗者卽宗婦也宗子宗婦皆得謂之大宗上言大宗下言宗婦亦言之法君執圭瓚裸尸大宗執璋瓚以進夫人夫人乃亞裸君言自執夫人言他人執亦言之法且大宗執璋瓚夫人亞裸與下文宗婦執盃從夫人薦況水相同

禮記集說二十五

十三

此句之有關文無可疑者況此節皆言夫婦親之之義故君裸尸夫人亞裸君執紉夫人薦況水君執鸞刀夫人薦豆皆夫婦親之若君裸尸大宗亞裸便非夫婦親之之義矣古經傳寫脫誤往往有之如此等處學者斷不可因仍其闕而曲爲之解也至於鄭注宿讀爲肅孔疏純亦緇也宗婦同宗之婦俱屬誤解不可從 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爲東上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是故天子之祭也與天下樂之諸侯之祭也與竟內樂之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此與竟內樂之義也

註云君爲東上近主位也皇君也言君尸者尊之
疏云此明祭時天子諸侯親在舞位以樂皇尸也
長樂陳氏云天子諸侯之於尸非特備禮物以薦之
抑且就舞位以樂之蓋廟中在天子則天下之象也
在諸侯則竟內之象也故天子冕而總干以樂皇尸
非徒樂之所以與天下樂之也諸侯冕而總干亦與
竟內樂之古者人君之與廟饗藉則親耕牲則親殺
酒則親獻尸則親迎然則樂則親舞不爲過矣 嚴
陵方氏云舞位則綴兆也君東上則於君爲祭主也
干戚武舞所執明堂位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正
謂是矣上言執干戚而不言冕下言總干而不言戚

禮記集說二十五

三

互相備言總干固知其不特執干矣祭義樂記所言
同與天下樂之與竟內樂之言與天下竟內共樂皇
尸也稱皇尸與詩楚茨所稱同義諸侯之尸亦稱皇
者尊神而已 金華應氏云比干仗鉞乃武王臨陣
之容朱干玉戚爲大武象成之樂祭而用之於宗廟
旣以顯先王之功舞而象其形容又欲使子孫知綿
創之艱難而毋忘於持守故舞佾非不廣綴兆非不
備而君必親執干戚就舞位所謂總干山立武王之
事也因其事而原其初豈敢憚其勞而付之有司乎
先曰親執干戚而後獨曰總干者以干長於戚而成
列可觀也以君之尊躬執其事非樂皇尸也所以悅

祖考也然食三老五更於太學亦必冕而總干者祭
先聖先師而用之猶祭之因以樂皇尸也皇大也皇
尸猶皇考也 晉江周氏云樂皇尸分上是樂尸之
禮下是樂尸之義

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禋聲莫重於升歌舞莫
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凡三道者所以假於外而以增
君子之志也故與志進退志輕則亦輕志重則亦重輕
其志而求外之重也雖聖人弗能得也是故君子之祭
也必身自盡也所以明重也道之以禮以奉三重而薦
之皇尸此聖人之道也

禮記集說二十五

十四

吳郡皇氏云師說書傳武王伐紂至於商郊停止宿
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且因名武宿夜 長樂陳
氏云獻之屬有九而莫重於禋是以降神者爲重凡
獻卿大夫及羣有司皆其輕者也聲莫重於升歌是
以貴人聲者爲重凡見於下管象武之器皆其輕者
也舞莫重於武宿夜是以當時者爲重凡見於前代
者皆其輕者也凡此周道爲然祭之有是假諸物而
在外者也君子之志資諸已而在內者也德盛者其
志重德薄者其志輕志重於內凡假於外者安得不
重耶志輕於內凡假於外者安得不輕耶祭有三重
則周之所獨天下有三重則夏商所同禮樂之道成
於三謂之三道自由而行者言之謂之三重自時所

尚者言之 嚴陵方氏云清廟文王之詩故重升歌
 大武武王之舞故重武宿夜獻有九而裸其一也故
 以屬言之於獻言屬則聲與舞可知矣君子之祭也
 內則盡志外則盡物然其輕重亦在志而已必自盡
 者所以明重也三重之本在志禮則達之於外以承
 其志於內故曰道之以禮以奉三重內既盡志外又
 盡禮則聖人所以事皇尸之道如斯而已故曰此聖
 人之道也 晉江周氏云首句是冒至周道也是言
 三重之實至聖人弗能得也是明三重之本於志以
 下是言君子之當役志也明重指內志說三重是禩
 舞歌也自盡明重是盡志道之以禮三句是盡物志

禮記集說二十五

五

物兼得本末兼該曰聖人之道正應聖人弗能得意
 見非輕其志而求外之重也 烏程韓氏云上言順
 備只是奉之以禮此仍煞到心休上去休心動貌心
 之所之謂之志正言其動也動便有輕重在增字下
 得奇突志如何增以外助為增炤後文厚字

夫祭有餽餽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古之人有
 言曰善終者如始餽其是已是故古之君子曰尸亦餽
 鬼神之餘也惠術也可以觀政矣是故尸謾君與卿四
 人餽君起大夫六人餽臣餽君之餘也大夫起士八人
 餽賤餽賤之餘也士起咎執其具以出陳於堂下百官
 進徹之下餽上之餘也

禮記集說二十五

六

疏云此與下節明祭末餽餘之禮餽者人餽尸之餘
 也然王侯初薦毛血燔燎是薦於鬼神至薦熟時尸
 乃食之故曰尸亦餽鬼神之餘也能施恩惠者即其
 政善故云可以觀政 嚴陵方氏云餽每變以眾故
 始則君與三卿共四人變而加以兩故大夫六人又
 變而加以兩故士八人又變則又加以百官蓋以示
 其惠之益廣然非定數也百官謂百執事謾興起也
 由君而下皆言起獨於尸言謾者蓋不疾而速者神
 也尸神象也故特以謾言之 石林葉氏云餽雖為
 祭之末亦為祭之始薦獻以享鬼神以享尸則是尸
 所以飲食乃餽鬼神之餘此謂祭之始也鬼神之惠
 既以及尸而君卿大夫士每變以眾則眾所飲食者
 乃餽尸之餘此謂祭之末終始皆餽則惠之術施矣
 先王祭而惠及下者如此為政之道亦何以加之乎
 於君與卿而言君臣以卿之備於臣道也於大夫與
 士而言貴賤以爵至於士而止也於百官而言上下
 以其執事未必有爵也

愚按惠術之術與仁術心術之術同先儒訓術
 為法非是百官進徹進當如字讀進徹之雖不
 言餽而餽可知矣先儒以進為餽非也山陰陸
 氏謂進而後餽餽而徹焉斯為得之蓋百官於
 斯時自外而進徹而餽之

凡餽之道每變以眾所以別貴賤之等而與施惠之象也是故以四簋黍見其脩於廟中也廟中者竟內之象也祭者澤之大者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惠必及下顧上先下後耳非上積重而下有凍餒之民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民夫人待於下流知惠之必將至也由餽見之矣故曰可以觀政矣

註云鬼神之惠徧廟中如國君之惠徧竟內也鬼神有祭不獨饗之使人餽之恩澤之大者也國君有蓄積不獨食之亦以施惠於竟內也疏云興起也初餽貴而少後餽賤而多皆先上而後下施惠之道亦當然也故曰興施惠之象餽之時君與三卿用四簋

禮記集說二十五

七

之黍欲見其恩惠脩整普徧於廟中也簋有黍稷特云黍者見其美舉黍則稷可知以四簋而脩於廟中如君之恩惠徧於竟內也土先下後謂君上先餽臣下後餽非上有財物積重不以施惠使在下有凍餒之民也由餽見之象民所以知上有財物恩惠及於下者祇因祭祀之餽見其恩逮於下之理嚴陵方氏云祭之爲澤幽足以及乎神明足以及乎人非澤之大者乎夫人猶言人人也講義云待於下流者知惠之必將至初未嘗擅爲己有也豈非澤之大者乎由餽以見政固其宜矣松陵趙氏云每變以眾變字見術之巧眾字見惠之均曰別曰興此際正可

觀而有得也竟內之象不是比類之詞言既以竟內之樂樂皇尸自當以皇尸之樂樂竟內此惠政之不可已者不言餽者而曰祭者餽是祭末一事祭則統始終而言以見其澤之大也是故以下只大概言惠之及下必然如此而民之待之又知其必然如此此卽行政之道也而卻由餽見之則豈不可以觀政乎烏程韓氏云餽可以觀政不言順備然順備之義自在

愚按四簋云者因君與卿四人餽故用四簋其大夫士雖有六人八人之眾亦只此四簋而已疏言君與三卿用四簋之黍是矣又曰諸侯之

禮記集說二十五

六

祭六簋留二簋以爲陰厭之祭恐未然蓋正祭無所謂陰厭也

夫祭之爲物大矣其興物備矣順以備者也其教之本與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則教之以尊其君長內則教之以孝於其親是故明君在上則諸臣服從崇事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盡其道端其義而教生焉是故君子之事君也必身行之所不安於上則不以使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上非諸人行諸己非教之道也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順之至也祭其是與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

長樂劉氏云上以祭明人君爲政之道此以祭明人

君爲教之法 嚴陵方氏云爲物大者祭之禮也與物備者祭之用也非體之爲大不足以致用之備非用之備不足以成體之大然則備者豈徒備其用而已哉亦在乎無所不順然後爲備爾故曰順以備其教之本與以上言順故此言外教以尊君長內教以孝其親教以尊其君長由其君之明而已故曰則諸臣服從教以孝其親在乎崇重宗廟社稷而已故曰則子孫順孝盡祭之道而無所遺端祭之義而有所立有道有義教之所由生也於社稷亦言順孝者與祭義言孝之至也同義必身行之者以身教者從故也教必以事君言之者欲明乎事上使下之道故也

禮記集說二十五

五

蓋事上使下臣之事而已惡者好之對安者危之對好惡以情言安危以勢言上之使下以勢爲主下之事上以情爲主事上使下之道如此則所謂身行之也苟非諸人而行諸己豈所謂身行之哉故曰非教之道也君子之教必由其本教之本在乎祭祭之本在乎順故其言如此然上言事上使下以爲教者事上使下亦在乎順故也 晉江周氏云君子立教必由於盡道端義盡道端義正從明君與崇事中看出非有二意明君以臨政言崇事以臨祭言盡道端義緊承明君崇事講教生卽服從順孝也道以統體言義以節目言盡者渾全而無欠缺端者方正而無偏

邪 松陵趙氏云兩物字俱作事字看與物當作興起乎物照下教字如服從順孝及下十倫無物不備皆所以興之也 忠臣事君孝子事親其本一也故借事君之身行以例明君之本教身行卽順順卽是本 烏程韓氏云祭之末教之本錯綜反覆遙相擊

應

夫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疎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此之謂十倫

疏云此廣陳祭有十倫以顯教之本 長樂陳氏云

禮記集說二十五

三

祭所以交神於無而寓理於有致理於幽而興物於明故其爲名則一而其爲倫則十此其以神道設教也鬼神父子親疎夫婦長幼五者內之倫也君臣貴賤爵賞政事上下五者外之倫也內之倫主於仁外之倫主於義仁必推而達乎義義必反而濟乎仁此所以內外交著而後相成之美盡矣 嚴陵方氏云鬼神則變化有所通故曰道君臣則使事有所宜故曰義父子則慈孝有所順故曰倫貴賤則名位有所差故曰等親疎則遠近有所間故曰殺爵賞則恩惠有所及故曰施夫婦則內外有所辨故曰別政事則多寡有所一故曰均長幼則先後有所次故曰序上

下則情意有所接故曰際夫祭以鬼神為主故首言之至於惠之道則祭之末也故以之終焉夫先後有序如此所以謂之倫也 福寧黃氏云此節是綱下十節是目 納蘭氏云集說引鄭注倫猶義也倫之為解義字不足以盡之增韻倫次序也廣韻倫等也方氏陳氏之解最善

鋪筵設同凡為依神也詔祝於室而出於祊此交神明之道也

註云祭者以其妃配亦不特凡也詔祝告事於尸也出於祊謂索祭也 疏云此一節明第一倫交鬼神之道 長樂陳氏云人道則貴別神道則貴親故葬

禮記集說二十五

三

則同穴而祭則同凡也同凡所以依神然此依神而已而未至於交也故詔祝於室所以交神於陰而出於祊所以交於陽故曰交神明之道 嚴陵方氏云主陰陽之道言之則曰鬼神主幽顯之分言之則曰神明合而言之其實一也 石林葉氏云鬼神無形而依於有形故鋪筵則陳祭同凡則配祭鬼神無方而求之有方故詔祝則在廟中為祊則在門外此祭祀之終始皆所以交神明而饗之也故言交神明之道而事不足以言之

愚按詔祝於室即郊特牲詔祝於室禮器所謂血毛詔於室是也出於祊即郊特牲索祭祝於

祊各詳二篇之注皆指正祭本日而言孔疏謂祊為明日釋祭蓋非是

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於君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全於子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義也

註云不迎尸者欲全其尊也尸神象也鬼神之尊在廟中天君之尊出廟門則伸 嚴陵方氏云尸者神之象君者人之主廟門之外以人道為尚廟門之內以神道為尚凡迎之禮必出門焉君迎牲而不迎尸者非重牲而輕尸也為其有君臣之疑所以別其嫌也既曰嫌又曰疑疑固未至於嫌而嫌亦疑之所積也

禮記集說二十五

三

愚按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之不當尊也故君不迎尸尸在廟中神象也有君道焉則全於君以見尸之尊於廟中而卑於廟門外也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之必當尊也故不迎尸君入廟門則全於臣全於子矣君有臣道焉有子道焉以見君之卑於廟門之內而仍尊於廟門之外也是故不出迎尸者君為尊臣為卑正以明君臣之義也於君言全臣全子於尸止言全君而不言全父者此本明君臣故略於全父也孔疏說是

夫祭之道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此父子之倫也

註云子行猶子列也祭祖則用孫列皆取於同姓之適孫天子諸侯之祭朝事延尸於戶外是以有北面

事尸之禮 疏云主人爲欲孝敬已父故北面而事

子行之尸則凡爲子者豈得不自尊其父是見子事

父之道也少牢特牲禮尸皆在室之奧主人西面事

之無北面之禮故知是天子諸侯也鄭註朝事者以

郊特牲詔祝於室當朝事之節故知坐尸當朝事也

嚴陵方氏云十倫皆倫也止於父子言倫者有父

子之倫然後有宗廟之祭則祭之倫本於父子而已

禮記集說二十五

垂

故止以父子爲倫焉而特言祭之道者以此

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

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明尊卑之等也

疏云獻卿大夫士及有司等其爵雖同皆長者在先

故云以齒 長樂陳氏云卿之德隆而貴故獻以玉

爵大夫之德殺而賤故獻以瑤爵至於士則德卑尤

賤故獻以散爵而已 山陰陸氏云尸飲五若十二

獻當朝踐亞獻之節尸飲七當饋食初獻尸飲九當

饋食三獻卽九獻尸飲五當饋食初獻尸飲七當饋

食三獻尸飲九在酌尸矣七獻五獻尸飲三於是獻

卿歟先儒謂子男五獻食訖酌尸尸飲一尸一飲卽

獻卿非其差也瑤爵散爵不言洗略之也 新安朱

氏云古禮於今實難行當祭時獻神處少祝酌奠卒

祝迎尸以後盡是人自飲主人獻尸尸酢主人酢主

婦酢祝及佐食宰贊眾賓等交相勸酬其繁且久所

以季氏祭繼以燭 吳江徐氏云夫獻一也而由卿

而大夫而士而羣有司是先尊而後卑也爵一也而

以玉以瑤以散是重尊而輕卑也皆以明尊卑之等

也前言貴賤此言尊卑無二義也 京山郝氏云疏

謂九獻爲上公禮然則天子何以加焉又曰侯伯七

獻至酌尸尸飲三朝踐饋食各一獻則是主人獻尸

主婦不得與也子男五獻至酌尸尸飲一則是朝踐

饋食全無獻矣大夫而下又何以殺之皆似揣摩之

說 武林顧氏云尸飲五七九不重重獻臣之不同

耳獻以賓禮隆助祭者玉爵瑤爵散爵寓有品級爵

同皆以齒帶說尊卑之等專主爵言下面自有長幼

之序在

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

而無亂也是故有事於太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

其倫此之謂親疏之殺也

嚴陵方氏云昭穆固所以別父子而父子之行又各

有遠近長幼親疏遠近以代言長幼以齒言親疏以

情言然而代之遠近齒之長幼皆以情爲主爾故下

總謂之親疏之殺也夫有隆然後有殺別親疏則親者隆而疏者殺矣并言殺者言自隆降之以至於殺也王制三昭三穆神之昭穆也此羣昭羣穆人之昭穆也首言祭有昭穆則兼神人而言之然昭穆以神為主故人於廟中乃稱之

愚按鄭注昭穆咸在同宗父子皆來極是而孔疏則云昭穆謂尸主行列於廟中父南面子北面親者近疏者遠各有次序云云蓋此節經文無此意也有事於太廟言時祭耳延平周氏以爲禘祫亦非是

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

禮記集說二十五

五

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於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於其廟此爵賞之施也

疏云爵以表德祿以賞功卿大夫等既受策書歸而舍奠於家廟告以受君之命也延平周氏云君雖在廟中亦必南嚮者示其向明而聽天下爲不可易也臣雖廟中亦必北面者示其答於君自北始山陰陸氏云史由君右執策命之所謂詔辭自右嚴陵方氏云史則掌書者也策則書其所命之事也上言執策下言受書互相備也史由君右非重史也重命而已講義云爵祿者非人君所得而私君既於

廟命之則受之者可不歸而舍奠於其廟乎京山郝氏云王者爵祿羣臣必告祖廟行一獻之禮祭之日卽策命之日晉江周氏云此重爵祿之施於廟歸而舍奠只帶講意輕觀施字自見

愚按鄭注一獻一酌尸也孔疏謂此一獻當尸飲五君獻卿之時山陰陸氏謂一獻爲始獻始獻卽發爵賜祿不厭早金華應氏謂一獻始命者以祭爲先也皆指正祭而言恐皆未是當以郝氏爲正

君卷冕立於阼夫人副褱立於東房夫人薦豆執校執禮授之執鐙尸酢夫人執柄夫人授尸執足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酢必易爵明夫婦之別也

禮記集說二十五

五

註云校豆中央直者執禮授禮之人授夫人以豆則執鐙豆下跗也疏云此謂上公夫人故副褱也尸酢夫人則執爵柄夫人受酢訖而以爵授尸則執爵足夫婦交相致爵其執之不相因故處襲因也主人受主婦之酢必易換其爵男子不承婦人爵也吳江徐氏云君阼夫人東房此夫婦異位也夫人薦豆執其中央之直者其初執禮之人以豆授夫人則執其下跗不執校也尸酢夫人執爵之柄夫人受尸之酢則執其足不執柄也此男女授受異處也然不特執禮及尸與夫人所執異處雖君夫人相授受亦

不因襲其處也不特尸酢夫人易爵雖君夫人相酢亦必易爵更酌也。武林顧氏云執豆四句就男女引起夫婦來說不重。

愚按爵有柄有足先儒謂爵爲雀形以尾爲柄必有所據講義謂爵之柄亦如豆之校在中央殆不其然爵下有二戈足則戈也爵既有柄又有三足則夫婦相授受原可不因故處若相因故處便爲夫婦無別如之何則可禮書謂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則異其所立全不顧前後經文謬甚矣。

禮記集說二十五

毛

凡爲俎者以骨爲主骨有貴賤般人貴髀周人貴肩凡前貴於後俎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是故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者不重賤者不虛示均也惠均則政行政行則事成事成則功立功之所以立者不可不知也俎者所以明惠之必均也善爲政者如此故曰見政事之均焉。

註云貴髀爲其厚也貴肩爲其顯也凡前貴於後謂脊脅臂臑之屬。疏云殷質賤肩之薄故貴髀周文賤髀之隱故貴肩凡前貴於後此據周貴肩言之助祭者賜之俎貴者不多而重賤者不虛而無分俎多少隨其貴賤示均平也功立由於分俎人君欲爲政教必須如分俎均平也前體臂臑爲貴後體膊臑爲

賤就脊脅之中亦有貴賤正脊在前爲貴脰脊橫脊在後爲賤脅則正脊在前爲貴短脊爲賤故鄭總云之屬以包之鄭不云肩者以周人所貴故略之。長樂陳氏云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則有所別而足以爲義貴者不重賤者不虛則有所均而可以爲仁行於上者政也通於下者事也政必有事而事不必有政故事成本於政行。講義云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蓋均則無不滿之患故人樂於從上之政令趨事赴功唯上所欲爲矣此事所以成功所以立也使爲政者惠下必均有如均此俎則何患事功之不立乎於餽可以觀政爲俎見政事之均善爲政者不

禮記集說二十五

毛

可不知也。晉江周氏云自首至祭之必有惠是言祭之惠自貴者至示均也是言祭惠之均未涉政說自惠均以下是言祭惠之均有以達於政也惠在願俎上見惠均在不重不虛上見功之所以立三句是推原上去其實是申言上意也。

凡賜爵昭爲一穆爲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羣有司皆以齒此之謂長幼之序。

註云昭穆厭兄弟也羣有司猶厭賓下及執事者君賜之爵謂若酬之。疏云旅酬時賜助祭者酒爵君厭兄弟子孫昭爲一列穆爲一列各自相旅尊者在前卑者在後同班列則長者在前少者在後是昭與

昭齒穆與穆齒鄭知賜爵爲酬者以獻時不以昭穆爲次此則昭穆故知爲酬也 長樂陳氏云宗廟之中授事則以爵而賜爵則以齒蓋授事主義而行於旅酬之前賜爵主恩而隆於旅酬之後賜以主恩故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羣有司皆以齒長幼之序也夫祭有異輝胞翟闈者惠下之道也唯有德之君爲能行此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昇之爲言與也能以其餘昇其下者也輝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闈者守門之賤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此四守者吏之至賤者也尸又至尊以至尊既祭之末而不忘至賤而以其餘昇之是故明君在上

禮記集說二十五

三

則竟內之民無凍餒者矣此之謂上下之際

疏云輝胞翟闈四者皆是賤官祭末昇以恩賜是施惠之道也作記之人見周刑人守門又何恩賜與之故明之曰古者不使刑人守門雖是賤人得恩賜也際接也謂至尊與賤者其道接也 延平周氏云古者不使刑人守門鄭注謂夏殷時周之法墨者使守門而四夷之隸亦使守王宮蓋當時之爲守衛者皆公卿大夫之子弟而又兼以刑人與四夷之隸則其勢足以相持而不至於爲亂是又使刑人與四夷之隸者皆有所養是亦先王之仁也 石林葉氏云助祭則羣有司賤於族姓而輝胞翟闈又賤於羣有司

明足以知其賤而用之仁足以惠其賤而昇之則上下至矣自上下以及長幼皆曰惠以其賜爵飲食以是名之也自夫婦以及君臣則皆曰明以其薦獻酬酢有所辨也至於政事則見而已矣

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禘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禘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故記曰嘗之日發公室示賞也草艾則墨未發秋政則民不敢草也故曰禘嘗之義夫矣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

禮記集說二十五

三

於其義可以爲民父母禘祭在夏夏爲炎暑故爲陽盛嘗祭在秋陰功成就故爲陰盛記者又引前記之文曰嘗之日發出公室貨財以示賞也案左傳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此以賞對刑爲文其實四時之間皆有賞也 嚴陵方氏云春禘夏禘以飲爲主故曰陽秋嘗冬烝以食爲主故曰陰 石林葉氏云陰陽之盛止及禘嘗而不及禘烝者蓋陽達於春物方蠢動陰終於冬物已退藏故古之君子其言郊社則以禘嘗對之亦舉其盛者耳爵以詔德服以顯庸仁之屬也國政則有田邑致刑則爲秋政義之屬也仁用於夏禘未嘗不行刑要之以仁爲主義主於秋嘗未嘗

不示賞要之以義為主仁義備矣止曰禘嘗之義者指其立道而言之也 金華應氏云秋政若省斂斷刑皆是其施罰也則必草已艾而後施墨刑之輕者未發秋政則民亦弗敢草焉雖一草之微不敢非時而斬艾之故不曰艾草而曰草艾者草自可艾而非人踐之也 福寧黃氏云發爵賜服爲順陽義固矣刑賞並行而以爲順陰義者何所徵哉古記有之嘗之日發公室示賞也此於嘗也出田邑之謂也草可艾則人君行墨刑苟未發秋政而行刑則陰事未始猶順陽以發生也民未敢艾草也此於嘗也發秋政之謂也蓋古記有是言故引之以爲證由此觀之不

禮記集說二十五

至

惟順陰陽以事親又且法陰陽以立政故繫接曰禘嘗之義大矣卽此乃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 順陰陽義祭義既有明文自當從之石林葉氏以灌獻饋食言無據發爵賜服節陰陽義嚴陵方氏注蓋附會不經夫爵曰命之爲陽義田邑曰出獨非君命乎服之在身何以勝陰祿以食人田邑在地何以爲陰讀之殊覺背理而粗淺 烏程姚氏云禘嘗烝分陰陽不必論矣唯禘者陽之盛嘗者陰之盛方氏以陽道常饒陰道常乏解似未當何者饒及於夏始爲盛似也乏及於秋已爲盛矣其何以說也愚謂此盛字當以物爲驗春時生意雖發而未盛長也唯夏則

爲盛長焉秋承盛長之後物漸收成而異於冬之斂藏故農稱有秋斯二祭時比春冬時較爲不同故曰陰陽之盛 納蘭氏云周禮大宗伯以祠春禴夏嘗秋烝冬享先王詩天保禴祠烝嘗手公先王爾雅祭名春祭曰祠夏祭曰禴秋祭曰嘗冬祭曰烝未嘗有春酌夏禘之制也故鄭注王制祭統春禴夏禘秋嘗冬烝皆云夏殷之禮然此特臆說無明文可據也其不信周禮者直指王制祭統所記爲周禮并詩與爾雅而疑之殊不知禮記乃雜採春秋戰國諸篇之說非周制本如是也故以爲夏殷禮者固無明證直以爲周禮者益屬武斷矣不若兩存而缺其疑也

禮記集說二十五

至

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不明其義君人不全不能其事爲臣不全夫義者所以濟志也諸德之發也是故其德盛者其志厚其志厚者其義章其義章者其祭也敬祭敬則竟內之子孫莫敢不敬矣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親蒞之有故則使人可也雖使人也君不失其義者君明其義故也其德薄者其志輕疑於其義而求祭使之必敬也弗可得已祭而不敬何以爲民父母矣 石林葉氏云君主祭者也故明禘嘗之義臣助祭者也故能禘嘗之事能其事則盡物而已明其義於內不可不盡志盡志者唯有德之君可也故志厚義章此德之發而終至於竟內無不敬故曰治國之本也

嚴陵方氏云君以道揆禮故曰明其義臣以法守禮故曰能其事義寓乎禮志存乎心苟有是心而無是禮亦不可以徒行故義所以濟志也有是義以行是志非有德之人則不可以苟作故曰諸德之發也以諸德之發故德盛者志厚義所以濟志故志厚者義章所得不盛則所積不厚所積不厚則所成不章章猶文之成而可見也竟內必以子孫爲言者以祭所以事祖考也禮固所以爲義而義又可以起禮有故則使人以義之所可也大宗伯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代之雖在乎人使之則出乎君代之雖行其事使之則本乎義故曰雖使人也君不失其義者明其

禮記集說二十五

五

義故也 講義云君明其義然後能任其臣臣能其事然後能任君之事以有故不得已而使人宜若不如此身親之爲愈也然雖使人也而於禮無闕者君明其義故不失其義也君而不明其義則雖身親之亦何足貴乎德由志而發志以義而成自然之符也祭敬則竟內之子孫莫敢不敬者人君躬行子孫之道以事其先則凡爲子孫者化之矣古之人使民如承大祭以其敬也不足以爲民父母而於祭之不敬見之其以此乎 烏程姚氏云古者世官世祿同姓爲多故說竟內之子孫莫敢不敬竟內之子孫莫敢不敬則竟內之民無凍餒者矣故下文反言不敬者何

以爲民父母 京山郝氏云義謂陰陽之義明其義者內盡志也能其事者外備物也君人不全道不備也濟志謂成其志之所欲爲也諸德謂眾德發謂顯於事 松陵趙氏云上節以四時引起神嘗隨就神嘗原其行政已明明揭出治國之本此節只要人明其義耳如此看方可融會通章 烏程韓氏云德者心所凝是怵前本體志者心所結是怵前作用總明自中出生於心明義是盡義本領爲民父母煞歸治人之道

禮記集說二十五

五

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君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爲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唯賢者能之銘者論譔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勳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順也明示後世教也 註云銘謂書之刻之以識事者也酌之祭器言斟酌其美傳著於鼎也 疏云自此至所恥也論稱揚先祖之美論謂論說譔謂錄錄祭器鐘鼎也 嚴陵方氏云器之重者莫如鼎言之重者莫如銘此鼎所以有銘而銘必於鼎也 廬陵胡氏云自名謂已能立身揚名以顯其親也能自揚名則國人稱願曰幸哉有子如此故可名也若身蹈不義而無令名雖銘人

誰信之刻先祖德善於鐘鼎而孝順之名成焉先儒謂自著己名於先祖之下非也若有心於自著己名何以爲孝子比次也銘其祖而身名成焉是身比也石林葉氏云銘者名其祖考之美雖有惡焉亦孝子孝孫所不稱焉蓋唯賢者然後能之不賢則知惡必著於天下故曰爾尙蓋前人之愆唯忠唯孝忠孝之道唯賢者能盡言祖而不及考者舉尊以見卑也講義云德善積於身功烈勳勞著於國慶賞爲君之所報聲名爲人之所歸是其美固已布列於天下矣而酌取其所宜稱者爲之謨論以銘之祭器以施之祭祀之間其可後乎孔子曰揚名於後世以顯父

禮記集說二十五

三

母孝之終也稱揚先祖非崇孝乎祭義曰士庶人有善歸諸父母所以示順也明示先祖之美於後世使子孫有所取法非教乎晉江周氏云此是釋銘之義而唯賢者能立之孝子孝孫句是言其爲孝銘者論謨以下申銘者自名之義顯揚先祖以下是著銘有所備之善此三善是作銘以後事下文服善是未爲之先所備者正見惟賢者能之也松陵趙氏云鼎銘之重存乎其人祖宗之美成於子孫只因子孫自不成名直把先人之盛德大業都是我湮沒矣讀自名也三句啟人多少自立之思至於稱美不稱惡此亦人情常事及玩後節知足以利之句便見非賢

者不能假使推揚稍或未明而欲揭其美反彰其惡者往往有之故稱與不稱處大費苦心曰論謨曰酌何等詳審這方是孝子孝孫之心平湖陸氏云銘者自名注疏集說皆解得不安愚謂是欲效法先祖以自成名之意故下文云身比焉順也

夫銘者壹稱而上下皆得焉耳矣是故君子之觀於銘也旣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爲爲之者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知足以利之可謂賢矣賢而勿伐可謂恭矣

註云美其所爲美此人爲此銘也疏云造銘唯壹稱先祖之善上下皆得謂上光揚先祖下成已順行又垂教來世也爲之者謂爲銘之人明足以見先祖

禮記集說二十五

三

之美仁足以著先祖之銘知足以利已得上比先祖也備此三事所以爲賢又不自伐是爲恭也石林葉氏云美其所稱者以其不遺祖考之善也美其所爲者以其不誣祖考之實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故言明足以見之知而不傳不仁也故言仁足以與之知之而能傳又誣其實則亦不知也故言知足以利之知旣利之而欲伐其善則必喪其善故雖銘而其辭敬者亦所謂賢而勿伐也廬陵胡氏云見見祖美也與猶許也已仁故上許與之銘其祖也利者義之和謂義當得此銘也賢而不伐目下事松陵趙氏云稱美不稱惡是謂壹稱崇孝順教上下皆得矣

其所爲處正是自名之實明足見如上節論譏而酌確知其美是他胸中了了處仁字所該甚廣如慎行其身而不遺父母惡名皆是與之真實處無美而稱則爲誣稱美而失其當欲揚之反以損之其不利孰是故知字比明字較精想見他稱美不稱惡一片苦心所謂唯賢者能之蓋如此然恆人只道顯揚先祖謂我能光顯祖宗卻不知此是自家本分內事如何可仗故末二句大有提醒世人意知足以利舊作利己之得次名於下者非

故衛孔悝之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於太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公乃命莊叔隨難於漢陽卽宮

禮記集說二十五

三

於宗周奔走無射駮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與舊嗜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發田叔舅子女銘若纂乃考服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於烝彝鼎此衛孔悝之鼎銘也古之君子論譏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比其身以重其國家如此子孫之守宗廟社稷者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恥也

註云孔悝衛大夫也公衛莊公蒯瞶也德孔悝之立依禮褒之假至也至太廟謂禘祭也叔舅公爲策書尊呼孔悝而命之也莊叔悝七世祖衛大夫孔達也

隨難謂成公爲晉伐出奔莊叔從焉漢楚之川也卽宮於宗周後反得國坐殺弟叔武晉人執歸京師寘之深室也射厭也言莊叔奔走至勞而不厭倦也獻公衛侯衍成公會孫也亦失國得反言莊叔之功流於後世啟佑獻公使得反國也成叔莊叔之孫成子蒸鉏也纂繼也服事也獻公反國命成叔繼女祖莊叔之事欲其忠如孔達也文叔者成叔之曾孫文子圉卽悝父也若纂乃考服若猶女也女繼女父之事欲其忠如文子也成公獻公莊公皆失國得反言孔氏世有功焉寵之也此衛孔悝之鼎銘也者言銘之類衆多略取此一以言之也 疏云按哀公十五年

禮記集說二十五

三

傳蒯瞶舍孔氏之外圍適伯姬氏迨孔悝於厠強盟之遂叔以登臺於是得國是德孔悝之立已也哀公十五年冬蒯瞶得國十六年六月衛侯飲孔悝酒而逐之此云六月命之者蓋命後卽逐之也公曰至休哉是孔悝父祖鼎銘之辭孔悝是異姓夫夫年幼故稱叔舅成公爲晉文公所伐及殺叔武並見僖二十八年左傳然左傳無孔達事傳文不具也襄十四年左傳衛侯出奔齊是成公亦失國也休哉以上是稱其先祖公曰叔舅以下至彝鼎是以身比焉比先祖也 嚴陵方氏云無美而稱之則不足以取信於人故曰是誣也有善而弗知則其明不足以見之也知

而不傳則其仁不足以與之也爲人之子孫不明不仁而且誣焉則恥莫甚矣金華應氏云嗜欲者心志之所存其先世之舊皆以愛君憂國爲嗜欲言文叔能興起之也作率謂奮起而倡率之慶卿也古者慶卿同音其字通用故慶雲謂之卿雲先世纂乃祖服今又纂乃考服者世濟其美也銘出於孔悝之意而以爲公所予者示不敢專也山陰陸氏云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於烝彝鼎辟君也勤大命言命大且勤對揚以君之勤大命猶言對揚天子之休命也鄭氏謂莊公孔悝雖無令德以終其事於禮是行之非然經引此猶詩斷章取義新安朱氏云以辟之

禮記集說二十五

五

勤大命施於烝彝鼎爲句極是辟乃君也以君之命銘鼎彝華亭周氏云銘鼎未幾而卽逐之可見此銘爲要盟矣是非不足辨禮經多出漢儒之手不能無雜也

愚按恤憂也休美也言文叔能致其身憂勤衛國公爾忘私夙夜之間罔有懈怠於是衛國之民咸曰美哉公曰叔舅子女銘予錫也言賜女以鼎銘之辭也烝彝注作烝祭之彝恐非是或曰烝彝是鼎名上文明題衛孔悝之鼎銘則不應并及於彝也六月丁亥禘祭之日也與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同據此可

見禘祭之在六月無可疑者

昔者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武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子孫纂之至於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國也

禮記集說二十五

五

註云言此者王室所銘若周公之功也疏云此因上說鼎銘明先祖之善故此明周公之勳子孫纂之特重於餘國亦光揚之事長樂陳氏云禮以祭祀爲先樂以歌舞爲備郊社天子外祭之重者大嘗禘天子內祭之重者天子秋嘗以享先王謂之大嘗夏禘以享先王謂之大禘則諸侯嘗禘不得謂之大矣周公之廟得用天子之禮雖祭祀以之可也清廟頌文王清明之德歌於堂上以示之維清奏文王象武之事管於堂下以示之大武武王之樂也朱干玉戚以舞之所以象征誅大夏大禹之樂也八佾以舞之所以象揖遜周公之廟得用天子之樂雖歌舞以之可也大嘗禘用天子禮樂如此則郊社可知矣周公封於魯而不之魯魯之子孫纂之於今不廢用之周公廟足以明周公之德用之魯公廟雖欲尊魯以重其國未免爲僭矣孔子曰吾觀魯之郊社非禮也周

公其衰矣 山陰陸氏云大嘗禘言禘在下者非大禘也長發大禘祭天也言大以用天子之禮樂言下而管象則升歌之人下而又管象也公羊曰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則大夏有干戚焉其於大武者一階舞文一階舞武故曰大夏文武備若干舞無羽也羽舞無干也是之謂小舞即大舞干無羽者春秋傳曰將萬焉而問羽數於眾仲毛詩傳以干羽爲萬舞是也然則舞干羽於兩階亦武舞也而曰誕敷文德者格以武舞是乃所以爲文也以人臣所不能爲之功賜之以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是之謂康其福寧黃氏云此言魯國郊社之美然獨未聞禮

禮記集說二十五

望

運孔子魯之郊禘非禮周公其衰之歎乎而曰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國也其失大矣宜與孔悝之銘俱刪去京山郝氏云子孫能揚先美謂之至孝聖天所以教天下後世象賢也其辭莫詳於詩書雅頌訓誥皆對揚祖德足爲後世法崩壞父子相夷孔悝之勳衛之羞也魯僭禮樂周公之衰也不君不臣不父不子故夫子曰魯衛之政兄弟記者特引三國之事繫之祭統之末倘夫子刪詩繫魯頌之意歟不然則記者之無識耳 瀟湘張氏璠云魯郊禘之僭天下後世所共議也至以爲成王之賜則厚誣矣春秋書禘於莊公見禘之僭始於閔公也書四卜郊見郊

之僭始於僖公也由是觀之則郊禘不出成王之賜也明矣且史者載事之書也以天子禮樂賜諸侯豈細事哉左氏未嘗言之公羊穀梁及國語皆未嘗言之公羊之言曰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其言即春秋意也隱公嘗問羽數於眾仲眾仲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用四士用二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若八佾之賜果出成王則眾仲胡不舉以對臯鼫之盟襄宏欲先蔡祝鮀述魯衛初封之寵命賜物其說魯之寵錫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官司彝器織悉畢舉使有天子禮樂之賜鮒也正宜藉口以張大於斯時而反

禮記集說二十五

望

無一言及之乎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賜果出於成王子家駒面斥昭公以僭而不諱耶由是觀之魯之僭非特郊禘而已天子之禮樂大小皆悉用之周公閱來聘魯饗有昌歆形鹽而辭不敢受甯武子聘魯魯饗之賦湛露彤弓而曰莫敢干大禮二子之辭蓋惡魯之僭也以是觀之可見魯之僭尙未久故上自天子之宰下至鄰國之卿苟有識者皆疑怪遜謝而魯人並無一言及成王之賜以自解以此知其誣也按呂氏春秋曰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王王使史角止之夫止之而有

郊禘是魯自僭也然惠公雖請之而魯郊猶未率爲常僖公始作頌以郊爲夸焉記禮者以爲魯禮皆成王賜之以康周公而疑似之說遂至於今 平湖陸氏云鄭注大夏執羽籥文武之舞皆八列互言之耳孔疏大夏言舞數則大武亦當有舞數大武言所執舞器則大夏亦有舞器故曰互也今人講論語八佾罕知其兼大武大夏矣又公羊傳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禮書云公羊所傳者誤也而不知非誤也

愚按魯之郊禘非禮具悉於禮運明堂位諸儒之說得張氏之論而其事益明曰成王賜又曰

禮記集說二十五

聖

成王康王賜嚴陵方氏遂以爲成王之志而康王又能繼之皆無據之言也

經解第二十六

疏云案鄭目錄云經解者以其記六藝政教之得失也此於別錄屬通論吳郡皇氏云解者分析之名此篇分析六經體教不同故云經解六經之教雖異總以禮為本故記者錄入於禮橫渠張氏云經解文字明白人易見則喜入然所得少直舉其大端使人推廣則所得多也吳江徐氏云此篇首言六經而其後或言德政或言禮不盡解經然以經解名篇者蓋取篇首以為名爾烏程姚氏云此篇分為四

禮記集說二十六經解

嘉業堂校刊

段自入其國至深於春秋者也為一段天子者節為一段發號出令節為一段禮之於正國也至末為一段各不相蒙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長樂劉氏云周衰之時諸侯之國雖不能逮文武之世猶能各通一經以化其民故孔子歷聘諸侯入其國而其教可知盧陵馬氏云其教可知者知其所以為教之不同也山陰陸氏云詩性情也故曰溫

柔敦厚書政事也故曰疏通知遠詩之事近易之事深故詩之失愚易之失賊不言失之而言之失者六經無失也學者之失而已書之失誣如孟子所謂以至仁伐不仁何其血之流杵也詩敦厚近愚樂廣博近奢禮恭敬近煩春秋撥亂多權宜故其失亂吳江徐氏云溫和厚也柔婉順也敦篤實也厚端重也詩本性情優游諷詠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故其教成如此疏開明也通透徹也知遠知上世久遠之事也書以道政事而千古治亂興亡之迹在焉故其教如此廣寬大也博宏潤也易平易也良善良也樂同天地之和渾然無際粹然無疵故其教如此絜不停汙也靜不妄動也精純一不雜也微隱藏不露也易建天地陰陽之情順性命神明之理故其教如此恭謙遜也儉節制也貌矜曰莊心一曰敬禮以謹節文乃制心檢身之要故其教如此聯屬其策書之辭以知是非比合其所行之事以知善惡皆當時事辭之實故其教如此烏程姚氏云此教字是風教之教其為人也云云若就一人言而被之風教者無異也故說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六經自有大義理在溫柔敦厚云云但只說得皮膚不曾說得聖人之精蘊且溫柔敦厚非必實以詩為教也就其人之儀象如斯若得於詩之教也云爾政就其溫柔敦厚而過者謂

禮記集說二十六

二

失之愚詩何嘗有失習之過者失之也觀下文深於詩深字自見得他經亦然 平湖陸氏云此一節言六經之教所得有淺深因而不能無失其義甚精集說王氏謂此決非孔子之言何也

愚按此與下節皆孔子之言也吳草廬謂春秋作於獲麟之年筆削僅終而夫子沒矣豈有夫子自言以春秋立教之事故以其爲人以及下爲記者之言竊意不然春秋魯史也夫子特脩之而已孟子不云乎晉之乘楚之檇杭魯之春秋一也

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

禮記集說二十六

三

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

註云言深者既能以教又防其失 石林葉氏云詩書以政教之本而爲序樂與易以道德之妙而爲序禮與春秋以脩身治人之事而爲序六者之失蓋不深窮其理故也易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 松陵趙氏云六經者聖人治世之書原其意不過救亂止失教天下各得其所以爲人而止爲人之道則有若溫柔敦厚等種種不一然豈必斤斤焉頌風雅之章然後謂之詩讀典謨之訓然後謂之書云云乎苟

其爲人也溫柔敦厚就是詩之教矣然每見引經據古自命闕通往往失之愚誣失之賊亂則何故也襲其迹而不知其深不實講其所以爲人之道也若其爲人也果溫柔敦厚而不失之愚雖未嘗一誦風雅之章吾必謂之深於風雅者也云云深字妙有變通見聖人教人初不在文章之末須實落把爲人道理深心體會方能救亂止失兩喝其爲人也語氣大是振醒此解經最切處

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

禮記集說二十六

四

和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

註云環佩玉也所以爲行節也鸞和皆鈴也所以爲車行節也居處朝廷與燕處進退行步與升車也疏云詩曹風鳩鳴篇言君子用心均平威儀不有差忒故能正四方之國 嚴陵方氏云三而成之謂之參言天子之成位也兩而合之謂之配言天子之合德也配言德而參不言位者曰天子固知其爲位矣與天地參故能德配天地兼利萬物日月並明故能明照四海不遺微小利欲有所周故言兼明必有所

治民之意而無其器則不成其爲諸侯天子有治民之意而無其器亦不成其爲天子松陵趙氏謂霸王只當治民二字其說亦通此與上節並不言禮注疏乃謂唯有禮爲霸王之器又謂和仁信義皆存乎禮殆非是

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圓也故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是以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敬讓之道也故以奉宗廟則敬以入朝廷則貴賤有位以處室家則父子親兄弟和以處鄉

禮記集說二十六

七

里則長幼有序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註云衡稱也縣謂錘也隆禮謂盛行禮也方猶道也嚴陵方氏云衡用權以角物而權繫以絲言衡而不言權則以縣見之繩墨所以彈規矩所以畫故曰陳設姦者不正詐者不誠禮所以止邪去僞故不可誣以姦詐隆言隆之而高由言由平其中道無方也體之於禮則爲有方此以禮爲主故爲之方馬士志於道故於有方曰士民無常心故於無方曰民敬則不慢讓則不爭禮雖經而爲三百曲而爲三千其道不過如是故曰敬讓之道也宗廟尙嚴故曰敬朝廷尙爵故曰貴賤有位室家尙親故言父子親兄弟和

鄉里尙齒故言長幼有序奉者奉上之辭入者入內之辭鄉里室家皆人之所居而已故每以處言之安上治民者言上則知有下言民則知有君上下以分言君民以名言禮所以辨名分而已名分既辨而民不犯君則居上者得以安而不危上不偏下則爲民者得以治而不亂故曰安上治下莫善於禮山陰陸氏云君子審禮變欺言誣可欺不可誣也不隆禮言不隆禮不由禮行不由禮朝廷尙爵禮於此位貴賤父子親仁也兄弟和義也鄉里尙齒禮於此序長幼延平周氏云敬讓之道莫重乎宗廟不能奉宗廟則不能入朝廷不能入朝廷則不能處室家不能

禮記集說二十六

八

處室家則不能處鄉里此其輕重之序也晉江周氏云禮包大小煩簡常變正國謂正國之大小等事下三句皆取譬之意引孔子之言只重莫善於禮不可便以安上治民硬與本文相貼愚按權者所以知輕重也衡而誠懸之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規矩亦若是而已誠字無甚深意先儒謂誠猶至也又謂用不以誠則輕重不能無欺是刻意求深之論也此誠字非中庸誠明誠身之比若謂輕重曲直必要至誠審量則今之牙儉賤工皆其選矣豈不可笑自此至末皆言禮

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

疏云此明禮之所用各有所主又明舊禮不可不用之意自此以下記者廣明安上治民之意 廬陵馬

氏云春曰朝秋曰覲天子與諸侯嫌於無分諸侯朝覲以述職然後君臣之義明大曰聘小曰問諸侯相屬以禮上有以字於下下有以承乎上則不相侵陵

禮記集說二十六

九

而相尊敬也臣子之於君親無所不盡其恩尤見於喪祭之禮爲其死者人之所惡而爲喪禮以終之足以見其不倍遠者人之所略而爲祭禮以時饗之足以見其不忘故曰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所以尚齒故席則有上下豆則有多寡皆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所以重禮故執摯而後見敬慎重正而後相親皆所以明男女之別也 嚴陵方氏云君臣之亂生於無義故以朝覲之禮禁之諸侯之亂生於不相尊敬故以聘問之禮禁之臣子之亂生於無恩故以喪祭之禮禁之以至鄉飲酒之施於長幼昏姻之施於男女其義亦若是而已故曰禮禁亂之所由生也

夫坊積土而成故以比禮水之爲物小有浸潤之行大有淪胥之敗故以比亂 講義云自有天地卽有此禮君臣父子夫婦長幼皆人日用常行非有新奇特異足以聳動人之耳目則人以爲舊而去之者多矣然亂患不生有舊禮人不以爲功去之而亂患生然後知禮之不可去水患不作有舊坊而人不以爲功壞之而水爲患然後知坊之不可無

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禮失而爭鬪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

禮記集說二十六

十

疏云此覆說前經據人倫急切者在前先昏姻次以鄉飲酒乃至於聘覲也合言聘覲者以其君臣位失倍畔侵陵其惡相通 嚴陵方氏云淫則爲過辟則不正爭則不止其所鬪則互相攻治夫婦之道苦者言不和也詩谷風刺夫婦失道而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則甘苦固所以言夫婦之道也前則以朝覲聘問爲之首而後及於喪祭鄉飲酒昏姻至此一皆反之者以明其禮之廢由失其序故也 石林葉氏云朝覲聘問在上者之事而民不與焉故言禁亂則始於朝覲者以安上者爲序昏姻雖在上者之制而民得與焉故言廢禮則始於昏姻者以治民者爲序蓋

天下治而後君臣得以正位其亂也常在於准席此其所以成終而所以成始也朝覲聘問上下之禮雖不同而尊謹之道一也故言倍畔侵陵而皆曰敗昏姻鄉飲內外之禮雖不同而親睦之道一也故言淫辟爭鬪則曰罪曰獄蓋民違於禮有罪而加以刑有訟而至於獄則可得而治在上者違於禮則有僭逼而已故倍畔忘君者也侵陵圖隣國者也 福寧黃氏云君臣之位失謂上陵下替君弱臣強也故爲亂之所由生非真失位之云也倍畔是臣子畔君父由君臣之位失來頂朝覲禮廢侵陵是鄰國相侵陵由諸侯之行惡來頂聘問之禮廢

禮記集說二十六

十一

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慎始差若豪釐繆以千里此之謂也

註云隆謂尊盛之也始謂其微時也 疏云引易言事之初始差錯若豪釐之至小其紕繆以致千里之大證禮當防於初也 嚴陵方氏云室家者人之所願也因其所願而爲之昏禮則足以別男女飲食者人之所欲也因其所欲而爲之鄉飲禮則足以序長幼以至喪祭聘覲亦若是而已此教化所以爲微也以其微故能止邪於未形以其止邪於未形故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先王隆之其以是歟 石

林葉氏云禮不體則其教化微微者形而未大者也教以使人效之化以使人遷之故徙善而不自知其止邪也於未形未形者有形之兆也止於將兆則人知捨彼以就此故曰遠罪而不自知先王隆禮其效若此 山陰陸氏云引易今無之蓋連山歸藏之詞差於近也微繆於遠也大所謂繆以千里其幾蓋如此 烏程姚氏云首三句語極粹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禮別嫌明微每從初辨處早辨而預防之使淫心佚志莫敢以竊萌自然日遷善遠罪而不知其教化如何其防止如何此先王必隆之以教天下

禮記集說二十六

十二

也此隆字正應隆禮隆字 晉江周氏云邪者君臣之禮失之類是也善者君臣有義之類是也罪者倍畔之類是也二句一氣趕下善惡不兩立也先王隆之承上朝聘等禮是隆之以治人也引易是證君子必隆禮以慎未形之邪意

禮記集說卷二十六

哀公問第二十七

疏云案鄭目錄云哀公問者善其問禮此於別錄屬
通論所問二事一問禮二問政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
子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禮君曰否吾子言之也孔子
曰丘聞之民之所由生禮為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
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
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為
尊敬然

禮記集說二十七 哀公問

一 嘉業堂校刊

疏云自此至為禮也是哀公問禮之事以禮之所用
廣大故云大禮 嚴陵方氏云其尊其義尊也郊特
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非謂是歟禮運曰夫禮失
之者死得之者生故曰民之所由生禮為大自事天
地而下皆有生者所用之禮君臣有貴賤之位上下
有尊卑之位長幼有先後之位故以位言之男女也
父子也兄弟也皆門內之治也故以親言之昏姻則
二姓之所合疏數則朋友之所會故以交言之 廬
陵馬氏云禮莫重於祭故以祭為先祭莫重於天地
故以天地為先事天地之神而以節言之者蓋事天
地之神各以其位各以其器各以其時皆有禮以節

之也天謂之神地謂之祗此言天地之神蓋又可以
通言也外則君臣由君臣而推之至於長幼上下皆
有位而位則有等內則父子而推之至於男女兄弟
皆有親而親則有殺禮所以辨異故君臣上下長幼
之位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所以別之
也 講義云前之君子謂孔子也後之君子謂時君
也莫尊於天地之神莫急於君臣上下長幼男女父
子兄弟之倫必待乎禮然後幽明之間皆得其所一
日無禮則災患生而禍亂作矣是民之所由以生者
果有大於禮乎 臨川吳氏云婦黨曰昏壻黨曰姻
自家而推及異姓也間見曰疏丞見曰數自長幼而

禮記集說二十七

推及游從也於神之大祭則舉二以包餘於人之大
倫則衍五而至八此者指節事辨別之禮言然即如
此也君子以此敬事大神辨別大倫故尊敬之如此
答公言禮何尊之問

愚按君曰否君字疑為公字末然字疑衍蓋因

下文有然字接連故多此一字

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有成事然後治其
雕鏤文章黼黻以嗣其順之然後言其喪算備其鼎俎
設其豕腊脩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即安其
居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
味以與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

疏云言古之君子行禮如此刺今不然 嚴陵方氏云以其所能教百姓謂以身教也不廢其會而於禮有所行不廢其節而於禮有所守有成事言教之有成效也治其雕鏤文章黼黻治其器以嗣其道也器之不成則禮之道或幾乎絕矣故必以嗣言之治玉曰雕治金曰鏤雕鏤言治器之功也文章黼黻言其飾也有曰喪紀有曰喪算何也以目言之則曰紀以數言之則曰算鼎俎祭器也豕腊祭物也宗廟祭所也物不止於豕腊器不止於鼎俎亦各舉其一端以互明之歲時以敬祭祀孝經所謂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是也以序宗族祭統所謂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是

禮記集說二十七

三

也卽安其居節至食不貳味皆言其以儉爲德也儉者不奪人故能與民同其利也夫禮上至於節事天地之神下至於與民同利則禮之道盡於此矣故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 山陰陸氏云居節言君子所以自安養之節醜猶惡也禹卑宮室惡衣服菲飲食若此者居節也若夫致美乎黼冕致孝乎鬼神盡力乎溝洫卽上脩其宗廟等事不得以居節目之烏程姚氏云此要細看三箇然後字面見君子尊敬此禮然後以其所能者教百姓不廢其會節不遽教也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不遽治也其順之然後言其喪算備其鼎俎設其豕腊脩其宗

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不遽言之備之設之脩之也乃其自奉卽安其居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焉其用於民者如其有節也故下文曰昔之用民者由前要體會 歲時二句宜相承看祭祀時必有燕以合族非二事也 卽安卽字下得極好言卽如此而更無加也此卽字直貫到不貳味 曷云與民同利凡君子行禮若上文所云不無取用於其民而自身又過爲崇奉若下文所云其誰堪之唯用其所不得不

禮記集說二十七

四

用者而儉於自奉乃可與民同利 松陵趙氏云其所能指君子不指百姓以下明有百姓字也卽安以下行禮雖不止此然損嗜節欲同利於民最爲人君盛德事此固行禮之本也如此二字直跟三然後說來方見他尊敬處

愚按言其喪算者蓋自高祖齊衰三月以至於禭斬衰三年喪服之數也先儒并下二句訓爲喪祭非矣卽安其居舊讀爲句節醜其衣服句 山陰陸氏讀宗族卽安句其居節句皆未安蓋卽安不可連上節醜不可連下也愚以爲當讀卽安其居節爲句醜其衣服至食不貳味皆自安其居節也陸氏所解居節極是黼黻文章解見月令雕幾解見郊特牲

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實無厭淫德不倦荒怠敖慢固民是盡午其眾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昔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子莫為禮也

註云由前用上所言由後用下所言 嚴陵方氏云

好實無厭言貪而不知足也淫德不倦言過而不能改也荒於事故其心怠敖於物故其心慢眾者人之所順而反午之有道者人之所尊而反伐之求其得而已不顧於義也當所欲而已不循於理也若是則動皆失其所矣故曰不以其所也用民即君子也以其有君國子民之位故以用民言之 石林葉氏云

禮記集說二十七

五

莫非好也從欲無厭亦謂之好莫非德也淫色不倦亦謂之德故好有邪正德有吉凶 都昌陳氏云固如固獲之固言取之力也盡謂竭其所有也午與迂同

愚按實猶富也本之說文从宀从貫貨貝也德者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謂之德行淫而有得於心亦謂之德固民是盡者方氏解之曰或盡民之力而不計其勞故盡民之財而不計其費語氣未安予略為增潤之曰固用民之力而不計其勞固取民之財而不計其費以致民窮而財盡似為得之

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為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為大公曰敢問何謂為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為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為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為百姓何從

註云愀然變動貌作猶變也君為正言君當務於政

疏云自此至國家順矣明哀公問政并問為政必須親迎孔子對之三事 山陰陸氏云百姓之德言百姓陰受其賜家語德作惠其義一 慶源輔氏云人道之大固莫大於夫婦父子君臣矣夫子不直言而先之於政者對哀公言之政者事之正也事得其

禮記集說二十七

六

正則百姓從斯為政矣此所以不遽言三者之倫而先之以政也 延平周氏云君之所為則好也既好矣雖罰之民不從也故曰君為正則百姓從政矣 臨川吳氏云人道謂治人之道政者行事以正人之不正治人之道不過如此故曰政為大 京山郝氏云固臣固陋之臣

公曰敢問為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聞乎孔子對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敬之至矣大

昏為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親也親親也者親親也是故君子與敬為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

註云庶物猶眾事也大昏國君取禮也至矣言至大也與敬為親言相敬則親疏云人有禮則生所以治愛人非禮不可禮以敬為主故治禮則先敬敬有大小若敬之至極之中天子諸侯之大昏又為大也國君雖尊服冕服以自迎欲親此婦也所以親此婦人欲使婦人亦親己也君子冕而親迎與起敬心為欲相親捨去敬心是遺棄相親之道也若夫不愛重不自親迎則夫婦之情不相親愛矣不敬於婦則室

禮記集說二十七

七

家之道不正矣親愛則仁也尊敬則義也仁義政教之本也嚴陵方氏云古之為政愛人為大然而愛人無節則是墨氏之兼愛而已安能無亂乎故曰所以治愛人禮為大禮以敬為至非敬無以為禮故曰所以治禮敬為大敬之至矣敬之至者唯以大昏為大故曰大昏至矣大昏既至故雖天子諸侯之尊亦必冕而親迎必冕所以致其敬迎必親所以致其親弗愛則無以相合而其情疎弗敬則無以相別而其情褻愛敬之道其始雖本於闈門之內擴而充之其愛至於不敢惡於人其敬至於不敢慢於人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故曰愛與敬其政之本與所

謂冕而親迎者若天子以衮冕諸侯以玄冕大夫冕而不旒夏后氏迎於庭殷人迎於堂周人迎於戶是矣慶源輔氏云夫婦始也父子內也君臣外也問所以致三者之道則哀公亦善學矣冕而親迎躬親親也躬親親者所以致其親愛之意也是與敬所以為親也舍敬則是遺親矣彼以褻為親者未要其終也唯敬以為親則愛得其正故能愛與敬則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矣而大昏又其總也臨川吳氏云春秋經傳哀公不見有婚聘夫人之事而禮記言哀公以妾為妻則是哀公未嘗行大昏之禮故夫子因其問政而言及此烏程姚氏云親親也者親親也

禮記集說二十七

八

句方氏解已親其人乃所以使人之親己亦當愚謂此二句專重在我親其人上孔子意若曰冕而親迎親親也親親也者為何我思此禮宜親而親之也故緊接君子與敬為親句又緊覆說舍敬是遺親也句松陵趙氏云與者精神震竦真見國家民物之大皆托始於此實有不敢苟且之思後面物恥足振國恥足與全在此一與敬中矣

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

註云怪親迎乃服祭服疏云冕則祭服也天子則

袞冕諸侯以下各用助祭之服故士昏禮主人爵弁服是也 延平周氏云或者以親迎之禮止行於諸侯而孔子所以對哀公者蓋諸侯禮也或者以親迎之禮必達於天子而孔子所以言於魯國者蓋天子禮也二者之說以爲達於天子者是也夫天子勢之不可屈者也親迎禮之不可廢者也以不可屈之勢而行不可廢之禮則親迎所以重也且三年之喪者人道之終也故自天子達於庶人則所謂親迎者人道之始也亦必自天子達於庶人 烏程姚氏云天子諸侯其先皆有功德於民故稱繼先聖之後合二姓之好便生出子孫來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

禮記集說二十七

九

社稷之主非謂祭祀時君爲外主夫人爲內主之說也觀下文萬世之嗣也句自見 華亭周氏云并言天地原非僅諸侯之禮也注以先聖爲周公不可拘泥也集說石梁王氏之言爲是繼字似就嗣續上說訓作繼述之繼非也姚說爲優

愚按寡人願有言當爲句然字屬下讀言親迎雖爲大禮然冕爲尊服而以之親迎不已重乎先儒以然字屬上慶源輔氏云願有言然者疑似之意不敢以爲是也恐未然

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言也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

君何謂已重焉

嚴陵方氏云心有欲問之事而口無能問之辭故曰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猶言請益也天地合而後萬物生猶之二姓合而後人道成焉故曰大昏萬世之嗣也以其傳萬世之嗣則親迎之禮不爲過矣

愚按寡人固句不固句焉得聞此言也句皇氏用王肅之義以爲二固皆爲固陋上固言己之固陋下固言若不固陋則不問焉得聞此言猶未明竊意公言寡人素固陋若不自知其固陋而問焉得聞此言也黃氏曰抄吳氏纂言雖能解之而未達

禮記集說二十七

十

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爲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

註云宗廟之禮祭宗廟也夫婦配天地有日月之象焉禮器曰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直猶正也正言謂出政教也昏義曰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以下是也物猶事也事恥臣恥也國恥君恥也 廬陵馬氏云遂之爲言專也夫君子之言必待問而後應也至於力不能問然後遂言之也 石林葉氏云昏以繼萬世之嗣而爲先祖後與之共事宗廟社稷以及天地所謂主

也君其柔盛夫人共祭服則內足以治宗廟之禮推而大之可以配天地天則神也地則明也故以配天地之神明夫婦正則名正名正則言順故出則足以治直言之禮推而廣之凡君臣父子皆取正也故以立上下之敬至於事之廢墜可恥者足以振之國之衰弱可恥者足以興之為政之本孰有先於此乎禮其政之本與 金華應氏云物恥謂事物之汙陋國恥謂國體之卑辱是時魯微弱甚矣哀公欲振而興之而不知禮之為急故夫子以是告之 晉江周氏云祖考魂氣歸天形魄歸地故云天地之神明為政先禮禮指昏禮言與上二禮字不同

禮記集說二十七

十一

愚按集說直言二字未詳孔疏解作朝廷不知其何本

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焉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焉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焉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如此則國家順矣

疏云上既答公以問政之事此遂廣言三代明王為政之道 嚴陵方氏云冕而親迎所以敬其妻也冠

於阼階所以敬其子也敬其妻所以為下女之道敬其子所以為著代之道若道而不徑舟而不游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此皆敬身之道也自其與之齊言之則曰妻自其為之配言之則曰妃其實一也 延平周氏云妻者親之主子者親之後身者親之枝敬此三者非敬此三者也乃敬其親而已此三者有百姓之象焉故敬吾之身以及人之身敬吾之子以及人之子敬吾之妃以及人之妃然則大王所以推而至於天下者也孟子曰大王愛厥妃而當時無曠夫無怨女蓋此之謂也 長樂劉氏云君子所以敬其身非謂我自尊也身雖在我其氣與性則受

禮記集說二一七

十一

之於親傳之於祖非已得以輕而辱之也故曰不敬其身是傷其親也猶傷其根本者枝幹必從之而亡敢不敬慎而培之以禮乎 烏程姚氏云詩頌太王曰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厥妃受命既固其敬身也如何其敬妻子也如何此其立民之象以愾乎天下者注但舉其平日之言不以養人者害人於此章之旨為未切 松陵趙氏云天下國家四字從來混帳天下指當時列國友邦言愾乎天下不是天下效法乃是物恥振而國恥與足以整頓綱維震動國靈而為天下諸邦之所不敢侮如此則政治大行而順於家者順於國矣愾言暨訖順言服從固自有辨不

然則國家順句嫌於複矣

愚按昏義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以著代也妻亦有著代之道故曰親之主也妻曰親主子曰親後亦互言之京山郝氏謂大王猶言大則以王不指周之大王其說雖是終不若承菴先生之說確然其有據也

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廬陵馬氏云言動者敬身之所慎也可言而後言則

禮記集說二十七

十三

無過言可行而後動則無過動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以其貴者賤之所矜式也上者下之所視效也言而世爲天下法動而世爲天下則不命而民敬恭能敬身之效也能敬其身則能立其身能揚其名以顯父母故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 慶源輔氏云哀公猶問敬身善問者也慎言謹行以敬其身而百姓不命而敬恭焉所謂身以及身也故曰成已所以成物也 都昌陳氏云君子以位言之 晉江周氏云君子過言二句是起言動不可過之意言不過辭二句正是敬身工夫成親意是併及之敬恭謂法其言則其行而不敢忘也

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爲君子也是謂成其親之名也已

疏云言凡謂之君子者人之成就美名已若能敬身則百姓歸已善名謂之君子之子是己之脩身使其親有君子之名是成其親之名也已 廬陵馬氏云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而人之成名百姓得而歸之者國人稱願之意如此也

孔子遂言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

禮記集說二十七

十四

講義云我與人本無有異不能愛人決不能自愛不能自愛則雖有此身猶無有也不能有其身則心隨放蕩豈能安土不能安土則以欲惡而爲欣戚豈能樂天安土者無適而不自得之謂也樂天者以得喪禍福一歸之於天而順之者之謂也人能安於平易之地至迫於利害鮮有不動者是未識樂天之理也故唯樂天者而後身之成也爲可必 烏程姚氏云前從愛人爲大說到大昏而推本於敬身此復從愛人爲大說到有身以至成其身蓋爲政未有不務愛人者然非以敬成身未有可氣於天下者故反覆言之 晉江周氏云上以謹言慎行爲敬身之道而此

又言愛人者以人君言行所發不過愛人而已不能有其身則說人來傷之不可說身已喪亡若亡身又安用安土樂天全要照下文看 烏程韓氏云政本愛敬雙提一路卻只說敬所以重提古之爲政煞到成身上說出所以愛人爲大之故從人道追到樂天以啟天道之問

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

石林葉氏云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所謂物者凡吾身所具有者也不過則無以加之辭也蓋天地雖大不離乎物而人不能成其身亦何以位天地而成三才之號乎 烏程韓氏云

禮記集說二十七

五

不過照過言過動拈一物字便天人都攝在內

愚按心典謂不過只是盡所當然未至則求止已至則即止物字以人倫庶物點且勿露仁孝極是以下文有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二句在也

公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無爲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

石林葉氏云問成身則曰不過乎物成身者仁也仁者具人道而過乎物者非所謂人道也問天道則曰貴乎不已不己者用也用而有所已者亦非所謂天

道也哀公以人道既聞命矣故以天道次之日月東

西相從者往來不窮則通矣故不閉其久言其通也通則久可以成物矣故無爲而物成物成則其仁顯矣故已成而明無爲而物成者不動而化也已成而明者不見而章也 臨川吳氏云天道之可貴在乎不已東西相從姑指人所共見者而言故以如言之閉謂閉塞不通天之運行不已雖千萬年之久未嘗閉塞每歲生物完成而不見其爲之之迹物已完成則燦然著明而可見此三者皆言天道不已之妙東海胡氏云貴其二字領下八句不已以流行之脈絡言不閉以變通言物成以變動之功化言明以成

禮記集說二十七

六

功文章言四段雖平然前二段屬德後二段屬業有進一步進一步意久即是不已不閉比不已進一步已成即是物成明比物成又進一步

公曰寡人蠢愚冥煩子志之心也孔子蹴然辟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既聞此言也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

嚴陵方氏云蠢言迷而無覺愚言昧而不靈冥則不辨於事煩則不當於物仁人孝子皆曰不過乎物仁能盡人道孝能盡子道 吳興沈氏云鼻目口耳百

骸四肢物也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物也仁義禮智亦物也舉天地萬物之理備於我者皆物也是物也各有則焉人皆有是物則唯不可過過則非天理也是故仁者之過至於兼愛則無文孝者之過至於勇者割股怯者廬墓皆過也廬陵馬氏云孝者仁之始仁者孝之終親則邇不嫌於無愛嫌於無敬而已故事親如事天所以致其敬也天則遠不嫌乎無敬嫌於無愛而已故事天如事親所以致其愛也愛與敬兩得之而後孝子行全故曰成身成身者言其德之不虧也石林葉氏云孝者仁之本指其成親則爲孝仁者孝之達指其成身則爲仁親者有我以

禮記集說二十七

七

物也天者命我以物也存其心養其性則足以事天而仁足以成身矣有親焉言不過辭動不過則以謹其身則孝足以成親矣有天焉推其事親之心以事天故始言仁人推其事天之心以事親故終言孝子廬陵胡氏云罪謂有間而不能勤行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君以納言納諫爲德此云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臣以諫行言聽爲福建安真氏云仁人之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此與孝經明察之指略同張氏作西銘即事親以明事天之道大略謂天之予我以是理莫非至善而我恃之即天之不才子也具人之形而盡人之性即天之克肖子

也禍福吉凶之來當順其正天之福澤我者非私我也子之以爲善之資乃所以厚其責譬之事親則父母愛之喜而不忘也天之憂戚我者非厄我也將以拂亂其心志而增益其所不能譬之事親則父母惡之懼而不怨也即此推之親即天也天即親也其所

禮記集說二十七

六

孔子以爲仁人蓋孝之至則仁矣張氏之論極其精詳新城鄧氏云不過乎物蓋即物即天也何可過也不過物者即物察則之謂也行必善習必察言而履行而樂無物而不在禮也不過物之謂也孝子于道人之始仁人人道之盡人之終也約之皆不過夫物已焉徹上徹下之道也故仁人事親如事天事天如親一而已矣孝子成身無不敬敬身也事天之道也烏程姚氏云事親如事天則其愛也敬事天如事親則其敬也愛愛敬兼盡而何愧於天何忝於親是謂成身開首論人道曰政爲大推說愛與敬爲政之本此論成身亦不出此二字意是爲人道結局松陵趙氏云仁人孝子總此一人愛親敬天總此一事只一不過乎物便可俯仰無慚事親也是事天也是更何必分仁孝之名合來只成得一箇孝子之身說到此際真是平易近人忽仁孝並出忽單出仁人忽又單結孝子文法錯綜即此數句該盡通章無

窮轉折所以爲簡切之言

愚按子志之心也此句難解疑有脫誤鄭注此事子之心所知也欲其要言使易行廬陵胡氏謂夫子之志是吾之心也慈谿黃氏謂記於心吳江徐氏謂子以簡切之語志記於我心或可請事焉爾總屬強解竊意公之言以爲寡人之愬愚冥煩子志之於心不肯盡言耶夫子因是愬然避席而盡言以對之如此

仲尼燕居第二十八

疏云案鄭目錄云仲尼燕居者善其不倦燕居猶使三子侍之言及於禮著其字言事可法此於別錄屬通論 長樂陳氏云燕居言仲尼閒居言孔子蓋自其弟子所稱則曰孔子自其記者所述則曰仲尼山陰陸氏云退朝曰燕退燕曰閒言禮燕居之事也言詩閒居之事也燕居稱仲尼閒居稱孔子以此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游侍縱言至於禮子曰居女三人者吾語女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也

禮記集說二十八 仲尼燕居

註云縱言泛說事居女三人者三人且坐也凡與尊長言更端則起 嚴陵方氏云周言其不虧於一流言其不滯於一曲周流則其用無所不徧 烏程姚氏云周流無不徧卽下文適中之意 松陵趙氏云以禮周流無不徧是一篇之總 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何如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子曰給奪慈仁 嚴陵方氏云敬言其心恭言其貌心敬而不中禮則謂之野貌恭而不中禮則謂之給勇而不中禮則以力不以德謂之逆給則論語所謂口給者也 講義

云孔子嘗言巧言令色足恭鮮矣仁又以剛毅木訥近仁信乎給之能奪慈仁也慈仁人性所有是誠實之道也以言之捷給不謹故實則無有是慈仁爲給所奪矣 京山郝氏云野與逆其失易見恭而給者似慈仁故獨言給奪慈仁再云子曰者少閒更言猶書詰屢云王若曰也 晉江周氏云野只是朴陋文之以禮則無此病逆雖致亂然人皆知其爲惡唯給則似仁而非人所難辨故指言之 烏程韓氏云慈仁爲後許多仁字伏案

愚按越席而對並非違禮疏家謂其問禮不讓夫子因感喻之鄭註又謂辨近於給故夫子言

禮記集說二十八

仁者以感于貢也恐皆未然此章上文記三子縱言至於禮夫子又言吾語女禮使女以禮周流而無不徧此節夫子因子貢之問正言禮之所以周流無不徧處在於不野不給不逆也絕無感喻子貢之意且聖賢問答亦不必序年齒以爲先後也觀後子貢退言游進曰則言游亦不讓子張夫子何以不感喻之竊意越席云者非侍坐之序子張未對而子貢對焉之謂也越走也逾也又進也三子侍坐縱言各有席位子貢承夫子之問而出其位進而對之故云越席而對曲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鄭注離席而

對即此已而子貢退言游進與越席而對同中者無過不及之謂此三字與下文此中制中中字無異蓋敬恭勇皆當依禮之中若不中便失之野與給與逆矣野給逆俱屬過一邊似禮而實非禮以其不中也而不及敬與恭與勇者且無論矣中字不作去聲注說集說皆誤此言不中下文即言過與不及

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產猶眾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

註云眾人之母言子產慈仁 疏云父義母慈父能教而不能愛母則能愛而不能教 延平周氏云子

禮記集說二十八

張之於中道則過而子夏則不及子產之惠猶眾人之母則亦過也而又不能教則亦不及也方其言子張子夏之不得乎中道則必以子產參之者意乎子產之於中道猶不免有類乎二子則中道之所以為難也 嚴陵方氏云子產惠而不知為政惠而已是難食之也然不知為政是不能教也故曰猶眾人之母 臨川吳氏云卜商雖不在坐并言之者以其不及與子張之過相反也 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為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 廬陵馬氏云中出於人之性而所以節性者在乎禮

而已故曰夫禮所以制中 臨川吳氏云先云禮子者設為問辭又云禮設為答辭

愚按此中者即此禮之中也禮乎禮者見得禮極其鄭重不可過不可不及故緊接云夫禮所以制中也

子貢退子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然

延平周氏云惡而不以禮非仁也好而不以禮非仁也唯仁者為能惡能好而禮者乃所以領惡而全好者也

愚按領如領路一般全是完全而無缺領惡而全好者蓋領可惡之不仁而歸於仁全可好之仁而無一不歸於仁即下文郊射嘗禘饋奠射

禮記集說二十八

鄉食饗諸禮是也鄭注領猶治也好善也作善惡講然善者好之而惡者惡之亦是禮胡氏曰領猶理也應氏曰領謂總攬收拾之也劉氏曰領惡猶言克己集說引之皆非經旨

然則何如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

嚴陵方氏云子游固知領惡全好在禮然未知所以謂之禮果安在哉故問之鬼為陰神為陽天地主乎

陰陽故郊社言仁鬼神自嘗禘而下皆言禮而特於郊社言義者蓋義者禮之所尊故於郊社言之饋奠始死者之奠也死言其事喪言其禮射以賓賢能鄉以序長幼鄉以大言之黨以小言之食以養陰氣饗以養陽氣賓以君言之客以臣言之先郊社後嘗禘尊親之序也先嘗禘後饋奠吉凶之序也先饋奠後射鄉重輕之序也先射鄉後食饗眾寡之序也廬陵馬氏云郊社嘗禘饋奠所以全好於其幽者也射鄉食饗所以全好於其明者也仁者推恩而及之意郊社外祭也所以仁鬼神嘗禘內祭也所以仁昭穆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射鄉

禮記集說二十八

五

此不及冠昏者蓋冠昏在我之事在我則不可推恩及之是以不言新城鄧氏云仁體物不遺禮者體此者也禮無不體則仁無不貫晉江周氏云昭穆以祖考言之集說羣昭羣穆則以生者言之矣不可從烏程韓氏云仁心發於中而後禮文見於外明是禮後然非禮則仁不顯故云如此而後君子知仁東海胡氏云仁以心言如鬼神昭穆死喪乃吾心所欲報者鄉黨賓客乃吾心所應接者所謂仁也曰仁則有好而無惡所以仁則禮之制中者也

愚按郊特牲祭統中庸並云禘嘗而此與曾子問則云嘗禘祭統又云大嘗禘其言禘嘗

嘗禘有不同者祭統云禘嘗之義中庸亦云郊社之禮禘嘗之義而此則云郊社之義禘嘗之禮其言禮言義又不同真有不可解者惟善讀書者會其意而已不必深求以滋惑也

子曰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是故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闔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至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哀辨說得其黨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眾之動得其宜

禮記集說二十八

六

疏云前明郊社等禮各有所因故此廣明郊社禘嘗明而用之則有功又廣明諸禮所用有功諸事各得其所宮室得其度謂宮室高下大小得禮之度數量鼎得其象謂斛斗之量三牲之鼎各得其禮之法象味得其時周禮食醫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又獸人春獻狼夏獻麋是也樂得其節謂樂曲之節車得其式言所乘之車各得其所載之尊卑也鬼神得其饗謂天神人鬼各得其饗食也喪紀得其哀謂五服親疎各得其哀情也辨說得其黨謂分辨論說詩書禮樂之等各得其黨類不乖事之義理官得其體謂設官分職各得其尊卑之體政事得其施言布

政治事各得其所施之處加於身而錯於前凡眾之動得其宜合結用禮之功也 廬陵馬氏云郊社所以事天地而義藏於其中嘗禘所以事宗廟而禮陳於其外因義以致禮因禮以考義神而明之存乎人則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推而通之以至於加於身而錯於前凡眾之動無不得其宜 嚴陵方氏云居言其常居處言其暫處室有奧阼席有上下所謂居處有禮也故長幼辨父子兄弟兄弟所謂閨門有禮也故三族和設官分職列爵分土所謂朝廷有禮也故官爵序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所謂田獵有禮也故戎事閑進退有度左右有局所謂軍旅有禮也故

禮記集說二十八

七

武功成或曰戎事或曰武功何也以器言則曰戎以道言則曰武器之所用者小而道之所致者大故於事則曰戎於功則曰武功戎事閑然後武功成固其序也自宮室得其度而下皆以本於禮故能各有所得焉加於身則以禮加於身也錯於前則以禮錯於前也無所不用禮故動皆得其宜所謂凡眾者眾則不一凡則總而一之之詞 臨川吳氏云前言朝廷有禮謂君相主治朝廷用人各當才德故貴賤有序後言官得其體謂官屬分任一職如人身之一體者上一條答子游以五仁者本也此一條推言五有十一得者效也 松陵趙氏云郊社禘嘗其禮至大其義

亦至深故於上文五禮中特舉其尤重者言之治國如指掌乃喝起下數節以見無不徧意與中庸理明誠格不同以之居處以下言禮之隨地周流宮室得度以下言禮之隨事周流總在治國上說玩下節治國無禮句可見

愚按鄭注三族父子孫也周禮小宗伯之職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鄭注亦曰父子孫也王居明堂禮季冬命國為酒以合三族孔氏云三族父子及孫亦與鄭注同也羅泌有云父子之祖因上推之以及於己之祖子者父之孫因下推之以及於己之孫此禮傳之以三為五也鄭

禮記集說二十八

八

注所謂父子孫者其意亦若是而已士昏禮記請期辭曰唯是三族之不虞鄭注三族謂父昆弟已昆弟子昆弟賈氏疏云大功之喪服內不廢若期親內則廢故舉合廢者而言以其父昆弟則伯叔及伯叔母已昆弟則已之親兄弟子昆弟則子之適子庶子皆已之期服內親也鄭注此雖與周禮二記微有不同要之皆指本族而言不指異姓也史記秦本紀文公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罪張晏注三族父母兄弟妻子如瀆則以父族母族妻族解之此皆不通之論也爾雅云內宗曰族母妻曰黨蓋母妻本異姓不

可以族言也今律謀反大逆條凡謀反及大逆但共謀者不分首從皆凌遲處死祖父父子孫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異姓及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異年十六以上不論篤疾廢疾皆斬此罪及三族也三族者祖孫父子兄弟也其言及同居之人不分異姓者以其同居故也伯叔父者卽鄭注士昏禮記所謂父昆弟也昆弟之子亦期親故與己子同也鄭注己昆弟子昆弟已包在父子兄弟之中要之祖孫父子兄弟及伯叔父兄弟之子皆三年期服內親於親最近於服最重故連坐之自古所謂夷三族者

禮記集說二十八

九

不過如此律文又云其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姊妹若子之妻妾給付功臣之家爲奴並不在皆斬之列則母妻尙且不斬豈有波及母妻之黨益信張晏如淳之說爲大謬矣若嚴陵方氏釋此三族以爲父子兄弟夫婦引易家人爲證雖於闔門之內四字相合然亦非三族之確解故刪去夫婦以存其說并詳識三族之同異與明禮者商之且與明刑者觸類而通之吾友周子荆山見之歎曰以此駁正張晏如淳眞可爲仁人之言明成祖之於遜志夷至十族死幾千人其虐在始皇之上

子曰禮者何也卽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焉俛俛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錯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闔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制宮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哀辨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眾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於眾也

禮記集說二十八

十

疏云前明諸事得禮則有其功此明諸事失禮則其事有害以之居處以下皆謂無禮有失翻前經得禮之事前云閑戎事若失其策則不能閑也前云成武功若失其制則不能成也失施若春行夏令之屬每事如此則爲君上失德無以爲眾人倡始而使和合者也嚴陵方氏云卽者取之以爲己之謂也取是事而治之以是禮故曰卽事之治以譬瞽之相幽室之燭焉俛俛無所如之貌手足在下故以錯言之耳晉江周氏云禮者何卽事之治而不亂者也蓋有一事卽有一事之治有萬事則有萬事之治整頓條理一番便是治便是禮非禮自禮而事自事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人倫日用之間名數等威之際無

一物而非事則無一物而不在於禮事無不治而禮
卽在是矣若使治國而無禮譬如瞽之二句是喻其
不可行譬如幽室之中是喻其無所見手足三句身
不脩矣居處以下凡事不治矣始於身之無禮而至
眾動之失宜如此則何以率先天下而使之洽於禮
乎求治國之如掌不可得矣

子曰慎聽之女三人者吾語女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
焉苟知此矣雖在畎畝之中事之聖人已

疏云子游問禮孔子特爲說之自此以下孔子總爲
三人說禮之大意但於禮之內大饗爲重故此經特
明之 嚴陵方氏云知此則知禮樂之情者也知禮

禮記集說二十八

十一

樂之情者能作者之謂聖故雖在畎畝之中人事
之必曰聖人已

愚按夫子之言曰吾語女禮猶有九焉大饗有
四焉言禮猶有九項大饗之禮則有四項非大
饗之禮有九也九禮之詳既不可得而聞矣大
饗有四者一爲饗帝二爲饗親三爲王饗諸侯
四爲兩君相見兩君相見者卽下文所言者是
也長樂陳氏注大饗不問卜有曰饗禮有大小
春饗孤子諸侯之饗聘卿大夫之相饗非大饗
也郊之饗帝宗廟之饗先王王饗諸侯兩君相
見然後謂之大饗正與此合鄭注此大饗謂饗

諸侯來朝者也孔疏用王肅及康成之說而曰
大饗九者揖讓入門至升堂一也升堂樂闋二
也下管象武夏籥序興三也陳其薦俎序其禮
樂備其百官四也行中規配前爲五還中矩通
前爲六和鸞中采齊通前爲七客出歌雍以送
之通前爲八徹以振羽通前爲九大饗有四者
謂賓初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主人獻賓賓
飲訖而樂闋一也賓酢主人金奏再作主人飲
畢而樂闋二也工入升歌清廟三也歌畢堂下
管象武四也行中規至徹以振羽五也通前四
事爲九也蓋大饗有四乃舉一而漏其三禮猶

禮記集說二十八

十二

有九乃牽樂而湊其數支吾極矣臨川吳氏以
仁鬼神仁昭穆仁死喪仁鄉黨仁賓客爲禮之
五而以大饗有四曰迎賓曰獻賓曰樂賓曰送
賓通前爲九全不願經文口氣如此解經經學
所以愈晦也總之九禮經不及詳而大饗之四
經亦不厭言之以致議禮者之聚訟如此或曰
此節下疑有脫簡

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
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
百官如此而後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
齊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入

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

註云采齊雍振羽皆樂章疏云下管象武之上少升歌清廟一句下文既詳故略之長樂陳氏云大饗之禮兩國之君相見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揖讓而入門禮也入門而縣與樂也揖讓而升堂禮也升堂而樂闋樂也下管象武夏籥序興樂也陳其薦俎備其百官禮也禮見於揖讓而為仁之容樂見於樂闋而為仁之聲大饗所以仁賓客者也接以禮者必樂之以樂樂以樂者必節之以禮苟明於此而后君子知仁焉至此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

禮記集說二十八

三

采齊則饗禮之末儀也容出以雍徹以振羽則饗樂之末節也延平周氏云金主義而兩君相見其情亦主乎義故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其德之能秉於天子也故詩謂秉文之德下而管象示其事之可致於禎祥也故詩謂維周之禎古之君子所以不必親相與言而其意自傳者以禮樂相示而已嚴陵方氏云夏即大夏也以文舞必執羽籥故謂之夏籥此止言籥者主律言之也後言升歌清廟而此不言者以升堂見之此言夏籥序興而後不言者以管象見之蓋升堂則升歌可知管象以示事夏籥亦以示事而已且象武者文武之樂夏籥者夏禹之

樂先時王之樂而後及先王之樂則自近以及遠不失其序故曰序興也俎以薦牲體於上故謂之薦序其禮樂備其百官以見其有加而無已有隆而無殺也如此而後君子知仁者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非謂是歟行中規者謂趨前而行也還中矩者謂轉後而還也趨前則疾疾或失於不曲故欲中規中規則圓而曲矣轉後則緩緩或失於不直故欲中矩中矩則方而直矣與玉藻言周旋中規折旋中矩文雖同而意則異焉且行有動意圓者同故中規還有止意方者止故中矩也和鸞中采齊言聲之所中如此並見玉藻解雍禘太祖之詩也其

禮記集說二十八

四

用為大故歌之以送客振鷺助祭之詩也其用為小故歌之以徹器而已此重輕之別也二詩本以禘太祖與助祭而又用之於此者猶之鹿鳴本以燕羣臣而又用之於鄉飲酒也然論語言以雍徹其用與此不同何也蓋彼所言者天子饗神之事此所言者諸侯饗賓之事故諸侯所用之大者天子止用之於小焉此所以不同入門而金作示情也與禮器言金次之見情同義升歌清廟下而管象與明堂位所言同義示情者欲賓主以情相接也示德者欲賓主以德相讓也示事者欲賓主以事相成也夫始相見彼此之情慮難以通故金作於入門之時以示之示其情

矣又不可不將之以德故升歌清廟以示之示其德矣又不可不輔之以事故下而管象以示之 山陰陸氏云清廟象雍振羽蓋唯魯與二王之後大饗而後有之故其言如此據文王世子天子視學登歌清廟下管象舞大武祭統大嘗禘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千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然則燕禮升歌鹿鳴避清廟下管新宮避象入門而縣興升堂而樂闋者春秋傳曰金奏肆夏之三工歌文王之三縣興是也升歌下管當此節今言管不言歌略二雅也據象武頌也以雍以振羽頌也升歌清廟頌也下管象武夏籥序興者言下而象武與夏籥序

禮記集說二十八

五

興知然者以下而管象知之也此兩君相見之樂也據此諸侯蓋下管象舞大武大夏而已燕禮曰下管新宮若舞則勺此大夫下管新宮舞勺而已傳曰萬入去籥若魯用王禮則以朱千玉戚冕而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故曰朱千設錫冕而舞大武諸侯之僭禮也唯天子以六樂六舞大合樂耳 武林顧氏云君子知仁指觀禮者於樂闋知兩君相愛之仁於升歌知兩君讓德之仁於管象知兩君成事之仁物即行旋迎送徹無不在禮即中規之類主獻賓酢皆情主仁賓義皆德主治飲食賓習禮儀皆事君子無物不在禮與古之君子二君子皆兩君也唯示情示德

示事禮隨樂見故曰以禮樂相示自可默會於不言之表矣

愚按下管象武句上有登歌清廟四字乃與文王世子登歌清廟下管象舞大武同也明堂位云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千玉戚冕而舞大武祭統云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千玉戚以舞大武文雖小異而義無不同也諸篇先儒解之不同恭觀之其義自明此篇注云象舞武舞也夏籥文舞也是矣疏云夏籥序興謂初時管中吹象武之曲已後與夏籥文武次序更遞而興亦未爲不是但止解下管象而不及武舞當云初時

禮記集說二十八

五

於堂下管中吹象武之曲庭中舞大武之舞已後與夏籥文武次序更遞而興便無遺義矣象武之曲即周頌武之篇所謂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周公象武王之功爲大武之樂非維清緝熙祭文王之詩也說見文王世子

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禮不動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薄於德於禮虛疏云此明禮樂之義雖禮樂並陳德是百行之本樂是禮中之別故明禮須詩樂及德乃爲善也 長樂陳氏云禮繁則亂非所以爲理也樂勝則流非所以爲節也故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循理而

動無動而非中也應節而作無節而非和也故曰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一動一作而禮樂存焉豈小人所能與哉蓋詩出於人情禮緣人情而爲之節文則興於詩者未有不於禮故不能詩於禮必失之無序能無繆乎樂不徒作必有禮焉則知樂者未有不幾於禮故不能樂於禮必失之無文能無素乎人而無德何以爲禮則道以德者未有不齊以禮故薄於德於禮必失之無實能無虛乎 慶源輔氏云動則爲禮作則爲樂禮緣人情故通於詩有其序故成於樂發於心故根於德 福寧黃氏云先言禮樂而後獨言禮者禮先樂後禮得其理而樂自無不節矣

禮記集說二十八

七

晉江周氏云理節是禮樂之道言之非以禮樂本體言也理是得其條理節是得其節制無理不動二句方涉君子用禮樂上去不能詩以下則專言行禮之資不言樂者禮樂非二用互相見也 松陵趙氏云通篇言禮忽又兼樂忽又及詩詩與樂皆所以調和禮者正恐人徒襲禮文忘卻行禮時一段太和真意卽如主賓相接時若非有管象升歌之樂如何情意歡洽得來故不能樂於禮素句爲一節之旨卻原歸到德上關動篇中仁字又爲通章論禮之全旨也若如常解將禮樂平提下三句茫無頭緒矣 子曰制度在禮文爲在禮行之其在人乎

疏云此明行禮在人 廬陵馬氏云制度者文爲之體文爲者制度之用盥盥俎豆所謂制度也升降上下所謂文爲也制度文爲皆禮之法也徒法不能自行故行之在人 臨川吳氏云此蓋承上文薄於德於禮虛之言而申之人謂有德之人 松陵趙氏云兩借在禮以責成在人猶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這便是能動能作的君子能知能事的聖人

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夔其窮與子曰古之人與古之人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

禮記集說二十八

六

疏云前經孔子稱唯人能行禮子貢唯聞夔善樂不聞夔達禮故越席而問夔於禮其窮與孔子言今人解樂或全不知禮夔是古之人禮非全不知也素謂樸素偏謂不備具皆不得謂窮夔禮樂兼有但樂優於禮故特通達於樂是以賢名流傳後世若全不解禮何以傳於此名更重美夔云古之人也與今人別也虞書舜命伯夷典朕三禮伯夷讓夔是夔亦何嘗不知禮也

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前吾語女乎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爲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爲必行綴兆與羽籥作鐘

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禮之所興眾之所治也禮之所廢眾之所亂也目巧之室則有奧阼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則有序古之義也室而無奧阼則亂於堂室也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上也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也行而無隨則亂於塗也立而無序則亂於位也昔聖帝明王諸侯辨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外內莫敢相踰越皆由此塗出也三子者既得聞此言也於夫子昭然若發矇矣

註云錯謂施行也言禮樂足以爲政也自目巧以下

禮記集說二一八

十五

古今常事不可廢改昭然若發矇乃曉禮樂不可廢改之意疏云目巧言但用目準視巧思也古之義也者自古以來禮樂之意也由此塗出者言能使貴賤長幼男女殊別外內莫敢踰越者皆由此禮樂之道而出也嚴陵方氏云明於禮樂之道然後能舉而錯之於政政者正也子張問政孔子以是答之論語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故不必鋪几筵之類然後爲禮行綴兆之類然後爲樂也言而履之謂踐言行而樂之謂安行力此二者謂力行此禮樂而施於有政也欲施於有政非明於禮樂而又有其位焉固有所不可故曰以南面而立

夫是以天下太平也萬物者萬事也服體者各服其體而不相侵也諸侯朝萬物服體百官莫不承事則太平之效也夫禮者眾之紀紀散而眾亂則眾之治亂係乎禮之興廢而已室隅有奧尊者所處別於卑階有阼主人所歷別於賓所謂室有奧阼也席或以南方爲上或以西方爲上所謂席有上下也乘車之法君在左勇士在右所謂車有左右也父之齒隨行五年以長則肩隨之所謂行有隨也天子鄉南而立自公卿而下各有位焉所謂立有序也然則古人之禮至於如是者豈徒從事於文爲哉亦各有義存焉爾故曰古之義也踰越皆過也發矇者若目不明爲

禮記集說二一八

十五

人所發而有所見也烏程韓氏云仁是禮之真意樂是禮之精神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正要曉得此二種既已說明自應單結禮字與篇首發端之旨相應不須復粘仁樂

愚按目巧之句言以目巧之於室則有奧阼也於席則有上下也於車則有左右也於行則有隨也於立則有序也皆禮之所在也無之則亂可見行禮全在目巧若依法目巧單屬作室豈作席作車獨不用目巧耶行禮不以目譬猶瞽之無相焉俛俛其何之目而加之以巧大有深意

禮記集說卷二十八

禮記集說二十八

子

孔子閒居第二十九

疏云案鄭目錄云孔子閒居者善其無倦而不褻猶使一弟子侍為之說詩著其氏言可法也退燕避人曰閒居此於別錄屬通論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何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

疏云此篇子夏之問大略有二從此至施於孫子問

禮記集說二十九 孔子閒居

嘉業堂校刊

民之父母自三王之德以下問三王之德何以參於天地以終篇末詩大雅泂酌之篇謂成王行樂易之德為民之父母也五至三無通幽達微觀微知著豫見禍害使民免罹故為民之父母然四方有福亦先知之此主為民除害故舉敗言之 藍田呂氏云禮樂之原在於一心致五至行三無以橫於天下乃一心之用也人心其神矣乎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所以為神也 嚴陵方氏云五至由粗以入精故曰致三無自內而達外故曰行橫於天下者以是道廣被於天下也敗者成之對不言成止言敗者君子思患而預防之則敗尤在乎先知也 金華應氏云凱弟樂

易藹然有禮樂之象而粹然有父母之心也必達於禮樂之原而後能充禮樂之用橫者充塞而橫流也父母之心惻怛懇至而赤子痒疴疾痛無纖髮不切於肌膚四方萬里微有禍敗必先知之蓋愛其民者切慮其事者周故不善之幾微萌芽者稍觸於吾身而無不知焉如此而後無愧於父母之名矣

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

禮記集說二十九

二

註云凡言至者至於民也詩謂好惡之情也自此以下皆謂民之父母者善推其所有以與民共之 疏云此五至者君民同有感之在心外無形聲故目不得見耳不得聞 長樂陳氏云孟子塞乎天地者專言氣此塞乎天地者則兼言志何也蓋志之為物常先於氣而為氣之帥氣之為物常後於志而為志之用孟子言持其志無暴其氣又曰直養而無害則氣之所以塞乎天地者豈非志乎 山陰陸氏云五至言頗至也一事妙五事俱妙 廣安游氏云志也詩也禮也樂也哀也相因而生相尋而至者也必有以致之而後可也是切也治心於屋漏之間致謹於杳

冥之中雖明目傾耳不可得而見聞也 慈湖楊氏云志卽詩詩卽禮禮卽樂樂卽哀志氣卽天地謂之充塞非過論也詩與禮與樂類也忽繼之以哀何也深明夫一體無二縱而言之錯而論之無不可者人情豈能終樂亦有哀焉有所惻焉則哀有所感焉則哀或哀焉或樂焉哀樂相生其變萬狀於戲至哉烏程姚氏云詩禮樂哀四字要看得細五至雖有次第而總由一志字來此志一至四者自無不至不則雖欲強其一至有不可得者故下文云志氣塞乎天地 子民之心誠切懇到心口之間自然欲隱祕而不容得者這便是詩至有是心口之圖維自然有許

禮記集說二十九

三

多經綸料理出來這便是禮至有是經綸料理自然欣喜從事而不爲疲這便是樂至樂此而不爲疲則視民如傷唯恐或阡於危亡也將戚然而不自寧這便是哀至哀本於樂樂轉爲哀朝夕往來於中無少止息這便是哀樂相生所以視不可得而見聽不可得而聞而此志此氣充塞於天地之間也此之謂五至恐非興詩立禮有序有和之說若謂君樂民之生哀民之死民亦樂君之生哀君之死爲哀樂相生抑遠矣謂塞乎天地卽所謂橫於天下也抑又戾矣松陵趙氏云五至只一志至詩禮樂總是他志中要如此未曾說及治道故緊接不可見聞以贊其志之

充塞無間也治道在他意中三無曰行方及治道試思父母愛子此志如何周到如詩以道性情禮以謹節文樂以和安樂哀以防禍患意中一一思想到來何窮何極何可見聞只有一團精氣貫徹其中而橫塞無間耳志結於中氣亦非外須知志之所以能至卽爲氣初非二也 宜興堵氏云達之了手處是志氣塞乎天地達之入手處是志之所至

子夏曰五至既得而聞之矣敢聞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三無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基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

禮記集說二十九

四

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

疏云此三者皆謂行之在心外無形狀故稱無也夙夜基命宥密周頌昊天有成命之篇威儀逮逮邶風栢舟之篇凡民有喪邶風谷風之篇 長樂陳氏云有聲之樂有體之禮有服之喪文也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情也有其文未必有其情有其情無所事於文此三無之所以爲天下貴也宥則寬而不迫密則靜而不發寬而不迫則無憂靜而不發則常樂此其所以爲無聲之樂也威儀之可畏可象則不離於有體至於逮逮而不可選則歸於無體此其所以爲無體之禮也凡民於己則無服匍匐救之則爲

喪此其所以爲無服之喪也 慶源輔氏云古人所引詩各以其意之所取而言之蓋不必同也讀者各隨其事以觀之而不以辭害意焉則得之夙夜基命宥密則無時而不和威儀逮逮不可選則無動而不節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則哀不必見於服也 臨川吳氏云所謂禮樂之原非真有聲而後爲樂有形而後爲禮有服而後爲哀故以三無言之 烏程姚氏云樂必有聲乃欣喜懽愛有不可得而形容者則無聲之樂也禮必有體乃品節經制有不可得而儀象者則無體之禮也喪必因服乃哀閔痛傷有惻然出於衰絰之外者則無服之喪也故下文引三詩以擬

禮記集說二十九

五

其近 夫子斷章取義將基命宥密一語形容樂之無聲恐不當作寬靜安民解威儀逮逮不可選也將并威儀而悉忘之矣所以近無體之禮 松陵趙氏云三無卽五至中禮樂哀之存乎志者也言禮樂哀而不言詩者無言之詩卽志也又無聲之樂該之也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

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於孫子

慶源輔氏云子夏因詩以識其意故贊其言之美盛如此雖然義理無窮不敢以爲盡也故爲疑端以發夫子之言然則商可與言詩前所云是其大概耳然服而行之則其次第興起又有五焉氣志不違則持其志無暴其氣矣氣志既得則志帥氣而氣充乎體矣氣志既從則養而無害日聞四方則塞乎天地之間矣氣志既起則配義與道無是餒也合乎冲漠之氣象矣應是五起則知夙夜基命之詩真足以爲無聲之樂矣威儀遲遲則閒習而不迫也威儀翼翼則

禮記集說二十九

六

敏給而不惰也上下和同則效乃見於外日就月將則理益進於中施及四海則四達而不悖矣應是五起則知威儀棣棣不可選也之詩真足以爲無體之禮矣內恕孔悲則惻隱之生於心也施及四國則仁心之達於外也以畜萬邦則達於外者益廣而有以成物矣純德孔明則存於內者益大而充實光輝矣施於孫子則純亦不已萬古一息而不可以限量言矣應是五起則知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之詩真足以爲無服之喪矣 烏程姚氏云服之云者常致五至行三無而頃刻不離於心也若爾則由中達外發越奮揚將有不可遏抑者此一段光景甚佳故云猶有

五起恐非所謂五種起發其義也易曰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美之至也此便是五起光景五至總是一至三無總是一無就無聲之樂說到氣志既起完志氣塞乎天地一語其無體無服從可知矣首節云四方有敗必先知之後何無一言及之也哀亦至焉哀甚麼無服之喪喪甚麼總是此憂民之心豫圖於未敗之先也故直說到氣志既起施及四海施於孫子處上云志氣塞乎天地此就氣志不違直說到氣志既起總是此志此氣也上從志之所至說將下故云志氣此就無聲之樂發出來故云氣志耳必到氣志既起方完得志氣塞乎天地一語

禮記集說二十九

七

武林顧氏云每一無有五起相承說下咏歎贊美總是君子服三無事前二段在自身上不違者中節之和與未發之中此心如一而不乖也既得比不違略進得吾心自然之中和耳遲遲從容無迫促貌到翼翼方是王度根於王心內恕因心所推孔悲無限矜恤至意施及四國亦從內恕施於輦轂之下也且未著民說下面三段或因微而漸著由狹而漸廣由暫而漸久無甚難處孔子引詩信手拈來頭頭是道解者只靜味三無妙蘊切勿執着如癡人說夢松陵趙氏云從來把五至三無五起等說元說妙將書旨埋沒而為民父母本意愈不親切矣須知至者是也

愛民的精神無所不到無者行事不涉粗迹如言而履之行而樂之不斤斤求樂於聲求禮於體也五起起字緊根服字見三無之行近裏着已直恁親切精神刻刻提起無有止息如此體認全文貫徹矣前引詩詞而以三無為證此先提三無而以詩詞為證總是指點話頭言下須得歌詠唱歎神情動人起意依舊註便呆竊意雖說三無卻原分不得三件節中頻提氣志二字作領於通章前後兩氣志定有關會且說五至而極之不可見間是於五至中見三無也說三無而推到五起又於三無中見五至也此際大可着想連五至三無亦覺多分名目所謂達於原

禮記集說二十九

八

也玩下文說三無私而又結出氣志如神嗜欲將至總見三無不出五至而五至只一志至也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於天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於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祇帝命式於九圍是湯之德也疏云自此至篇末子夏問三王之德參天地夫子答以三無私之事并明湯及文武三代之德詩商頌長發之篇嚴陵方氏云天地者陰陽之體日月者陰

陽之用方其參之以居體則止以天地爲言及其奉之以致用故兼之以日月也其日以勞天下則其爲致用可知矣夫天之運轉地之生育日月之升降變化不停可謂勞矣而奉斯三者以勞天下亦然天之高也凡在下者無不覆故曰無私覆地之厚也凡在上者無不載故曰無私載日月之明也凡容光者無不照故曰無私照詩之所言是湯奉天無私之德也而不及地與日月者舉大以該之也言湯而不及禹與文武者舉中以該之也 石林葉氏云所謂參者卽易之所謂合也德合於天地則其明必合於日月故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帝命不違先天者也至於

禮記集說二十九

九

湯齊後天者也湯降不遲下人者也聖敬曰躋人尊之也唯其下人而人尊之故昭假遲遲唯其先天而不違也故上帝是祗則命式之以九圍亦順乎人也 藍田呂氏云先儒讀至於湯齊爲躋詩本如字又讀聖敬曰躋爲齊詩本作躋當以本文爲正帝之命殷不相違辰以至於湯而皆齊一湯之屈已下士敏疾不遲故其聖敬日以升進然其昭顯假至於天未嘗汲汲然凡以致天命而已是故天命用事於九圍也湯之德如此所以能參於天地也 烏程姚氏云昭格遲遲上帝是祗此是湯之心事此正其聖敬曰躋處故曰是湯之德也注湯無心於得天付之悠悠

也語極精透 山陽彭氏云引詩直須拈德字以首二句作冒齊卽上參字意湯降二句言其德也昭格二句德之無私也九圍句是德之符驗總是推明首二句湯有無私之德如此二王不例見乎

愚按鄭注勞勞來音去聲然依方氏解當如字讀

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

疏云此論天地無私聖人則之以爲教風霆天地共有但氣從地出又風著於土雷出於地故偏繫於地

藍田呂氏云春秋執生殺之機冬夏極陰陽之用

禮記集說二十九

十

風雨霜露施於庶物者皆可取法無非教也風之動蕩霆之震耀流形於下化育庶物使皆呈露發生者亦可取法無非教也 嚴陵方氏云神氣者天氣也及其下降而得地載之故曰地載神氣神氣散而爲風薄而爲霆故曰神氣風霆風霆流行而成形故曰風霆流形形成而後物生可見故曰庶物露生夫風之行也植物之甲者莫不拆霆之震也動物之蟄者莫不蘇則庶物露生於此可見 慈谿黃氏云蓋聞有天雨有雷雨天雨遠雷雨近故此章以風雨屬天以風霆屬地其審之矣世有風雷大作而高山絕頂晴皎自如者風霆非卽地之神氣爲之乎

愚按風霆者神氣也神氣風霆是解神氣二字
藍田呂氏以此句爲衍非也不曰春夏秋冬而
曰春秋冬夏不曰地載神氣風霆流形而多用
此一句蟬聯而下正是文章之妙處

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者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
川出雲其在詩曰嵩高惟嶽峻極于天惟嶽降神生甫
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
之德也

疏云詩大雅崧高之篇崧然而高唯是五嶽其形峻
至于天降此神靈和氣而生甫侯及申伯也所得賢
臣唯爲四國藩屏及四方宣揚威德不私爲己是奉

禮記集說二十九

十一

天無私之德也案詩甫侯謂呂侯也穆王時訓夏贖
刑與申伯俱出伯夷之後掌嶽祀有功故嶽神輔助
宣王爲生申甫又詩蒸民稱仲山甫之賢與嵩高生
甫及申全別蓋此鄭注在前故以甫爲仲山甫在後
箋詩始得毛傳知甫申同出伯夷故與禮別也嚴
陵方氏云有清德在躬不爲物所撓則其氣如神矣
有明德在躬不爲物所蔽則其志如神矣書言外之
所著欲言內之所欲謂所願之事也將至謂有所由
來之漸也其來也必有以開其端而爲之兆故曰有
開必先 石林葉氏云雨降而先出乎雲者天也國
家將興而五嶽必生賢助者天人之相應也然申甫

之所以生者以宣王也而曰文武之德則先王慶澤
之深後世子孫其逢吉歟 烏程姚氏云清明二字
繫承天地之教來天有四時風雨霜露何心哉此氣
常清明也地載神氣風霆流形何心哉此氣常清明
也聖心無私此清明與天地合其德則其志氣自與
天地同其變化故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 丹陽湯
氏云清明在躬無私之體也清明之德在身則氣之
所適志之所向自能前知此無私之用也是以意所
欲爲天必先開發其朕兆猶天降時雨而山川先爲
之出雲也 武林顧氏云首六句兼三王引詩後指
文武有開必先不止賢才引詩亦證大意 烏程韓

禮記集說二十九

十二

氏云清明在躬四字參天地之本
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
代之德也弛其文德協此四國大王之德也子夏蹶然
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
註云令善也言以名德善聞天乃命之王也承奉承
不失墜也起負牆者所問竟辟後來者 疏云詩並
大雅江漢之篇美宣王此記之意明明天子謂三代
之王也 藍田呂氏云奉三無私以勞天下而得賢
佐則必有令聞矣先以令聞慰服人心然後可以興
王業故三代之王必皆先之也引詩皆取類言之也
此篇始論爲民父母之道終論參於天地之德致五

至行三無者爲民父母之道也奉三無私以勞天下者參於天地之德也然王者必得賢佐有令聞然後可以施爲故以嵩高江漢之詩申言之 山陰陸氏云嵩高江漢宣王之詩也今更以爲文武大王之德何也其揆一故無二也亦宣王不能如是不足以使周道粲然復興 烏程姚氏云令聞從令德來必先其令聞者必先其令德也故上文曰湯之德曰文武之德此總曰三代之德也然又曰大王之德者何禹治水土地平天成功德與天無極此不必言唯湯武放伐功在天下不小然所以篤生此人者全由祖宗積德所致故論湯之德曰帝命不違直究其自契以

禮記集說二十九

十三

來爲天命之所向論文武曰弛其文德協此四國直言此是大王之德見此令聞所從來者遠故其奉無私以勞天下其德與天地相參也 子夏問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又問三王之德參於天地其有關於世道不小夫子一告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一告以奉三無而先令聞其有裨於世道甚大 烏程韓氏云上節天地先而文武之德後之此節祖德先而三代之王後之 宜興堵氏云天地以必先者啟之祖宗又以必先者啟之三王何私之有前後互備其義言湯而文武同言文武而湯亦同引詩非分證也

歸安鄭元慶述

疏云案鄭目錄云名曰坊記者以其記六藝之義所以坊人之失者也此於別錄屬通論 嚴陵方氏云君子之坊民舍禮何以哉故經解曰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當周之衰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多矣則坊之道故不可以不記 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為之坊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 疏云此發端起首總明所坊之事此篇三十九章唯

禮記集說三十坊記

一嘉業注校刊

此一章稱子言之下悉言子云以此章一篇總要故特稱子言之但此篇所坊體例不一或數經共論一事或一經唯說一事或引詩書結之或不引詩書皆無義例君子坊民之道譬如坊之礙水坊民之所不足釋立坊之義 山陰陸氏云君子之道譬則坊與言君子之道以譬則坊也坊民之所不足者言民之所不足者坊也大為之坊民猶踰之是之謂民之所不足 廬陵馬氏云禮所以制中故禮以坊德刑所以禁過故刑以坊淫命所以知分而安之故命以坊欲 金華應氏云性之善為德禮以坊之而養其源性之蕩為淫刑以坊之而遏其流出德則入於淫故

出禮則入於刑聖人坊民之具至是盡矣然人之欲無窮非防閑所能盡聖人於是有命之說焉命出於天各有分限截然不可踰也天命至嚴人力莫施以是坊之則覬覦者塞羨慕者止而欲不得以肆矣 福寧黃氏云此言君子以道坊民之意乃一篇之綱也以下言其目 烏程姚氏云坊民所不足非天理人欲有餘不足之說禮以坊德三句宜平看究竟宜重禮以坊德句觀下文禮因人情為節文以為民坊云云自見得蓋禮為民坊制有定則一踰即蹈於刑誰敢恣淫一踰即逆其命誰敢縱欲不恣淫欲自然保完德性不向於凶惡矣此之謂禮以坊德且通坊

禮記集說三十

記一篇大抵皆因人情為節文以為民坊未嘗及刑與命

愚按註以命為教令疏以德為失德亦通然不若應氏之說為精

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以為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貴不嫌於上故亂益亡 註云約猶窮也此節文者謂農有田里之差士有爵命之級也 疏云此明小人貧富皆失於道故聖人制禮而為之節文也聖人制為富貴之法不云貧賤畧其文也亡無也為亂之道益無也不云賤者從可

知也 嚴陵方氏云小人無道以安貧斯約無德以守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皆人之情也而禮則因人之情爲之節文以爲民坊而已下兼言貧而上止言制富貴者禮之所難制尤在於富貴故也言富必繼之以貧言貴不繼之以賤者難制者在所詳易制者在所畧也 慶源輔氏云約是氣歉驕是氣盈坊主於禮故此著言之作者之謂聖故制富貴聖人之事也 石林葉氏云禮之所制亦多術矣富貴獨先焉者以人道之大欲所存而已矣 晉江周氏云聖人制富貴之禮便包有貧在內 納蘭氏云慊或作謙字書以爲口銜物也會子曰吾何慊乎哉孟子曰行

禮記集說三十

三

有不慊於心然則慊亦但爲心所銜之義其爲快爲足爲恨爲少則因其事而所銜有不同此記不慊於上當爲銜恨銜少之義故鄭氏云慊恨不滿之貌孔氏亦云聖君制其祿秩隨功爵而施則貴臣無復恨君祿爵之薄者也集說作快足解殆恐未然 子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眾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詩云民之貪亂寧爲荼毒故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

註云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車一乘此兵賦之法也成國之賦千乘雉度名高一丈長三尺爲雉百雉爲長三百丈方五百步 疏云此坊其奢僭畔

逆之事貧而好樂富而好禮族眾而得安寧如此三者天下極少故云其幾矣詩大雅桑柔之篇刺厲王也於時卿大夫亦有畔而獨言諸侯者舉其重餘可知也 嚴陵方氏云千乘百乘皆以所出之賦言之乘以車之多少言雉以城之廣狹言或言其多少或言其廣狹互相備也已所坊之事不止於民經每以民爲言者蓋民以不足於坊之道故坊之設也以民爲主若夫君子能以禮自坊則無俟乎人爲之坊矣 福寧黃氏云以上二節言坊民貧富之情 京山郝氏云詩云以下記者引證民畔之意後倣此以此坊

禮記集說三十

四

民皆記者意後倣此

愚按田制四邱曰乘千乘者八百家出一乘每乘甲士三人步卒二十二人牛馬兵甲芻糧具焉千乘共有八千萬戶此諸侯之大國也都城者諸侯所自居之城也家富者亦諸侯之采地其地可出兵車百乘者也孔疏都城家富皆以卿大夫言之且援引經傳多有不合徒啟人之疑竇而已

子云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爲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

石林葉氏云章疑異於決疑疑者似同而異章言顯

也決言其成也別微異於明微微者似有而無別言
其有辨也明言其既者也 嚴陵方氏云貴賤有上
下之等衣服有隆殺之別朝廷有尊卑之位有等有
別有位則各安其分而不爭矣故民有所讓 烏程
姚氏云貴賤有等三句總是章疑別微語極粹此正
禮之節文處 武林顧氏云疑屬心微屬事即舍上
下之等隆殺之別尊卑之位疑不章民以惑心起爭
微不別民以隱幾滋競要看得微與疑相干則章之
別之人心昭然於名分而有讓 松陵趙氏云天下
禍亂皆起於嫌疑微小之間故須禮以章別之三者
字何等截然舊云是非未決爲疑邪正不明爲微則

禮記集說三十

五

故字如何接下下二節正是章疑別微之事

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
君臣之別也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禮君不稱天大夫
不稱君恐民之惑也詩云相彼盍旦尙猶患之

註云楚越之君僭號稱王盍旦夜鳴求旦之鳥也

疏云諸侯之君其臣子不得稱之曰天辟天子也諸
侯之大夫其家臣不得稱之爲君辟諸侯也此逸詩
也 嚴陵方氏云日者人君之象在天者既無二日
有土者故無二王大有土者既無二王小而有家
者故無二主凡此皆以尊無二上故也故曰示民有
君臣之別也盍旦卽月令所謂鶡旦盍何不也何不

且是求旦而已以此人患之者以其亂晝夜也君臣
之別晝夜之象也其可亂之乎

愚按春秋不稱楚越之王當爲句喪字屬下讀
蓋不稱楚越之王者所以示君臣之別也喪禮
天子崩曰天王崩復曰天子復諸侯薨則不敢
稱天大夫不敢稱君皆恐民之疑惑故耳鄭註
以春秋不書葬指爲不稱楚越之王喪非是

子云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
也以此坊民猶得同姓以弑其君

註云同姓者謂先王先公子孫有繼及之道者也非
此則無嫌也僕右恒朝服君惟在軍同服爾 疏云

禮記集說三十

六

僕及車右身衣朝服故曲禮曰乘路馬必朝服是也
僖五年左傳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又公羊成二年
鞏之戰逢丑父爲齊頃公車右衣服與頃公相似是
在軍同服也 嚴陵方氏云乘車之法君在右僕在
中央勇士在右 石林葉氏云禮別嫌則親疎異矣
故同姓親也嫌於爲同不同車所以遠之異姓疎也
雖與同車嫌於爲異不同服所以別之故民不嫌也
因其爵之貴賤而後推及君臣因其衣服之差而後
推及於車其坊民如此同姓猶有弑篡者 都昌陳
氏云不同車遠害也篡弑之禍常起於同姓故與異
姓同車則不嫌 福寧黃氏云以上三節言坊民上

下之情

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益亡故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

註云亡無也食謂祿也在上曰浮祿勝已則近貪己勝祿則近廉 嚴陵方氏云賤不貪貴貧不貪富則無爭奪之禍矣故亂益亡夫權與之無餘不害為賢者伐檀之素餐君子所不為故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此辭富貴之道也浮與行浮於名之浮同 石林葉氏云富貴貧賤以道得之皆所不辭君子有時而辭者所以教民順也食浮於人則為非義故君子寧使人浮於食 都昌陳氏云才德

禮記集說三十

七

薄而受祿厚是食浮於人也 烏程姚氏云不辭是君子之事下二句是君子之心 晉江周氏云不辭正是居貧居賤處末二句正是辭富不辭貧照出辭貴一句 松陵趙氏云辭有不敢居之意不辭有安之之心此際毫無矯意但其心以為與其如此寧使如此耳下二句正申明其故此敬事後食處更有餘意 烏程韓氏云亂始於爭坊爭莫如讓故以下歷言教讓之坊此與下節明辭受之坊以教讓也 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詩云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疏云詩小雅角弓刺幽王之詩引之者證上每事須讓也 嚴氏云兄弟有因杯酒得罪而怨者此為持平之論以解之言凡人之不善者其相怨各執一偏而不能參彼己之曲直故但知怨在上而不思已過然其端甚微或止因受爵失辭讓之節而或至於亡其身亦可念矣 晉江周氏云此坊民之不讓也讓而受惡所以長長也讓而坐下所以貴貴也讓而就賤所以尊君也三者之讓君子以禮坊民者也而民猶不能從焉即上文大為之坊民猶踰之之意引詩是犯齒者而犯貴犯君可例見矣

禮記集說三十

八

豆肉美者敬長惡者自受是讓齒也而民猶犯齒衽席之間貴者坐上賤者坐下是讓貴也而民猶犯貴朝廷之上君南面而立臣北面而朝是讓而就賤也讓者退也猶言退而就賤也而民猶犯君方氏謂禮六十以上邊豆有加故酒肉以犯齒言三命不齒席於尊東故衽席以犯貴言族人不得戚君位故朝廷以犯君言則解之太深矣鄭註以爵為爵祿之爵集說從華谷詩輯作酒器解優於註矣 子云君子貴人而賤己先人而後己則民作讓故稱人之君曰君自稱其君曰寡君

註云寡君猶言寡德之君言之謙 嚴陵方氏云貴人而賤己則不驕先人而後己則不爭故民作讓山陰陸氏云引此者著於君當如此其他可知也武林顧氏云此與上節雖兩子云前後讓字照應民猶犯君截上段正起下段與以此坊民猶有等句法相似而倒出之引詩證犯齒也凡人已交際未免分箇貴賤先後君子不唯身行讓道直貴人先人如虞廷讓於臯陶讓於稷契讓於夔是箇榜樣以讓風而民誰不作讓者乎稱人自稱特又一證 烏程韓氏云此明人之坊以教讓也

禮記集說三十

九

子云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僭先亡者而後存者則民可以託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以此坊民民猶僭死而號無告

疏云詩邶風燕燕之篇衛莊姜送歸妾也言歸妾戴嬌思念先君莊公以婦道勗勉寡人寡人莊姜自謂此記以勗為畜僭死而號無告者言民猶僭棄死者其生者老弱號呼無所控告 嚴陵方氏云死謂為國家死其事者亡謂為國家亡而在外者利祿之所施不必及其身也錄其人之功以及其親族而已若周官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禮言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之類皆是以死者君之心猶所不忘則民勉於孝思故曰民不僭以亡者君之心猶所不絕

則民勉於忠義故曰民可以託 烏程姚氏云引詩斷章取義謂思及先君畜養寡人證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之意故改勗為畜此畜字不作吝畜解集說誤矣 松陵趙氏云僭如俗云轉背便忘此情最為惡薄上不念死則是轉背忘之矣如何要民不僭舊云民感而思其親大謬 烏程韓氏云此明存亡生死之坊以教讓也

子云有國家者貴人而賤祿則民興讓尚技而賤車則民興藝故君子約言小人先言

註云言人君貴尚賢能而不吝於班祿賜車也技猶藝也約與先互言爾君子約則小人多矣小人先則

禮記集說三十

十

君子後矣 疏云君子約言者省約其言則小人多言也小人行在於後必先其言君子則後言先行其行二者相互 晉江周氏云此言鼓舞人才之坊在於務實而已貴有德而不吝於班祿是有好德之實故民知德之可貴而推尊之企及之志興矣尚有能而不吝於賜車是有好才之實故民知能之可尚而肄習之奮發之意興矣實行之足以化民如此

愚按技非小技藝非末藝技如大學人之有技之技藝如論語游於藝之藝末二句上初意疑有關文另為一章反覆求之而有得焉路行之以君子小人皆指民言謂夫子必不以有國家

者爲小人也極是且故字明明頂上文說來則君子小人皆是民也君子約言鄭註尙德不尙言也則小人先言尙言不尙德矣此一反一正之詞約言者興讓與藝也先言者無讓無藝也興讓與藝還當重讓一邊

子云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犯也下不天上施則亂也故君子信讓以泄百姓則民之報禮重詩云先民有言詢於芻蕘

註云酌猶取也取民之言以爲政教報禮重者猶言能死其難詢謀也芻蕘下民之事也 疏云此論上取民言則民報禮重之事詩大雅板之篇證上酌民

禮記集說三十

言之意 嚴陵方氏云上酌民言則與天合矣則下豈有不天上施者乎言必曰酌者以言有當否斟酌而後行之也 烏程姚氏云上不酌民言四句分明上下相對書曰罔失法度事唯獨斷不求詢謀之同便失法度卽此便是犯了集說解民必違犯恐未然 晉江周氏云摘訓曰信讓就是酌民言上酌民言便是實心而不欺故曰信酌民言便是虛心而不驕故曰讓若說以實心虛心酌民言又多一層矣報禮重就是天上施此說最好 烏程韓氏云酌言教讓之本酌民言蓋讓善於民故云信讓以泄

愚按下天上施四字最難解上指君下指民君

卽天也在上之君酌用民言則下民之言如天上施矣上不酌用民言則下之言不能施於天上而君之所行非犯卽亂安得民之報禮重乎上下相因必然之理也

子曰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怨益亡詩云爾卜爾筮履無咎言

疏云自此至小子無良論善則稱人過則稱己之事凡三節上論與凡人次論臣於君下論子於親 都昌陳氏云詩衛風氓之篇履當依詩作體謂卜之於龜筮之於蓍其卦兆之體皆無告凶之辭也以無咎明不爭不怨之意

禮記集說三十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讓善詩云考卜惟王度是錡京惟龜正之武王成之

疏云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言稽考於龜而卜者惟是武王也歸美他人詩無其證故引此歸美於君以證之 慶源輔氏云善則稱人與人爲善之心也過則稱己自任以重之事也聖人不過如是大舜善與人同武王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民不爭始之事也又進則怨益亡又進則民讓善怨益亡則不爭不足言矣民讓善則亡怨又不足言矣 都昌陳氏云詩言稽考龜卜者武王也謀度錡京之居蓋武王之志已先定矣及以吉凶取正於龜而龜亦協從武王遂以

龜爲正而成此都焉是武王不自以爲功而讓之龜
卜也故引以爲讓善之證 武林顧氏云二節都就
君與民看惟上有推善引過之風沁入民心民不爭
從善一邊怨益亡從過一邊怨亡深於不爭讓善又
深於怨亡使天下皆審於自治而常覺善不及人所
以讓也

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謀
嘉猷入告爾君於內女乃順之於外曰此謀此猷惟我
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

嚴陵方氏云民作忠言作而起之也 山陰陸氏云
臣良君顯顯在下以良故顯也不言明明自明也據

禮記集說三十

十三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 平湖陸氏云鄭註君陳蓋周
公之子伯禽弟也孔疏並不言其何據止以蔡仲之
命序例之謂其相似恐終難信

愚按書與此所引畧異蔡氏集註云言切於事
謂之謀言合於道謂之猷非二也良以德言顯
以名言此舉君陳前日已陳之善而歎息以美
之也其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此善則稱君
之義

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已則民作孝大誓曰子克紂非
子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子非朕文考有罪惟子小子
無良

註云大誓尙書篇名克勝也非子武非我武功也文
考文王也無罪則言有德也無良無善也此武王誓
眾以伐紂之辭也今大誓無此則其篇散亡 都昌
陳氏云引之以證善則稱親之意 福寧黃氏云以
上四節言伐善文過之坊 烏程姚氏云善稱人過
稱已此君子長者事善稱君親過稱已此忠臣孝子
事其人品特勝

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云三年無改於
父之道可謂孝矣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謹

疏云上承善則稱親則民作孝自此至猶忘其親廣
明爲孝之道以坊於民猶有忘孝之事案其惟不

禮記集說三十

十四

言在尙書說命之篇言乃謹在無逸之篇高宗非書
篇名 石林葉氏云二年無改以終其憂三年不言
以思其孝然書言乃雍此言乃謹謹則樂之至也雍
則和之至也 晉江周氏云此節主親沒而言爲善
以克蓋前愆是爲弛其親之過父行之可法者則敬
迷之不忘若依註弛作遺忘解則常人皆可能之豈
足以言孝 烏程韓氏云君子於親沒猶是也況於
生乎

愚按此節既有子云又引論語豈夫子自引已
之論語乎可見詩書及論語皆記者引之以證
夫子之言明矣 說文弛弓解也廣韻弛釋也

此弛字當作釋字解 過字要看得凡人處
家庭骨肉之間最多委曲父母之心或過於厚
或過於薄或過於愛或過於忍爲人子者生前
極力周旋沒後則一概消釋而但敬述吾親之
美善痛念吾親之永逝可謂孝矣引論語無改
是敬其美引高宗不言是弛其過

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詩云孝
子不匱

註云論語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
不怨內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
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正與此同匱乏也孝子無之

禮記集說三十

五

止之時 疏云詩是大雅既醉美成王也 烏程姚
氏云從命作承命解是竊謂父母之命有治亂不同
若是治命惟然承之無容說矣惟是亂命於此處能
畧無忿心畧無忿氣惟知微諫而不倦即至於勞而
不怨則非心誠諭親於道者不能也故總之曰可謂
孝矣 烏程韓氏云君子於親勞猶是也况於愛乎
此二節是善則稱親過則稱己之餘意

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故君子因睦以合族詩
云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瘡

註云睦厚也黨謂親也合族謂與族人燕與族人食
令善也綽綽寬容貌交猶更也瘡病也 疏云詩小

雅角弓之篇幽王不親九族兄弟刺之也 嚴陵方
氏云於父母之黨猶且睦之况父母乎故曰可謂孝
矣 慶源輔氏云因孝以睦黨因睦以合族未能孝
親安能睦其黨乎故曰可謂孝矣綽綽有裕故能合
族交相爲瘡豈能合乎

子云於父之執可以乘其車不可以衣其衣君子以廣
孝也

註云父之執與父執志同者也 嚴陵方氏云衣於
身最密前經言君與異姓同車不同服亦以是而已
夫孝所以事父也於父之執猶且如此則孝之所及
廣矣故曰君子以廣孝也 都昌陳氏云車所同也

禮記集說三十

六

衣所獨也車可乘衣不可衣廣孝謂敬之同於父亦
錫類之義

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

慶源輔氏云養而不敬有之矣未有敬而不養者也
子云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

註云同位尊卑等爲其相褻厥其也辟君也忝辱也

疏云引書太甲篇伊尹戒太甲之辭言爲人父不
自尊嚴而與卑下相賣亦累其先祖因君見父也

武林顧氏云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母
卽辟故引爲喻 烏程韓氏云此二節明敬者孝
之實也

子云父母在不稱老言孝不言慈閨門之內戲而不歎君子以此坊民猶有薄於孝而厚於慈

註云孝上施言慈則嫌下流也 嚴陵方氏云父母在不稱老與曲禮恒言不稱老同義孝所以愛親慈所以愛子言孝不言慈者慮其厚於子而薄於親也說樂之者戲也感傷之者歎也閨門之內欲其和而已故戲而不歎 慶源輔氏云孝慈一心也然人情多薄於孝而厚於慈者私而已其所以慈者亦必不中節姑息而已閨門和樂之地而有歎言則其處家者可知矣戲而已婦子嘻嘻則又不可

子云長民者朝廷敬老則民作孝

禮記集說三十

七

註云長民謂天子諸侯也 慶源輔氏云長民者於朝廷之上行敬老之禮則民作孝 烏程韓氏云此教孝之本

子云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脩宗廟敬祀事教民追孝也以此坊民猶忘其親

疏云祭祀有尸宗廟有主下示於民有所尊事也

河南程氏云祭非主則無依非尸則無饗 石林葉氏云尸則斯須之敬也故祭祀則言尸主者庸敬也故宗廟則言主此特見於有事而已若夫宗廟久而廢壞則修之祀事依時舉行則敬之乃所以教民追孝也自君子約言至良顯哉皆君臣之事自善則稱

親至此皆父子之事 福寧黃氏云以上九節言教孝之坊

子云敬則用祭器故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以此示民民猶爭利而忘義

註云祭器邊豆簋銅之屬有敬事於賓客則用之謂饗食也易辭在既濟離下坎上離為牛坎為豕西鄰禴祭則用豕與言殺牛而凶不如殺豕受福喻奢而慢不如儉而敬也引詩言君子饗燕非專為酒肴亦

禮記集說三十

六

以觀威儀講德美也 疏云前經坊民以為孝之道此教民以為敬行義之事引易既濟九五爻辭引詩大雅既醉之篇 嚴陵方氏云苟以菲而過乎儉則禮之文廢而不存苟以美而至於奢則禮之情沒而不見祭其食所以敬其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蓋報施之禮然也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者則以在禮而不在物故也食者利之所存禮則義之所出故終言以此示民民猶爭利而忘義此篇所記凡十七節言此坊者十六而於此獨曰示民蓋以示民則民有所做以此坊民則民無所踰示之將以坊之也此止言飲食之際未足以盡利義故言

示而已後重言君子不盡利以遺民則利義於是乎盡故繼之曰以此坊民民猶忘義爭利以忘其身然合而言之其實一也 福寧黃氏云此言賓主之坊 武林顧氏云引易在誠不在物引詩在德不在味 愚按敬則用祭器見喪記鄭註謂朝聘待賓客 崇敬不敢用燕器也孔疏云其實冠昏亦不用 燕器引左傳季武子曰君冠以裸饗之禮行之 為證則此亦不但賓客饗食已也

子云七日戒三日齋承一人焉以為尸過之者趨走以教敬也醴酒在室醜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尸飲三眾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禮記集說三十

十五

疏云詩小雅楚茨之篇言古之祭祀禮儀盡合其法度笑語盡得其節制 嚴陵方氏云七日戒三日齋並見禮器郊特牲曲禮曰為君尸者大夫士見之則下之君知所以為尸者則自下之故曰過之者趨走也夫齊戒以承之趨走以避之則敬之至矣故曰以教敬也自水言之則淡者為精甘者為粗郊特牲所云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是也自酒言之則濁者為質清者為文若此所謂醴酒在室醜酒在堂澄酒在下是也其實在上其文在下則先王之所尚固可

知矣示民以此豈有沈湎之禍哉故曰示民不淫也尸飲三眾賓飲一謂祭祀獻酬之時尊者飲多而卑者飲少故曰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者因祭祀之酒肉也聚其宗族者謂羣昭羣穆咸在交相親也故曰教民睦也 石林葉氏云詔祝升首皆在室故堂上觀乎室羹定餽尸皆在堂故堂下觀乎上 武林顧氏云前四段舉上行祭禮之始終而釋其所示與教也到堂上二句又言奉祭時之容不得不肅為示教之本引詩以證之盡合度而得宜是示教的榜樣

禮記集說三十

三

子云賓禮每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浴於中霤飯於牖下小歛於戶內大歛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示遠也殷人弔於壙周人弔於家示民不僭也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以此坊民諸侯猶有薨而不葬者 疏云按鄉飲酒禮主人迎賓至門三辭至階三讓皆主人先入先登是每進以讓也 嚴陵方氏云浴於中霤而下皆喪禮示遠之事已見檀弓解弔於壙即檀弓所謂殷既封而弔也弔於家即所謂反哭而弔是也所弔雖異所以不僭死之意則一 石林葉氏云賓禮所以接人欲其有文則每進以讓喪禮所以送死欲其至敬則每加以遠惟其進以讓故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覺惟其加以遠故事鬼神而遠之

般人練而耐遠也故近而弔於壙周人卒哭而耐近也故遠而弔於家 山陰陸氏云事合棺而後卒也吾從周者弔於家而後事卒 吳江徐氏云此以賓禮起喪禮故下不復言賓也

愚按賓禮兼朝聘燕享而言不止鄉飲酒一事疏引之以見類耳

子云升自客階受弔於賓位教民追孝也未沒喪不稱君示民不爭也故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以此坊民子猶有弑其父者

註云受弔謂反哭時也既葬矣猶不由阼階不忍即父位也沒終也春秋傳曰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

禮記集說三十

三

至其臣子踰年則謂之君矣 疏云此明追孝於親鄭知反哭時者以承上文薨而不葬也又既夕禮乃反哭入主人升自西階是也案僖九年秋九月晉侯詭諸卒冬晉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十年里克弑其君卓子此卓子踰年弑而經書其君是踰年稱君嚴陵方氏云父既往而猶未忍升其階而居其位故曰教民追孝也未終喪居君之位而未敢稱君之號則推讓之心固可見矣故曰示民不爭也既曰客階又曰賓位互言之 烏程韓氏云此二節以喪言教慎終也

子云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不貳也故君子有君不

謀仕惟卜之日稱二君喪父三年喪君三年示民不疑也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示民有上下也故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莫敢為主焉故君適其臣升自阼階即位於堂示民不敢有其室也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而貳其君嚴陵方氏云孝以事君者推事父之道以事君也弟以事長者推事兄之道以事長也若是則臣不敢貳於其君下不敢貳於其長故曰示民不貳也不敢有其身者傳所謂為人子者無以有己是也不敢私其財者經所謂不有私財是也若是則上之勢不分於下故曰示民有上下也自無客禮而下並見郊特牲

禮記集說三十

三

解饋即遺也自此還彼則曰饋自下獻上則曰獻 山陰陸氏云君子有君不謀仕者如上所謂則君豈容有二哉卜之日卜仕之日也卜仕之日君臣未定故稱二君以下若云秦可晉可也 石林葉氏云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忠孝順其本一也以其本一故有君不謀仕而其喪君亦如父三年也君則統臣者也故天子無客禮君適於臣則為主父則統子者也故父在子不敢有其身私其財以為饋獻 福寧黃氏云此言忠孝之坊 烏程韓氏云此合言父子君臣所謂資於事父以事君也 愚按君子註疏謂君之子父在者也集說因之

非是

子云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先財而後禮則民利無辭而行情則民爭故君子於有饋者弗能見則不視其饋易曰不耕穫不菑畲凶以此坊民民猶貴祿而賤行

疏云引易无妄六二爻辭證貪財之事田一歲曰菑三歲曰畲嚴陵方氏云幣者帛之名帛者幣之實禮之先幣帛言物以禮爲先也禮者事之象幣帛者祿之象故曰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先財而後禮則狗利而忘義故曰則民利無辭則失取與之名行情則失利欲之節是非廉讓之道故曰則民爭弗能見

禮記集說三十

謂主人有故而弗能見饋者也辭必相見而後伸故弗能見則不視其饋慮其無名也蓋凡內物者必視其多寡是否而後內之故也貴祿而賤行者不以行事爲先也

吳氏云禮記泛引諸經字多不合

以坊記一篇考之如引易不耕穫不菑畲凶今易无妄之六二曰不耕穫不菑畲則利有攸往不言凶也如引書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今書君陳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不惟字異繁簡亦不同如引詩履無咎言今氓詩以履爲體引春秋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今春秋僖九年書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十年里

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本非同時事也然亦有與今經合者如曰東鄰殺牛等語則與今易合矣如日子克紂等語則與今書合矣如曰此令兄弟等語則與今詩合矣如曰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等語則與今春秋合矣一篇之中如此他皆類此烏程韓氏云此後祿之坊納蘭氏云易无妄六二不耕穫不菑畲則利有攸往象曰不耕穫未富也朱子謂六二因時順理而無私意期望之心言其無所爲於前無所冀於後則利有攸往未富言非計其利而爲之也故記引以證先事後祿之意集說因凶字之悞不考易義從而爲之辭失易意矣然此說亦起於鄭氏

禮記集說三十

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以此坊民民猶忘義而爭利以亡其身註云不盡利以遺民不與民爭利也食時謂食四時之膳葑蔓菁也菲薔薇也下體謂其根也疏云此明貴義輕利以坊民之事詩小雅大田之篇陳明王之時田稼既多穫刈促遽彼處有遺棄之禾把此處有不收斂之穧束與寡婦拮拾以爲利證以利遺民也不力珍不用力務求珍羞鄙谷風之篇婦人怨夫棄己言采葑采菲無以下體之惡并棄其葉言取妻

無以華落色衰相棄如此則道德之音無相乖違可與女同至於死也此記者斷章取義 嚴陵方氏云自仕則不稼而下亦皆不盡利之事食四時所有之物不力求難得之品王制曰大夫無故不殺牛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有故則祭饗是也 石林葉氏云不稼不漁者不盡利以遺民也不力珍者盡仁以愛物也 都昌陳氏云引詩與今詩文顛倒不同 福寧黃氏云以上兩節言坊民利祿之情 烏程姚氏云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故云不坐羊不坐犬不坐者不坐享之謂也註云食其肉坐其皮夫犬羊之皮可爲坐乎哉 烏程韓氏云此不盡利之坊也故以是終之

禮記集說二十

五

所見唯利祿不復知有君父富而無制亂所由滋也故以是終之 愚按仕則不稼田則不漁皆不盡利之意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皆不求力珍之意

子云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爲民紀者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詩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菽麻如之何橫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

註云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重男女之會所以遠別之於禽獸也獻猶進也言取妻之法必有媒如伐柯

之必須斧也取妻之道必告父母如樹麻當先易治其田 疏云自此終篇總坊男女淫奔之事夫婦重慎之義此一節明男女非媒非幣不相交見也使民無嫌以爲民紀謂使民無色欲之嫌疑以爲民之綱紀也詩齊風南山之篇 嚴陵方氏云恐民之淫故禮坊之使有限恐民之無別故禮章之使自明若是則天下之情無可嫌者足以爲之紀矣禮器曰君子之行禮不可不慎也眾之紀也紀散而眾亂非謂是歟媒所以通相交之情幣所以將相見之禮自獻其身則無俟乎媒幣矣

禮記集說二十

五

竟還當作淫佚之淫男女無別非淫而何 不曰之淫而曰所淫蓋淫之者男子所淫者女子也使不有以坊之不但男子不用媒幣而取妻而女子亦無俟媒幣而淫奔矣經雖云男女無別似畧重女子一邊所以下文則云民猶有自獻其身

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

註云吳太伯之後魯同姓也昭公取焉 疏云此坊民取同姓爲妻之事妾不知姓但避其凶害惟卜其

姓吉乃取之依春秋例吳當云夫人姬氏至自吳薨當云夫人姬氏薨以諱取同姓故止云至自吳又曰孟子卒既筭而字當云伯叔季若伯姬季姬今云孟子故鄭知且字也 烏程韓氏云以上二節爲嫁取者坊

子云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

疏云此坊男女非因祭祀不得相聚會也特牲饋食禮主婦獻尸尸酢主婦是非祭不交爵也陽侯繆侯是兩君之謚未聞何國君大饗時夫人與君同饗於賓繆侯及夫人共出饗賓陽侯見繆侯夫人美乃殺

禮記集說三十

五七

繆侯而取其夫人故大饗不使夫人預其禮以此言之則陽侯以前大饗夫人出饗鄰國之君得有男女交爵也 烏程韓氏云以下三節廣言章別之事

愚按此大饗爲兩君相見鄭註大饗饗諸侯來朝者也非是卽云諸侯來朝未有同夫人而來者以陽侯繆侯爲同姓之國無據淮南子註陽侯陽陵國侯也繆侯一作蓼侯臯陶之後亦未

確

子云寡婦之子不有見焉則弗友也君子以辟遠也故朋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則不入其門以此坊民民猶以色厚於德

註云大故喪疾也 疏云此與下節更申明男女相遠之事 慶源輔氏云既辟之又遠之以色大欲當謹坊也色厚於德言好色厚於好德也 山陰陸氏云厚別仁也辟遠義也且言君子君子見微者也 京山郝氏云君子以辟遠以辟嫌故遠之也

愚按寡婦之子不有見焉則弗友也解見曲禮子云好德如好色諸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遠色以爲民紀故男女授受不親御婦人則進左手姑姊妹女子已嫁而反男子不與同席而坐寡婦不夜哭婦人疾問之不問其疾以此坊民猶淫佚而亂於族

禮記集說三十

五八

不下漁色不內取於國中 疏云諸侯當外取不得下嚮國中取卿大夫士之女若下取國中美色中意皆取之似漁人求魚無所擇也 嚴陵方氏云孟子曰好色人之所欲也故經傳每以是况其所好之篤者論語曰賢賢易色又曰我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山陰陸氏云諸侯不下漁色釣於他國可也宋三世內娶春秋譏焉 吳江徐氏云色荒則紀綱弛而昏禮廢故遠色者所以立民之紀使不因色而廢禮亂常也餘見曲禮 京山郝氏云不下漁色不探求女色於民間也御婦人御車也婦人在車居左御者以左手前執轡面向右避之也婦人有疾問之不

問其所在避其隱也 烏程姚氏云竭澤而取曰漁
諸侯下漁色其誰堪之故禮以為坊

愚按好德如好色承上文色厚於德而申言之
記人恐人因夫子之言以為色之當好也故又
言此以為戒諸侯且當遠色而况諸侯以下之
人乎君子兼上下而言亂族鄭注犯非如匹也
指同姓而言然淫佚不止言同姓同姓特言其
大者而已故男女故字疑衍

子云昏禮壻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
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

註云舅姑妻之父母也妻之父曰外舅妻之母曰外

禮記集說三十

十五

姑 疏云恐此女子於昏事乖違故親以女授之

福寧黃氏云以上六節言男女之坊 納蘭氏云鄭

注不至謂不親夫以孝舅姑故於恐事之違以無違

命無違宮事解之上下文理自是通貫集說上截從

鄭註末又另出不至之義首尾衡決甚矣 烏程韓

氏云不至婦順不明於禮有所不至即事之違也

男女無辨則亂故坊亂以男女證之

歸安鄭元慶述

中庸第三十一之一

疏云案鄭目錄云中庸者孔子之孫子思攸作之以昭明聖祖之德此於別錄屬通論 雪川倪氏云堯咨舜曰允執其中舜授禹曰允執厥中仲虺謂湯建中於民孟子曰湯執中文王演易以二五為中武王訪箕子箕子陳洪範以皇極為中周禮以五禮坊民偽而教之中而未有言庸者孔子始以中對庸言之其在易之文言曰龍德而正中者也繼之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然猶分言之也至論語始曰中庸之為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一 中庸

德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於是中之與庸始合為一子思之名中庸蓋本諸孔子 新喻黎氏云經之作至中庸止矣故中庸者羣經之統會樞要也 義烏王氏云中庸古有二篇見漢藝文志而在禮記中一篇而已 芑山張氏自烈云中庸一篇書耳中引仲尼曰者一子曰者二十詩曰詩云者十有六雖有間隔處然自非判而為二秦漢以前著書類然閱老莊之文可知也鄭康成注分為三十二節中有不宜截而截者見有子曰字即截之古人之質樸如此 中庸一書首尾照應甚密中間廣說處縱橫離合不可端倪微妙不測紫陽所謂極有條理如繩貫棊局之

不可亂唯以領其大意如庖丁解牛游刃眾虛方中

理解若執語生滯便大有逕庭矣 儼山陸氏云羅

仲素言中庸之書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分

明是有一本書相傳到子思却云述所授之言著於

篇宋晦翁作大學章句又說經是孔子之言而曾子

述之傳是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如仲素所謂述而

成書猶有可言若謂不得其言徒記其意遂乃支分

節解以不失本書之旨微恐於理有礙誠如所云則

曾子有此門人不應無聞也是二家之說不免學者

之疑畢竟大學中庸却有原書不若程氏只說大學

孔氏之遺書也却好 京山郝氏云中者太虛自然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一

之名庸者日用平常之理庸以用中而中始著中以妙庸而庸益神易所謂顯諸仁藏諸用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百姓日用而不知程伯淳謂體用一原顯微無閒此也記者取而列之禮何也非記者之意是孔門之的旨也子曰博文約禮克己復禮禮者中庸而已禮不可斯須去身即中庸不可須臾離執禮與執中無二非禮勿視聽言動所以約禮而存未發之中也中者禮之體和者禮之用教莫大於禮道莫大於中庸故曰大哉聖人之道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君子極高明而道中庸敦厚以崇禮始於戒慎恐懼終於篤恭平天下崇禮之謂也故中庸者性命之與

禮教之原其來遠矣先儒摘取此篇與大學別爲二書離禮獨行專談性命將有空言無實薄視名法若老聃瞿曇之爲者矣今欲統一聖眞唯守下學上達博文約禮之訓以默會其所謂中庸使知行合一費隱兼體內外時措顯微無間彼二氏語上遺下自不能出吾範圍矣中無名象無方所中若有名象方所子思更不須添一和字衍說矣無過不及正是發而中節子思不以名中而以名和和切近中然不可以盡中如以無過不及爲中便是子莫每事但揀定無過不及則中成死局若此四字可名中舜宜以命禹箕子宜以告武王伏羲文王周公孔子宜据此作易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一

三

易六十四卦唯發揮一中孔子難言故云執其兩端用其中孟子難言故云執中無權猶執一子思得聖祖之傳直指喜怒哀樂未發當之更添發而皆中節之和襯貼方稍露端倪聖賢傳中之難如此然子思增一和字又不如夫子增一庸字庸可兼和和不能盡庸言庸則顯微無間庸者常也用也常用之謂庸先儒謂不易之謂庸非也 微顯二字是全篇紐子首言微顯中言費隱卽微顯也鬼神卽道亦言微顯末章反復申明不越微顯二者離則百敝生二者合則德可入道可疑夫子謂下學而上達微顯之謂也中是微庸是顯先儒說中庸不透此旨故學術亦差

西河毛氏云漢藝文志有中庸說二篇則中庸在漢世早已單行若隋經籍志載梁武帝著中庸詩論一卷猶後此者也俗以中庸爲宋儒表章誤矣 禾郡錢氏云中庸者子思所作也由宋儒言之爲性命之書由漢儒言之則皆言禮之文統而論之聖賢述作之意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不可以一端盡也以爲性命之大者後世虛無之學得以傅會其說守己耽寂之儒常能行之其人有不可與語治世者矣以爲言禮之經者聖賢之學無內不外無外不內經術博大之儒常能行之蓋體用兼備之材非偏長一至之所能及也而必專求孤寂高談性命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一

四

之文爲是此後世之學率天下於無用而不可復追者也是故論列儒宗以宋視漢不能不瞠乎其後者矣 愚按鄭目錄云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爲用也庸用也庸訓用本於說文从用从庚然爾雅釋詁云庸常也先儒訓庸爲常本於爾雅 孔叢子載子思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不悅其徒曰魯雖以宋爲舊然世有讐焉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不待駕而救子思子思旣免曰文王困於羑里作周易祖君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撰中庸之書四

十九篇又孔叢子載穆公謂子思曰子之書記夫子之言或者謂子之辭子思無他書可見是必中庸四十九篇也孔叢子以後人而述先人之事其言蓋亦可信但漢志中庸止二篇而在禮記中者一篇而已吾不知孔叢子所謂四十九篇者即此漢志二篇與禮記中之一篇與否乃其篇數多少懸殊真不可解說文篇書也玉篇廣韻篇什也什物也古人用竹為簡刻書於上謂之篇篇即為什一什者一物也即指此簡也簡上不能多書故中庸一書合之則為一篇原是子思子一筆寫成不可分也分之可為二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一 五

篇自首至雖柔必強為一篇自自誠明至末為一篇漢志所謂二篇者是矣再分之則可為四十九篇以簡之不能多書故也然亦不敢臆為分斷姑存其說以見作中庸之緣起云爾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注云天命謂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謂性命率循也循性行之是謂道脩治也治而廣之人做做之是曰教廬陵馬氏云性在於我而命之者在天故天命之謂性道出於天而成之者在人故率性之謂道教在於彼而主之者在此故脩道之謂教 晉陵喻氏云人之生天之命也有命則有性性出於天則天下之

性一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誰無性能率其性則道在是矣士君子脩其道使天下遵其教循理而動不失所以得於天者則中庸之德行矣 晉陵錢氏云性道教三者一篇之大旨命猶界付也天所界付非人所能人所能者率性修道也性無不善循而行之是之謂道道有品節脩而全之是之謂教自道不可離而下所以詳言率性之謂道自哀公問政而下所以詳言脩道之謂教自仲尼祖述而下所以詳言天命之謂性 新定顧氏云以中庸名書而發端之詞若此明中庸即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修道之教也此性本體清明廣大所謂太極者也良知良能具焉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一 六

萬善出焉曰曰中庸聖人所以明此性之德爾人之生也均稟此性以形體言之天亦由此理而生由此理而運行今而曰天命之謂性不以形體論而以義理言之也自然之理謂之天天之有命理之所不容違者也人性本於自然不得不然故曰天命之謂性人偽不萌順理而動聖人之能事畢矣故曰率性之謂道由是而有所述作以綱理世變以啟迪人心故曰修道之謂教 崑山顧氏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其在於人日用而不知莫非命也故詩書之訓有曰顯謔天之明命又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又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又曰惟克天德自作元

命配享在下而劉康公之言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彼其之子邦之司直而以為舍命不渝乃如之人懷昏姻也而以為不知命然則子之孝臣之忠夫之貞婦之信此天之所命而人受之為性者也故曰天命之謂性求命於冥冥之表則離而二之矣 藍田呂氏云天命之謂性即所謂中脩道之謂教即所謂庸中者道之所自出庸者由道而後立書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此人性之所以必善故曰天命之謂性性與天道本無有異但人雖受天地之中以生而梏於叢然之形體常有私意小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一

七

知撓乎其間故與天地不相似所發遂至於出入不齊而不中節如使所得於天者不喪則何患不中節乎故良心所發莫非道也在我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皆道也在彼者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亦道也在物之分則有彼我之殊在性之分則合乎內外一體而已是皆人心所同然乃吾性之所固有隨喜怒哀樂之所發則愛必有等差敬必有節文所感重者其應也亦重所感輕者其應也亦輕自斬至纒喪服異等而九族之情無所憾自王公至皂隸儀章異制而上下之分莫敢爭非出於性之所有安能致是乎故曰率性之謂道循性而行無物撓之雖無不

中節然人稟於天者不能無厚薄昏明則應於物者亦不能無小過小不及故喜斯陶陶斯詠詠斯猶猶斯舞舞斯愠愠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閔子除喪而見孔子子之琴而彈之切切而哀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子夏除喪而見孔子子之琴而彈之侃侃而樂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故以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然將達之天下傳之後世慮其所終稽其所做則其小過小不及者不可以不脩此先王所以制禮故曰脩道之謂教 北谿陳氏云性命本非二物在天謂之命在人謂之性程子曰天所付為命人所受為性性本善而無惡孟子道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一

八

性善就大本上說得極親切只是不曾發出氣稟一段所以啟後世紛紛之論人有萬殊不齊只緣氣稟不同此氣只是陰陽五行之氣如陽性剛陰性柔火性燥水性潤金性寒木性溫土性厚重七者夾雜人隨所值便有參差不齊因氣有粹駁便有賢愚然氣雖不齊大本則一雖下愚亦可變而為善只為工夫最難非百倍其功者不能子思言人一己百人十己千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正為此自孟子不說到氣稟所以荀子以性為惡揚子言善惡混韓文公三品皆只說得氣東坡蘇氏又謂性未有善惡五峯胡氏又謂性無善惡皆是含糊捉摸不曾說得端的直至二

程得濂溪太極圖開端於本性之外發出氣稟一段方見得善惡所由來故其言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此說不可改易 餘姚王氏云子思性道教皆從本原上說天命於人便謂之性率性而行便謂之道脩道而學便謂之教率性是誠者事所謂自誠明謂之性也脩道是誠之者事所謂自明誠謂之教也聖人率性而行卽是道聖人以下未能率性於道未免有過不及故須修道脩道則賢知者不得而過愚不肖者不得而不及都要尋着箇道則道便是箇教此教字與天道至教風雨霜露無非教也之教同脩道字與脩道以仁同人能脩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一 九

道然後能不違於道以復其性之本體則亦是聖人率性之道矣下面戒慎恐懼便是脩道的工夫中和便是復其性之本體如易所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中和位育便是盡性至命 中庸一書大抵皆是說脩道的事故後面凡說君子說顏淵說子路皆是能脩道的說小人說賢知愚不肖說庶民皆是不能脩道的其他言舜文武周公仲尼至誠至聖之類皆又自能脩道者也 西河毛氏云性本自然而命爲天所付授合言之可稱性命易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也分言之則性是性命是命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是也此以性屬命則正鄭氏所云合言之者若云性

卽理也則不特古無此訓卽易之窮理盡性明分兩層者亦說不去且其云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亦復雜出不倫左傳天有六氣降而生五行至於含生之類皆載五行而生唯人獨稟其氣之秀者故禮運曰人者天地之德五行之秀氣也又曰人受天地之心五行之端而後別聲被色以生是人物之生皆感天氣而人獨稟天心與天德而受以爲質所謂天命者命以是矣今乃雜理字於形氣之後毋論理不是性窮萬物之理原非盡性卽使理果是性而乃質旣成而始付以性則生理絕矣蓋二氣卽道道卽是善繼善成性總在一時雖形質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一 十

之具亦無後先然寧可曰道氣生形斷未有形具而道氣反藉之以生者也又且人有天德物無天德犬之性非人之性子思說此爲人不爲物卽或六氣五行人物所共而旣已成性則截然分別不可以性爲人物之生不可以道爲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不可以教爲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

愚按先儒明道謂性卽氣氣卽性生之謂人生氣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有然也 伊川謂生之謂性止訓所稟受也今人言性柔緩性剛急皆生來如此又謂告子曰生之謂性凡天地所生之物皆謂之性則可於中切須分

別牛之性馬之性北谿陳氏之說本此又云性字从生从心是人生具此理於心方名曰性此猶惑於性卽理也之說天命人之初但可謂之性而不可謂之理王文公云佛氏言理性是亦性也老子言道德是亦道也而吾獨怪夫宋儒之所謂性理者豈可曰天命之謂性理乎又有所謂道學者豈可曰率性之謂道學乎蓋亦弗思而已矣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一

十一

註云道猶道路也出入由之離之烏乎從君子雖視之無形聽之無聲猶戒慎恐懼正是不須臾離道也建安游氏云道外無性性外無道會謂性而可離乎故唯盡性然後能體道唯至誠然後能盡性苟未至於至誠故常思誠以爲入道之階故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所以慎其獨而思誠也人所不睹可謂隱矣而心獨見之不亦見乎人所不聞可謂微矣而心獨聞之不亦顯乎知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不能慎獨是自欺也其離道遠矣廣安游氏云道至精至微易失而難守故常有離失之患而離失之患常存於須臾之際不須臾離則用力至到極

乎精微而無毫釐之失矣嚴陵方氏云戒慎乎所不睹非特人之所不睹也亦己之所不睹焉恐懼乎其所不聞非特人之所不聞也亦己之所不聞焉延平周氏云隱非見也然見生於隱則君子以爲莫見乎隱微非顯也然顯生於微則君子以爲莫顯乎微見然後至於顯隱然後至於微乃其序也東阿于氏慎行云此二節是一串意總論慎獨耳蓋云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則非道也君子知道之不可離唯恐見聞不及至於離道故戒慎乎其不可睹恐懼乎其不可聞而慎獨如此然君子何爲必慎其獨也政以不睹不聞若是隱也而天下之最顯見者在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一

十一

焉不睹不聞若是微也而天下之最昭著者在焉君子必戒慎恐懼而慎其獨也以此戒慎恐懼卽是慎字不覩不聞卽是獨字若分動靜非是延平楊氏云獨非交物之時有動於中其違未遠也雖非視聽所及而其幾固已瞭然心目之間矣其爲顯見孰加焉雖欲自蔽吾誰欺欺天乎此君子必慎其獨也蓋道無隱微之閒於獨而不慎是可須臾離也故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錢塘于氏云子思發此一章誠之一字固肇於此京山郝氏云道不可離可離非道此切要之語性道體段學問工夫俱不違此道不遠人所以不可離遠人爲道卽可離

非道篇中反覆費隱誠明天人無非發明此旨不睹
不聞人心靜虛之體卽天命之性人身中各具一太
虛不以靜有不以動無戒慎惺惺之意恐懼寂寂之
意人皆以人不見爲不睹君子雖眾目共睹而所不
睹者自在常戒慎爾人皆以人不聽爲不聞君子雖
眾耳共聞而所不聞者自在常恐懼爾、隱不見也
微不顯也見顯卽觀聞也隱微卽不睹不聞也獨者
不容一物之名卽隱微也慎卽戒慎恐懼也卽隱卽
見卽微卽顯卽獨觀獨聞卽共見共聞是以君子無
時無處不戒慎恐懼以慎其獨也 烏程姚氏云後
章舜文武周公孔子許大道德許大經綸總只是盡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一

三

性以立極總只由戒慎恐懼始故曰有天德然後可
以行王道其要在慎獨 西河毛氏云戒慎恐懼
分不得靜存動察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
而動性之欲也是性情可分動靜未有同此率性而
已發未發之頃有界限者且不睹聞是微隱卽是獨
無兩時兩地戒慎恐懼卽是慎卽學書此際亦並不
當有兩層工夫可容首鼠也 大學中庸大致不同
而聖學首功唯慎獨二字不可分別予嘗臨事時求
動靜覺無有靜時於無事時求動靜亦無有靜時何
則以纔起念便是動雖終日靜坐欲求其一念不起
實無幾時也若必求一念不起非死後熟寐昏忘三

節則必強錮之矣強錮不足則必如道家之以心
肩佛家之以心提句庶幾可移時執着然何所用之
此豈學人可從事乎及體驗之久始知心在此中凡
人所不知己所獨知處卽是獨以無二知也卽是未
發以未嘗發於事也卽是不睹不聞以未嘗見於耳
見於目也卽是靜以未嘗動而與物交出而與事接
也於是時慎之存之戒慎恐懼之使心常在中涵泳
自適不禁其不動動卽是意則又慎之戒慎恐懼之
使理常存而欲常去其在未動時常覺有心所謂存
心也其既動時常覺有理所謂存理卽所謂誠意也
則是正心誠意雖有兩境而境在一時雖有兩功而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一

七

功只一致大學之慎獨卽中庸之慎獨有何分別而
妄作兩層使聖學首功茫無把握固已可怪然且動
靜一分功候俱舛夫靜存動察兩下對待既無畸義
似難偏舉而不知一經體驗則仍是口頭門面可言
不可行者閒嘗於靜時驗動於存時驗察未加功時
靜是獨動亦是獨既加工後存是慎察亦是慎幾見
戒慎恐懼與慎獨工夫可二用者蓋事爲之際可臨
用簡點若心意非預存便一發而不及覺矣況意先
於心察先於存誠意之功先於正心已發之後焉能
動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

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延平周氏云喜怒哀樂之未發正性也故謂之中發而皆中節正情也故謂之和性以情爲用和以中爲體故以體言之則中爲天下之大本以用言之則和爲天下之達道七情言其四者言喜則兼愛欲言怒則兼惡也新安顧氏云天地定位於上下萬物並育於兩間亦唯本於此中達於此和故非此中非此和天地無由而位萬物無由而育奚以知其然耶天地之所自出萬物之所自來唯此中也天地之所以順動萬物之所以化生唯此和也故舍中和則無以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一 五

爲天地無以爲萬物矣推中和之極致乃至於此學者可不從事於此乎或曰子思以中庸名篇而此乃推言中和何也曰道無定名言有歸趣故道一也自其寂然未發而言之謂之中自其悠久不變而言之謂之庸自其順動協應而言之謂之和豈有二道哉餘姚王氏云澄問喜怒哀樂之中和其全體常人固不能有如一件小事當喜怒哀者平時無有喜怒之心至其臨時亦能中節亦可謂之中和乎曰在一時事固亦可謂之中和然未可謂之大本達道人性皆善中和是人人原有的豈可謂無但常人之心既有所昏蔽則其本體雖亦時時發見終是暫明暫滅

非其本體大用矣無所不中然後謂之大本無所不和然後謂之達道澄問中字之義尙未明曰此須自心體認出來非言語所能喻中只是天理曰何者爲天理曰去得人欲便識天理曰天理何以謂之中曰無所偏倚曰無所偏倚是何等氣象曰如明鏡然全體瑩徹略無纖塵染着曰偏倚是有所染着如着在好色好利好名等項上方見得偏倚若未發時美色名利皆未相着何以便知其有所偏倚曰雖未相着然平日好色好利好名之心原未嘗無既未嘗無即謂之有既謂之有則亦不可謂無偏倚譬之病瘵之人雖有時不發而病根原不會除則亦不得謂之無病之人須是平日好色好利好名等項一應私心掃除蕩滌無復纖毫留滯而此心全體廓然純是天理方可謂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方是天下之大本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一 五

京山郝氏云此申言天命率性微顯不離之義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性也發皆中節率性也中者天命人性之體陰陽不測之神道之元也卽不睹不聞也隱微也獨也故曰天下之大本和卽率性也睹聞也見顯也故曰天下之達道和所以用中達道所以行大本無本則道不達無中則和不行不存養於隱微而徒脩飾於耳自之交所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中者眾也若夫滅情以求中不知達道之用空虛無

實亦非堯舜仲尼所傳之中也故子思以和言中以發證未發見道不離平常所以爲中庸之教也致中和者無時無處而不戒懼所謂隱見合一顯微無閒也位者清寧之意育者長養之意中和一氣三才同體何者非性何者非道之顯諸仁藏諸用而脩道之教斯其至矣 大本達道通一無二君子戒懼慎獨以致中和不可須臾離此也若以戒懼慎獨分兩時兩事曰既嘗戒懼於此尤加謹則是戒懼時猶未甚慎也不成義理又以中和分屬天地萬物意謂和本於中萬物本於天地然豈天地獨中不和萬物獨和不中乎破裂甚矣 天地雖兩其實地皆天也陰陽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一

七

雖兩其實陰皆陽也動靜雖兩其實靜皆動也反觀自性生機躍躍何嘗有不動時即獨居燕處事物未感耳目不交思慮不起如此者恆人於一日之中不得一刻必斯時而後戒懼則君子所戒懼者亦寡矣必至靜無感乃稱戒懼如佛子趺坐觀空乃可是素隱之學也故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言隱微之不離見顯而見顯之即隱微也曰未發謂中發中節謂和言發不離未發而未發即在乎發也此千聖學脈動靜一幾中和一致知行一源誠明交進不可偏廢所以民物爲體天地同流與佛老異者此也若謂靜而存養動而省察不知離動何處求靜離不睹不聞何

處覓獨離戒懼恐懼以何爲慎欲不寂滅如佛老何可得心上工夫大端着力不得戒懼慎獨只心常惺便了破碎支離愈作愈假君子通顯微隱見無時無處不戒懼恐懼以慎其獨此道易簡直截 烏程姚氏云此章首三句非釋性道教之名子思子舉性道責成於人故原性道而隨及脩道之教此脩道一句最重道也者三句緊頂此一句來若曰道何以要脩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此二句正指脩道之實莫見乎隱三句又申明其所以當戒懼恐懼之故喜怒哀樂而下則本此性以論道以見道本如是欲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一

七

盡道者必致此中和然後可成位育之極功也位天地育萬物只在致中和致中和工夫只在戒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此通說脩道之教盡性以立命者學者須細體驗 一部大學只說得脩身一部中庸只說得箇修道此章云不睹不聞鬼神章云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末章云其唯人之所不見乎是重重回顧語 不睹不聞處渾是中由不睹不聞發出渾是和中是天下之大本和是天下之達道心體本是如此只緣人無戒懼恐懼工夫所以中和之未致位育之未臻耳人若能致得此中和便自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便自範圍天

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所以說天地位萬物育後面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盡人物之性參贊天地之化育正是此事若只靜坐一室中致却中和便能位育恐無此理且致字亦不獨養靜不虧其心體而已致是推致其極至處却有經綸參贊在脩道便當下極致工夫故由戒慎恐懼說到致中和後篇致曲致廣大皆是此箇致字 此云天命之謂性後面不可以不知天誠者天之道也維天之命上天之載總是此箇天字何以解不可以不知天者却認作禮字此云率性之謂道後面自誠明謂之性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性之德也故君子尊德性而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一

十九

道問學總是箇性字何以解尊德性而道問學者苦將存心致知析爲兩端此云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後面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其唯人之所不見乎總是此箇睹聞字君子之道費而隱素隱行怪夫微之顯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知微之顯不顯唯德總是此箇隱微顯見字何以解費隱說用之廣體之微改素隱行怪爲素隱行怪卽就弗見弗聞說而此解隱微二字說是不睹不聞之初發動處尙絢章之微又作箇幾字看此云中者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後面立天下之大本斯禮也

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天下之達道也天下之達德也總是此箇大本達道字何以解達孝者認是武周之達權通變此云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後面君子中庸中庸其至矣乎用其中於民擇乎中庸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君子依乎中庸或分言中和或單言中字卽該有和字而今之解致中和者必說自戒懼而約之自謹獨而精之將一事分爲二事一書之中前後文義相齟齬者不止一端而所最宜亟訂者莫甚於隱微一節此箇隱微不是不睹不聞之初發動處不睹不聞是心體心體秘密莫可覘識曰隱心體杳茫莫可朕兆曰微總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一

二十

是箇不睹不聞然而日用動靜變化云爲經綸參贊皆從此出是莫有見於斯顯於斯者故君子於此不睹不聞之獨最加祇慎焉耳蓋上提箇其所不睹其所不聞分明說是隱微之獨而戒慎乎恐懼乎分明是箇慎字下一節不過將莫見莫顯申釋其所以不可不戒慎恐懼之意二節只是一節動靜原無端工夫原無二也纔離却不覩不聞便是著見明顯觀下文未發已發可見非又有獨之一節動於其中若說此隱微是不睹不聞之初發動處則費而隱之隱將說此道之初發動處更有箇不睹不聞在耶鬼神之微之顯將說鬼神之初發動處更有箇不睹不聞在

耶何以鬼神之微字卽照不見不聞說卽此是一本
色證佐尙綱章之微顯二字與此正同故纔說箇微
字就說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又
直說到不顯唯德住人所不見處正是不睹不聞不
顯唯德是甚麼不顯卽是微君子工夫做到盡底頭
只完全箇心體之微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無聲
無臭非不睹不聞之本體而何愚所以認微字顯字
獨字卽是不睹不聞或者疑大學之慎獨是意之初
發處執說此獨是不睹不聞之初動處牢不可拔不
知心非死物不睹不聞正其動靜之合一處大學之
慎獨發之誠意章正說此獨是其所不睹不聞之地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一

三

故引曾子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二語此之不睹不聞
卽含有欲動之幾在故說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初無
抵牾於其間若必說慎獨是慎意念之發而不睹不
聞更須有戒慎恐懼工夫則所謂戒慎恐懼者將用
之恬槁寂滅之地而所謂慎獨者在靜極復動之時
動靜果有端而工夫果有二耶且若不睹不聞與獨
有別則大學工夫當先從不睹不聞始何但言慎獨
遺却戒慎恐懼一節緊要工夫而必待子思發之耶
凡今之支離破碎莫甚於此故特爲僭論以正之高
明當相與虛心以訂沿習之謬 澤州陳氏云天命
之謂性三句是統論此理辨明性道教三箇字使天

下萬世人不爲異端所惑以致走差了路頭此三句
子思一生大本領聖學大源頭故首揭以示人自道
也者至君子慎其獨也是指點人下手做工夫處既
有此段工夫所以養成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發而中
節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便是天命之謂性和也
者天下之達道便是率性之謂道致中和天地位焉
萬物育焉便是脩道之謂教首尾相應脈絡分明學
者默識而從事焉盡性達天之學具於此矣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
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一

三

然亦自以爲中庸 吳興沈氏云中庸之名前人未
發子思不敢以私見立其名於是援仲尼之說以申
之庶幾天下不以我爲妄此中庸之標目所由立也
中卽喜怒哀樂之未發者也庸卽喜怒哀樂已發而
中節者也庸非中之外復有所謂庸也由中而發無
一之不中節者也人莫不有喜怒哀樂也唯其發而
不中節故不可以爲庸使其舉皆中庸也無時而不
中茲其所以爲庸也然則時也節也庸也是或一道
也若夫小人則不然喜怒哀樂隨性而發逐物而動
其與中庸實相背馳故曰反中庸反中庸者小人之
常也然又樂聞君子時中之說乃同乎流俗合乎污

世時尙縱橫則爲儀秦時尙刑名則爲申韓時尙虛無則爲黃老羅時中之名而流入於無忌憚此所以謂小人之中庸也 雪川倪氏云忌者有所疑也憚者有所畏也人唯有所疑忌故不肯爲不善有所畏憚故不敢爲不善小人托中庸以自便借中庸以文姦曰我亦中耳我亦庸耳何爲不可此之謂無忌憚也無忌憚與戒謹恐懼相反唯其無忌是以不戒謹唯其無憚是以不恐懼何謂無忌憚因孔子聖之時於是借以爲說仕於不可仕之時如漢末假儒者之說以仕於莽朝以干利祿如孟子有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之說於是借以自便如鄉愿之言不願行行不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一

三

願言作僞欺世故曰無忌憚 蔡氏云君子中庸二句夫子之言也君子而時中三句子思釋夫子之言也 京山郝氏云自此至子路問強章歷引夫子之言明中庸之德諸章皆稱子曰此獨稱仲尼以中庸發自仲尼上章推本天命此首揭仲尼以聖繼天開斯道之傳也篇內兩稱仲尼極致歸美尊崇之意 烏程姚氏云君子而時中君子二字非是君子之德小人而無忌憚也小人二字非是小人之心君子小人是名稱纔說君子便是戒慎恐懼的人其存心制行自然隨時變易以從道而初無定執者故說君子而時中纔說小人便是無戒慎恐懼工夫的其

立心制行亦竊倣倣君子之似而究竟其所存者是箇無忌憚之心而所行者是箇無忌憚之爲故說小人而無忌憚也聖賢語言肯緊處不用多只就上君子小人用一而字轉下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自了然其明白矣 中庸道理最細密最精微全在一時字上後邊時措時出正是此箇時字正是君子之中庸處 泗山鄒氏云中庸二字畫出性道之妙 烏程韓氏云時字有工夫在是依乎中庸本領 崑山顧氏云記曰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天地之祭宗廟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倫也社稷山川之事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一

三

鬼神之祭體也喪祭之用賓客之交義也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太牢而祭不必有餘此之謂稱也古之聖人內之爲尊外之爲榮少之爲貴多之爲美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也此所謂君子而時中者也故易曰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若舜之大孝文王之無憂武王周公之達孝皆所謂時中也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藍田註云鮮罕也中庸爲道至美願人罕能久矣 呂氏云人莫不能中庸鮮能久而已久則爲賢人不息則爲聖人 吳興沈氏云至之爲義天理之自然

人爲之不可加損眞理渾然閒不容髮者是也非夫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此民鮮能者亦已久矣卒章之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卽是說也 仁壽李氏云所謂至者初非窮高極遠之事不過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與國人交之信如此之類而已但世教旣衰民鮮能之其來已久學者試以事君之敬事父之孝與人交之信反己而自省焉則其至與否可見矣新安顧氏云民指眾人不曰民不能久而曰民鮮能久此聖人不以薄待人之意 江陵項氏云民鮮能久言人之不能知不能行也下曰道之不行言非不能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一

三

行由於不能知也又曰道之不明言非不能知由於不能行也 京山郝氏云承上章言中庸而引此贊之見小人所以反中庸者正唯其須臾離而不能久也啟下章不明不行之意民卽上章小人下章知愚賢不肖鮮能久卽首章須臾離與下章行不能知擇不能守皆是凡民能久卽是至德苟不至德至道不凝故民鮮能須臾誠無息純一不已方是知至至之不納諸陷穽知終終之不限於期月顯微無閒須臾不離方是能者後章唯天下至誠唯天下至聖爲能盡爲能化與此至字鮮能字正相應 機山瞿氏云此節雖是引天子之言然與論語大不相同所當分

別論語以德言此以道言子思之意以爲中庸之道人都不能故引夫子之言節去之爲德也四字增一能字亦斷章取義然未必不有意而增刪之也

愚按民鮮久於中庸之德其說昉於鄭註朱氏或問駁之極是然不能刪去德字而於章句註仍曰唯中庸之德爲至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註云過與不及使道不行唯禮能爲之中 延平周氏云知愚言其性知則知道者也愚則不知道者也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一

三

賢不肖言其行賢則行道者也不肖則不能行道者也故於道之不行而言知與愚者以其知之過而不知之不及也於道之不明而言賢與不肖者以其行之過而不行之不及也人非飲食無以生而非道亦無以生然人莫不資於飲食而鮮能知其味猶人莫不資於道而鮮能知其趣故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孟子曰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眾也 晏氏云知愚之過不及宜曰道之不明賢不肖之過不及宜曰道之不行今乃反言之者何哉蓋知者專於明道或怠於行道賢者專於行道或忽於明道故爾書曰非知之艱行之維艱蓋不能知味者以喻不能知

道也道既不能知安能行道乎 河東侯氏云知非
仁知之知如白圭治水之知賢非賢哲之賢如博奕
猶賢乎己之賢若引佛莊之學爲知耶彼內則無父
外則無君君臣父子且不能知謂之知可乎若以楊
墨爲賢彼皆學仁學義而過之者過於仁則爲不仁
過於義則爲不義不及亦如之不仁不義禽獸也謂
之賢可乎此皆不可謂之賢知者也子思乃曰過不
及云者參差毫髮之間不得中道如師也過由也兼
人求也退商也不及如此而已故曰知者賢者過之
愚不肖者不及也是道也若不約之以禮則楊墨佛
莊之弊可馴致焉故易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此之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一

五

謂也後之學者或以穿鑿爲知或以謬悠爲賢終不
可入堯舜之道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故曰人莫
不飲食也鮮能知味猶曰人莫不學也鮮能知道云
爾 京山郝氏云承上章言民所以鮮能病在不知
知卽天命之性不暗不聞隱而見微而顯通乎已發
未發獨覺不昧者也此知一醒內境自清此知一照
羣障皆破此知作主萬應皆真原不與行作對當體
卽是行人能率此虛靈隨處坦途有何不明有何不
行故知必能行乃爲真知行必能知乃爲真行不明
不可爲行不行不可爲知要之知先也人莫不飲食
二語歎知之難飲食知味借寓之辭大學先致知意

與此同 烏程姚氏云此可見知行合一處知得明
卽是行行得至卽是明人莫不飲食也二句猶風人
遺意在言外之律 機山瞿氏云道字緊接首節
道字亦緊頂上中庸二字蓋道者中庸而已矣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江陵項氏云此復自知言之人誰不行唯其不知則
不能以實行也下引舜之大知猶曰古之人有能知
者大舜也人皆曰子知以下此復自行言之人誰不
知唯其不行則不能以真知也下引回之爲人猶曰
古之人有能之者顏子是也 機山瞿氏云此一句
是束上起下之辭其束上也以鮮能知味有絕望其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一

五

不行之意其起下也以莫不飲食有終望其得行之
意下文乃示以明之行之之法也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
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
疏云此明舜能行中庸之道 江陵項氏云舜之大
知非強明自用之知也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
善其好善如此知不足以言之也執其兩端用其中
於民不主一說唯善是從其從善如此行不足以言
之也此舜所以爲大知 嚴陵方氏云言有遠近近
音察之遠者可矣矣言有善惡惡者不隱則適足以
爲言者之挽善者不揚則不足以爲言者之勸 仁

壽李氏云上章言知者過之愚者不及故此章首言舜之大知以明其無過不及得知之中也執其兩端者執持也有人焉將任之未可也必參之眾人之言或曰可任或曰不可任此兩端也持其兩端而度其中則人之可任與否見矣有事焉將行之未可也必參之眾人之言或曰可行或曰不可行此兩端也持其兩端而度其中則事之可行與否見矣故知輕重之兩端則見其輕重之中執長短之兩端則見長短之中執厚薄之兩端則見厚薄之中凡事莫不然兩端具而中道見於是乎舉而用之於民然則舜於人之言既問之又察之又擇其善者而揚之又執其兩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一 三

端得其中而用之片言之長盡爲已有天下之知孰加於此 四明袁氏云大知卽中也何以見其爲中上章言知者過之小知故耳大知無過無不及 烏程姚氏云知是人心之本體本通天下爲一身無我無人無障礙無限量極其大而無爲者只緣人存自用之心將此心體日漸狹隘去了大舜好問好察隱惡揚善執兩用中完全本來心體一無爾我障蔽限量所以獨稱大知此是大舜之時中 烏程韓氏云上節慨其不明此乃明行合一之一證 子曰人皆曰予知驢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疏云罟網也獲謂柞楞也陷阱謂坑也穿地爲坎豎鋒刃於中以陷獸也 高要譚氏云雖自言子知然實非真知也使其果真知也夫豈不知罟獲陷阱之不可入而反趨之夫豈不知中庸之不可失而反捨之歟 仁壽李氏云此因上章之大知而言眾人之不知也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是謂不知擇乎中庸而不能守可謂知乎中庸之擇何也辨析眾理而取其中之謂也聖人雖不可以擇言然如上章所云問之察之隱之揚之執其兩端而取之是亦擇之之事也由學者言則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皆所以擇乎中庸也雖然中不可不擇又不對不守擇而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一 三

不守終非己物既能擇之又能否守之然後可以言知 烏程清許氏云驅之納之而莫知辟是爲刺欲所蔽而不能擇乎中庸者也其有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者卒同歸於廢弛故均之不得爲知然非以此况彼也 西河毛氏云期月不是匝一月若匝一月則論語期月而已爲難通矣蓋期者復時之名謂自子月復至子月五月復至五月若一月則焉能復時故期是周歲尙書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此明可據者然而擇中庸而周歲不守則雖顏子三月不違已踰三倍而尙以予知責之可乎故此期月雖小詁亦千載夢寐可歎之甚不知周歲曰期周日亦曰期左傳

叔孫旦而立期焉謂自旦至旦既已復時則亦謂之期故曰期焉則此期月者是期與月二字不連屬或一日或一月合稱期月與論語日月至同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註云拳拳奉持之貌 延平周氏云聖人莫如舜賢人莫如顏回於聖人止言中於賢人則言中庸者聖人則能變矣而庸不足以言 山陰陸氏云舜言知回言仁其曰回之爲人也以此拳言握持之固膺言服念在前是其所以弗失也 新定顧氏云中庸卽善善卽中庸舍中庸無以爲善 嚴陵方氏云聖人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一

無適而非中庸也又何擇之有擇乎中庸則賢人之事爾故以之言顏回焉 江陵項氏云擇乎中庸得一善知之明也拳拳服膺而弗失之行之篤也 雷川倪氏云前舉舜取達而在上之聖人此舉顏子取窮而在下之賢人以爲則法也顏子賢而在下率性而行雖不能行其道於當時而可以爲萬世學者之準的是亦脩道之教也 京山郝氏云虞舜大知知卽是行顏子爲人行處證知語分兩則知爲常主行所以造乎知而爲下學之階梯也 本知率行聖人之事故舉大舜由行合知賢人之事故舉顏子神明莫如舜本體卽工夫德行莫如回工夫合本體不無

差別而知行合同皆君子之中庸也 烏程姚氏云此擇乎中庸視上擇乎中庸大別上只是畧有見焉者耳顏子深潛純粹既擇乎中庸卽守之終身蓋無時不擇無擇而不得無得而不拳拳曰得一善者指所擇者以爲言耳要之此理同歸於中同歸於善擇得一善如是擇得萬善亦如是不必泥定說此是顏子之時中 烏程韓氏云上節慨其不行此乃明行合一之又一證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一

疏云天下謂天子國謂諸侯家謂卿大夫三事雖難猶可爲之唯中庸之道不可能也 延平楊氏云有能斯有爲之者循天下固然之理行其所無事而已夫何能之有 烏程姚氏云上三句只說天下所駭以爲難者却也有人可能爲唯是中庸雖若易能而人不可能不必以知仁勇三字生嵌入三句內三者皆須有大見識大操守大力量始可能之不分知仁勇且此三者亦儘有合於中庸者安見其倚於一偏夫子語意只是見得中庸之難能故將天下極難而人可能者形容起不是說三者定是一偏而非中庸也中庸不離於日用人人有之人人不可離顧其根於性命者原無一毫人欲之私少涉於私卽非天命率

性之本體且所謂私亦不必是私欲纔着意見即是私纔動意氣即是私所以說人不可能要是析之極其精無一毫夾雜守之極其固無一毫出入乃為庶幾耳章句注中庸雖若易能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數語極得此章之旨 烏程韓氏云不可能不可以能能也為依乎中庸作發句

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寬柔以致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故君子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

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一

高

註云強勇者所好也言三者所以為強者異也抑語辭而之言女也衽猶席也 疏云南方謂荆揚之南其地多陽陽氣舒散人情寬緩和柔為君子之道故云君子居之北方沙漠之地其地多陰陰氣堅急故人性剛猛恆好鬪爭故以甲鎧為席寢宿於中至死不厭而強梁者居之唯云南北不云東西者南北互舉與東西俗同也 河東侯氏云前言中庸不可能也恐學者中道而廢故引子路問強以勉之明君子自強不息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嚴陵方氏云子路好勇而不能怯近於北方之強故孔子因其問而言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一

高

之於北方之下亦退之之意抑者逆料之詞與孟子言抑王同義陽為德陰為力南方之強以德而已北方之強以力而已居猶居仁之居居其道不必居其地也強於德固君子之所居要之中庸之道亦未免有弊何則德之所尚者柔力之所尚者剛柔則失之偏剛則失之暴故君子必矯其弊以一歸於中庸之道也矯高而使下矯枉而使直也夫和固無剛之失不流故無柔之失故曰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則處乎剛柔之間不倚則不偏於柔亦不偏於剛故曰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強於矯弊則中庸之道充塞乎中故國有道雖富且貴而不能淫是道也國無道雖貧且賤而不能移是道也至死言終身由之上言塞下言死互相備爾 京山郝氏云知仁勇天下之達德本夫子告哀公語中庸之道不外此三者故歷引聖言融會其旨大舜知也顏子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備而中庸可能可能即強強者人心不息之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舜之神明乾行之健也顏子服膺介石之守也下此奮發有為知恥之勇也大舜以下雖不言三德而義理分明宋儒并爵祿三事與素隱一章皆分配無謂 烏程姚氏云寬柔以教二條不是泛常南北之人似亦知學者但一則唯事含忍而不剛克一則唯事果敢而不柔克終不免

風聲氣習之移唯君子立定脚跟處有大不同者不流乃是和不倚乃是中和不流自中立而不倚中立不倚自和而不流有道不變塞自無道至死不變無道至死不變自有道不變塞總來只是見得此理分明守得此理堅固此方是立定脚跟負道之器故夫子特以君子別之見學者之所當強者必在此不在彼也 人心體中只有箇中和和最強且矯任有道無道只守着和不流中立不倚此便是不變塞至死不變處語雖四平却重中和二字總是君子而時中 不流不倚全由學識力量矯得來故下一矯字而着強哉二字贊之世多忽此矯字倒是矯哉強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一 五

殊失本指 烏程韓氏云強字特爲中和洗發中庸如此所以不可能能人之所不可能曰強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藍田呂氏云此論行之所以求乎中也素隱行怪未當行而行之行之過者也半塗而廢當行而不行之不及者也怪者君子之所不爲也已者君子之所不能也依與違對依於仁則不違於仁依乎中庸則不可須臾離也 吳興沈氏云先儒類以君子遵道而行之文屬半塗而廢君子依乎中庸之文屬遯世

不見知恐非通論蓋因文會理蓋夫子因言弗爲行怪釣名之事故以君子遵道而行斷之因言弗已半塗而廢之事故以君子依乎中庸斷之是二者皆君子之事也至於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則聖人之事也故以唯聖者能之斷之則文順理明 山陰陸氏云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此龍德也故唯聖者能之 永康陳氏云君子於日用閒體認得實然不易之理如飲食之知味敬以守之異行弗爲半塗必弗止依乎中庸與之俱也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與之安也至乎此則聖人其曰唯聖人能之非絕人也直以爲聖人能成在日用閒耳 雪川倪氏云素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一 五

者平素也言以隱居爲常而不知通變者也不知通變未害也而又行怪以求名則僞也後言素貧賤行乎貧賤以中庸之道行之故可也此乃素隱行怪怪則非中怪則非庸正背馳矣依與倚不同依者從也倚者偏也中立則可偏倚則不可註謂素爲係是改經文以從其說宋儒援漢書爲證謂素爲索雖有所據亦不免改經文且探曠索隱易以爲聖人之學豈行怪者可言索隱乎 京山郝氏云此章與知仁勇絕無干涉而先儒亦分配之無謂依乎中庸或遯世不用甚者或非之君子唯是澗然自脩毫無怨悔戒懼在不睹聞之中至德入無聲臭之表此即不顯之

德尙綱之心天道不已聖人純一易所謂龍德也故曰唯聖者能之 烏程姚氏云自仲尼曰至此但說此中庸唯君子而時中與之合一小人則正相反蓋中庸其至民鮮能之皆起於意見之偏溺於私欲之累所以不明不行要行須是擇之精引舜一段要明須是守之一引顏子一段卽擇且守又須造其極引問強一段此則總收說如彼不可爲如此不可己須是依乎中庸此正了君子而時中一案蓋君子而時中卽是聖人事必擇守之者爲學者發耳雜引孔子之言皆斷章取義打成一片若論擇守卽大舜一節已具之矣顏子一節亦具之矣何必強將知仁勇分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一

三

嵌又爲之破碎分釋耶 烏程韓氏云只引出個依字依則時正爲君子中庸寫照

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云鸞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註云與讀如贊者皆與之與憾恨也察猶著也 疏云贊者皆與冠禮文戾天是翱翔得所魚躍于淵是游泳得所大雅旱麓美文王之詩此引斷章與詩義

殊 河東侯氏云前章言唯聖者能之子思恐學者謂中庸之道極乎高深不可及而止故又曰君子之道費而隱皆日用之事雖夫婦之愚不肖亦能知之亦能行之及其至則雖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焉 莆陽林氏云聖人豈真不知不能哉知到不知處能到不能處此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也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是不知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不能也若夫胸中更有知有能則其知道淺矣故聖人以不知不能爲到處 范陽張氏云天地雖大不免有日月薄蝕彗孛飛流山川震動草木倒植寒暑失中雨暘差序水旱相繼札瘥流行此人所以不免有憾也 上蔡謝氏云鸞飛魚躍非是極其上下而言蓋眞箇見得如此此正是子思喫緊道與人處若從此解悟便可入堯舜氣象上下察非指鳶魚而言也若指鳶魚而言則上面更有天下面更有地在知勿忘勿助長則知此知此則知夫子與點之意 晉陵錢氏云中庸之道自察而入君子之道不能語人亦在夫人察之而已夫婦可以與知能行此君子之道所謂造端也察乎天地則天地之間無非此道非聖人所能知能行也故求中庸在乎求知之在乎察大學曰致知在格物格物亦察也 慈谿黃氏云莫大於華岳而地能載之今云語大天下莫能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一

三

免有憾也 上蔡謝氏云鸞飛魚躍非是極其上下而言蓋眞箇見得如此此正是子思喫緊道與人處若從此解悟便可入堯舜氣象上下察非指鳶魚而言也若指鳶魚而言則上面更有天下面更有地在知勿忘勿助長則知此知此則知夫子與點之意 晉陵錢氏云中庸之道自察而入君子之道不能語人亦在夫人察之而已夫婦可以與知能行此君子之道所謂造端也察乎天地則天地之間無非此道非聖人所能知能行也故求中庸在乎求知之在乎察大學曰致知在格物格物亦察也 慈谿黃氏云莫大於華岳而地能載之今云語大天下莫能

載則所語之大者大包天地矣莫小於芥子而針能破之今云語小天下莫能破則所語之小者細入無倫矣造端乎夫婦即指夫婦之愚不肖能知能行者而言非指閨門正始也察乎天地即指造化流行上下各適其適顯然可見者而言非指高遠深妙也京山郝氏云此子思承上章自立言君子之道即中庸費即見顯隱即隱微費而隱即莫見乎隱莫顯乎微 隱即中費即庸隱在費中即是未發在已發中不睹不聞無聲無臭所以聖人亦不知不能也夫婦可知可能即是和爲達道聖人不知不能即是中爲大本不知不能即是戒懼慎獨田地侯氏謂如問禮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一

五

不得位此等知能聖人於道中亦不過九牛之一毛何但問禮不得位耳欲博見聞以窮古今六合如入海算沙宋人格物之學聖教不爾 言道費而隱二氏儘有與聖人混同處言造端乎夫婦則二氏無安身立命處矣故曰素隱行怪君子唯素其位而行子思以費隱二字發揮中庸之道又以夫婦知能即聖人不知不能形容費隱可謂精義入神有謂夫婦之愚以下專言費不唯道理破碎且文義偏枯解釋不去愚不肖可知可能是費聖人不知不能是隱天地之大是費人有所憾是隱大莫載是費小莫破是隱飛躍上下合費隱造端夫婦察天地亦合費隱唯

其費而隱所以微而顯卑而高近而遠也若云隱具費中別有隱可言則不得爲隱此是禪家機鋒聖賢立言明道已說無聲無臭不睹不聞言隱亦復何妨又云以聖人不知不能爲隱使人神識飛揚迷惑無所底止果若此則篇中言隱微言未發之中豈皆迷惑人心使之神識飛揚者歟 言費而隱本救世儒支離之弊若又分體分用如對癡人說夢 烏程姚氏云首章說君子盡戒慎恐懼之功至於位天地育萬物此章從夫婦知能之良說到察乎天地見位育之功化真在心體隱微中此慎獨之功斷乎其不可已 從外邊說向內曰費而隱從內邊說向外曰微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一

四

之顯總是發明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二句愚謂不睹不聞即是隱微即是獨正於此等處會出若說不睹不聞外又有所謂隱微則此之費而隱字外猶有不見不聞者在耶 烏程韓氏云一事一端皆有其至與知與能即所不知不能不能即所與知與能所以不可語不可語但可察子欲無言如是如是御製文案云中庸言至誠至聖贊化育參天地制度考文之盛聲名洋溢之遠可謂費矣究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何其隱也中庸之旨大約不外乎費隱

禮記集說卷三十一之一

中庸第三十一之二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願行行願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二中庸

註云則法也言持柯伐木將以爲柯近以柯爲尺寸之法也違猶去也慥慥乎篤實言行相應之貌疏云詩幽風伐柯之篇柯斧柄也所求乎子以下四者言欲求之於他人必先行之於己夫子聖人猶曰我未能凡人當勉之無己河東侯氏云前章言道之莫載莫破子思又恐學者窮高極遠游心天地之外以求所謂道者則其於中庸也遠矣故又引夫子之言以明之錢塘吳氏云道不遠人道在邇也人之所以與道遠者爲之者遠之也墨氏兼愛是爲仁也卒至於無父楊氏爲我是爲義也卒至於無君故人不可以爲道君子以人治人忠也不以人治人而治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二

之以己非忠也改而止恕也改而責人無己非恕也故繼之曰忠恕違道不遠晉陵錢氏云此謂中庸之道取則於己道人道也爲道而遠人則非道矣伐木爲柯者必以柯其法則唯取於柯可謂不遠視之猶以爲遠以所執所伐二物故也若君子以人治人初非二物權衡尺寸本之吾心卽其不如吾心者改之足矣何必他求四明袁氏云忠恕二字見得人以人治人最明何則中心爲忠如心爲恕誠以心體之人以不願施於我必非我之所願人我一也而我乃以不願施諸人豈中心如心之謂乎中心如心者以人治人而已吳興沈氏云改而止者向也爲人臣而不知所謂忠今也改而爲忠苟反於忠則自然止於忠矣向也爲人子而不知所謂孝今也改而爲孝苟反於孝則自然止於孝矣至於爲君爲父與國人交莫不皆改止於仁止於慈止於信四明沈氏云君子以人治人兩人字皆是己天下萬物之理皆己所自有不必求諸他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便不是以人治人中庸本無止法其曰改而止未改自不可止己改自不容不止是無止也纔說出忠恕字便是違道了但去本來未遠耳高要譚氏云忠者盡己恕者推己與中庸之道無異致也中庸之道合內外彼己而爲一故以忠恕求中庸極爲切近君子之道

四且未能一焉卽夫子開示體忠行恕之微旨也父子君臣兄弟朋友之常道雖甚易知甚易行及其至也聖人亦有所不能知不能行夫子若曰吾於此道自謂能盡之則天下之人皆知其易而不知其難且將言不願行行不願言自以爲有餘而不勉其所不足不務力行而唯以虛言相尙固有所行未極其至而所言先過其實者矣故夫子以身示之曰此四者雖常道若其至處則吾皆未能也繼言吾於常德則行之而不敢已吾於常言則謹之而不妄出又言自知有所不足則勉強而力行自知行有餘力則常抑之而不敢盡出文言言必願行行常恐不及於言行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一之三

必願言言常恐有過於行末云君子胡不慥慥爾蓋夫子開誘後學皆欲務實不浮於言務於實者盡己之未至卽所謂忠也不浮於言者不夸人以難能卽所謂恕也 嘗川倪氏云篇名中庸論中之理詳矣而論庸則庸德庸言蓋庸德而能行庸言而能謹所謂庸者不過如是而已能合於中則能庸矣言願行行願言不曰視而曰願者視正視也願反視也正視其前而無失未爲盡也必反視其後而無失乃爲盡也 德清許氏云夫婦之造端子臣弟友之求盡皆所謂道不遠人而不遠人以爲道者然自責自脩必期至於慥慥之地而以人治人能改卽止一本於忠

恕而已焉此中庸之學也 東阿于氏云此章一串只是忠恕蓋云道不遠於人人之爲道而遠人則不可以爲道矣何也執柯伐柯其則固不遠也以人治人正是則字其則維何忠恕是也忠恕違道不遠非則而何何謂忠恕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而已何謂施諸己不願亦勿施於人譬如爲子而孝己之所求於子者吾所願也而未能施之於父則子之所施於己而不願者亦勿施於父可也至於臣與兄弟朋友亦莫不然蓋以責人之心責己卽以恕己之心恕人又不啻如執柯以伐柯者矣然則人之爲道豈必遠人以爲之哉唯於庸言庸行之間致其進脩而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二

四

不爲虛偽之學卽己矣所謂不遠人以爲道也故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一以貫之正在此處不可以忠恕爲下學一貫爲上達也會子一唯之功全在此章解者自執柯以下分作三段誤 京山郝氏云道不遠人兼人已而言以我視人爲人以道視我亦人人唯父子君臣長幼夫婦朋友上言夫婦此言子臣弟友盡乎人而道備矣離人言道便是空譚忠恕二字一章樞紐人人忠恕則分願各得親親長長而天下平 遠人爲道祇爲不忠恕忠恕卽是以人治人責人反己卽是忠恕宋儒分貼望人責人愛人三段破裂不成章 烏程姚氏云道與人原非二物故說道

不遠人隨說以人治人無非欲人以道自治而成其所以爲人後章云其人存人道敏政政爲政在人不可以不知人誠之者人之道也待其人而後行總此箇人字總是責成人之盡道道卽子臣弟友之道人卽子臣弟友之人故說道不遠人引詩見有物有則此道原具在人身以人治人是以子臣弟友之道脩治吾人之身改是改其遠於人者止是止其具於人者忠恕便是道忠恕與道更何安勉之殊要認此違道不遠之不遠二字卽道不遠人之不遠二字若忠恕與道猶爲有間則道不遠人亦與人猶有間耶此一本色證佐 君子之道四正指言此道之在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二

五

人者所求乎子四段下緊接庸德之行等語正本此忠恕以自治其身正是改而止於其道處故說君子之慥慥慥慥着一毫虛假不得讀此章要知語意原一氣而夫子與緊教人處在忠恕二字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吳興沈氏云位非名位之謂立太極奠三才列萬物止其所止之謂也孟子曰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

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此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者此理也唯其性分所止無不具足極天下之富貴貧賤夷狄患難皆不足爲吾加損故素富貴行乎富貴云云富貴貧賤夷狄患難雖紛擾於外君子之位於內者常自若也何往而不自得焉君子之位於內者如是勢之尊卑人自以爲上下耳於君子何榮辱焉故居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亦其理宜然也君子則然小人反是故曰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建安游氏云道之在天下不以易世而有存亡故無古今則君子之行道不以易地而有加損故無得喪此君子之得於心者然也至於在上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二

六

位不陵下知富貴之非泰也在下位不援上知貧賤之非約也此唯正己而不求於人者能之故能上不怨天以在我者有義也下不尤人以在物者有命也此君子之見於行者然也蓋君子爲能循理故居易以俟命居易未必不得也故窮通皆好小人反是故行險以徼幸行險未必常得也故窮通皆醜學者要當篤信而已 海陵胡氏云位者所守之分外者分外之事患難有二或一身之患難或天下之患難處天下之患難生重於義則捨義而取生義重於生則捨生而取義一身之患難但自守其道不變其志此行患難之道也 雪川倪氏云素者其舊所居已然

者也入者今方自此而入也假如生於富貴是其素富貴也或貧賤之士逢時而得富貴是其入富貴也下三者皆然素者以道行之故無所不行入者以道行之故無往不得自得即孟子所謂自得之則居之安之自得自得其道則有以自樂故無入而不自得也富貴順境也貧賤夷狄患難逆境也順居其一逆居其三以此見人少有不經憂患者矣俟命者世俗以為俟命之亨通如此則是欲達而惡窮或不如志不免失望君子則達亦俟命窮亦俟命窮之與達聽天命之何如爾故曰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

林氏云夫易與險不難知也君子小人所以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二

七

異其趣者何也蓋居易本乎循理行險由乎趨利君子循理小人趨利其所以異也然而居易以俟未必不得雖或不得亦曰有命行險以徼未必可得雖或苟得不過曰幸君子觀此可以審其所擇矣 京山郝氏云素位而行即聖人時中無意必無固我中庸之化境也凡身所寓即位離位即外但素位而行則隨處安樂但願乎外即未免扳援陵轅未免干求得失 烏程韓氏云素字有力量有工夫不陵不援不怨不尤極筆描寫素字

愚按此章行字根上庸德之行行字來行字所該甚多不止子臣弟友故又以富貴貧賤夷狄

患難推廣言之素位而行至於居易俟命亦是君子之求合於中庸處無非完得箇庸德之行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註云畫布曰正棲皮曰鵠 疏云此與下節覆明行道在身之事 藍田呂氏云射者發而不中則必反而求其不中之因意者志未正耶體未直耶持弓矢未審固耶然而不中者寡矣君子之正已亦若此也

京山郝氏云此承上章正已無求而引夫子之言以明行道之基章句以繫上章之末取反求與正已相似然素位之君子豈有失正鵠之事仍舊冠此章義理深長家之本在身也 烏程韓氏云從反求諸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二

八

身說起故君子之道本諸身作結經也中間脩身誠身保身緯也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註云自從也琴瑟聲相應翕和也耽亦樂也子孫曰孥此詩言和室家之道自近者始 疏云詩小雅常棣之篇美文王之詩 長樂陳氏云君子之道如行遠自邇登高自卑欲孝父母自妻子始則亦反諸身求諸己耳皆忠恕之所致中庸之所成也 高要譚氏云誠身之學齊家治國平天下皆不外是而其用

心自家始故曰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蓋切近於身者唯家為然一家之內妻子兄弟最為
 難處人子所以順其親者在於處妻子兄弟之間得
 其道也道行乎妻子而妻子睦道行乎兄弟而兄弟
 和由是而上得父母之悅則脩齊之道得矣推此而
 施之國施之天下又何難焉 京山郝氏云射者不
 中的不外求之正鵠而反求諸身君子之道期向高
 遠始於卑邇亦猶是耳蓋身者射之自卑邇者高遠
 之自微顯之間有幾存焉故孟子曰知譬則巧非可
 襲取於顯而忽於其微也家庭日用和妻子宜兄弟
 孝父母皆事之可知可能共見共聞者道之造端自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二 九

此始夫子言家人相得則父母之心順矣夫室家和平
 父母安樂從來聖賢治國平天下存神過化亦不
 外此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人人親其親長其
 長而天下平此也 此一章包後五章古今帝王興
 廢聖明作述可知可能者皆人也顯也卑近也其不
 知不能者天也微也高遠也舜以匹夫有天下文武
 以世德致王周公成先制禮孔子不得位而繼統帝
 王凡所以脩諸已達諸天者皆不越人倫事物馴至
 聖神功化之極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也父母妻子卑
 近即人事之顯鬼神高遠即天道之微 烏程韓氏
 云道在妻子遠在兄弟道在父母從古揆天揭地

業只在尋常倫物間極天下之高遠莫是過虞舜武
 周便是榜樣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
 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
 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
 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註云格來也矧况也射厭也思皆聲之助言神之來
 其形象不可臆度而知事之盡敬而已况可厭倦乎
 疏云詩大雅抑之篇 藍田呂氏云此章論誠之
 本唯誠所以能中庸 四明袁氏云學者讀中庸須
 思聖人何為發明鬼神之德又思聖人反覆形容何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二 十

為於此下一誠字嗚呼欲識不睹不聞請觀於此欲
 識君子謹獨請觀於此欲識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請
 觀於此 獨不觀之祭祀乎齊明盛服無使之者而
 若有使之者精爽洋洋與人之齊明若相接如在左
 右非虛見乃實理也 宣城奚氏云世之言鬼神者
 皆失之誕謾荒怪唯聖人之論極乎實理經曰明則
 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其日有者實理也知禮樂則知
 鬼神矣蓋盈天地間凡其可名狀者皆有也皆實理
 也名之曰鬼神雖弗見弗聞本無真體而默體於物
 自有不可遺者故在天地則有天地之鬼神在山川
 則有山川之鬼神在宗廟則有宗廟之鬼神凡報本

反始之有乎物者皆鬼神之不可遺者也唯君子知其不可遺故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此豈故爲是勉強矯飾之態哉亦曰實有是理耳夫以其弗聞弗見而乃使人敬之若是者微之顯也人之所以敬鬼神若是者誠之不可揜也此鬼神之德所以爲盛也彼惑於世俗誕謾荒怪之說者正謂眞聞眞見可驚可愕此豈知鬼神之德哉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二

十一

德唯誠而已誠無幽明之閒故其不可揜如此夫不誠則無物所謂體物而不可遺者尙何顯之有知此其知鬼神矣 鬼神體物而不可遺蓋其妙萬物而無不在故也 吳興沈氏云中庸之道顯則有人事幽則有鬼神曰忠恕曰舜之大知曰顏子之擇善曰子路之強曰君子之道四皆人事也至此又指其幽者示之其實皆中庸也 京山郝氏云承上章言高遠而引鬼神以明道之費隱德猶言道鬼神得之爲德盛卽費隱微顯之意體物言爲物之體體故自不能遺 鬼神甚隱微其明顯著見莫如祭祀先王制祭祀通幽明合人神微顯合一之教也故古人重祭

不侮暗室不愧衾影心思無欺學術無僞戒慎隱微皆所以質諸鬼神不疑也帝王大孝不過廟饗文武制作先郊社禘嘗以此故下章言舜文武周公之事 烏程姚氏云道本於天穀於地列於鬼神此章論鬼神似不可少然子思子之意却只發明天命二字以示人之當慎其獨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易曰天命流行物與无妄在天之於穆在人之无妄一誠也一誠流行於天地閒不見不聞含有許多發揚昭著之用則體具於人心者可知故首章說不睹不聞隱且微矣而著見明顯莫加於此要人必慎其獨蓋人能於不睹不聞時存養得此箇誠中和位育自然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二

十二

與天地鬼神同其功用看到此處眞見不睹不聞卽是隱微隱微處卽是中中卽有和在而位育參贊皆是實理皆是實事 鬼神之德安在誠而已誠是天命之流行一向說君子之道如何突出鬼神來天命總只一箇誠而流行賦予處爲鬼神不可不知其所從來也論道則鬼神之爲德正反說到源頭處 首章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是說人心此章夫微之顯是說天命天命微顯一誠不可揜其在人心可知矣所以要戒慎恐懼以存誠後章誠者天之道云云本此誠字來 自首章至此出一德字此雖說鬼神之德鬼神天命之流行卽是天之德後面德爲聖人周公

成文武之德天下之達德也性之德也文王之德之
純苟不至德可與入德矣不顯唯德諸德字通照此
德字來 一部中庸只說得一箇誠至此始發出不
獨爲後文張本亦見得以前所言統是此理之眞實
者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
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
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
者培之傾者覆之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
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註云材謂其質性也篤厚也言善者天厚其福惡者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一

三

天厚其毒皆由其本而爲之 疏云舜禪與禹何言
子孫保之謂子孫承保祭祀周時陳國是舜之後也
詩大雅嘉樂之篇美成王記者引證大德必受命之
義詩本文憲憲爲顯顯 藍田呂氏云此章言大孝
所以爲中庸天命之所屬莫踰於大德至於祿位名
壽之皆得則人事至矣天命申矣行父母之遺體敢
不敬乎則敬親之至莫如德爲聖人尊爲天子之大
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則養親之至莫如富有四海
之內之盛也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則繼親
之至莫如宗廟饗之子孫保之之久也舜之德大矣
故尊爲天子所謂必得其位富有四海之內所謂必

得其祿德爲聖人所謂必得其名宗廟饗之子孫保
之則福祿之盛享壽考而無疑也所謂必得其壽天
之於萬物其所以爲吉凶之報莫非因其所自取也
植之固者如雨露之養則其末必盛茂植之不固者
震風凌雨則其本先撥至於人事則得道者多助失
道者寡助是皆因其材而篤焉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也古君子既有憲憲之令德而又有宜民宜人之大
功此宜受天祿矣故天保佑之申之以受天命此大
德所以必受命是亦栽者培之之義焉 建安游氏
云中庸以人倫爲主故以孝德言之 海陵胡氏云
宜民者與庠序務農桑使男不釋耒女不廢機薄賦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一

十四

斂節用度若此之類宜人者內朝廷外方國自宰輔
以至於百執事自方伯連率以至於邑宰里長官皆
得其人人皆稱其職若此之類 江陵項氏云上章
已極言其隱故此下三章皆言道之功用以明其費
獨以舜武周公言之者皆處人道之變可以見聖人
之功用也舜居側微父母欲殺之本無得位祿名壽
之理文王事商而武王以兵取之武王與子而周公
以臣代之皆處危疑之地而舜卒受命天不能窮也
武王卒不失顯名人不能訾也周公闡幽明之情極
古今之變爲武王立八百年之紀綱制度使在天之
靈慰而無憾萬世之下祖述無踰此皆功用之至難

而極盛者也然而用力之初則甚隱矣故皆以孝言之孝者仁心之所發也天下之實者莫加焉於武王周公之事獨言喪祭亦此意也知至於舜謂之大知行至於舜謂之大孝舜爲人道之極萬世仰之不可加也周爲王制之備萬世由之不可易也此蓋古之盡倫盡制者故舉之以爲訓也又舉文王之無憂者明舜與武王周公所居之地皆不若文王之易於以見獨舉舜武周公之意也 蔡氏云自此至治

國其如示諸掌言國治天下平之事舜性之者也故曰大孝大孝者不違乎天武王周公反之者也故曰達孝達孝者不違乎人天人之難格人鬼之難享聖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一

十五

人莫不各極其感應之妙子思舉此以明顯而爲天下國家者宜無有豪釐之不平且治也故前以鬼神爲德之盛者起義而復以明郊社禘嘗之義者結之也 自君子之道費而隱至其如示諸掌乎言達道之事首言夫婦次言君子之道四者達道所事之自己也自物格以至天下平者達道所施之序也聖人之中庸本一貫也由教而言不分內外體用則節目不明故有達德達道之分學者於此又當有以深察其融會貫通之義庶幾中庸之至可得而能也 大孝大德大道皆以天道而爲言達孝達德達道皆以人道而爲言 烏程姚氏云庸德莫大乎孝故中庸以

大孝達孝歷言之此章稱舜之大孝全重一德字孝聚百順而後備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皆孝之聚順處願尊富饗保雖極天下之至難得而一旦適逢之偶者世亦或有之不足以爲難唯是有聖人之大德聚此百順以事親乃天之肖子爲父母克肖之子是爲至難得者故舉舜五事下卽拈出大德二字來謂其必享祿位名壽之全謂其爲天心之篤厚謂其爲天命之申重一德格天唯天眷德有必然而無疑者此天下古今所未有之孝此之謂大孝大孝亦只是庸德於性分上不加分毫是爲中庸 西河毛氏云宗廟饗之正大孝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一

十六

之事與無憂達孝專拈宗廟之禮一類章句不注者因惑於蘇軾謬說謂舜爲堯後不自立廟故蔡沈注尙書於祖考亦不指是誰祖考則不惟禮亡并經亦可置不理矣舜自立七廟明見經傳孔安國注宗廟據帝系謂舜之七廟黃帝爲始祖顓頊窮蟬爲二祀敬康勾芒螭牛瞽瞍爲四親而馬融於尙書憂擊鳴球亦云舜釋瞽瞍之喪祭宗廟之樂此顯據也卽或宋人好臆斷不襲漢儒然經原有之尙書曰祖考來格虞賓在位夫賓者勝國之後助祭新王宗廟之名虞賓者堯子丹朱也此雖不注亦定無敢曰丹朱入堯廟稱虞賓矣且祭法云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

顓頊而宗堯禘與祖皆宗廟祭名宗者明堂配天之
名也是舜明明立宗廟以饗祖考立明堂以配帝堯
矣若謂宗堯是立堯宗廟則顓頊舜親也立堯宗廟
而所祖者是舜親可乎 錢唐陸氏云陳椒峰曰蘇
子謂武王非聖人也有良史如董狐者南巢之事必
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弑書湯武仁人必皆爲法受
惡子曰爲法受惡湯武不敢辭觀過知仁湯武何可
及也湯武皆未受命者也考之記載湯放桀其年八
十八矣武王伐紂其年八十七矣凡犯上作亂者必
少年壯夫之所爲若血氣既衰之人慮事精心慈
使有僥倖之心豈肯舉事於頭白齒豁之日哉蘇子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二

又曰武王以黃鉞斬紂武庚不容不叛夫逞雄心於
一劍此負血氣之勇者所爲豈八九十歲之仁人而
爲之乎記云紂登鹿臺自燔而死揮以黃鉞者妲己
也告天下罪人斯得爾使湯武以天下爲利桀豈能
三十一年在位紂豈能三十三年播惡哉

愚按上言鬼神之德之盛子思又恐學者窮高
極遠求誠於幽渺之域故又引夫子之言孝者
以明中庸之道近在人倫只舉孝之一端以概
其餘大孝達孝皆是誠之不可揜處
子曰無憂者其唯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
作之子述之武王續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

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
廟饗之子孫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
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
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
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
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二

註云續繼也緒業也追王太王王季者以王迹起焉
斯禮達於諸侯大夫士庶人者謂葬從死者之爵祭
用生者之祿期之喪達於大夫者謂旁親所降在大
功者其正統之期天子諸侯猶不降也大夫所降天
子諸侯絕之不爲服所不臣乃服之也承葬祭說期
三年之喪者明子事父以孝不用其尊卑變 海陵
胡氏云此言周家累世積德而有天下凡父能作之
或無子以述成之子能述之或無父以倡始之堯舜
之子則朱均舜禹之父則瞽瞍三聖父子之間其憂
如此唯文王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王季作之文
王述成之文王作之武王述成之上有賢父下有聖
子夫何憂哉 藍田呂氏云追王之禮古所無有其
出於周公乎太王辟狄去邠居岐山下從之者如歸
市則王業始基之矣王季承太王之業至文王受命
作周故武王壹戎衣而有天下續太王王季文王之
緒而已故追王太王王季者明王業之所基也追王

之禮文王之志也武王承之武王之業也周公成之武王末年受命於是禮也蓋有所未暇此周公所以兼言成文武之德也推是心也故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而下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蓋先公組紉以上追王所不及如達其意於太王王季豈無是意哉故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所以達追王之意於其上也葬從死者祭從生者則自諸侯達乎大夫士庶人亦豈無是意哉故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葬從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上下一也所以達追王之意於其下也期之喪有二有正統之期為祖父母是也有旁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二

五

親之期為世父母叔父母眾子昆弟昆弟之子是也正期雖天子諸侯莫敢降旁期天子諸侯絕而大夫降所謂尊不同故或絕或降也大夫雖降猶服大功故曰期之喪達乎大夫也如旁期亦為大夫則大夫亦不降所謂尊同則服其親之服也諸侯雖絕服旁親尊同亦不降所不臣者猶服之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是也三年之喪天子達乎庶人一也父母之喪則齊疏之服檀弓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蓋子之事親所以自致其誠不可以尊卑變也建安游氏云武王之事言聖人所優為也故曰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

顯名謂之不失則與必得異矣乃如其道則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與舜未始不同也武王於泰誓三篇稱文王為文考至武成而柴望然後稱文考為文王仍稱其祖為太王王季然則周公追王太王王季者乃文王之德武王之志也故曰成文武之德不言文王者武王既追王矣武王既追王而不及太王王季以其未受命而序有未暇也禮記大傳載牧野之奠追王太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亦據武成之書以明追王之意出於武王也世之說者因中庸無追王文王之文遂謂文王自稱王豈未嘗考泰誓武成之書乎君臣之分猶天尊地卑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二

三

紂未可去而文王稱王是二天子也服事之道固如是耶書所謂大統未集者後世以虞芮質厥成為文王受命之始故也當六國時秦固已長雄天下而周之號微矣辛垣衍欲帝秦魯仲連以片言折之衍不敢復出口蓋名分之嚴如此故以曹操之英雄遠巡於獻帝之末而不得逞彼蓋知利害之實也會謂至德如文王一言一動順帝之則而反盜虛名而拂天理乎且武王觀政於商而須暇之五年非偽為也使紂一日有悛心則武王當與天下共尊之必無牧野之事然則文王已稱之名將安所歸乎此天下之大戒故不得不辨亦所以正人心也河東侯氏云中

庸之道參差不同聖人之時中當其可而已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此文王之中庸也舜以匹夫而有天下此舜之中庸也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武王之中庸也此謂不失天下之顯名者非謂武王之有天下不及舜也謂之天下之顯名者謀從眾而合天心也是與舜之有天下不異也故亦曰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易地則皆然有一毫不與舜受天下之心同有一人不謳歌獄訟而歸之非中也篡也尚有顯名哉 京山郝氏云文王稱無憂與舜稱無為略同舜所遇者千古難得之君臣文王所遇者千古難得之父子此一時也故虞舜揖讓而治文王以完節終時中也武王當殷周改革天命人心亟重必反彼一時也壹戎衣而有天下亦時中也周公之制作此周公之時中也舜必得名武王不失名舜必得壽武王未受命舜以匹夫坐致尊富饗保無續造制作之勞而風動時雍純乎天也周家祖孫父子累世積功而后尊富饗保制禮作樂而后太平盡人以奉天也故舜言大孝武王周公言達孝 烏程姚氏云凡說中庸皆是盡乎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如上支論舜之大孝是也在文王時有賢父聖子可以無憂武王時不得不戡定禍亂以光先業周公時不得不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一

三

開飾太平制禮法以啟後王總是盡乎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是文武周公之中庸也 李氏長卿云厄言曰文王以大德受命同於大舜此漢儒以後之談而不攷訂於聖人也子曰武王未受命則文王之不會受命也何待辨哉仲尼逆知後世未能別白文王心跡故表而出之曰無憂者其唯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文王身處父子之間而一不與作述之事此其所以無干犯之憂而有緝熙之德也知文王者其唯仲尼乎 平湖陸氏云大傳之追王是加以王號中庸之追王是備其王禮孔疏謂此之追王是以王禮改葬恐未必然 西河毛氏云尙書康誥殪戎殷言滅大殷也故鄭注衣讀如殷齊人言殷聲如衣今有衣姓者殷之後也若戎殷則與泰誓稱戎商正同自註武成者多誤解一着戎衣竟以壹字作一字而朱子亦卽以一着戎衣為注夫以兵衣為戎衣如甲衣甲裳等不知有據與否若一着戎衣添一着字便是難通着者附也衣服附在吾身曰着若甲則但貫之於身故左傳躬擐甲冑又曰擐甲執兵未有言着者經學嚴切何可使疏義鶻突如此 先公組紕以上至后稷也此鄭注之錯者后稷雖不在追王中然七世主也王者立廟以事七世而主廟者為先公將稱此廟為先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二

三

王廟乎抑先公廟乎况后稷原稱先王國語稱契爲元王封商武成稱后稷爲我先王建邦啟土是也故周頌先王先公註先公自組緇以上至於不密並無后稷知禮者審之考喪服旁期合妻子與伯叔兄弟爲言然而伯叔兄弟絕而妻子不絕故周景王穆后崩太子壽卒叔向謂王一年而有三年之喪二焉其稱三年者正以君本絕期祇當服三年之喪而是期獨不絕則是期卽三年矣此杜預明註而作士禮者誤解策書因有長子三年妻三年不娶之說孔疏附會之變亂其制此不可不察也太原閻氏云武王未受命未猶老也說者遂真信文王世子武王九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二

三

十三而終爾時受命有天下歲在己卯年八十七金仁山極辨之以爲果爾則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前此已生伯邑考矣武王八十一而生成王後此又生唐叔虞焉人情事理所必不然者孔疏亦云年壽之數賦命自然不可延之寸陰不可滅之晷刻陳澧又云聖人雖愛其子豈能滅己之年而益之哉快哉論也但仁山從竹書紀年武王年五十四崩則有天下方四十八與文王受命之年同中身爾而得謂之老乎總不若周本紀載武王初得天下告周公旦曰維天不饗殷自發未生於今六十年是武王之生生當於殷帝乙十一年庚辰受命有天下年六十又七年而

崩乙酉年六十六故曰老庶幾近之

愚按大傳言武王于牧之野既事而退遂率天下諸侯執豆蓬駿奔走追王太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又武成言丁未祀于周廟而其告庶邦冢君稱太王王季金縢之冊祝曰若爾三王是武王之時已追王太王王季矣又縣之詩上稱古公亶父下稱文王是古公未上尊號之先文已稱王矣近顧寧人先生亦謂文王之王與太王王季之王自不同時而追王太王王季必不在周公踐阼之後其說誠然竊意大傳武成之所言者止言追王之禮而中庸所言武王未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者不第言追王而并言上祀先公以及諸侯大夫士庶人喪祭之禮則是追王之禮武王已行之事而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以下皆周公之事也不得因大傳武成而致疑之至於詩之所稱文王乃追尊之辭必不在服事之日建安游氏已言之詳矣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二

四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

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註云宗器祭器也裳衣先祖遺衣服設之當以授尸也爵謂公卿大夫士辨賢者以其事別所能也若司徒羞牛宗伯其雜牲矣齒亦年也踐猶升也社祭地神先者其先祖也序爵辨賢尊親親治國之要

藍田呂氏云此章言達孝所以為中庸 延平周氏云孝之為孝一也然於舜則曰大於武王周公則曰達何也蓋德為聖人之類非通乎天下之所可行者也故曰大武王周公之孝則在乎繼人之志述人之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二

三

事而可以通乎天下者也故曰達雖然特以迹言耳以心言之則易地皆然始於脩其祖廟者蓋廟者神之所依莫之或脩則事神之禮蓋闕如也其終止於薦新者蓋薦新者時祀之小者也其小者猶能盡禮則若所謂禘嘗者又可見矣若昭穆所以別父子也若公卿者爵也若冢宰司徒者官也言序爵則知其所謂序事者官也言序事則知所謂序爵者位也位者言其所與祭事者言其所共祭與祭者未必共祭所謂共祭者若司徒奉牛牲是也方其序爵則以辨貴賤為主方其序事則以辨賢為主言貴賤而不言賢否者蓋先王之擇其與祭者皆賢也而所辨者特

其事之各有所施耳逮賤者仁也序齒者義也 虞陵馬氏云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此備在外之物也敬其所尊愛其所親至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此盡其在內之誠也郊社外祭之重者也禘嘗內祭之重者也禮者文也義者本也言禮則有義言義則有禮文可陳而本難知非明不足以見之明其義者唯君子而已 河東侯氏云祀上帝天子之事也天子

諸侯皆有宗廟謂祀乎其先者各有其先也天子宗廟天子之先也諸侯宗廟諸侯之先也天子有天子祀先之禮諸侯有諸侯祀先之禮明乎二字極有功後世所以汨名分亂上下自三代而下隨事維持不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二

三

能成善治而篡奪相繼者由不明乎禮與其義也子思於中庸引斯禮而發斯義豈偶然哉所以事上帝所以祀乎其先所以字更有玩味 嚴陵方氏云敬其所尊者尊其祖而敬之也愛其所親者親其禰而愛之也地雖載萬物而萬物乃本乎天地雖生萬物而萬物乃始乎天夫郊社之祭皆所以報本反始謂之事上帝豈為過哉 海陵胡氏云禘夏祭之名嘗秋祭之名 烏程姚氏云此達孝即承上達字來孝是人之庸德人人所欲盡者武王周公績緒成德不特身盡其孝而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使皆得因分以自盡則其孝是達之家國天下者故夫子以達

孝歸之非通謂之孝之說夫孝者一段緊申此達孝二字春秋而下正舉祭祀之禮達於上下者言天子而下皆有祖廟皆有時祭大祭序昭穆序爵序事族酬燕毛皆得各因其分以行之踐其位等語亦不專主天子達乎諸侯大夫皆得各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而事之如生如存所以爲孝之至郊社之禮節又備舉禮制之達於上下者言而謂能明其義者之通於治蓋郊唯天子得行社便達於諸侯禘嘗便達於諸侯大夫士於此等大禮制能明通其義便知天子之分如何諸侯之分如何大夫之分如何士庶人之分如何且其中如何序昭穆如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二

三

何辨貴賤如何辨賢如何逮賤如何序齒如何敬所尊如何愛所親則達之天下國家尊尊親親賢賢老老幼幼貴貴賤賤燦然秩然經經綸綸各歸其理固昭然其易見者所以說治國如示諸掌時說不明於達之義只說精神仁孝直通通於武周之心故可以復見武周之治語非不遂而於本文達孝意前後不相照應似爲未快孝經云昔者先王之以孝治天下也此句最得此章之旨 烏程韓氏云繼述兩人字春秋四其字踐位五其字通指諸侯大夫士庶所謂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者如此 爲虞舜武周極寫高遠之事却只還得他一箇孝字然則所求乎子

以事父豈易能哉 西河毛氏云祖廟是天子七廟若據周禮則宗伯脩祖廟掌祫祫廟不止七廟此注脩廟當云以七廟兼文武廟祫廟爲言若諸侯以下則大夫自宗卿外有無祖廟者况官師一廟則王考且不及祇父廟而已何祖廟之有 亦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是大寶器不是宗器大寶器唯大饗大喪斯用之如顧命陳赤刀禘祫陳玉鎮類春秋時祭焉得有此左傳重之以宗器陳賂鄭宗器國語其官不備其宗器皆指宗廟祭器爲言如尊罍琖斝盞盛遵豆之類 子孫昭穆與廟次不同故工史書世可序倫次若宗祝序昭穆則四親二祧多與倫次有乖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二

三

反者此祇序生人而不序死者以廟制一定無容再序第因天子諸侯自爲一宗則氏族渙散不得不於宗廟開序之祭統所謂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是也若謂宗廟昭穆子孫亦以爲序則廟次世次截然兩事假使周之懿孝姪居叔上魯之閔僖弟在兄前而子孫依之以爲序不大亂乎 序爵亦是同姓王之同姓無二爵者唯國子副倅與王族之食祿仕田者其祿位不甚相遠故序昭穆否則但以爵序之故庶子正公族禮唯內朝不序爵外朝卽序爵而至於宗廟之中則一如外朝之禮遇有貴者則一如黨正文所云三命不齒當自爲行列此禮文也若異姓

序爵則他族進身亦何事不以位序而曰宗廟當序爵非禮言矣 周官小宗伯職有掌祭祀之序事語所以序省牲既滌諸事而文王世子云宗人授事以爵以官則同姓序事皆有官爵者如太宰贊玉幣宗伯省牲饗以五等爵中取其有公孤六卿諸官職者為之故又曰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此正中庸所以辨賢之解若宗祝有司則但執官役非助祭之人祇問職掌安辨賢否 旅酬者大祭均神惠之禮也然有三節一是致爵禮一是旅酬禮一是無筭爵禮致爵者獻而不酬旅酬者但一酬而不至無筭俗以旅酬無筭為一禮固已謬矣若以賓與兄弟兩家子弟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一

三

各舉解以代父兄行酬謂之下為上謂之逮賤則大不然兄弟之子未嘗為父兄代行解也據禮行旅酬時兄弟之子先舉解於其長不過導飲耳然且長皆答拜受飲使弟子復位訖於是賓自取解酬長兄弟長兄弟亦自取解答酬以至眾賓眾兄弟之黨彼此徧酬特不至無筭耳則是賓與兄弟皆自取解自酬而子弟且復位而受人之酬又何曾代勞而竟以逮賤下為上之典禮作此究解况賓弟子舉解獻長長亦答拜遣復位在無筭禮前其於旅酬時并未嘗有賓弟子也蓋所謂下為上者祭以神為上祭者為下自止其爵而使均惠於在庭是下反為上所

致爵之禮但及室中之貴者及旅酬長眾凡在庭下階下者皆得受酬是逮於賤也增韻為被也與史為其所中為字義同 祭畢安有燕此祭畢行賜爵禮為祭統十倫之第九倫所謂長幼有序者其曰燕以任其歡燕小雅以饋尸名燕飲是也乃附會集註者以楚茨詩備言燕私當之則以祈禱雩報之祭而誣坐大饗亂矣若序齒則祭統明云昭與昭齒穆與穆齒乃於昭穆中序之不專辨毛髮之色周官司儀所云王燕則諸侯毛正序齒也但祭統云羣有司皆以齒則反兼異姓耳 禘是時祭所云夏日禘者故可與秋嘗對文若大禘則既非對偶且是大饗即在宗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二

三

廟之禮中再出則複矣祭統曰禘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故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仲尼燕居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皆與中庸同文然皆指時祭言 太原閻氏云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為坐次亦本鄭注却為世所口實顧麟士曰蓋昭穆既序則分定分定則分之尊者必是年高而頰白者多其位在上少而鬢黑者多在下也亦非秦毛老也周禮司儀職曰王燕則諸侯毛鄭司農注謂老者在上也老者二毛故曰毛毛一本作耄

禮記集說卷三十一之二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二

中庸第三十一之三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
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
也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者人
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
禮所生也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故君子
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
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註云方版也策簡也樹謂殖草木蒲盧螺贏謂土蜂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三

中庸

嘉業堂校刊

也詩曰螟蛉有子螺贏負之螟蛉桑蟲也蒲盧取桑
蟲之子去而變化之以成為己子政之於百姓若蒲
盧之於桑蟲然 藍田呂氏云敏速也得於性之所
宜則其成也速木之所以植土性之所宜也政之所
以行人性之所宜也庸者人道也政不離於人道則
民之從之也敏植木於地則木之生也敏故曰人道
敏政地道敏樹 吳興沈氏云文武之政燦然於方
策閒然文武之人存則文武之政舉文武之人亡則
文武之政息非直文武然也有知人知天之人是亦
文武之人也文武豈異於人哉盡人道全天理推己
之道合彼之道一天下於人道者也故人道莫敏於

政地道莫敏於樹人君以人理化天下則天下翕然
從之如萬物得雨露沾濡雷風鼓舞勃然皆生天下
化人君之政亦若是已螟蛉之類螺贏以其氣之同
也人道之敏於政以其理之同也嗚呼政之化人其
速如此然則人君為政將何如耶誠在夫人理而已
或謂得人非也人理者何仁義禮智之心人皆有之
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井則必有怵惕惻隱之心思與
鄉人立望望然去之則必有羞惡之心有賓主則辭
遜之心生遇邪正則是非之心生皆天理之自然入
心之所自有者也以是四者為政亦因其所自有以
復其理耳故曰為政在人也然於何取之近取諸身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三

二

足矣天下有是理我身亦有是理也欲求天下之理
以吾一身觀之可也故曰取人以身然身不脩則仁
義禮智之理弗見矣而脩身要必以道道之為體滿
滿六合將何以為準的仁自性出性以道會必以仁
為準也故脩道以仁然仁豈外夫人理哉今人乍見
赤子入井之時是也無是心則非人也故繼以仁者
人也仁固不外乎人理而親親則為仁之大因言仁
而及義豈仁之外別有所謂義哉思與鄉人立望望
然去之若將浼焉之時是也故曰義者宜也義固所
以為宜而尊賢則為義之大親親必有隆殺尊賢必
有等差則禮之所在也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

之實從兄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與子思之意不約而同然而爲政在人取人以身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仁者人也親親爲大故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故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嗚呼人可知也天難知也人可至也天難至也知人則天斯知矣然則天者何以性道教言之則天命之謂性者天也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者人也在中和言之則喜怒哀樂之未發者天也喜怒哀樂之已發而中節者人也苟能知天則知人理之所在矣故曰人理天理是或一道也 兼山郭氏云知人次於事親者不知人之賢不肖則失所親至於危親之道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三

三

或陷之矣知天所以次於知人者不明夫所謂天德則人之賢不肖亦莫得而知之矣 京山郝氏云宇宙唯人人者天之心萬靈之會而具之成身人各有身親爲生身之本身各爲人天乃造命之元故脩身事親知人知天四者相因仁義禮智四者廢一不可身不可不脩以天人之理備於身也親不可不事以仁愛之心始於親也人不可不知以生生之理具於性也天不可不知以立人之道原於命也 烏程姚氏云此章要重看其人存三字人雖兼臣說而專重在君君一人主張於其上臣工自然夾輔於其下而政可舉故首說其人存則其政舉隨說人道敏政爲

政在人取人以身然人身不是箇空殼子必須脩道然後可以立極於天下而脩道又不是箇虛套子必須本此心之惻怛慈愛來方成箇道故說脩身以道脩道以仁然此箇仁非是外鑠我者天生人必與以一點生生之心有此點生生之心方成其爲人是仁卽人也所謂其人存者正謂其有此點仁心耳故論君子不可以不脩身直推到知人知天知人是知此仁者人也之人知天是知此天生此人與以此仁之天知得此天之所以與人者便知天命之性具在人而率之斯爲達道措之則爲九經有不可一毫虛假爲者 道與仁原非二物仁之自然流出便是道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三

四

道之日用常行通是仁下文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正是申明此意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全出於此 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緊就人言自出而言義者宜也尊賢爲大緊就身所自脩而言禮所生也說此等與殺乃天理在人自然生出而非勉強者 說仁足矣矣如何又添箇義字又出箇禮字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義卽仁之裁制是心體所自有者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心體所自出者故曰禮所生也禮是心體心體卽是仁兼說義又說禮只完得一箇仁字 舜文武周公皆盡中庸之道者乃所盡道只在太孝上無變上續緒成德上善繼善述

上孔子告哀公亦首揭親親爲大一語道只在人倫日用間所以君子之道只消求端於卑近之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非虛語也 知人人字端的是仁者人也人字知天天字端的是天命之謂性天字知得吾所以爲人者自必盡仁以事親知得天所賦畀責成於我者自必盡仁以合天故下文緊接達道達德語後復提掇云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語 烏程韓氏云脩身爲本學庸無二以人治人人各有身也有子臣弟友之人卽有子臣弟友之身故示以反求諸身君者人之總也所謂身以及身百姓之象也故示以不可以不脩身將人道天道都打合君身上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三 五

來曰脩身以道脩道以仁直是申明教本 西河毛氏云蒲盧以作人存政舉之證謂百姓易化也沈存中謂是蒲葦則不唯無據且又改盧爲蘆矣按家語云天道敏生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蘆也待化而成其著待化而成四字正就螺贏爲取譬作解是此一名物夫子自言而又自注之何強釋爲韓偓安貧詩窗隙日光飛野馬案頭筠管長蒲蘆言日影中見飛塵筆管中棲螺贏也唐人作詩尙讀書猶識蒲蘆今人不解矣

愚按河南程氏謂螟蛉蠃本非同類爲其氣同故祝則肖之又况人與聖人同類者此解與

鄭注合吾不知章句何以舍程子而取存中故爲政在人鄭注在於得賢人仁者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竟不曉人字之義竊意人字不應二解在人之人卽人存之人取人知人之人卽人道人也之人高要譚氏云身卽人也延平楊氏云人存則政舉故爲政在人其說最爲得之 玉篇取資也取人以身者言取資於人者以其身之修與不脩耳而脩身何以則以道脩道何以則以仁河東侯氏曰脩身以道在乎率性脩道之教在乎爲仁其說是矣烏程姚氏曰身曷以脩有此人卽有此道人倫日用之間範圍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三 六

而不過則身之所以脩也道曷以脩有此仁方有此道惻怛慈愛之真流浹而無間則道之所以脩也又曰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是政之本也脩身之道在人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仁者人也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人者天所生也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其解最爲得旨 在下位三句鄭注及諸儒皆云脫誤晏氏獨謂中庸無脫誤君子先能脩身事親則雖處下位而仰可以獲上俯可以治民所以繼此而言君子不可以不脩身其解未嘗不通然下文文明有此三句上下成文成理必不應復出於此脫誤無疑也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疏云言百王用此三德以行五道其義一也古今不變 藍田呂氏云達道者天下古今之所共行達德者天下古今之所同得知行有三成功則一所入之塗則不能不異所至之域則無有不同故君子論其所至則生知與困知安行與勉行未有異也既未有異是乃所以爲中庸若乃企生知安行之資爲不可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三 七

幾及輕困知勉行爲不能有成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中庸之所以鮮能也 嚴陵方氏云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卽此知之事也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卽此行之事也表記曰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亦此之意知之存乎心故曰及其知之一也行之見乎事故曰及其成功一也 高要譚氏云天下之達道卽中庸之道也天下之達德卽中庸之德也道出於天命之性而所以行此道者知仁勇也知則見道明仁則守道固勇則進道速此三德者行道之器也猶人適千里之遠也道如大路然知

譬則目也仁譬則身也勇譬則足也目能視身能起足能到三者交相爲用然後可行也故身爲體而目明足健然後可以行道而至於遠仁爲體而知明勇決然後可以行道而至於聖 京山郝氏云天人兩字卽是顯微費隱之理達德達道正是天人會合實際唯其爲天故古今同有唯其同有故謂之達宇宙民物帝王經綸聖明述作總不越此舍此無道失此無德離此無天曰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者人卽是道道不遠人微之顯費之隱不可須臾離此也朋友獨言交朋友分疏無交不成也 三德首知知乾德也在人爲明德真知合下是行此中庸要旨前章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三 八

言不明不行舉大舜顏子發揮此理明卽誠擇卽守非離知求行離行有知聖人屢言一以此三知三行學問思辨與篤行雖對舉其實一知耳故知居三德之先生知居安行之先明善居誠身之先至於誠而知行一矣 道德人人同有處處通行但知不真則不能行氣不果則不能行以知仁勇行之則一一者不二也 西河毛氏云五達道舊注達通也謂道之通行有此五者徐仲山曰此卽道不遠人章君子道四之道四道缺夫婦耳其以五達道作五倫者錯也嘗讀孔安國註虞書慎徽五典曰五典者五常之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者是也至五品不遜正

義謂五品卽父母兄弟子五者敬敷五教正義謂五教卽教之義慈友恭孝五者以至臯陶謨敕我五典周官君牙敷五典注皆如此每竊疑之何以同一五倫而六經之注與中庸必不相合豈五倫有同異乎及讀春秋文十八年莒弒其君庶其傳季文子引臧文仲之言使史克告曰高辛氏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謂之五教而杜預注契作司徒五教在寬卽在此八元之中是當時五倫只父母兄弟子五者有天合而無人合而其爲教則又與春秋義方大學慈孝康誥友恭相左證自唐虞夏商以及周之末季皆只此數是以春秋臧孫辰季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三

九

孫行父二人皆賢大夫而史克又熟於掌故並作此言卽史五帝紀述古五教亦無異詞唯孟子所言以戰國人所傳倫類異名推記契教此不必合一者且是人倫非五倫是長幼有序非兄弟有序從來長幼以官府僚友鄉黨齒序爲言並非兄弟故禮運十義幼二字有明證也是以漢唐儒者並無有以五達道爲五倫之說且亦並不使孟子人倫闕入一字無錫朱氏云曰所以行之者三又曰所以行之者一何也三者卽生學困知之三安利勉行之三也一者卽及其知之一與及其成功之一也知與行各三各

一而曰行者三行者一何也所謂五達道者唯知之而後能行之也曰行則知概之矣

愚按章內有兩箇所以行之者一先儒所解不同其前之一程伊川曰一者誠也諸儒俱祖之晏氏駁之曰說者皆以行之者一爲至誠非也經言知仁勇斷於行之者三之後故以行之三爲知仁勇似矣奈何於行之者一之後卽無一言以及至誠詎可便指一以爲至誠乎其說甚正但以一爲脩身以謂三者雖不同其歸於脩身則一而已是又不然吳與沈氏云行是三德者一也一者性也生知學知困知雖不同及其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三

十

知之而見於性則一也安行利行勉行雖不同及其成功而復於性則一也新定顧氏云一者卽上文之所謂天三德之行天理之運動也因又推明致知力行之說及其知之一也皆知此天理爾及其成功一也皆行此天理爾高要譚氏云一者本心之實理也理該萬殊皆同一本故總謂之一也其後之一註云謂當豫也章句云一者誠也諸儒亦祖之嚴陵方氏云九經之別如此行之一歸於中而已嚴陵喻氏云經雖有九所以行之者未嘗九也亦本於一心而已新定顧氏云達德所以行之者一而先之曰知

天九經所以行之一而繼之曰明善明善卽知天也所謂一也吾鄉承庵先生謂一者不卽是誠字所以行之者只是這一箇仁而已九經所以行之者亦只是這一箇諸說不同如此蓋中庸言誠發端於鬼神章至此章言反諸身不誠方又見得誠字何得於行達德行九經皆暗藏一誠字乎則以一爲誠必不然矣至於言性言天諸說亦不確切當以郝京山之說爲妥蓋所以行之者一與知之一成功一總是一樣知仁勇雖有三件而所以行之者一而已矣知雖有三等而及其知之一而已矣行雖有三等而及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三

十一

其成功一而已矣三箇一字皆虛而無所指後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亦同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疏云夫子更爲哀公廣說脩身治天下國家之道

藍田呂氏云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徇人欲而忘反儒者甘爲人下而不辭有是三者欲身之脩不可得也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 河東侯氏云知恥非勇也能恥不若人則勇矣 東萊呂氏云知仁勇三者

天下之達德也通聖賢常人而言之在聖人則知仁勇皆生知安行也在賢人則知仁勇皆學知利行也在常人則知仁勇皆困知勉行也恐難指定仁爲生知安行知爲學知利行勇爲困知勉行 新安顧氏云夫子之告哀公本以答爲政之問也而詳及於學學其政之本歟既知知仁勇之極致又知好學力行知恥爲近之則凡脩身之事其有不知者乎故曰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體驗於己推行於人非有二事故曰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一人之事卽千萬人之事數有多少理無彼此故曰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烏程韓氏云此謂脩身以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三

十一

道脩道以仁三德何獨言仁好學知恥總爲力行地耳以人治人治子臣弟友也則所以治人豈外此五達道乎 機山瞿氏云上支或生而知之八句是大概說三近是所以勸勉哀公者故仍用子曰轉入非行文也 案家語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此明是推諉之辭所以夫子又舉好學力行知恥爲哀公勸勉自此以下却是一意到底故下文雖分誠者誠之者兩等資質而只於誠之者一邊詳言之中庸所以刪去公曰數語而仍留子曰二字則上文頓住下文另起了然自見若以此二字爲所刪不盡而以知仁勇嵌纏到底既失夫子對公

之旨亦豈子思引書之意乎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三

十一

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疏云此孔子爲哀公說治天下國家有九經及覆說九經功用并行九經之法 嚴陵方氏云九經所以爲天下國家而已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則身者天下國家之本也故以脩身爲先道無廢立也自體之於身言之脩之則立不脩則廢而已尊賢則能遠佞人而不爲所惑故尊賢則不惑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固不止於諸父昆弟止言諸父昆弟不怨者蓋諸父不怨以其能孝故也昆弟不怨以其能弟故也親親之道孝弟而已以德

曰賢以位曰大臣以德爲主故於賢曰尊以位爲主故於大臣曰敬言羣臣則上有以別於大臣言士則下有以別於庶民士亦臣也而羣臣不止於士於體言羣臣以見君之於臣無所不體也於報禮言士以見卑之於尊皆知所報焉爲民父母者君也故於庶民曰子百姓舉其政之成庶民言其類之眾百姓貴而少庶民賤而多以庶民之賤猶且子之則百姓之貴可知以百姓之貴猶且知勸則庶民之賤可知百姓庶民亦互言之來百工者使無他之謂來之則居之以官府是也遠人各在東西南北之方故以四方言之諸侯則溥天之下所與共守也故以天下言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三

十四

之心不爲欲惡所貳德不爲情僞所蔽此之謂齊明讒足以亂人之聰色足以蔽人之明去讒遠色則所聽者賢言所見者賢行賢所以資祿德所以制爵賤貨則所以養賢之祿厚矣貴德則所以命賢之爵優矣若是則足以尊賢而勸之也尊之欲其貴故尊其位愛之欲其富故重其祿則親無賤貧者矣與其親之富貴而去其親之貧賤則同其所好惡矣若是則凡所親之親其有不勸者乎大臣所以任道而逸小臣所以任事而勞官盛任使則所以代大臣之勞者至矣故足以敬大臣而勸之也忠信重祿則非忠信者其祿輕矣體羣臣之道於是乎在蓋體者待之六

小各有其體也時使若歲不過三日薄斂若法不多乎什一使之時則民力不竭斂之薄則民財不匱愛養之至則父母之於子亦不過若是而已百姓勸則庶民無不勸矣日省者視其勤惰以防其冗食月試者考其功治以要其實效視其勤惰宜數而詳考其功治宜疏而簡若季春之月所謂百工咸理監工日號者日省之謂也若孟冬之月所謂物勒工名以考其成者月試之謂也省試盡矣苟無以養之則不可故繼之以既稟稱事既其所廩之食則上之祿不晉出稱其所作之功則下之力不虛役若是則百工其有不勸財用其有不足者乎於其往也送以出之而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三

十五

已於其來也迎以入之而已善者不足舉也嘉之而已不能者不足教也恤之而已凡以其俗慢易風化之所難易其地荒僻政令之所難及故也若是則遠人其有不柔四方其有不歸者乎世者人之統緒國者地之封域世以人而絕國以地而廢絕世則繼之使續廢國則舉之使興亂者治之使理危者持之使安或春夏或秋冬所謂朝以時也或比年或三年所謂聘以時也厚往則我於彼無虛拘薄來則彼於我無煩費若是則諸侯其有不懷天下其有不畏者乎九經之別如此 廬陵馬氏云治天下國家之道必有以致其要亦必有以致其詳故脩身者所以致其

要也而九經者所以致其詳也夫身者政之大本身立則政立故先脩身而賢者脩身之輔也故繼以尊賢脩身則內有所守尊賢則外有所正內外之德成然後可以有爲於天下以其爲治之序則先親而後疏故言親親而繼之以敬大臣體羣臣自貴及賤故繼之以子庶民來百工自遠及近故繼之以柔遠人懷諸侯此其序也 廣安游氏云中庸之學本於脩身而脩身亦列於九經者聖人之身出居明堂以臨天下其動容貌正顏色與居進退之際卽是治天下國家第一事齊言其齊一明言其如日月之明盛服言其弁冕端委以臨其下與居之際非禮不動此皆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三

十六

脩身之體以下八者皆是政事唯去讒遠色賤貨貴德以勸賢此一事亦是聖人身上事以下七者皆德之發於政者有司之事也 古之爲天下者內之有家外之有王畿之國又外之有天下親親者家之事也尊賢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則國之事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自天下而言也聖人之治天下內治其家外治其國又外治其天下而其原本於知所以治人治人之原本於脩身 雷川倪氏云經者常也卽所謂庸也大學自誠意正心脩身齊家而後治國平天下中庸論九經亦自脩身始而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以是知中庸大學一理

也前言脩身以道言其脩之者必以道未言其所以脩也此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言所以脩其道者自此而始 建安游氏云不惑在理故於尊賢言之不眩在事故於敬大臣言之 藍田呂氏云視羣臣猶吾四體視庶民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別 大臣不可不敬是民之表也非其人黜之可也任之則信之信之則敬之故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既任之矣又使小臣間之諫必不行言必不聽而怨乎不以內適足以自眩外不足以圖治矣託之以大任則小事有所不必親必使慎簡乃僚唯所任使則大臣勸於事君矣故曰敬大臣則不眩又曰官盛任使所以勸大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三

七

臣也 延平周氏云先庶民而後百工抑末也言工不言商者爲工者尙且來之則其通有無於道路者可知矣遠人先於諸侯者其猶六月之詩以蓼蕭先於港露蓋示其柔遠能邇之意詩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言四方以對四國則四方爲四國之外言天下以對四方則天下爲四方之內數者皆言勸唯脩身與柔遠人懷諸侯不言之者蓋脩身無意於勸而勸自存故曰大人正己而物正遠人責之略則勸莫得以言諸侯責之詳則勸不足以言 京山郝氏云所以行之者一與前一也同中庸最忌支離德言三道言五經言九行出種種多般只有一無二一疑而三

五九成三五九分而一化顯微無間之道也一非卽誠而一着實處便是誠故下文終之以誠使人識一之歸併處也 西河毛氏云此來百工是冬官庀飭一大經制其所云財卽天官九職以百工飭庀八材之材所云用卽考工辨器用之用蓋工不一材不一用亦不一必木工攻木材則得木用金工攻金材則得金用卽以金工言梟梟段桃其工也金錫諸齊其材也削鐘鼎鑄其用也他工視此若云通工易事農末相資則日中貿易兩相通羨以朝廷而與小民市販九經掃地矣 餼稟一名祿廩地官廩人給稍食卽禾米也若牲餼則有生牲腥牲二餼春秋傳謂之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三

六

餼牽多作饗賓告廟迎師贈遠之用未聞百工給牲餼者 送往迎來俱有符節委積夏官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而達節以迎送之且治委積以饋食往來地官遺人掌委積以給往來之用皆是若分授節以送之委積以迎之使來者無憑去者無食錯禮而已 祿者錄也錄官以給祿自有定制唯親親無官故重其祿士儼然一官豈得獨重若謂士祿原重則班祿無輕於士者鄭注忠信之士得重其祿大抵王朝公卿位尊祿厚無可上下獨士近大夫皆授事之官可以勞逸爲進退苟忠君信國則猶是諸士而下士得食中士之祿中士得食上士之祿所謂禮其勞也

以勸之此卽外諸侯同等而可益資其土地之意若謂待之誠而養之厚王朝公卿大夫誰不當待之以忠信而孟子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則士祿豈能獨重還依舊註爲是燕賜是待來之禮未嘗往也周禮朝聘有往來十二年中天子一適諸侯諸侯兩朝天子天子六問諸侯諸侯六聘天子卽往來也故往禮有徧存徧頒交福贊善補裁致禴類如天王賜胙宰啗歸賵周定王告晉之慶卽是厚往若來則諸侯朝時有侯服犧牲甸服絲枲男服彝器采服織纁衛服龜貝類在九貢之外聘有琮璧幣帛庭實皮馬在春秋入貢獻功外皆來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三

十九

禮也但厚薄則唯其意耳若燕賜如宰夫掌客牢禮膳獻賓賜之殮牽類是饗勞禮非往禮也

愚按一字諸儒之說不同詳見上節唯延平周氏云行之一致一也長樂陳氏云九經者其別有九其要唯一二說稍近之然總不若郝氏之說爲安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註云跲躓也疚病也藍田呂氏云豫素定也素定者先事而勞事至而佚既佚則且無所事其憂不素定者先事而佚事至而憂而亦無所及於事寇將至

則爲干櫓水將至則爲隄防其爲不亡者幸也故素定者事皆有成言有成說事有成業行有成德道有成理用而不括動而有功所謂精義入神以致用則精義者豫之謂也能定然後能應能定者豫之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則擬議者豫之謂也致用也能應也成變化也此所以無跲困疚窮之患也高要譚氏云凡事云者總謂吾心之所泛應者也豫卽前定也前定謂胸中先有規模也一心至微萬物至眾泛應之際倘規模不先定於胸中幾何不爲所變亂哉言也事也行也三者皆歸本於道道者至理之所在也道前定則行前定矣行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三

二十

前定則事前定矣事前定則言前定矣四者雖殊而皆相因以爲本吳興沈氏云豫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易坤下震上爲豫其象曰雷出地奮豫是元氣有事之初也夫子於六二斷之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卽吾性情有事之始喜怒哀樂未發之際也其幾間不容髮君子於是知其所處則事無有不立矣否則鮮有不敗故曰不豫則廢凡言也事也行也莫不欲豫前定卽豫也前定則不跲不困不疚然道之前定將如何耶天命之性至虛極靜其體本無窮也唯其本體無窮故其用亦無窮也故終之曰道前定則不窮然則前定之義果何如也孟子所謂必

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學者宜思之 錢
塘于氏云言先於事事舉行隨而道亦存矣此四者
之序也 柯山周氏云自此以上言用自此以下言
體言其用見於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語其體則本
之於誠中庸所謂明善誠身即大學所謂致知格物
正心誠意大學由體起用故先言致知格物正心誠
意而後及於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中庸即用明體
故先言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後本於誠身明善
先後雖殊相為表裏所謂一以貫之也將言誠之道
必先言所謂豫者蓋非一朝一夕之積如雷在地中
為復至四陽大壯然後奮發而出天地之間溫溫乎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三

三

其和可知是乃所謂豫聖人致中和至於天地位萬
物育亦豈一朝一夕之積哉凡事蓋總言之言事行
道不能前定非所謂豫也故下文在下位不獲乎上
民不可得而治反本造約卒歸於誠身明善由善以
誠身由誠身以順親信友以獲乎上素位而行得志
澤加於民非豫之至能若是乎不然如溝澮之水乍
盈乍涸其廢也可立而待烏在其為不窮耶孟子之
學得之子思故其論誠亦云 德清許氏云凡事前
定最妙然非安排造作所能及總在明善誠身操存
涵養中來 烏程姚氏云豫方前定前定即是豫此
一節統是泛論其所當豫耳未可即入誠字講 機

山瞿氏云凡事豫則立是推開大概說以起下文明
善誠身非承上文也言前定八句亦是大概說蓋舉
以證豫則立不豫則廢之意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
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
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
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藍田呂氏云獲乎上者有善而見信有功而見知所
施於民者莫非善也不獲乎上者德進而見忌功高
而見疑身且不保尙何民之可治哉故曰不獲乎上
民不可得而治矣 廣安游氏云為人臣者獲乎上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三

三

必信乎友舜之道信於四岳而後獲乎堯禹之道信
乎契臯陶然後獲於舜周公不為召公所說則周公
以為憂求所以釋召公之意而作君夷召公既悅周
公獲於成王矣管仲見信於鮑叔而獲乎威公子產
見信於子皮而獲於鄭伯古之人臣莫不如此然不
順乘親則不能信乎朋友蓋君子之道自內以及外
自近以及遠於其親而不順況能及他人乎 東萊
呂氏云順親有道非三牲五鼎為足以悅其親也須
是出於至誠誠者乃與生俱生固結而不能自解故
自反身不誠不順乎親矣此節一句緊一句漸漸入
來蓋明善乃理之極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所

以相繼者亦不過明善於明善之外更無所加損故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吳興沈氏云上既言事豫則立至道既定則不窮之義此復申以明善推而至於民可得而治蓋一理也特子思欲理明而事切故諄諄反覆言之能明乎善即所謂豫也性本善自無昏迷之間而人偽之私一萌則失先見之明而善不復見矣唯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即事而明不為物感皆天理之自然以之脩身則誠以之事親則順以之交朋友則信以之在下位則獲乎上而民亦可得而治矣 京山郝氏云在下位五段由治民約之誠身身脩然後親親尊賢治民治天下國家可舉前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三

定之道也治民獲上遠也朋友近也親又近也約其本唯誠明自近及遠自本及末所謂豫也信友即尊賢之義順親即親親之仁誠身即脩身明善即知天聖言無二理 烏程姚氏云獲上治民信友悅親緊緊說到誠身上去誠身只在先明乎善易曰繼之者善也善是天命之本體明得此善自不敢污壞以戕此身故誠身莫先於明善孟子道性善全於此處見得 機山瞿氏云知斯三者知所以脩身以下是從脩身推到治國在下位不獲乎上以下是從治國迴到脩身 明善誠身已完豫字意下文特提誠字分開兩種總歸結到好學力行知恥上 誠實也只一

實字更不須別解已覺簡當無遺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三

疏云此明至誠之道博學之以下申明擇善固執之事措置也言學不至於能則不置必待能之乃已以下諸事皆然 蓋田呂氏云誠者理之實然天下萬古人心物理皆所同然有一無二雖前聖後聖若合符節是乃所謂誠誠者天之道也天道自然不勉不思其中其得自然而已聖人誠一於天天即聖人聖人即天由仁義行何思勉之有故從容中道而不迫誠之者以人求天者也思誠而復之故明有未至於善必擇誠有未至所執必固善不擇道不精執不固德將去學問思辨所以求之也行所以至之也 河東侯氏云誠者天之道聖人人倫之至化而無跡從容中道思勉不在言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擇善者也弗能弗知弗得弗明弗篤弗措而固執之者也所謂勉而中思而

得者也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則又困而學之者也果能此道則愚必明柔必強曲能有誠者也堯舜性仁無時而不中不必更言中不中由仁義行者也不待乎思勉也與人一已百人十已千相去甚遠學者若於此而有得則氣味深長不可放過潛心力久玩味絕熟庶可也 范陽張氏云欲擇善固執不由學問思辨篤行中求所謂善者未必善而執者非所當執也學必有疑疑則必問問而未喻必思思之至深必辨辨之已徹必行自然之理也怠慢之心常起於無味有志之士常弗措於可措此所以不畏天資之愚而畏怠墮而自絕者也苟加學問昏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三

五

氣自除愚者明矣懦氣自去柔者強矣愚柔者尙可進道況秀艾之士哉 江陵項氏云學所未能問所未知思其所以然辨其所不然行其所當然 學而又問則取於人者詳思而又辨則求於心者精如是而後可以行矣 延平周氏云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天也而聖人不以天而廢人擇善而固執之者人也而賢人必以人助天愚之對者知而不言知柔之對者剛而不言剛何也蓋言其性則愚不止乎知而必至於明者言其才則柔不止乎剛而必爲強者也何以言之莊周常謂使知者求之不得然後使明者求之是明對知爲重阜陶之九德則強出於

剛是剛對強爲次 吳興沈氏云性一也語其無所不在則曰道語其有一而未形則曰中語其真實而明妙則曰誠其歸皆性也中庸之說其始曰性其中曰中其終也又變其目曰誠命名雖有不同其出於性則一也特有毫釐之辨耳夫誠一也有卽事而誠當機而會所謂天之道也有因學而復明人之道也天之道舜之大知是也人之道顏子之拳拳服膺是也子思又以誠之者之事必待夫指入之路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是也知夫誠之所在則得夫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力至於弗措則至夫誠矣與從容中道其歸一揆也故人一已百人十已千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三

五

果能此道蓋必然之理果者決也決然能是道者也 宓氏云人之稟性有利有鈍故其得道有難有易一能十能此其性之利者也性之鈍者勿苦其難而自棄也他人一能已當百以及之他人十能已當千以及之蓋騏驥一日千里駑馬十駕亦將千里也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所謂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因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餘姚王氏云問思辨行皆所以爲學未有學而不行者也如言學孝則必服勞奉養躬行孝道而後謂之學豈徒懸空口耳講說而遂可以謂之學孝乎學

則必張弓挾矢引滿中的學書則必伸紙執筆操觚染翰盡天下之學無有不行而可以言學者則學之始固已卽是行矣篤者敦實篤厚之意已行矣而敦篤其行不息其功之謂爾蓋學之不能以無疑則有問問卽學也卽行也又不能無疑則有思思卽學也卽行也又不能無疑則有辨辨卽學也卽行也辨既明矣思既慎矣問既審矣學既能矣又從而不息其功焉斯之謂篤行非謂學問思辨之後而始措之於行也是故以求能其事而言謂之學以求解其惑而言謂之問以求通其說而言謂之思以求精其察而言謂之辨以求履其實而言謂之行蓋析其功則有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三

五

五合其事則一而已此心理合一之體知行並進之功正在於是 德清許氏云誠以真實言善以純粹言誠者無妄善者無疵皆性體之本然也擇善固執總謂之明善而誠身在其中彼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安得謂之明善也博學之五句言其事有弗學等句乃其所爲志氣工夫非有學利困勉之別孔子好古敏求終日不食終夜不寢謂之弗得弗措非歟 京山郝氏云此節至末皆言明善誠身之事皆所以豫簡其身爲治天下國家之本也擇執求誠固謂之豫從容中道本立道行亦聖人之豫責成愚弱輩故詳舉學問思辨等功結之以果能 不曰善爲天

道曰誠爲天道者人性皆善但愚不誠中庸責成在人欲人實體其在人之天也 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皆是困勉用力處弗得弗措之志與人一已百之功正其所爲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也五者接引中下愚弱輩廢一不可謂誠之之目則可謂爲學知利行之事則不然學知利行者未至煩費若此 五事雖聖人不廢而不倚此中人以上須此而用力易學斯博問斯審思斯慎辨斯明行斯篤此學利輩也中人以下博以求學審以求問慎以求思明以求辨篤以求行故歷數其事而又矢以弗措之志乃所以爲困勉也 五事亟數其功夫詳密非拘先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三

五

後次第待完一件後及一件也纔學卽行學不輟卽篤學則卽問思辨行非待四事完始去行也 自此章以前多言下學道之顯也而微在其中自誠明以後多言上達道之微也而顯在其中前此許多義理結局在誠明兩字故下章以後卽承此兩字立言蓋道莫大乎中庸中庸自夫子發之中庸莫要於誠明誠明亦自夫子發之首章推道原於天而仲尼曰以下皆申明夫子中庸之旨所以承天也舜文等章言道盡於帝王而自誠明以下又申明夫子誠明之旨所以承列聖也 烏程姚氏云此一節不是論誠有天人之間正應前不可以不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意

若曰誠者是天道是聖人的事誠之者是人道是學
爲聖人的事知得此是天道所賦畀的此是人所當爲
的則汲汲明善以誠身自有不容己者故下緊說擇
執事而進之明與誠 明善不專是知擇善而固執
之是謂明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到弗得弗措處
是謂明知得行不得不謂之明工夫有一毫之缺欠
不謂之明故東語云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
強到明且強處方謂之明 博學二節一氣說下不
可分學利困勉有弗學節亦不可分志與功夫子前
說知之成功則一未曾說所以知行事故一一備悉
言之見好學力行知恥者必當如此去做到愚必明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三

五

柔必強處則知之成功果無不一矣此夫子極善曲
引處 學問思辨行必求其至而後已自然算不得
工夫貪不得懶惰所以百倍其功 明是真知此達
道九經卽是知強是實行此達道九經卽是勇知且
勇方全是仁方成其所以爲人方人存而政舉然其
實却在明善誠身上故竊謂此章之喫緊在一仁字
而求仁之喫緊在一誠字 哀公一章凡數百言總
歸到一箇誠字自後論誠明以極於參贊經綸之大
總不出此 棧山瞿氏云約而言之天下只有三等
人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誠
者天之道也聖人也此乃所謂上智也誠之者人之

道也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此乃所謂性相近之中人
也而不移之下愚亦隱然於言外矣蓋下愚之所以
不移者唯不肯好學力行知恥也若能好學力行知
恥則雖是愚柔亦必明且強矣必明必強明善誠身
之謂也 此章是論治國之道承上文治國其如示
諸掌來所以終上章君子之道費而隱之義也但上
章是脩道以契於天人通爲天下之人而言之也此
章是卽治國以爲道端爲在上之人而言之也而曰
脩道以仁與三達德以行五達道亦不外乎上兩節
之義至復取好學力行知恥以爲中人以下之哀公
勸而復詳言好學力行知恥之法其所以示人爲道
之方者更爲切摯矣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三

三

歸安鄭元慶述

中庸第三十一之四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註云自由也 延平楊氏云自誠而明天之道也故

謂之性自明而誠人之道也故謂之教天人一道而

心之所至有差焉其歸則無二致也故曰誠則明矣

明則誠矣 新定顧氏云所謂體乎天理無一毫之

偽誠之謂也知乎天理無一毫之蔽明之謂也由誠

而明資稟至粹人偽不萌則於天下之事理自無不

知此聖人之事出乎天理之本然者也堯舜性之此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四中庸

之謂也由明而誠講學既精灼見此理私欲先除復

乎天理之真此賢人之事出乎教習之使然者也湯

武反之益其人也誠則明矣譬如太虛纖翳不生萬

象呈露明則誠矣晨光既升陰邪屏息太虛湛然

蔡氏云言性教雖異而本末一貫也誠明謂無

息而仁智自著明誠謂由智仁而造無息下言聖人

君子之德者即此義而推衍之也 京山郝氏云自

此甚至誠無息章因夫子誠明二字發揮天人之祕

詩書唯言明德夫子言誠非明外別有誠也天人之

理其實非兩論性明即誠誠即明論教誠可明明可

誠一而二二而一但天下性者少教者多是以君子

誠之為貴也 此章因前章成功一明善誠身與首

章率性脩道融會而言見天人合一天所命即聖所

脩意不主分疏性教而主天人一貫所以為顯微無

間也 烏程姚氏云此本上誠與明二字來見天下

有此二項人其初不同而其致則一所以責成明善

誠身者 首章天命之謂性脩道之謂教是推本說

此卻直指其在人者言見人人皆可以盡性皆可以

合天皆做得中和位育事 西河毛氏云誠則明矣

明則誠矣此承子言誠者誠之者而合人於天合教

於性合困知勉行以進於一誠唯恐稍露參閒使誠

與誠之歛低昂之漸故此兩則字與子言及其知之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四

一也成功一也兩一字刻切肯綮前後照應而乃故

為分別曰明則可以至於誠則夫子諄諄告誠與子

思切切提掇處總蕩然矣況本文同字同助同語氣

而可任意低昂豈文例果不足憑耶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

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

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疏云此明天性至誠聖人之道也 晏氏云盡

性者充足其四端之善彌滿於一性之中而無餘蘊

非天下至誠不能臻此 海陵胡氏云性者五常之

性聖人得天之全性眾人則稟賦有厚薄聖人盡已

之性以觀人之性然後施五常之教以教人使仁者盡其所以爲仁義者盡其所以爲義至於禮智信皆然則天下之人莫不盡其性物萬物也萬物之性雖異於人然生育之道愛子之心至深至切與人不殊故聖人將盡物之性設爲制度定爲禁令不使失其生育如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交於萬物有道故物無不盡其性物既盡性則可以贊助天地化育之功天地以化育爲功聖人以生成爲德可以輔相天地之宜贊助天地之化育其功與天地參美矣 高要譚氏云人者天地所生物亦天地所生天地生之聖人成之天地化育之道待聖人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四

三

而後備此則贊之義也人之爲號本與天地並稱唯其在己者有所未盡不能推之於人物無補造化故於天地不相似聖人盡己之性而進乎贊化育之功則是上下與天地同流此則參之義也或曰聖人在下道不得行盡已固能亦安能盡人盡物贊化育與天地參乎曰聖人有德有位其道行乎天下聖人有德無位其道明乎天下功用皆同無二事也 雪川倪氏云或曰人之性一故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若萬物之性與人不同而曰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何也曰物之性固不與人之性同然其好生惡死一也是以聖人生之不傷使之各遂其性故可以

贊天地化育也此曰盡性孟子乃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何也孟子推原子思之義又本之於心也然盡心而合於天理去其私心則可以盡性矣 四明袁氏云贊化育參天地說者以爲盡性之功用殊不知盡天命之性則化育已行乎其中非別有所謂贊化育之事也天地不出吾性分之內非別有所謂參天地之妙也一誠而已矣 京山郝氏云性者生理卽是明至誠只是無妄無妄則本明白徹便是盡性一念不真卽本明一念受蔽卽性中一念不盡一事不真卽本明一事受蔽卽性中一事不盡所謂至誠者存體應用光明洞達盛德大業被四表格上下而性體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四

四

圓融無礙事理如一虛虛朗朗純純常常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斯謂之至誠斯能盡性而人性物性贊化育參天地一以貫之矣所謂誠明之性如此誠明有自人心言者有合天地萬物言者盡人物贊化育參天地是合天地萬物言誠誠之至也明動變化是合天地萬物言明明之至也大學謂明明德於天下孟子謂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人心與天地萬物通誠明一也 烏程姚氏云至誠到參天地處總只完得箇天命之性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註云其次謂自明誠者也 疏云此明賢人習學而致至誠 延平楊氏云能盡其性者誠也其次致曲者誠之也學問思辨而篤行之者致曲也用志不分故能有誠誠於中形於外參前倚衡不可揜也故形形則有物故著者則輝光發於外故明明則誠矣未有誠而不動動而不變也鳴鶴在陰其子和之非動乎曲能有誠誠在一曲也明則誠矣無物不誠也至於化則非學問思辨篤行之所及也故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高要譚氏云致曲之爲言致其委曲以求本性之實理非直造徑達之謂也既非生而知之直造徑達容有所未能當隨才識高下專心致志委曲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四 五

以求之求得本性因而誠之使有諸己則亦與從初自誠者無以異矣故曰曲能有誠 溫陵陳氏云或以曲爲小善已非矣又以爲偏曲之曲道何嘗有偏偏則非道矣曲如揚雄所謂途雖曲而通諸夏川雖曲而通諸海入道之門戶固應曲致也如孔門或以愚或以勇或以魯或以達而入道所謂委蛇致曲而入於道也致如學以致其道之致小德川流亦是致曲之意 慮氏云自內以達外者誠之所以成已由淺以至深者誠之所以成物蓋君子之道出乎身者固有其序入於人者亦有其漸也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所謂由內以達外也明則動動則變變則

化所謂由淺以至深也君子之誠存於心者至矣及其發於外也有不可揜焉形則形於身著則著於行明則明於天下晬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所謂形也愛敬之道著而爲仁義中和之德著而爲禮樂所謂著也非特人知之鬼神其知之矣非特鬼神知之天其知之矣所謂明也君子之成已如此庸非自內以達外乎唯其誠之已至於明則所積者厚矣及其推之以成物始則有以感動乎眾中則有以變易其舊習終則有以化成其德性如風之震蕩鼓舞所謂動也如春之枯榮甲拆所謂變也如夏之長養成遂所謂化也君子之成物如此庸非由淺以至深乎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四 六

新定顧氏云曲能有誠即前章所謂及其知之也及其成功也唯天下至誠爲能化推言化之本於至誠也子思子懼人以此二章所言爲有優劣也欲示人以其所同則斷之曰唯天下至誠爲能化前後兩章發明功用若有不同而唯天下至誠一辭則無不同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疏云此言至誠可以豫知前事 高要譚氏云凡天下事物有形有聲有臭有味有名有數與吾耳目口

鼻手足相接者莫不皆先覺知不特如此天地之間
薄海內外凡實有是事實有是物雖有耳目口鼻手
足所未嘗及者一有感乎其中亦無不皆先覺知此
乃一性之靈可以應無方之變者蓋天機將動之時
也夫是謂之心識得此理當其本心覺知之時專精
致一固守勿失使此一性之靈常存不散性本虛靜
虛極則通靜極則明正如持鑑當中一影一像靡不
畢見天下禍福善不善之事既實有而不虛端兆纔
萌無有不知者矣故曰至誠如神胡不觀諸易乎寂
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寂然不動者存養之力
也感而遂通者前知之驗也此章重處全在至誠而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四

七

前知之說特以明其效驗非如俗學專尙神怪而不
知理之所在也 延平楊氏云禎祥者將興之兆朕
也妖孽者將亡之兆朕也見乎耆龜驗之物也動乎
四體驗之己也禍之將至福已伏之而其所以召福
之善必先知之福之將至禍亦倚之而其所以召禍
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言禍必先於福而言不善則次
於善也 柯山周氏云禎祥非必甘露醴泉如思皇
多士生此王國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則周室將興可
知矣妖孽非必石言神降如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人
之云亡邦國殄瘁則周室將亡可知矣況假之於耆
龜動之於四體禍福將至有顯然之理乎 江陵項

氏云此一章言性者處處明白與天無間天之道也
下章誠者自誠也而下言教者處處篤實與人無間
人之道也 德清許氏云至誠如神與前鬼神之爲
德相應可見人心至神只爲私欲所蔽故與天地鬼
神不能相通到得至誠地位徹上徹下彰往察來自
然可以前知 京山郝氏云易大傳曰知幾其神乎
幾者動之微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知微知彰
萬夫之望卽前知也聖人知卽是行保泰持盈銷患
未萌非苟知之耳與末章君子闔然日章知遠之近
知風之自知微之顯血脈相應所謂誠則明也夫子
告子張十世可知大學知止定靜安慮皆此理二氏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四

八

蹈襲爲通慧之說非有異術大抵人心虛靈卽是鬼
神能盡其心卽與太虛同神易曰無思也無爲也寂
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
與於此苟戒懼慎獨致中和至於無思無爲寂然不
動自能不逆不億先覺乃平常之理也小人無忌憚
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如醉如頑焉能前知消息 見
乎耆龜動乎四體謂禍福先兆有見於卜筮者與形
於人身動作者鄭解爲龜之四體春占前左夏占後
左秋占前右冬占後右者謬說也 烏程姚氏云上
章云參贊化育形著動變下章云成己成物配天配
地此何以著前知一節聖人天地之用斡旋造化之

幾挽回人事之失全賴聖人之前知可以使天地之常清寧而民物之常安阜此是參贊經綸中一大緊要事故子思子特揭出言之唯神無私福善禍不善特鑒於人之所不睹唯至誠無私知禍知福明炳於人之所未知是至誠一神也不可泥着如字說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建安游氏云誠者非有成之者自成而已其爲道非有道之者自道而已自成自道猶言自本自根以性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四

九

言之爲誠以理言之爲道其實一也 山陽徐氏積云道自道也者且以道路之道言之凡窮天下周入極霜露所墜人跡所及皆可至焉則道豈不六通四闢乎然有經有文皆道也在人之擇而行之耳 吳翼沈氏云誠者性也性之爲體舉天地人物所從始所從終也仰觀於天則日月星辰風雲雷電雨露霜雪亦物也俯察於地山川河海草木丘陵亦物也遠取諸物則鳥獸魚鱉跂行喙息亦物也近取諸身則鼻目口耳百體四肢亦物也在人倫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亦物也在人理則仁義禮智信亦物也是數者皆出入消長於一性之中不曰物之終始可

乎此誠之爲體如是唯見性者能知之然誠之爲體固不在人加損也而人不可以不有誠焉人而不誠則何天地人物之有乎盡性而至於盡天地之性者誠也致曲而至於形著明動變化者誠之者也故君子誠之爲貴 高要譚氏云君子誠之爲貴言貴乎實有諸己也一人之身萬物皆備反身而誠既足以成已推此施之亦足以成物成己者其體全故謂之仁成物者其用周故謂之知蓋非仁則無以盡體諸己非知則不能推用於物故也仁知具足體用兼備此誠所以爲性之德合外內之道也性之德言實理之可據者也成已成物卽此德也合外內之道言實理之兼體用也具仁與知卽此道也其爲德爲道也如是故舉措唯時咸適其宜也夫誠之體爲仁誠之用爲知誠之實理可據曰德誠之實理可知曰道凡欲識仁知道德之所以名觀此卽見之矣 河東侯氏云言誠者自成道自道子思恐學者以內外爲二事知體而不知用故又云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猶言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豈有能成已而不能成物者不能成物則非能成己者也人物雖殊理則一也故曰成己仁也成物知也 延平周氏云仁不止於成己而以成己爲主故孔子之教不倦亦謂之仁知不止於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四

十

成物而以成物爲主故孔子之學不厭亦謂之知必於性言德於外內言道者蓋性在我也故以其自得而謂之德內可以言道而外不可以言德故於其可由而謂之道 新定顯氏云分而言之則曰成己仁也成物知也總而言之則曰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合者兼總之意夫莫切於己賴誠而成仁之名由是得焉莫眾於物賴誠而成知之名由是得焉性之德於是乎在外內之道於是乎合則誠也者夫豈可以斯須廢是以宜於時措時措云者無時而不用之也故時措之絕句宜也又是一句 德清許氏云誠自成而道自道總是責成於已然有己必有物而物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四

士

皆統於吾之一誠故曰誠者物之終始如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間一有不誠便皆乖隔此不誠無物也故誠所以成己即所以成物 京山郝氏云此章專言誠賢人之事自明而來也由擇執脩道入故反躬無不實之理推行無不成之物仁知兼舉外內咸宜誠之至也 誠者何有形色卽有天性各各充滿完足是人所以自成其爲人者也率而由之之謂道不待假借不得推委自己性命職業非自道而誰之道乎所謂自成自道何也天下之物有始有終必徹首尾完全然後成物皆誠所爲也如孝慈誠而後成父子仁敬誠而後成君臣性命誠而後成人物假若

其理虛而不誠則其物亦滅而無有所以誠爲自成君子安得不自道以求誠爲貴苟能誠則自成其己矣而物亦由己而兼成蓋己非虛己萬物皆備而爲己成非獨成萬物兼體而後成何也成己卽是公溥之仁成物卽是明通之知仁知皆性之德性體周徧無外無內率其明通公溥者運之時人時已時外時內措之無往不宜所以成己兼成物也信乎誠爲自成道爲自道此誠之者也 道在自成內成物在成己內己非自己無物非己一理卽萬理一心卽萬心凡夫心頭各具聖賢大人事業不離孩提方寸卽宇宙一捫合萬象正是中庸精微廣大田地此與至誠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四

士

無息兩章發揮殆盡奧旨微言最宜潛玩 烏程姚氏云此章曰誠曰道曰仁曰知曰性之德曰合外內之道最爲錯雜要一一理會天命之實理曰誠由實理而之焉曰道仁言其實理之純粹知言其實理之昭明此皆天命無妄之本體故曰性之德根於性者率之斯爲道故曰合外內之道總之只一誠字包盡了誠自成道自道二自字極喫緊提醒人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所以成物也成物知也四物字該得極廣天地人物皆在其中無分別天地之覆載人物之生成皆此誠之樞紐貫徹終始而無間不誠便無物故君子誠之爲貴誠之爲貴者定要完此天地人物之

實理於己也完得此箇實理於己便能財成輔相以左右民便能範圍曲成故說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成物非二事仁知非二理總皆天命之性天地人物得之以有生者原無己與物之別外與內之分只一箇自成天下之能事畢矣所以說時措之宜此一章正是曲能有誠同歸於至誠之盡性者誠自成語渾成而道自道語着緊要味一而字誠者物之終始不是物不自始誠爲之始物不自終誠爲之終之說天下止有此實理此實理在天地則終始天地在人物則終始人物徹首徹尾無一夾雜間斷於其中纔一夾雜間斷便不成天地人物了故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四

三

君子誠之爲貴必致曲以存誠盡其性盡人盡物之性參贊天地之化育 誠者非自成己二句正說此箇誠不是我所獨有的天地人物皆有之者纔一成已便能成物所以二字要看得渾成 成己仁也二句不必推原說實理在吾心原潔淨原瑩徹成己則絕無私意潔淨淨渾然此誠之本體卽是仁成物則絕無間隔瑩徹昭然此誠之作用卽是知仁知是盡性名目而不出乎性仁知若有外內實渾合而無間故曰性之德合外內之道 性卽天命之性天命之性一誠而已誠在吾心而通於天地萬物原無外內之閒外內合一方是道內而不外非道也外

而不內非道也此道字正應首節道字 故時措之宜也故字緊頂上說上論成已成物歸到性之德合外內之道則取之性中真有時出而不窮者故說時措之宜也時措之宜方是君子而時中 時字中庸凡三見一曰時中一曰時措一曰時出時中是本體而時措由此本體而時措之也而時出之由此本體而時出之也總之完得君子而時中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微微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四

十四

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焉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拳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鼉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 註云昭昭猶耿耿小明也天之高明本生昭昭地之博厚本由撮土山之廣大本起拳石水之不測本從一勺皆合少成多積小至大爲至誠者亦如此乎

疏云引周頌維天之命及文王之詩言文王之德之純亦如天之不已兩蓋曰以下皆孔子之言解詩之文也 吳興沈氏云無息者至誠之本體不息者至誠之妙用不息則有常而不已故不息則久能久則立見參於前在輿則倚於衡故久則微有微則彌滿六合著見四極故徵則悠遠悠遠則積而在下者博厚也形而在上者高明也就天地間之高厚者配之則誠之博厚足以配地誠之高明足以配天天地猶有形也無疆則超天地之外無有畔岸唯悠久配之悠久蓋誠之本體也至此則復吾自然之誠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四

五

而成益必然之理天地雖大不外乎此前既歷言誠之妙用未見夫誠者果何物也又指誠之真體以示人如曰誠之所以能覆物載物變化不窮者以其爲物不貳而已天下之理唯不與物耦者然後能生生化化古人謂之凝獨者此也誠之爲物精純虛一無作無息無始無終所謂不貳也唯其如是故生已生人生天生地始而終終而始運轉周流無有窮已夫是之謂生物不測也前既言博厚高明悠久可以配天地至此又申言誠之所以博厚高明悠久者自不息之積天地之所以博厚高明悠久者亦不息之積故詳言天地間不息之積以證吾至誠之亦如是也

天以不息故其無窮也繫日月覆萬物地以不息故其廣厚也載華嶽振河海載萬物山自卷石不息故其廣大則生草木居禽獸興寶藏水自一勺不息故其不測也生魚鼈殖貨財凡若是者皆積小至高積微至明者不已之效也天地山川之積如此而聖人之不已如是也故援詩以證不已即不息也不息即誠也 建安游氏云博厚故能任天下之重是所以載物高明故能冒天下之道是所以覆物博厚而不久則載物之德墮矣高明而不久則覆物之道闕矣是則悠久者成始而成終也故所以成物 河東侯氏云博厚所以載物坤之德也高明所以覆物乾之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四

五

德也悠久所以成物乾坤之功也悠久與悠遠不同悠久是二事博厚所以配地高明所以配天悠久所以無疆也配合也與孟子配義與道之配同天地陰陽二物也運動天地使之成物而不息者誠也故曰至誠無息 新定顧氏云配地配天云者猶大傳所謂與天地準也要之地之博厚天之高明猶未足以喻此道之博厚高明也言其悠久而曰無疆則其無封域無終窮者抑可知矣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蓋道者自然之理非有意於章而不能以不章非有意於變而不能以不變非有意於成而不能自然以至於成顯然昭著者章也循環代謝者變也

有功可指者成也是則章也變也成也皆此道之妙用自然而然豈若人之求見動有爲而致之者哉
江陵項氏云久以時言遠以地言博厚高明則能悠久始於悠久終於悠久此所謂至誠無息也無息者理也不息者人也無疆者如天地之無盡處無已時也不貳者博厚高明悠久也不測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也章者始著於外變者漸入於人成則治道成矣 嚴陵喻氏云曰昭昭曰撮土曰卷石曰一勺指一端之小者以爲言也曰無窮曰廣厚曰廣大曰不測舉全體之大者以爲言也始言其小而終極其大姑以明其由不貳以致不測之旨非真謂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四

七

天地山川必由積累而後盛大也讀者毋以辭害意
臨川王氏云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傳注以爲文王之德非不顯也此固不然此言文王之德純粹不露人不可得而見如詩之遵養時晦易之內文明而外柔順孟子曰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此皆言文王之守其德而不顯也此其所以爲文王也
建安眞氏云純亦不已純是至誠無一毫人僞之雜也唯其純誠無雜自然能不已如天之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晝而夜夜而晝循環運轉一息不停以其誠也聖人之自壯而老自始而終無一息之懈亦以其誠也既誠自然能不已 德清許氏云至誠無

息人已內外之際一誠之流行而無有間息也悠遠博厚高明乃其發外自然之氣象博厚載物高明覆物悠久成物上下與天地同流而一無表著動作之勞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與於此天地之道爲物不貳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貳故不已此造化生物之原也人莫不完具此理但不免爲私意所間文王純亦不已直同符于於穆之運 京山郝氏云前五章遞言誠明意重在誠以至盡性參贊明動變化前知如神人物兼成功用大矣博厚高明悠久卽於此見非由人力皆至誠無息之功也誠本人物各具無息是聖人與天地合德者也子思深知無息之難恐學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四

六

者以參贊位育爲可襲取而歎曰故至誠無息此一句結上起下下遂原起不息不復提至誠者至誠之理上數章詳矣下句云不息與無息稍異無息現成贊聖之謂不息工夫推勘之辭首句贊歎語氣稍歇與後章首句大哉聖人之道相似下文功業總括一故字內若謂不息猶言無息將首句一通讀下失之至誠無息不善會便墮禪寂蓋不見不動無爲不二於穆不顯卽首章不睹不聞通顯微隱見已發未發不可須臾離也費隱合天人合知行合誠明合所以不可須臾離此中庸實地人性眞精神文武周孔功業文章向此中鎔冶有何表見動作施爲之迹

故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事理一貫非默坐澄心之謂也世儒說中庸處處分析所以治外者落事障脩內者坐理窟事理不得融通何名無息一入理癖則至誠無息成禪寂矣 厚難博厚尤難博則厚無不徧矣明難高明尤難高則明無不照矣久難悠久尤難悠則久而無心矣三者台內外之道業如是德亦如是卽前章盡人盡物參贊動變化之景象中和位育篤恭天下平皆此景象借天地以形容聖人之功德也無物可指而無一物非是兩間動植流峙天地之博厚高明悠久也民安物阜聖人之博厚高明悠久也平實易簡中庸田地與人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四

五

爲纖巧迫狹者頤殊皦皦驩虞所以分矣 地道有形萬有布列故不見而章以贊其配地乾道變化一氣運行故不動而變以贊其配天天地易簡故無爲而成以贊其配天地天地之道博厚高明悠久兼形體性情言昭昭而又無窮一撮而又廣厚皆形容不測之意宇宙無處不是天地山水亦天地也此等處神奇恆人厭常罔覺君子知微不可思議故曰不測與前章人有所憾意同 一言而盡卽言一也不二卽一卽無息卽誠卽純卽不已天地生萬物變化不測唯一誠無息聖人運萬物動變不測亦唯一誠無息 何爲不貳未識造化反觀自性喜怒哀樂未發

之中便是乾坤之體發而皆中節之和便是乾坤之用用卽是體和卽是中識得中便識得不二識得性便識得命識得人便識得天子思引詩正是發明不二 見顯與隱微一也於穆不已卽時行物生時行物生卽於穆不已若謂天外別有所以爲天者何處可覓文德純卽是不顯不顯卽是文德純若謂文外別有所以爲文者亦復何處可覓皆支離之見 此章所言皆天人合一之妙精微廣大非由絲毫人力安排中庸化境道之極則故引文王結之下章以凝道君子承之歸重於仲尼仲尼繼文王者也故曰文王既沒後死者與於斯文孟子謂孔子於文王聞而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四

三

知之其以此歟 烏程姚氏云至誠無息到悠久無疆一遞遞相承說以著其功用之盛故著如此者四句以贊之天地之道至貨財殖焉是形容至誠之與天爲一處詩曰至末是究至誠之所以與天爲一處 盡性章說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是虛語前知章說至誠如神是著其所以爲參贊者此章推說到純亦不已是究其所以爲參贊者一節深一節不貳者一而不他之謂不貳根誠來非不貳是箇誠也注不貳所以誠也所以二字欠着落欠分曉 此不顯二字卽首章微顯之顯文王不顯亦臨故能完之德之純若解作豈不顯哉誤 機山瞿氏云自自誠明

至此當爲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誠者誠之者而言
造道雖有不同成功則無二致故曰誠則明矣明則
誠矣 首節是提下是詳言誠明一致之理所以推
明誠則明矣明則誠矣二句之意 唯天下至誠節
言自誠而明之理其次致曲節言自明而誠之理而
於所謂誠明一致者卽於末句見之矣 至誠之道
節卽承至誠能化而言蓋所謂能盡其性者也至誠
如神極言其變化耳誠者自成也以下方推說到盡
人物之性 故至誠無息與上文故至誠如神是故
君子誠之爲貴文法一般不息與無息有別不息乃
至誠之實功不息則久方是無息意 不息者至誠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四

三

之所以成已也而至於無息則固非自成已而已也
故博厚高明悠久皆已之成也然豈止於已之成也
所以載物也所以覆物也所以成物也 博厚所以
載物也三句方完上文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
成物也二句之義 博厚配地以下是推說到贊化
育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至純亦不已是推說到參
天地然亦皆卽就至誠之德而轉入者也夫贊化育
參天地實亦不過極成物之量耳非有他道也如博
厚高明悠久則已極成物之量矣故於此似不更分
節次 太原閻氏云華山名嶽亦山名蓋舉二山下
故對以二水在禹貢名峒在國語名西吳管子書作

西虞在前漢志名吳山後漢志名吳嶽山實一山也
周禮豫州山鎮曰華雍州山鎮曰嶽爾雅釋山河南
曰華河西曰嶽皆並配對舉

愚按注疏家以經緯爲星次舍爲辰又有以無
星處爲辰劉繼莊獨謂五緯爲星經星爲辰且
以論語之北辰大火爲大辰作證竊意注疏未
嘗不是但此所言星者指眾星而言之非馮相
氏十有二辰之謂也其言星而并及辰者亦不
當專指經星爲說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四

三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
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
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是故居上
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與國無道其默足以
容詩曰旣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註云峻高大也凝猶成也 疏云洋洋充滿之貌優
優寬裕之貌三百三千舉成數耳詩大雅蒸民之篇
晏氏云洋洋乎大者聖人之道優優大者天
下之禮非有洋洋乎道之大者不能行優優其大之
禮故曰待其人而後行謂禮待聖人而後行爾 晉
陵錢氏云反復言道之大也聖人古聖人也發育萬
物峻極于天言天地之間無非此道禮儀三百言其

多也威儀三千言尤多也道雖大散於禮非人不行故曰舉古語也 宣城奚氏云孟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能行是禮則至德在我而至道可疑矣何者本末一理也體用一源也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可謂博約兩全知行互進超然有日新之功矣而猶且敦厚以崇禮蓋不如是則無以疑至道也夫德性固不可以不尊也非道問學則德性何由而明致廣大極高明所以尊德性也於廣大之中而盡精微於高明之中而道中庸問學之功也以吾平日之所問學踐履者反覆細繹之而又知所未知焉則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四

孟

溫故而知新矣君子之心猶慮夫睨高而遺下忽小以遺大也而又篤厚以崇禮焉於以見古人務學之實如此 高要譚氏云聖人之道其踐履實處只在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之間故君子尊德性以後皆連續用功終之以崇禮則禮者終身之所踐履也動容周旋皆中於禮乃為盛德之至而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不該盡此則純亦不已之事也凡所踐履動與理俱出處語默無不適宜故以此處上則合乎天道之下濟故不驕以此處下則合乎地道之上承故不倍以此處有道之時則明乎陽長陰消之義故其進也言足以興以此處無道之世則察乎陽消陰長之

幾故其退也默足以容一身之間而天地陰陽之理舉無違者以其本之先立故也詩所謂明哲保身豈非以本既先立而後能保其身耶 慈谿黃氏云其言足以興愚意興謂言之興行亦通然鄭注謂興起在位蓋以身之顯晦為言興者顯也容者晦也與引詩保身相叶呂氏曰明哲之人知行知藏所以卒保其身東萊詩記曰明者哲之發哲者明之實 京山郝氏云上章言聖道與天地同流其大至矣此章言君子凝道要於崇禮君子欲崇禮當何如哉天命之性道之原也人所同得是曰德性超形氣之表為眾體之宗至尊也眾人以外物陵奪以小體壓制則喪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四

孟

矣必尊奉之為主宰而性體無形末由尊也戒懼慎獨以至事為擇執皆屬問學乃所以由尊德性之路也德性廣大由問學致之而廣大者多闊畧又精微之必盡焉德性高明由問學極之而高明者多窮奇又中庸之必由焉德性中所本有皆故也由問學溫習之日著日察則本然之內自有新知焉凡若此皆以培養德性使忠信誠慤之體渾厚完固德以基而日進禮以謙而日光時措咸宜三千三百悉歸踐履道之發育峻極者始可與上達故曰崇也此禮得人而行德斯至道斯凝矣然豈高遠之為崇乎亦唯是居上為下不驕不倍處治處亂時語時默詩云明哲

保身其卽敦厚崇禮之謂歟凡人驕倍語默失宜生於浮華敦厚崇禮者自無此失所以明哲保身也保身猶易言利用安身以崇德精義入神以致用事愈近而愈遠德愈約而愈神所以爲脩德凝道之至也不驕不自用也不倍不自專也有道則言無道則默不違時取裁也下章反此 尊德性五句重末一句各句又重下半句前四句皆敦厚崇禮之功各下半句又所以道問學爲尊德性之功也德性無據唯據問學致廣大以下皆問學之事而尊德性在其中遞至敦厚三字略住培養根深真積力久動容周旋中禮卽是從容中道蓋浮華落盡天真完固以此行禮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四

五

視聽言動非禮不由德性存而道之洋洋峻極者悉歸踐履矣日用何處非禮則何處非道故禮者道之履也崇禮獨言以者總結上四句工夫所以也大抵中庸一篇爲四十九篇縮較此章爲此一篇準繩此句爲此一章關紐儒者摘而離之失其解矣 自古聖賢學問唯有德性一事離德性無復問學德性無把捉仗問學落實發育峻極無把捉仗禮儀威儀落實道無把捉仗禮落實禮以忠信爲本是厚也厚卽德性敦此厚須由問學君子所以尊德性而道問學也若分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則所謂德性者但廣大

而不精微高明而不中庸故而不新厚而不禮所謂問學者反是德性不能致知必待問學問學不能存心專責德性道體之細偏屬問學而德性不能盡道體之大偏屬德性而問學不能包豈理也哉凡人氣質用事德性失主祇緣不學一日不學則德性被氣質壓倒試向日用體勘問學德性骨髓相關德性爲主問學所以匡救其失將順其美者也離德性言問學支蔓耳離問學言德性風影耳二者顯微無間合外內之道卽擇執以求誠也若何離之 烏程姚氏云待其人而後行極重至德疑至道方可稱其人也尊德性而道問學正是脩德凝道事 行與疑稍別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四

五

疑者合而疑也行者體而行也疑之斯謂之行 此至道卽率性之道而率性之道却根天命之性來故從尊德性始 德性無所不包無所不備自古聖賢極大參贊極大經綸緘悉備具咸正無缺總來卽完得一箇性人若能善反而全之經綸參贊之事卽在於此故尊德性極爲緊要 尊德性全在道問學德性是天命之性尊之云者戒慎恐懼恭敬奉持唯恐其棄且褻也然所謂恭敬奉持者不只是懸空守着凡事凡物皆吾德性中所自有須一一理會分曉得身體而力行之務完其所謂發育峻極禮儀威儀之本體此方是實實問學事道由也問學者卽前博學

審問慎思明辨之總名 性分中不墮形體不落方所直恁廣大而其理却至纖至悉又甚精微原非空疎浪蕩的不以一毫私意自蔽而洞然入荒且又各各分理令無纖悉之遺是之謂致而盡性分中不加毫末不染塵垢直恁高明而其事却至易至簡又甚中庸原非怪誕放曠的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而超然物表且又事事率循皆由經常之則是之謂極而道性分中那一件不是我固有的而含有生意在故與新原非有二也燭繹其所固有者不令其放失而時指之宜却有許多新意出來是之謂溫而知廣大精微高明中庸故與新皆德性所自有者致之盡之極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四

三

之道之溫之知之皆敦厚以崇禮蓋三百三千之禮原自德性中所流出敦厚以崇禮正所以尊德性也學者但看四而字有轉摺二以字是直截又看一尊字一崇字相照應則章旨了了矣 性之德即是禮禮所生即是德性看天秩有禮五禮五庸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何嘗不厚人唯自趨於薄褻禮斯甚君子於親義序別信處實實從厚而加敦焉禮不期崇而自崇矣 其次章只渾說箇致曲自誠章申說其所以要致曲此章備論致廣大而盡精微云云是正說致曲之實事 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一句是學為聖人大綱領而下文

細細言之者正教其必由此問學以尊德性耳全得此德性與道疑而為一便可以做盡人盡物參天兩地的事業而時措之皆宜故說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與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而引詩之明哲保身者一證之首稱大哉聖人之道望人為聖人之入後引明哲保身說人脩得是箇聖人之人方能行得聖人之道 烏程韓氏云崇禮以誠之不驕所以成其為上不倍所以成其為下可見敦厚崇禮是正己不求本領中庸下手工夫在此保身成己之終始也 機山瞿氏云自此至天地之所以為大也當為二章言聖道之大待人而行蓋至道必由至德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四

天

唯君子脩德極其至故雖不逢時不得位而其為道直已範圍古今師表萬世此仲尼之所以同於天地也聖人蓋指盛德而在天子之位者如堯舜文武是也尊德性而道問學之君子實隱指仲尼 西河毛氏云尊德性節最驕駁從來莫解章句以尊德性承洋洋言謂尊天德也道問學承優優言謂行禮教也則下四句分承或以廣大高明敦厚推發育之原精微中庸新與禮循經曲之數亦頗相通不知何故又造出存心致知四字鑿鑿分配以抄變本文毋論廣大高明與存心慎獨不啻不聞不甚合天下豈有道中庸與崇禮而可言致知者此指白為黑五色不自

言而人之兩目必不可掩雖另造或問多方解說以曲護之不得也乃附和之徒亦知無理又巧爲作說於存心致知兩截中謂上截已矣下截則又分知行使道中庸崇禮又別屬之行以稍免致知不通之誚則既經橫截又復直劈上下四旁已比之九衢八闥而且直劈之中又各分截雖公輸巧匠必不能操割而以此爲聖學入德之方寃哉不亦難乎

愚按聖人之道中庸之道也此四字一章之旨洋洋正形容其大處其大處如何發育萬物峻極于天也優優亦形容其大處其大處又如何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也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四

元

言道之大優優大哉言禮之大先儒以大哉聖人之道一句作冒而以洋洋優優兩扇對看者非注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不如趙氏纂疏禮儀謂冠昏喪祭朝覲會同之類威儀謂進退升降俯仰揖遜之類爲切

禮記集說卷三十一之五

歸安鄭元慶述

中庸第三十一之五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注云今天下孔子謂其時雖有其位以下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 藍田呂氏云無德為愚無位為賤有位無德而作禮樂所謂愚而好自用有德無位而作禮樂所謂賤而好自專生周之世而從夏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五 中庸

殷之禮所謂居今之世反古之道三者有一焉取裁之道也 延平周氏云上以道揆故議禮以順其時制度以齊其政考文以一其道若脩五禮同律度量衡論書名者是也下以法守故於禮也執之而已於度也謹之而已於文也守之而已此先王之盛時所以同四海於一堂之上者也春秋之衰上無道揆下無法守而猶有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者蓋其理出於性命而本在於人心者雖虐政不能狃又況先王之遺風流澤猶或有未息者哉位非天子則禮樂非所主德非聖人則禮樂非所知唯其位為天子德為聖人者然後可以作禮樂也 范陽張氏云苟無其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五

位禮未當道度未合法文未從宜非吾之職也吾其如之何哉夫子雖灼見當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然不在相位不得佐周天子以制作徒有其德而已豈敢自用自專亂天子之法以取裁禍哉 慈谿黃氏云制者制作之制度者法度之度制度者言制為之度也與制度二字並言者不同 京山郝氏云愚者無德賤者無位生今反古者無時即下章謂無三重者也愚不自用不驕也賤不自專不倍也生今不反古識時也裁不及保身也 烏程姚氏云一部中庸只發揮得君子而時中小人而無忌憚二句尊德性而道問學全是求體此時中之理居上不驕一節正言君子而時中處若自用自專生今反古真無忌憚之尤而自取其裁者也議禮制度考文是天下極大的事唯天子明聖乘六龍以御天乃敢任此今天下承文武開創以來所以同軌同文同倫道德一風俗同其禮其樂尙在人心而未改雖有其位苟無其德誰敢論及此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論及此 機山瞿氏云此一節言妄作之不可下節言周禮之當從兩引子曰起皆以實其明哲保身也

愚按議禮制度考文即下文作禮樂是也議禮雖單言禮而樂在其中樂即是禮故樂記附於

禮禮運禮器亦未嘗不言樂此度與文皆兼禮
樂度卽律度之度度有五等分寸尺丈引是也
文文章也禮樂皆有度有文記云考制度設制
度器皿之度降於五祀之謂制度非禮之度乎
稽之度數百度得數而有常非樂之度乎又云
升降上下周旋禘饗禮之文也屈伸俯仰綴兆
舒疾樂之文也禮滅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
以反爲文識禮樂之文者能述非禮樂之文乎
故上云議禮制度考文下總云作禮樂云鄭注
度國家宮室及車輿文書名不盡其義玉篇書
者著也依類象形謂之文古者左圖右史禮樂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五

三

皆有制度著之圖書則所謂書同文者亦兼禮
樂言之說文行者人之步趨也倫道也書曰無
相奪倫則禮樂亦未嘗無倫記云禮之大倫天
地之祭宗廟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倫也又
云樂行而倫清樂者通倫理者也論倫無患樂
之情也則所謂行同倫者亦兼禮樂言之言所
行之禮樂皆同其倫也若以倫作次序之體則
專指禮言之而讀行爲去聲恐非是 非天子
以下皆孔子之言觀今天下三字便知孔子自
謂也雖有其位六句申明不自用不自專之意
下引夫子之言申明生今不反古之心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
周禮今用之吾從周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上
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
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延平周氏云傳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
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此謂吾學殷
禮有宋存焉何也夫以公而責之詳則二國皆不足
徵以恕而責之略則彼善於此者有之春秋之法書
宋公而未嘗書杞公者亦以此歟傳曰如用之則吾
從先進而此謂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何也蓋從
野人所以矯弊而用周禮所以尙文唯其能矯弊而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五

四

又能尙文此聖人所以不爲一曲之論也 兼山郭
氏云上焉者三代之前雖有善者然遠而無徵下焉
者三代之後雖自以爲善然近而不尊無徵不尊皆
不能取信於民故皆弗從之 京山郝氏云夏禮曰
說世遠略也殷禮曰學世近詳也夏無徵故不信殷
有存而今不用非其時也 烏程姚氏云以三事言
曰議禮制度考文以二字言曰禮樂以一字言曰禮
此寡過照上裁及其身照下蚤有譽於天下端的
主上邊人說故繫承上焉者下焉者一段見無徵不
尊者不足取信於天下要取信於天下全在本諸身
徵諸庶民 西河毛氏云三重鄭注爲三王之禮固

謬若呂氏以議禮制度考文當之則官府制作與保氏書教皆在周禮六官中焉得與議禮相峙爲三若然則禮又有樂不敢作禮樂將四重矣況此從禮儀威儀敦厚崇禮來專重禮教安容雜及又況三重節與愚而節正相反唯聖人不愚天子不賤今天下不生今反古故得寡過寡過者正不自用自專裁不及身之謂也今錯注三重將寡過二字全無解說乃謂人得寡過夫以聖人治世謂致曲所及變化有之未有民物信從而講遠伯玉寡過之學者陸氏釋文訓三重作德位時而北宋儒者尙有德重位重時重之說豈可以呂氏臆見而鑿然實之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五

五

愚按祭統云夫祭有三重焉下明指獻之屬與聲與舞此言三重不明言之以致先儒解說紛紛鄭注三重三王之禮程子因之藍田呂氏云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朱子因之河東侯氏云三王之法各有可重者如子丑寅之更建忠質文之遞尙永嘉薛氏云三重者三節也臨川王氏云三重下文徵信民從是矣延平周氏云三重者有善於己而後有以徵於人有以徵於人而後人信之此上焉者雖遠於民而民必從之也有善於己而後有以尊於人有以尊於人而後人信之此下焉者雖近於民而民必從之也

兼山郭氏云三重言三王之至重也晏氏云忠質文是三重之道皆不免有過唯寡而已蔡氏云三重謂有德有位與徵諸庶民者是也晉陵錢氏云重猶難也於三者重難之不敢輕也其說之不同如此上焉下焉諸說亦不同鄭注上謂君也下謂臣也藍田呂氏云上謂上達之事下謂下達之事建安游氏云上者五帝之禮下者五霸之功涑水司馬氏云上於三王者謂高論之士稱引太古以欺惑愚人下於三王者謂卑論之士趨時徇俗苟求近功海陵胡氏云上焉者天子居天下之上諸侯居一國之上卿大夫居一邑之上下焉者諸侯卿大夫居天子之下永嘉薛氏云上焉不可使知之者也下焉日用而不知者也延平周氏云上焉者入而爲天道則患乎迂闊而無徵下焉者出而爲守道則患乎褻近而不尊高要譚氏云上焉者專言道德雖善矣然微妙而無徵下焉者專言刑政雖善矣然卑陋而不尊晏氏云上焉者過乎忠質文者也下焉者不及乎忠質文者也新定顧氏云上焉者賢知之過於中庸者也下焉者愚不肖之不及於中庸者也其說之不同又如此皆與上下兩節不能融會吾所不取 此一節亦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五

六

皆夫子之言論語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又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從周者從其所監於二代之禮也德位時謂之三重王天下者若從夏殷之禮不免生今反古之裁從周之禮豈有自用自專之咎豈不寡過矣乎寡過在王天下不在民也上焉下焉六句正見周禮之當從處舊本以上節用注疏隔住此節另起以不信民弗從又頓住極是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五

七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云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註云知天知人知其理也疏云本諸身謂行道先從身起徵驗也謂立身行道使有徵驗於庶民也詩周頌振鷺之篇河東侯氏云君子之道可行於天下者不過近取諸身而已故子思又以切近之道明之如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皆吾身之固有性之自然推吾

之固有性之自然驗諸庶民亦與吾之心同然又考諸三王以參之考諸三王而不謬則中庸之道至矣又建諸天地以自試焉建諸天地而不悖則與鬼神合其吉凶矣又何疑焉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天之心卽吾之心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前聖人之道後聖人之道是也天也人也無他理也是理也唯聖人能盡之故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道也法也則也非我一己之私天下之道天下之行天下之言吾由之而不悖爾所以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建安游氏云三王者推此道以盡制也天地者體此道以成物也故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五

八

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也鬼神者主此道以應物也聖人者守此道以盡倫也故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也由明而爲天地由幽而爲鬼神故建諸天地而不悖則質諸鬼神而無疑矣由前則爲三王由後則爲百世故考諸三王而不謬則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矣鬼神與天地同德故質之無疑爲知天聖人與人爲徒故俟之不惑爲知人新定顧氏云知天知人則以中庸之道貫通焉而已矣是以其動不期於爲天下道也而不能不爲之道其行不期於爲天下法也而不能不爲之法其言不期於爲天下則也而不能不爲之則遠之有

望近之不厭皆不期而自致有如詩人之言彼無惡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良以是爾子思推言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詩人之言永終譽要之於後之無窮也子思言如此而蚤有譽反之於其初之有自也 京山郝氏云二王之後爲客於周周人爲作此詩在彼謂在本國在此謂來周庭射敦通厭也夙夜猶言朝夕永終譽長保令名也此與上二節並承居上爲下不及有道無道蓋不生今反古無裁寡過卽是識治亂語默之時者 烏程姚氏云君子之道本諸身句最要緊前是剔出此一句後是發明此一句本字下得極妙天下之道那一件不根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五

九

祇於吾身吾實有至德凝至道則乘時御位孰不信且從之徵諸庶民卽本諸身徵之也考謂以本諸身者考信於其古建謂以本諸身者建立於其中質是體質鬼神無質以本諸身者爲質而驗其符否俟則以本諸身者待其行不謬謂以此道考之而不差謬不悖謂以此道建之而不悖戾無疑謂以此道質之而無疑異不惑謂以此道俟之而不惑亂本諸身是大綱領徵諸庶民根本諸身來考諸三王等句又根本諸身徵諸庶民來不是六事本諸身卽有知天知人在但未明說出故於質鬼神俟後聖下指出示人天命之不已人心之同然原在吾德性中君子尊德

性而道問學天命人心之所在與吾心凝合而爲一而率之卽是道更無差別是謂知天知人非直通曉之而已知天知人逐句有而必發於鬼神後聖之下者天地顯明易見三王制作亦昭然紀載中唯是鬼神至幽後聖至遠未易出入昭合焉者而於此且無疑不惑非知天知人者不能故於此明發之耳此天此人天下人心所共有而遠近之無間者故一動世爲天下道一行世爲天下法一言世爲天下則遠之四夷瞻仰其明聖近之華夏相忘於德教此其無惡無射庶幾終譽正君子之寡過處而全由知天知人來如此指知天知人言知天知人正所謂本諸身者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五

十

斷不可指本諸身以下六事說 機山瞿氏云故君子之道雙承上兩節本諸身承上德位徵諸庶民承上信從節內三箇君子卽上尊德性而道問學之君子並無兩樣皆隱指仲尼 高沙徐氏有云考建皆是實事不是空中比擬此言是也但當就尊德性而道問學者設想不當竟說王天下者 知天知人明哲之至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以下乃是明哲之效 在彼無惡四句此乃所謂明哲保身也今人看明哲保身皆作見幾微占便宜之解其不合於聖賢之道宜哉

愚按自大哉聖人之道至此當爲一章上二節

夫子之言此一節子思子自立言中庸原不分章節自章句以大哉聖人之道至其斯之謂歟爲第二十七章以愚而好自用至吾從周爲第二十八章以王天下有三重焉至蚤有譽於天下者也爲第二十九章以致上下割截三重上下等字皆無着落諸儒曲爲之解吾皆不取請從大哉聖人之道至此全章讀之上承居上爲下下歸結到仲尼有源有委作者立言之義自見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疇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五

十二

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疏云此子思申明夫子之德與天地相似 建安游氏云中庸之道至仲尼而集大成故此書之末以仲尼明之道著於堯舜故祖述焉法詳於文武故憲章焉體元而亨利物而貞一喜一怒通於四時夫是之謂律天時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使四方之民各安其常各成其性夫是之謂襲水土上律天時則天道之至教下襲水土則地理之異宜全矣故博厚配地無不持載高明配天無不覆疇變通如四時之錯行照臨如日月之代明小以成小大以成

大動者植者皆裕如也是謂並育而不相害或進或止或久或速無可無不可是謂並行而不悖動以利物者知也故曰小德川流靜以裕物者仁也故曰大德敦化言川流則知敦化者仁之體言敦化則知川流者知之用 河東侯氏云小德川流其日用處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也大德敦化其存主處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是也 延平楊氏云不曰仲尼之大而曰天地之所以爲大蓋聖人與天地一體也論聖人以明天地之道言天地以見聖人之德無二致也 兼山郭氏云天地之所以爲大者以其無不覆也無不載也四時之錯行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五

十二

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也孔子之所以爲大者以其如天地四時日月之運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也小德川流言其用之沛然莫禦也大德敦化言其體之寂然不動也非德之大小願其爲體用者如此長樂陳氏云如天地之覆載卽前所謂博厚配地高明配天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卽前所謂悠久無疆並育並行川流敦化卽前所謂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此天地所以爲大卽前所謂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而仲尼得之不曰仲尼而曰天地者仲尼其天地歟 京山郝氏云此章特稱仲尼者承上數章之意歸德於仲尼也祖述以道言道

者千聖不易祖始也不可尙也述傳也不可易也稱堯舜中自堯舜啟也憲章以禮言禮者一代因革遵奉曰憲表揚曰章稱文武者今用之吾從周也禮亦是道文武之道自堯舜出天時流行不息水土居方有常律合也襲猶服也持載猶承載覆轉猶籠罩天覆地載言其間包括無餘也四時錯行謂寒暑相推也日月代明謂晝夜相禪也 兩並字便已不相害不相悖矣不可分不害不悖爲小德並育並行爲大德也天地之大無不持載無不覆轉是大德就全體見不害不悖皆川流之意就體統內分疏明天地之大非混雜也混雜則大不成故末句言所以大結之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五

三

小德大德借天地形容聖人於德性見包括於問學見精詳天地亦然聖心亦然 自自誠明至不驕不信是從微妙處說到平常自愚而好自用至小德大德聰明聖知又從平常處說入微妙反覆發揮中庸微顯之旨曲盡 烏程姚氏云此章首說仲尼集帝王天地之道中擬其大而無外大而不窮後舉天地之所以爲大形容其與天地而爲一此相仍之說愚何敢喙願愚於並育並行節不能無疑焉並者齊並不參差之謂也飛潛動植之類並齊發育於大造之中理有固然若四時日月一往一來迭相推運何以下箇並字子思說四時日月宜卽出四時日月何

以下箇道字卽上說四時日月一過說箇錯行一邊說箇代明極其分曉何以此獨暗指四時日月又渾下箇並行字且此節若說天地當如至誠無息章明提出天地之道句此何以渾渾淪淪不分明指天地之道且並育而不害並行而不悖是聯絡語何以截下不害不悖一段說是小德之川流截上並育並行一段說是大德之敦化思之再三不解所謂敢效一段以質之高明中庸一書本天命率性來約到君子而時中中間窮天地極鬼神溥大舜文武周公舉道德九經以及禮儀威儀纖悉曲折可謂至矣盡矣而一以貫之者微仲尼其誰與歸故子思子着祖述堯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五

古

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四語見亘古亘今上天下地之理唯吾仲尼會其全卽其全體之渾淪無外就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轉一般無一物之不備也卽其全體之純一不已就如四時之錯行日月之代明一般無一息之有閒也天地間只有箇萬物只有箇道萬物發育於兩間仲尼盡天下之物與之並育卻相成而不相害道流行於兩間仲尼盡天下之道與之並行却相合而不相悖析物與道皆德性之森布而聖心之條理分派如小德之川流也統物與道皆德性之本體而聖心之化育完具大德之敦化也則其功用之大豈尋常之所可比擬哉物

賴以常育道賴以常行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蓋天地之所以爲大在天命流行物與无妄仲尼與流行者並行而不悖與物與者並育而不害分明一天地之神化故着此一句以贊之非以天地之所以爲大形容仲尼之所以爲大也 道生萬物萬物同歸於道故舉萬物與道言德是一箇德因物與道之分合別爲大小耳 川流是流其所敦者敦化是敦其所流者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分明盡人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分明是盡性贊化育的事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分明是與天地參 首章從天命之謂性說到致中和天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五 五

地位萬物育此章從仲尼祖述憲章上律下襲說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直究其所以爲大處分明仲尼完天命之性盡位育之能事此章可盡得中庸一書 烏程韓氏云讀首四句便知大孝無憂等章爲祖述憲章起事今天天四段爲上律下襲起事全部中庸都是爲仲尼寫照不祇此下數章天地之所以爲大只加一此字令人想見仲尼味之不盡

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

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五 六

江陵項氏云此章言至聖言其德之著見於外者其費如此下章言至誠言其德之根本於內者其隱如此聰明言其表睿知言其裏齊莊言其表中正言其裏寬裕言其容溫柔言其氣味亦是表裏發強剛毅文理密察皆然 新定邵氏云聖人者道之極也唯天下至聖則中庸之道融會於心而眾美萬善迭形於外故言聰明睿知則洞然無蔽足以有臨焉言其寬裕溫柔則恢乎不迫足以有容焉言其發強剛毅則卓乎不撓足以有執焉其齊莊中正也肅然穆然而足以有敬其文理密察也燦然秩然而足以有別舉天下之盛德無踰此數者聖人悉兼而有之是非聖人容心於爲此復用力於爲彼也道體渾融全體具在隨感而應眾善自形故自其全體言之則溥博也淵泉也何善不該何美不具自其形見者言之當其有臨則爲聰明睿知當其有容則爲寬裕溫柔以至發強剛毅也齊莊中正也文理密察也皆時出之也上章所言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正謂此也夫唯聖人之德其大無外而溥博如天其深莫

測而淵泉如淵故時而出之備道全美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此心同此理同也人心感孚如此則聲名聞望自邇及遠始也洋溢於中國久也施及於蠻貊又其久也盡舟車所至之境極人力所通之處窮天覆之所及罄地載之所容凡日月照臨之下霜露飄墜之所血氣心知之屬莫不尊之如神明親之如父母謂之配天不亦宜乎上章云此天地之所以爲大此章止云配天舉其最大者言之也 海陵胡氏云兼聽之謂聰善視之謂明智慮深遠之謂睿有知之謂知發謂奮發強謂任事剛則不撓毅則果敢文理者言動之間有文理如枝葉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五

七

葩華是其文經理條貫是其理密而不洩察而能辨 臨川王氏云寬則寬大裕則有餘溫則溫良柔則書之柔而立是也時出若上文君子時中時措之宜是也苟時可以溫柔而反用剛毅則不可時可以剛毅而反用溫柔則亦不可此言中庸之道所貴者應時而已 莆陽林氏云齊一其志也莊儼然人望而畏之也中立而不倚也正則無邪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此子思形容聖人極到處昧者以爲聖人徒然有許多聰明睿知足以有臨至文理密察足以有別而不知聖人曾中停蓄淵深渾厚有本者如是自然發得許多妙處出來子思可謂善於形容聖人者矣

新定錢氏云此足以形容集大成之妙矣溥博如天大無不包也淵泉如淵澄然不動也喜怒哀樂未發之先安有許多名色溥博而已淵泉而已及其時出之則臨容執敬別互見迭出變化無方參錯縱橫自然中節非是聰明睿知而下五者臨時逐項安排出來也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唯至於聖方盡此妙所謂配天於是乎在非待到莫不尊親處方謂之配天也下面是其效自如此 京山郝氏云溥徧也博廣也淵深也泉不竭也時卽臨容執敬別等時 烏程姚氏云聰明睿知五段皆主心體言子思原不分質與德二項聖通明也人心本通明一爲私欲所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五

八

累便不通明不能全此心之本體唯天下至聖一私不累常通常明故於此五者總下爲能二字五足以句緊頂上文非二層各句着一有字者聖人爲民物之主臨容執敬別皆所不可少者唯聰明睿知足以有臨寬裕溫柔足以有容發強剛毅足以有執齊莊中正足以有敬文理密察足以有別心體中完完全全一天命之本體自可發見於經綸政治之間故緊承說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淵泉不分項聰明睿知五段而時出之不分項足以有臨五段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等句原作一句讀不分截總五者完具於此心渾涵處極周徧極廣闊含蓄處極靜極深而

由是觸機而動靈明活潑天機呈露有莫知其所以然而各極其妙者故即溥博之無限量便如天一般即淵泉之無紀極便如淵一般而出之爲見爲言爲行民便莫不敬信說之此通形容至聖之心體合着人之心體以見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妙非有二層至聖之心體如此其合着人心則聲名之所暨及處皆其至德之所感通處凡有血氣之屬莫不尊之爲元后親之爲父母而至聖一天之廣運矣故曰配天說到配天處亦只是至聖本分事蓋至聖之心體通明無障隔本與天同其大至此始爲無遺歎焉耳聰明睿知寬裕溫柔發強剛毅齊莊中正文理密察各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五

九

一字爲一義合四字爲一事統五事爲一心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只形容聖人心體中無一私夾雜於其間廣大靜深而極圓融活潑之妙溥博如天一節又形容其所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者非有兩層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全由人心之同然處見得史稱堯仁如天帝德廣運此至聖能全心體配天之

一驗也

烏程韓氏云本是極贊仲尼都是想當然

語與夫子之得邦家者例看

愚按章句注聰明睿知生知之質其下四者乃仁義禮知之德下注又言五者之德自相矛盾

亟宜改正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延平楊氏云上言至聖此言至誠何也以人言之則與天地相似而已故知天如淵以至聖言之誠者天之道誠即天也故其天其淵以至誠言之此其異也

晏氏云大經者理之常大本者性之中化育者命之正能窮理則能經綸天下之大經能盡性則能立天下之大本能至於命則能知天地之化育唯天下至誠爲能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前言贊天地之化育此言知天地之化育贊者輔相以道知者默契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五

五

於心唯心爲能會通既能知之必能贊之相爲表裏而已高要譚氏云夫唯無所倚則仁之體於是乎可見故曰肫肫其仁肫肫者純全敦厚之稱仁體最難形容止言其大則不見其本心之微止言其微則不見其全體之大故孟子嘗解之曰仁者人也此以肫肫言仁蓋明其有純全敦厚之體而本心之微全體之大皆可具見孟子之言蓋本於此仁之體既肫肫然純全而敦厚則夫所謂淵淵浩浩如者皆仁之蓄養成就至於如此也仁之所蓄者極深故曰淵淵其淵言不可測也仁之所養者極大故曰浩浩其天言不可度也淵淵浩浩形容之意亦止是耳而其不

可測不可度之處亦終不可得而言也 新定邵氏云誠者天之道謂之至誠則純乎天理而無纖毫人為之偽者也天德卽至誠也上兼言天地又並言天淵此獨言天德舉其大者言之能達天德則能知至誠矣能知至誠則能知天地之化育矣能知天地之化育則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矣 德清許氏云經綸天下之大經聖人所以洋溢施及爲舉世尊親者其實用皆在於此此所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發育萬物甄陶一世者也立天下之大本卽中也者天下之大本經綸之原也知天地之化育天地以此理而爲化育聖人以此理而爲經綸知人知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五

三

天上下同流所以贊化育而參天地也肫肫淵淵浩浩合而觀之其眞純流貫深遠廣大有如此然皆自不睹不聞中出來而非人爲知巧之所能與故曰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京山郝氏云大經者道也大本者性也天地化育命也夫焉有所倚誠之至也固聰明聖知卽前章至聖也達天德卽聰明聖知焉有所倚卽是達天德達通也通爲一無天人之別也知與知化之知同知卽能非但心悟耳前曰唯天下至聖至誠爲能此曰苟不固聰明聖知其孰能語勢相承以見誠明合也 烏程姚氏云大經是聯絡於吾身者故用經綸二字易解經綸曰

經引之綸理之 心體中原空空洞洞不着一物至誠一點神靈從至虛中出亦不着一物故曰夫焉有所倚非倚着於物而後能之說 唯仁肫肫唯淵淵淵唯天浩浩故贊至誠之肫肫淵淵浩浩其卽是箇仁其卽是箇淵其卽是箇天非曰聖心之仁極其懇至而肫肫也不肫肫者可謂之仁耶下倣此 其仁仁字卽仁者人也仁字 固完固也聰明聖知人本來皆有而皆自損失保而完之更無損壞便上達天德矣天德卽不顯唯德之德德原是天命之性達天德者與天爲一之謂 天德卽天命之性具在心體中心體至神無所不聞見無所不通曉洞然朗然一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五

三

天命之本體是謂聰明聖知達天德者 至誠至聖何以分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至誠至聖只一樣非小德大德之說 烏程韓氏云唯天下至聖爲能唯天下至誠爲能爲中庸不可能也唯聖者能之結案 至誠如神孰能知之聖不可知之爲神也

愚按大經大本化育言人人殊藍田呂氏曰大經天理也庸也大本天心也中也育天用也化也建安游氏曰大經五品之民彝也大本建中於民也延平楊氏曰大經天理也大本中也化育和也河東侯氏曰大經常也大本中也天下

之大經庸之大者也天下之大本中之大者也
天地之化育天地之極功也長樂陳氏云大經
庸也大本中也天地化育和也莆陽鄭氏曰是
道也乃感應之根故曰大本乃萬事之常故曰
大經高要譚氏曰其倫則三綱其用則九德天
下萬世之所行所謂大經也至正而不倚至正
而不偏天下萬理之所自出所謂大本也四時
所以運行萬物所以化生天地功用者有不能
自己所謂化育也皆有可取者唯晉陵錢氏曰
唯誠爲能大經若九經大本若脩身以道也則
不可從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五

三

詩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
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
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詩
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于志君
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
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曰奏假
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
鈇鉞詩曰不顯唯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
下平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
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至矣

註云禪爲絀錦衣之美而君子以絀表之爲其文章
露見也知風之自自謂所從來也入德入聖人之德
室西北隅謂之屋漏聲色之于以化民末也言化民
當以德 疏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小雅正月之詩
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大雅抑之詩奏假無言時
靡有爭商頌烈祖之詩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大雅
皇矣之詩德輶如毛大雅烝民之詩上天之載無聲
無臭大雅文王之詩 南充陳氏 于陸云 不見不動
不言不賞不怒不顯皆在無聲無臭處做工夫大抵
心源潔淨已是七八分地位舉而措之事業皆自然
而然無難爲者矣 江陵項氏云此一章自其用功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五

三

於隱至發見於費者而總言之其末復歸於隱正與
本篇自天命之謂性至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
其孰能知之相對蓋以一章具一篇之義也 三衢
周氏云此章凡八引詩或疑其無序不知所以證脩
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與夫誠者誠之者其說自明第
學者未深考爾苟明其序則一篇之意燦然矣衣錦
尚絀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此脩身之證也相在爾室
尚不愧于屋漏此齊家之證也奏假無言時靡有爭
治國之證也不顯唯德百辟其刑之平天下之證也
不顯者闇然日章之道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此特
言誠也誠之爲德以己昭昭使人昭昭豈可以聲音

笑貌爲哉德韜如毛仲山甫舉之固爲明哲君子然猶有倫之可見未足以爲至此證誠之也唯天運於上於穆不已無聲無臭如文王之純亦不已然後爲至此證誠者也 京山郝氏云此子思自立言也蓋總挈全篇要領申明微顯之旨而歸本於知使人見道於微也古者錦衣必加素紗於外爲其華采太著惡而欲掩之也君子之道有著者有不著者不著者顯諸仁而著者藏諸用有若網之襲錦者然蓋天命人性不越平常無驚世駭俗之奇豈不闐然而天地萬物經緯變化日新月盛非若小道私知的然炫耀根本撥而枝葉隨之者比是以君子之道庸言庸行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一五

五

不爲不淡而性命之旨有天下之至味焉可知可能不爲不簡而易簡之中有天然之經緯焉致中致和不爲不溫而圓融之內有井然之條理焉其藏蓄闔然如此而其聰明內運旁燭無疆如天地萬物遠也造端乎夫婦知遠之近也如明動變化風也始於致曲知風之自也近與自皆微也遠與風皆顯也一靈中主存神過化不見而章蓋道貫微顯非離近與自而脩飾於顯亦非遺遠與風而枯守其微大本立達道行中和並致費隱兼融無賢知愚不肖之偏蔽而至聖至誠天淵不可知之妙深入其微矣所謂闐然而日章者如此於何徵之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

非所謂微而顯乎君子非庸心於顯也生平內省無病不愧於心所以大過人者其唯微而人之所不見乎人不可見莫如屋漏詩云相在爾室尙不愧于屋漏人不見君子之動而君子敬心常存人不聞君子之言而君子信心常存所以內省不疚無惡于志爲人所不可及耳詩云奏假無言時靡有爭上無言而下靡爭蓋本敬信以達化欲民爲善而自勸何待于賞欲民去惡而自畏何待於刑非無賞刑也有微於賞刑者德也詩云不顯唯德百辟其刑之刑賞不專而篤恭於上民威民勸而天下自平謂非微之顯乎乃爲闐然日章而入德至此微斯至矣詩曰予懷明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一五

五

德不大聲以色言知微也苟無是德徒恃刑賞孔子謂之化民未務不足語微也詩又云德韜如毛然毛之爲物雖微猶有形迹可比亦不足語微也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斯其至矣蓋時行物生者天載之顯於穆不已者天載之微無聲無臭而時行物生者天道知微之顯也篤恭不顯而民勸民威者君子知微之顯也性命也天人也一也所以爲中庸也 淡而不厭三句是闐然知遠三句是日章即入德境地入德卽是上達天德引潛伏屋漏二詩微闐然卽不睹不聞微也引靡爭其刑二詩徵日章卽中和位育顯也引予懷明德徵入德之妙顯微無間也不動而

敬不言而信不住於顯不賞民勸不怒民威不住於微遠近風自渾然無迹歸於無聲無臭之天載而已天者道之統時行物生風雨露雷無不振作故至顯莫如天而太虛無礙唯元唯默貞觀貞明亘古如一故至微亦莫如天聖人之於天道一也天人合顯微一乃爲至德故中庸始終于天也 潛伏卽闡然人所不見卽潛伏人所見唯言動敬信不待言動卽不睹不聞顯微合一之功卽潛伏內省人所不見之處敬在不動信在不言卽知遠之近知風之自而顯入於微民威勸百辟刑卽近者遠自者風而微出於顯所謂闡然日章如此不顯唯德子懷明德卽所入之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五

主

德聲色不大毛有倫無聲臭卽入微之景象蓋中庸一書懲道術支離教人於微處證顯於顯處識微故顯微二字一篇樞紐前二章贊至聖至誠功業配天顯之至也道德精蘊極於不可知微之至也然疑於過高非平常之理而分言之似違一貫之意故此章復就近裏融會蓋德有根柢道非浮華達之天下國家者卽本諸天命人性者也藏諸天命人性者卽顯之天下國家者也顯微合故曰闡然日章此一章之大旨人莫不有性有命而日用事爲執顯遺微故此章始攝顯歸微欲人以事合理也終達微出顯欲人以理合事也蓋可見可聞者道之顯不見不聞者道

之微顯者民可使由微者不可使知苟能於事物見性命卽是行著習察由仁義行卽是君子時中能擇能守闡然日章而道德全矣此一篇肯綮篇內未詳故未申明之朱註以闡然日章爲下學立心以知遠之近等爲知幾以入德爲下學之始按下學如擇執學問思辨等事篇內詳矣淡簡溫不厭文理是闡然境地知遠近風自微顯是日章精神以論治則霸者之驩虞卽小人的然日亡而闡然淡簡不厭正王道之皞皞以論學則君子依乎中庸素位而行不驕不倍逐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豈下學舍擇執而驟語此知幾唯至誠易曰知幾其神顏氏之子尙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五

主

未盡許知卽是行若以知爲下學猶虛見耳豈可入德德言入猶道言疑也道散故疑德微故入易曰洗心退藏入與虛合故未贊其至豈初學可企又謂引詩有淺深疎密以潛伏爲下學謹獨按戒懼慎獨篇首已及不須複說屋漏卽潛伏不動不言卽人所不見篤恭卽不用刑賞天下平卽民勸民威復言敬信者申明人所不見之功也復言篤恭者申明不用刑賞之本也何淺深疎密之有大抵此章論道之要非專爲造道之功衣錦至溫而理合顯於微道之體也意重誠而明在其中知遠之近以下通微於顯道之用也意重明而誠在其中此自誠明合外內之道也

夫子罕言性命學者不可得而聞以至百家泛濫不識天人性命本同一體賢知者執內遺外愚不肖者逐末忘本子思諄諄發明一貫之旨中不離庸庸卽是中人苟於顯處見微於已發處見未發於日用見性命於事物見道德於天下國家見心意知則雖堯舜之憂勤湯武之征誅猶是篤恭無爲中庸之要領也今之解者處處分析既乖中庸之旨又以此章顯微專爲下學謹獨則其弊必至貪靜守空默坐理窟併中庸爲畫餅者矣豈究竟之旨歟 烏程姚氏云前邊論至誠至聖盡矣而究聖之所以聖只是一箇誠則聖學工夫斷當自立誠始故首引尙絅之詩而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五 五

推之以要其極衣錦尙絅惡其文之著也專取尙絅二字發明君子本心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緊承上文說只重闇然二字不重日章若曰君子只是闇然自修而日章者自在豈若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哉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畫出箇闇然君子來並不及日章蓋君子一味篤實其淡自不厭簡自是文溫自有理非淡簡溫故不厭而文且理也至若說爲己之淡爲己之簡爲己之溫更不通蓋此三句是傍人形容君子語非君子要如此淡如此簡如此溫也若要如此卽非篤實矣知遠之近三句究出其所用功却只在隱微根本上做故許其可與入

德德是德性卽不睹不聞之本體要全不睹不聞之本體必從戒慎恐懼來故此三句只重得一箇微字知遠之近二句不過挑出此微字示人見得微之必至於顯工夫當自此下手做知得此箇下手做要在省察克治存養而益純之以造其極 曰潛伏曰爾室曰無言曰不顯總說得一箇微字曰內省不疚無惡于志曰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曰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曰篤恭而天下平總說得一箇謹微事總完得一箇德此德原是天命之性故說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後止 闇然二字下得極妙卽如今人云暗地裏自家做之謂日章卽於闇然內見其章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五 三

非爲章於外之章淡而不厭三句是形容闇然者之模樣如此知遠之近三句正指其所謂闇然自脩者不是爲己而又知幾之說 知微之顯一句極緊要知微之顯則必致慎於人之所不見必盡敬信之實功必造於不顯篤恭之地而後已故曰可與入德矣入德者從此入而造其極之謂也 微正是不睹不聞故下文云其唯人之所不見乎又云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直說到不顯唯德不顯卽是微到不顯方完却此微之本體與無聲無臭者合一而無閒 恭卽是敬信卽是心體敬信益純不可端倪與沖漠無朕者同故曰篤恭君子闇然自修至於此只完得箇天

命之性更無加上分毫 人只有箇視聽言動戒慎
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此工夫原徹上徹下故由不賞民勸不怒民威直說
得篤恭而天下平正是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處
上天之載極其盛矣而卒歸於無聲無臭篤恭而天
下平極其盛矣而卒歸於不睹不聞愚謂不睹不聞
卽是獨戒慎恐懼卽是慎其獨蓋於費隱鬼神及此
章而深信其合一處 晉江張氏 汝瑚 云上天之載
無聲無臭當與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同看要認得無
聲無臭須是認得上天之載要認得不識不知須是
認得順帝之則離天載而求無聲無臭離帝則而求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五

三

不識不知則入於禪矣程明道云中庸語道其本在
於無聲無臭其用至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自禮儀
三百威儀三千復歸於無聲無臭此方是體用隱顯
一原無間之義 烏程韓氏云唯聖者能之業已結
案却倒寫遞世不見知而不悔一副精神心事煞出
至矣二字結中庸其至矣乎連呼君子者七結君子
中庸疊引詩詞自解自駁如樂之亂節短聲繁自是
結體 西河毛氏云衣錦尙綱必非碩人及丰詩未
有衣錦裝衣而可改作衣錦尙綱者此必逸詩也但
綱自通裝作禪衣解玉藻云禪爲綱蓋夫人臨嫁則
在塗加錦而覆以禪衣其意實所以障塵今日惡文

之著者斷章耳詩雖非一其義自通若曰此是泛指
不必卽臨嫁時服則何故衣錦何故衣錦而又加禪
衣此非他衣可妄認矣若庾信烏石蘭氏墓誌銘云
邢姨裝服則直用碩人詩句與此不同 機山瞿氏
云自唯天下至聖至末當爲一章天下至聖節從德
性而論其功效由內而達之外也天下至誠節從功
用而論其性體由外而推之內也此章從其脩於內
者而言推其功夫之得其要領也極其功夫至於篤
恭而天下平卽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之謂也
章末復以無聲無臭爲言見其潛脩之至不特與天
地合其德直與天心爲一致也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五

三

愚按鄭注載讀曰裁謂生物也詩傳載事也詩
箋云天之道難知也耳不聞聲音鼻不聞香臭
蓋以載爲道也新定邵氏謂載猶地載神氣之
載言上天所載之道亦依詩箋解之其說當從

己亥春冬兩走 京師挾此書以就正於
少宗伯贛州王公 少司農儀封張公 學
士李巨來先生 侍講家魚門先生 太史
張匠門惠天牧兩先生並荷獎借 贛州特
賜以大序顯我著錄之意而又承諸公往復
辨析命意刪改庚子仲夏寓寶應官齋少暇

紬繹緒言不敢厭倦自八月初六日訖十月初八日止校閱已畢仁和吳子曦洲畏友也適來同寓學問淵深與訂正大學中庸疑義豁然恨相見之晚且不能以全編統呈 誨定也是日立冬芷哇謹識

表記第三十二之一

疏云案鄭目錄云表記者以其記君子之德見於儀表也此於別錄屬通論 藍田呂氏云禮記名篇亦多取篇中字爲目此篇論仁爲多有云仁者天下之表恐取此義以名篇 嚴陵方氏云表者裏之外也故凡欲自明於外而期物之取正者皆謂之表經言表微傳言表道皆以是而已孔子體道而不行乎世然無心自明而莫之取正焉於是立言以表之則門弟子不可以不記也故名其篇曰表記 福寧黃氏

禮記集說三十二之一

表記 嘉業堂校刊

云篇中言仁多有至理唯以怨報怨義道以霸夏道尊命事君大言受大利數章不可不察 漳浦黃氏云表記一篇皆以仁立表以義制之其大指以天地日月辨君臣之位式尊親之序持之以敬量之以恕使人邇不敢褻遠不敢怨幽以告於鬼神明以告於朋友庶民小子而禮樂文質皆備於是 坊記主於禮讓歸別於男女以明忠孝之化始於閨門猶易之有下經表記主於仁義歸餘於卜筮以明文質之原達於天德猶易之有上經凡聖門所記夫子之言論自齊書二十篇而外未有明著於此者宋濂化至道閒嘗以坊表二記頒賜廷臣蓋有以也

子言之歸乎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

疏云時孔子身在他國不被任用故稱歸乎

皇氏云此篇稱子言之凡八皆是發端起義事之頭首記者詳之故稱子言之若於子言之下更廣開其事或曲說其理則直稱子曰 藍田呂氏云自此至瀆則不告大指言敬而已 廬陵馬氏云隱者其迹顯者其名以其德蘊於中而輝光發於外故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矜所以自飾不期莊而自莊厲所以自嚴不期威而自威言所以自宣不期信而自信則至德默喻於心也不矜不厲不言隱也莊威

禮記集說三十二之一

二

信顯也 烏程韓氏云隱而顯居仁由義備大人之事也顯字爲表字張本不矜不厲不言正不顯篤恭之表

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甫刑云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

註云失謂失其容止之節玉藻曰足容重色容莊口容止甫刑尙書篇名忌之言戒也言已外敬而心戒慎則無有可擇之言加於身也 疏云甫刑呂刑也今尙書躬作身 藍田呂氏云足者舉動是也舉動卽貌也主於足故言足也色顏色見於面目者也口

者言辭是也脩此三者敬而已矣不敬則失之故貌敬則足畏也色敬則足憚也言敬則足信也 長樂陳氏云孔子先言其所難勉者所以盡道又繼之以其所易爲者所以盡教則必矜而莊故不失足於人而貌足畏必厲而威故不失色於人而色足憚必言而信故不失口於人而言足信凡此所以盡教而已 嚴陵方氏云三者得失皆由於動夫靜所以處已動所以接人故每以不失於人爲言焉此止引擇言以證之者以馴不及舌人之失尤在於言故也 晉江周氏云敬則有所不忽忌則有所不敢夫然故所言自合乎理有言不足信乎觀言則貌與色從可知

禮記集說三十二之一 三

子曰禘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毋相瀆也 石林葉氏云禮有以禘爲貴者文也文在外以顯諸仁禮有以襲爲貴者質也質在內以藏諸用文質所用各因其事民所以不相瀆也 京山郝氏云禘袒禘露體曰袒單衣曰禘重掩曰襲禘裘襲裘詳見玉藻詩曰袒禘暴虎又曰載衣之禘皆言衣也執玉帛亦有禘襲單襲曰禘重襲曰襲不相因如子游禘裘而弔主人小斂畢襲裘入凡袒踊畢襲衣袒割牲袒免拜賓畢袒執弓射畢皆襲衣執玉帛如聘禮上介不襲執圭屈纁授賓賓襲執圭又公側授宰玉禘降

擯者出請賓禘奉帛加璧享之類皆所謂禘襲不相因也又喪禮袒與襲不同位亦不相因之義鄭注未達

子曰祭極敬不繼之以樂朝極辨不繼之以倦講義云謂之極敬則敬之所施特盡於此而始終當一於敬毋或繼之以樂樂則志於忘敬而非敬之極故也謂之極辨則辨之所施特盡於此而始終當一於辨毋或繼之以倦倦則志於忘辨而非辨之極者也 臨川王氏云不繼之以樂祭義曰祭之日樂與哀半何以不同曰不繼以樂者樂之在身樂與哀半者樂之在親也 晉江周氏云朝祭皆活字極敬以

禮記集說三十二之一 四

心言極辨以身言極已到至處繼又進了一步蓋要其終也不可作一正一反看 子曰君子慎以辟禍篤以不揜恭以遠恥 橫渠張氏云不揜與誠之不可揜同義 藍田呂氏云慎篤恭皆行之敬也慎其行則寡過況於禍乎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不慎而取禍者也篤其行則誠著何事於揜乎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及見君子則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不篤而好揜者也恭其行則人敬則何有於恥乎侮人者人亦侮之不恭而近於恥者也 晉江周氏云三者皆非有爲而爲之也三箇以字不可作有心看

愚按揜與掩同說文掩斂也鄭注猶困迫也無據

子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儻焉如不終日

廬陵馬氏云莊敬所以自強而有進德之漸故日強安肆所以自棄而有敗度之漸故日偷烏程姚氏云一存莊敬之心是先自強也故其強日加一萌安肆之念是先自偷也故其偷日甚儻焉如不終日畫出一箇日偷的樣子與人看教人必莊敬毋安肆也晉江周氏云其躬儻焉先因內以及外如不終日又因外以及內言不以一日則無日而不主敬矣

禮記集說三十二之一 五

武林顧氏云莊者其貌敬者其心不使正是莊敬日強處一日猶一日用力一日克復之謂作暫時看

愚按經日日強日日偷日不以一日日如不終日可見一日之閒不莊敬即安肆非但日也還當時時警戒莊敬則日強而為君子若安肆則日偷便不成其為君子矣所爭只在敬肆之閒舊解謂君子二字貫下二句蓋非是

子曰齊戒以事鬼神擇日月以見君恐民之不敬也石林葉氏云事鬼神則致敬於幽者也故主言齊戒見君則致敬於明者也故主言日月嚴陵方氏云玉藻言將適公所宿齊戒則見君者非不齊戒周官

言祭祀先期十日帥執事而十日遂戒則事鬼神者非不擇日月而此於鬼神言齊戒於君言擇日月者蓋齊戒在人日月在天神道至幽故主言在人者以明之君道至明故主言在天者以神之亦各有所當也且神道至幽人之於神不可瀆也必有事焉然後齊戒故鬼神必言事而不可以言見君道至明臣之於君無適而非事也必欲見之乃擇日月故君止言見而不必言事雖然在朝之臣則皆見君矣而此乃言擇者先儒謂在邑境或擇日出使在外或食邑別都見君須擇日月也

禮記集說三十二之一 六

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疏云言小人遞相輕狎侮慢雖至死焉而不知畏懼也新城鄧氏云狎侮之為禍烈矣死之招也而會莫之畏蓋歎之也歎之感之也經曰君子不侵侮不好狎又曰不窺密不旁狎知畏也夫子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無相褻也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

註云辭所以通情也禮謂贄也瀆之言褻也疏云引易蒙卦辭證無相褻瀆之義藍田呂氏云辭者相接之言禮者相見之摯必以辭必以禮者接見不可苟也苟則褻褻則不敬此交所以易疏也筮之道貴於初筮而不敢再三至敬而不褻者也鬼神且將

告之況於人乎賓主慎於交際不敢苟且亦敬人之道也 嚴陵方氏云禮重於辭而見親於接瀆有汗意褻有近意則褻不若瀆之為甚也

子言之仁者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報者天下之利也

藍田呂氏云此泛論仁義仁義者人性之所固有賢不肖之所同也然私欲勝之能勿喪者寡矣故聖人之教立仁以表之使天下知所向而於行得所勉立義以制之使天下知所取而於事得所處報者德怨往來人情所不能無使之交際且有勸懲則利用出入民咸用之矣 嚴陵方氏云仁足以長人故曰天

禮記集說三十二之一

七

下之表義足以方外故曰天下之制報者禮也曲禮曰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又曰禮尚往來則報之為禮固明不曰禮而曰報者以禮不止於報故也 金華應氏云仁之體大而尊昭揭眾善而人儼然知所敬故曰表義之體方而嚴裁割事物而人凜然知所畏故曰制 廬陵馬氏云仁為天下之表而不傷乎愛者有義以裁之也義為天下之制而不傷乎宜者有仁以為本也言仁義而繼之以報者天下之利何也蓋仁者義之本義者仁之節而禮者節於仁義也凡此者皆相因之理也下文以德報怨以怨報德皆釋報者天下之利之意

愚按以報言禮固是然不若呂氏之說為切當也

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太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

註云懲謂劓艾讎猶答也胥相也辟君也 疏云詩

大雅抑之篇以證相報之義太甲以證君臣上下各以其事相報也 藍田呂氏云天下有道所謂德怨之報者皆出於天下之公而已有德於民者民欲報之以官有功於民者民欲報之以賞因民所欲官之賞之所謂以德報德民知所勸矣傷人者民欲報之

禮記集說三十二之一

八

以刑賊人者民欲報之以殺因民所欲刑之殺之所謂以怨報怨民知所懲矣若夫民之私德豈無相報哉唯不可使懷私恩者廢公議復私讎者亂國法而已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則言與德無有不報也太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則上與下亦有相報也 橫渠張氏云報者天下之利率德而致善有勸不善有沮天下之利也 延平黃氏云以德報德者仁也則民有所勸故為天下之表以怨報怨者義也則民有所懲故為天下之制有所勸則民知德而不陷於惡有所懲則民知法而不陷於罪故為天下之利夫以仁義表制天下其利如此

而況下化而爲仁義哉其利不可勝用也主義而言則利在其中焉主利而言非特其利不可必得也義已喪矣義喪而得利則有能奪之者何足計哉

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
藍田呂氏云以德報怨雖過乎寬而本於厚未害其爲仁也以怨報德則反易天常天下之亂民法所當誅者也君子欲陷乎中庸則莫如孔子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廬陵馬氏云以德報德禮也以德報怨非禮也雖其非禮而能以寬自居於身故謂之寬身之仁寬者仁之作而非仁之盡也 黃氏云此言

禮記集說三十二之一

九

以德報怨謂小人有小怨微隙當以理恕唯父母兄弟交親之怨不報則虧孝義之行焉倘小怨微隙君子不以德消而一一讎報往來不息必深結仇讎豈非傷教害義哉君子情以恕人慎以避禍小怨微隙以德消之亦寬身之仁道也

愚按臨川吳氏引或說寬身之仁仁字當作人亦通

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是故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

註云天下一人喻少也 藍田呂氏云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所謂性之者也安仁者也 嚴陵方

氏云自者自此而之乎彼之詞以者以彼而用於此之詞 慮氏云無欲而好仁則所好無非仁自

仁之外別無他好是雖聲色列其左貨財列其右而吾無好也所好者仁而已無畏而惡不仁則所惡無非不仁自不仁之外吾無他惡是雖白刃在前鼎鑊在後吾無惡也所惡者不仁而已如是則縱心於好惡之閒非聖人孰能之 延平周氏云以其無欲而能好無畏而能惡者天下常寡故君子議道則以己而置法則必以民蓋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者己之所能以己之所能而議道則可以合道有欲而好仁有畏而惡不仁者民之所能以民之所能而置法則法之所以易行者也 烏程姚氏云爲仁是道教人爲仁是法

禮記集說三十二之一

十

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

註云仁有三謂安仁利仁強仁也 疏云與仁同功言三者之功俱是博愛各有一種未可知也過謂利之與害若遭遇利害之事其行仁之情則可知矣 藍田呂氏云仁者安仁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者也知者利仁有欲而好仁者也畏罪者強仁有畏而惡不仁者也三者之功同歸於仁而其情則異

嚴陵方氏云仁者之為仁猶之生於陵者安於陵而已故曰安仁知者之為仁知仁之為己利則為之知不仁之為己害則不為也故曰利仁畏罪者之為仁畏不仁之治罪則戒而惡之欲仁之為功則強而好之故曰強仁 山陰陸氏云安仁乃所謂仁也故曰仁者安仁即利仁強仁雖與仁同功情有不同也與仁同功易與仁同過難與仁同功雖偽未辨若周公孔子之過可謂仁矣 廬陵馬氏云過者人所避唯仁者受之而不辭至於利仁強仁者不能無悔也故同過然後知仁 烏程姚氏云與仁同功其情未知如何故曰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其情卻有可原

禮記集說三十二之一

故曰其仁可知也安仁利仁強仁正是其情之異處此條專重同功而異情句 武林顧氏云通節重異情上功有假情無假也為仁受過正情之不得已而無愧於仁故仁可知安利強即仁有三之實 平湖陸氏云孔疏解過字最明與論語觀過知仁之意不同集說呂氏及大全方氏以論語之意解此誤矣 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道有至義有考至道以王義道以霸考道以為無失 註云右也左也言相須而成也仁多則人親之義多則人尊之道有至下脫一有字有至謂兼仁義者有

義則無仁矣有考考成也能取仁義之一成之不以失於人非性也 石林葉氏云此孟子所謂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道與仁蓋相須而成猶之左右也人之四體左手足不如右強道者其全常處於無所用之地故言左仁者資於道以為用者也常為道之役故曰右故自仁言之盡人道者莫如仁此之謂仁 者人也古之言道必兼義蓋道不可獨見道之所見必有義焉故曰道者義也道以仁為用故言右仁以道為體故言左足乎仁則人道備故言人人而有義則人道立故言義左右者離而言之也仁義者合而言之也仁義一本而有厚薄者時與事異也 講義

禮記集說三十二之一

云厚於仁者薄於義非以仁故滅義也方其事當以恩為主則敬有時而不得與之並施特仁有餘而義不足耳是以及其至也親之而已尊不與焉厚於義者薄於仁非以義故滅仁也方其事當以敬為主則恩有時而不得與之偕行特義有餘而仁不足耳是以及其至也尊之而已親不與焉 藍田呂氏云至道者至於道之極不可以有加也所謂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故曰至道以王義道者揆道而裁之者也所謂制節謹度可以有國而長諸侯者也故曰義道以霸考道者必稽古昔稱先王所謂非法不言非道不行雖未達道不能以義起亦

庶幾乎不失道矣 天台賈氏云自仁者天下之表至此皆泛論仁義 臨川吳氏云至道謂道之極至而蔑加者即安仁之聖也義道謂道之以義而入門者即利仁之賢也考道謂道之以稽考尋究而後得者即強仁之人希賢者也三者之德有異因其德差其位則至道之聖人可以君天下而為王義道之賢人可以長諸侯而為霸考道之亞於賢雖未可為諸侯之長亦可保其諸侯之國而不失或下而為卿大夫士能保其家能保其身俱可謂之無失者

愚按開口以仁道並言即繼之曰仁者入道者義也添出義字又以仁義並言則道之不可

禮記集說三十二之一

三

言仁猶仁之不可言義也然而仁義兼至尊尊親親並行而不相悖亦總謂之道而已矣故曰道有至至者天下常算故有義有考焉道有至義有考即不添有字亦可成文也吳臨川謂道者左也道者義也二道字專指義而言固是而以至道義道考道三道字兼仁義而言則與鄭注相違矣霸非五霸之霸說見祭義至弟進乎

霸注

子言之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中心懼怛愛人之仁也率法而強之資仁者也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任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數世之仁也國風曰我今

不閱皇恤我後終身之仁也

註云數與長短大小互言之仕之言事也詒遺也燕安也烝君也言武王豈不念天下之事如豐水之有芑乃遺其後世之子孫以善謀以安翼其子也君哉武王美之也閱猶容也皇暇也恤憂也言我今尚恐不能自容何暇憂我後之人乎 疏云自此至不稱其服更廣明仁義之道中心懼怛天性自仁者也率法而強之取仁而行者也引大雅文王有聲之詩以證性仁者如武王行仁遺及子孫故曰數世之仁又引抑谷風之篇證取仁而行者唯在一身何暇憂及後世是終身之仁也 藍田呂氏云此論仁而及義

禮記集說三十二之一

十四

者也蓋仁之數是亦義也義無定體隨其所宜而已宜長則長宜短則短宜大則大宜小則小 嚴陵方氏云仁者人也凡為人者莫非以仁故其取數常多義者宜也長短大小物各有宜以義度之則無不可者矣故其言如此中心懼怛仁之根於內者也率法言循法循法而不違於仁仁之資於外者也根於內則始於愛人而后至於愛物資於外則止於強仁而未至於利仁此其數見於內外者也 山陰陸氏云言仁有數以著義有度言義有長短大小以著仁有多寡遠近詩我躬不閱此以今易躬言不念後據今而已 晉江周氏云仁有數以行仁者言義有長短

小大以制事言下文言仁之數舉仁以見義也中心
潛恒四句言所發之仁義淺深兩引詩以明所及之
澤有遠近也

子曰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
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是故君子
以義度人則難爲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己矣

註云取數多者言計天下之道仁居其多以義度人
言以先王成法儼度人則難中也當以時人相比方
耳 嚴陵方氏云器若器用之器道若道路之道勝
言勝其任致言致其至舉若手舉行若足行論語曰
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己不亦

禮記集說三十二之一

五

遠乎其言正與此合 藍田呂氏云舉莫能勝行莫
能至勉之者之爲難也以義度人者盡義以度人者
也以人望人者舉今之人相望也盡義以求人非聖
人不足以當之故難爲人舉今之人相望則大賢愈
於小賢小賢愈於不賢故賢者可知己矣此亦以數
而言仁也 石林葉氏云人盡仁道則取數常多也
勉於仁者爲難亦非難也君子以其難故不以義度
人以其不難故以人望人 烏程姚氏云有一念之
仁而擴之天地萬物有一時之仁而推之天下萬世
愈舉愈重愈行愈遠是取數多者仁也

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大雅曰德輶如毛

鮮克舉之我儀圖之唯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小雅曰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嚴陵方氏云中心安仁即仁者安仁也與前所言義
同

愚按先儒以大雅證中心安仁以小雅屬下章
爲詩之好仁上下割截殊無意義竊意上言仁
重且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若中心
安仁者舉之則能勝其任矣行之則能致其至
矣大雅烝民之詩言德之輕如毛人皆以爲重
罕能舉之者儀圖也圖謀也我儀圖之唯仲山
甫舉之我愛其人思助其所不及而又無可以

禮記集說三十二之一

六

助之引之以證舉之能勝其任者小雅車牽之
詩言山之高也則可仰而陟其巔矣道之大者
則可行而詣其極矣景行大道也引之以證行
之能致其至者

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
不知年數之不足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己

潛江何氏云夫舉美德而思助仰景行而思法詩之
好仁如此哉由其言而想其心則向道而行儼焉一
無所顧而日有孳孳以至於斃而後己一息尙存好
仁之心肯稍懈耶誠如二詩所言則始也勉仁終也
安仁而人奈何不用力也 鄉道以仁言中道以路

言兩道字不同忘與不知平說此二句起下歸重在下二句此與上節乃一時之言用子曰以別詩詞引個舉之行止來說正暗應上節舉行字也

愚按詩之言好仁者多矣亦不止上所引詩也即上詩亦非言好仁也引之者斷章取義而已此節夫子言詩之好仁如此人當鄉仁而行不可作較若中道而廢是忘其身之老也且不知將來年數之不足也須得俛焉勤勞每日孳孳唯力之斃仆而後已方見得好仁之篤先儒訓中道而廢爲力竭而止固非烏程姚氏謂而字是箇不字亦不然

禮記集說三十二之一

七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故仁者之過易辭也

嚴陵方氏云能好仁則得其所好矣反此而失其所好此仁所以難成歟苟仁矣雖有過易辭也況無過乎以仁者之過過於厚也若周公使管叔監殷孔子謂哀公知禮非無過也然周公之過過於愛親孔子之過過於愛君爲君親而有過此其所以易辭歟廬陵馬氏云小人之過也必文又從而爲之辭唯仁者之過未嘗辭而云易辭者蓋言其理也 烏程姚氏云仁者之過易辭不是爲仁者辭過仁者求無愧此心耳然此心誠得其所好即不幸不免於過亦天

理人情之所宜有者人必以情理原之矣故曰易辭非仁者欲釋其過而爲之辭也

子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夫恭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詩云温温恭人唯德之基

藍田呂氏云恭則不侮得禮之意近乎禮矣儉則不奪得仁之意近乎仁矣言語必信存心正行近乎情矣三者之行不私於己又以敬讓行之雖有過差亦不甚矣蓋不侮人則人亦不侮其寡過矣近乎情則不志於欺斯可信矣不奪人則知足斯易容矣失之者鮮可以進於德矣引大雅抑之詩而言如此者雖

禮記集說三十二之一

六

未成德斯亦德之基矣 嚴陵方氏云得則爲當失則爲過過之不甚由其失之鮮而已故始言過而終又言失焉 山陰陸氏云恭不近禮則足儉不近仁則鄙信不近情則僞 延平周氏云情實也恭先之儉次之而信終之者恭儉待信而後成也以情間於恭儉者恭儉以信爲主 潛江何氏云恭既是德之基則儉信可知矣

愚按上節言仁者之過易辭此言有過之不甚亦夫子一時之言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唯君子能之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是故聖人之制行

也不制以己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禮以節之信以結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極之欲民之有壹也小雅曰不愧于人

不愧于天疏云君子不以己之所能使他人必能若他人不能則爲困病若人力所不能必欲使之能行人不能則以爲愧恥故不以人所不能者病人愧人亦仁者之行也禮以節之以下所以欲民之專心壹意於善道也引小雅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之詩講義云仁之難成久矣者何也知者過之愚者不及而仁之道所以不行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而仁之道所以不明唯君子能之者蓋一出於中而已藍田呂氏云聖

禮記集說三十二之一

五

人制行以立教必與天下共之以天下之所能行者爲之法而不制於己故民知跂乎此而有所勸勉知不及乎此而有所愧恥則於此人知所向矣非特此也凡可以外鑠者無不用也制禮以節其行而使之齊立信以結其志而使之固其言貌必稱其志其衣服必稱其容朋友者切磋相成至於極而後已則一道德以同俗矣蓋脩其外則知愧於人脩其內則知畏於人故曰不愧于人

石林葉氏云禮

以節之而人無怪行矣信以結之而人無異言矣然容貌不飾則行或至於怪衣服不禁則言或至於異故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人未有不須友以成故

以處其終禮者君子小人所共由故以處其始延

平周氏云禮以節之所以壹其情信以結之所以壹其心容貌以文之所以壹其體衣服以移之所以壹其俗朋友以極之所以壹其道烏程姚氏云上節

仁之難成意在成己邊故教以寡過爲德之基此節仁之難成意在成人邊故教以制行使民有所勸勉愧恥要之成己成人乃爲成仁此聖人望人意也

山陽彭氏云引詩言不愧於人不畏於天爲不壹者反言悚動正與上文勸勉愧恥相應東海胡氏云

聖人君子總是一箇人愧人我愧之也愧恥彼自愧恥制行謂聖人立教以節制民行言乃立教之言從

禮記集說三十二之一

五

制行來使民欲民都指聖人心裏說壹者何仁是也仁則壹不仁則不壹

是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是故君子衰絰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甲冑則有不可辱之色詩云維鷦在梁不濡其翼彼記之子不稱其服

註云遂猶成也鷦胡善居泥水中在魚梁以不濡污其翼爲才如君子以稱服爲德疏云引詩曹風候人篇言君子內外皆須相稱彼記記語辭也藍田

呂氏云此皆脩其外以移其內率法而強之者也其成也知畏於天則與中心慚怛者一也 延平周氏云服其服而能文以君子之容者然後可以服先王之法服有其容而又文以君子之辭者然後可以守先王之法言遂其辭而能實以君子之德者然後可以行先王之德行衰經有哀色端冕有敬色甲冑有不可辱之色君子不失色於人如此 嚴陵方氏云四者皆君子之所恥也易曰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則德成乎行可知衰者齊衰斬衰經者首經要經皆喪服也端者玄端之類冕者衮冕之類皆祭服也甲冑以被體冑以加首皆兵服也 廬陵馬

禮記集說三十二之一

三

氏云上言衣服以移之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蓋人之所以爲人在于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服備然後可以賁此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蓋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未必有其德故遂其辭又實以君子之德 石林葉氏云君子之於喪無不哀非特衰經而後有哀色於事無不敬非特端冕而後有敬色於身未嘗可辱非特甲冑而後有不可辱之色其所以制爲之服者道中庸也故自服其服而下皆稱君子然則禮以節之信以結之容貌以文之皆中庸之事而衣服乃爲之始終何也蓋道德之所以一者未嘗不在於衣服

王制識異服周官同衣服皆在於此故以成始亦以成終也 晉江周氏云上言君子成人之仁此言君子自成其仁重實以君子之德一句衣服容貌本上節說來辭德所以稱此容服者宜歸重德上君子恥服以下是原君子之心四恥字皆是恥其不稱上言德而下兼言行者行卽德之見於事也 松陵趙氏云節中三箇是故分三段首段是設言華實相稱道理中段反言唯所恥在此故所欲在彼正上下相足之辭末段又正言有華必有實也詩總結上文

愚按衰經端冕甲冑皆服也有哀色有敬色有不可犯之色色卽容也皆所以稱其服也

禮記集說三十二之一

三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義者貴賤皆有事於天下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故諸侯勤以輔事於天子 疏云凡鬯有二若和之以鬱謂之鬱鬯鬯人所掌是也祭宗廟則用以灌也若不和鬱謂之秬鬯五齊之酒以秬黍爲之以芬芳調暢故言秬鬯 講義云以義制事事得其宜之謂義凡言義者未有不見之於事凡言事者未有不歸之於義是以貴賤皆有事於天下乃君子所謂義也以君臣之義言之天子親耕藉田爲粢盛以充籩簋爲秬鬯以實尊彝周禮言凡祀大神則大宗伯奉玉盞涖玉鬯則天子之事上帝固有粢盛秬鬯矣天子所以自致者如此爲諸侯者

所以竭勤勞駿奔走患則扞之愾則敵之朝夕圖事宗以陳謀覲以比功遇以協慮制度衣服不敢不正山川神祇不敢不舉宗廟不敢不順禮樂不敢不從其摯有等其貢有常此諸侯勤以輔事天子之實也然則天子所以事上帝即諸侯所以事天子其義一也 京山郝氏云自此至自謂便人皆言爲臣之道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不自尙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賢卑己而尊人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詩曰莫莫葛藟施於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禮記集說三十二之一

三

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詩云唯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註云豈樂也弟易也言樂易之君子其求福也脩德以俟之不爲回邪之行以要之如葛藟之延蔓於條枚是其性也 疏云葛藟大雅旱麓美文王之詩又引大明之詩證上求福不回也 廬陵馬氏云此言下事上之義雖有庇民之大德以其有君人之道不敢有君民之心以其處事人之任其理固當如此自非仁厚不足以此自君子恭儉以求役仁至求以事君此命之在我也命之在我故君子求之至於不

獲乎上命之在外者也命之在外故君子聽之而已得之亦由道不得亦由道故曰以聽天命 講義云恭則不侮仁以愛身儉則不奪仁於愛物二者之於仁有其質矣乃可以求從事於仁故曰以求役仁信則不疑於禮可以學讓則不爭於禮爲之端二者之於禮有其質矣乃可以求從事於禮故曰以求役禮 嚴陵方氏云事雖可尙但爲人所尙而已未嘗自尙之也身雖可尊但爲人所尊而已未嘗自尊之也儉於位非貪位也寡於欲非慕祿也讓於賢非爭名也卑己故能尊人小心故能畏義君子之能此者豈他求哉求以事君而已以是事君而得君者義也以

禮記集說三十二之一

孟

是事君而不得君者則有命存焉古之人有行之者舜禹文王周公而已蓋舜之事堯禹之事舜文王之事紂周公之事成王有君民之大德又有事君之小心故也前曰庇民者止足以愛物君民者又足以命物若舜禹之受禪文王之受命周公之攝政皆君民之事也雖然豈嘗有是心哉 石林葉氏云不自尙其事儉於位而寡於欲皆役仁之事不自尊其身讓於賢卑己而尊人皆役禮之事仁以自愛禮以自敬而事君有義而已矣故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所以知人得之不得自是以聽天命所以知天豈弟君子求福不回義也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命也若湯武則

反其常分亦義之變所以不及言也 武林顧氏云
此論臣之盡仁大德輕全重在不取有君民之心句
故不唯曰仁且曰厚後數求字及小心字都爲事上
合該如此

子曰先王諡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於行也是故
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尙其功以求處情過行弗率以
求處厚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是故君子雖
自卑而民敬尊之

疏云此又廣明君子名行相副卑己尊人之義 吳
江徐氏云過行過高之行也率循也先王於人身死
之後制爲美諡以加之所以尊顯其聲名蓋行者實

禮記集說三十二之一 五

也諡者名也諡過其實則名浮於行而可恥矣先王
以此示人故爲之臣者不敢自大其事不自尙其功
凡以求處情實而已人有過行則不率而行之凡以
求處篤厚而已人有善有功則彰與美之凡以求下
賢人而已此皆自卑而不居其名之事然實勝則善
勞謙則益民自敬之尊之而不敢慢矣 松陵趙氏
云易名爲旌臣大典一字之榮千秋增重只因假借
虛譽遂致循名失實故夫子以恥名浮於行一句揭
出先王尊名大旨隨將君子處情等歷歷指他實行
直推到民皆敬尊定不是虛聲獎借從此尊名壹惠
於以垂之竹帛光耀無窮豈不是旌臣極處不然后

稷之名何爲至今不朽

愚按節是人臣一生之大節壹專壹也惠恩也
賜也言制其諡者所以尊其名也表其節者所
以專其賜也諡卽名也節卽行也鄭注讀壹爲
一訓惠爲善言聲譽雖有眾多者節以其行一
大善者爲諡其解恐非是諡以尊名節以壹惠
明明對舉文法非可側落講也自卑只在求處
見得而民尊敬之所謂勞謙而萬民是服也此
尤合天下之至公且以見其名之不浮於行也
松陵趙氏之說最得禮意

子曰后稷天下之爲烈也豈一手一足哉唯欲行之浮
於名也故自謂使人
禮記集說三十二之一 五

註云烈業也言后稷造稼穡天下世以爲業豈一手
一足喻用之者多也自謂使人謙也 疏云上言君
子恥名浮於行故此明后稷以證之自謂便於稼穡
之人欲實行過於虛名也 講義云黎民阻飢后稷
播時百穀見於舜典烝民乃粒萬邦作乂見於益稷
稷降播種農殖嘉穀見於呂刑風化之所由王業之
艱難見於七月在菽蒹蒹禾役穰穰見於生民立我
烝民莫匪爾極見於思文則后稷教民稼穡有充滿
四海之德使天下不復有告飢之患則其爲功所爲
天下之烈也

禮記集說卷三十一之一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一

三

表記第三十二之一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詩曰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凱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樂而毋荒有禮而親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後可以為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

疏云此明仁道又顯尊親之異詩大雅洞酌之篇

藍田呂氏云此言君子之仁兼乎尊親然後可以為

民父母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先儒訓凱為樂弟

為易此云強教悅安宜若有異然求他經之言凱者

禮記集說三十二之二

一 藍田業堂校刊

和樂之中又有強盛之狀凱風南風鼓動長養之風也凱樂戰勝之樂也八愷則性稔而有才者也皆有盛強之意故愷亦可以訓強矣弟有兄弟之弟有孝悌之弟皆順也順則易有悅下之道故訓為悅也強教之者以道驅之如佚道使民雖勞不怨者也悅安之者得其心之謂也說以使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者也樂悅安也毋荒則有教矣有禮強教也親則悅矣威莊強教也安則悅矣孝慈悅也敬則有教矣強教則父之尊存焉悅安則母之親存焉天下之民莫不尊親此之謂至德可以為民之父母右林葉氏云父道雖以敬為主然樂而無荒則亦有

禮而親之也母道雖以愛為主然威莊而安則亦孝慈而敬之也有禮而親故其尊之如父孝慈而敬故其親之猶母敬愛者人道而已矣故始曰仁而終名之曰至德孝經言孝弟而終以至德順民亦此意烏程姚氏云樂而無荒四句統是君子之自治而強教悅安即寓於此泰然自得而所存實無懈是樂而毋荒嚴以自律而所施却甚平易是有禮而親威莊而安與專事苛猛嚴厲者不同孝慈而敬與徒事趨承姑息者大別是躬行率先之道所謂強教悅安者莫有善於此

禮記集說三十二之二

二

今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水之於民也親而不尊火尊而不親土之於民也親而不尊天尊而不親命之於民也親而不尊鬼尊而不親

疏云此明尊親之異下謂下賤之父主於義故於子分別母主恩愛而已 藍田呂氏云父之親子當其強教也則不純以恩故賢則親之無能則下之母之親子當其悅安也則有收而無絕故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此父母尊親之異也水民狎而玩之火民望而畏之此水火尊親之異也地載我者也然近人人可得而立天覆我者也然遠人人不可階而升此天地尊親之異也君之命見於事也近人而可行也鬼

之道存諸理也遠人而不可形也此命與鬼尊親之異也 烏程韓氏云類舉尊親只卸出得命鬼二字為三代起事

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傲憊而愚喬而野樸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傲蕩而不靜勝而無恥周人尊禮尙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傲利而巧文而不慚賊而蔽

疏云此明三代尊親之事 藍田呂氏云夏周尙親而不尊故遠鬼神而近人殷尙尊而不親故先鬼而

禮記集說三十二之二

三

後禮凡尊之道鬼也神也威也罰也凡親之道人也命也禮也祿也賞也施也所尊所先者其尙者也所遠所後者其不尙者也喬高大也如厥木惟喬之喬妄自高大而無文乃蠢愚之風也不必音爲驕也 嚴陵方氏云命與禮皆所以近人率民以事神則非所謂近人矣賞有用祿者而賞不止於祿威有用罰者而威不止於罰然則祿者賞之名威者罰之體罰者威之用互相備也喬則亢野則簡內唯祿賞之爲懷外無威罰之可避故樸而不文溺於鬼神之說故蕩惑而不能自靜以畏於威罰之嚴則僅勝而不知所恥利而巧者利其所得而巧有所求也文而不慚

者唯事虛文之飾且無過實之慚也賊而蔽者以賞罰必有爵列故賤者或有賊仁之心貴者或有蔽賢之行雖然近人而忠夏周所同而夏之傲則民喬而野周之傲則文而不慚何哉蓋夏之近人本乎尊命周之近人本乎尊禮命之所制者簡禮之所飾者煩其原既異其流亦不同 廬陵胡氏云緯說夏以忠其失野救野莫若敬殷以敬其失鬼救鬼莫若文周以文其失蕩救蕩莫若忠如循環然周而復始此繆說也三代皆忠三代皆敬三代皆文夏尊命殷尊神周尊禮所尊不同者時也雖各有傲而道未嘗不同先儒指禮爲朝廷則周人尊禮亦指朝廷乎宗廟朝廷無非禮也夏周皆近人而忠則三代皆尙忠也夏周皆事鬼敬神殷亦立教以敬三代皆尙敬也子曰虞夏之文不勝其實又曰殷周之文至矣三代皆以文也 京山郝氏云三代之治夏道近古所尊在命以天命渾然爲一定以鬼神禍福爲適然切近人情崇尙忠實先祿賞後威罰親愛有餘尊嚴不足而其民之傲也蠢而愚喬而野樸而不文此尊命近人尙親之末流也殷人尊神以鬼神禍福爲先以人道禮教爲後先罰後賞尊嚴有餘親愛不足而其民之傲也蕩而不靜勝而無恥此尊神後禮尙尊之末流也周人尊禮教好施子敬神而遠近人而忠反夏之舊

禮記集說三十一之二

四

其賞罰無先後唯論爵列如爵有五等刑有八議之類亦親愛有餘尊嚴不足而其民之敝也利而巧文而不慚賊而蔽此好禮之過文勝質之所致也 松陵趙氏云至德本自渾然而獨奉一端以尊之即此立意便有所偏相沿既久豈能無敝試觀後節稱虞何嘗偏舉一事然於夏曰道於殷周稱人亦不無升降之感

愚按鄭注尊命謂尊重四時政教之令則與下文夏道未瀆辭相左當依造化之命爲是

子曰夏道未瀆辭不求備不大望於民民未厭其親殷人未瀆禮而求備於民周人強民未瀆神而賞爵刑罰

禮記集說三十二之二

五

窮矣

疏云上明三代尊親有異此更明三代治民有異之事未厭其親言民無困苦未厭其上下相親之心也夏言未瀆辭則殷瀆辭矣殷言未瀆禮則周瀆禮矣周言未瀆神則周衰瀆神矣 山陰陸氏云不求備不大望鄭謂政寬貢稅輕也夫所謂不求備不大望者豈特此哉 嚴陵方氏云其曰未厭則降此而求備大望於民者有厭之者矣 京山郝氏云夏道尊命天道無言故不煩辭令事不求備不大責望於民民不忘親夏道所以最近古也殷人尊神而禮文未煩然以罰爲先則於民求備矣周人以禮強教民於

事鬼神之禮未褻其於治人之事賞罰刑罰極其周悉無以復加故曰窮二代之治所以不及夏也 松陵趙氏云上各言尊此各言未瀆皆從好處說見民心日以不古而聖人因時力挽之意 烏程韓氏云就上文尊親不全而論斷之

愚按厭字作棄絕解與論語天厭之之厭字同子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勝其敝

疏云虞夏政寬殷周事煩敝敗也不言無怨而曰寡怨者天地之大猶有所憾如冬寒夏雨民猶怨之

山陰陸氏云寡怨於民所謂不求備不大望之效也不勝其敝列莊之言蠶起乘此閒也 晉江周氏云

禮記集說三十二之二

六

道指治道卽下質文

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

疏云此明四代質文之異虞夏之時雖有其文但文少而質多故文不勝其質殷周雖有其質亦質少而文多故質不勝其文 嚴陵方氏云至矣者言其文質不可以復加也加乎虞夏之質則爲上古之洪荒加乎殷周之文則爲後世之虛華此其所以爲至歟 烏程韓氏云此二節又就上文其敝而論斷之論列三代總爲虞帝張本

子言之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

生無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憺怛之愛有忠利之教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富而有禮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義恥費輕實忠而不犯義而順文而靜寬而有辨甫刑曰德威唯威德明唯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

疏云此特明虞帝之美所引甫刑今尙書以明堯德記者引以結舜德也 嚴陵方氏云帝則公天下故曰生無私傳於賢故曰死不厚其子有憺怛之愛仁也有忠利之教義也愛之則親教之則尊故曰親而尊親而有所尊故安而敬尊而有所親故威而愛敬故富而有禮愛故惠而能散由是君子化之而尊仁

禮記集說三十二之一

七

畏義以至於寬而有辨也仁者天下之表故在所尊義者天下之制故在所畏恥費則奉己有節輕實則與人無吝忠以抗節而不至於犯顏義以立己而不至於忤物以文相接而不失之妄動寬以有容而不失之混淆非有威明之德而能若此乎故引書以證之 藍田呂氏云虞帝子民如父母有母之親故有憺怛之愛有父之尊故有忠利之教所謂憺怛之愛猶慈母之愛非責報於其子也非要譽於他人也發於誠心不知其他而已所謂忠利之教者如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如窮而變變而通作爲衣裳舟楫曰梓

弧矢宮室棺槨書契所以使天下利用而不倦是皆有教民以善之誠無所不利之功者也安而敬威而愛愛則能安教則知敬親則愛尊則威也富而有禮者節於物者也惠而能散者周於物者也 延平周氏云自其有憺怛之愛而至於惠而能散者特舜之粗迹耳自尊仁畏義而至於寬而有辨者特舜之德廣耳 金華應氏云自庇民大德而下凡三章言臣道之難於盡仁唯舜禹文王周公可以爲仁之厚而后稷庶幾其近之自豈弟君子而下凡六章言君道之難於盡仁唯虞帝可以爲德之至而夏商周未免有偏也蓋仁道之大如此君子可以其難而不自勉

禮記集說三十二之一

八

乎哉 松陵趙氏云此總結上文只重子民如父母句憺怛忠利父母之實安而敬四句與前無荒四句對照尊仁數句俱重下截慈和者每寡斷尊仁而又畏義則仁愛中有裁制矣節儉者多吝嗇恥費而又輕實則搏節中有博施矣忠而不犯四句有以事君交友持已接物分看者亦有以義順三句俱在應物上說者皆可 大抵三代不能無偏故皆曰其民之敝虞帝德極其至乃直云其君子可見前所言民連臣在內此言君子雖不言民民可知矣 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故其受祿不誣其受罪益

疏云自此至我以為君廣明事君之道 長樂劉氏云資取也謂君先取其言以為可用也然後有仕而臣節示死於國事故曰以成其信也 嚴陵方氏云君無為也故有責於其臣臣有守也故有死於其言臣能任責則非尸祿者矣故受祿不誣能效死則非有罪者矣故受罪益寡人亦或以忠獲罪此所以不言無罪止言益寡而已 金華應氏云古之君子其經世之學皆豫定於胸中至其事君則前定之規模先形於言以為藉手而委身以成其信自獻者非屈

禮記集說三十二之二 九

身以求售也如書之自靖自獻故受命而無所愧也 獻畝翻然之數語說命對揚之三篇此伊傅先資之言也威公問答而為書昭王命之而有對此管樂先資之言也言之於先而行之於後無一不酬者後世若登壇東向之答草廬三顧之策亦庶幾焉 烏程韓氏云此下三章自始仕至終退概為人臣立事君之表

子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易曰不家食吉 藍田呂氏云大言則所言者大也小言則所言者小也利及天下澤及萬世大利也進一介之善治一官

之事小利也諫行言聽利斯從之矣易曰不家食吉此大畜之彖辭也君之所以大畜者將以祿天下之賢賢有小大則祿有多寡一有不稱則好惡之私繫焉人君而存好惡之私則猶家食而已非所以為天下公也故曰不家食吉養賢也 山陰陸氏云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言各隨其言望利澤以及民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言亦隨其利之及民小大受祿 山陽彭氏云入字最妙入則生平忠君愛國真精神挾以俱入即是望字的苦心

禮記集說三十二之二 十

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尙辭非其人弗自小雅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疏云詩小雅小明之篇 廬陵馬氏云不下達者不以淺者近者達於君也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此不下達之意言之必可行而不以辭為尙故不尙辭所自者不可以非其人也 藍田呂氏云自者所由以為主者也觀近臣以其所主觀遠臣以其所為主是矣 丹陽湯氏云詩言靖共爾位不下達尙辭之意也正直是與非其人弗自之意也神將聽之況於君乎 山陽彭氏云首二句居官之正直也第三句始進之正直也當以第三句為主苟非正直之人為進身之自又安望其責難陳善而不

引君於汙下徒事言辭之末乎

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調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

藍田呂氏云有言責者不可不諫不得其言則去無言責者可以諫可以無諫不得其言不必去至於遠臣既無言責又遠於君有官守之責而諫非其職也所謂遠者遠臣也非其職而諫之陵節犯分以求自達故曰調也所謂近者有言責之臣也有言責而不諫則曠厥官懷祿固寵主於為利故曰尸利也尸主也猶祭祀之尸有所主而無所事 嚴陵方氏云遠而諫似忠而非忠近而不諫似慎而非慎 石林葉氏云遠於君則見之畧諫則為佞近於君則見之詳

禮記集說三十二之一

十一

諫則不為素餐素餐則尸利也 平湖陸氏云孔疏凡諫者若常諫之時天子爭臣七人諸侯五人大夫三人唯大臣得諫若歲初則貴賤皆得諫也故襄十四年左傳師曠對晉侯曰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弟以補察其政國語又云天子聽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此皆孟春之月上下皆諫故傳引夏書曰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於路是也按此又見遠臣之諫當有時候

子曰邇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

藍田呂氏云邇臣者在君左右主於朝夕納誨調和

君德和而不同若作和羹濟之以鹽梅五味則得其

和而可食如以水濟水孰能食之故君所謂可而有否焉君所謂否而有可焉可否相濟則君德和故曰守和宰之為言殺也解剝制割皆出其手宰制政事者亦然故主家政者為家宰主國政者為國宰所以宰制百事總正官屬故曰宰正百官大臣分掌國政任天下之事與國同其憂慮巡守朝聘所以交結維持使四方無虞是其責也莫非臣也莫非事也三者之官其責為重故歷言之 嚴陵方氏云過於和則流而為同不及於和則乖而為異守則適中而無過不及之患 石林葉氏云邇臣則三公四輔也坐而

禮記集說三十二之一

十二

與王論道有所可有所否故守和冢宰天官也羣吏廢置所自出故正百官大臣則牧伯也諸侯蕃衛所自出故慮四方

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詩云心乎愛矣瑕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註云陳謂言其過於外瑕之言胡也謂猶告也 藍田呂氏云詩小雅隰桑刺幽王之詞此則斷章取義以心愛為愛君之心有以諫之矣愛之之誠藏於心而不忘此所以欲諫而不欲陳也 嚴陵方氏云欲諫不欲陳陳之則是暴君之過然事君有犯而無隱則陳之矣蓋諫之不從不得已而後陳焉然則陳者

非所欲也故以不欲言之 烏程姚氏云龍逢比干之諫可謂非陳乎然非二臣之心也欲不欲二字下得極好 晉江周氏云欲諫是忠不欲陳是愛心乎愛二句是證欲諫中心二句是證不欲陳

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 嚴陵方氏云進不難則苟合以貪其位而位之在吾上者或有所越退不易則患失以固其位而位之在吾下者或有所妨若是則其位無序矣有序則治無序則亂君子於賓主相見之際揖至於三而後進辭止於一而遂退則難進之義益可見矣況於事君乎

禮記集說三十二之二

十三

推是心則固足以遠亂矣 延平周氏云其進也以禮故難其退也以義故易進也不以禮故易退也不以義故難 潛江何氏云此言人臣進退之禮首四句設言簡得失如此下文方著人臣說三揖以後當以臣道講借賓禮以喻臣道也

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境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吾弗信也

註云違猶去也 廬陵馬氏云君臣以義合而未嘗無相愛之仁以義合至於三諫則去有相愛之仁則雖去而未必出竟君與之環則還與之玦則去若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是也然此特始去之禮如此

至於三違而且不出竟則其志在於利祿以強要於君也

子曰君子慎始而敬終

延平周氏云進以禮所以慎始退以義所以敬終 嚴陵方氏云翔而後集所以慎始不為苟去所以敬終

子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為亂

疏云亂謂違廢事君之禮 廬陵馬氏云在物有命在己有義富貴貧賤生殺此在物也而不可使為亂則在己在物者有命故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

禮記集說三十二之二

十四

殺在己者有義故不可使為亂

子曰事君軍旅不辟難朝廷不辭賤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慎慮而從之否則孰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註云履猶行也 疏云得志謂君使當己之才也終事謂事畢也既不以我為才事竟即辭而退引易蠱卦上九爻辭以證終事而退臣之厚也 石林葉氏云位軍旅則以勇故不避難位朝廷則以仁故不辭賤處其位而避難辭賤則事不治而亂 延平周氏云苟其使我得志則慎慮而從之者慎慮其所以行道者也苟其使我不得志則亦孰慮而從之者孰慮

其所以守道者也功成身退者天之道故曰終事而退臣之厚也

愚按君使其臣是使其臣辦國家之事無論在國在外皆是鄭注謂使之聘問師役之屬恐不如此也此節重終事而退臣之厚也二句引詩是嘉其退上言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則此終事而退者非不履事也兩從之猶言從事不作從而無違講得志不得志慎慮孰慮費多少經營慘澹幸而終事即拂衣引退不但有明哲保身之智而又能善全其君臣之大義何等厚道孰慮而從之是孔子之於魯未嘗終三年禮記集說三十二之二 十五

子曰唯天子受命於天士受命於君故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詩曰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註云姜姜賁賁爭鬪惡貌良善也 疏云鄘風鶉之奔奔刺宣姜之詩 藍田呂氏云天道無私莫非理義君所以代天而治者推天之理義以治斯人而已故曰天秩有典天敘有禮天命有德天討有罪莫非天也臣之受命於君者命合於理義爲順天命不合則爲逆天命君之命出於理義則爲臣者不令而從君之命不出於理義則爲臣者雖令不從矣所以有

逆命順命之異人之無良我以爲君此詩刺衛君無德國人恥以爲君蓋言君逆天命則臣子亦逆君之命 嚴陵方氏云由士以上皆受命於君此止以士言者蓋降於士則有府史胥徒之屬皆其官長所自辟除其卑不能上達故不得受命於君也然則受命於君者其卑止於士而已 清江劉氏云註曰唯當爲雖非也此言天子之命在天士之命在君非天命不爲天子非君命不爲士也皆有制之已 廬陵馬氏云天之命於君者豈諄諄然命之乎使之居天位食天祿治天職牧天民蓋所謂命也故由其道而順天則謂之順命不由其道而逆天則謂之逆命 廬陵胡氏云臣有順命有言遜於汝志也必求諸非道臣有逆命有言逆於汝志也必求諸道先儒謂逆命爲行逆非也

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是故君子於有喪者之側不能購焉則不問其所費於有病者之側不能饋焉則不問其所欲有客不能館則不問其所舍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餒

註云不問其費以下皆辟有其言而無其實餒進也 疏云此明君子之行不可虛用其辭引詩巧言刺

幽王之詩證小人甘以壞 嚴陵方氏云天下有道則君子之道發之於行事此行所以有枝葉天下無道則君子之道載之於空言此辭所以有枝葉則其所以有言者豈得已哉宜其不以其而盡人也接與交同交言其情接言其迹 石林葉氏云君子以道義接故其淡如水小人以勢利接故其甘如醴水淡而散於五味之合則無不調故曰淡以成禮而至於沈湎則敗德故曰甘以壞 松陵趙氏云君子之接接以道也小人之接接以辭而已以道相接便成天地間多少事故曰行有枝葉言根本厚而萌蘖生自然暢茂條達也以辭相接只一味博人歡好便壞天

禮記集說三十二之二

七

地間多少事故曰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言其枝葉葛藤牽纏無已假如喪不能賻等亦是貧人常事君子處此直淡若忘之力所不能道亦如是止若欲問費問欲枝枝葉葉多少殷勤只博得一時鬧熱到底終成畫餅世間沽名要利之徒巧飾其言偷取一切皆其類也小雅譏之曰長亂之盜真小人之尤矣 烏程韓氏云言行君子之樞機前所云制行備矣此下數章明脩辭之表從天子說起與賁賤皆有事一條同例統是議道自己之意

子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飢則食之稱人之美則爵之國風曰心之

憂矣於我歸說

註云問人之寒以下皆為有言不可以無實於我歸說欲歸其所說忠信之人也 疏云曹風蟋蟀刺曹君之詩國將滅亡賢臣心憂我身何所歸說此斷章證疾虛言之義 嚴陵方氏云言之所譽必發於心不止於外貌故民化之而作忠若問人之寒則衣之之類皆非口譽之事口譽者內外之不相應也 晉江周氏云譽字只當作稱字作忠只是務實意飢寒二句只帶言之稱人之善一句正不以口譽人之實子曰口惠而實不至怨苗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國風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禮記集說三十二之二

六

註云口惠而實不至謂善言而無信諾責謂許而不與被責也已怨謂不許而被怨也言諾而不與其怨大於不許詩為昏禮而不忠也言始合會言笑和說要誓甚明今不思其本思之反覆反覆之不思亦已焉哉無如此人何怨之深也 疏云詩衛風氓之篇證許而不與被人所怨也 藍田呂氏云口惠而實不至則害信之大者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危國亡家之本此怨苗所以及其身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有求而不許始雖拂人之意而終不害乎信故其怨小諾人而不踐其言雖不拂人意而終

害乎信故其責大詩刺夫婦失道中絕無信婦怨之辭也故取以證之

子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

疏云不以色親人謂不以虛偽善色詐親於人也情疏貌親內外乖異心不懇實恆畏於人如細人姦盜也 山陰陸氏云在小人則穿窬之盜所謂譬之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愚按情疏貌親正是以色親人之狀君子不然小人則如是然恐人之見其情也亦何異穿窬之盜也哉

禮記集說三十二之一

十九

子曰情欲信辭欲巧

註云巧謂順而說也 疏云言辭欲美巧不違於理與巧言令色者異也 講義云情必欲其信如真喜未笑而和真怒未發而威真悲未泣而哀所謂信也此所以篤實乎其內辭必欲其巧如說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皆以其背違正理而各得一偏尙得爲巧乎譬之大巧必合規矩以爲方圓然後得謂之巧也此所謂輝光乎其外也 納蘭氏云巧言有二令色亦有二巧言如簧不善之巧也辭巧中理之巧也孟子曰智譬則巧巧固不必皆不善矣猶之令色鮮仁爲偽飾之令令

僕令色則爲小心之令辭同而意自異言豈一端而已乎 西河毛氏云巧作善解上聲與巧言之巧讀去聲不同故切韻舊注分作二部善功曰巧上聲此辭欲巧是也偽功曰巧去聲論語巧言令色是也況顏之夫善諫而謂之巧言則巧何害哉

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是故不犯日月不違卜筮卜筮不相襲也大事有時日小事無時日有筮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不違龜筮

禮記集說三十二之二

三

剛日柔日順陰陽也 疏云此至篇末總明卜筮之事卜筮不相襲言大事則卜小事則筮不相因襲此與曲禮文同而注異 藍田呂氏云此言至敬不敢褻故有卜筮因言卜筮之用禮者敬而已矣明則敬於人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敬人之事也幽則敬於鬼神內盡志外盡物凡祭祀之禮卜筮之用皆敬鬼神之事也蓋卜用龜筮用策龜則灼之而視其兆筮則揲之而視其卦凡求於人情所不能測人力所不能爲者是乃所以求之於神明也 嚴陵方氏云卜筮之用其來尙矣而此以三代明王爲言者蓋五帝以往質質則於卜筮宜畧三王以來文文則於卜筮宜

詳以其詳故無非卜筮之用也。狗己所欲之謂私交，物無節之謂褻。卜筮則於神明有所質於時，日有所擇，上帝天神也不及地，元者舉尊以該之，爾不犯日月者守日月之常，不敢犯而越之也不違卜筮之吉，不敢違而戾之也。若郊之用辛，社之用甲，則不犯日月也。上辛不吉則卜，中辛中辛不吉則卜，下辛是不違卜筮也。故先言日月而後言卜筮焉。大事有時日，即郊社之類是矣。大事前期而定，故其時日有常。小事臨期而作，故無時日。曰有筮則無卜，可知小事有筮則大事有卜，又可知且大事以時日為先，故不言卜。小事以時日為後，故必言筮。意各有主，然卜雖主

禮記集說三十二之二

三

於大事而小事亦有時乎用卜，大小所謂凡小事，泄卜是也。筮雖主於小事而大事亦有時乎用筮，筮人所謂凡大事先筮後卜是也。凡特言卜則筮從之可知，若所謂卜日卜牲則知其亦筮矣。凡特言筮則卜不必從，若所謂筮日筮賓則卜不必從矣。要之大事以下為主，小事以筮為主，爾卜筮不相襲與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並見曲禮解。松陵趙氏云：天地之神明，天地閒之神明也。舊以天地之神明作郊社則之神明三字殊贅，至以下筮為擇犧牲此又何解，不敢私衷是用卜筮主意。

子曰：牲牲禮樂齊盛是以無害乎鬼神，無怨乎百姓。

註云：牲猶純也。藍田呂氏云：古之聖王先成民然後致力於神，民和而神降之福，苟不得乎民心，雖有牲牲禮樂齊盛之備，神將不饗矣。無害乎鬼神則神饗之，無怨乎百姓則民歸之，所以然者本於致敬而已。嚴陵方氏云：鬼神有禍福，故於鬼神曰害百姓，有休戚，故於百姓曰怨。石林葉氏云：牲牲親卜之禮樂親序之，黍盛親供之，明薦於德則無害於鬼神，故祭必受福，無怨乎百姓，故得其驩心，然先鬼神而後百姓者亦以祭祀為主。

愚按此節齊盛之下疑有脫爛。

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詩

禮記集說三十二之二

三

曰：后稷兆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註云：富之言備也，以傳世之祿共儉者之祭易備也。疏云：此明后稷祭祀福流後世。詩大雅生民之篇：美成王尊祖配天也。嚴陵方氏云：其辭恭則誠足以饗神，其欲儉則用足以行禮，此祀之所以易富也。且恭則不侮，儉則不奪，不侮則無害乎鬼神，可知不奪則無怨乎百姓，可知若是則幽無鬼責明無人非德之盛也。盛德必百世祀之，故其祿及子孫，不亦宜乎。其辭恭於外，則其心敬可知；其欲儉於中，則其用節可知。南豐曾氏云：自后稷肇祀以前，前後相承兢兢業業，唯恐一有罪悔，獲戾於天，閱數百年而此

心不易故曰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言周人世世如此也

子曰大人之器威敬天子無筮諸侯有守筮天子道以筮諸侯非其國不以筮卜宅寢室天子不卜處太廟

嚴陵方氏云威則不敢玩敬則不敢褻 藍田呂氏云天子無筮者天子體尊在國中有事皆卜而不以筮至於巡守征伐在道則以筮蓋以龜當敬而不可褻也故曰天子道以筮諸侯卑於天子在國中居守有事則筮降於天子之用龜也至於出竟則不筮蓋不敢問吉凶於人之國且辟天子也故曰諸侯非其國不以筮 山陰陸氏云諸侯適人之國雖不用筮

禮記集說三十二之二

三

其所宅寢室猶卜天子不卜處太廟言若天子適諸侯則舍其太廟不卜也 武林顧氏云此節頭腦多却自井井大人兼天子諸侯以神道設教憑藉此器不可玩不可褻故用之不可以無辨天子以龜為尊諸侯卑故用筮無筮者而道筮天子不敢褻夫龜也諸侯非其國不筮則不欲示人疑也有守筮者而用卜諸侯出行慮變也若天子巡狩則直居諸侯所尊事之太廟而已何以卜為始終是分有不同便了

愚按鄭註大人單指天子非也顧氏為是器卽下龜筮嚴陵方氏謂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乃以器廣言之亦非也卜宅寢室以

下是天子諸侯在外之事注疏謂諸侯受封於天子因國而國欲改易宮室則卜之非也集說亦無分曉

子曰君子敬則用祭器是以不廢日月不違龜筮以敬事其君長是以上不瀆於民下不褻於上

疏云鄭注以朝聘用祭器其實冠昏亦不用燕器也故左傳稱魯襄公冠季武子曰君冠必以裸饗之禮行之是用祭器也 藍田呂氏云敬則用祭器以事鬼神之敬敬之敬之至也敬則用祭器則私褻之用皆以燕器如敦牟卮匱之屬是也

禮記集說三十二之二

三

主敬則用祭器是以不廢日月不違龜筮為一段以敬事其君長是以上不瀆於民下不褻於上為一段先儒以不廢日月不違龜筮以敬事其君長連讀則兩箇是以疊下成何文理竊意夫子若曰君子敬則用祭器如朝聘冠昏之類莫非敬也是以各有其期擇日月而假龜筮焉不廢不違皆以致敬而已臣以敬事其君民以敬事其長莫非敬也是以為上者不見瀆於下民為下者亦不見褻於君長不瀆不褻亦以致敬而已此解較之諸說為優若以此敬事君長謂諸侯朝天子及小國之與大國恐不其然

禮記集說卷三十二之一

禮記集說三十二之一

三

緇衣第三十三

疏云按鄭目錄云緇衣者善其好賢者厚也緇衣鄭詩也此於別錄屬通論 劉氏云緇衣公孫尼

子所作 新安朱氏云緇衣兼善惡獨以緇衣名篇

見聖人有心勸善無心懲惡也 福寧黃氏云此篇

凡二十四章言君道者凡十五章言臣道者凡一章

合言君臣之道者凡二章言朋友者凡二章言言行

者凡二章言無恆者一章多格言但引詩書義多不

協學者通其意可也不必附會以求合此讀書之法

禮記集說三十三 緇衣 嘉業堂校刊

烏程韓氏云此篇之妙都在引證層疊申補引言

俱作正說

子言之曰為上易事也為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

疏云此篇凡二十四章唯此云子言之餘皆子曰篇

首宜異也 石林葉氏云君以恕使人而易事臣以

忠事君而易知則刑之所施者簡故不煩 廬陵胡

氏云上難事則必淫刑以逞下難知則懷姦罔上之

獄煩矣

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

不試而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國作孚

疏云此明好賢惡惡賞罰得中則為民所信緇衣鄭

風美桓公武公詩巷伯刺幽王之詩末所引詩大雅

文王之篇 嚴陵方氏云緇衣之詩始言做予又改

為申言又改作卒言又改造蓋其好賢之禮有隆而

無殺也茲非好賢之誠乎巷伯之詩先之以投畀豺

虎繼之以有北終之以有昊蓋其惡惡之心有加而

無己也茲非惡惡之至乎好賢必人人而爵之則爵

有所不勝勸惡惡必人人而刑之則刑有所不勝威

唯如緇衣之好賢爵雖不瀆而足以使之作愿如巷

伯之惡惡刑雖不試而足以使之咸服不瀆者未至

於不試也蓋爵所以勸特在乎無所瀆而已刑所以

畏必期乎無所用焉作愿則其愿由好賢之所興咸

禮記集說三十三

服則其服由惡惡之所感作猶詩作人之作威猶易

咸亨之咸 廬陵胡氏云人莫不有好惡也而好惡

得其正者寡矣緇衣好得其正巷伯惡得其正故舉

大雅儀刑文王為言文王好仁而仁興克明德慎罰

其好惡之正如此

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

齊之以刑則民有遜心故君民者子以慈之則民親之

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泄之則民有遜心甫刑曰苗

民匪用命制以刑唯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

而遂絕其世也

疏云此明教民以德不以刑也 石林葉氏云德禮

者化民之本也使其自服故有格心政刑者治民之末也強其必從故有慙心子以慈之信以結之所謂教之以德也恭以泄之所謂齊之以禮也 廬陵馬氏云先王之爲治亦未嘗廢其刑政者蓋有德禮以爲本而以刑政爲之助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言愛之如子則民親之如父母矣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泄之則民有遜心者與夫上好信則民用情上好禮則民易使同意 藍田呂氏云高辛氏之末諸侯之國有三苗者民不用上之命君無德以教之唯制以刑作五虐之刑謂殺戮及剗剔極黥也民愈爲惡德不可止遂至於絕其世 納蘭氏云古人引詩書

禮記集說三十三 三

多有字句小異者得其大指所在借以發明吾意而已尙書呂刑本文匪用靈此改爲命未嘗不可通鄭氏云命政令也三苗作亂其治民不用政令專御制以嚴刑此依記文解義較應氏爲優然以命爲政令之令亦未允匪用命者如書言苗民逆命謂不用天子德禮命令而專爲淫虐也 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 註云言甚者甚於君也 長樂陳氏云言之化人也 淺故不從其所令行之感人也深故從其所行故好惡出於正則彼皆從而正好惡出於非則彼皆從而

非猶表端而影端表枉而影枉也故謂民之表 嚴陵方氏云論語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此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之謂也孟子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此上好是物下必有甚焉之謂也 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

禮記集說三十三 四

必世而後仁爲繼亂言之也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爲繼治言之也民具爾瞻言其位也兆民賴之言其德也下土之式言其化也居其位而有其德則民之化之孰有不遂於仁乎 慈谿黃氏云以仁遂謂無一之不歸於仁遂者終獲有成之名也連引詩書以證下之無不從上 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爲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敦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己以說其上矣詩云有桔德行四國順之 疏云此在上行仁之事引大雅抑之詩證上有其德下所從也 長樂陳氏云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上誠

好仁以表之矣則下之人各勉其性之所有而爭先
人以爲仁謂之爭先人者以言其敏於爲仁也長民
者在我之志章而不匿在人之教貞而不回章志貞
教而所主在於尊仁以子愛百姓民懷其仁故近者
謳歌而樂遠者竭蹶而趨其致行己之志以說其上
者宜矣覺出於性而非僞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則民
致行己以說上之意也謂之好仁又謂之尊仁者好
出於中心尊則因仁之尊爵而尊之上好仁則下之
爲仁爭先人言下效上以其仁也尊仁以子愛百姓
民致行己以說其上言下歸上以其仁也 藍田呂
氏云章志者明吾好惡以示之貞教者立不可易之

禮記集說三十三

五

法以教之格詩正爲覺如先覺後覺悟則明矣故可
訓爲明先儒訓大也直也未詳其義 嚴陵方氏云
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非上好仁乎民致行己
以說其上非爲仁爭先人乎 武林顧氏云爭先人
三字妙父母愛子子之從父母也蹈湯赴火有所不
辭方是爭先媚茲一人者如此可謂順之
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綽故大人
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
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詩云淑慝
爾止不譽於儀

註云游猶浮也不可言之言也危高也言不高於行

行不高於言言行相應也 疏云此明王者出言下
則倣之其事漸大不可不慎詩大雅抑之篇 藍田
呂氏云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
其言無所苟而已矣況於天子乎所謂如絲如綸如
綽言其端甚微其末甚大也綸大於絲綽大於綸爲
人上者倡之以誠慤篤實之言猶有姦欺以罔之者
苟以無根不實之言倡之則有以長天下虛浮之風
可不慎與可言不可行過言也可行不可言過行也
君子弗言弗行則言行不越乎中民將倣之言不敢
高於行言之必可行也行不敢高於言必爲可繼之
道也詩云淑慝爾止不譽於儀爲人上者當善慎其

禮記集說三十三

六

容止不過於先王曲禮之儀 長樂陳氏云游則無
所歸也與易所謂誣善之人其辭游同凡物非中而
過高則危故危之爲義如此 嚴陵方氏云王以位
言大人以道言下又言君子以見在上在下皆當如
此君子則兼上下言之 晉江周氏云引詩證君子
慎行則慎言可例見然慎行不專容止上此亦慎行
之一端

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
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詩云慎爾出話
敬爾威儀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疏云此亦明言之事引大雅抑之詩證言必慮其

所終又引大雅文王之詩證在上當敬其言行也

廬陵馬氏云民之愚君子則以言道之使之知所向民之肆君子則以行禁之使之知所止道人以言故言必慮其所終禁人以行故行必稽其所蔽蓋因其發言之始而必慮其所終當其制行之新而必考其所蔽言由中出故言慮行自外作故言稽 石林葉氏云慮其所終則民亦謹於言稽其所蔽則民亦慎於行 臨川吳氏云出話言也威儀行也敬止則言行無一不敬 武林顧氏云首三箇而字言行不應平蓋君子有命令可以道人善而不能禁人不善其必以行乎下文言行都在以行二字裏故發言之初

禮記集說三十三

七

便慮言之所終若終不可行寧不言所行雖善必考行之所蔽若度其有蔽寧不行此一片謹慎的心皆是禁人以行民之化之亦謹言而慎行也文王只是敬慎便了何況君子 納蘭氏云集說解敬止二字既引朱子又引呂氏何其相矛盾也詩之旨本重在敬而止為語辭此章引之亦重在敬蓋以敬證上文謹言慎行之義無取乎止也若以容止言則舉行而遺言矣至於安所止之說則朱子自為釋止至善而發於言行無當也宜從詩疏及集傳為正

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於

周萬民所望

疏云從容有常謂舉動有常度壹謂齊一不參差小雅都人士刺幽王之詩 長樂陳氏云民德之不純常生於奇衰而奇衰之作常兆於衣服之不一長民者所以率民而先之也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德由之而壹也都人古之長民者也士則長民所齊而成之者也狐裘燕居之服也狐之為物利於止不利於有為狐裘用之以燕居黃黃言其色也燕居之服猶且致一如是則其出而齊民可知矣此民德歸一獨在於此 廬陵馬氏云狐裘黃黃服其服也其容不改文以君子之容也出言有章遂以君子之

禮記集說三十三

八

辭也行歸於周萬民所望實以君子之德也 納蘭氏云國語有忠信為周之說漢儒因此解經而集說本之然實非也金仁山謂為篆書君字之誤非忠信之謂詩周爰咨諏毛傳亦以忠信為說然實使臣周徧咨訪非訪於忠信之人也此詩行歸於周乃指鎬京言朱子詩集傳當矣

子曰為上可望而知也為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尹吉曰唯尹躬及湯咸有一德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疏云可望而知謂貌不藏情可述而志謂率誠奉上伊尹告太甲故稱尹告引以證君臣不相疑惑曹風

鳴鳩之詩言善人君子其儀不有差忒引以證一德之義 藍田呂氏云可望而知者不言而喻也可述而志者可稱述而志之於心也皆謂德歸於一 烏程姚氏云心相契曰知心相孚曰志可望而知者君所存無表裏故一望其容儀而心與契也可述而志者臣所事皆忠誠故即事可稱述而心與孚也易曰上下交而志同正是此

愚按吉當爲誥無疑也此辭今載咸有一德篇後引尹吉在今太甲上篇可見凡伊尹所言者當時皆稱爲尹誥與湯誥仲虺之誥同也鄭注吉當爲告告誥或古字通用

禮記集說三十三

九

子曰有國家者章善癉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

註云章明癉病也 疏云詩小雅小明刺幽王之篇證民情不貳爲正直之行 藍田呂氏云合於理則爲善不合於理則爲惡章之斯好之矣癉之斯惡之矣此所以示民厚也好善惡則民一歸於理義此民情所以不二也詩言居位者唯正直是好則所好出於理義民德所以壹也 烏程姚氏云書曰唯民生厚厚者民之本性也而不慎所習焉則偷章善癉惡曉然使皆習於善不習於惡此是示民之歸厚處注善居厚惡居薄語較未融

子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臣儀行不重辭不援其所不及不煩其所不知則君不勞矣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瘞小雅曰匪其止共唯王之叩

疏云此明君臣各以情相示則各得其所 長樂陳氏云上之人明道以示民然後民知所視效今則疑而不明民何所視效乎此百姓以之惑難知則隱矣下之人竭情事上而無隱然後君逸於聽察今則隱而難知安能逸於聽察乎此君所以勞也 嚴陵方氏云君民者章其所好之善故足以示民而成俗慎其所惡之惡故足以御民而不淫若是則上無可疑

禮記集說三十三

十

而民不惑矣 藍田呂氏云臣之事上非禮不行故曰儀行所行一出於禮義非有隱匿詐僞之情故曰不重辭不重辭者理直而不必多言以自解之也以君之力所不能及而援其君則君難從以君之智所不能知而煩其君則君難聽徒爲難從難聽勞其君而無益非所以事君也板板反也上帝以況王者王者反覆則民莫知所從而病矣此證上人疑則百姓惑也叩病也臣之事君不止於敬共而援其所不及煩其所不知使君之病此證下難知則君長勞也 廬陵胡氏云上懷疑則民惑於好惡下難知則君勞於聽察故君當明好惡以示民臣不可強君以所不

知不及之事鄭謂不援所不及不必使其君所行如
堯舜也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又
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謂堯舜爲不可及不可也謂不
必使其君如堯舜亦不可也鄭氏誤矣 烏程韓氏
云疑惑皆從貳生此煩刑之本故又揭一字爲言行
作眼

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
足恥也故上不以褻刑而輕爵康誥曰敬明乃罰甫刑
曰播刑之不迪

疏云此明慎賞罰之事賞罰不中則勸懲失所君上
不可輕褻之康誥言女所施刑罰必敬而明之 長

禮記集說三十三

十一

樂陳氏云政之不行教之不成則上失其本而區區
於爵祿刑罰之末則人將有不從者矣故雖爵祿之
榮人情所甚欲也且不足以勸其爲善刑罰之威人
情所甚惡也且不足以恥其爲惡爵祿不足勸則輕
爵以予人猶無益也故上不可以輕爵刑罰不足恥
則褻刑以加物猶不足禁也故上不可以褻刑敬以
致謹明以致察不可褻刑之意也迪之爲言道也先
王之於人道之而弗率然後加刑焉是則用刑也者
必不在於政之行政之成也政不行教不成而褻刑
則所謂播刑之不迪

愚按呂刑播刑之迪鄭註伯夷布刑之道註此

則曰不衍字迪道也集說謂伯夷布刑以啟迪
斯民本之蔡沈傳註與鄭註異此言播刑之不
迪者斷章以證褻刑二字若謂播刑之不以道
云爾記者引之未必以爲衍字然亦安知呂刑
之不闕此一字也

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
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
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君毋以小謀大毋以
遠言近毋以內圖外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遠臣不
蔽矣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
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

禮記集說三十三

十二

註云言近以見遠言大以見小互言之比私相親也
臨死遺書曰顧命小謀小臣之謀也大作大臣之所
爲也嬖御人愛妾也疾亦非也莊后適夫人齊莊得
禮者嬖御士愛臣也莊士亦謂士之齊莊得禮者今
爲大夫卿士 藍田呂氏云此章言大臣不信而小
臣之比國之大患也傳曰不使大臣怨乎不以以大
臣之任國之休戚繫焉用之斯信之矣不信之斯黜
之矣未有居其位而不信之者也大臣不親民疑於
所任而百姓所以不寧蓋由君之忠敬不足於臣徒
富貴之而無信任之意猶犬馬畜之此必有邇臣嬖
寵奪大臣之柄而不得治其事故曰大臣不治而邇

臣比矣表者民所望也道者民所從也大臣尊嚴國之政令存焉民之所望以為表不敬則國命輕矣邇臣寵昵君之好惡繫焉民之所從以為道不慎則風俗壞矣使小臣謀大臣則大臣怨乎不以遠臣間近臣則近臣疾其君使內之寵臣圖四方宣力之士則遠臣之賢蔽而不聞三者君之大害也葉公之顧命引之以證此三事也莊士大夫卿士謂莊士之為大夫卿士者也 石林葉氏云小謀敗大作則不足以尊賢變御人疾莊后則不足以治家變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則不足以治國 長樂陳氏云謀者名實未審從而謀之圖如圖土地之圖合內外遠近而周

禮記集說三十三

吉

圖之小臣之於大臣勢不足以圖之也其所以摘陷之者謀而已若內臣之於外臣則謀非不足用也勢足以圖之而已故於小大言謀內外言圖怨生於心疾作於外疾不如怨之深也故於大臣言怨邇臣言疾 閩南鄭氏云葉公注以為楚沈諸梁按此文今見汲冢周書祭公解蓋祭公謀父疾革時告穆王之言故曰顧命葉當為祭以字形相似而誤 烏程姚氏云此節重親大臣因大臣說到邇臣又說到遠臣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言為人上者不致忠敬於大臣而徒以富貴之爵祿羈縻之忠是實心敬是禮貌孟子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是一證注將忠

敬分貼君臣未當 烏程韓氏云大臣者臣之總未有輕大臣而能慎邇臣者故特嚴重其辭曰大臣不可不敬

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君陳曰未見聖若己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註云親失失其所當親也教煩由信賤也 疏云此明君不信用人也詩小雅正月之篇君陳尙書篇言凡人未見聖道之時如己不能見既見聖道亦不能用之也 長樂陳氏云賢所以輔治宜親不宜疏賤所以執役宜遠不宜信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

禮記集說三十三

吉

賤則小人獲進矣夫賢者非特上之所親而亦下之所親也大人不親所賢則民將失其所親故民是以親失教有常典順之則簡而治拂之則繁而亂用賤者以為教則逆其常矣故教是以煩豈非不親所賢而信其所賤之意乎君陳亦此意也

愚按執我仇仇二句先儒未有善解詩集傳曰始而求之以為法則唯恐不我得也及其得之則又執我堅固如仇讐然終亦莫能用也竊意未然長樂陳氏謂執我仇仇如死偶然亦不知其所謂詩之意若曰彼初求我以為法則如不我得也既而執我以為仇匹亦不能用我之力

也記引之以證失其所賢之意此仇字與君子
好仇之仇同不當作仇讐解

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
褻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
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
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太甲曰
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於度則釋兌命
曰唯口起羞唯甲冑起兵唯衣裳在笥唯干戈省厥躬
太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逭尹吉曰唯尹
躬天見於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唯終

註云言人不溺於所敬者越之爲言蹙也覆敗也虞

禮記集說三十三

五

主田獵之地者機弩牙也度謂所擬射也虞人之射
禽弩已張從機開視括與所射參相得乃後釋弦發
矢羞猶辱也唯口起辱尙慎言也唯甲冑起兵當慎
軍旅之事唯衣裳在笥當服以爲禮唯干戈省厥躬
不當害人也違猶辟也違逃也尹吉亦尹誥也天當
爲先夏之邑在亳西相助也謂臣也 嚴陵方氏云
小人以分言則在下故以溺於水爲戒君子以德言
則在身故以溺於口爲戒大人以位言則在上故以
溺於民爲戒君子不可以不慎兼言大人小人蓋君
子上下之通稱 藍田呂氏云德易狎而難親者謂
水之德也先儒乃以爲人之德謂有德者亦如水然

易狎難親豈德之謂耶方論溺水溺口溺民三者之
別無庸以有德廁其間也此引書爲證與書文小不
同義無所害 廬陵馬氏云水者小人資之以爲利
故小人溺於水口者君子資之以爲辨故君子溺於
口民者大人資之以爲治故大人溺於民此皆在其
所褻也蓋禍故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蔽於
所襲而不知加慎以爲慮此其所以至於沒溺而不
知悟也水近於人而溺人所謂水性懦人狎而玩之
以至於死焉德易狎而難親此釋水近於人而溺人
之意也水之爲性則有剛柔之德外陰而能柔故易
狎內陽而能剛故難親費者言其無實煩者言其無

禮記集說三十三

六

節言之非艱故易出駟不及舌故難悔民之厚貌深
情而鄙陋之心藏於內故曰閉於人而有鄙心雖然
亦在上之人御之而已故可敬不可慢敬者御之之
道也慢者敬之反 松陵趙氏云夫人必自侮然後
人侮之天下事何一不由自取乎故四引書首言當
重事機以凝命而致戒乎自覆次言當謹庶政以防
患而致凜於厥躬三言禍患所自召四言有終所自
盡總是致慎於民全在自身檢點也

愚按上二節是敬臣此與下節是敬民三溺人
不平側重溺民疏家以爲此一節戒慎言之事
大謬鄭注太甲越命謂越政教蓋非是命天命

也又注尹吉忠信爲周雖本之國語然終屬勉強近見樵李陳昂作尙書約解曰唯尹躬先見於西邑夏矣夏之先王知君道不可不盡能自密密操修無少欠缺國家於是乎有終矣當時爲之相者亦唯能助之有終其解甚通當從之子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詩云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唯曰怨資冬祈寒小民亦唯曰怨

禮記集說三十三

七

註云君雅書作牙假借字也君牙周穆王司徒作尙書篇名 陸氏云昔我有先正五句今詩皆無

語餘在小雅節南山之篇或皆逸詩也資尙書作資連上句云怨咨 石林葉氏云天下之勢猶身故以君民喻心體言休戚同也四肢逸則心休百姓逸則君寧未有肢體傷而心猶全者 廬陵馬氏云民非后罔事故民以君爲心后非民罔使故君以民爲體心者體之主而體則從心者也 長樂陳氏云體從心者也民從君者也故上臨之以莊則下亦舒矣上臨之以肅則下亦敬矣心以體率心不在焉則視而弗見聽而弗聞豈非心好之身必安之之謂乎君所

以率民者也君好仁則下莫不仁君好義則下莫不義苟君不爲之則民無從焉體衛心者也體全則心與之全體傷則心與之傷故曰心以體全亦以體傷民從君者也民歸之然後可以君天下民去之則亦不能以獨君矣故曰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觀此則治民者可不謹其所以懷來之道乎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則人可得而法也謂之先正以其正身而後正天下故也唯能正身以率之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幽王不然權移於下故詩人傷之曰誰能秉國成不能秉國成則政出多門而不自爲政矣政多門則多事多事則百姓所以勞此幽王不明所以懷來之道也天之於民厚矣而寒暑之過正雨暘之失中民猶怨咨則爲上者可不敬乎

禮記集說三十三

六

愚按此一節申釋民可敬不可慢之故引詩言勞民引書言民怨皆不能敬民所致夏暑雨小民唯曰怨咨冬祈寒小民亦唯曰怨咨記引之多一日字少一咨字野客叢書所謂經書間有流傳之誤不可因此而曲爲之說也咨嗟也祁大也鄭注讀咨爲至訓祁爲是皆非

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嚴陵方氏云身不正故義不壹言不信故行無類不壹謂不能專於其身也無類謂無以副於其言也

愚按此論事上者言行不可以不慎四句反言之一氣注下言不信由於身不正義不壹由於言不信行無類由於義不壹而總以身不正致之廣韻類善也言不信則行自無善處下節言有物而行有格方是言信而行善矣

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略而行之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

疏云詩曹風鳴鳩篇 藍田呂氏云有物則無失實之言有格則無踰矩之行如是者人歸於一而不可

禮記集說三十三

五

變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故志也名也不可得而奪也多聞所聞博也多志多見而識之者質正也質眾人之所同守之而弗失親之而不厭由多聞多志而知之又當求其至精然後約而行之略約也此義壹行類之道也引書言當謀之於眾取其同然也引詩言君子之行卒歸於一也 長樂陳氏云志者言行之所由出名者言行之所自成言有物行有格則志之所守者堅而名之所成者著 廬陵馬氏云聞之詳不若志之詳志之猶言紀也聞之志之則言有所擇而言無所妄此言有物也知之則可以行知之已精而又畧而行之則行有所擇而行無所妄此行有

格也 吳江徐氏云引書明言有物之意引詩明行有格之意

愚按書曰庶言同則繹記引之少此二字非脫爛卽刪去之之故

子曰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故君子之朋友有鄉其惡有方是故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也詩云君子好仇

嚴陵方氏云君子非特其身正而已於正人又能好而與之小人非特身不正而已於正人又且毒而害之此君子小人好惡之辨也朋友有鄉其惡有方以言取舍之有常也 山陰陸氏云邇者不惑而遠者

禮記集說三十三

三

不疑言其好惡有常遠近信之 藍田呂氏云關雎之詩曰君子好仇仇匹也其匹者皆好也先儒以好其正毒其正皆當爲匹恐只作正字爲是 晉江周氏云君子之朋友有鄉是好其正而與之友其惡有方是惡其不正而不與之友夫如是則好惡明而民得所從違矣不特邇者知好惡之正而不惑遠者亦知好惡之正而不疑引詩證朋友有鄉而其惡有方可例見矣好其正中更含有惡不正意故下就言其惡有方不惑不疑就好惡上說章中只重君子小人帶言 松陵趙伯氏云此節好惡不平惡有方正是好正之實觀首二句好正毒正及引詩好仇可見

仲氏云唯君子三字重提便是他自處於正能不爲人所毒意能字重發如有鄉有方盡化城府使遠近洞然無疑不能爲害此是大力量大作用所在故曰能小人變惡曰毒勢必盡傾正類如用毒藥必致之死若君子所惡有方不止惡不及正并所惡邪類亦自有調停善處之方不使之得肆其毒且能令他回頭向化至於邇者不惑遠者不疑也

子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也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疏云此明交之道唯善是仇以威儀相攝佐也以賢而貧賤則輕絕之是好賢不堅惡而富貴則重絕之

禮記集說三十三

三

是惡惡不善也如此者是貪利之人所引詩大雅既醉之篇美成王於時朋友羣臣所以禮義相攝佐之時以威儀也 長樂陳氏云貧賤者人之所易絕於其所易絕者而不絕然後謂好賢之堅富貴者人之所難絕於其所難絕者而絕之然後爲惡惡之著 福寧黃氏云此言友道之失由其心之見利而忘義也人之朋友有賢而貧賤者則視之爲輕而絕之易亦有惡而富貴者則視之爲重而絕之難此其故何也蓋其心唯知有利而不知有義好賢不堅也惡惡不著也既醉之詩父兄所以答行葦也言朋友相攝以威儀由此觀之友也者友其德也豈在貧賤富貴

哉貧賤而賢雖簞瓢陋巷所當親富貴而惡雖珠玉軒冕所當絕後世若翟公爲廷尉賓客填門及罷門外可設雀羅後復爲廷尉客欲往翟公署其門曰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噫客亦未聞此義而交道之衰也悲夫 潛 汪何氏云賢者雖宜富貴而貧賤之中未必無賢人惡者雖宜貧賤而富貴之中未必無惡人若易於絕貧賤之人而難於絕富貴之人則是好賢不堅固惡惡不彰明勢利之交而已

愚按輕絕重絕最難理會乃以輕重作難易解則其義自明

禮記集說三十三

三

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疏云此明君子唯德是與詩小雅鹿鳴之篇 福寧黃氏云此言私惠不合於公義君子不處也公私不容並立德惠似是而非蓋惠者私恩德者公義出乎私必害於公見其惠必悖於德矣此私惠所以不歸德也君子知有德而已其愛人也以德而其見愛於人也亦必以德故德業之相勸則受爲忠告之益外此而計功謀利之爲人固以爲惠我也君子則曰此同利之明而非同道以相濟者也肯留以爲恩乎過失之相規則受其善道之誠外此而越禮犯分之遺

人固以爲惠我也君子則曰此姑息之愛非愛人以德者也肯留以爲惠乎此見君子唯德是尙以此處已則能成己之德以之處人則能成人之德君子好惡行於人已之閒一循公道者以此鹿鳴之詩所望於羣臣嘉賓者唯在示我以大道則必不以私惠爲德而自留矣此其所以樂而不流也與 武林顧氏云君子不以私望人尤不以私自待私惠非必貨賄凡有意加厚皆是留字亦細若迹辭而心戀猶自留也嘉賓式燕豈非惠乎却是德音孔昭視民不怵何私之有 松陵趙氏云惠亦交接往來之不可無者但曰私則非以此餌我卽以此憐我矣自留二字最

禮記集說三十三

三五

可味君子懷德小人懷惠留正小人之懷沾沾不能忘者有遲留不決留連難舍之意此在旁觀或見爲德君子自見爲私留之似亦無傷畢竟自家過意不去此全從義利微芒處辨出不可看粗 子曰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葛覃曰服之無射 疏云此明人言行必慎其始終詩周南葛覃之篇 山陰陸氏云軾言前敝計後 烏程姚氏云此將有車必見軾有衣必見敝二事起人有言必有聲有行必有成有不可自揜其聞見於外者所以君子宜服膺而弗射也呂氏乃曰有軾則有車無車則何所憑

而式有衣然後可做無衣則何做之有不知何謂 松陵趙氏云結引詩重在無射則一節俱應貼無射意講如造車而不見其軾不成個車着衣不至於敝畢竟被服不久必聞其聲者如令聞不已日聞四方之聞非止聲音也必見其成者行既稽其所做則事必至於成而後已未有或作或輟者總是謀始慎終之意舊注不可從

禮記集說三十三

三五

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於厥躬 疏云此明言行皆不可虛飾詩大雅抑之篇刺厲王也小雅車攻之篇美宣王也引周公告君爽之辭皆證言當信也 廬陵馬氏云不飾者不可以文飾之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危行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危言言行不相違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言易以出故寡言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有其實也在上有其實則在下者亦以其實應美者人之所欲美之小則有所不敢大惡者人之所不欲惡之大則有所不敢小此不敢誣其善惡之名也 長樂陳氏云白圭之玷尙可磨斯言之玷則不可爲者所謂不可飾也宣

王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允所謂有君子之德展所謂有大成之業夫宣王之能復古者爲其有德業之實故也 山陰陸氏云寡讀如字言之必踐之是以寡民雖欲虛美隱惡不得也 烏程姚氏云從隨也大美而小惡正是民之自飾處唯君子知言行不可飾而成信此民亦胥化而無自飾也飾正與信對注訓從爲順於理云云大欠體貼 烏程韓氏云重提言行拈出信字爲章好慎惡張本引書言化民格天將言行說得甚大固是警動人君亦是文家結體

愚按書曰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於厥躬割者割亂也申重也勸勉也重勉寧

禮記集說三十三

匡

王之德其集大命於厥躬言割於殷者歸之周也書辭不誤記引之亦不誤傳寫者誤以割爲周以申爲田以勸爲觀耳先儒不察而誤解至以虞芮質成爲周田以所爭田爲閒田謂之割不通之甚者也可發一笑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況於人乎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恆其德偵婦人吉夫子凶

疏云此明爲人須有恆也詩小雅小旻之篇刺幽王

數誣卜筮引兌命言惡德之人主掌祭祀其事則煩事煩則致亂也又引恆卦九三六五爻辭皆證無恆德也 藍田呂氏云德一則有恆二三則無恆趨嚮不知所安雖鬼神猶不可測況人情之近乎我龜既厭不我告猶所謂實則不告此篇所引兌命之文與書殊不同疑此篇誤當以書爲正或承之羞言無恆之人動則取羞辱況卜筮乎又引六五爻辭與此篇義不類恐亦衍文 廬陵馬氏云婦人德不可以無恆所謂無攸遂在中饋吉夫子以知率人其德不可以無變所謂婦人之德從一而終夫子制義從婦而凶與此合也 山陰陸氏云民立而正正讀如政民

禮記集說三十三

匡

立而正事純卽書所謂唯厥攸居政事惟醇而祭祀是爲不敬卽書所謂黷於祭祀時謂弗欽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可謂善矣然祭祀不敬則事煩不能不亂事神難矣事煩讀如事神之事雖然恆其德矣不知化而趨變是亦凶而已矣故經合之以爲一味者以今書易疑而難之是按圖以求馬也善相馬者若九方臯可也 松陵趙氏云引言雖雜到底只一恆字緇衣一篇首言上易事而下易知以及上節成信集命總要此心光明洞達無欺鬼神卽無不可告諸天而達諸百姓也故終篇以此結之 納蘭氏云不可以爲卜筮言不可爲卜筮之人與論語不可

作巫醫意正同吳臨川云蒼龜無情此以誠感彼自
靈應能知其理斯可爲其事無恆之人雜念不誠雖
叩不驗故不可使龜筮無情而易知尙不能知況人
有情而難知也則豈可使無恆之人爲治人之事乎
集說之云恐未爲當

愚按所引兌命與書不合或是節引其辭而自
釋之如此非有誤也偵當依易作貞明明字之
誤也鄭注問正爲偵未免多事又謂在婦人爲
恆德吉男子爲無恆凶亦屬支離當依呂氏以
此二句爲衍文

奔喪第三十四

疏云案鄭目錄云奔喪者以其居他國聞喪奔赴之禮此於別錄屬喪服實逸曲禮之正篇也漢書藝文志漢興得古禮五十七篇其十七篇與今儀禮正同其四十篇藏於祕府謂之逸禮此篇鄭云逸禮對十七篇為逸禮下文鄭注引逸奔喪禮謂不入於記者又比此奔喪篇為逸二逸不同此篇兼天子諸侯然以士為主故鄭下文注云未成服者素委貌是士之服也

禮記集說三十四

奔喪

禮記集說三十四

奔喪之禮始聞親喪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後行過國至竟哭盡哀而止哭辟市朝望其國竟哭

疏云此篇總明奔五服之喪此一節論始聞奔喪及其國竟奔赴之節奉君命而使使事未了不可以已私喪廢公事故成服以俟君命有人代已則可行也鄭注斬衰者其寶母之齊衰亦然嚴陵方氏云古者吉行五十里今以凶變之遠故倍之平湖陸氏云鄭注未得行謂以君命有為者也此注最善今人居喪任意變禮動云不得已玩此注則不得藉口矣

至於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括髮袒成踊送賓反位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皆如初眾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闔門相告告就次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拜賓送賓皆如初

註云括髮袒者去飾也降堂東即位已殯者位在下也襲襲服衣也不於又哭乃經者發喪已踰日節於是可也其未小斂而至與在家同耳不散帶者不見尸柩凡拜賓者就其位既拜反位哭踊又哭三哭皆升堂括髮袒如始至必又哭三哭者象小斂大斂時

禮記集說三十四

二

也雜記曰士三踊其夕哭從朝夕哭不括髮不袒不踊不以為數三日三哭之明日也既哭成其喪服杖於序東疏云此明父母之喪奔至於家哭及袒踊成服之節升自西階者曲禮曰為人子者升降不由阼階今父母新死未忍異於生也括髮袒者尋常親始喪則笄纚小斂畢乃括髮今喪已經日故不笄纚也此謂奔父之喪若母之喪又哭則免此下文云又哭括髮袒故知為父也此謂未成服也故下文云三日成服凡言成踊每一節有三踊凡三節九踊乃謂之成踊送賓皆如初者謂前送賓畢而反位後送賓亦畢而反位故云皆如初也於又哭括髮成踊於三

哭猶括髮袒成踊者括髮袒皆在堂上殯東面成踊則在堂下之東西面位也三日成服拜賓送賓皆如初者謂於堂下之東拜賓成踊送賓反位故云皆如初也 山陰陸氏云拜至拜送禮也今送賓不言拜送畧之也不言送於門外蓋於門內而已據不得奔喪賓出主人拜送於門外相者告就次次所次之處鄭謂倚廬誤矣即倚廬齊衰以下亦曰告就次何也猶括髮猶之言可以已也成踊言於是有數喪大記小斂主人袒說髦括髮以麻奉尸夷於堂主人襲帶經士喪禮亦云而此篇入門括髮袒降堂襲經於序東絞帶於又哭括髮袒於三哭猶括髮袒三日成服

禮記集說三十四

三

此奔喪之禮也始至之日既襲經絞帶可謂成服矣今日三日成服則以明日括髮袒又明日猶括髮袒難成服也

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為之拜賓送賓奔喪者自齊衰以下入門左中庭北面哭盡哀免麻於序東即位袒與主人哭成踊於又哭三哭皆免袒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丈夫婦人之待之也皆如朝夕哭位無變也

疏云此明奔齊衰以下之喪主人待奔之人但在東階下不升堂故奔喪者在中庭北面繼主人也主人唯饋奠有事之時乃升堂若尋常無事恆在堂下也禮以變為敬若有客則拜賓成踊敬賓故變也今此

奔者是骨肉不須為變平常五屬入哭則與主人為次重者前輕者後今奔喪者急哀但獨入哭不俟主人為次序又哭三哭皆然 京山郝氏云非主人謂非父母之喪如期功以下之親自有嫡子為主人賓客弔皆主人拜送奔者不為主也齊衰以下謂如出母繼父之類入門不升階但於堂下中庭北面向殯哭免麻謂首免以布而加麻經也丈夫婦人謂主人內外男女之在喪次者待之謂待此奔喪者男女皆如朝夕哭之位不改易也蓋待賓則以變為敬奔者親屬不以賓禮也

禮記集說三十四

四

奔母之喪西面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免經於序東拜賓送賓皆如奔父之禮於又哭不括髮

註云為母於又哭而免輕於父也 疏云此論奔母之喪節此謂適子若庶子則亦主人為之拜賓送賓小記曰又哭而免此又哭不括髮小記據在家小斂後此則從外奔喪至其理雖同其日則異 都昌陳氏云父喪襲經於序東此言襲免經於序東即加免輕於父也

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東壘即位與主人拾踊

註云婦人謂姑姊妹女子子也 疏云此婦人奔喪

之禮 山陰陸氏云士喪禮婦人髮於室喪大記婦人髮帶麻於房中鄭氏謂蓋諸侯之禮然則房中蓋東房於室於室之東東髮蓋在殯東又少東也與主人拾踊外女子也 西河毛氏云男子婦人俱在殯東西面坐哭則以歸時既殯在西階則婦人不能居尸柩之西此猶易曉獨是入門時男從西階升女反從東階升此不可解

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主人之待之也卽位於墓左婦人墓右成踊盡哀括髮東卽主人位經絞帶哭成踊拜賓反位成踊相者告事畢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括髮袒成踊東卽位拜賓成踊賓出主

禮記集說三十四

五

人拜送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如初眾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相者告就次於又哭括髮成踊於三哭猶括髮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爲母所以異於父者壹括髮其餘免以終事他如奔父之禮註云哭於墓爲父母則袒又哭三哭不袒者哀戚已久殺之也逸奔喪禮說不及殯日於又哭猶括髮卽位不袒壹括髮謂歸入門哭時也於此乃言爲母異於父者明及殯不及殯其異者同 疏云此論既葬之後奔父母之喪禮三日成服謂來奔喪後三日通奔日爲四日鄭恐壹括髮是墓所故明之曰入門時也曰明及殯不及殯其異者同謂及殯一括髮不及

殯亦一括髮是異於父者其事同也 山陰陸氏云

主人之待之也正言主人著眾主人奔喪與丈夫婦人之待之也相備也相備而言主人在前眾主人在後亦言之法鄭謂在家者也誤矣告事畢者於此後非無事也之墓之事畢爾 納蘭氏云案奔喪入門

哭盡哀括髮袒成踊拜賓成踊至出門而哭止初至固不止一哭也山陰陸氏於始入門之哭不數而數成服前兩日朝暮哭成服之前又一哭凡五哭較注疏尤長也又鄭注謂相者告事畢者五哭而不復哭也此謂既期乃後歸至者也其未期猶朝夕哭不止於五哭集說依之是事畢謂五哭也而陸氏又曰奔

禮記集說三十四

六

喪成服奔喪之事畢故曰相者告事畢較鄭氏說又長矣奔喪之事雖畢其未期者猶朝夕哭既期者朔望哭無礙其爲奔喪之事畢也又何必曲爲之說耶愚按小記三日而五哭鄭注始至迄夕反位哭乃出就次一哭也與明日又明日之朝夕而五哭也此五哭疏曰初至象始死爲一哭明日象小斂爲二哭又明日象大斂爲三哭又明日成服之日爲四哭又明日爲五哭皆數朝哭不數夕哭故爲五也誠如此解明明是五日五哭矣恐於上三日有礙且朝夕皆哭何爲朝哭數而不數夕哭耶兩處注疏自相矛盾集說俱收之

不可從當依陸氏爲正

齊衰以下不及殯先之墓西面哭盡哀免麻於東方即位與主人哭成踊襲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賓有後至者拜之如初相者告事畢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免袒成踊東即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於又哭免袒成踊於三哭猶免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

註云西面哭不北面者亦統於主人也 疏云此明葬後奔齊衰以下喪禮但齊衰以下有大功小功總麻日月多少不同若奔在葬後而三月之外大功以上則有免麻東方三日成服若小功總麻之喪則不

禮記集說三一四

七

得有三日成服小功以下不稅無追服之理若葬後通葬前未滿五月小功則亦三日成服其總麻之喪止臨喪節而來亦得三日成服也東即位謂奔喪者於東方就哭位拜賓謂主人代之拜賓成踊謂奔喪者於主人拜賓之時而成踊 山陰陸氏云齊衰奔喪上言袒不言襲此言襲不言袒相備也相備而先言袒後言襲亦言之法且上言袒先成踊袒在成踊之前此言襲先成踊襲在成踊之後亦言與主人踊遠之也據與主人拾踊且言與主人哭成踊則隨主人踊不拾主人之踊於又哭三哭言袒袒非衍字齊衰猶袒則大喪袒可知爲父於又哭括髮不言袒上

下比義從可知也亦於齊衰以袒爲哀即父雖袒袒不足言

間喪不得奔喪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乃爲位括髮袒成踊襲經絞帶即位拜賓反位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於門外反位若有賓後至者拜之成踊送賓如初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拜賓送賓如初

註云聞父母喪而不得奔喪謂以君命有事不然者不得爲位 疏云此明聞喪不得奔於所聞之處發喪成服之禮乃爲位朝夕哭位也於此聞喪之日哭踊畢襲所袒之衣著首經絞帶之垂即東方之位也

禮記集說三一四

八

初聞喪象始死明日又哭象小斂時士喪禮曰小斂乃經云又哭謂當日之中對初聞喪之哭爲又哭即加經帶不於明日又哭者以赴者至踰其日節故也於五哭不日告事畢禮文略也 山陰陸氏云乃爲位乃者難辭也著爲位於此不得已也

若除喪而后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括髮袒經拜賓成踊送賓反位又哭盡哀遂除於家不哭主人之待之也無變於服與之哭不踊

註云東東即主人位如不及殯者也遂除於墓而歸無變於服自若時服也亦即位於墓左婦人墓右 疏云此明除喪之後奔父母喪節初在墓南北面

哭成踊乃來就主人之位括髮袒如不及殯之時主人無變於服著平常吉服服除哀殺故不踊也 山陰陸氏云上言成踊盡哀而此不言蓋貶之也著雖盡哀無及矣其不言即位亦以此聞喪不得奔喪為位君子猶難之今除喪而後歸何哉東括髮袒猶言東髮省文爾省文略之也於家不哭著於路猶哭也自齊衰以下所以異者免麻

疏云此明齊衰以下除服之後奔喪之節唯著免麻不括髮墓所哭罷即除 山陰陸氏云變經言麻自齊衰以下非其至喪也據免經於序東

禮記集說三十四 九

凡為位非親喪齊衰以下皆即位哭盡哀而東免經即位袒成踊襲拜賓反位哭成踊送賓反位相者告就次三日五哭卒主人出送賓眾主人兄弟皆出門哭止相者告事畢成服拜賓若所為位家遠則成服而往疏云此明齊衰以下不得往奔則於所聞之處為位及免經成服之禮前文五哭皆數朝哭此三日為五哭者為欲急奔喪以己之私事須營早了故三日而五哭止也從上以來四處有五哭之文上兩處於五哭之下無拜賓送賓之事下兩處五哭之文雖有拜賓送賓恐與上有異故鄭云後有賓亦與之哭而拜之總結於上也 福寧黃氏云此節疑有闕文據主人出送賓而下是奔歸時若然則上亦宜有至於家

入門等云云不應如此突出蓋闕文也 京山郝氏云旅次無尸柩設魂座無倚廬設孝子哀次與哭位行禮之處皆所謂位也聞父母之喪不待為位哭齊衰以下之喪行禮即位時哭哭畢至東序加免經復位袒踊畢襲衣就賓位拜又復位哭踊送賓出又復位皆為位之禮也三日五哭卒謂初聞喪哭明日朝夕哭又明日朝夕哭共五哭不待成服五哭卒者哀殺於親喪此在外聞喪哭之禮主人出送賓以下奔喪至家之禮也成服拜賓三日後成服於家也若在外未得歸所為位去家遠則即所為之位成服而後歸

禮記集說三十四 十

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哭總麻即位而哭疏云此奔喪所至哭禮案雜記大功望鄉而哭此云望門者雜記謂本齊衰降大功也 嚴陵方氏云以服有重輕之別故哭有遠近之差言齊衰望鄉而哭則斬衰不待望鄉而哭可知 烏程韓氏云補齊衰以下途次望哭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朋友於寢門外所識於野張帷疏云檀弓師吾哭之寢與此異兄弟吾哭諸廟與此同朋友哭諸寢門外與此同其不同者異代禮也

嚴陵方氏云廟者神之所居有尊之道故哭父之黨於廟寢者人之所居有親之道故哭母妻之黨於寢師以道之尊而有別於父故於廟門外朋友以德之親而有別於母妻故於寢門外所識則非特與之相識而已故於野以示其遠焉 京山郝氏云此在家聞喪爲位之禮 烏程韓氏云哭未有不爲位者蒙上爲位而言

愚按此父母妻黨與師友在外死而已始聞喪爲位哭之禮父之黨與母妻之黨皆有服者也 鄭注謂族類無服者非是師是孔門弟子之於孔子之類友亦非泛交者所識亦非但與之相識而已鄭注一哭而已不踊不爲位不踊或然不爲位則非是

禮記集說三十四

十一

凡爲位不奠

註云以其精神不在乎是 橫渠張氏云爲位者哭位也然亦有神位不奠者奠則久奠也在他所則難爲久奠喪禮則於殯常奠不剝奠爲其久設也脯醢之奠則易之 烏程韓氏云總承爲位一鎖

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大夫哭諸侯不敢拜賓諸臣在他國爲位而哭不敢拜賓與諸侯爲兄弟亦爲位而哭

註云此臣聞君喪未奔爲位而哭尊卑日數之差士

亦有屬吏賤不得君臣之名也大夫哭諸侯謂哭其舊君不敢拜賓辟爲主也諸臣在他國謂大夫士使於列國也與諸侯爲兄弟謂族親昏姻在異國者 山陰陸氏云凡喪親始死哭不以數則士明日朝暮哭又明日成服之朝哭所謂三哭者此歟大夫明日又明日朝暮哭又明日朝哭凡五哭諸侯朝暮哭如大夫又三日朝哭凡七哭於是殯天子朝暮哭如諸侯又四日朝哭凡九哭於是殯 都昌陳氏云九九哭也九哭者九日餘倣此 烏程韓氏云臣聞君喪而哭亦蒙爲位而言

凡爲位者壹袒

禮記集說三十四

十一

註云謂於禮止可爲位而哭也始聞喪哭而袒其明日則否父母之喪自若三袒也 疏云此謂齊衰以下 烏程韓氏云又一總鎖與凡爲位不奠遙對所識者弔先哭於家而後之墓皆爲之成踊從主人北面而踊

註云從主人而踊拾踊也北面自外來便也主人墓左西面 疏云所識者謂與死者相識今弔其家乃往墓皆爲之成踊主人先踊賓從之故曰從也 烏程韓氏云凡葬而後弔者其弔不以時故亦附於奔喪

愚按先哭於家成踊後之墓亦哭成踊故曰皆

此所識者與死者非同泛泛也孔疏謂雖相識
輕亦為之成踊夫輕則何能成踊也
凡喪父在父為主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親同長者
主之不同親者主之

註云父為主與賓客為禮宜使尊者也各主其喪各
為其妻子之喪為主也親同謂父母沒如昆弟之喪
長者主之不同謂從父昆弟之喪 疏云此論同居
主喪之事父在父為主言子有妻子喪則其父為主
父歿兄弟同居各主之當知父在同居則父主之也
親同謂同三年期同父母者若同父母喪者則推長
子為主若昆弟喪亦推長者為主也親者主之謂親

禮記集說三十四

十三

近自主之也 烏程韓氏云凡聞喪而哭必有主者
故亦附於奔喪 西河毛氏云主喪之人禮無明文
而諸說又互易吾謂主不一端有尊主卑者父為子
主此經云凡喪父在父為主是也君為臣主小記曰
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為主是也祖為孫主舅
為子婦主夫為妻主兄為弟主此經云父沒兄弟同
居各主其喪謂父在則舅為子婦主祖為孫主父沒
則兄弟各為其妻子主喪又曰親同則長者主之謂
同父母喪則推長子主喪若兄弟之喪亦推長兄為
主也然則父為子主即不為庶子主舅為子婦主即
不為庶婦主乎曰亦主之而有不同同宮則主之不

同宮則不主之小記曰父不主庶子之喪指庶子不
同宮者言服問曰君所主夫人妻太子適婦謂唯君
不主庶子庶婦命士以上同宮則父主之異宮則否
然則夫為妻主即不為妾主乎曰亦主之而有不同
妻沒而攝室則主之否則不主之雜記曰主妾之喪
則自耐若練祥皆使其子主之然則兄為弟主弟不
可為兄主乎曰不可喪無二主弟有子而兄主之則
兄為尊主子為卑主一尊一卑非有二也今兄子既
為主而弟又主之是二卑也二卑即二主矣然則兄
無主若何曰兄無主而議攝主則豈唯弟耳雖從兄
弟亦可主而何況父弟然則夫為妻主妻不可為夫

禮記集說三十四

十四

主乎曰可齊莊公弔杞梁於路而其妻主之即女主
也特此卑為尊非尊為卑也然則世父叔父尊者可
為兄弟之子與兄弟之子婦主乎曰不可前已言之
矣父沒則兄弟各主其喪謂兄弟各主其妻與子之
喪也夫兄弟之妻若子兄弟自主之而尚須兄弟之
為世父叔父者共主之乎據此則兄為弟主兄并不
為弟婦主何則弟身喪則兄長主之弟婦喪則弟自
主之不須兄也此尊主卑也若卑主尊者小記久而
不葬唯主喪者不除服而主喪有二尊主卑者則皆
除服如前六者是也卑主尊者則皆不除服謂子為
父妻為夫臣為君孫為祖者是也此尊主卑者六卑

主尊者四皆可據者然則有尊主時無卑主必無尊而後有卑主乎曰不然士喪禮主人赴於君其所爲主人卽其子也所謂赴則稱哀子哀孫者也然而父兄爲命赴檀弓所云父兄命赴者則父在也父在子亦爲主矣然則有卑主時無尊主必無卑而後有尊主乎曰不然小記注曰父在適子喪有杖則適子之子反不執杖是父主適子喪時其適子之子亦儼然在也子在父亦爲主矣然則尊主卑主並主乎抑分主乎曰喪無二主何可並也然而尊卑必共主主亦何可分也大抵尊卑並主時則禮統所尊尊爲主而卑副之曾子問曰昔衛靈公弔季桓子哀公爲主是

禮記集說三十四

五

君主臣也尊主也季康子北面是子主父也卑主也特哀公拜賓則季子不當拜但立而哭踊而一尊一卑不嫌並見何則拜者主不拜者非主也今哀公拜興而哭而康子以尊賓太過亦拜稽顙當時不敢辨而議禮者遂因之有二主之誚故小記曰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爲主而其主中庭北面哭而不拜父之主子亦如之故父子喪而有杖則其子之子反不杖何則避二主也父爲子婦主喪而有杖則其婦之夫亦不執杖何則統所尊也故尊主卑主雖並主而各有不同尊爲卑主則但主拜賓附廟二者餘皆卑者主之如饋奠歛殯卒哭祥練則必非尊主所

當爲者故小記曰婦之喪虞與卒哭其夫若子主之耐則舅主之以耐主於祖姑之旁則重在祖廟故尊者主焉餘俱不然是以命赴父爲主而赴卽子自主之尊與卑不相礙也今俗赴文載子名而并以父兄名加之於前雖非古法然亦近禮意至於拜賓則古者弔簡今者弔煩舍尊就卑未始不可特此經云親同長爲主謂同親之子必推長一人爲主而餘不及焉今眾子皆執杖就位則又不止二主矣若謂長一人過瘁則喪主總無可賞者恐眾拜亦究於瘁無補耳然又有卑可主尊不可主者雜記士之子爲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謂父貴可以及子

禮記集說三十四

十六

子貴不可以加父也若又無子則但爲置後謂借他大夫之子暫爲子後而喪畢卽徹終不令現在之父爲之主喪所謂卑可主尊不可主者此變禮也若又有攝主凡無後者則必置後以攝之小記曰男主必使同姓婦主必使異姓又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爲之再祭朋友虞耐而已又曰大夫不主士之喪士不攝大夫雜記曰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凡此皆攝主也又有朋友暫爲主者孔子哭伯高使子貢爲之主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來弔者孔子爲主而拜之皆暫爲主也聞遠兄弟之喪旣除喪而後聞喪免袒成踊拜賓則尙

左手

註云小功總麻不稅者也雖不服猶免袒尙左手吉拜也 疏云此論小功以下既除喪後始聞喪之節

愚按此遠兄弟在異國者也注疏止據小功以下之兄弟而言若大功以上兄弟死在異國既除喪而後聞喪則必爲之稅服其禮亦應有異

無服而爲位者唯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

疏云此論哭無服而爲位及弔服加麻也哭嫂與叔爲位并及族姑姊妹女子出嫁於人元是總麻今降而無服亦當爲位哭之既無服又曰麻故知弔服加麻也麻謂總之經也爾雅釋親云婦人謂夫之兄爲

禮記集說三十四

七

兄公兄公於弟之妻則不能爲位哭之然則弟婦於夫兄亦不能也兄公於弟妻不服者卑遠之也弟妻於兄公不服者尊絕之也鄭注凡爲其男子服其婦人降而無服者麻男子謂族伯叔兄弟之等爲其族姑及姊妹既降無服其族姑姊妹爲族伯叔兄弟亦無服加麻是男之於女女之於男皆無服而加麻故鄭云然 山陰陸氏云言及欲著嫂叔雖無服猶弔服加麻

凡奔喪有大夫至袒拜之成踊而后襲於士襲而后拜之

疏云此論奔喪大夫士來弔待之之節尊大夫故先

袒拜成踊而后襲士卑故先襲而后拜謂先成已禮乃拜之也此謂兩士相敵兩大夫相敵亦然 納蘭氏云此袒非爲大夫袒也乃奔喪者自袒降哭而大夫至因拜之不敢成已禮乃禮尊者也故孔氏曰大夫來弔此奔喪之士其奔喪先袒拜之成踊之後然後襲衣尊大夫故先拜而後襲若士來弔此奔喪之人其奔喪者初亦袒襲衣之後乃始拜之士卑故先襲而後拜也集說但云尊卑禮異何其泛也

禮記集說三十四

六

禮記集說卷三十四

問喪第三十五

疏云案鄭目錄云問喪者以其記善問居喪之禮所由也此於別錄屬喪服 臨川吳氏云前半篇通論孝子悲哀痛疾之意後半篇列問喪禮歛祖免杖之義故以問喪名篇服問三年問二篇問字皆在下而此篇問字在上者蓋彼是專問一事此篇設五或問問喪之四事故謂之問喪

親始死雞斯徒跪扱上衽交手哭惻怛之心痛疾之意傷腎乾肝焦肺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故鄰里為之糜粥以飲食之

禮記集說三一五問喪

一嘉業堂刊

註云親父母也雞斯當為笄纒聲之誤也五藏者腎在下肝在中肺在上舉三者之焦傷而心脾在其中五家為鄰五鄰為里 疏云此明初死三日以來居喪哭踊悲哀痛疾之意笄謂骨笄纒謂緇髮之緇親始死去冠唯留笄纒士喪禮曰小歛括髮是死二日乃去笄纒徒跣無履而空跣也扱上衽扱深衣前衽於帶以號踊履踐為妨交手謂交手拊心而為哭也傷腎乾肝焦肺舉此三者五臟俱傷可知也不舉火者哀痛之甚情不在食也旁親以下食不可廢故鄰里為糜粥以飲食之糜厚而粥薄薄者以飲之厚者

以食之 山陰陸氏云跣脫履也無韞而跣謂之徒跣 納蘭氏云集說言鄰里為糜粥以飲食孝子與疏異

夫悲哀在中故形變於外也痛疾在心故口不甘味身不安美也

註云言人情中外相應也 臨川吳氏云此總結上意形變於外即上所謂笄纒徒跪扱衽交手也口不甘味即上所謂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也 三日而歛在牀曰尸在棺曰柩

臨川吳氏云此與上節言既歛至葬三日以後之哀 愚按下二句解見曲禮

禮記集說三十五

二

動尸舉柩哭踊無數惻怛之心痛疾之意悲哀志懣氣盛故祖而踊之所以動體安心下氣也

臨川吳氏云動尸謂初死至歛時舉柩謂啟殯至葬時志懣煩鬱也氣盛滿塞也祖而踊以運動其身體體動則庶幾可以安靜其心使不煩鬱降下其氣使不滿塞也

婦人不宜祖故發胸擊心爵踊殷殷田田如壞牆然悲哀痛疾之至也

疏云爵踊如爵之跳也其足不離於地 納蘭氏云殷田總承上擊踊而言殷殷與詩殷其雷之殷音不同而義同田田與孟子填然鼓之之填字不同而義

同皆謂牆崩倒之聲而婦人擊踊之聲如之集說但言擊之聲未盡

愚按婦人不宜袒恐露體也然發胸亦非所宜且欲擊心又何必發胸耶或曰但發其胸前所表之衣不見體也甚通

故曰辟踊哭泣哀以送之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也其往送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其反哭也皇皇然若有求而弗得也故其往送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求而無所得之也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

禮記集說三一五

三

註云哀以送之謂葬時迎其精神而反謂反哭及日中而虞也望望瞻望之貌汲汲促急之情慕者以其親之在前疑者不知神之來否求而無所得之至盡哀而止矣說反哭之義 嚴陵方氏云形者成之終精者生之始送之而往所以慎終迎之而反則念始之者也 山陰陸氏云形者其精之委脫者也皇皇然無所向也若望望然汲汲然猶有所向特有所不逮爾故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先儒謂皇皇然者意傍皇也誤矣求而無所得之也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是之謂皇皇然初猶言若有求而弗得今其言如此亦言之序

心悵焉愴焉惚焉愴焉心絕志悲而已矣祭之宗廟以鬼享之微幸復反也

疏云此明反哭之後虞祭之時也 山陰陸氏云祭之宗廟以鬼享之微幸復反所謂生事畢而鬼事始也 臨川吳氏云心悵愴愴惚惚愴愴皆矢志無可奈何之貌知其不可復見心已絕望但志愈悲哀而已於是虞祭以安之

成壙而歸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寢苦枕塊哀親之在土也

嚴陵方氏云哀親之在外故不忍居於內哀親之在土故不忍寢於牀 山陰陸氏云居於倚廬寢苦枕

禮記集說三十五

四

塊成壙而歸猶如此於是為至

故哭泣無時服勤三年思慕之心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

註云服勤謂憂勞 疏云人情之實言非詐偽為之是人情悲慕之實也 烏程韓氏云此總結終喪哀慕之義

愚按哭泣無時即檀弓所謂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服勤者謂三年之服變除之勤思慕之心時時不忘者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服勤與檀弓服勤至死文同而義異

或問曰死三日而后斂者何也曰孝子親死悲哀志懣

故匍匐而哭之若將復生然安可得奪而斂之也故曰三日而后斂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孝子之心亦益衰矣家室之計衣服之具亦可以成矣親戚之遠者亦可以至矣是故聖人爲之斷決以三日爲之禮制也

疏云記者假設問三日而后斂之意三日斂者以士言之則大斂也明大夫以上言之則小斂也 嚴陵方氏云始死而未忍斂之者孝子之心存乎仁也三日而必斂之者制以義也

愚按禮襲而後設冒小斂用絞橫三縮一又用一十九稱之衣以裹之取其方正不見首足形

禮記集說三十五

五

束縛牢固卽生者亦死死者亦安望其生耶吾讀禮至問喪有曰三日而后斂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未嘗不歎息痛恨以爲襲斂之禮之不可盡信也總之未殯以前一切冒絞掩首之類斷不可用使吾親面目手足宛然若動三日之間刻刻見之以庶幾其或生是則孝子之心而已矣孝子之心豈有衰時蓋三日之閒刻刻俟親之生乃三日而不生則此若將復生之心或亦衰矣凡附於身附於棺者舉家必誠必敬以計慮之弗之有悔所謂家室之計也凡死者之衣衾給絞生者之衰麻冠履無

不備具以供襲斂成服之用所謂衣服之具也 註疏集說俱不及解

或問曰冠者不肉袒何也曰冠至尊也不若肉袒之體也故爲之免以代之也然則禿者不免偃者不袒跛者不踊非不悲也身有錮疾不可以備禮也故曰喪禮唯哀爲主矣女子哭泣悲哀擊胸傷心男子哭泣悲哀稽顙觸地無容哀之至也

註云免狀似冠而廣一寸將踊先祖將袒先免禿者偃者跛者此三疾俱不踊不袒不免顧其所以否者各爲一爾 嚴陵方氏云露肉體而袒衣故謂之肉袒冠則在首之上服也故以至尊言之免雖在首而非冠焉故以之代冠而已禿則頂無飾故不免免則頂露矣偃則背有疾故不袒袒則形褻矣跛則足不正故不踊踊則足勞矣此皆禮之權也 山陰陸氏云明堂位君肉袒迎牲於門今其言如此何也曰凡臣子爲尊者使令則袒雖冠不嫌也若喪而袒非爲使令也所以動體安心下氣故不敢冠據此免而袒袒而踊反爲文矣蓋先王因其至痛惻怛爲之制禮及世衰道微情有不至雖免袒踊務爲如禮是禮之情果在此乎在彼乎故曰喪禮唯哀爲主矣

禮記集說三十五

六

愚按女子悲哀以下承喪禮唯哀爲主廣言之故曰哀之至也上言婦人不宜袒故發胸擊心

爵踊婦人是已嫁者此女子是未嫁者故不發胸但擊而已亦不爵踊而其傷心則一也若男子稽顙觸地無容其免而袒袒而踊者仍自若也注疏以爲跛者不踊若此恐未必然 答或人之問因冠袒以及免耳跛者不踊又因不免不袒而帶言之

或問曰免者以何爲也曰不冠者之所服也禮曰童子不總唯當室總總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

疏云童子不總此喪服正經之文言不爲族人著總服也唯當室之童子乃爲族人著總服總者其免也者疊出經文也言童子當室內爲父母著免乃有族

禮記集說三十五

七

人總服言總服由於著免是所以總者由有免故也當室則免而杖又明童子得免所由以其孤兒當室則得免而杖爲族人得著總也免是冠之流例 嚴陵方氏云不總則不杖不杖則不免此童子之正也當室者雖童子亦總總則免而杖矣童子以幼故不服族人之總至當室雖未冠亦責以成人之備禮矣愚按此與上節通爲一節免非童子之服不冠者之所服者免則不冠之謂也上文明言免以代冠豈獨童子著免此言童子總者其免也童子且然則成人自斬至總皆免可知正以答或人問免之意也先儒不得其解而曰不冠謂未

冠童子之所服也大不然矣

或問曰杖者何也曰竹桐一也故爲父苴杖苴杖竹也爲母削杖削杖桐也或問曰杖者以何爲也曰孝子喪親哭泣無數服勤三年身病體羸以杖扶病也則父在不敢杖矣尊者在故也堂上不杖辟尊者之處也堂上不趨示不遽也此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禮義之經也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

註云以杖扶病言得杖乃能起也父在不杖謂爲母喪也尊者在不在杖辟尊者之處不杖有事不趨皆爲其感動使之憂戚也 嚴陵方氏云堂上不趨見曲禮解堂上不趨非止喪禮示遽者特以喪爾夫事莫

禮記集說三十五

八

遽於喪而反以示不遽者以其近尊者之處不欲以喪容感之故特示其閒暇也 山陰陸氏云孝子喪親哭泣無數無時無朝夕也無數無三哭五哭也父在不杖杖非故隆父殺母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隆母如父是之謂野 臨川吳氏云上章之結語曰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此章重以上章之二句結之而又增禮義之經也四句盡其義 烏程韓氏云此篇文體一頭三脚孝子之志人情之實只在前段見得後三段就喪禮中抽出三事却與前半對不過復拈孝子之志人情之實者非又以此結後三段也只看添一此字明是申釋此二語耳六句兩層上三句將

情志跌出禮義來末三句將天地跌出人情來見人之所以爲人只此情實是禮義一順一逆意言無盡

服問第三十六

疏云案鄭目錄云服問者以其善問以知有服而遭喪所變易之節此於別錄屬喪服 山陰陸氏云退問在下著服多微辭與旨問有不盡也 烏程韓氏云吾讀喪禮諸篇而信禮之為禮所以定親疎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誠哉是言也服術之可疑莫疑於從服尤莫疑於輕重兩喪借經以權而適合事以變而得常不明乎此而欲議禮文陳度數垂教天下萬世其可幾乎諸篇開出以相明而正不必無遺議此

禮記集說三十六 服問

嘉業堂校刊

服問之所由來也故曰服問服之盡也

傳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為其皇姑有從重而輕為妻之父母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為公子之外兄弟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為其妻之父母

疏云此四條明從服輕重之異言傳曰者舊有成傳記者引之公子之妻為其皇姑者公子謂諸侯之妾子也皇姑即公子之母也諸侯在尊厭妾子使為母練冠諸侯沒妾子得為母大功而妾子妻不辨諸侯存沒為夫之母期也其夫練冠是輕而妻為期是重故云從輕而重謂之皇姑者皇君也此妾既賤若唯云姑則有嫡女君之嫌今加皇字自明非女君而此

婦所尊與女君同故云君姑也公子為其妻之父母者雖為公子之妻猶為父母期是有服也公子被厭不從妻服其父母是從有服而無服也 廬陵馬氏云大傳從服有六而此言其四皆禮之可以變易者則服亦從而隆殺之有從輕而重有從無服而有服者以其人情無所嫌而伸之也有從重而輕有從有服而無服者以其人情有所嫌而屈之也先王制服人情而已矣然而服衛之六從服為末而從服之中有至無服則雖禮之微者不可不辨 崑山徐氏云按世子不降妻之父母而公子反無服何也豈諸侯可以厭公子不可以厭世子耶蓋緣世子得遂其妻

禮記集說三十六

二

服而公子於妻則在五服之外練冠麻衣既葬而即除彼於妻既不服則妻之父母又何服之有

愚按鄭注公子之外兄弟謂為公子之外祖父母從母山陰陸氏因為之解曰婦之黨為昏兄弟婿之黨為姻兄弟又各謂其外家之黨為外兄弟也京山郝氏曰公子之外兄弟即公子妻之兄弟也妻不言兄弟而言公子者從夫也吾以為皆非也按喪服傳姑之子注曰外兄弟也舅之子注曰內兄弟也二者均屬外親皆謂之外兄弟可也禮家因二者之服皆總麻執儀禮記為夫之所為兄弟服妻降一等為疑遂指外

祖父母從母爲外兄弟此真不通之論也蓋姑之子舅之子並總妻從夫降一等應無服但外兄弟於夫爲姑舅至戚爲之服總其妻不可降而無服故亦爲之服總此從無服而有服也文義顯然況妻從夫服原有不降者喪服傳中爲族會祖父母爲族祖父母俱包報服在內爲族父母後有從祖昆弟之子一條注曰族父母之服此非夫婦同服而不降之一例乎諸家曲爲之解俱不可從

傳曰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爲其母之黨服爲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

禮記集說三十六

三

註云雖外親亦無二統 疏云此明繼母之黨是舊傳之辭 臨川吳氏云母出謂己母被出而父再娶己母義絕子雖不絕母服而母黨之恩則絕矣故加服繼母之黨與己母之黨同也母死謂己母死而父再娶己母祔廟是父之初配雖有繼母而子仍服死母之黨其服繼母之身雖同己母而繼母之黨則不同於己母之黨故不服也 福寧黃氏云集說以母死爲繼母其母爲出母非也吳氏之說是若如陳說則繼母若死仍爲出母之黨服按禮爲出母齊衰杖期而爲父後者無服心喪而已豈有尙服其黨之理 長洲汪氏云禮慈母與繼母同小記曰爲慈母

之父母無服則其不服繼母之黨宜矣夫爲繼母之黨服者不得已也虞喜謂縱有十繼母惟當服次其母者之黨此說始近之 或問先儒言前母之黨當爲親而不言其服何以無服也曰禮爲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宗無二統外氏亦無二統前母之子不服後母之黨則後子不逮事前母者亦如之禮從服者所從亡則已前母先亡如之何其有從服焉

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帶經期之經服其功衰有大功之喪亦加之小功無變也

禮記集說三十六

四

葛帶謂三年之練葛帶也今期喪既葬男子則應著葛帶與三年之葛帶粗細正同以父葛爲重故帶其故葛帶經期之經者謂三年練後首經既除故經期之葛經若婦人練後麻帶除矣則經其故葛經帶期之麻帶以婦人不葛帶故也功衰者父喪練後之衰也三年喪練後有大功之喪亦既葬亦帶其故葛帶而經期之葛經也故云亦如之小功無變者言先有大功以上喪服今遭小功之喪無變於前服不以輕喪減累於重也 涑水司馬氏云古者葬既練祥禫皆有受服變而從輕今世俗無受服自成服至大祥其衰無變故於既葬別爲家居之服是亦受服之意

愚按温公別爲家居之服者概世風之不復古
不得已而爲之殆不可爲訓若無受服寧衰無
變矣

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既練遇麻斷本者於免經之
既免去經每可以經必經既經則去之

註云有本謂大功以上也小功以下澡麻斷本 疏
云大功以上爲帶者麻之根本并留之合糾爲帶如
此者得變三年之練葛小功以下其經澡麻斷本不
得變三年之葛也言變三年葛舉其重者其實期之
葛有本者亦得變之斬衰既練之後遭小功之喪雖
不變服得爲之加經也於免經之者以練無首經於

禮記集說三十六

五

此小功喪有事於免之時則爲之加小功之經也既
免之後則脫去其經每可以經之時必爲之加經既
經則去之自若練服也 嚴陵方氏云本謂麻之根
也大功以上之帶則不斷之以示其重焉故可以變
三年之葛 山陰陸氏云喪服小記下殤小功帶澡
麻不絕本此不言小功而言斷本爲是故也

小功不易喪之練冠如免則經其總小功之經因其初
葛帶總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
以有本爲稅

註云稅亦變易也 疏云小功以下之喪不合變易
三年喪之練冠其期之練冠亦不得易也如當總小

功著免之節則首經其總與小功之經所以爲後喪
總經者以前喪練冠首經已除故也要中所著仍因
其初喪練之葛帶總小功之麻本服既輕雖初喪之
麻不變前重喪之葛也總與小功麻經既無本不合
稅變前喪唯大功以上麻經有本者得稅變前喪也
殤長中變三年之葛終殤之月算而反三年之葛是非
重麻爲其無卒哭之稅下殤則否

疏云殤長中變三年之葛者此論成人小功總麻不
得易前喪之葛又論殤在小功總麻得易三年葛也
殤長中者謂本服大功今降在長中殤男子則爲之
小功婦人爲長殤小功中喪則總麻如此者得變三

禮記集說三十六

六

年之葛也終殤之月算者謂著此殤服之麻終竟此
殤之月算數如小功則五月總麻則三月而反三年
之葛者此著麻月滿還反三年之葛也是非重麻爲
其無卒哭之稅者言服殤長中之麻不改又變三年
之葛是非重此麻也所以服不改又變前喪葛者以
喪服質略初死服麻已後無卒哭之時稅麻服葛之
法以其質略其文不縟故也下殤則否者以大功以
下殤男子婦人俱爲之總麻其情既輕不得變三年
之葛也按上文麻之有本得變三年之葛則齊衰下
殤雖是小功亦是麻之有本者故小記曰下殤小功
帶澡麻不絕本然齊衰下殤乃變三年之葛今大功

長殤麻既無本得變三年之葛者以無虞卒哭之稅故特得變之若成人小功緦麻麻既無本故不得變也 福寧黃氏云自三年之喪既練至此通爲一章記喪服變除之節皆以前喪更遭後喪言之凡禮從重家之內父最重母次之大功小功以下又次之故凡服皆從重論前喪重於後喪則不得變服但於其中又須論輕重蓋古人雖重服然必以漸而輕以至於除至於輕服則遂除而無漸輕之禮故有前雖重服而反輕於後喪之服後喪雖輕而服反重於前喪之時此處若不再論輕重則有本宜服重而反服輕失其權衡之正矣所以古人細微曲折必纖悉詳審

禮記集說三十六

七

而無毫釐之或差也然後彼此輕重各得其平而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自無偏倚不獲之恨矣此先王之精意也是故父喪練後母喪葬後則帶革帶粗細同則以父爲重也經期之經父練後首經除則母者重也服父之功衰父練後衰七升母葬後衰八升亦父者重也此前喪父後喪母之禮也若復更有大小功之喪亦如之以重莫重於父母也然亦有父母之服而得變者麻之有本者重三年之葛輕則得變也非薄父母而厚大功以上也然又不惟父喪練後爲母經雖小功之喪於免時亦爲之加經凡以父練既除首經則從輕矣彼其新喪方重故得經之也亦非

薄父而厚小功也故既經則去之所重在父也猶之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也記者恐人不知此意而以練冠爲可易故又申明之曰小功不易喪之練冠也恐於免而經其緦小功之經耳非免不敢經則練冠自如也明所重恆在父母也又言不唯練冠不可易其帶亦仍其初葛帶蓋緦小功之麻皆斷本者不得變也麻本輕故也唯麻之有本者重乃得變三年之輕葛耳夫雖然矣然爲殤長中之麻得變三年之葛服麻以終殤月算而後反服葛是豈重殤之麻以厚於子而輕於葛以薄於父母哉蓋以殤服質略卒哭除之而父母之喪三年則日月尚長久也故暫

禮記集說三十六

八

變服麻以用情於子終反服葛而盡哀於父母也此輕重之權宜也亦所謂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者也下殤則否恩愈輕也嗚呼通於此說者可以操輕重之權處常變之用矣豈惟服術措之天下亦何施而不可哉此先王之精意也凡前後篇論變服皆放此

君爲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爲君也世子不爲天子服

註云諸侯世子不爲天子服遠嫌也服與畿外之民同也 福寧黃氏云自此至出則否記君臣之服

愚按喪服斬衰三年章曰諸侯爲天子傳曰天

子至尊也卽此君爲天子三年是也雜記曰外宗爲君猶內宗也言外宗內宗皆服斬也卽此外宗之爲君也又喪服傳期服章曰爲夫之君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言卿大夫以下爲君服斬其妻從之降一等服期也記者恐夫人爲天子一如臣妻爲其國君降服故特明之曰夫人如外宗之爲君也亦服斬也何也天子至尊也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不與國君同也故君與夫人爲天子同服斬也此制禮者之精意注家全然不達而曰外宗君外親之婦也毋論其與雜記喪大記所注互異而其解外宗總錯誤耳說

禮記集說三十六

九

詳雜記注又曰其夫與諸侯爲兄弟服斬妻從服期是矣而曰諸侯爲天子服斬夫人亦從服期毋論其與本文之義不協而從服仍降服吾不知其何以謂之從服也

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

註云言妻見大夫以下亦爲此三人爲喪主也 疏

云夫人妻大子適婦此三人既正雖國君之尊猶主其喪也非此則不主 都昌陳氏云夫人者君之適

妻故曰夫人妻大子適子也其妻爲適婦

大夫之適子爲君夫人大子如士服

註云士爲國君斬小君期大子君服斬臣從服期

疏云大夫無繼世之道其子無嫌得爲君與夫人及君之大子著服如士也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駟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

疏云君母非夫人君爲之服總則羣臣爲之無服君母是適夫人則羣臣爲服期也近臣謂閭寺之屬僕御車者駟車右也君之母非夫人貴臣乃不服此諸臣賤者隨君之服故曰從服君服總此等人亦服總故曰唯君所服服也天子諸侯爲妾無服唯大夫爲貴妾服總 福寧黃氏云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此一禮乃春秋之大法夫人鮮或知之雖公羊左

禮記集說三十六

十

氏以春秋名家而猶失於此何哉按春秋公羊說曰妾子立爲君得尊其母爲夫人故上堂稱妾屈於適也下堂稱夫人尊於國也又曰子不得爵命父子爲君得爵命其母以妾在奉授於尊者有所因緣故也故左氏因之說成風妾得立爲夫人母以子貴禮也唯穀梁傳曰魯僖公立妾母成風爲夫人是子爵於母以妾爲妻非禮也此言得之故胡氏傳曰於前贈仲子則名家宰後葬成風王不稱天適妾之分嚴矣又曰以妾媵爲夫人徒欲尊寵其所愛而不虞卑其身以妾母爲夫人徒欲崇貴其所生而不虞賤其父卑其身則失位賤其父則無本越禮至此不亦悖乎

夫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無服不敢貳尊者也春秋於成風記其卒葬謹禮之所由變也此足以正萬世之法矣但云無服又與疏家不同今按儀禮正之儀禮總麻章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傳曰何以總也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然則何以服總也有死於宮中者則爲之三月不舉祭因是以服總也據此則無服者爲正禮緣有死於宮中三月不舉祭因服總加禮也胡傳疏家皆是

君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經大夫相爲亦然爲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

註云弁經如爵弁而素加經也不當事則皮弁出謂

禮記集說三十六

十一

以他事不至喪所 疏云君爲卿大夫之喪成服之後著錫衰以居以他事出亦著錫衰其首則服皮弁當事謂君行往弔卿大夫當大斂及殯并將葬啟殯等事則首著弁經身衣錫衰若於士雖當事首服弁經大夫相爲亦如君於卿大夫不當事則皮弁當事則弁經也爲其妻謂君於卿大夫之妻及卿大夫相爲其妻往臨其喪則服錫衰不恆著之以居若他事出則不服也當殯斂亦弁經 山陰陸氏云當事則弁經者據此王爲三公六卿錫衰大夫士疑衰其首服蓋當事則弁經也大夫相爲亦然者雜記大夫哭大夫弁經與殯亦弁經爲其妻往則弔也弔而服之

弔而出則除之喪服傳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亦錫衰

凡見人無免經雖朝於君無免經唯公門有稅齊衰傳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

註云稅猶免也 疏云已有齊衰之喪無免經經重故也以經重縱往朝君亦無免經也若已有不杖齊衰之喪至公門稅去其衰而經猶不去也引傳解朝君無免經之意 福寧黃氏云不奪人之喪所以教孝也亦不可爲人所奪所以存孝也

愚按曲禮苞屨拔衽厭冠不入公門與此公門稅齊衰正同總之凶服不可以入公門也免經

禮記集說三十六

十二

之經只指要帶不指首經至今人釋服從吉者其白布帶必不免猶有禮意存焉注疏以脫齊衰指不杖期是矣至謂杖齊衰及斬衰雖入公門衰亦不脫其說未然蓋斬衰與杖齊衰無入公門之理一入公門卽爲奪喪君子所不取也傳曰舉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

疏云罪之與喪其數雖多其限同五其等列相似故曰列也 嚴陵方氏云言上下各有所比附而爲之等列也 廬陵馬氏云法者所以齊天下之過失然民之過失浩繁而不勝齊也故法不可以不省禮者所以辨天下之親疏然人之親疏輕重不易辨也故

禮不可以不簡是故制爲五刑以斷其罪爲五服以定其喪蓋先王之制必以五數舉其大者而畧言之五典五禮五聲五色五味五行日用不可闕一焉易曰天數五地數五王者之政天地而已 烏程韓氏云此制服大義 納蘭氏云鄭注列等比也集說本之作如字讀然釋文又曰列徐音例注同本亦作例吳氏取以爲說曰罪多如墨辟千劓辟千荆辟五百宮辟三百大辟二百之類喪多如僕禮喪服篇斬衰章爲某人等齊衰章爲某人等之類言罪雖多而皆不出乎墨劓荆宮大辟五者之刑喪雖多而皆不出乎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五者之服其所載不盡者以例通之由輕而加重則附於在上之例由重而減輕則附於在下之例通此二例則雖至多之罪至多之喪而刑書中之五刑禮書中之五服足以該之而無不盡者矣

愚按山陰陸氏亦曰列若今例矣其言亦本於釋文

禮記集說三十六

三

間傳第三十七

疏云案鄭目錄云間傳者以其記喪服之間輕重所宜此於別錄屬喪服 臨川吳氏云馬氏謂間傳一篇言哀者六谷體聲音言語內也飲食居處衣服外也澄謂內外哀情之發見雖皆初隆而漸殺然記者記前三事之在於身者但言哀之發於容體發於聲音發於言語而止不復言其久而漸殺之情記後三事之寓於物者則既言哀之發於飲食發於居處發於衣服矣而又繼言其以漸改變之節於後蓋在身

禮記集說三十七 間傳

嘉業堂校刊

之漸殺者隱微寓物之改變者顯著也至若篇末衣服一條則言重服自始及末之改變再言前喪更遭後喪之改變比飲食居處之變又加詳焉蓋喪之表哀正主於衣服也故六哀之序衣服猶殿後者於其所重者而終也 納蘭氏云間舊讀如字或曰當讀為閒廁之間閒者廁於其閒而非正也齊桓晉文為正霸秦穆楚莊非正霸而廁於二正霸之間則謂之閒霸青赤黃白黑為正色綠紅黼碧紫非正色而廁於五正色之間則謂之閒色儀禮喪服正經自有正傳分釋各章經文此篇總論哀情之發見非釋經之正傳而廁於喪服之正傳者也故名閒傳云

斬衰何以服苴苴惡貌也所以首其內而見諸外也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冑大功貌若止總麻容貌可也此哀之發於容體者也

疏云此居喪外貌輕重之異 嚴陵方氏云自大功至總皆有衰止以稱斬齊者以其為凶服之重故也苴蓋子麻也以為之為布凡物精為美粗為惡故曰苴惡貌也蓋孝子之情在內者既極其哀則形於外也亦為之不美故斬衰則服苴以表之故曰所以首其內而見諸外以其所表如是而貌亦宜如之故曰斬衰貌若苴冑謂牡麻其為布稍精於子麻上言斬衰服苴則知齊衰以下服冑矣且齊衰既以緝而齊其

禮記集說三十七

二

下為義則其服緝之冑固亦宜矣其服如此貌亦宜如之故曰齊衰貌若冑以其哀既殺於斬衰故貌不若苴之惡也 臨川吳氏云止謂止而不動貌活動者象春之生貌靜止者象秋之殺若止謂有慘戚而無歡欣也容貌謂貌如平常之容小功總麻之服雖輕然情之厚者貌亦略變於常其或不能然而但如平常之容則情不為厚而亦未至於甚薄可也云云微不滿之意容體謂儀容身體 烏程韓氏云首去聲讀辭則更顯旨則更幽

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曲而偯小功總麻哀容可也此哀之發於聲音者也

註云三曲一舉聲而三折也 嚴陵方氏云往而不
反言氣欲絕而不能生也 儗則哀之餘聲也 夫哀之
所感天性然也 孝經言喪親曰哭不儗故此至大功
始有儗也 哀容則其哀從容而不迫

愚按往而不反無回聲也 往而反有回聲也 雖

然父斬母齊其哭亦有異耶

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總
麻議而不及樂此哀之發於言語者也

疏云唯而不對但唯於人不以言辭對也 雜記三年
之喪對而不問謂在喪稍久故對也大功稍輕得言
他事而不議論時事之是非雜記齊衰之喪言而不

禮記集說三十七

三

語彼謂言已事爲人說爲語與此言異也 嚴陵方
氏云唯則順之而已對則有可否焉對則應彼而已
言則命物焉言則直言而已議則詳其義焉議則主
於事而已樂則通其情焉由其哀有輕重故發於言
語有詳畧也 納蘭氏云雜記三年之喪對而不問
皇氏以唯而不對爲親始死對而不問爲在喪稍久
故也愚則謂雜記所云蓋兼斬衰而言所聞與聞傳
稍異耳且喪事有不言而事行者亦有言而事行者
似未可盡以不對律之也據喪服四制鄭注唯而不
對云侑者爲之應則聞傳所記乃人君之喪禮不言
而事行者雜記所云乃士大夫之喪禮言而後事行

者歟

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日不食小功總麻
再不食士與敝焉則壹不食故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朝
一溢米莫一溢米齊衰之喪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
之喪不食醯醬小功總麻不飲醴酒此哀之發於飲食
者也

嚴陵方氏云三不食則日有半也 納蘭氏云此條
言食與孝經喪大記不無小異而集說不詳其故孔
氏曰三日不食謂三日之內孝經曰三日而食謂三
日之外乃食也 二日不食謂正服齊衰喪大記曰一
不食再不食則再不食謂小功一不食謂總麻也

禮記集說三十七

四

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
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
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

疏云此父母喪所食之節大祥食醯醬則小祥食菜
果之時但用醯酪也不能食者小祥食菜果之時得
用醯醬故喪大記曰小祥食菜果以醯醬醴酒味薄
乾肉又澁所以先食之者以喪服除孝子不忍復初
御醇厚之味也喪大記曰祥而食肉者異人之說
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苦枕塊不說經帶齊衰之喪居堊
室芻剪不納大功之喪寢有席小功總麻牀可也此哀
之發於居處者也

註云不說經帶哀戚不在於安平今之蒲葦也 疏云此初遭五服之喪居處之異葦爲席翦頭爲之不編納其頭而藏於內也亦有斬衰不居倚廬者雜記曰大夫居廬士居聖室是士服斬衰而居聖室也亦有齊衰之喪不居聖室者小記曰父不爲眾子處於外 洺州賈氏云冠衰自然不說以其經帶在冠衰之上故舉經帶而言也

父母之喪既虞卒哭柱楣翦屏葦翦不納期而小祥居聖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牀

疏云此父母喪所居改變之節 洺州賈氏云三虞之後乃改舊廬西鄉開戶翦去戶傍兩廂屏之餘草

禮記集說三十七

五

寢有席謂蒲席加於苫上 山陰陸氏云葦翦不納者翦之而已不納也言翦屏則前此茅茨不翦柱楣於柱置楣而已此期而席居聖室喪服傳既虞寢有席既練舍外寢傳所記尊者居喪之法此言大夫士禮而已知然者以傳上翦屏葢屏不欲視外尊者之事也故曰前旒蔽明甞續塞聰亦天子虞之日遠大夫士近若寢有席一施之於虞則疾徐相縣矣其言既虞卒哭柱楣翦屏亦以此然則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其寢有席又在卒哭後歟

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總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

無事其布曰總此哀之發於衣服者也

疏云此明五服精粗之異案喪服記齊衰四升此云四升五升六升多二等又記大功八升若九升此云七升八升九升多一等又記小功十升若十一升此云十升十一升十二升多一等喪服之禮至於受服者而言以大功之殤無受服不列大功七升喪服父母爲主欲其文相值故畧而不言喪服既畧記者於是極列衣服之差所以齊衰多二等大功小功多一等也 河南程氏云古者八十一縷曰斬衰三升則是二百四十三縷於今之布爲已細總麻十五升則是千有二百縷今蓋無有矣 西河毛氏云布之

禮記集說三十七

六

升數有不可據者不特今製工織與古絕異卽禮文著升數者唯士禮閒傳二書而兩相牴牾何以爲據且同一服名而升數有數等者以別有正服義服加服降服名服報服從服凡七等也夫五等喪服明見舊經而又加七等爲十二等此士禮謬亂無稽之言卽就其所分者一一討之位既不清義復乖舛名理周章莫此爲甚他不具論卽以斬衰之義服言之義服者臣爲君也卽疏衰也夫疏者麤也疏衰爲麻之至麤而謂次於斬已屬無理乃又以此爲臣爲君之服夫以尊卑言則父爲長子尚三升而君反三升半是尊不如卑也以人合言則妻爲夫妾爲君皆三升

而君獨三升半是國君反不如家君也且左傳晏嬰
爲父晏桓子服麤衰矣孟子滕定公薨其子文公教
之以齊衰之服矣以麤衰爲義服耶則父不可義以
三升半爲疏衰耶則父服何可降之以三升半是止
此義服一推之斬衰而有難通者而他何論焉

愚按凡布用八十一縷爲一升縷多者布細縷
少者布麤大功至八升九升小功至十升十一
升十二升皆布之以漸而細者而總麻十五升
去其半則爲七升半較之大小功反麤矣此真
不可解者甚矣衰麻升數之不可信也

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爲母疏衰

禮記集說三十七

七

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去麻服葛葛帶三重

註云葛帶三重謂男子也五分去一而四糾之帶輕
既變因爲飾也 疏云自此至無所不佩明父母之
喪初死至練冠衰升數之變并明練後除脫之差受
以成布六升者三升四升五升之布其縷既麤疏未
爲成布也六升以下其縷漸細與吉布相參故稱成
布既虞卒哭要中之帶以葛代麻三重謂作四股糾
之則未受服之前麻帶兩股相合也首經雖葛不三
重猶兩股糾之 賀氏云服緣情而制故情降

則服輕既虞衰殺是故以細代麤以齊代斬爾若猶
斬之則非所謂殺也若謂以斬衰命章便謂受猶斬

者則疏衰之受復可得猶用疏布乎是以斬衰之名
本生於始死之服以名其喪爾不謂其日月皆不變
也 都昌陳氏云五服唯斬衰齊衰大功有受者葬
後以冠之布升數爲衰服如斬衰冠六升葬後以六
升布爲衰齊衰冠七升葬後以七升布爲衰也葛帶
三重者蓋單糾爲一重兩股合爲一繩是二重一繩
又合爲一繩是三重也

期而小祥練冠縹緣要經不除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
帶男子何爲除乎首也婦人何爲除乎帶也男子重首
婦人重帶

疏云期而小祥又以卒哭後冠受其衰而用練易冠

禮記集說三十七

八

又練爲中衣以縹爲領緣也 藍田呂氏云既練練
衣練冠繩屨除首經冠屨衣裳皆即輕也要經不除
不忍盡變也縹緣黃裏漸有飾也 京山郝氏云練
冠有吉凶太古白冠用布吉凶皆布也後世吉冠用
帛凶冠用布曾子問曰古天子練冠燕居帛也此小
祥練冠布也大祥縹冠帛之白而稀薄者也練衣縹
緣黃裏近於列采小祥葛經未除用此無乃太驟與
要經即葛要經不除要經則首經除可知矣首首經
帶要經陽在上故男子重首陰在下故女子重要男
子小祥先除首經女子小祥先除要帶
除服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

都昌陳氏云小祥男子除首經婦人除要經此除先重也居重喪而遭輕喪男子則易要經婦人則易首經此易輕者也

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

註云小記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此素縞者玉藻所云縞冠素紕既祥之冠麻衣十五升布深衣也謂之麻者純用布無采飾也大祥除衰杖疏云二五月大祥祭此日除脫則首服素冠以縞紕之身著朝服而為大祥之祭祭後哀情未除更反服微凶之服首著縞冠以素紕之身著十五升麻深衣也中月而禫禫而織無所不佩

禮記集說三十七

九

註云黑經白緯曰織舊說織冠者采纓也無所不佩紛帨之屬如平常織或作綾疏云中閒也大祥之後更閒一月而為禫祭二十七月而禫禫祭之時玄冠朝服禫祭既訖而首著織冠身著素端黃裳以至吉祭身著吉服平常所服之物無不佩也杜氏云禮中月而禫鄭玄以為閒月王肅以為月中致使喪期不同制度非一歷代學黨議論紛紜宗鄭者則云祥之日鼓素琴孔子彈琴笙歌乃省哀之樂非正樂也正樂者八音並奏使工為之者也禮所云二五月而畢者論喪之大事畢也謂除衰經與聖室爾餘喪未盡故服素縞麻衣著未吉之服宗王者據

三年之喪再周二五月而畢又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又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夫子曰踰月則其善也又夫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又祥之日鼓素琴以此證無二十七月之禫也平湖陸氏云祥禫之月王鄭之說不同孔疏於孟獻子禫辨之詳矣集說於此既主鄭說而於詳而縞是月禫又載馬氏之說却仍是王肅之意前後舛錯朱子答胡伯量亦曰中月而禫鄭注虞禮為是故杜佑亦從此說西河毛氏云禫者延也延引歲月也三年之喪至是將盡又從而延引之遂為除服之祭而借以為名但古禮盡亡竟不知禫在何時王鄭

禮記集說三十七

十

兩說並存在魏晉閒制禮者尙彼此遞用至唐後多從鄭說以戴德服變除禮有云二十五月而大祥二十七月而禫則直限月數且士禮禮記皆二戴所傳其言或可據又雜記云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夫期喪匝歲尙祥禫閒月則三年之喪必不能同月可知且同月則十餘日閒何必又列一祥名乎又且祭必須筮日祇此數日內筮祥筮禫其於剛柔遠近上旬下旬之閒何所分別且安必兩筮之皆在旬首一日況禫服幾月亦無明文自三代至今亦並無一人能指其數遂有塵槽叔孫謂禫服一月者夫禫服一月何異於期且喪服之度有以

歲爲度者三年期是也有以月爲度者功衰是也有以時爲度者總是也既立一服未有日服而日除者況如王肅說則此數日閒兩服兩除蟬蛻之喪也蓋喪不折月三年之喪必須三十六月則二十七月而限滿之說原屬謬誤故予謂重服期年祥練又期年此喪服之節三年之喪不折月者此也第在禫則可牀可還內寢可作樂可飲酒食肉則亦幾幾乎撤喪矣 禫服用織冠一作纓冠皆黑經白緯之名禹貢厥篚玄織縞縞白玄黑而織在黑白之間故既祥而縞禫而織至於玄則即吉矣是織雖去白而未全黑唐名縵服宋名黻服並非玄色舊稱織冠爲玄冠非

禮記集說三十七

十一

也但織冠采纓玄衣黃裳皆中衣玄亦織色而深衣則並如既祥之服無所變易但喪服祇一帶吉服有二帶以懸鞶懸佩非革帶不勝任也今禫則獨於縞帶之外又加革帶以此時將即吉懸佩論語所謂去喪無所不佩者此正去喪時耳若吉屨無絢則冬用皮屨夏用葛屨特無屨飾與小功總同 禫服是織服學禮之儒皆所不曉幸閒傳有禫而織語而漢文遺詔又適有織七日之文始知織者是禫服之色而七日者乃禫後所服月數故應劭曰織者禫也凡三十六日而釋服矣此固饋羊之最可念者長洲汪氏作喪服記盛訾此注謂織非禫義禫是祭名並非祭

服之色則茫然不知織爲何物并不識織之爲禫是何義夫禮失而求之野古禮雖亡然尙有草蛇灰線可隱相踪跡如唐元陵儀注禫日百官脩慘公服詣延英門問皇帝起居次日平明皇帝改服慘吉服其所謂慘則黻聲之誤卽織服之色之稍變者蓋織色黑白與黻之淺青色同故趙宋民俗尙有於禫祭之初先服黻三日而後行祭卽司馬溫公所輯書儀亦尙有男子服黻三日而後行祭紗幘頭黻衫角帶婦人以鶯黃青碧皂白爲衣履正與禫服之織冠素端黃裳諸色隱隱相合而當時范滄父見民俗黻服斥爲不經近長洲汪氏有答人問祥禫書明明引書儀

禮記集說三十七

十二

申語而又曰比年以來士大夫居禫尤多苟且今欲改服不審應改何等服色是明見大豆而不知爲菽求見橐駝而不知卽臚背之馬也欲禮之暫明得乎易服者何爲易輕者也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

註云此因上說而問之既虞卒哭謂齊衰可易斬衰之節也輕者可施於卑服齊衰之麻已包斬衰之葛重者宜主於尊謂男子之經婦人之帶 嚴陵方氏云輕者謂男子之要帶婦人之首經重者謂男子之首經婦人之要帶以其輕則兩施之故曰包以其重則獨留焉故曰特

愚按斬衰受服之時而遭齊衰初喪男子輕要但繫齊衰之帶而包斬衰之帶婦人輕首但著齊衰之經而包斬衰之經所謂輕者包也男子重首獨著斬衰之經婦人重要獨繫斬衰之帶所謂重者特也山陰徐氏謂男子繫齊衰之帶兼繫斬衰之帶若必如禮所云要有二帶則並有喪者要有四帶矣不大可笑乎

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

註云此言大功可易斬衰之節也斬衰已練男子除經而帶獨存婦人除帶而經獨存遭大功之喪男子有麻經婦人有麻帶又皆易其輕者以麻謂之重麻

禮記集說三十七

三

至大功既虞卒哭男子帶其故葛帶經期之葛經婦人經其故葛經帶期之葛帶謂之重葛 都昌陳氏云按檀弓婦人不葛帶謂斬衰齊衰服也喪服大功章男女並陳有卽葛九月之文是大功婦人亦受葛也又士虞禮餞尸注婦人大功小功者葛帶

齊衰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註云此言大功可易齊衰期服之節也兼者明有經有帶有麻有葛者亦特其重麻者亦包其輕 疏云齊衰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易換輕者男子則大功麻帶易齊衰之葛帶其首猶服齊衰葛經是首有葛要有麻故曰麻葛兼服之據男子也婦人則首服

大功之麻經要服齊衰之麻帶上下俱麻不得云麻葛兼服也 藍田呂氏云此與上二節所記變節竊求其意以爲前後喪輕重之變適同故立此文以表之斬既虞與齊初喪既同矣斬從練齊既虞與大功初喪亦幾同矣故輕包重特止爲斬既虞遭齊衰之喪而立麻葛重止爲斬既練遭大功之喪而立麻葛兼服則爲齊既虞遭大功之喪大功既虞遭小功之喪小功既虞遭總之喪而立麻葛重者其始也以麻變葛麻葛兼服者其輕者變而兼服之

愚按橫渠張氏以注疏爲不可用謂麻葛之經兩施於首謂之兼服夫士禮首經之制大於要

禮記集說三十七

古

帶注云圓圍九寸已大而難安矣乃欲以兩條九寸之經施之於頭上不大可笑乎

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總之麻同麻同則兼服之兼服之服重者則易輕者也

疏云此明五服葛之與麻粗細相同則得服後麻兼前服葛也案服問小功總不得變大功以上此小功之麻得變大功之葛總之麻得變小功之葛謂成人大功之殤在長中服問已釋也兼服之服重者則前文重者特是也則易輕者謂男子婦人則易換輕者前文輕者包是也 西河毛氏云凡喪服皆行皆

以重包輕以粗包細但遇成服卒哭耐練諸節則加所應加之服於本服之外曾子問服問諸篇多為疑義而魏晉閒儒則竟以此為一闕之市然言人人殊仍無成說予特以數語該之

禮記集說三十七

十五

禮記集說卷三十七

三年問第三十八

疏云案鄭目錄云三年問者善其問以知喪服年月所由此於別錄屬喪服 嚴陵方氏云三年之喪百王之所同問喪者以是為首故記喪者以是名篇 京山郝氏云問三年內喪服久近之義本荀卿禮論之文

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羣別親疏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道也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為至痛極也

禮記集說三十八 三年問

一編美堂校刊

斬衰苴杖居倚廬食粥寢苦枕塊所以為至痛飾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 註云稱情而立文稱人之情輕重而制其禮 疏云此問喪三年所由解釋所以三年之意飾謂章表也羣謂五服之親因三年之喪差降各表其親黨也親謂大功以上疏謂小功以下實謂天子諸侯絕期卿大夫降期以下賤謂士庶人服族其節分明不可損益故曰無易之道因舊語成文也創鉅者其日久釋重喪所以三年也鉅大也夫創小則易差創大則難愈痛甚者喪親傷腎乾肝斬斫之痛既甚故其差亦

遲也立三年之文以表是至痛極者也人子於此二十五月之時悲哀摧痛猶未能盡憂思悲慕猶未能忘而外貌喪服以是斷割若不裁以二十五月則孝子送死之情何時得已復吉之禮何有限節 嚴陵方氏云禮以情為本而以文為飾故曰因以飾羣服君與父皆斬衰三年由父而降則殺焉所以別親疏之節由君而降亦殺焉所以別貴賤之節 楊

氏云創傷也日久愈遲互言之 烏程韓氏云莫質

於喪偏說是文斬衰苴杖一段以飾為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一段以節為文 納蘭氏云因問三年之喪并及替九月五月三月諸服輕重之差羣謂

禮記集說三十八

二

服五服之眾人言喪之五服各稱哀情之輕重而立隆殺之禮文也其禮文之或隆或殺因以表飾五服眾人哀戚輕重之情而分別所為服者之或輕或重與夫喪服者或貴而有絕有降或賤而無降各有品等之節也其親而服重或賤而無降者不可損之而減輕其疏而服輕或貴而有降者不可益之而加重 集說畧而未詳且不言五服似止答三年之問矣 西河毛氏云喪禮莫重於三年使三年之喪而不能明則亦無庸議禮矣然自漢唐晉宋以迄於今實亦無能明之者夫三年之喪三十六月也古人無虛懸日月之理堯典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孟子舜三年喪

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商書王宅憂三祀論語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其云三年三祀三載皆明明三十六月嘗攷古言禮之書自易書詩春秋論語孟子以及三禮並無有二十七月之說見於大文唯戴德作服變除禮有云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而鄭氏遵之然未嘗曰禫月卽是喪月三年之喪當撤此月 或曰三禮既無二十七月之文則二十七月固屬臆說然士虞禮荀子三年問以及公羊傳喪服義諸書無不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則三年撤喪必在此月何則明明言畢必無留餘可知也曰不然此所謂畢非謂三年喪期從此而終謂夫三年

禮記集說三十八

三

之喪服則二祥而心已盡也古凡稱喪皆專指喪服而言故除重服曰除喪小記曰期而除喪豈期撤喪乎謂期則小祥可以除重服而服練服也去輕服亦曰去喪論語曰去喪無所不佩豈撤喪而尙虞有不佩也乎謂去練服而服禫服則纓冠素衣可以無所不佩也是除喪去喪總名畢喪喪者祥喪畢耳蓋再期二祥則縞素疏麻爲服已盡嗣此而禫將改易纓黃之服此固吉凶纓素一大界限故可云畢不然豈不知祥後有禫再期之後有中月而乃曰是月畢喪其可通乎 或又曰除喪免喪既包諸服則甫除祥時禫尙未服而乃曰喪畢既服縞纓喪尙多月而

乃曰實二十五月一若三年之喪至此特作一界限者此何說與曰此則以三年之喪有不服禫者而限之者也何以三年之喪有不服禫者如庶子在父之室則爲其母不禫是也三年亦然除親喪必禫纓外如外宗爲夫人與慈母如母諸服多有不必禫者此二十五月之喪所由畢也但不禫雖同而禫有不同期之禫止於十五日一月而三年之禫則自二十五月而服纓以至於盡惜經無明文而先儒爲注疏者遂誤以期禫一月當三年之禫並不知禫後有多月且不知禫後之服之當比終而盡禫一月卽謂限滿於是二十七月之限亦由之起焉蓋二十五月之畢

禮記集說三十八

四

畢於不禫而二十七月之限則又限於禫之一月雖所限不同各有是非而限之所由實在乎是 然則今制二十七月而服闋可乎曰可周制二十五月而畢喪衰服除也今制二十七月而服闋縞服闋也衰縞既除正有餘服原未嘗於三年月日有所短少故周制二十五月卽服官任事而今則二十七月而然後起用較之雜記祥而從政猶爲遲緩蓋服官任事不礙喪服周初立制唯恐以衰絰之故重廢王事故夏商以前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而周用權禮卽卒哭而已有從王從公之制是禫服補闕正斟酌之盡善者故晉泰始中每議終制則博士段暢往

往以周禮折之謂周享晉號史但譏名位之說未嘗以喪享爲非禮晉悼初葬平公燕諸侯於淇梁是時賢大夫如羊舌肸祁奚韓襄輩並未諫阻反謂繼好繼信補闕謀事皆禮之大者蓋古三年不朝聘而周則既葬受瑞卒哭錫命古三年不聽政而周則承喪卽位改元御廢古三年不入廟而周則烝嘗禘祫仍沿廟祭古二年不從金革而周則喪服遇警遂許墨涅以從事甚至期年納幣未葬與盟皆周制所有而夫子春秋未嘗譏之卽孟子五月居廬未有命戒亦係殷禮高宗三年不言與康王之甫受顧命負屨作誥正自不同故言先君莫之行是服官任事斷以祥

禮記集說三十八

五

禫而國有大事則復以權禮應之夫然後君父兩全而奪情起復之議可不作也然則今制周制矣或曰三年在周末已不行故孟子在滕始定三年則不然夫孟子所定正定此衰疏飭粥居廬命戒諸制豈有父母三年定自戰國者夫齊宣欲短喪非三年而何以短爲

愚按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上言三年下言二十五月似乎自矛盾西河先生之論最爲典據然記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而卽繼之曰哀痛未盡思慕未忘明言三年之喪猶未終也又曰然而服以是斷之者明言祥服已畢

而自繼以至於盡猶未畢也記文本自顯著讀者玩之可以得其旨矣

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踯躅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故有血氣之屬者莫知於人故人於其親也至死不窮

疏云此明天地之間血氣之類皆有所知至於鳥獸大小各能思其種類況在於人何有窮已 吳江徐氏云翔回鳴號踯躅踟躕皆遲留不忍遽去之貌啁

禮記集說三十八

六

噍小鳥聲其聲羣沸迫急失其常度也頃者斯須不久之意燕雀有知故頃而後能去大鳥獸又有知故越月踰時而後能去人靈於物故至死而不窮

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從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夫焉能相與羣居而不亂乎將由夫脩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故先王焉爲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

疏云此明君子小人不同先王爲之立中制節

愚按此一節分三段看由從也患淫邪之人小人之尤者也將從夫小人歟則其親朝死而夕

遂忘之何不情之甚哉然而從之亦若是焉則是會鳥獸之不若也若而人者相與羣居夫焉能不失禮而至於亂乎脩飾之君子脩名飾節之君子也將從夫君子歟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猶不足以盡為人子之心也何若是其過情哉然而遂之而不除焉則是無有窮盡之期也玉篇遂進也久也安也故先王焉爲之立中使不可不及亦不可過制爲喪服之限節壹使足以成文之理則釋去其服矣立中制節以成文理卽上文稱情而立文是也孔疏謂立中人之限節者非

禮記集說三十六

七

然則何以至期也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

疏云上既稱爲父母三年此釋爲期之義莫不更始言天地之中動植之物無不於前事之終更爲今事之始以是象之言以人事法象天地故期年也檢尋經意父母本是三年何以至期者但問其一期應除之義故答曰至親以期斷是明一期可除之節故禮期而練男子除經婦人除帶下文云加隆故至三年是經意不據爲人後及父在爲母期鄭之注恐未盡經意

愚按孔氏俎豆鄭注不敢有所異同如此經能駁正之其有功於經義不淺

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

註云言於父母加隆使倍期也疏云弗及弗及於期也五月不及九月三月不及五月轉相不及也

愚按周官司寇行夫焉使則介之鄭注以爲發聲也此注焉然也山陰陸氏據國語訓是皆非也集說焉語辭與周官鄭注合

故三年以爲隆總小功以爲殺期九月以爲間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中取則於人人之所以羣居和壹之

禮記集說三十八

八

理盡矣

疏云隆謂恩愛隆重殺謂情理殺薄間是隆殺之間嚴陵方氏云言服之正雖至親皆以期而除至於倍之而再期者特加隆於父母而已天以有所垂故曰取象地以有所效故曰取法人以有所作故曰取則然而喪或以三月或以五月或以九月或以期年或以三年喪凶禮也乃以陽數之奇何哉蓋陰所以致死陽所以致生死而致生之者孝子不忍死其親之意也都昌陳氏云和以情言壹以禮言人之所以相與羣居而情和禮壹者其理於喪服盡之矣烏程韓氏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

苟不爲之加隆必有不能釋然於其情者故倍之倍之而後知天地則已易天地正未嘗易也再期猶是也四時則已變四時正未嘗變也再期猶是也再期猶是而後知無窮之情不可不制節也斷之以三年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也此之謂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中取則於人

故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壹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

註云不知其所從來喻此三年之喪前世行之久矣

禮記集說三十八

九

疏云此重明三年之義 廬陵馬氏云中庸曰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然而世衰道微狃於習俗故雖宰我親受業於孔門猶曰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鑽燧改火期可已矣雖聖人之善誘亦無如之何姑曰於女安乎女安則爲之蓋人情之大不美也如此亦豈可以強率以從先王之制哉嗚呼常人之所行而宰我乃獨以爲異固孔子所不取禮之所載三年問者豈亦當時之人疑此爲重歟故曰凡天地之間有血氣之屬大至於大鳥獸小至於燕雀莫不知愛其類又況於人乎其曰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百王之所同古今之

所一則爲此書者亦有爲而作也 烏程韓氏云此所謂無易之道

愚按至文卽立文之文至隆卽加隆之隆三年之喪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似乎除喪矣然哀痛未盡思慕未忘喪猶未除也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猶未至於三年也曰三年以爲隆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而終之以孔子之言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豈二十五月足以盡三年之義乎欲短喪者取是篇而三復之夫亦可以自反矣

禮記集說三十八

十

歸安鄭元慶述

深衣第三十九

疏云案鄭目錄云深衣者以其記深衣之制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采者素純曰長衣有表則謂之中衣大夫以上祭服之中衣用素詩云素衣朱襮玉藻曰以帛裏布非禮也士祭以朝服中衣以布明矣此於別錄屬制度其長衣中衣及深衣其制度同玉藻曰長中繼揜尺若深衣則緣而已故玉藻云朝玄端夕深衣庶人吉服亦深衣皆著之在表也其中衣在朝服祭服喪服之下知喪服亦有中衣者檀弓曰練衣

禮記集說三十九

深衣

一嘉業堂校刊

黃裏注云練中衣以黃爲內是也但喪服中衣不得繼揜尺也故喪服儀云帶緣各視其冠注云緣如深衣之緣是喪服中衣用深衣則深衣緣之以采故下云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續以青之屬也唯孤子深衣純以素但以緣而已不與長衣同其吉服中衣亦以采緣其諸侯得綃繡爲領丹朱爲緣郊特性云綃繡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則知大夫士不用綃繡丹朱但用采純而已矣無文以明之其長衣以素緣知者若以采緣則與吉服中衣同故知以素緣也若以布緣則曰麻衣知用布緣者以其稱麻衣故知也其喪服之中衣其純用布視冠布之粗細至葬可以用

禮記集說三十九

服同而用異處

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毋見膚長毋被土續衽鉤邊要縫半下疏云作記之時深衣無復制度故稱古者深衣蓋有制度言蓋者疑辭以應規矩繩權衡者制度之事所應者備在下文深衣所覆形體縱令稍短不得見其膚肉若見膚肉則褻也其衣縱長無覆被於土爲汚辱也嚴陵方氏云衽襟也與裳相續故謂之續衽据裳之邊曲以鉤束焉故曰鉤邊玉藻所謂縫齊倍要是也也要縫之博居下齊之半玉藻所謂縫齊倍要是也以縫齊爲倍則要縫爲半矣此所以互言之慈

胡楊氏云短毋見膚長毋被土言其縱也續衽鉤邊言其橫也古之衽今之襟亦曰袂也郭璞注方言亦謂衽爲襟注疏誤爲深衣十二幅幅卽衽也且援魯莊公以衽受齊餽爲證而深衣之篇未嘗以幅爲衽又與玉藻衽當旁之文不符蓋孔疏思不及此故不知此下廣之衽正足以受餽不爲不寬也古志四夷左衽喪記斂衣左衽咸謂襟也左傳結衽若訟者結此衽也古棺有衽是謂小要以鉤邊如衽也古曰衽席席左斂右斂如衽也詳考衽制無所不通 臨川吳氏云凡布帛以刀裁其長短謂之制以尺量其長短謂之度應猶中也合也規矩繩權衡五則也規者

禮記集說三十九

三

運以爲圓之筵矩者度以爲方之尺今工人謂之曲尺繩者重其下而懸之以取直權稱錘也衡以橫木爲稱俾權與物鈞而取平者深衣之應五則見下文短毋見膚長毋被土言裳之下際續衽鉤邊言裳之旁際要縫半下言裳之上際

裕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

疏云裕謂當臂之處袂中高下宜稍寬大可以運動其肘袂二尺二寸肘尺二寸是容運肘也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者袂長二尺二寸并緣寸半爲二尺二寸半除去其縫之所殺各一寸餘有二尺一寸在從

肩至手二尺四寸今二尺一寸半之袂得反詘及肘者以袂屬於衣幅廣二尺二寸身脊至肩但尺一寸也從肩覆臂又尺一寸是衣幅之畔覆臂將盡今又屬袂於衣又二尺一寸半故反詘其袂得及於肘也帶若當骨則緩急難中故當無骨之處 涑水司馬氏云袂袖也鄭云屬幅於衣謂裨於身旁未必皆盡一幅尺二寸也云臂上下各尺二寸者亦據中人爲率如孔所言拘泥太甚況從肩至袂口二尺二寸半則反詘之過肘矣經以臂之長短布幅闊狹皆無常準故但云詘之及肘謂袖之短長適與手齊則反詘及肩自然及肘矣 藍田呂氏云裕之高下可以運

禮記集說三十九

四

肘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此袂之寬急之中也裕當腋之縫也不二尺二寸則不能回肘矣袂屬幅於衣詘而至肘則上下各尺二寸矣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此衣帶高下之中也

愚按温公雖駁注疏然注疏古法未必有誤故兩存之

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圓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

註云袂圓應規謂胡下也袷交領也古者方領如今小兒衣領踝跟也下齊齊緝也 疏云每幅交解爲二是十二幅也漢時領皆嚮下交垂故云古者方領

如今擁咽故云若今小兒衣領方折之也負繩謂衣之背縫及裳之後縫上下相當如繩之直非謂實負繩也下齊如權之衡低昂平也 涑水司馬氏云牛領下垂者謂之胡胡下謂從袖口至腋下裁令其勢圓如牛胡也方領如孔所言今朝服有方心曲領以白羅爲之方二寸許綴於圓領之上以繫於頸後結之或者裕之遺象歟又今小兒疊方幅繫於頸下謂之涎衣亦與鄭說頗相符然事當闕疑未敢決從也後漢儒林傳曰服方領習矩步者委蛇乎其中注方領直領也春秋傳叔向曰衣有禴杜曰禴領會也曲禮曰視不下於裕鄭注裕交領也然則領之交會處

禮記集說三十九

五

自方即謂裕疑更無他物今且從之以就簡易 石林葉氏云謂裕爲方領不知何據以吾考之袂圓以應規不云領曲以應矩而云曲裕如矩以應方則裕與領非一物也張華注朱勃事引漢書音義頸下施衿領正方儒者之服則領之外蓋別有衿方折之加於領上此正古深衣之制也故云負繩抱方繩謂背縫之直則抱之宜在胸前若爲交領則當在背何抱之云乎曲禮視不上於衿鄭氏亦以衿爲交領裕當在帶之上所以尊天子若爲交領無乃太高乎 長樂陳氏云天之大數不過十二故月至於十二而成歲功猶之深衣也必十二幅而後可以爲衣之良也

唯夫衣之數有以合乎天之數此所以爲十二月之應也 嚴陵方氏云袂在前以動而致用故欲圓圓者動故也衿在中以靜而成體故方方者靜故也及踝謂至足之跟也下齊謂在下之緝也 臨川吳氏云十有二幅自鄭氏以來皆謂裳之六幅每幅分爲二吳興敖繼公獨謂衣六幅裳六幅是爲十二幅今按裳以六幅布裁爲十二片不可言十二幅又但言裳之幅而不言衣之幅尤不可敖說良是是衣裳各六幅象一歲十二月之六陽六陰也從袖口自下而上二尺處於內縫之以漸而殺使如規之圓縫至袖下端近裏一尺處止禮服上衣之領直垂而下此深

禮記集說三十九

六

衣之領右襟之末斜交於左臂左襟之末斜交於右臂二領既斜則領不直垂而兩領交會自如矩之方謂之曲衿 烏程韓氏云此一節詳其制之所應 愚按溫公及石林言衿之制甚有典據雖與注略有異同亦並存之以備參考 故規者行舉手以爲容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 疏云所以袂圓中規者欲使行者舉手揖讓以爲容儀如規也負繩背之縫也抱方領之方也以直其政解負繩方其義解抱方記者既明方直之義故引坤

卦之六二直方以證之 長樂陳氏云夫志譬則權也心譬則衡也衡之低昂皆權之輕重則心之平傾由志之安危此所謂安其志而平其心 嚴陵方氏云五法謂規矩繩權衡也 臨川吳氏云鄭注改或爲正與易文合今從之舉手爲容者應接之恭外無圭角也負直於後者宅心之正內無斜倚也抱方於前者制事之義外無虧缺也安志平心者存主之定內無低昂也言以者三謂以之律已也其五法已施於衣聖人所以服此服而身其法也 烏程韓氏云此一節詳所應之通於道與內聖者應故曰聖人服之

禮記集說三十九

七

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 嚴陵方氏云五法之所取無非至公然必以規矩言無私者以規矩之方圓有天地之象焉其無私爲足道也聖人以德言先王以位言有德足以稱之故服之有位足以作之故貴之 臨川吳氏云爲圓爲方必以規矩而後成易其德則不可無私也繩以直物之不直權衡以平物之不平言取者三謂取之范物也其所取真可爲法先王所以貴之而制其衣也 烏程韓氏云此一節詳所應之通於治與外王者應故曰先王貴之 山陽彭氏云取是規矩等有可取之義令人服而思之知取義之深也蓋無私平直之

理本在天下苟不知所取何貴於服貴者正貴此也故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

藍田呂氏云深衣者簡便之服雖不經見推其義類則非朝祭皆可服之故曰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 長樂陳氏云文事則有冕弁服武事則有韋弁服而深衣次之先儒以善衣爲朝祭之服蓋舉一端明之也 嚴陵方氏云端冕則有敬色所以爲文介冑則有不可辱之色所以爲武然而端冕可以爲文而已且不可以爲武介冑可以爲武而已且不可以爲文兼之者唯深衣而已然可以爲

禮記集說三十九

八

文非若端冕可以視朝臨祭也特可以贊禮而爲擯相而已可以爲武非若介冑可以臨難折衝也特可以運籌而治軍旅而已制有五法故曰完其質則布其色則白故弗費吉服以朝祭爲上燕服則居其次故曰善衣之次善衣吉服也 烏程韓氏云此一節合承以贊之 山陽彭氏云可文可武虛說擯相軍旅乃其實也此是以下截足上截四可以字正極口形容深衣之無往不宜處 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績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 註云尊者存以多飾爲孝績畫文也純謂緣之也緣

緜也邊衣裳之側廣各寸半則表裏共三寸矣唯袷廣二寸 疏云具俱在也若其不具一存一亡不必純以纁也唯有父母而無祖父母故飾少而純以青若無父母唯祖父母在亦當然也緣讀如緜謂深衣下緣也故既夕禮曰明衣纁縗緜鄭注在幅曰縗在下曰緜 陸氏云大父母祖父母也 藍田呂氏云爲人子者常言不稱老大孝終身慕父母具父母大父母安可不盡孺子之節大父母不存雖具父母純以青者有所殺也父母存衣冠不純素至於孤子則純素可也三十以下無父可以稱孤故曰幼而無父曰孤若三十以上有爲人父之道不言孤也純

禮記集說三十九

九

袂緣邊三事也謂袂口裳下衣裳邊皆純也 長樂陳氏云纁備五采以爲樂純青體少陽以致敬純素存凶飾以致哀小功純以縗則大祥緣以布吉時夕服緣以采 嚴陵方氏云袂緣者袂與緣也裏口謂之袂裳下謂之緣衣側謂之邊其純皆寸半三五之數也 烏程韓氏云純制無所應義在具父母大父母如孤子

禮記集說卷四十

投壺第四十

歸安鄭元慶述

疏云案鄭目錄云投壺者以其記主人與客燕飲講
 論才藝之禮此於別錄屬吉禮亦實曲禮之正篇是
 投壺與射為類此於五禮宜屬嘉禮也或云宜屬賓
 禮 長樂陳氏云投壺之籌曰矢勝算則曰馬贊其
 禮則以司射實其算則以射中弦其詩則以射節之
 狸首鼓其節則以射鼓之半而釋算數算勝飲不勝
 皆與射禮相類則投壺亦兵象也蓋兵凶戰危人情
 之所惡飲酒相樂人情之所欲先王因其所欲而寓
 其所惡於其中使樂之不憚則平日之所習乃異日
 之所用也昔晉侯與齊侯宴投壺祭遵臨戎雅歌投
 壺然則投壺之樂其閒於貴賤軍國之閒乎其用鹿
 中者投壺輕於射禮故用中之下禮而已 藍田呂
 氏云投壺射禮之細也射者男子所有事因而飾之
 以禮樂也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因
 燕禮之閒且以樂賓且以習容且以講藝也投壺者
 不能盡於射禮而行其節也庭之脩廣或不足以張
 侯置鵠賓客之眾或不足以備官比耦則是禮也弧
 矢之事雖不能行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志正
 體直審固而求中所以觀德者猶在此先王所以不

禮記集說四十 投壺

嘉業堂校刊

廢也壺之為器所以實酒而置之席閒者也原其始
 也必以燕飲之閒謀以樂賓或病於不能為射也舉
 席閒之器以寄射節焉此投壺所由興也
 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

註云矢所以投者也 疏云自此至曰辟論燕禮脫
 屢升堂之後主人請投壺於賓賓辭許及賓與主人
 受矢送矢之節主人於阼階之上西面奉持其矢中
 謂受算之器投壺亦射之類故司射於西階上奉中
 北面也主人使人執所投之壺於司射之西而北面
 也所以皆在西階上者欲就賓處也 嚴陵方氏云
 矢將以授賓故主人奉之中將以待獲故司射奉之

禮記集說四十

二

壺將以待投故使人執之而已曰使人則不必有攸
 司也夫人而為之可也中或以鹿或以兕或以虎或
 以閭或以皮樹皆刻木以象其形鑿其背以盛算必
 象獸形者則以服猛為義因而為隆殺焉亦猶侯用
 虎豹之類爾必謂之中者射以中為善故盛算之器
 因以為名投壺亦用射之中者以其為射之類亦以
 中為善故也奉之使司射所投謂之矢皆以是而已
 愚按鄭注中士則鹿中也疏据鄉射大夫兕中
 士鹿中而云此篇是大夫士之禮鄭不言兕中
 者略之也然亦安知非諸侯之禮後云請歌狸
 首射義曰諸侯以狸首為節又云太師曰諾大

射樂正命太師奏舞首皆非士大夫之禮何得止以士之鹿中言之

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肴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辭

註云燕飲酒既脫屢升堂主人乃請投壺也枉哨爲謙辭 疏云賓稱主人設酒肴以待己是某既受主人之賜矣又請投壺樂己是重以樂也

愚按說文哨口不容也謙言壺口小不能容矢也孔氏謂枉曲而不直是矣而謂哨爲哨峻不正恐非正訓

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既賜矣

禮記集說四十

三

又重以樂敢固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辟主人阼階上拜送賓般還曰辟

註云固辭者重辭也不得命不以命見許賓再拜受拜受矢也主人既辟進受矢兩楹之間也拜送送矢也辟亦於其階上 疏云賓既許主人投壺賓乃於西階上北面再拜遙受矢也主人見賓拜乃般曲折還謂賓曰今辟而不敢受言此者欲止賓之拜也於是賓及主人皆來兩楹之間相就俱南面主人在東接矢於賓主人復歸阼階上北面拜送矢賓亦歸西階上般還而告主人曰今辟而不敢受此言亦以止

主人拜也知皆北面者案鄉飲酒鄉射拜受爵送爵北面故也 藍田呂氏云投壺之禮主人奉矢三請賓賓三辭而后許拜受拜送皆般還以辟有加於射禮者不敢以禮殺而紓吾敬也燕樂而不淫禮殺而敬不衰此德所以脩交所以久也

已拜受矢進即兩楹間退反位揖賓就筵司射進度壺閒以二矢半反位設中東面執八算興

疏云此明賓主受矢之後就投壺之筵及進度壺并算之節主人拜送矢之後主人贊者持矢授主人主人於阼階受矢乃獨來就兩楹間看投壺處所乃却退反阼階之位西面揖賓令就投壺之筵於是主賓

禮記集說四十

四

各來就筵司射於西階之上於執壺之人處受壺乃東嚮來賓主筵前進量度其壺置於賓主筵南投壺有三處室中堂上及庭中中日中則於室日晚則於堂大晚則於庭各隨光明故也矢有長短隨地廣狹室中狹矢長五扶堂上稍廣矢長七扶庭中大廣矢長九扶四指曰扶扶廣四寸五扶者二尺也七扶則二尺八寸九扶則三尺六寸也雖矢有長短而度壺皆使去賓主之席各二矢半也室中去席五尺堂上則去席七尺庭中則去席九尺司射度壺既畢反還西階上位取中稍進東南而設之於中西東面手執八算而興起其中裏亦實八算 嚴陵方氏云凡射人

各四矢詩言四矢反弓是也四矢則四算投壺亦如之賓與主則八算矣故此言執八算

請賓曰順投爲入比投不釋勝飲不勝者正爵既行請爲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請主人亦如之

註云請猶告也 疏云此明司射告賓主以投壺之法順本也矢有本末投矢於壺以矢本入者乃名爲入則爲之釋算若矢以末入則不名爲入亦不釋算比煩也賓主更遞而投若已煩投之雖入亦不爲之釋算也勝者酌酒飲不勝者爲正禮故謂爲正爵既行謂行爵竟也立馬表勝數也一馬從二馬者每一

禮記集說四十

五

勝輒立一馬禮以三馬爲成若專三馬則爲一成但勝偶未必得三若勝偶得二劣偶得一則取劣偶之一以足勝偶之二爲三也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者若煩得三成或取彼足爲三馬是其勝已成又酌酒慶賀於多馬之偶也亦如之者謂司射告諸主人亦悉如賓也 嚴陵方氏云上言入下言釋互相明也勝飲不勝即揖讓而升下而飲也 烏程姚氏云賓主所投每中一矢即釋算於中之上故云釋後注乃云地上取算算不釋於中釋於地則此器曷以名中哉方氏謂算與馬一也方其執之則謂之算而算以計多少爲義及其釋之則謂之馬而馬以勝敵爲義愚

竊以爲未然後注云投壺與射禮皆三番而止每番勝則立一馬據此語初番賓主一人勝司射將所釋一算立一馬則止七算在手矣矢固未必皆中然算不可不備假令二番賓主矢皆中將止釋七算乎抑別爲記一算乎二番賓主一人勝又將所釋算立一馬則止六算在手矣萬一三番賓主矢皆中將止釋六算乎抑別爲記二算乎此不通之論也愚斷以爲算自是算馬自是馬且前注云中者盛算之器或如鹿或如兕如虎如閭如皮樹皆刻木爲之上有圓圈以盛算按下文算長尺二寸則釋算云者必將此算插入此圓圈內耳若又即此算爲馬將又自圓圈內取出以別立乎且算長尺有二寸如何以爲立也此又有甚不通者

禮記集說四十

六

命弦者曰請奏狸首閒若一太師曰諾 註云狸首詩篇名今逸 疏云此明司射命工作樂節投壺之儀按下有魯鼓薛鼓節亦有鼓以弦爲重故特云命弦者案鄉射三番初一番耦射不釋算第二番釋算未作樂第三番乃用樂今投壺發初即用樂者以投壺禮輕主於歡樂故也諾承領之辭 長樂陳氏云古者投壺之禮大致與射相爲表裏故鄉射之禮命太師奏騶虞閒若一投壺之禮命弦者曰請奏狸首亦閒若一以投壺射之細故也大射樂正

命太師奏狸首蓋狸之爲物其性善搏其行則止而擬度焉投壺者必奠而後發亦猶是也考之鄉射則命弦者瑟之工也觀太師掌六律六同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則知太師曰諾者以奏狸首必諧六律六同五聲八音也此其節比於樂也命酌者曰諾其容比於禮也 山陰陸氏云鄭氏謂弦鼓瑟者也鄉飲酒記曰工四人二人瑟瑟先鄉射蓋亦命弦者變言太師重鄉射也閒若一言或閒亦或一也閒若閒歌一歌一奏閒一無閒焉以爲樂也非以爲節也投壺射之細也降射一等據鄉射太師曰奏騶虞閒若一

禮記集說四十

七

愚按閒若一集說訓詩樂作止所閒疏數之節均平如一也本之注疏承菴先生謂凡射聽歌以爲節每歌一句到中間方發一矢故曰何以聽何以射言射之難爲中節也則所歌到中間慮正宜均節以調方可使射者之中節也此閒是歌之中閒不是作止所閒其說亦通然陸氏之說勝矣

左右告矢具請拾投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算焉賓黨於右主黨於左

註云拾更也告矢具請更投者司射也 疏云此論投壺中者釋算之儀左謂主人右謂賓客司射告主

與賓以矢具也若矢入壺則司射乃坐釋一算焉嚴陵方氏云拾與曲禮言拾級喪禮言拾踊同義賓黨於右主黨於左者主人尊賓故也凡言左右則以右爲尊 松陵趙氏云舊說兩左右不同前指投壺者南面則東爲左西爲右後指司射東面則北爲左南爲右看來賓黨於右主黨於左明以賓主分左右矣何爲作兩樣看

卒投司射執算曰左右卒投請數二算爲純一純以取一算爲奇遂以奇算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鈞則曰左右鈞

禮記集說四十

八

執算請曰賓主之黨卒投請數算純全也二算合爲一全一算謂不滿純者奇隻也賢謂勝者也鈞猶等也 烏程姚氏云卒投是一番投竟二番三番皆照此一純以取一算爲奇是一句蓋計數時一算爲奇不必說故但從二算爲純說起二算既爲一純若中三矢是於一純又加一算即亦爲奇故云一純以取一算爲奇遂以奇算取者進而取之也注却云一純則別而取之何以解 此條但就一番論而三番在其中如一番投時二人俱不中無論己若一人中多一矢是賢於某一奇若中多二矢是賢於某一純若中多三矢是賢於某一純一奇若中多四矢是賢於

某二純此告辭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也一純以取一算爲奇遂以奇算二句蓋專爲奇則奇一句設訓詁者不察此義將一純以取爲一句一算爲奇又一句則遂以二字何以解且一算爲奇遂以奇算則奇則曰奇一句又何以解且此就一番論非通三番論也注乃云假令十算則云五純九算則云九奇又何以解

命酌曰請行觴酌者曰諾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勝者跪曰敬養

疏云此明飲不勝之儀司射命此酌酒者曰敬以請賓與主人行觴謂酌爵之事賓主已許汝當酌之勝

禮記集說四十

九

黨弟子曰諾受領許酌乃以西階上南面設豐洗解升酌坐奠於豐上勝者與不勝者俱升西階勝者在東不勝者跪取豐上之爵手奉其觴曰蒙賜灌勝者跪而應曰敬養廬陵馬氏云不勝者飲而不怨勝者勸而不矜則其於禮庶幾不失故奉觴曰賜灌則受之以禮而不怨之辭也勝者跪曰敬養則獻之以禮而不矜之辭也

正爵既行請立馬馬各直其算一馬從二馬以慶慶禮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賓主皆曰諾正爵既行請徹馬疏云此論飲不勝者畢司射請爲勝者立馬以表顯賢能及徹馬之事此經上云請立馬者是司射請辭

馬各直其算一馬從二馬以慶是禮家陳事之言也慶禮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者此還是司射請辭言爲慶之禮勝者三馬既已備具請酌酒慶賀於多馬者賓主無問勝與不勝皆稱曰諾廬陵馬氏云正爵既行請立馬則中多者有慶矣正爵既行請徹馬則禮畢而飲無算矣立馬以表其勝徹馬以掩其不勝則投壺一用而禮義爲備也烏程姚氏云馬各直其算言算勝立一馬馬與算各相直也觀此句馬與算信各一物無疑者三番左右鈞皆無立馬皆無行爵然未有適均者且禮主於樂賓故云然耳京山郝氏云請立馬司射請也前卒投請數謂每投

禮記集說四十

十

一番畢通左右黨算勝負此立馬謂分計各耦三番勝之多寡也馬各直其算謂三番每一算勝者當以一馬一馬從二馬者謂一人二馬一人一馬則取其一以從其二成三而慶賀三馬者以酒也請徹馬投壺禮畢也此節之義鄭注未達烏程韓氏云自篇首至此是投壺始終儀節

愚按正爵既行凡三見正爵謂當飲之爵先儒所謂禮爵也始曰正爵既行謂飲不勝者也二曰正爵既行請立馬亦飲不勝者也三曰正爵既行請徹馬亦指飲不勝者而慶多馬者亦在其中蓋行爵專主飲不勝者故也郝氏以此節

二正爵一爲不勝者當飲之爵一爲多馬者當慶之爵蓋非是

算多少視其坐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算長尺二寸壺頸脩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焉爲其矢之躍而出也壺去席二矢半矢以拓若棘毋去其皮

註云籌矢也脩長也實以小豆取其滑且堅矢以拓棘取其堅且重 疏云此明算及矢長短之數又明壺之大及矢之所用以儀禮準之此亦正篇之後記者之言也今記者既陳正禮於上可以此諸事繼之於下視其坐視其所坐之人 藍田呂氏云五扶七

禮記集說四十

十一

扶九扶其多少之數以廣狹爲之差皆陽數也壺頸脩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去席二矢半亦陽數也算長尺二寸天數也君子之所法象乃本諸天求諸陽因節文而托其義焉雖小事有所不廢也 嚴陵方氏云謂之籌者以計多少爲義謂之矢者以視中否爲義算長尺二寸者欲其有別於尺故加二寸焉毋去其皮則貴其自然而已 新安朱氏云今詳經文不言壺之圍徑而但言其高之度容之量以爲相求互見之巧且經言其所容止於斗有五升而注乃二斗釋之前經之所言者圍壺之實數而注之所言必借以方體言之而算法所謂虛加

之數也蓋壺爲圓形斗五升爲奇數皆繁曲而難計故算家之術必先借方形虛加整數以定其法然後四分去一以得圓形之實此鄭氏所以舍斗五升之經文而直以二斗爲說也然其言知借而不知還知加而不知減乃於下文遂并方體之所虛加以爲實數又皆必取全寸不計分釐定爲圓壺腹徑九寸而圍二尺七寸則爲失之疏家雖知其失而不知其所以失願乃依違其間訖無定說是以讀者不能無疑今以算法求之凡此言二斗之量者計其積實當爲三百二十四寸而以其高五寸者分之則每高一寸爲廣六十四寸八分此六十四寸者爲正方又取其

禮記集說四十

十一

八分者割裂而加於正方之外則四面各得二釐五毫之數乃復合此六十四寸八分者五爲一方壺則其高五寸其廣八寸五釐而外方三尺二寸二分中受二斗如注之初說矣然此方形者算術所借以爲虛加之數耳若欲得圓壺之實數則當就此方形規而圍之去其四角虛加之數四分之一使六十四寸八分者但爲四十八寸六分三百二十四寸者但爲二百四十三寸則壺腹之高雖不減於五寸其廣雖不減於八寸五釐而其圍則僅爲二尺四寸一分五釐其中所受僅爲斗有五升如經之云無不諧會矣 魯令弟子辭曰毋憚毋敖毋偕立毋踰言偕立踰言有

常爵薛令弟子辭曰毋慙毋敖毋僭立毋踰言若是者
浮

註云弟子賓黨主黨年穉者也為其立堂下相褻慢
司射戒令之詞 疏云周衰之後魯與薛有投壺者
號令弟子之異 嚴陵方氏云前曰正爵此曰常爵
何也以禮言則曰正以法言則曰常前兼於慶故以
禮言之此主於罰故以法言之 烏程姚氏云魯薛
令弟子辭雖小異總是一箇敬字慙自大也敖自肆
也背人而立曰僭立言及他事曰踰言浮即浮白之
意言浮白以為罰也

禮記集說四十

十三

鼓○○○□○○□○○○□○○○□○○○□
○○○魯鼓○○○○○○○○○○○○○○○○
○○○○○半○○○○○○○○○○○○○○○○
投壺禮盡用之為射禮司射庭長及冠士立者皆屬賓
黨樂人及使者童子皆屬主黨魯鼓○○○○○○
○半○○○○○○○○○○○○○○○○○○○○
○○○○○○○○○○○○○○○○○○○○○○
○○○○○○○○○○○○○○○○○○○○○○

註云此魯薛擊鼓之節兩家之異故前後兼列之圖
者擊磬方者擊鼓古者舉事鼓各有節聞其節則知
其事矣投壺之鼓半射節者投壺射之細也射請燕
射庭長司正也使者主人所使薦羞者 疏云每一

圓點則一擊磬每一方點則一擊鼓頗有圓點則頗
擊磬頗有方點則頗擊鼓也此射與投壺相對用半
鼓節為投壺用全鼓節為射禮又投壺在室在堂是
燕樂之事故知此射亦謂燕射非大射及鄉射也案
鄉飲酒將旅之時使相為司正察飲酒不如儀者故
知庭長司正也冠士者謂外人來觀投壺成人加冠
之士尊之故令屬賓黨若童子賤則屬主黨也 長
樂陳氏云主人以仁接賓則樂人樂賓者也使者及
童子事人者也故屬主黨司射作人者也庭長正人
者也冠士行禮者也立者觀禮者也故屬賓黨壺以
受矢致樂者也故主黨執之中以盛算取勝者也故

禮記集說四十

十四

賓黨奉之然黨雖有賓主之辨而主黨之樂人必位
於西階之上使人執壺亦立於司射之側凡皆所以
就賓 侍射則約矢侍投則擁矢是投壺與射禮無
異特繁簡不同爾以魯薛鼓節論之取半以下為投
壺禮盡用之為射禮聞鼓節則知其事矣魯薛所令
之辭所制之鼓雖見於經其詳不可得而知也觀春
秋齊晉之君嘗講此中行穆子相之晉侯先穆子曰
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
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與古
人以此行燕禮為會同之主於其中否以下與衰其
重投壺之禮如此則魯薛之詳亦不是過也 嚴陵

方氏云魯薛之鼓既異而傳之者又異故記者兩存之。山陰陸氏云魯投壺之鼓多薛投壺之鼓少亦所以待同姓異姓之別也。詩曰在宗載考有是哉。京山郝氏云按有圖無辭卽所謂聲也和之以狸首騶虞等歌卽所謂辭也亦可以證聲與辭之異矣。納蘭氏云石渠王氏以司射至主黨二十四字與上文薛令弟子若是者浮相屬集說從之竊案此二十四字注疏在後取半以下爲投壺禮盡用之爲射禮之下未嘗不可何故必欲移之蓋此記自主人奉矢至請徹馬投壺之禮已畢後又記算籌之數壺矢之制又記魯薛令弟子辭及擊鼓全半之節又記屬賓

禮記集說四十

注

黨主黨之人所以補前正經之未及猶儀禮正經後之記也本不相連屬其不必移於薛令弟子之下明矣又樂人乃擊鼓與弦歌者也蓋主人推主黨爲之者今云國子之能爲樂者而又屬之主黨豈卿大夫之子而能爲樂者反不及於外來之冠士耶此則仍注疏而誤者也

儒行第四十一

疏云案鄭目錄云儒行者以其記有道德者所行也此於別錄屬通論 夫子自衛反魯哀公館於孔子問以儒行記者錄之以為儒行之篇凡十七條十五條皆明賢人之儒其十六條則明聖人之儒其十七條則夫子自謂也 橫渠張氏云載舊多疑儒行今觀之亦多善處 藍田呂氏云儒行言儒者之行誠有是事也謂孔子言之則可疑也雖然其言儒者之行不合於義理者殊寡學者果踐其言亦不愧於為

禮記集說四十一 儒行

一嘉業堂校刊

儒矣此先儒所以存於篇今日講解所以不敢廢也 烏程韓氏云儒行以行名儒也儒者世所需世實需儒而儒無以待世故常以儒相詬病儒行十有六言立者四立者行之基也士不能立即出不成出處不成處苟得苟免將無不至自衛猶虞葵足安望其為國楨為世瑞也哉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儒服

藍田呂氏云古者衣服之制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有差等未聞儒者有異服也未世上下僭亂至於無別

儒者獨守法度有異於眾此哀公所以發問也居魯則魯衣居宋則宋冠因其俗而已非苟異於人也故曰其服也鄉 嚴陵方氏云逢掖之衣王肅以為深衣是矣章甫之冠郊特牲所謂殷啜是矣掖當臂之下其制特大則可以運肘故燕居之所服莊子曰宋人資章甫而適楚則是宋之所冠也明矣公西赤掌孔子之喪用章甫之冠則孔子之冠衣固如是已君子之學也博者無狹其所居也其服也鄉者不忘其所本也 烏程韓氏云哀公問服非問儒孔子却借儒服引出儒行一問

禮記集說四十一

二

哀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

註云物猶事也僕大僕也君燕朝則正位掌擯相更之者為久將倦使之相代 疏云孔子答言儒行深遠非可造次若急說則不能盡其事若委細悉說之則乃大久僕侍疲倦宜更代之未可終也者若不代僕則未可盡也

哀公命席孔子侍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 疏云此明孔子侍坐於哀公說儒行脩己立身之事

晏氏云君子比德於玉故稱珍焉方其藏器於身則玉韞於匱中及其待時而動則珍陳於席上

故曰有席上之珍以待聘日出而作夙在日出之前於此而學是先眾人而有作也日入而息夜在日入之後是後眾人而未息也非自強之學而何席上之珍則其德可貴夙夜強學則其道可尊二者有師道焉故曰待聘待問懷忠信則其言有物力行則其行有常二者有臣道焉故云待舉待取雖有為師為臣之道而未嘗屈道以伸身必待彼之聘問舉取然後徐起而應之故曰其自立有如此者 晉江周氏云四句平席上所以自責強學所以致知忠信所以存誠力行所以躬行聘問舉取皆以人君言待只是無求於人意 山陽彭氏云四待字自立全在於此聘

禮記集說四十一

三

乃幣聘問乃顧問舉則托為心腹取則任以煩劇皆豫於己無求於人者故曰自立待而曰以固是實在可待處

儒有衣冠中動作慎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僞大則如威小則如愧其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

藍田呂氏云衣冠中不異於眾不流於俗而已動作慎則非禮弗履而已 晏氏云大讓者祿之以

天下弗顧繫馬于駒弗視故如慢如威小讓者觴酒豆肉讓而受惡衽席之上讓而受賤故如僞如愧嚴陵方氏云三揖而後進故曰難進一辭而遂退故

曰易退粥粥柔弱之狀故若無能也 武林顧氏云粥粥無能即形容其難進易退 松陵趙氏云首二句作總以下俱從此形容出來曰如曰若言相似而實非正借不好處以形他好處大則如威二句即從上大小字想出較有婉致舊以盛滿為大斂戢為小作四句平看未得 納蘭氏云衣冠中者乃得中之中如呂氏所云集說以中為正方氏本張氏作之仲反者皆非

愚按陸農師謂大則小則猶言大讓小讓讀如敬慎威儀唯民之則之則嚴陵方氏以大則小則之大小作容貌看其說雖通總不如晏氏之

禮記集說四十一

四

說為安

儒有居處齊難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為也其備豫有如此者

山陰陸氏云難猶戒也洗心曰齊防患曰難 嚴陵方氏云或居或處不失乎齊難或坐或起不失乎恭敬愛其死非貪生也將以有待於時而已養其身非苟安也將以有為於世而已 晏氏云言必先

信者無妄言行必中正者無諛行 講義云道路之間必欲捨險而趨乎易人之常情也冬而欲溫夏而欲清亦人之情也於此而不爭者推利害之心與人

同之而已有待有爲蓋將有立於天下也 松陵趙氏云凡此皆所謂待物之備先時之豫而不在臨時卒辦也備謂具足豫素定也舊以中正以上爲敬以持己不爭爲恕以待人唯恕則不輕死唯敬則能養身支離之甚

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爲土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爲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有如此者

晏氏云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而言忠信者可行蠻貊故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寶非其義也祿之

禮記集說四十一

五

以天下弗顧而義人之正路故不求土地而立義以爲土地經天緯地曰文故不祈多積多文以爲富事君者量而後入故非時不見而難得不可則止故非義不合而難畜不以小言受大祿故先勞而後祿易曰何以聚人曰財夫金玉土地多積與夫祿利皆財也眾人之近人以此而已儒者之近人則異於是烏程姚氏云難得而易祿也二句是反覆說非時不見是相時非義不合是守義得是得其志畜是畜其身 山陽彭氏云難得難畜易祿下方解明儒者以忠信義文之身君固欲得之以圖治然而甚難也得難矣祿之必難及以祿養之却又易祿易畜宜易矣

今却不易正妙在有難有易太易則熱中太難則方板忽難忽易總合中庸之道方是儒者之近人難得指未仕時易祿難畜指既仕時於也字而字見婉轉商量贊歎不置之妙

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劫之以眾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驚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不斷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

註云劫脅也驚蟲猛鳥也 疏云以脚取之謂之攫以翼擊之謂之搏 嚴陵方氏云貨財樂好皆人之所利者見利而狗之則虧其義矣故見利不虧其義

禮記集說四十一

六

者是不狗利也眾言人之多兵兵器之利見死而懼則更其守矣故見死而不更其守者是不懼死也 晏氏云驚蟲而能攫搏之人皆以爲勇吾則不程計其勇爲其暴虎者尚勇而不尚義也重鼎而能引之人皆以爲力吾則不程計其力爲其扛鼎者尚力而不尚德也先儒以爲儒者若遇驚猛之蟲不程量堪當而卽攫搏之若重鼎則不預先商量已力堪引而見卽引之信如是則一勇之夫豈儒者之事哉不斷其威則權足以制物不習其謀則知足以決事 黃氏云往來二義謂儒者消長否泰之時也謂時往者雖屯否亦不爲悔吝時來者雖通泰亦不

為遜豫惟守道從義不以窮達移其操 吳江徐氏云過言出於己之失知過則改而不再流言出於人之毀禮義不譽則終不得而毀之 烏程姚氏云貨財着一委字是出入之恣樂好着一淹字是浸灌之深於此處見得明守得定是謂不虧其義某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是過言之不再公將不利於孺子但赤舄几几而已是流言之不極威以時奮可也先主之以斷則威峻謀因事出可也先加之以習則謀深此儒者所以不斷不習也易大過之象曰君子以獨立不懼此儒於利義生死關頭能辨之極其明守之極其固於所宜者不程勇力而斷為於所不宜者一

禮記集說四十一

七

順往來而不與改過而不窮極於外順事而不斷習於中是其節其行真有亭亭獨立於儔伍之表者故曰其特立有如此者

愚按鄭注沮謂恐怖之不知何據孔疏謂俗本沮或為阻字謂阻難之事下文世亂不沮鄭注不以道衰廢壞已志孔疏謂世亂亦不阻已之志則竟作阻字解矣沮與阻分明二字何可混也禹貢澠沮會同言澠沮二水河濟之別異源而同流有合聚之意故曰會同此沮字當作聚字解沮之以兵言聚之以兵也下文世亂不沮沮字亦作聚字解言世亂當退不合聚眾人以

遠禍患正見其特立獨行處 澠沮之沮子魚切音疽經典釋文注此沮字在呂切則音聚矣或者假借其字而改音以讀之歟則吾之解亦不為無據

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溇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

嚴陵方氏云德雖可親而不可劫之以力迹雖可近而不可迫之以勢身雖可殺而不可辱之以非理不以四支之安而過其行不以口腹之養而污其身其過失可以諷諭之而不可以指斥之凡此皆其剛毅

禮記集說四十一

八

然也然居處不淫飲食不溇而以為剛毅何也蓋淫於居處溇於飲食皆人之慾也孔子曰棖也慾焉得剛非謂是乎 武林顧氏云劫亦要親他迫亦要近他辱亦要殺他而有不可以力以勢以非理儒者所不受也唯不役於欲故宮室之美口腹之奉無取焉不可面數最要體味待徵色發聲而後喻者恆人之處過則然儒者一諷諭言下了然何可指斥 儒有忠信以為甲冑禮義以為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 註云甲鎧冑兜鍪也干櫓小盾大盾也 藍田呂氏云首章自立論其所學所行足以待天下之用而不

窮此章自立論其所信所守足以更天下之變而不
易二者皆自立也有本末先後之差焉 石林葉氏
云甲冑者自防之器忠有諸中信有諸己亦以自防
也干櫓敵人之器禮以區別義以裁制亦所以敵人
也 嚴陵方氏云仁善爲元元者首也故於仁曰戴
義善爲臧臧者藏也故於義曰抱 武林顧氏云自
立全在不更其所上得力行處不分窮達其所就指
上忠信禮義仁義說不指居底處所易曰良其止止
其所也不易乎世正此謂矣 山陽彭氏三應事接
物曰行戴仁則以之爲酬酢萬變之主若戴於首者
然立身行己曰處抱義則以之爲出入往來之路若

禮記集說四十一

九

抱於胸者然

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篳門圭窬蓬戶甕牖易衣而
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詬其仕
有如此者

註云宮謂牆垣也環堵面一堵也篳門荆竹織門也
圭窬門旁窬也穿牆爲之如圭矣上答之謂君應用
其言 疏云蓬戶謂編蓬爲戶甕牖窗圓如甕口
易衣謂更相衣合家共一衣出則更著之并日而食
二日而用一日之食也君用其言則竭力不敢猜疑
君不用則靜默不敢諂媚求進 嚴陵方氏云一畝
之宮四面各十步環堵之室四面各五版不敢疑以

其自信之篤不敢諂以其自守之正 武林顧氏云
要說仕道之正全在不疑不諂而不疑不諂又在貧
苦中來蓋世情參透得盡所以出仕只憑素心入對
吾君信不信不變塞焉此非儒者不能 藍田呂氏
云上之禮答不答繫乎知不知雖窮如是上苟知之
則必以是道自期不疑乎上之未信之也上苟不知
則我唯以力事人求其食以免死而已不輕進以求
合者也君不知而自獻其身君不問而自告其謀枉
尋直尺謂之不諂不信也

禮記集說四十一

十

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
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

石林葉氏云友一鄉之善士以至一國友一國之善
士以至天下所謂今人與居也誦其詩讀其書不知
其人可乎又論其世所謂古人與稽也適弗逢世而
援推者天也譏諂之民比黨而危之者人也起居雖
危而竟信其志天與人莫之奪也 嚴陵方氏云今
世行之後世以爲楷者所謂行而世爲天下法也援
言有所引推言有所進援則自上而引下推則自下
而進上私相與爲比暗相結爲黨雖危起居以其身
可危也竟信其志以其志不可奪也信謂自信也不

忘百姓之病饑溺由己 晉江周氏云集註以憂思串講言其居今稽古行今法後無非爲人心世道計不必至不忘百姓之病然後見憂思也適弗逢世以下是舉時勢之艱而猶必憂其憂見憂之深也總是憂思之意 松陵趙氏云此直是宣尼自譜首四句梗概略盡以下只寫出憂思二字思字意甚深遠

愚按信當加字注改讀爲申又訓猶爲圖字屬上讀俱非譏諂之民民字疑爲人字之訛

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禮之以和爲貴忠信之美優游之法慕賢而容眾毀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

禮記集說四十一

十一

石林葉氏云博學有以貫之故不窮篤行有以致之故不倦幽居而能樂天故不淫上通而能知命故不困忠信之美充實於內優游之法遞接於外充實於內故於賢則慕之遞接於外故於眾則容之慕賢則能毀方而爲圓也容眾則能瓦合而爲同也寬言其畜德裕言其容德 嚴陵方氏云語曰禮之用和爲貴蓋禮之體則貴節禮之用則貴和無體不立無用不行不言體之節止言用之和者主寬裕言之故也 烏程姚氏云幽居宜下一困字上通宜下一淫字今若此云者何小人窮斯濫矣是幽居之淫也易曰困於酒食是上通之困也其下字未嘗不是儒者但

主之以忠信出之以優游自人看來曰忠信之美優游之法耳非儒者自以爲美自以爲法也毀方而瓦合卽諺所謂方得圓得也注毀其圓以爲方合其方而復圓極明

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

疏云稱舉也欲舉人必程算其功積累其事知其賢乃推而進達之不求望其報使君得其志意所欲此推賢進達唯在利益國家不自求富貴也 嚴陵方氏云不以一身之小嫌妨天下之真才故雖親也亦

禮記集說四十一

十一

在所稱不以一己之私忿害天下之公義故雖怨也亦在所舉苟利國家不求富貴者以利國家爲心而不邀舉賢之賞也 金華應氏云下不望報於人上不求報於國 晉江周氏云舉謂進之於上援謂引之於下 烏程韓氏云此以人事君之事程功積事舉援本領苟利國家舉援本心得此大關鍵不辟不望不求便都有道氣

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難相死也久相待也遠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

藍田呂氏云舉賢援能儒者所以待天下之士也任舉者儒者所以待其朋友而已同其好惡故聞善以

相告見善以相示同其憂樂故爵位相先患難相死
嚴陵方氏云聞善者聞善言也見善者見善行也
所受之命謂之爵所居之官謂之位任舉謂相任以
事相舉以職 廬陵馬氏云久相待也雖久而不忘
遠相致也雖遠而不遺孔子以久要不忘平生之言
亦可以爲成人矣久相待之謂也 烏程姚氏云聞
善相告見善相示是恥獨爲君子必欲朋友同歸於
善也爵祿相先患難相死是好歹悉與其久相待遠
相致是彼此終不渝若此等人同處於達克堪國家
之重寄同處於窮克勝道義之重托是之謂儒者之
任舉也必曰與同升與同進任舉以職事固哉俗儒

禮記集說四十一

三

之爲見矣

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麤而
翹之又不急爲也不臨深而爲高不加少而爲多世治
不輕世亂不沮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
者

疏云澡身謂澡潔其身不染濁也沐浴於德以德自

清也 晏氏云儒行一篇兩言自立者其立不

因於人也一言特立者其立能出乎眾也又言特立
獨行者其立既能出乎眾而所行又不同乎流俗也

烏程姚氏云澡身浴德是自潔陳言而伏是自晦
恥自高焉用臨深不賁多安事加少世治可進而不

自輕焉世亂可退而不自沮焉人皆附同然其中有
不可苟合者弗與也人皆惡異然其中有未可輕訾
者弗非也特立獨行非求爲異也理原是如此唯流
俗人趨向一邊去了覺此人之立爲特立行爲獨行
耳特立獨行分不得應氏解曰非但處而特立於一
身亦出而獨行於一世非是

愚按陳言而伏五句先儒多主大臣諫諍說恐
非是特立獨行分明是處士品格非大臣風度
也竊意陳言者立言之謂伏者隱處之謂靜而
正之謂靜以待動持守甚正此乃陳言而伏之
時也而上之人弗知之亦無如之何矣麤而翹

禮記集說四十一

四

之者說文麤行超遠也玉篇翹舉也上弗知之
則有超然遠舉之意然又不急爲此行計也如
孔子去魯遲遲吾行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書
是也如此訓解方與特立獨行相合

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而尙寬強毅以與
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厲廉隅雖分國如錙銖不臣
不仕其規爲有如此者

註云雖分國如錙銖言君分國以祿之視之輕如錙
銖矣 疏云按算法十黍爲絫十絫爲銖二十四銖
爲兩八兩爲鎰 藍田呂氏云不臣者不傳質爲臣
也不事者無常職以食於上者也不臣不事皆事道

者也慎靜而尚寬則有度也強毅以與人則有守也博學以知則有本也服近文章則有文也砥厲廉隅則有節也兼是五者則所以事道者無慊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故雖分國而授之視之如錙銖之輕其規摹之大所爲之不亂皆所以事道也 山陰陸氏云慎靜往往失之狹吝故尚寬強毅往往失之絕物故與人博學以知句斷博而不能明了者多矣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爲亢而已矣此不知服近文章之過也就藪澤處閒曠釣漁自適無爲而已矣此不知砥厲廉隅之過也

晏氏云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易所謂不事王

禮記集說四十一

五

侯高尚其事也慎靜尚寬以仁而盡性強毅與人以義而制事博學以知以知而窮理服近文章外有備成之文砥厲廉隅內有脩潔之行此所以雖分國如錙銖不肯委質而爲臣誦已而入仕矣 建安眞氏云文章二字非止言詞聖人盛德蘊於中而光輝發於外如孔子稱堯曰煥乎其有文章子貢曰夫子之文章皆此之謂也至於二字之義則五色錯而成文黑白合而成章文者燦然有文之謂章者蔚然有章之謂 嚴陵方氏云陛之廉城之隅皆有分際則以況君子之不苟合也砥以平之厲以利之則以況君子之脩治也 臨川吳氏云服近如衣服常近身也

猶云被服儒術云爾舊以服字屬上句者非 慈谿黃氏云博學以知博學而多知也服近文章服習親近於文章之事如威儀之中度語言之當理皆是 愚按鄭注讀知服斷集說因之然不若諸說爲勝

備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

晏氏云合志同方言趨向者同也營道同術言脩爲者同也方言其地術言其業語曰士志於道是志必在於道也道不外於志也故始焉合志而趨向

禮記集說四十一

六

者不殊則終焉營道而脩爲者一致矣 嚴陵方氏云並立則樂以其無忌心相下不厭以其有遜志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以其久要不忘而相信之篤 山陰陸氏云易曰方其義也蓋義未有不因方而立者 京山郝氏云本方立義謂制行端正立身合義 烏程姚氏云從同方同術說到聞流言不信何等金蘭之契然君子之同一歸道義之正如其不同又未始不異也故又言本方立義見必義方之同始進而同脩不則各退而自守易曰君子以同而異即此意 晉江周氏云儒者之行敬以直內而所本者方正義以制事而所立者皆宜所志所營在是固有以

端取友之則矣故志同道合者則進而從與之爲友
然後並立相下而不爲流言之所惑也苟志異道殊
者則退而避之弗與爲友此正己以擇交之道也
烏程韓氏云友兼窮達或以任舉爲仕進之友此爲
隱居樂道之友恐未是 納爾氏云鄭注並立謂同
仕朋友集說因之不知立德立言立功立身皆立也
此並立承上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來則爲立身立德
無疑矣下文立義亦是一證集說從注疏以不信句
斷其行屬下吳氏本韓文其行屬上句而引論語聽
其言而信其行爲證亦通

禮記集說四十一

七

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
孫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
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者兼此而有之
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

註云此蓋聖人之儒行也孔子嫌若斥己假仁而爲
說仁聖之次也 嚴陵方氏云仁無本不立故首以
仁之本有本然後可以有行故繼以仁之地有行則
有所事故繼以仁之作有作則見其所能故繼之以
仁之能有能則形諸外故繼之以仁之貌形於貌則
必有所飾故繼之以仁之文文之至則必安於仁而
至於和和之至則必物我無間而終之以仁之施矣
烏程姚氏云仁主於愛溫良是本根仁由禮入敬

慎是實地仁則不苛寬裕其作用仁則克順遂接其
良能仁者必中禮其貌在禮節仁者必有言其文在
言談仁與天地同和於歌樂見焉仁合萬物而兼施
於分散昭焉此唯體仁之君子無所往而不在也故
曰儒者兼此而有之加重而不敢當曰尊讓不可作
二字解 松陵趙氏云尊讓二字正夫子聖仁豈敢
之意舊以溫良主容貌而以仁爲之根本云云大謬
潛江何氏云八件敘得有次序仁是統說溫良等
是分說蓋一本萬殊之義不是仁在中而八者發於
外也兼此此字指溫良之類不指仁說 烏程韓氏
云八者不必與前盡合注云總前十五段非確論也

禮記集說四十一

七

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不累君王不累長
上不閔有司故曰儒今眾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詬
病孔子至舍哀公館之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義終沒
吾世不敢以儒爲戲

註云儒行之作蓋孔子自衛反魯時也孔子歸至其
舍哀公就而以禮館之 晏氏云隕如穉之隕
而飄零獲如禾之穫而枯槁不隕穫於貧賤是貧賤
不能移也充則以滿而必溢詘則以高而必危不充
詘於富貴是富貴不能淫也不累君王者不爲汚吏
上不閔有司者不被明刑以見憐於有司眾人之命

儒也妄以其非真儒也故或慢罵而相恥或深疾而相病 烏程韓氏云此總申贊之曰儒有曰有如此者只擺脫得一妄字哀公館之見儒行之尊

愚按聞此言也以下五句皆哀公之言哀公尊夫子而館之且曰吾聞孔子之言見得儒者不言則已言則必至於信信者實也不行則已行則必至於義義者宜也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爲戲而誣之病之矣疏家以言加信二句爲記者之說終沒吾世二句爲哀公之言記者述而錄之蓋非是

大學第四十二之一

疏云案鄭目錄云大學者以其記博學可以為政也此於別錄屬通論 大學論明德所由先從誠意始

京山郝氏云大學天子學宮篇內言大學之道自天子達於庶人故即大學命篇大學所言皆古天子教庶子脩己治人之法皆謂之禮故與四十九篇並列 大學與中庸二篇真聖人約理之教所言性命大旨不越誠明兩字中庸先誠後明大學先明後誠中庸言顯微大學言格致一也大學始定靜安慮以

禮記集說四十二之一 大學 一 嘉業堂校刊

忠信終之先明後誠也中庸始戒懼慎獨以明德終之先誠後明也自大學之道至此謂知之至也多言明所謂誠其意者以下多言誠誠明是復禮之學聖人脩道之教莫要於禮 雲間陸氏深云羅仲素謂中庸之書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分明是有一本書傳到子思卻云述所授之言著於篇宋晦庵作大學章句又說經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傳是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如仲素所謂述而成書道有可言若謂不得其言徒記其意遂乃支分節解以不夫本書之旨微恐於理有碍誠如所云則曾子有此門人不應無聞也是一家之說不免學者之疑畢竟

大學中庸卻有原書不若程子只說大學孔氏之遺書也恰好 秋圃吳氏云大學自是一篇無分經傳篇首提綱語取分明意則歸并止至善故下專言知止實非三項格致誠正等名目有八卒言脩身為本仍是一事其於首篇之末接以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乃知知本而知已至格致之說已明故下獨言誠意此後歷引古之明親止至善者以明脩身之為本又引聖人之言證其知本之說於是詳言身心相困之理脩齊治平本末一貫之意全篇如貫珠 德清阮氏云先儒以大學為大人之學立義雖精而非古訓之舊學記曰大學之法大學之禮大學之教大戴

禮記集說四十二之一 二

保傳篇八歲出就外舍束髮入大學並指學官言之音當從泰 西河毛氏云大學一書自為首尾並無節次注疏但以大學之道起至止於信為一截子曰聽訟起至末為一截此亦不得已而為畧注之地與兩截分章不同 大學無古文今文之殊其所傳文亦無石經本注疏本之異自小戴傳禮記四十九篇中有大學中庸二書並著為經而其時復有以大中二書并論語孟子為小經者析二書於記為之單行因別有大學中庸之目歷漢晉隋唐以至於宋未有異也宋仁宗天聖八年會以大學賜新第王拱宸等爾時已有專本故可取為賜觀韓愈原道獨標誠意

即在唐世已專行其書可驗不始宋儒表章而始著也 秀水朱氏云漢藝文志曾子十八篇今見於大戴記者十篇曰曾子立事曰曾子本孝曰曾子立孝曰曾子大孝曰曾子事父母曰曾子制言上曰中曰下曰曾子疾病曰曾子天圓篇篇必冠以曾子二字其餘雖無聞使其存亦必冠以曾子如大戴所記矣大學不題作者姓氏或云七十子之徒共撰所聞或云是子思作而朱子則分經分傳謂經一章蓋孔子之言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且移之補之自爲大學非四十九篇中之真本也 錢唐吳氏云親民者德明而民親也考諸孟子學記其義本明孟

禮記集說四十二之一 三

子告滕文公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而後告以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由孟子之言觀之則親與新之意可見矣孟子所謂人倫卽下文所謂君仁臣敬子孝父慈交信者是也大學以明明德言孟子以明人倫言至於論民之親初無異辭又何疑焉學記曰化民易俗近者悅服而遠者懷之化民易俗言其新也近者悅服而遠者懷之言其親也由學記之言觀之化民易俗豈非孟子所謂新子之國者乎近者悅服而遠者懷之豈非孟子所謂小民親於下者乎則知新者親民之效也親者明明德之驗也此大

學之道在明明德所以繼以在親民也 太原閻氏云大學一書程子謂孔氏之遺書朱子謂十傳成於曾子門人之手不過見誠意章有曾子曰三字以古弟子於師方稱子如論語之於有子曾子實然者不知禮記四十九篇中稱曾子者一百一爲會申餘俱會參析而數之檀弓二篇曾子四十三雜記二篇曾子五曾子問曾子四十祭義曾子八可見曾子爲記禮者之通稱不必弟子謂其師若又以大學止一引曾子曰與他屢引者不同試問禮器亦只一引曾子曰周禮其猶醜與內則亦只一引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豈此二篇亦曾氏門人作耶或曰世以禮記爲

禮記集說四十二之一 四

漢儒書大學得非成於漢儒之手乎子曰否爾雅始自周公釋言以下或仲尼所增子夏所足叔孫通所益梁文所稱爾雅釋訓篇載及如切如磋者十二句班固謂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所記則知大學出於七十子之後叔孫通梁文之前必矣若必以爲曾子門人記者吾無徵 德清胡氏云禮記四十九篇中唯中庸大學爲出類拔萃之作中庸出於子思更誰與子思匹而能作大學乎卽如學記一篇亦言古大學教人之法而廣大精微遠不逮此書則其他記者可知矣古人著書自明其所得不求名於天下後世故有其言大行而作者之姓氏終無可考者

年遠事湮闕疑可也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涑水司馬氏云明明德所以脩身也親民所以治天下國家也君子學斯二者必至於盡善然後止不然不足謂之大學也 雪川倪氏云唯人萬物之靈具秉彝之性未有不明者至於昏則物欲有以蔽之譬之鏡聖人之明德鏡之無塵者也然猶曰明明德者鏡無塵矣更加以磨拭則愈明矣親近也愛也書曰民可近不可下親近之義也孟子曰親親而仁民親愛之義也聖人爲民父母視民如子推愛子之心以愛民不止於近之而已中庸曰子庶民此篇引康誥

禮記集說四十二之一

五

曰如保赤子又曰此之謂民之父母皆親民之義至善者善而又善至於盡善無地可進乃爲至善止者至於其極無進地則止矣 餘姚王氏云堯典克明峻德便是明明德以親九族至平章協和便是親民便是明明德於天下又如孔子言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親民 烏程姚氏云三在其實只一事明明德耳矣明明德須親民乃完全須止於至善乃極妙

愚按明明德是體親民是用而明明德親民又要止於至善三句兩頭一腳不當作三平看章句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

又云明德新民皆欲止於至善解得極是若以三綱領言之恐自相矛盾 親改爲新始於程氏章句因之厚齋王氏亦云大學之親民當作新猶金勝之新逆當爲親也蓋傳寫之誤陳幾亭謂親可施於親不可施於民以孟子於民也仁之而弗親爲證且言親民是墨者兼愛之道其說未嘗不是但此親字作近字解近之斯愛之矣愛之斯親之矣如保赤子心誠求之治國者之親民也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平天下者之親民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

禮記集說四十二之一

六

義其事不終者也此皆親民之止於至善也或問大學是論學之書何以入於禮記子應之曰克己復禮明明德之謂也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親民之謂也心意知物非禮無以完格致誠正之功身與家國天下非禮無以收脩齊治平之效是故大學之道即聖人之道也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大學中庸不過完全得箇禮而已故皆入於禮記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霄川倪氏云學以知爲先先知之而后能行先知可止之地則有定向有如所立卓爾之境 龍泉葉氏云定而后能靜則非對動之靜靜而后能安則非求息之安安而后能感則非役物之慮慮而后能得則非妄意之得 建安真氏云知止者謂知爲君必止于仁爲臣必止于敬爲子必止於孝爲父必止於慈方知得此理未曾實到其地能得者謂爲君已仁爲臣已敬爲子已孝爲父已慈是實到其地矣定靜安三字相類但有淺深學者用功且從定字起如此心搖動不定如何講得學問窮得義理此心既定方可漸到靜與安之地此心未定便要得靜與安無是理

禮記集說四十二之一 七

也 金華邵氏云靜安慮得皆曰能而定獨曰有者蓋天下事物皆有定理唯無所止則自與遷轉今既知之則能有諸此而不失也若其他能乎彼始能乎此 儼山陸氏云此一節自具大學始終節目亦吾道異端之所以分也如告子之學可謂定矣而未能靜禪者之學可謂靜矣而未能安唯其未能安故資於神通唯其未能慮故失之誕謾豈能有所得耶 京山郝氏云明者知之體知者明之用以其能覺謂之知以其不昧謂之明以其精一無雜謂之至善以其極深研幾謂之慮自其尋思起念謂之意自其主宰一身謂之心其妙用無方總謂之知知止與下文

知所先後致知知本知之至皆此知也天地人物之元神也不知卽不止不知卽不定纔知卽止纔止卽定然不曰定而曰有定者爲初心不定者言也中下輩亦有覺時但旋覺旋迷旋止旋放必眞知常覺以止其不止然後有定定后能靜靜后能安此際功夫須深造自得難可模擬到安時便是何思何慮不識不知聰明聖知所由出也易曰聖人所以極深研幾能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此也故曰能慮慮卽下文所謂致知格物物格而知至也得謂得大學之道 烏程姚氏云此一節是徹上徹下語然只點醒世人令從此入門定靜安慮不是

禮記集說四十二之一 八

坐空室中不懂不擾怡然默然之謂大學明明德親民身心家國天下那一件不經營料理唯不知止便惑於他歧膠膠擾擾顛顛危危營營苟苟胥失其當一知止則於身心家國天下日有酬酢應感總之無他向無妄動無作輟無嘗試漫爲事事皆得其止是知止能得之說也若只空空室中便是禪家虛寂之談要分曉揭知止二字是聖門提醒人第一義有定有字對無字看有定者實有是定更無妄念故承一靜字較常自得故承一安字思無不通故承一慮字行無不宜故承一得字學者細玩一有字三能字則知知止之爲喫緊矣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嚴陵方氏云物則以形言之形故有本末事則以理言之理故有終始 雪川倪氏云物之本末之始則所當先物之末事之終則所當後自本及末順而言之也因終原始逆而推之也 金華邵氏云本末終始自有次第唯能知本與始在所當先末與終在所當後則由己以成物此道雖未可徑造然亦不遠矣 道即大學之道 烏程姚氏云合上看來己與民是物然必由己以及民便有箇本末明與親是事然必自明以親民便有箇終始入大學者能於此間知所先後而用功之不紊乃為明德親民止至善故與其

禮記集說四十二之一 九

近道 物與事雖不得纔說物便有事故下文單說箇格物推到壹是皆以脩身為本並不提事字而事之終始自在其中 物只是一箇事只是一件云本末終始者正見此一物也此一事也但要於中知所先後耳知所先後不是知所先後只要知本與始之當先知本始而先務之末自舉終自成矣觀下文先後字面可見 烏程韓氏云除卻事物何處見德何處見民何處見明親指點最切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

物

武夷胡氏云格度也猶曰品式也所謂物之則也 新定邵氏云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者明明德之事也齊家治國平天下者親民之事也記大學者宜曰古之欲平天下者先治其國否則曰古之欲親民於天下者先治其國而願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何也言吾之自明其明德者即他日親民之本而所以親天下之民者非別立一道以親之即明此明德以達之天下耳 且不言欲致其知者先格夫物而變文曰致知在格物在之一辭所指蓋可見矣繼此即曰物格而后知至是格此而后知極其至也如

禮記集說四十二之一 十

必待物物格之然後知至則天下事物何可窮盡皓首窮年未能徧格夫苟未能徧格是意終無由誠心終無由正其為學也不亦艱乎此子貢以多學而識求夫子夫子所以深明其不然也然則欲格此物者將若之何而格之洪範有云思曰睿睿作聖孟子有云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 新喻黎氏云格物即物有本末之物致知即知所先後之知蓋通量物之本末事之終始而為用力之先後耳夫物孰有出於身心家國天下之外者哉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身之本在心心之發為意此物之本末也誠而正正而脩脩而齊齊而治治

而平此事之終始也本始先也末終後也而曰知所先後者其究在乎知止而已 餘姚王氏云格物是止至善之功既知止至善即知格物矣 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發便是意意之本體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於事親即事親便是一物意在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意在於仁民愛物即仁民愛物便是一物意在於視聽言動即視聽言動便是一物所以吾說無心外之理無心外之物中庸言不誠無物大學明明德之功只是箇誠意誠意之功只是箇格物 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虛靈明覺即所謂本然之良知也其虛靈明覺之良知應感而動者謂之

禮記集說四十二之一 十一

意有知而後有意無知則無意矣知非意之體乎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即事也如意用於讀書即讀書為一物意用於聽訟即聽訟為一物凡意所用無有無物者有是意即有是物無是意即無是物物非意之用乎格字之義有以至字訓者曰窮至事物之理是其用功之要全在一窮字用力之地全在一理字也若上去一窮字下去一理字而直曰致知在至物其可通乎夫窮理盡性聖人之成訓見於繫辭苟格物之說而果即窮理之義則聖人何不直曰致知在窮理而必為此轉折不完之語以啟後人之弊耶蓋大學格物自與繫辭窮理大旨雖同而微有分辨窮

理者兼格致誠正而為功也故言窮理則格致誠正之功皆在其中言格物則必兼舉致知誠意正心而後其功始備而密今偏舉格物而遂謂之窮理此所以專以窮理屬知而謂格物未嘗有行非唯不能得格物之旨并窮理之義而失之矣此後世之學所以析知行為先後兩截日以支離決裂而聖學益以殘晦者其端實始於此 格物者大學實下手處徹首徹尾自始學至聖人只此工夫非但入門之際有此一段也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皆所以脩身而格物者其所用力實有可見之處夫理一而已以其理之凝聚而言謂之性以其凝聚之主宰而言謂之心以

禮記集說四十二之一 十二

其主宰之發動而言謂之志以其發動之明覺而言謂之知以其明覺之感觸而言謂之物故就物而言謂之格就知而言謂之致就意而言謂之誠就心而言謂之正正者正此也誠者誠此也致者致此也格者格此也皆所謂窮理以盡性也天下無性外之理無性外之物學之不明皆由世之儒者認理為外認物為外而不知義外之說孟子蓋嘗闢之矣 京山郝氏云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即平天下者也不言平言明明德者見平天下不外吾明德也天下不外吾明德所以謂親民也明明德者致知之全體於天下者物格之成功也國畿內也天下遠故言平邦

畿近故言治家近易狎故言齊身多垢累故言脩心
爲身主主邪則眾亂故言正意爲心萌意妄則迷真
故言誠知爲心靈事物之宰卽明德推而極之故言
致知所徧照莫非物家國天下皆是絜而量之故言
格誠意以上皆言先致知格物獨言在者誠意以上
推原本末終始之序致知格物總結本末終始之要
也序有先後歸於致吾之明以格物而已矣致推極
也格度量也知不致則明德之體不全物不格則明
德之用不廣內外一貫顯微無間故曰致知在格物
卽所謂明德親民明明德於天下者也入者遠自天
下國家約至於知知卽推而致之及家國天下自誠

禮記集說四十二之一

十三

意至脩身皆所以致知而格乎天下國家之物者也
總之大學之道明德親民以明明德於天下而已
治平八事不出知止六事內太較六事管至善八事
管明親六事實八事中至善貫明親中六事根抵八
事課目止定靜安慮已括盡大學之道物有本末事
有終始舉其條件而縮結於致知格物道不離經世
學不越事物明明德實地也 心無體以意知爲體
心無用以物爲用合之總是一心然言心則包舉而
不親切細推到意又推到知實之以物乃所以完知
之分量而明諸天下者也 目雖有八心意知只一
件提意而心與知俱結在內物雖不是心意知然離

物則心意知無所用離心意知亦復無物正心先誠
意次第可尋若意外別尋知知外別尋物實難分析
意外尋知知體爲虛知外尋物物形爲泛意萌卽知
知動卽意意知着卽物一誠意而心知物俱管攝矣
故誠意爲關鍵後釋誠意不及格物致知以格致爲
大學始終此章已盡後不復贅也 心是宅意是宅
邊運動知是宅主人明德之神也物卽身與家國天
下自天下尋究向裏來只是一箇明德明明德直要
格家國天下之物中間誠正脩齊治平許多節目條
件本末終始先後轉運轉唯一箇致知格物明明
德於天下而已矣致知若不在格物則明德與天下

禮記集說四十二之一

十四

國家頭尾兩沒交涉直待意誠心正身脩挨次完後
方去平天下無此理次第雖多只致知在格物一句
申紐八事一齊超入若非致知在格物則八事皆成
破裂矣 格物兩字管到平天下住卽是絜矩格方
也比方絜度此知不昧此意不欺卽是知至意誠故
致知格物爲明親全體工夫誠意爲引子義理曉然
在簡策無人討究耳 宋儒格物之說凡事須從外
面記定式樣然後去做出知聖賢無此等螟蛉之學
所謂學養子而後嫁意且不誠何況致知自覺難通
乃云不必盡窮天下物但一事上窮盡他可類推又
云一理通萬理皆通如此則知又分明不在格物矣

又謂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夫考之事爲是脩身察之念慮是誠意都解不得格物文字講論於學爲切只合說致知在博文在學問可也格物之物與物有本末之物分明相承乃解物有本末之物爲明德親民格物之物另爲文字講論是兩物也又引易學以聚之問以辨之中庸明善擇執爲徵夫彼所言者學問擇善此所言者明德規模分量物我兼體以見學之大各有所指也若論學問擇善亦只在致知項下蓋誠意卽誠致知卽明明卽擇善若以格物當明善則致知一段所幹何事致知格物云者擴吾明德以格

禮記集說四十二之一

十五

家國天下之物所謂明明德於天下始終本末實地異於佛氏之空虛絕物者也宋儒詆不學問爲佛氏因以格物當學問支離泛濫與佛氏空寂皆偏枯無用五十步笑百步耳烏程姚氏云此舉其已試者以立極不曰平天下曰明明德於天下正見此明德已與天下所共有必親得天下之民始盡得明明德分內事而其間先後之節次又一有一有不可紊者故詳說平治齊脩正誠致格等件治齊是明明德於國家脩正誠致格是明明德於己數先字正上文知所先先字知所先而實用其功則知至意誠心正身脩家齊國治天下平一以貫之物該身心家國天下

皆學人所當究心者而其中一一精微處不可不一分曉也致知者不於此處討分曉顛倒錯亂不可勝言故致知工夫只在舉此物而一一格之討求的分曉曉得此宜如何做彼宜如何做洞洞徹徹自下及上由本及末無纖微毫髮之疑則所發念慮必誠而不欺所存主處必正而無邪所踐履處必脩而不壞以刑于家必齊而不斃以施諸國必治而不亂以及於天下必平而不跛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正於此處大得力故下緊接云物格而後知至云云崑山顧氏云致知者知止也知止者何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

禮記集說四十二之一

十六

交止於信是之謂止知止然後謂之知至君臣父子國人之交以至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之謂物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孟子曰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昔者武王之訪箕子之陳會子子游之問孔子之答皆是物也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唯君子爲能體天下之物故易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記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若以格物爲多識鳥獸草木之名則未矣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西河毛氏云心意知一若知爲首意次之心又次之而以之內觀則心常在前知常在後其次第又若相反然而心意知無有先後亦無有次第也當其未

發卽謂之心及既發卽謂之意時而心卽時而意而知則無時不見於其間其所以先誠意而後正心者亦謂用功從誠意始耳是以用功者當其既發也而卽誠意及發已而卽正心時心意卽時正時誠不加勉強亦無事遏抑任其自然而由誠而正循環焉以至於盡而於是盡性至命之學亦俱見焉 格物只是量度物之本末其格字釋義已見廣韻後闕潛邱讀李善文選運命論註引蒼頡篇格量度之也爲解恍然謂大學格物只此已見尙何他疑蓋蒼頡訓纂滂喜爲三蒼字書之最高古者此并非格至格正所能爭也 魏志和洽傳因尙書毛玠等以節儉選

禮記集說四十二之一 七

人物嘗云儉約過中以之處身則可若以之格物所失實多此正以格物爲品量人物之解大學格物正同須知格物二字自來有之然釋義只是如此 客謂爾雅說文俱訓格爲至此格物當作至物解物是人己格物者謂向離乎物而今至之猶中庸言成己成物也子曰如此則格物二字明新己了更不必誠意脩身及齊治平矣康成訓格爲來遂有來物之解啟後儒營議豈有徒執一訓詁可解經者 先仲氏謂大學並出物字不當作兩解假如他經物字雜出不倫周禮宗伯辨名物春秋傳納民軌物國語毛以示物繫辭物以羣分禮記緇衣言有物而行有格尙

書克勤小物則一經一義一字一詁任其自便至是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則不得謂六德之物非六行之物哀公問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則不得謂仁人一物孝子又一物今大學旣以本末爲物則格物之物卽是本末之物乃又舉他物以解格物則卽本文一物字而前後異義豈可爲訓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餘姚王氏云意欲溫清意欲奉養者所謂意也而未可謂之誠意必實行其溫清奉養之意務求自慊而

禮記集說四十二之一 六

無自欺然後謂之誠意知如何而爲溫清之節知如何而爲奉養之宜者所謂知也而未可謂之致知必致其知如何爲溫清之節者之知而實以之溫清致其知如何爲奉養之宜者之知而實以之奉養然後謂之致知溫清之事奉養之事所謂物也而未可謂之格物必其於溫清之事也一如其良知之所知當如何爲溫清之節者而爲之無一毫之不盡於奉養之事也一如其良知之所知當如何爲奉養之宜者而爲之無一毫之不盡然後謂之格物溫清之物格然後知溫清之良知始致致致物格而后知至致其知溫清之良知始致致物格而后知至致其知溫清之良知

知而后溫清之意始誠致其知奉養之良知而后奉
養之意始誠故曰知至而后意誠 京山郝氏云知
所以樞紐乎天下國家身心意之神也自本及末自
始至終料量區處皆吾神明所貫察則物格矣而后
吾本明之體表裏洞達而稱至焉此明德親民成始
成終之要也知既至矣則神明卓立纖偽難欺而后
意誠意誠則無邪思想累冲虛之體而心可正心
正則百體管攝表儀端而身亦脩身脩然後家人內
外大小整肅而家齊家齊然後身教下行而國治國
治然後風聲四訖而天下平此孰非物之格而知之
所以至哉唯知本始所先故未終從之所謂知止定

禮記集說四十二之一

五

靜安慮而能得也 物格而后知至以下申言所以
當先之義物格而后知至者言知不格物不可爲至
知至而后意誠以下言能極致其知則意誠心正脩
齊治平可次第舉也明明德於天下必先入者逆探
其本物格知至后入者順推其末逆以致知格物爲
終順以物格知至爲始天下國家皆歸宿於一知一
知至而家國天下總貫矣 致知在格物卽所謂物
有本末物格而后知至卽所謂事有終始本乎知而
達於物終乎物而始於知體用一原周流無間乃所
以明明德於天下也知所先則務本反始無粉飾務
外之弊而不失之支離知所後則深造自得安民

及物之功而不失之空虛 物格而后知至大段括
盡知到至處工夫十九正是能慮能得時節意誠心
正脩齊治平皆馴至矣而后意誠以下逐項雖有本
等工夫非截然一節做一節本末始終盡頭處分得
本末始終相因處分不得所謂誠其意以下五段通
融開釋正爲此知所先後唯古人世儒知先後片片
劈作兩段去道遠矣 無錫高氏云此與上節卽所
謂知所先後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其本亂而未
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
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禮記集說四十二之一

三

註云壹是專行是也 疏云亂謂身不脩也其所厚
者薄三句覆說本亂未治否矣之義此謂知本本謂
身也 蕭氏魏氏云脩身爲本則家國天下末也德
者本也則親民末也格物者格此而已格之有主卽
爲知止格之有序卽爲知先格之有要卽爲知本
德清許氏云知身之爲本而本之當厚精神命脉一
歸於吾身而天下無遺事矣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
之至也 京山郝氏云身與天下國家皆物也而身
爲本天下國家爲末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其間或有
家有國有天下不同同此脩身爲物之本此格物者
所當知也苟不知所先後身不脩其本亂矣欲格天

下國家之物而未治者否矣民雖當親身既爲本較民尤厚苟不脩其身則所厚者薄矣欲明明德於天下使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故能脩身之謂知本知本則物格而知亦至此又致知格物者所當知也此申言上文物有本末之義稱天子者大學天子之學也道無間於貴賤故至於庶人本卽物有本末之本獨舉脩身者心意知皆統於身也身爲本則家國天下爲末所謂物有本末也本亂謂身不脩末治謂家齊國治天下平厚薄因上文親民而言厚猶親也薄猶疎也所厚謂身厚者薄謂身不脩所薄謂民薄者厚謂家齊國治天下平也知本知物之本知之至所

禮記集說四十二之一

三

謂物格而知至也 西河毛氏云格物如何曰物有本末格物也知所先後致知也曰在大學何文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此卽格物致知也 無錫朱氏云知未至由於本未知本未知則吾身之明德無由以明矣吾身之明德無由以明則民亦無由以親矣故曰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知本則知至矣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愚按格物二字先儒解者紛紛爾雅格來也注疏因之此謬解也程子曰格至也格物言窮理

也其訓格字本之玉篇而朱子因之亦曰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此舉業家所遵奉之者也橫渠張氏曰格去也格去物則心始虛明又曰格物外物也外其物則心無蔽涑水司馬氏曰格猶扞也禦也能扞禦外物然後能知至道新定錢氏曰物也者混成無虧範圍無外是爲太極是之謂至一廣漢張氏曰格物猶格於上帝物格猶祖考來格吳興沈氏曰先儒以格物爲窮極物理又以爲格去外物竊以爲窮極物理然後能格去外物新定邵氏曰物者何道也是物也堯舜禹相授名之曰中湯亦曰中

禮記集說四十二之一

三

武王名之曰極夫子名之曰仁又名之曰中庸其在易名之曰太極此章名之曰明德又名之曰至善一而已矣餘姚王氏曰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非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體之正又曰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之數說者皆駁雜不足取蓋格之爲義當依蒼頡篇而格物致知大約不離乎臨江黎氏之說爲是善乎哉心齋王氏申之曰格物者格其物有本末之物致知者致其所先後之知幾齋陳氏又申之曰格物也者格其處此物焉耳物莫要

於人倫而萬物皆後物莫普於人倫而萬物多
該子輯此章方竟適玉峰鄒子爲子繪壁羨圖
子援筆自題之曰手持璧羨心通萬變量之度
之若有所見其斯以爲格物之旨趣乎夫然後
可以止於至善此一贊似可作格物二字之注

脚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
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
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
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
其獨也會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

禮記集說四十二之一

三

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疏云自此至此謂知本廣明誠意之事此一節明誠
意先須慎獨引會子之言以證君子必誠其意 嚴
陵方氏云惡惡如惡惡臭好善如好好色則其所好
惡必誠矣此由毋自欺故也厭然有厭故從新之意
小人閒居所爲皆不善也果能厭故從新則善矣然
見君子而後厭然非其誠心也姑以揜其不善而著
其善而已十目所視言所視者多也十手所指言所
指者多也 石林葉氏云在獨而能慎則其在見可
知也小人在獨不能慎見君子然後揜其不善亦將
何益乎傳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誠於中則隱而微

形於外則顯而見此君子之謹其獨與小人之揜其
不善雖所主不同而形於外一也人之富足則能潤
屋而已德之脩則非特潤身而已充實在內則其心
廣輝光在外則其體胖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其
生色也粹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
喻 新定錢氏云獨非必暗室屋漏之謂雖大庭廣
眾而一念之動我自知耳於此致謹正是做不欺工
夫 常人只謂心之隱微人不知不見便走了若
於此時凜乎其嚴便是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如何敢
欺 雪川倪氏云謙注及諸家皆作慊竊謂不必改
經只作謙可也謙之彖曰人道惡盈而好謙此好惡

禮記集說四十二之一

三

之正也人能知謙之好惡則公矣又謙者有其實而
若虛者也不謙之人以虛爲實務矜夸以欺人不惟
欺人又自欺 誠一也而有善惡之異誠於爲善
誠也誠於爲惡亦誠也誠於中形於外君子與小人
皆然君子知其如此故謹其獨而誠於爲善 餘姚
王氏云大學工夫只是明明德明明德只是個誠意
誠意工夫只是箇格物致知若以誠意爲主去用格
物致知的工夫始有着落卽爲善去惡無非是誠意
的事大學工夫只是誠意誠意之極卽是至善 京
山郝氏云此釋誠意不及致知格物者明德親民之
始終前章已詳不復及也毋自欺釋誠意如惡惡臭

如好好色釋毋自欺獨已所獨知卽意也誠中形外
因小人惡形而知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非以小
人積惡爲誠也卽中庸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之意意
誠故心廣潤身故體胖 烏程姚氏云如惡惡臭如
好好色緊接毋自欺來若曰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
好好色之真此之謂自謙而誠意只是毋自欺小人
一節不是重以小人爲戒君子聞然自脩豈懲創於
小人而後慎此說小人閒居爲不善正本其一念自
欺來自欺則所爲皆非故無所不至曾子節正證誠
中形外之必然以見獨之當慎意獨之旣慎徹頭徹
尾皆是實落工夫便是明明德故說德潤身心廣體

禮記集說四十二之一

三

胖首提所謂誠其意者一句喚醒了人中兩出故君
子必慎其獨也教人狠下手末又收故君子必誠其
意一句打緊在人身上去令其必不輕放過此三必
字真喫緊之極 烏程韓氏云毋自欺下直接好惡
可見意卽好惡不必別訓心之所發誠之根柢在獨
故兩言慎獨非以慎獨代誠意亦非以慎獨了誠意
也心廣體胖從誠意來所以著箇故字 西河毛氏
云格物以脩身爲本而脩身又以誠意爲本雖身有
心意而誠意之功先於正心何則以意之所發始知
有善不善亦意有所發始能誠於爲善與誠於不爲
不善正心時無是事也是以誠意二字爲聖門下手

第一工夫假使意發而不善則必知其不善一如惡
臭之在前而惡而去之其知不善者知也不欺也惡
而去之則行也得也自謙也意發而善則必知其善
一如好色之在前而好而求得之其知善者知也不
欺也好而求得之則行也得也自謙也如是則與小
人之爲不善揜其不善而著其善者大異矣此所謂
慎獨也此工夫也誠意工夫一分善不善而知而行
之以求得於善而心已正身已脩矣由是而家國天
下皆以此推之如忿懣憂患親愛傲情好好惡惡與
反好反惡民好民惡無非誠意中善不善兩端與知
善知不善行善不行不善兩途而本末一致先後一

禮記集說四十二之一

三

轍治道雖繁一矩可絜大學學此而已 誠意如何
曰誠意毋自欺知至善也知也誠意必自謙得至善
也行也曰在大學何文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
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
也故曰誠意止至善也言大學首功則唯在於此而
已 慎獨慎字不是敬字敬雖發於心成於德如堯
之欽明舜之恭已然祇是治事之要故曰敬事曰執
事敬一加之心意便桎梏矣故主靜偏於內而主敬
又偏於外慎獨者誠意之謂也但實其意之所發而
不之忽此便是慎 太原閻氏云鄭註胖猶大也與
肥多肉也解別後代多混爲一朱子意清脩之士豈

必盡肥遂易注曰安舒也不知安舒乃泰字之解矣
詩云瞻彼淇澳萊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
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
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
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喧兮者道盛德
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注云澳隈崖也猗猗美盛貌斐有文章貌諠忘也民
不能忘以其意誠而德著也 疏云詩衛風淇澳之
篇美武公之德如骨之切如象之磋如玉之琢如石
之磨瑟然矜莊僩然寬大赫然盛美喧然宣著 石
林葉氏云道學求諸人自脩求諸己恂慄者誠於內

禮記集說四十二之一

威儀者文於外 甫陽林氏云此詩序云美武公之
德言其表裏相稱也故能先誠其意自然脩身可觀
蔡竹生於水旁自然猗猗而盛斐然如君子氣象蓋
由切磋琢磨而成就其材如此終是令人不能忘也
下文乃戴記解此詩蓋訓詁之學其來也遠自漢以
前有之矣 京山郝氏云此一節承德潤身言意誠
即德脩而可以為君子即所謂明明德也德即明德
至善即止於至善民不能忘即親民也 烏程姚氏
云道學自脩恂慄威儀俱二字成文決該作二字解
言以道為學也解道作言便不是 道學是以道為
學道盛德至善是道極其盛而德止於至善道得眾

則得國是絜矩之道得眾心道善則得之是絜矩之
道止至善總與前後諸道字相印證再玩君子之道
聖人之道天地之道及而道自道也君子尊德性而
道問學道千乘之國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夫子自道
也此自道二字正應道者二字無道桓文之事者亦
說不行桓文之事耳即今奉聖旨某部知道亦說知
而行之耳豈謂知而言之哉獨怪世人不察道是行
通解道作言失當日立道字之意 道學須斷然不
惑而日進於精微故貼如切如磋自脩須狠力下手
而日求其細潤故貼如琢如磨心體本恂慄嚴密武
毅而常惺惺故貼瑟兮僩兮威儀本心體之發越常

禮記集說四十二之一

惺惺而無愧作自宣著盛大而不可掩故貼赫兮喧
兮一字字不苟下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親民止至
善道學自脩恂慄威儀於道為至盛於明明德為止
至善故曰道盛德至善 西河毛氏云爾雅骨謂之
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四者各有分屬不
得混稱治骨角治玉石且亦分治不連用又焉得曰
既切復磋既琢復磨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
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
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湯之盤銘
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

邦其命維新

註云克能也帝典堯典尙書篇名峻大也皆自明明德也盤銘刻戒於盤也 疏云詩周頌烈文之篇文王武王意誠於天下故詩人美之康誥戒康叔能明用有德此記之意言戒康叔以自明其德與尙書異太甲伊尹戒太甲之辭帝典之意言堯能明用賢俊之德此記之意言堯能自明大德也康誥言般人化紂惡俗使之變改爲新人此記之意自念其德爲親民也大雅文王之詩言周雖舊是諸侯之邦其受天之命唯爲天子而更新也此記之意其所施教命唯能念德而自新也 藍田呂氏云賢其賢親其親者

禮記集說四十二之一

五

君子同其善也樂其樂利其利者小人蒙其惠也古者大學未嘗不先自明其德然後及於天下故引康誥太甲堯典之言以明其皆自明也雖然自明明德者亦日新也合內外之道故自新然後新民也湯之盤銘自新者也康誥文王之詩新民者也君子治己治人其究一也故曰無所不用其極 廬陵胡氏云上民不能忘美武公之誠此沒世不忘美文武之誠夫誠至於民懷不忘其誠至矣 錢唐吳氏云德既明矣終始唯一時乃日新於是又取書詩言新者明之日新則德益輝光新其在己者也新民則風移俗易新其在人者也命新則祈天有承新其在天者

也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極者至也至則止矣故

下文取詩人所言止者明之止者止於至善而已

臨川吳氏云盤從皿或從木所以承盥手餘水將欲盥手別以一器盛水實於盤上用杓澣器中之水沃之所沃餘水落在盤中故盥文从水从皿从皿兩手加於皿而水沃其手也皿卽盤也內則曰少者奉盤長者奉水請沃盥盤不以承盥水而以承其餘水武王銘諸器載在大戴禮記於盤曰盥盤明盤之爲盥器而非沐器浴器也考之玉藻浴蓋用杵考之他書沐蓋用盆盆也杵也皆以盛水漬髮於盆之內裸身於杵之內漬髮裸身既褻且汗不可刻文盥盤承

禮記集說四十二之一

三

餘水者不褻不汗故可刻文而銘也按內則凡家之夫婦上而父母下而男女及內外使令之人每日晨興必盥故曰日新不特晨興一盥而已雖無事一日大約五盥有事而行禮又不止五也至若沐浴五日然後請浴三日然後具沐亦或過三日五日之期無一日一沐一浴之禮不日日而沐浴不可謂日新矣湯所銘之盤與武王所銘之盤皆謂盥盤也鄭注但言刻戒於盤不言盤之爲用孔疏乃以盤爲沐浴之盤朱子仍襲其誤蓋考之未詳而不及脩改也日新者何每日洗滌其手之舊汗而新之也苟之爲言猶言若謂若自今以始每日而新之則當繼今之日每

日而新之又於繼今之後每日而又新之也如此則每日而新無休息無間斷矣 京山郝氏云此一節承民之不能忘言意誠則業廣而可無愧於帝王即所謂親民也君子小人皆民也賢親樂利皆誠意之功業明明德於天下者也在人爲明德在天爲明命一也皆自明言皆自明其明德自明即慎獨也盤銘言新猶明也明德爲明明德爲新借沐浴寓洗心即誠意也誠意外無所爲自新也作新振作使然也曰邦舊爲諸侯也命天命也維新新命爲天子也即所謂國治天下平亦本誠意也盤銘曰新即明明德也康誥作新即親民也詩新命即明明德於天下也

禮記集說四十二之一

三

烏程姚氏云本道盛德至善來故首云君子賢其賢而有其德者必能世守其業故緊接親其親道盛德至善者其規爲制度必極其詳小人得世享其太平而且世蒙其福澤故云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語字字接續有分曉 烏程韓氏云賢親樂利德善之實也此中稍有不誠精神便不貫徹民不能忘以此 德清胡氏云蔡虛齋以爲賢其賢者先王有是德業之盛是其賢也吾則從而賢之所謂率由舊章者也親其親者先王有是覆育之恩在我之身是其親之所在也吾則從而親之所謂子子孫孫勿替引之者也說賢親者最確金仁山曰樂其樂者風清俗

美上安下順樂其遺化也利其利者分井受廩安居樂業沐其遺澤也說樂利句最確 太原閻氏云大學引康誥者四皆未及康字何義孔安國書傳雖晚出卻以康誥之康爲圻內國名遠勝康成作諡號解者嘗證以二事一定四年命以康誥而封以殷虛當既有誥文輒有篇名豈待身後之諡取以冠其篇乎一史記衛世家康叔卒子康伯代立父諡康子亦諡康將兩代同一易名之典乎故世本宋忠注曰封從畿內之康徙封衛衛即殷墟畿內之康不知所在也初以爲良然後讀括地志云故康城在許州陽翟縣西北三十五里陽翟今禾州正周畿內地因再四慨嘆前世之事無不可考者特學者觀書少而未見耳王銍之言殆謂是與

禮記集說四十二之一

三

愚按鄭注顧念也諛猶正也竊意不然說文顧還視也章句謂常目在之極是玉篇諛審也諛也顧諛者言當顧此而審諦之注作正章句作此皆非是說文盥澡手也玉篇盥洗面也與頰同新定邵氏以盤爲盥頰之盤非沐浴之器是矣但古者沐浴盥頰原屬四事具見內則曰雞初鳴咸盥漱又曰五日則燂湯請浴三日具沐其間面垢燂潘請澣足垢燂湯請洗可見古人每日盥不每日澣也盥頰同用一盤容或有之

而揆之日新之義則吳氏之說爲確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三隅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緡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疏云引商頌玄鳥之詩斷章喻其民擇所止小雅緡蠻之詩言黃鳥止在三隅得其所止孔子見其詩而論之曰觀於鳥之所止則人亦當知其所止也大雅文王之詩言文王之德緡熙光明又能敬其所止嚴陵方氏云極之爲言至也所與書言君子所其無

禮記集說四十二之一

三

逸之所同義蓋有所則有用有用則有極既有所矣其可不用其極乎故其言如此 藍田呂氏云民之所止止於邦畿鳥之所止止於三隅是皆知其所止矣人之於學不知所止流遁失守無所適歸終亦必亡而已矣黃鳥之不若也故文王之學所以緡熙者在敬其所止所謂仁敬孝慈信者乃爲人君爲人臣爲人子爲人父與國人交之至善也其所居之地不同故所止之善不一其所以爲至善則一也所謂止者猶行者之所欲至射者之所欲中雖未至也雖未中也必至必中而後已此之謂知止 石林葉氏云邦畿千里維民所止居而止之也緡蠻黃鳥止於三

隅擇而止之也穆穆文王於緡熙敬止安而止之也

建安真氏云大學之道在止至善以君道言之有一毫未至於仁不可以言止知仁之當爲或出焉或入焉亦不可以言止何謂仁克己復禮仁之體也愛人利物仁之用也爲人君者內必有以去物欲之私使視聽言動無一不合於禮外必有以廣民物之愛使鰥寡孤獨無一不遂其生此所謂仁也必有是體然後其用行焉故聖人論仁莫先於克己人君爲天下民物之主痲痺疾痛孰非同體故君道必主於仁而爲仁必極其至所謂止於至善也自古帝王獨稱堯舜爲至仁者以其兼體用之全無纖微之間故也

禮記集說四十二之一

三

若宋襄以不禽二毛爲仁梁惠以移民移粟爲仁是特區區之小善耳其可以言至乎其可遽止於是乎以此推之則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與國人交之信皆以極至爲當止之地若夫以貌恭爲敬以從令爲孝以長惡爲慈以小諒爲信而曰止於是焉則非所敢知也 緡熙敬止此敬字指全體而言無不敬之敬也爲人臣止於敬專指敬君而言乃敬中之一事也文王之敬包得仁敬孝慈信 東陽陳氏云經傳所引經文姑借以發明己意非必盡與出處本意相合如於緡熙敬止詩之本旨止字卽訓助語而大學乃以爲知止之止禮記中此類極多固難相律 京

山郝氏云此一節言意誠則於事物知止盡人之道而可以立人極卽所謂知止於至善也無所不用其極卽止於至善無所不用者承上起下之辭極卽至善三引詩言止至善亦本誠意也敬止猶慎獨也君臣父子朋友止於仁敬孝慈信卽知止至善無所不用其極也 德清胡氏云君臣父子國人是物字大注腳仁敬孝慈信是至善大注腳格物者格此而已知止者知此而已一切泛濫瑣碎之說皆可掃却格物莫先於人倫意誠以下舉不外此故大學之教致知知此力行行此故曰庠序學校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明明德之事也小民親於下親民之效

禮記集說四十二之一 五

也 湖上逸人云爲學莫要於格物格物莫大於聽訟無訟則民自親而明明德於天下矣使無訟隱然有明德在此卽物有本末也知明德爲親民之本則知至矣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太原閻氏云緡蠻黃鳥毛傳緡蠻小鳥貌雖朱子前有長樂劉氏緡蠻作鳥聲終當從毛傳及韓詩薛君章句緡蠻文貌爲是 巨隅詩集傳曰隅角也與上文巨阿作曲下文巨側作旁者一例集註忽云巨隅岑蔚之處說文解巨爲土之高岑爲山小而高高同也而土與山殊不倫况蔚乃草木盛貌與隅益無交涉推其故出鄭注就而觀之知其所止如鳥擇岑蔚安閒而止處

之耳語原寬緩不切切貼巨隅孔疏方云鳥止在於岑蔚巨隅之處又云鳥之知在岑蔚安閒之處朱子忽認作正解入集註幾郢書燕說矣大抵漢代相傳訓詁之學至宋而亡唐人名物制度之學亦至宋而亡要其理明義精則迥出前代數倍上矣予每論此不勝三歎焉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禮記集說四十二之一 五

註云情猶實也無實者多虛誕之辭聖人之聽訟與人同耳必使民無實者不敢盡其辭大畏其心志使誠其意不敢訟本謂誠其意 疏云無情者以下記者釋夫子之意也 廬陵馬氏云誠其意則使民心服不可得而欺矣大畏民志者心服之謂也 延平周氏云聖人聽訟與人同使無實之人不得盡其辭則異 仁和錢氏 景云大學在止至善而其首功則全在知止得止以盡此至善誠意是也誠意好好是好善惡惡是惡不善故毋自欺則知止自謙則得止小人之爲不善掩其不善而著其善是誠意之反謂不能知善得善也君子之道學自脩道盛德至善是誠意之證謂必毋自欺以知此善慎獨自謙以得此善也然則誠意非他不過慎其好惡以止於至善而已至於意誠則總以好惡二字順推到底如正心脩

身之忿懣好樂脩身齊家之親愛賤惡治國平天下之反所好絮所惡好民好惡民惡總只以絮矩概之蓋天下之數出於圓方圓出於方方出於矩平矩以正繩仰矩以望高覆矩以測深臥矩以知遠環矩以爲圓合矩以爲方則一言矩而上下前後左右舉是矣絮者絮此而已絮至此而得至善不止知止矣故至善兼明德親民而知止能得則兼至善平天下三言得失一言親民之止至善得眾得國是也再言明德之止至善善則得不善則失是也三言誠意之止至善忠信則得驕泰則失是也蓋忠信誠也驕泰者誠之反慎獨之反也卽小人之閒居爲不善無所不

禮記集說四十二之一

三

至者也亦卽小人之使爲國家彼爲善之善無如何者也然則平天下道善之得皆由於止至善能得之得是卽一誠意而知止得止齊家治國平天下皆在其中謂非本乎故曰此謂知本 德清許氏云自篇首至此或證明德或證親民或證止至善樞紐在誠意而下手在致知格物 京山郝氏云此引夫子之言以明物格知至亦本誠意也訟者欺詐之事物之難格者也唯誠意之君子足以大畏民志所謂物格而后知至也 此一節言誠意爲格物之本卽所謂物格而后知至也益以見誠意之爲要申前言君子必慎其獨必誠其意之故 心意知物四者一聯離

意求知則墮枯槁離知求物則成支離緊關唯一誠意而致知格物俱舉故此章應引詩書言明德親民止至善兼統矣至釋脩齊言好惡好惡本意也釋治國言誠言恕釋平天下亦言好惡言忠信皆誠意徹首尾而致知格物卽在內故大學一篇自知之至也以上多言明而兼誠自所謂誠其意者以後多言誠而兼明 脩齊治平各項下工夫作用不同總之誠意爲穀意不誠雖道義名節經綸匡濟皆是假之忿懣四者使身不脩意也親愛四者使家不齊亦意也藏身不怨學養子而嫁使國不治亦意也好惡不絮矩不忠信以利爲義使天下不平亦意也故誠意工

禮記集說四十二之一

三

夫一以貫之 無錫高氏云前云知本蓋示以的始之也此云知本乃證以事終之也 睢州湯氏云竊嘗三復古本大學此謂知本二句在其本亂而未治節下蓋脩身爲本之本卽物有本末之本格物之物卽物有本末之物致知之知卽知所先後之知卽知止有定之知格致誠正所以脩身所以明德明德爲本親民爲末脩身爲本家國天下爲末一也此卽示人以格物致知之功也下接所謂誠其意者一段中間反覆明德親民止至善而終之以此謂知本可見聖學入手唯在誠意而致知格物則誠意之功也原不得分爲二事所謂格物者格明德親民之物也明

德親民雖並舉其實總是明德明德卽是仁仁者以
天地萬物爲一體一民未親卽吾德有未明處故曰
明明德於天下者明德親民必止於至善則格物爲
聖學徹始徹終工夫聽訟一事蓋親民之一端而大
畏民志卽明明德也故曰此謂知本古本原自明白
直截非有錯文亦無煩補義後章如好而知惡惡而
知美若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所惡於上毋
以使下云云皆格物致知之最明白易見者也故一
部大學皆格物特未處處明言格物二字耳千古聖
賢心心相印毫髮不差大學之格物卽中庸之明善
孟子之集義理一而辭異不然若數聖賢各有心得
漫不相合所謂傳心者何事哉唐虞授受十六字辨
析危微精以察之一以守之格物也非禮勿視聽言
動言夫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不爲格物也親親
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各有差等不同兼愛格物也卽
至演易繫辭窮神盡變禮儀威儀三千三百無非格
物也故曰道外無物物外無道

禮記集說四十二之一

五

歸安鄭元慶述

大學第四十二之二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註云懣怒貌 疏云此覆明脩身正心之事心為身

本脩身必在於正心也 范陽張氏云心之正體無

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也其所以為忿懣恐懼好樂憂

患者皆血氣也此所以言身有所而不曰心也是心

禮記集說四十二之二 大學

者出乎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之外者也惟亡忿懣恐

懼好樂憂患則心之本體見矣 建安真氏云或問

大學不要有恐懼中庸卻要恐懼何也曰聖賢之言

有似同而實異也中庸只是事物未形之時常常持

敬令心不昏昧而已大學之恐懼卻是俗語恐懼之

說自與中庸有異 四明李氏云始焉心足以制其

身今也身反以戕其心故經不曰心有而特曰身有

挈其身而言之所以明數者之累乃生於身而非生

於心也然身之與心常相關而不相違安有身為物

累而心為我有者乎吾見忿怒之橫生嗜好之紛起

而恐懼憂患且交戰於方寸則心之存焉者寡矣故

經列四者於前而繼之曰心不在焉 錢塘吳氏云

四者唯忿懣在人不可有易言懲忿書戒忿嫉是矣

其餘三者如恐懼脩省好賢樂友生於憂患皆學者

所不能無今乃與忿懣俱以不得其正言之何歟蓋

所以不得其正者以其身有之也身有之者血氣所

使也是私欲也故其所忿懣則是好勇鬪狠忿忘其

身者也與一怒而安民者異矣其所恐懼則是怯懦

無勇見義不為者也與恐懼所不睹臨事而懼者異

矣其所好樂則是好色好利樂驕樂逸遊者也其與

好禮樂善者異矣其所憂患則是憂貧患得失者也

其與憂民憂國患不知患不能者異矣此其所以不

禮記集說四十二之二

得其正也乃若喜怒哀樂而中節何有於我哉而心

之正則自若也是知不得其正者以身有之而心不

在焉故也 新定邵氏云心者身之主宰而四肢百

骸之所由以聽命也心不在焉則目雖視而不見逐

鹿者不見泰山是也耳雖聽而不聞端冕而聽古樂

則唯恐卧是也口雖食而不知味中懷憂惕不覺七

筋之失是也夫耳目口之用若無預於此心而此心

一或不在則隨之而俱廢由是而觀欲脩其身者烏

可不先正其心哉 京山郝氏云有所者偏主不化

之意執吝曰有定在曰所有所不言心言身者心體

本無凡有屬形言忿又言懣言恐又言懼言好又言

樂言憂又言患皆過甚之意本唯喜怒哀樂重累其辭以見情勝也 不正非心之本體唯身與物接私意偏主怒焉而忿懣暴厲過度畏焉而恐懼驚怖不寧喜焉而好樂放浪忘反憂焉而慮患怯懦失措如此則魂魄不守氣壹動志心焉得正所謂物交物引之而已故曰心不在焉由是視聽飲食無所管攝始以身有所而喪其心既以心不在而并喪其身身與心交喪可知心與身相關也故脩身在正其心心不在即是自欺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與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意相違遠矣所以心不正身不脩爲意不誠故上章誠意單釋此章以下身心等并釋忿懣

禮記集說四十二之二

四者意之動於己也故以釋脩身親愛五者意之加於人也故以釋齊家 烏程姚氏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此心之本體端正如此一着箇有字所字便倚於一處物而不化故說則不得其正則字極緊切 或曰意已誠矣何以猶說心不在焉若是其甚曰聖賢發明經義垂訓後世必言極痛快始可警惕人心論誠意不說閒居一節何以見獨之當慎論正心不說心不在焉一節何以見心之當正論齊治平不說好惡之辟桀紂之暴失眾失國財聚民散葺害並至等語何以警惕人心而使之奮故各就一節而痛切言之且大學之意只說人用工夫有格致誠正

等項究之一了百了非誠意後方去正心正心後方去脩身也正不必泥此意見 烏程韓氏云正脩之故難言也就使見聞知味豈可便謂身脩只說身心關切如此令人自領此謂一照意言無盡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禮記集說四十二之二

疏云此覆明齊家脩身之事 四明李氏云大學一書丁寧於好惡者最詳前論正心既曰身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此論脩身復曰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及論治國則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又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而又戒之曰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反覆諄諄不一而足學者能平心以察之反己以思之接於耳目者無非進德之基無非內省之要殆見虛明洞達平坦夷無有作好無有作惡推此以平天下可也豈特齊家而已哉 新定錢氏云論齊家在脩其身卻只說身之所以不脩處若說身之所以脩即是上章正心事矣立辭嚴密極宜細玩且於齊家利害愈更深切上章四箇有所字此章五箇辟字其實皆心之病但上四者止是自身裏

事此五者御施於人卽處家之道也所以不同 京
山郝氏云人恆人也之向也言往而不返卽不知止
也辟僻同已甚之意鄭註作譬非也五者之辟皆意
之累 前四有所者物來不能順應卒發不能自主
志爲氣動故不得其正而害在身此五之其所者執
而不化一往而不返情逐物遷遂以成僻故害及家
人五者總一好惡也明者好惡若鑒因物自來此則
以意往就故曰之其所卽如父於子農於苗意一偏
則習而不察愛子天性豈曰不好至於惡亦不知則
昏矣稂莠害苗豈曰不惡至苗美亦不知則瞽矣
忿懷四者由氣質生身以血氣勝故怒爲首親愛五

禮記集說四十二之二 五

者由交接成家以恩情勝故愛爲首喜怒哀任意必無
身範而舉動乖方則身不脩愛憎任意必無家法而
情誼乖離則家不齊 恆情服官莅政在國與天下
或多公平家人意偏賢者不免故引諺語爲徵莫知
子之人與之其所之人正是一種莫知子是謂好不
知惡莫知苗是謂惡不知美此等人安能齊家非以
莫知子惡爲家不齊也 烏程姚氏云其所親愛者
或多禽犢之愛閨壺之昵其所賤惡者或視如草芥
而詬詈撻辱之不勝其所畏敬者或過生嚴畏而隔
絕離間從此起其所哀矜者或憐憫其孤少而姑息
以養成其過惡其所赦情者或唯己之爲尊而凌忽

不知檢飭之爲貴 五辟字從心不正來有所則之
其所之其所則不期辟而自辟矣 此身一生病痛
在好而不知其惡惡而不知其美此好惡二字只宜
讀如字勿作去聲 烏程韓氏云前用正語卻是反
結後用反語卻是正結都是題外指點法與前後文
實說下手工夫者不同不可以齊辭極嚴重蓋本在
脩身自當丁寧告戒非徒爲脩齊釋先後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
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
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眾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
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

禮記集說四十二之二 六

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
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
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
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
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
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
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
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
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疏云此覆明治國齊家之事康誥言治民如保愛赤
子愛之甚也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古有此言記者引

以結之上云一人貪戾一國作亂是一言僨事也又云一家仁讓則一國仁讓是知一人定國也一家則一人也皆謂人君是一人之身先治一家乃後治一國詩周南桃夭之篇天天少好綦綦茂盛喻婦人也之子是子也歸嫁也宜其家人宜其夫家之人也家既得宜則可以教國人也小雅蓼蕭之詩言成王有德宜爲人兄宜爲人弟此記之意宜兄宜弟自與兄弟相宜也既爲兄弟相宜而后可以教國人也曹風鳴鳩之詩言在位之君子威儀不有差忒可以正四方之國言可法則也是先齊其家而后能治其國也嚴陵方氏云事君以忠本乎事父之孝事長以順

禮記集說四十二之二 七

本乎事兄之弟使眾以仁本乎愛子之慈所謂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也赤子新生體赤母之養子以心度心皆其自然不必學也以言慈之所以使眾亦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於仁讓皆曰一家於貪戾止曰一人者蓋貪戾之致亂其效尤易見也一言僨事所謂一言可以喪邦是也一人定國所謂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是也戾違於道也帥者身爲之先也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皆由恕及人之道止言父子兄弟足法者本孝弟言之也 曹川倪氏云嫁而有子必知養之方不待預學而后能此譬養民之道不待臨政而后學也宜兄者兄友其弟宜爲

人兄而弟亦宜之宜弟者弟敬其兄宜爲人弟而兄亦宜之以其兄弟友睦而更相教故能推一國之人爲兄弟者皆化之無不相宜者 延平周氏云一家仁一國與仁一人貪戾一國作亂治亂之機常發於一人而卒至於天下也如此 石林葉氏云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堯舜桀紂帥民豈諄諄然命之哉以所好示之而已有諸已而后求諸人則人易從無諸已而后非諸人則人不怨先閨門則宜其家人次親族則宜其兄弟後國人則民以爲法故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呂成公曰觀書者要當忘言而得意大學之意在於無諸已而不

禮記集說四十二之二 八

在於非諸人也欲學者將非人之時常思無諸已之戒不欲學者持無諸已之論用爲非人之資也故先日無諸已次日非諸人其意主於改已過而不主於攻人過明矣吾恐說經者以文害辭故力辨之 江陵項氏云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此爲治人者言之也子欲善而民善矣有諸已而后求諸人也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無諸已而后非諸人也此所謂治國在齊其家也 新定錢氏云恕字是一章之綱領已行得人亦行得國亦行得此所以成教所以興所以從若只是自家偏私之說如何能喻 新定邵氏云如心爲恕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恕也已所不欲而施於人是謂不如其心非恕也所
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喻猶曉也聞
有仁義根心睥面盎背瞻其容貌不言而喻者矣未
聞矯飾爲欺色取仁而行違者能使夫人心孚而意
喻者也 京山郝氏云其家不可教謂身不脩則家
人不率教也教人謂教國人不出家成教於國言教
國卽在齊家內融會之說也保赤子言誠也學養子
譬不誠也 治國亦本於誠意孝弟慈人之真意也
家國相通所以爲親民也引康誥獨徵慈者慈切民
也 仁讓必待行於家然後行於國貪戾纔有於身
卽已見於國定國由於一人僨事止由一言成難而

禮記集說四十二之二 九

敗易如此故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治亂之機大可
畏也 言孝弟慈見理之一言誠見心之同言機見
感應之速舉堯舜作式樣見身爲本 家國相因之
理於治道最緊關親民兩字實由家生而身爲本故
此章本所好藏身而言非謂齊家專齊家治國專治
國如世儒逐節用功之說 烏程姚氏云其家不可
教二句是斬釘截鐵語孝者所以事君三句不是孝
可推之以事君弟可推之以事長慈可推之以使眾
之說孝是盡此心以事親弟是盡此心以從兄慈是
盡此心以字幼所以事君事長使眾亦只是盡此心
以事之使之耳更無二理更無二心故下引康誥緊

剔心誠求之一句心誠求赤子之心便可中赤子之
欲心誠求父兄之心豈不中父兄之欲中父兄赤子
之心的道理便是中君長眾人之心的道理此理本
一而非二此心至順而無強故下緊接一家仁讓一
人貪戾等語挑出機之一字來此機字下得極妙書
曰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機弩牙也弩牙之釋
在括省括于度其釋自無不中仁讓之興起是也不
于度則貪戾之謂也其機如此而可無愼乎此謂一
言僨事二句證足其機如此一句意而起堯舜帥天
下一段堯舜帥天下以仁分明以仁立箇樣子民皆
從此樣子做桀紂以暴立箇樣子而卻以仁去令民

禮記集說四十二之二 十

其誰與之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
后非諸人緊承上文說見得藏身必以恕而后可喻
諸人總明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國之意以見治國
之在齊其家下所引詩又將此齊治之理諷詠深長
令人讀之興起云爾然所引卻有次第先家人次兄
弟次父子兄弟足法有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
家邦之意 仁卽孝弟慈之藹然處讓卽孝弟慈之
秩然處堯舜帥天下以仁帥此仁讓耳以三字分曰
孝弟慈以二字概曰仁讓以一字括曰仁 帥字是
一章最要緊字眼前邊下三箇教字後邊下兩箇教
字兩箇法字總只一箇帥字主張 烏程韓氏云桃

天蓼蕭本是說家便順推出箇國來鳴鳩本是說國
卻倒推出箇家來反覆以盡先後之義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與孝上長長而
民與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
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
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
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
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
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
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僂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
配上帝儀鑒于殷峻命不易道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

禮記集說四十二之二

十一

國

疏云自此至篇終覆明平天下先治其國之事但欲
平天下先須治國治國事多於平天下非一義可了
故廣明之言欲平天下先須脩身脩身之事由近至
遠自內至外故初明絜矩之道次明散財於民又次
明用善人遠惡人此皆治國平天下之綱故持詳悉
舉舉小雅南山有臺美成王之詩言能以己化民從
民所欲則可爲民之父母矣小雅節南山刺幽王之
詩以喻人君在上民皆則之不可不慎殷之未喪師
大雅文王之篇美文王因以戒成王也 石林葉氏
云老者近於親故民與孝長者近於兄故民與弟恤

孤近於子故民不倍以此倡於上絜之道也以此法
於下矩之道也上下以位言前後以事言左右以人
言位之與事事之與人雖不同而其好惡則一也故
好同其所好惡同其所惡而後可以爲民父母 藍
田呂氏云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
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蓋所謂平者合內
外通彼我而已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
雖廣出於一理舉斯心以加諸彼推而放諸四海而
準無往而非斯心也猶五寸之矩足以盡天下之方
此絜矩之道也上下也左右也前後也彼我之別也
通乎彼我交見而無蔽則民也君也將何間哉此所

禮記集說四十二之二

十一

以爲民父母而天下瞻仰之矣故所以得國以得眾
也 華陽范氏云漢書度長絜大注絜圍束之也莊
子絜之百圍亦謂圍而度之矩所以爲方絜矩言度
之以求其方也既度其上又度其下既度其下又度
其上於前於後於左於右莫不皆然不使少有大小
長短之差焉是以物我各適其適無往而不得其方
也天下者國之積耳以此推之則自一國以至於萬
國一理而已 京山郝氏云孝弟慈三者承上家國
推見天下人心皆同也絜挈通圍而量之卽所謂格
物也矩所以爲方今曲尺譬君心也天下人不同而
心同如制器長短不同而矩同以矩量物萬形皆齊

以心量人萬情皆均絜矩之道即誠意致知格物之方也好惡意也人皆同而不得同者以所惡妨其所好也故即所惡明絜矩之道我所惡者勿以偏加人則羣情普愜而天下平即下文忠信之大道也所惡即聚斂用小人之類三引詩言好惡同則親民爲父母是絜矩之得也好惡偏則爲世刑戮不絜矩之失也殷之未喪師謂殷先王得眾心則得國殷先王所以爲民父母失眾心則失國殷後王所以爲天下僂烏程姚氏云上老老三句總只說箇人心之同見治平君子當推此心以及於民使無不得其所耳治與平本一理說治國而平天下之理在其中故下說

禮記集說四十二之二

三

有國者不可以不慎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並不出天下字面但國與天下較有遠近廣狹之分必推以暨及之始得周徧故下箇絜矩二字欲其本此心推之上下四旁各足其分願而無憾夫各足其分願者各足老老長長恤孤之分願也究其本原全由慎德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來 先要解平之一字平者上下四旁各各均足而無憾之謂矩所以爲方絜之則無不方道字含有許大經綸在所惡於上節分明畫出箇絜矩來引詩見此好惡決當同於民再引詩見此好惡決不可辟於己又引詩見同民之好惡與否得眾得國

失眾失國之所繫真有不可不慎者因緊接是故君子先慎乎德 道得眾道字即絜矩之道道字唯道得眾則得國失眾即非道矣故不及道字 烏程韓氏云所惡勿施恕也不誠不能恕親民只有一誠求致知者致其好惡誠意者誠其好惡與物交涉唯此一事慎謂慎獨得眾則民親之矣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予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禮記集說四十二之二

古

疏云此明治國之道在貴德賤財有德之人人所附從故有德此有人也有人則境土寬大有土則生殖萬物有財則有以供國用德能致財財由德有故德爲本財爲末外疏也內親也 范陽張氏云何以得眾曰德此君子所以先慎乎德也 雷川倪氏云前之本末以明德脩身爲本其餘爲末本末之大者也今論德財亦以本末言本末之次者也 嚴陵方氏云外本內末爭民施奪孟子所謂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廢亦此之意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報施之理然也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消長之理然也 石林葉氏云財聚而不能散則民離財雖多亦無以守

財聚而能散則民附財雖少亦可以生故君人者脩德以得人聚財以養人未有用財以道而民不聚亦未有聚財不以道而終能守也 東萊呂氏云言之出也不善則人亦以惡言反之悖出而悖入也貨之入也不善則亦必以不善失之悖入而悖出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 新鄭高氏云此謂爭民之財而先施其奪於民也民豈不以奪報我乎故下文即曰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張爾公曰如此看方於下兩是故有理會 京山郝氏云先慎承上有國者不可不慎德即明德聚散出入天運循環民心即天道因引康誥徵之 烏程姚氏云先慎乎德四字是

禮記集說四十二之一

五

一篇喫緊語先慎乎德便知我是民之父母民之具瞻上帝之所付託決不敢自專殖於己而不同好惡於民故說有人有土有財有用緊點出德者本也一句見得此德是治平的大根本君子必當先慎之不當計財貨之有無多寡用心在末節上去若一外本內末便爭利於民而先以劫奪施之民誰不起而爭奪故緊說聚散出入之必然而歸到天命之得失明明德親民止至善本是一事故能慎德者即謂之道善此善字即止至善善字道盛德至善正是如此不善非道也故去一道字 烏程韓氏云德者得也實見得好所當好惡所當惡便是他心得處舍卻好

惡何處見德

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實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遊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

禮記集說四十二之一

六

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註云楚書楚昭王時書也言以善人為寶時謂觀射父昭奚恤也舅犯晉文公之舅狐偃也亡人謂文公也時辟驪姬之讒亡在翟而獻公薨秦穆公使子顯弔因勸之復國舅犯為之對此辭明不因喪規利也秦誓尚書篇名秦穆公伐鄭為晉所敗還誓羣臣而作此斷斷誠一之貌尚庶幾也媚妬也違猶戾也俾使也拂戾賢人所為使功不通於君也殆危也放流惡人媚嫉之類獨仁人能之如舜放四罪而天下咸服 金華邵氏云自古人君急貨財失人心以至於喪天命者必有小人以功利導之無小人則人君決

不自爲聚斂故引楚書及舅犯之言又引秦誓所言
尊賢容眾之君子忌刻淺隘之小人而小人必屏之
四方不與同處中國 嚴陵方氏云唯善以爲寶者
君也仁親以爲寶者子也君能寶善則足以爲貴於
一國子能寶親則足以爲貴於一家雖其家國不同
所以爲寶則一而已 石林葉氏云技言其能已無
技而人有之不媚嫉者克己也彥言其才聖言其德
已薄於才德而人有之其心好焉者愛人也能克己
以愛人則人樂爲之用故雖一介臣之賤斷斷無他
技之弱亦可以爲有若忌人之能與不容人之才德
則所謂蔽賢匿善也仁人惡之故不與同中國 在

禮記集說四一二之二

下位而見賢有不能舉舉賢有不能先猶可歸之命
若夫居上位而見不善不能退雖退而不能遠則不
可歸之命亦過矣哉一人之性千萬人之性也好其
所惡惡其所好是謂拂人之性 山陰陸氏云命讀
如字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雖過也自天觀之
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雖命也自人觀
之過也舉賢貴先退不肖宜遠 雪川倪氏云前言
去惡此言舉賢欲去惡必舉賢可也此章本爲去聚
斂之臣兼言舉賢者相况取義也 永嘉薛氏云唯
公其心者可與論進賢退不肖之實以百姓之心爲
心忠信之君子所以仁也當必逮夫身者驕泰害之

者也得失之要在我已果能忠信則身脩而能公
其好惡賢不肖之進退在此而不在彼也 烏程姚
氏云此善字承上文來見得有國者決當寶善人寶
仁親用一個臣以貽子孫黎民無窮之利反是而妨
賢病國之臣決當屏逐遠去而不留方能行父母子
民之政故緊接唯仁人放流之一段唯仁人爲能愛
人能惡人是成語傳者引證上文見賢二段亦不是
與上一段分爲三項之說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任
賢勿貳去邪勿疑是仁人不簡賢不細不肖便是不
仁之人好人之所惡一段緊頂上說來如此其不簡
賢不細不肖則其所好惡必不同民之心是謂拂人

禮記集說四十二之二

之性當必逮夫身所謂辟則爲天下僂者此也卽此
看來治平君子誠有箇大道在不過同民之好惡而
已而必自忠信以得之忠信的人存實實愛民之心
故能推心以及之而得此大道反是而驕泰知有己
不知有人決然不同好惡於民而失此大道得此大
道得眾得國得天命皆不待言失此大道天命民心
皆從此失其所繫誠非小小 楚書二節舊說是內
本之意了前理財絜矩一段秦誓一節舊說大臣有
此二項不同起下用人絜矩一段愚竊疑焉請先辨
理財用人之說而後及於此此章釋治平總是要天
下各得其所要天下各得其所須持公平正大之心

於其上而同民之好惡決不可存自私自利之心故
開首就說箇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而歸到
慎德上慎德則必同好惡於民民所好莫大於利所
惡莫大於不利故先辨德之爲本財之爲末而令無
專殖於其上然人君之專殖自利大抵皆起於小人
治平君子切不可用小人以取及身之禍故論天命
人心之得失在善不善二端遂緊頂此善字引楚書
引舅犯引秦誓說到好惡拂人之性見得用人不可
不慎觀下論生財有大道又推根到必自小人可得
記者之本意矣 大學只教爲人上者當同民好惡
而公其利不可用小人而專其利非以理財用人對
待立論云此是理財絜矩此是用絜矩若今之說
者分截不移也且所引三書一氣說下何以截兩段
在上作理財看截一段在下作用人看聖賢說話文
義原自聯絡血脉原自貫通不拘拘某段申某段某
節對某節且用人理財相對說朱子原無明注學者
詳玩而自得之 首論民心之得失在好惡之公私
緊接君子先慎乎德一句次論天命之得失在善與
不善究之卽慎德與否而已又次論大道之得失在
忠信驕泰二端分明指慎德者忠信愛民故能絜矩
得父母子民之道不然而驕泰未能公好惡於民者
天命之去留人心之向背大道之得失總屬君人之

禮記集說四十二之二

五

一心乃知絜矩二字是治平之要而慎德二字又絜
矩之所從出者不可不先務也 烏程韓氏云善不
善隨事而見無有定名忠信則其所以善也驕泰則
其所以不善也此又善不善之所以然國之得失在
眾眾之得失在善善之得失在忠信驕泰一層轉一
層直說到源頭上來忠信誠之別名

愚按一个尙書作一介左傳襄八年不使一个
行李注个一本作介西河先生曰个介通用或
曰个卽箇字玉篇个箇皆古質切音同而義不
同个者偏也明堂偏室曰个箇者數之一枚也
个箇不可通用而个介亦不可通用也凡經文

禮記集說四十二之二

五

介字作个字皆脫爛耳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
則財恆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
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
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疏云此明人君當先行仁義愛省國用以豐足財物
生之者眾謂爲農桑多食之者寡謂減省無用之人
爲之者疾謂急營農桑之事用之者舒謂君上緩於
費用 雪川倪氏云君子有大道可也生財亦有太
道者以見道之無所不通也以生財言之不以利爲
利以義爲利是生財之大道也 延平周氏云有生

財者眾然後求其食財者寡有爲財者疾然後求其用財者舒此先王理財之成法也若不求生財爲財之道而徒欲食財寡用財舒者特墨子之私愛耳以財發身者爲身而不爲財者也以身發財者爲財而不爲身者也上不好仁則下不好義下不好義則其事不能有終其事不能有終雖有府庫而財非其財此鹿臺之財所以不用於商而用於周也 石林葉氏云生之者眾爲之者疾用天時也食之者寡用之者舒節人欲也得其時而不敢縱欲生財之大道也爲仁者不富故凡聚財者皆其發身之仁也爲富者不仁故凡發身者皆其聚財之富也上好仁則下不

禮記集說四十二之二

三

取後其君故好義下好義則可以有爲故終其事上下以仁義相與而事成矣凡府庫所積者無不義之財此德所以爲本財所以爲末也 京山郝氏云財本國計不可聚而未嘗不可生大道卽忠信苟有忠信則生之爲之食之用之亦自不可廢而惟正之供府庫之入皆其所宜有不然併日而食數米而炊烏能治天下故曰亦有仁義而已何必曰利 仁者以財發身較重發身仁義風行何損於財豈謂平天下者并府庫不用而后爲不殖貨乎故曰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語意寬舒近情若以無悖出解太苦烏程姚氏云財說箇生便不是聚生財說箇大道便

不是外本內末則財恆足是上下公私兼利之道此唯仁者能公之故說仁者以財發身 上好仁仁字是天地父母之仁下好義義字是愛戴歸往之義總之此一心相感通非有二也有終守財正見其好義用情處 好仁者不忍傷民之財不忍用民之力終於得民之力享民之財此正仁者以財發身處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禮記集說四十二之一

三

註云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士初試爲大夫者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雞豚牛羊民之所畜以爲財利者也國家利義不利財盜臣損財耳聚斂之臣損義疏云此明治國家不可務積財 山陰陸氏云畜馬乘士也言乘不言車士乘棧車車不足言也言察不言畜雖畜之而不察百乘百邑春秋傳曰唯卿備百邑 藍田呂氏云雞豚牛羊庶民之所畜也卿士大夫既食於人又與之爭食則專利矣專利則以利爲利盜者失財於一旦矣聚斂者誅求而無厭此所以寧有盜臣也 石林葉氏云以利爲利則民所知者利而已故不奪不壓以義爲利則民知義矣利自存乎其間 范陽張氏云有聚斂之臣以取不當得之

財不若有盜臣而耗府庫之資耗府庫止失財耳取不當得之財則失民心矣財安用乎 烏程姚氏云唯仁者能以義爲利唯以義爲利乃謂之仁孟子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本此 以義爲利如何說義者宜也上之人於理於分本宜愛育黎元不可專殖於已有國者知得此義實心去愛民能公天下之利自然激民心之義皆樂於愛戴歸往是義固所以利之也上之人全不計利而天下之利皆歸之是之謂以義爲利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

禮記集說四十一之一

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石林葉氏云聚人者財理財者義務財用求所以聚人也不務財用求所以爲義也小人不知所以聚人而務在於聚財此菑害所以並至也 四明李氏云君子喻義小人喻利一義一利截截乎冰炭之異涇渭之別也商湯唯知以義制事而貨利則不殖周武崇信明義而四海則大賚今乃以義爲利則是君子之喻義乃所以爲喻利耶曰是不然大學此語爲後世言之耳蓋自功利之說興聚斂之門起下焉誇誇淺陋之規而排迂濶之見上焉者陽諱其名而陰蹈其實故大學君子直指利害之實而立以義爲利之

論發明古人爲義之餘效而非推原古人爲義之本心吁古人心事坦然明白唯知有是非不知有利害非曰人徒以利爲利我獨以義爲利揣量輕重巧擇其一假義利之名以濟功利之習讀大學者以意逆志是爲得之 建安真氏云大學所謂利專指財利而言伊川先生云利不獨財利之利凡有一毫自便之心卽是利此論尤有補於心術之微至南軒先生又謂無爲而爲皆義也有所爲而爲卽利也其言愈精且微學者不可不知也然必先以不貪財利爲根腳基址方可說上兩節正如貧而無諂富而無驕方能漸至樂與好禮之地馴序用力自粗至精方可純

禮記集說四十二之二

乎天理之地 京山郝氏云此章言平天下在絜矩絜矩卽忠信忠信卽誠意道莫大於忠信菑莫大於驕泰驕泰反忠信卽不誠也二者皆意治亂之竅係也首舉孝弟慈因齊治之機驗天下人心之同爲絜矩之本於家國言孝弟慈於天下言理財用人非國無財與人天下無老與幼也孝弟慈始於家理財用人天下大於國也好惡誠意則一而已仁讓之俗卽好義之風貪戾之君卽施奪之主好惡絜矩卽怨職諸身外本內末卽令反所好與民同利則各遂孝弟慈之願小人在位則自有牽暴之君治平無二理誠意無二道然好惡皆意章內不言所好而善惡不言

興利而言奪民不急親賢而但遠小人何也大德不
惠至仁無恩王道平平不在施濟利莫美於不害而
功莫大於不庸天道所以並育萬物者任物之自生
也聖人所以並育萬民者因民之自養也不必益之
唯勿損之不必摩之唯勿傷之故曰平也有害則除
不獨貨殖小人而二端其大者二害遠則大患息過
此以往經綸教化在世主相時勢古今爲之矣 烏
程姚氏云上文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以義
理言而決其當然此又以利害言而決其有不可不
然者爲人上者知得以義爲利則必同好惡於民不
專殖於已上下四方各得其分願而天下平矣是絮

禮記集說四十二之一

五

矩之極也是親民之止至善也而其本只在先慎乎
德四字前章云道盛德至善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
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正是此意

愚按此與上兩節總一意耳上節引獻子語未
見其害此節是記者申言之以見其害如此上
言百乘之家畜聚斂之臣以利爲利此言長國
家者用小人亦以利爲利小人卽聚斂之臣用
小人使爲國家卽畜聚斂之臣廣韻自用也必
自小人言必用小人也彼爲善之彼指小人也
彼自以務財用爲善之如此小人而長國家者
之使爲國家則必至潰敗決裂不可收拾天災

人害並至雖有誠意之君子亦不能一時挽回
轉來如陳後主用沈客卿之徒以致亡國辱身
到得此時真有無可如何者矣此解亦未嘗不
通伊川據別本作彼爲不善之小人使爲國家
朱子謂此句上下疑有闕文未免多事言長國
家而不及天下者國與天下無二理也前言此
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釋獻子之言再
言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深明以利
爲利之害章句之註得其旨矣郝氏曰以利爲
利者明背乎義所謂聚斂之臣也以義爲利者
不誠於好義所謂盜臣也且曰孟獻子區區執

禮記集說四十二之一

五

家之貧富以論畜產其旨迫狹而迹其言亦微
而不可通行大夫以上不言利是也然則士庶
人獨可專利乎大夫不問畜產可也然則天子
諸侯犧牲之賦寢廟之芻豢皆可以不問乎大
夫不臣聚斂是也天子之太宰制國用玉府內
府職內職幣之官九職九賦之政不亦斂乎焉
可全廢也至謂寧有盜臣然則民不可虐矣君
獨可欺乎據其辭不以利爲利而窺其意未免
以義爲利云云獻子所謂寧有盜臣者不過甚
言聚斂之臣不可畜耳非真謂可有盜臣也郝
氏泥文責備殊非通論

禮記集說卷四十二之二

禮記集說四十二之二

三

冠義第四十三

疏云案鄭目錄云冠義者以其記冠禮成人之義此於別錄屬吉事世本云黃帝造旃冕是冕起於黃帝但黃帝以前則以羽皮為冠後乃用布帛其冠之年天子諸侯十二而冠故襄九年左傳曰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又曰一星終也十二年歲星一終又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尙有兄伯邑考金縢云王與大夫盡弁時成王十五而着弁則成王已冠矣是天子十二而冠與諸侯同又祭法王下祭殤五若不

禮記集說四十三 冠義

一 禮記集說卷四十三

早冠何因下祭五等之殤大夫冠年雖無文案喪服大夫為昆弟之長殤大夫既為昆弟之長殤則不二十始冠也其士則二十而冠曲禮云二十曰弱冠是也 藍田呂氏云冠昏射鄉燕聘天下之達禮也儀禮所載謂之禮者禮之經也禮記所載謂之義者訓其經之義也 烏程韓氏云冠者成人之道成其所以為人之道也何謂人子臣弟少是也何謂人之道孝弟忠順是已孝弟忠順之行何以立禮義立之也禮義何以備容體顏色辭令備之也服不備而賁威儀之備可乎故重之以冠重之也者責之也賁之故成之聖人不欲使人棄禮義而自淪於禽獸也

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後禮義立故冠而后服備服備而后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故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

嚴陵方氏云禮猶體也而所以達義故曰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容體欲其可度故曰正顏色欲其可觀故曰齊辭令欲其可從故曰順正容體而至於容體正齊顏色而至於顏色齊順辭令而至於辭令順則禮義不特有始而已且備而無虧矣君臣存乎義故曰正父子存乎恩故曰親長幼存乎情故曰和

禮記集說四十三

二

正君臣而至於君臣正親父子而至於父子親和長幼而至於長幼和則禮義不特能備而已且立而有成矣有始而後能備能備而後能立固其序也夫冠昏所以謹其始於先喪祭所以謹其終於後則冠昏為喪祭之始也而冠又為昏之始故曰冠者禮之始也 廬陵馬氏云聖言其內王言其外知禮樂之情者能作作者之謂聖故必曰聖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故必曰王冠禮出於聖王而士大夫由之以行也 山陰陸氏云言內聖外王之道而後充此是故古者重冠 吳江徐氏云此釋冠禮二字之義

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為國本也

廬陵馬氏云旬之外則筮日前期三日則筮賓筮日必吉者所以期於終身之吉筮賓必賢者所以要其終身之賢故戒賓辭曰願吾子之教也筮則質之於鬼神者所以敬冠事 潛江何氏云其敬冠事者何冠而後禮義備所以重吾身禮義也其敬事以重禮者又為何蓋加冠之日責之以成人之行自治在此治人亦在此所以為國本也筮日筮賓豈無故哉

吳江徐氏云此釋筮日筮賓之義 晉江周氏云此節不是承上重冠乃承上文君臣父子長幼一遵而

禮記集說四十三

三

言下文冠於阼至古者重冠皆發此節之意

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

註云適子冠於阼若不醮則醮用酒於客位敬而成之也戶西為客位庶子冠於房戶外又因醮焉不代父也冠者初加緇布冠次加皮弁次加爵弁每加益尊所以益成也字所以相尊也 藍田呂氏云冠禮主人升立於序端西面贊者筵於東序之北西面將冠者即筵而冠則其位與主人同在阼也父老則傳之子姑老則傳之婦所傳皆適也故冠禮子冠於阼昏禮舅姑饗婦卒饗降自阼階所以著其傳付之意

也未嘗傳而示之以傳付之意所以使之知繼之之重敬守而不敢墜也卒冠而醮若醮則席於賓位以禮賓之禮禮其子所以為成人敬也三加而服彌尊加之使有成也童子名之而已所以別長幼也至冠卒醮然後賓字之曰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尚為成人之道而敬其名也 吳江徐氏云此與郊特牲適子冠於阼一簡略同然不如彼之精當

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為禮也 玄冠玄端奠擊於君遂以擊見於鄉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也

禮記集說四十三

四

疏云奠擊奠之於君也以擊謂以雉也士相見禮冬

用雉夏用豚鄉大夫謂在朝之卿大夫也鄉先生謂鄉老而致仕也 熊氏云婦人先一拜男子再拜婦人又一拜朱子曰男子再拜時婦亦還拜大抵古人無受拜之禮唯國君於其士不必答拜他國之士亦答拜昏禮婦見舅答拜冠禮子見母母拜之皆俠拜也 藍田呂氏云冠禮冠者就筵受鬴薦脯醢

祭卒奠鬴降筵北面取脯降自西階適東壁北面見於母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冠者見於兄弟兄弟再拜冠者答拜故曰見於兄弟兄弟拜之乃易服服玄冠玄端爵鞞奠擊見於君遂以擊見於鄉大夫鄉先生玄冠士服也玄端異於朝服以始冠而異之也所

以見君與鄉大夫鄉先生者始以成人接也且明貴之長之之義也 石林葉氏云母兄弟雖親比父則有所屈故與爲禮則拜之而不及父天道始於北故冠與衣皆用玄鄉大夫鄉先生雖尊比君則在所後故其奠摯則先於君孔子曰入則事父兄出則事公卿於冠可以見之 武林顧氏云母兄弟君大夫先生分四種正與下子弟臣少呼應 納蘭氏云集說母之拜子先儒疑焉疏以爲脯自廟中來故拜受非拜子也呂氏以爲母有從子之義故屈其庸敬以伸斯須之敬方氏從疏義石梁王氏謂此禮爲適長子而設愚以爲皆非也據儀禮取脯見於母母拜受子

禮記集說四十三

五

拜送母又拜注云婦人於丈夫雖其子猶俠拜又拜者俠拜也爲童子時子拜母而已冠者成人成人則丈夫故與爲禮也疑此者讀儀禮及注則釋然矣

愚按玄衣玄端說詳玉藻註

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后可以爲人所以爲人而后可以治人也故聖王重禮故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

疏云先王重冠故行之於廟士行之於禰廟故士冠禮注廟謂禰廟既在禰廟此云尊先祖者尊禰卽尊先祖之義且下士祖禰共廟其諸侯則冠於太祖之廟天子當冠於始祖廟也 藍田呂氏云所謂成人者非謂四體膚革異於童穉也必知人倫之備焉親親貴貴長長不失其序之謂備此所以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行孝弟忠順之行立也有諸已然後可以責諸人故人倫備然後可以謂之成人成人然後可以治人也古者重事必行之於廟中所以示有所尊而不敢專也 嚴陵方氏云能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能爲人弟然後可以爲人兄能

禮記集說四十三

六

爲人臣然後可以爲人君能爲人少然後可以爲人長蓋能爲人子之類止可以爲人而已然未足以治人爲君父之類則可以治人而不止於爲人矣故曰可以爲人而后可以治人也長幼以兄弟爲主此言弟又言少者前略後詳故也幼言其力少言其齒其實一也周官曰嘉禮此曰嘉事者事言其實禮言其名互相備也君子作事謀始而冠者禮之始故爲嘉事之重 廬陵馬氏云成人禮者爲人子則孝爲人弟則弟爲人臣則忠爲人少則順責之以四者之行此禮之所以重也尊重事者不忘其先也不敢擅重事者事不專於己也不專於己所以自卑不忘其本

所以尊先祖 廬陵胡氏云前責以三行者責成人
之漸此責以四行者責成人之備 新安朱氏云成
人之者之字疑衍

歸安鄭元慶述

昏義第四十四

疏云案鄭目錄云昏義者以其記娶妻之義內教之所由成也此於別錄屬吉事娶妻之禮以昏為期必以昏者取其陽往陰來之義日入後二刻半為昏以定稱之婿曰昏妻曰姻謂婿以昏時而來妻則因之而去也若婿與妻之屬亦稱昏姻故鄭注昏禮云女氏稱昏婿氏稱姻爾雅婿父為姻婦父為昏又云婿之黨為姻兄弟婦之黨為昏兄弟是也五帝以前為昏不限同姓異姓三王以來文家異姓為昏買家同

禮記集說四十四 昏義

嘉業堂校刊

姓為昏其昏之年大戴禮男三十女二十合為五十應大衍之數自天子達於庶人一也然舜年三十不娶謂之鰥文王十五生武王尙有兄伯邑考則人君昏娶早矣先儒又以男二十而冠女十五而笄自此以後可以嫁娶至男三十女二十是正昏姻之時吳郡張氏云昏禮用昏時日往則月來陽往則陰來之義異姓取和而不同以水濟火則不相成男女同則不昌也

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

以敬慎重正昏禮也

註云聽命謂主人聽使者所傳婿家之命 疏云此總明昏禮之義從始至終也采謂采擇之禮故昏禮納采用雁取其隨時南北而不失節問名者昏禮曰敢請女為誰氏此二禮一使兼行之納吉者謂男家既卜得吉與女氏也納徵者納聘財也徵成也先納聘財而後昏成春秋謂之納幣請期者謂男家使人請女家以昏時之期請者謙敬之辭示不敢自尊也納吉納徵請期每一事則使者一人行唯納徵無雁以有幣故其餘皆用雁主人謂女父母行此等禮時女之父母設筵几於禰廟 廬陵馬氏云二姓者姓

禮記集說四十四

二

之所自出者異也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所以重其別而必待二姓然後合好也上主於事宗廟下主於繼後世則中宜主於順舅姑和室人而以當於夫也所主者如此則君子可不重與采者有所采擇君子於事之始未嘗不采擇故此始於納采自納采至請期聽婿家之命必於廟者不敢忘其祖以敬慎重正昏禮也

愚按朱子集詩傳訓采取而擇之也即納采采字之義既采矣還須要擇故問名女氏對曰吾子有命且以備數而擇之可見納采問名事之

未定者也且未成者也昏禮至納吉然後定至納徵然後成孔氏疏問名與儀禮賈氏疏義不同孔氏曰問名者問其女之所生母之姓名賈氏曰問名者問女之姓氏朱子謂孔賈疏義不同未知孰是伊川程氏曰問名者謂問所娶女子之名若今之小名也庶幾得之

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於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婿執雁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雁蓋親受之於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婿授綏御輪三周先俟於門外婦至婿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盥而酌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

禮記集說四十四

三

註云酌而無酬酢曰醮醮之禮如冠醮與其異者於寢耳婿御婦車輪三周御者代之婿自乘其車先道之歸也共牢而食合盥而酌成婦之義疏云此明親迎之禮父以酒醮子而命之親迎男往迎之女則從男而至主人女之父以婿來親迎故筵几於廟以敵禮待之故拜迎於門外主人就東階初入門將曲揖當階北面揖當碑揖至階三讓主人升自阼階揖婿升自西階北面奠雁再拜於時女房中南面母在房戶外之西南面婿既拜訖旋降出女出房南面立於母左父西南誠之女乃西行母南面誠之是婿親受之於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謂婿降西階而出親御

婦車婿授綏者婦升車之時而婿授之以綏御婦車之輪三匝然後御者代御之婦至婿之寢門婿揖以婦入則稍西避之共牢而食者在夫之寢婿東面婦西面共一牲牢而同食不異牲合盥而酌醮演也謂食畢飲酒演安其氣盥謂半瓢以一瓢分爲兩片婿與婦各執一片以酌故云合盥而酌欲使婿親婦婦亦親婿所以體同爲一不使尊卑有殊也嚴陵方氏云執雁謂執之以爲擊也執之自此而奠之於彼故又言奠雁焉御車以輪三周爲節止於三則取陰陽奇偶之數成也合盥有合體之義共牢有同尊卑之義體合則尊卑同同尊卑則相親而不相離矣

禮記集說四十四

四

新安朱氏云用雁亦攝盛之意蓋既許攝盛則雖庶人不得用匹又昏禮擊不用死故不得不越雉而用雁也錢塘于氏云上節發明其所以重故總之曰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此節發明其所以親故總之曰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推所以而言之則聖人兩致其意於昏禮者始昭然義見矣况夫婦之義本於判合故當始進之初於敬慎重正之中尤盡其綱繆委曲之誠父親醮而命迎則降尊以示其恩也婿再拜而奠雁則屈體以尙其恭也御輪以俟則眷容以須之而不敢遽也揖婦以入則卑抑以延之而不敢慢也共牢合盥又歛密浹洽而相與周旋也

晉江周氏云揖婦以上是敘其親迎之節共牢二句是敘其禮食之義末句只釋其共牢合卺之義

愚按上節言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之五禮此節詳言親迎之禮是之謂六禮

敬慎重正而后親之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男女有別而后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后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禮者禮之本也

嚴陵方氏云敬慎重正所以成男女之別於始親之所以立夫婦之義於終故曰敬慎重正而后親之也此句屬上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所謂男女之別

禮記集說四十四

五

也夫帥人以知婦事人以信所謂夫婦之義也男女固有自然之別矣非禮以成之則或至於虧夫婦固有自然之義矣非禮以立之則或至於壞故曰禮之大體所以成男女之別立夫婦之義也夫婦非無別也其別乃兆於有男女之初男女非無義也其義必明於成夫婦之後故繼言男女有別而后夫婦有義也有夫婦之義於始然後生父子之親於終有父子之親於內然後達君臣之正於外故曰夫婦有義而后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后君臣有正也皆由乎男女之別夫婦之義而已故曰昏禮者禮之本也 石林葉氏云納采用雁而擇所昏敬之也問名而卜之

吉慎之也納幣而后成昏重之也請期而后交合正之也既至而后同尊卑親之也自納采至於請期未成其爲婦也故以成男女之別既受之父母而至於合卺而飲則非特男女之交而已故以立夫婦之義夫婦有義則內足以事親故父子有親則家齊矣推而治國故君臣有正齊家本也治國末也故昏禮所以爲禮之本也 晉江周氏云成男女之別承敬慎重正立夫婦之義承親之男女有別至末是推昏禮爲禮之原正見其爲大體也

愚按敬慎重正親葉石林講得極好竊更有說焉第一節筵几於廟所以敬昏禮也納采問名

禮記集說四十四

六

納吉納徵請期所以慎昏禮也上以事宗廟不得不重昏禮下以繼後世不得不正昏禮第二節親迎乃是敬慎重正而后親之此節總承夫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鄉射此禮之大體也

疏云此因昏禮爲諸禮之本遂廣明禮之始終 嚴陵方氏云禮經而爲三百曲而爲三千不特止於如是而已故以大體言之猶之百骸九竅無非體也而一身乃其大體歟 廬陵馬氏云冠所以成人故爲禮之始昏所以繼世故爲禮之本喪以慎終祭以追遠故曰重朝所以教諸侯之臣聘所以成諸侯之好

故曰尊習射尚功習鄉尚齒皆有飲故曰和其大別見於此故曰禮之大體也 石林葉氏云周官以嘉禮親萬民則先昏而後冠此則先冠而後昏何也蓋冠者一身之始昏者萬世之始周禮垂於萬世則先昏此言一身則先冠不害其爲序也 廬陵胡氏云禮之大體猶木始則萌也本則根也重則幹也尊則高也和則榮也五者備而大體具

夙興婦沐浴以俟見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婦執筭棗栗段脩以見贊醴婦祭脯醢祭醴成婦禮也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以著代也

禮記集說四十四

七

註云成婦禮成其爲婦之禮也明婦順者供養之禮主於孝順婦降自阼階言既獻之而授之以室事也降者各還其燕寢婦見及饋饗於適寢昏禮不言厥明此言之者容大夫以上禮多或異日 疏云此論昏禮明日婦見舅姑舅姑醴婦又舅姑入室婦饋特豚又明日舅姑饗婦之節此卽士昏禮故有特豚饋於舅姑若大夫以上非唯特豚而已雖以士爲主亦兼明大夫故有厥明舅姑共饗婦若士昏禮則舅姑醴婦訖則饗之不待厥明也婦執筭棗栗段脩以見者案士昏禮舅坐於阼階西面姑坐於房外南面婦執筭棗栗進東面拜奠於舅席訖婦又執段脩升進

北面拜奠於姑席是也贊醴婦祭脯醢祭醴者士昏禮婦席於戶牖間贊者酌醴置於席前北面婦於席西東面拜受贊者西階上北面拜送又拜薦脯醢婦升席左執解右祭脯醢訖以柶祭醴三是也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者士昏禮舅姑入於室婦盥饋特豚合升側載無魚腊無稷並南上其他如取女禮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者士昏禮既言舅姑薦俎醢以鄉飲酒禮約之席在室外戶之西舅酌酒於阼階獻婦婦西階上拜受卽席祭薦祭酒畢於西階上北面卒爵婦酢舅舅於阼階上受酢飲畢乃酬婦先酌自飲畢更酌酒以酬姑姑受爵奠於薦左

禮記集說四十四

八

不舉爵正禮畢也阼階是舅姑所升處今婦由阼階而降是著明代舅姑之事也 陸氏 朗云筭器名以葦若竹爲之其形如篋衣之以青緇以盛棗栗段脩之屬 藍田呂氏云婦人從夫與夫同體夫之所事婦亦事之所養婦亦養之故夙興沐浴執筭以至祭醴明敬事自此始入室饋豚明共養自此始父老則傳之子姑老則傳之婦故冠禮子始冠著其代父之意焉昏禮婦始見著其代姑之意焉 嚴陵方氏云婦沐浴以俟見所以致敬也贊卽相也棗栗則品之潔者以奠於舅尊之也段脩則味之美者以奠於姑親之也贊醴婦謂贊者以醴酌婦而勞之也祭

脯醢而不及牲祭醴而不及酒者又以婦禮始成而未備也下言特豚饋而不及特牲亦此之意厥明明日也夙興婦既饋舅姑矣故厥明舅姑共饗婦焉蓋施報之禮然也一獻與一獻熟之一獻同義奠酬與奠酬而升歌同義 烏程姚氏云此條專重在著代上著代必重其事故先之以獻饗然家人不事多文且以尊臨卑故饗唯一獻然男女不相授受舅曷以爵親獻於婦也意饗婦時尊卑皆有席舅但執爵同姑獻於婦席上不親授婦拜受卒爵更二爵酢舅姑亦奠於席上舅姑又復更爵奠於婦席上故記禮者特下一奠字莫安也置也見此獻酬但安置席上不

禮記集說四十四

九

親授也崇其禮而又別其嫌若是注疏不探其義但云舅獻姑酬且更云酌以酬姑夫記禮者立言之意內則云男女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筐其無筐則皆坐奠之而后取之此奠之一證 納爾氏云士昏禮饗婦與婦見同日此云厥明與士昏異故注疏云云集說略無分別何也又案舅洗於南洗洗爵以獻婦云云乃信齋楊氏儀禮圖解之說爲混於昏禮鄭註使讀者不知出自誰氏誤亦甚矣

愚按段當作殿字之爛也然依經解之亦可通脩言其物段言其數段脩猶言束脩

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婦順焉也婦

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后當於夫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是故婦順備而后內和理內和理而后家可長久也故聖王重之

註云室人謂女姑女叔諸婦也當猶稱也 疏云此總上三事以明聖王之所重也女姑謂壻之姊女叔謂壻之妹諸婦謂娣姒之屬 嚴陵方氏云上下相從謂之順可否相濟謂之和舅姑之禮至隆也故可順而不可逆室人之禮相敵也故雖和而不必同茲其別歟絲所以成帛麻所以成布委言少而有所委積言多而有所積物之在下者曰蓋物之在內者曰藏以成絲麻布帛之事者婦功之本也以審守委積

禮記集說四十四

十

蓋藏者坤爲吝嗇故也內和而無乖內理而無亂然後家之道如天之長如地之久也聖王重之其以此歟 潛江何氏云成禮明順著代三平說又申之乃轉換文法不重重責猶厚望也與重之相呼應婦順者一段是婦順之實婦順備三句是重責婦順之故和字生於順舅姑三句理字生於成絲麻二句兩箇而後字都是難辭

愚按審守云者莊子徐無鬼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注言此理相守未嘗相離如水之守土影之守人物之守物審定而不移也委積蓋藏必審守之而後家可長久

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於公宮祖廟既毀教於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

註云謂與天子諸侯同姓者也嫁女者必就尊者教成之教成之者女師也婦德貞順也婦言辭令也婦容婉婉也婦功絲麻也祭無牲牢告事耳非正祭也其柔盛用黍君使有司告之宗子之家疏云此廣明天子以下教女及夫婦之義祖廟未毀者與君為骨肉親廟有四高祖之廟未毀除此欲嫁之女教於公宮也祖廟既毀者與君四從以外同高祖之父以上其廟既遷此女則教於大宗子之室嚴陵方氏

禮記集說四十四

十一

云有德矣發之於聲則有言有言矣形之於貌則有容有容矣施之於事則有功故先後之序如此前言明婦順繼言責婦順又言婦順備終言成婦順者蓋婦以順為正故反覆言之如此且明而後可責責而後可備備而後可成故言之序如此廬陵馬氏云教於公宮教於宗子之室皆有收族之意婦人以順為本故先教之以德德本也言文也容者又其文之動也功者又其德之餘事也四者備則祭之以告其成石林葉氏云公宮宗室尊者之居也教自尊者出明其有所受也於教成之際則曰成婦順於饋舅姑則曰明婦順成言其始明言其終晉江周氏云

是以二字承上文謂欲責之必先教之德言容功不可即謂婦順是婦順之本未嫁之先教以立婦順之本然後既嫁之後可責以婦順之事也成字重教成祭亦是告其教之成耳或謂祭以告正是成婦順未是牲用魚芼用蘋藻蓋魚與蘋藻皆水物陰類也用以祭者婦陰德也納蘭氏云孔疏引內則女子十年不出使姆教成之是已前恆教嫁前三月特就公宮之教者欲尊之也公宮天子諸侯之祖廟也天子當言王宮而此言公宮者謂公之宮若公邑及官家之宮爾故知兼天子諸侯也教之者女師即詩周南言告師氏則昏禮注云姆婦人五十無子出者也

禮記集說四十四

十一

此皆集說所未及引者故詳之教於宗室集說但言宗子之家而宗有大小未之別也疏曰與大宗近者於大宗教之與小宗近者於小宗教之此記謂君之同姓若君之異姓亦有大宗小宗其族人嫁女各於其家也此可謂詳明矣又疏曰祭之者女親行祭詩云誰其尸之有齊季女是也君則使有司告之若卿大夫以下則女主之宗子掌其禮集說不言祭者為誰并不言此告事之祭與正祭有別故補之愚按白虎通義謂與君有總麻之親者教於公宮三月與君無親者各教於宗宗婦之室國君取大夫之妻士之妻老無子而明於婦道者

又祿之使教宗室五屬之女大夫士皆有宗室自於宗子之室學事人也此可爲此節明注祭之者祭於祖廟也凡未毀者皆得祭之注疏謂祭其所出之祖此女出於君之高祖則祭高祖出於君之曾祖則祭曾祖竊恐未是蓋未有祭曾祖而上遺高祖下遺祖禰之理

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

禮記集說四十四

三

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

疏云此明天子與后各立其官掌內外之事法陰陽之所爲案宮人掌王之六寢注曰路寢一小寢五是天子六寢也后六宮在王之六寢後亦大寢一小寢五其九嬪以下亦分居之其三夫人雖不分居六宮亦分主六宮之事或二宮則一人也或如三公分主六卿之類六卿之官在王六寢之前其三孤亦分主六官之職總謂之九卿 嚴陵方氏云六官天地四時之官也亦謂之六卿既曰六官矣而又有三公者王氏謂三公之官率以六卿有道者兼之無其人則

不置也昔周公位冢宰而又曰周公爲師宰則六官之長也師則三公之長也以是言之則兼之說明矣由公而下以至於士其數三而倍之止於九者陽成於三窮於九以其理陽道故其數如此后治陰德其數亦如之者婦人從夫故也先言六宮者欲治其國先齊其家之意明則使之有辨章則使之有成順爲女之正故曰婦順教乃子之道故曰男教於家曰理於國曰治孝經曰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與此同意 廬陵馬氏云先六宮而後六官內外之序也易曰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是也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尊卑之序也蓋六宮皆統乎天子故也道者德之

禮記集說四十四

五

兼德者道之分故曰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治者職之總職者治之別故曰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其政足以理國家其化足以和內外其道足以通陰陽非聖人不能至也故曰盛德禮器曰大備盛德也 山陰陸氏云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此蓋定額殷周一也若周官世婦女御不言數鄭氏謂君子不苟於色有則充之無則闕員雖不足其額百有二十猶定然則九卿三三公二十七大夫三九卿八十一元士三二十七大夫後世雖有溢員其一百二十猶信不以溢妨正也不言明章天下之婦順吾知正家而已不曰內和而家理而曰

天下內和而家理所為正家而天下定也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 松陵趙氏云男曰教女曰順男主帥女主從也陽曰道陰曰德道主發德主藏也外曰治內曰職治主推行職主自守也陽道曰理陰德曰治陽動而散故須綜理陰靜而躁故須克治也盛德在聽男教聽女順上見不必又推本身教內治既成無愧母儀外治既普無忝父道剛柔健順之德極其盛矣

是故男教不脩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日為之食婦順不脩陰事不得適見於天月為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脩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月食則后素服而脩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陰事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后成者也天子脩男教父道也后脩女順母道也故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故為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為后服資衰服母之義也

禮記集說四十四

十五

註云資當為齊 疏云此明男女之教若有不得日月為之食又明天子與后是人父母之義 藍田呂氏云男教陽事上應乎日婦順陰事上應乎月有不得則適見於天為之薄食日食則天子為之變月食則后為之變素服自責各正厥事以答天變明后與天子日月陰陽相須而后成之義也以人倫推之天子脩男教天下之父也后脩女順天下之母也其德

之盛必能以天下為一家為天下父母然後天下以父服服天子以母服服后也 嚴陵方氏云事失於下而適見於上常適當焉故通用適字 石林葉氏云聖人非求知天亦非不求知天日月之食理所常有也故反之陰陽之事者躬自厚之道也天子以男教教天下之為子者其道猶父也故天子崩天下為之服斬衰后以女順化天下之為婦者其道猶母也故后崩天下為之服齊衰父母為之服者報其恩也 王后為之服者報其義也 新安朱氏云按麻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度之一左旋於地一晝一夜則其行一周而又過一度日月皆右行於天一晝一夜則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日一歲而一周天月二十九日有奇而一周天又逐及於日而與之會一歲凡十二會方會則月光都盡而為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為朔朔後晦前各十五日日月相對則月光正滿而為望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掩日而日為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亢日而月為之食是皆有常度矣 然王者脩德行政用賢去姦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相合不正相對者所以當食而不食也若國無政不用善使臣子背君父

禮記集說四十四

十五

以當食而不食也若國無政不用善使臣子背君父

妾婦乘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曰行有常德而實爲非常之變矣 晉江周氏云自男教不脩至而後成者也是善王后相資之職下是於民有所屬之義日月陰陽平說不可串講天子之與后句亦須見相資之意蓋天子與后既猶父之與母則有父然後母不偏於內治有母然後父不偏於外治父母相須以爲治卽日月之相資以爲明陰陽之相資以爲氣然則天子與后豈不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乎言外要見天子慎於立后意松陵趙氏云一篇言昏故此章從后說到天子正見婦順與男教並重治家與治國同原處後又從天子跌出後來直說到陰陽感通這等關係無非見昏禮之極重也相須在后王上說不連日月陰陽脩男教以下正發明相須之意服父服母亦所以報明章之教也 宜興堵氏云雖天子后所以理陰教母儀天下亦唯婦順而已言后以概諸侯夫人大夫士庶之妻設官分職天地父母逐一用天子陪說見其事同於天子何等鄭重

愚按鄭注適之爲言責也疏引左傳昭二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庚午之日始有譎譎謂日將食之氣以此訓適皆不免改經之失當依方氏爲是山陰陸氏以資字爲不誤引資

禮記集說四十四

七

於事父以事母以實之失之鑿矣

禮記集說四十四

六

鄉飲酒義第四十五

疏云案鄭目錄云鄉飲酒義者以其記鄉大夫飲賓於庠序之禮尊賢養老之義此於別錄屬吉事 藍田呂氏云此篇凡五章初言尊讓絜敬以免人禍次言學術道者將以得身次言先禮後財則民敬讓次言尊長敬老而孝弟之行立次言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次言古之制禮法象天地皆所以推明聖人制作之意 嚴陵方氏云孟子曰鄉黨莫如齒故古者於鄉必飲酒以序齒言且飲酒者人之所樂序齒者

禮記集說四十五 鄉飲酒義

嘉業堂校刊

人之所難因其所樂而寓之以所難故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清江劉氏云鄉飲酒之禮所尚者三德也年也爵也謀賓介於先生尚德也旅酬以齒老者異秩尚年也大夫為僕坐於賓東尚爵也三者天下之達尊也夫如是故觀於鄉者其一曰彼壯也而先老何也曰唯其德也然後民退而崇德其二曰彼贏也而先富何也曰唯其長也然後民退而事長其三曰彼後入也而異席何也曰唯其貴也然後民退而貴貴故先王不賞而民勸不令而民從一事而三美備焉其唯鄉飲酒乎 西河毛氏云或問學有鄉飲酒禮養老之禮也而或以為即賓與

之禮夫賓與與養老何涉且此學校事而題之以鄉得無國學便不行乎又聞舊儒以鄉射禮亦稱鄉飲酒禮其說可得聞乎曰古鄉飲酒之禮即賓與之禮舊所稱尚賢是也但又有尚齒禮別一鄉飲酒禮且與古所稱養老者又截然不同周禮大司徒職有鄉有州有黨鄉大於州設一大夫治其地名鄉大夫州大於黨然州與黨則但各設一士治之名州長黨正相傳賓與之禮鄉大夫為政講射之禮州長為政尚齒之禮黨正為政其禮固當有等殺然不可備考大約賓與所始由於貢士鄉大夫正月之吉進受教法於司徒所謂六德六行六藝者退而頒之於鄉請鄉

禮記集說四十五

中致仕之官教於里門其以大夫致仕者稱曰父師以士致仕者稱曰少師而總稱之曰鄉先生鄉先生取鄉中弟子而教之考其德行察其道藝至三年大比而與其賢者能者於鄉大夫鄉大夫帥其僚屬以禮禮賓之而獻其賢者能者於王其曰禮禮者即鄉飲酒禮也曰賓之者即賓與也是賓與之禮即鄉飲酒之禮無疑矣但其限稱曰鄉者以州黨貢土原統於鄉至貢於其君則其君或再行其禮而後獻王然不在國學如今州縣解士赴試行賓與之禮而鄉試榜發倣唐制鄉貢試畢長吏以鄉飲酒禮會僚屬設賓主陳筮瑟俎豆歌鹿鳴亦名賓與此即古諸侯與

其賢能將獻王而行是禮者然率在諸道政事之堂
並不在學卽王受貢士亦以賓禮裸獻酬酢不必設
俎易所謂盥而不薦者然亦在廟而不在學則賓飲
一禮唯鄉學得行之其限稱曰鄉而不及其他非無
故也若尚齒之禮則黨正爲政而行於黨序非鄉學
所得行者周禮黨正職國索鬼神而祭祀之則以禮
聚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謂每歲大蜡祭神聽其
狂飲及祭畢則官必以禮節之使飲酒於序以正齒
位此所謂尚齒之禮又名序禮然亦以黨爲鄉屬故
又名鄉飲酒禮其於養老之禮似乎無涉幾見國老
上庠庶老下庠而僅僅於黨序一舉行者若二鄭謂

禮記集說四十五

鄉飲有四事一三年賓興二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
州學習射四黨序蜡祭飲酒則又不然習射不專飲
飲之與射明分二禮若鄉大夫飲國中賢者則與三
年賓興並非兩事卽賓於其君其君亦行此禮如前
所云然是國君與鄉大夫再行非鄉大夫再行也故
子謂此祇二事而無四事今世春冬再舉行亦以爲
有二事故也 又問然則尚賢與尚齒其禮同乎且
今世行禮與古禮同乎否乎曰不同古尚賢以士尚
齒以農其人不同尚賢以鄉大夫爲主尚齒以黨正
爲主其主不同尚賢取少壯尚齒則取年五十以至
九十其年不同尚賢在鄉學尚齒則在黨序其地不

同尚賢三年一舉行尚齒則每年一舉行其時不同
且古以正月貢士故尚賢在正月以十月大蜡故尚
齒在十月其時之先後又不同所同者賓主介僕俎
豆笙瑟而已若今世行禮則大有可議者鄉舉之廢
久矣三物不講以入比取士則賓興之典原可不作
乃復飾其名於州縣解士之際謂之賓興又飾其名
於鄉試放榜之際謂之鹿鳴以鄉飲工歌首鹿鳴也
如是則正月飲酒可以已矣乃於賓興鹿鳴外又設
每年正月之飲則未免複出然且賓興非每年可行
而在尚齒則又無一年兩舉之事乃以非士非農非
貴非賤非賓非僕之人徒取多財者而因以爲利此

禮記集說四十五

四

眞聖君賢相所必斥者而居然行之豈亦餽羊不去
之意乎唐制賓興飲酒皆三年一行名鹿鳴宴韓愈
所云歌鹿鳴而來者趙宋政和間仍改名鄉飲酒禮
然要是一禮無兩行者若尚齒之飲則與蜡祭相表
裏今蜡祭不行而仍舉此禮既非養老又非饗農且
與正月所行並無加豆增賓之殊又無賓介俱坐眾
賓坐立之異則猶是賓興雖漢飲在十月唐正齒位
在十二月今一以十月行事則正在蜡祭建亥之月
而所行之禮全無蜡意則直謂之爲繆禮可也 又
問但禮既有賓又有介有眾賓其在貢士與饗農則
以何者當之且賓介之外又有僕焉主與賓對僕與

介對則僕者主人之別也然何等人也曰考之貢士之法全以鄉先生爲政鄉先生曰賢則誰敢不賢者鄉先生曰能則誰敢不能者所謂鄉評也故禮凡貢士鄉大夫必朝服造鄉先生之門而謀焉鄉先生爲之第其等差取其最上者一人爲賓次者爲介又次爲眾賓眾賓不一人總以備後此之待貢者故今歲貢法尙取一人爲正貢次日陪貢卽其意也至易之爲鄉試舉人則第以解首一人爲賓五經首四人爲介而餘皆眾賓若饗農尙齒則亦鄉先生擇鄉農中一人有齒行者爲之賓次爲之介其餘但以齒居眾賓之位而士大夫不與焉唐制以明經秀才進士及

禮記集說四十五

五

孝弟旌表者皆與其選則賓與尙齒彼此相雜已失禮意明洪武初直以致仕官充之則大繆矣夫致仕官者前人之師也否亦鄉大賓之遵也會師之與遵而猶賓也乎若夫僕則鄉中之致仕者謂之僕者遵也謂其人爲長吏所遵法也卽鄉先生也故行飲酒禮則必請鄉先生爲之觀法名之曰僕其名雖主與賓對僕與介對以爲是主人之副而實則尊於賓介故主與介東西面對坐而僕與賓皆南面並坐且唯僕有加席公三重大夫再重與諸席異故賓與之僕直居賓東尊之不與鄉人齒而至於尙齒則僕固尊優加席絕坐與賓與同卽鄉中致仕有同來觀禮而

下於僕者亦得比僕而加於賓介之上其時黨正正齒位之典有云一命齒於鄉謂一命下士其爵甚卑尙來觀與鄉賓齒齒齒長居賓東齒卑居賓西而苟再命申士則齒於父族謂唯父族爲鄉賓則與之較齒他不然矣至於三命上士則直不較齒而居之賓東與僕相比況大夫乎故曰三命不齒然則鄉飲酒禮其重僕而尊鄉先生如此宋人不深攷舊禮而以州守州令爲主以州倅與縣丞簿諸佐貳充之爲僕夫佐貳卽僚屬也僚屬當輔主作司正執事而乃加其席高其位拜至拜洗拜迎拜送一如大賓之行禮可乎且時典禮注主人率僚屬迎賓既畢隨率僚屬迎

禮記集說四十五

六

僕僕既是僚屬又率僚屬以迎僕此可通乎賓主介僕僕位在古禮自明鄉飲酒禮云乃席賓主人介眾賓之席皆不屬焉此但言賓主介眾皆有席而皆不相屬謂絕坐不連以明特尊然未知其席在何所也唯鄉飲酒義則明言云四面之坐象四時也主人者尊賓故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東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僕於東北以輔主人則其所當所向於文自明故鄭氏於飲禮直注云賓席牖前南面主人席阼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僕席與眾賓席雖不注然飲義云坐僕於東北則僕當戶

前南面射禮云賓席南面而東上眾賓之席繼而西則眾賓當牖西南面甚是周晰今世不知何意設席於四隅斜相對照賓席西北隅與主席東南隅相對介席西南隅與僕席東北隅相向而不知古設坐之法無向隅者席有隅坐坐不可有隅席也且席有向有端南北向者其端向西東西向者其端上南今合二方面向之則將何上席之無端委猶之坐之無向背也況賓僕最尊主不敢敵賓而止以敵介猶之介不敢敵僕而祇以之敵主人其斟酌禮意可謂甚善今乃以陋腹行之而盡失其意然且飲義行文自有注脚唯恐以西北東南誤認隅席故又曰賓必南向

禮記集說四十五

七

介必東向而為飲禮者雖無明文然既於射禮微及之曰賓席南面而東上而又恐席端不明復曰賓升席自西方降席自東方主人介凡升席自北方降席自南方則其於向背左右亦已顯著按明初會典猶從舊制而後漸更易相傳神廟間重刻會典而改之皆不足攷特其儀位猶尚有別見者禮云若有諸公則大夫於主人之北西面謂僕有公有大夫公大夫不並尊無公則大夫南面有公則公南面大夫西面北上謂在主人上也又徹俎時賓主與介皆降席北面立獨僕降席在東方即南面立以其尊也則雖立亦有位者至黨正正齒位事則六十者坐五十者立

侍謂眾賓內有年六十以上者則於堂上賓席之西南面而坐若不足則於介席之北東面北上坐其五十者則立於西階上東面北上若不足則立於門西北面東上 養老之禮與尚齒之會不同養老禮尊有用燕禮者有用饗禮及食禮者有割牲獻鳩執爵執鬻易燕綯合舞樂者有憲法乞言合語者此天子諸侯盛禮非卿大夫以下所得行也大抵老名有四一是國老即致仕之官所稱三老五更者王制養國老於上庠祭義食三老五更於太學是也一是耆老謂死王事者之父祖周禮司門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尚書大傳秋饗耆老春食饋子是也一是庶

禮記集說四十五

八

老即引戶校年之老王制養庶老於下庠目今養衰老是也一是先老謂師氏之賢而死於學者文王世子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之席祭義祀先賢於西學是也凡此皆鄉飲酒禮所不及者

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於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絜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尊讓絜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絜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於鬪辯矣不鬪辯則無暴亂之禍矣斯君子所以免於人禍也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疏云此明鄉飲酒禮拜迎至拜洗相尊敬之事 長

樂陳氏云禮見於交接行之於學所以尊重事也進而禮之以致其尊退而禮之以致其讓而三揖至於階三辭以升堂則進退之節也盥洗則在人者絜也揚觶則在器者絜也拜至而後拜送此主也拜洗而後拜受此賓也至於受而飲飲而盡則爲拜既而其禮蓋亦賓而已蓋拜者屈之而使卑之在我者卑則於人爲尊而無侮矣夫是之謂致敬也夫有所尊有所讓則相從以義而不敢爭有所絜有所敬則相推以誠而不敢慢 嚴陵方氏云表記曰無辭不相接也欲民之無相褻也尊讓絜敬則不褻矣故曰君子之所以相接也鬪者力相攻之謂辯者言相敵之謂

禮記集說四十五

九

不鬪則無暴之禍不辯則無亂之禍且暴人者人斯暴之亂人者人斯亂之唯君子無暴亂之行所以免於人禍也 京山郝氏云制之謂制此禮道教也猶論語道之以政之道鄭欲附會鄉大夫州長黨正飲酒之說以庠爲鄉學序爲州黨之學孟子庠者養也序者射也養賢習射名異學同如鄭說豈鄉獨養不射州黨獨射而不養歟學記曰黨有庠則是庠又在鄉矣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文義甚明鄭絕以道爲句割鄉人士君子屬下讀謂鄉人卽鄉大夫士卽州長黨正君子卽卿大夫以附合鄉州黨之說其牽強跋扈如此 納蘭氏云郝氏以聖人制之以

道鄉人士君子作一句讀甚妥然以鄉人士君子爲鄉人之賢者卽賓介僕之類則專指鄉人之賓介僕矣不知聖人制鄉飲酒禮特立賓介僕以教鄉人耳一以使人尊賢一以使人敬老一以使人貴貴故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愚謂鄉人泛言一鄉之人也士君子則賓介僕并鄉大夫州長黨正也讀從郝氏而解鄉人士君子當小異

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尊有玄酒貴其質也羞出自東房主人共之也洗當東榮主人之所以自絜而以事賓也

禮記集說四十五

十

疏云此明設尊出羞設洗主人事賓之義設酒尊於房戶之間示賓主共有此尊也酒雖主人所設賓亦以酢主人故云賓主共之尊有玄酒貴其質素羞出自東房主人共之者謂供於賓也榮屋翼也設洗於庭當屋之東翼示主人自絜以事賓

賓主象天地也介僕象陰陽也三賓象三光也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主人者尊賓故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於

東南而坐僎於東北以輔主人也仁義接賓主有事俎豆有數曰聖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禮以體長幼曰德德也者得於身也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是故聖人務焉

註云古文禮僎皆作遵 疏云此明賓主介僎坐位之義賓在西北天地嚴凝之氣著主在東南天地溫厚之氣著介在西南象陰之微氣僎在東北象陽之微氣三賓謂厭賓也四面之坐即是賓主介僎之所象也主象夏始賓象冬始僎象春始介象秋始 嚴陵方氏云天地者陰陽之體陰陽者天地之用故賓主象天地介僎象陰陽也三賓又厭賓之所觀法而

禮記集說四十五

十一

瞻仰者故象三光三讓而後成禮猶月之三日而後成魄也魄陰也禮由陰作故以況之且陽道饒而主進陰道乏而主退則讓亦陰事也四面之坐則賓主介僎各坐一方之面也二氣運於五行而五行以水爲本水以陰而凝凝則爲嚴以陽而溫溫則爲厚則嚴凝者陰之氣也陰生於午而終於子故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溫厚者陽之氣也陽生於子而終於午故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秋斂冬藏義也故嚴凝爲義春作夏長仁也故溫厚爲仁介僎者所以輔賓主而接人者也接人則爲賓主之先故坐於陰陽所始之地賓主則坐於陰陽之盛地

焉坐賓黨於陰之地以賓者接人以義故也坐主黨於陽之地以主人者接人以仁故也主人必三揖仁之至也賓必三讓義之盡也既曰接人以仁又曰以德厚者蓋謂盛德溫厚也以接人以仁爲盛德溫厚則接人以義爲嚴凝尊嚴可知矣賓主之際其精至於仁義相接其粗至於俎豆有數非真知禮之情者莫之能與故曰聖也聖之事既立然非將之以敬則亦怠而廢禮矣故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禮者天地之序長幼有序然後各得其體故曰禮以體長幼曰德各得其體豈他求哉故曰德也者得於身也然禮之所體固不止於長幼而此止以是爲言以鄉飲酒

禮記集說四十五

十二

禮主於序齒故也 豐田呂氏云西南至於西北殺氣也殺氣嚴凝而主義故自孟秋至於孟冬殺氣之所行萬物之所以收斂天之尊嚴氣也賓坐於西北介坐於西南義之序也東北至於東南生氣也生氣溫厚而主仁故自孟春至於孟夏生氣之所行萬物之所發生天之盛德氣也主坐於東南僎坐於東北仁之序也 石林葉氏云賓者主人所尊其位則主人擇而居之也故先言坐賓於西北而後言接人以義也若夫介僎所以輔賓主而必居陰陽始生之地者何也蓋輔之者所以成之也介先賓以通其意於主僎先主人以通其意於賓道也陰陽以輔天地而

天地以成功介僎以輔賓主而賓主以成禮其居始
生之地不亦宜乎主以仁接人賓以義接人皆有事
者也長者俎豆多幼者俎豆少皆有數者也賓主有
事俎豆有數鄉飲酒之義也義則禮之情而已知禮
之情者能作故曰聖有其情者則必有其文文在外
者也不敬以直內則所謂鄉飲酒者亦文而已故將
之以敬曰禮 四面之坐象四時者以東南西北爲
位則設席當射角占兩面蓋各本其氣自始至於盛
也古爲位未有射角者故近歲行此禮多不能曉蔽
於主居東方之言往往以東西相向若然是兩面而
曰且言賓必南鄉又曰介必東鄉介賓主也賓主皆

禮記集說四十五

三

在西而賓言南鄉可見其位連於北介東鄉其位連
於西矣古書多互見言賓如此則主之東南亦可以
類推 廬陵馬氏云賓主有事事皆有數俎豆有數
數皆有義推意於事推義於數非聖人不能故曰聖
聖有所立而行之者又將以敬則謂之禮長幼出乎
性用禮以體別之則謂之德蓋因事以見聖即聖以
行禮因禮以成德此始終之序學術道者所以窮理
得身者所以盡性禮足以窮理盡性故聖人務焉
晉江周氏云尊嚴氣盛德氣就體言義氣仁氣就用
言不可把仁義做理說主人以下承仁義說主人尊
賓以下至輔主人也是言賓主介僎設位之義相對

看但上段西北下要補坐介西南意仁義接至末又
是因坐位席而通言之見德所由脩而爲聖王之所
重也仁義接便是賓主有事了只以席位言不可說
太深俎豆句又是因席位而并言之

愚按鄭注三賓象天三光者繫於天也不言三
光爲何物後注三光三大辰也疏引公羊傳大
次伐北辰爲證蓋不以日月星釋三光而釋曰
三辰者避重複也嚴陵方氏不以爲然而據漢
書注曰三光者日月星也或又疑之謂後記有
云設介僎以象日月立三賓以象三光似乎介
僎就象日月三賓不得復象日月星矣雖然方

禮記集說四十五

十四

氏既云天地者陰陽之體陰陽者天地之用獨
不知介僎象日月之體三賓象日月星之用乎
還以日月星解三光者是 月體黑者謂之魄
尚書以朔日爲死魄二日爲旁死魄以十六日
爲哉生魄今言月三日成魄正謂望後三日乃
成魄耳蓋書言生魄指十六日禮言成魄指十
八日也海寧呂氏謂生魄卽成魄且云望則月
圓其餘俱不圓不圓則不可言成唯望日及前
一日後一日此三日正圓則其魄成矣其說非
是蓋圓止一日無三日也 玉篇術法也道理
也又仁義也鄉飲酒之禮設賓主介僎致尊讓

絜敬皆禮法之所在主接人以仁賓接人以義
至於明貴賤辨隆殺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
安燕而不亂仁至義盡莫不有至理存焉是之
謂術道學者學之可以得身聖人務焉可以安
國與天下

祭薦祭酒敬禮也啻肺嘗禮也啐酒成禮也於席末言
是席之正非專爲飲食也爲行禮也此所以貴禮而賤
財也卒解致實於西階上言是席之上非專爲飲食也
此先禮而後財之義也先禮而後財則民作敬讓而不
爭矣

疏云此明飲酒之禮貴禮賤財之義主人獻賓賓卽

禮記集說四十五

五

席祭所薦脯醢既祭薦又祭酒也祭酒後與取俎上
之肺啻齒之啐酒者謂飲主人酒而入口席末謂席
西頭也案鄉飲酒禮祭薦祭酒啻肺皆在席之中唯
啐酒在席末又鄉飲酒禮祭脯醢奠爵右取肺卻左
手右絕末以祭當左手啻之興加於俎坐況手遂祭
酒啻肺在前祭酒在後此先祭酒者啻是嘗啻之名
祭酒是未飲之稱故祭酒與祭薦相連表其敬禮之
事以言此席之設本不爲飲食蓋主人敬重於賓故
設席耳祭薦祭酒啻肺敬主人之物故在席中啐酒
則入於己故在席末於席上祭薦祭酒是貴禮席末
啐酒是賤財也致實謂致盡其所實之酒於西階上

不就席卒解者言此席之上非專爲飲食也啐纔始
入口故猶在席末卒解則盡爵故遠在西階上前文
方論設席之禮故言是席之正此覆說前席故變文
言上上亦正也先禮則貴後財則賤亦互相通 嚴

陵方氏云祭薦祭酒必祭其先而後飲食之也肺者
周人之所貴也祭薦祭酒則神之也故曰敬禮啻肺
則味之矣故曰嘗禮啐酒則飲之矣故曰成禮啐酒
則獻賓之觴也卒解則酬賓之時也主獻賓賓酢主
主酬賓三事既備則飲酒之禮畢矣故曰卒解西階
則賓所有事之階也席之正則有別於席之末席之
上則有別於席之下西階上卽席之下也先禮則敬

禮記集說四十五

六

讓後財則不爭飲食之所用故以財言之 石林葉
氏云啐酒於席末既爲賤財則祭脯醢以敬禮啻肺
以嘗禮皆居席之正是爲貴禮也賓辭於西階上既
爲後財則羞出東房洗出東榮雖非席之上猶爲先
禮也蓋鄉飲酒之禮非專爲飲食而已其啐爵也其
卒解也皆避其席亦所以防酒禍也貴禮而先之則
民敬順賤財而後之則無酒禍而民不爭聖人所務
蓋如此也 晉江周氏云首三句三平說於席末是
於三事中抽出啐酒來看卒解又是因啐酒而并言
之只是就席中席末見得貴禮賤財之義就席上階
上見得箇先禮而後財先禮後財兼承貴禮賤財說

亦省文也作敬讓從禮來不爭從財來只是鄉飲中寓此義以示人便能感化如此

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後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國可安也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之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

嚴陵方氏云六十者坐則七十以上亦坐可知五十者立則四十以下亦立可知聽政者聽上之人有所正也聽役者聽上之人有所使也必五十以下則立

禮記集說四十五

七

六十以上則坐者蓋五十曰艾艾則服官政之時固宜立侍以聽政役六十曰耆老則指使之時固宜坐以加政役於人也尊長在儀養老在物故坐立之不同所以明尊長豆數之不一所以明養老也唯六十非肉不飽故六十以上始有豆數也前言俎豆有數而此不及俎者以俎大而豆小由其禮之小故止舉器之小者以明之也民知尊長則能入弟矣知養老則能入孝矣民入而孝弟於其家出而尊長養老於其國則其教豈有虧乎故曰而后成教教既成矣而國豈有危疑之禍乎故曰而后國可安也之禮也特行之於一學而已固非家至也然教之所及乃與家

至不異特行之於一時而已固非日見也然教之所

形乃與日見不殊 廬陵胡氏云鄭謂此章說鄉飲

酒是黨正正齒位非鄉大夫飲酒也其義蓋以儀禮

鄉飲酒無正齒位之禮而此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

是黨正齒位也按鄉黨篇云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

矣杖者亦謂五六十者而此經下亦云少長以齒

則鄉飲豈無正齒位之禮乎竊謂此說鄉飲酒是鄉

大夫非黨正也然則鄉射亦不得謂之州長射矣若

實州黨則謂之州射黨正飲酒可也何得謂之鄉乎

長樂陳氏云射所以觀德也飲所以尚齒也王制

曰耆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尚功習鄉尚齒言庠而

禮記集說四十五

六

繼之以射是鄉之有習射尚齒矣而鄭氏以為黨主飲州主射而鄉大夫親為主者不已誤耶蓋莫非飲也有飲於鄉而正齒位有飲於黨而正齒位者莫非射也有射於鄉以觀德有射於黨以觀德者以黨不若州之眾故雖有飲而無射州不若鄉之大故雖有射而無飲而有齒者亦未必有其德也此黨正言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而州長言春秋以禮會民射於序是也賈公彥以為射之有飲酒誤矣夫唯黨積而為州州積而為鄉故鄉則有射有飲而兩全焉記之所言者皆鄉而已乃其意也

愚按古者行於鄉有鄉射有鄉飲酒射以觀德飲以序齒絕然兩事其曰合之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者將鄉射陪出鄉飲酒以見古先聖王教民以興孝弟之行二者並行不悖此鄉飲酒義止言飲而非鄉射先儒強為牽合失經旨矣其云教之鄉飲酒之禮者即首節所云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也前後自相照應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註云鄉飲酒也易易謂教化之本尊賢尚齒而已

疏云孔子先觀鄉飲酒之禮而稱知王道之易易

禮記集說四十五

十九

故記者引之結成鄉飲酒之義晉江周氏云此一句爲下文數條之大旨下文安國安天下卽所謂王道也

主人親速賓及介而眾賓自從之至於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眾賓自大賁賤之義別矣三揖至於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於眾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醉而降隆殺之義辨矣

疏云此明主人待賓之異及於賓介禮隆殺分別也主人親自速賓并介而眾賓不須往速自從賓介而來賓介至門主人拜賓及介而眾賓不須拜自入門是賓介貴於眾賓賤之義別矣主人於賓三揖三

讓拜其來至又酌酒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酌而自飲以酬賓是辭讓之節其數繁多也案鄉飲酒介酢主人則止主人不酢介也是及介省矣至於眾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醉而降者案鄉飲酒禮主人獻眾賓於西階上受爵坐祭立飲不醉主人而降西階東面也於賓禮隆於眾賓禮殺是隆殺之義辨矣嚴陵方氏云貴賤指其人隆殺指其禮因其人之貴則禮爲之隆因其人之賤則禮爲之殺故其序先貴賤而後隆殺也

工奏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

禮記集說四十五

二十

疏云此論鄉飲酒設樂樂實罷則以禮正之之事工入升堂歌鹿鳴四牡皇華每一篇而一終主人獻之吹笙之人入於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每一篇一終主人獻之間代也謂笙歌已竟而堂上與堂下更代而作堂上先歌魚麗則堂下笙由庚此爲一終又堂上歌南有嘉魚則堂下笙崇邱此爲二終又堂上歌南山有臺則堂下笙由儀此爲三終合樂三終者謂堂上下歌瑟及笙並作也若工歌關雎則笙吹鵲巢合之工歌葛覃則笙吹采芣合之工歌卷耳則笙吹采蘋合之工謂樂工工先告樂正樂正告賓以樂備

而遂下堂言遂出者樂正自此不復升堂也一人謂主人之吏也一人舉觥之後乃立司正樂既備將留賓旅酬恐有懈惰故主人使相禮者一人爲司正以監之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者結之也流失禮也

嚴陵方氏云主人獻之卽儀禮言卒歌主人獻工是也樂工之賤亦獻之者示上之不虛取於下也歌者在上故曰升匏竹在下故曰入升堂所以示德笙歌所以示事間歌以示相成之義合樂以示相與之情故其別如此雖然均是詩也或歌之或笙之者以其序之先後而爲之別也序之先者則歌之於上若鹿鳴四牡皇華則曰升歌三終是矣序之後者則笙之

禮記集說四十五

三

於下若南陔白華華黍則曰笙入三終是矣至歌魚麗則笙由庚之類歌關雎則笙鵲巢之類凡一十二篇亦莫不以序之先後而爲之上下焉歌亦笙止謂歌者以笙與歌相間故也合樂兼有笙歌而通謂之樂者以其兩者相合而爲樂故也上言主人獻之者獻歌工也下言主人獻之者獻笙工也間歌合樂而不言獻者以皆有笙有歌其所奏之樂卽其所獻之工故也 松陵趙氏云先分作次間作次合作以漸而致其和樂也不更迭而作則泛濫無紀何以辨其異不合併而作則條理間斷無以統其同遂出以前樂以導其和也乃立司正禮以節其流也

愚按儀禮有主人獻工工飲之文則兩獻之皆獻工也姚承菴駁之曰禮行於鄉將舉工與吹笙者盡獻之恐不若是之失體也此二獻之決當作獻賓海寧呂氏亦云然皆不讀儀禮之故也

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眾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

疏云此明旅酬之時賓主少長皆得酬酒之事言旅酬之時賓主人之黨各以少長爲齒以次相旅至於執掌盥洗之人以水沃盥洗爵者皆預酬酒之限弟少也言少之與長皆被恩澤而無遺棄故云知其能

禮記集說四十五

三

弟長而無遺也 晉江周氏云賓主介各一人則少長專指眾賓言以齒相酬是弟長自貴及賤無不序齒

降說屢升坐脩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此疏云此明飲酒之禮雖爵行無數終不至於亂也此謂無算爵之初以前皆立而行禮未徹俎故未說屢至此徹俎之後乃說屢升堂坐也脩爵無數謂無算爵也不廢朝夕謂鄉飲酒禮若黨正飲酒一國若狂無不醉也雖至飲畢主人備禮拜而送賓節制文章終竟申遂不有闕少知其能安然燕樂而不至亂也

廬陵馬氏云修爵無數宜其醉矣然猶不廢朝夕之聽事 信州黃氏云降說屢升坐修爵無數見安燕飲酒之節以下見不亂朝莫二句不對只重下句言朝固不廢朝莫亦不至以脩爵無數而遂至於廢夕也

愚按升坐集說誤作升堂降說屢言降而說屢於堂下乃升堂而就坐也

賁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疏云此總結上文五事又覆說孔子所以知王道之

禮記集說四十五

三五

易易也 嚴陵方氏云五者行之於一身則身正而無邪施之於一國則國安而無危故曰足以正身安國以天下之本在國故曰彼國安而天下安天下安則王道成矣 廬陵胡氏云前言正席次言司正正禮此言正身蓋席正然後禮正禮正然後身正身正則國正國正而天下正矣故繼之以國安而天下安也 宜興堵氏云上因聖言逐事指出一可知之王道五煞句及足以正身安國彼國安而天下安俱是無難之辭想見易易

鄉飲酒之義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設介僎以象日月立三賓以象三光古之制禮也經之以天地紀之以

日月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

疏云此覆說鄉飲酒之義有所法象之事前文天地共言此則析言之賓者主之所尊敬故以賓象天主供物以養賓故以主象地前經介僎象陰陽據其氣此云日月言其體 藍田呂氏云立賓象天立主象地禮之經也其次立介僎以輔之輔之者紀也其次立三賓以陪之陪之者參也政教之立必有經有紀有參然後可行故鄉飲之禮必有賓主介僎三賓然後可行故曰政教之本也 嚴陵方氏云日者陽之精陽生於北而出於東故坐僎於東北以象日月者陰之精陰生於南而成於西故坐介於西南以象月

禮記集說四十五

三五

前言陰陽此言日月者陰陽之義配日月其實一也或言立或言設何也立則立於創始之時設則見於既陳之後因賓而後用介因主而後用僎則是立賓立主於前乃設介僎於後也故於賓主則曰立於介僎則曰設焉三賓即賓也以其有加於眾賓故謂之三賓而亦言立焉禮之所制如此故用之於事則足以爲政之本體之於道則足以爲教之本 廬陵馬氏云上極乎性命之妙下盡乎物理之微然後能制禮言古之制禮者必古之聖人也經之以天地經大而緯小紀之以日月紀小而綱大經之以天地則知日月爲緯紀之以日月則知天地爲綱參之以三光

參於經紀之間

愚按郝氏謂自此至篇末亦一家之說并記之容或然也

亨狗於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東方也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尊有玄酒教民不忘本也

疏云此覆說前文 嚴陵方氏云陽之辰窮於戌而為陽之至故辰在戌而屬狗則狗者至陽之畜也東方得陽之中亨陽畜於陽方得其宜矣水盛於巽而滌於洗故其水在洗東洗既在東水又在洗東者凡以祖天地之左海也左亦東也以方言之則曰東以體言之則曰左 晉江周氏云左海兼水之性玄酒

禮記集說四十五

三五

雖不用之以酌亦必尚之而設於左

愚按爾雅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初學記凡四海通謂之稗海稗海之外復有大瀛海環之則東南西北皆海也呂氏謂天地之間海居於東者其說非是然則左海者何蓋中國之近者莫若東海而水又東注東則左也水在洗東故曰祖天地之左海也周氏謂左海兼水之性是矣

賓必南鄉東方者春春之為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南方者夏夏之為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西方者秋秋之為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北方者冬冬之

為言中也中者藏也是以天子之立也左聖鄉仁右義備藏也介必東鄉介賓主也主人必居東方東方者春春之為言蠢也產萬物者也主人者造之產萬物者也月者三日則成魄三月則成時是以禮有三讓建國必立三卿三賓者政教之本禮之大參也

疏云此更總言鄉飲酒禮坐位所在并明三揖三讓每事皆三以成禮 橫渠張氏云坐有四位者禮不主於賓主欲以尊賢若賓主相對則其禮主於賓主而已故其位賓主不相對坐介僎於其間以見賓賢之義因而說四時之坐皆有義其實欲明其尊賢長樂陳氏云萬物之於春莫不生此春之所以為蠢

禮記集說四十五

三五

也然則物之生也其來固有自焉易曰帝出乎震則帝者天之神也震者聖神之妙也此產萬物者所以為聖也萬物相見於離則物於是乎茂矣假者貸而有益之意蓋有所假則必有所益也故生之以為養增之以為長養則盛長則多此夏之所以為假也萬物之於四時也生於春長於夏衰於秋老於冬而至於秋則慘而不舒者物之情也詩曰秋日萋萋百卉具腓此秋之所以為愁也中在內能隱而不顯此中之所以為藏也 廬陵馬氏云春木為仁而夏曰仁何也天地之仁至於夏而盡矣天地之義至於冬而極矣故樂記曰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秋斂

也萬物至秋而斂則其成體可察也義者仁之節秋者春夏之節也故曰守義中者萬物復歸其根也藏者不露其形也以冬爲中藏則知春夏爲外發也藍田呂氏云天子南面而立左則東方東方者聖也左之則尊之也鄉則南方南方仁也鄉之則宗之也右則西方西方義也右之則用之也借則北方北方藏也借之則違之也天子之立如是而坐賓亦南鄉者尊賓之至也一生二生三生萬物三者物之所由致是故禮有三讓賓有三賓國有三卿上法於月則三日成魄三月成時政教所本禮之所以法也嚴陵方氏云賓南鄉而介東鄉焉則介於賓主之

禮記集說四十五

三

間矣故曰介賓主也介之得名又以是歟主人雖坐於東南而北鄉然所居則以東方爲正也東方者產萬物之地飲食之養則主人之所造也而有產萬物之象焉此所以必居東方也前言羞出自東房主人共之亦此意 山陰陸氏云以月三日而成魄是以禮有三讓以三月而成時是以建國必立三卿書曰卿士唯月此之謂也再言三賓者政教之本嫌三賓獨非政教之本也 石林葉氏云道成於三而月也時也天之道也國之卿也鄉之賓也人之道也論鄉飲而至於三賓則政教成而禮行矣所以爲本所以爲禮之大參也 新安朱氏云魄者月之有體而無

光處故書言哉生明旁死魄皆謂二三日月初生時也凡言既生魄卽謂月十六日月始闕時也今此篇兩言月三日而成魄則是漢儒專門陋學未嘗讀尚書耳疏知其繆而曲徇之故既有月明盡而生魄之說又言月二日三日而生魄何相戾之甚耶 西河毛氏云月三日成魄頗費解按魄者霸也晦月輪郭之闇形也月明闇遞嬗月朔則闇成而明生月望則明成而闇又生是生明必在朔生魄必在望然而生明之日卽死魄之日生魄之日卽死明之日其但稱死魄而不稱死明者以明本月體魄可死明不可死也特是生明死魄斷在月朔生魄死明斷在月望而

禮記集說四十五

三

明之始生與魄之終成乃反不在朔而在月朔之三日則又有說蓋朔名死魄漢律歷志云死魄朔也是也二日名旁死魄言旁近死魄之日書武成所云一月壬辰旁死魄是也望名生魄律歷志云生魄望也是也望之次日曰旁生魄言旁近生魄之日漢書武成所云唯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是也則是死魄生魄從朔望始乃尚書顧命以望日爲哉生魄而武成又以朔之三日爲哉生明哉者始也夫朔既已死魄矣朔之二日則魄亦竟死曰旁死魄矣魄死卽明生明生卽魄成豈有魄既死而明未生者而乃越三日而始生明以爲明之初生必在朔日而天下之

兒爲明則必在三日朔爲生之始三日則明之始也
魄之初死必在朔日而死之至而成其爲魄則必在
三日以魄在朔日則死而未成魄至三日則明成其
爲明故魄亦成其爲魄也蓋明闇對舉有生必有
生成此生則彼死一生則一成故猶是三日而由明
言之則謂之生明由闇言之卽謂之成魄禮記與尙
書可互見矣正義謂明盡之後不必定月三日而月
大則二日成魄前月小則三日成魄則古無以二日
概三日者若謂三日光微故魄可見則未弦以前光
總未滿輪魄顯晦豈可限日若謂作記者不經見尙
書生魄死魄之文故一往多誤則晦朔弦望仰首卽

禮記集說四十五

五

得何必尙書且此正可與尙書諸說相發明者乃自
恃讀尙書而不知尙書之說况讀記乎

愚按儀禮鄉飲酒禮乃席賓主人介眾賓之席
皆不屬焉鄭注賓席牖前南面主人席阼階上
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席眾賓於賓席之西據
此則賓必南鄉介必東鄉主人必居東方西鄉
又射禮賓席南面而東上眾賓之席繼而西則
眾賓當隔西亦南面矣後記賓若有遵者諸公
大夫席於賓東遵卽俱也又云若有諸公則大
夫於主人之北西面鄭注其西面者北上統於
公孔疏若無諸公則大夫南面西上統於遵也

據此則俱位亦南面明矣若以爲鄉飲尙齒而
俱與賓皆南面似不足以顯賓之尊殊不知古
人尙右賓在西北俱在東北正以見賓位之獨
尊焉嚴陵方氏謂賓必南鄉則主必北鄉可知
介必東鄉則俱之西鄉可知其說未安鄭注假
大也愁讀爲孳孳斂也今依陳氏則不必改字

禮記集說四十五

三

疏云案鄭目錄云射義者以其記燕射大射之禮觀德行取其士之義此於別錄屬吉事案此篇中有鄉射又云不失正鵠正則賓射然則鄉射賓射俱有之矣今日錄唯云燕射大射者但此篇廣說天子諸侯大射燕射之義不專於鄉射故也射之所起起自黃帝故易繫辭黃帝以下九事章云古者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又世本曰揮作弓夷牟作矢注揮夷牟黃帝臣是弓矢起於黃帝矣又虞書

禮記集說四十六射義

一嘉業堂校刊

曰侯以明之是射侯見於堯舜夏殷無文周則具矣長樂陳氏云禮有大射有賓射有燕射此三者儀禮所謂禮射也蓋天子有郊廟之事而擇士以射之則謂之大射以夫大射者天子之禮也諸侯來朝之時而為射以樂之則謂之賓射以夫賓者諸侯之禮諸侯言賓則天子為主矣至於燕射則卿大夫燕以射之而已雖然大射祭也賓射朝也燕射禮也自類而推之蓋不獨此也以其聘禮而有射禮則謂之聘射所謂聘射之禮至大禮也是已以其飲於鄉而有射禮則謂之鄉射周官鄉射之禮五物詢眾庶是已以其會於州而有射禮則謂之州射州長之職春秋

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是已以其習射必有射禮則謂之武射司弓矢所謂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楛質而鄭氏言試弓矢以習武是也以其行軍而有射禮則謂之軍射樂記所謂散軍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騶虞是也夫此數者皆射也然就其中而考之則軍射者禮之變為不足道矣 京山郝氏云射者男子之業弧矢所以為備弋獵所以為生故貴賤咸用之先王因射以制禮實非為禮行射也鄭氏謂射有大射鄉射賓射燕射總之天子諸侯之射謂之大射卿大夫士之射謂之鄉射射必有燕燕必有賓未有無賓無燕而成禮者也

禮記集說四十六

二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疏云案儀禮大射在未旅之前燕初似饗即是先行饗禮而云先行燕禮者燕初似饗正謂其行禮似饗其餘則燕故禮具牲狗及設折俎行一獻此等皆燕之法也故云先行燕禮 藍田呂氏云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者大射也卿大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之禮者鄉射也射者男子之事必飾之以禮樂者所以養人之德使之周旋中禮也蓋燕與鄉飲酒皆燕也因燕以娛賓不可以無禮故有大射鄉射之禮 嚴

陵方氏云必先行禮而後習射者則射非主皮以禮為先爾 石林葉氏云燕禮以示慈惠上之事也然臣拜於堂下升成拜君拜而答之所謂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以序齒族則不嫌於有別也故長者其豆多少者其豆寡賓介相酬則少長以齒此所謂明長幼之序也 吳江徐氏云此釋二射燕飲之義 晉江周氏云明君臣之義即燕義明君禮臣禮明長幼之序即鄉飲酒明尊長養老

愚按此節言諸侯之射與卿大夫士之射諸侯之射大射也卿大夫士之射鄉射也

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

禮記集說四十六

三

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

嚴陵方氏云進退者升降之節周旋者揖讓之容能中禮者以其先行禮故也內志正然後持弓矢審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固唯固也故其力能至唯審也故其巧能中義內也貌外也合內志外體言之故止曰觀德行而已及其合天子諸侯言之故必曰觀盛德焉 山陰陸氏云孟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此其一隅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正直為正內志言正亦言之法若落箭不固也若出塚不審也審在上亦言之法

愚按此即下文所謂其容體比於禮

其節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狸首為節卿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芣為節騶虞者樂官備也狸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芣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為節諸侯以時會天子為節卿大夫以循法為節士以不失職為節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成則國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

註云騶虞采蘋采芣今詩篇名狸首逸樂循法者謂采蘋曰于以采蘋南澗之濱循澗以采蘋喻循法度以成君事樂不失職者謂采芣曰被之僮僮夙夜在公 疏云此明天子以下射禮樂章之異以騶虞為

禮記集說四十六

四

節者歌騶虞之詩射人云騶虞九節狸首七節采蘋采芣皆五節鄉射注五節歌五終四節四拾其一節先以聽也若然則九節者五節先以聽七節者三節先以聽皆以四節應乘矢拾發也其節之志謂天子以備官為志諸侯以時會為志卿大夫以循法度為志士以不失職為志明其樂節之志故能不失其所為之事也 長樂陳氏云樂師凡射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狸首為節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芣為節射人以射法治射儀王以三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狸首七節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

采蘋五節士以三耦射豸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自天子達於士名位不同節亦異數蓋所以定志而明分也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事而國安矣其有不可以觀盛德乎王道成於騶虞則王奏之可也大夫妻能循法度於采蘋則大夫奏之可也至於采蘋夫人不失職之詩而士奏之可乎曰王制天子元主視附庸之君其用諸侯夫人之詩亦在所可也 嚴陵方氏云節者樂歌之節也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以聽何以射循聲而發蓋謂是矣前言官備後言備官前言會時後言時會者蓋能備官故形於樂也能樂官

禮記集說四十六

五

備焉能時會故形於樂也能樂會時焉 藍田呂氏云騶虞官所以養六畜也虞山澤之官所以阜繁鳥獸草木也騶虞之官以生物為職唯恐庶類不繁殖王者之政仁及草木皆如騶虞之用心則未有不王者也故曰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王政行則騶虞之官脩騶虞之官脩則庶類繁殖蒐田以時矣彼茁者葭則草木遂其生矣一發五豝則鳥獸蕃其息矣于嗟乎騶虞者所以歸功乎二官故天子之射以是為節者言天子繼天當推天地好生之德以育萬物此所以樂官備也狸首田之所獲物之至薄者也君子相會不以微薄廢禮猶白茅死麇可以聘如玉之

女匏菜兔置可以為君子之獻也諸侯以燕射會其士大夫物薄誠至君臣相與習禮而結懽奉天子脩朝事故諸侯之射以是為節所以樂會時也射之為義容體既比於禮又欲其節比於樂樂不可以無尊卑故天子諸侯卿大夫之詩各異詩不可以無義故各以其所樂告之此所以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無暴亂之禍矣夫使君臣上下皆習是禮聽是詩以進是德成是功則國不安者未之有也故明於禮樂其盛德之事歟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 桃源戴氏云以騶虞為獸始於相如封禪書圍騶虞之珍羣歐公引賈誼新書騶文王圍名

禮記集說四十六

六

虞虞人之官以闢之漢儒尚符瑞以龍麟鳳龜為四靈後增騶虞以配五行誣罔可知騶虞為獸不見他書誼以虞為官得之矣以騶為圍則又穿鑿考之傳騶虞樂官備也又曰天子田獵七騶咸駕是虞固山澤之官而騶亦官也意文王田獵雖騶從與虞人之賤俱有仁心詩入於是歎美之如宣王行狩必言徒御齊侯於沛必招虞人騶虞並稱於經旨無碍若不食生蟲不踐生草子不敢信 清江劉氏云鄭注以所引會孫侯氏為狸首非也騶虞采蘋采芣皆在二南則狸首者亦必其儔矣或曰狸首鶉巢也篆文狸似鶉首似巢鶉巢之詩御之將之成之此亦時會之

道

愚按此卽下文所謂其節比於樂史記封禪書
莫宏以方事周靈王諸侯莫朝宏明鬼神事設
射狸首徐廣曰狸一名不來今俗呼狸猶然然
則射之所射者皆以惡物爲鵠故曰毋若爾不
寧侯故抗而射汝據此則狸首又非鵠巢之誤
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
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爲以立
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

禮記集說四十六

七

之患諸侯繼世而立卿大夫有功乃升非專以射而
選但旣爲諸侯卿大夫士更以射辨其才藝高下非
謂直以射選補始用之也男子生有懸弧之義因此
射事更飾以禮樂則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是也
藍田呂氏云射雖一藝而可以觀人之德行則先
王選士之意微矣 嚴陵方氏云射之中否足以觀
人之賢不肖故天子以之選人焉以之選人而天子
亦自射者以身率之也或先行燕禮或先行鄉飲酒
之禮所謂飾之以禮也或以騶虞爲節或以狸首爲
節所謂飾之以樂也 晉江周氏云盡禮樂而可數
爲以立德行做三項看又要相趕說不盡禮樂則不

足以數爲不盡禮樂而徒數爲亦不足以立德行然
盡禮樂而不數爲則間斷時多雖足以立德行而德
行亦不能立立德行應上觀德行及德行立而言務
焉正是以射選臣

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
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
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
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
慶而益地數有讓而削地故曰射者射爲諸侯也

註云歲獻國事之書及計借物也三歲而一貢士

疏云漢時謂郡國送文書之使爲計吏其貢獻之物

禮記集說四十六

八

與計吏俱來故謂之計借物也借俱也非但獻國事
之書又俱獻貢物故云及計借物案書傳古者諸侯
之於天子也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
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賜以衣服弓矢再
賜以秬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不云益地
者文不具耳 藍田呂氏云天子試士於射宮以容
體比於禮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反此者不
得與於祭蓋禮樂節文之多唯射與祭爲然能盡射
之節文而不失其敬可以奉祭祀矣能心平體正持
弓矢審固而中多則其誠可以事鬼神矣諸侯以貢
士之數與於祭不與於祭而有賞罰以行益地削地

之法焉則諸侯所以爲諸侯亦以射選也 嚴陵方氏云助祭者助天子行禮樂之事也故射中多者然後得與於祭焉其容體比於禮卽進退周旋必中禮也其節比於樂卽以采繫爲節也比謂與禮樂相比而不失必曰比於禮樂而後曰中多者則知不比於禮樂而偶中亦不可以言中矣故孔子言射不主皮以至投壺則比投不釋者以是而已射者士也貢士者諸侯也或中或否雖在士而有慶有讓則在諸侯焉故曰射者射爲諸侯也 晉江周氏云此言天子制射之實下節天子制之四字正應此天子試之於射宮指貢士其容體至削地正試之之法末二句言

禮記集說四十六

九

射之有關於諸侯 納蘭氏云集說既據注疏三年一貢士矣而置歲獻不解不幾歲獻之文止是貢此士歟 德清胡氏云漢書武帝紀有司奏議曰古者諸侯貢士壹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迺加九錫不貢士壹則黜爵再則黜地三則黜爵地畢矣又食貨志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於天子學於大學命曰造士行同能偶則別之以射然後爵命之又後漢書左雄傳古者諸侯歲貢士進賢受上賞非賢貶爵士升之司徒辨論其材此與經文大傳略同王氏困學紀聞曰取士之法其途有三諸侯三年一貢士侯國之事也鄉大夫興賢能王畿之士也

大司樂教國子國之貴游子弟也據此則知諸侯每歲必貢士似太數當從大傳爲是鄉大夫三年一興賢遂大夫三年一興毗外諸侯豈獨歲歲貢士然卽三歲一貢約略計之有三千餘人豈能皆入太學左雄傳所謂升之司徒是也漢志所謂學於太學命曰造士者蓋司徒又論其秀者升諸大樂正耳造士九年大成而後升諸司馬曰進士別之以射其在司馬辨論官材之日乎

禮記集說四十六

十

愚按歲獻者歲獻國事之書及計借物貢士於天子者三歲而貢士蓋每歲必獻遇三歲則於歲獻之時一同貢士廬陵胡氏拘泥經文謂歲獻卽貢士故有每歲貢士之說今制歲貢法府學每年一人州學三年兩人縣學兩年一人其制本此豈一年者謂之歲貢兩年三年者遂不得謂之歲貢耶

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夫君臣習禮樂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於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言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爲正之具也

蓋云四正正爵四行也四行者獻賓獻公獻卿獻大

夫乃後樂作而射也以燕以射先行燕禮乃射也則燕則譽言國安則有名譽 疏云侯氏謂諸侯也此諸侯出於王是王之曾孫也小大莫處言燕之時大夫君子及眾庶之士小之與大無有處於職司而不來者皆御侍於君所也自為正是諸侯自為脩正之具 藍田呂氏云國家間暇諸侯與卿大夫盡志於射以習禮樂是諸侯以禮樂養羣臣也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以射以中選之多寡為諸侯賞罰則諸侯皆勉習禮樂以事天子則天子以禮樂養諸侯也諸侯養其羣臣至於則安則譽則無流亡之禍矣天子養其諸侯至於則安則譽則兵不用矣此所以

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 武林顧氏云養諸侯養字與孟子養不中及以善養人同義惟養諸侯故不用兵唯不用兵故諸侯自為正習禮樂說到這田地纔是禮以治躬樂以治心 烏程韓氏云自是故古者天子至此釋大射之義以盡禮樂為主 東海胡氏云四正具舉說燕禮大夫四句說射禮以燕以射雙承然重在射上以燕謂燕飲則燕謂燕安言君臣二句是釋詩之意天子制之選士以賞罰諸侯而諸侯君臣專務習射焉此天子之所以以禮樂涵養諸侯無事征討而兵不用亦諸侯自為正身以保國之具也

禮記集說四十六

十一

愚按此逸詩也引之以證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得享安譽之意孔氏以為狸首之詩不知何據流亡即孟子流連荒亡之謂鄭注流猶放也引書流共工於幽州為證恐非是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羞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勵有存者

註云矍相地名樹菜蔬曰圃先行鄉飲酒禮將射乃以司正為司馬子路執弓矢出延射則為司射也賁讀為僨猶覆敗也亡國亡君之國者也射畢又使此二人舉觶者古者於旅也語語謂說義理也 疏云此記孔子射禮出延者蓋觀者既多庭中不容故出延之入乃比耦也 嚴陵方氏云如堵牆言其周圍而固密也射至於司馬謂射至於使司正為司馬之時蓋司正則以治禮名之司馬則以治兵名之燕禮事也射兵事也方燕之時則名之為司正及射之時則名之為司馬亦各從其類也以將射也故執弓矢以延之以將旅也故揚觶而語焉又各以其類也旄

禮記集說四十六

十二

與董同斷與僅同 清江劉氏云注疏謂與爲人後者有人無後既立後訖此人復往奇之與猶奇也夫有後而又往與之是兩後矣安有兩後者且唯人無後故求後未有有後而又求副者此非子路之指蓋與之者干之也求之也庶子奪其宗非干歟嫡子不後族人支子係族人嫡子而後其族非干歟諸父諸兄尊也諸弟倫也義不可爲後非干歟禮不後異姓異姓而爲人子非干歟庶子奪其宗則篡其祖也嫡子後其族則輕其親也諸父諸兄諸弟而後其子兄弟則亂昭穆也異姓而後於人則背其姓也周衰此等蓋多此君子之所惡也 廬陵馬氏云敗軍之將

禮記集說四十六

三

亡國之大夫不入蓋謀人之兵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三者可以死而不死則非忠捨己之親與爲人後則非孝去與入半以言其圃之外者去與處半以言其圃之內者公罔之裘語之以略序點語之以詳略故責之以輕而處者半詳故責之以重而存者少蓋幼壯孝弟言其善始好學不倦言其善終者老好禮則未至於道旄期稱道則不止於禮不從流俗不從於外而已好禮不變者則不變於內此其輕重之別也 山陰陸氏云揚觶將以飲不勝者鄉射云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立卒爵是也唯賢者發而不失正鵠故曰不在此位聞公罔之裘

之言而去者蓋不能保其必勝者也故曰發而不失正鵠者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安能以中公罔之裘揚觶以待初射之用序點又揚觶蓋以待再射之用鄉射曰設豐實觶如施之此當實序點所揚之觶也夫禮必再射以備幸中故序點所言又進於公罔之裘一等 慈谿黃氏云方其始來觀者如堵牆慕德者眾無遠不至也其後預射者乃僅存畏威之深有言必信也未射延以弓矢本示以將射之禮反直其辭以拒不賢者使不得入既入語以揚觶本示以射不勝之罰反善其辭以諷賢而未至者使不敢留先後緩急之宜呼吸變化之妙雖一射之頃而

禮記集說四十六

五

所以綏來動和者可占矣 福寧黃氏云按射禮司射比三耦選弟子之中德行道藝之高者爲之又案戒賓亦主人前期謀其有德者爲之俱非既射而泛求之來觀之人爲之且禮亦絕無司射執弓矢出延射之文 烏程韓氏云此一節釋鄉射之義以觀德行爲主

愚按與爲人後鄭注既不可從呂氏因謂爲人後者有負於世方氏謂捨己之親而爲人後則非孝陸氏謂爲人後者不見先於人夫爲人後者昭穆相當繼人宗祧禮之所在既合於禮何負於世劉清江之說善矣至於黃氏謂戒賓選

稱爲射禮之明文記之所云原有可疑之處若夫選賢誓眾天子諸侯之禮也孔子烏得有此疏言誤矣說文玉篇無斷字而有厘字亦非僅字之義此當作僅字傳寫之誤也今字彙有之引此爲證

射之爲言者釋也或曰舍也釋者各釋己之志也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故曰爲人父者以爲父鵠爲人子者以爲子鵠爲人君者以爲君鵠爲人臣者以爲臣鵠故射者各射己之鵠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爲諸侯也射中則得爲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爲諸侯

禮記集說四十六

十五

疏云此釋射之名及鵠與侯之文凡射者大射則皮侯賓射則正侯燕射則獸侯唯大射有鵠此據大射而知然鵠則上下俱同無復君臣父子之別而言以爲父鵠者謂升射之時既身爲人父則念之云所射之鵠是爲人父之鵠中則任爲人父不中則不任爲人父故爲人之父者以爲父鵠爲人子及君臣皆放此各射己之鵠者謂眾射之人雖共射一鵠各射己所主之鵠也天子大射謂之射侯者言天子所射之物謂之射侯言射之中能服諸侯也舉大射言之其實賓射燕射皆謂之射侯也凡天子諸侯卿大夫禮射有三一爲大射是將祭擇士之射二爲賓射諸侯

來朝天子入而與之射或諸侯相朝而與之射也三爲燕射謂燕息而與之射其天子諸侯大夫三射皆具而士無大射故司裘職云大射唯明王及諸侯卿大夫不及於士故鄭注士不大射士無臣祭無所擇是也其實射燕射士皆有之故射人曰士射豕侯二正是士有賓射也又鄉射記曰士布侯畫以鹿豕是士有燕射矣其侯天子大射則射皮侯畿內諸侯大射則張熊侯豹侯若畿外諸侯大射亦張三侯若畿內卿大夫射麋侯畿外卿大夫射侯無文其大射之侯皆有鵠其鵠則三分侯中而居其一故考工記曰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凡皮侯

禮記集說四十六

十六

者各以其皮飾侯側又方制其皮以爲鵠烏程邱氏云先儒皆以鵠爲小鳥畫於射侯之上明曰鵠有二音其鳥亦別鴻鵠卽胡木反正鵠則古篤反廣雅曰鴉鵠上音于反下音于反也然則鴉鵠是鵠鵠卽是鴉鴉性警黠射之難中故畫於射侯之上非小鳥也小鳥無名鵠者先儒未之詳也今射塚之上畫烏珠者是正面畫烏鴉也嚴陵方氏云釋若細釋之釋言其釋於內而明於外舍若趨舍之舍言其舍於此而之於彼詩不云乎舍矢既均又曰舍拔則獲射固有舍意前言內志正外體直此言心平體正互言之射者不特父子君臣而此止以爲言者內則父子外則君

臣人之大倫也大射者擇士之射也擇士將以助祭禮之大者莫如祭故以大言之自卿大夫而下皆俾之射然止以射侯爲言者蓋人臣之貴莫貴於諸侯以見雖至貴言亦由射而服之也 山陰陸氏云王文公曰鵠遠舉難中中之則可以告故射侯棲鵠中則告勝焉同是射侯也而謂之射侯主言大射則射侯者射爲諸侯正在於此祭侯之禮脯醢其辭曰毋或若汝不寧侯不屬於王所故抗而射女是則所謂射侯蓋亦取諸此故曰大禮物博有是哉 新安朱氏云射中則爲諸侯不中則不得爲諸侯此等語皆難信書謂庶頑讒說侯以明之然中間若有羿之能

禮記集說四十六

七

又如何以此分別恐大意略以射審定非專以此去取也 晉江張氏云前章云古者以射選諸侯卿士大夫此復云中者得爲諸侯則記者之意當謂以射選諸侯矣孔疏曰非專以射選也既爲諸侯卿大夫又因射以觀其德行辨其材藝焉夫射之爲言釋也各釋己之志也志之所至詩禮樂畢至焉不其深乎 烏程韓氏云各射己之鵠各釋己之志也得爲諸侯不得爲諸侯猶言可以君民不可以君民也故曰爲人君者以爲君鵠

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后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

不得與於祭者有讓削以地得與於祭者有慶益以地進爵紕地是也

註云士謂諸侯所貢士也先令習射於澤己乃射於射宮課中否也 疏云前經已言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此又重言之者前經明諸侯貢士之制此經論天子將祭擇士也上文有讓削以地有慶益以地此總云進爵紕地故鄭云有慶者先進爵有讓者先紕地進爵則爵輕於地故先進爵而後益地也退則地輕於爵故先削地而後紕爵也 嚴陵方氏云言澤則知其野言宮則知其國先習於澤而後射於宮射事有漸故也削地益地謂

禮記集說四十六

六

所貢士之諸侯也所謂慶讓者不特在地亦有在於爵也故總言進爵紕地也於讓則紕地知慶之爲益地也 福亭黃氏云周禮司徒教令賓興何者不先德行而後道藝若盡信此篇之說將彼諸侯能治其國土地闢田野治敬老尊賢而所貢之士射偶不中即行削地之罰乎將不能治其國而所貢之士容體比禮節比樂而中多即行益地之賞乎意其賞罰輕重之由更必有在此特以參之亦其中之一事也固不可遂信之以爲確然不易之典 烏程韓氏云君之進爵紕地關士之中不中則射於射宮者可不釋所以爲臣乎故曰爲人臣者以爲臣鵠

愚按鄭注澤宮名恐未必是所謂士專指所貢之士言鄭注謂諸侯朝者及諸臣皆在其中亦未必是

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然後敢用穀也飯食之謂也

註云男子生則設弧於門左三日負之人爲之射乃卜食子也疏云此明男子重射之義男子三日射人以桑弧蓬矢者則有爲射之志故長大重之桑弧蓬矢取其質也所以用六者射天地四方也禮射唯四矢象禦四方之亂三日射罷而後用穀以食其子

禮記集說四十六

五

也嚴陵方氏云天地四方謂之六合以上與下爲合東與西爲合南與北爲合也以射六合故以六矢射之六合男子之所有事也生而必射以示其有事之志射而後食以示其受祿之道用穀謂用穀米食之故曰飯食之謂烏程韓氏云始生卽思教之以天地四方父鵠也終其身思不負始生之所命子鵠也段段有釋字在

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諸己已正而後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藍田呂氏云仁者之道不怨天不尤人行有不至反求諸己而已蓋以仁爲己任無待於外也射者求中

有似乎此故曰射者仁之道也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知反求諸己而不怨勝己者知所以中不中莫不在於己非人之罪也何怨之有則唯反求諸己而已矣廬陵馬氏云始於由己而成於反己者射也故愛人不親反其仁然後爲仁射而不中反其射然後爲射此仁之與射所以同道武林顧氏云此以射爲主與孟子說仁而借證於射不同始終求己都只在射上說卽此是仁之道不作譬喻烏程韓氏云求諸己卽釋己志志欲正也

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禮記集說四十六

五

註云必也射乎言君子至於射則有爭也下降也飲射爵者亦揖讓而升降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而升飲君子恥之是以射則爭中疏云儀禮大射曰耦進上射在左並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射畢北面揖揖如升射是射時升降揖讓經云揖讓而升謂飲射爵時揖讓非射時也鄭注勝者袒決至升飲皆大射文廬陵馬氏云射雖不怨於內而不可不爭於外不怨所以爲仁而必爭所以爲知也蓋射之爭爭於揖讓升降之間而非射之爭則爭於財利口圭之際則其爭也君子君子無所事

爭必也射乎以言其爭出於不爭也 潘江何氏云

孔子原以無所爭爲主引來卻以射爲主

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惟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

註云何以言其難也聲音樂節畫布曰正棲皮曰鵠正之爲言正也鵠之爲言楛也楛直也言人正直乃能中也發猶射也的謂所射之識也言射的必欲中之者以求不飲爾爵也 疏云此明射中之難以中爲貴何以射者言人之射何以能使射中與樂節相

禮記集說四十六

三

應也何以聽者言何以能聽此樂節使與射中相合也言射中樂節兩相應會作何法以爲之至極難矣循聲而發謂射者依循樂聲而發矢不失正鵠言其中也射中與樂節相會唯賢者乃能是難也不肖謂小人也若小人何以能中詩小雅賓之初筵之篇陳古之明王大射之禮發矢之時射彼所祈之的以求中辭爾所罰之酒爵也酒既養老又以養病今射者非病非老故求射中以辭讓此爵者不敢當其養也 長樂陳氏云此先何以射而後何以聽主禮而言郊特牲先何以聽而後何以射主樂而言 烏程韓氏云辭養比無爭更進一層祈中疑於爭而其心更

主於讓德之盛也

愚按祈爾爵者言射者各自競曰我將發而中的以求爾飲此罰爵也其求中之心切矣故曰求中以辭爵也集說未達

禮記集說四十六

三

禮記集說卷四十六

燕義第四十七

疏云案鄭目錄云燕義者以其記君臣燕飲之禮上下相報之義此於別錄屬吉事 藍田呂氏云古之君臣賓主相接有饗有燕有食饗禮亡獨燕食禮存儀禮公食大夫禮是也燕以飲為主食以食為主故燕禮之始主人酌以獻賓薦脯醢設折俎而無黍稷食禮之始主人親設醢醬太羹宰夫為主菹醢之豆六三牲魚腊腸胃膚之俎七黍稷之簋六牛羊豕之剛四宰夫執解酒設於豆東而不獻此燕食之別也

禮記集說四十七

燕義

嘉業堂校刊

饗禮雖無文然雜見於傳記之間饗以訓恭儉燕以示慈惠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又曰凡設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又曰若不親饗致饗以酬幣又曰大饗卷三牲之俎於賓館故知饗禮之始如燕之始獻言爵盈而不飲則啐而不卒爵矣言有體薦則俎肉不折矣言凡設而不倚則無說履而升堂矣又有酬幣又卷俎歸於賓館此燕饗之別也蓋禮者主於接驩故至於請安請醉旅酬無算爵少紆其敬也故其辭曰寡君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此所以示慈惠也古之燕禮有天子燕諸侯者湛露之詩是也有燕羣臣者鹿鳴之詩及記曰君與卿燕則大夫

為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為賓是也有燕賓客者則記曰若與四方之賓燕聘禮曰燕羞俶獻無常數大行人曰上公三饗三食三燕是也有燕族人者文王世子公與族燕則以齒是也有養老者王制曰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是也有因燕而射者大射禮是也

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別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率國子而致於天子唯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則授之以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卒使之脩德學道春合諸

禮記集說四十七

二

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

註云職主也卒讀為倅游卒未仕者也卒亦讀為倅疏云燕飲之禮有庶子官故先陳庶子之事作記之人在周末追述周初之事故曰古者天子謂之諸子諸侯謂之庶子其職掌同故此記雖明諸侯庶子職掌其所載之事皆諸子職文也言此官職主諸侯及卿大夫士庶子副倅於父之事所以官名庶子別其等者謂分別其貴賤之等正其位者正其朝廷所立之位也此曰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周禮諸子職則曰掌國子之倅唯此為別但諸子職總謂之國子此曰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者適子也謂

之庶者庶眾也以其適于眾多故總謂之庶子非適子庶弟而稱庶子也必知適子者以其云倅是副貳於父之言故鄭注諸子職曰國子者是公卿大夫士之副貳又引王制曰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是也嚴陵方氏云戒之使勿怠令之使有爲教之以其藝治之以其事國有大事則率諸子致於太子唯太子隨時所用甲兵之事戎事也戎事不止於甲兵止以是言之者甲以自營兵以勝敵戎之事如斯而已首言大事則戎事亦在其中授之以車則馬可知矣授之以甲則兵可知矣合其卒伍則聯之有數置其有司則帥之有人所謂以軍法

禮記集說四十七

三

治之也軍法者司馬之所正治之以軍法而司馬弗正者致之在於庶子官用之在於太子藍田呂氏云游卒國子之未仕者也未仕則凡力役田獵追胥之事不舍也然以國子之倅將使之脩德學道故特存之以養其材合聚也春聚之學宮秋聚之射宮考其藝以進退其能不能也烏程姚氏云散言之曰庶子合言之曰國子就國子中之未仕者曰游卒而總以庶子官職之潛江何氏云此篇明君臣燕飲之義而庶子官首列者蓋燕禮之設始於公族之正公族之正始於庶子之官別等正位就是戒令教治之時不可與上作四平看松陵趙氏云大事當與

政事對事之大者固宜用之以觀其任重之材事之小者尤宜存之以養其大受之器甲兵特舉其最大者不宜以禮事戎事分對脩德學道以下總是存游卒之妙故用使之二字一氣貫下勿如舊分析爲得納蘭氏云集說戒令謂任之征役案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司馬已弗正之又何征役之有鄭氏曰戒令致於太子之事是也卽下經國有大事惟所用之甲兵之事軍法治之而不可以征役名之也集說誤矣德清胡氏云此經文本周禮蓋羣后與卿大夫元士之子年十三無問適庶皆得入虎門之學及二十而冠則唯適子得入大學爲造士而庶子不與焉故又設諸子之官以掌其教治考其藝而進退之進者移名於司士司士以告大司馬而官之以宿衛其退者則仍教於師氏以待後舉也王宮宿衛皆功臣之世賢者之類此國家所以休戚一體上下親而內外察歟

禮記集說四十七

四

愚按司馬弗正正字當如字讀言軍法由於庶子司馬弗得預其事也注疏作征役之征非是諸侯燕禮之義君立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大夫皆少進定位也君席阼階之上居上位也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適之義也設賓主飲酒之禮也使宰夫爲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也不以公卿爲賓而以大夫爲

寶為疑也明嫌之義也賓入中庭君降一等而揖之禮之也

註云宰夫主膳食之官 疏云燕禮之初君獨升立於阼階之上明君尊莫敢敵之義也皆引燕禮正經記者以義說之案燕禮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公南鄉爾卿卿西面北上爾大夫大夫皆少進所以然者定羣臣之位也定位之語及下居主位莫敢適之義皆記者之辭公卿朝廷之尊賓又敵主之義若以公卿為賓疑其敵君也為其嫌疑故使大夫為賓明其遠嫌之義也賓既至庭君降階一等而揖之是以禮待於賓也故曰禮之禮之亦記者辭也 長樂陳氏

禮記集說四十七

五

云位不辨則名不正等不別則分不明禮敵而亢體親而疑此宰夫為獻主而大夫為賓之意也 嚴陵方氏云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者西面則居東主居東則賓宜居西賓居西則主與之對立矣而此言特立者方見賓莫敢居西而與之敵也始則南鄉示君道也終則西面示主道也示君道者待之以臣道示主道者待之以賓禮適即適也適相當則為敵故也宰夫乃天官之膳夫爾非天官之宰夫也然亦謂之宰夫者皆以變制為事故也君於羣臣亦有賓主之道故不可以無獻主雖然君臣之義不可以燕廢也故使膳夫為獻主而已主人飲賓曰獻蓋攝主人

而獻賓也 烏程韓氏云君立以下明之以位設賓主以下明之以賓主

君舉旅於賓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禮也君答拜之禮無不答明君上之禮也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君必報之以爵祿故臣下皆務竭力盡能以立功是以國安而君寧禮無不答言上之不虛取於下也上必明正道以道民民道之而有功然後取其什一故上用足而下不匱也是以上下和親而不相怨也和寧禮之用也此君臣上下之大義也故曰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

禮記集說四十七

六

疏云此明燕禮上下交權而不相怨明君臣之義也 嚴陵方氏云舉旅即下舉旅行酬也舉爵以序行酬酢之禮也賜爵謂旅酬之外君有特賜之爵也皆降階而拜又升而拜以成拜禮也賓必再拜君必答拜明臣禮亦以明君上之禮也或言君或言臣或言臣下或言君臣上下皆互相備言上則不特主君言下則不特主臣 晉江周氏云夫臣拜君之爵固所以明臣禮而臣禮何居亦曰思盡瘁於君耳蓋臣下能竭其才力盡其知能以立功業於國君必報之爵以馭其貴祿以馭其富故臣下皆務竭力盡能以立功其盡臣禮如此是以國家有莫安之效君上獲寧靜之福也夫君答臣之拜所以明君禮也而君禮何

居亦曰不虛取於下耳是故上必以耕桑之事以教道民民道之而知務本生財可謂有功矣然後取其什一無橫征也君盡君禮如此故上之用以足而無空虛之患下之財以饒而無匱乏之憂如是則上下有相親之美而無交尤之病矣上下和親是和也實田君盡君禮以致之和非君禮之用乎國安君寧是寧也實由臣盡臣禮以致之寧非臣禮之用乎夫君盡君禮以致和此君上當然之大義臣盡臣禮以致寧此臣下當然之大義然皆自燕禮之再拜稽首禮無不答者明之故曰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烏程韓氏云此一節明之以拜 禮無不答者義深

禮記集說四十七

七

於答也爵祿者上所以答下固君上之禮什一者下所以答上然上必明正道以致其答則亦君上之禮也 禮之所尊尊其義也有其禮無其義則君不舉焉君子弗貴也君臣之義何事不以相明詎獨於燕禮而以爲明君臣之義若曰燕之爲言者樂也臣也而疑於賓君也而疑於主於此不有以明之懼上之下瀆下之上逼此實開之也君明君禮臣明臣禮直揭之曰此君臣上下之大義如是而後國安而君寧如是而後上下和親而不相怨故曰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先王制禮之精意記者一言蔽之矣 席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獻

君君舉旅行酬而后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后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后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后獻庶子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貴賤也

禮記集說四十七

八

註云牲體俎實也薦謂脯醢也羞庶羞也 疏云此明尊卑上下席位之所受獻旅酬之差貴賤先後之義席小卿次上卿者案燕禮上卿在賓席之東小卿在賓席之西隔越於賓席而云次上卿者以俱南面東上遙相次耳大夫次小卿者燕禮大夫在小卿之西故曰辯獻大夫遂薦之繼賓以西東上也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者燕禮於西階上獻士既受獻者立於阼階下西面北上獻庶子於阼階上既獻立於阼階下也獻君君舉旅行酬者燕禮宰夫爲主人酌以獻賓賓飲畢酌以酢主人主人飲畢酌以獻君君飲畢酌以酢主人更酌以受酢於阼階下飲卒爵主人又洗觚酬主人先飲卒爵酌以酬賓賓受觚坐奠於薦東訖小臣請媵爵者二人媵爵阼階下皆北面媵爵於公媵爵者先自飲畢媵爵者洗象鬴酌奠於公席之前公坐取所媵之鬴以酬賓賓於時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解賓升成拜公立卒解賓乃受公虛爵酌之酬大夫於西階上眾大夫相酬畢奠虛鬴於篚而后獻卿卿舉旅行酬者燕禮主人洗升實散獻卿於西階上獻卿畢小臣又請媵爵者公使二人媵爵

奠於公前公又行一爵若賓若長惟公所酬以旅於西階上大夫辯而止燕禮直曰卿不曰大卿小卿之異則大卿小卿俱同獻也而后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者燕禮主人洗獻大夫於西階上大夫辯受獻乃納工獻眾工畢公又舉奠禪惟公所賜以旅於西階上而后獻士士舉旅行酬者燕禮說屢升堂坐之後主人獻士於西階上獻士辯又獻旅食賓腍觚於公公坐取賓所腍禪與惟公所賜乃就席坐行之終於大夫終受者與以酬士士舉旅於西階上而后獻庶子者庶子卑不為之舉旅但無筭爵之節執爵者酌而旅之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者公及卿大夫士皆有等差但燕禮不載無以言也 嚴陵方氏云小卿即下卿也言上卿則知小卿之為下言小卿則知上卿之為大獻庶子之後則不舉旅行酬者庶子卑故也周官諸子以下大夫二人為之而此則以居士之下者蓋諸侯之庶子故也由士而下無爵則此所謂士者上士而已容庶子以中下之士為之等者上下之等差者多少之差 石林葉氏云獻卿及於士而後至於庶子者所以體異姓也蓋內朝以親親為主則庶子在所先外朝以賢賢為主雖庶子必在所後 烏程姚氏云上但說設賓主及賓主相接之情未及卿大夫士席位之次序及旅酬之先後及俎豆

禮記集說四十七

九

牲薦之等差此復終敘之曰所以明貴賤也明貴賤則君臣之義其昭於日月乎 福寧黃氏云席位則上貴而下賤獻酬則先貴而後賤薦羞則隆貴而殺賤故曰明 烏程韓氏云首言君席未及臣席也補綴於後非獨不以貴賤溷君臣亦以紀臣之不敢即次於君記者以此明君臣之義云爾

禮記集說四十七

十

禮記集說卷四十七

聘義第四十八

疏云按鄭目錄云聘義者以其記諸侯之國交相聘問之禮重禮輕財之義此於別錄屬吉事 藍田呂氏云交際之義人道之所以羣也其交際也必有相見以結其驩問於見也必有相問以繼其好自天子至於庶人雖有貴賤親疎遠近長幼之差其所以相問一也天子之與諸侯諸侯之與隣國皆有朝禮有聘禮朝則相見聘則相問也朝宗親遇會同皆朝也存頌省聘問皆聘也故聘禮有天子所以撫諸侯者

禮記集說四十八 聘義

一 嘉業堂校刊

大行人一歲徧存三歲徧類五歲徧省是也有諸侯所以事天子者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類以除邦國之慝是也有隣國交修其好者大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殷相聘久無事則聘焉是也儀禮所載聘禮隣國交聘之禮也聘義者所以釋其所載聘禮之義也 秀水朱氏云記曰久無事則聘焉蓋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為之賓介者亦得私面私覲於君卿大夫其於幣宰書之宰夫具之史展之於玉賈人啟之宰執之使者受之張廬於竟迎者士郊勞者大夫賈人拭圭有司展幣覲用束錦賄用束紵無不以告諸人者近世諱賄之名相問者唯恐人知有

聞則法吏必按以法豈今之禁令固有善於古者與夫無事而不相問此有事之所以載實而求也嗚呼聘禮之廢苞苴所由行乎

聘禮主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三讓而后傳命三讓而后入廟門三讓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君使士迎於竟大夫郊勞君親拜迎於大門之內而廟受北面拜貺拜君命之辱所以致敬也敬讓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故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

禮記集說四十八

二

疏云此總明聘義各顯聘禮之經於上以義釋之於下介數不同明貴賤有異皆謂使卿出聘之介數也上公七介者若上公親行則九介其卿降二等故七介侯伯子男以次差之義可知也聘禮之有介傳達賓主之命敬之至極也欲傳命之時先須三讓又傳命之後入廟門皆升階揖讓明所以致尊讓也三揖者初入廟門一揖當階北面又揖當碑又揖傳命與入廟門皆賓先讓若三揖至階三讓而升雖主人為首皆由賓讓而後至於三若賓不讓則不至於二是揖讓皆賓為主也聘禮賓至竟張廬君使士請事遂以入是使士迎於竟也聘禮賓至於近郊君使下大夫請行又使卿朝服用束帛勞此大夫郊勞也大夫

卽卿也聘禮賓入門左公再拜是君親拜迎於大門之內也聘禮及廟門公揖入納賓賓入門左升西楹西東面是廟受也北面拜貺者君於阼階之上北面再拜拜聘君之貺貺謂惠賜也聘禮公當楹再拜是也拜君命之辱者釋此北面拜貺之義言主君所以北面拜貺者拜聘君之命來屈辱也所以致敬也言主君致敬於聘君賓主交相敬讓者是君子所以相接也主人致敬賓致讓同心以禮相接故不相侵陵嚴陵方氏云上公卽九命作伯者也加一命於公故曰上介有三等末介傳中中介傳上介以相繼而傳命不直達蓋以主君之尊使臣不敢以抗故

禮記集說四十八

曰弗敢質質對也迎竟使士郊勞使大夫因爲之隆殺焉廟受者受使者所銜之命也受必於廟所以致敬也福寧黃氏云周禮司儀兩君相見則交擯臣聘於君則旅擯鄭注旅陳也旅擯陳擯介不傳辭也交擯各陳擯介使傳辭也其儀與聘禮注同如此則交擯之禮詳而文所以隆於君旅擯之禮略而質所以殺於臣鄭氏此說是也介紹者言其位相承繼此以交擯旅擯之所同也但傳命有二交擯則擯介上下相傳旅擯直賓及上擯相對而語亦是傳命但不以介傳此少異耳故鄭注聘禮亦引此介紹而傳命集說注與鄭注異且位向亦與儀禮本注不同當以鄭

說爲正以聘禮言之上介次介末介之位相承繼而立上擯出請事聘賓乃傳君命來聘之命者何義君子以主君尊也使臣卑也不敢正自相當故以介傳命敬之至也夫出聘且致敬其主君况本國之君乎故雖既陳介復自傳命又所以辟本國之君之禮而盡其敬也吳江徐氏云聘禮以下釋介數之義介紹以下釋用介之義三讓以下釋賓主行禮之義晉江周氏云三讓而后至致尊讓也是賓讓主君使士至致敬也是主敬賓敬讓也者二句總頂上二段儀屬主讓屬賓所以相接全在敬讓二字君子通賓主而言

禮記集說四十八

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君親禮賓賓私面私覲致饗餼還圭璋賄贈饗食燕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也疏云主國之卿爲上擯接迎於賓承副上擯也紹繼也謂繼續承擯君親禮賓者謂行聘訖君親執禮以禮賓也故聘禮賓行聘訖宰夫徹几改筵公出迎賓以入公側受禮賓受禮公拜送禮是也賓私面私覲者私面謂私以已禮面見主國之卿大夫私覲謂私以已禮覲主國之君以其非公聘正禮故謂之私案聘禮私面在後此先云私面記者便文無義例也面亦見也以其於臣禮質故以面言之致饗餼者謂行

聘之日主君使卿致饗餼之禮於賓館案聘禮君使卿章弁歸饗餼五牢注牲殺曰饗生日饋還圭璋者謂賓將去時使卿就賓館還其所聘之圭璋故聘禮云君使卿皮弁還玉於館是也賄贈者因其還玉之時主國之卿并以賄而往還玉既畢以賄贈之故聘禮還圭璋畢大夫賄用束紡是也饗食燕者謂主君設大禮以饗賓設食禮以食賓皆在廟又設燕以燕之則在寢也故聘禮云公與賓壹食再饗燕與羞俶獻無常數是也君親禮賓賓用私覲及致饗餼饗食之屬或主人敬賓或賓答主人或君親接賓或使臣致之是顯明賓客君臣之義也 嚴陵方氏云言上

禮記集說四十八

五

擯則知承之爲中擯紹之爲末擯矣君親禮賓賓私面私覲以至於饗食燕所以明賓客之義也還圭璋致饗餼賄贈則使人致之所以明君臣之義也 福寧黃氏云此釋賓聘在主國始終之禮之義呂氏所引諸侯聘天子之禮與本義不協 納蘭氏云賄贈集說誤認主君以賄贈之聘禮與孔疏甚明故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也諸侯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正之具也

註云比年小聘歲相問也三年大聘殷相聘也 藍

田呂氏云王制諸侯之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言諸侯之聘於天子也此云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言諸侯交相聘天子制其禮也禮之節文之多惟聘射之禮爲然節文之多養人之至者也射以選天下之貢士以數與於祭數不與於祭而行慶讓則諸侯必自爲正於射禮矣聘以勸諸侯之交好使者之誤主君不親饗食以愧厲之使者之愧有國者之愧也則諸侯必自爲正於聘禮矣故二禮之義天子養諸侯之意爲深故其義皆曰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正之具也 嚴陵方氏云相厲以禮者天子制諸侯以聘而使之相尊敬則各相勉厲以禮也

禮記集說四十八

六

使者以傳言爲事傳言而誤豈足以爲使乎故主君不親饗食而愧厲之也愧以厲其心厲以厲其行禮以節爲事故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禮以敬爲心故相厲以禮則內不相陵不相侵陵則兵不用各欲自正而已又安用戰

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矣

疏云玉以比德故以圭璋而聘已聘致此圭璋付與聘使而還其聘君是輕財而重禮之義諸侯相厲以此則上行下效而民皆作讓矣 福寧黃氏云圭璋者禮器也受之天子傳之先君者也故還之呂氏以

爲天下之寶無尚於此則又是重財矣 吳江徐氏云釋用圭璋及還圭璋之義 晉江周氏云首聘字以始聘言已聘以既聘言彼聘乎此此聘乎彼皆厲以禮故曰相厲上禮字以聘禮言下二禮字以圭璋言作讓則以效言之

愚按聘重而圭璋輕亦禮重而財輕耳聘禮也圭璋財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輕財重禮只就還圭璋上講足矣不必牽扯饗禮疏曰還圭璋之玉是重其禮留其璧琮之物是輕其財恐非記人之旨

主國待賓出入三積餼客於舍五牢之具陳於內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於外乘禽日五雙羣介

皆有餼牢壹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所以厚重禮也古之用財者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於禮也盡之於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爾

疏云此明待賓之厚所以尊重聘禮之義并明聘禮用財之厚務行禮讓則君臣內外不相侵陵所以諸侯務焉上公之臣故出入三積若侯伯以下之臣則不致積也故司儀曰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則三積此出入三積者謂入三積出亦三積故司儀曰遂行如入之積是去之積如來時積也餼客於舍五牢之具

禮記集說四十八

七

陳於內者案聘禮致客有饗有餼今直曰餼客者略言之於舍謂於賓館五牢之具謂飪一牢在賓館西階腥二牢在賓館東階餼二牢在賓館門內之西是皆陳於內也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於外者案聘禮米三十車設於門東東陳禾三十車設於門西西陳薪芻倍禾也乘禽日五雙者謂乘行羣匹之禽雁鷺之屬聘卿則每日致五雙也羣介皆有餼牢者鄭注掌客爵卿也則殮二牢饗餼五牢爵大夫也則殮太牢饗餼三牢爵士也則殮少牢饗餼大牢也壹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者此謂聘卿也一爲之設食再爲之設饗其歡燕與當時之賜無數也

禮記集說四十八

八

言備設待賓之物所以豐厚尊重行聘之禮也言古之費用其財不能悉皆均平常能如此之厚而相聘之事費用如此豐厚者言盡極於禮也盡極於禮則國內上下和睦君臣不相陵也四隣歸懷外不相侵也故天子制此聘禮而諸侯務而行焉 藍田呂氏云上公五積卿下其君二等則三積也三積皆有牢禮米禾芻薪也致積之禮唯諸公之臣有之故聘禮不載也積者致重禮於其出入也饗餼者致重禮於其舍也 嚴陵方氏云主國謂主君之國也出入謂從來訖去也積若委積之積羣介皆有餼牢則無飪腥矣以殺於使臣故也燕盛於饗饗盛於食於食則

一於饗則再於燕則與時賜無數盡之於禮則人各守其分故內君臣不相陵外不相侵 山陰陸氏云據周官侯伯七十雙今日日五雙雖曰諸侯大夫不應如是之懸也蓋曰五雙旬而稍所致之禽也據聘禮旬而稍乘禽日如其饗餼之數羣介皆有餼牢壹食再饗侯伯再食再饗子男一食一饗則上公之使食視子男饗視侯伯其米二十車禾三十車倣此據侯米三十車禾四十車子男米二十車禾三十車燕與時賜無數聘禮謂之倣獻獻言禮賜言義不言禽羞從時賜也故曰禽羞倣獻 福寧黃氏云按掌客所云殺禮正言凡禮賓客之常禮有時而殺則聘禮

禮記集說四十九

之殺亦在其中集說引之則謂凡禮皆殺獨聘禮用財如此豐厚不可獨殺此大夫周公之意矣且盡之於禮正謂禮有常數故用財不敢不厚所以求盡於禮而不敢薄以結諸侯之好故也唯其盡禮故內而君臣外而諸侯皆以禮相與而不相侵陵也集說滯於內不相陵則解為不敢沒禮有禮以制之似太固矣殊不知饗餼之制於內君臣用財之義亦不甚協且不能盡禮則君臣相陵事亦多端又何但用財一事耶凡看書須要通其大義毋為一句一字牽制又曰疑此節古之用財者上亦有闕文故如此二字全無該着所以引用周禮補之而不知其不合也

京山郝氏云按五牢猶侯伯之使耳若上公使則七牢五牢則牛羊豕十五出入三積則四十五聘禮曰米三十車車乘有五數十六石為乘十六斗為藪是一車為米二十四石三十車為米七百二十石也又曰禾三十車車三秬四十乘為秬是一車禾千二百束三十車為禾三萬六千束薪芻又倍之是十四萬四千束乘禽醢醢酒漿之數不與焉此猶正賓一人一次之積耳若九介七介三積備無論品物狼藉即客舍何地可容故禮家言難盡拘也

禮記集說四十八

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后禮成非強有力者盡能行也故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也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日暮人倦齊莊正齊而不敢懈惰以成禮節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長幼此眾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故謂之有行有行之謂有義有義之謂有勇敢 疏云前說聘禮既畢此又申明行聘之時禮儀既大日晚始罷故記者引唯勇敢之人能成禮事故於此明之此是聘義兼明射者以強有餘力之人非但行聘禮又能行射禮故此總明之眾人所難君子特能行之故謂之有行身能有行則事得其宜故謂之有義有義則有果斷故謂之勇敢 嚴陵方氏云酒以久故清肉以久故乾強有力言其形於外者勇敢言

其發於內者 長樂陳氏云齊以言其心莊以言其容正齊以言其儀 烏程姚氏云此節語多轉摺然大意可一言而盡也欲行至大禮須強有力乃強有力貴敢行禮義故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也句是大旨 松陵趙氏云酒清人渴至於和長幼正強有力者行禮之實此眾人之所難五句是因行禮而著勇敢之名

愚按此因聘而及射言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后禮成非強有力者弗能行也言聘射之禮之必須強有力者其語已足故強有力者以下推開言之凡行禮者皆然

禮記集說四十八

十一

不專指聘射之禮也孔疏以為酒清人渴二句謂射禮也以正君臣謂賓射前行燕禮也以親父子和長幼謂鄉射前行鄉飲酒禮也拘泥甚矣

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以立義也所貴於立義者貴其有行也所貴於有行者貴其行禮也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故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故聖王之貴勇敢強有力如此也

吳江徐氏云此覆說上文而推勇敢之所由貴乃勇

敢之善者也 松陵趙氏云勇敢者勇為而敢任也義者人所當行然必先立定而后可見諸行其能立處正勇敢之精神處乃所行又貴乎中禮非禮即非義矣故次第相承說下而總之曰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立義在一心有行在一身行禮則及天下唯其敢行禮義是以用之天下無往不宜無事則用此禮義於聘射有事即用此禮義於戰勝以禮義為戰勝自無敵所用無非禮義自順治順者上下協和而無違逆之心治者家齊國治而無違亂之禍無敵則威立順治則化行故曰盛德盛德節立義到極底地步故通節以立義三字為主 晉江周氏云

禮記集說四十八

十二

上節是推勇敢之得名此節是推勇敢之可貴二是順說下來 是逆推上去總見聘射之行由於勇敢之意

勇敢強有力而不用之於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鬪則謂之亂人刑罰行於國所誅者亂人也如此則民順治而國安也

吳江徐氏云此言勇敢之不善者聖王有刑以誅之也夫勇敢之善者有禮以成之其不善者有刑以誅之則善者多而惡者少故民順治而國安也上文無敵順治對言此獨言順治者舉難以包易爾 烏程韓氏云從使者聘而誤生出此一段文字非謂大禮

難行正相厲以禮之實爭鬪與相侵相陵擊應 此
聘射總結徐魯菴泥駁勝之文謂此章本屬射義非
也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者何也爲玉
之寡而珉之多與孔子曰非爲珉之多故賤之也玉之
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
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剌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
聲清越以長其終絀然樂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
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圭
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
如玉故君子貴之也

禮記集說四十八

三

註云縝緻也栗堅貌剌傷也禮尚謙卑樂作則有聲
止則無也詘止貌樂記曰止如橐木瑕玉之病也瑜
其中間美者精神亦謂氣也白虹天氣也山川地所
以通氣也 疏云以聘用玉因論玉有諸德而結成
聘義之篇玉色溫和而潤澤故似仁玉體密緻而堅
剛似知廉稜也玉雖有廉稜而不傷割於物故似義
垂之而下墜似禮叩其聲清冷發越以長遠其擊之
終竟則詘然而止故似樂玉之病處不掩美處美處
不掩病處皆以忠實見外故似忠旁者四面之謂達
者通顯之名信者內不欺隱者也玉之采色著見於
外無可欺隱故似信白虹謂天之白氣玉之白氣似

禮記集說四十八

十四

之故云天也精神謂玉之精氣玉在山川之中精氣
徹見於外地氣含藏於內亦徹見於外故云地也行
聘之時唯執圭璋得特通達不加餘幣人之有德亦
無事不通不須假他物而成故云德也萬事萬物無
不由道故天下莫不貴之王者天下貴之與道相似
故云道也詩秦風小戎之篇引之者證玉以比德之
事言貴玉者以其似君子故云君子貴之也 藍田
呂氏云君子不貴難得之貨故玉之貴非以寡珉之
賤非以多也玉者山川至精之所融結其德之美有
似乎君子故君子服之用之所以比德而貴之也珉
石之似玉者也似是而非君子賤之如紫之於朱莠
之於苗鄉原之於德也孚尹未詳或曰信發於忠謂
之孚信也尹或訓爲誠亦信也玉之爲璧琮其用也
必有幣以將之玉爲圭璋特達而已不用幣也 石
林葉氏云人之夫德曰仁故先溫潤而澤有仁未嘗
無知故次之以縝密以栗有知矣非義則不足以制
事故次之以廉而不剌義所以充實乎內禮所以節
文乎外故次之以垂之如隊立於禮必成之以樂故
次之以其聲清越以長自仁而至於樂則脩身之至
矣可以出而應物故忠者不欺於內外則次之以瑕
瑜不相掩也忠以待物而物必信故次之以孚尹旁
達也忠信誠也天下至誠可與天地參故次之以氣

如白虹精神見乎山川也與天地參則歸於德而退
藏於道矣故終之以圭璋特達天下莫不貴者也
廬陵馬氏云玉之爲德散而言之雖有仁知等名合
而論之皆謂之德君子之所貴者特此德也詩曰溫
其如玉則溫者溫潤之仁而已其能盡王之德乎蓋
溫者德之始言始所以見終也論語言孔子之五德
則始以溫夔教胄子以四德亦始於溫而詩亦曰溫
溫恭人唯德之基豈非溫者德之始與 吳江徐氏
云自仁至道凡十有一或言人或言天地皆德也上
言比德專言之德也下言德也偏言之德也總在比
德之中

禮記集說四十八

五

愚按鄭注孚尹讀爲浮筠作玉之采色陸氏曰
尹正也孚尹猶言信正應氏曰尹當作允孚尹
皆信也諸說不同然不如呂氏爲正尹訓爲誠
本廣韻郝氏以孚爲合以尹爲割正謂割玉爲
圭璋瑕瑜不揜旁分皆合謂之信未免武斷矣

喪服四制第四十九

疏云案鄭目錄云喪服四制者以其記喪服之制取於仁義禮智也此於別錄舊說屬喪服 以上諸篇皆記儀禮當篇之義故每篇言義此則記者別記喪服之四制非記儀禮喪服之篇故不云喪服義也 長樂陳氏云冠義脩之身者也昏義脩之家者也鄉射脩之鄉與國者也燕聘四制脩之國與天下者也其序如此

凡禮之大體體天地制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 禮記集說四十九 喪服四制 一 嘉業堂校刊 嘗之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也 註云禮之言體也故謂之禮禮之所由生也口毀曰

嘗 廬陵胡氏云禮之大體非聖人不足以知之故嘗之者是不知禮 臨川吳氏云禮之大體體天地者總其綱下三者分其目陰陽之氣四時之序即天地也人生天地之間其情與天地之道通故天地足以該人情 福寧黃氏云此明凡禮之大體不唯以起下文實所以總結四十九篇之義且戒人嘗之所以示萬世所當共由而不舍也故為禮記卒篇之首 夫升降進退周旋褻襲禮之小節而已凡禮之大體何從生哉天土地下尊卑定矣四時錯行往來見矣

陽明陰暗吉凶殊矣情疎隆殺辨矣聖人制禮豈能外此以有為哉其尊卑也體乎天地其往來也法乎四時其吉凶也則乎陰陽其隆殺也順乎人情 凡此皆禮之所由生其大體本如是也聖人不過從而為之節文而已非私見臆度也人當常由之而不舍彼嘗之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也則亦弗思而已矣是故知其體之所由生也則其由禮之功自有不容己者此記人終篇深致丁寧之意學者不可以不察也

夫禮吉凶異道不得相干取之陰陽也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也有恩有理有節有權取之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禮也權者知也仁義禮知人道具矣 禮記集說四十九 註云吉禮凶禮異道謂衣服容貌及器物也取之四時謂其數也取之人情謂其制也 疏云此篇總論喪之大體有四種之制 藍田呂氏云禮之有吉凶猶天之有陰陽可異而不可相干也禮有恩有理有節有權猶天之有四時可變而不可執一也仁義禮知人道具矣人道具則天道具其實一也 廬陵方氏云恩則有所愛故曰仁理則有所宜故曰義節則有所制故曰禮權則有所明故曰知四者人之所由廢一不可也取之者謂取而法之也其所謂則也順

也蓋亦若是而已 廬陵胡氏云言陰陽四時人情而不言體天地者天地囊括此三者也言仁義禮知而不及信者仁義禮知非信不立既言人道具則信在其中矣 臨川吳氏云五禮各備陰陽今但以吉禮爲陽凶禮爲陰似太拘 吳江徐氏云自此至終篇專言喪禮而此一節則四制之綱也

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爲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爲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

疏云此明恩制并義制也父恩最深故特舉父言之

禮記集說四十九

其實門內諸親之服皆恩制也門內之親故得行私恩掩公義若公羊傳有三年之喪君不呼其門是也門外謂朝廷之間公朝當以公義絕私恩若曾子問父母之喪既卒哭金革之事無辟是也資於事父言操事父之道以事君則敬君與父同也義斷恩門外如一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爲君亦斬衰三年同於父也 嚴陵方氏云爵有貴賤而貴莫貴於君位有尊卑而尊莫尊於君故曰貴貴尊尊 烏程姚氏云恩何以制父子之恩天性也一定而不可解若制定者然故與義節權並列而爲四

愚按恩掩義以上四句是恩制門外之治以下

六句是義制君貴也尊也臣賤也卑也然有天子諸侯之君有大夫之君皆君也皆貴也尊也有天子諸侯之臣有大夫之臣皆臣也皆賤也卑也君雖不同而臣之事君則無不同義也義不止於君臣而君臣則義之大者也故爲君服斬衰三年同於父也孔疏及廬陵馬氏並以貴貴謂大夫之臣事大夫爲君尊尊謂天子諸侯之臣事天子諸侯爲君支離之甚

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喪不過三年直衰不補墳墓不培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終也以節制者也

禮記集說四十九

藍田呂氏云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遂其無窮之情則情之過者不至於滅性傷生則不止也情之不及者不知其所勉矣故三日而殯未殯不食既殯食粥朝暮皆一溢米三月而葬未葬不沐既葬而虞然後沐浴菴而小祥然後練冠練衣蓋毀不可以久久則滅性以死傷生不得伸其孝矣天性之恩非不重也然先王制禮必立之中制使賢者不敢盡不肖者不敢不勉此道之所以行而無弊也歲月之久則不可不除故喪不過三年苴麻之衰所以爲至痛飾也非求乎完且久故服雖敝而不補葬之爲言藏也封之所以識也非求乎高大而終不夷也故墳墓

不培哀雖甚也已過則不可不樂故既祥而後樂者皆所以示恩重哀亦不可以無終此所以爲之節也

愚按喪服有變除之節苴麻不補者亦言之於

一周之內非謂三年服此苴麻而不補也魯昭

公比葬三易衰以不遵變易之節終三年喪而

服苴衰故識者譏其違禮也古先王以孝治天

下喪不過三年告民有終也吉凶異道不得相

干取之陰陽也上文已言之矣凶則必哀吉然

後樂人之情也子羔之居喪也泣血三年未嘗

見齒君子以爲難豈有祥祭哀親之日而可鼓

琴以取樂者祥後有禫禫後有緇重服雖除而

禮記集說四十九

五

三年之喪猶未終也於祥之日卽告民有終何

以爲制雖然此亦春秋戰國時短喪者之所爲

耳宰我聖門高弟子尙有期亦可矣之問何況

他人祥之日鼓素琴猶賢乎以衰裳入朝與家

僕雜居齊齒者嗚呼天理人心之漸滅也久矣

亦何必以喪中之制節徒責於人無已時也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

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爲母齊衰期者見無

二尊也

疏云持事父之道以事母恩愛雖同服乃有異以不

敢二尊故也 廬陵馬氏云君者疏也資於事父以

事君而尊同故爲君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母者親也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故父在爲母齊衰期以權制者也疏者宜殺而以尊隆之故曰義親者宜隆而以卑殺之故曰權權不可以爲正也 吳江徐氏云此言父在爲母期之義

愚按孔疏謂此節亦申明節制非也張氏謂爲

錯簡欲移於以權制者也之下自爲一章亦非

也此節蓋爲權制之一端

杖者何也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

杖或曰擔主或曰輔病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百官

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

禮記集說四十九

六

起身自執事而后行者面垢而已禿者不髻偃者不袒

跛者不踊老病不止酒肉凡此八者以權制者也

註云五日七日授杖謂爲君喪也扶而起謂天子諸

侯也杖而起謂大夫士也面垢而已謂庶民也髻或

爲免 疏云此明權制杖之所設本爲扶病而以爵

者有德其恩必深其病必重故杖者爲爵而設故曰

爵也三日五日七日歷敘其爵之人也輔病者喪服

傳曰非主而杖謂庶子以下雖非適子皆杖爲其輔

病故也婦人童子不杖謂未成人之婦人幼少之男

子也子於父母貴賤同情而病不得一故爲權制髻

者婦人之大紒重喪辨麻繞髮禿者無髮故不髻男

子秃亦不免也袒者露膊偃者可憎故不露也跛者
脚蹇故不跳躍老及病身已羸瘠又使備禮必致滅
性故酒肉養之喪禮宜備今不可強通故聖人以權
宜制之 藍田呂氏云先王制禮不遂其所不得伸
上文父在爲母齊衰期是也不施於所不必用婦人
童子不杖是也不責其所不能給身自執事面垢而
已是也不必其所不能行秃者不髮之類是也四者
禮有所不能行故以權制之也所謂凡此八者父在
爲母齊衰期一也婦人童子不杖二也杖而起三也
面垢四也秃者不髮五也偃者不袒六也跛者不踊
七也老病不止酒肉八也先儒以爲母期屬前章而

禮記集說四十九

七

加扶而起爲一夫不言與扶而起乃喪禮之當然貴
者盡之賤者有所不得遂故有杖而起者有面垢者
以權制也若扶而起則禮之正非權也父在爲母期
正以權制而屬前章非也庾氏之取父在爲母爲一
而不知扶而起非權又不數婦人童子不杖之科亦
非也喪之有杖所以輔病也孝子毀瘠之至非杖不
能起後世因之以爲節文親喪則親者杖君喪則有
爵者杖童子當室則杖皆以其主喪而有杖故曰擔
主也喪服傳曰杖者何爵也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
鄭氏以擔音假曰擔假也尊其爲主假之以杖字訓
未之見恐止音擔擔負荷也負荷所主之喪故授之

以杖也國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大夫世婦杖
大夫之喪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士之喪三日之
朝主人杖婦人皆杖則婦人有杖矣此云婦人不杖
者先儒謂皆以幼不能病故不杖其義然也

愚按儀禮喪服傳曰杖者何爵也無爵而杖者
何擔主也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童子何以不
杖不能病也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與此
言婦人童子不杖正同

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恩之殺也聖
人因殺以制節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
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書曰高宗

禮記集說四十九

八

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
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卽位而慈
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
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
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然而曰言不文者
謂臣下也禮斬衰之喪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
大功之喪言而不議總小功之喪議而不及樂

疏云此覆明前經四制之中節制之事 藍田呂氏
云子之於親天性也不可解於心也執親之喪創鉅
痛深雖日月之久豈有殺乎此君子所以有終身之
憂然喪必有月算服必有變除天地已易四時已變

哀之感者亦安能無殺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
遲此以恩之厚薄而有久近之殺也三日不忌三月
不解暮悲哀三年憂此以日月之久近而有哀戚之
殺也始死哭不絕聲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此三日不
忌也未葬哭無時居倚廬寢不絕經帶此三月不解
者也既虞卒哭唯朝夕哭此暮悲哀也既練不朝夕
哭哭無時謂哀至則哭此三年憂也君子之居喪期
合乎中者也有如是之隆殺聖人因隆殺而制其禮
所謂品節斯斯之謂禮者也禮者所以教民之中故
三年之喪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敢不勉也三年之
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古之道也書獨稱高宗諒闇三

禮記集說四十九

九

年不言者先王之禮墜王者之貴有不能行之者高
宗以善喪聞而廢禮所由興改善之也慈良於喪善
喪之謂也不言而後事行此人君之喪禮故高宗三
年不言也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故言不文此士大
夫之喪禮也 京山郝氏云諒闇書作亮陰論語作
諒陰孔安國何晏注諒訓信陰訓默近之鄭注作梁
闇凶廬在楯梁下鑿也 納蘭氏云古者有號無諡
至周人始以諡易名武丁號爲高宗者以其中興之
功德其高爲可宗故耳非載之書中而高之之謂集
說亦應辨明以曉學者 鄭注此謂與賓客也唯而
不對侑者爲之應耳孔氏亦曰但稱唯而已不對其

所問之事侑者爲之對不及旁也集說不言侑者爲
之對似疎 西河毛氏云居喪不言不對之說言人
人殊孝經曰言不文謂不飾語詞耳非不言也若曲
禮居喪不言樂第不言作樂之事而他事皆可言雜
記云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則他事可自言
而不得告語可對人之問而不得問人非謂言事與
答問皆當絕也至問傳與此經皆曰斬衰唯而不對
齊衰對而不言此則又稍刻者然孟子齊衰亦對充
虞之問雖在他事猶可對而况祇問喪而三年之間
竟不置對並無此禮况其有大謬不然者人第知居
喪不言而不知居喪則必言喪事重大正須言說講

禮記集說四十九

十

論以求其故故既夕禮曰非喪事不言謂喪事必言
非喪事故不言耳蓋論議喪事古分貴賤天子諸侯
不自言喪事而臣下得代言之所云百官備百物具
不言而事行者此天子諸侯禮也若大夫與士則必
身爲論議然後得備物具禮所云言而後事行者此
大夫士禮也至庶人則不止言之論議之且必身執
其事故曰身自執事而後行則在大夫與士正當論
議而以不對不言之例律之是戒諫官以緘口於禮
悖矣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指命令不指言詞故
曰唯作命又曰罔攸稟令然亦古禮有然至高宗偶
一行之若周禮則全未有此康王居成王之喪自乙

至癸祇九日卽作誥以命羣臣故夫子於高宗但曰古之人皆然並非周制而孟子告滕君五月居廬未有命戒則父兄百官皆曰宗國莫行先君莫行以非周禮也不然豈有先君宗國俱不行三年喪乎子嘗謂善解經者解一經而諸經皆通正謂此也好古者亦從予此言而思之

父母之喪衰冠繩纓菅屨三日而食粥三月而沐期十三月而練冠三年而祥比終茲三節者仁者可以觀其愛焉知者可以觀其理焉強者可以觀其志焉禮以治之義以正之孝子弟弟貞婦皆可得而察焉

禮記集說四十九

者居喪可以觀其愛親知者居喪可以觀其合理強者居喪可以觀其志節用禮以治喪事用義以正喪禮則是孝子弟弟貞婦也藍田呂氏云父母之喪其大變有三始死至於三月一也十三月而練二也三年而祥比終三也莫不執喪也善於此者難莫不善其始也善於終者難惻怛痛疾悲哀志慙非仁者之篤於愛則不能也然哭踊無節喪期無數服不別精粗位不別賓主乃野人夷狄直情徑行者其知不足道也哀之發於容體聲音言語飲食居處衣服輕重有等變除有等至於襲含斂殯之具賓客弔哭之文無所不中於禮非知者之明於理則不能也然有

其文矣實不足以稱之有其始矣力不足以終之其強不足道也喪事不敢不勉此強有志者之所能也故古之善觀人者察其言動之所趨而知其情驗其行事之所久而知其德親喪者人之所自致者也哭死而哀非爲生者則其仁可知矣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則其知可知矣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則其強可知矣故君子之觀人常於此而得之臨川吳氏云篇首論喪之四制旣以仁義禮知言之矣篇末論喪之三節又復以仁義禮知言而加之以強蓋強所以終之也強以終之則有禮義仁知之實所謂信也禮義者聖人所以立教之道仁知強者君

禮記集說四十九

子所以脩道之德於喪之禮能篤其愛者仁也於喪之義能明其理者知也始終此仁知不易其志者強也強卽中庸三達德之勇有是三者之德然後能行禮以治喪事知義以正喪禮而可知其爲孝子弟弟貞婦也然此本孝子於父母之喪如此而未句乃兼弟弟貞婦者蓋能爲人子則能爲人弟弟之所以盡禮義於兄者以兄乃吾父之正體也能爲人婦者亦以能爲人子推之蓋婦之天其夫猶子之天其父也西河毛氏云比終者及終也言自祥而禫而緇以及於終也此正謂祥服之後又有禫緇以終此三年之月故曰比終不然三年之喪豈終於祥服而已乎

蓋期年之禫止於一月而三年之禫則由祥以至於盡不止織服七月見之漢令此正三十六月一大明據而爲正義者依回時俗反以比終二字連下文茲三節者作句天下有及終茲三節者而可以成文者乎總由曲護二十五月撤喪之謬而強割禮文以遷就其義其禍烈一至於此

愚按三節者自衰冠繩纓至三月而沐爲一節
暮十二月而練冠爲一節三年而祥比終爲一節

禮記集說七十卷歸安鄭元慶芷畦輯芷畦自幼通史傳覃思著述期有用於世中州張清恪公雅重之欲薦而未果迨乾隆丙辰開詞科戊午開三禮館臨川李穆堂侍郎思其人不幸已先卒著有湖錄百卷散佚僅存經籍一門余已校刊是書意在續衛正叔之作而糾陳雲莊之悞故於元明及國朝諸家禮說所採尤多訂正雲莊之註亦復不少正叔舊萃羣言鮮所折衷芷畦恆自伸已說如祭法瘞埋於泰折謂即天子所立之大社其泰折之折或即社之聲誤而不取康成崑崙神州之說祭法天子七廟諸侯五廟與王制同獨大夫有二親廟而無太祖與王制異謂祭法皇考之皇當爲祖字

禮記集說跋

顯考祖考無廟當作皇考顯考無廟然後與王制同又謂鄭氏知適土顯考之顯爲誤而於皇字祖字獨存其舊多方回護以爲周大夫之制恐未得爲通解若此之類獨見會心惟每用己意輕改古人成說是其所失如曲禮天子祭天地長樂劉氏未嘗謂方巨卽大社也芷畦既採其說復刪改其一二句竟以方巨爲大社使與圜丘連文祭法去祖爲壇孔疏本云去祖爲去太祖也芷畦謂天子諸侯之太祖百世不遷以孔疏爲誤竟改爲去高祖之父又樂記五帝殊時不相沿樂陳氏禮書云黃帝之咸池此本之孔疏芷畦據周官黃帝樂名大卷遂改其字惟自謂周官晚出不當據以說戴記此又

自亂其例夫專門之學各有師承許君兼陳異義必曰謹按鄭君雖加駁議祇述舊聞未嘗變易其字句也今芷畦動輒改竄殊失古人之真然此特體例之未當至其全書義理精深考據翔實無空疏穿鑿之弊其善不可誣也禮記之學前有慈溪黃氏震曰鈔陳氏櫟集義詳解後則萬氏充宗之輯注大抵皆取正叔之書附以已見以芷畦此書駢靳其間如登山涉海爲禮說之林藪矣其稿本假之鄞馮孟顓茂才貞羣重寫付梓以餉學者亦以綿鄉先輩之遺澤云爾甲子孟秋朔日吳興劉承幹跋

禮記集說跋

十

解

亦

一

解

戴

一

一

齊

古

禮



二年十二
書局刻

大戴禮記解詁敘錄

揚州阮中丞敘曰南城王君實齋著大戴禮記解詁十三卷目錄一卷其言曰大戴與小戴同受業於后倉各取孔壁古文記非小戴刪大戴馬融足小戴也禮察保傳語及秦亡乃孔襄等所合藏是賈誼有取於古記非古記采及新書也三朝記曾子乃劉氏分屬九流非大戴所哀集也其校經文也專守古本為家法有懲於近日諸儒妄據他書徑改經文之失其為解詁也義精語潔恪守漢法多所發明為孔搢約諸家所未及能使三千年孔壁古文無隱滯之義無虛造之文用力勤而為功鉅矣元從北平翁尊憲先生得識王君王君厚重誠篤先大夫敬之以為有古人風延敘家塾子弟者有年王君書成屬序於元元

大戴禮記解詁敘錄

廣雅書局

更出元素校大戴本付王君王君或以己所校者衡量之加以棄取別為大戴記作釋文數卷不更善乎嘉慶十二年揚州阮元敘於學經室

山陽汪閣學敘曰嘉慶丙寅冬予視學江西阮芸臺同年以書來極道南城王君實齋之賢未之見也已己季夏君將以拔萃就博士選循例謁予章門因出其所著大戴記解詁目錄見予受讀之學古而識卓理精而論篤其推明大戴記為孔壁古文非小戴刪餘語及秦亡乃孔襄所合藏賈誼所稱引非大戴取賈誼書七略分隸六藝諸子乃劉氏哀大戴非大戴輯他說皆確鑿有根柢不可移易其斥後人據王肅私竄之家語及唐宋人類書世俗坊本改定本經九切中近世儒人浮華好異茂

古不根之失雖其全書未復卒業然觀其發凡大旨禮典器數墨守鄭義解詁文字一依爾雅說文及兩漢經師有不知而闕無杜撰之言殆庶幾古人實事求是之學而異於世之剽竊附合堅僻自是以夸世俗者其亦遠矣予於是經無所自得慚承下問輒書數語歸之以志服膺並以質之芸臺山陽汪廷珍

欽凌進士敘曰南城王實齋先生著大戴禮記解詁十三卷研求古訓理精義密足矯以臆說經之弊其言曰近代以來人事校讎或據王肅私定家語改易經文是猶聽信盜賊研審事主也又或據唐宋類書所引增刪字句是猶舍當官案牘而求情實於風聞也故其所釋惟據相承舊本不敢以他書增刪改易用力之勤凡二十餘年其於大傳禮可謂有功矣嘉慶戊辰歲

大戴禮記解詁敘錄

廣雅書局

八月晤先生於浙西先生不以為鄙發篋見示廷堪於是書所得甚淺既無以益之於是舉其卓絕之識書諸簡末以告世之好學深思者同門年愚弟欽凌廷堪識

揚州汪編修敘曰昔朱子謂大戴禮注當是鄭康成所為此疑辭無實據所引有魏晉人語必非鄭注可知周書盧辨傳稱辨少好學以大戴禮無解詁乃注之其兄景裕比於侍宗注小戴今存盧注只八卷未可為全書也乾隆年盧召弓先生以元時本校定脫誤而未解詁南城王實齋先生惜舊注之少且後人所改不盡允當乃融會鄭氏說經諸書分節注之如五義義字據周禮注讀若儀五繫五字釋若忤青史子引漢書君子養之讀若中心養養之養皆能根據經史發蒙解惑非不根之說也

夫小戴禮頒立學官世咸讀之大戴禮篇目錯誤文多晦澀世多不讀讀亦不熟今此書出義理瞭如不特為大戴功臣其有益於學校匪淺也萬儀堂孝廉南城後進之士也攜以示余謂將付手民余欽寶齋先生之學而嘉萬生之好學也謹讀而序之時在道光庚戌三月揚州後學汪廷儒拜譔

自敘曰劉向別錄云古文記二百四篇古文者孔子壁中書也漢書藝文志云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尙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又云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猶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其目有記百三十一篇明堂陰陽

大戴禮記解詁敘錄

三 廣雅書局

三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篇此禮記之所由來惟孔氏壁中之本也孔穎達曲禮疏曰鄭康成六藝論云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記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晉司空長史陳邵周禮論敘云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此大戴之書篇數具在惟取於孔壁古文未嘗闕入諸家也或曰壁藏之書當在先秦今禮察保傳篇中皆有秦二世而亡之語與賈誼新書同得無大戴取於賈氏書乎聘珍曰顏注漢志引家語云孔騰字子襄藏書於夫子舊堂壁中而漢記尹敏傳云孔鮒所藏案史記孔鮒為陳涉博士固在亡秦之時而子襄為漢惠博士則秦亡久矣漢惠本紀四年除挾書律張晏注云秦律敢有挾書者族然則漢惠四年以前皆是藏書之

大戴禮記解詁敘錄

四 廣雅書局

日而古文記二百四篇亦非出於一時一人之手若禮察保傳諸記乃楚漢間人所為合於二百四篇之中而為孔氏所藏亦別有流傳在外之本而為賈氏所取此賈書有取於古記非古記有待於賈書也又大戴禮有孔子三朝記七篇曾子十篇皆是古文記二百四篇中書自劉氏總羣書而奏七略序六藝為九種分諸子為九流於是出三朝記於論語之類出曾子於儒家者流此又劉氏剖析傳記而非大戴采取諸家也今小戴禮記燦然具備而大戴之篇祇存四十隋書經籍志謂戴聖刪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漢末馬融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其說頗為附會蓋因大戴八十五篇之書始於三十九終於八十一其中又無四十二四十四四十五六十一四篇多出第七十三一篇隋志又別出夏小正第四十七一篇則存三十九而闕四十六故支離其辭以為小戴所取耳豈知月令明堂位劉向別錄並屬明堂陰陽固古文三十三篇之內者也而樂記疏引劉向別錄云禮記四十九篇樂記第十九則樂記之人禮記自劉向所見本已然矣又何待於馬融之足哉且當時古本具在大小戴同受業於后倉之門小戴又何庸取大戴之書而刪之蓋二家俱就古文記二百四篇中各有去取故有大戴取之小戴亦取之如哀公問投壺等篇者也況大戴所闕之篇其名往往見於他書如王度記辨名記政穆篇之類皆不在於小戴記中豈得以大戴闕篇即小戴全篇邪夫以大戴之書同是聖賢緒餘自古未立學官兩漢經師不為傳注陸德明不為

音義迄無定本後周盧辨雖爲之注然而隋唐宋志並不著錄則其書傳者蓋寡是以闕佚過半其存者亦譌變不能卒讀自時厥後未有專家近代以來人事校讎往往不知家法王肅本點竄此經私定孔子家語反據肅本改易經文是猶聽信盜賊研審事主有是理乎又或據唐宋類書如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之流增刪字句或云據永樂大典改某字作某是猶折獄者舍當官案牘兩造辭證而求情實於風聞道路得其平乎是非無正人用其私甚者且云某字據某本作某豈知某本云者皆近代坊賈所爲其人並無依據是直向瞽者而審音與盲人而辨色凡茲數端大率以今義繩古義以今音證古音以今文易古文遂使孔壁古奧之經變而文從字順洵有以悅俗學者之目

大戴禮記解詁敘錄

五

廣雅書局

然而經文變矣經義當由茲而亡可不懼哉聘珍今爲解詁十三卷目錄一卷與諸家所見未敢雷同惟據相承舊本不復增刪改易其顯然譌誤者則注云某當爲某抑或古今文異假借相成依聲託類意義可通則注云某讀曰某而已其解詁專依爾雅說文及兩漢經師訓詁以釋字義於古訓之習聞者不復標明出處稍涉隱奧必載原書亦復多引經傳證成其義閒有不知而闕必無杜撰之言舊說有可采者則加盧注云以別之至於禮典之辨器數之詳壹以先師康成諸論爲主以禮本鄭氏專門之學而其學則聘珍生平所私淑諸人者也未免膏肓之疾難辭墨守之愆以云有功經學實所不敢但於三千年來天壤孤經亦可謂盡心焉爾己憶垂髫受書家父口授此經

聘珍年纔幼學迄今誦習三十餘年矣爲茲解詁稿凡數易亦歷有年所不但稟承家學抑亦博問通人今檢其簡札弁諸書首以誌師友淵原著書歲月庶傳諸將來知非鄉壁虛造者也南城王聘珍

大戴禮記解詁敘錄

六

廣雅書局

大戴禮記解詁目錄

南城王聘珍撰

主言第三十九 廣雅云主君也主言者君天下之言也曲禮曰

曰聖人爲天地主山川主爲鬼神主宗廟主是也王肅私

定孔子家語盜竊此篇改作王言俗儒反據肅書改竄本經亦

者已上三十八篇皆佚也

哀公問五義第四十 或爲義杜子春讀爲儀又周禮凡國之大

儀治其禮儀鄭注云故書儀爲義聘珍謂鄭云故書者古文書也

戴禮記是刪取孔壁之書雖經改寫問存古文俗儒據荀子書

改義作儀者非是名曰五義者篇中所云庸人士君子賢人大

聖是也

哀公問於孔子第四十一 此於小戴記爲哀公問第二十七孔

問禮者論顯之也此於別錄屬通論但此篇哀公所問

凡有二事一者問禮二者問政問禮在前問政在後

禮三本第四十二 名曰禮三本者本經曰禮上事天下事地宗

明反本修古不忘其初之事史記禮書卷之三篇也篇中多推

記是與尚書等經同出孔壁孔氏安國盡得其書同馬遷嘗從

安國問故遺書多古文說 已上卷一凡四篇

禮察第四十六 此篇之前第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三篇並闕

矣同小戴記經解第二十六自凡人之知以下漢書賈誼傳有

之篇首稱孔子曰後言泰王子孫誅絕當顯有漢書賈誼傳有

所記也其志所載記百三十一篇班氏自注云七十後學者

陳述博十之徒皆其支流條裔豈一時同出者也楚漢之間如

傳知者鄭注月令引夏小正者九如正月啟蟄魚陟負冰農事

均田下亥萬舞入學妾子始戴九月丹鳥羞白鳥十一月王符

丹鳥也者謂丹鳥也直稱爲夏小正曰獨於丹鳥羞白鳥之下引

之說也鄭所見本原自有經有傳此其明證也又郭注爾雅

有引夏小正曰者有引夏小正傳曰者則小正之有經有傳至

春秋左傳集解之例燈析 已上卷二凡二篇

保傅第四十八 名曰保傅者本經曰保其身體傅其德義

容經胎教等篇與此大同小異自篇首夏天子至此時務也

漢書賈誼傳亦有之字句小有詳略漢書昭帝紀詔曰修古帝

王之道通保傅傳即謂此篇是古又有保傅傳之名也班氏白

所爲其人亦七十子後學之流漢初並在古文禮記蓋楚漢間人

出白孔壁故當時即列於孝經論語尚書之類而進之於君

而賈誼所從而采摭潤色以成一家之言者則在外流傳之本

亦如古文尚書出自孔壁而先有今文行於世其篇數多寡

不同耳俗儒不能治流溯源以戴取於賈誼之書則此篇

之末又見於劉向說苑豈大戴復取於劉向書耶蓋古人之書

名曰著述采者博如史記明是宋世木左傳國語國策所爲

呂覽淮南亦非盡出一手賈氏之書亦何必不有取於古記也

已上卷三凡一篇

曾子立事第四十九 此篇言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事名

其身以敬
父母之事

曾子立孝第五十一 名曰立孝者本經曰君子立孝其忠之

曾子大孝第五十二 名曰大孝者本經曰君子立孝其忠之

曾子事父母第五十三 名曰事父母者論語曰事父母幾諫

曾子制言上第五十四 制法也曾子多精皆篇首文字標題制

曾子制言中第五十五 制法也曾子多精皆篇首文字標題制

曾子制言下第五十六 制法也曾子多精皆篇首文字標題制

曾子疾病第五十七 名曰疾病者疾病時之言也本經曰尊其

曾子天圓第五十八 名曰天圓者亦以篇首文字標題篇中發

曾子踐阼第五十九 自為戒書著於物以自警此記者紀錄舊

曾子卷五凡五篇

曾子卷五凡五篇

曾子卷五凡五篇

曾子卷五凡五篇

曾子卷五凡五篇

曾子卷五凡五篇

曾子卷五凡五篇

曾子卷五凡五篇

曾子卷五凡五篇

曾子卷五凡五篇

曾子卷五凡五篇

曾子卷五凡五篇

曾子卷五凡五篇

曾子卷五凡五篇

曾子卷五凡五篇

曾子卷五凡五篇

曾子卷五凡五篇

曾子卷五凡五篇

大戴禮記解詁目錄

廣雅書局采

子張問入官第六十五 鄭注雜記云官猶仕也問入官者問為

君國子民不外是也

盛德第六十六 此於古記當屬明堂陰陽名曰盛德者鄭注甘

明堂第五行之德故謂明堂為盛德蓋三十三篇中之一也

明堂第六十七 此亦當屬明堂陰陽名曰明堂者鄭注甘

稱為盛德記以盛德亦是明堂之記故通稱之曰明堂也於古

有明堂陰陽三十三篇而無盛德之名猶後人稱盛德而不別

著明堂之名也鄭氏其義駁云禮記所云雖出盛德記及其下

顯與本異章九室三十六月七十二隔似泰相召不章作春秋

時說者所益今案呂氏春秋禮家鈔為月令者劉向別錄屬於

明堂陰陽是大成禮記中明堂篇自是古本所有不可泯也

俗儒或據異義所引合并此篇於盛德 已上卷八凡三篇

千乘第六十八 此於三朝記為第一漢書藝文志論語類孔子

言成七卷裴注云劉向七略曰孔子三見哀公作三朝記七篇

今在大戴禮臣松之案中經部有孔子三朝八卷一卷目錄餘

大戴禮記解詁目錄

廣雅書局采

者所謂七篇王伯厚云孔子三朝志七篇今考大戴禮下乘四
代虞戴德志志小辨用兵小問是也聘珍謂此七篇亦錄之自
劉氏七略乃別出於論語類中亦如曾子記別出於儒家類也
四代第六十九記於三朝

虞戴德第七十記於三朝

詰志第七十一記於三朝

文王官人第七十二此記者紀錄舊聞也文與周書官人解第
以民事周公陳六微以觀察之作官人據此則事屬成王訪周公
大戴禮記作文王記者所問異辭也但如周書作周公曰亦
有六微云云詰體也詰當為文王

諸侯遷廟第七十三諸侯遷廟者禮古經五十六篇中之篇名
執文志云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
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
制雖不能備猶猶愈等推土禮而致於天子之說即此類是也
此篇乃諸侯三年喪畢遷新死者之主於祖廟舊說並云練而

遷廟者非是

說詳篇中

諸侯饋廟第七十三諸侯饋廟者亦禮古經五十六篇中之篇
名而此乃其記也記諸侯既成祖廟殺牲
饋之之事小戴入於雜記下第二十一篇次重云

凡三篇

小辨第七十四此於三朝記為第五大戴原本自當與詰志篇
二篇者大戴篇次相接今本中隔文王官人諸侯遷廟諸侯饋廟
並為後人所亂也

用兵第七十五此於三朝記為第六漢書高帝紀云祭蚩尤於
鉅野云瓊所引者同是大戴禮出用兵篇而非三朝記也聘珍
謂古向七略云孔子三見哀禮作三朝記七篇今在大戴禮而
漢書劉向傳載向疏云昔孔子對魯哀公並言夏桀紂暴虐
天下故厥失制攝提失方孟陬無紀云云正是用兵篇文劉向
以為孔子對哀公之辭則為三朝記明矣師古謂川
兵篇非三朝記又云大戴禮有三朝記一篇並非是

少問第七十六此於三朝記為第七

已上卷十一凡三篇

大戴禮記解詁目錄

五

朝事第七十七此於三朝記為第七

天子而稱曰朝事儀是古本篇題原有儀字後乃脫去耳經文多
同周禮典命大行人小行人司儀掌客諸職及小戴
記聘義篇是記者鈔錄舊聞以為禮經之記者也

投壺第七十八投壺者投壺記投壺第四十孔疏云案鄭目錄云名曰
此於別錄屬吉禮亦實曲禮之正篇是投壺與射為類此於五
禮宜屬嘉禮也或云宜屬賓禮聘珍謂此經篇末附射事及狸
首之詩所云與射為類是也但篇中多闕文錯簡恐出於孔壁
簡被札欄小戴取其明文著於篇大戴則仍古本而存之非盡
亂於大戴也

公符第七十九符當為冠之誘通與嘉禮注引燕周五綱然否
冠公謂諸侯也儀禮士冠記曰公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未造也
左氏襄九年傳曰君冠必以祿將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
以先君之祿處之是諸侯之有冠禮當在禮古經五十六篇之
中此篇乃其記也篇末有孝昭冠辭及祭天祭地祭日祝辭是
後人竄入非大戴原書所有也知者劉昭注續漢書禮儀志云
冠禮曰成王冠周公使祝雍曰辭達而勿多也祝雍曰近於民

遠於年遠於侯近於義審於財任賢使能博物記曰孝昭帝冠
辭曰陛下擣顯先帝之光曜云云所引冠禮即此經之文也文
止於任賢使能其下另引博物記中語若果在此篇之中劉氏
又安用加博物記曰以別之其為後人竄入無疑矣今因舊本
存諸

本命第八十名曰本命者本經曰分於道之謂命篇中言男
易本命第八十一此篇蓋亦明堂陰陽之流名曰易本命者篇
題而統之以乾坤也鄭云大戴

已上卷十三凡三篇

大戴禮記解詁目錄

六

南城王聘珍撰

主言第三十九

孔子問居曾子侍鄭氏三禮目錄云退燕遊人曰問居仲尼弟子列傳云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孔子曰參今之君子君子之通稱惟士與大夫之謂也其至於君子之言者甚希矣於通四方受君之法施之於民帝王或稱君子何道德之稱也聘珍謂問猶中也君子者君上位子下民希罕也言今之在位者所言不出於任事奉法之中罕聞君子道也

於乎吾主言其不出而死乎哀哉謂君子之言揚注荀子云出行也史記云孔子曰我欲載之空曾子起曰敢問何謂主言曲禮曰請業則起請益則起孔子不應曾子懼肅然樞衣下席曰弟子知其不孫也得夫子之間也難是以敢問也應以言對也肅然敬貌樞提也曲禮

曰席問面丈鄭注云謂講問之容也面客也講問宜相對容丈足以指畫下席者因夫子不應改容中敬也孫恭順也問謂問居孔子不應曾子懼退負序而立曰東西牆謂之序孔子曰參女可語明主之道與曾子曰不敢以為足也得夫子之間也難

是以敢問孔子曰吾語女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故非德不尊非道不明中庸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爾雅曰明成也雖有國焉不教不服不可以取千里國謂王國也周禮曰惟王建國大司馬職曰方千里曰國畿教謂教化服謂服事廣雅云取為也上無教化下不服事雖有博地眾民不以其地治之不可以霸王博地眾民謂諸侯大國也地治謂以道治也高注秦策云地猶道也霸王謂諸侯方伯以主諸侯白虎通云霸王制八州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二人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公羊隱五年傳曰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是故昔者明主內脩七教外行三

至七教脩焉可以守三至行焉可以征七教不脩雖守不固三至不行雖征不服此經與下文為總目其事並在下文左氏昭在四鄰孟子曰征者上伐下也是故明主之守也必折衝乎千里之外其征也衽席之上還師淮南說山云國有賢君折衝衽敵城也言賢君德不可伐故能折遠敵之衝車於千里之外使敵不敢至也聘珍謂衽席也此言守則有戰之備戰亦如守安是故內脩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主之道也勞力極也財謂曾子曰敢問不勞不費可以為明乎孔子愀然揚槩曰參女以明主為勞乎愀然變動貌昔者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昔曰禹宅百陰皋陶作士尚夫政之不中君之過也政之既中令之不行職事者之罪也明主奚為其勞也杜注左傳云在君為政在臣為事中正也令命也小宰職曰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大宰職曰廢以馭其

罪者明主闕譏而不征市鄆而不稅稅十取一使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入山澤以時有禁而無征此六者取財之路也明主捨其四者而節其二者明主焉取其費也關者界上之門譏呼謂田稅也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歲三日者均人職曰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入山澤以時者王制曰獮祭魚然後虞人澤梁草木黃落然後入山林山虞職曰物為之厲而為之守禁令萬民時新材有期日澤虞職曰掌國澤之政令為之厲禁四者謂關市山澤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則

下益孝上順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諒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取爭上強果則下廉恥民皆有別則貞則正亦不勞矣此謂七教以敬事長曰順齒年也施謂進不應賢必以其道別辨也釋名云貞定七教者治民之本也也易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正政也

大戴禮記解詁卷一

大戴禮記解詁卷一

至七教脩焉可以守三至行焉可以征七教不脩雖守不固三

至不行雖征不服此經與下文為總目其事並在下文左氏昭在四鄰孟子曰征者上伐下也是故明主之守也必折衝乎千

里之外其征也衽席之上還師淮南說山云國有賢君折衝衽敵城也言賢君德不可伐故能折遠敵之衝車於千里之外使敵不敢至也聘珍謂衽席也此言守則有戰之備戰亦如守安是故內脩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主之道也勞力極也財謂曾子曰敢問不勞不費可以為明乎孔

子愀然揚槩曰參女以明主為勞乎愀然變動貌昔者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昔曰禹宅百陰皋陶作士尚夫政之不中君之過也政之既中令之不行職事者之罪也明主奚

為其勞也杜注左傳云在君為政在臣為事中正也令命也小宰職曰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大宰職曰廢以馭其

罪者明主闕譏而不征市鄆而不稅稅十取一使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入山澤以時有禁而無征此六者取財之路也明主

捨其四者而節其二者明主焉取其費也關者界上之門譏呼謂田稅也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歲三日者均人職曰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入山澤以時者王制曰獮祭魚然後虞人澤梁草木黃落然後入山林山虞職曰物為之厲而為之守禁令萬民時新材有期日澤虞職曰掌國澤之政令為之厲禁四者謂關市山澤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則

下益孝上順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諒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取爭上強果則下廉恥民皆有別則貞則正亦不勞矣此謂七教以敬事長曰順齒年也施謂進不應賢必以其道別辨也釋名云貞定七教者治民之本也也易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正政也

大戴禮記解詁卷一

大戴禮記解詁卷一

大戴禮記解詁卷一

教定是正矣定猶成也爾雅曰是則也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

物不正表標準也是故君先立於仁則大夫忠而士信民

敦工璞商慙女憧婦空空七者教之志也表記曰仁者天下之

曰公家之利無不為忠也上其事者也晉語曰定身以行事

謂之信教厚也陸氏爾雅音義云璞字又作撲說文云撲木素

也通物曰商慙也如謂未嫁者七者布諸天下而不窅內諸

禮儀義者事之宜也順循也循其理曾子曰弟子則不足道則

至矣孔子曰參姑止又有焉昔者明主之治民有法必別地以

州之分屬而治之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廣雅云州居

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屬官眾也周禮曰以官使有司日省如

時考之歲誘賢焉則賢者親不肖者懼周禮曰族師闡胥

比長皆是也省察也如讀曰而考校也日省時考謂四時孟月

月吉日報眾讀法以考其德行道執糾其哀德過失誘進也誘

其德行道執而與賢者能者使之哀鰥寡養孤獨恤貧窮誘孝

悌選賢舉能此七者脩則四海之內無刑民矣禮運曰民不獨

獨其親不獨長其長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

獨廢疾者皆有所養選賢舉能者鄉大夫職曰使民與賢出使

無刑民者民皆不變刑措不用也上之親下也如腹心則下

之親上也如保子之見慈母也上下之相親如此然後令則從

施則行親愛也保養也慈母養子者也因民既邇者說遠者

來懷然後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用知尋十尋而索懷至也布

也說文云寸十分也人手御一寸動脈謂之寸口尺十寸也周

制寸尺咫尋常仞諸度量皆以人之體為法肘臂節也从肉从

大戴禮記解詁卷一

三

大戴禮記解詁卷一

四

寸寸手口也度人之兩臂為尋八尺也廣雅云百步而堵三百

步而里千步而井三井而甸烈三甸烈而距司馬法六尺為步

畝音近而謂也以前步為畝計之應九百步而井云千步者包

曰列鄭注和云列田之畦畔也距五十里而封百里而有都

折而方也此言選田野形體之法

邑乃為畜積衣裘焉使處者恤行者有與亡莊二十八年傳曰

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畜聚也積謂芻米禾是以

薪妻皮衣也處居也均發也與富為與形近也亡無也是以

蠻夷諸夏雖衣冠不同言語不合莫不來至朝覲於王故曰無

市而民不乏無刑而民不違王制曰中國夷蠻戎狄五方之民

乏者遊人職曰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遺十里而民不

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廩廩

侯館有積之置也書曰士制百姓於刑之中以畢七田獵之得

不以盈宮室也徵斂於百姓非以充府庫也畢田也七繳射

也四時之田總名為獵為田除害也盈猶充也徵求也繳賦斂

也大宰職曰以九賦斂財則財足也但憂傷也慢世謂君心廣

庫謂車馬慢但以補不足大愛民之憂也補不足謂出宮室廣

兵甲之處慢但以補不足大愛民之憂也補不足謂出宮室廣

庫所藏以禮節以損有餘白虎通云禮所以防淫佚節其侈靡

不奢凶年不儉故曰多信而寡貌及於民貌謂文貌禮以節其

行故少其禮可守其信可復其迹可履其於信也如四時春秋

文貌也其禮可守其信可復其迹可履其於信也如四時春秋

冬夏其博有萬民也知飢而食如渴而飲下土之人信之夫信

與國人交止於信也述謂成述履踐也四時錯行不失其序飢

渴之切必求食飲止之親民如此民亦信其上之親之也夫敦

子而有弓矢幸謂三革賈注國語云三革甲冑盾三也
威畏也川貨斯也利鬻賈也施子也親謂民親其上也
曾子曰
敢問何謂三至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

之士說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明主篤行三至故天下之君
可得而知也天下之士可得而臣也天下之民可得而用也
也厚也君謂有士
者士謂守道者 曾子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昔者明主以盡

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數既知其數又知其所在
良賢也德也鄉大夫職曰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於
王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射義曰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
士於天子此明主所以明主因天下之爵以尊天下之士此之

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
賞不費而天下之士說天下之士說則天下之明譽興此之謂
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爵謂公侯伯子男卿大夫士也尊貴

富鄭注云班祿以富臣下書曰凡厥正人既
富方設與聲美也人心和樂而頌聲作也 故曰所謂天下之

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親者也所謂天下之至知者能用天下
之至和者也所謂天下之至明者能選天下之至良者也此三

者咸通然後可以征 經解曰上下相親謂之仁逸周書王誡曰
之言孔注云可否相濟曰和 是故仁者莫大於愛人知者莫大

於知賢政者莫大於官賢有上之君脩此三者則四海之內拱
而俟然後可以征 孟子曰仁者愛人者曰知人則皆能官 明主

之所征必道之所廢者也彼廢道而不行然後誅其君致其征
弔其民而不奪其財也故曰明主之征也猶時雨也至則民說

矣 孟子曰征之為言正也致其征者至氏襄二十五年傳曰鄭
入陳司徒致民司徒致節司徒致地乃還杜注云陳亂故正

其服官脩其所職以安定之孔疏云司徒致民司徒致地司徒致
符節司徒致土也孟子曰誅其君而弔其民皆時雨降民大

悅 是故行施彌博得親彌眾此之謂裨席之上乎還師 行謂行
施功勞也彌益也博廣也呂氏春秋
懷龍云義兵行地滅遠得民眾也

哀公問五義第四十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欲論吾國之士與之為政何如者取之
王制曰凡官民材必先論之士謂講學道藝者 孔子對曰生

乎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為非者不亦
鮮乎 志慕也古之服儒服也舍讀曰宿舍之 哀公曰然則今夫

章甫句屨紳帶而搢笏者此皆賢乎 儒行曰卿少居魯衣逢掖
士冠禮記曰章甫段道也屨人職曰青句素履鄭注云句當為

搢插也笏記事者也玉藻曰笏廣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
殺六分而去一鄭注云殺猶杼也天子笏上終葵首諸侯不終

葵首大夫士又村 孔子曰否不必然今夫端衣玄裳冕而乘路
其下首廣二寸半 大戴禮記解詁卷一 六

者志不在於食章斬衰高屨杖而欲粥者志不在於飲食故生
乎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為非者雖有

不亦鮮乎 端衣者禮衣端正無殺也鄭注司服云端者取其正
衣天子諸侯皆以朱為裳云玄裳者齊服也郊特牲曰齊之玄

也 以陰幽思也冕祭服也路車也帶辛物幸主散齊必變食不
茹葷也杖者何也無節而杖者何也主也非注而杖者何也

病也散朝朝一 哀公曰善何如則可謂庸人矣孔子對曰所謂
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而志不邑邑不能選賢人善士而託其

身焉以為己憂 道言也邑謂一切經音義引蒼頡云邑他
依也憂思也孟子曰我猶未 動行不知所務止立不知所定日
選於物不知所貴從物而流不知所歸五鑿為政心從而壞若

此則可謂庸人矣 而貴德孟子曰從流而下忘反謂之流楊注

子哀公篇云... 五穀曰午... 所謂士者雖不能盡道術必有所由焉...

夫性命肌膚之不可易也... 則可謂士矣... 子矣孔子對曰所謂君子者躬行忠信...

不害不志聞志廣博而色不伐... 如將可及也而不可及也... 大戴禮記解詁卷一

未詳或云買當為置... 哀公曰善哉問何如可謂賢人矣... 所謂賢人者好惡與民同情...

於本言足法於天下而不害於其身... 侯而無財如此則可謂賢人矣... 窮舉錯也統理也論語曰...

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 也應當也變謂事物非常也... 陸賈新語云聖人成之所以能統物...

道者所以變化而凝成萬物者也... 出庶物變剛通之化而裁之... 者也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

淡然而不知其善若此則可謂聖人矣... 月合其明雜共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

也小人何足以知禮... 邱聞之也民之所由生禮為大... 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

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 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 節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

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 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 禮者如此小戴則作節節節節節...

以喪祭之禮就安其居處... 下俱足也孔疏云設其豕腊者謂喪中之奠...

大戴禮記解詁卷一... 八... 廣雅書局...

祭祀者謂除服之後又教為之宗廟以鬼享之以序宗族者又
教祭祀未謂同姓燕飲序會宗族也幾謂沂鄂也謂不雕鏤使
有也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色無厭
淫德不倦荒怠傲慢固民是盡忤其眾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

以其所古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子莫為禮
也小戴色作實鄭云實猶富也淫放也固猶故也午其眾逆其
族類也當猶稱也所猶道也由前川上所由後用下所言

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為大孔子愀然作色而
對曰君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為大

正也君為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為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
為百姓何從鄭云言君
當務於政公曰敢問為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

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民從之矣公曰寡人雖無似也
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而聞乎鄭云無似
猶言不肖孔子對曰古之

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敬之至
也大昏為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

親之也是故君子與敬為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
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鄭云大昏國君取禮也至矣言
至大也與敬為親言相敬則親公曰寡

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鄭云已猶大也
親迎乃服祭服孔子愀然

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社稷宗廟
之主君何謂已重乎鄭云先聖
周公也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言

也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鄭云固不固言吾由鄭固故
也請少進欲其為言以曉已孔

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以謂已重焉
孔子遂有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

大戴禮記解詁卷一

九

廣雅釋義局

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為
政先禮禮者政之本與鄭云宗廟之禮祭宗廟也夫婦配天地
有日月之象焉禮器曰君在昨夫人在

房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直者正也
正言謂出政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直者正也

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君子
無不敬也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

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
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配以及配君子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

矣大王之道也如此國家順矣鄭云愾猶至也大王居幽為狄
所伐乃曰土地所以養人也君

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
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鄭云則法也民者化君者
君之則法也民者化君者

成其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為君子也是為
成其親名也已孔子遂言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不能愛人不

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
天不能成身鄭云有猶保也不能保身者言人將害之也不能
安土動移失業也不能樂天不知已過而怨天也

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鄭云物猶事也
公曰敢問君

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西東相從而不已
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也是天道也無為物成是天道也已成

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也是天道也無為物成是天道也已成

大戴禮記解詁卷一

十

廣雅釋義局

謂置為陰服之事坊記曰喪禮每加以遠浴於中冓服於廟下
小斂於戶內注喪禮曰卒斂微帷三者皆禮之謹於始者也

大路車之素幘也郊之麻冕也喪服之先散帶也一也左氏桓
曰大路越席杜注云大路王路祀天車也詩曰鞞鞞淺機毛傳

云麻冕緇布冠古者積麻三十升布以為之雜記曰大功以上
散帶孔疏云小斂之後小功以下皆絞帶大功以上散此帶垂

不忍即成之至成服乃絞三年之哭不反也清廟之歌一倡而
三者皆禮之貴其質者也

三歎也縣一轄而尚拊搏朱絃而通越也一也問傳曰斬衰之
詩序云清廟祀文王也鄭箋云祭文王而歌此詩也孔疏云禮

記每云升歌清廟是其事也鄭注樂記云倡發歌句也三歎三
人從歎之聲讀曰聲明堂位曰拊搏玉磬鄭注云拊搏以韋為

之充之以韋形如小鼓鄭注樂記云朱絃練朱絃練則聲濁越
此並言聲之不尚文也凡禮始於脫成於文終於隆脫謂節

文隆也故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俱興其下復情以歸太一
也禮器曰大備盛德也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德盛者化

神故情文俱盡伏讀曰迭情文迭興謂有本有文也復反也復
情以歸太一謂反本

修古不忘其初者也天地以合四海以洽日月以明星辰以行
江河以流萬物以倡好惡以節喜怒以當以為下則順以為上

則明萬變不亂貨之則喪張氏史記正義云自天地以下八事
用為上則明也

大戴禮記解詁卷一

三

大戴禮記解詁卷一

長沙蕭鑑初校

南海潘元杰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禮察第四十六

孔子曰君子之道譬猶防與夫禮之塞亂之所從生也猶防之

塞水之所從來也水止也人職日以防也防者防也故以舊防為無用

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孔

經解疏云水敗謂水來敗於產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

而淫辟之罪多矣鄭注經解云昏姻謂嫁娶也鄉飲酒之

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鬪之獄繁矣鄉大夫三年大比獄賢

者能者於其君以禮賓之與之飲酒於五禮屬嘉禮大司徒職

聘射之禮廢則諸侯之行惡而盈溢之敗起矣鄭注錄云大問

久無事使卿相問之禮小聘使大夫周禮曰諸侯之邦交歲相

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於五禮屬賓禮名曰大射者諸侯將

有祭祀之事與其羣臣射以觀其禮數中者得與於祭不數中

者不得與於祭射義於五禮屬嘉禮鄉射者州長春秋以禮會

民而射於州序之禮謂之鄉者州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

而倍死忘生之禮眾矣以喪禮哀死亡哀公問篇曰言其喪算

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凡人之知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禮者

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用易見而禮

之所為生難知也廣雅云禁止也論語曰齊之以禮則禮曰以

之法左氏昭二十五年傳曰禮上之紀天地之經若夫慶賞

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正堅如金石行此之信順如

四時處此之功無私如天地爾豈顧不用哉然如曰禮云禮云

貴絕惡於未前而起敬於微眇使民日行善遠罪而不自知也

大戴禮記解詁卷二

禮察第四十六

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此之謂也功當為公

敬而已矣為人主計者莫如安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安

危之萌應於外也爾雅曰安定也說文云審悉也知審詳也極

始生也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然不

可不察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而人之所

行各在其取舍積聚也習也察審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

積不積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漸矣山辨之不早辨也又曰善不

積也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也故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

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倍禮義積而民和親禮運曰

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脩睦而因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

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端

也怨倍謂民心怨而行倍睦也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

知親謂善氣洽而民相親睦也

民之善者異或導之以德教或毆之以法令導之以德教者德

教行而民康樂毆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哀感哀樂之感禍

福之應也導引也毆謂駕馭之康我以為秦王之欲尊宗廟而

安子孫與湯武同然則如湯武能廣大其德久長其後行五百

歲而不失秦主亦欲至是而不能持天下十餘年即大敗之此

無他故也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也易曰君

子慎始差若壘釐繆之千里取舍之謂也案史記秦王名政莊

始以東周亡後三年嗣立為秦王二十六年庚辰盡滅六國稱

始皇帝十二年辛卯前明年少子胡亥嗣立號二世皇帝三年

甲午趙高弒二世立二世兄子公子嬰為秦王明年子嬰降然

漢前後凡十五年易曰者易緒通卦驗之言始謂其微時也然

則為人主師傅者不可不日夜明此義師道之教訓問為天

大戴禮記解詁卷二

禮察第四十六

危而天下之情與器無以異在天子所置爾置錯置也荀子云

也重也也不可不善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

草木廣育被蠻貊四夷累子孫十餘世歷年久五六百歲此天

下之所共聞也德恩德也澤謂流澤洽也秦王置天下於法

令刑罰德澤無一有而怨毒盈世民憎惡如仇讎禍幾及身子

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夫用仁義禮樂為天下者行五六

百歲猶存用法為天下者十餘年即亡是非明敷大驗乎讀

日人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妄言今子或言

禮義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承殷周秦事以

觀之乎子通稱也對上問者之辭承繼也

夏小正第四十七

大戴禮記解詁卷二

正月爾雅曰正月為陬孔氏詩爾風疏引春秋元命包云夏人

會聖王國其會正月孟春曰孟春正月也孟春曰孟春正月也

孟春曰孟春正月也孟春曰孟春正月也孟春曰孟春正月也

孟春曰孟春正月也孟春曰孟春正月也孟春曰孟春正月也

孟春曰孟春正月也孟春曰孟春正月也孟春曰孟春正月也

孟春曰孟春正月也孟春曰孟春正月也孟春曰孟春正月也

孟春曰孟春正月也孟春曰孟春正月也孟春曰孟春正月也

孟春曰孟春正月也孟春曰孟春正月也孟春曰孟春正月也

孟春曰孟春正月也孟春曰孟春正月也孟春曰孟春正月也

孟春曰孟春正月也孟春曰孟春正月也孟春曰孟春正月也

孟春曰孟春正月也孟春曰孟春正月也孟春曰孟春正月也

孟春曰孟春正月也孟春曰孟春正月也孟春曰孟春正月也

言雁而後言鄉者何也見雁而後數其鄉也鄉者何也鄉其居

也雁以北方為居何以謂之居生且長焉爾九月避鴻雁先言

避而後言鴻雁何也見避而後數之則鴻雁也何不謂南鄉也

曰非其居也故不謂南鄉記鴻雁之避也如不記其鄉何也曰

鴻不必當小正之避者也鄭注禹貢云鴻雁之屬隨陽氣南北

漸北鴻雁九月而南正月而北鄭注禹貢云鴻雁之屬隨陽氣南北

令云九鳥隨陰陽者不以中國為居云鴻不必當小正之避者

也者小正九月記避鴻雁自中國見其避而記也但其雉震响

居之遠近不可知其南鄉之時不當小正記避之時也

震也者鳴也响也者鼓其翼也正月必雷雷不必聞惟雉為必

聞何以謂之雷則雉震响相識以雷說文云雉有十四種盧諸

維翟山雉雉雉伊洛而南曰翟江雉雉雉雉雉雉雉雉雉雉雉雉

東方曰雉雉雉雉雉雉雉雉雉雉雉雉雉雉雉雉雉雉雉雉雉雉

文作雉云雉雉雉雉雉雉雉雉雉雉雉雉雉雉雉雉雉雉雉雉雉雉

者雷陰陽雉雉雉雉雉雉雉雉雉雉雉雉雉雉雉雉雉雉雉雉雉雉

體為震也云雷不必聞惟雉為必聞者雷動地中人或不聞雉

性精剛故獨知之應而鳴也云何以謂之者謂雉也言小正

何以記雉震响也云相識以雷者人聞雉鳴則可識雷之動於

地中也漢書五行志云雉者禮察先聞雷聲故月令以紀氣水

魚陟負冰陟升也負冰云者言解蟄也云者言解蟄也音解謂

若解卦猶聞也魚水蟲也盛寒之時蟄於水下農緯厥末緯末

逐其溫煖正月陽氣既上出游於水上近於冰農緯厥末緯末

也束其末云爾者用是見君之亦有末也說文云農緯也末手

見君之亦有末也者祭義曰天子為籍千畝寬而朱絲躬秉束

之也云言是月始用之也者即春始生而萌之也云初者始

也者爾雅釋詁文或曰祭非也五字當在國之燕者也之下

簡在固有見非固也者園之燕者也孔氏詩秦風疏云有燕

此也者燕謂安居之地也穀梁宣十五年傳曰古者公田為

也者燕謂安居之地也穀梁宣十五年傳曰古者公田為

大風南風也何大於南風也曰合冰必於南風解冰必於南

生必於南風收必於南風故大之也易曰撓萬物者莫疾乎風

云南風曰景風爾雅曰景天也云合冰必於南風解冰必於南

故有風以合冰正月陰氣漸消陽薄乎陰任散其德故有風

物破曰寒日滌凍塗滌也者變而煖也凍塗也者凍下而

澤上多也其陰氣日謂每日言其漸也滌塗除也廣雅云塗泥

者澤潤也其言解凍有漸其下田鼠出田鼠者曠鼠也記時也

滴凍而其上已見滋潤之澤也田鼠出田鼠者曠鼠也記時也

大戴禮記解詁卷二

五 廣雅書局果

高注淮南時則云田鼠說鼠也傳云田鼠曠鼠也者曠讀

曰隴爾雅曰隴鼠也隴陸氏釋文引字林云隴即隴鼠也農

率均田率者循也均田者始除田也言農夫急除田也夫爾雅

曰均易也孟子曰易其田疇也注云易治也傳云率者隨也急

爾雅釋詁文云均田者始除田也者除猶脩治也云言農夫急

除田也者農書曰春草冒厥獺獺魚獺祭魚其必與之獻何也

陳根可拔耕者急發是也獺獺魚獺祭魚其必與之獻何也

曰非其類也祭也者得多也善其祭而後食之十月豺祭獸謂

之祭獺祭魚謂之獻何也豺祭其類獺祭非其類故謂之獻大

之也說文云獺如小狗也水居食魚蔡氏月令章句云獺也

也取獺魚於水邊四面陳之謂之祭魚傳云非其類也者獺

種類也獺取魚於水邊四面陳之謂之祭魚傳云非其類也者獺

獻多也者獻者獻其功也左氏僖三十年傳曰以獻其功孔

氏疏云獻者謂獺則為鳩鶩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其殺

之時也善變而之仁也故其言之也曰則盡其辭也鳩為鷹變

而之不仁也故不盡其辭也爾雅曰鷹鷲鳩郭注云鷲當為鷲

昭十七年左傳云鷲鷲鷲也爾雅曰鷲鷲鷲也者鷲之時也

鷲也江東呼為鷲鷲鷲也爾雅曰鷲鷲鷲也者鷲之時也

鷲其時一陰始生殺氣至矣云鷲也者非其殺之時也者鷲

呂氏仲春紀云鷲鷲鷲也者鷲鷲鷲也者鷲鷲鷲也者鷲

曰則盡其辭也者廣雅云則即也若鷲其速化故鷲也

及雪澤言雪澤之無高下也爾雅曰雪澤言雪澤無高下也

小爾雅澤則饒洽是也農夫及此雪澤而始事於公田也傳

云言雪澤之無高下也者詩云既優既渥既霑既足是也初

服于公田古有公田焉者古者先服公田而後服其田也爾雅

始也服事也詩曰亦服爾耕傳云古有公田焉者古者先服

云黃帝經土設井立步制畝使八家為井井間四道而分八宅

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

采芸為廟采也爾雅采芸採取也高注呂氏仲冬紀云采芸則

見鞠者何也星名也鞠則見者歲再見爾雅鞠星名其義未聞

味謂之柳但小正凡星言則見者皆謂旦見東方柳在正月乃

昏見也或云鞠當為疎聲近而譌也謂旦見東方柳在正月乃

二是在危東虛北距西星去極九十度入虛四度正月節日在

室十六度祿星距日四十度當得旦見東方也傳云歲再見爾

方十月昏見西星初昏參中蓋記時也云天官書云參為白

河石下有三星曰伐為柁其事外四星也虎三星直者為

也聘珍謂正月節參去日九十度昏刻中於南方也斗柄縣

在下言斗柄者所以著參之中也天官書云北斗七星名

二旋第三璣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斗柄也縣繫也

為魁第五至第七為杓合而為斗說文云杓北斗柄也縣繫也

也者發字也說文云柳小楊也易曰枯楊生稊王注云柳

地桃則華地桃山桃也爾雅曰時英梅初學雅引張氏毛詩

也桃則華地桃山桃也爾雅曰時英梅初學雅引張氏毛詩

也桃則華地桃山桃也爾雅曰時英梅初學雅引張氏毛詩

大戴禮記解詁卷二

六 廣雅書局果

味謂之柳但小正凡星言則見者皆謂旦見東方柳在正月乃

昏見也或云鞠當為疎聲近而譌也謂旦見東方柳在正月乃

二是在危東虛北距西星去極九十度入虛四度正月節日在

室十六度祿星距日四十度當得旦見東方也傳云歲再見爾

方十月昏見西星初昏參中蓋記時也云天官書云參為白

河石下有三星曰伐為柁其事外四星也虎三星直者為

也聘珍謂正月節參去日九十度昏刻中於南方也斗柄縣

在下言斗柄者所以著參之中也天官書云北斗七星名

二旋第三璣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斗柄也縣繫也

為魁第五至第七為杓合而為斗說文云杓北斗柄也縣繫也

也者發字也說文云柳小楊也易曰枯楊生稊王注云柳

地桃則華地桃山桃也爾雅曰時英梅初學雅引張氏毛詩

也桃則華地桃山桃也爾雅曰時英梅初學雅引張氏毛詩

也桃則華地桃山桃也爾雅曰時英梅初學雅引張氏毛詩

者其實也先言緹而後言縞何也緹先見者也何以謂之小正
以著名也說文云緹帛黃也縞縞也者紗隨也
傳云緹一名縞一名侯莎顏注急就縞云莎即今青紗也縞也
緹也者其實也者實當爲色聲義也謂緹爲縞之色也云緹先
見者也者言縞初生其色丹黃先見也云小正以著名也者言
小正記物候之例以其實物爲之先見也云小正以著名也者言
緹其明不察反據郭注引此傳證成彼義誤色爲雞桴粥也者
實後人不察反據郭注引此傳證成彼義誤色爲雞桴粥也者
相粥之時也或曰桴桴伏也粥養也說文云雞桴桴也桴讀
錯云鳥之桴卵皆如其期不失信也鳥養極以爪覆其卵桴注
變不失時雞時至而鳴與風相應也二十九日主風應節而變
雞十八日到而成雞云或曰桴桴伏也者樂記曰羽者桴伏孔
疏云伏體二月桴桴謂二月節日在婁月申在酉也往稷黍禪
禪單也往謂往于田也玉篇云稷種也黍當爲稷桴注士昏
禮云古文黍作稷孔氏月令疏引故靈曜云日中星鳥

大戴禮記解詁卷二

七

可以種稷是也說文云禪衣不重也初後羔助厥母粥後也者
齊語曰口莫從事於田野脫衣就功
大也粥也者養也言大羔能食草木而不食其母也羊蓋非其
子而後養之善養而記之也或曰夏有煮祭祭者用羔是時也
不足喜樂善羔之爲生也而記之與羔羊腹時也羔羊子也助
厥母者謂大羔不待乳於其母其母則粥小羔也傳云粥也
者養也者謂生養也樂記曰毛者羶羶注云羶生也云羶大
羔能食草木而不食其母也者謂不食其母也云春秋祭羔
云駒而受之云羊蓋非其子而後養之者說文云非遠也遠離
也羊之性必俟其已生之子不食其乳遠之而去而後再粥小
羔云羔養而記之也者美其生長羶息也云或曰夏有煮祭祭
者用羔者爾雅曰夏大也說文曰仲春之月天子乃鮮羔開冰先
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非月也說文曰仲春之月天子乃鮮羔開冰先
禮廟是也云是時也不足喜樂善羔之爲生也而記之者爲
猶助也言是時獻羔之祭小正不記而記羔之助厥母也云
與羔羊腹時也者與羔也嘉美之辭爾雅曰腹厚也善羔羊厚
生之綏多女士綏安也冠子取婦之時也綏安也者爾雅釋詁
時也

也者博雅志冠辭云飲順仲春之吉辰始加昭明之元服是古
禮順天時也丁亥萬用入學丁亥者吉日也萬也者于戚舞也
入學也者大學也謂今時大舍采也公羊宣八年傳曰萬者何
名傳云丁亥者吉日也者吉善也月令曰仲春之月上丁樂舞
正習舞釋菜云萬也者于戚舞也者孔氏詩曰風疏云公羊傳
曰萬者何于舞言于戚則有戚以干戚武事故以萬言之是以文
王世子云春夏學于戈注云干戈萬舞象武也云大學也者王
制曰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鄭注云東序大學在國中王宮之
東是也云謂今時大舍采也者今時即二月丁亥也大舍職曰
春入學舍采舍舞鄭注云鄭司農云舍采謂舞者皆持芬香之
采或曰古者士見於君以推爲學見於師以采爲學舍采舍舞
食采之茶或曰學於君以推爲學見於師以采爲學舍采舍舞
禮采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之謂舍采也采謂舍采也采者
讀爲茶始入學必釋菜禮先師也茶蘋蘩之屬祭餼祭不必
記記餼何也餼之至有時美物也餼者魚之先至者也而其至
有時謹記其時爾雅釋魚云餼鮪鮪郭景純云似鮪而小建平

大戴禮記解詁卷二

八

人呼餼子一本云餼似鮪口在頰下音義云大者爲王鮪小者
爲鮪鮪似鮪長身無鱗甲傳云鮪之至有時美物也者鮪注
淮南記論云鮪大魚長丈餘仲春二月從西河上得過龍門便
爲龍初學記引張氏毛詩義疏云鮪魚出海二月從河上來巖
梁成十七年傳曰祭者薦其榮董采蘋蘩菜也蔡由胡由胡者
詩也薦其美也非厚味也榮董采蘋蘩菜也蔡由胡由胡者
蔡母也蔡母者芴勃也皆豆實也故記之爾雅曰藟苦菜郭注
子如米芴食之滑爾雅曰藟藟高郭注云自藟傳云藟山胡由
胡者蔡母也蔡母者芴勃也者孔氏隱三年左傳疏云陸機云
凡艾白芴爲藟高今白藴春始生及秋香美可生食又可蒸一
名遊胡止海人謂之芴勃故大戴禮項小正傳曰藟遊胡遊胡
芴勃也云皆豆實也者皆藟與藟也藟人職曰藟食之豆其實
蔡者即豆昆小蟲抵蜚昆者眾也由魂魄也由魂魄也考動也
薦藟菹昆小蟲抵蜚昆者眾也由魂魄也由魂魄也考動也
小蟲動也其先言動而後言蟲者何也萬物至是動而後著抵
猶推也蜚蝗卵也爲祭醢也取之則必推之推之不必取之取
必推而不言取猶白虎通云魂猶佞佞也行不休也少陽之氣

故動不息云萬物至是動而後著者若見也月令曰仲春之月
雷乃發聲始也雷蟄咸動啟戶始出云抵猶推也者推謂推擇
也云蟄蟄卵也為祭醢也者醢人職曰饋食之豆蟄蟄注云
蟄蟄子云取必推而不言取者謂取其物必先推擇推擇者取
不取未定之辭來降燕乃降燕乙也降者下也言來者何也莫
也故不言取

能見其始出也故曰來降言乃降何也降者降也降者視可為
室者也百鳥皆曰巢穴取與之室何也操泥而就家人人內
也廣雅曰燕燕巢郭注云詩曰燕燕于飛一名玄鳥齊人呼
也廣雅曰燕燕巢郭注云詩曰燕燕于飛一名玄鳥齊人呼
云莫能見其始出也故曰來降者鄭注月令云言降者若時始
自天來重之也云百鳥皆曰巢穴取與之室何也操泥而就家人人內
至所止也云百鳥皆曰巢穴取與之室何也操泥而就家人人內
與之室云云者說文云穴取與之室何也操泥而就家人人內
注五行志云取讀曰聚燕之穴取與之室何也操泥而就家人人內
以其能操泥而就人家其內也爾雅曰隔戶之謂之窬其
內謂窬窬以為鼓也說文云制裂也刀從象象刻有鳴倉庚
之家謂窬窬以為鼓也說文云制裂也刀從象象刻有鳴倉庚
倉庚者商庚也商庚者長股也黃也孔氏詩疏引陸機云黃鳥

大戴禮記解詁卷二
黃鸞也或謂之黃栗留幽州人謂之黃鸞一名倉榮芸時有
庚一名商庚一名黃栗留一名楚雀齊人謂之博黍
見稊始收有見稊而後始收是小正序也小正之序時也皆若
是也稊者所為豆實矣時是也謂是也稊秀也收采取也時
有見稊始收者言是芸於正月發稊之時始收三月爾雅曰三
月為稊月
月節曰在昂月中在畢
不見我者不見之時故曰伏云三月月中後日參宿故參伏而
有不見之時故曰伏云者恆星隨宗動天東出西入逐時皆有
出入地乎之恆星逐星皆有出入地乎之時刻因節氣有冬夏
書夜有永短人居有南北故所見恆星攝桑桑攝而記之急桑
出入之時刻因時各異隨地不同也
也說文云攝引持也委楊楊則苑而後記之說文云委委隨也
桑桑所食葉木
曰委曲也取其木穀委曲之貌故从禾爾雅曰犂羊羊有
陽曲柳傳云苑而後記之者韋注晉語云覓枝木曰犂說文云
相還之時其類犂犂然記變爾或曰犂抵也犂羊相犂也黃

羊也犂設則鳴穀天蟻也爾雅曰設天蟻也須冰頰冰也者分冰
以授大夫也左氏昭四年傳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蠶冰又曰火
分冰以授大夫也出而畢賦昭十七年傳曰火出於夏為蠶冰
大夫命婦喪浴水也者左傳曰采識識草也黃條郭注云蠶草
似酸漿花小而白中
心黃江東以作菹食
言事自卑者始釋名云妾接也以慶見接幸也鄭注月令引夏
女山陽汪開學云子指正妻對妾文也爾雅曰蠶桑爾雅注云
食桑葉作繭者即今蠶繭注周禮馬賈云蠶為龍精月直大火
則浴執養宮事執操也養長也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
其種而為之桑宮仍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夫所之朝君皮弁
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人蠶於蠶室奉蠶於於川
桑於公桑風辰以食之歲既單矣世婦奉蠶於於三宮夫人世婦之
獻繭於夫人及夏日夫人縱三盆手遂布於三宮夫人世婦之
吉者使繭遂朱絲之玄黃之以為黼黻文章鄭注云歲單祈麥
謂三月月盡之後也言歲者蠶歲之大功事畢於此也
實麥實者五穀之先見者故急祈而記之也說文云麥也穀類
種厚種故謂之麥

大戴禮記解詁卷二
麥金也金王而生火王而死從來有總者从夕月令曰季春之
月乃為麥祈黃郭注云於舍秀求其成也傳云麥實者五穀之
先見者鄭注周禮疾醫云五穀麻越有小旱越于也記是時
恆有小旱論衡云久陽為旱顏注漢書田鼠化為鴽為鴽也變
而之善故盡其辭也鴽為鼠變而之不善故不盡其辭也爾雅
鴽鴽郭注云鴽也青州呼鴽母高注呂氏季春紀云田鼠拂桐
鴽鼠也鴽鴽青州謂之鴽母周禮謂之鴽幽州謂之鴽也拂桐
芭佛也者拂也桐芭之時也或曰言桐芭始生貌拂拂然也爾
曰榮桐木郭注云仰梧桐也說文云芭華也傳云言桐
芭始生貌拂拂然也者蔡氏月令章句云桐木之後華者也桐
之故曰始生貌曰桐枝濡而後華鳴鳩言始相命也先鳴而後
空中難成易傷須成氣而後華鳴鳩言始相命也先鳴而後
鳩何也鳩者鳴而後知其鳩也爾雅曰鳩鳩鳩郭注云似山
東亦呼為鴽鴽孔氏昭十七年左傳疏云命呼也四月爾雅曰
東亦呼為鴽鴽孔氏昭十七年左傳疏云命呼也四月爾雅曰
今曰孟夏之月陽則見也左氏昭四年傳曰西陸朝觀孔疏
珍謂四月日在井昂則見也左氏昭四年傳曰西陸朝觀孔疏

壯羊也設則鳴穀天蟻也爾雅曰設天蟻也須冰頰冰也者分冰
以授大夫也左氏昭四年傳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蠶冰又曰火
分冰以授大夫也出而畢賦昭十七年傳曰火出於夏為蠶冰
大夫命婦喪浴水也者左傳曰采識識草也黃條郭注云蠶草
似酸漿花小而白中
心黃江東以作菹食
言事自卑者始釋名云妾接也以慶見接幸也鄭注月令引夏
女山陽汪開學云子指正妻對妾文也爾雅曰蠶桑爾雅注云
食桑葉作繭者即今蠶繭注周禮馬賈云蠶為龍精月直大火
則浴執養宮事執操也養長也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
其種而為之桑宮仍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夫所之朝君皮弁
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人蠶於蠶室奉蠶於於川
桑於公桑風辰以食之歲既單矣世婦奉蠶於於三宮夫人世婦之
獻繭於夫人及夏日夫人縱三盆手遂布於三宮夫人世婦之
吉者使繭遂朱絲之玄黃之以為黼黻文章鄭注云歲單祈麥
謂三月月盡之後也言歲者蠶歲之大功事畢於此也
實麥實者五穀之先見者故急祈而記之也說文云麥也穀類
種厚種故謂之麥

正南門者星也歲再見蓋正蓋大正所取法也
二星云充為疏榆其南門第一星正當赤道四度
八度充第五度去日一百零十二度昏刻正於中
以庫樓南之南門當星正之南門也見義亦以
南門當南宿上下二星並非是南門也又見義
南於中九月且見東方六月昏見西方也蓋取
而聽天下視時後以授民事也獨於南門言取
志云充天子之內朝也總攝天鳴杞者蓋縣也鳴
故先鳴而後杞爾雅曰蝻蝻鳴也鳴而後知

見杏囿者山之燕者也正月則華國鳴蟻也者或曰屈造之屬也
屬也蠃蟻也月令曰蟻鳴鳴蟻也者或曰屈造之屬也
王首秀夏小正云王瓜生鄭注云王瓜草也今月令云王瓜生

取茶茶也者以為君薦薄也爾雅曰茶苦菜也
秀菓其是乎取茶茶也者以為君薦薄也爾雅曰茶苦菜也
苦菓其是乎取茶茶也者以為君薦薄也爾雅曰茶苦菜也

始執駒也執駒也者離之去母也陟升也執而升之君也攻駒也者
也者教之服車駁舍之也校人職曰執駒鄭注云駙司農云執

也春通淫之時駒血氣未定為其屬也傷人職曰駒之君也
也者謂其是也以為王之服車駁舍之也校人職曰駒之君也

柳參則見參也者伐星也故盡其辭也度借見東方也傳云

參也者伐星也者毛詩召南傳云參伐也孔疏云參實三星故
網參也者伐星也者毛詩召南傳云參伐也孔疏云參實三星故

則鳴鳩者百獨也鳴者相命也其不辜之時也是善之故盡其
辭也爾雅曰鳴鳩勞也郭注云似鴉而左傳曰伯趙氏思

長也一則在木一則在未故其記曰時養日云也宋本日並作
王惡鳥論云伯勞以五月鳴陰氣而動也謂之不辜之時也

也者始食瓜也山陽注曰瓜也瓜非瓜也瓜非瓜也瓜非瓜也
陰微而食時方長誠記其也者謂一乃瓜瓜者急瓜之辭也瓜

也者十五日也翁也者合也伏也者入而不見也爾雅曰蝻蟻
也方語不同三補以孔疏云釋蟲云蝻蝻蝻蝻蝻蝻蝻蝻蝻蝻

然則蝻蝻蝻蝻蝻蝻蝻蝻蝻蝻蝻蝻蝻蝻蝻蝻蝻蝻蝻蝻蝻蝻蝻蝻蝻

大戴禮記解詁卷二

大戴禮記解詁卷二

皆箕尾中於南故寒蟬鳴寒蟬也者蟬也
而小青色傳曰蟬蟬也者蟬或寫蟬玉篇廣韻並云蟬蟬小蟬也
爾雅曰蟬蟬蟬郭注云即蟬也一名蟬蛄濟人呼蟬
初昏織女正東鄉氏正義云在河北天紀東聘珍謂東鄉者鄉
營室東時有霖雨左氏隱九年傳曰凡灌茶灌聚也茶藿葦之
壁也

秀為蔣稽之也藿未秀為蔣葦未秀為蘆鄭氏詩鄭風箋云茶
無常孔疏云是葦草秀出之穗蔣謂蘆葦也藿謂藿藿也蔣葦
夕禮曰苗著用茶皆是也藿蔣謂藿藿也藿藿謂藿藿也藿藿
而華之時藿藿也藿藿謂藿藿也藿藿謂藿藿也藿藿謂藿藿也
傳云藿藿也藿藿謂藿藿也藿藿謂藿藿也藿藿謂藿藿也藿藿
斗構構龍角魁枕參首衛殿南斗用昏建者均夜半建者衛平
旦建者魁七月初昏斗柄建申旦建子柄建子則下垂矣
八月爾雅謂八月節日在角月中在氏
傳云爾雅謂八月節日在角月中在氏
人未嫁者衣之說文云黑而有赤色者為玄校讀曰絞縵色然雜
說文云黑而有赤色者為玄校讀曰絞縵色然雜

者說文云綠帛青黃色也玄絞之為色五采皆備染人職曰秋
染夏鄭注云染夏者染五色謂之夏者其色以夏秋為飾禹貢
曰羽賦夏秋是共總名其類有六曰翟曰翟曰翟曰翟曰翟曰翟
其毛羽五色皆備成章染者疑以為深淺之度是以放而取
名糾縵糾也者取也詩曰八月糾縵毛傳云糾擊也孔疏縵零
零也者降也零而後取之故不言糾也說文云葉木也其實丹
鳥羞白鳥丹鳥者謂丹良也白鳥謂閭蚺也其謂之鳥何也重
其養者也有翼者為鳥羞也者進也不盡食也月令曰羣鳥養
所食也夏小正曰九月丹鳥羞白鳥說丹鳥羞也羣鳥養也
白鳥也者謂閭蚺也其謂之鳥何也重其養者也有翼者為鳥羞也
者不盡食也夏小正曰九月丹鳥羞白鳥說丹鳥羞也羣鳥養也
日九月丹鳥羞白鳥說丹鳥羞也羣鳥養也
說丹鳥羞白鳥說丹鳥羞也羣鳥養也
月者丹鳥羞白鳥說丹鳥羞也羣鳥養也
其謂之鳥何也重其養者也有翼者為鳥羞也
物不盡食也夏小正曰九月丹鳥羞白鳥說丹鳥羞也羣鳥養也
丹良是螢火今案爾雅謂蟲也但未知丹良究竟是何物皇氏以爲
未問皇氏何所依據云二者文異羣鳥丹良未問孰是者月令

大戴禮記解詁卷二
左

云羣鳥夏小正說者丹良辰則伏辰也者謂星也伏也者入
故云羣鳥丹良未問孰是辰辰謂辰角也周語曰辰角見而雨畢羣注云辰角大
而不見也辰辰謂辰角也周語曰辰角見而雨畢羣注云辰角大
沒故入而鹿人從鹿人從者從羣也鹿之養也離羣而善之離
而生非所知時也故記從不記離君子之居幽也不言或曰人
從也者大者於外小者於內率之也爾雅曰鹿牡鹿牝鹿其子
也人從者言如人之相聽從也傳云鹿之養也離羣而善之離
急則必離而南泰族云鹿鳴與於獸君子大之取見其食而
相呼也云離而生非所知時也故記從不記離者謂鹿之性孕
妊之時必離羣而後生小鹿既生而後從羣不知其離之時第
見其從而記之不億其離而記之也云君子之居幽也不言者
居處也幽謂幽隱不駕為鼠不盡其辭也鼠田鼠也田鼠善稼
明之事則不駕為鼠不盡其辭也鼠田鼠也田鼠善稼
迎貓為其食田鼠也參中則旦失傳也辰伏則參見非中則
聘珍謂古法秋分昏明中星去日百四十九度夏時八月九月
中日在氏七度參初去日一百四十九度非中則參見非中則

元月令曰季秋之月聘珍謂內火內火也者大火大火也者心
也爾雅曰大火房心尾也不見也說文云內入也遊鴻雁遊往
也北方為居自北而南則曰往自南而北則曰來主夫出火
主夫也者主以時縱火也王制曰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月令曰
又曰天子乃教於田獵傳季秋之月蟄蟲咸俯在內皆墜其戶
云縱火者謂縱火張羅也陟玄鳥蟄陟升也玄鳥也者燕也先
言陟而後言蟄何也陟而後蟄也月令曰玄鳥歸注云燕歸
豹貉鼯鼯則穴若蟄而爾雅曰熊虎魄其子狗獾有方說文
黃白文廣韻云貉同貉說文云貉似狐善睡爾雅曰貉似狐
注云夏小正曰貉則穴爾雅曰貉似狐善睡爾雅曰貉似狐
色大尾啖鼠江東呼為鼯則穴者貉注云穴六博擊獸所藏
於穴中而樂樹樹麥鞠草也鞠樂而樹麥時之急也爾雅曰
而語辭也樂樹樹麥鞠草也鞠樂而樹麥時之急也爾雅曰
時之急也者孔氏月令疏云蔡氏云陽氣初胎於酉故八月落

大戴禮記解詁卷二
左

大戴禮記解詁卷二
左

大戴禮記解詁卷二
左

大戴禮記解詁卷二
左

應時而生九王始裴王始裴者何也衣裴之時也高注呂氏
裴溫服司裴職辰繫于日月辰與日俱出入故云繫裴也九
入于海為蛤益有矣非常人也月令曰雷入于海為蛤此之謂也
賓客故謂之賓雀大水海也雀老雀也棲宿于人堂宇之間有似
文云雀屬有三皆生于海千歲化為金秦謂之牡十月日十
厲又云百歲燕所化魁盒一名復髮老服月事嫌於無陽故以
名此月為陽月令曰孟冬之月聘珍謂十月節日在寅月中在
斗豺祭獸善其祭而後食之也紀云豺獸也似狗而長毛其色
黃殺獸四圍陳初昏南門見南門者星名也及此再見矣文有
之所謂祭獸也
南門伏非見也黑鳥浴黑鳥者何也鳥也浴也者飛乍高乍下
也說文云鳥孝鳥也廣韻引爾雅曰純黑而返哺者謂之鳥小
也而不返哺者謂之鴉傳云浴也者飛乍高乍下論衡說曰云夜
其毛羽也時有養夜養者長也若日之長也陰也時有養夜

大戴禮記解詁卷二

者鄭注周易云建戌之月以陽氣既盡建亥之月純陰用事也
傳云養者長也者謂生長也云若日之長也者小爾雅云若乃
下蓋到卦上九一畫為三十分一日到一分至九月盡方盡然
陽氣無間可息到於十一月一陽復而養之則自十月始矣十月
十分而成一畫故十一月一陽復而養之則自十月始矣十月
純陰乃所玄雉入于淮為蜃蜃者清虛也左氏昭十七年傳曰
以養陽也雉也立秋來立冬去入水為蜃說文云雉水織
出南陽平氏桐柏大復山東南入海鄭注月令云大蛤曰蜃織
女正廿鄉則巨織女星名也織女三星距大星去極五十二度
東北十一月爾雅謂十一月節曰仲冬之月王狩狩者
言王之時田也冬獵為狩鄭注云言守取之無所擇也何注曰
羊傳云狩猶獸也冬時禽獸長遭獸可取說文陳筋革陳筋
云獵放獵逐禽也傳云冬獵為狩者爾雅釋天陳筋革陳筋
革者省兵甲也引人為弓筋也者取其深也商人為甲必先為
容然後當人不從不從者弗行從謂不從王狩也郊特牲曰唯

為社田國人則作鄭注云里作人則盡行于時月也萬物不通
非徒養也冬狩非為社事故有不行者于時月也萬物不通
月令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隕麋角隕墜
冬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隕麋角隕墜
也曰冬至陽氣至始動諸向生皆蒙蒙符矣故麋角隕墜時焉
爾雅曰麋牡鹿其子麋說文云麋鹿屬傳云隕墜也者
爾雅釋詁文云物初生形見其未開著之名也蒙蒙符矣者
萬物應微陽而動皆有信驗也月令曰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
爾注云爭者陰方盛陽欲起也蕩謂物動萌芽也云故麋角十
隕記時焉爾者高注淮南時則云麋角解墜皆應微陽氣也十
二月聘珍謂十二月節日在危月中在室鳴弋弋也者禽也
先言鳴而後言弋者何也鳴而後知其弋也弋謂鷓鴣也鷓鴣
二月應雉取鳥捷疾嚴猛亦如弋射故謂之元駒賁元駒也者蠶
也賁者何也走於地中也爾雅曰蚘蟬大蟣小者蟣方言云蚘
開謂之元蚘燕謂之蚘蟬傳云走於地中納卵於地也者本如卵者
於地中也者感陽氣而動於地中納卵於地也者本如卵者

大戴禮記解詁卷二

也納者何也納之君也爾雅曰蒿山蒜說虞人入梁虞人官也
梁者主設罔罟者也虞人掌水之官水虞漁師是也王制曰虞
罟者爾雅曰罔罟謂人入澤梁鄭注云梁絕水取魚者傳云蓋
之九罟九罟魚罔也爾雅曰魚罔曰罔也故記之也陽氣旦
晴也故記之也者爾雅曰旦早也廣雅云晴見也陽氣旦晴謂
十一月一陽來復陽氣早見已有阻麋角之事矣十二月亦有
阻者物候各有不齊故經重記之孔氏月令疏云若節氣早晚
則十二月解角解小正云十一月麋角隕墜是也若節氣晚
則十二月解角解小

大戴禮記解詁卷二

長沙蕭 鑑初校
南海潘元杰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保傅第四十八

殷為天子三十餘世而周受之少間曰成湯卒崩二十有二世

有未系紂即位漢書律歷志云凡殷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

世繼嗣三十一王六百二十九歲受之李注云選卷十云戰國策呂不韋

謂始皇胡亥也人性非甚相遠也何殷周有道之長而秦無道

之暴其故可知也盧注云孔子曰性相近暴卒疾也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固舉

之禮使士負之乃始也固必也禮謂太子生之禮左氏桓六年

也齋戒潔也夙早敬也端冕謂玄衣玄履卿大夫祭有司參夙端冕見之南郊見之天也當為齋形近而誤

服也南郊祭天之處郊特牲曰兆於南郊就陽位也過闕則下

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時教固以行矣爾雅曰趨

疾行也顏注漢書云赤子言其新生未有髮其色赤聘珍謂

此言太子之南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張氏史記正義云

負行襁小兒被也盧注云武王崩成王年十三也而云在襁褓

之中言其小聘珍謂孔氏明堂位疏云王肅以家語之文武王

崩成王年十歲也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

為太師封召公於燕其在成王時召公為左保其身體文王世子曰保

武王弟也武王既崩卒相周公為太師召公為左保其身體文王世子曰保

傅皆尚書序王時太公為太師此言保其身體文王世子曰保

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鄭彼保其身體文王世子曰保

注云慎其身者謹安護之保其身體文王世子曰保

傳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保其身體文王世子曰保

也此三公之職也鄭注地官序官云三公者內與王論道中參

大戴禮記解詁卷三

大戴禮記解詁卷三

大戴禮記解詁卷三

大戴禮記解詁卷三

使之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目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

視右視前後皆正人夫習與正人居不能不正也猶生長於楚

不能不楚言也比較也選擇也孟子曰輔之翼之使自得之

故擇其所嗜必先受業乃得當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乃得為

之嗜好也學記曰時教必有正業嘗試也樂權也習重習也論

語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為行也言於正業之中取其性

之所近者而試之學試其樂學而教之言乃可孔子曰少成若

天性習貫之為常此殷周之所以長有道也盧注云言人性未

成之若天性自然也周書曰習之為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

於小學小者所學之宮也太子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也

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如恩相及矣帝入南

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如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

遺忘者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禮古經有玉居明堂禮見月祭

聖論明堂記見自虎通漢書疏文志云明堂陰陽三十三篇此

蓋其遺文也篤仁厚於仁也道言也論語曰多聞闕疑慎言其

餘應以言對也盧注云誠立而敢斷言能忠誠有立而果於斷

則接給謂應所問而給也史佚周太史尹佚也立道於前承於

後置充於左列諫於右順名義也道者有疑故成王中立而聽

則問故或謂之疑充者順善故或謂之聽

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而舉無過事殷周之前以長久

者其輔翼天子有此具也職治也維持也慮謀思也舉備行

秦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尚者告得也固非貴禮義也所

尚者刑罰也得謂得賊左氏襄二十八年傳曰使諸亡人得

賊者以告禮察同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

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盧注云趙高宦者秦車府令胡亥始

少子二世也聘珍謂秦始皇本紀云趙

高故嘗教胡亥書所習者非斬刑人則夷人三族也故今日即

位明日射人秦本紀云文公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罪漢書刑

法志云秦用商鞅造參夷之誅又云夷三族之令

曰當三族者皆先斷其左右趾皆殺之梟其首沉其骨肉於

市其誹謗詈詛者又先斷舌李斯傳云有行人人上林中二世

自射之忠諫者謂之誹謗深為計者謂之詆誣盧注云昔伊尹諫

詆言矣莊辛諫襄王襄王其視殺人若芟草菅然豈胡亥之性

木戴禮記解詁卷三

五

廣雅書局

開於道術知義理之指則教之功也開教也術藝也指意也言

義理之意此由若夫服習積貫則左右已服謂服從習謂便習

教而入者也然則非教之所及在胡越之人生而同聲嗜慾不異及其長而

成俗也參數譯而不能相通行雖有死不能相為者教習然也

盧注云生而同聲及其長也重譯而曉之不能使言語相通嗜

慾不異至於成俗其所行雖有死之可畏猶不相放為者皆教

習使之然也聘珍謂參猶樂也說文云譯傳譯四夷之言者

漢書云遠國使來因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

正左右正則天子正矣天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

民賴之此時務也盧注云孟子曰君正莫不正天子不論先聖

王之德不知國君畜民之道不見禮義之正不察應事之理不

博古之典傳不閑於威儀之數詩書禮樂無經學業不法凡是

其屬太師之任也論謂討論音義也典傳謂典籍傳記聞習也

威儀曲禮也數品式也無經謂不守先王之

也任職在也天子無恩於父母不惠於庶民無禮於大臣不中

於制獄無經於百官不哀於喪不敬於祭不信於諸侯不誠於

戎事不誠於賞罰不厚於德不強於行賜與侈於近臣鄰愛於

疏遠卑賤不能懲忿窒慾不從太師之言凡是之屬太師之任

也孔氏毛詩疏云謂他人父責王無父恩也謂他人母責王又

無母恩也惠愛也制折也經常也誠警也戎事兵事也近臣

謂左右便嬖側媚之人鄰當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言語不

木戴禮記解詁卷三

六

廣雅書局

與選左右心未疑而先教諭則化易成也盧注云心未疑謂夫

未有所知時也

矣說文云變則也天下之命懸於天子天子之善在於早諭教

也亟急疾也說文云辭不受

也亟從云變則也

也亟從云變則也

也亟從云變則也

也亟從云變則也

也亟從云變則也

也亟從云變則也

也亟從云變則也

也亟從云變則也

也亟從云變則也

也亟從云變則也

也亟從云變則也

也亟從云變則也

也亟從云變則也

也亟從云變則也

也亟從云變則也

也亟從云變則也

也亟從云變則也

君子無故不去琴瑟注云天子宴賔其學左右之習反其師節度或為御席趨或為走

答遠方諸侯不知文雅之辭應羣臣左右不知已諾之正簡問

小誦不傳不習凡此其屬少師之任也其學謂不知敬業也習

也學記曰燕朋逆其師文典法也雅正也已黜止也謂相然

許之辭簡問謂所問於簡策者小誦謂年小時所誦者內則曰

請肄簡誦十有三年學樂天子居處出入不以禮冠帶衣服不

以制御器在側不以度縱上下雜采不以章忿怒說喜不以義

賦與集讓不以節凡此其屬少傅之任也御器服用之器尊者

也雜采謂服色不純左氏襄三十年傳曰都鄙有章上下有服

也集讓也讓責也集讓謂天子宴私安如易樂而湛飲酒而醉

食肉而餒飽而強饑而淋暑而暍寒而嗽寢而莫宥坐而莫侍

行而莫先莫後天子自為開門戶取玩好自執器皿亟顧環面

大戴禮記解詁卷三

御器之不舉不藏凡此其屬少保之任也易節也謂持節

日中而後飲飲注云餒食朝之餘也食肉而後者於朝食時

并後餘而食之也強暴也謂暴殄也呂氏本生云肥肉厚酒務

以自強強讀曰強鄭注聘禮云古文伯皆作有禮運曰卜筮

伯皆在左右盧號呼歌謠聲音不中律與樂雅誦迭樂序不知

日月之時節不知先王之諱與大國之忌不知風雨雷電之書

凡此其屬太史之任也號大呼也諸徒歌也鄭注器師云燕樂

日樂也其屬太史之任也號大呼也諸徒歌也鄭注器師云燕樂

好亂其次替樂之失任在大史者樂應天也國語曰吾非特史

禮如天道周禮小史職曰若有事則詔王也國語曰吾非特史

少之外太史大夫二人史官之長天子言動史必書之故三公

之任為要也易曰正其本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故君子

慎始也虛注云據易說言也聘珍謂賈子六術云春秋之元詩

之關雖禮之冠昏易之乾川皆慎始敬終云爾曰元年者何君

之始年也何注云元者氣也無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

地之始也詩序云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禮謂士禮士冠

第一士昏第二也昏義曰夫禮始於冠本於昏易謂周易禮於

始素誠繁成素猶始也郊特牲曰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廣雅云

繁行也成猶終也素誠繁成者言昏禮於始謹為子孫娶妻嫁

女必擇孝悌世世有行義者如是則其子孫慈孝不敢淫暴黨

無不善三族輔之黨類也虛注云三故曰鳳凰生而有仁義之

意虎狼生而有貪戾之心兩者不等各以其母嗚呼戒之哉無

養乳虎將傷天下故曰素成等齊也素成猶言始胎教之道書

之玉板藏之金匱置之宗廟以為後世戒金匱謂金滕之匱鄭

書藏之於匱必以金絨其表虛注云斯王業隆替金匱之匱鄭

之所謂也當重而視之故置於宗廟藏以金匱也青史氏之記

大戴禮記解詁卷三

之七月而就寢室虛注云寢室夾室次寢寢也亦曰側室自王

以七月就寢室夫人嬖嬪即以三月就其側室皆以金匱止御王后

王后以七月為節者君聽天下之內政自諸侯以下妻同之也

太史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斗而御戶右史當為師盧注云太

大夫太宰膳夫也象宰之屬上士二人言太宰因諸侯之稱也

樂為陽故在左飲食為陰故在右斗所以對也聘珍謂銅者律

同云故書同作銅六律六同皆以銅為之御猶待也比及三月

者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則太師繼瑟而稱不習三月謂就寢

也子丹辰也禮樂雅樂也繼繼所求滋味者非正味則太宰倚斗

而言曰不敢以待王太子虛注云非正味謂非稊若太子生而

泣太師吹銅曰聲中某律太師職曰陽聲黃鍾太族姑洗蕤賓

小呂太宰曰滋味上某虛注云上某時味聘珍謂食醴職然後

下名上無取於天下無取於墜中無取於名山通谷無拂於鄉

俗是故君子名難知而易諱也此所以養恩之道也
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於階西鄉也婦抱子升自西階沐浴
之無取於天不以日月也無取於地不以國也無取於名山通
谷者不以山川也無拂於鄉俗者謂地俗所不可諱如隱疾畜
刑器幣屨也左氏和六年傳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

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
學大藝焉履大節焉注云小學謂虎剛御保之學也大學王
小學十五入大學是也此太子之禮尚書大傳云公卿之太子
大夫元士嫡子年十三始入小學見小節而踐小義年二十入
大學見大節而踐大義此世子入小學之期也又曰十五入小
學十八入大學謂諸子姓既成者至十五入小學其早成者
十八入大學內則曰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誦者謂公
卿已下教子於家也聘珍謂馬氏通攷云今以諸書所載及此
注詳之則保傅及白虎通所言八歲入小學者乃天子之子也
禮所謂小學則在師氏虎門之左大學則在王宮大夫元士嫡子
之禮蓋公卿已下之子弟年方童幼未應便入天子之學所以
門小學而天子則別無私學所以世子八歲便入小學與虎居

則習禮文行則鳴佩玉升車則聞和鸞之聲是以非僻之心無
自入也禮文謂經曲之篇卷也古之君子必佩玉所
以爲行節也和鸞皆鈴也所以爲車行節者在衡爲鸞
在軾爲和馬動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聲曰和和則敬此御之節
也鸞車轆上橫木也軾車前橫木也廣韻引崔豹古今注云五
轆口銜鈴故謂之鸞鄭注經解引韓詩內傳云鸞在衡和在軾
前并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白虎通云其鸞鳴曰
和敬舒則不鳴疾則上車以和鸞爲節下車以佩玉爲度上有
失音明得其和也

雙衡下有雙璜衝牙珌珠以納其閒珌珠以雜之盧注云璜平
衡在中牙在傍納其閒納於衝璜之閒總曰珌珠也半璧曰璜
自者曰珌或曰珌美玉珌石次玉珌謂珌珠也藏云衡珌玉
之衡也珌身居中央以前後觸也說文云珌珠也从玉比管行
陳宏云雅水冲出珌珠珌珠之有聲珌珠珌石之似玉者行
以采茨趨以肆夏步環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掛之退則揚之然

后玉鸞鳴也環讀曰還玉步環作周還鄭注云周還反行也
宜圖折還曲行也宜方出之謂小悅見於前也揚

大戴禮記解詁卷三
九

之謂小悅見於
後也備聲貌
星軫方以象地三十幅以象月故仰則觀天文俯則察地理前
視則睹鸞和之聲側聽則觀四時之運此巾車教之道也鄭注
云凡君所乘車曰路白虎通車旂云路大也攷日記曰軫之方
也凡象地也蓋天之圓也以象天也輪幅三十以象日也蓋弓
二十有人以象星也鄭注云弓蓋標也盧注云巾車周后妃
宗伯之屬下大夫二人自青史氏已下太子之事也周后妃
任成王於身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獨處而不偃雖怒而不詈胎
教之謂也后妃武王邑姜也任孕也跋聚足望也差不齊一也
不聽淫聲曰不起惡言故君子謂大任爲能胎教也古者婦人
孕子之禮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踰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
正不坐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子形
容端心平正才過人矣任子之時必慎所感感於善則善感於
惡則成王生仁者養之孝者纒之四賢傍之成王有知而選太
公爲師周公爲傅此前有與計而後有與慮是以封泰山而禪

梁甫朝諸侯而一天下猶此觀之王左右不可不練也盧注云
而必封泰山附梁甫之義天以高爲尊地以厚爲德故增秦
地之高以報天附梁甫之厚以報地明以成功事就有益於天
洽符出乃封泰山禮緯曰刑法格歲世作頌聲封於泰山成道
榮煥神於梁甫禮緯曰刑法格歲世作頌聲封於泰山成道
始起日月尚德化未宣獄訟未息近不治遠不安故太平巡
始也案古受命之君太平然後行巡狩封禪之事者諒有義也
故管夷吾記凡封禪之君七十二家至於三代唯夏禹殷湯周
成王而已其封山之禮要於岱禪地之義別以云釋其故何也
以釋釋宗東方之岳非所易者其於眾山可因義取尙故白虎通
於泰山之禮爲無窮之意亭亭者爲德法審若凡封禪之禮則於
於泰山之陰爲壇而祭天也禪謂除地於梁甫之陰爲壇以祭
地也變壇爲神神之也聘珍謂除地於梁甫之陰爲壇以祭
聘珍云練釋也練與揀音義同昔者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
殷王紂以殷亡閻廔以吳戰勝無敵夫差以見禽於越盧注云
不練子胥之忠諫外結怨於諸侯無德罷百姓
故終益於勾踐也聘珍謂禽古於字禽猶獲也文公以晉國霸

大戴禮記解詁卷三
十

梁甫朝諸侯而一天下猶此觀之王左右不可不練也盧注云
而必封泰山附梁甫之義天以高爲尊地以厚爲德故增秦
地之高以報天附梁甫之厚以報地明以成功事就有益於天
洽符出乃封泰山禮緯曰刑法格歲世作頌聲封於泰山成道
榮煥神於梁甫禮緯曰刑法格歲世作頌聲封於泰山成道
始起日月尚德化未宣獄訟未息近不治遠不安故太平巡
始也案古受命之君太平然後行巡狩封禪之事者諒有義也
故管夷吾記凡封禪之君七十二家至於三代唯夏禹殷湯周
成王而已其封山之禮要於岱禪地之義別以云釋其故何也
以釋釋宗東方之岳非所易者其於眾山可因義取尙故白虎通
於泰山之禮爲無窮之意亭亭者爲德法審若凡封禪之禮則於
於泰山之陰爲壇而祭天也禪謂除地於梁甫之陰爲壇以祭
地也變壇爲神神之也聘珍謂除地於梁甫之陰爲壇以祭
聘珍云練釋也練與揀音義同昔者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
殷王紂以殷亡閻廔以吳戰勝無敵夫差以見禽於越盧注云
不練子胥之忠諫外結怨於諸侯無德罷百姓
故終益於勾踐也聘珍謂禽古於字禽猶獲也文公以晉國霸

大戴禮記解詁卷三
十一

梁甫朝諸侯而一天下猶此觀之王左右不可不練也盧注云
而必封泰山附梁甫之義天以高爲尊地以厚爲德故增秦
地之高以報天附梁甫之厚以報地明以成功事就有益於天
洽符出乃封泰山禮緯曰刑法格歲世作頌聲封於泰山成道
榮煥神於梁甫禮緯曰刑法格歲世作頌聲封於泰山成道
始起日月尚德化未宣獄訟未息近不治遠不安故太平巡
始也案古受命之君太平然後行巡狩封禪之事者諒有義也
故管夷吾記凡封禪之君七十二家至於三代唯夏禹殷湯周
成王而已其封山之禮要於岱禪地之義別以云釋其故何也
以釋釋宗東方之岳非所易者其於眾山可因義取尙故白虎通
於泰山之禮爲無窮之意亭亭者爲德法審若凡封禪之禮則於
於泰山之陰爲壇而祭天也禪謂除地於梁甫之陰爲壇以祭
地也變壇爲神神之也聘珍謂除地於梁甫之陰爲壇以祭
聘珍云練釋也練與揀音義同昔者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
殷王紂以殷亡閻廔以吳戰勝無敵夫差以見禽於越盧注云
不練子胥之忠諫外結怨於諸侯無德罷百姓
故終益於勾踐也聘珍謂禽古於字禽猶獲也文公以晉國霸

大戴禮記解詁卷三
十二

梁甫朝諸侯而一天下猶此觀之王左右不可不練也盧注云
而必封泰山附梁甫之義天以高爲尊地以厚爲德故增秦
地之高以報天附梁甫之厚以報地明以成功事就有益於天
洽符出乃封泰山禮緯曰刑法格歲世作頌聲封於泰山成道
榮煥神於梁甫禮緯曰刑法格歲世作頌聲封於泰山成道
始起日月尚德化未宣獄訟未息近不治遠不安故太平巡
始也案古受命之君太平然後行巡狩封禪之事者諒有義也
故管夷吾記凡封禪之君七十二家至於三代唯夏禹殷湯周
成王而已其封山之禮要於岱禪地之義別以云釋其故何也
以釋釋宗東方之岳非所易者其於眾山可因義取尙故白虎通
於泰山之禮爲無窮之意亭亭者爲德法審若凡封禪之禮則於
於泰山之陰爲壇而祭天也禪謂除地於梁甫之陰爲壇以祭
地也變壇爲神神之也聘珍謂除地於梁甫之陰爲壇以祭
聘珍云練釋也練與揀音義同昔者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
殷王紂以殷亡閻廔以吳戰勝無敵夫差以見禽於越盧注云
不練子胥之忠諫外結怨於諸侯無德罷百姓
故終益於勾踐也聘珍謂禽古於字禽猶獲也文公以晉國霸

而厲公以見殺於匠黎之宮盧注云厲公有厲陵之會而厲暴
中行偃劫而幽之諸侯百威王以齊強於天下而簡公以弑於
姓不哀救三月而死也盧注云檀公悼公之子齊侯王也威王陳敬仲之
檀後田常之六世孫田和之孫也田常弑簡公至和為齊侯其
孫號稱王大穆公以顯名尊號二世以刺於望夷之宮盧注云
強於天下
伯任好也德行之少子晉亂以河為界西潁戎翟地廣千里天
岐之開修德行試東平晉亂以河為界西潁戎翟地廣千里天
子攸伯諸侯畢伐號名尊號謂此也望夷宮在長陵西北長平
不樂乃問占夢者卜言涇水為崇二世就望夷之宮而祠焉趙
樂高為丞相二世以天下兵寇之事而責之趙懼誅遂使其婿閻
樂將士卒殺其所以君王同而功迹不等者所任異也盧注云
晉王謂故成王處繼抱之中朝諸侯周公用事也武靈王五十
而武沙邱任李兌也盧注云武靈王肅侯之子趙武王也舍其
子也沙邱在今趙郡鉅鹿之南齊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盧

大戴禮記解詁卷三

十一 廣雅書局

云國語曰兵車之一匡天下馬注論語云匡正也天子微弱桓
再為義王也盧注云陽穀與君陵也陽穀謂義王者以義正王室
會於前止會王太子鄭謀周也信八年傳曰盟於洹謀王室
也杜彼注云惠王以惠后故欲廢太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
也諸侯會王太子以定其位又矢管仲任豎刁狄身身死不葬
云王人會泚還而後王位定
而為天下笑一人之身榮辱具施焉者在所任也盧注云齊之
仙死桓公在豎刁狄身使專國政桓公卒二子各欲立其所傳
之公子而諸子並爭國亂無主桓公屍在牀積六十七日十二
月辛巳夜燬至九月而後葬焉七故魏有公子無忌而削地復
得盧注云公子無忌信陵君也時魏地多為秦所并削地復
之復得趙得趙相如而秦不敢出相也盧注云趙相如趙文王之
其地而歸及池池之會又信秦王為趙王擊缶是以安陵任周
秦人憚焉故曰趙有趙相如強秦不敢關兵邯鄲是以安陵任周
瞻而國人獨立盧注云諸記多為唐順又賈子胎教與此同安

里國存者周楚有申包胥而昭王反復盧注云昭王為厲公
齊棄權而走請救秦遂得甲車千乘步齊有田單襄王得其國
卒十萬敗吳師於壽上王反而國存齊有田單襄王得其國
相問亡臣相聚求問王之章也初齊之敗楚使淖齒將兵於齊
也中齊亡臣相聚求問王之章也初齊之敗楚使淖齒將兵於齊
也單卒以印墨之師攻破燕迎襄王既立在於莒也襄王五年而田
臨淄齊故地盡復屬齊封田單為安平君
士而能成功立名安危繼絕者末之有也是以國不務大而務
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臣得民心者民從之有賢佐者士
歸之文王請除炮烙之刑而殷民從盧注云昔紂為長夜之飲
紂乃重刑罅有炮烙之法文王出脯里求湯去張網者之三面
以洛西之田請除炮烙之刑紂乃許之湯去張網者之三面
而二垂至盧注云湯嘗出田見野張網四面而視曰上下四方
欲在不用命者吾網湯出田見野張網四面而視曰上下四方
是朝商者二十國二垂謂天地之際言通感處遠淮南子云文

大戴禮記解詁卷三

十一 廣雅書局

王砥德修越王不類舊冢而吳人服盧注云蓋以其前為慎於
政二垂至盧注云蓋以其前為慎於
人也盧注云蓋以其前為慎於
賢者立於本朝而天下之豪相率而趨之也蒙謂蒙後舉也
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趨歸也孟子曰尊
士皆脫而願立於其朝矣何以知其然也管仲者桓公之健
也鮑叔以為賢於己而進之桓公七十言說乃聽遂使桓公除
仇讎之心而委之國政焉桓公垂拱無事而朝諸侯鮑叔之力
也盧注云鮑叔之役管仲射桓公管仲之所以北走桓公而無
也中其鈞垂其言無所附也盧注云齊衛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
自危之心者同聲於鮑也盧注云齊蘧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
不用迷子瑕不肖而任事史鮑患之數言蘧伯玉賢而不聽病
且死謂其子曰我即死治喪於北堂吾生不能進蘧伯玉而退
迷子瑕是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而置屍於北堂於我足矣

盧注云爾當辨誤為迷也聘珍謂喪禮敘於廟下小敘於戶內
大敘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屍謂曰尸山禮曰在牀曰
尸鄰法儀禮云房靈公往弔問其故其子以父言聞靈公造然
半以北曰北堂靈公往弔問其故其子以父言聞靈公造然
失容曰吾失矣立召遽伯玉而貴之召迷子瑕而退徙喪於堂

成禮而後去衛國以治史猶之力也夫生進賢而退不肖死且
未止又以屍諫可謂思不衰矣盧注云因言賢者殺衛得士也
造然驚慘之貌貴之進之為卿

成禮復正室論紂殺王子比干而箕子被髮陽狂盧注云比干
語曰直哉史魚也殺其身以彰君之惡名不忠也二靈公殺
者不可然且為之不祥莫大焉解衣被髮為狂而去之靈公殺

泄治而鄧元去陳以族從盧注云凡諸侯之卿大夫有功德者
則命之立族使其子世之以守宗廟

鄧元知陳之必亡故以族去昔宮自是之後殷并於周陳亡於
楚以其般比干與泄治而失箕子與鄧元也盧注云紂以文王
十二年殺比干十

三年為武王滅陳靈公魯宣九燕昭王得郭隗而鄒衍樂毅以
年殺泄治十一年而楚子縣焉

齊至盧注云昭王之子燕王平也師事郭隗而為之立
宮室於是修先君之怨為齊以求士也韓詩外傳云以魏

齊至之聘珍案史記列傳云齊有三騶子其次騶衍後孟子如
燕昭王擢薛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

之樂毅去趙適魏聞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昭王
烈齊未嘗一日而忘報齊也於是屈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

齊淒閔王於莒盧注云昭王威王之孫宣王之子齊王地閔王
三十年昭王與晉楚合謀而伐齊齊師大敗樂

不妄去之鄒魯又不納焉遂去於莒也盧注云支猶計也昭
也然如所以能中意至於此者由得士也王曰孤極知燕小力
不足以及之然得賢士與之故無常安之國無宜治之民得賢
者安存失賢者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盧注云韓詩外
傳云賢者之所
在其君未嘗不尊
其國未嘗不安也
云詩曰殷鑒不遠
在夏后之世今知惡古之危亡不務襲迹於其所以安存則

大戴禮記解詁卷三

三

未有異於御走而求及於前人也也變因也述行
也御退也宋世家云武王伐
微子之後而封比干之墓興謂起之在位也
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後者謂封比干之墓即在興微子
之後也云太公者事在武王方人殷之時太公貴左右之夫聖
人之於當世存者乎其不失可知也言微子比干亡國之賢猶
至失其所乎孔氏武成疏引帝王世紀云微民咸喜曰王之於
仁人也死者猶封其墓況生者乎王之於賢人也亡者猶表其
闕況存者乎

長沙蕭 鑑初校

南海潘元杰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大戴禮記解詁卷三

古

廣雅釋詁

曾子立事第四十九

曾子曰君子攻其惡求其過彊其所不能去私欲從事於義可謂學矣攻治也惡不善求索也過失也惡匿於心非攻則不去者問義過出於身不求或不知彊勉也私欲情欲也從事於義則從也君子愛日以學及時以行難者弗辟易者弗從唯義所在日且就業夕而自省思以歿其身亦可謂守業矣愛惜也愛玩時棄日也及時謂隨時也行謂行其所學易曰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及日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弗辟不悞難弗從不苟安論語曰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爾雅曰就成也業事也省察也歿身謂終身也表記曰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君子學必由其業問必以其序問而不決承聞觀色而復之雖不說亦不彊爭也學記曰時教必有正業孔疏云正業謂先王正典序次也必以其序謂不躐等也問

大戴禮記解詁卷四

隙也觀色者不干逆色也復之再問也說解也弁辨也君子既學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習也既習之患其無知也既知之患其不能行也既能行之責其能讓也君子之學致此五者而已矣博廣也習溫習博學於文又日學而時習之知謂心知其義也論語曰溫君子故而知新行謂身體其事也惟賢向善日讓致猶盡也君子博學而房守之微言而篤行之行必先人言必後人君子終身守此悒悒盧注云房小貌不務大悒悒憂念也聘珍謂微少驚不舒行無求數有名事無求數有成身言之後人揚之身行之貌人秉之君子終身守此悒悒盧注云數猶促速非法不言言人安之悒悒憂也聘珍謂則為人輔之非德不行行則為揚稱也秉持也謂守之也君子不絕小不珍微也行自微也不微人人知之則願也人不知苟吾自知也君子終身守此勿也不絕小謂不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也珍猶絕也微隱也行自微謂隱行善事也不微人者謂非陰密不使人知也

爾雅曰願思也自思之恐行有不及說文云苟自急教也論語曰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盧注云勿勿猶勉也君子禍之為患辱之為畏見善恐不得與焉見不善者恐其及己也是故君子疑以終身禍哉善也辱汚也與及也盧注云論語曰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疑者疑善之不及己也君子見利思辱見惡思詬詬思恥忿思患君子終身守此戰戰也詬謂詬病鄭注儒行云詬病猶恥辱也君子慮勝氣思而後動論而後行行必思思之言之必思復之思復之必思無悔言亦可謂慎矣慮謀思也勝克也氣謂血氣行必思復行也復猶覆也無悔言者信近於義言可人信其言從之以復也此言君子之慎思也中庸曰慎思之人信其言從之以行君子者信矣而亦欲人之信己也人信其行從之以復盧注曰終日乾乾復宜其類類宜其年亦可謂外內合矣周語曰類反復其道也萬年也者令聞不忘之謂也君子疑則不言未問中唐曰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大戴禮記解詁卷四

則不言兩問則不行其難者疑謂是非不決問論難也未問不事當問也史記索隱云行者先也學記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問必以其序也君子患難除之財色遠之流言滅之禍之所由生自熾熾也是故君子夙絕之虞注易象傳云除修也易曰君子以恐懼修省流言君子已善亦樂人之善也已能亦樂人之能也已雖不能亦不以援人援猶引也取人之能以為能也君子好人之為善而弗趨也惡人之為不善而弗疾也盧注云弗趨者不促速之恐其倦也聘珍謂疾其過而不補也飾其美而不伐也伐則不益補則不改矣疾惡也補謂好也伐於也言惡人之過而不為之彌縫俟其自改也君子不先人以惡不疑人以不信盧注云謂不憚不說人之過成人之美存往者在來者朝有過夕改則與之夕有過朝改則與之說言也論語曰成事

不說存恤也在祭也與許也往者之過則恤之來者之善則許之論語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其往也君子義則有常善則有鄰見其一冀其二見其小冀其大有德焉亦不求盈於人也說文云義己之威儀也繼女曰欲之謂善鄰親也論語曰德不孤必有鄰冀望也一大小大儲以一人表記曰君子以人君子不絕人之歡不盡人之禮云通望人則賢者可知已矣

服物之體令其忠也簡來者不豫往者不愼也去之不諂就之不賂亦可謂忠矣也賂貨也孟子曰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來往謂人之來往於君子去就謂君子之去就豫慎諄諄君子恭而賂皆以君子言忠盡中心也此言君子之全交也

不難安而不舒遜而不諂寬而不縱惠而不儉直而不徑亦可謂知矣難勞苦也舒猶慢也遜謂謙遜諂諂者傾身自下也易曰弓日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君子入人之國不稱其諱不犯其道也易曰君子知柔知剛君子入人之國不稱其諱不犯其道也

大戴禮記解詁卷四

廣雅書局

禁不服華色之服不稱懼揚之言故曰與其奢也盍儉與其侈也也盍何門而問諱華者猶榮華容色之異也稱揚也恐懼怵惕之言悚人聽聞者倂倂也句曲而不左氏可言而不信盍無言也君子終日言不在尤之中小人一言終身為罪不信謂無微也左氏昭八年傳曰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君子亂言而弗也於其身小人之言借而無微故怨及之君子亂言而弗也

神言弗致也道遠日益云子所不語珍珍謂云言也道之神也非一言可盡君子日眾信弗主靈言弗與人言不信不和注云不謂命議所同不為主聘珍謂廣雅云靈空也空君子不言謂口惠而實不至者弗與不許人也和聲相應也君子不唱流言不折辭不陳人以其所能行折挫也盧注云不導之使窮人辭也聘珍謂陳人陳言必有主行必有法親人必有方本也法常也易曰君子以言存物而行多知而無親博學而無方有返親近也方道也易曰方以類聚

好多而無定者君子弗與也知謂通問相知之人論語曰汎愛也君子多知而擇焉博學而算焉多言而慎焉知謂知人擇謂其善者而從之爾雅曰算數也鄭氏易曰若夫雜物博學而無算德辨是與非多言謀議也論語曰便便言唯謹爾博學而無行進給而不讓好直而徑儉而好倜者君子不與也進謂進取謂禮讓玉篇廣韻云徑急也論語曰直而無禮則絞鄭彼注云絞急也盧注云徑塞也言好直而太徑為儉又太過塞於下也聘珍謂禮器曰晏平仲祀其先人豚夸而無恥彊而無憚好肩不揜豆浣衣濯冠以朝而難為下矣夸而無恥彊而無憚好勇而忍人者君子不與也夸謂夸毗爾雅曰夸毗體柔也郭彼憚懼也忍亟達而無守好名而無體忿怒而為惡足恭而口聖謂殘忍也亟達而無守好名而無體忿怒而為惡足恭而口聖而無常位者君子弗與也盧注云亟數也數自達而無所守聘也足恭謂便辟其足前卻為恭以形體順從於人聖通也口聖謂柔順其口捷給為通以言語詭取人意位者立也凡若此者皆不知禮巧言令色能小行而篤難於仁矣嗜酒好謳歌巷無以立也

大戴禮記解詁卷四

廣雅書局

遊而鄉居者乎吾無望焉耳篤固也論語曰巧言令色鮮矣仁一箇酒也一日買酒也謳齊歌也巷里中道鄉國離邑出入不民所封鄉也奮夫別治望責也無望言其無足責也出入不時言語不序安易而樂暴懼之而不恐說之而不聽雖有聖人亦無若何矣安易謂以簡易為安樂暴謂臨事而不敬居喪而不哀祭祀而不畏朝廷而不恭則吾無由知之矣畏敬也恭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三十四十之間而無藝即無藝矣五十而不以善聞矣藝謂道藝也內則曰三十博學無方遠友親志過難成可以決其無藝矣無藝之人亦安有善可聞七十而無乎論語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七十而無德雖有微過亦可以勉矣勉讀曰免官之免謂退止之也言人與之執其少不諷誦其壯不論議其老不教誨亦可謂無業之事也諷誦謂習詩書六藝之文鄭注大司樂云信文曰諷以聲人矣諷誦謂習詩書六藝之文鄭注大司樂云信文曰諷以聲

遊之少稱不弟焉恥也壯稱無德焉辱也老稱無禮焉罪也弟
謂不遜弟也德者內符於己外符於人也辱汚也無德則流於
汚下也射義曰者善好禮不從流俗無禮則敗常亂俗罪古作
辜廣韻云辜自辛也過而不能改倦也行而不能遂恥也慕善
言感身辛苦之憂

人而不與焉辱也弗知而不問焉固也說而不能窮也喜怒異
慮感也不能行而言之誣也非其事而居之矯也道言而飾其
辭虛也無益而食厚祿竊也好道煩言亂也殺人而不戚焉賊
也盧注云倦傾病人固專固也聘珍謂遂成也與及也說謂分
別解說事理也窮困也慮思也異慮者逐物而遷不與心謀
也誣欺也矯詐也道言謂道說加以文飾虛空也人言不
好道好言也煩繁也戚憂也孟子曰賊仁者謂之賊

善而不遠近於說其言說其言殆於以身近之也殆於以身近
之殆於身之矣遊遠也說謂曰悅殆幾也身近謂
身附之也身之謂身親為不善矣人言善而色
蕙焉近於不說其言不說其言殆於以身近之也殆於以身近

之殆於身之矣德畏懼貌不悅其言是不悅其善也
不悅善則必近於不善而身為之矣故目者心
之浮也言者行之指也作於中則播於外也故曰以其見者占
其隱者故曰聽其言也可以知其所好矣浮字也指示也論語
曰聽其言而信其行

虛注云見隱謂心也觀說之流可以知其術也久而復之可
以知其信矣觀其所愛親可以知其人矣盧注云流謂部分術
心術也聘珍謂復者
復其言也信誠也論語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臨懼
成人矣愛親謂所親愛之人語云不知其人視其友也臨懼
之而觀其不恐也怒之而觀其不昏也喜之而觀其不誣也近

諸色而觀其不踰也飲食之而觀其有常也利之而觀其能讓
也居哀而觀其貞也居約而觀其不營也勤勞之而觀其不擾

人也自上流下曰臨盧注云昏亂也誣妄也文王曰省其喪體
人其貞良也聘珍謂約貧困也營或也擾撓也不擾人言不
擾也君子之於不善也身勿為能也色勿為不可能也色也

大戴禮記解詁卷四

五 廣雅書局

勿為可能也心思勿為不可能也勿者禁止之辭為作也能之
為言耐也言人於不善雖強
制於外而不可制於中也故為學 太上樂善其次安之其下
亦能自強盧注云太上德之最上者謂其心不為也其次德之
其次謂三王其下謂五霸孟子曰仁者樂道智者利道愚者從
弱者畏不愚不弱執誣以彊亦可謂棄民矣盧注云上者率其
性也次者利而為
之聘珍謂利貪也愚者不明弱者不強從聽也謂可聽而從也
誣罔也以惡取善曰誣強暴也古者棄民屏之遠方終身不齒 太上不生惡其次而能風絕之
也其下復而能改也復而不改殞身覆家大者傾覆社稷是故

君子出言以鄂鄂行身以戰戰亦殆勉於罪矣自無而有口生
復而不改是為迷復頑皮也覆敗也孟子曰諸侯不仁不保社
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勉讀曰免盧
注云鄂鄂是故君子為小由為大也居由仕也備則未為備也
辨屈也

而勿慮存焉由讀曰猶居謂居家也祭統曰上則順於鬼神外
則順於君長內則以孝於親如此之謂備而讀曰
能慮思也存省也言備
既未備能不自省乎事父可以事君事兄可以事師長使子
猶使臣也使弟猶使承嗣也能取朋友者亦能取所予從政者
矣賜與其宮室亦猶慶賞於國也忿怒其臣妾亦猶用刑罰於
萬民也大學曰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
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眾也孝經曰事兄弟故順
可也於長師氏職曰順行以事師長盧注云承嗣謂家子也聘
珍謂子猶與也政謂國政子從政言同升諸公與之事君也臣
之謂歸是故為善必自內始也內人怨之雖外人亦不能立也
內謂之家怨恨也論語曰在邦無
怨在家無怨外人邦人也立泄也居上位而不淫臨事而栗者
鮮不濟矣先憂事者後樂事先樂事者後憂事昔者天子日旦
思其四海之內戰戰惟恐不能又諸侯日旦思其四封之內戰
戰唯恐失損之大夫士日旦思其官戰戰唯恐不能勝庶人日

大戴禮記解詁卷四

六 廣雅書局

戰唯恐失損之大夫士日旦思其官戰戰唯恐不能勝庶人日

巨思其事戰戰唯恐刑罰之至也是故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
盧注云性大也又治也聘珍謂栗讀曰慄懼也論語曰臨事而
懼成也四封謂四境起土爲界也失謂失守社稷損滅也大
司馬職曰野荒民散則削之是也官君子之於子也愛而勿面
也使之勿貌也導之以道而勿強也盧注云勿面不形於面勿
導引也強謂強宮中雍雍外焉肅肅兄弟情朋友切切遠者
其所不能也爾雅曰室謂之宮雍雍和也肅肅敬也外謂宮
以貌近者以情爾雅曰室謂之宮雍雍和也肅肅敬也外謂宮
兄弟怡怡遠者疏遠之人荀子禮論云情友以立其所能而遠
貌之盡也揚彼注云貌恭敬也情忠誠也友以立其所能而遠
其所不能苟無失其所守亦可與終身矣立成也能道致也立
荷誠也廣雅云守久也所守謂可久之道

曾子本孝第五十一

曾子曰忠者其孝之本與說文云忠敬也此
與下文爲目也孝子不登高不履

大戴禮記解詁卷四

七 廣雅書局

危痺亦弗憑不苟笑不苟讒隱不命臨不指故不在尤之中也
高近危痺讀曰痺下也憑乘也弗憑者不臨深也皆毀也隱聞
也命謂相命以事不命者孝子不服聞也臨以高視下也指謂
指畫曲禮曰登城不指尤過也盧注云孝子惡言死焉流言止
焉美言與焉故惡言不出於口煩言不及於己說文云死猶也
死焉者離而去之也流言者如水之流止之使不行故孝子之
與衆也煩辱也不及於己者謂人言不以辱言加之也
事親也居易以俟命不與險行以徵幸盧注云處安易之道以
也險行謂傾危之行徵聽命也聘珍謂與猶行
求也幸非望之福也孝子游之暴人違之孝子謂有孝德之
游也下陵其上曰暴謂不孝弟人也違出門而使不以或爲父
母憂也險塗隘巷不求先焉以愛其身以不敢忘其親也使謂
而出也盧注云不爲事或貽憂於父母也聘珍謂不求先者不
以身嘗始也哀公問於孔子曰身也者親之枝也故不敬與
孝子之使人也不敢肆行不敢自專也父死三年不敢改父之

道郭注爾雅云肆極力也行不敢自專者論語曰有父兄在如
於父之道又聞斯行之又曰父在觀其志父歿觀其行三年無改
可謂孝矣又能事父之朋友又能率朋友以助敬也曲禮曰見
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謂之對此孝子之行也
鄭彼注云敬父同志如事父率循也助益也言率循朋友之有
孝德孝行者以君子之孝也以正致諫士之孝也以德從命庶
益己之敬也君子之孝也以正致諫士之孝也以德從命庶
人之孝也以力惡食任善不敢臣三德盧注云君子謂卿大夫
致世美任善謂王者之孝三德三老也白虎通云不臣三老崇
孝聘珍謂正善也白虎通云諫者問也更是非相開革更其
行也以正致諫者善則歸親也德謂孝德以德從
命者言先意承志喻父母於無過其命皆可從也故孝之於親
也生則有義以輔之死則哀以益焉祭祀則益之以敬如此而
成於孝子也盧注云義以輔之喻於道
益臨也聘珍謂成猶終也

曾子立孝第五十一

曾子曰君子立孝其忠之用禮之貴賈子道術云子愛利親謂
之孝愛利出中謂之忠論

大戴禮記解詁卷四

八 廣雅書局

語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祭故爲人子而不能孝其父者
不敢言人父不能畜其子者爲人弟而不能承其兄者不敢言
人兄不能順其弟者爲人臣而不能事其君者不敢言人君不
能使其臣者也畜養也承奉也順愛也盧注云不可
言畜子與子言言孝父與兄言言順弟與弟言言承兄與君言
言使臣與臣言言事君盧注云士相見禮曰與君言言使臣與
幼者言言孝父兄與眾言言大言言事君與老者言言使弟子與
慈祥與能官者言言忠信也君子之孝也忠愛以敬反是亂也
鄭注孝經云敬者禮之本也盡力而有禮莊敬而安之盡力者
事父母能竭其力也釋名云安微諫不倦聽從而安之論語曰
晏也晏晏然和喜無動懼也微諫不倦聽從而安之論語曰
信於故不生可謂孝矣微諫幾諫也內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
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不以爲勞也聽從謂父母從其諫不怠
謂子之奉行不懈也惟欣忠信者樂父母之從益盡其中心之

誠也管與也故非變也管故不生者曾盡力無禮則小人也致
子事父母曰由己為無咎則盡是也

敬而不忠則不入也是故禮以將其力敬以入其忠飲食移味

居處溫愉著心於此濟其志也小人細民也不忠謂敬不由中

欲也聘珍謂內則曰柔色以溫之鄉彼注云溫藉也承尊者必

和顏色愉樂也著明也濟成也言藉飲食居處明其孝養之心

以成其用忠子曰可人也吾任其過不可人也吾辭其罪此引

用禮之志也文云辭訟也辭其罪謂內自訟也書曰于父母負罪引隱詩

云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子之辭也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言不

自舍也不恥其親君子之孝也子之辭謂子之自訟也舍釋也

至是故未有君而忠臣可知者孝子之謂也未有長而順下可

知者弟弟之謂也未有治而能任可知者先脩之謂也孝經曰

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聘珍謂治治職也先故曰孝子

脩脩於家也中庸曰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

於立身也

善事君弟弟善事長君子一孝一弟可謂知終矣孝經曰夫孝

曾子大孝第五十二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不辱其下能養中庸曰舜其大

子孟子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司馬遷云太上不辱先其次

不辱身其次不辱禮色其次不辱辭命孟子曰若曾子則可謂

養志也事親若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謂孝乎曾子曰是

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以道參

直養者也安能為孝乎盧注云公明儀曾子弟子凡言於事親

之聘珍謂論者身者親之遺體也行親之遺體故不敬乎遺像

不而言而喻也父母不敬毀傷孝之始也故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

大戴禮記解詁卷四

九 廣雅書局

者不遂災及乎身敢不敬乎莊恭也莊臨也敬謂敬其事共川

云遂猶成也災傷害也哀公問於孔故烹熟鮮香嘗而進之非

孝也養也鳥獸其後曰鮮香謂黍稷馨香也嘗者君子之所謂

孝者國人皆稱頌焉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稱譽也願猶

於孔子篇曰君子之孝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民之本教曰孝其

之名謂之君子之孝是使其親為君子也

行之曰養盧注云孝經曰夫孝德之本也教養之所能也

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久為難久可能也卒為難論語曰

者思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父母既歿慎行其身不遺父

母惡名可謂能終也此言卒為難之義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

也者非終父母也夫仁者仁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忠者中此者

也信者信此者也禮者體此者也行者行此者也彊者彊此者

也樂自順此生形自反此作樂此者並謂孝也樂謂音樂孟子曰

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舞之刑夫孝者天下

之大經也孝經曰夫孝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

於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

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

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盧注云置猶立也衡猶橫也

七戒六秋謂之四海放猶至準猶平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六章也

小孝用力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慈愛

忘勞可謂用力矣詩曰孝子不匱毛傳云匱竭也博施者孝經

曰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孟子曰以天下養養之至也尊仁

安義者孟子曰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仁

由義大人之事備矣周禮曰勞勩者內則曰慈以旨甘是也愛謂孝子之有深愛也忘勞謂忘己之勞苦書曰肇牽車

大戴禮記解詁卷四

十 廣雅書局

牛遠服賈川孝養厥父母孟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子日竭力耕田供爲子職父母之心不逆順而諫之既歿以衰祀加之如此謂禮終矣禮注云哀謂服之三年祀

既歿以衰祀加之如此謂禮終矣禮注云哀謂服之三年祀日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儀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

食旨不甘此哀感之情也祀加之者楚語曰祀加於舉天子

舉以太牢祀以會諸侯舉以特牛祀以太牢卿舉以少牢祀以

特牛大夫舉以特牲祀以少牢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

而傷其足傷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問曰夫子傷足瘳

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吾聞

之曾子曾子問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人爲大矣父母

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可謂全矣傷瘳疾

大戴禮記解詁卷四

十一

廣雅書局聚

也故君子頃步之不敢忘也今子忘夫孝之道矣子是以有憂

色禮注云昨當帶誤爲頃陸氏釋文云一舉是爲此再舉足爲步鄭注祭義云子也故君子一舉足不

敢忘父母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一舉足不敢忘父母故道而不

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也一出言不敢忘父

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及於己然後不辱其身不憂其

親則可謂孝矣爾雅曰一達謂之道路說文云徑步道也禮注

水曰游忿言怨言也不徑不由徑也殆危也聘珍謂舟行水器淨

及於己者那家無怨也不草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

伐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禮注云夫子孔子鄭曾子事父母第五十三

單居離問於曾子曰事父母有道乎禮注云單居離曾子曰有

愛而敬父母之行若中道則從若不中道則諫諫而不用行之

如由己中當也行之謂父母行之山自也如由己者過從而

諫非孝也禮注云同父母諫而不從亦非孝也禮注云徒以義

諫而不聽則諫而諫而諫而諫而諫而諫而諫而諫而諫而諫而

者作亂之所由興也達致也達善謂致其善道由己爲無咎則

盜由己爲賢人則亂由用也由己謂父母用己之諫無咎謂啓

也左氏宣十五年傳曰民孝子無私樂父母所憂憂之父母所

樂樂之孝子唯巧變故父母安之巧善也變猶化也安樂也孟

也禮注云齊謂祭祀時訊問也齊若夫坐如尸立如齋弗訊不言言必齊色此成人之善者

也禮注云齊謂祭祀時訊問也齊也未得爲人子之道也且聽也禮注云齊謂祭祀時訊問也齊

大戴禮記解詁卷四

十一

廣雅書局聚

道乎曾子曰有尊事之以爲己望也兄事之不遺其言禮注云

也不遺其言兄之行若中道則兄事之兄之行若不中道則養

之養之內不養於外則是越之也養之外不養於內則是疏之

也是故君子內外養之也禮注云養猶隱之聘珍謂養讀若中

也禮注云養猶隱之聘珍謂養讀若中也疏遠也內外養之謂愛誠

於中形於外莫感悟之也單居離問曰使弟有道乎曾子曰

有嘉事不失時也禮注云謂弟之行若中道則正以使之弟之

行若不中道則兄事之誦事兄之道若不可然後舍之矣禮注

以使之以弟道兄事之者且以兄禮敬之曾子曰夫禮大之由

聘珍謂誦盡也不可謂不可化也舍止也禮注云禮大謂年長者由用也與讀若

也不與小之自也禮注云禮大謂年長者由用也與讀若人之用不可違與幼者由也此目下經事也

讓辱事不商執觴觶杯豆而不醉和歌而不哀此與下節並言是也以商年尚也內則曰八年飲食必後長者是也力事者用

不得與成人齒也虛注云觶器也實之日觴杯盤盃盞蓋之總
名也豆饗器以木曰豆聘珍謂說文云醉潰也
而失儀也管子弟子職云先生將食弟子饌饋左酒右
鬻左執虛豆右執挾匕周旋而奠和聲相應也哀傷也
不衡坐不苟越不干逆色趨翔周旋俛仰從命不見於顏色未
成於弟也衡橫也越踰也干犯也逆色謂長者不悅之色也趨
走也翔行而張拱也俛仰猶升降也不見於顏色者
言無倦容也成謂成人也未成於弟謂年未及成人者其於弟
道當如此冠義曰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成人之者將責成
焉也

長沙蕭 鑑初校

南海潘元杰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十三 廣雅書局

大戴禮記解詁卷四

大戴禮記解詁卷四

十三

廣雅書局

南城王聘珍撰

曾子制言上第五十四

曾子曰夫行也者行禮之謂也聘義曰眾人之所難而君子行禮者貴其夫禮貴者敬焉老者孝焉幼者慈焉少者友焉賤者惠焉之謂焉慈愛也少謂年少於己者兄敬愛弟謂之友賤卑賤也惠謂恩惠祭義曰貴貴為其近於君也此禮也行之則行也立之則義也謂置之於天下義宜也禮運曰禮也者義之賓也今之所謂行者犯其上危其下衡道而彊立之天下無道故若天下有道則有司之所求也犯干也上謂貴者老者危厲也也虛注云衡橫也故若且自如也下謂幼少賤者彊暴也立猶行有司所求言為法吏所收誅也故君子不貴與道之士而貴

大戴禮記解詁卷五

廣雅書局

有恥之士也若由富貴與道者與貧賤吾恐其或失也若由貧賤與道者與富貴吾恐其贏驕也鄭注學記云與之言喜也故也虛注云或猶或也聘珍謂釋名云贏累也贏驕者謂為富貴所累而生驕也夫有恥之士富而不以道則恥之貧而不以道則恥之論語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弟子無曰不我知也鄙夫鄙婦相會於廡陰可謂密矣明日則或揚其言矣故士執仁與義而明行之未篤故也胡為其莫之聞也弟子曾子也廣雅曰同疇爾雅曰精謂之密密隱曲處也揚舉也呼其門人也廣雅曰固也中庸曰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聞知也殺六畜不當及親吾信之矣使民不時失國吾信之矣時禮也聘珍謂及親者曾子大孝日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左氏昭八年傳日作事不時怨讟動於民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信任也言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與之皆黑說云言扶化之是故人之相與也譬如舟車然相濟達也已先則援之彼

先則推之相與謂與共事也舟以行水車以行陸濟渡也達謂通之使不陷絕也援引也是故人非人不濟馬非馬不走土非土不高水非水不流濟成也走趨也管子云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君子之為弟也行則為人負無席則寢其趾使之為夫人則否為弟謂盡弟道也行謂道路負荷也席藉以路之為讀日偽廣雅云偽欺也夫人謂長者近市無賈在田無野行無據旅苟若此則夫杖可因篤焉無野無田無也聘珍謂君子所在皆窮也杖持也謂持守也篤固也論語日君子固窮富以苟不如貧以警生以辱不如死以榮辱可避避之而已矣及其不可避也君子視死若歸匡謬正俗云苟者偷金之稱所且譽聲美也辱以行無廉隅不存德義謂之苟之讎不與聚鄰族人之讎不與聚隣虛注云言辱之不可避也之讎不與聚鄰族人之讎不與聚隣曲禮日父之讎弗與同戴

大戴禮記解詁卷五

廣雅書局

天禮弓曰昆弟之讎仕不與共國其從父兄弟則不為魁聘珍謂聚共也同門日朋同志日友萬二千五百家為鄰五家為里也賈深藏如虛君子有盛教如無居賈貨日賈藏匿也虛注懷德若弟子問於曾子曰夫士何如則可以為達矣曾子曰不能則學疑則問欲行則比賢雖有險道循行達矣達謂行無不險道者傾危難測之道循順也今之弟子病下人不知事賢恥不知而又不問欲作則其知不足是以惑聞惑聞終其世而已矣是謂窮民也下人謂下於人也論語日慮以下人作為也惑迷也問其也或聞謂迷於不明之處窮困也論語日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曾子門弟子或將之晉日吾無知焉曾子曰何必然往矣有知謂謂之友無知焉謂之主注云謂之主且客之而已且夫君子執仁立志先行後言千里之外皆為兄弟苟是之不為則雖汝親庸孰能親汝乎不為不修也汝親謂親近之人親汝

曾子制言中第五十五

曾子曰君子進則能達退則能靜豈貴其能達哉貴其有功也

豈貴其能靜哉貴其能守也進仕也達通也退避位靜安也

道夫唯進之何功退之何守功日功持不惑日守論語日守死

有二觀焉進注云言有故君子進則能益上之譽而損下之憂

譽樂也損減也能安上而不得志不安貴位不博厚祿負耜而

行道凍餓而守仁不得志言君不知己志安處也博擄取也則

君子之義也左氏襄二十六年傳日其功守之義有知之則願

也莫之知苟吾自知也其復也說文云苟自急救也吾不仁

其人雖獨也吾弗親也語日汎愛眾而親仁盧注云人而不仁

不足友也故周公曰不如我者吾不與處損我者吾不與吾等吾

不與處無益我者吾所與處者必賢於我聘珍謂周公曰已

大戴禮記解詁卷五

三

廣雅書局

下並呂氏春秋先故君子不假貴而取寵不比譽而取食盧注

不校名譽以求祿也直行而取禮比說而取友則見禮也

願也莫我說苟吾自說也爾雅日說服也樂也自說者孟子日

故君子無憾也於貧無勿勿於賤無憚憚於不聞布衣不完疏

食不飽蓬戶穴牖日孜孜上仁知我吾無訶訶不知我吾無憾

也盧注云憚憚憂惶也聘珍謂不聞人不知也疏食菜食也蓬

戶以蓬為戶也穴牖土室為窗也孜孜不怠之意上仁尊

也說文云宛屈草自覆也巧言似之故日宛言說也

之見殺固不難謂身而為不仁宛言而為不智則君子弗為也

畏敬也爾雅日逐病也見逐謂人疾害之也敬以安身而反見

逐智以保身而反見殺皆非其罪也唯忠也不難者謂非其罪

君子不以爲患也漢書音義云謂古廟宇盧注云小人在君子

雖言不受必忠曰道雖行不受必忠曰仁雖諫不受必忠曰智

也謂仁思相親偶也智知也獨知事理不惑利害也天下無道

循道而行衡塗而償手足不揜四支不被循從也孟子日天下

耳聘珍謂塗路也償也言其死於道路也詩云行有死人向

或墜之則此非士之罪也有士者之羞也詩小雅小弁之篇毛

有道中有死人向有覆掩之成其墜者羞恥也言路人向是故

君子以仁爲尊天下之爲富何爲富則仁爲富也天下之爲貴

何爲貴則仁爲貴也昔者舜匹夫也土地之厚則得而有之人

徒之眾則得而使之舜唯以得之也尊謂尊長易日君子體仁

有四海之內也天下爲貴謂貴爲天子也舜匹夫也者書日有

賢在下日虞舜得而使之者謂天下大悅而歸之唯以者以仁

大戴禮記解詁卷五

四

廣雅書局

也是故君子將說富貴必勉於仁也論語日富與貴是人之所

也君子去仁昔者伯夷叔齊死於溝澮之間其仁成名於天下

史記云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餓死夫二子者居河濟之

間非有土地之厚貨粟之富也言爲文章行爲表綴於天下

之閒即首陽之下也鄭注水經云河水南對首陽山夷齊之歌

所以日登彼西山矣河南有餓陳世傳武王伐紂八百諸侯

所會處河水又東漢水入焉又東濟水今在偃師縣西北孔氏

禹貢疏云地地理志云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南至河內武

德縣入河聘珍案王屋山在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西北八十

里武德故城在今武陟縣東文章法度也說文云表上衣也从

衣从毛古者衣裘以毛爲表綴合著也表綴者謂以毛裘之物

望視標準者也故君子思仁義畫則忘食夜則忘寐日旦就

業夕而自省以役其身亦可謂守業矣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

曾子制言下第五十六

曾子曰天下有道則君子訥然以交同天下無道則衡言不革
 詐樂也交同謂上下交而其志同也虛注云衡平也聘諸侯不
 珍謂不言言遜也革變也中庸曰國無道至死不變
 聽則不干其土聽而不賢則不踐其朝是以君子不犯禁而入
 聽從也干冒進也土謂疆土廣雅云賢擊也踐其朝
 謂履其位也禁忌也不聽不賢則必忌之從外曰入入境及郊
 問禁請命政教所忌請猶問也命政令也不通患而出危色
 則秉德之士不調矣通知也患難也危疑也言未在其國知難
 則秉德之士不調矣則去無遲疑之色論語曰亂邦不居是也
 見容也故君子不調富貴以為己說不乘貧賤以居己尊謂
 容悅乘機也居處也論語凡行不義則吾不事不仁則吾不長
 日貧而無詔富而無驕事謂奉事在其役使也長謂
 官長不長者不為其屬也奉相仁義則吾與之聚羣嚮爾承
 也相助也聚共也羣謂羣居嚮爾嚮往言奉助寇盜則吾與慮
 仁義之人君子身則與之聚羣而心則嚮往之廣雅書局

大戴禮記解詁卷五
 五 廣雅書局

慮謀也言君子所聚羣嚮爾之人若遇寇盜之事則當與其謀
 孟子曰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彼去
 君誰國有道則突若入焉國無道則突若出焉如此之謂義突
 與守國有義則突若入焉國無道則突若出焉如此之謂義突
 曰鶴說文云鶴疾飛貌虛注云詩曰鶴彼晨風鬱夫有世義者
 被北林也突若出者如大鳥奮翼而去也義宜也夫有世義者
 哉夫謂君子世義謂與世相宜也此問君曰仁者殆恭者不入
 哉子出入時宜之道下文乃為答之詞曰仁者殆恭者不入
 慎者不見使正直者則適於刑弗違則始於罪詞也虛注云殆
 危也仁者危之恭者又不受也適近也違去也故君子錯在高
 也聘珍謂慎謹也使用也不去則罪及於身是故君子錯在高
 山之上深澤之污聚粟藜藿而食之生耕稼以老十室之邑
 錯置也謂君子自置其身也汚水曲也呂氏特君云冬日則食
 橡栗高彼注云橡阜斗也其狀似栗太史公自序云藜藿之食
 張氏正義云藜似藿而表赤藿豆葉也生業也生耕稼謂以耕
 稼為生也言君子去無道之國而隱居自給無求於人所謂與
 世相宜也故昔者禹見耕者五耦而式過十室之邑則下為秉
 德之士存焉兩人共耕曰耦式車中小俛也

曾子疾病第五十七

曾子疾病曾元抑首曾華抱足盧注云疾困曰病元華曾子曾
 子曰微乎吾無夫顏氏之言吾何以語汝哉然而君子之務盡
 有之矣孔氏禮弓疏云微無也言無夫華繁而實寡者天也言
 多而行寡者人也華草木華也爾雅曰華莠也華莠榮也不謂
 實者謂之華論語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謂之
 有矣夫孔彼注云言萬物有生而不育成者喻人亦然鷹鷄以
 山為卑而曾巢其上魚鼈龜鼉以淵為淺而鑿穴其中卒其所
 以得之者餌也是故君子苟無以利害義則辱何由至哉鶴鷄
 曾讀曰增說文云鳥在木上曰巢鼈甲龜也龜大鼈也鼉水蟲
 似蛇易長大履讀曰掘穴窟也餌食也盧注云求生之厚動之
 死地親戚不說不敢外交近者不親不敢求遠小者不審不敢
 言大親戚謂父母也五帝本紀云堯二女事舜故人之生也百
 歲之中有疾病焉有老幼焉故君子思其不復者而先施焉親
 戚既歿雖欲孝誰為孝年既耆艾雖欲弟誰為弟故孝有不及
 弟有不時其此之謂與疾病老幼之時不能盡孝弟之禮復返
 及時而盡也言不遠身言之主也行不遠身行之本也言有
 主行有本謂之有聞矣盧注云知身是言君子尊其所聞則高
 明矣行其所聞則廣大矣高明廣大不在於他在於加之志而已
 矣尊崇也說文云聞知也高明以德言廣大以業言與君子
 游苾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游貸乎
 如入鮑魚之次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是故君子慎其所去就
 茲馨香也蘭芷皆香草蘭亦作蘭芷一名菹孔氏中庸疏云變
 蓋舊體而有新體謂之為化釋名云貨賂貨者言以物貨子變
 者言以棄之不復得也之不相量事者之稱聘珍謂人以身入小
 人之類與之俱化是以身貨子之也鄭注周禮云鮑首於桶

大戴禮記解詁卷五
 六 廣雅書局

室中稷乾之次與君子游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與小人游若今市亭然如履薄冰每履而下幾何而不陷乎哉盧注云如日之長雖日謂履踐也每吾不見好學盛而不衰者矣吾不見好教如食疾類也陷沒也吾不見好學盛而不衰者矣吾不見好教如食疾子矣盧注云言未見好教欲人之受如舖疾子也吾不見日省而月考之其友者矣省察也考校也言就其友省察考校己之德行道藝也此言人之好學者論語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吾不見孜孜而與來而改者矣孜孜不怠之意來謂來學者或謂改其失也此言人之好教者善而救其失者也

曾子天圓第五十八

單居離問於曾子曰天圓而地方者誠有之乎曾子曰離而問之云乎中規者謂之圓中矩者謂之方單居離曰弟子不察此以敢問也曾子曰天之所生上首地之所生下首始也天地

大戴禮記解詁卷五

七

廣雅書局

交而萬物生天氣下降生自上首之謂圓萬物資始下首之謂方萬物資生如誠天圓而地方則是不掇也且來吾語汝參嘗聞之夫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盧注云道曰方圓耳非形也方曰幽而圓曰明盧注云方者陰義而圓明者吐氣者也故外景幽者含氣者是故內景吐猶出也說文云景光也外故火曰外景而金水內景離為火為日以二陽而周乎一陰之外故光水以一陽而陷於二吐氣者施而含氣者化是以陽施而陰化也陰之中故光在內陽之精氣曰神陰之精氣曰靈神靈者品物之本也而禮樂仁義之祖也而善否治亂所興作也神謂天神靈謂地祇說文云天神引出萬物者也地祇謂出萬物者也品祇庶也爾雅曰祖始也盧注云樂由陽來禮由陰作仁近樂義近禮故陰陽為祖也聘珍謂善則治否則亂易陰陽曰天地交泰內陽而外陰也天地不交否內陰而外陽也

大戴禮記解詁卷五

八

廣雅書局

之氣各靜其所則靜矣各謂其所謂各安其處偏則風偏不正於陽旋而無俱則露俱謂相薄而有聲為露交則電說文云電陰形為風也則霧風謂天不應曰霧釋名和則雨陰者陽極則和則霧云霧冒也氣蒙亂覆冒平物也和則雨陰者陽極則和陽氣勝則散為雨露陰氣勝則凝為霜雪勝克也散布也凝結也陽主散陰主凝說文云雨水從雲下也露潤澤也霜雪也成物者雪凝雨說物者陽之專氣為電陰之專氣為霰霰電者一氣之化也說文云電雨冰也霰稷雪也盧注云陽氣在雨凝滯為雪陽氣薄之不相入散而為霰故毛蟲毛春秋穀梁說曰雷者陰脅陽之象霰者陽脅陰之符也毛蟲毛而後生羽蟲羽而後生毛羽之蟲陽氣之所生也鄭注大司徒鱗而後生介鱗之蟲陰氣之所生也鄭注大司徒介蟲龜鱉龍之屬淮南天文云介鱗唯人為保何而後生也陰陽之精也者蟄伏之類也故屬於陰唯人為保何而後生也

虛注云保何謂無毛羽與鱗介也毛蟲之精者曰麟羽蟲之精者曰鳳介蟲之精者曰龜鱗蟲之精者曰龍保蟲之精者曰聖人爾雅曰麟麋身牛尾一角曰鳳其雌皇易曰十朋之龜爾雅曰一日曰神龜二曰靈龜三曰祥龜四曰寶龜五曰文龜六曰筮龜七曰山龜八曰澤龜九曰水龜十曰火龜說文云龍鱗蟲之長能幽能明能細能巨能短能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潛淵陸氏爾雅音義云三虫為蟲直忠切有足者也今人以虫為蟲相承假借用耳說文云虫一名蛟象其形物之微細或行或飛或月令麟毛羽介皆謂之蟲白虎通以聖人為保蟲之長自謂之通有蟲稱耳龍非風不舉龜非火不兆此皆陰陽之際也茲四者所以役於聖人也說文云兆灼龜坼也際會也盧注云龜龍為陰風火為陽陰陽之會也是故聖人為天地主為山川主為鬼神主為宗廟主神謂四方百物聖人慎守日月之數以察星辰之行以序四時之順逆謂之麻察審也序次也盧注云麻十二月分數於皆也

定辰宿之中見與伏 截十二管以宗八音之上下清濁謂之律
 也漢書律歷志云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觀嶠之陰取竹之
 也嶠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鐘之宮制十二管以應
 鳳皇之鳴以比黃鐘之宮是為律本宗主也盧注云八音人耳
 之首以律定八風之高下清濁而準配金石絲竹也聘珍謂律
 也者六律六呂統謂之十二律也律居陰而治陽麻居陽而治
 書曰律和聲孔云律謂六律六呂律居陰而治陽麻居陽而治
 陰居處也律述地氣故曰居陰治陽者節氣既得可以考日月
 象故曰居陽治陰者象數不忒可因日星之出入晝夜之永短
 以知東西南朔之高下向背以正作訛成易之時所治者皆地
 也律麻迭相治也其間不容髮時律以候氣其致一也 聖人
 立五禮以為民望制五衰以別親疏和五聲之樂以導民氣合
 五味之調以察民情正五色之位成五穀之名 五禮謂春官宗
 軍嘉五禮也盧注云五禮其別三十六生民之紀在焉聘珍謂
 五衰五服也鄭注喪服大功小功總麻也親者服重疏者服輕五
 聲者樂記曰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導宣導也
 九 廣雅其詞某
 大戴禮記解詁卷五
 五味者周禮曰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調和
 也察民情者王制曰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又曰五味
 異和五色之位者安工記曰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
 之白北方謂之黑地謂之黃盧注云察猶別也五穀者謂黍稷
 麻麥序五牲之先後貴賤諸侯之祭牛曰太牢大夫之祭牲羊
 曰少牢士之祭牲特豕曰饋食盧注云五牲牛羊豕犬雞先後
 禮釋文云養牲所曰牢何注公羊云牛羊豕凡三牲曰太牢羊
 豕凡二牲曰少牢鄭注儀禮云祭祀自熟始曰饋食饋食者食
 道無藏者稷饋稷饋者無尸無尸者厭也故以稷為主鄭注士
 虞禮云尸土也孝子之祭不見視之形象心無所繫立尸而主
 意焉鄭注曾子問云厭厭飯神也厭有陰陽設於西正剛是陽
 厭也然則陰厭在尸未至之前陽厭在尸既起之後是厭之無
 尸宗廟曰芻豢山川曰犧牲割列饗瘞是有五牲盧注云牛羊
 豕犬雞曰犧牲完曰牲宗廟言豢山川言牲互文也山川謂岳
 嶽也聘珍謂割牲者以血祭祭社稷月令曰大割祠於公社是
 也列廟宰者祭四方百物而饗者先鄭注籩人職云而饗四而

林也祭山 此之謂品物之本禮樂之祖善否治亂之所由興作
 也

大戴禮記解詁卷五

大戴禮記解詁卷五

長沙蕭 鑑初校
 南海潘元杰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十 廣雅其詞某

大戴禮記解詁卷六

南城王聘珍撰

武王踐阼第五十九

武王踐阼孔氏曲禮下疏云踐阼也阼主人階也履主階行事故云踐阼也三日召士大夫而

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行之行萬世可以為子孫恆者乎盧注云惡猶於

何也言於何有約言而行之乃行萬世而猶得其福聘珍謂藏

懷也約少也要也行之行謂施則行也易曰恆久也爾雅曰恆

也諸大夫對曰未得聞也然後召師尚父而問焉詩曰維師尚父

也師尚父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

也師尚父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

也師尚父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

也師尚父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

也師尚父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

也師尚父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

也師尚父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

也師尚父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

也師尚父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

也師尚父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

也師尚父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

也師尚父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

也師尚父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

也師尚父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

大戴禮記解詁卷六

廣雅書局

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

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盧注云以仁得之以仁守之以不

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盧注云以仁得之以仁守之以不

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盧注云以仁得之以仁守之以不

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盧注云以仁得之以仁守之以不

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盧注云以仁得之以仁守之以不

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盧注云以仁得之以仁守之以不

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盧注云以仁得之以仁守之以不

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盧注云以仁得之以仁守之以不

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盧注云以仁得之以仁守之以不

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盧注云以仁得之以仁守之以不

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盧注云以仁得之以仁守之以不

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盧注云以仁得之以仁守之以不

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盧注云以仁得之以仁守之以不

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盧注云以仁得之以仁守之以不

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盧注云以仁得之以仁守之以不

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盧注云以仁得之以仁守之以不

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盧注云以仁得之以仁守之以不

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盧注云以仁得之以仁守之以不

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盧注云以仁得之以仁守之以不

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盧注云以仁得之以仁守之以不

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盧注云以仁得之以仁守之以不

大戴禮記解詁卷六

廣雅書局

壽脩飾也容謂容顏正曰恭肅注云雖夜解之也履履之銘曰慎
 息其容不可以苟帶於寢先釋故因言之也履履之銘曰慎
 之勢勞則富履在下尤勢辱因爲此戒福與富音義兩施互取
 馬觴豆之銘曰食自杖食自杖戒之橋橋則逃食自杖言食以
 禮自持也橋
 忿也逃亡也戶之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勉弗志而曰我知
 之乎無勉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擾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必先搖
 搖雖有聖人不能爲謀也廣雅云勉類也志念也及猶汲汲也
 知之無所倚賴而不汲汲反曰持之言其不相量事也擾讀曰
 擾顏注漢書云優拔拭也阻讀曰子所畜租之田泥塗也詩曰
 憂顏注漢書云優拔拭也阻讀曰子所畜租之田泥塗也詩曰
 過天之未陰雨微彼桑土綢繆騙戶又曰子室起翹風雨所漂
 搖左氏襄四年傳曰谷難爲謀淮南人問訓云患生而救之雖
 有聖知弗備之銘曰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
 能爲謀耳備之銘曰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
 隨天時者備所以見日也地財者以劍之銘曰帶之以爲服
 木爲交窗也虛注云先祭時而敬齊劍之銘曰帶之以爲服
 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服佩也倍反也崩山壞弓之銘

大戴禮記解詁卷六

三

廣雅釋義局案

曰屈伸之義廢興之行無忘自過屈伸者弓之往來體也易曰
 子藏器於身 予之銘曰造矛造矛少閒弗忍終身之羞造作也
 待時而動 予之銘曰造矛造矛少閒弗忍終身之羞造作也
 史也忍耐也羞恥也虛注云重言造矛見造矛之不易也子一
 言少閒之不忍則爲終身羞以君子於殺之中禮恕存焉
 人所問以戒後世子孫燕翼子武王之詩也

衛將軍文子第六十

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虛注云文子衛卿也名彌牟子縉端木
 縉云案世本靈公生昭子鄧孫生文子木及惠叔蘭蘭生虎爲
 司寇氏文子生簡子瑕瑕生衛將軍文子然則彌牟是木之字
 曰吾聞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詩世道者孝悌說之以義而觀諸
 體成之以文德蓋受教者七十有餘人問之孰爲賢也詩謂大
 詩周禮曰六詩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是也先以詩者
 論語曰興於詩也高注呂氏誦徒云世時也道言也孝悌德之
 木也故時言之說也論語曰君子義以爲質觀示也體行也
 論語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文謂道藝德謂德行史記云

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子貢對辭以不知文子曰吾
 皆異能之士也孰誰也賢勝也子貢對辭以不知文子曰吾
 子學焉何謂不知也辭謝也學謂子貢對曰賢人無妄知賢則
 難故君子曰智莫難於知人此以難也賢人謂以賢稱人妄誣
 注云書曰知人則 文子曰若夫知賢人莫不難吾子親游焉是
 哲惟帝其難之
 敢問也子貢對曰夫子之門人蓋三就焉賜有逮及焉有未及
 焉不得辯知也游謂與諸賢游於聖人之門逮與也辯讀曰偏
 就夫子而或止或退未得及己見也 文子曰吾子之所及請問
 其行也子貢對曰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
 顏淵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詩云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
 思孝思惟則故國一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于
 天子以申之 崇禮者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也易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

大戴禮記解詁卷六

四

廣雅釋義局案

知之未嘗復行也論語曰不貳過虛注云顏回魯人字子淵也
 詩大雅下武之四章也媚茲一人謂御於天子而蒙寵愛應侯
 順德達國君能成其德孝思惟則此文在前章兼以說之 在貧
 如客使其臣如籍不遷怒不探怨不錄舊罪是再雍之行也孔
 子曰有土君子有眾使也有刑用也然後怒匹夫之怒惟以亡
 其身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以告之 在貧謂處約也如客語
 稱也探遠取之也錄記錄也論語曰不念舊惡虛注云如客言
 安貧也籍借也如借力然也再雍魯人也字仲弓使舉也夫子
 因其性不好怒故說妄怒之敗也善曰惟辟作 不畏強禦不侮
 矜寡其言曰性都其富哉任其戒是仲由之行也夫子未知以
 文也詩云受小共大共爲下國恂蒙何天之寵傳奏其勇夫強
 乎武哉文不勝其質 畏懼也強禦強禦善者侮也孟子曰
 贊美之辭也楚語曰富都那豎章注云富都那豎章其富哉
 文云成兵也論語曰可使治其賦也孔云賦兵賦也夫子謂孔

子未知未許也論語曰子路問成人子曰文之以禮樂禮注云其言曰夫也詩般頌長發之五章也頌湯伐桀除災之事梅信也言下國信蒙其富詩為駿龐或古有二文或以義賦寵傳又為龍數聘珍謂中庸曰子路問強鄭彼注云強勇者所好恭老也廣雅云武勇也論語曰質勝文則野又曰野哉由也 恭老恤孤不忘賓旅好學省物而不斂是冉求之行也孔子因而語之曰好學則智恤孤則惠恭老則近禮克篤恭以天下其稱之也宜為國老 恭敬也幼而無父曰孤旅客也省減省也勉讀曰記云冉求字子有為季氏宰廣雅云惠仁也克能也篤厚也謂天下言能左右天下也中庸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稱舉也謂舉而用之也盧注云宜為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其國之尊也言任為卿相也 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其有禮節也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曰禮儀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孔子曰貌以擯禮禮以擯辭是之謂也主人聞之以成孔子之語人也曰當賓客之事則通

大戴禮記解詁卷六

五

廣雅釋詁

矣謂門人曰二三子欲學賓客之禮者於赤也 志通者知類通云出接賓曰擯入贊禮曰相雅正也禮節者禮之制度也禮器日經禮三百曲禮三千鄭彼注云經禮謂周禮也周禮六篇其官有三百六十曲猶事也事禮謂今禮也禮篇多亡本數未聞其中事儀三千貌謂容貌辭辭令也盧注云公西赤魯人也字子華禮經三百可勉學而能知能躬行三千之威儀則難而公西赤能躬行也禮待貌而行辭得禮而發言貌所以擯贊三千之儀也主人謂主言行此在於人滿而不滿實如虛通之如不也問之以成者公西赤問之以成滿而不滿實如虛通之如不及先生難之不學其貌竟其德致其言於人也無所不信其橋大人也常以皓皓是以眉壽是曾參之行也孔子曰孝德之始也弟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也中夫四德者矣哉以此稱之也 滿充也道德充足不自滿假也論語曰有若無之難能也盧注云先生者猶難之亦所謂先子之所畏也聘珍謂不學其貌者不習文貌也竟蓋也樂記曰德者性之端也竟其德者盡其性也敦厚也信誠也無所不信者謂尊卑長幼一以至誠與之也橋大謂高明廣大也皓皓潔白也言孝子之潔

白也是以留壽以介爵壽也韓詩外傳云曾子曰吾嘗仕為吏祿不過鐘釜肉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為多也樂道養親也史記云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與孔子以為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盧注云天道曰至德地道曰敬德人道曰孝德四代曰有德有地德夫學天地之德者皆以無私為能也動而樂施者天德也安而待化者地德也故天之德有廣狹矣自餘禮義忠信已下皆為人德因事則業功不伐貴位不善不侮可侮不佚可為禮厚其行則為孝也 業功不伐貴位不善不侮可侮不佚可佚不敖無告是顓孫之行也孔子言之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弊百姓者則仁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夫子以其仁為大也 業事也自矜曰伐善猶喜也不善謂無喜色也侮慢也孫師陳人也子張字也詩大雅洞酌之首章也聘珍謂說文云弊頓仆也表記曰凱以強教之悌以悅安之 學以深厲以斷送迎必敬上友下交銀手如斷是卜商之行也孔子曰詩云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而商也其可謂不險也 盧注云學深也厲以斷性嚴厲而能斷決銀廉錫也如斷言便能卜商衛也字子夏為魏文侯師詩小雅節之四章聘珍謂毛傳云式衛也

大戴禮記解詁卷六

六

廣雅釋詁

夷平也用平則已無以小人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於民利言至於危殆也不險言不危也 獨富君子恥之夫也中之矣 苟誠也廉猶儉也佐助也以佐其明魯之東武城人也字子羽魯大夫聘珍謂獨者不與民同也夫謂滅明中得也言得君子之道也 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是故不忘是言偃之行也孔子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訊欲給則豫當是如偃也得之矣 慮謀也論語曰好其斷謀也忘失也史記云言偃吳人字子游 獨居思仁公言言訊猶問也給足也豫備也晉語曰豫而後給 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其問之詩也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夫子信其仁以為異姓公猶官也詩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序云縚公刺厲王亦以白警也 語曰南宮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盧注云南宮縚魯人也字子容異姓謂以兄之子妻之司儀職曰時而異姓自見孔子入戶未嘗越屨往來過人不履影開壺不殺方長不折

執親之喪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孔子曰高柴執親之喪則難能也開轅不殺則天道也方長不折則恕也恕則仁也湯恭以恕是以日躋也盧注云凡在於室與者之履皆陳於戶外故雖後至而不越馬不越人之履不履人之影謙慎之至也高柴齊人也字子羔為郕宰湯其事於葛恭也教網者就也詩廢頌曰聖敬日躋聘珍謂祭器也開啟也長生也折斷也禮弓曰高子皋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此賜未嘗見齒君子以為難說文云恕仁也毛詩傳云躋升也此賜之所親睹也吾子有命而訊賜則不足以知賢兩雅云訊言也問而文子曰吾聞之也國有道則賢人興焉中人用焉百姓歸焉若吾子之語審茂則一諸侯之相也亦未逢明君也興起而在位也中正也審也子貢既與衛將軍文子言適魯見孔子曰衛將軍問二三子之行於賜也不一而三賜也辭不獲命以所見者對矣未知中否請嘗以告孔子曰言之子貢以其質告

大戴禮記解詁卷六

七

孔子既聞之笑曰賜汝偉為知人賜中當也嘗猶試也以告謂以所對告夫子也盧注云質猶質也偉為知人言大子貢對曰賜也焉能知人此賜之所為知人也再言賜者善之親睹也孔子曰是女所親也吾語女耳之所未聞目之所未見思之所未至智之所未及者乎子貢曰賜得則願聞之也盧注云未至未及者為其德廣厚也聘孔子曰不克不忌不念舊惡蓋伯夷叔齊之行也盧注云克好勝人忌有惡於人也論語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也聘珍謂陸氏晉平公問於祁後曰羊舌大夫晉國之良大夫也其行如何春秋世族譜云平公晉侯彪悼公子祁後晉大夫祁年之父祁也羊舌氏晉之公族羊舌其所食也羊舌大夫叔向祖父後對辭曰不知也公曰吾聞女少長乎其所女其聞知之乎少長其所言後自幼長於羊舌氏之家聞讀曰余深也或云羊舌大夫為羊舌非也康左傳成十八年祁後為中軍尉羊舌離佐之

所止是以不知蓋羊舌大夫之行也位爵次也每位謂為侯大夫大學云止猶自處也未知所止言畏天而敬人服義而行信孝乎父而恭於兄好從善而敏往蓋趙文子之行也從也信者信以為本循而行之敬效也往古昔也世其事君也不敢愛其死然亦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君陳則進不陳則行而退蓋隨武子之行也愛惜也盧注云不愛其死不苟免於難也不謂謀計也遺忘也陳謂陳力君陳者君與之陳也論語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世族譜云隨武子晉大夫范會也士蔣孫杜注宣十七年左傳云初受隨故曰其為人之淵泉也多聞而難誣隨武子後受范復為范武子也不內辭足以沒世國家有道其言足以生國家無道其默足以容蓋桐提伯華之行也淵深也泉水原也為人淵泉謂思慮起在位也桐提左傳作銅提孔氏左傳昭五年疏云銅提伯華

大戴禮記解詁卷六

八

羊舌赤佐之幹之兄也襄十一年羊舌赤始見左傳其時奚老久矣不得反文少長乎其所也案唐書宰相世系表云晉武公子伯僑生文文生為羊舌大夫也鄭氏通志云晉獻侯四世孫奚食邑於祁遂以為氏世次則羊舌大夫較奚先一世故奚少長於其所也氏世次則羊舌大夫較奚先一世故奚羊舌祁後對曰其幼也恭而遜恥而不使其過宿也恭敬也遜恥云祁後對曰其幼也恭而遜恥而不使其過宿也行己有恥宿留也言其為侯大夫也悉善句而謙其端也爾雅君也侯大夫謂君大夫也悉善者詳盡善道以事君也謙其端也本也易曰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又曰謙德之柄也其為公車尉也信而好直其功也公車尉軍尉也左氏閔二年傳大夫叔向祖父也尉軍尉信誠也直正也功謂軍至於其為和容也溫良而好禮博聞而時出其志盧注云和容主賓客也禮及受命而使也博聞謂開智故事志意也時出其志者公羊莊十九年傳曰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公曰嚮者問女何曰弗知也祁後對曰每位改變未知

名赤字伯華食邑於銅鞮
世族譜云赤羊舌職之子
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括之中直已
而不直於人以善存句
亡汲汲蓋遜伯玉之行也
易曰君子敬
也隱讀曰繫荀子性惡云樹木必將待繫括系矯然後直揚注
云繫栝正曲木之木也盧注云自設於隱括之中能以禮自鞏
直也聘珍謂直正也不直於人者正己而不求於人也易曰成
性存存孔疏云存謂保其終也亡無也汲汲欲速也論語曰君
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
卷而懷之盧注云伯玉衛大夫蘧瑗也
貨去怨蓋柳下惠之行也
除也論語曰放於利而行多怨盧注
云柳下惠魯士師展禽
也食采於柳下惠諡也
其言曰君雖不量於臣臣不可以不量
於君是故君擇臣而使之臣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君無道橫命
晏平仲之行也
量度也少儀曰事君者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
衡有也謂國無道則制稱量之可行即行
德恭而行信終曰言
不在尤之內在尤之外貧而樂也蓋老萊子之行也
尤過也漢書敬文志

大戴禮記解詁卷六

九

前雅善局集

班氏自注云老萊子
楚人與孔子同時

易行以俟天命居下位而不援其上觀於

四方也不忘其親苟思其親不盡其樂以不能學為己終身之

憂蓋介山子推之行也

易平易也俟待也援援引也
盧注云晉大夫介之推也

長沙蕭 鑑初校

南海潘元杰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大戴禮記解詁卷六

大戴禮記解詁卷七

南城王聘珍撰

五帝德第六十二

宰我問於孔子曰昔者子聞諸樂伊令黃帝三百年請問黃帝

者人耶抑非人耶何以至於三百年乎宰予字子我魯人也孔子弟子榮伊人姓名書

序有榮伯馬注云榮伯同姓畿內諸侯為卿大夫也周語有榮夷公章注云榮國名周書王會榮氏以國為氏者也周語有言也顏氏家訓云邪者未

定之辭北人即呼為也孔子曰子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可勝

觀也夫黃帝尚矣女何以為先生難言之勝盡也尚上也言人

為此也史記云百家言黃帝其宰我曰上世之傳隱微之說卒

業之辨闇昏忽之意非君子之道也則子之問也固矣

業事也業之辨闇昏忽之意非君子之道也則子之問也固矣

業事也業之辨闇昏忽之意非君子之道也則子之問也固矣

木戴禮記解詁卷七

廣雅書局

少典之子也曰軒轅史記云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名曰軒轅索隱云少典者諸侯國號非人名也黃

帝本姓公孫長居姬水因改姬姓居軒轅之邱因以為名又以為號生而神靈張氏史記正義云

陽不測之謂神書曰人惟靈而能言史記索隱云弱謂幼弱時

萬物之靈故謂之神靈也弱而能言也蓋未合能言之時而黃

帝即言所以幼而慧齊史記德幼而疾速也索隱云疾齊速也

為神異也今案齊德也書曰聰明齊聖左傳曰子雖齊聖謂聖德

齊肅又案孔子家語及大戴禮並作微齊一本作慧齊微慧皆

智也太史公探大戴禮而為此紀今彼又無作微者史記舊本

亦有作齊蓋古字假借而為齊深也義亦通爾雅齊速

俱訓為疾向書大字假借而為齊深也義亦通爾雅齊速

云向亦訓疾未見所出或當讀為迅迅於爾雅與齊俱訓疾

則迅濟雖異字而音同也又爾雅曰宣徇徇也徇通也是

遍之與通義亦相近言黃帝幼而才智周遍且辭給也長而

敦敏敦勉也成而聰明史記正義云成謂年二十冠治五氣

設五量撫萬民度四方教能羆豹虎以與赤帝戰于阪泉之

野三戰然後得行其志五氣謂五行之氣漢書律曆志云黃帝

麻志云量者合升斗斛也度計量也說文云羆豹屬豹似虎

圖文出祭國赤帝者炎帝神農之後也史記云炎帝欲侵陵諸

侯諸侯咸歸軒轅軒轅乃修德振兵教熊羆貔貅羆虎以與炎

帝戰於阪泉之野鄭注水經謂水條下云魏土地記不洛城東

南六十里有涿鹿城城東一里有阪泉泉上黃帝備黻衣大帶

黻乘龍屨雲以順天地之紀幽明之故死生之說存亡之難

白與黑謂之黻黑與青謂之黻上曰衣下曰裳言衣裳始有章

采也大帶所以申束衣乘龍者左傳曰古者帝龍得名云辰尙

也在後所依倚也辰雲者杜注左傳云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

雲記事也易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

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史記索隱云存亡猶安危也易曰

危者安其位亡者保其存是也難猶說也凡事是非未盡假以

往來之辭時播百穀草木故教化溥鳥獸昆虫播布也時播者

則曰難時播百穀草木故教化溥鳥獸昆虫播布也時播者

木謂疏林之屬澗和也昆者眾也說文云虫一名虺物之微麻

細或行或毛或鱗或介或鱗以虫為象故此經曰昆虫也

麻離日月星辰極敗土后金玉勞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史記

索隱云系本及律曆志黃帝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史區占星

氣伶倫造律呂大撓作甲子隸首作算數容成綜此六術而著

調麻也傳珍謂離者別其位次極致也敗取也節制也禮運曰

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祭法曰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

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

故曰三百年畏心服也易曰利用出宰我請問帝顓頊孔子曰

五帝用記三王用度女欲一日辨聞古昔之說躁哉子也宰我

曰昔者予也聞諸夫子曰小子無有宿問記謂傳記度意度也

三王時近可度而知論語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孔子曰顓

知也則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辨讀曰編宿也孔子曰顓

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曰高陽史記云帝顓頊高陽者黃帝

傳疏云先儒舊說及漢周古史考皆以顓頊帝洪淵以有謀疏

木戴禮記解詁卷七

廣雅書局

通而知事養材以任地廢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

民絜誠以祭祀洪大也淵深材謂百穀草木任地者任其力勢

準也制斷也義宜也率神從天居鬼從地以斷幽明之宜楚語

曰顓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

常無相侵也氣謂五行之氣教民謂播乘龍而至四海北
五行於四時使民知布種百穀也黎明也

至於幽陵南至于交趾西濟于流沙東至于蟠木動靜之物大
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祗屬

史記云帝學高辛者黃帝之曾孫也高辛
曰高辛父曰嬌極嬌極父曰元囂元囂父曰黃帝生而神靈自

言其名博施利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高注呂氏不
聘珍謂不厚其身如禹之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

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困難也仁而威謂德威
也書曰德威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麻日月

大戴禮記解詁卷七

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撫安存也利養也麻讀曰歷爾雅
若寅賓實饑然其色郁郁其德凝凝其動也時其服也士春夏

乘龍秋冬乘馬黃黼黻衣執中而獲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
莫不從順服也士有道德之稱獲得也得其心也宰我曰請

問帝堯孔子曰高辛之子也曰放勳生放勳馬注尚書云堯益
也帝堯傳聖曰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

不驕貴而不豫曰知幾其神乎豫謂逸豫黃黼黻衣丹車白
馬伯夷主禮龍變教舞舜彭祖而任之四時先民治之丹車

漆之車言車有采飾也鄭語曰姜伯夷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
以佐堯龍變二臣名舜謂樂舞史記索隱云彭祖即陸終氏之
第三子篋鏗之後後為大彭亦稱彭祖四時先民治之者命流
義和仲叔分宅東南西北以正春夏秋冬而敬授人時也
共工於幽州以變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變南蠻殺三苗于三

危以變西戎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其人各氏未聞先祖居此
官故以官氏也堯求時義和之子皆死庶績多闕而官廢當此

之時驩兜共工更相薦舉馬云三苗國名也縉雲氏之後為諸
侯蓋鯀發也鯀臣名禹父也幽州北裔崇山南裔三危為諸
誅也羽山東裔也史記索隱云變謂變其形及衣服同於夷狄

也其言不貳其行不回四海之內舟輿所至莫不說夷回邪也
夷平宰我曰請問帝舜孔子曰嬌牛之孫瞽叟之子也曰重華

史記云虞舜者名曰重華重華父曰好學孝友聞于四海陶家
瞽叟瞽叟父曰嬌牛馬云舜謚也

事親寬裕溫良敦敏而知時畏天而愛民恤遠而親親荀子云
成舜學於務成昭書曰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史記云舜順

大戴禮記解詁卷七

適不失子道兄弟孝慈家當為稼孟子曰自耕稼陶漁史記云
舜耕歷山陶河濱知時者史記云惟時相天承受大命依于倪

事正義云惟在順時視天所宜而行事也承受大命依于倪
皇承受大命者受堯陟帝位之命也依讀如依乎中庸倪讀曰

即茲禮運曰正月朔日受終于文祖又曰格于文祖注云茲
祖文祖猶周之明堂又云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司

馬貞云尚書帝命驗曰五府五帝之廟蒼曰靈蒼赤曰文祖黃
曰神周謂明堂皆徵明通知為天下工徵聖也通知能知人也工

禮五帝之所也徵明通知為天下工徵聖也通知能知人也工
與下文為目也使禹敷土主名山川以利於民書曰禹敷土隨
大川又曰禹平使后稷播種務勤嘉穀以作飲食書曰稷黎民

大戴禮記解詁卷七

播時百穀又曰暨稷義和掌麻敬授民時書曰乃命羲和欽若
播奏庶艱食鮮食義和掌麻敬授民時吳天麻象日月星辰

敬授人時此堯所命使益行火以辟山萊益烈山澤而焚之辟火
也舜時仍率其舊職使益行火以辟山萊益烈山澤而焚之辟火

讀曰開闢也伯夷主禮以節天下主典也鄭注尚書而焚之事
書曰伯夷夔作樂以歌籥舞和以鍾鼓書曰夔命汝典樂又曰

云樂聲曰歌樂容曰舞籥管也和泉陶作士忠信疏通知民之
應也秉籥而舞其節與鍾鼓相應應泉陶作士忠信疏通知民之

情鄭云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書曰皋陶作契作司徒教民孝
友敬政率經書曰契作司徒敬敷五教馬云五教五品之教鄭

其言不惑其德不懸舉賢而天下平

應邪也此結上文南撫交

陸大教王制曰南方曰蠻離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

注水經之外故越也

大教未詳或云當為北發五帝本紀亦作止發

索隱云北發當云北戶南方有地名北戶

注漢書武帝紀云馮異渠搜屬雍州在金城河關之西

也

北山戎發息慎齊語曰北戎山戎章注云山戎今之鮮

是北方國名

注左氏昭九年傳云肅慎在元菟北三千餘里

東夷羽民

長夷夷謂長夷也

史記云東夷夷索隱云長下少一夷

字長夷夷謂長夷也

史記云東夷夷索隱云長下少一夷

東夷夷謂長夷也

史記云東夷夷索隱云長下少一夷

東夷夷謂長夷也

史記云東夷夷索隱云長下少一夷

東夷夷謂長夷也

史記云東夷夷索隱云長下少一夷

東夷夷謂長夷也

史記云東夷夷索隱云長下少一夷

東夷夷謂長夷也

史記云東夷夷索隱云長下少一夷

東夷夷謂長夷也

史記云東夷夷索隱云長下少一夷

大戴禮記解詁卷七

五

六

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十九年南

巡狩崩于蒼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為零陵

孔子曰高陽之孫鯀之子也曰文命

敏給克濟其德不回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為律身為度稱

以上士豐豐穆穆為綱為紀

爾雅曰濟成也聲為律者聲中律

也孔氏鄉飲酒義疏云上正也廣雅云土事也

其聲與身而正音樂尺度之事也夏本紀云天下皆宗禹之明

度數聲樂盛禮勉也穆穆敬也孔氏詩假樂疏

云綱紀者以結網喻為政謂立法度以理治之

巡九州道

被九澤度九山

當復出史記索隱云九川者弱黑河濠江流淮

三達謂之劇珍謂九道者爾雅曰一達謂之道

六達謂之康六達謂之康六達謂之康六達謂之康

四時據四海平九州戴九天明耳目治天下

民之望也夏本紀云禹為山川神主準平繩直規圓矩方

也九州者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也舜肇十有九州至禹復為

九馬左氏襄四年傳曰芒芒禹跡畫為九州是也

云東方界天東南陽天南方赤天西南朱天西方城天西北幽

天北方立天東北舉皋陶與益以贊其身舉干戈以征不享不

庭無道之民四海之內舟車所至莫不賓服

贊佐也史記云禹

且授政焉而皋陶卒而後舉益任之政孟子曰征者上伐下也

書曰惟時有苗弗率汝祖征苗乃會皋陶誓于師穀梁昭三十

二年傳曰諸侯不享觀范注云享獻也詩曰

幹不庭方毛傳云庭直也廣雅云賓敬也

孔子曰子大者如

說民說至矣子也非其人也

民者先民也毛詩小旻傳云昔曰

先民宰我曰子也不足誠也敬承命矣他日宰我以語人有為道

諸夫子之所孔子曰吾欲以顏色取人於滅明邪改之吾欲以

語言取人於子邪改之吾欲以容貌取人於師邪改之宰我聞

之懼不敢見

仲尼弟子列傳云魯臺滅明武城人宰子羽狀貌

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為材薄既已受業退而節

行名施乎諸侯孔子問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子以貌取

人失之子羽宰子字子我利口辯辭顛孫師陳人字子張

帝繫第六十三

少典產軒轅是為黃帝

史記云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名黃

帝產元覽元覽產螭極極產高辛是為帝

史記云帝繫高

孫也高辛父曰螭極極父曰元覽元覽父曰黃帝自元覽與

項而元覽之孫高辛即帝位高辛於顛項為族子又云顛

醫史育而舜母死替史 顓頊產絲絲產文命是為禹 史記云夏
更娶妻而生象象傲 顓頊產絲絲產文命是為禹 史記云夏
命禹之父曰黃帝之立孫而顓頊之孫也禹之曾大父昌意
及父鯀皆不得在帝位為人臣又云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而
異其國號以章明德故黃帝為有熊帝顓頊為高陽帝舜為高
辛帝堯為陶唐帝禹為夏后而黃帝居軒轅之邱
別氏姓也氏契為商姓子氏棄為周姓姬氏黃帝居軒轅之邱
娶于西陵氏之子謂之嫫祖氏產青陽及昌意青陽降居泝水
昌意降居若水 山海西山經云玉山西四百八十里曰軒轅之
邱郭注云黃帝居此邱因號軒轅邱說文云邱
上之高也非人所為也史記云黃帝居軒轅之邱而娶於西陵
之女是為嫫祖嫫祖為黃帝正妃生二子其後皆有天下其一
曰元囂是為青陽青陽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聘珍
謂泝水即江水也說文云江水出蜀嶺外嶠山經云岷
山在蜀郡岷道縣大江所出若水出蜀郡旄牛嶺外東南至故
關為若水也鄭注云黃帝長子昌意德劣不足紹承大位降居
斯水為昌意娶于蜀山氏蜀山氏之子謂之昌僕氏產顓頊 史
諸侯焉 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僕生高陽高陽有聖德焉 鄭氏水經
注云昌意娶蜀山氏女生顓頊於若水之野有聖德二十登帝

大戴禮記解詁卷七

七 廣雅釋詁

位承少皞金官之政 顓頊娶于滕氏滕氏奔之子謂之女祿氏
而以水德寶麻矣 顓頊娶于滕氏滕氏奔之子謂之女祿氏
產老童老童娶于竭水氏竭水氏之子謂之高緡氏產重黎及
吳回 郭注山海經云世本云顓頊娶于滕氏謂之女祿產老
童老童娶于根水氏謂之驩福產重及黎史記集解引徐
廣云世本云老童生重黎及吳回楚世家云重黎為帝嚳高辛
居火正帝嚳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
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為重黎後復居火正為祝融 吳回氏產陸終陸終氏娶于
鬼方氏鬼方氏之妹謂之女隤氏產六子孕而不粥三年啟其
左脅六人出焉 孕喪子也粥生也易曰婦孕不育兩腋下謂之
子鬼方氏之妹謂之女隤生子六人孕而不育三年啟其左脅
三人出焉啟其右脅三人出焉楚世家云吳回生陸終陸終生
子六人坼其一曰樊是為昆吾其二曰惠連是為參胡其三曰
籛是為彭祖其四曰萊言是為邠人其五曰安是為曹姓其
六曰季連是為羊姓 樊惠連籛萊言安季連皆其名也昆吾參
胡彭祖邠人曹姓羊姓乃其氏也氏或

以國或以字是為曹姓是為羊姓者史記云姓曹氏姓羊氏是
也楚世家云陸終生子六人坼而生其長一曰昆吾二曰參
胡三曰彭祖四曰會人五曰季連六曰昆吾七曰參胡八曰
大彭索隱云宋衷曰昆吾國名已姓所出參胡國名斯姓無後
萊言名也姓所出邠國也安名也曹姓者諸曹所出也季連
名也半姓諸楚 季連產什祖氏什祖氏產內熊九世至于渠婁
所出楚之先 季連產什祖氏什祖氏產內熊九世至于渠婁
能紀 自熊渠有子三人其孟之名為無康為句亶王其中之名
為紅為鄂王其季之名為疵為威章王 楚世家云周成王之時
男之田姓羊氏居丹陽其後熊渠生子三人當周夷王時熊渠
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諡乃立其長子康為句亶王中子
紅為鄂王少子執疵為越 昆吾者衛氏也參胡者韓氏也彭祖
章王皆在江上楚蠻之地 昆吾者衛氏也參胡者韓氏也彭祖
者彭氏也邠人者鄭氏也曹姓者邾氏也季連者楚氏也 此
陸終六子皆有爵土當周之時其地則為衛韓彭鄭邾楚也 氏
竝讀曰是鄭注觀禮云古文是為氏也衛氏也邾氏也鄭注左氏哀

大戴禮記解詁卷七

八 廣雅釋詁

十七年傳云衛有觀在於昆吾氏之墟今濮陽城中聘珍謂杜
云濮陽者在今直隸大名府開州韓氏也者古參胡地周以封
韓左傳曰韓武之穆也春秋前為晉所滅其地在今陝西同州
府韓城縣彭氏也者邠語曰大彭承韋為商伯矣韋注云大彭
陸終第三子曰籛為彭姓封於大彭謂之彭祖彭城是也韋
彭姓之別封於家韋者聘珍謂彭城春秋時為宋邑楚漢之間
為西楚在今徐州府銅山縣鄭氏也者鄭語曰妘姓鄭鄭路而
陽草注云陸終第四子曰求言為妘姓封於鄭鄭今新鄭也鄭
語曰桓公東寄擊與賄統鄭受之十邑皆有寄地韋注云後桓
公之子武公竟取十邑之地而居之今河南新鄭是也鄭楚至
周初是陸終之裔杜氏春秋世族譜云邾國曹姓顓頊之後有
陸終氏產六子其第五子曰安邾即安之後也周武王封其苗
裔邾拔為附庸居邾今魯國鄒縣是也聘珍謂杜云魯國鄒縣
者今山東兗州府鄒縣世族譜云楚羊姓顓頊之後也其後有
鄒熊事周文王早卒成王封其曾孫熊繹於楚以子男之田居
丹陽今南郡枝江是也杜氏通典云楚初都丹陽為今秭歸後
徙枝江亦曰丹陽聘珍謂楚封丹陽在今宜昌府歸州東 帝嚳
南楚遷丹陽在今荆州府枝江縣西春秋初楚尚都此 帝嚳
卜其四妃之子而皆有天下上妃有邠氏之女也曰姜原氏產
后稷次妃有娥氏之女也曰簡狄氏產契次妃曰陳隆氏產帝

堯次妃曰陟瞽氏產帝摯史記周本紀云周后稷名棄其母有本紀云殷契母曰簡狄有娥氏之女為帝摯次妃五帝本紀云帝摯娶陳鋒氏女生放勳娶嫫嫫氏女生摯藝文類聚引世本云陳鄭氏之女曰慶都生帝堯帝堯娶于散宜氏之子謂之女陟瞽氏之女曰常儀生帝摯帝堯娶于散宜氏之子謂之女皇氏太平御覽引宋注世帝舜娶于帝堯之子謂之女暎氏書釐降二女于媯汭媯于虞史記云堯妻之二女素隱云列女傳云二女長曰娥皇次曰女英系本作女瑩大戴作女暎正義云女英生商均 繇娶于有莘氏之子謂之女志氏產文命史記索隱云有莘氏女謂之女志是生高密宋衷云高密禹禹娶于塗山氏所封國玉篇引世本云高密生高密是為禹也禹娶于塗山氏之子謂之女嬌氏產啟書曰娶于塗山史記云夏后帝啟禹之子其母塗山氏之女也

勸學第六十四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矣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水則為冰而寒於水木直而中繩輮而為輪其曲中規枯暴不復挺者輮使之然也已止也青東方色也藍染青草冰水凍也中合也繩所以為直者輮讀若矯揉輪謂車輪規所以為圓者考工記曰規之以砥其圓也枯朽也暴培起也言車輪之久而是故不升也挺直也此並言學能化其本質故不可以已也是故不升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道不知學問之大也易曰君子學以于越戎貉之子生而同聲聚之問以辨之于越戎貉之子生而同聲

大戴禮記解詁卷七
九 廣雅書局
長而異俗者教使之然也杜氏世族譜云越者姒姓封於會稽夕記云今文于為於保傳曰胡越之人生而同聲嗜慾也鄭注既不異及其長而成俗也參數譯而不能相通效習然也是故木從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如日參己焉故知明則行無過詩云嗟爾君子無恆安息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神莫大於化道福莫長於无咎廣雅云礪磨也史記索隱云參驗也已謂已躬也言博學者如每日驗諸躬行則所知之理益明所行亦無過矣詩小雅小明之五章也毛傳云息病處也靖謀也介景皆大也韓注易繫辭傳云神也者變化之極道者先王孔子曰吾嘗之遺道福者大慶之辭易曰无咎者善補過也

終日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吾嘗跂而望之不如升高而博見也升高而招非譬之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非聲加疾也而聞者著假車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海君子之性非異也而善假於物也論語曰吾嘗終日不食不如學也跂舉足也博廣也著明也假借也櫟羅南方有鳥也絕渡也呂氏川眾云善學者假人之長以補其短南方有鳥名曰蛟鳩以羽為巢編之以髮繫之葦葦風至若折于死卵破巢非不完也所繫者然也西方有木名曰射干莖長四寸生於高山之上而臨百仞之淵木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也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蘭氏之根懷氏之苞漸之滂中君子不近庶人不

大戴禮記解詁卷七
十 廣雅書局
服質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蛟讀曰蒙楊注荀子云蒙鳩鷓鴣折斷也鳥未孚曰卵完則也說文云鳥在木曰巢葦葦屬非可繫之處一切經音義引廣志云射干巢於絕巖高木也庶雅

游必就士所以防僻邪而道中正也靖安也恭敬也學記曰退止也游謂從游論語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又物類之從必有所由榮辱之來各象其德肉腐出蟲魚枯生蠹殆教亡身禍災乃作強自取折柔自取束邪穢在身怨之所構布薪若一火就燥平地若一水就溼草木疇生禽獸羣居物各從其類也由自也象似也德有吉凶榮辱象之易曰樞機之發榮辱之端以危正道亡忘也亡身謂不有其身也柔懦也是故正鵠張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樹成蔭而鳥息焉醯醢而蚋聚焉故言有召禍行有招辱君子慎其所立焉鄭注禮記云書布曰正樓皮曰

鶴陸氏釋文云正鶴皆鳥名也一曰正也然也大射則張
皮侯而棲鶴實射張布侯而設正也廣雅云醜醜也楊注荀子
正名云較暑魁之酸氣也蚋蚊也說文云秦積土成山風雨興
晉謂之蚋楚謂之蚊易曰君子以立不易方積土成山風雨興

焉積水成川蛟龍生焉積善成德神明自傳聖心備矣積聚也
不積不足以成名又曰以是故不積跬步無以致千里不積小
通神明之德傳謂傳述也

流無以成江海騏驎一蹶不能千里駑馬無極功在不舍榘而
舍之朽木不折楔而不合金石可鏝鏝一舉足也淮南說林云
致史記李斯傳云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說文云騏驎青
驥文如博棊也騏千里馬也蹶動也駑駘最下馬也極盡也舍
止也鏝讀曰鏝

泉者用心一也蟹二螯八足非蛇鮪之穴而無所寄託者用心
躁也王篇云蝨蝨也蝨蝨爪行即寒蟬也孟子曰夫胡上食
雖曰博帶揚云蒸蟹首上如鉞者玉篇云鮪魚似蛇與是故無
鱗同說文云蟹有二螯八足旁行非蛇鮪之穴無所寄託者

積憤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赫赫之事者無赫赫之功憤憤積
憤憤也赫行歧塗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目不能兩視而明耳
不能兩聽而聰騰蛇無足而騰虻鼠五伎而窮駘讀曰岐爾雅
不能兩聽而聰騰蛇無足而騰虻鼠五伎而窮駘讀曰岐爾雅

儀一兮心若結兮君子其結於一也詩曹風鳴鳩篇鄭箋云儀
儀也儀也善人君子其執義當

如也也傳云昔者瓠巴鼓瑟而沈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
馬仰秣高注淮南說山云瓠巴楚人仰秣仰頭吹吐謂馬笑也

馬仰秣高注淮南說山云瓠巴楚人仰秣仰頭吹吐謂馬笑也
齊馬道馬夫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玉居山而木潤淵
生珠而岸不枯為善而不積乎豈有不至哉高注淮南說山云

潤澤草木珠陰中之陽有光明故孔子曰野哉君子不可以不
岸不枯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

岸不枯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

大戴禮記解詁卷七

士 廣雅書局聚

學野鄙略也言人氣質鄙
略者由於不學之故也見人不可以不飾不飾無貌無貌不
敬不敬無禮無禮不立夫遠而有光者飾也近而逾明者學也
飾修飾也貌謂文貌論語語之如滄耶水潦瀾焉滄瀾生焉從

日不學禮無以立逾益也譬之如滄耶水潦瀾焉滄瀾生焉從
上觀之誰知其非源泉也滄瀾水不流之地水潦雨水也
席者原水泉本也此言人有美質亦如原泉質珠者陰之陽也

不美者學以化之及其成功與美質者無異珠者陰之陽也
故勝火玉者陽之陰也故勝水其化如神楚語曰珠足以禦火

使無水旱之災韋注云珠水精鄭注周禮玉府云玉
是陽精之純者食之以禦水氣賈疏云玉是火精 故天子藏
珠玉諸侯藏金石大夫畜犬馬百姓藏布帛不然則強者能守

之知者能乘之賤其所貴而貴其所賤不然矜寡孤獨不得焉
言德尊者所藏貴德卑者所藏賤喻學優
者德厚學淺者德薄無分於矜寡孤獨也 子貢曰君子見大川
必觀向也說文云川貫穿通流水也李巡注爾孔子曰夫水者

大戴禮記解詁卷七

士 廣雅書局聚

君子比德焉偏與之而無私似德與及也偏與之者水流溼也
也德者得其性者也宋元木並作偏與今俗本偏作偏所及者

形近譌也若作偏與則於下文所不及者相違異矣所及者
生所不及者死似仁易曰潤萬物者莫潤乎水孟子曰民其流

行痺下俯句皆循其理似義痺讀曰卑俯直也句曲也循從也
其赴百仞之谿不疑似勇也赴也水注川曰谿疑止淺者流行

深淵不測似智李注爾雅云淵藏也弱約危通似察說文云弱

曲也約繩束也言水之旋繞也危險通達也弱約危通者謂水
流於曲處則繞之危地皆能達察明也鑽微皆審謂之察春秋
繁露云水循嶽赴下惡垢穢也鑽微也審謂之察春秋

不遺小閒既似察者受惡不讓似貞貞定也精定不動或也
苞裹不清以入鮮潔以出似善化苞裹藏納也鮮明也潔若變

化其必出量必平似正出也必出者孟子曰水無有不平也
平左傳曰盈不求概似厲盈滿也揚云概平斗斛也水盈不

腐方也此與上經似正互文相折必以東西似意折謂曲折必
足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折必以東西似意以東西者孟
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也似是以見大川必觀焉
意者意東而東意西而西也

長沙蕭 鑑初校

南海潘元杰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三 廣雅書局印

大戴禮記解詁卷七

大戴禮記解詁卷七

大戴禮記解詁卷七

大戴禮記解詁卷七

大戴禮記解詁卷七

大戴禮記解詁卷七

大戴禮記解詁卷七

大戴禮記解詁卷七

大戴禮記解詁卷七

大戴禮記解詁卷七

大戴禮記解詁卷七

大戴禮記解詁卷七

大戴禮記解詁卷七

大戴禮記解詁卷七

大戴禮記解詁卷七

大戴禮記解詁卷七

大戴禮記解詁卷七

大戴禮記解詁卷八

南城王聘珍撰

子張問入官第六十五

子張問入官於孔子孔子曰安身取譽為難也官猶仕也安定其身而後動又曰危以動則民不與也譽聲美也也易曰君子安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子張曰安身取譽如何孔子曰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措已過勿發失言勿踣不善辭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自行此六路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盧注云專為自納於己進或聲譽為措聘珍謂學記論語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毛詩傳云發行也論語曰不貳過易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玉篇云踣曲也失言勿踣謂言之或失不可曲諱也說文云辭訟也廣雅云遂行事勿稽謂之也或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盧注云凡行政事勿稽謂之上六且夫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距諫者者可以自通故稱路也

大戴禮記解詁卷八

廣雅書局

慮之所以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墮怠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者事之所以不成也歷者獄之所由生也君子入官除七路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數疾也獄也慮思也樂記曰慢易以犯節墮廢也怠懈也時後謂也故君子失時也專謂專欲左傳曰專欲難成盧注云歷歷亂也故君子南面臨官大城而公治之精知而略行之合是忠信考是大倫存是美惡而進是利而除是害而無求其報焉而民情可得也城當為誠形聲之誤也誠信實也無私曰公倫理次存察也盧注云精知者當先是大路略行者謂度時而施能令是六路之忠信及進除七路之利害施故臨之無抗民之志勝之無犯民馬而不求報則民情不失矣故臨之無抗民之志勝之無犯民之言量之無狡民之辭養之無擾於時愛之勿寬於刑言此則身安譽至而民自得也周書諡法曰逆天虐民曰抗勝之者以理屈之犯陵也量度也狡謂狡詐擾亂也無擾於時者孟子曰不違農時殺不可勝食故君子南面臨也寬縱也樂記曰刑以防其奸庶幾云言從也

官所見邈故明不可弊也所求邈故不勞而得也所以治者約

故不用眾而譽至也邈近也弊敗也約要也用謂役用之也盧注云言所見先求於近者中庸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也所求邇言法象在內故不遠源所求自近始故詩云無佃甫田勞心切切法象在內故不遠源泉不竭故天下積也而木不寡短長人得其量故治而不亂襄三十一傳曰君子在位作事可法德行可象內謂身也原水泉本也竭盡也積聚也原泉喻法象而木讀曰如真罕也言天下既聚則人材不寡如木之或短或長隨人故六者貫乎心之量度而用之人材各得其用而天下治矣故六者貫乎心藏乎志形乎色發乎聲若此則身安而譽至而民自得也賈習注云志者心之府也聲言也故君子南面臨官不治則亂至亂至則爭爭之至又反於亂是故寬裕以容其民慈愛以優柔之而民自得也盧注云亂至民錯亂也聘珍謂爭競也反猶重也留子曰爭已辨者作亂之所由興也中庸曰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優柔謂委從之故躬行者政之始也調悅者情之道也善政行易則以俟其化

大戴禮記解詁卷八

廣雅書局

民不怨言調悅則民不辨法仁在身則民顯以佚之也始本也悅也易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行易謂民之奉行不難也言號令也辨法爭法也左氏昭六年傳曰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微倖以成之仁謂躬行調悅也身謂臨官者之身顯明也佚樂也財利之生徵矣貪以不得微明也大學曰生財有道專利為善政必簡矣苟以亂之簡約也苟謂苟簡論語曰居政而行簡善言必聽矣詳以失之聽從也詳審察也過於伺察規諫日至煩以不聽矣煩亂也言臨官者心亂言之善者在所日間行之善者在所能為之君子行之善者在其能躬行記聽而失之則無益於故上者民之儀也有司執政民之表也邇臣便辟者羣臣僕之倫也荀子君道云君者儀也有司執政謂卿大夫也表是羣臣羣僕標準也邇臣便辟謂侍御之臣盧注云倫理也言之綱理也故儀不正則民失舊表弊則百姓亂邇臣便辟不

亂也德盛者得之也德不盛者失之也是故君子考德而天下

之治亂得失可坐廟堂之上而知也德盛則脩法德不盛則節

政法政而德不衰故曰王也大宰職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

置鄭注云歲終周季冬月也彤珍謂廟堂者大廟明堂也法即

下經所云五法政即五政法政而德不衰者修法飾政而德乃

永盛盧注云王者凡人民疾六畜疫五穀災者生於天天道不

往也民所歸也凡人民疾六畜疫五穀災者生於天天道不

順生於明堂不飾故有天災則飾明堂也順備也不順者不備

也物穢者試其上使明由他物而後明猶加文於質上也盧注

云淮南子云明堂之廟行明堂之令以調陰陽之氣而知四時

疾之災也凡民之為姦邪竊盜歷法妄行者生於不足不足生

於無度量也無度量則小者偷墮大者侈靡而不知足故有度

量則民足民足則無為姦邪竊盜歷法妄行者故有姦邪竊盜

歷法妄行之獄則節度量也李注文選引韋昭云歷于也說文

云度法制也量稱輕重也荀子禮

論云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凡

則不能不爭爭而後且墮廢也靡讀曰糜謂財物糜散別敵也

不孝生於不仁愛也不仁愛生於喪祭之禮不明喪祭之禮所

以教仁愛也致愛故能致喪祭春秋祭祀之不絕致思慕之心

也夫祭祀致饋養之道也死且思慕饋養况於生而存乎故曰

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故有不孝之獄則飾喪祭之禮也仲尼

曰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致盡也

盧注云孝經曰春秋祭祀以時思之也經解曰喪祭之禮廢則

死忘生者罷矣凡弑上生於義不明義者所以等貴賤明尊

卑貴賤有序民尊上敬長矣民尊上敬長而弑者寡有之也朝

大戴禮記解詁卷八

五 廣雅書局

幼無序而教以敬讓也故有鬪辨之獄則飾飲酒之禮也辨

也侯犯凌侮也周禮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鄭注云陽禮謂

鄉飲酒之禮也盧注云經解曰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泯

而爭鬪之凡淫亂生於男女無別夫婦無義昏禮享聘者所以

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故有淫亂之獄則飾昏禮享聘也昏禮

者昏禮曰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舅姑先降自西階婦

降自階階以著代也內則曰聘則為妻鄭注云聘問也妻之言

齊也以禮聘問則得與夫敵體盧注云經解曰故曰刑罰之所

從生有源不務塞其源而務刑殺之是為民設陷以賊之也說

也盧注云禮察曰禮禁將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也刑罰之源

生於嗜慾好惡不節故明堂天法也禮度德法也所以御民之嗜慾好

惡以慎天法以成德法也刑法者所以威不行德法者也盧注

言百姓犯刑故明堂天法也禮度德法也所以御民之嗜慾好

惡以慎天法以成德法也刑法者所以威不行德法者也盧注

罰之所由故明堂天法也禮度德法也所以御民之嗜慾好

惡以慎天法以成德法也刑法者所以威不行德法者也盧注

堂天神所在也王者於此則天無私勑施之法禮謂三百三千

也聘珍謂度數也德法者躬行心德垂為法象也易曰君子

請日順威畏也令可畏懼也故季冬聽獄論刑者所以正法也

法正論吏公行之聽平治也獄謂邦國都鄙官府之獄訟論刑

輕是也正定也論擇也吏是故古者天子孟春論吏德行也德

君吏治人者也無私為公是故古者天子孟春論吏德行也德

行外內之稱在心能理功能德法者為有德日治功也周禮

為德施之為行能理功能德法者為有德日治功也周禮

云制法成治若各歸是也能行德法者為有行行用也謂奉行

大戴禮記解詁卷八

六 廣雅書局

之六計弊羣吏成者功就不可易也周禮

有德二日廉能成德法者為有功日國功日功有功者亦貴

相備故上文總言論吏德行也故論吏而法行事治而功成季

冬正法孟春論吏治國之要也吏奉法者也事立功者也盧注

云春論班賞冬考量刑則莫不

德勸德法者御民之術也吏者也刑者筴也天子御者內史

德勸德法者御民之術也吏者也刑者筴也天子御者內史

德勸德法者御民之術也吏者也刑者筴也天子御者內史

德勸德法者御民之術也吏者也刑者筴也天子御者內史

德勸德法者御民之術也吏者也刑者筴也天子御者內史

德勸德法者御民之術也吏者也刑者筴也天子御者內史

德勸德法者御民之術也吏者也刑者筴也天子御者內史

德勸德法者御民之術也吏者也刑者筴也天子御者內史

德勸德法者御民之術也吏者也刑者筴也天子御者內史

德勸德法者御民之術也吏者也刑者筴也天子御者內史

德勸德法者御民之術也吏者也刑者筴也天子御者內史

德勸德法者御民之術也吏者也刑者筴也天子御者內史

德勸德法者御民之術也吏者也刑者筴也天子御者內史

德勸德法者御民之術也吏者也刑者筴也天子御者內史

德勸德法者御民之術也吏者也刑者筴也天子御者內史

德勸德法者御民之術也吏者也刑者筴也天子御者內史

德勸德法者御民之術也吏者也刑者筴也天子御者內史

德勸德法者御民之術也吏者也刑者筴也天子御者內史

德勸德法者御民之術也吏者也刑者筴也天子御者內史

德勸德法者御民之術也吏者也刑者筴也天子御者內史

太史左右手也古者以法為銜勒以官為轡以刑為筴以人為
手故御天下數百年而不解墮說文云銜馬勒口中從金从行
轡拂也牽引拂戾以制馬也笑馬筴也說文云御使馬者從
从卸徐錯云卸解車馬也或曰或卸御也說文云御使馬者從
史皆宗伯之屬太史下大夫二人內史中大夫一人俱親王之
官也書曰太史內史云內史太史左右手則太史為左史內史
為右史馬說文云善御馬者正銜勒齊轡筴均馬力和馬心故
勒馬頭絡銜也

口無聲手不搖筴不用而馬為行也善御民者正其德法飭其
官而均民力和民心故聽言不出於口刑不用而民治是以民
德美之職曰掌均地征均地守均地職均人民牛馬車塗之力
征和民心者經解曰發號出令而民悅謂之和聽言謂聽訟之
言不出於口者論語曰必也使無訟乎民荷其恩謂之德美大
之也夫民善其德必稱其人故今之人稱五帝三王者依然若
猶存者其法誠德其德誠厚善猶美也稱舉也依然思慕之貌
法誠德者法本於德也厚猶大也

大戴禮記解詁卷八

七 廣雅書局

也夫民思其德心稱其人朝夕祝之升聞於皇天上帝欲馬故
承其世而豐其年祝祈也欲猶願也承長也不能御民者棄其
德法警備御馬棄轡勒而專以英御馬馬必傷車必敗無德法
而專以刑法御民民心走國必亡走去也孟子曰失其民者失
子曰舜無佚民亡德法民心無所法循迷惑失道上必以為亂
無道苟以為亂無道刑罰必不克成其無道上下俱無道亡無
循者效法遵循也迷誤也或謂或開充勝也成其無道者刑罰
不中則民手足無所措而為倍畔之事矣上下俱無道者孟子
曰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故今之稱惡者必比之
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是也故今之稱惡者必比之
於夏桀殷紂何也曰法誠不德其德誠薄夫民惡之必朝夕祝
之升聞於皇天上帝不欲馬故水旱竝興災害生焉故曰德法
者御民之本也其德謂因德也釋名云薄道古之御政以治天

下者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周禮天官冢宰
爾雅曰冢大也干寶云濟其謂濁和其剛柔而納之中和曰宰
鄭云司徒主限地者截發萬物天子立司徒而納之中和曰宰
安擾萬民禮注云天性發施故為道地理含藏故主宗伯之官
德道德者包五性內外之稱也天地之官尊故總焉宗伯之官
以成仁周禮春官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鄭云宗
也成仁者仲尼燕居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疏之禮
所以仁昭穆也饋與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
黨也食饗之禮司馬之官以成聖周禮夏官司馬掌邦政鄭云
所以仁賓客也司馬之官以成義周禮秋官司寇掌
征伐者所以平通天下司寇之官以成禮周禮冬官司
秋聚斂藏於萬物也司空之官以成禮周禮日冬官司
亦所以富立家使民無空者也以成禮者禮注云凡宗社之設
城郭之度宮室之量典故六官以為轡司會均入以為軛故御
服之備皆冬官所職也故六官以為轡司會均入以為軛故御
四馬執六轡御天地與人與事者亦有六政周禮司會掌邦之

大戴禮記解詁卷八

八 廣雅書局

武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鄭云會大計也司會主天下之大
計計官之長詩曰登以轡軸毛傳云轡內轡也鄭箋云轡繫
於軾前四馬六轡者孔氏毛詩疏云每馬有二轡四馬當八轡
矣諸文皆言六轡者以駟馬內轡納之於軾故在手者惟六轡
耳禮注云去政謂是故善御者正身同轡均馬力齊馬心惟其
道德在聖禮義也是故善御者正身同轡均馬力齊馬心惟其
所引而之以取長道禮注云不違於節故任其馳聘珍謂引導
也遠行可以之考工記曰攻國之人急疾可以御急疾謂馬馳
也天地與人事此四者聖人之所乘也乘治是故天子御者太史
內史左右手也六官亦六轡也天子三公合以執六官均五政
齊五法以御四者故亦惟其所引而之以之道則國治以之德
則國安以之仁則國和以之聖則國平以之義則國成以之禮
則國定此御政之體也三公太師太傅太保也鄭云三公者內
者五行之政明堂月令所施於四時者也禮注云五法謂仁義
禮智信四者天地與人與事治典經邦國敘典安邦國禮典和

邦國政典平邦國刑典詰
邦國體國經野事官之職
不過也是故官屬不理分職不明法政不一百事失紀曰亂也
亂則飭冢宰 屬官眾也理治也分辨也大宰職曰以官府之六
也飭謂地宜不殖財物不蕃萬民飢寒教訓失道風俗淫僻百
姓流亡人民散敗曰危也危則飭司徒 殖生也月令曰善相鄰
五穀所殖以教道民財讀曰材謂草木物謂鳥獸周禮曰司徒
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辨鳥獸以辨草木又曰以荒政十有二
聚萬民又曰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僻邪也王
制曰志淫好僻敗潰也民逃其上曰潰釋名云危既也既既不
固之 父子不親長幼無序君臣上下相乘曰不和也不和則飭
宗伯 乖戾也周禮宗伯掌邦禮以賢能失官爵功勞失賞祿爵
祿失則士卒疾怨兵弱不用曰不平也不平則飭司馬 賢能謂
司士職曰以德詔爵以功詔祿王制曰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
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

大戴禮記解詁卷八

九

定然後爵之司動職曰掌六鄉賞地之法以等其功國功曰功
事功曰勞司功職曰司馬之屬也士卒者周禮百人爲卒卒
長皆上士左傳曰眾散爲弱 刑罰不中暴亂姦邪不勝曰不成
周禮曰司馬佐王平邦國 刑罰不中暴亂姦邪不勝曰不成
也不成則飭司寇 周禮曰司寇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
立事失理財物失量曰貧也貧則飭司空 審悉也論語曰審法
邦國養萬民生百物之事理條理
也財謂幣帛物謂器用量度也 故曰御者同是車馬或以取
千里或數百里者所進退緩急異也治者同是法或以治或以
亂者亦所進退緩急異也 五帝三王其法誠德夏桀殷紂法誠
不德德惟治否德亂進退緩急存乎
也德

明堂第六十七

明堂者古有之也 盧注云明堂之作其代未得而詳也案淮南
漢武帝時有獻黃帝明堂圖者四面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
無壁中有一殿然其由或始於此也

廟三十六戶七十二廟 隋書牛弘傳引蔡邕明堂月令論云明
廟乘九宮之數也 以茅蓋屋 廟茅屋也左傳曰清上圓下方
天圓地方 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 朝諸侯於位昔者周
負斧依南鄉而立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階之
東西上諸侯之位階之西東而北上諸侯之位階之東
而東上諸侯之位階之西東而北上諸侯之位階之東
上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 外水曰辟雍 牛弘傳引明堂陰
周禮行水左旋以象天蔡邕云水關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於
外以象四海盧注云韓詩說辟雍如璧雍以水不謂言辟者
取辟有德不言辟水言雍雍雍雍雍雍雍雍雍雍雍雍雍雍
子曰辟雍孔氏詩靈臺疏云大戴禮政移篇曰大學明堂之東
序南蠻東夷非狄西戎 明堂位曰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而
也 之國西門之外北而南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
之國應門之外北而南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
明堂月令 盧注云於明堂之令 赤綴戶也白綴牖也 赤綴戶也白綴牖也
者陰氣虛注 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 此五行生成之數明堂也白
云綴飾也

大戴禮記解詁卷八

十

傳云天一生水於北地二生火於南天三生木於東地四生金
於西天五生土於中地六成水於北天七成火於南
與地二并地八成木於東與天三并天九成金於西與地四并
地十成土於中與天五并經言五不言十者鄭注云西與地四并
數五成數十但言五者土以生爲本鄭注云西與地四并
五行先起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土室於中央東
南之室兼木矣西南之室兼火矣西北之室兼金矣中央
太室有四堂四角之室皆有室故知義然也聘珍謂鄭賈據五
室而言若此經九室五室皆有室故知義然也聘珍謂鄭賈據五
九而六八爲四角三二七四九一六皆左旋五爲中央爲左
廟太室二爲明堂太廟七爲明堂右个明堂右个明堂右个
个是火而兼金四爲總章太廟九爲總章右个明堂右个明堂
堂之左个是金而兼木一爲元堂太廟六爲元堂右个明堂右
个即青陽之左个是木而兼水三爲青陽太廟六爲元堂右个
青陽右个青陽之右个是明堂之左个是木而兼火矣堂高三尺
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上圓下方 蔡云堂高三尺以應三統考工
政教之堂周度以筵亦王明堂者明九室十二堂以應日辰牛
廟其宮方三百步 蔡云明堂制度之數十二堂以應日辰牛

水內徑三百步聘珍謂六尺為步十尺為丈三百步凡一百八十丈每室東西九筵筵九尺是南步占地二十四丈三尺南北七筵三室占地一百五十五丈七尺以爲每室中開空道寬廣應過於其室四戶八牖透相對向非聯綴爲之

故左个右个得以隨其時之方位開其戶牖在近郊近郊三十里古者明堂靈臺辟雍爲一五經異義云公羊說皆在國之東言三十里者約成數也此經或以爲明堂者文王之廟也孝經曰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五經異義云講學大夫清于登說周公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五精之神太微之庭有五帝座星古周禮孝經說明堂文王於明堂以昭事上帝謹案今禮古禮谷以義說無明文以知之鄭氏云清于登之言取義於孝經援神契援神契說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窗四闔布政之宮在國之陽帝者諸也象上可承五精之神五精之神實在大微於辰爲巳是以登云然孔氏毛詩靈臺疏云盧植禮記注云明堂即太廟也天子太廟上可以望氣故謂之靈臺中可以序昭穆故謂之大廟圖之以水似壁故謂之辟雍古法皆同一處近世殊異分爲三耳蔡邕月令論云取其宗廟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圍如璧則曰辟雍

異名而同耳其實一也穎子容春秋釋例云太廟有八名其體一也肅然清靜謂之清廟行禘祫序昭穆謂之太廟告朔行政謂之明堂行饗射養國老謂之辟雍占雲物望氣祥謂之靈臺在左傳亦云靈臺在太廟明堂之中此等諸儒皆以廟學明堂也

朱草日生一葉至十五日生十五葉十六日一葉落終而復始也盧注云孝經援神契曰朱草生葦葦嘉禾成楚蒲仁則生其形無記周時德澤洽和蒿茂大以爲宮柱名蒿宮也

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屋竹書紀年云周德既隆草木

路寢也者謂此蒿宮制如路寢也爾雅曰無東西廂待朝在南

有室曰寢天子將有祀事於明堂則致齊於此宮

待朝在南宮視朝於治朝天子待朝於門屏之間謂之

孔氏曲禮疏云

天子受朝於路門外之朝於門外而立以待諸侯之至於

日當立也此經是朝諸侯於明堂與治

揖朝出其南門禮

朝異制故待於南宮南宮即明堂太廟也

揖朝出其南門禮

日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南宮南宮之門即明堂太

廟南門之戶經言此者明天天子見諸侯惟在明堂南面皆青陽

大戴禮記解詁卷八

七

大戴禮記解詁卷八

大戴禮記解詁卷八

七

廣雅書局

總章元堂皆是告朔行令之宮而非朝諸侯之地明堂位曰朝諸侯於明堂天子負斧依南嚮而立是也

長沙蕭 鑑初校

南海潘元杰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千乘第六十八

公曰千乘之國何氏論謂集解云馬云司馬法六尺為步百
通十為成成出革車一乘然則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足
百一十六里乘之國者百里之國也古者非田方里為井十井
為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周禮包依王制孟子疑義故兩
焉受命於天子命作牧九命作伯通其四疆通達也疆界也
國封其疆之教其書社家則共置社書社以社數書於策
孔子世家索隱云書社者社之人名於籍聘珍謂教其書
社者郊特牲曰簡其車賦歷其卒伍而君親誓社以習軍旅也
循其灌廟循順也灌指也順其昭穆聚羣建其宗主建也周
族得民主以利得民主於左氏定四年傳曰分魯公以股民六族徐
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

大戴禮記解詁卷九

醜類以法則周公用命於周是使之職事於魯晉語曰再世
 以下主之韋注云大夫稱三卿司徒司馬司空又周禮大夫之
 世絕者設其四佐四佐謂三卿司徒司馬司空也又周禮大夫之
 不絕者設其四佐四佐謂三卿司徒司馬司空也又周禮大夫之
 兼司寇之事故春秋左傳云季孫為司徒叔孫為司空也又周
 可空置氏周禮典命疏云魯為州牧立孤與公同列其五官大夫
 公亦得置孤者魯為州牧立孤與公同列其五官大夫五人
 也孔氏王制疏云五人者謂司徒司空司馬司空也又周禮大夫
 一也小司徒制疏云五人者謂司徒司空司馬司空也又周禮大
 也司馬之下惟置處其朝市處制也考工記曰為仁如何子曰
 不仁國不化謂教成於上而易俗於下也子曰何如之謂仁子
 曰不淫於色謂教成於上而易俗於下也子曰何如之謂仁子
 也立妃設如太廟然乃中治中治不相陵不相陵斯庶幾遠造
 則事上靜靜斯潔信在中爾雅曰如也左氏桓二年傳曰
 廟然若禮器曰太廟之內敬矣君親制祭夫人薦盥君親制性
 夫人薦酒中廟內也賈注國語云妾御曰嬖嬖讀曰章明也庶

大戴禮記解詁卷九

慎言長幼小大必中度朝讀如左傳楚子朝其大夫蒯聵曰
左傳云三年傳曰有事而會也言謂在會之言孔子曰二十三
云節同者據年之序以節不以年言長幼謂國也山宮中以及
幼說文云度法制也此國家之所以崇也崇尊也山宮中以及
國皆有禮度立子設如宗社宗社先示威威明顯見辨爵集德
是以母弟官子威有臣志莫敢援於外大夫中婦私謁不行此
所以使五官治執事政也此言立世子之道或國無嫡子而立
則也辨爵者立子以貴也集庶者宗社謂宗廟社稷爾雅曰威
也公子謂羣公子也拔於外者左氏桓十一年傳曰君多內寵
子無大拔將不立左氏文六年傳曰晉襄公卒趙孟曰立公子
雍秦大而適足以為撥大夫謂嬖大夫中婦謂嬖妾謂請也左
氏莊二十八年傳曰晉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
廷莫不夫政以教百姓百姓齊以嘉善故蠱俊不生此之謂良
正矣

民國有道則民昌此國家之所以大遂也論語曰政者正也正
也以正萬民齊同也嘉樂也蠱惑亂也卿設如大門大門顯美小
大尊卑中度開明閉幽內祿出災以順天道近者閑焉遠者稽
焉卿謂上卿執政者王制曰諸侯之上大夫卿李注爾雅云宮
門二徹參大門應門也度數也小大夫卿李注爾雅云宮
王宮門阿之制五雉鄭注云雉長三丈高一丈四尺考工記曰
也小宮內也祿也近者羣臣遠者萬民開法也稽猶考也議
注爾雅云宮門阿之制五雉鄭注云雉長三丈高一丈四尺考工記曰
而行之以時通於地散布於小理天之災祥地寶豐省及民其
響其祿共任其災此國家之所以和也禁政教也鄭注謂禮云
謂司徒為宰干寶云濟其清濁和共剛柔而納之中也日宰時
天時也地謂地利通者周語曰順時視土是也散布謂布德小
者物之微也散布於小者月今日立春之月命相布德和合禁
止伐木毋覆巢毋殺胎蟲胎天飛鳥毋麝毋卵是也此謂變理

天反時為災吉氣為祥地質謂五地之物生陸氏釋文云地以
國有四輔輔卿也卿設如四體母易事母假名母重食
也大夫也如四體者中庸曰體羣臣也孔疏云言接納羣臣與
之同體也母易事者官不易方也言官守其業無相踰易母假
名者名位不同禮亦異
凡民戴名以能云戴職也名者大司馬職曰縣師各以其名
職曰使民與能入使治之賈疏云以為比長食力以時成以事
鄰長已上之官治民之貢賦田役於內也
立鄰注禮器云食力謂農工商也以時成者孟子曰不違農時
節材事任商以市事鄉此所以使民讓也尚能也民咸孝弟
而安讓此以怨省而亂不作也此國之所以長也安讓則怨省
伯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論語曰其
為人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

大戴禮記解詁卷九

也長下無用則國家富鄭注周禮云下猶去也淮南齊俗云不
川物民上有義則國家治儀可象周禮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
乃足鄭注云故書儀或為儀長有禮則民不爭禮周禮曰肆師掌立國祀
義杜子春讀為儀立有神則國家敬禮周禮曰肆師掌立國祀
則民不爭鄭注云陽庶庶云兼同也愛親也昏義曰同
則民兼而愛之則民無怨心庶庶云兼同也愛親也昏義曰同
不苛以爲無命則民不偷也謂偷
親則民不怨鄭注云陰禮謂男女
之禮昏禮以時則男不曠女不怨
其教也無命者不言吉凶禍福之命王制曰脩其教不替者先
易其俗周禮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賈疏云偷苟且也樹之德者
王本此六者而樹之德此國家之所以茂也論語曰爲政以德
也茂者設其四佐而官之春秋元命苞云官之爲言曰司徒典春
也此文與下經爲總曰司徒典春
以教民之不則時不若不合周禮司徒爲地官於侯甸則兼家
事則法也時謂天時農書云春土冒穢陳根可拔耕者急
發若順也令善也民有不知時不若不合者司徒成教之成良

大一百七十九

幼老疾孤寡以時通于四堰有闕而不通有煩而不治則民不
樂生不利衣食成平也禮運曰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
達也四堰謂四境至國中以至四境民情無不達也時謂春時通
闕也煩亂也不利衣食者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凡民之藏
財以及山川之神明加于民者發國功謀齊戒必敬會時必節
鄭注周禮云凡計數之藏財蓄積也月令曰命宰歷卿大夫至
於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具山林各川之祀祭法曰山林
川谷邱陵能出雲霧風雨見怪物皆曰神又曰山林川谷邱陵
民所取財用也廣雅云發舉也功勞也謀談也發國功謀謂舉
先世之以功定國與謀法施於民者而祀之祭法曰法施於
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會至也時謂祭時節禮節也日
麻巫祝執伎以守官侯命而作祈王年禱民命及畜穀黃征庶
虞草日謂日者卜筮掌日之術也麻謂麻正主治麻數者巫祝
用執伎以事上不貳事不移官命謂司徒之命作起也起而各
執其事也祈求也祈王年者大祝職曰年祀是也禱告事求福
也禱民命者小祝職曰順豐年逆時兩靈風旱災兵遠舉疾
並民命之所關也畜穀謂六畜五穀書征謂飛禽走獸也庶虞

大戴禮記解詁卷九

草謂山虞澤虞所掌之山澤林麓並方春三月緩施生育動作
禱之者欲使上下草木鳥獸咸若也
百物於時有事享于皇祖皇考朝孤子八人以成春事緩和也
勅作百物者月令曰季春之月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養也
萌者盡達亨于祖考者謂禮曰以祠春享先王也朝召也召而
贊之也孤子死王事者之子司馬司夏以教士車甲錄云司馬
也郊特牲曰春饗孤子是也言爲武者也夏整齊萬物聘珍謂士
象夏所立之官馬者武也言爲武者也夏整齊萬物聘珍謂士
官國之制力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蓋此勇力之士無
事則教於司馬之屬若軍師發卒則司徒教以兵車衣甲之儀
凡士執伎論功脩四衛強股肱質射御才武噭慧治眾長卒所
以爲儀綴於國執伎謂持五兵之藝功猶力也噭也四衛者
治眾長卒者周禮曰百人爲卒
卒長皆上士毛詩傳云綴表也出可以爲率誘於軍旅四方諸
侯之遊土國中賢餘秀興閱焉出謂司馬出軍率讀曰帥左氏
軍旅誘教也周禮有二千五百人爲軍五百人為旅賢餘卿
大夫之餘子之賢者興升也秀興者造士之秀升於司馬者也

大一百八十八

闕其數也司馬辨論官材故四方之遊
仕國中賢秀皆當悉數而省視之
方夏三月養長秀蕃庶

物於時有事享于皇祖皇考
爵士之有慶者七人以成夏事
雁

日不祭而實者謂之秀周禮曰以禴夏享先王慶垂也
司寇司

秋以聽獄訟治民之煩亂執權變民中
鄭云寇害也秋者適也

於萬物也聽平治也獄謂相告以罪名者訟謂以財貨相告者
刑亂國用重典執權變民中者執其凡民之不刑刑正人之法

不敬以欺惑撞愚
作起謂動作起事敬畏也不敬
作於財賄六

畜五穀曰盜
泉貨曰財誘居室家有君子曰義
未詳其義子女

專曰娛
言說文云娛巧也一日女子笑貌
後鄭云

矢木石謂楨也說文云楨建大木置石其上
以中情出小曰開

大曰講
中情國中之情實也問反問也賈氏周禮疏云異國欲
本亦作構謂交構也

國語曰怨構諸侯
利辭以亂屬曰讒
屬邪也利辭變亂以財

投長曰貨
長廣雅云貨借也
凡犯天子之禁陳刑制以追

國民之不率上教者
陳列也刑謂刑書制裁制也
薛罪書曰明

士師之職曰掌國之五禁之法以左右刑罰皆以木
夫是故一

家三夫道行三人飲食衰樂平無獄
刑也道行謂在力役之專

出老耆一人其餘男女強弱相半
其大數平均也力政均民情

農夫九人以成秋事
月令曰季秋之月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內

嘗之周禮曰以嘗秋享先王
皇考皇極也嘗新謂新穀熟

老也郊特牲曰秋食者老食養也氣也
司空司冬以制度制地

大戴禮記解詁卷九

五 廣雅釋義

事鄭云冬閉藏備物天子立司空使掌邦事亦所以富立家使
民無空者也制度法度也制地事謂裁制地事下經所云是

也準揆山林規表衍沃畜水行澆灌浸以節四時之事
準平也

積石曰山竹木曰林規畫也表明也下平日曰衍有澆曰沃
沃氏

行耆周禮曰以溝澆水杜子春謂以溝行水也耆者廣韻云衰
小也滅也澆也謂水大而滅之使小也周禮曰以澆澆水澆注

周禮曰以澆澆水澆注云澆者澆也謂以水澆去所澆之草
年所澆之草而治田種稻是也澆者可以為澆灌澆田者也準

節制也四時之事謂治地遠近以任民力以節民食太古食壯
耕耘收穫之事也

之食攻老之事
鄭注載師云國稅輕近而重遠近者多役也太

之民秀長以壽者會也在今之民羸醜以時者事也
長釋言云

秀者物皆成也壽久年也食謂足食羸劣也醜惡也謂死於
道路如鳥獸也說文云鳥獸殘骨曰醜醜可惡也从骨此聲明

大戴禮記解詁卷九

木 廣雅釋義

室月令曰掩器籩飢飢
或从肉事謂力役之事太古無遊民食節事時民各安其居樂

其宮室服事信上上下下交信地移民在
游民不習士農工商之

者齊語曰少而習焉其心安焉樂宮室者周禮曰以木俗六安
萬民一曰微宮室地移民在者孟子曰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

人之不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
今之世上治不平民治不和

百姓不安其居不樂其宮老疾用財壯校用力於茲民游薄事
食食於茲民憂

廣雅云校健也游猶流也薄迫也事謂力役之
食謂民不得食須探取而後食也

古者殷書為成男成女名
屬升于公門此以氣食得節作事得時勸有功夏服君事不及

嗚冬服君事不及凍是故年穀不成天之饑饉道無殫者
服謂

類也升登也媒氏職曰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于版辨其國中與
司民職曰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辨其國中與

大戴禮記解詁卷九

大戴禮記解詁卷九

讀曰饑餓注聘禮云饑猶粟也給也節多寡之度作與也事謂
築邑處宿市治宮室城郭道渠之類得時者左氏莊二十九
傳曰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裁日
至而畢勸勉也王制曰樂事勸功陽傷暑也年周一年也穀謂
五穀成備也穀梁襄二十四年傳曰五穀不升謂之大饑一穀
不升謂之饑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
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道路也饑在今之世男女厲散名不
死為殍左氏昭三年傳曰道殍相望在今之世男女厲散名不
升于公門此以氣食不節作事不成天之飢饉於時委民不得
以疾死時是也委棄也不得以疾死者孟子是故立民之居必
于中國之休地因寒暑之和六畜育焉五穀宜焉辨輕重制剛
柔五味以節食時事休美也周禮曰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
則景長多寒制克也王制曰剛柔輕重運速異齊五味異和東辟之民曰夷精以僿至于大
遠有不火食者矣南辟之民曰蠻信以朴至于大遠有不火食
者矣西辟之民曰戎勁以剛至于大遠有不火食者矣北辟之

大戴禮記解詁卷九

七 廣雅書局

民曰狄肥以戾至于大遠有不火食者矣及中國之民曰五方
之民有安民和味咸有實用利器知通之信令之安止也安民
謂居止之民
王制曰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用備器知通之
者王制曰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
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隄北方曰譯鄭注云隄之言知也孔
疏云謂通傳夷狄之語與中國相知信令之者信猶節也掌節
疏曰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鄭注云節為及量地度居句邑
信釋名云令領也理領之使不得相犯也及量地度居句邑
有城郭立朝市地以度邑以度民以觀安危及至也量地度居
制邑度地以居民是也城外為郭而朝後市度邑度民者王制
曰地邑民房必參相得也安危猶利害周禮曰以相民宅而知
其利距封後利先慮久固依固可守為與可久能節四時之事
書其利距封後利先慮久固依固可守為與可久能節四時之事
霜露時降距起也封土界也周禮曰制其畿疆而溝封之後利
封疆是為利也慮謀也依固也司險職曰設國之五溝五塗而
樹之林以為阻固掌固職曰掌修城郭溝池樹栗之固若行山
川則因之與深也節四時之事霜露時降者言中國之休地也
周禮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

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方冬三月草木落庶虞誠五穀必入于倉
於時有事蒸于皇祖皇考息國老六人以成冬事庶虞謂山林
澤虞謂川澤之官也
歲收也月令曰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供郊廟及百祀之薪燎
又曰舉五穀之要誠帝籍之收于神倉蒸絜也冬物畢成可祭
者眾也周禮曰以蒸冬享先王息休也國老國之耆民咸知
大夫致仕者月令曰春數八夏數七秋數九冬數六也民咸知
孤寡之必不末也咸知有大功之必進等也咸知用勞力之必
以時息也推而內之水火入也弗之顧矣而況有強適在前有
君長正之者乎公曰善哉末薄也孤寡不末者朝孤子以成春
事也等謂等級必進等者夏爵士之
息國老也回首曰願適讀曰敵正者治也
四代第六十九

大戴禮記解詁卷九

八 廣雅書局

公曰四代之政刑論其明者可以為法乎四代謂虞夏商周論
擇也樂記曰政以一
其行刑以
防其姦子曰何哉四代之政刑皆可法也公曰以我行之其
可乎子曰否不可臣願君之立知而以觀間也間謂所聞四代
之政刑白虎通
云智者知也獨見前聞
不惑於事見微知著也四代之政刑君若用之則緩急將有所
不節不節君將約之約之卒將棄法棄法法是無以為國家也緩
謂事之輕重遲速異宜者鄭注考工記云節猶適也約之者以
法約束之也卒終也卒將棄法者操之已切事做而法窮也
公曰巧匠輔繩而斷胡為其棄法也輔相也繩謂繩墨也
所以彈曲直者也子曰心
未之度習未之狎此以數踰而棄法也夫規矩準繩鈞衡此昔
者先王之所以為天下也小以及木近以知遠今日行之可以
知古可以察今其此邪左氏昭二十八年傳曰心能制義曰度
狎安習也孟子曰習矣而不察焉爾雅
曰數疾也說文云逾透進也孟子曰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
規矩準繩以為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鄭注月令云三十斤曰
鈞稱上曰衡經解曰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水火金木土穀此
謂六府廢一不可進一不可民並用之今日行之可以知古可

以察今其此邪謂之六府進竊盜也左氏文七年傳曰水火金木土穀
穀異物昔夏商之未興也伯夷謂此二帝之眇伯夷史謂當
而皆任二帝多相亂言爲此規矩準繩鈞衡及六府之屬書曰伯
夷降典折民惟刑二帝謂堯舜注說卦傳云眇成也公曰
長國治民恆幹長君也恆常也幹體也言君國論政之大體以
牧民辨歷大道以時地性與民之陽德以教民事上服周室之

典以順事天子脩政勤禮以交諸侯大節無廢小眇其後乎辨
也教民辨者易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爾雅曰
歷相也大道天道也性生也歷天道以時地性者周語曰古者
太史順時觀土陽瘴積盈土氣震發農祥農正日月底于天廟
土乃脈發與作也周禮曰以地產作陽德先鄭云一說地產謂
土地之性各異若齊性舒緩楚性急悍此皆露見于外故謂之
陽德教民事者脩其教移其習也服從也典法也常也政猶制
也禮謂邦交之禮擗弓曰脩其班制以與四鄰交大節謂論
政之大體以下諸事爲長國治民之恆幹小眇猶小成也
曰否不可後也詩云東有開明於時雞三號以興庶庶虞虞動

大戴禮記解詁卷九

九 廣雅釋詁

畫征作詩小雅大東篇開作旼漢諱啟之字曰開爾雅曰明星
方爲太白雞知時畜也號鳴也庶虞謂山澤林麓蒿民執功百
畫征謂禽獸混蟲此言夜嚮晨而百物動也
草成涸地傾水流之地傾謂農夫執功持田功也清和也傾覆也
令曰仲春之是以天子盛服朝日于東堂以敬示威于天下
也盛服朝日者魯語曰天子大采朝日玉藻曰玄端而朝日于
東門之外鄭注云端當爲冕字之誤也朝日春分拜日于東
珍謂東堂壇上之堂也鄭注有儀云天子春帥諸侯拜日于東
郊則爲壇于國東又云壇十有二尋方九十六尺則堂上三丈
四尺致敬示威者賈氏司儀疏云天子親自拜日禮月之等
是尊尊之法教諸侯以下尊敬在上者也爾雅曰威則也
以祭祀昭有神明大宗伯職曰以酒祀祀昊天上帝以黃柴祀
血祭祭社稷五祀五穀以狸沈祭山川澤以騂犢祭四時以
方百物昭明也表記曰昔三代明王皆祀天地之神明燕食
昭有慈愛左氏宣十六年傳曰王享禮芻蕘有折俎成十二
宗廟之事昭有義大宗伯職曰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祀享先

先王以蒸冬享先王鄭注云宗廟之祭有此六享昭有義者大
傳曰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禴是故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
祖尊親故敬宗廟故率禮朝廷昭有五官率循也左氏莊二
收族收族故宗廟嚴率禮朝廷昭有五官十三年傳曰禮所
子之五官曰司徒司空馬司馬司空司寇典司五刑無廢甲冑
之戒昭果毅以聽鄭注既夕云甲冑也冑兜鍪也防患曰戒左
肅爲果致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

昭哀哀愛無失節是以父慈子孝兄愛弟敬鄭注曲禮云異死
知若猶不同然也自上顯壞曰崩薨頭壞之聲卒終也不祿不
終其祿死之言斷也精神斷盡也釋名云哀愛也愛乃思念之
也節謂此昔先王之所先施於民也君而後此則爲國家失本
矣此者謂朝日東公曰善哉子祭教我也祭審也子曰鄉也君
之言善執國之節也君先眇而後善中備以君子言可以知古
可以察今矣然而興民壹始鄭讀曰善言善謂恆幹之言爲善
也執持也節謂大節也眇成也言

大戴禮記解詁卷九

十 廣雅釋詁

朝日祭祀以下諸事皆國之成法先其成法而後其恆幹之謂
言君子卿大夫若有德者中備以君子言者先後之中合君子
討論其因時制宜之理與然盛貌興起也壹專公曰是非吾言
也始猶本也爲國不失本則民知務其本矣
也吾一聞於師也子吁焉其色曰嘻君行道矣公曰道邪子曰
道也吁驚也嘻公曰吾未能知人未能取人子曰君何爲不觀
器視才公曰視可明乎子曰可以表儀公曰願學之器謂器識
左氏文六年傳曰引之表子曰平原大戴瞻其草之高豐茂者
儀杜注云表儀猶威儀
必有怪鳥獸居之且草可財也如艾而夷之其地必宜五穀高
山多林必有怪虎豹蕃孕焉深淵大川必有蛟龍焉民亦如之
君祭之可以見器見才矣爾雅曰廣平曰原鄭注月令云大澤
鉤鎌道地艾之也宜五穀者原穀爲眾物所歸公曰吾猶末也子
歸土化沃饒五穀皆宜也蕃謂蕃息孕育也
曰羣然戚然頤然畢然蹠然柱然抽然首然僉然湛然淵然

淑淑然齊齋然節節然穆穆然皇然羣然者論語曰羣而不
也威親也詩曰威威兄弟毛傳云威威內相親也春秋元命起
其德楊注云畢讀為皦皦皦皦大貌爾雅曰皦皦皦皦皦皦皦皦
砥柱言不從流俗也廣雅云抽拔也孟子曰拔乎其萃郊特牲
曰首也者直也爾雅曰僉皆也孟子曰油油然與之借而不
失也廣雅云湛安也淵淵深貌中庸曰淵淵其淵說文云淑
清也祭義曰齊齊于其敬也釋名云節有限節也少儀曰言
語之美穆穆皇皇爾雅曰穆穆皇皇美也羣然以下並言人之
表儀見才色脩聲不視聞怪物格命不改志舌不更氣君見之

舉也得之取之有事事也事必與食食必與位無相越踰昔虞
舜天德嗣堯取相十有六人如此見顯示之也才色色之有才
也怪命者若後世符瑞之流不改志言不為所惑也陸賈新語
云通於道者不可驚以怪說文云言在口所以言有更改也言
不更氣者左氏昭九年傳曰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有更改也言
以能認事也事必與食者以功認祿也釋名云位爵次也
天德元德也淮南原道云舜執元德於心高注云元天也書曰

大戴禮記解詁卷九

十一

元德升間乃命以位左氏文十八年傳曰堯崩公曰嘻美哉子
天下如一同心戮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公曰嘻美哉子
道廣矣曰由德徑徑吾恐惜而不能用以何哉也出用也徑
徑者疾趨邪行也公曰請問圖德何尚子曰聖知之華也光也
格亂曰始條理者智之事知仁之實也荀子若道云仁而不知
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不可欲知且仁是人注
也仁信之器也釋名云器所信義之重也論語曰君子
以威之左氏宣十五年義利之本也委利生孽左氏成十六年
利生孽杜注云菹畜也孽妖害也公曰嘻言之至也道天地以
民輔之聖人何尚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子曰有天地
有地德有人德此謂三德三德率行乃有陰陽陽曰德陰曰刑
盧注衛輝子文子云天道曰至德地道曰德人道曰孝德
珍謂師氏職曰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二曰敬德
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鄭注云在心爲德施之爲行董
仲舒對策云陽爲德陰爲刑天使陽常居大夏而陰以生行董

爲事陰常居大冬而於空虛不用之處公曰善哉再聞此矣陽德何出子曰陽德

出禮禮出刑刑出慮慮則節事於近而揚聲於遠謂禮儀威儀
也鄭注中庸云大神則禮曰虎通云火之爲言化也陽氣刑事
萬物變化也樂記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禮出刑
者坊記曰禮者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以爲民坊者也出於禮
者入於刑禮節民不可變故君子盡心謀也王制曰刑者側也
側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謀也王制曰刑者側也
事近謂朝廷揚聲於遠者訟獄衰息刑措不用而頌聲作矣公
曰善哉載事何以子曰德以監位位以充局局以觀功功以養

民民於此乎上載成也韓詩云監領也位爵位也周禮曰以德
左氏成十六年傳曰失官慢也爾雅曰局分也郭注云謂分部
宮正云功吏職也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公曰祿不可後
乎子曰食爲味味爲氣氣爲志發志爲言發言定名名以出信
信載義而行之祿不可後也祿稍食也左氏昭二十五年傳曰
昭九年傳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章注周
語云名號令也左氏宣十五年傳曰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成命

大戴禮記解詁卷九

十三

爲信信載義而行之爲利公曰所謂民與天地相參者何謂也子曰天道以
視地道以履人道以稽廢一曰失統恐不長饗國參之言三也
云三才天地人之道鹿鳴詩箋云視古示字說文云示天垂象
見吉凶所以示人也三垂日月星也爾雅曰履禮也樂記曰禮
以地制廣雅云稽考也表記曰考道以爲無失鄭注云能將仁
義之一成之以不失於人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統謂紀綱
也公愀然其色子曰君藏玉惟慎用之雖慎敬而勿愛民亦如
之執事無貳五官有差喜無竝愛卑無加尊淺無測深小無招
大此謂榘機榘機實焉不蒙昔舜微焉此道於堯堯親用之不
亂上下也左氏昭十七年傳曰寶以保民也子何愛焉試疑也
差等也喜竝愛者左氏閔二年傳曰內寵並后愛子配適也淺
謂新進日淺深謂故舊年深測意度也淺測深者新問舊也招
謂日趨危也爾雅曰榘謂之梁榘之主也賓敬也馮遂也蒙冒亂
也榘機也易曰榘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賓敬也馮遂也蒙冒亂
謂榘機之道公曰請問民微中庸曰君子之道子曰無以爲

也難行公曰願學之幾必能也幾望子曰貪於味不讓妨於政願

富不久妨於政慕寵假貴妨於政治民惡眾妨於政為父不慈

妨於政為子不孝妨於政大縱耳目妨於政好色失志妨於政

好見小利妨於政變從無節撓弱不立妨於政剛毅犯神妨於

政鬼神過節妨於政左氏文十八年傳曰縉雲氏有不才子貪

味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多畜財貨曰富說文云慕習也龍謂外

龍假借也貴爵位也習仰外龍借與爵位左氏閔二年傳曰外

龍貳政也變改也從困也撓弱屈弱也剛強也毅放也剛毅犯

神者墨子非命云紂夷處不肯事上帝鬼神禍厥先神禮不祀

事幼于祭也眾謂民眾左氏襄三十一年傳曰子皮欲使尹何為

事也放縱也微抄也論臣問之弗慶非事君也君問之弗用以

亂厥德臣將慶其簡者簡謂苟簡不用善臣皆容悅而已蓋

人可知者焉貌色聲眾有美焉必有美質在其中者矣貌色

聲眾有惡焉必有惡質在其中者矣容貌顏色聲音人之表儀

也眾多也禮器曰增美質

也伯夷為此二帝之眇乃此者即伯夷之道貪於味以

善哉建立也簡治也子曰伯夷建國建政脩國脩政公曰

虞戴德第七十

公曰昔有虞戴德何以深慮何及高舉安取虞舜氏戴德謂民

大也遠也舉猶行也謂行子曰君以聞之唯邱無以更也君之

政也安亦何也取謂取法也君以謂曰己成猶猶也慕思慕也脩

聞如未成也黃帝慕脩之也也言君於四代之政刑已聞之矣

若以所聞未備則更於黃帝之道思慕而勉求之武王踐阼曰

念曰明法于天明開施教于民行此以上明于天化也物必起

是故民命而弗改也日孔子與端之解明謂君之明法效法也

之聞也君者所明也明乃能通達施教于民行此者謂此公

也天化天道也物事也謂國事也起興也民尊君令謂之命

曰善哉以天教于民可以班乎子曰可哉雖可而弗由此以上

知所以行斧鉞也班備也由從也上知謂賢聖之君斧鉞軍

之於子天也君之於臣天也有子不事父有臣不事君是非反

天而行邪故有子不事父不順有臣不事君必刃順天作刑

地生庶物到逆也不順者大逆也刃謂斧鉞刀鋸之刑順天作

言與天意合地生庶物者刑以順天亦以法地殺之所以生之

也孔子問居曰地載神氣神氣風雷靈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

以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先王制刑非好傷人肌膚斷人壽命乃

以威茲懲惡是故聖人之教于民也率天如祖地能用民德是

以高舉不過天深慮不遺地質知而好仁能用民力此三常之

禮明而民不蹇率遵也如讀曰而祖法也易曰崇效天卑法地

黎百姓編為兩德質本也三者天地人也左氏昭二十五年傳

也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大傳曰名者人治之大

塞難也禮失則壞名失則悖壞敗也悖亂也禮失則名不正

有亂患是故上古不諱正天名也天子之官四通正地事也天

子御筵諸侯御茶大夫服笏正民德也斂此三者而一舉之戴

天履地以順民事上古不諱者左氏桓六年傳曰周人以諱事

諱始於周正天名者古之王者太子生三月君名之有司見之

南郊見之天也通達也官四通者書曰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也天子增地者地道九達也御服皆器用之名尊者謂之御玉葆

也言示法則於天下也諸侯內貢於天子率名數地實也是
 以不至必誅幸九貢是歲之常貢也率循也名者侯甸男采衛
 所宜有職方氏曰制其貢各以其所有天子相見者六服各方諸侯將
 教士畢行使二守會朝於天子諸侯相見者六服各方諸侯將
 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朝曰會卿大夫士相見曰見
 侯介而相見曰見天子命之於其所尊不敢質教士謂諸侯類官所教
 之士王制曰天子命之於其所尊不敢質教士謂諸侯類官所教
 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土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守居守其
 國也苟子大略云使仁居守楊注云使仁居守者主後事教梁傳
 曰智者慮義者行仁者守然後會矣會朝者周禮曰時見
 曰會春天子以歲二月為壇於東郊建五色設五兵具五味陳
 見曰朝天子以歲二月為壇於東郊建五色設五兵具五味陳
 六律品奏五聲聽明教為壇於東郊者可備職曰將合諸侯則
 謂有事而會也天子春帥諸侯拜日於東郊則為壇於國東建
 五色者左氏桓二年傳曰五色比象昭其物也杜注云車服器
 械之有五色皆以比象天地四方以示器物不虛設品同也品
 奏者同五聲於六律也聽平治也明教謂戒令周禮曰詰用之

大戴禮記解詁卷九

五

於會同 置離抗大侯規鳩堅物之羅郭注云皆行列物也詩曰
 是也 大侯既抗毛傳云大侯君侯也抗舉也郭注云舉者舉也
 之則能服諸侯以下中之則得為諸侯謂之侯者取名焉也
 焉也小鳥而難中亦取名焉之謂射者直也射所以直已志
 也聘珍謂規正也堅定也物謂射時所立處也大射儀曰工人
 士與梓人升自北階兩楹之間疏數容弓若丹若墨度尺而午
 射正畫物也九卿佐三公三公佐天子 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周
 注云畫物也九卿佐三公三公佐天子 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周
 三公蓋參天子坐而議政無不總統故不以一職為官名又天
 立三少為之副少師少保少傅為孤卿與六卿為九焉 天
 子踐位諸侯各以其屬就位乃升諸侯諸侯之教士教士執弓
 挾矢揖讓而升履物以射其地心端色容正時以教伎時有慶
 以地不時有讓以地 踐位者郊壇南鄉之位諸侯各以其屬就
 旂置於宮王升壇諸侯皆就其旂而立諸侯中階之前北其君之
 東北面東上諸侯門西北而東上諸侯階之西中階之上諸侯門
 也鄭云諸侯各於其等奠玉降拜升成拜明臣禮也既乃升堂

授王玉升諸侯之教士謂司射諷射也朝會諸侯而試貢上於
 郊壇樂記曰散軍而射是也揖讓而升履物以射其地者大
 射儀曰上射先出次西面揖進上射在左下射在右而階及階
 揖上射先升其三等下射從之中等上射升堂少左下射升堂
 揖並行皆命射退反位乃射上射既發後下射發上射發
 而後行皆命射退反位乃射上射既發後下射發上射發
 以將乘矢地謂射之也校也心端者內志正也色容正者外體
 直也時是也教讀曰校謂考也校也校也言若是以考諸侯教
 士之執也慶讀曰校謂考也校也校也言若是以考諸侯教
 君有慶數有慶而益地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不與於祭而
 讓而削地有 天下之有道也有天子存國之有道也君得其正
 家之不亂也有仁父存是故聖人之教於民也以其近而見者
 稽其遠而明者 近謂近身之德行道辨見也稽考也遠謂事
 而能仕可知者 天事曰明地事曰昌人事曰比兩以慶遠此三
 者謂之愚民愚民曰姦姦必誅是以天下平而國家治民亦無
 貸居小不約居大則治眾則集寡則繆祀則得福以征則服此

大戴禮記解詁卷九

六

唯官民之上德也 明謂縣象著明廣雅云昌光也易曰含萬物
 附也兩謂天地左氏昭二十五年傳曰凡民之貨者與其有司
 則天之明因地之性慶善也泉府職曰凡民之貨者與其有司
 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先鄭云貨者從官借本賈也居蓄也
 積也少也約約窮也息先鄭云貨者從官借本賈也居蓄也
 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
 足以驕貧不至於約集和繆讀曰穆安靜也官君也官民富不
 君天公曰三代之相授必更制典物道乎子曰否猷德保保惜
 乎前以小繼大變民示也 更制典物者大傳曰立權度量考文
 衣服此其所與民變革者也否不也言三代之更制典物是謀以
 制也獻謀也德謂德政保也謂三代之更制典物是謀以德定
 代以侯國受天命也示讀曰視易曰聖人作而萬物睹 公曰
 善哉子之察教我也子曰邱於君唯無言言必盡於他人則否
 公曰教他人則如何子曰否邱則不能昔商老彭及仲傀政之
 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揚則抑抑則揚綴以德行不任

以言庶人以言猶以夏后氏之耐懷袍褐也行不越境論語曰
我老彭包云朕賢大夫也傳謂曰左氏定元年傳曰仲虺居
辭也魯語曰士朝而受業晝而講夕而習復技謂藝事周公
禮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綴合也言道執合以德行也
曰善哉我則問政子事教我子曰君問已參黃帝之制之大
禮也制法也禮公曰先聖之道斯為美乎子曰斯為美雖有美
者必偏偏謂不周備也言唯先聖之道屬於斯昭天之福迎之
以祥作地之福制之以昌興民之德守之以長公曰善哉言先
道所以為美也祥善也昌謂各遂其生也
長久也易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
詰志第七十一

公曰詰志無荒以會民義齋戒必敬會時必節犧牲必全齊盛
必潔上下禋祀外內無失節其可以省怨遠災乎詰志國之舊
典禮經也荒
大戴禮記解詁卷九

廢也大祝職曰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三曰詰小史職曰
掌邦國之志會也民義民道所宜也論語曰務民之義坊記
曰七日戒三日齊以教敬也會期也必節者不疏不數也犧牲
純色之牲全體完具也黍稷曰齊在器曰盛上下謂天地祇
周語曰特意以享謂之禋外謂外祭祀四方百物也內謂內祭
祀宗廟及月令五祀之類節禮節也省減也怨謂神怨詩曰神
罔時怨災謂水子曰邱末知其可以省怨也公曰然則何以事
神子曰以禮會時禮器曰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
夫民見其禮則上下接援則樂樂斯母憂以此省怨而亂不作
也左氏傳六年傳曰民神之主也見猶知也接引也謂引而親
也怨謂神怨亂民亂也省怨而亂不作者晉語曰意豈百
神而柔夫禮會其四時四孟四季五牲五穀順至必時其節也
邱末知其可以為遠災也禮謂禮文順循也鄭注樂記云至行
禮文循行故事不失其時節末可以公曰然則為此何以子曰
遠災者禮文雖具民不和神不享矣公曰然則為此何以子曰
知仁合節天地成天地成則庶物時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

也故時措之宜也又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孔子開居
曰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居
靈風靈流形庶物庶物時則民財敬民財敬以時作敬慎也左
氏文六年傳曰時以作時作則節事節事以動眾動眾則有極
動不失物則上下和陸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有極
時順而物成上下和陸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有極
以使民則勸勸則有功王制曰食節事時樂有功則無怨無怨
則嗣世久唯聖人無違事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易曰知進
退存亡而不失其是故政以勝眾非以陵眾眾以勝事非以傷
正者其唯聖人乎是故政以勝眾非以陵眾眾以勝事非以傷
事以靖民非以徵民故地廣而民眾非以為災長之祿也政
力役之政勝任也周禮曰大役之禮任眾也陵謂侵陵傷賤也
靖安也徵召也謂召怨也左氏昭三十二年傳曰無徵怨於百
姓災害也徵召也謂召怨也左氏昭三十二年傳曰無徵怨於百
君也爾雅曰祿福也邱問周太史曰政不率天下不由人則凡
事易壞而難成由從也人謂人心虞史伯夷曰明孟也幽幼也

大戴禮記解詁卷九

明幽雌雄也雌雄迭興而順至正之統也陽曰明孟也陰曰
云日月雄雌之序范注云曰為雄月為雌迭代也中府曰日月
之代明也順循也各循其道也至行也正謂正朔年始也統紀
之行為紀也日歸于西起明于東月歸于東起明于西禮器
明生於東月生于西此陰陽之分鄭注云大虞夏之麻正建於
明日也日出東方而西行月出西方而東行虞夏之麻正建於
孟春史記帝紀謂麻以前有上元大初麻等皆以建寅為正謂之
孟春及顛項與禹亦然唯黃帝及殷周魯等皆以建寅為正謂之
建亥漢初因之至武帝元封七年始改用太初麻仍以周正建
子為十一月朔且冬於時冰泮發蟄百草權輿瑞雉無釋洋解
至收元太初麻焉於時冰泮發蟄百草權輿瑞雉無釋洋解
始發也孟春之月東風解凍始振夏小正曰正月啟蟄言
日正月始也孟春之月東風解凍始振夏小正曰正月啟蟄言
相識以雷聲注土虞禮云釋猶遺也無釋者應候而鳴不遺其
也物乃歲俱生於東以順四時卒于冬分於時維三號卒明哉
干青色撫十二月節卒于丑物謂萬物歲謂歲星似生於東也

酒義曰東方者春春之為言也產萬物者聖也說文云歲木
星也越歷二十八宿宜編陰陽十二月一次天官書云歲星十
二歲而周天出常東方以晨樞名云四時四方各一時史記索
隱云卒于冬分卒盡也言建歷起孟春盡季冬則一歲之事具
鳴則天曉乃始為正月一日言異歲也三陽三陰則夜至三
之也東方者其色青也其德仁也春者其德發也其德禮也
月律中大呂大呂者其於十二子為丑也丑者紐也言陽氣在
紐未敢出也曰月成歲麻再開以順天道此謂歲虞汭月也成
以序成麻者謂于天圖曰聖人慎守日月之數以察星辰之行
以推四時之順逆謂之麻書曰以閏月定四時成歲麻再開以
閏月推四時使歲開分不失其常若用成歲麻再開以順
天者王侯向書後案云致天德至圓繞地左旋日月皆右旋
以麗天之故皆為天所曳而左轉晝夜之分必以日之周而
限日為天所曳而繞地一周而左轉晝夜之分必以日之周而
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行三百四十八矣即以此所行之里數為
天之左旋者過一度矣積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周復
其故處故分周天之度為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周復
日行九百四十分之三十一度四分日之一而周復

比月之周天而日又行二十七度有奇矣故必更越二日凡二
十九日九百四十分之三十一度四分日之一而周復日行九
十二日九百四十分之三十一度四分日之一而周復日行九
十四日九百四十分之三十一度四分日之一而周復日行九
十六日九百四十分之三十一度四分日之一而周復日行九
十八日九百四十分之三十一度四分日之一而周復日行九
二十日九百四十分之三十一度四分日之一而周復日行九
二十二日九百四十分之三十一度四分日之一而周復日行九
二十四日九百四十分之三十一度四分日之一而周復日行九
二十六日九百四十分之三十一度四分日之一而周復日行九
二十八日九百四十分之三十一度四分日之一而周復日行九
三十日九百四十分之三十一度四分日之一而周復日行九
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之三十一度四分日之一而周復日行九
三十四日九百四十分之三十一度四分日之一而周復日行九
三十六日九百四十分之三十一度四分日之一而周復日行九
三十八日九百四十分之三十一度四分日之一而周復日行九
四十二日九百四十分之三十一度四分日之一而周復日行九
四十四日九百四十分之三十一度四分日之一而周復日行九
四十六日九百四十分之三十一度四分日之一而周復日行九
四十八日九百四十分之三十一度四分日之一而周復日行九
五十日九百四十分之三十一度四分日之一而周復日行九
五十二日九百四十分之三十一度四分日之一而周復日行九
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之三十一度四分日之一而周復日行九
五十六日九百四十分之三十一度四分日之一而周復日行九
五十八日九百四十分之三十一度四分日之一而周復日行九
六十二日九百四十分之三十一度四分日之一而周復日行九
六十四日九百四十分之三十一度四分日之一而周復日行九
六十六日九百四十分之三十一度四分日之一而周復日行九
六十八日九百四十分之三十一度四分日之一而周復日行九
七十二日九百四十分之三十一度四分日之一而周復日行九
七十四日九百四十分之三十一度四分日之一而周復日行九
七十六日九百四十分之三十一度四分日之一而周復日行九
七十八日九百四十分之三十一度四分日之一而周復日行九
八十二日九百四十分之三十一度四分日之一而周復日行九
八十四日九百四十分之三十一度四分日之一而周復日行九
八十六日九百四十分之三十一度四分日之一而周復日行九
八十八日九百四十分之三十一度四分日之一而周復日行九
九十二日九百四十分之三十一度四分日之一而周復日行九
九十四日九百四十分之三十一度四分日之一而周復日行九
九十六日九百四十分之三十一度四分日之一而周復日行九
九十八日九百四十分之三十一度四分日之一而周復日行九
一百日九百四十分之三十一度四分日之一而周復日行九

大戴禮記解詁卷九

九

勤勤也德力也遠也事謂地事也漢書高帝紀云志願
念也色謂形也德天德也孟子曰形色天性也顧念形色不違
大德大甲曰願天德之明命也此謂表裏時合物之所生而藉
書曰而康而色曰子攸好德也此謂表裏時合物之所生而藉
昌之道如此則正德利用厚生矣樂記曰民有德而五穀昌
天生物地養物物備興而時用常節曰聖人主祭于天曰天子
易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天子崩步于四川
聖人曰虎通云王者父天母地為天子之子也天子崩步于四川
代于四山卒葬曰帝顏注漢書文帝紀云步與舖字異音義同
謂四山淮河濟也步于四山者布告四山也韓注東京賦云
代謝也晉灼云以辭相告曰謝四山謂四山之神也韓注東京賦云
之派山嶽之醫無閭與之霍山是也左氏隱元年天子崩步于四川
傳曰天子七月而葬曲禮曰藉之廟立之主曰帝天作仁地作
富人作治樂治不倦財富時節是故聖人嗣則治仁如天曰虎
通云仁者好生說文云富厚也易曰坤厚載物作治者易曰聖
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財地財也時謂時節時節曰聖
繼也言繼天而王也文王治以俟時侯待也詩曰時節時節
湯治以伐亂

大戴禮記解詁卷九

三

伎謂征伐孟子曰湯始征自禹治以移眾眾服以立天下也移
葛誠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禹治以移眾眾服以立天下也移
眾者夏本紀云禹命諸侯百姓與徒人以傳堯貴以樂治時舉
舜放勳立是以貴繼統也以樂者四海之內莫不說也治時
者五帝德曰放勳四時先民治之書曰欽若昊天厯象舜治以
德使力且曰子欲富貴力問方汝為論語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
治在國統民如恕在家撫官而國安之勿變勸之勿沮民咸廢
惡如進良上誘善而行罰百姓盡於仁而遂安之此古之明制
之治天下也鄭注大宰云統所以合率以等物也如恕謂曰而
之謂曰而如古文云通也良善也誘道也罰惡也越語曰必
有以知天地之極制乃可以有天下之成利此總言堯舜禹湯
治也仁者為聖貴次力次美次射御次古之治天下者必聖
人表記曰仁者天下之表也聖極也祭義曰貴貴為其近於君
也周禮曰治功曰力美善也謂有善行也王制曰執技以事

上者裸股肱決射御此言聖人治天下用人有此五等也聖人有國則日月不食星辰不隕

勃海不運河不滿溢川澤不滿山不崩解陵不施谷川浴不處

深淵不涸虧毀曰食昏義曰男事不脩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日

深淵不涸為之食婦順不脩陰事不得適見於日月為之食隕

也左氏莊七年傳曰星隕如雨勃大也爾雅曰運徙也大阜

曰陵施讀曰移移谷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也浴讀曰谷

爾雅曰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說文云處止也不處者

川谷之水不壅止也深淵者水之府奧也涸猶竭也

於時龍

至不閉鳳降忘翼蟄獸忘攬爪鳥忘距蜂蠆不螫嬰兒蜃虻不

食天駒閉塞也左氏昭二十九年傳曰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

豢伏鬱溼不畜杜注云溼塞也翼飛也禮運曰鳳以為畜故鳥

不備孔疏云鴛鴦飛也蟄獸者夏小正曰能離節貉饑則穴

言蟄也攬搏也爪鳥鷙鳥也距者爪相抵也廣雅云蜃蠆也陸

氏釋文云通俗文云長尾為蜃蠆尾為蠆說文云蜃蠆虫行毒

也蜃蠆讀曰蜃蠆蠆齧人飛蠆天駒 雒出服河出圖自上世

駒讀也淮南天文云蜃蠆不食駒犢

以來莫不降仁國家之昌國家之滅信仁說文云洛水出左馮

州歸德北夷界中東

南入渭河水出焯煌塞外崑崙山發原注海服當為符易曰河

出圖洛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成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

也漢書五行志載劉歆說云伏犧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

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降

歸也昌盛也臧善也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是故不

賞不罰如民咸盡力車不建戈遠邇咸服允使來往地實畢極

無怨無惡率惟懿德此無空禮無空名賢人竝憂殘毒以時省

舉良良舉善善恤民使仁日教仁實也中庸曰不賞而民勸不

云戈平頭戟也考工記曰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秘六尺又六

寸既建而進車不建戈無非常之變也爾雅曰允繼也允使來

往者左氏襄二十九年傳曰公卿大夫相繼於朝也爾雅曰賓

服也畢盡也又曰東至于泰遠西至于邠國南至于濮鉛北至

于祝栗謂之四極空虛也左氏莊十八年傳曰名位不同禮亦

順也

大戴禮記解詁卷九

三

廣雅書局錄

大戴禮記解詁卷九

大戴禮記解詁卷九

三

廣雅書局錄

長沙蕭 鑑初校

南海潘元杰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大戴禮記解詁卷十

南城王聘珍撰

文王官人第七十二

王曰太師太師者太公望呂尚也史記齊世家云周西伯伯遇

立為大師慎維深思內觀民務察度情偽變官民能歷其才藝

女維敬哉位歷觀其才也女何慎乎非偷倫有七屬屬有九用

用有六微一曰觀誠二曰考志三曰視中四曰觀色五曰觀隱

六曰揆德偷猶類也曲禮曰健人必於其倫微當為王曰於乎

女因方以觀之易曰方以類富貴者觀其禮施也曲禮曰富貴

不驕不淫貧窮者觀其有德守也曾子制言曰嬖寵者觀其不

驕奢也左氏桓三年傳曰驕奢淫泆所隱約者觀其不懼懼也

大戴禮記解詁卷十

隱微也約猶貧困也盧注云曲其少觀其恭敬好學而能弟也

其壯觀其絜廉務行而勝其私也其老觀其意憲慎強其所不

足而不踰也少幼也曲禮曰人生十年曰幼學三十曰壯七十

之壯而欲行之勝克也說文云憲敏也慎謹也強勉也踰越也

老耆血氣既衰為禮難有所不足必勉強而不踰矩也言其者

父子之閒觀其孝慈也兄弟之閒觀其和友也君臣之閒

觀其忠惠也盧注云父慈子孝兄弟和君惠臣忠也鄉黨之

閒觀其信懼也憚敬也論語曰孔子於鄉省其居處觀其義方

省察也居處謂燕居燕猶安也其喪哀觀其貞良論語曰喪致乎哀而

出入觀其交友省其交友觀其任廉盧注云任以考之以觀其

信挈之以觀其知示之難以觀其勇釋名云挈結也結束也東

煩之以觀其治淹之以利以觀其不貪蘇之樂以觀其

不盈煩亂也淹謂浸漬之處注云盈猶滿也勝珍喜之以物以

觀其不輕怒之以觀其重醉之以觀其不失也縱之以觀其常

遠輕謂輕佻失據重謂持重不遷也說文云醉卒也言飲酒卒

使之以觀其不貳邇之以觀其不倦探取其志以觀其情考其

陰陽以觀其誠探試也說文云情人之陰氣有所欲也考察

其微言以觀其信曲省其行以觀其備成此之謂觀誠也復

言也曲委曲也行謂細行成猶善也

志志殷如浚其氣寬以柔其色儉而不詔其禮先人其言後人

見其所不足曰日益者也殷中也正也如讀曰而浚當為深也

益謂日有增益猶言日新也易曰日新之謂盛德

大戴禮記解詁卷十

色高人以氣賢人以言防其不足伐其所能曰日損者也高陵

損者中庸曰小人之道約然而日亡也其貌直而不侮其言

正而不私不飾其美不隱其惡不防其過曰有質者也侮謂偏

義二十九傳曰直而其貌固啞其言工巧飾其見物務其小

微以故自說曰無質者也固陋也廣雅釋訓云啞啞善也盧注

浮淺之事則工飾之而務尚其小成聘珍謂務勉也徵信也勉

為小信以罔人也故事也古也今也說解也以故自說者言偽

而辨多有喜怒以物而色不作煩亂之而志不營深道以利而

心不移臨攝以威而氣不卑曰平心而固守者也作猶變也

者威武不能屈也喜怒以物而變易知煩亂之而志不裕示之

裕寬也執之以物而遞驚決之以卒而度料不學而性辨曰有

慮者也執繫也玉篇云速篇文作速疾也廣雅云驚起也迷驚
料量也言決事於急遽之時而有度量也學習也辨也字林云
明也雖不習其事而能明其是非可否也慮謀思也難投以物
難說以言知一知不可以解也困而不知其止無辨而自慎曰
愚贖者也物事也說釋也難說以言不可以言喻也如讀曰而
辨者不能別事勢之利害也營之以物而不虞犯之以卒而不懼
置義而不可遷臨之以貨色而不可營曰潔廉而果敢者也亦
事也虞憂也置立也遷徙也立身於義無可遷徙也虛注云果
故謂不虞不懼也潔廉謂不營於貨色在義而不可遷則兼之
也易移以言存志不能守鋼已諾無斷曰弱志者也表記曰君
子與有其諾責也蓋有己怨鄭注云已謂不許也已弱順與之弗
為喜非奪之弗為怒沈靜而寡言多稽而儉貌曰質靜者也與
子也周禮曰子以馭其行奪以馭其貧非奪謂不當奪而奪猶
之稽考也儉貌卑謙之貌曲禮曰博問強識而讓實正也辨

大戴禮記解詁卷十

廣雅書局

言而不固行有道而先困自慎而不讓當如強之曰始妒誣者
也辨言者言偽而辨也固常也自慎而讓者論語曰邦有道貧
且賤焉慎讀曰順謂順非也自慎而讓者自以為是而不自
也當謂當欲哀公問曰求當欲鄭注云當猶稱也如讓曰而
強謂強項當而強之言稱其所欲而不低屈也隱良謂之如以
惡取善
曰誣馮盈谷孔子開居曰清明華如誣巧言合色足恭一也皆以無
在躬志氣如神察察也華不實也如誣曰而誣妄也論語曰
為有者也此之為考志也巧言合色足恭孔云足恭使僻貌邢
疏云謂使習盤辟三曰誠在其中此見於外以其見占其隱以
其細占其大以其聲處其氣此猶斯也大學曰誠於中初氣主
物物生有聲聲有剛有柔有濁有清有好有惡咸發於聲也氣
謂太初之氣易說曰太初者氣之始也主物者主於生物也易
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本命曰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聲
有剛柔潤清者保傳曰太子生而心氣華誕者其聲流散心氣
泣太師吹鋼曰管中某律是也

順信者其聲順節心氣鄙戾者其聲斯醜心氣寬柔者其聲溫
好春秋繁露云心氣之君也退安也順信之順讀曰慎謹密也
信實也高注呂氏重己云節猶和也鄙謂鄙野戾乖戾也廣
雅云斯信氣中易中正也易謂平易不險難也鄭注中庸云水
乃以剛義氣時舒時謂隨時舒緩散也鄭云金神則義書曰智
氣簡備簡大也鄭云土神則智皇侃云金木水火勇氣壯直勇
仁禮仁者必有勇強有力者以行禮也鄭云木神則仁
火神則禮書曰木曰曲直火曰炎上故其氣壯直也聽其聲
處其氣考其所為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以其前占其後以其見
占其隱以其小占其大此之謂視中也人心五常之德本於五
故聽其聲定其氣從其性四曰民有五性喜怒哀懼憂也性情之
行察其心而中可知矣四曰民有五性喜怒哀懼憂也性情之
運曰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憂惡欲七者弗學而能孔氏中庸疏
云賀場云性之與情猶波之與水靜時是水動則是波靜時是
性動則喜氣內畜雖欲隱之陽喜必見怒氣內畜雖欲隱之陽
怒必見欲氣內畜雖欲隱之陽欲必見懼氣內畜雖欲隱之陽
懼必見憂悲之氣內畜雖欲隱之陽憂必見五氣誠於中發形
於外民情不隱也畜積也隱藏也左氏昭七年傳喜色由然以
生怒色拂然以侮欲色嘔然以偷懼色薄然以下憂悲之色繁
然而靜色者神氣之凝也虛注云由當為油油然新生好貌儉
然而靜荷且也言推求悅人玉璽曰喪容繁樂也聘珍謂拂者
拂謂鼓動之貌說文云侮傷也廣雅云嘔嘔喜也誠智必有難
薄者相附薄也下降也繁然羸德之貌靜默也誠智必有難
盡之色誠仁必有可尊之色誠勇必有難懼之色誠忠必有可
親之色誠絜必有難污之色誠靜必有可信之色智者動變動
難盡曾子曰君子以仁為尊論語曰勇者不懼忠愛也絜質色
白也論語曰不自乎涅而不緇于乘曰靜斯潔信在中質色
皓然固以安偽色緜然亂以煩雖欲故之中色不聽也雖變可
知此之謂觀色也質本也皓光也固定也緜讀如樂言其雜

大戴禮記解詁卷十

廣雅書局

廣雅書局

於外故子夏問孝子曰色難
是以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
五曰生民有露陽人有多隱其情

飾其偽以賴於物以攻其名也有隱於仁質者有隱於知理者

有隱於文藝者有隱於廉勇者有隱於忠孝者有隱於交友者

如此者不可不察也諱讀曰陰禮運曰人者陰陽之交賴取也

知有知故生機偽也聘珍攻作也盧注云言人含陰陽之氣生而有

謂此亦與下文為總目也小施而好大得小讓而好大事言願

以為質偽愛以為忠面寬而貌慈假節以示之故其行以攻其

名如此者隱於仁質也盧注云願當聲誤為願也假節假

惡忠府知物焉首成功少其所不足慮誠不及伴為不言內誠

不足色示有餘故知以動人自順而不讓錯辭而不遂莫知其

情如是者隱於知理者也推推究也忠謂忠善府當為附聲近

附於知物也盧注云有先功者因首之有不足者因薄之詳以

為知聘珍謂伴偽也故知者徵引故事以為知因以動人也遂

竟也辭不素動人以言涉物而不終問則不對詳為不窮色示

有餘有道而自順用之物窮則為深如此者隱於文藝者也素

也言謂文辭涉猶歷也物事也不終謂不盡其理也詳詳也字

亦作伴道謂道執順讀曰慎示人以有餘有道之色而不輕於

自用也物窮謂不能終究其理而為物廉言以為氣驕厲以為

所困也為深者故為艱深以文其陋也廉言以為氣驕厲以為

勇內恐外悍無所不至敬再其說以詐臨人如此者隱於廉勇

者也盧注云苟作廉言以見佚氣自然苟自驕

告人乞言勞醉而面於敬愛飾其見物故得其名名揚於外不

誠於內伐者以事其親戚以故取利分白其名以私其身如此

者隱於忠孝者也乞當為五數也醉當為瘵伐矜也親戚父

行以取名比周以相譽明知賢可以徵與左右不同而交必

重己心說之而身不近之身近之而實不至而權忠不盡權忠

大戴禮記解詁卷十

五

廣雅書局

盡見於眾而貌克如此者隱於交友者也此之謂觀隱也盧注

陰竊謂求諸人也送相親比交相談譽知其賢而不與交必

取其重己者也聘珍謂徵信也與謂與其事左右謂輔己也實

情實也忠中心也聘珍謂徵信也與謂與其事左右謂輔己也實

貌克者於眾之前偽為文貌自以為能盡其惟忠也六曰言

行不類終始相悖陰陽克易外內不合雖有隱節見行曰非誠

質者也類似也不類者言不願行行不願言也陰陽謂身之動

其言甚忠其行甚平其志無私施不在多靜而寡類莊而安人

曰有仁心者也言忠者言必由中也平正也不在多稱物平施

也安人者人安其也靜安也類同也論語曰君子而不同莊嚴

莊威而不猛也事變而能治物善而能說浚窮而能達錯身

立方而能遂曰廣知者也說述也傳述其善也浚深也窮極也

遂成少言如行恭儉以讓有知而不伐有施而不置曰慎謙良

者也如讀曰而置當為德易曰有功而不德釋

文云鄒陸蜀才德作置鄒云置當為德微忽之言久而

可復幽閒之行獨而不克行其亡如其存曰順信者也盧注云

微細及忽然之語克好勝人也行其亡謂奉先君及貴富雖尊

祖考之教合聘珍謂幽閒者隱居也獨謂獨善其身孟子曰恭者

恭儉而能施眾強威有禮而不驕曰有德者也孟子曰恭者

不奪人能施者積而能散也眾強謂地廣民眾威者尊嚴可

畏也有禮而不驕者論語曰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

亦泰而隱約而不懼安樂而不奢勤勞之不變喜怒之如度斷

曰守也盧注云晰明也有喜怒哀

而無私曰經正者也置方立方也盧注云不毀不瓦合也聘珍

也忿戾中府曰中正靜以待命不召不至不問不言不過行

行不過道曰沈靜者也盧注云命期命聘珍謂期命者徵令也

者道也忠愛以事其親歡欣以敬之盡力而不面敬以安人以

名故不生焉曰忠孝者也曾子曰君子之孝也忠愛以敬盡力

大戴禮記解詁卷十

六

廣雅書局

也敬以安人者論語曰脩己以敬脩己以安人也故亦事也生出地名故不生言為名之事不出於己也合志如同方其其憂而任其難行忠信而不相疑迷隱遠而不相舍曰至友者也如讀曰而方道也迷惑也隱微也謂卑微也舍棄也備下位不升行日久相待也遠相致也鄭注云久相待謂其友久在己則待之心色辭氣其入人甚愈進退工故其與人甚巧其就人甚速其叛人甚易曰位志者也俞然也謂唯唯然諾如人飲食以親貨賄以交接利以合故得望譽征利而依隱於物曰貪鄙者也望譽謂聞望名譽也征取也望譽征利如伐名以質不斷辭不至少其所不足謀而不已曰偽詐者也質讀如虞芮質質正也斷決也至切至也少猶薄也言行亟變從容謬易好惡無常行身不類曰無誠志者也爾雅曰亟疾也廣雅云從容舉也小知而不大決小能而不大成願小物而不知大論亟變而

大戴禮記解詁卷十

七 廣雅釋詁

多私曰華誣者也顧念也論倫規諫而不類道行而不平曰巧名者也類謂事類諫為規諫以要直名不切事類以避犯顏爾雅曰道直也平成也故事阻者不夷畸鬼者不仁而譽者不忠飾貌者不情隱節者不平多私者不義揚言者寡信此之謂揆德阻難也事阻者遇事而好為阻難之也不仁者魯語曰臧文仲祀爰居展禽曰無功畸鬼者祀而異而祀之非仁也盧注云隱節者亦謂六隱之等王曰太師女推其往言以揆其來行聽其來言以省往行觀其陽以考其陰察其內以揆其外是故隱節者可知偽飾無情者可辨質誠居善者可得忠惠守義者可見也陽動陰靜內心外王曰於乎敬哉女何慎乎非心何慎乎非人盧注云言當內慎其心外慎於人人有六微六微既成以觀九用九用既立一曰取平仁而有慮者二曰取慈惠而有理者三曰取直慤而忠正者四曰取順直而察聽者五

曰取臨事而絜正者六曰取慎察而絜廉者七曰取好謀而知務者八曰取接給而廣中者九曰取猛毅而度斷者此之謂九用也爾雅曰平成也慮謀也思也一切經音義引字詁云古文識接給而善對廣多也中得也接給廣中者言其才敏而多謀事理也猛剛也毅果也度法也猛毅度斷者謂剛果而足以制也平仁而有慮者使是治國家而長百姓長人周禮曰長以貴得民鄭注云長諸侯也慈惠而有理者使是長鄉邑而治父子鄉謂六鄉邑謂公邑家邑周禮曰吏以治得民鄭注云直愨而吏小吏在鄉邑者治父子者周禮曰鄭刑上德糾孝也直愨而忠正者使是益百官而察善否周禮曰建其正是也鄭注云家宰司徒宗伯司慎直而察聽者使是長民之獄訟出納辭令治出入周禮曰亦司寇之屬臨事而絜正者使是守內藏而

大戴禮記解詁卷十

八 廣雅釋詁

天府職內職金職幣皆掌則幣之官故慎察而絜廉者使是分財臨貨主賞賜盧注云於周禮好謀而知務者使治壤地而長百工盧注云於周禮則接給而廣中者使是治諸侯而待賓客則行人掌客猛毅而度斷者使是治軍事為邊境盧注云於也因而方而用之此之謂官能也左氏成十八年傳曰官不易九用有微乃任七屬一曰國則任貴盧注云周禮曰二曰鄉則任貴盧注云於周禮三曰官則任長官謂官府長也四曰市而官之長大司樂樂官之長之類是也官府有事成從之長司市而官之長大司馬大司馬之類是也官府有事成從之長四曰學則任師學謂大學也師謂師儒周禮曰師儒之長小師則專達四曰盧注云周禮曰六曰家則任主鄭注周禮云家謂卿大夫采地世會采不絕坊記曰家無二主七曰先則任賢先謂卿大夫采地鄭注云大夫有臣者備之曰主七曰先則任賢先謂卿大夫采地

師也周禮曰師正月王親命七屬之人曰於乎慎維深內觀民以賢得民也

不私女廢朕命亂我法罪致不赦三戒然後及論王親受而考之然後論成盧注云六證六徵也一人文王自謂也三戒之後

邦本也交交脩也書曰爾交脩予致至也

諸侯遷廟第七十三

成廟將遷之新廟廟也舊說並云練而遷者非是穀梁文二年傳曰作主壞廟有過時日於練馬壞廟壞廟之遷易猶可也改塗可也范注云禮廟有主在三月月壞廟在三年喪終而傳連言之者此主終人廟入廟即易擔以事相繼故連言之非謂作主壞廟同時也或以爲練而作主之時則易擔改塗故此傳云於練壞廟於傳改塗廟舊說不然故不從之直記異聞焉聘珍謂壞廟於傳改塗以新之也自是練祭時事遷廟者遷新死者之主永居於廟自

大戴禮記解詁卷十

九 五原雅書局

是三年喪終之事蓋練祭於廟故新之祭畢而主復還於寢

謂侯遷廟爲三年喪畢之事也今傳引經傳注疏之文證明此經

注云班次也喪服小記曰事土虞氏以其昭穆亡則中以班昭

已復於寢如既祿主反其廟孔氏曲禮疏云凡君卒哭而廟隨

哭者是葬竟處數畢後之祭名也卒哭明日而立主於廟

其昭穆從祖父食卒哭後之祭名也卒哭明日而立主於廟

主入廟乃理桑王於祖廟門左理重處故鄭云虞而作主至

奉以祖廟既事畢於祖廟門左理重處故鄭云虞而作主至

祭在廟祭於廟祭於廟祭於廟祭於廟祭於廟祭於廟祭於廟

此說廟祭練祭後士虞氏記曰月中而禮是月也吉祭猶未配

則在廟祭練祭後士虞氏記曰月中而禮是月也吉祭猶未配

商可以致天于諸侯之說也蓋禘祭也此正事既畢所新主不

仍居於寢廟之說也蓋禘祭也此正事既畢所新主不

月節遷廟主置於寢廟之說也蓋禘祭也此正事既畢所新主不

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祫乃爲大祭於太廟曰致齊穆謂之日大祝

君前徙三日齊祝宗人及從者皆齊

夫從徙之日君玄服從者皆玄服

君也徙之日君玄服從者皆玄服

也端亦當爲冕字之誤也從者皆玄服者禮記曰大夫冕而祭

於公周禮曰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聘珍謂諸家舊說並云

練而還廟與此節經文大相刺謬矣喪服小記曰練蓋日並

親濯皆要經杖繩履楛弓日練練衣黃裏緇絲葛緇繩履無

要經不除喪服日布總箭弁壘衰三年此諸經明文並無練

而冕服之禮若如舊說練而遷至于廟羣臣如朝位君入立

廟遷廟而冕服且與羣經悖矣從至于廟羣臣如朝位君入立

于阼階下西向有司如朝位盧注云廟羣臣列于廟門外如朝

珍謂君入入猶宮也開傳曰又期而大禘復復喪大記曰吉

祭而復寢孔疏云開傳既詳復寢與此古祭復寢不同者彼謂

不復宿中門外復於寢宮之寢此吉祭後不復宿寢宮復於平

常之寢文雖同義別故此注不復宿寢宮也期大祥後宿寢宮

也據此則未遷廟之前君本宿寢宮遷之君入者以前從宗人

三日君齊齊居必遷坐徙之日復自齊宮而入寢宮也

擯舉手曰有司其請升君升祝奉幣從在左北面再拜興祝聲

三日孝祠侯某敢以嘉幣告于皇考某侯成廟將徙敢告君及

祝再拜興擯贊也幣帛也盧注云祝主禱故在左神將遷故出

在戶隔開南面矣卒不與幣者禮畢矣於此將有事

大戴禮記解詁卷十

十 五原雅書局

於新廟鄭注曾子問 祝曰請導君降立于階下奉衣服者皆奉

以從祝 導引也奉衣服者守祀職日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祀其

大斂之餘也是衣服本在殯宮當與主同遷於廟盧注云不言

以導神也言皆者 奉衣服者降堂君及在位者皆辟也奉衣服

者至碑君從有司皆以次從出廟門奉衣服者升車乃步君升

車從者皆就車也凡出入門及大溝渠祝下擯鄭注儀禮云宮

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賈氏士昏禮疏云碑在堂下三

分庭之一在北步者車緩行也神車奉主與衣服者在左視爲

右曲禮曰車右就車門問溝渠必至于新廟筵于戶隔間擯于

西序下脯醢陳于房中設洗當東築南北以堂深筵爲神布席

戶之間謂之展言窗東戶西也置酒曰樽東西謂之序脯醢

肉醢豆實也盧注云筵于戶隔間者始自外來故先于堂四時

之祭在堂筵中在堂筵序下是以設樽於東方今惟布南

面之席故置樽於西以因其便矣房西房也諸侯左右房也聘

珍謂洗承盥洗者素水器也樂屋翼也盧注云東樂記因卿士
當言陳蕭珍謂賈氏士冠禮疏云卿大夫以下其室為屋以
兩下而周之天子諸侯皆四注故喪大記云升自屋東為屋以
為卿大夫士其天子諸侯皆言東也周天子路衰制似明堂
五室十二堂上圓下方明四注也諸侯亦然有司皆先入如朝
故燕禮云洗當東當鄰云人君為殿屋也

奉衣服者升堂皆反位君從升奠衣服于席上祝奠幣于凡東
君北向祝在左贊者盥升適房薦脯醢君盥酌奠于薦西反位
君及祝再拜與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敢用嘉幣告于皇考某侯

今月吉日可以徙于新廟致告再拜入門左西方贊位鄭注特
牲饋食云凡鄉內以入為
左也明堂位曰卿大夫贊君為進也薦西者脯醢之西君就東
郭注云夾室前堂皆反走辟者告遷之後將告
享示禮文相變故各辟位也食間謂終食之間擯者舉手曰諸

反位君反位祝從在左卿大夫及眾有司諸在位者皆反位祝
聲三曰孝嗣侯某絜為而明薦之享君及祝再拜君反位祝徹
反位詩曰吉備為饗是則孝享陸氏釋文云備舊音圭絜也
盧注云再拜君反位東廂之位祝徹反位反西廂之位擯

者曰遷廟畢請就燕君出廟門卿大夫有司執事者皆出廟
門告事畢乃曰擇日而祭焉就燕者就燕寢也喪大記曰吉祭
而復寢是也盧注云告事畢謂內
主藏衣服徹幣徹几筵之等聘珍謂經文不言主注云內主者
言奉衣服而主可知也公羊文二年傳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
用栗者藏主也何注云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
寸諸侯長一尺藏於廟室中堂所當奉事也質家藏於堂擇日
而祭謂禘祭也杜氏春秋釋例云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以
進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於是大祭於大廟以審定昭穆謂
之禘此皆自諸侯
上達天子之制也

諸侯毀廟第七十三

成廟毀之以羊盧注云廟新成而毀者尊而神之也聘珍謂毀
者殺牲以血塗之也以羊者羊人藏曰凡毀債

其君玄服立於寢門內南向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玄服君玄
羊其君玄服立於寢門內南向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玄服君玄
玄冕服鄭注玉藻云玄衣而冕冕之下又云玄冕諸侯祭宗
廟之服魯廟為有事於宗廟故服祭服以命之雜記曰魯廟畢
反命於寢君朝服者謂朝服也朝服者祭服也祭服者朝服
互相備非謂祭服亦朝服也寢門路門也祝宗人玄衣纁裳
夫相備非謂祭服亦朝服也寢門路門也祝宗人玄衣纁裳
純衣謂絲衣則玄衣纁裳也鄭宗人曰請令以饋某廟君曰諾
遂入令猶命也入者雍人拭羊乃行入廟門碑南北面東上
雜記云拭淨也孔疏云雍人是廚宰之官拭羊
於廟門外盧注云東上者宰夫也宰夫搗主也雍人舉羊升屋
自中中屋南面到羊血流于前乃降自由也到刺也孔氏雜記
屋之時由屋東西之中謂兩階之間而升也中屋南面者謂升
屋棟之上亦東西之中而乃南面到刺其羊使血流於前雍人
乃門以雞有司當門北面雍人割雞屋下當門郊室割雞于室
中有司亦北面也郊室門郊之室一曰東西廂也魯東西室有

司猶北面統於廟也雜記曰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向割
羊血流于前乃降門郊室皆用雞先門而後郊室其門皆於屋
下割雞門當門郊室中室有司皆鄉室而立門則有司皆於門
則雞者雞人職曰凡祭既事宗人告事畢皆退反命于君君寢
祀而禮樂其其雞性

門中南向宗人曰饋某廟事畢君曰諾宗人請就燕君揖之乃
退鄭云告者告宰夫也聘珍謂君寢門中南向者視朝於寢庭
也雜記曰路寢成則考之而不毀魯屋者交神明
之道也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毀之以報祿

大戴禮記解詁卷十

長沙蕭 鑑初校

南海潘元杰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小辨第七十四

公曰寡人欲學小辨以觀於政其可乎盧注云小辨為小辨給也子曰否不

可社稷之主愛日日不可得學不可以辨是故昔者先王學齊

大道以觀於政愛惜也盧注云曾子曰君子愛日以學書曰日

也辨謂小辨也齊讀曰辨天子學樂辨風制禮以行政左氏昭

升也大道謂大學之道天子學樂辨風制禮以行政左氏昭

年傳曰天子省風以作樂與也諸侯學禮辨官政以行事以尊事

天子禮運曰諸侯以禮相與聘義曰盡之於禮則內君臣不相

易方政有常經也杜注左傳云在君為政大夫學德別義矜行

在臣為事表記曰諸侯勤以輔事於天子大夫學德別義矜行

以事君義者德之經也盧注云別猶辨也矜猶厲也士學順辨

言以遠志孝經曰以敬事長則順言諷訓言也庶人聽長辨禁

農以行力聽從也盧注云致命遠志士之節也庶人聽長辨禁

小人農力以事其上如此猶恐不濟奈何其小辨乎齊成也

曰不辨則何以為政子曰辨而不小夫小辨破言破言猶析也

言破義破言為小言義謂名義小義破道破義為小義道者

小不通道破義者亂名改作也道破義為小義道者

庸曰大哉是故循弦以觀於樂足以辨風矣王世子云弦謂以

風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漢書藝文志云爾雅詩三卷二十

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不曉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

而可傳言以象反舌皆至可謂簡矣論言語是也先鄭司農云

象舌譯音也高洋呂氏功名云戎狄言語與中國相反因謂反

舌一說南方有反舌國舌本在前末倒向喉故曰反舌應劭云

反舌左不與華同須有譯言乃通也聘珍謂五方之民言語

不通嗜慾不同王者立象胥之官達其志通其欲其道大矣

夫道不簡則不行不行則不樂簡亦大也道不大小補而已行

得其道小人夫亦固十棋之變由不可既也而況天下之言乎

樂得其欲夫亦固十棋之變由不可既也而況天下之言乎

說文云棋復其時也虞書曰棋三百有六旬廣雅云棋年也由

讀曰猶既盡也十年之中變故尚不可盡天下之言其可窮乎

故至道不簡曰微子之言吾壹樂辨言微無也壹子曰辨言之樂

不若治政之樂辨言之樂不下席治政之樂皇於四海夫政善

則民說民說則歸之如流水親之如父母諸侯初入而後臣之

安用辨言不下席謂不能行遠也皇大也美公曰然則吾何學

而可子曰禮樂而力仲尼燕居曰言而履之禮也行忠信其君

君主也論語其習可乎習學公曰多與我言忠信而不可以入

患信而使不入於忠子曰毋乃既明忠信之備而口倦其君

則不可而有明忠信之備而又能行之則可立待也倦勞也君

解蔽云心者形之君也口倦其君謂以口辨而勞其心不可有

謂不能有其忠信也待猶給也可立待者施之則行不必小辨

而給君朝而行忠信百官承事忠滿於中而發於外刑於民而

放於四海天下其孰能患之忠滿於中臣事君以忠公曰請學

忠信之備子曰唯社稷之主實知忠信若邱也綴學之徒安知

忠信說文云綴合著也劉歆云綴學之士不思公曰非吾子問

之而焉也子三辭將對公曰疆避子曰疆侍邱聞大道不隱邱

言之君發之於朝行之於國一國之人莫不知何一之疆辟焉

也盧注云而焉也焉問之乎疆避謂疆也一日公以邱問之

夫子三辭欲避左右之疆者也不應言不可隱蔽也邱問之

周禮云忠言以中心孔氏左傳昭六年知恕必知外處注云內於
年疏云如心爲恕謂如其己心也知恕必知外故外能處於
度物知外必知德得也謂內得於心外得於物知德必知政
也爲政知政必知官官分職任知官必知事經解曰百官得其
以事必知忠知忠必知備備者失則患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
無患若動而無備患而弗知死亡而弗知安與知忠信則不知
死亡孟子曰安其危而利其內思畢必曰知中畢盡也必當爲
簡樂其所以亡者與及也內思畢必曰知中畢盡也必當爲
也中以應實曰知恕實誠也恕者材度其內恕外度曰知外
度揆度也賈子道術云以己量人必心誠求之內恕外度曰知外
謂之恕聲類云以己度物曰恕外內參意曰知德中庸曰性
內之道也德以柔政曰知政柔安也子張問入官正義辨方
曰知官官治物則曰知事辨方者官不易方也詩事戒不虞曰
知備毋患曰樂樂義曰終書曰戒哉傲戒無虞周語曰成德之
樂以安德義以處之

大戴禮記解詁卷十一

用兵第七十五

公曰用兵者其由不祥乎孔氏昭十四年左傳疏云周禮司兵
夷矛鄭玄云步兵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矢然則兵者勝子
器之名戰必令人執兵因即名入爲兵也盧注云祥善也子
曰胡爲其不祥也聖人之用兵也以禁殘止暴於天下也及後
世貪者之用兵也以刈百姓危國家也殘殺害也暴虐也左
之說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制貪者利人土地
貨實者也左氏傳三十三年傳曰秦以貪勤民芟草曰刈刈百
姓者視民如草芥也公曰古之戎兵何世安起子曰傷害之生久矣與民
皆生盧注云人含五常之氣生有喜則和親怒則離害其相害
直用者皆山兵也聘珍謂左氏襄二十七年傳曰天生五材民
可誰能去兵公曰蚩尤作兵與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
爲劍鎧矛戟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
爲雍狐之戰尚戈五經異義云公羊說甲午制兵制五兵

子載劍楯引矢及刺蚩尤之說子曰蚩尤庸人之貪者也及
利無義不顧厥親以喪厥身蚩尤悖愆而無厭者也何器之能
作策云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蜂蠆挾螫而生見害而校以衛
厥身者也說文云螫蟲出其毒也蜂蠆挾螫蚩尤也生謂人
所在也高注呂覽淮南子並云衛利也校以衛厥身言作爲戰
陳號令以利其身所謂貪也盧注云止教習于戈自衛身非作
非作兵也則其賊矣人生有喜怒故兵之作與民皆生聖人
利用而弭之亂人興之喪厥身惡喜怒哀樂生於六氣喜有施
含怒有戰鬪易曰狐矢之利以詩云魚在在藻厥志在餌藻水
廣雅云餌食也盧注云出心在鮮民之生矣不如死之久矣詩
傳云鮮寡也盧注云小雅蓼莪校德不塞嗣武孫武子也德謂
德教校德者選兵以遠德教也盧注云亦同上二章但用聖人
兵革喪除其德不以寒亂而徒傳續武事於子孫者也

大戴禮記解詁卷十一

愛百姓而憂海內及後世之人思其德必稱其仁故今之道堯

舜禹湯文武者猶威致王今若存孟子曰仁者愛人又曰聖人
五帝德曰死而民畏其神致極也王天下所歸往夫民思其德
也猶威致王者死而民畏其神極其向往之心也
必稱其人朝夕祝之升聞皇天上神歆焉故永其世而豐其年
也就祈禱之辭歆猶欣也書曰問於上帝帝夏桀商紂肅暴
於天下暴極不辜殺戮無罪不祥于天粒食之民布散厥親
云肅惡也極誅也祥善也書曰故天棄我不有疏遠國若幼色
康食詩曰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疏遠國若幼色
是與而暴慢是親讒貸處穀法言法行處辟盧注云言疏遠老
楚共王遠申叔時而用子反也干乘日以貽投長日貨穀蘇也
薛罪辭也聘珍謂千乘曰利辭以亂禍曰讒處居也曾子曰正
直者則遷於刑死替天道逆亂四時禮樂不行而幼風是御讀
弗遠則治於罪天謂也爾雅曰替廢也逆亂四時者禮運曰捕五
行於四時書曰威侮五行郭注云五行四時盛德所行之政也

威侮暴逆之虐也云幼風
是御任童幼之人使專政厥失制攝提失方鄒大無紀時編治
事者中候日攝提移屏聘珍謂天官書云大角者天王帝廷其
尚書各有三星鼎足句之曰攝提攝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時
節故日攝提格孟康乃指已爲失方也鄒大當指孟漢書劉
向傳云孟既無紀是也孟康云首時爲孟正月爲孟既失
制則問餘乘次斗建月氣
不告朔於諸侯玉瑞不行諸侯力政
不朝於天子六蠻四夷交伐於中國
歲年以序事頒之於官
禮太史職曰正
及都鄙頒告朔於邦國也玉瑞所以等神祇別人事其用重焉
聘珍謂典瑞職曰掌玉瑞玉器之藏鄭注云人執以見曰瑞玉
瑞命圭也力行者王不能班瑞於羣后威命不行也盧注云力
政言以威力侵者周禮職方氏曰夷人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
此朝明堂時來者國數也爾雅曰夷人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
所服與殷之夷國東方十南方六西方九北方十有三然鄭康
成以四夷爲四方九貉爲九夷又引爾雅其數不同及四六文
關而不定是終使學者疑於所職也聘珍謂此注文所引鄭氏
之言見孔氏明堂位疏云鄭志趙商問曰職方掌四夷八蠻七

大戴禮記解詁卷十一

閩九貉五戎六狄之數注曰周之所服國數明堂云朝謂服事
之國數夷九蠻八戎六狄五禮文事與不達其數鄭答曰職方
也夷狄之數或五或六或九或十爾雅有與同皆數耳無別國
之名不取明故不定也如鄭此言蓋其極也盧氏議之非是盧
謂鄭引爾雅其數不同者爾雅九夷八狄七戎六蠻鄭注職方
引爾雅曰夷九夷於降之災水旱臻焉霜雪大滿甘露不降百
八蠻六戎五狄於是降之災水旱臻焉霜雪大滿甘露不降百
草碼黃五穀不升民多天疾六畜皆皆此太上之不論不議也
臻至也湖盜也禮運曰天降膏露鄭注云膏猶甘也禮運曰
也昔也也禮運曰天降膏露鄭注云膏猶甘也禮運曰
無災疫故帝姓不議殛傷厥身失墜天下夫天下之報殃於無
德者必與其民報反也殛猶禍惡也與從也禮運曰如有不出
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公懼焉曰在民上者可以無懼乎哉
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

少閒第七十六

公曰今日少閒我請言情於子子愀焉變色遷席而辭曰君不

大一百五十七

可以言情於臣臣請言情於君君則不可開也主言曰得夫
問君不可以言情於臣臣請言情於君者春秋繁露云爲人主
者法天之行是故內深藏所以爲神爲人臣者比地貴信而悉
見其情於主主公曰師之而不言情焉其私不同師禮事天子
亦不得而則也其
私人不使言情也其
私人不向於此也子曰否臣事君而不言情於君則不臣君而
不言情於臣則不君有臣而不臣猶可有君而不君民無所錯
手足而不言情於臣不
當爲亦形近也公曰君度其上下咸通之
權其輕重居之
盧注云謂事
準民之色目既見之鼓民之聲耳
既聞之動民之德心既和之通民之欲兼而壹之愛民親賢而
教不能民庶說乎
準望也鼓振動也聲言也謂鼓舞其民而民
門明四目達四聰也動作也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心謂君
心和協也兼井也壹專也并其所欲而專致於民孟子曰所欲
與之聚子曰說則說矣可以爲家不可以爲國公曰可以爲家

大戴禮記解詁卷十一

胡爲不可以爲國國之民家之民也子曰國之民誠家之民也
然其名異不可同也
左傳曰名者人治之大者也
同名同食曰
同等唯不同等民以知極
小宰職曰以敘制其食鄭注云食祿
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極
故天子昭有神於天
地之閒以示威於天下也
郊特牲曰天子祭天地祗嚴也
示其嚴
諸侯修禮於封內以事天子
主鄉飲酒軍旅此之謂九
禮也此九禮者諸侯所以事其國
大夫修官守職以事其君士
行其政令勤以輔事於天子者也
修四衛執技論力以聽乎大夫
盧注云四衛四方之職也禮曰
也聘珍謂王制曰凡執技論力適四方
庶人仰視天文俯視
地理力時使以聽乎父母
盧注云孝經曰川天之道分地之利
此唯不同等民以可治也
大司徒職曰以儀
公曰善哉上與下

大一百五十七

不同乎子曰將以時同時不同盧注云言有可上謂之閣下謂

之多疾開防也疾病也上為法制以防下而下做君時同於民

布政也民時同於君服聽也上下相報而終於施君同於民者

也民同於君者民以君為心也政治道也布政也者同民心而

出治道也服從也聽者治也上下相報者表記曰子曰以德報

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

報大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盧后非民無以祚四方終於施者

上不求大猶已成發其小者遠猶已成發其近者猶讀曰猷謀

其報也大之謀緣將行重器先其輕者行猶用也重器謂圭璋鐘磬之

近小始宗器杜注云古者將獻先清而後濁者天地也說文云元氣初

遺於人必有以先之也重濁陰為地萬天政曰正地政曰生人政曰辨苟本正則華英

物所陳列也物所陳列也天政曰正地政曰生人政曰辨苟本正則華英

必得其節以秀字矣此官民之道也政職也易曰乾道變化各

物資生又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正性命又曰至哉坤元萬

生也節時也不榮而實者謂之秀夏小正曰柳華也者發字也

大戴禮記解詁卷十一

公曰善哉請少復進焉子曰昔堯取人以狀舜取人以色禹取

人以言湯取人以聲文王取人以度此四代五王之取人以治

天下如此狀貌也色謂顏色論語曰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

音人曰以其聲處其氣也盧注云以度觀其志度四公曰嘻善

之不同也嘻猶噫嘻也王取人之善子曰何謂其不同也公

曰同乎子曰同公曰人狀可知乎盧注云問四代以子曰不可

知也公曰五王取人各有以舉之胡為人之不可知也子曰五

王取人比而視相而望五王取人各以己焉是以同狀比謂比

視也望謂物望己者身也中庸曰取人以身也言五王取人比

而得善同也盧注云聖人通而虛己故由於一身是以取人不同

否邱則不能五王取人能如五王邱也傳聞之以委於君邱

則否能亦又不能委屬也否不也否能謂不能知人也亦又不

德曰吾欲以顏色取人於滅明邪改之吾欲以言語公曰我聞

取人於子邪改之吾欲以容貌取人於晦邪改之公曰我聞

子之言始蒙矣子曰由君居之成於純胡為其蒙也雖古之治

天下者豈生於異州哉蒙雜也自由也居處也一也言五

矣昔虞舜以天德嗣堯布功散德制禮朔方幽都來服南撫交

趾出入日月莫不率俾西王母來獻其白瑄粒食之民昭然明

視民明教通于四海海外肅慎北發渠搜氏羌來服布功者時

散德者九德成事也制禮者堯典曰修五禮鄭注云五禮公侯

諸侯大夫也士也庶民也王氏尚書後案云堯典五禮是天子

子巡守諸侯來朝而修之故鄭以為公侯伯子男之禮泉陶謨

五禮汎言平日通於天下故鄭兼天子及庶民言之書曰申命

和叔宅朔方曰幽都書曰海隅出日罔不率俾鄭注云率循也

俾使也四海之隅日出所照無不循度而可使也爾雅曰率循也

北戶西王母曰下謂之西荒郭注云西王母在西淮南地形云

大戴禮記解詁卷十一

西王母在流沙之瀨說文云管如簾六孔十二月之音物開地

牙故謂之管從竹官聲又作瑄云古者玉瑄以玉舜之時西王

母來獻其白瑄前零陵文學姓奚於俗道舜祠下得瑄玉瑄夫

以玉作音故神人以和鳳凰來儀也从玉官聲五帝德曰舜南

撫交趾大發渠支渠度氏羌止舜有禹代興禹卒受命乃遷邑

姚姓于陳代更也孟子曰舜前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

也史記陳世家云舜為庶人時堯妻之二女居於姚其後因

為氏姓姚氏舜已崩傳禹天下而舜子商均為封國孔氏左

傳昭八年疏云世本云舜姓姚氏亥元年傳稱夏后少康奔虞

虞思妻之公之二姚虞思猶姓姚也至胡公周乃賜姓為姚耳陳

有末孫桀即位

距朕行夏本紀云禹命諸侯百姓與人徒以傳

通于四海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搜氏羌來服禹崩十有七世乃

有末孫桀即位

距朕行夏本紀云禹命諸侯百姓與人徒以傳

通于四海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搜氏羌來服禹崩十有七世乃

有末孫桀即位

距朕行夏本紀云禹命諸侯百姓與人徒以傳

通于四海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搜氏羌來服禹崩十有七世乃

有末孫桀即位

距朕行夏本紀云禹命諸侯百姓與人徒以傳

通于四海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搜氏羌來服禹崩十有七世乃

有末孫桀即位

距朕行夏本紀云禹命諸侯百姓與人徒以傳

通于四海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搜氏羌來服禹崩十有七世乃

有末孫桀即位

距朕行夏本紀云禹命諸侯百姓與人徒以傳

通于四海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搜氏羌來服禹崩十有七世乃

有末孫桀即位

距朕行夏本紀云禹命諸侯百姓與人徒以傳

通于四海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搜氏羌來服禹崩十有七世乃

有末孫桀即位

距朕行夏本紀云禹命諸侯百姓與人徒以傳

通于四海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搜氏羌來服禹崩十有七世乃

有末孫桀即位

距朕行夏本紀云禹命諸侯百姓與人徒以傳

命作物配天制無用行三明親親尚賢民明教通下四海海之

外肅慎北發渠搜氏羌來服文王卒受天命者孟子曰詩云周

詩序云文王受命作周也鄭箋云受天命而王天下謂也

將待君志也君其志焉或後將至也

以應之公曰大哉子之教我政也列五王之德煩煩如繁諸

乎言如萬物之繁也如繁者

之言君如財之如讀曰而

功匠能切磋琢磨喻君之自治大學曰如有利器焉

禮度也聘珍謂禮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有措扶焉

之也論語曰舉直以時令其臧必周密發如用之可以知古可

措諸枉則民服以時令其臧必周密發如用之可以知古可

以察今可以事親可以事君可用于生又用之死吉凶並與禍

福相生卒反生福大德配天命善也易曰藏器于身待時而動

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發如讀曰而吉凶禍福公楸

循環不已惟脩德者反禍為福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公楸

然其色曰難立哉子曰臣願君之立知如以觀問也時天之氣

用財之財以生殺於民之死不教如讀曰而天有六氣

五材水火木金土君體天地之撰以爲生陰陽風雨晦明地有

而民各正其性命其死者不可以教者也公曰我行之其可

乎子曰唯此在君此在君也

君曰足臣恐其不足君曰不足

舉其前必舉其後舉其左必舉其右君既教矣安能無善舉猶

前後左右有位之士賈子新書云選端士衛翼前後左右皆正

人教習也言君有所不足則取諸前後左右輔弼之人其人皆

能無善乎公吁焉其色曰大哉子之教我制也政之豐也如木

之成也吁歎聲也謂作色也制法也

子曰君知未成言未盡也

大戴禮記解詁卷十一

十一 廣雅書局

凡草木根被傷則枝葉必偏枯偏枯是爲不實穀亦如之上失

政大及小人畜穀畜穀謂六畜五穀言失政之大者并民與畜

而失之盛德曰聖王之盛德公曰所謂失政者若夏商之謂

乎子曰否若夏商者天奪之魄不生德焉夏商謂夏桀商紂左

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魄去之何公曰然則何以謂失政子曰

以能久不生德者民不見德也

所謂失政者謂魂魄魄去之何

變鬼神未亡盧注云民神猶依附之聘珍謂鬼神亡者左氏昭

在齊矣言陳國將滅鬼水土未綱

者猶猶實者猶實惡實以喻善

善人言尚賢其賢聘珍謂九家

政出自家門此之謂失政也優柔也盧注云慎猶忍也聘珍謂

大戴禮記解詁卷十一

十一 廣雅書局

也政出自家門者論語曰政逮於大夫也左氏昭三十二

年傳曰魯文公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政

是反人自反反時爲災民反德爲亂

無假人器君無假人名待國是以爲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公曰善哉

長沙蕭 鑑初校

南海潘元木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大戴禮記解詁卷十一

大戴禮記解詁卷十一

朝事第七十七

古者聖王明義以別貴賤以序尊卑以體上下然後民知尊君敬上而忠順之行備矣義威儀也先鄭司農注周禮云古者書儀但作義體猶分也周禮曰以儀辨等

則民不越是故古者天子之官有典命官掌諸侯之儀大行人掌諸侯之儀以等其爵故貴賤有別尊卑有序上下有差也周禮曰

士二人大行人典命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以定其爵故貴賤有別尊卑有序上下有差也典命職曰掌諸侯之五儀諸臣

伯子男之儀五等謂孤以下四命三命再命命上公九命為伯一命不命也故書儀作義鄭司農義讀為儀

其國家宮室車旌衣服禮儀皆以九為節諸侯諸伯七命其國

家宮室車旌衣服禮儀皆以七為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旌衣服禮儀皆以五為節鄭云上公謂王之三公有德者加命

之所居謂城方也公之城蓋方九里宮方九百步侯伯之城蓋方七里宮方七百步子男之城蓋方五里宮方五百步大行人職則有諸侯圭籍冕服建常樊

夫四命及其封也皆加一等其國家宮室車旌衣服禮儀亦如之封出封也鄭云四命下大夫也出封出畿內封於八州之中加一等衰有德也大夫為子男卿為侯伯其在朝廷則一如命數耳王之上士三

君之禮一等未省則以皮帛繼子男省周禮作普鄭云既命命也言普者明天子既命命

為之嗣樹子不易也春秋桓九年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行國君之禮是也公之子如侯伯而執圭侯伯之子如子男而執璧子男之子與未誓者皆次小國之君執

皮帛而朝會焉其賓之皆以上卿之禮焉公之孤四命以皮帛

視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士一命其宮室車旌衣服

大三百

大戴禮記解詁卷十二

廣雅書局

禮儀各視其命之數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

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其宮室車旌衣服禮儀各如其命之數

大宗伯職曰孤執皮帛鄭注云皮帛者束帛而表以皮為之飾

皮虎豹皮帛如甘璧色繒也鄭注典命云視小國之君者列於卿大夫之位而禮如子男也鄭司農云九命上公得置孤卿一

人春秋傳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玄謂王制曰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

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

之爵以同域國之禮而待其賓客禮謂周禮也鄭云九儀謂命

孤卿大夫士也聘珍謂域國周禮作邦國說文云或邦也又上

公之禮執桓圭九寸纁藉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旒樊纁九就

會禮九舉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纁藉七寸冕服七章建常七

旒樊纁七就貳車七乘介七人禮七牢其朝位賓主之閒七十

步饗禮七獻食禮七舉諸伯執躬圭其他皆如諸侯之禮諸子

執穀璧五寸纁藉五寸冕服五章建常五旒樊纁五就貳車五

乘介五人禮五牢其朝位賓主之閒五十步饗禮五獻會禮五

舉諸男執蒲璧其他皆如諸子之禮鄭云纁藉以五采章衣板

冕所服之衣也九章者自山龍以下七章者自華蟲以下五章

者自宗彝以下也常旌旗也旒其屬修垂者也樊纁馬飾也以

屬飾之每一處五采備為一成就成也貳副也介輔已行禮者

也禮大禮饗饋也三牲備為一牢朝位謂大門外賓下車及王

車出迎所立處也王始立大門內交擯三辭乃乘車而下車及王

九牢者此謂設盛饗也九舉舉牲體九飯也賈疏云禮

王速賓賓來就廟中行饗饗者烹大牢以飲賓設凡而不倚爵

盈而不飲饗以示恭儉九獻者王酌獻賓賓酢主人主人酬賓

大戴禮記解詁卷十二

廣雅書局

六百十三

及王之上公雙植謂之桓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桓圭也
 亦以桓為珠飾圭長九寸信當為身象之誤也身圭朝圭皆七寸
 象以人形為珠飾文有龜背其行以保身圭皆長七寸
 穀所以養人為飾所以安人二玉蓋或以穀為飾或以蒲為
 珠飾皆徑五寸不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此亦
 執圭者未成國也君命來聘者也孤尊既聘享更自以其贄見執東帛而以豹皮
 裘之為飾繼小國之君言次之也朝聘之禮每一團畢乃前
 諸侯之卿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大夫士皆如之鄭云此亦
 聘者也所下其君者介與朝位賓主之閒也其餘則自以其禽
 朝義曰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是謂使卿之聘之數也
 五十步子男三十步與天子之所以明章著此義者以朝聘
 之禮是故千里之內歲一見千里之外千五百里之內二歲一
 見千五百里之外二千里之內三歲一見二千里之外二千五
 百里之內四歲一見二千五百里之外三千里之內五歲一見
 三千里之外三千五百里之內六歲一見周禮曰邦畿方千里
 大戴禮記解詁卷十二

二旒樊纒十有再就貳車十有二乘率諸侯而朝日東郊所以
 教尊尊也冕謂玄冕玉藻曰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鄭彼注
 纒藉五采五端當為冕之說也典瑞曰王晉大圭執纒圭
 纒用草衣而書之鄭曰鄭彼注云纒有五采玉為纒圭
 纒用草衣而書之鄭曰鄭彼注云纒有五采玉為纒圭
 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大夫三寸士二寸
 玉飾諸末樊纒如繫帶之繫謂今馬大帶也鄭司農云纒謂當
 胸士喪禮下篇曰馬纒今馬鞅玉路之繫及纒皆以五采纒飾
 之十二就就成也大常九旗之畫日月者正幅為纒旂則屬焉
 聘珍謂貳車副車也車僕職曰凡師共革車各以其萃會同亦
 如之鄭彼注云萃猶副也觀禮曰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
 龍降龍出拜日於東門之外鄭彼注云此謂會同以儀職也
 退而朝諸侯為壇三成宮苑一門合諸侯則令為壇三成宮苑
 一門觀禮曰諸侯觀於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
 深四尺鄭彼注云四時朝觀受於廟此謂時夏殷方秋西方
 壇土為壇以象牆壁也為宮者於國外春東方夏南方秋西方
 冬北方司儀職曰為壇三成成猶重也三重者自下差之為三

等而上天子南鄉見諸侯士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所以
 別親疏外內也鄭云王揖之者定其位也庶姓無親者也士揖
 揖推手小舉之公侯伯子男各以其旂就其位諸公之國中階之前北
 面東上諸侯之國東階之東西兩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
 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
 曰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於宮向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
 立鄭彼注云置於宮者建之豫為其君見王之位也諸公中階
 之前北面東上諸侯東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
 北上諸子門東北面東上諸男門西北面東上尚左者建旂公
 東上侯先伯伯先子子先男而位皆上東方及其將幣也公於
 也諸侯入殿門或在左右各就其旂而立及其將幣也公於
 上等所以別貴賤字尊卑也司儀職曰及其擯之各以其禮公
 其將幣亦如之鄭彼注云壇三成深四尺則一等一尺也壇十
 有二尋方九十六尺則堂上二丈四尺每等丈二尺與聘珍謂
 此不言侯伯子男奠圭降拜升成拜明臣禮也門右坐奠圭再

六百十五

拜階前南者謂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丘侯氏奉國地所
降階東北而再拜稽首謂者延之日升升成拜乃出

出重而獻之明臣職也物男服貢器物采服物右衣右衽
貨物是也肉袒入門而右以聽事也之東乃入門右北而

告聽事鄭彼注云告聽事者明臣禮職臣事所以教臣也
告王以國所用為罪之事也明臣禮職臣事所以教臣也

觀然後諸侯率而祀天於南郊配以先祖所以教民報德不忘
知所以臣率而祀天於南郊配以先祖所以教民報德不忘

本也率而享祀於太廟所以教孝也祀天南郊謂建寅之月
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也太廟明堂也孝經曰昔者周

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
內各以其歲來祭注云君行嚴配之禮則德與之大射以考其

習禮樂而觀其德行與之圖事以觀其能債而禮之三饗三食
三宴以與之習立禮樂司裘職曰王大射則其虎侯能侯豹侯

將有郊廟之事以射擇諸侯及其羣臣與邦國所貢之士可以與
祭者射者可以觀德行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

得與於祭與之圖事者諸侯有不順服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
朝而發禁命事焉儀進也禮謂以酒禮之大行人職曰王禮

禮乃歸鄭彼注云禮謂食也王不親以其禮幣致之略言饗
禮互文也掌客職曰上公三饗三食三燕侯伯再饗再食再燕

子男一饗一食一燕與之習立禮樂者左傳曰王饗再食再燕
有折俎饗以訓恭儉食以示慈惠又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是

也樂師職曰饗食諸侯序其樂事合奏鐘鼓介相如祭之儀是
故一朝而近者三年遠者六年有德焉禮樂為之益習德行爲

之益循天子之命為之益行然後使諸侯世相朝交歲相問殷
相聘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崇天子故曰朝聘之禮者所以

正君臣之義也交猶更也大行人職曰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
中也久無事又於股朝聘也世相朝也鄭彼注云小聘凡君即

位大國朝焉小國聘焉此皆所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尊天
子也必擇有道之國而就修之鄭司農說諸侯相朝之禮各執
殷聘以春秋傳曰孟僖子如齊殷聘是也諸侯相朝之禮各執

其圭瑞服其服乘其輅建其旌旄施其樊纓從其武車委積之

大戴禮記解詁卷十二

五 廣雅書局

以其牢禮之數所以別義也執其圭瑞者典瑞職曰公執桓圭
執蒲璧以朝觀宗遇會同於王諸侯相見亦如之服其服者皮

弁服也謂皮弁服以天子用以視朝故謂之朝服而朝服謂諸
侯朝服而朝服注云朝服皮弁服也必知朝服皮弁服者聘禮諸

侯相朝皮弁服明朝朝亦皮弁服也必知朝服皮弁服者聘禮諸
凡諸侯之禮上公五積侯伯四積子男三積牢禮之數謂禮掌

客備介而相見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介謂相見
幣皆交擯各陳介傳辭也聘義曰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

男三介鄭彼注云此皆使卿出聘之介數也大行人職曰凡諸
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孔疏云若上公君使大夫迎於境

親行則九介侯伯子男以次差之義可知也君使大夫迎於境
卿勞於道君親郊勞致館迎即勞之義可知也再勞再勞在道

則勞其禮皆使卿大夫致之賈疏云此再勞再勞再勞再勞在
遠郊其近郊勞當主君親爲之也司儀職曰主君郊勞交擯三

辭車逆拜辱三揖三讓再拜受車送三還再拜致館亦如之鄭
注云主君郊勞備三勞而親之也館舍也使大夫授之君又以

禮親及將幣拜迎於大門外而廟受北面拜跪所以致敬也三
致焉

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敬讓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諸侯
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也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

諸侯自爲正之具也司儀職曰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
上相入賓三揖三讓登再拜授幣賓拜送幣每事如初賓亦如

之及出車送三請三進再拜賓三還三辭告辭賈疏云及至也
至將幣謂賓初至館後日行朝禮君親致饗既饗遂食致贈

之時故云至將幣幣即主庫也君親致饗既饗遂食致贈
鄭遂所以相與習禮樂也既讀曰饋鄭云大禮曰饋饋賈云以

饋饋饋曰致饗饋還主饗食致贈鄭送皆如將幣之儀鄭彼
注云此六禮者惟饗饋還主饗食致贈其餘主君親往饋者實爲主

禮司農云還圭歸其玉也玄謂聘以圭璋禮也享以璧琮聘珍
已聘而還圭璋輕財而重禮贈之以財既贈又送至於郊聘珍

禮數不同饗食皆君親之故經文云君親也諸侯相與習禮
樂則德行修而不流也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射義曰夫君

大戴禮記解詁卷十二

六 廣雅書局

以流亡者聘禮 鄭三禮目錄云大開日聘諸侯相於久無 上公未之有也聘禮 事使卿相問之禮也小聘則使大夫焉 鄭云此皆使卿

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 出聘之介數也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 鄭云質謂三讓而後

傳命三讓而後入廟門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 鄭云此揖讓主謂賓也三讓而後傳命賓至大門主人請

乃傳其君之聘命也三讓而君使士迎於境大夫郊勞君親拜迎大門之內而廟受北面拜既拜君命之辱所以致敬讓也 鄭

聘君之恩惠辱命來聘者也 致敬讓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故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也 鄭云君子之相接

擯大夫為丞擯 聘禮聘義並有士為紹摯鄭注聘禮云摯為主

人侯伯也則摯者四人子男也則摯者三人於是時賓出次直闕西北面上摯在闕東闕外西面其相去也公之使者七十步

大戴禮記解詁卷十二

廣雅釋義

侯伯之使者五十步子男之使者三十步此旅摯耳不傳命上介在賓西北面承摯在上摯東南西面各自次序而下末介

末摯者西去三丈六尺上摯之請事進南面揖賓俱前賓至末介上摯至末摯亦相去三丈六尺止揖而請事還入告於公天

子諸侯朝覲乃命介紹傳命耳其儀各鄉本君受命反君親禮面傳而下及末則卿受之反面傳而上又受命傳而下君親禮

賓孔氏聘義疏云行聘已訖君親執禮以禮賓故聘禮賓行聘禮是幸夫微凡改筵公出迎賓以入公側受禮賓受禮公拜送

也 賓私面私覲也私覲者私以己禮朝主國之君以其非公聘正禮故謂之私案聘禮私面在後致饗氣孔云行聘之日主

此先云私面者記皆便文無義例也致饗氣孔云行聘之日主禮於賓館案聘禮君使卿韋弁歸饗禮五年注云牲設於饗生

前饗二年陳於門既還圭璋賄賄館還其所聘之圭璋故聘禮也君使卿皮弁還玉於館是也賄賄者因其還玉之時主人之

卿并紡 饗食燕 孔云謂主君設大禮以饗賓設食禮以食賓皆是也 於賓一食再饗燕與 所以明賓主君臣之義也 孔云君親禮賓

差倣無常數是也 用私覲及致饗

饋饗食之屬或主敬賓或賓答主人或君親 故天子之制諸侯接賓或使臣致之是顯明賓客君臣之義也 故天子之制諸侯

交歲相問殷相聘相厲以禮使者聘而誤主君不親饗會所以恥厲之也諸侯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所以

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為正之具也 聘義曰比年小聘三年大聘所謂歲相問也三年

大聘所謂殷相聘也 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輕財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矣 鄭云圭璋之類

也財謂璧琮享幣也受之為輕財者財可遂復重賄反幣是也主國待客出入三積既客於舍五牢之具陳於內米三十車禾三

十車芻薪倍禾皆陳於外乘禽日五雙羣介皆餼牢壹食再饗

宴與時賜無數所以厚重禮也 孔云此謂上公之臣故出入三積也故司禮云諸公之臣相為國客則三積注云侯伯之臣不致積

大戴禮記解詁卷十二

廣雅釋義

入三積出亦三積故司儀云遂行如入之積是去之積如來時積也聘禮餼客有饗有餼今直云餼客者略言之於舍謂於賓館也五年之賓館門內之西是皆陳於內也聘禮米三十車設

於門東陳禾三十車設於門西陳芻薪倍禾皆陳注薪從米芻從禾乘禽日五雙者謂乘行羣介之禽雁鶩之屬聘禮則

每日致五雙也羣介皆有餼牢者鄭注羣客云餼卿也則餼少牢字餼大牢也鄭云厚古之用財不能均如此然時用財如此其

重禮厚此聘禮也 古之用財不能均如此然時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於禮也盡之於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

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 鄭云不能均如此言無則從其實也言盡之於禮欲合當者不得過也

古者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義以親諸侯 義讀曰儀鄭客謂其孤卿 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

宗以陳天下之謀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 鄭云此六事者以王見諸侯為文圖比陳皆考績之言王者春見諸侯則圖其事之可

否秋見諸侯則比其功之高下夏見諸侯則陳其謀之是非冬

見諸侯則其慮之異同六月服以其朝歲四時分來更迭如此

而備時會命為禮也無常期諸侯不順服命王焉禁謂九伐

之法既朝即服也王十二歲一巡守若不巡守則殺同敵國

者六服盡朝既朝王亦命為禮於國外交諸侯而命其政政謂

邦國之法既朝即服也王十二歲一巡守若不巡守則殺同敵國

謀秋以禮會諸侯春秋以禮會諸侯春秋以禮會諸侯春秋以禮會諸侯

侯之好殷眺以成邦國之貳周禮眺作類成作除其作應鄭云

來者為文也時聘者亦無常期天子有事諸侯使大夫來聘親

以禮見之禮也既猶也一服朝之歲五服諸侯皆使卿以聘

禮來朝天子天子以禮見之命以政禁之事故所以除其惡行

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歸服以教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

致會以補諸侯之災周禮教作交會作贈災作裁鄭云此四者

諸侯謂存省之屬諭諸侯之志者論言語論書名其類也交或

往或來者也贊助也致論凶禮之弔禮禮禮也補諸侯裁若者若

春秋澶淵之會謀歸宋財聘珍謂穀梁定十四天子之所以撫

羊經曰天王使石尚來歸服范注云服祭肉天子之所以撫

諸侯者歲偏在三歲偏眺五歲偏省七歲屬象胥喻言語叶辭

令九歲屬替史諭書名聽音聲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

禮同數器修法則十有一歲天子巡狩殷國周禮在作存眺作

叶作協鄠云撫猶安也存顧省者王使臣於諸侯之禮所謂闡

大戴禮記解詁卷十二

九 廣雅書局

敢暴小民然後諸侯之國札喪則令聘補之凶荒則令調委之

師役則令稿禮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有禍災則令哀弔之凡

此五物者治其事故此與下節姑小行人使適四方之事鄭云

此五物者治其事故此與下節姑小行人使適四方之事鄭云

聘喪家補助其不足也若今時一室二戶則官與之棺也槨當

為槨謂槨師也立謂師役者國有兵寇以置病者也使鄰國會

會財貨以與之春秋定五年夏歸粟於蔡是也宗伯職曰國合

禮禮哀團敗禍災水大聘珍謂故舊典也王使臣適諸侯之國若

遇此五事則德及其萬民之利害為一善其禮俗政事敘治刑

禁之逆順為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惡欲犯令者為一書其札喪

凶荒厄貧為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為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

別異之天子以周知天下之政也賈疏云此總陳小行人使適

四方所陳風俗善惡之事各各是故諸侯附於德服於義則天

條錄別為一書以報其上也下太平也平成也和也古者天子為諸侯不行禮義不脩法度

不附於德不服於義故使射人以射禮選其德行職方氏大行

人以其治國選其能功職方氏中大夫四人辨九州之國使同

利諸侯之得失治亂定然後明九命之賞以勸之明九伐之法

以震威之尚猶有不附於德不服於義者則使掌交說之故諸

侯莫不附於德服於義者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

侯自為政之法也盛德曰古者天子常以季冬考德以觀治亂

得之也德不盛者失之也是故君子考德而天下之治亂得失

大戴禮記解詁卷十二

十 廣雅書局

561

投壺第七十八

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 奉之者投壺射之類也其奉之西階上北面陸釋文云壺器名... 投壺是大夫士之禮故云士則鹿中不云兕中者略之也... 主人... 請曰某有枉矢峭壺請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穀又重以樂敢... 辭則或射所謂燕射也枉峭不正貌為謙辭也... 主人曰枉矢... 峭壺不足辭也敢以請賓曰某賜旨酒嘉穀又重以樂敢固辭... 鄭云固之言如故也... 主人曰枉矢峭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 如故辭者重辭也... 對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 鄭云不得命... 賓再拜受主人般... 還曰避... 鄭云賓再拜受拜受矢也... 主人既許賓再拜受主人般... 還曰避... 也孔疏云主人見賓之拜乃般曲折還謂賓曰今辟而... 不敢... 主人昨階上再拜送賓般還曰避... 亦於其階上... 已拜... 受... 主人昨階上再拜送賓般還曰避... 亦於其階上... 已拜... 受...

大戴禮記解詁卷十二

十一 廣雅書局

受矢進即兩楹間退反位指賓就筵... 有事於此也退乃指賓即席欲與借進明為... 司射進度壺反位... 偶也賓席主人席皆南鄉間相去如射物... 設中執八算... 小戴作度壺開以二矢半設中東面鄭云度壺度... 人席斜行各七尺也反位西階上位也設中東西既設中請於... 亦實入算於中橫委其餘於中西執算而立以請賓俟投... 賓曰奏投壺之令曰順投為入比投不釋算勝飲不勝正爵既... 行請為勝者立馬三馬既立慶多馬請主人亦如之... 鄭云請猶... 矢本人也此投不捨也勝飲不勝言以能養不能也正爵所以... 正禮之爵也或以罰或以慶馬勝算也謂之馬者若云技藝如... 此任為將帥乘馬也射投壺皆所以習武因為樂聘珍謂小戴... 無奏投壺之令曰奏進也令辭也投壺古屬嘉禮必有文辭此... 其是也小戴... 命弦者曰請奏狸首開若一太師曰諾... 鄭云此... 無此失之矣... 首詩篇名也今逸射義所云詩曰留孫侯氏是也開若一者投... 壺當以為志取節焉孔疏云開若一者謂前後樂節中間疏數... 取投合於樂節故中開若一也... 左右告矢具請拾投有入者

則司射坐而釋一算焉賓黨於右主黨於左

則司射坐而釋一算焉賓黨於右主黨於左... 也司射東面立釋算則坐以南為卒投司射執餘算曰左右卒... 右北為左也己投者退各反其位... 投請數一算為純一純以取一算為奇有勝則司射以其算告... 曰某黨賢於某黨賢若干純奇則曰奇鈞則曰左右鈞... 鄭云卒... 主之黨畢已投司射又請數其所釋左右算如數射算一純已... 取實於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每委異之有餘則橫諸純下一... 算為奇奇則縮諸純下兼敘左算實於左手一純以委十則異... 之其它如右獲畢則同射執奇算以告於賓與主人也鈞猶等... 也等則左右手... 各執一算以告舉手曰諸勝者之弟子為不勝者酌酌者曰諾... 鄭云司射又請於賓與主人... 已酌皆請舉酒當飲皆跪奉觚曰... 以行正爵酌者勝黨之弟子... 賜灌勝者跪曰敬養... 鄭云酌者亦酌實於豐上不勝者坐取乃... 尊敬辭也周禮曰以饋賓客賜灌飲也言賜灌者服而為... 飲射爵聘珍謂觚當為觥小戴作觴許氏五經異義云觴觥也... 觥亦五升所以罰不敬觥也所以著明之... 司正曰正爵既行... 貌君子有過廓然明著非所以餉不得名觥... 司正曰正爵既行

大戴禮記解詁卷十二

十一 廣雅書局

請為勝者立馬各直其算上一馬從二馬以慶慶禮曰三馬既... 立請慶多馬賓主人皆曰諾... 鄭云飲不勝者畢司射又請為勝... 者投壺如射亦三而止也... 三者一黨不得三勝其一勝者并其... 馬於再慶者以慶之明一勝不得慶也飲慶爵者偶親酌不使... 弟以慶是禮家陳事之言也慶禮曰三馬既立請慶多馬此還... 是司正... 正爵既行請徹馬周則復始... 鄭云投壺禮畢可以去其... 請辭... 既算算多少視其坐... 鄭云算用當視坐投壺者人四算籌八... 為數也投壺者人四算籌八... 分堂上七扶室中五扶庭中九扶... 鄭云籌尺二寸... 鄭云其算長尺有... 投壺者或於室或於堂或於庭... 算長尺二寸... 鄭云其算長尺有... 其禮變隨晏早之宜無常處... 也或曰算長尺有... 握握數也聘珍謂握四寸也數當為素鄉射禮記曰箭籌八十... 長尺有握握素鄉彼注云籌算也握本所持處也素謂刊之也... 堂下司正司射庭長及冠士立者皆屬賓黨樂人及童子使者... 皆屬主黨... 鄭云使者主人所使薦羞者樂人... 降揖其阼階及樂... 國子能為樂者此皆與於投壺

六百三十八

事皆與射同節皇侃云投壺與射為類也壺中置小豆為其矢躍而去也鄭

其滑且堅取其堅且重也舊說云矢曾孫侯氏今日泰射一矢張侯參之

曰今日泰射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

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質參既設執旌既載大侯既亢中獲既

置此以下至既獲率莫並曾孫之詩諸侯之射節也孔氏射義

也諸侯將祭亦以射擇卿大夫士為有事於宗廟故稱曾孫泰

注云大射禮軒作于讀如宜軒宜獄之軒軒胡大也士與上射

則以射皮飾侯侯參之者謂熊侯豹侯與野侯為三也司裘職

四行者獻賓獻公獻卿獻大夫乃後樂作而射也莫處無安居

其官次者也御猶侍也以燕以射先燕禮乃射也則燕則譽

言國安則有名譽聘珍謂質參既設者質正也鄭注大射儀云

參七十參讀為參參雜也雜侯者豹鶴而麋飾設張也執旌既

載者析羽為旌載亦設也鄉射記曰君射於郊以旌獲大射儀

曰司馬師命員侯者執旌以負侯詩曰大侯既抗抗毛傳云大侯

君侯也抗舉也鄭箋云舉者舉鶴而獲之於侯也大射儀曰公

射大侯大夫射參士射于中獲既置者中謂閭中受算之器鄉

射記曰君射於郊則閭中鄭彼注云於郊謂大射也閭獸名獲

謂算也古文獲作算大射儀曰釋獲者遂以所執餘獲鄭彼注

云古文壺脰脩七寸口徑二寸半壺高尺二寸受斗五升壺腹

脩五寸此錯簡當在曾孫侯氏之前脰頸也小蓋脰作頸鄭云

積三百二十四寸也腹脰五寸約之所得求其馬既平張四

志乃張射夫命射射者之聲獲者之旌既獲率其首之詩當在

中獲既置之下錯簡在此侯讀曰錄詩曰既挾四錄既雅曰金

錄羽謂之錄決拾有常者毛詩傳云拾遂也鄭注大射儀云

決猶闔也以象骨為之著右巨指所以鈎弦而闔之遂射請也

大戴禮記解詁卷十二

三十一 儀禮書局

者持弓矢審固也射夫即司射也命射者命以樂節射也大射

儀曰司射適堂下北面視上射命曰不致不釋是也射者之聲

謂射之以樂循聲而發也獲者之旌謂舉凡雅二十六篇其八

篇可歌歌鹿鳴鸚首鵲巢采芣苢伐檀白駒騶虞八篇廢不

可歌七篇商齊可歌也三篇開歌史辭史義史見史童史諫史

賓拾聲報挾此義未聞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

工歌鹿鳴四牡皇華所謂升歌三終也笙入堂下磬南四面立

樂南陔白華華黍所謂笙入三終也笙入堂下磬南四面立

笙猶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歌笙相禮故

曰間所謂開歌三終也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

采芣采蘋堂上堂下歌瑟及笙故作所謂合樂三終也笙入立

於堂下磬南四面者鄉飲酒禮也笙入立於縣中者燕禮也

魯命弟子辭曰無荒無傲無倨立無踰言若是者有常爵小戴

禮傲作款倨作俏更有辭命弟子辭曰毋懈毋放毋借立毋驕

言若是者浮鄭云弟子賓黨主黨年極者也為其立堂下相讓

慢可射戒之謂魯辭者禮衰乖異不知孰是也懈放慢也嗟

情立不正鄉前也論言遠談語也常爵常所以罰人之爵也嗟

爾不盜侯為爾不胡於王所故亢而射女強食食爾曾孫侯氏

百福此祭侯之辭也大射儀司馬實爵而獻獲者於侯薦脯醢

日惟若盜侯毋執以祭侯考工記曰祭侯之禮以酒脯醢其辭

故抗而射女強飲強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

大戴禮記解詁卷十二

古 儀禮書局

大戴禮記解詁卷十二

長沙蕭 鑑初校
南海潘元杰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南城王聘珍撰

公符第七十九

公冠自為王迎賓揖升自阼立于席

拜至于廟門揖入立于序端西面此經

云立于席者盧注云入堂深異於土

者奠解于薦東降筵北面坐取脯降

降自阼者盧注云君尊故其降也不使就賓階也

主者其降也自西階以異其餘皆與公同也

盧注云自西階以異不敢終於正

其餘與公同者謂迎賓升阼之等

韞自諸侯達冠而蔽之可也二服皆韞也

衣其皮先以兩皮如韞以蔽其前後及後世聖人易之以布帛

猶存其蔽前不忘古尊祭服異其名曰韞其制上廣一尺下

天子之朝服韞從裳色皆素也聘珍謂韞端諸侯視朝之服皮弁

弁諸侯視朝之服經言朝服即玄端也鄭注論語云衣玄端冠

亦積素以為裳諸侯以為視朝之服云冠弁委貌其服細布衣

曰玄冠也鄭注王制云玄衣素裳其冠則弁追章甫委貌也諸

侯以天子之燕服為朝服云素為裳碎積其要中皮弁之衣用

皮弁服素積帶素鞵鄭注云皮弁與君視朝之服也皮弁者

布十五升經云朝服素鞵者論語疏云玄端者其衣正幅染之

玄色故曰玄端若以素為裳即朝服若上士以玄為裳中士

以黃為裳下士以雜色為裳天子諸侯以朱為裳則皆謂之玄

端不得名公冠四加玄冕

孔氏冠儀疏云士禮故三加也若諸

侯之禮其加則四加而有玄冕也故大戴禮公冠

四加也諸侯尚四加則天子亦當五加冕也

之禮無介無樂皆玄端

費氏注云禮禮賓以一

贊而贊冠者退為眾賓者君禮於臣本無介也無樂亦贊時也

冠禮一舉樂可也春秋左氏傳曰以金石之樂節之謂冠之時

為節也皆玄端其醕幣朱錦采四馬其慶也同鄭注云冠禮之

君臣同服也其醕幣朱錦采四馬其慶也同鄭注云冠禮之

以財貨曰醕幣朱錦采謂朱色之帛采色之錦說文云錦裏色

織文士冠禮主人醕宿束帛儷皮賈疏云大戴禮云醕幣采飾

大戴禮記解詁卷十三

廣雅書局

而四馬是大夫禮與士異也慶賀也天子儼焉冠禮比諸侯故

謂慶賀同者同以幣朱錦采四馬也天子儼焉冠禮比諸侯故

也皆同此言天子之太子庶子也盧注云士冠禮記成王冠

嘉禮注引五經異義云古春秋左氏傳曰歲星為年紀十二而

一周年天道備故人君年十二可以冠自夏殷天子皆十二而

冠許君謹案武王崩成王年十三可以冠自夏殷天子皆十二而

從古尚書說又引異義云武王崩後管蔡作亂周公出居東

歲大風王與大夫冠弁開金滕之書成王年十四歲喪居東

曰王與大夫盡弁鄭注云天子諸侯十二而冠佩為成人成王

此時年十五於禮已冠是也孔氏明堂位疏云王肅以家語之

文武王崩成王年十三鄭康成用衛宏之說武王崩成王年十

歲又云周書以武王崩成王年十二至成王年十二歲喪居東

王將即位稱已小求攝周公將心之管蔡等流言周公懼之辟

居東都故金滕云武王既喪管叔等流言周公乃告二公曰我

之不辟無以告我先王既喪請喪服除辟謂辟居東都時成王

年十三明年成王盡執拘周公屬黨也時成王年十四至明年秋大

則罪人斯得罪人周公屬黨也時成王年十四至明年秋大

有雷風之異故鄭注金滕云秋大熱謂二年之後明年迎周公

大戴禮記解詁卷十三

廣雅書局

而反則居攝之元年是成王年十五書傳所謂一年救亂明

年誅武庚管蔡等書傳所謂二年克殷明年自奄而還書傳所

謂三年踐奄四年封康叔書傳所謂四年建侯衛時成王年十

八也故康誥云孟侯康叔書傳所謂八年稱孟侯明年營洛邑故

書傳云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於成王時成王

年二十一明年乃即政時年二十二也聘珍謂此疏所云書傳

者伏生大傳也伏生傳今文尚書衛宏是古文周公使祝雍祝

之學與今文相合乃真古文也鄭君所以用之周公使祝雍祝

王曰達而勿多也於冠告焉辭多則史少則不達祝雍曰使

王近於民遠於年齋於時惠於財賢使能民如子齋於時惠

於財及時而施聘珍謂此成

王冠辭也公冠本經止此

陛下離顯先帝之光耀以承皇天嘉祿欽順仲夏之吉日遵

並大道邠或秉集萬福之休靈始加昭明之元服推遠稚免

之幼志崇積文武之寵德肅勤高祖清廟六合之內靡不息

陛下永永與天無極孝昭冠辭皇皇上天照臨下土集地之

靈降甘風雨庶物羣生各得其所靡今靡古維予一人某敬拜皇天之祐薄薄之士承天之神興甘風雨庶卉百穀莫不茂者既安且寧維予一人某敬拜下土之靈維某年某月上日明光於上下勤施於四方旁作穆穆惟予一人某敬拜迎於郊以正月朔日迎日於東郊已上孝昭冠辭並祭天祭地辭而意入者非大戴經本所有也今因舊本附錄篇末說詳目錄

本命第八十

分於道謂之命分制也道者天地自然之形於一謂之性形兆也說文云惟初太始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謂變化獨陰不生獨陽不生化窮數盡謂之死化謂陰陽形於一之數窮盡者久而游散也故命者性之終也則必有終矣也死之言漸也生機漸滅也

大戴禮記解詁卷十三

三 廣雅書局

命稟於有生之前性形於受命之始命制其性之始即已定其終有始必有終也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也人生而不具者五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化具備也化猶生也育也三月而微昫然後能有見八月生齒然後食期而生臙然後能行三年疇合然後能言十有六情通然後能化盧注云昫精或為微也三月萬物一成年天道一備三年而天道大成故因之以變化也聘珍謂說文云體都備也玉篇云疇盛貌也疇合也陰窮反陽陽窮反陰辰故陰以陽化陽以陰變窮極也上則陽已復於下則陰之反為復也陽極於上則陰已復於下史之反為始也辰當為是聲之通也陰不自化得陽而化陽不自變得陰而變韓詩外傳曰故男以八月而生齒八歲而毀齒一陰一陽然後成道二八十六然後情通然後其施行女七月生齒七歲而毀二七十四然後其化成合於三也小節也中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合於五也中節也太古男五十而室女

三十而嫁備於三五合於八十也說文云毀毀也男八月生歲而此一陰一陽然後成道者謂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也齒行陽施也化成陰化也曾子曰吐氣者施而含氣者化是以陽施而陰化也五經異義云今大戴禮說男三十女二十有昏嫁合為五十應大衍之數自天子達於庶人同也春秋左氏說人君十五生子禮也二十而嫁夫年十四十五見士昏禮也謹案舜生三十不娶謂之鰥禮文王世子曰文王十五而婚武王武王尚也備三十五合於八十也禮義者恩之主也禮運曰禮也者義之節也恩謂以愛相親主冠昏朝聘喪祭賓主鄉飲酒軍旅此之謂九禮也九者五禮之別也冠昏賓主鄉飲酒嘉禮也朝聘賓射饗禮也喪凶禮也祭吉禮也軍旅軍禮也賓主謂燕之類禮經三百威儀三千中庸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禮器天地以發明故聖人以合陰陽之數也禮運曰禮也者義之節也禮義者恩之主也禮運曰禮也者義之節也禮義者恩之主也禮運曰禮也者義之節也

大戴禮記解詁卷十三

四 廣雅書局

禮謂周禮也周禮六篇其官有三百六十曲猶事也機其文之事禮謂今禮也禮篇多亡本數未聞其中事儀三千禮之變也鄭注大學云機發動所由也禮器曰義理禮之文也禮有常經義理隨時而變禮之發動必揆於義理也其文變也禮之象五行也其義四時也言禮之所以因文而變者禮不易不敝者也義則往來屈伸如四時之錯行禮從義變猶之播五行於四時也禮運曰五行之動迭相竭也五行四時十二月並相故以四舉有恩有義有節有權喪服四制曰喪有四制有恩有義有節有權喪而從宜取之四時也禮也節有節有權取之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厚者其服重故為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鄭云服其重斬衰也賈氏儀禮為衰不言裁割而言斬者取痛甚之意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為君亦服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鄭云資猶操也貴貴謂為大夫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喪不過三年其衰不補

墳墓不坏同於邱陵除之日鼓素琴示民有終也以節制者也

盧注云食食粥也沐將虞時其妻不補異於吉無飾也鼓素琴漸有終因省哀鄭云補培猶治也鼓素琴始存樂也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聘珍謂練小祥也小祥而著練冠練中衣故曰練也甘麻之有黃者所以為首級要經練帶者凡喪服上曰衰下曰裳又衰廣四寸長六寸級之於心亦曰衰除之日祥日衰下不培者培益也一成邱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國陵之後不培益其土

無二君家無二尊以治之也父在為母齊衰期見無二尊也百

官備百制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後事行者扶而起身

自執事而後事行者面詎而已凡此以權制者也下扶字當為

鄭云扶而起謂天子諸侯杖而起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

悲號三年憂恩之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也鄭云不怠哭不絕聲也

而居不倦也盧注云不解者不脫經男者任也子者孳也男

帶也因殺制節謂為卒哭祥禫之變

大戴禮記解詁卷十三

五

廣雅書局

子者言任天地之道如長萬物之義也故謂之丈夫白虎通云

任功業也子者孳也孳孳無已也釋名云男者任也典任事也

子孳也相生蕃孳也說文云男丈夫也孳汲汲生也如讀曰而

丈夫者長也夫者扶也言長萬物也鄭注周易云丈之言長也

年左傳疏云夫之言扶也夫能扶成人也知可為者知不可為者知不可

言者知可行者知不可行者是故審倫而明其別謂之知所以

正夫德者審察也審倫察於人倫也別辨也孟子曰夫婦有別

知帥人女者如也子者孳也女子者言如男子之教而長其義

理者也故謂之婦人婦人伏於人也說文云如从隨也韋注國

也婦人外成如人也白虎通云婦者服也是故無專制之義有

三從之道在家從父適人從夫夫死從子無所敢自遂也教令

不出閨門事在饋食之間而已矣白虎通云女者如也從知人也

在家從父母既嫁從夫夫沒從子也傳曰婦人有三從之義也

釋名云三從之義易曰無由遂在中饋是故女及日乎閨門之內不

百里而奔喪事無獨為行無獨成之道參知而後動可驗而後

言宵夜行燭宮事必量六畜蕃於宮中謂之信也所以正婦德

也及日猶及時謂及時而備婦功也百里而奔喪者禮曰

婦人不越疆而帶人也參三也三知者知之審也驗微也信

而有微也宵夜行燭者內則曰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

燭無燭則止兩雅曰室謂之宮宮事尊室之事量度也夏小正

日妾子始蠶執養宮事蕃蕃息也謂之信也女有五不取逆家子不

取亂家子不取世有刑人不取世有惡疾不取喪婦長子不取

逆家子者為其逆德也亂家子者為其亂人倫也世有刑人者

為其棄於人也世有惡疾者為其棄於天也喪婦長子者為其

無所受命也取讀曰娶逆謂逆亂淫亂也刑人謂以罪受墨

別宮別疑稱者惡疾謂瘡疥盲瘡禿跛瘋不逮人

倫之屬也喪婦長子謂父喪其婦其女子年長愈期婦有七去

不順父母去無子去淫去妒去有惡疾去多言去竊盜去不順

父母去為其逆德也無子為其絕世也淫為其亂族也妒為其

亂家也有惡疾為其不可與其案盛也口多言為其離親也盜

竊為其反義也貪色為淫害善為妒案案在器曰盛與其

醴子命之辭曰往迎兩相承我宗婦視之士昏禮記曰父

事場帥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婦有三不去有所取無所歸

不去與更三年喪不去前貧賤後富貴不去詩燕燕之子于歸

文武者罪及四世逆人倫者罪及三世誣鬼神者罪及二世殺

人者罪止其身故大罪有五殺人為下盧注云逆天地欺造化

人者逆人倫非孝者此皆大亂之道也周書曰大命世小命身

易本命第八十一

子曰夫易之生人禽獸萬物昆蟲各有以生... 繫辭傳曰生生之謂道也... 易曰易有太極...

應化而不窮能測萬品之情也... 天一地二人三三三而九九...

而生一陽數數之始日為陽精虛注云日數十... 八九七十二偶...

以承奇奇主辰辰主月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 偶以承奇者...

也奇陽也陰不專主承陽以為主易曰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 行入日後得主而有常辰從子亥也...

面各三也聘珍謂辰主月者十二辰建十二... 月也虛注云月契天馳於上馬統乾於下...

斗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 易曰艮為狗九家注云艮數三七九...

月而生斗運行十三時日出故六十三日而開目... 六九五十四...

斗主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 知時詩云有豕白蹄丞涉波矣...

聘珍謂毛傳云將久... 五九四十五五主音音主狡故狡五月而...

生五音宮商角徵羽漢書律麻志云天之數五五為音... 律麻...

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禽鹿故禽鹿六月而生... 律麻...

志云地之中數六六為律虛注云鹿鹿角長短大小似律... 鹿...

其亦通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 二十八...

宿方各七也虎... 二九十八八主風風主蟲故蟲八月化也... 說文...

八風也東方曰明庶風東南曰清明風南方曰景風西南曰涼... 風...

風動蟲生故蟲八月而化聘珍謂經書八月許言八月經或字... 賦也...

賦也鄭注大宗伯云能生非類曰化虛注云蟲多生非類也...

其餘各以其類也... 虛注云謂狸兔魚龍之屬各以其類化者言...

鳥魚皆卵魚游於水鳥飛於雲故冬燕雀入於海化而為蛤... 虛注...

為蛤者以同生於陰而屬於陽故有其形性也聘珍謂斷當為... 蛤...

蟬飲而不食蜂蟬不飲不食... 虛注云淮南子云蠶食而不飲三...

食三日而終也介鱗夏食冬蟄... 龍之屬爾雅曰蟄靜也...

者八竅而卵生... 虛注云鳥屬也說文...

及獸屬鄭注周禮云凡物無乳者卵生... 咀嚙者九竅而胎生...

膏而無前齒有羽者脂而無後齒... 虛注云凝者膏無前齒者...

脂無後齒者齒盛於前不任後也聘珍謂爾雅曰四足而毛謂... 之獸鄭注考工記云膏者不屬脂牛羊屬有羽當為有角說文...

云戴角者脂... 畫生者類父夜生者類母... 類猶象也左氏桓六年...

無角者膏... 凡地東西為緯南北為經... 東西為廣南北為輪...

山為積德川為積刑高者為生下者為死... 積陰陽為德陰陽...

刑聘珍謂高積陽氣... 邱陵為牡谿谷為牝... 大阜曰陵小陵曰...

谿曰谷陽為牡吐氣者也陰為牝含氣者也... 曾子曰吐...

珠與月盛虛... 說文云蚌蛤屬廣廣無雄皆陰類也珠陰精...

以盛陽也氏春秋云日月望則蚌蛤實月晦則蚌蛤... 是故堅土...

之人肥虛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耗土之人醜... 醜...

醜也... 虛注云沙水散石也沙土不黏虛也然解散也...

之田也... 虛注云肥者象地堅實大者象地虛緩也息土謂沃衍...

填符之民替而瘠原隰之民豐... 是故食水者善游能寒食土者...

肉而卑此大辨五土之分也... 是故食水者善游能寒食土者...

大戴禮記解詁卷十三

七

廣雅書局

大戴禮記解詁卷十三

八

廣雅書局

無心而不息食木者多力而拂食草者善走而愚食桑者有絲

而蛾食肉者勇敢而捍食穀者智惠而巧盧注云食水魚蠶之屬食土蚯蚓之屬不

氣息也食木能屏之屬拂戾也食草麋鹿之屬食肉虎狼鷹鷂

之屬賤珍謂說文云養蠶所食葉木絲蠶所吐也蛾蠶化飛蟲

孔氏左傳疏云穀是養人之物食穀者謂人也釋名云食氣者

智知也無所不知也說文云惠仁也中庸曰仁者人也食氣者

神明而壽食氣者謂龜也爾雅十龜之屬一曰神龜郭注云龜

知吉凶存亡之變靈則不食者不死而神昔者聖人幽贊於神

信信如也動則蓍矣不食者不死而神昔者聖人幽贊於神

明而生著不死而神者白虎通云蓍之為言者久長意也說文

云蓍生千歲三百莖易以為數易曰蓍之德圓而神又曰神以

知來故曰有羽之蟲三百六十而鳳皇為之長有毛之蟲三百

六十而麒麟為之長有甲之蟲三百六十而神龜為之長有鱗

之蟲三百六十而蛟龍為之長倮之蟲三百六十而聖人為之

長此乾坤之美類禽獸萬物之數也說文云蛟龍之屬也池魚

能率魚飛置苟水中蛟即去盧注云三百六十

乾坤之中央萬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故帝王好壞巢

破卵則鳳凰不翔焉好竭水搏魚則蛟龍不出焉好劓胎殺天

則麒麟不來焉好填谿塞谷則神龜不出焉翔回顧也論語曰

也則唇也胎孕在腹中故王昔動必以道靜必以理道謂天道

未出者也少長曰天故王昔動必以道靜必以理道謂天道

動必以道法天也靜必以理安地利也易曰動不以道靜不

以理則自天而不壽妖孽數起神靈不見風雨不時暴風水旱

並興八民天死五穀不滋六畜不蕃息妖孽或為妖孽中庸曰

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說

大戴禮記解詁卷十三

九

大戴禮記解詁卷十三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長沙蕭鑑初校

南海潘元杰覆校

先伯此書藏篋筒有年今距先伯棄養又三十年矣竊恐生

平精力湮沒不彰爰於道光庚戌從事剞劂敦請同邑文學余

石濤等詳為鑿校體例敘錄一依先伯之舊刻成又屬新城

物君希閱覆校一過區區之心必誠必盡不敢絲毫苟簡先

伯生平學豐遇番壯鬱北溟之徙晚抱西河之戚人事屯蹇猶

及身後所持以不朽者惟在此書今者此書刊成其或報慰地

下於萬一乎捧函輟簡良用泫然通計書凡十三卷目錄一卷

字凡十四萬一千零九十四藏功於咸豐辛亥元年之春仲姪

嘉會謹書

大戴禮記解詁跋

廣雅書局

禮記鄭讀攷

禮記鄭讀攷自序

或譏鄭司農注禮記多改字而妄甚故其誣也書禮記禮記本出孔壁及河閒獻王所得皆古文也其後禮家授受變為今文則文字固不能無少譌異矣漢儒傳禮記四十九篇有小戴氏有慶氏而大戴氏傳記八十五篇亦閉與小戴相出入劉向別錄有禮記四十九篇其篇次與今禮記同當即小戴之本陸德明經典釋文敘錄以為他家書拾撰所取不可謂之小戴禮者謂禮記不得專稱禮與禮十七篇之名相紊也自后蒼戴聖慶普洎橋仁曹褒馬融盧植諸家之本師承各出傳寫曰禮記鄭讀攷

自序

繁異同泰差豈一而已鄭注所引或作某或為某者是也鄭所改讀略有四例有承受經師者有援據別本者有稽合經典以訂之者有輟下已意審覈聲音訓詁以定之者前三例居十之八九後一例纔十之一二耳後漢書盧植傳植上書曰臣少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同穴臣前以周禮諸經發起紕繆敢率愚淺為之解詁然則禮記傳至漢末紕繆固多非宏達大儒孰能正之鄭依盧馬之本為注注檀弓子顯引盧氏云古者各字相配顯當作韞然則鄭君改讀多從子幹所考之禱安可非哉或問曰鄭於儀禮

詳別古文今文周禮詳別故書或字及杜子春鄭司農

讀論語詳別齊魯古讀然毛詩箋禮記注改讀之文不盡著所本何也答曰儀禮周禮之古文故書時益漸就淪亡故載之注中以存舊聞論語自張侯論出三家遂微惟包周章句列於學官故並考齊古以繼遺緒詩則魯齊韓並列學官家有其書故箋毛異讀兼采三家不必盡徵所出也禮記雖未立學官而戴慶橋曹諸儒舊本傳授甚眾具在禮家觀慶氏禮至晉猶存賀瑒世傳其業則曹褒所傳禮記可知也橋仁著禮記章句教授千餘人則橋君學之盛可知也後漢景鸞蔡邕並為月禮記鄭讀攷

自序

令章句則治禮記者之多自名家可知也故鄭注所參取諸家亦不必盡徵所出也然考檀弓其慎也注曰慎當為引禮家讀然今也衞縫注曰今禮制衞讀為橫玉藻續綬注曰綬當作韡明堂位喪大記之綬注皆曰當為綬讀如冠韡之韡周禮夏采注曰士冠禮及玉藻冠綬之字故書亦多作綬者今禮家定作韡是則鄭氏討論舊本依據禮家之明驗推是而求思過半矣其它旁徵經傳左右采獲皆瞭然眉列無復可疑此鄭君所以綱羅斟酌至精卓然為議禮之宗也而一孔之士乃以鄭好改字動相訾訾所謂是末師而非往古亡從善服

義之公心豈不誣哉豈不誣哉余因專舉鄭注異讀博稽文字證明本源為禮記鄭讀攷俾流俗不得妄施其謗焉亦欲扶師法正經術細寡陋存道真云爾福州陳壽祺自序

禮記鄭讀攷

自序

三

禮記鄭讀攷後序

陸德明經典釋文引劉向別錄云禮古文記二百四篇又引陳邵周禮論序云戴德剛古禮二百四篇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剛大戴禮為四十九篇是為小戴禮後漢馬融盧植考諸家同異附戴聖篇章去其繁重及所敘略而行於世即今之禮記是也鄭君亦依盧馬之本而注焉喬樞案陸所引別錄古文記二百四篇當作二百四篇攷隋書經籍志云漢初河閒獻王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時亦無傳之者至劉向攷校經籍得一百三十篇因第而敘之

禮記鄭讀攷

後序

一

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四篇隋志所載即劉向別錄語也晉陳節良周禮論序言戴德剛古禮二百四篇為八十五篇則所見別錄本已脫去十字其誤蓋不自陸德明始矣漢書藝文志云禮古經五十六卷經七十篇后氏戴氏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也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古明堂之遺事王史氏二十一篇七十子後子後案經七十篇七十當作十七即漢初高堂生所傳士冠禮等十七篇也藝文志又云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案七十篇亦

當作十七篇古經五十六篇其十七篇與后氏經文相似故所餘三十九篇名曰逸禮據鄭君六菀論云漢興高堂生得禮十七篇後孔氏壁中得古文禮五十六篇記百三十一篇周官六篇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而字多異其十七篇外則逸禮是也是其明證矣班志之禮經十七篇誤倒爲七十篇與別錄之禮記二百二十四篇譌脫爲二百四篇其躋駁正復相似也又徐堅初學記云漢宣帝世東海后蒼善說禮於曲臺殿撰禮一百八十篇號曰后氏曲臺記案菀文志言曲臺記九篇而初學記言百八十篇者蓋合記百三十一篇明堂陰

禮記鄭讀攷

後序

二

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與曲臺記九篇總計之爲百八十篇皆后氏之學也其王史氏記及樂記不在百八十篇中故初學記又云戴德乃刪后氏記爲八十五篇名大戴禮戴聖又刪大戴禮爲四十六篇名小戴禮其後諸儒又加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凡四十九篇則今之禮記也據經典釋文引劉向別錄有四十九篇其篇次與今禮記同名爲他家書拾撰所取不可謂之小戴禮誠以小戴禮止四十六篇別錄益存其真也惟隋志以月令三篇爲馬融所益則殊失攷案鄭君三禮目錄月令篇云此於別錄屬明堂陰陽記明堂位篇

云此於別錄屬明堂陰陽記樂記篇云此於別錄屬樂記則三篇皆別錄所有安得以爲馬融所增乎攷後漢書橋元傳云七世祖仁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曰橋君學仁卽小戴之弟子漢書儒林傳所謂小戴授梁人橋季卿者是月令三篇實季卿所加故別其書曰橋君學後人以其學傳自小戴故竝此所益三篇亦稱爲小戴禮耳禮家自后氏後有大小戴慶氏之學大戴又有徐氏小戴又有橋楊氏之學師承既已各出文字不無譌異盧侍中言少從通儒馬融受古學知今之禮記特多回冗爲解詁二十卷以考禮記失得今馬扶風古學

禮記鄭讀攷

後序

三

既不傳而盧侍中所考異同亦無可見然鄭君與侍中俱事扶風所注禮記二十卷卽依盧馬之本是其改讀多從侍中所訂定者閒有參取別本亦皆依援禮家討論舊說固非無徵不信之言則謂鄭學存卽馬與盧之學存焉可也武進臧庸援舊唐書元行冲傳言小戴之禮盧植分合二十九篇而爲說解代不傳習疑盧子幹禮記不與康成本同曲禮正義謂鄭附盧馬之本而爲之注恐未必然不知元行冲所云二十九篇二字乃四之誤禮記四十九篇而解詁祇二十卷故云分合四十九篇而爲說解非盧鄭一家之本有不同也家大人曩

撰禮記鄭讀攷謂鄭所改讀略有四例有承受經師者有援據別本者有稽合經典以訂之者有審覈音訓以定之者每病俗學譾陋不知大儒宏達之怕妄相訾議因專舉鄭注異讀欲爲博稽文字疏通而證明之以喬樅喜治三禮之學遂舉以相授俾卒業焉喬樅謹述所聞尋鄭君改讀之例悉心搜討旁徵博引証明本源凡得四百五十條都爲六卷竊以三禮之學周禮則有金壇段懋堂大令漢讀攷於漢儒注經發疑正讀灼然如晦之見明其儀禮漢讀攷段氏僅成士冠禮一篇餘十六篇未成喬樅鄉嘗從事禮經思欲踵爲之稍稍就緒

禮記鄭讀攷

後序

四

後閱涇邑胡墨莊觀察儀禮古今文疏義固已先得我心遂專治禮記四十九篇以敬承庭訓之緒惟學識淺深恐無裨於前儒然而參稽經籍以求訓詁之原比方聲類以明通假之故守其師法尋厥指歸不爲穿鑿之言亦不存拘牽之見斷爲治此經者嚆矢之先嗚云爾

爾

道光十有二年歲在壬辰孟夏之月男喬樅謹敘

禮記鄭讀攷目錄

卷之一

曲禮上第一

曲禮下第二

檀弓上第三

檀弓下第四

王制第五

卷之二

月令第六

曾子問第七

文王世子第八

禮運第九

禮記第十

卷之三

郊特牲第十一

內則第十二

玉藻第十三

卷之四

明堂位第十四

喪服小記第十五

大傳第十六

少儀第十七

學記第十八

樂記第十九

雜記上第二十

雜記下第二十一

卷之五

喪大記第二十二

祭法第二十三

祭義第二十四

祭統第二十五

經解第二十六

哀公問第二十七

仲尼燕居第二十八

孔子閒居第二十九

坊記第三十

中庸第三十一

卷之六

表記第三十二

緇衣第三十三

禮記鄭讀攷 目錄

二

奔喪第三十四

問喪第三十五

服問第三十六

閒傳第三十七

三年問第三十八

深衣第三十九

投壺第四十

儒行第四十一

大學第四十二

冠義第四十三

昏義第四十四

鄉飲酒義第四十五

射義第四十六

燕義第四十七

聘義第四十八

喪服四制第四十九

禮記鄭讀攷 目錄

三

禮記鄭讀攷卷一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曲禮上第一

官學事師非禮不親。注云學或為御

案鄭氏禮記注引出本經異文及所改經字凡言或為某者禮記他本也凡言讀為某當為某者皆據經典以定之也

喬樅謹案說文教覺悟也从教門門尚矇也白聲學篆文教省據此知教即古文學字學記論教學相長引兌命曰學學半廣雅釋詁曰學教也教語

禮記鄭讀攷

卷一

也釋名釋言語曰御語也左氏春秋桓十四年鄭伯使其語來盟穀梁作禦莊子漁父篇甚矣子之難語也釋文云本亦作悟是學悟語御訓義並得展轉相通御字蓋語之假借文王世子篇凡語於郊者鄭注以為語於郊學古者語於郊學皆有行禮之事故云非禮不親也詳見禮堂經說

勿子常視無誑。注云視今之示字

案士昏禮視諸衿鞶注曰視乃正字今文作示俗誤行之

喬樅謹案詩小雅鹿鳴視民不忮箋云視古示字

也孔冲遠詩正義云古文以目視物與以物示人

同作視字賈洛州儀禮士昏禮疏說同攷說文見

部視瞻也从見而聲眡古文視眡亦古字視示部

示天垂象見吉凶所以示人也从二古文上字三彖曰

月星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示神事也段氏玉裁

注云許書當本作所以視人也示視古音同部以

叠韵為訓喬樅謂視古文眡眡二形知古者瞻視

字作眡眡而以視為視人字周禮視並作眡可證

也漢書猶多以視為示視人者使人見之故字从

見其作示者俗所誤行耳

禮記鄭讀攷

卷一

拾級聚足。注云拾當為涉聲之誤也

喬樅謹案匡謬正俗云此言升階歷級每一級則

並足然後更登拾者猶言一一拾取而鄭注讀拾

為涉近乎穿鑿顏說非也惠氏棟禮記古義云周

書嘗麥解曰王涉階故鄭讀從之洪頤煊讀書脞

錄云內則不涉不擻鄭注擻揭衣也正義言於尊

所不因涉水不敢揭衣案不涉不擻謂不涉階則

不揭衣正義失之惠洪兩說是也攷說文涉徒行

澗水也澗或砾字各本作厲誤 砾履石渡水也涉水者必兩

足相隨躡之母敢越歷防失墜也涉階者亦前足

躡一等後足從之併不得相過重蹉跌也涉階之義蓋從涉水而引申之涉古音在第八部拾古音在第七部二部相近故涉字聲誤而爲拾也

一曰涉卽陟之假借說文陟登也从自步自下云崖古文段氏注云上象系高下象可拾級而上又陟下注云尔疋釋詁陟陞也毛詩傳陟升也升者登之假借禮喪服注曰登今文禮皆爲升俗誤已行久矣據鄭注則古文禮皆作登也陟从自步謂緣自而步也自有層次可尋是謂會意

以篋自嚮而扱之。注云扱讀曰吸謂收奠時也

禮記鄭讀攷 卷一

喬樅謹案扱說文云收也从手及聲是扱本有收義而鄭君必讀曰吸者以扱字古通插禮問喪扱上衽謂插衣於帶是也又訓爲引儀禮士冠禮婦拜扱地謂引手至地是也故於此扱字讀從吸此鄭君審覈聲音訓詁以定之者也說文吸內息也从口及聲引伸之爲凡吸取物之義素問離合真邪論吸則內鍼注云吸謂氣入是也凡氣之出入噓則散吸則斂吸訓內息是有斂取之義故陸德明釋文云吸斂也衆經音義四吸古文歛斂二形歛亦斂也義見後漢書張衡傳注鄭意亦承上文

言勿使其塵全起及於長者之前故云謂收奠時也孔氏正義謂以其穢物少吸然則盡不得爲一扱再扱故讀從吸義尙未瞭

席閒函丈。注云丈或爲杖

喬樅謹案釋文云文如字丈尺之丈王肅作杖正義據文王世子侍坐於大司成遠近閒三席席之制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則三席是一丈故鄭云容丈謂所布兩席相去使容一丈之地足以指畫也王肅以爲古人講說用杖指畫故使容杖也是王肅從禮記或本杖之制長短未詳儀禮喪服傳

禮記鄭讀攷 卷一

曰杖各齊其心此喪杖也禮記王制曰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此齒杖也周禮攷工記廬人爲廬器及長尋有四尺會尋常有四尺夷尋三尋說文云笈以杖殊人也禮笈以積竹八觔長丈二尺建於兵車虎賁以先驅方言云凡尋柄謂之矜矜謂之杖此兵杖也喪杖最短兵杖最長而齒杖酌乎二者之中當必以丈爲度故字从木丈聲說文云丈十尺也从又持十又云夫丈夫也周制八寸爲尺十尺爲丈人長八尺故曰丈夫則杖之从丈蓋亦以八尺爲率取人身

之長以爲節也續漢書禮儀志云孟秋之月按戶
比民年七十者授之以玉杖八十九十禮有加賜
玉杖長九尺九字今本脫去掛端以鳩鳥爲飾王
子年拾遺錄載糜竺事云今以青廬杖一枚長九
尺呂氏春秋異用篇孔子以六尺之杖諭貴賤之
等辨親疎之義此足知杖之爲制長不踰丈短不
過六尺也

歛髮母髻○注云髻或作肄

案周禮夏官小子羊肆注肆讀爲髻

喬樅謹案說文髻髮也从髟易聲重文髻云髻或

禮記鄭讀攷

卷一

五

从也聲又云髮髻也从髟皮聲詩君子偕老篇不
屑髻也周禮追師注引作不屑髻也此三家詩之
異文是髻髻字同左傳哀十七年衛莊公見已氏
之妻髮美使髻之以爲呂姜髻注云髻髮也是髻
髮義同髻者髦髮之稱髻或作肄者肄餘也髮之
餘者必垂故鄭君釋毋髻謂勿垂餘如髮也古者
肄肆字多通假周禮小宗伯肆儀爲位注云故書
肆爲肆杜子春讀肆當爲肆儀禮聘禮記侯于郊
爲肆注云古文肆爲肆可証也鄭注周官讀羊肆
爲羊髻髻者鬻之假借士喪禮其實特豚四髻去

蹄注云今文髻爲剔剔字乃鬻之省文勦說文云
髻髮也髻本鬻髮所爲髮也故古卽假髻爲鬻字
跪而遷履○注云遷或爲還

喬樅謹案遷旋也旋轉也遷亦旋轉之意國語吳
語彼近其國有遷注云遷轉退也文選西京賦遷
延邪睨薛綜注云遷延退旋也是其義已少儀曰
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運笏澤劍首還履問曰之
蚤莫雖請退可也釋文云還音旋正義云還轉也
謂君子自轉履也尊者脫履於戶內是履恒在側
故得自還轉之然則君子之還履爲將納履也此

禮記鄭讀攷

卷一

六

侍坐於長者履不上於堂解履不敢當階禮畢而
退爲長者所送不得退於隱辟而著履故於階側
轉履使稍近前而納之也
共飯不澤手○注云澤或爲擇

喬樅謹案澤澤音同義通故得假借用之射義曰
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是澤
木有擇義鄭不從或本者以擇訓接莎宜從澤爲
正或本乃假擇爲澤字耳少儀曰運笏澤劍首注
云運澤謂玩弄也玩弄亦摩莎之意
生與來日死與往日○注云與或爲予

喬樅謹案與予古以同音通用詩于旄何以予之論衡率性篇作何以與之梁叔何錫予之白虎通攷黜篇作何錫與之皇矣此維與宅漢書郊祀志下及谷永傳引詩與蓋作予左氏定十年傳朱其尾鬣以與之五行志下之上引亦作予論語顏淵篇君執與足谷永傳作君執予足皆其証也

前師士師○注云士或爲仕

喬樅謹案士仕聲同仕卽士之通假隸釋載馬江碑仕喪儀宗帝堯碑魚師衛仕皆假仕爲士字周禮地官載師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注云

禮記鄭讀攷

卷一

七

士讀爲仕此又假士爲仕字也

急繕其怒○注云繕讀曰勁

喬樅謹案周禮夏官繕人注云繕之言勁也善也賈疏云以其所掌弓弩有堅勁而善是繕本有勁義此言急繕其怒當取急疾堅勁爲義故讀繕曰勁勁字宜訓爲強正義云急堅也勁利也其義未協素問腹中論曰其氣急疾堅勁足証急繕卽急勁古有此語也

交遊之讎不同國○注云交遊或爲朋友

喬樅謹案交遊卽指朋友周禮地官調人云從父

兄弟之讎不同國又云王友之讎視從父兄弟是爲朋友有報讎之義與此朋友之讎不同國合但父母存則不許友以死耳

筴爲筮○注云筴或爲著

喬樅謹案筴與著義通月令太史燮龜筴注云筴著也是已筴又與著字通少儀筴籥注云筴著也是已正義曰謂著爲筴者筴以謀筴爲義言用此物以謀於前事也國語晉語決之以卜筮乃公子親筴之注並云著爲筴此從禮記或本也

日而行事則必踐之○注云踐讀曰善聲之誤也

禮記鄭讀攷

卷一

八

喬樅謹案踐善音近古得假借用之毛詩東門之栗有踐家室韓詩作靖云靖善也言有善人可與成爲家室也是以聲近假借也釋文云踐依注音善王如字云履也正義引王肅云卜得可行之日必履而行之踐履也義與鄭異

左右攘辟○注云攘卻也或者攘古讓字

喬樅謹案說文揖攘也攘推也段氏注云古推讓字如此故曲禮注曰攘古讓字許云讓者相責讓攘者推也此從古也漢書禮樂志盛揖攘之容菘文志堯之克攘司馬遷傳小子何敢多攘皆用古

字凡退讓用此字引申之使人退讓亦用此字如
攘寇攘夷狄是也

大夫士必自御之。注云御當作訝訝迎也春秋傳曰
跛者御跛者助者御助者皆訝也世人亂之

喬樞謹案儀禮士昏禮媵御沃盥注云御當為

訝訝迎也讀與此同迎訝字惟周禮文作訝他經

皆作御說文訝相迎也周禮曰諸侯有卿訝也从

言牙聲段氏注曰此秋官掌訝職文也詩百兩御

之毛曰御迎也以御田祖箋云御迎也書予御續

乃命于天弗御克奔以役西土御衛不遘某氏皆

禮記鄭讀攷

卷一

九

訓迎則皆訝之同音假借衛包於尚書改御為迓

徐鉉遂於說文增迓字云迓或從辵按迓俗字在

許後衛包無識用以改經不必增也

立視五嶠。注云嶠猶規也謂輪轉之度嶠或為嶠

喬樞謹案說文云嶠周燕也从佳山象其冠也同

聲一曰蜀王望帝化為子嶠鳥故蜀人聞子嶠鳴

皆起曰是望帝也子嶠即子規杜鵑鳥也嶠規聲

相近故古人假嶠為規字釋文云車輪轉一周為

嶠一周文九尺八寸也正義說同集韻十二齊云

車輪轉一周為嶠通作嶠嶠字見玉篇車部嶠蓋

卽嶠之消借嶠或為嶠者亦以聲相近嶠音汝垂
切見集韻五支又越嶠之嶠或音息委切嶠垂之
嶠或音如纍切古音同在十六部又嶠字从巛巛
音才桑才規二切聲與嶠同故得通假川之嶠陸
氏釋文本作嶠云嶠本又作嶠嶠皆卽嶠之俗
體

禮記鄭讀攷

卷一

十

曲禮下第一

大夫則綬之。注云綬讀曰妥妥之謂下於心

喬樅謹案古妥字多作綬漢人文字尚然儀禮士相見妥而後傳言注云古文妥為綬漢書燕刺王且傳北方以妥注云妥古綬字是其証也檀弓退然如不勝衣注云退或為妥是妥與退同義春秋傳交綬謂兩退是綬亦有退義退猶下也下文國君綬視注讀綬為妥與此義同疏引庾氏曰妥頽下之貌蓋執器以心為平故妥之謂奉下於心視瞻以面為平故妥視謂視下於面也

禮記鄭讀攷

卷一

十一

不敢與世子同名。注云世或為太

喬樅謹案世太古相通用故太子亦稱世子太字古與大同左傳昭七年宋樂大心公羊昭二十五傳作世心左傳文十三年太室屋壞公羊傳作世室皆其類也

某有負薪之憂。注云憂或為疾

喬樅謹案憂疾義同集韻憂通作懨楚詞抽思曰傷余心之懨懨王逸注云懨病貌孟子公孫丑下有采薪之憂趙岐注云憂病也釋文為疾如字本又作疾音救疾亦病也憂疾聲相近臧琳經義雜

記云注憂或為疾依釋文當作憂或為歔歔字作疾因形近致譌也

苞屨扱衽。注云苞或為菲

案儀禮喪服杖齊衰章云疏屨者蕪蒯之菲也

喬樅謹案注云苞蕪也齊衰蕪蒯之菲也則苞乃蕪之同音假借儀禮既夕記木鐻注云古文鐻為苞亦以聲近假苞為鐻字也苞屨者以蕪蒯之菲為屨故或本即作菲屨禮喪服斬衰用菅杖齊衰用苞不杖齊衰用麻大功用繩小功以下吉屨無絢此其別也

禮記鄭讀攷

卷一

十一

鞮屨素綬。注云綬或為幕

喬樅謹案儀禮既夕禮主人乘惡車白狗幣注云古文幣為幕與幕通說文幕覆也廣雅幕覆也然則知禮記或本作幕者乃古文假借字也釋文云綬本又作幘白狗皮覆笮也詩大雅鞞鞞淺幘毛傳云幘覆式也周官巾車木車犬禕之類字又作祺注皆云覆笮也是字異而義並同胡承珙曰鄭注禮經以今文幣為正字古文幕為借字戴記亦今文故玉藻君羔幣虎植之類皆作幣幕乃幘字為覆幘之通稱古文借幕為幣猶幘為蓋幘之

通稱毛詩亦借蟻為臂耳

不蚤鬻。注云蚤讀為爪

喬樅謹案儀禮士喪禮蚤揃如他日注云蚤讀為爪與此義同士虞禮沐浴櫛搔鬻注云搔剪或為蚤揃攷說文又手足甲也爪覆手也蚤鬻人跳蟲也段氏注曰蚤爪古今字古作又今作爪禮經假借作蚤鄭注云蚤讀為爪讀為者易其字也不易為又而易為爪於此可見漢人固以爪為手足甲之字矣釋名曰爪紹也筋極為爪紹續指端也亦不作蚤胡承珙曰小雅祈父云予王之爪牙荀子

禮記鄭讀攷

卷一

十三

云爪牙之士勇力之臣也皆作爪不作又又鄭注考工記欲其蚤之正也云蚤當為爪說文獮下引逸周書獮有爪而不敢以蹶今周書周祝解作蚤許所見本正作爪則古人以爪為手足甲之字其來久矣

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注云觀禮曰伯父實來余一人嘉之余予古今字

喬樅謹案說文余語之舒也予推予也余予字異義異而古得通用者攷余疋釋詁余身也舍人注云余謙卑之身也孫炎注云余舒遲之身也余字

訓身身字訓我故古文即以余為我後人因余予

聲近又借予為余字故余疋釋詁余予並訓我則二字通用周時已然矣段氏玉裁曰曲禮此條經注唐石經以下不誤注余一人今本觀禮作予一人今本觀禮誤耳禮十七篇有古文今文注多互見亦有不互見者如余予是也小戴皆今文如士喪禮云今文赴作訃而禮記多作訃既夕禮云今文寔為封而禮記多作封士虞少牢特牲禮云古文醕皆作酌而禮記皆作酌是可知小戴多用十七篇今文之字故觀禮作余小戴作予亦猶是也

禮記鄭讀攷

卷一

十四

小戴曲禮又曰天子未除喪曰予一人玉藻又曰凡自稱天子曰予一人併此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三見皆作予惟曲禮君大夫之子不敢自稱曰余小子獨作余蓋唐人轉寫之誤猶之觀禮之余自唐石經以下無不誤為予也曲禮此條音義及正義皆經注予余互譌孔氏於玉藻疏云古稱予今稱余尤為顛倒凡鄭言古今字非如說文解字謂古文籀篆之別謂古今所用字不同如古人作衙後代作橫古人作鄉後人作向是也周禮蓋用余字故禮經古文用余左邱明述春秋亦用余

詩書則會萃衆篇而成多用予論語孟子用予春
秋時名予字子我知春秋時用予而左氏特爲好
古鄭意余爲古字予爲今字非可以互易之也云
余予古今字則上字古下字今易之是無文理矣
曲禮經作予注作余者今本所同而合乎鄭本者
也若經作余注作予者雖出釋文正義而非鄭氏
之本然也張敦仁撫本禮記攷異謂此條撫本注
作予爲是而經文之予當改爲余石經不譌也而
譌之其所說一一似是而非且使漢本觀禮之存
於注者遂致失傳尤謬

禮記鄭讀攷

卷一

五

眇於鬼神○注云眇或爲祇

喬樅謹案眇祇一聲之轉眇與振聲同玉藻振絺
綌注云振讀爲眇論語云當暑絺綌綌字正作眇
可証也內則祇見孺子注云祇或作振振與祇相
通假故眇亦得與祇相通假張揖埤蒼引禮記作
眇于鬼神云眇告也玉篇耳部云眇亦作眇眇與
祇眇與眇聲並相近

是職方○注云是或爲氏

喬樅謹案據儀禮大史是右注云古文是爲氏知
是者今文正字氏者古文假借字也惠氏棟曰漢

書云造父後有非子元孫氏爲莊公顏監曰氏與
是同韓勅修孔廟後碑以於氏爲於是漢末有是
儀亦作氏陳承祚撰魏志以爲孔文舉改氏爲是
殊不知管陵是姓順帝前已見於碑見洪适何至
漢季始改氏爲是乎當時以氏是兩字本通故或
稱氏或稱是是非有異義也

國君綏視○注云綏讀曰妥義見前

傾則茲○注云傾或爲側

喬樅謹案傾側字異義同書洪範無反無側馬融
注云側傾側也詩賓筵側弁之俄箋云側傾也攷

禮記鄭讀攷

卷一

六

說文人部傾仄也側旁也仄與側古字通詩側弁
之俄說文引作仄弁之俄又蕩篇時無背無側漢
書五行志中之下作以仄背仄仄皆三家詩文也
又三國志孫皓傳裴松之注載皓侍中李仁答庾
峻語引曲禮此文作旁則邪此仁依曲禮爲說以
訓詁代經文非本之有不同也旁猶側也邪即茲
也

豚曰膾肥○注云膾亦肥也春秋傳作膾膾充貌也

喬樅謹案釋文釋經云膾肥徒忽反注同本或作
豚又釋注云作膾徒忽反臧琳經義雜記曰鄭既

云春秋傳作膾明禮記不作膾矣據釋文知經本作臠曰豚肥注本作豚亦肥也豚膾聲相近王氏念孫曰古無讀豚爲膾者亦無訓豚爲肥者臠說非也此豚字本作豚即膾字也正文本作豚曰豚肥注文本作豚亦肥也春秋傳作膾釋文本作豚臠徒忽反注同本或作膾此釋正文注之豚字也下又云作膾徒忽反此釋注之春秋傳作膾也集韻膾肥或作豚即本於釋文龍龕手鏡亦以豚爲膾之或作方言膾臠也郭璞曰膾膾肥充也亦作豚音突此皆膾豚同字之明証也盾聲與豕聲相近故字亦

禮記鄭讀攷

卷一

七

相通漢書匈奴傳贊遂逃竄伏師古曰遂古遁字是其例也若正義本則正文注皆作膾此即釋文或作之而春秋傳作膾之語遂不可通豚豚字形相近故豚又譌而爲豚玉藻國豚釋文作國豚云豚本又作豚既與膾音不合又與豚曰之豚相亂王說訂正豚膾二字及或本作豚之譌極爲精確今從之

檀弓上第三
檀弓曰何居○注云居讀爲姬姓之姬齊魯之間語助也

案列子黃帝篇姬魚語汝殷敬順釋文姬音居即居也魚當作吾

喬樅謹案此鄭讀之審數聲音也居處之居讀與車同何居之居讀與姬同郊特牲二日伐鼓何居注云居讀爲姬語之助也與此音讀同左氏成二年傳誰居後之人必有任是天杜注居辭也襄十三年傳國有人焉誰居杜注居猶與也皆語助

禮記鄭讀攷

卷一

六

之辭居又與其通書微子若之何其鄭注云其語助也齊魯之間聲如姬詩庭燎夜如何其釋文亦云其辭也

其慎也○注云慎當爲引禮家讀然聲之誤也殯引飾棺以槨葬引飾棺以柳髮

案史記孔子世家載此文仍作慎曼父又作輓父

喬樅謹案正義曰慎引聲相近大司徒云大喪屬其六引是讀引也攷檀弓下弔於葬者必執引注云車曰引棺曰紼正義曰引樞車索也雜記執引者三百人注云在塗曰引儀禮既夕禮屬引注云

引所以引柩車在軸睛曰緋古者人引柩是禮皆名柩車索為引也釋文云慎或作引足証禮家師讀皆為引故或本即作引字錢氏大昕曰余疋釋詁神慎也說文神天神引出萬物者也神慎二文音本相近義亦可通喬樅攷周官馮相氏疏引易緯通卦驗云冬至日置八神樹八尺之表日中視其影神讀如引言八引者樹於地四維四中引繩以正之故因各曰引疑古文假神為引字後以神慎音近又誤作慎字耳一曰玉篇上慎字引埋蒼云慎引起也慎訓引起則慎亦可訓為引矣

禮記鄭讀攷

卷一

九

布幕簡也○注云幕所以覆棺上也幕或為幣

案儀禮白狗幣注古文幣作幕曲禮素篋注篋或為幕

喬樅謹案釋文云幕本又作幕音莫徐音覓攷說文幙幔也从巾冥聲周禮有幙人又幕下云帷在上曰幕从巾莫聲幙即幕字今周禮幙人作幕人周禮注曰以巾覆物曰幕是也幕乃古文假借字幕或為幣者幕幣亦古今字幣訓覆笈亦取覆幙為義也詳見曲禮下

線幕魯也○注云線讀如緇

案雜記絲冠線纓注線讀為燥麻帶經之燥聲之誤也謂有事其布以為纓

喬樅謹案說文云綃生絲繪也線帛如紺色或曰深綃綃古音同在二部鄭讀線如綃者以禮記雜記用線為燥治字他書又用線為纒絲字故於此正其音讀也

華而晬大夫之贊與○注云說者以晬為刮節目字或作刮

喬樅謹案周禮攷工記刮摩之工注云故書刮作挽鄭司農云挽摩之工謂玉工也挽讀為刮其事

禮記鄭讀攷

卷一

十

亦是也鄭君此注云說者以晬為刮節目此禮家舊說讀晬為刮與先鄭司農合也晬挽音同晬刮聲亦相近釋文引孫炎曰晬漆也與鄭義異攷說文罔以漆和灰而髹也孫益又以晬為罔之假借歟

自敗於臺駘始也○注云敗於臺駘晉襄四年秋也臺當為壺字之誤也春秋傳作狐貍

喬樅謹案壺臺蓋以形近致誤此鄭君稽合經典以訂之者也壺狐古以音同通假呂覽下賢篇壺邱子漢書古今人表作狐邱子史記孔子弟子傳

壺廐人表亦作狐廐並以音同相通假用之故左傳狐鮪禮記作壺鮪他如易睽後說之弧釋文云弧本亦作壺京馬王鄭翟子元作壺又詩幽風八月斷壺毛傳云壺瓠也爾雅釋木壺棗孫炎注云棗形上小下大如瓠故曰壺皆其類也

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注云申詳子張子太史公傳子張姓顓孫今曰申祥周秦之聲二者相近未聞孰是喬樞謹案顓古音在十四部申古音在十二部鄭言周秦之聲顓與申相近謂方音然也國語晉語曰申孫之矢集於桓鈞注云申孫矢各疑申孫爲

禮記鄭讀攷

卷一

主

作矢者氏姓因以爲矢各猶之干將莫邪本鑄劍者各後因以爲劍各狐父之戈谿子之弩皆此類也申孫殆卽顓孫歟申孫但稱申者亦如春秋時孟孫仲孫季孫或但稱孟氏仲氏季氏也申祥孟子書作申詳蓋以同音通假耳梁玉繩據通志氏族畧孫來奔張蓋其後故又爲魯人以鄭注言周秦之聲相近未聞孰是其說似非父氏顓孫子氏申父子別氏古多有之不足異也喬樞謂通志氏族畧未足爲據古今人表有顓孫卽左氏莊十一年傳

所云公右歇孫生搏之杜氏世族譜以生爲歇孫名此在陳顓孫之前則顓孫之氏姓必非出於陳公子存疑焉可也

今也僑縫○注云今禮制衡讀爲橫

案下文鹿裘衡長祛注衡當爲橫字之誤也又棺束縮二衡三注衡亦當爲橫周禮考工記衡四寸注衡古文橫假借字也

喬樞謹案古書多以衡爲橫字如左氏桓九年傳鬪廉衡陳其師於巴師之中襄七年傳衡而委蛇必折杜注並云衡橫也又國語晉語秦穆公衡雕

禮記鄭讀攷

卷一

主

戈出見使者注衡橫也孟子梁惠王下一人衡行於天下趙注衡橫也大戴記曾子大孝篇衡之而橫於四海盧注衡猶橫也是已詩南山衡從其駘釋文云衡亦作橫字衆經音義三引韓詩傳曰東西曰橫是知作衡者毛氏之古文作橫者三家之今文也

主人既祖填池○注云填池當爲奠徹聲之誤也奠徹謂徹祖奠設遺奠

案釋文填池盧王並如字

喬樞謹案古者填奠聲同說見詩東山及常棣箋

衆經音義二亦云填古文寘同左氏昭四年傳寘饋於个而退釋文云寘本作奠國語楚語靈王曰吾慙寘之於耳白公子張曰其又以規爲瑱也注云寘置也瑱所以塞耳也詩采蘋于以奠之毛傳云奠置也此皆可爲填奠通假之驗池古音在第十七部徹古音在第十二部二者雖不同部而讀聲相近故勢俗作徹通作徹詩言徹我牆屋禮字言徹席徹奠皆當作勢字爲正从徹聲本在十二部而今入薛韻與徹同在第十五部地字从也聲與池字本同在第十七部而今入至韻亦與徹字同在第十五部則其讀聲之相

禮記鄭讀攷 卷一

近可知故鄭以填池爲奠徹之聲誤也鄭云奠徹謂徹祖奠設遣奠者案儀禮既夕記曰有司請祖期曰日側主人入祖乃載卒束襲降奠當前東此祖前遷柩之奠也又曰徹奠巾席俟于西方祖商祝御柩乃祖婦人降卽位于階閒祖還車布席乃奠如初此所謂祖車之奠也又曰厥明陳鼎俎東方之饌四豆四簋醴酒徹者入乃奠此所謂遣車之奠也此時負夏主人既祖還車又徹去祖奠將設遣奠矣以會子來弔復推柩而反之榮會子之弔故也釋文云填池盧王並如字而不著其說近

人謂填池爲填殯坎然其事與祖無涉江氏慎修釋填池謂卽既夕禮所云祖還車也柩車上有池禮云商祝飾柩一池填當讀如鎮或讀如奠鎮卽有奠定之義前此遷柩於祖廟用軼軸正柩於堂上兩楹閒既朝祖卻下以蜃車載於階閒北首飾棺訖日昃時乃還轉柩車向外南首爲行始謂之祖會子弔當其時柩車已還而鎮定所謂填池者也江說近之而訓義尙未盡協喬樞謂填池盧王旣如字自不煩改讀據釋慧苑華嚴經音義上填飾注引賈汪國語曰填加也則此填字當讀如填

禮記鄭讀攷 卷一

飾之填旣夕禮曰商祝飾柩一池紐前經後緇齊三采無貝設披屬引注云飾柩爲設牆柳也巾奠乃牆謂此也牆有布帷柳有布充池者象宮室之承霤以竹爲之狀如小車笄衣以青布一池懸於柳前士不綸絞紐所以聯帷充前赤後黑因爲飾左右面各有前後齊居柳之中央若今小車蓋上狴矣以三采繪爲之上朱中白下蒼著以絮元士以上有貝正義曰此並飾車之事案縫人衣翼柳之材鄭注云柳之言聚也諸飾之所聚以其充有齊三采諸色所聚故得柳各雜記云大夫不綸

絞屬於池下綸絞一名振容故喪大記云大夫不
振容振容者車行振動以爲容儀大夫不振容池
下仍有銅魚懸之士又無銅魚故喪大記大夫有
魚躍拂池士則無然則知填池者謂填聚諸飾於
池也顏師古匡謬正俗云禮云魚躍拂池池者緣
飾之名謂其形象水池也左太冲嬌女詩云衣被
皆重池卽其證也今人被頭別施帛爲緣者猶謂
之被池據小顏所言是古人卽以池爲緣飾之名
矣華嚴經音義又云填字宜作瑱漢書訓纂曰瑱
謂珠玉壓座爲飾也周禮有瑱圭長尺二寸玉所
禮記鄭讀攷

卷一

玉

雜飾也據此益知填瑱古相通用瑱圭今周禮作
鎮圭瑱之爲字本有聚飾之義尤足爲記言填池
之左証也

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注云卜當爲僕聲之
誤也僕人射人皆平生時贊正君服位者

案釋文卜前儒如字卜人及醫師也鄭据周禮卜人
無正君事

喬樅謹案僕卜聲同古多通假如說文土部璞塊
也从土業聲朴或从卜木部樸木素也从木業聲
朴木皮也从木卜聲而樸質字多借用朴荀子性

惡篇生而離其朴注云朴質也後漢書仲長統傳
文朴遞行注亦云朴質也老子書敦兮其若樸釋
文云樸本作朴又撲擊也字或作扑廣雅釋詁曰
扑擊也璞玉之未理者字亦作扑漢孔耽碑蹈仁
義兮履朴純是其驗已釋文云卜人師依注音僕
師長也謂大僕也本或無師字非也前儒如字據
此知經文當作卜人師扶右射人扶左射人下無
師字故前儒解卜人師謂卜人及醫師也如射人
下亦有師字則前儒又將何解耶或本作卜人扶
右此因射人下本無師字故於此亦誤脫耳鄭不
禮記鄭讀攷

卷一

玉

從前儒舊說者以卜人醫師無正君之事也周禮
大僕職曰掌正王之服位王既朝則前正位而退
入亦如之又曰王既燕朝則正位祭祀賓客喪紀
正王之服位此皆大僕正君服位之事也大僕稱
僕人師者大僕之屬有小臣上士四人祭僕中士
六人御僕下士十有二人而大僕爲之長其官下
大夫也與射人同但云僕人則未知其爲祭僕與
御僕與故稱僕人師明其爲僕人之長也射人職
曰大喪與僕人遷尸注云僕人大僕也僕人與射
人俱掌王之朝位也尤足爲此文之確証

喪事欲其縱縱爾○注云縱讀如摠領之摠

喬樅謹案摠即總字詩甫田釋文總角本作摠集韻總古作摠是已釋文縱依注音摠急遽貌攷說

文縱緩也此讀如摠訓為急遽者禮記月令寒氣總至注總猶猥卒也猥卒即猥猝猶言遽也文選

西京賦紛縱體而迅赴薛綜注縱體舞容也此正狀其迅疾旋轉之貌又甘泉賦風澼澼而扶轄兮

李善注澼澼疾貌也皆縱字訓遽之旁証吉事欲其折折爾○注云安舒貌詩云好人提提

案此蓋讀折為提釋文云折大兮反注同

禮記鄭讀攷

卷一

无

喬樅謹案山井鼎七經考文引古本經文作提提

注作提提爾安舒貌衛氏集說載鄭注安舒貌上亦有提提二字而釋文於折折云注同說者遂謂

鄭引詩當作折折然據正義標起止作提提又云初來之時提提然則正義本於注之引詩字不作

折也疑此注有折讀為提提字今本脫佚耳古者折提聲相近如左氏宣二年傳提彌明公羊宣六

年傳作祁爾明祈祁古通左傳祁奚呂覽開通篇易林旅之隨風俗通十反並作祈奚可証也祁祁

訓徐見爾雅釋詁詩采芣被之祁祁毛傳云祁祁

舒遲也大田與兩祁祁傳云祁祁徐也韓奕祁祁

如雲傳云祁祁徐靚也禮記緇衣資冬祁寒注祁之言是也齊西偏之言也書帝命驗祈昌失篤注

祈讀曰哲哲从折聲是其音同義同之驗提又通作媻尔疋釋詁媻媻安也毛詩好人提提王逸楚

詞七諫注引詩作媻媻此三家詩今文也瓦不成味○注云味當作沫沫醜也

喬樅謹案沫沫蓋形近轉寫之譌易豐日中見沫釋文引子夏傳作沫星之小者易略例明微故見

沫釋文沫本作妹又作沫白虎通禮樂篇西夷之

禮記鄭讀攷

卷一

无

樂曰味味之為言味也並以聲近通假說文沫洒

面也从水未聲湏古文沫从頁釋文於鄭注沫字音亡曷反失之漢書禮樂志沫流赭集注引李奇

曰沫音醜面之醜音灼曰沫古醜字師古曰沫者言被面如沫也字从午未之未音呼內反內則面

垢燻潘請醜書顧命王乃洮頰水漢書律志作王乃洮沫水三者字同而沫味聲又相同故鄭君讀

味為沫若如釋文音亡曷反則沫水之沫非此沫字也說文沫水出蜀西徼外東南入江从水未聲

沫字从本末之末故音同末與此沫字从午未之

未者迴別陸德明不加審察誤矣正義曰味謂黑光也今世亦呼黑爲涿瓦不成沫謂瓦器無光澤也鄭云沫醜也醜謂醜面証沫爲光澤也

公叔木○注云木當爲朱春秋作戍衛公叔文子之子案孔氏正義引世本衛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拔拔生朱故知木當爲朱也

喬縱謹案說文朱赤心木松柏屬从木一在其中朱作木者蓋以形近而誤朱與戍聲相近古音朱讀如州在第四部戍古音讀如獸同在第四部古或以聲近假借歟檀弓下篇云公叔文子死其子

禮記鄭讀攷

卷一

无

成請諡於公正作戍字與春秋同

一曰公叔戍之戍當作戍春秋宋皇戍向戍楚沈尹戍皆音恤或亦譌作戍朱疑是尤之譌尤戍音同故春秋作公叔戍漢書武帝紀就於邪說注云就音如戍亥之戍洪範五行傳禦聽於怵攸注云怵讀曰獸不絀之絀是其音近之驗國語楚語以休懼其動周禮醫獸注鄭司農引作以怵懼其動蓋尤與木形亦相近故致誤耳

懸棺而封○注云封當爲窆下棺也春秋傳作塋

案儀禮既夕乃窆注今文窆爲封周禮鄉師及窆注

鄭司農云窆下棺也春秋傳曰日中而塋禮記所謂封者又說文土部塋葬下土也从土朋聲春秋傳曰朝而塋禮謂之封周官謂之窆

喬縱謹案周禮遂人及窆陳役注引鄭司農曰窆謂下棺時禮記謂之封春秋謂之塋皆葬下棺也聲相似段氏玉裁曰按塋窆封分蒸侵東三韻而一聲相爲通轉故三字音相近大鄭云聲相似是也語言之小異耳許氏說文塋下云禮謂之封禮謂禮經儀禮十七篇也許於禮經有從今文者有從古文者此云禮謂之封則從今文也小戴記一

禮記鄭讀攷

卷一

手

書於禮經多從今文故字皆作封無作窆者鄭云封當爲窆以封義不親切故依禮古文及周官易其字也胡承珙曰周禮大僕窆亦如之司農注云窆讀如慶封祀祭之祀案劉熙釋名云風祀也此今文窆爲封之証然戴記於下棺之窆聚土之封通作封鄭君以其淆溷難明故隨文是正王制曰庶人懸封葬不爲兩止不封不樹注云懸封當爲懸窆者至卑不得引紼下棺雖兩猶葬以其禮儀少封謂聚土爲墳不封之不樹之又爲至卑無飾也此因禮文二封字連文不別故爲詳晰言之虞

注周易不封不樹云穿土稱封以封為古字字誤

矣

鹿裘衡長祛。注云衡當為橫字之誤也

棺束縮二橫三。注云衡亦當為橫。說並見前

衽每束一。注云衽今小要衽或作漆或作髹

喬樅謹案正義曰衽者其形兩頭廣中央小鑿棺

邊及兩頭合際處作坎形則以小要連之令固棺

漢時呼衽為小要此鄭君據所見漢事以為証也

攷玉藻深衣三祛縫齊倍要衽當旁注云衽謂裳

幅所交裂也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是以小

要取名焉衽屬衣則垂而放之屬裳則縫之以合

前後上下相變據此是衽有殺上殺下之異故棺

上合縫之小要上半殺而下半殺而上亦得衽

之名也喪大記君蓋用漆三衽三束大夫蓋用漆

二衽二束士蓋不用漆二衽二束注云用漆者塗

合牝牡之中也衽小要也據彼文大夫士二衽二

束知此記所云棺束縮二衡三衽每束一皆據君

而言也衽或作漆或作髹者案說文云漆木汁可

以髹物也髹漆也是漆與髹義通髹即髹之或體

从髹从漆省釋文髹又作髹許求反髹字又髹之

禮記鄭讀攷 卷一

三

俗體古漆字本不从小从水作漆者乃漆沮之漆

水名假借為髹漆之漆如周禮載師漆林之征注

云故書漆林作漆林是也又周禮巾車漆飾注云

故書漆為軟杜子春云軟讀為漆坳之漆直謂髹

漆也元謂髹亦多黑少之色韋也杜子春讀軟為

漆鄭君釋漆為髹是漆髹通用之驗司几筵漆几

說文作髹几尤其明証此記棺束正義以為古棺

木無釘故用皮束合之意棺束之皮亦以赤黑色

韋為之故或本作漆又作髹謂以漆刷皮使成赤

黑色每束用韋一也鄭不從或本者以棺衽合縫

之處本有漆塗合之言漆言髹則衽不見言衽則

漆髹亦見此鄭君之斟酌至精也

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經紵衣。注云天子至尊不見

尸柩不弔服麻不加於采此言經衍字也時人間有弁

經因云之耳周禮王弔諸侯弁經總衰也

喬樅謹案周禮大宗伯王哭諸侯注云謂薨於國

為位而哭之引檀弓此文為証不言經衍字者義

詳於此注故彼文不具耳白虎通曰天子聞諸侯

薨吳之何慘怛發中哀痛之至也使大夫弔之追

遠重終之義也故禮檀弓曰天子哭諸侯爵弁純

禮記鄭讀攷 卷一

三

衣純衣當其引檀弓文無經字則鄭以經為衍字

白虎通是其明証若諸侯來朝薨於王國則王為

之總麻故周禮司服有王弔諸侯弁經總衰之文

此逢哭諸侯但服爵弁紒衣而已不合加麻經於

爵弁紒衣之上也天子至尊不見尸柩不弔服聞

諸侯之喪其哭之也服爵弁紒衣紒即緇之古文

絲衣也其弔之也服弁經總衰經以麻為環經喪

服也麻不加於采者謂弁經之麻不得加於元衣

纁裳之上此鄭君據雜記文以訂此記之經當為

衍字時人閒有弁經因云之耳惠棟校宋本閒字

禮記鄭讀攷

卷一

作聞岳本同考文引古本亦同案作聞者是也時

人聞有弁經之文因於此亦云爵弁經故鄭君據

周禮以正其誤謂彼文之弁經總衰乃弔諸侯之

服事與此異也

檀弓下第四

齊穀王姬之喪○注云穀當為告聲之誤也

案文王世子亦告於甸人注告當為鞠又毛詩十月

之交日月告凶漢書楚元王傳劉向引作鞠凶采芑

傳鞠告也

喬樅謹案穀告鞠三者聲皆相近余正鵠鵠注云

今之布穀也太平御覽引陸璣艸木疏云今梁宋

之間謂布穀為鵠鵠此亦穀鞠音近之一証鞠與

告通故告亦聲誤為穀也

子顯以致命於穆公○注云使者公子繫也盧氏云古

禮記鄭讀攷

者名字相配顯當作鞮

案鄭注知是公子繫者據國語文

喬樅謹案說文革部鞮箸亦鞮也从革顯聲史記

禮書駮鞮徐廣曰鞮當馬腋之革鞮即鞮之消文

腋乃亦之俗字此記鞮作顯者古文之假借也鞮

即鞮之或體說文馬部鞮也从馬○其足春秋

傳曰韓厥執馬前重文繫云馬或从糸執聲許所

引春秋傳見成公二年今本作執繫鞮者箸馬亦

之革唇者絆馬足之形著亦謂著馬之兩前足盧

子幹以古者名字相配故知顯當作鞮杜預注左

傳鞞鞞鞞解為在背曰鞞誤矣

殷既封而弔○注云封當為窆之棺也說見前

我喪也斯沾○注云沾讀曰覘胡視也

喬樅謹案廣雅釋詁云沾益也覘視也二字義別

而音同故古或假借用之檀弓晉人之覘宋者注

覘窺視也國語晉語公使覘之及各覘其私注皆

云覘微視也微視即窺視之義覘或作帖方言十

云帖占視也凡相窺視南楚謂之闕或謂之帖或

謂之占自江而北謂之帖覘字又通作估學記呻

其估舉注估視也是已

禮記鄭讀攷

卷一

三五

咏斯猶○注云猶當為搖聲之誤也秦人猶搖聲相近

喬樅謹案古書字从首从缶者多以聲近假借書

大誥獸爾多邦馬融本作繇爾多邦詩巧言秩秩

大猷漢書叙傳作大繇余疋釋詁繇喜也注引禮

記曰咏斯猶猶即繇也古今字耳說文搖動也从

手缶聲廣雅釋詁義同楚詞招魂鏗鐘搖籟王逸

注亦云搖動也人喜咏則身動搖而手舞足蹈故

下文言搖斯舞也

設萋萋○注云萋萋棺之牆飾周禮萋作柳

喬樅謹案周禮縫人衣萋柳之材注云柳之言聚

也諸飾之所聚萋柳以音近通假余疋釋詁搜聚

也莊子達生篇聚儂之中釋文云儂當作萋皆其

音近義通之驗呂覽節喪篇儂以督之注云儂

蓋也劉熙釋名曰輿棺之車曰輻其蓋曰柳柳聚

也衆飾所聚亦其形儂也與高誘呂覽注合案棺

飾在上曰柳在旁曰牆摠謂之柳儂娶即萋娶此

呂覽假儂為萋字也荀子禮論云無幘絲葛纓娶

其貌以象菲帷幘尉注纓讀為柳此荀子假纓為

柳字也萋得與柳通者漢書萋敬傳曰娶者劉也

三國志虞翻傳注云古柳亞同字故劉留聊柳同

禮記鄭讀攷

卷一

三五

用此字以從聲也知萋與劉通則知萋之與柳亦

通矣

杜黃自外來○注云杜黃或作屠蒯

案屠蒯見左氏傳昭公九年

喬樅謹案正義曰杜黃屠蒯聲相近故禮傳不同

梁玉繩云案王觀國學林十謂左氏借屠為杜宋

袁文喪脯閒評非之謂杜是假借字蒯上世常主

屠宰故其後為屠蒯余疑二說皆非蓋蒯其名杜

其姓而屠者以其官膳宰稱之喬樅謂蒯當作蔽

說文蔽艸也从艸敝聲與黃字古音同在第十五

部段氏注云余疋釋詁卮息也音義卮苦怪反又墟季反字林以爲唱卮懷反孫本作快郭又作噴說文擊蔽皆以卮爲聲而擊字亦作噴蔽字逸詩與萃匱爲韻皆在十五部不知何時蔽改作蒯殊不可曉玉篇引無葉營蔽不作蒯字尙未誤段說是也春秋衛太子蒯聩亦當作蔽聩史記孔子弟子列傳作蕢聩石經又作卮聩韓詩外傳有蒯蒯芮說苑立節篇作邢蒯聩芮聩音亦相近並取疊韻字爲名蒯皆蒯字之誤耳

杜黃洸而揚解。注云禮揚作騰揚舉也騰送也揚近

禮記鄭讀攷

卷一

三

得之

案據儀禮燕禮騰觶于賓注騰送也讀或爲揚揚舉也今文騰皆作騰鄉飲酒義盥洗揚解注今禮皆作騰射義揚解而語注今禮揚皆作騰。又案儀禮有司徹兄弟之後生舉解於其長注古文解皆爲爵延景中詔校書定作解案延景當是延熹之誤漢桓帝年號

喬樅謹案儀禮大射儀主人盥洗升騰觶于賓注

云古文騰皆作騰疑古文是今文之誤鄭注燕禮

云騰今文皆作騰鄉飲酒鄉射注並云揚今禮皆

作騰言今禮以別於古文禮也是古文作騰今文

作騰確有明証大射儀注乃後人轉寫之誤耳小戴禮記皆今文故鄉飲酒義射義並同檀弓作揚解儀禮今文家亦讀騰爲揚改古文騰解爲騰解以騰之與揚義相近也

又案錢大昕云騰讀或爲揚者余疋揚續也說文騰作騰騰物相增益也禮賓主獻酢畢乃有騰觶騰爵者則揚解之揚蓋取義於續矣錢說雖新而於鄭注未合胡承珙曰劉熙釋名騰承也承與繩通詩抑子孫繩繩韓詩外傳作承承繩本从繩省聲方言蠅東齊謂之羊郭注今江東呼羊聲如蠅

禮記鄭讀攷

卷一

三

騰讀爲揚此其聲例段氏玉裁以騰卽古揚字恐未必然喬樅謂騰者騰之古文假借字騰舉也見漢書揚雄傳下集注與揚義同故飛揚亦曰飛騰莊子山木篇王獨不見騰猿乎釋文騰本亦作騰此假騰爲騰字也爾疋釋魚騰蛇本亦作騰蛇取其飛騰之象又易咸騰口說也虞翻本作騰此假騰爲騰字也詩閟宮朱英綠騰太平御覽七百七十二作朱英綠騰此假騰爲騰字也並以聲同通假騰之本義訓送古文禮借爲騰今文家讀爲揚字雖有異義實相通也鄭云揚舉也騰送也揚近

得之者據下文言至於今既畢獻斯揚解謂之杜舉以經解經揚字明訓爲舉故云揚近得之詩七月躋彼公堂稱彼兕觥稱亦舉也書湯誓敢行稱亂史記殷本紀作敢行舉亂稱通作僂亦正釋言僂舉也釋訓僂舉也說文僂揚也再并舉也是已儀禮公食大夫禮衆人騰羞者注又云騰當作勝勝送也鄭於燕禮勝觶言今文勝皆作騰此騰羞者衆人遞相傳送非舉羞之謂恐人誤訓爲揚故云騰當作勝也說文佚送也騰傳也傳卽傳送之義注於二者隨文是正此鄭君審覈聲音訓詁之

禮記鄭讀攷

卷一

五

斟酌至精也

則豈不得以。注云以已字已與以字本同

喬樅謹案古以字作目目與已同說文云已已也四月陽氣已出陰氣已藏萬物見成文章又云目从反已賈侍中說目意目實也案意目卽慧苒也廣雅釋言已目也內則由命士以上釋文以本作已雜記而哀已殺釋文已本作以論語先進毋吾以也釋文以鄭本作已易損已事適往釋文已本作以虞翻本作祀明夷文王以之釋文苟向本作似詩斯干箋似讀如已午之已隸釋載揚著碑皆

所已紀盛德帝堯碑已章聖德已聖嘉瑞及敦我已德厲我已仁皆用已爲以字是其証也

公叔禺人。注云禺人昭公之子春秋傳曰公叔務人案左氏傳公叔務人卽公爲錢馥云說文爲母猴也禺毋猴屬古者各字相配然則禺人是已

喬樅謹案正義曰禺務聲相近聲轉字異也王氏經義述聞曰務亦爲也繫辭傳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虞翻注曰務事也韓子喻老篇曰事爲也務人猶言爲人春秋時有向爲人見成十五年左傳是也文十八年左傳有公冉務人與此同名

禮記鄭讀攷

卷一

甲

與其鄰重汪錡往。注云重皆當爲童童未冠者之稱姓汪名錡鄰或爲談春秋傳曰童汪錡

案見左氏傳哀公十一年

喬樅謹案左傳云公爲與其嬖童汪錡則作童者是也說文童从重省聲故字从重从童聲者多通用如種先種後熟也詩七月作黍稷重穋周禮內宰或作童稷見釋文衝陷障童車也詩皇矣作與爾臨衝僮人未冠也嚴訢碑作僮僮意未定也易僮憧往來京本作憧憧童容穉禴也廣雅釋器作種稭皆其類也鄰或爲談者鄰字从邑从粦與鄰字

从邑从炎者形近故鄰譌作邲邲與談聲同因而
誤邲爲談耳

陳弃疾○注云陳或作陵楚人聲

喬樅謹案古陳字與乘通乘陵聲同周禮稱人掌
令邱甸之政令注云甸讀作維禹黻之之黻同其
訓曰乘案古黻列字皆作陳黻訓曰乘此陳乘音
近義近之証國語周語乘人不義注云乘陵也廣
雅釋詁四陵乘也小爾雅廣言乘陵也文選思元
賦舊注陵乘也何敬祖雜詩李善注引國語賈注
亦曰乘陵也此陵乘音同義同之証也

禮記鄭讀攷

卷一

聖

曹桓公卒於會○注云魯成十三年曹伯廬卒於師是
也廬謚宣言桓聲之誤也

喬樅謹案宣桓並从亘聲故鄭君以爲聲之誤梁
玉繩曰曹宣公見左傳成七年各廬見公穀成十
三年古今人表同左氏作盧廬古通文公之子
見史記曹世家案世家作宣公彊與經傳人表異
攷曹有幽伯彊何容宣公以彊各必世家誤鄭注
檀弓謂廬謚宣言桓聲之誤猶晉范宣子說苑善
說篇作范桓子也

齊莊公襲莒於奪杞梁死焉○注云魯襄二十三年齊

侯襲莒是也春秋傳曰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
隧奪聲相近或爲兌

喬樅謹案隧兌奪三者聲並相近詩碩人說于農
郊鄭箋讀說爲隧隧與稅古字通用說文云贈終
者衣被曰稅春秋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
隧卽假隧爲稅字漢書字多作稅如朱建傳乃奉
百金稅鮑宣傳稅以衣衾皆其驗也書呂刑奪攘
矯虔古文奪作攷後漢書李膺傳豈可以漏奪各
籍苟安而已哉劉貢父刊誤以爲奪當作脫錢氏
大昕據說文奪手持佳失之也是奪本脫失之正

禮記鄭讀攷

卷一

聖

字後人借作攘奪之義錢說是也奪攷古今字耳
由其聲近故奪兌隧三者得相通假梁玉繩曰杞
梁亦曰杞殖杞又作芭見文選王褒洞簫賦注引
琴操殖又作植見晉崔豹古今注殖其名也梁其
字也見洞簫賦注

邲婁考公之喪○注云考公隱公益之曾孫考或爲定
喬樅謹案定公卽邾子矧且文公之子也顧氏炎
式日知錄云隱公當魯哀公之時傳至曾孫考公
其去春秋已遠而魯昭公三十年吳滅徐徐子章
羽奔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

之是已失國而為寓公其尚能行王禮於鄰國乎
定公在魯文宣之時作定為是

滂其宮而豬焉○注云豬都也南方謂都為豬

案尚書彭蠡既豬大野既豬至于豬野史記豬並作
都周禮職方氏注引書樂播既都羣經音辨云都鄭
音豬即據鄭周禮注也漢書地理志武威縣東北有
休屠澤古文以為豬埜然則作豬者古文也作都者
今文也

喬樞謹案豬即豬之借借周禮稻人以豬蓄水司

農注引左傳規偃豬今左傳作豬都豬以音同通

禮記鄭讀攷 卷一

假人之聚曰都水之所聚亦曰都管子水地篇水

以為都居注云都聚也水經涑水注云水澤所聚

謂之都亦曰潏是也

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注云晉卿大夫之墓地在九

原京蓋字之誤當為原

案檀弓下文晉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此鄭所據

孔氏正義引韓詩外傳云晉趙武與叔向觀於九原

又引余正云絕高曰京廣平曰原京非葬之處原是

墳墓之所故為原也新序卷四晉平公過九原而歎

即此地也

喬樞謹案李惇羣經識小曰晉大夫之墓地在九

原故曰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原猶漢晉都洛

陽而稱北邙也此二字自晉稱之方確後人洗用

已屬假借至九原原字監本作九京京即古原字

故注亦讀為原釋文依注音原今人讀京作京音

而用者更作九京尤為錯誤喬樞謂古原字作遠

源字作願說文灋水泉本也从灋出厂下又重文

原下云篆文从泉是原即源字後人借用為遠隰

之遠京者說文云人所為絕高邱也从高省京象

高形京或作泉賦伯著碑泉崑府泉即京北府丞

禮記鄭讀攷 卷一

也原古亦借用泉字左氏昭三年滕子原卒公羊

作泉是其証也泉泉字形相似故致誤歟

行并植於晉國○注云植或為特

案王制植杓植即特字詩實維我特韓詩作直

喬樞謹案禮記少儀植豕則以豕左肩五箇周禮

祭僕注引作特牲又喪侯事不植弔定本作特弔

穀梁隱三年傳植言同時也釋文本或作特此植

特亦以聲近通假植謂剛直也

退然如不勝衣○注云退柔和貌退或為妥

案周易夫易隕然蓋喜作退陸績董遇作妥

喬樅謹案陸本檀弓作追然如不勝衣釋文云追然音退本亦作退追與退音相近追猶隨也隨亦與退義近王氏引之曰退之言墮也易繫辭墮然馬融韓伯竝曰墮柔貌孟作退陸董作安正與此同安古緩字士相見禮鄭注古文安爲緩漢書燕刺王且傳北州以安孟康注曰安古字緩亦柔和之意爾雅曰緩柔安也其義相通柔貌之退與退讓之退殊義孔疏解爲卑退失之衣衰而繆經○注云衣當爲齋壞字也繆當爲不繆垂之繆

案正義曰繆謂兩股相交也不繆垂三字見喪服傳禮記鄭讀攷

卷一

巽

大功章云故鴉之經不繆垂

喬樅謹案注衣當爲齊岳本作齋衛氏集說同五

經文字云齋說文齋經典相承隸省今經文多借

齊字代之攷說文齋經也裳下緝从衣齊聲各本無裳

下緝三字今依韻會補深衣下齋如權衡以應平注曰齋緝

也禮喪服疏裳齊賈疏云裳既就乃始緝之

是也此記衣衰本爲齋衰釋文云依注衣作齋音

咨是也因字畫壞滅僅存衣形故正義云袒齋字

壞滅而有衣在也繆當作繆繆聲近義通段氏

玉裁曰禮大功鴉服章傳曰經不繆垂蓋未成人

也繆各本从木惟玉篇手部引喪服傳鴉之經不繆垂不絞其帶之垂者字从手案从手爲是說文繆縛殺也縛殺者今絞罪近之交部曰絞縊也糸部曰縊經也古以兩繩相絞切死者或謂之經或謂之縊或謂之絞或謂之繆故鄭以絞釋繆云絞其帶之垂者若木下句曰繆於此義無涉玉篇所據獨爲古本也檀弓注正用喪服傳語今本譌从木宋本且譌不繆垂爲木繆垂矣段說是也繆訓絞縛繆字亦訓爲束縛義得相通其用爲繆誤字者乃繆之假借耳五服之經皆繆惟吊服環經不

禮記鄭讀攷

卷一

巽

繆鄭注雜記云環經者一股所謂纏經也纏而不絞是環經不繆也

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注云然之言焉也凡穆或作繆

喬樅謹案公羊春秋宋繆公釋文繆音穆左氏作

穆穀梁同作繆坊記陽侯殺繆侯周禮內宰注引

作繆侯史記魯世家集解引徐廣曰古書繆字多

作繆攷周書謚法解布德執義曰穆注云穆純也

又曰中情見貌曰穆名與實爽曰繆是繆爲美謚

繆爲惡謚史記蒙恬列傳載蒙毅曰昔者秦穆公

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

毅以秦穆爲謚繆所謂名與實爽者也論衡福虛
篇論秦穆公亦云繆者誤亂之名與蒙毅語合蒙
毅秦人其言必有所據然則秦繆公之謚當讀如
謬矣此魯穆公孟子書亦作繆據孟子載繆公之
時公儀子爲政子思子柳爲臣知繆公尙能用賢
當是以穆爲謚也焉然古以聲同通假此記假然
爲焉字三年問焉使倍之注云焉猶然又假焉爲
然字孟子離婁上則聃子瞭焉則聃子耗焉白帖
引作瞭然耗然皆以聲同通假也

三制第五

百畝之分○注云分或爲糞

案據孟子書作糞

喬樅謹案分糞音相近分別也等也分謂等差之
別鄭所云田肥墪有五等收入不同是也孟子作
百畝之糞者謂糞種培溉之有異所以獲穀有多
寡之不同周禮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與宜
而爲之種凡糞種辟剛用牛赤堤用羊之類是也
糞種者亦必各有肥墪之分義皆可通論語微子
曰五穀不分皇侃疏云分播種也然則分者猶言
分別物地之所宜而爲之種也

名山大澤不以盼○注云盼讀爲班

案盼與頌同明堂位頌度量注頌讀爲班

喬樅謹案集韻十二文盼頌同十三元頌通作盼
周禮大宰八曰匪頌之式注引鄭司農云頌讀班
布之班謂班賜也段氏周禮漢讀攷曰頌大首貌
詩曰有頌其首鄭司農謂非其義故易爲分瑞玉
之班喬樅謂頌从頁分聲本兼有分班之義夏小
正頌水傳曰頌水者分水以接授大夫也頌馬傳
曰頌馬者分夫婦之駒也禮記祭義頌禽隆諸長

者注云頌之言分也頌班二字古書多相通用如周禮宮伯以時頌其衣裳大史頌告朔于邦國並以頌爲班字儀禮聘禮盼肉及廋車注云古文盼作紛此以同音假借也頌亦作攸書洛誥乃惟孺子頌說文支部引作乃惟孺子攸頌又與班通孟子梁惠王頌白者趙岐注云頌者班也頭半白曰斑斑斑然者也廣雅釋詁一斑分也

三公一命卷○注云卷俗讀也其通則曰衮

案玉藻龍卷以祭注卷或作衮又聘禮加其奉注古文奉爲卷

禮記鄭讀攷

卷一

兪

喬樅謹案說文衮卷龍繡於下幅一龍蟠阿上鄉从衣公聲詩九罭衮衣繡裳毛傳衮衣卷龍也劉熙釋名曰衮卷也畫卷龍於衣也儀禮覲禮天子龍衮注云衮衣禕之上也續之繡之爲九章其龍天子有升龍有降龍衣此衣而冠冕也卷亦作襍荀子富國篇天子殊襍衣冕注云襍與衮同衮又作緝管子君臣篇衣服緝繞注云緝繞古衮冕字然則知作襍作卷者俗讀之字作緝者又古文之假借也

以說識告○注云識或爲國

案周禮外府注古字亦多或

喬樅謹案說文云或邦也从口戈以守其一一地也又云國邦也从口从或是古卽以或爲國或古文也國今字也識者職之或體說文云職軍戰斷耳也春秋傳曰以爲俘職从耳或聲重文識云或从首職从耳或聲古文卽假或爲俘職之職後人轉寫因書或爲國字詩大雅攸職安安傳曰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職今經傳亦多从首作識下大綏○注云綏當爲綏綏有虞氏之旌旗也

禮記鄭讀攷

卷一

辛

有虞氏當言綏夏后氏當言旂此蓋錯誤也綏爲注旄牛尾於杠首所謂大麾又周禮夏采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注故書綏爲禮杜子春云當爲綏予謂綏當作綏字之誤也綏以旄牛尾爲之綴於幢上所謂注旄於干首者士冠禮及玉藻冠綏之字故書亦多作綏者今禮家定作韉

喬樅謹案說文綏訓爲車中靶綏訓爲系冠纓二字古以音近多相通假少儀曰車則脫綏執以將命論語曰升車必正立執綏此車綏之綏字正立執綏而御之所以爲安也故引申爲綏安之義內則

曰冠綬纓玉藻曰緇布冠續綬此冠綬之綬字系冠結纓而垂之所以爲飾也故引申爲旌旗之綬杜子春注周禮讀禮字當爲綬訂禮之非是而未暇分別綬纓之異字今禮家定冠綬字作纓又以綬纓之下垂象艸木花垂之貌故定從纓也

西方曰棘。注云棘當爲棘棘之言偈案釋文曰棘依注音棘又作棘是禮記別本有作棘者也

喬樅謹案禮記別本作棘者是也正義曰按漢書云西南有棘夷知非彼夷而讀爲偈者以與寄文

禮記鄭讀攷

卷一

至

相對寄非東方夷名是寄旅之意則棘亦非西方夷名故以爲偈迫於夷狄也說文棘樅爲蠻夷也从人棘聲段氏注曰司馬相如傳唐蒙使略通夜郎西棘中文穎曰夜郎棘中皆西南夷後以爲牂柯樅爲二郡按樅爲郡有楚道縣卽今四川敘州府治也其人民曰棘王制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鄭注棘當爲棘棘之言偈使之偈寄於夷戎按記文棘字鄭不以爲西南夷故易爲棘經傳之棘多訓亟也故曰棘之言逼使與寄字一例釋文云棘又作棘於此知記本作棘鄭易爲棘也唐

初本已誤段說是也

王三又。注云又當作宥宥寬也

喬樅謹案思氏九經古義云古侑字作宥見儀禮注古宥字作有見今文尚書論衡古宥字作宥字作宥見周伯映藝古堂集又當爲宥壞字也思說甚確儀禮鄉射禮惟君有射於國中注云古文有作又內則有乞言注云有讀爲又易繫辭又以尚賢也釋文又鄭本作宥又有古遘之驗宥古作宥有古作又則又亦可假借爲宥字矣

周人養國老於東膠。注云膠之言糾也膠或作練

禮記鄭讀攷

卷一

至

喬樅謹案膠練聲近字之从求从麥者多通用說文球玉磬也从玉求聲重文球或从麥余疋釋地珍珠琅玕淮南子陸形訓作球琳琅玕玉藻天子以球玉士喪禮注引作天子以球玉是球與膠同也荀子哀公篇繆繆肫肫注云繆當作膠相加之貌是繆與膠通也後漢書張衡傳摻天道其焉如注云摻求也廣雅釋詁三練求也是摻與練音近義通也

虞庠在國之四郊。注云虞庠亦小學也周立小學於四郊周之小學爲有虞氏之庠制是以名庠云其立鄉

學亦如之

案孔氏正義本經注四郊皆作西郊非也祭義曰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注云四學謂周四郊之虞庠也孔氏正義曰皇氏云四郊虞庠以為四郊皆有虞庠據祭義注即用王制為說則二說宜相符合皇侃云四郊虞庠是皇本作四郊不誤北史劉芳傳芳表曰爰暨周室學蓋有六師氏居內大學在國四小在郊禮記云周人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四郊禮又云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注云四學周四郊之虞庠也大戴禮保傳篇云帝入東學尚親

禮記鄭讀攷

卷一

五

而貴仁帝入南學尚齒而貴信帝入西學尚賢而貴德帝入北學尚貴而尊爵帝入大學承師而問道周之五學於此彌彰案鄭注學記周則六學是劉芳本作四郊不誤也芳又曰案王肅注云天子四郊有學去都五十里考之鄭氏不云遠近是王肅本亦作四郊不誤也孔氏禮記本王制經注並譌四郊為西郊故於祭義注之明析者亦傳會而不得其解賈氏儀禮疏引禮記經注亦誤至大戴禮所言天子親視郊學於經可徵者文王世子凡語于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注語謂論說於郊學又曰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注董

仲舒曰五帝名大學曰成均則虞庠近是也天子飲

酒於虞庠則郊人亦得酌於上尊以相旅此天子視

郊學之事與大戴禮帝入東學云云相應若文王世

子注云周立三代之學鄉射禮注云周立四代之學

於國此皆指大學而言與祭義四學之在郊者異而

孔氏正義乃以周學殷學夏學虞學釋祭義之四學

過矣

詳見金壇段氏禮記四郊小學疏證

禮記鄭讀攷

卷一

五

禮記鄭讀攷卷二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月令第六

鴻雁來○注云今月令鴻皆為候

喬樅謹案鄭注月令多引今月令以証文字異同

正義謂月令出有先後入禮記者為古不入禮記

者為今則呂氏春秋是也錢大昕曰今呂氏書具

在與鄭所引亦不盡合案漢書藝文志有明堂陰

陽二十三篇在記百三十一篇之外此禮記四十

九篇小戴所傳劉向所錄鄭君據以為注其別出

禮記鄭讀攷 卷二

於明堂陰陽者則謂之今月令說文引明堂月令

如霖雨歲將饑終之類蓋即鄭所謂今月令也錢

說得之鴻皆為候者雁之自南而北自北而南應

候有常故紀月令者以雁之來為是月時候之應

也攷呂氏春秋及淮南子時則訓於孟春仲秋季

秋之月諸言鴻雁北鴻雁來者亦皆作候雁高誘

注以為候時之雁是也

又案盧文弨云呂氏春秋作候雁北呂氏所紀是

也蓋仲秋之月鴻雁來以其自北徼外而入中國

可以言來若自南往北非由南徼之外似不可以

言來禹貢彭蠡既豬陽鳥攸居則在中國之地有

定止矣其從彭蠡而北也但紀其北可耳故知呂

氏之文為善喬樅謂盧說近泥鄭君言凡鳥隨陰

陽者皆不以中國為居皇氏以為兼言鴻雁元鳥

二者案月令仲春曰元鳥至仲秋曰元鳥歸是不

以中國為居也鴻雁為隨陽之鳥洛邑處天下之

中盧以彭蠡為中國之地而不知鄭所云中國祇

指雒邑而言非泛指中國諸夏之地也觀高誘於

呂氏春秋及淮南時則訓注云候時之雁自北漢

中來南過周洛之彭蠡又云候時之雁自彭蠡北

禮記鄭讀攷 卷二

過周洛至漢中從可識矣鄭言今月令鴻皆為候

不言來為北是今月令亦作候雁來明甚且月令

於季冬云雁北鄉則此孟春鴻雁來明其為自南

方來至中國將北反其居猶之仲秋鴻雁來明其

自北方來至中國將南往彭蠡也如云自南往北

非由南徼之外不可以言來則夏小正九月遭鴻

雁正月令之季秋所云鴻雁來賓者小正傳何以

訓遭為往乎大抵古人文字近略今人文字漸詳

故夏小正祇於正月紀雁北鄉九月紀遭鴻雁而

已視月令之文尤簡也

宿離不貸。注云離讀如儷偶之儷。

案儀禮士冠禮儷皮注古文儷為離。

喬樅謹案離儷聲同白虎通嫁娶篇引士昏禮東

帛離皮蓋用古文禮也儷與麗通說文云麗旅行

也从鹿麗聲禮麗皮納聘蓋鹿皮也許所引禮當

即儀禮是儷字本作麗矣易序卦傳曰離者麗也

詩月離于畢論衡說日篇引作月麗于畢國策燕

策高漸離論衡書虛篇引亦作高漸麗皆離與麗

通用之証

審端徑術。注云術周禮作遂夫間有遂遂上有徑遂

禮記鄭讀攷

卷二

三

小溥也

案學記術有序注術當為遂聲之誤也又春秋秦伯

使術來聘公羊作遂

喬樅謹案術亦與述通祭義而術省之注術當為

述漢碑多假術為述字見隸釋春秋傳西乞術公

羊傳作西乞遂史記晉世家作西乞朮又魯世家

東門遂史記索隱引系本作東門述皆以聲同通

假一曰術亦徑也說文行部術邑中道也从行朮

聲春秋繁露求篇曰杵於術漢表術字公路當

讀如月令審端徑術之術

天子乃鮮羔開水。注云鮮當為獻聲之誤也

案据幽風七月

喬樅謹案太平御覽十九引蔡邕月令章句曰仲

春之月天子獻羔開水呂氏春秋及周禮凌人注

亦作獻羔開水左氏傳曰獻羔而啓之啓即開水

也獻鮮聲相近故鄭以為聲之誤又詩皇矣度其

鮮原毛傳云小山別於大山也是毛公以獻為鮮

即余疋釋山所云小山別大山鮮也余疋釋文鮮

音息淺反此亦鮮獻音近通假之一証也

田獵置罟羅網畢翳。注云今月令無罟翳為弋

禮記鄭讀攷

卷二

四

喬樅謹案今月令無罟字當讀田獵置羅為句國

語魯語曰獸虞於是乎禁罟羅亦以置羅二字連

文呂氏春秋作田獵畢弋置罟羅網鄭云今月令

無罟蓋知今月令非即呂氏春秋惟翳字作弋與

今月令同耳淮南時則訓亦作畢弋致太平御覽

八百三十二引蔡邕月令章句曰翳飛禽曰畢繳

射曰弋蔡氏所注是今月令之文也弋翳聲相近

鄭云翳射者所以自隱也隱猶蔽也余疋釋木云

蔽者翳又文選射雉賦徐爰注云翳者所隱以射

者也楚詞惜誦曰矰弋機而在上矰是弋必隱蔽

其身以繩繫矢繳射之字雖異而義同弋者雉之
消借說文堆繳射飛鳥也又通作綉揚子太元云
維綉其繩注云綉繳也綉與翼同書多士敢弋殷
命釋文引馬融本作政翼殷命正義引鄭王本亦
作翼余疋釋地南方有比翼鳥釋文翼本又作狝
集韻翼或作狝綉皆以音同通用

毋悖于時毋或作為淫巧○注云今月令無于時作為
為詐偽

喬樅謹案呂氏春秋作無悖於時無或作為淫巧
與禮記同作為今月令為詐偽者詐謂變詐之巧

禮記鄭讀友 卷二

五

禮記哀公問注云作猶變也何休公羊傳注云有
所增益曰作其義近之為偽古字通用詩采芣人
之為言正義引定本作偽言左氏成九年傳為將
立君者釋之為本作偽定十二年傳子為不知釋
文為本作偽皆其証也

淫雨蚤降○注云淫霖也雨三日以上為霖今月令曰
衆雨

喬樅謹案說文雨部霖小雨也从雨累聲明堂月
令曰霖雨段氏注云月令淫雨蚤降注云今月令
作衆雨漢人衆讀平聲即許所據之霖雨也但記

文淫雨鄭注云霖雨許不當以小兩釋霖小必誤
字喬樅謂說文此條足為鄭引今月令即明堂月

令之確証小兩當是久雨之誤說文霖下云凡雨
三日已往為霖从雨林聲霖下云霖久雨也南陽

謂霖霖从雨从聲从部云从眾立也从三人讀若
欽峯余疋釋天曰从雨謂之淫淫謂之霖據此諸

証可知霖雨當為久雨無疑矣且說文於霖後次
從霖雷等字皆訓為久陰久雨尤當與霖以類相

從其作小兩者緣上文霖霖霖並訓小兩故致
誤耳淫義訓久林義訓眾國語周語曰人三成眾

禮記鄭讀友 卷二

六

故雨三日以上亦謂之霖三日以上則為久雨矣

淫兩即歛雨之同聲假借字眾雨又霖雨之消文
假借字也

王灰生○注云王灰草莖也今月令云王荇生

喬樅謹案草莖與菝莖同廣雅釋草菝莖狗脊也
陶隱居注本草云菝莖莖紫短小多細刺小莖草

解而色深人用作飲淮南時則訓亦作王灰生與
月令文同太平御覽九百九十八引蔡邕月令章

句曰荇草各也生於陵也呂氏春秋王荇生高誘
注荇或作灰菝莖也盧文昭曰古荇荇通用郭璞

注穆天子傳茅黃云黃今菩字漢書宣帝紀行幸
黃陽宮東方朔傳長楊五柞倍陽宜曲尤幸師古
注云倍陽即黃陽也蓋黃菩皆與倍同音故黃陽
或作菩陽亦可即作倍陽則知呂氏之王菩生與
今月令作王黃生者合集韻黃音倍與菩通
毋休于都○注云今月令休為伏

喬樅謹案呂氏春秋作無伏于都與今月令文同
高誘注以伏為伏藏都國左氏定四年傳未知所
伏新序作未知所休列子天瑞篇小人伏焉釋文
云荀卿作小人休焉休古音在第三部伏古音在

禮記鄭讀攷 卷二

第一部然烏伏卯之伏廣韻收入四十九宥集韻
宥韻亦云伏或作寔又云覆通作伏並音扶富切
則讀伏音與休相近矣

君子齊戒處必掩身毋躁○注云掩猶隱翳也躁猶動
也今月令毋躁為欲靜

喬樅謹案呂氏春秋作處必掩身欲靜毋躁盧
文昭曰月令無欲靜二字鄭注云今月令毋躁為
欲靜然則此又出無躁二字非本文也又曰今人
多讀處必掩身為句攷月令正義引記文已如此
疑正義處必掩下之身字亦後人所加喬樅謂今

月令非即呂氏春秋也盧緣孔氏正義之誤故欲
刪去毋躁二字以附合今月令之文耳攷淮南子
時則訓作君子齋戒慎身無躁淮南所云慎身即
月令處必掩身之謂鄭注月令云掩猶隱蔽也隱
蔽其身正所以為慎身也如以讀處必掩身句為
誤則下仲冬之月處必掩身身欲靜正文明登一
身字豈皆後人所加耶高誘於呂覽讀處必掩為
句注云掩深也自是師說不同句讀有異不當據
彼而訾此也又案陸堯春輯蔡氏明堂月令章句
以正義引蔡氏云君子謂人君以下至宜靜以安

禮記鄭讀攷 卷二

萌陰也皆為月令章句此亦誤也案鄭君明言今
月令毋躁為欲靜則正義中躁動也云云乃孔氏
申釋鄭注陸不審察而以為皆蔡氏章句語謬矣
今案正義引蔡氏云止君子謂人君以下至在位
士也十二字為蔡章句其齋戒以下皆孔氏正義
語宜為刪正攷太平御覽二十三引蔡邕獨斷曰
夏至陰氣始起鹿角解故寢兵鼓身欲甯志欲靜
不聽事送迎五日此正據明堂月令為說志欲靜
者即今月令之身欲靜也不聽事即今月令之
百官靜事無徑也徑猶行也

百官靜事無刑。注云今月令刑為徑

喬樅謹案呂氏春秋作刑與月令文同高誘注云事無刑當精詳而後行也淮南時則訓作徑與今月令文同高誘注亦云事無徑當先精詳而後行也文異而訓不異攷說文云刑到也到刑也二字義同刑徑音亦相近王制曰刑側也側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是刑之為訓有一成不變之義近於直情徑行故高誘以當先精詳而後行釋靜事無刑此從今月令徑字為解以刑字為徑之假借也鄭注云罪罰之事不可以聞則專

禮記鄭讀攷

卷二

九

就決獄言之謂不以獄之成聞於上而行刑即蔡邕獨斷所云不聽事者是也

命漁師。注云今月令漁師為榜人

喬樅謹案說文舟部舫船也各本作船師此據韻會明堂月

令曰舫人舫人二字依段氏補習水者从舟方聲許所引

明堂月令即鄭所謂今月令舫正字榜假借字也

司馬相如子虛賦榜人歌張揖注云榜船也月令

曰命榜人榜人船長也張所引月令亦即今月令

文也舫榜聲相近故舫人亦曰榜人余疋釋言舫

舟也廣雅釋水舫榜並云船也則固以榜為舫矣

榜人謂船長蓋猶今所稱舵師故許云習水者月令下文命澤人納材葦淮南時則訓作命滂人入材葦高誘注云滂人掌池澤之官滂人亦即榜人舫或省作方方或从水作方見說文方部方滂皆以聲同假借也

又案呂氏春秋命漁師文與月令同淮南子作漁人高誘注並云掌魚官漁讀若相語之語攷周禮敝人釋文敝音魚本又作魚亦作敝同又音御御音與高誘讀合左氏昭二十年傳澤之萑蒲舟敝守之杜預注舟敝官各正義曰澤中有水有魚故

禮記鄭讀攷

卷二

十

以舟敝為官各釋文曰敝音交喬樅謂陸孔音義均非也敝蓋敝之譌字說文御禁苑也春秋傳曰澤之自御御或作敝案自御當是舟御自為舟之字誤敝為敝之形譌說文支部敝禁也可證敝即敝字古者魚音近通用故列子吾語汝作魚語汝水經濟水注魚山即吾山敝又與虞通故魯語曰召舟虞詩騶虞劉芳義疏云或作騶吾然則舟敝即周禮所謂敝人今月令所謂榜人者是也

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注云今月令四為田

喬樅謹案鄭君釋四監為王山林川澤之官周官

有山虞澤虞林衡川衡故據周禮爲辨正義曰今月令四爲田令田監大合秩芻義亦通也今攷呂氏春秋淮南子並作命四監大夫合百縣之秩芻高誘注云周制天子畿內千里分爲百縣縣有四郡郡有鄙故春秋傳曰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周時縣大郡小至秦始皇兼天下初置三十六郡以監縣耳此云百縣說周制畿內之縣也四監監四郡大夫也其說又與鄭異誘師事涿郡盧植盧君亦治禮記者蓋由文字有異故師說亦不同耳其器圖以闕○注云闕讀如絃

禮記鄭讀攷

卷二

上

喬樅謹案闕說文云巷門也故鄭讀闕如絃文選答賓戲廓帝絃注引項岱曰絃張也物之張者有中寬含物之象故鄭以絃爲中寬象土含物易象上傳含宏光大崔注云含有萬物爲宏注引鄭可農云宏讀爲絃經之絃是宏與絃字通衆經音義十七云宏古文裕同史記司馬相如傳必將崇論闕議漢書作崇論裕議是闕又與裕通矣民多瘡疾○注云今月令瘡疾爲疾瘡

喬樅謹案呂氏春秋淮南子並同禮記作瘡疾高誘注云金氣火氣寒熱相干不節使民病瘡疾瘡

疾寒熱所生也說與鄭君合今月令作疾疫者據仲秋天子乃難以達秋氣鄭注引王居明堂禮曰仲秋九門磔禩以發隙氣禦止疾疫今月令即明堂月令故文亦同作疾疫也闕監毛本疾字作厲當從宋本岳本作疾疫爲正阮氏校勘記從闕監毛本厲字非是

羣鳥養羞○注云夏小正曰九月丹鳥羞白鳥說曰丹鳥也者謂丹良也白鳥也者謂閩蚋也其謂之鳥者重其養者也有翼爲鳥養也者不盡食也二者文異羣鳥丹良未聞孰是

禮記鄭讀攷

卷二

上

喬樅謹案逸周書時訓解與禮記月令文同呂氏春秋亦作羣鳥養羞高誘注云寒氣將至羣鳥養進其毛羽御寒也淮南子作羣鳥翔高誘注云寒氣至羣鳥肥盛試其羽翼而高翔翔者六翮不動也或作養養育其羽毛也誘注呂氏春秋自言依先師舊訓輒爲之解其注淮南子言從故侍中同縣盧君受其句讀誦舉大義乃深思先師之訓爲之注解旣言依先師之訓自是舊說解羣鳥養羞爲養進其毛羽故淮南子或作羣鳥翔盧君盧植也盧嘗作禮記解詁誘言從盧君受淮南子句讀

此足見禮家舊說解羣鳥養羞義亦或然也鄭君注云羞謂所食也此據夏小正傳養也者不盡食也為解亦禮家師說也羣鳥丹良二者文異師說又復不同故云未聞孰是

又案皇侃義疏以丹良為螢火正義引之謂未知皇氏何所依据案晉崔豹古今注螢火一名丹良一名丹鳥蠶草為之食蚊蚋此皇侃說所本也又太平御覽九百四十五引月令曰丹鳥羞白鳥白鳥蚊也丹鳥蠶也御覽既列大戴禮夏小正丹鳥羞白鳥云云於前又於此引月令曰丹鳥羞白鳥

禮記鄭讀攷

卷二

十三

疑月令別本羣鳥養羞句或作丹鳥羞白鳥一與夏小正合一與逸周書及呂氏春秋合故鄭云二者文異謂月令之文別本或異非謂月令與夏小正文異也蔡邕明堂月令論所引有月令記曰明堂者所以明天氣云云又月令答問曰子何為謂月令說也日月令體大經同不宜與記書雜錄並行而記家記之又畧及前儒特為章句者皆用其意傳非其本旨是月令章句固多別本矣後漢景鸞著有月令章句見後漢書本傳及後漢書華陽國志宋戴顓亦有月令章句見舊唐書經籍志今皆

亡佚

執弓挾矢以獵。注云今月令獵為射

喬樅謹案呂氏春秋作執弓操矢以射與今月令文同淮南子作執弓操矢以獵與禮記文同射亦田獵之事義並得通續漢志五劉昭注引月令章句曰親執弓以射禽所以教兆民載戰事也四時閑習以救無辜以伐有罪所以強兵保民安不忘危也蔡之章句是釋明堂月令文言親執弓以射禽此足証今月令之皆作射字矣

乘平路。注云今月令曰乘軫路似當為軫字之誤也

禮記鄭讀攷

卷二

十四

喬樅謹案呂氏春秋作平路與禮記同軫亦平也說文衣部云軫平服也从衣平聲今說文或作軫左氏昭二十六年傳鬢鬢眉釋文云鬢黑也平服亦曰軫衣从彡為聲亦取平為黑義也軫是平色故鄭以今月令軫字當為軫字之誤段氏注說文軫字下引今月令易軫為軫引鄭君注竟易軫為衿未免勇於自信矣衿訓同服不訓平服故古文衿字作均詳見禮堂經說衿衿二字辨

命大史夔龜筮。注云今月令曰夔司訓術字喬樅謹案周禮龜人上春夔龜筮祀先卜注云數

殺牲以血之神之也先卜始用卜筮者言祭言祀尊焉天地之也月令孟冬曰釁祠龜策彼注所引月令是据今月令文故有祠字此注云祠衍字者釁龜策用牲本以祭祀先卜言釁則祠可知矣初學記三十引蔡邕月令章句曰以牲祠龜策塗以牲血謂之釁龜者龜甲所以下也筮者菁草所以筮也蔡之章句正据今月令文呂氏春秋曰是月也命大卜禱祀龜策占兆審卦吉凶呂氏蓋亦據明堂月令之文呂不言釁者言禱祀龜策則釁亦從可知矣

禮記鄭讀攷

卷二

五

固封疆○注云今月令疆或爲璽

喬樞謹案呂氏春秋淮南子均作固封璽與今月令文同高誘注璽讀曰移徙之徙封璽印封也說文土部璽王者之印也以王土此据玉篇所引从土爾聲璽籀文从玉璽字從土所以王土者故封疆亦或作封璽鄭釋固封疆謂使有司循其溝樹及其眾庶之守法也與下文備邊竟完要塞爲類高釋固封璽謂固印封又與上文脩鍵閉慎管籥爲類義各有當也應劭漢官儀曰孔子禱封泰山禪梁父可得而數七十有二傳曰封者以金泥銀繩印之

以璽璽施也信也古者尊卑共之月令曰固封璽春秋傳襄公在楚武子使季治問璽書追而與之是也秦漢以求尊者以爲名乃使避之蔡邕獨斷曰璽者印也印者信也天子璽以玉螭虎紐古者尊卑共之月令曰固封璽應蔡所引月令皆据今月令之文也

淵澤井泉○注云今月令淵爲深

喬樞謹案淮南子作祀四海大川名澤無原淵井泉四字呂氏春秋文與禮記同淵深二字同義詩燕燕其心塞淵毛傳云淵深也左氏文十八年傳

禮記鄭讀攷

卷二

六

齊聖廣淵杜預注淵深也文選典引斟酌道德之淵源注引蔡邕云水深曰淵又淵穆之讓注引蔡云淵穆深美之辭也列子黃帝篇心如淵泉釋文淵讀爲深是其証已

水澤腹堅○注云今月令無堅

喬樞謹案今月令無堅字蓋讀腹如複釋文腹本作複複字是也謂水方盛雖水澤亦皆凝合重複也呂氏春秋作水澤復堅高誘注云復亦盛也復或作複複重絜也盧文弼校本云堅字乃後人以月令之文益之今刪去盧校非是呂氏春秋與禮

記月令同者甚多如無悖於時及百祀之薪燎句
盧皆將據鄭引今月令盡刪其字句耶且如母或
作為淫巧淵深井泉之類亦皆將據鄭引今月令
盡改其文字耶而必於此刪去堅字斯為繆矣
及百祀之薪燎○注云今月令無及百祀之薪燎
喬樅謹案呂氏春秋淮南子皆有此句與禮記月
令文同

管子問第七

凡告用牲幣○注云牲當為制字之誤也制幣一丈八
尺

案鄭注周禮大祝職引此文云告用牲幣不破牲字
皇氏熊氏以此為諸侯禮不應用牲故牲當為制其
天子則當用牲熊氏所引周禮注是也

喬樅謹案儀禮聘禮釋幣制予纁束注引朝貢禮
云純四只制丈八尺周禮內宰出其度量淳制注
故書淳為敦杜子春讀敦為純純謂幅廣也制謂
匹長也予謂純制天子巡守禮所云制幣丈八尺

禮記鄭讀攷

卷二

純四狄歟賈疏引趙商問曰天子巡守禮制丈八
尺純四狄何答曰巡守禮制丈八尺咫八寸四咫
三尺二寸又大廣四當為三三八二十四二尺四
寸幅廣也古三四積書是以三誤為四然則制幣
者幅廣二尺四寸匹長一丈八尺此為王者所定
之制幣惟昏禮納幣每幅長二丈異於制幣取其
匹偶之義也雜記云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五
尋得四丈此合計兩匹之數是每匹長二丈也記
此節皆言諸侯適天子告奠于社稷宗廟山川之
禮下文云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

禩無用牲之文故知牲幣當為制幣於周禮大祝引此文不破牲字者據肆師職云立大祀用玉帛牲牲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校人職云王所過山川則飾黃駒是惟天子告得用牲其禮異於諸侯又尙書言巡守禮歸格于藝祖用特皆其明證此鄭之稽合經典以訂之者也

莫而後辭於殯○注云殯當為賓聲之誤也辭於賓謂告將葬啟期也

喬樞謹案說文云殯死在棺將遷葬柩賓遇之从友从賓賓亦聲釋名釋喪制云於西壁下塗之曰

禮記鄭讀攷

卷二

九

殯賓也賓客遇之吉稍遠也是殯字兼有賓義鄭知此殯為賓之聲誤者據儀禮既夕禮請啟期告于賓之後即陳葬事下云商祝聲三啟三方是告殯啟神之事今先云辭於殯乃云遂脩葬事故知辭於殯當為啟期告賓之辭也雜記注載柩將殯釋文殯或作賓此或假賓為殯字又周禮司儀賓使者如初之儀注賓當為償此假賓為償字也莊子徐無鬼篇以賓寡人从矣釋文賓本作償此假賓為償字也說劍篇皆蓬頭突竇釋文引司馬彪注賓讀為鬢此假賓為鬢字也皆以聲同通借

既封而歸不俟子○注云封當為窆既封改服而往○注云封亦當為窆

喬樞謹案奔喪之禮日行百里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彌益促也此二節一言君之喪既引聞父母之喪一言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皆聞喪而不得即奔故曰遂既窆而歸遂既窆改服而往封聚土為墳也窆葬下棺也記文明言不俟子知在未封墳之前若待封土既畢必在子還之後不得言不俟子矣故知封當為窆君父一也故云封亦當為窆餘詳檀弓下

禮記鄭讀攷

卷二

十

不旅不假○注云假讀為嘏不嘏不嘏王人也喬樞謹案嘏者主人受祭福之辭也假嘏聲同古相通借禮運祝嘏辭說釋文嘏本作假詩那湯孫奏假爾雅釋詁注作湯孫奏嘏烈祖嚴假無言左氏昭二十年傳作奏嘏無言皆其証也儀禮少牢饋食禮以嘏于主人注古文嘏為格此亦聲近假借字士冠禮孝友時格注云古文格為嘏釋文嘏本作假格假並訓至故古文借假為格又借格為嘏也方言秦晉之間凡物壯大謂之嘏或曰夏又曰自闕而西秦晉之間凡物之壯大者而愛偉之

謂之夏周鄭之間謂之假夏假並訓大故方言以夏為假又以假為假也

不綏祭○注云綏周禮作墮

案周禮守祧既祭則藏其隋儀禮士虞禮墮祭注今

文墮為綏特牲少牢或作羞失古正矣齊魯之間謂

祭為墮又不綏祭注當作墮特牲饋食禮按祭注士

虞禮古文曰墮祭墮與按讀同耳今文改按皆為綏

古文此皆為按祭也又妥祭注妥或為按古文按作

墮今文或皆改妥為綏少牢饋食禮綏祭注綏或作

按按讀為墮古文墮為所又綏祭注綏亦當作按古

禮記鄭讀攷

卷二

三

文綏作所司徹綏祭注綏當作按按讀為藏其墮

之墮古文為按

喬樅謹案惠氏士奇曰說文作墜一作墮戰國策

云墮飯趙季成王方饋不墮飯是也飯以手謂放

飯於器曰墮春秋傳曰墮幣楚有春秋之事將墮

幣焉是也祭用幣謂奠幣於神曰墮士虞禮曰墮

祭墮之為言下也猶放飯於器也墮之為言輸也

猶輸幣於神也其音近綏曾子問士虞記少牢饋

食皆作綏因綏為按因墮為隋轉借借失其本

義當定作墜尸與主人主婦之祭視命之佐食助

之者謂之墜墜者神製之後尸祭神餘尸飽之後

主人主婦又祭尸餘而主人陸祭則當受假之時

孔疏云將受福先陸祭陸為假設不假亦不陸故

言陸則假可知也曾子問攝主不假故不陸士虞

禮喪主不假故亦不陸也惠說得之鄭於士虞記

不綏祭注云綏當為墮則直更正其字又士虞禮

注引周禮曰既祭則藏其墮亦徑作墮字或鄭所

據周禮本作墮也

殤不耐祭○注云耐當為備聲之誤也

案孔氏正義引喪服小記殤與無後者從祖耐食故

禮記鄭讀攷

卷二

三

知此耐字當為備

喬樅謹案耐備聲相近儀禮特牲饋食禮注引曾

子問文作殤不備祭此鄭據喪服小記訂正其誤

也又特牲饋食禮尸備答拜焉注云古文備為復

此亦以聲近通假家大人曰說文犒下引易曰犒

牛乘馬从牛犒聲玉篇犒服也以鞍裝馬也犒即

犒字集韻二沃犒用牛也通作服今易作服牛乘

馬亦以聲近假服為犒字此皆其聲類也

不知其已之遲數○注云數讀為速

案樂記衛音趨數注趨數讀為促速聲之誤也祭義

趨以速注趨讀如促數之言速也又攷工記戚速書或爲數

喬樅謹案攷工記不微至無以爲戚速也注云速疾也書或作數數字讀色角反則義訓爲疾意又弓人則莫能以速中注故書速或作數鄭司農云字從速速疾也皆以義近通假速亦作邁呂覽辨土篇弱不相害故邁大高注邁疾也荀子議兵篇輕利剽邁注邁與速同

遂與機而往○注云機與尸之牀也與機或爲餘機喬樅謹案與餘聲同說文與从車昇聲昇共舉也

禮記鄭讀攷

卷二

讀若余媿女字也从女與聲讀若余尔疋菑車乞與釋文與本作莧又作蔭亦以聲近通假

文王世子第八

既興器○注云興當爲豐字之誤也禮樂之器成則豐之

喬樅謹案雜記云宗廟之器其各者成則豐之以豶豚是器成當豐之鄭君據雜記文故以興爲豐字之誤豐俗作豐與興字形近又學記注興歆也周禮注豐者神之也血祭曰豐有神歆之義故殺牲以血薦神曰豐周禮大祝隋豐是也殺牲以血塗器亦曰豐周禮天府豐寶鎮及寶器是也殺牲以血澆屋亦曰豐雜記豐席禮及管子小問篇豐

禮記鄭讀攷

卷二

五

社是也豐又與熏通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豐浴注云豐浴謂以香熏草藥沐浴國語齊語三豐三浴之注豐或爲熏又與撮通周禮鬯人共其豐鬯鄭司農云豐讀爲撮撮亦香美之意也

况于其身以善其君乎○注云于讀爲迂迂猶廣也大也

喬樅謹案于迂聲同通用鄭氏本論語子之于也何晏本作迂釋文迂本作于是也于亦有廣大之義禮記檀弓下于則于正義云于謂廣大于音近迂迂是廣大故論語云子之迂也

一于大也書大傳朱于注云于大也皆其駭也

至于賄賄承含○注云承讀為賄聲之誤也

喬樅謹案贈从會聲與承相近左氏哀四年傳諸

大夫恐其又遷也承注云承音懲蓋楚言疏謂承

懲音相近蓋是楚人之言聲轉而字異耳喬樅謂

詩小毖予其懲而毖後患釋文引韓詩云懲苦也

廣雅釋詁四憎苦也疑左傳承字當亦憎之假借

與此贈含聲借作承者同又禮運瘞瘡注瘡或作

贈釋文云繪本作增周禮男巫冬堂贈注故書贈

為繪杜子春云繪當為贈皆以聲同通假

禮記鄭讀攷 卷二

其刑罪則織刺○注云織讀為織織刺也刺割也

喬樅謹案釋文云織依注音鍼之林反徐子廉反

注本或作織讀為織者是依徐音而改也阮氏校

勘記曰惠棟校宋本上織字作鍼九經古義云據

釋文則當云織讀為鍼故下注訓為刺今本皆從

徐音誤為織盧文弼校云兩織字俱當從釋文作

鍼喬樅放廣雅釋詁一鍼刺也訓與鄭注合鍼通

作箴說文鍼所以縫也从金咸聲又云箴綴衣箴

也从竹咸聲文王世子注箴藥所勝釋文箴本亦

作鍼國語楚語注箴刺也是鍼箴義同織得讀為

鍼者織通作織均从鐵聲鐵从成聲說文成絕也

一曰田器古文讀若咸一曰讀若詩云織織女手

成與成聲同織與織字通故鄭讀織為鍼訓云刺

也若織字說文云微蓋也春秋齊人織于遂公羊

作織傳云織者何積也皆與刺義無涉

亦告于甸人○注云告讀為鞫讀書用法曰鞫

案毛詩十月之交日月告凶劉向引作鞫凶詳見前

檀弓

喬樅謹案鞫者鞫之通假鞫本作鞫从卒从人从

言竹聲說文鞫窮理辜人也漢書刑法志注引如

禮記鄭讀攷 卷二

淳曰以囚辭決獄事為鞫與鄭注合周禮小司寇

讀書則用法注引鄭司農云如今時讀鞫已乃論

之賈疏云鞫謂劾囚之要辭行刑之時讀已乃論

其罪是也文選東京賦陳師鞠旅薛綜注鞠之言

告也漢書叙傳幽通賦許相理而鞠條師古曰鞠

告也義通故古相假借

兌命曰○注云兌當為說說命書篇名

案學記兌命曰注兌當為說字之誤也緇衣兌命曰

注兌當為說謂殷高宗之臣傳說也作書以命高宗

尚書篇名也

喬樞謹案易象下傳說卦傳並云兌說也序卦傳
兌者說也是兌說義通故說字古卽消借作兌如
詩綿昆夷駮矣孟子梁惠王下注引作昆夷兌矣
亦消借爲之

禮運第九

黃桴而土鼓。注云黃讀爲由聲之誤也。由，堀也。謂搏
土爲桴也。

喬樞謹案說文由，堞也。从土，口，屈象形。塊，俗由
字。又云堀，由也。从土，冫聲。堞，由也。从土，業聲。重文
。卣云堞，或从卜，爾雅釋言由，堀也。郭璞注引國語
。枕王以堀，今吳語作枕王。以堞，段懋堂以堀卽堞
之異文是也。由之聲爲黃者，由俗作塊，鬼黃聲近
。故餽字古文或假借作饋，是其証也。塊亦或借魁
與傀爲之。荀子性惡篇傀然獨立天地之間。注云
。禮記鄭讀攷 卷二 天

傀與塊同。漢書東方朔傳魁然無徒。注云魁讀曰
塊。塊然獨處之意，皆以聲近假借。

然後飯腥而苴孰。注云苴或爲俎。

喬樞謹案苴，俎聲。同釋文苴，苞也。攷儀禮既夕禮
將葬，設遺奠，徹巾苞牲，取下體。注云苞者，象既饗
而歸，賓俎者也。取下體者，脛骨象行，又俎實之終
始也。然則此所苞牲體卽遺奠之俎實，故苴孰或
作俎孰義，並得通。又漢書郊祀志上，席用苴，稽集
注引如淳曰：苴讀如租，晉灼曰：苴，藉也。師古曰：苴
字本作菹，假借用疑。禮記或本假菹字爲之，又消

借作俎漢高頤碑開斷苞組組字亦其之假借

醴醴在戶案醴在堂澄酒在下。注云案讀為齊聲之誤也周禮五齊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醴齊五曰沈齊字雖異醴與盎澄與沈蓋同物也

案士虞禮明齊注今文曰明案酒正五齊之名杜子春讀齊皆為案祭統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注齊或為案

喬樅謹案案齊古字通周禮甸師以共齋盛孟子滕文公下作以共案盛穀梁桓十四年傳作以共齊盛肆師表齋盛告潔注云齋六穀也詩甫田以

禮記鄭讀攷

卷二

五

我齊明傳云器實曰齊國語周語上帝之案盛注云器實曰案是齊案通用之驗司尊彝有鬱齊醴齊盎齊注云故書齊為齋鄭司農云齋皆讀為齊和之齊杜子春云齋讀皆為案杜以齋即案字故於酒正五齊亦皆讀為案鄭君從司農讀為齊和之齊故於酒正注云齊者每有祭祀以度量節作之此禮運注以案為齊之聲誤亦據酒正文為斷也古文从齊从次者字多通用如詩楚茨玉藻注引作楚齊王逸楚詞注又引作楚齊周禮掌皮歲終則會其財齋注引司農云齋或為資與婦功內

人女功之事齋注故書齋為資皆其例也

又案醴與盎同物者攷說文酉部醴濁酒也从酉盎聲醴爲也一曰濁酒微清也从酉莛聲是醴與醴訓同盎字乃醴古文之消借鄭注酒正盎齊云盎猶翁也成而翁翁然葱白色如今鄭白矣鄭醴亦聲相近詩崧高王績之事釋文引韓詩作王踐之事中庸踐其位注云踐或作績是其驗已又醴爲爵名即琖弁之琖字說文新附琖或从皿作蓋蓋爲盎屬與盎爲缶屬者物亦相類古或假醴爲盎字故郊特牲醴酒說于清注直云醴酒盎齊也

禮記鄭讀攷

卷二

五

又案周禮酒正注引禮運曰元酒在室醴醴在戶案醴在堂澄酒在下澄酒是三酒也鄭志載趙商問禮運注澄是沈齊今此注澄酒是三酒何鄭答今解可去澄字又坊記醴酒在室醴酒在堂澄酒在下注云澄酒清酒也田瓊疑而致問鄭答之云禮運云醴醴醴各是一物皆不言酒故推其意澄爲沈齊酒爲三酒坊記云醴也醴也澄也皆言酒故因注云澄酒清酒也其實沈齊也鄭據坊記醴酒醴酒即醴齊醴齊是五齊皆可言酒沈齊於五齊爲最清故亦云清酒非謂三酒中之清酒也

沈齊亦稱澄酒者按劉熙釋名釋飲食云沈齊濁
滓沈下汁清在上也澄字訓清亦訓湛文選吳都
賦及曹子建公燕詩李善注並引字書曰澄湛也
湛卽古沈字荀子解蔽篇湛濁在下清明在上注
云湛讀爲沈漢書多以湛爲沈字

大夫死宗廟謂之變○注云變當爲辨聲之誤也辨猶
正也

案易由辨之不早辨也苟爽辨作變

喬樞謹案穀梁昭十五年三月癸酉有事於武宮
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傳曰君在祭樂之中聞大

禮記鄭讀攷

卷二

三

夫之喪則去樂卒事禮也君在祭樂之中大夫有
變以聞可乎大夫國體也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
不通注云變謂死喪與此正可相証鄭君云變當
爲辨聲之誤也按孟子告子上萬鐘則不辨禮義
而受之音義引丁云辨本作變於義當爲辨是古
書多以變爲辨字由於聲近故致誤也然辨字亦
得與變義通莊子逍遙遊云乘天地之正而御六
氣之辯釋文云辯變也又楚詞九辯序云辯者變
也是其証已王氏經義述聞云大戴禮文王官人
篇變官民能歷其才藝變當讀爲辨漢梁相費汎

碑變爭路銷亦以變爲辨

故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注云耐古能字傳書世異
古字時有存者則亦有今誤矣

案樂記故人不耐無樂注耐古書能字也後世變之
以能爲三古字此獨存焉孔氏禮運正義引說文漢
書惠帝紀以古之能爲此耐字取堪能之義今書悉
作能或有作耐字者則此及樂記是矣亦有誤不安
寸直作而字則易屯象云利建侯而不甯及劉向說
苑能字皆爲而也今案說文第九下而頰毛也耐罪
不至髡也从而从三重文耐或从寸諸法度字从寸

禮記鄭讀攷

卷二

三

而耐耐三者聲義皆近故古通耐直作而者古字省
耳孔冲遠以爲誤不安寸非也漢書高帝紀令郎中
有罪耐以上請之應劭注耐音若能是以耐爲耐也
史記高祖功臣侯表索隱引字林以多鬢髮曰耐是
以耐爲而也易眇能視跛能履虞翻本能作而淮南
子原道訓行柔而剛用弱而強轉化推移得一之道
而以少勝多高誘注而能也是以而爲耐也漢書食
貨志能風與旱暵錯傳其性能寒其性能暑嚴助傳
不能其水土也趙充國傳漢馬不能冬西域傳不能
飢渴書耐悉作能此所謂後世變之

月以爲量故功有藝也。○注云藝或爲倪

喬樅謹案藝倪一聲之轉左氏春秋昭公二十五年叔詣會晉趙鞅公羊穀梁春秋皆作叔倪左氏釋文詣五計反公羊釋文倪音詣又五兮反左氏作詣穀梁釋文同是倪字與詣以聲近假借又隸釋載孔宙碑黎儀以康我鳳碑黎儀瘁傷隸續載斥彭長田君碑安惠黎黎儀皆借儀爲倪字亦以聲近通假也又案釋文爲倪音五計反視也陸以倪訓視音五計反疑是倪讀爲視廣韻倪音五稽反視音五計反可証也月以爲量故功有晚也卽周禮之月終則令正月要而以攷其治謂隨月攷視其事知其能否也

禮記鄭讀攷

卷二

五

列祭祀瘞繪。○注云埋牲曰瘞幣帛曰繪繪或作贈

喬樅謹案繪或作贈者攷周禮男巫冬堂贈注云故書贈爲繪杜子春云繪當爲贈堂贈謂逐疫也繪贈古音同部故周禮假繪爲贈字禮記又假繪爲贈字家語爲王肅所撰王本禮記必瘞繪作繪字故以增封爲訓禮記釋文瘞繪本又作增同以仍反又則登反又似登反作增之太卽王肅本也贈與增義亦相通詩崧高以贈申伯毛傳云贈增

也可証

其居人也曰養。○注云養當爲義字之誤也孝經說曰義由人出

案孔氏正義引聖證論王肅以下云獲而弗食食而弗肥字宜曰養家語曰其居人曰養馬昭云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此云禮義者人之大端下每云義故知養當爲義也張融謹案亦從鄭說壽祺案馬昭申鄭甚明今但循此經下文讀之則此句當爲義不得爲養瞭然矣

禮記鄭讀攷

卷二

五

喬樅謹案王肅好與鄭爲異故釋此養字作養食解而以下文食而弗肥附會其說又僞作家語以証之其義矯強不可從古簡有剝蝕者字形易於致誤鄭君據孝經說義由人出斷養字爲義之誤訓極精確如荀子禮論不能養之注云養或爲食是蝕其上半字而誤養爲食此其居人也曰養鄭云養當爲義是蝕其下半字而誤義爲養也天子以德爲車。○注云車或爲居

喬樅謹案車居音同義通古文多相假借爾雅釋草望乘居釋文云居本作車莊子徐無鬼篇若乘日之車釋文云車元嘉本作居皆以音同通假釋

名釋車云車古者曰車聲如居言行所以居人也
今日車聲近舍車舍也行者所處若居舍也是車
之為訓本取義於居矣

禮器第十

大圭不琢○注云琢當為篆字之誤也

案釋文琢字又作琢文轉反琢與篆同形近琢

喬樞謹案漢書董仲舒傳良玉不琢注云琢謂彫

刻為文也周禮典瑞琢圭璋璧琮鄭司農云琢有

圻鄂琢起琢篆古書通用巾車孤乘夏篆注故書

夏篆為夏綠鄭司農云夏赤色綠綠色或曰夏篆

篆讀為圭琢之琢夏琢較有約也是篆琢古通之

証琢本治玉之名彫琢亦作彫琢漢書王吉傳工

不造瑀瑀東方朔傳陰奉瑀瑀刻鏤之好以納其

心揚雄傳下除彫琢之巧皆用琢字列于黃帝篇

雕琢復朴釋文云琢本作琢爾雅釋訓如琢如磨

釋文云琢本或作琢皆其驗也下郊特牲篇大圭

不琢鄭注讀與禮器篇同

疏布毼○注云毼或作幕

案儀禮少牢饋食禮皆有幕注今文幕作毼既夕禮

幕用疏布注今文幕作密士冠禮設局毼注今文毼

作密

人喬樞謹案釋文云幘本又作冪又作冪莫歷反幕

音莫是陸本禮記作疏布幘與孔六作冪字文異

胡承珙曰甞字不見說文然以甞部之甞从甞聲
或作甞虎部之甞讀若甞推之知說文必有甞字
轉寫脫之耳或謂說文巾部有幘字注幘幘也从
巾冥聲周禮有幘人今周禮作冪人少牢饋食禮
皆有冪注今文冪作甞是幘冪甞三字並同說文
有幘字卽不必更有甞不知幘甞自屬雙聲而究
非同字禮經今文作甞者正字古文作甞者假借
字

燔柴於輿注云輿當爲爨字之誤也或作竈禮尸卒
食而祭饕爨爨也時人以爲祭火神乃燔柴

禮記鄭讀攷

卷二

三

案許氏五經異義引大戴禮器正作竈風俗通祀典
篇引禮器記曰燔柴於竈竈者老婦之祭徵之許應
二家知鄭亦本大戴禮也儀禮特牲饋食禮鄭注引
禮器曰燔柴於爨夫爨者老婦之祭字徑作爨與禮
記注合可知非鄭所改益大戴記亦有禮器篇其字
作爨一本或作竈鄭據之而言耳

詔侑武方注云武當爲無聲之誤也詔侑或爲詔圓
案春秋蔡侯獻舞榘梁作武周禮鄉大夫五曰與舞
注故書舞爲無杜子春讀無爲舞

喬樅謹案馬融論語注曰射有五善五曰與武與

舞同也皇侃疏云射容與樂舞趣與相會進退同
也是周禮鄉大夫五曰與舞故書作與無馬融本
又作與武蓋亦以聲近假借詔侑釋文云侑音又
本或作宥宥音固三字皆从宥聲以音同通假儀
禮聘禮朝服致之以侑幣有司徹乃議侑于賓注
云古文侑皆作宥宥音坐注云宥與侑同

又案釋文云詔圓音圓下圓邱同本亦作詔圓岳
本禮記注作詔侑或爲詔圓考文云古本足利本
圓作圓阮氏校勘記載段玉裁云韻會二蕭引亦
作詔圓是陸所見禮記注本有作詔圓詔圓者岳

禮記鄭讀攷

卷二

三

所見禮記注本有作詔圓者考文所据禮記注本
有作詔圓者然作詔圓武方疑說禮者以詔爲大
部武爲大武圓爲圓邱方爲方澤謂祭天地祀四
望及享先祖之禮其爲尸亦皆坐也

必先有事於頌宮注云頌宮郊之學也詩所謂頌宮
也字或爲郊宮

喬樅謹案釋文頌本或作泮依注音判今詩字作
泮頌宮爲郊之學故亦稱郊宮鄭駁異義云元之
聞也禮記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
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詩侯曰泮宮天

子將出征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莫於學以訊馘告然則大學卽辟雍也詩頌泮水云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此復以辟雍同義之証也大雅靈臺一篇之詩有靈臺有靈囿有靈沼有辟雍其如是也則辟雍及三靈皆同處在郊矣囿也沼也同言靈於臺下爲囿爲沼可知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西郊王者相變之宜衆家之說各不罔替雖然於郊差近之耳家大人曰鄭注王制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郊云此小學大學殷之制又云

禮記鄭讀攷

卷二

五

東序東膠亦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虞庠亦小學也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學於四郊此據周制言也駁異義云大學卽辟雍辟雍三靈同處在郊此專以殷制言之又云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郊王者相變之宜此謂殷制變於夏制也王制正義引熊氏云文王時猶從殷禮故辟雍大學在郊樂記散軍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騶虞鄭注郊射爲射宮於學左東學也右西學也熊氏云武王代紂之後猶用殷制故小學射狸首大學射騶虞也據此則武王作鎬京辟雍當在散軍之後更

立於國中也鄭注王制與駁異義說相貫通或疑其兩歧者非王制正義又引劉氏以爲周之小學爲辟雍在郊非鄭義喬樞謂禮器正義釋頌官郊之學謂魯以小學爲頌官其說未合鄭據詩頌美僖公既作泮宮有淮夷攸服及獻馘獻囚事爲與辟雍同義之証辟雍既爲周之大學則頌官自是魯之大學而頌官或爲郊宮者殷制大學在郊小學在國周制大學在國小學在郊魯備四代之學而以頌官爲大學設之於郊蓋亦參用殷制所以異於鎬京辟雍也孔氏泥周制小學在郊之語並

禮記鄭讀攷

卷二

四

謂天子亦以小學爲辟雍始失攷耳又案王氏經義述聞曰注言詩所謂頌官也則正文必不作頌官而作郊宮注內先有事於頌官告后稷也頌字亦當作郊蓋經言郊宮卽魯頌之頌官故曰郊宮郊之學也詩所謂頌官也郊之學也正釋郊宮二字或爲郊宮當作字或爲頌官蓋郊宮卽頌官故本亦有作頌官者釋文正義本所據經文注文均誤王說是也成十七年公羊傳疏所引亦與今本同則其誤久矣必先有事於惡池○注云惡當爲呼聲之誤也呼池漚夷并州川

案此据周禮職方氏

喬樞謹案釋文惡依注音呼又作庠好胡反今周禮本作庠池庠古乎字也集韻呼通作庠噓呼池出函城見職方氏并州川注呼池亦作庠池穆天子傳北循庠池之陽注云庠池河今在雁門函城縣陽水北惠氏棟曰秦惠王詛楚文云告于不暴大神亞馳即惡池也亞與惡通易經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苟爽本惡作亞史記盧縮孫他之封惡谷侯漢書作亞谷

故禮有擯詔○注云詔或為紹

禮記鄭讀攷

卷二

聖

喬樞謹案周禮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是償者皆所以詔告賓王導以行禮也故稱償詔詔或為紹者償有上償承償紹償三者皆王人所使以接賓者也紹繼也其位相承繼聘義曰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周禮大行人上公擯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若擯者五人則士為紹擯者三人若擯者四人則士為紹擯者二人若擯者三人則士為紹擯者一人史記魯仲連傳平原君曰勝請為紹介而見之於先生集解引郭璞云紹介相佑

助者也紹介猶言介紹與此言擯紹者同

犧尊在西○注云犧周禮作獻

案周禮司尊彝注獻讀為犧禮記郊特牲汁獻設於醴酒注獻讀當為莎齊語聲之誤也

喬樞謹案周禮獻尊注引鄭司農云獻讀為犧犧尊飾以翡翠魯頌故訓傳曰犧尊有沙飾也明堂位注曰犧尊以沙羽為畫飾鄭志張逸問曰畫讀為沙沙鳳凰也不解鳳凰何以為沙答曰刻畫鳳凰之象於尊其形斐斐然或有作獻者齊人之聲誤耳段玉裁曰案云或作獻正謂周禮也周禮字

禮記鄭讀攷

卷二

聖

作獻而必易為犧者元寒歌戈兩部通用之理如尙書大誥民獻有十夫歐陽夏侯作民儀大射儀獻讀為沙郊特牲獻讀為莎司尊彘獻酌鄭司農讀為儀鄭君讀為莎皆是牧人祭祀共其犧牲鄭君云犧牲毛羽完具也引左傳雄雞斷尾禪犧為証是則犧字本義謂鳥獸毛羽純完斐斐然者故以之刻尊號曰犧尊先鄭云翡翠後鄭云鳳凰其意一也說文犧字下云賈侍中說此非古字於此知古犧牲犧尊字皆祇作義不從牛毛公時詩作義尊故毛於其同音得其義訓惟有沙飾此乃周

秦相傳古訓王肅輩不知此乃云犧尊象尊形如牛象真妄說耳且云魯郡青州皆於地中得犧尊爲牛形此尤不可信卽真地中出此器又何以知必爲經典之犧尊也皆由不解犧字耳說文說周禮六尊亦作犧尊同仲師讀

其出也肆夏而送之○注云肆夏當爲陔夏

案据周禮鐘師及儀禮

喬樾謹案鄭君據儀禮賓出奏陔之文定此記肆

夏當爲陔夏者案周禮犬司樂云王出入則令奏

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大

禮記鄭讀攷

卷二

禮

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是天子大饗諸侯賓出入亦得奏肆夏故春秋傳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國語曰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此大饗爲禘祭先王之事尸之出入皆奏肆夏則祭畢而燕諸侯之助祭者其出也當奏陔夏以送之與燕禮及大射儀之燕賓同不得比於尸之出入也釋文陔古來反又作臧音同周禮鐘師字正作臧鄭君注引杜子春云臧讀爲陔鼓之陔容醉而出奏陔夏段玉裁曰陔之言戒也毛詩序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鄭稱杜說而不易經文者

臧字固從戒無庸改字也說文示部曰臧宗廟奏臧樂从示戒聲自部曰陔階次也从自亥聲是知周禮爲正字儀禮爲假借字許君亦從故書作臧矣奏臧不必在宗廟而許云宗廟者爲其字之从示也鄭君說禮器云天子禘祭先王諸侯禮畢而出臧夏而送之笙師教陔樂鄭君云陔樂陔夏之樂也是以陔爲卽臧字

禮記鄭讀攷

卷二

禮

禮記鄭讀攷卷三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郊特牲第十一

次路五就○注云禮器言次路七就與此乖字之誤也

喬樅謹案此殷制也禮器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

七就注云大路殷祭天之車也正義云次路殷

之第三車也此記正義云先路亦殷路也殷則三

路其世猶質故以少飾為先攷周禮巾車王之五

路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二就金路鉤樊纓九就

象路朱樊纓七就革路龍勒條纓五就木路前樊

禮記鄭讀攷

卷三

鵠纓注云木路不言就數與革路同周人尙文以

多為貴自金路以下就數相降以二此大路先路

次路就數亦相加以二故知禮器言次路七就七

為五字之誤也詩豳風七月鳴鵠王肅云蟬及鷦

皆以五月始鳴今云七月其義不通古五字如七

春秋昭十七年傳正義亦引王肅詩說云七當為

五古文五字似七故誤

饗禘有樂○故春禘而秋嘗○注云此禘當為禴字之

誤也王制曰春禴夏禘

案孔氏正義引皇氏云此既破禘為禴故於祭統秋

嘗不復更破從此可知也

喬樅謹案釋文饗禘音樂下春禘同攷爾雅春祭

曰祠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蒸此記所論謂

夏殷禮也王制言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禘夏

曰禘秋曰嘗冬曰蒸注云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

改之春曰祠夏曰禘以禘為殷祭詩小雅曰祠祠

烝嘗于公先王此周四時祭宗廟之名鄭君以夏

殷之禮有春禘而無春禘故定此禘字為禴之誤

所以交於且明之義也○注云且當為神篆字之誤也

禮記鄭讀攷

卷三

與且形近故致誤耳周頌應田懸鼓箋云田當作

艸聲轉字誤變而為田亦與神之誤為且者相似

此記下文云不敢用常饗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

神明之義也又云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

安樂之義也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

之甚也故知此且明當作神明王氏經義述聞曰

案汗簡古尙書神作禱古文四聲引崔希裕纂古

神作豐集韵神古作豐脫去上半而為且矣其說

亦通汪中述學謂詩昊天曰旦且乃神字之誤與

此記交於且明神字作且其誤正同

繡黼丹朱中衣○注云繡黼丹朱以為中衣領緣也繡讀為綃綃綃名也詩云素衣朱綃又云素衣朱襮繡領也

案與詩素衣朱襮箋改傳繡黼為綃同从魯詩之說也昏禮注同

喬樅謹案士昏禮姆纒笄宵衣注云宵為詩素

衣素綃之綃又云姆亦元衣以綃為領逕易經文

宵字作綃特牲饋食禮主婦纒笄宵衣注云宵綃

屬也此衣染之以黑其繪本名宵詩有素衣朱宵

記有元宵衣宵皆綃之假借鄭君於特牲不改宵

禮記鄭讀攷

卷二

三

為綃者以士昏注讀宵為綃其義已見故文從省

耳禮家多齊詩之學齊詩假宵為綃毛詩假繡為

綃惟魯詩作綃用正字故鄭讀從魯

天子存一代之後猶尊賢也○注云二或為三

案五經異義公羊說據二王之後古春秋左氏說兼

論三恪韋元成施學等以為王者所封三代而已此

禮記別本所以或作二或為三也

喬樅謹案正義引鄭駁異義云所存二王之後者

命使郊天以天子之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

其正朔服色此之謂通天三統恪者敬也敬其先

聖而封其後與諸侯無殊何得比夏殷之後又詩

陳譜正義引駁異義云三恪尊於諸侯卑於二王

之後是鄭君意以一代為長左傳襄二十五年云

庸以元女太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杜預

注云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謂之恪

并二王後為三國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故曰三恪

元凱之注即本於韋施說

諸侯不臣萬公○注云寓寄也寓或為託

喬樅謹案寓託二字訓義相同說文寓寄也从宀

禺聲重文寓云寓或从宀託寄也从言毛聲侂寄

禮記鄭讀攷

卷三

四

也从人宀聲宀古文宅託與侂通論語可以託六

尺之孤玉篇人部引論語作可以侂六尺之孤宅

之从宀从广與寓之从宀从广同意孟子萬章下

士之不託諸侯注託寄也離婁下無寓人於我室

注寓寄也管子大匡百姓寓焉注云寓寄託也又

山權數託舍於若注託舍猶寄居也方言二寓託

寄也凡託為寄

鄉人禡○注云禡強鬼也謂時儺索室毆殺逐強鬼也

禡或為獻或為儺

案論語鄉人儺鄭注云十二月命方相氏索室中驅

疫鬼魯讀儺爲獻今從古

喬樞謹案釋文禡音傷鬼名也難乃多反下同本
又作儺攷說文禡道上祭也周禮大祝辨九祭二
曰衍祭注引鄭司農云衍祭禡之道中如今祭禡
無所至命段玉裁曰韵會引說文禡強鬼也又引
禮記鄉人禡注逐強鬼也又引廣韻道上祭也疑
說文示部本有二字禡強鬼也从示傷省聲禡道
上祭也从示易聲周禮司巫注下禡此傷省聲之
禡也大祝注如今祭禡此易聲之禡也郊特牲鄉
人禡其字亦當從禡喬樞案玉篇示部禡與章書

禮記鄭讀攷

卷三

五

羊二切強鬼也道上祭也玉篇音義皆本說文疑
說文禡字下本有二訓轉馮脫去強鬼也三字耳
段謂有禡禡二文殆未必然字之從易從易者多
是或體如場或作場湯或作湯之類皆是集韵三
禡強鬼也一曰祭名或作禡是禡乃禡之或體類
篇禡余章切說文道上祭禡戶羊切強鬼也一曰
祭名始分別禡禡爲二然禡下一曰祭名之訓仍
是禡之訓義則禡即禡字也禡說文本有強鬼也
之訓故韵會引之禡或爲獻或爲儺者禮家所傳
師讀文異耳周禮占夢遂令始難毆疫注云難謂

執兵以有難卻也故書難或爲儺杜子春儺讀爲

難問之難其字當作難段玉裁曰儺杜子春讀爲
難問之難而鄭從之故占夢方相氏注皆云難卻
於月令季春秋季冬注云此難難陰氣也此難
難陽氣也難皆當讀乃且反杜云讀爲難問之難
者訓其音義也云其字當作難者定其形不當作
儺又三引月令皆作難以爲証說文人部儺行有
節也引詩佩玉之儺不引周禮然則許亦依杜說
毆疫之字作難矣古論語本作難後人改之加人
旁耳方相氏疏引論語正作難劉昌宗周禮音依

禮記鄭讀攷

卷三

六

杜難音乃且反是也戚衰音乃多反乃詩竹竿儺
字之音陸氏於方相氏月令郊特牲鄉黨皆音乃
多反淺人反以儺爲毆疫正字改易淆謬音形俱
失段說是也續漢書禮儀志中注引譙周論語注
亦云儺卻之也以鞏矢射之淮南時則訓天子乃
儺高誘注儺猶除也儺讀躁難之難又呂氏春秋
季春紀注儺讀論語鄉人難同尤足証古論語字
本作難故高誘讀從之
二曰伐鼓何居○注云居讀爲姬語之助也
案詳見前極弓

惟社邱乘共染威○注云四邱六十四并曰甸或謂之乘乘者以於車賦出長穀一乘乘或為隣

喬樅謹案周禮稍人掌邱乘之政令注云邱乘匹邱為甸甸讀與維禹敵之之敵同其訓曰乘由是改云小司徒四邱為甸注甸之言乘也讀如衷甸之句說文人部衷甸引作中甸一轅車也甸古音同陳陳乘聲同甸乘字通乘隣音近故檀弓陳乘疾注云陳或作陵楚人聲隣亦作鄰古作鄰北海相景君銘邦歸向鄰即鄰字表麥形相似乘陵訓相同故乘或為鄰

禮記鄭讀攷

卷三

七

而君親誓社○注云社或為省

喬樅謹案玉藻云惟君有黼裘以誓省注省當為獮獮秋田也國君有黼裘誓獮田之禮鄭君於玉藻破省為獮故於郊特牲亦不從或本省字據上文季春出火然後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是春時蒐田之禮周官大司馬仲春教振旅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火弊獻禽以祭社與此記誓社文正合

而流示之禽而鹽諸利○注云鹽讀為艷行田示之以禽使欲艷之

喬樅謹案鹽豔一聲之轉毛詩小雅豔妻煽方處尚書中候作刻妻魯詩作閻妻刻閻與鹽字亦聲同惠棟九經古義云古樂府有昔昔鹽三婦鹽亦作豔古字通儀徵阮氏曰大戴記官人篇淹之以利淹與豔同逸周書官人解臨之以利臨乃鹽字之譌鹽淹豔三者通也

獻命庫門之內○注云庫或為廩

喬樅謹案庫廩二字訓義相通說文庫兵車藏也从車在广下廩馬舍也从广段聲釋名釋宮室云庫舍也物所在之舍也故齊魯謂庫為舍也廩句

禮記鄭讀攷

卷三

八

也句聚也牛馬之所聚也廣雅釋宮屋庫府廩並訓舍也故禮記庫或為廩

大圭不琢○注云琢當為篆字之誤也

案詳見前禮記篇

一與之齊○注云齊或為醢

喬樅謹案說文酉部醢冠娶禮祭也从酉焦聲醢或从示玉篇酉部醢冠娶妻也禮祭也或作醢字攷士昏禮女父醢女而俛迎者婿父醢子命之往迎又曰舅始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庶婦則使人醢之醢酌用醢醢酌用酒大同小異耳是昏禮有醢

與冠禮同大戴禮禮三本篇大昏之未發齊也史記禮書作大昏之未廢齊也索隱曰廢齊謂婚禮父親醮子而迎之故曲禮云齋戒以告鬼神是昏禮有齊也據司馬貞讀齊如齋訓齊為醮謂告祖命子親迎禮祭也王氏引之曰齊當讀為醮聲近而假借也醮與酌同說文酌飲酒盡也又云櫛盡酒也荀子禮論利爵之不醮也楊注醮盡也謂祭祀畢祝告利成利成之時其爵不卒奠于筵前也大戴禮醮作卒是卒爵謂之醮士昏禮贊洗爵酌酌主人主人拜受酌婦亦如之卒爵皆拜再酌如

禮記鄭讀攷

卷三

九

初三酌用盃亦如之婦與夫皆卒爵故曰與之醮也列女傳賢明傳宋鮑宗女曰婦人一醮不改夫死不嫁貞順傳蔡人之妻曰適人之道一與之醮終身不改息君夫人曰終不以身更貳醮皆本於此篇是古本正作醮也案如王說則齊當為啻之消借醮字大戴禮作卒史記禮書作啻啻皆嘗也啻至齒啻入口醮則卒爵也皆飲酒淺深之節度散文則通故醮或作啻或作啻耳

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注云夫之言丈夫也夫或為

傳

喬樅謹案詩陳風夫也不良毛傳云夫傳相也正義引郊特牲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注云夫或為傳或為傳者正謂此訓夫為傳也李黼平曰此傳當以夫傳二字句毛讀夫為傳也相也二字句釋傳字也孔以毛無破字之例故謂訓夫為傳不知毛傳如此者多皆是破字特未如鄭言當讀為某字當作某字耳喬樅謂大戴記本命云夫者扶也白虎通三綱六紀篇云夫者扶也以道扶接也扶亦相助之義廣雅釋言云傳相也釋親云夫扶也皆扶助輔相之意又風俗通云夫者膚也言其智

禮記鄭讀攷

卷三

十

膚敏宏教也故曰丈夫應劭言其智膚敏宏教即本此以知帥人之義膚字古亦與扶通血腥爛祭用氣也○注云爛或為膾案下文腥肆爛膾注同又祭義爛祭祭腥而退注爛祭祭腥或為合祭腥泄膾熟也

喬樅謹案爛乃膾之假借玉篇火部爛火燄也月部膾引禮記曰三獻膾沈肉於湯中也今禮器篇作三獻爛是膾為正字爛為假借字衆經音義七引三蒼爛作焠音義下焠與醖同焠即爛之省文祭義爛祭注湯肉曰爛即所謂沈肉於湯中

也脂廣雅釋詁云燻也玉篇月部脂瀋也生熟半也禮記云腥也王氏念孫曰說文燠於湯中淪肉也或从炙炙聲作燠少牢下篇乃燠尸俎鄭注云燠溫也楚詞大招炙鵠然鳧粘鵠陳只王逸注粘燠也燠粘燠並通又案此注燠或為脂有司徹疏引作燠或為燠燠即燠字儀禮聘禮注惟燠者有唐釋文云燠本一作燠

故既奠然後炳蕭合糝糝○注云奠謂薦孰時也糝當為馨聲之誤也奠或為薦案祭義燠燎糝糝注亦云糝當為馨聲之誤也下文禮記鄭讀放

亨孰糝糝大戴記曾子大孝篇作鮮香

喬樅謹案說文云香芳也从黍从甘春秋傳曰黍稷馨香凡香之屬皆從香馨香之遠聞者从香聲聲此記上文云蕭合黍稷則炳蕭合馨糝是指黍稷言故知糝當為馨字之聲誤王氏經義述聞曰小雅信南山傳云血以告殺爵以升臭合之黍稷實之於蕭合馨香也大雅生民傳云既奠而後蒸蕭合馨香也毛公兩言合馨香皆用此篇之文而其字皆作馨則糝為馨之借字甚明顯師古匡謬正俗曾不之考反以鄭為迂曲而讀糝為腥糝之

卷三

十一

糝其失甚矣奠或為薦者奠薦聲近義亦相通左氏昭十五年傳故能薦糝器於王注薦獻也玉藻唯世婦命於奠醑注奠猶獻也廣雅釋言奠薦也祘之為言倥也○注云倥猶索也倥或為諒

喬樅謹案倥諒並從京聲聲近故古或通假記上文云索祭祝於祘故鄭此注云倥猶索也段玉裁曰說文倥疆也从人京聲倥亦作倥倥不訓索而與水部之澆音同澆者浚乾澆水也索求神似之說文澆下引孟子曰孔子去齊澆浙而行即萬章篇文今本澆作接當是字之誤張敦仁撫本禮記鄭注放異云注倥或為諒撫本作倥或為諒亦本

同

首也者直也○注云直或為植

案詳見前檀弓

明水說齊○注云說齊或為汎齊喬樅謹案釋文說齊始銳反字又作汎汎本又作汎同汎清也涕之使清也此記下文云汎說新之也是說齊包五齊而言皆謂涕之使清不當單舉汎齊也周禮司奠爇曰醴齊縮酌盎齊說酌此記下文云縮酌用茅釀酒汎于清五齊中汎齊醴齊

卷三

三

尤濁益齊以下差清故泛醴二齊必涉之以茅盞
緹沈三齊則涉之以清酒而已或本作汎齊者汎
者成而滓浮泛泛然釋名云汎齊浮蟻在上汎汎
然也醴齊釀之一宿而成體有酒味而已汎齊爲
新成之齊故與明水皆言貴新也

腥肆爛臚祭○注云爛或爲脂

案與上血腥爛祭注同

汙獻況于醜酒○注云獻讀當爲莎齊語聲之誤也

案說詳見前禮器篇

猶明清與醜酒于舊澤之酒也○注云澤讀爲醜舊醜

禮記鄭讀攷

卷三

三

之酒謂昔酒也

喬樞謹案周禮司尊彝注引郊特牲曰猶明清與

醜酒于舊澤之酒也澤讀曰醜明酌清酒醜酒涉

之皆以舊醜之酒與此記注音義同釋名釋飲食

云醜酒久釀酒澤也又云酒醜也釀之米麴酉澤

久而味美也周禮酒正辨三酒之名一曰事酒二

曰昔酒鄭注云事酒酌有事者之酒其酒則今之

醜酒也昔酒令之首久白酒所謂舊醜者也說文

首部云首酒也從酉水半見於上釋酒醜澤下

沈水半見於上故像之釋與醜古今字之異耳

有田辟焉○注云由用也辟讀爲弭謂弭兵違罪疾也

案據周禮小祝

喬樞謹案周禮小祝彌災兵注云彌讀爲救救安

也男巫春招弭注云杜子春讀弭如彌兵之彌元

謂弭當爲救字之誤也救安也安凶禍也段玉裁

曰彌兵左氏傳作弭兵蓋古文假借也鄭君意弭

爲鞭弭字故改爲救謂爲字之誤小祝注彌讀曰

救不言字之誤者彌古多用爲彌縫字義略相近

也喬樞謂彌弭古通用字文選羽獵賦望舒彌轡

注彌與弭古字通漢書王莽傳上彌射執平注彌

禮記鄭讀攷

卷三

古

讀與弭同又以彌亂發姦注彌讀曰弭弭與救義

亦通說文救撫也从支米聲周書曰亦未克救公

功讀君弭鄭注洛誥云救安也周書作雒解內弭

父兄注云弭安也辟又與弭通史記宋世家宋辟

公名辟兵辟兵即弭兵也索隱引竹書紀年作桓

侯璧兵璧兵蓋辟兵之假借史游急就章高辟兵

顏師古注辟兵言能弭止兵戎也王應麟補注曰

漢霍光傳有司隸校尉辟兵不知姓王子侯表有

西梁侯闢兵百官表執金吾辟兵楚元王太子辟

非注辟非猶辟邪辟兵之類

丙則第十二

敦牟卮匱○注云牟讀曰整也卮匱酒漿器敦牟黍稷器也

案孔氏正義引隱義曰整土釜也今以木為器象土釜之形釋文齊人呼土釜為牟

喬樅謹案釋文整字又作整整乃整字之譌也整

者整之今字牟者古文假借字也說文釜屬从

金菽聲饒如釜而大口从金復聲整即整也饒亦

釜也方言曰釜自關而西或謂之釜或謂之饒廣

雅釋器饒釜並訓釜也王氏疏証曰急就篇鐵鉢

禮記鄭讀攷

卷三

五

饒鉢釜饒顏師古訓云整似釜而反脣一曰整

者小釜類即今所謂鍋也漢書匈奴傳云多齋饒

饒新炭說文饒饒屬也或作釜又云秦名土釜曰

訶从卮耳聲附即今鍋字王說是也說文無整字

呂忱字林云整整卮也前高後下曰整則整卮旌

卮字其訓作土釜者乃整之假借古人以土為釜

故假整為整字字之從救者古文多作牟如麥麥

古作薺麥毛詩古文作牟麥整賊古文作蚌賊東

海廣碑收責侵伴又假為齧字皆其驗也

男子入內不嘯不指○注云嘯讀為叱

喬樅謹案鄭君讀嘯為叱者蓋以嘯為誚字之假

借字之从肅从肖者古文多通用如簫或作箭繡

或作綃之類皆是說文嘯吹聲也獻籀文嘯字詩

江有汜其嘯也歌箋云嘯者歆口而出聲誚說文

以為古文誚字廣雅釋言誚呵也衆經音義二十

引蒼頡篇云誚呵也說文口部叱呵也衆經音義

引蒼頡篇云大呵為叱又引通俗文云迕而吐之

曰叱此記言男子入內不嘯不指嘯是自嘯叱是

此人正義以為不嘯與不指連文指既指物明嘯

是叱人故以嘯為叱矣

禮記鄭讀攷

卷三

六

膳臠臠臠牛炙臠牛臠羊炙羊臠臠豕炙臠

豕臠芥醬魚臠雉兔鴉鷄○注云此上大夫之禮庶羞

二十豆也以公食大夫禮饌校之則臠牛炙間不得有

臠行字也以鴉為鴉也

喬樅謹案公食大夫禮云庶羞臠以東臠臠牛炙

炙南臠臠以西牛臠臠牛臠南羊炙以東羊臠

臠豕炙南臠以西豕臠芥醬魚臠又云庶羞西

東母過四列上大夫庶羞二十加於下大夫以雉

兔鴉鷄注云內則謂臠為臠然則臠用臠今文臠

作臠此記正義云二十豆者臠一謂牛臠也臠二

謂羊臠也。臠三謂豕臠也。牛炙四炙牛肉也。此四物共為一行。最在於北。從西為始。醢五謂肉醬也。牛臠六謂切牛肉醢。七牛膾八此四物又為第二行。陳之從東為始。羊炙九羊臠十醢十一豕炙十二此四物為第三行。陳之從西為始。醢十三豕臠十四芥醬十五魚膾十六此四物為第四行。陳之從東為始。以上十六豆是下大夫之禮也。雉十七兔十八鴉十九鶉二十此四物為五行。陳之從西為始。此是上大夫所加。二十豆。校公食大夫禮。臠之下牛炙之上無醢字。則醢衍文也。又公食大

禮記鄭讀攷

卷三

七

夫禮以雉兔鴉鴛鴦賈氏疏曰。案爾雅釋鳥云。鴛鴦母郭氏曰。鴛也。青州人呼曰鴛母。莊子曰。田鼠化為鴛。淮南子云。蝦蟇所化也。月令曰。田鼠化為鴛。然則鴛鴦一物也。郝氏懿行曰。夏小正田鼠化為鴛。傳云。鴛鴦也。呂覽季春紀注。鴛鴦也。青州謂之鴛鴦。周雉謂之鴛。幽州謂之鴛。淮南時則訓注。同。然則鴛鴦俱鴛之別體。鴛鴦即牟母之借聲。鴛鴦二鳥本非同類。故公食大夫以鴛鴦並列。內則鴛羹與鴛醢異名。是皆以為二物也。今鴛鴦黑雜文。大如秋鷄。無尾。鶉校長。大黃色。無文。長頸。長嘴。鶉

之言聞也。鴛之言純也。純亦文也。郝說是也。鴛鴦。鶉皆聲近字。故古相通借。

醢。注云。醢以諸和水也。以周禮六飲。校之則。醢涼也。紀莒之間名諸為醢。

喬樅謹案。醢字與涼義得相通。說文。醢。汜也。一曰。清也。素問五運行大論。其性為涼。注曰。涼清也。肺之性也。周禮漿人四曰涼。鄭司農注云。涼以水和酒也。鄭君注云。涼今寒粥。若糗飯雜水也。此注云。醢以諸和水。正義以為諸者。衆雜之辭。謂以諸雜糗飯之屬和水也。管子禁藏篇。夫冬日之不醢。非愛水也。注云。醢謂泛冰於水以求寒。所謂醢漿。呂覽節喪篇。鍾鼎壺。注云。以冰置水漿於其中。為醢。則醢漿之名古有是稱矣。

羞糗餌粉醢。注云。此記似脫周禮羞籩之實糗餌粉。羞豆之實醢食糝食。此醢當為餼。以稻米與狼臠膏為餼是也。

喬樅謹案。釋文醢讀曰餼。又作餼。然反又之善。反攷周禮醢食。注鄭司農云。醢食以酒醢為餅。亦謂醢餼也。內則曰。取稻米舉糝。漉之小切。狼臠膏。以與稻米為餼。段玉裁曰。此鄭君破醢字從內則。

禮記鄭讀攷

卷三

六

之饗也雜問志曰內則饗次糝周禮醢次糝又醢
 在六飲中不合在豆且內則有饗無醢周禮有醢
 無饗明醢饗是一故破醢從饗也鄭志甚明而內
 則饗注云此周禮醢食也此醢當從饗謂周禮醢
 食之醢當從內則作饗亦與此注合醢與饗皆粥
 也而醢薄饗厚小切狼膾膏與稻米為饗尤饗之
 至厚者說文鬻或作饗醢賈侍中說為粥清鄭君
 注四飲曰醢今之粥醢飲粥稀者之清也然則醢
 饗各物者析言之周禮謂饗為醢者統言之此如
 毛傳棘棗也是統言說文並束為棘重束為棗則

是析言且饗今音諸延切古當讀衍平聲與醢双
 聲故周禮以醢為饗也醢食之醢與四飲之醢異
 猶內則羞糗餌粉醢與黍醢之醢異段說是也
 濡魚卵醬○注云卵讀為鯢魚子或作攔也
 喬樅謹案爾雅釋魚云鯢魚子李巡曰凡魚之子
 總名鯢也鄭君讀卵為鯢者錢大昕曰卵本是卵
 字故又有攔音詩其魚魴鯢鄭箋訓鯢為魚子鯢
 鯢卵聲皆相近卵从卵聲關又從卵聲攔則漢時
 俗字與鯢亦同音也段玉裁曰卵說文云凡物無
 乳者卵生象形卵古文卵五經文字卵古患反見

詩風又古猛反見周禮說文以為古卵字九經字
 樣曰說文作卵隸變作卵汗簡亦以卵為古文卵
 字卵之古音讀如管又讀如攔鄭注內則卵讀為
 鯢鯢魚子也或作攔韋昭國語鯢鯢注亦云鯢魚
 子也內則之魚子言其未生者國語之魚子言其
 已生者其意一也引申之為詩總角卵兮之卵毛
 傳曰卵幼穉也此謂出腹未久故仍得此稱如魚
 之未生已生皆得曰鯢也又引申之周禮有卵人
 鄭曰卵之言礦也金玉未成器曰卵此謂金玉錫
 石之璞韞於地中而精神見於外如卵之在腹中
 也

麋膚魚醢○注云膚或為胖
 喬樅謹案膚與胖義亦相通詩六月以奏膚功毛
 傳云膚大也孟子離婁上殷士膚敏趙注云膚大
 也大學心廣體胖鄭君注云胖猶大也是義通之
 証又周禮腊人臘胖注胖之言片也析肉意也與
 此記以膚為切肉也其義相近又少牢饋食禮雍
 人倫膚九注云膚膾草肉此記下文鵠鴉胖注云
 胖謂膾側薄肉也訓亦相近
 皆有軒○注云軒讀為憲憲謂霍葉切也軒或為胖

案樂記武坐致右憲左注憲讀為軒聲之誤也

喬樅謹案記下文云肉腥小者為膾大者曰軒是

膾與軒二者言大切細切之異名也憲謂藿葉切

者即大切之形鄭君注云膾者必先軒之所謂藿

而切之也少儀曰藿鹿為藿野豕為軒皆藿而不

切藿為辟雞兔為宛脾皆藿而切之周禮醢人注

引禮記少儀藿皆作豚釋文云豚本作臠說文臠

薄切肉也是臠即臠字聶又臠之省借軒或為臠

者周禮內饗注云臠如脯而腥者疏云不乾而腥

則謂之臠引內則曰麋鹿田豕臠皆有臠臠宜為

禮記鄭讀攷

卷三

三

脯而腥臠之言片也析肉意也臠人注又云薄析

曰脯則臠與脯相似其別在腥臠之分耳臠為肉

腥之薄片者是與軒同物故軒字亦或作臠也

三牲用藪○注云藪莧菜莧漢律會稽獻焉爾雅謂之

藪

喬樅謹案正義引賀氏云今蜀郡作之九月九日

取茱萸折其枝連其實廣長四五寸一升實可和

十升膏名之藪也攷藪字說文作藪莧菜莧从艸

類聲漢律會稽獻藪一斗說與鄭同鄭以藪即爾

雅之藪者說文云藪似茱萸出淮南李巡爾疋注

則云藪茱萸也王逸楚詞注亦云藪茱萸也廣雅

釋草同郭璞云藪似茱萸而小赤色然則藪與藪

同是一種實之大小微異耳稱名之例可以互通

也

豕望視而交睫腥○注云腥當為星聲之誤也星肉中

如米者

案說文云腥星見食豕令肉中生小息肉也其義似

迂鄭破為星則直矣又周禮內饗望視作盲視杜子

春云當為望視讀從內則也

喬樅謹案釋文腥依注作星周禮內饗曰豕盲視

禮記鄭讀攷

卷三

三

而交睫腥鄭注云腥當為星聲之誤也內有如米

者似星與注內則同段玉裁曰按鄭意腥為腥熟

字豕不可食者當作星與經傳及今俗用字皆合

許則謂腥熟字正作腥專謂豕不可食者與鄭

說異爾雅米者謂之粳郭云飯中有腥其用字與

許同也

馬黑脊而般臂漏○注云漏當為螻如螻蛄臭也

喬樅謹案周禮內饗曰馬黑脊而般臂螻注引鄭

司農云螻蛄臭也此記注讀從先鄭說郭璞山

海經北山經注引周禮曰馬黑脊而斑臂膊臑蓋

亦螻之假借列子周穆王篇王之厨饌腥螻而不
可饗注亦云螻螻蛄吳也

鵠鴉胖○注云鵠或為鴉

喬樅謹案說文鵠鴻鵠也鴉鴉鳥也肉出尺截重

文鮑云鴉或从包段玉裁曰內則鵠鴉胖鵠或為

鴉鴉胖在不利人之列此云出尺截者蓋謂去此

尺截不食其餘可食古羊聲包聲同在三部管子

周禮注皆作鵠喬樅謂漢書司馬相如傳上鳩鷓

鴉鴉鴉鴉二字連文正本內則鴉據陸璣疏曰鴉

連蹄性不樹止蓋與鵠同為水鳥亦鴉雁之屬詩

禮記鄭讀攷

卷三

三

鴉羽序釋文云鴉似雁而大無後趾後漢書班彪

傳上注亦云鴉似雁而大無指是也

野豕為軒兔為宛脾○注云軒或為胖宛或為鬱

案詩鬱彼北林周禮函人注作宛彼北林

喬樅謹案宛與苑通宛苑鬱二者義同詩晨風鬱

彼北林傳云鬱積也又都人士我心苑結箋云苑

積也苑結即鬱結之謂方言十三云宛菑也菑亦

積也風俗通云菑菑也言薪蒸所蘊積也爾雅宛

以釋文云宛謂蘊聚隆高也

淳毋○注云毋讀曰模模象也作此象淳熬

喬樅謹案毋模以聲同假借毋古文多作無見儀

禮禮記檀弓下其毋以管巧者乎注云毋無也又

曲禮毋不敬釋文云毋猶今人言莫也書大禹謨

疏亦云古人言無猶今人言莫字之从莫从無者

古多相通如謨古作譏見管子形勢篇說文膾無

骨脂也引周禮有膾判讀若謨漢書劉向傳集注

引應劭曰撫音規摹之摹又蕭望之傳集注云撫

讀曰模後漢書杜篤傳撫未央注撫亦模字廣雅

釋言模撫也說文模法也讀若嫫毋之嫫高誘淮

南子注嫫讀如模範之模集韻摹亦作模模亦作

禮記鄭讀攷

卷三

三

撫

炮取豚若將○注云將當為牂牂牂也

喬樅謹案正義云將牂聲相近又字體一邊相似

牡羊宋本作牝羊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案作牝

者是也爾雅釋畜羊牝牝牝詩荇之華牝羊墳

首傳云牝羊牝羊也墳即粉之假借謂牝羊而牡

首故傳云無是道也廣雅釋獸羊屬云吳羊牡一

歲曰牡牝三歲曰羝其牝一歲曰特牝三歲曰牝

分析羊之牝牡尤為明晰衆經音義十四引字林

云牝牡羊也牡字亦牝之譌又案爾雅釋天太歲

在午曰敦牂開元占經引李巡注曰言萬物皆茂壯敦茂也牂壯也孫炎注曰敦盛也牂壯也言萬物盛壯也牂字訓壯則牂羊亦可訓為壯羊牂字或為壯之譌未可知也

塗之以謹塗○注云謹當為瑾聲之誤也瑾塗塗有稷草也

喬樅謹案謹瑾音相近故知 詩 賦 詩 幽 風 塞 向 瑾 戶 傳 云 瑾 塗 也 月 令 皆 瑾 其 戶 注 云 瑾 謂 塗 閉 之 說 文 土 部 瑾 涂 也 鄭 以 瑾 塗 為 塗 有 稷 草 者 謂 合 黍 稷 與 泥 相 和 而 塗 之 使 相 粘 著 謂 之 瑾 塗

禮記鄭讀攷 卷三 三

取其乾則易擘也

糝漉之以為醢○注云糝漉亦博異語也糝讀與滂瀝之滂同

喬樅謹案集韻滂或作糝則糝字即滂之異文史記三王世家漸之滂中索隱云滂如禮滂漉之滂正引作滂字此記上文滂瀝以滂之注云秦人漉曰滂則滂義與滂同行上文割之芻之刳義與劊同故鄭此注云糝漉亦博異語也周禮司烜氏注明盥謂以明水滂滂染感黍稷疏云滂謂滂瀝類篇水部云滂說文久泔也一曰漉也米部糝久泔

也一曰漉也並音思留切又史記三王世家集解 休廣曰滂浙米汁也浙米汁即泔也說文云滂 浙米汁也又云周謂潘曰泔是滂泔音同義同知 非為二字也

欲濡肉則釋而煎之以醢○注云醢或為醢

喬樅謹案上文淳蒸淳毋並言煎醢則知此為熬亦煎之以醢也醢或為醢者上文濡雞醢醬實麥 濡醢醢醬實麥注云凡濡謂亨之以汁和也釋文 云醢一本作醢次下句同此八珍炮言調之以醢 醢漬言以醢若醢醢則為熬或亦煎之以醢又上

禮記鄭讀攷 卷三 三

三

文菹也辟雞也軒也宛脾也皆云切葱若薤實諸 醢以柔之又擣珍柔其肉注云柔之為汁和也汁 和亦醢與此為熬欲濡肉則亦必柔之以醢與濡 雞濡醢者同

以其骨濡炙之與燠○注云舉或為巨

喬樅謹案舉巨聲相近顏氏家訓音辭云北方之 音多以舉為巨是也正義釋舉云皆也巨與具 通水經巨泮水注云巨泮即國語所謂具水矣具 字訓俱亦訓為皆見詩毛傳及楚茨箋則此巨字 乃具之假借耳燠陸氏釋文本作焦

以與稻米爲醢○注云此周禮醢食也此醢當從糞

喬樅謹案釋文出爲醢云讀爲糞段玉裁云經文

醢字鄭時本作糞周官醢人注引內則正作糞字

正義引稌問志云內則糞次糝又云內則有糞無

醢周禮有醢無糞明醢糞是一故破醢從糞又饋

餌紛醢注此醢當爲糞以稻米與狼胸膏爲飭是

也本篇更可証記文醢字之誤注此醢當從糞此

字賸謂周禮之醢當從內則作糞前注云此醢者

以別於黍醢也

并總角拂髦○注云角衍字也拂髦或爲繆髦也

禮記鄭讀攷

卷三

三

喬樅謹案上文子事父母櫛縱并總拂髦無角字

故知此爲衍文鄭君彼注云總束髮也垂後爲飾

拂髦振去塵著之髦用髮爲之象幼時鬻其制未

聞也此拂髦或爲繆髦者繆糾也謂糾其髦之垂

者毛詩柏舟髮彼兩髦傳云髦者髮至眉子事父

母之飾髮兩髦之貌文選魏都賦注云髦垂貌也

接以太牢○注云接讀爲捷捷勝也謂食其母使補虛

強氣也

案春秋邪捷菑公羊作接菑

喬樅謹案接捷聲近義同爾雅釋詁曰接捷也注

云捷謂相接續也周易晉卦晝日三接鄭君注云

接勝也是亦讀接爲捷公羊僖三十二年鄭文公

接左氏穀梁皆作捷史記鄭世家作曉大戴禮保

傳篇接給而善對者謂之承買誼新書作捷給荀

子大略篇先事慮事謂之接注云接讀爲捷衆經

音義十七引字詁古文是今作接同一說曰淮南

精神訓云聖人食足以接氣注接續也呂覽論威

捷于肌膚也注捷養也此記接字讀捷謂食其母

使補虛強氣也宜兼有續養二義

宰體子賜之束帛○注云醴當爲禮聲之誤也禮以一

禮記鄭讀攷

卷三

三

獻之禮酬之以幣也

案孔氏正義此約士昏禮禮賓酬幣之法

喬樅謹案醴禮古書每相通用儀禮士冠禮云請

醴賓注云此醴當作禮士昏禮請醴賓注云此醴

亦當爲禮又賓入授如初禮注云古文禮爲醴聘

禮記不禮注云古文禮作醴此古文假醴字爲禮

故鄭讀皆從今文醴字士冠禮禮於阼注云今文

禮作醴聘禮賓拜禮於朝注云今文禮爲醴又禮

玉束帛乘及注云今文禮皆作醴此今文假醴字

爲禮故鄭讀皆從古文禮字醴者對醢而言其酌

有用醴用酒之別士冠禮言若不醴則醢用酒賈氏疏云以其言醴則不兼於醢言禮則兼有醴醢二法其說是也一獻之禮備獻酢酬三者醴與醢則酌而不酬酢此記言賜以束帛是有酬幣故鄭以醴當作禮也

祇見孺子○注云祇敬也或作振

案尚書華陶謨曰嚴祇敬六德史記夏本紀作振敬盤庚下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漢石經作今爾惠朕祇勤見隸釋及東觀餘論

喬樅謹案書無逸治民祇懼史記魯周公世家作

禮記鄭讀攷

卷三

五

治民震懼又金縢罔不祇畏費誓祇復之魯世家祇字並作敬集解引徐廣曰敬復之敬一作振易振恒釋文云張注本作震荀子正論莫不振動從服以化之注云振與震同周禮大祝振祭杜子春讀振為慎詩夙夜敬止箋云敬慎也然則此記祇或作振振亦敬之假借字

旬而見○注云旬當為均聲之誤也均而見者以生先後見之易說卦坤為均今亦或作旬也

案易雖旬无咎苟爽旬作均周禮均人公旬注旬均也

喬樅謹案詩桑柔其下侯旬毛傳云旬言陰均也

又江漢來旬來宣傳云旬徧也徧亦均之意說文

旬徧也十日為旬均平徧也訓義並同

男鞶革女鞶絲○注云鞶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韋女用緇有飾絲之則是鞶裂與詩云垂帶而厲紀子帛名裂緇字雖今異意實同也

喬樅謹案正義云言古時厲裂通為一字今時厲

裂字義俱異大意是同意同為分裂之義也攷詩

都人士垂帶而厲箋云厲字當作裂又詩思齊烈

假不瑕唐公房碑作厲盡不遐集韻作厲假不遐

禮記鄭讀攷

卷三

三

周禮山虞物為之厲禁鄭司農注云厲遮列守之

禮記祭法厲山氏左氏昭廿九年傳作烈山氏楚

詞招魂厲而不爽些注云厲烈也文選長笛賦激

朗清厲注云厲列也管子五輔篇大袂列注云列

裂同

奔則為妾○注云奔或為衙

喬樅謹案說文衙行且賣也从行从言重文衙云

衙或从立廣雅釋詁衙賣也曲禮曰買妾不知其

姓則卜之故云衙則為妾也又案釋文云衙古縣

字本又作御攷漢書東方朔傳集注云衙音州縣

之縣陸以衞爲古縣字於義不合疑有脫誤當作
衞古音如縣字衞本又作御者上文云故妾雖老
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御猶進也侍也蔡邕
獨斷曰御者進也凡衣服加於身飲食入於口妃
妾接於寢皆曰御鄭注曲禮婦人不當御云御接
見也

玉藻第十三

龍卷以祭。注云龍卷畫龍於衣字或作袞

喬樅謹案郊特牲王被袞以象天釋文卷本又作
袞同古本反雜記上公襲卷衣一釋文卷音袞喪
大記君以卷釋文卷本又作袞同古本反祭義天
子卷冕北面釋文卷古本反祭統君卷冕立于阼
釋文同是卷袞二字禮記多相通用

元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注云端
當爲冕字之誤也元衣而冕冕服之下

案孔氏正義曰知端當爲冕者按下諸侯皮弁聽朔
禮記鄭讀攷 卷三 三

朝服視朝是視朝朝服卑於聽朔今天子皮弁視朝
若元端聽朔則是聽朔之服卑於視朝與諸侯不類
且聽朔大視朝小故知端當爲冕下文諸侯元端以
祭注云端亦當爲冕字之誤也諸侯祭宗廟之服惟
魯與天子同又雜記元冕一注元冕或爲元端案據
雜記則冕端二字禮記固多相亂也

諸侯元端以祭。注云端亦當爲冕字之誤也

喬樅謹案大戴禮諸侯遷廟篇盧辯注引玉藻曰
元端以祭禫冕以朝孫炎云端當爲冕元冕祭服
之下也是孫叔然亦以端字爲冕之誤

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注云踐當爲剪聲之誤也。剪猶殺也。

案儀禮既夕禮縮剪注剪淺也。今文剪作淺。

喬樅謹案考工記鮑人則是以博爲淺也。注鄭司農云淺讀爲剪元謂剪者如淺淺之侵或者讀爲羊豬淺之淺。周禮巾車前樊鵠纓注前讀爲縮剪之剪淺黑也。詩甘棠勿剪勿伐釋文引韓詩作勿刻勿伐。文王世子不剪其類也。周禮甸師鄭司農注作不踐其類也。書成王政序遂踐奄鄭君注亦云踐讀爲剪。剪踐淺淺。淺。刻皆以聲近假借。

禮記鄭讀攷

卷三

君羔幣虎植。○注云猶讀皆如直道而行之直直謂緣也。

案詳見前檀弓

喬樅謹案鄭君釋緣云飾邊也。故此注謂直爲緣以爲君轡車之飾也。又方言四袒飾謂之直。衿曹憲音釋云衿音領。廣雅云直衿謂之幅。袒飾長襦也。釋名釋衣服云直領邪直而交下亦如丈夫服袍方也。則直領當亦緣飾之名。

諸侯茶前誦後直。○注云茶讀爲舒遲之舒。

案考工記斲目必茶。鄭司農云茶讀爲舒舒徐也。

喬樅謹案茶从余聲。舒从予聲。古以聲近假借。詩闕宮荆舒是。懲史記建元以來諸侯年表作荆茶。

是懲左傳襄二十三年晉魏舒史記魏世家索隱引世本作魏茶。又哀十四年陳恒執其君。置諸舒州。史記齊世家作徐州索隱曰徐廣音舒。其字从人攷工記弓人寬緩以茶。注云某古文舒假借字。鄭司農云茶讀爲舒。荀子大略篇諸侯御茶。注亦云茶古舒字。說文舒伸也。从舍从予。予亦聲。一曰緩也。徐緩也。从人。余聲。詩毛傳舒遲也。廣雅釋詁曰徐遲也。則舒字本與徐通。茶字又徐之假借耳。

禮記鄭讀攷

卷三

受一爵而色洒如也。○注云洒如肅敬貌。洒或爲察。

案釋文王肅作察云明貌也。

喬樅謹案洒字與察義通。爾雅釋邱望厓洒而高岸。注洒謂深也。大戴禮少閒篇汙池土察。注云察深也。又詩新臺有洒。釋文引韓詩作灌。云鮮貌。鮮亦明也。

緇布冠績綬。○注云績或爲繪。綬或爲蕤。

案前語繪事後素。鄭注周禮引作績。事明堂位夏后氏之綬。注綬當作綬。讀如冠蕤之蕤。又周禮夏采注云士冠禮及玉藻冠綬之字。故書亦多作綬者。今禮

家定作鞋

喬樅謹案虞書作會說文引作縗周禮司服注引作績比畫者為繪綏說文云糸冠縗也从糸委聲綏車中把也从糸安聲鞋艸木華垂貌从艸鞋聲綏綏鞋三者訓義不同古書多借綏為鞋字如檀弓喪冠不綏釋文綏本作綏王制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注綏當為綏雜記以其綏復注綏當為綏綏讀鞋賓之鞋字之誤也綏謂旌旗之旌也綏綏形近易致混淆故禮家定冠綏字為鞋以冠縗之飾下垂象艸木之華下垂也旌旗之

禮記鄭讀攷

卷三

三

屬亦名為綏者旌注於竿首其形榮然有似冠之纓飾故字同作綏耳

縗冠素紕○注云紕緣邊也紕讀如埤益之埤

喬樅謹案爾雅釋言紕飾也廣雅釋詁二紕緣也雜記下云鞞紕以爵章六寸純以素鄭注云在旁曰紕在下曰純是冠之邊緣曰紕鞞之邊緣亦曰紕士喪禮記綌綌楊鄭注云飾裳在幅曰紕在下曰紕飾在幅者謂裳之邊緣是紕即紕也玉藻又曰天子素帶朱裏終辟鄭注云辟讀如裊冕之裊謂以繒采飾其側則辟亦紕之假借按字之从比

从卑者古書多相通○詩節南山天子是毗釋文云毗王本作埤荀子宥坐篇作天子是埤注云埤讀為毗隋書律志作天子是裨是其証也大帛不綏○注云帛當為白聲之誤也大帛謂白布冠也不綏凶服去飾

喬樅謹案正義曰雜記云大白冠緇布冠皆不綏彼大白與緇布連文故知此大帛謂白布冠也攷左傳隱二年紀子帛莒子盟于密公羊穀梁帛皆作伯國策秦策大敗秦人於李帛之下史記作李伯詩六月白旆央央爾雅釋天孫炎注作帛旆央

禮記鄭讀攷

卷三

三

央皆以聲近通假

縫齊○要○注云縫紕也縫或為逢或為豐

喬樅謹案逢者縫之消借豐者逢之通假儒行衣逢掖之衣注逢猶大也攷工記函人欲其豐也注豐大也其逢豐義同淮南天文篇五穀豐昌史記天官書豐作逢是逢豐字通後漢書吳延史盧超傳贊逢掖臨師注云逢相承本作縫義亦通

振絺綌○注云振讀為袵袵禪也

案孔氏正義云振與袵聲相近袵字從衣故讀從袵曲禮注引論語云當暑袵絺綌是論語本有為袵字

者据正義此言是唐時論語各本皆作振綸絡惟鄭氏禮記注引作疹字也今何晏論語集解及皇侃論語義疏二本仍並作疹綸絡

喬樅謹案說文衣部疹元服从衣夆聲重文振云疹或从辰疹字或亦從辰故得假振為振史記司馬相如傳繫石振崖索隱引李奇曰振整也整義即振之訓文選上林賦正作振崖是又假振為振也

惟君黼裘以誓省○注云省當為獮獮秋田也

案明堂位春秋省注讀為獮

禮記鄭讀攷

卷三

毛

喬樅謹案爾疋釋詁獮殺也國語周語獮於既烝

注秋田曰獮獮殺也左氏隱五年傳注獮殺也以

殺為名順秋氣也省與省通書洪範王省惟歲史

記宋世家作王省惟歲是其例也周禮大司徒七

曰省禮鄭司農注省禮掌客職所謂凶荒殺禮者

也又大司馬馮翊其財省之注省猶人省瘦也

引王霸記曰田而別其地仍猶殺也見儀禮喪服記外制

公羊僖廿二年傳春秋詞繁而不殺者正也注殺

省也獮義取殺戮之殺省義取滅殺之殺雖音讀

異而字則同獮又與省聲近故古書或假省為獮

字

而素帶終辟○注云辟讀如裨冕之裨裨謂以緇絲飾其側此自而素帶亂脫在是耳宜承朱裏終辟

喬樅謹案辟讀如裨義已見前記下文云天子素帶朱裏終辟此云而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知此文宜承朱裏終辟之下素帶終辟謂諸侯也不以朱為裏者避天子也疑而下脫去諸侯二字

一命緇鞞幽衛○注云幽讀為黝黑謂黝

案周禮牧人用黝牲注黝讀為幽守祧黝注鄭司

農云黝讀為幽

禮記鄭讀攷

卷三

毛

喬樅謹案詩隰桑其葉有幽毛傳云幽黑色也春

秋元命包曰幽之言黝也大戴禮誥志幽者幼也

周官牧人及守祧注引鄭司農並云幽黑也爾雅

釋器黑謂之黝注黝黑貌鄭君於此記讀幽為黝

擬其色也於周禮注從司農讀黝為幽擬其音也

段玉裁曰周禮牧人及守祧經文當作幽注引

司農讀幽為黝黝黑也引爾雅黑謂之黝為証今

本經注幽黝互譌耳幽黝古今字先後鄭皆以今

字讀古字段說亦通

王后禕衣夫人揄狄○注云禕讀如蜃揄讀如搖皆翟

雉名也刻繪而畫之著於衣以爲飾因以爲名也後世作字異耳

案据周禮內司服

喬樅謹案內司服禕衣揄狄注云狄當爲翟翟雉名伊雉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翟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搖禕衣畫翟者揄狄畫搖者禕揄狄翟聲相近段玉裁曰禕與翟聲近翟本音在十三部讀如熏文微轉移最近又入微與禕聲同鄭意翟是正字禕是假借字許君說文禕云蔽鄴也从衣韋聲周禮曰王后之服禕衣謂畫袍

禮記鄭讀攷

卷三

三

亦以禕爲蔽鄴正字而禕衣特假借此字也揄與搖聲近揄本音在第四部侯蕭轉移最近入蕭韻與搖聲同鄭意搖是正字揄是假借說文作禕云翟羽飾衣也从衣俞聲說本毛公字不從手亦不謂爲搖之假借毛詩釋文揄字又作禕與許本合喬樅謂軍字本取周義說文軍圍也衆經音義十八引字林軍圍也廣雅釋言亦云軍圍也故翟字得與禕通禮記投壺毋踰言注踰或爲遙漢書陳湯傳踰集都賴注踰讀曰遙廣雅釋詁一踰遙並訓爲遠踰即逾字雜記上大夫不揄絞屬於池

下喪大記揄絞纒紐注並云揄揄翟也則揄亦與搖通

三寸長齊于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一尺有五寸子游曰三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鞶結三齊。注云此又亂脫在是宜承約用組結約餘也結或爲衿

喬樅謹案正義云以此經直云三寸長齊于帶非發語之端明知有所承次故以爲宜承約用組之下結或爲衿者衿與紵通內則衿纓注猶結也釋文云衿本又作紵又絞衿釋文同少儀注及紵帶也釋文云紵結也

禮記鄭讀攷

卷三

四

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緣大夫元華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凡帶有率無箴功。注云此又亂脫在是宜承紳鞶結三齊

喬樅謹案正義云以下文三寸長齊于帶合承上紐約用組之後則此大夫大帶一經不得廁在其間故知宜承下紳鞶結三齊之後也

君命屈狄再命禕衣。注云屈周禮作闕謂刻繪爲翟不畫也禕當爲鞶字之誤也

案我大記同又周禮內司服闕狄注鄭司農云喪大記曰夫人以屈狄屈者音聲與闕相似

喬樅謹案闕與掘通左氏僖二十五年注掘地為坎釋文云本作闕地廣雅釋詁三掘身也國語吳語闕為石郭及闕為深溝於商魯之間注並云闕穿也集韻掘或作闕屈又與厥通春秋文十年經楚子蔡侯次于厥貉公羊作屈貉左氏宣十二年傳韓厥公羊襄元年經作韓屈淮南傲真篇鏤之以削刷注刷讀詩蹶角之蹶漢書楊雄傳上般倕弃其削刷兮注應劭曰刷曲鑿也削刷當即削刷刷字從屈屈亦曲也禕當為鞠字之誤者正義曰以典命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此

禮記鄭讀攷

卷三

聖

云再命禕衣一命禮衣士祿衣又承闕狄正與子男同故知據子男夫人及卿大夫士之妻也禕衣是王后之服故云當為鞠衣喬樅謂鞠衣與禮衣祿衣三者為類次於禕衣掄狄闕狄三祭服之下鄭君言禮天子諸侯命其臣后夫人亦命其妻以衣服所謂夫尊於朝妻榮於室子男之卿再命而妻鞠衣則鞠衣禮衣祿衣者諸侯之臣皆分為三等其妻以次受此服也

士祿衣○注云祿或作稅

喬樅謹案內司服祿衣作綠衣注引雜記曰夫人

服稅衣掄狄又喪大記曰士妻以祿衣言祿者甚眾字或作稅此綠衣者實作祿衣祿衣御於王之服亦以燕居男子之祿衣黑則此亦黑也綠字之誤也段玉裁曰祿衣雜記作稅衣稅古讀如退與祿聲相近喬樅謂詩大雅混夷駸矣惟其喙矣以駸與喙為韻是古音相近之証祿者正字稅者聲近假借字儀禮士喪禮祿衣注黑衣裳亦緣之謂之祿祿之言緣也所以表袍者也喪大記士妻以稅衣鄭君內司服注引作祿衣是禮記或不有作祿者故據以為証雜記上注稅衣若元端而連衣

禮記鄭讀攷

卷三

聖

裳者也疏云稅謂黑衣也釋名釋衣服曰祿衣祿黑色也

趨以采齊○注云齊當為楚薺之薺

喬樅謹案仲尼燕居和鸞中采薺各出以雍徹以振羽注云采薺雍振羽皆樂章也其字正作薺故讀從之詩牆有茨毛傳云茨薺藜也說文艸部薺薺藜也从艸齊聲引詩曰牆有薺茨字通漢書禮樂志猶古采薺肆夏也注云禮經或作薺又作茨賈誼傳步中采齊注云齊字或作薺又作茨是薺字作齊乃古文之省借耳惠氏棟曰楚薺詩

作楚茨王逸楚詞章句引詩云楚者者資其字皆以齊次爲聲同物同音故大戴禮保傅篇云行以采茨趨以肆夏又云揚中采茨趨中肆夏鄭从周禮作齊又引楚茨以証之明同物也

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注云純當爲緇古文緇字或作糸旁才

案正義曰鄭讀純爲緇其例有異若經文絲帛義分明而色不見者即讀純爲緇媒氏云純帛不過五兩祭統云后夫人蠶事以供純服論語云麻冕禮也今也純儉是也若色見而絲不見則不破純字以義爲

禮記鄭讀攷

卷三

聖

絲昏禮女次純衣注云純衣絲衣是也周禮媒氏純帛鄭注純實緇字也古緇以才爲聲

喬樅謹案檀弓紼衣釋文紼本作緇又作純詩行

露傳紼帛不過五兩釋文紼本作純丰箋紼衣纁

神釋文紼本作緇又作純儀禮士冠禮注純衣賈

疏曰古緇紼一字並行若據布爲色者則爲緇字

若據帛爲色者則爲紼字但緇布之緇多在本字

不誤紼帛之紼則多誤爲純又祭義注純服亦冕

服也孔疏云鄭氏之意凡言純者其義有二一系

旁才是古之緇字一系旁屯是純字但書文相亂

雖是緇字並皆作純段玉裁曰古文緇以才爲聲作紼篆作紼純篆作繡隸作純形畧相似是以誤爲純字也說文無紼字蓋失之

士佩瑠璃而緇組綬

案緇鄭注云赤黃色詩鄭風子衿傳士佩瑠璃而青組綬孔氏正義云蓋毛讀禮記作青字其本與鄭異也

肆束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注云肆讀爲肆肆餘也餘束紐約之餘組也此亦亂脫在是宜承無箴功

禮記鄭讀攷

卷三

聖

喬樅謹案肆肆二字古書多通假周禮小宗伯肆

儀爲位注肆習也故書肆爲肆杜子春讀肆當爲

肆此假肆爲肆字也聘禮記侯于郊爲肆注肆猶

陳列也古文肆爲肆此假肆爲肆字也左氏文西

年傳臣以爲肆業及之也釋文肆依字作肆曲禮

君命大夫與士肆釋文肆本又作肆學記宵雅肆

三釋文肆本又作肆內則請肆簡諒釋文肆本作

肆詩甫田箋以道菘相講肆釋文肆字亦作肆案

肆業請肆講肆二者皆作習解則字當爲肆今注

疏本皆作肆字肆又訓爲餘者詩汝墳伐其條肆

毛傳肄餘也曲禮欽髮勿髦注髦或為肄釋文肄餘也左氏襄廿九傳而夏肄是屏注肄餘也方言

一烈枿餘也秦晉之間曰肄陳鄭之間曰枿晉衛之間曰烈廣雅釋詁及釋木並云枿枿也戴氏震

曰列與裂習音義同說文裂繪餘也廣雅習餘也商書盤庚篇若顛木之由枿馬融注云顛木而肄

生曰枿肄餘語之轉膳於君有葷○注云葷薑及辛菜也葷或作焄

喬樅謹案葷字古通作薰薰與焄同儀禮士相見禮膳葷注葷辛物蔥薤之屬食之以止臥古文葷

禮記鄭讀攷 卷三

作蕙內則注一蕙一廡釋文蕙或作焄又作葷祭義蕙蒿悽愴注焄謂香臭也論語鄉黨注齋禁焄

物釋文焄本或作葷今作蕙荀子哀公篇志不在於食葷家語五儀作志不在於食焄王肅注焄辛

菜也攷說文章臭菜也葷為正字蕙為古文假借字蕙蕙字同說文無焄字焄即蕙之俗體

乘路車不式○注云或曰乘兵車不式喬樅謹案上文云禮不盛服不充是此節明禮威

者不崇小敬路車不式與大裘不裼連文知為祀天之車服故鄭以乘路車為玉路也或本作乘兵

車不式者曲禮上有云兵車不式以事尚威武故亦不崇曲敬也禮家所傳本有不同耳

疾趨則欲發○注云欲或為數喬樅謹案發義其行也趨趨以數注云數之言速

也疾趨則數發即所謂趨趨以數也下文弁行刻刻起屨亦申言疾趨之節耳義云弁急也既是疾

趨宜急行也刻刻起屨者急行欲速而身屨恒起也數發即刻刻起屨之義

端行頤雷如矢○注云頤或為逴也喬樅謹案釋文逴音夷徐音追攷玉篇雨部逴隱

禮記鄭讀攷 卷三

也雷也隱與殷通廣韻六脂逴雷也出韓詩遺字即詩殷其雷之異文中庸壹戎衣注云衣讀如殷

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陸釋文以逴音夷聲亦與衣音近故頤逴得以通假也

立容辨卑毋調○注云辨讀為貶自貶卑謂聲折也案周禮士師荒辨注同

喬樅謹案周禮注鄭司農讀荒辨為荒別鄭君易司農說以辨為聲之誤當讀為貶謂有貶損作權

時法也周禮荒辨可以兩讀而此辨卑連文與上厲肅清明一例不可以辨字訓別故讀為貶也

盛氣顛實揚休○注云顛讀爲闕揚讀爲陽聲之誤也
案春秋晉步揚史記作步陽今尚書優賢揚歷夏侯
等書作陽

喬樅謹案說文闕盛貌从門直聲廣雅釋訓闕
盛也詩采芑振旅闕說文口部引作振旅頃頃
漢書游俠原涉傳人無賢不肖闕門注闕字與寘
同武帝紀注引鄧展曰闕音填塞之填文選西都
賦闕城溢郭注填與闕同家語填如也王肅注填
寘實貌是闕字與填寘顛頃皆以聲同相假借也
揚陽亦以聲同通用詩野有蔓草清揚婉兮說苑
禮記鄭讀攷

卷三

巽

公子曰臣孽○注云孽當爲柝聲之誤

案孽乃孽字之假借

喬樅謹案孽即柝字詩長發苞有三孽毛傳云孽
餘也漢書叙傳下注作包有三柝說文木部榦伐
木餘也从木獻聲商書曰若顛木之有也榦重文
孽云榦或从木辟聲不古文榦梓亦古文榦公羊

襄廿七年傳則是臣僕庶孽之事也何休注云庶
孽衆賤子猶樹之有孽生然則孽字亦取義於孽
也

禮記鄭讀攷

卷三

巽

禮記鄭讀攷卷四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樞述

明堂位第十四

頌度量○注云頌讀爲班

案詳見前王制

春社秋省○注云省讀爲獮獮秋田名也

案詳見前玉藻

崇坫康圭○注云康讀亢龍之亢

喬樞謹案康亢一聲之轉廣雅釋詁四亢舉也亢

讀與抗同詩賓之初筵大侯既抗傳云抗舉也周

禮記鄭讀攷

卷四

禮服不氏賓客之事則抗皮可農注抗讀如亢其

響之亢鄭君云抗者若聘禮曰有司一人舉皮以

東後漢書班彪傳下注抗讀曰康是康亢抗三者

讀音皆相同爾雅釋宮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

晏子問篇曰桓公過于康莊管子輕重丁篇曰決

獲落之水通之杭莊之間是杭亦與康同

鸞車○注云鸞或作鸞也

喬樞謹案鸞以聲同假借鸞通作鸞廣雅釋器

鸞鈴也古書多用鸞字周禮大馭以鸞和爲節注

云鸞在衡和在軾皆以金爲鈴呂覽孟春乘鸞路

高誘注云鸞鳥在衡和在軾鳴相應和後世不能

復致鑄銅爲之飾以金謂之鸞輅也攷工記鳧氏

兩鸞謂之銑釋文鸞本作鸞山海經西山經其音

如鸞雞郭璞注鸞雞鳥名或作鸞

夏后氏之綬○注云綬當作綬讀如綬賓之韃有虞氏

當言綬夏后氏當言旂此蓋錯誤也綬謂注旄牛尾於

杠首所謂大麾

案詳見前王制下大綬條

喬樞謹案綬謂注旄於杠首卽爾雅所云注旄首

曰旄也周禮夏采建綬注云綬以旄牛尾爲之綬

禮記鄭讀攷

卷四

於幢上釋名釋兵云綬有虞氏之旄也注旄竿首

其形柔然也司禮司常曰折羽爲旄郭憲行曰

說文旄析羽注旄首所以精進士卒爾雅不言羽

疑有虞氏惟竿首注旄其形綬然因謂之綬周

則加文析五采羽爲飾說文益以周制兼虞制言

爾雅不言析羽無妨專言有虞之制夏采序官注

謂有虞氏已以夏翟羽爲綬恐未必然

夏后氏以雞夷○注云夷讀爲彝

案据周禮司尊彝又周書是彝是訓史記作夷

喬樞謹案夷彝古通詩烝民民之秉彝孟子引作

民之秉夷魏元丕碑彝戎賓服夷字作彝周禮司尊彝注鄭司農引明堂位曰夏后氏以雞彝知禮記或本有作彝字者故司農據以為証

夏后氏以巖○注云巖之言屨也謂中足為橫距之象周禮謂之距

案少牢禮腸三胃三長皆及俎拒注拒讀為介距之距

喬樅謹案上文俎用椀巖注椀始有四足巖為之距正義曰虞俎名椀椀形四足如案夏俎名巖巖如椀而橫柱四足中央如距也賈云直有脚曰椀禮記鄭讀及 卷四

加脚中央橫木曰巖釋文云巖又作椀音同廣雅釋器曰椀几也俎亦几之類漢書叙傳上集注引李奇曰屨距也少牢饋食禮注云俎距脛中當橫節也拒距古相通論語子張篇其不可者拒之漢石經殘碑皇侃義疏皆作距

黃桴○注云黃當為由聲之誤也案詳見前禮運

有虞氏服鞞○注云鞞或作鞞

喬樅謹案說文市鞞也鞞篆文市从韋从友鞞黑與青相次文从弟及聲是一二字義別然古書每多

通用故左氏桓二年傳衮冕黻珽注黻韋鞞以鞞

膝也疏云鞞以韋為之經傳作鞞或作鞞或作鞞音義同也後人以其用絲故字或有為紱者今案

詩采芑芾芾斯皇采芾赤芾在股車攻赤芾金鳥白虎通紱冕篇並引作紱則鞞又與紱通爾雅釋

言黼黻彰也孫炎注云鞞謂刺繡為已字相背以青黑線繡左傳火龍黼黻杜注亦云鞞兩已相戾

漢書韋賢傳黼衣朱紱師古注黼衣畫為斧形朱紱為朱裳畫為亞文也亞古弗字也故因謂之紱

字又作鞞其音同儀徵阮氏鐘鼎釋文曰鞞與黼禮記鄭讀及 卷四

同為畫纘之形黼形象斧明矣鞞為兩已相背已何物耶蓋亞乃兩弓相背之形言兩已者訛也漢

書韋賢傳師古注曰紱畫為亞文亞古弗字也師古此說必有師傳經傳中彌佛弗每相通假凡鐘

鼎文作亞者乃輔戾二弓之象正是古彌字亦卽是弗字鞞乃繡亞於裳故從鞞義又屬後起據阮

氏說則知有虞氏服鞞乃以韋為鞞繪為亞形至夏增之以山般又增之以火周又加龍以為章鄭

君於鞞不言畫亞為飾者蓋偶失攷耳是故天下資禮樂焉○注云資取也資或為飲

案七經孟子考文引古本作資或為諂古本多不可信疑飲乃取字之譌也

喬樅謹案飲字義不可解其為誤字無疑諂即咨字古文咨作欲形與飲略似一說飲字乃飲之譌飲猶敬也尚書釋典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食字亦飲之譌當作飲哉句惟時柔遠能邇句與下文欽哉惟時亮天工同一文法欽今作食蓋古文金食形似又蝕去其半欠形故譌作食字此注欽譌為飲其誤與彼正同

喪服小記第十五

而父稅喪已則否○注云稅讀如無禮則稅之稅稅喪者喪與服不相當之言

喬樅謹案釋文說喪皇他活反徐他外反注及下同是釋文本作說正義本作稅陸孔二本文有不讀當如皇氏為正徐音他外反與下反稅服之稅同非是方言七稅猶脫也文王世子不稅冠帶釋文稅本作脫又作說同音他活反少儀注降稅屨釋文稅本作說投壺注既稅屨升坐釋文稅本作脫是稅脫說三字古相通用

降而在總小功者則稅之○注云此句補脫誤在是宜承父稅喪已則否

喬樅謹案檀弓上小功不稅注云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曰稅此云降而在總小功者則稅之謂本大功以上降而在總小功者則為稅之情重故也鄭以此文宜承父脫喪已則否者詳文義宜連親屬之下不應錯在為君親稅服之中故訂正之報葬者報虞○注云報讀為赴疾之赴

案少儀毋拔來毋報往注報讀如赴疾之赴拔赴皆

疾也

喬樅謹案檀弓上赴於孔子注赴告也儀禮既夕注赴走告也曲禮告喪注告赴也高誘呂覽贊能篇注告白也又權勳篇注報白也鄭注郊特牲亦云報猶白也是報赴二字義得展轉相通赴是走告故訓為疾意

雖異國之君免也親者皆免○注云異國之君免或作弔

喬樅謹案或本文異而義仍同上文言君弔謂本國之君此云異國之君弔謂他國之諸侯敬異國

禮記鄭讀攷 卷四

之君與已君同言親者皆免則主人之必免可知也於異國之君弔親者皆免則已君來弔親者之從主人皆免又可知也

大傳第十六

序以昭繆○注云繆讀為穆聲之誤也

案詳見前檀弓

殊徽號○注云徽號旌旗之名也徽或作禕

喬樅謹案徽禕聲同爾雅釋器婦人之幃謂之綯

釋文云幃本作禕又作徽是聲同通用之証徽禕

皆徽之假借字說文微徽識也各本刪徽字又識

訂以絳帛各本絳上衍微字誤今從段本刪去

春秋傳曰揚徽者公徒若今救火衣然也段玉裁

曰六月詩識文鳥章箋識微識也將師以下衣皆

禮記鄭讀攷 卷四

著焉周禮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

鄭注屬謂微識也大傳謂之微號今城門僕射所

被及亭長著絳衣皆其舊象司常又曰及國之大

閱贊司馬頒旗物皆畫其象焉鄭云微識旌旗之

細也士喪禮為銘各以其物以緇長半幅頰末長

終幅廣三寸書名於末此蓋其制也大閱禮象而

為之兵凶事若有死事者則以相別也覲禮曰公

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賈公彥云此旂鄭雖不

解鄭注夏官仲夏辨號名此表朝位之旂與名旌

及在軍微識同皆以尺易初小而為之也按古朝

觀軍禮皆有微識而微各書作微究是假借識各書作幟則是俗字庠釋元應曰幟與識本無二音若毛詩作織則亦假借字也以絳帛者用絳帛爲之周禮九旗之帛皆用絳則其細亦皆用絳可知也著於音者專謂軍禮象銘旌而爲之者春秋昭二十一年左傳云揚徽者公徒曰揚則旌旗而非著者云若今救火衣然此與著於背相屬衣部卒下曰衣有題識者卽鄭所云亭長著絳衣也又說文幟幟識也通俗文微號曰幟禮記曰幟周禮肆師表盞盛告絜鄭注故書表爲剽剽表皆謂微

禮記鄭讀攷

卷四

九

識也剽表假借字幟其本字也凡物之幟幟亦曰微識今字多作標榜標行而幟廢矣

少儀第十七

毋拔來毋報往○注云報讀爲赴疾之赴拔赴皆疾也案詳見前喪服小記

喬樅謹案釋文云拔王本作校蓋以無校來爲犯而不校之意然則報字王肅當訓爲報復與鄭君義異

工依於法游於說○注云說或爲伸

喬樅謹案阮氏校勘記云閩本監本毛本伸作申岳本同嘉靖本同此本作伸誤也衛氏集說誤作甲樅謂伸字不誤鄭君注云法謂規矩尺寸之數

禮記鄭讀攷

卷四

十

也說謂鴻殺之意所宜也引考工記曰薄厚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弇之所由興有說是說謂論說法度之文或作伸者伸讀與呻其佔畢之呻同呻吟也吟誦猶論說之意法度之大小鴻殺既著之於簡畢非吟誦其文不能通其妙故游息之暇呻誦之有以得鴻殺之意所宜也申蓋伸之省借甲乃譌字耳

言語之美○注云美皆當爲儀字之誤也

案据周禮保氏

喬樅謹案美字訓善儀亦訓善義得相通周禮保

氏乃教之六儀鄭君掘少儀此文以証祭祀賓客
朝廷車馬之容又據玉藻以証喪紀軍旅之容故
於此還据保氏六儀以互証讀美字皆為儀也廣
雅釋訓曰儀儀容也釋名釋典藝曰儀宜也得事
宜也此穆穆皇皇五者言威儀容止之得宜而美
善之義已該矣

祭祀一天齊齊皇皇○注云齊齊皇皇讀為歸往之往
案毛詩泮宮箋皇皇當為睭睭爾疋睭皇皇美也

喬樅謹案上文言語之美已言穆穆皇皇故於此
讀皇皇為睭睭郭璞爾雅注皇皇睭睭皆美感之
禮記鄭讀攷卷四

貌義並相近正義曰皇讀為歸往之往皇氏云謂
心所繫往孝子祭祀威儀嚴正心有所繫屬故齊
齊皇皇然郝懿行曰古讀皇聲如王王聲如往故
詩楚茨箋皇睭也泮水箋睭睭猶往也睭與旺
同

車馬之匪匪翼翼○注云匪讀如四牡駢駢
案春秋公子駢公穀二傳作斐

喬樅謹案匪駢皆从非聲說文云駢駢旁馬左傳
桓二年疏云名駢者以駟馬有駢駢之容此記正
義云翼翼駢駢皆是馬之嚴正也攷工記梓人匪

色注故書匪作飛鄭司農云飛讀為匪非與飛古
字通見文選盧子諒贈崔溫詩注詩淇與有匪君
子禮記大學及爾雅釋訓皆作有斐
雖有君賜肅拜○注云雖或為唯

案雜記雖三年之喪可也注雖或為唯又表記唯天
子受命於天注唯當為雖字之誤也

喬樅謹案古書唯雖二字多相假借荀子性惡篇
然則唯禹不知仁義德正不能仁義法正也注唯
讀為雖莊子庚桑唯蟲能蟲釋文唯本作雖國策
秦策唯儀之所甚願為臣者唯儀之所甚憎者史
禮記鄭讀攷卷四

記張儀傳唯皆作雖史記汲黯傳唯天子亦不說
也漢書唯作雖漢書揚雄傳唯其人之瞻知哉文
選解嘲唯作雖此皆唯雖二字古通之驗
為喪主則不手拜○注云或曰喪為主則不手拜肅拜
也

案此亦載禮記他解之異多肅拜二字與上為尸坐
則不手拜肅拜句法同

喬樅謹案喪服小記云婦人為夫與長子稽顙其
餘則否與此記言為喪主則不手拜其義正同是
為夫長子喪禮當稽顙與其餘皆手拜者異亦與

為尸坐之為肅拜者不同如或本所云則是不手拜但為肅拜顯與小記文違異故鄭不從之

加夫

與劍焉。注云夫禕劍衣也夫或為煩皆發聲

喬樅謹案孔氏正義引熊安生云依廣雅夫禕木

劍衣謂以木為劍衣者若今刀植云禮記本夫或

作煩鄭云皆發聲然則禕之一字是衣之正名當

以緇帛為之熊氏用廣雅以木為之其義未善也

案夫禕今本廣雅作袂禕攷說文袂襲袂也段玉

裁曰襲袂蓋古語廣雅夫加衣旁即說文袂字亦

韜藏之意韋部曰韜劍衣也樅謂上文言劍則啟

元言莫詩五

卷四

七

積蓋襲之積為劍函既以木為之則此夫禕當是

用韋為劍衣不得又云以木也玉篇禕劍衣也無

木字則非以木可知禕字不見說文禕與韜音相

近則禕殆即許書之韜歟鄭云夫煩皆發聲則夫

字不當從衣旁作袂周官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

火於日鄭司農云夫發聲也與鄭君釋夫禕訓同

夫或為煩者夫猶凡也見孝經疏引劉瓛說又高

誘淮南本經訓注夫人眾人也煩亦聚也義見大

戴禮少閒注義通故字亦相借一曰夫煩聲之轉

詩葛覃薄汙我私毛傳汙煩也鄭箋煩煩擗之夫

與汙古音同部汙之為煩可為夫煩聲轉之旁証

詳酌僕僞。注云古文禮僕作遊酢或為作僕或為馴

案鄉飲酒義介僕注古文禮僕皆作遊又儀禮鄉飲

酒禮禮者降席注今文遵為僕或為全鄉射禮大夫

若有。注今文遵作僕

喬樅謹案鄭君鄉射禮注云謂之遵者方以禮樂

化民欲其遵法之也是遵為正字僕其假借字也

胡承珙曰僕或為全者聲近假借論語異乎三子

者之撰鄭注云撰讀為詮蕭該漢書音義引字林

誤音詮喬樅謂遵僕以聲近通借史記周本紀遵

禮記鄭讀攷

卷四

五

修其緒集解引徐廣曰遵一作選是其例也遵或

為馴者馴順也從也遵循也循亦順從也又或為

全者古文从全从川从盾之字多相通假喪大記

君。用輻注輻皆當為載以輗車之輗聲之誤也

輻即輗字說文云下棺車曰輗荀子非十二子篇

終日言成文典及紉察之注紉與循同皆以聲近

假借釋文出為騶云騶側留反本又作馴按正義

本作馴陸本與正義本文異騶與僕聲義並遠蓋

譌字耳酢或為作者酢作古音同部亦聲近假借

字周禮司尊彝諸臣之所酢也注昨讀為酢字之

誤也司几筵昨席亦如之注昨讀曰昨又昨席莞筵紛純注昨讀亦曰昨周禮昨字皆假聲同之昨字爲之與此一例也

祭左右軌范○注云周禮大馭祭兩軹祭軌乃飲軌與軹於車同謂軹頭也軌與范聲同謂軹前也

喬樅謹案經注軌軹二字多互譌今依盧文昭校定本戴氏震曰大馭右祭兩軹祭軌注故書軹爲軹杜子春云軹當作軹謂兩轉也或讀軹爲簪笄之笄按少儀之左右軌即大馭之兩軹軹本作軹譌而爲軌軹從車开聲讀如笄轂末也軌從車

禮記鄭讀攷 卷四

五

凡聲讀如范式前也軌從車九聲古音居酉反今音居洵反車微也軌從車只聲讀如只轉內也軌闊六尺六寸軌八尺軹相去一丈六寸兩韡又在軹外轂末爲軹軸末爲韡祭軌則兼鞞祭左右軹則兼軸不可以軸末之韡爲軹名之宜辨者也段氏玉裁曰周禮故書爲軹子春言軹當爲軹故書爲軹子春言軹當爲軹鄭君周禮作祭兩軹祭軌從杜子春讀也攷工記軹人軹前十尺而策半之注引鄭司農云軹謂軹前也書或作軹鄭君以軹訓爲法與前不同此子春易軹爲軹之故案據段

說則此少儀注云軹與范聲同謂軹前也是鄭君從杜子春說讀范爲軹字與周禮大馭讀軹爲軹同

祭膾○注云膾大臠謂刻魚腹也膾讀如啤

喬樅謹案周禮膾人注大者臠之大臠膾者魚之反也膾又詁曰大二者同矣疏云反覆謂魚生時在腹下今加之於上又儀禮有司徹侑主人皆一魚亦橫載之皆加膾祭于其上注云膾讀如殷啤之啤疏云啤覆也可以覆首此亦取魚腹反覆於上以擬祭胡承珙曰案士冠禮注啤名出於膾膾

禮記鄭讀攷 卷四

六

覆也爾雅膾大也是啤本兼大覆二義此讀膾如啤者蓋亦兼取大覆二意君子不食圉腴○注云周禮圉作豢謂犬豕之屬食米穀者也

喬樅謹案周禮稿人掌豢祭祀之犬注養犬豕曰豢樂記注以穀食犬豕曰豢荀子榮辱篇注豢圈也以穀食於圈中眾經音義九引蒼頡篇圉豕所豕也字从口豕在其中也以穀食犬豕於圈中即豕在口中之意故釋文云圉與豢同

學記第十八

兌命曰○注云兌當為說字之誤也

案詳見前文王世子

不學博依不能安詩○注云依或為衣

喬樅謹案依衣古字通國語晉語僖侯依潛夫論志氏姓篇依作衣史記五帝紀集解單行本索隱引國語並作衣漢書外戚傳婕妤姪娥俗華文依苟悅漢紀作充衣說文依依也依依也毛傳依倚也釋名釋衣服曰依依也人所依以芘寒暑也是衣有依義也

禮記鄭讀亥 卷四

不學雜服○注云雜服冕服皮弁之屬雜或為雅

喬樅謹案文選南都賦被服雜錯注雜錯非一也此雜服自衮而下至皮弁朝服元端之屬亦非一故云雜也雜或為雅者以形近而變一曰雅之為言正也荀子榮辱篇君子安雅注云正而有美德者謂之雅此冕服皮弁之屬皆禮服之正者故謂之雅服明外有其服者當內有其德而後乃能稱也

術有序○注云術當為遂聲之誤也周禮萬二千五百

家為遂

案詳見前月令

喬樅謹案水經注引學記術有序作遂有序從鄭君讀也管子度地篇云州者謂之術不滿術者謂之里故百家為里里十為術術十為州州十為都此管子別制度地之法與周禮之鄉遂異趙坦以管子術字亦當音遂斯不然矣

呻其佔畢多其訊○注云呻或為慕訊或作訾

喬樅謹案莊子列禦寇篇釋文呻謂吟咏學問之聲也呻其佔畢言但吟誦其簡畢之文而不能曉其義也呻或為慕者亦謂其浮慕其文而不求甚

禮記鄭讀亥 卷四

解也文異而意並同訊或作訾者說文云訾不思稱意也言不思稱意而出而多以訾毀為責備即

下文所謂其求之也佛也

則扞格而不勝○注云格讀如決洛之洛扞格堅不入之貌

喬樅謹案釋文云凍洛此二字並從ノ或水旁作非段玉裁曰說文無洛有洛字水乾也玉篇洛土乾也王逸九思自注洛竭也則此注洛當作洛正義曰言洛是堅疆譬如地之凍則堅疆難入故云如凍洛之洛但今人謂地堅為洛也洛从土正義

是釋文非也正義本作凍塔俗改爲凍洛阮氏校

勘記從段說

待其從容○注云從讀如富父春戈之春春容謂重撞

擊從或爲松

喬樅謹案從讀如春者春即椿字之消借左傳文

十一年以戈椿其喉注椿猶衝也衝即撞擊之義

椿亦或作縱史記南越尉佗傳欲縱嘉以矛集解

引韋昭曰縱撞也漢書吳王濞傳集注引蘇林曰

縱音從容之從從或爲松者松猶容也義見公羊

文二年傳注說文松或從容作案松容猶言容容

禮記鄭讀攷

卷四

九

蓋寬裕閑暇之貌松亦與從春通爾疋釋蟲蠹蟻

注蠹蟻也俗呼春黍方言十一春黍謂之蠹蟻是

其例也

古之學者比物醜類○注云醜猶比也醜或爲計

喬樅謹案今注疏本作醜或爲之計阮氏校勘記

云惠棟校宋本無之字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

同此本誤衍閩監毛本同段玉裁云計當爲討古

音醜與討同案醜從酉聲討從肘省聲古音同在

三部論語世叔討論之馬融注訓討爲治治猶理

也此物討類者比方事物而理其類也穀梁桓二

年取部大鼎于宋傳以是爲討之鼎也范注引麋

氏云討或作糾蓋亦以聲近假借一曰計字亦通

說文計會也算也國語鄭語計億事注計算也呂

覽季冬紀命農計耦耕事注計會也管子七法篇

剛柔也輕重也大小也實虛也遠近也多少也謂

之計數故曰舉事必成不知計數不可管子所云

計數即此比物計類之謂也廣雅釋詁四醜稽並

訓爲同稽即計也周禮小宰鄭司農注稽猶計也

合也宮正注稽猶攷也計也質人注稽猶考也治

也醜計訓義相通故字亦相假借

禮記鄭讀攷

卷四

十

樂記第十九

故明王以相沿也○注云沿或作緣

喬樅謹案沿緣聲同義同說文沿緣水瀆下也从水呂聲沿與沿同左氏定四年傳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注沿緣也荀子禮論徵知則緣耳而知聲可也緣目而知形可也注云緣因也下文不相沿樂正義沿因也其義並同

地氣上齊○注云齊讀為躋躋升也

案孔子閒居至于湯齊注讀湯齊為湯躋

喬樅謹案史記樂書作地氣上躋躋躋字同齊即

禮記鄭讀攷 卷四

躋躋之消借公羊文二年齊僖公釋文齊本作躋儀禮士虞禮記躋附爾于皇祖某甫注躋升也今文躋為齊此記釋文云齊依注讀為躋又作躋子分反升也左氏春秋躋僖公注躋升也公羊傳曰躋者何升也周禮春官序官注躋僖公釋文躋本又作躋

大章章之也○注云堯樂名也周禮闕之或作大卷

喬樅謹案正義曰案樂緯及禮樂志云黃帝曰咸池堯作大章知大章堯樂名周禮無大章故云闕也此云大章周禮曰大卷知此大章當周禮大卷

也下文咸池備矣注黃帝所作樂名也堯增脩而

用之周禮曰大咸正義曰黃帝所作咸池堯增脩而用之周禮謂之大咸咸池雖黃帝樂堯既增脩故此文次在大章下又黃帝之樂堯不增脩者別立其名則大章是也至周謂之大卷更加以雲門之號釋文云大咸如字一本作大卷卷音權喬樅謂釋文所據本誤也本作大卷者乃上文大章之異文即鄭注所謂或作大卷者是非此注中大咸之異文陸氏不能辨正疏矣章說文云樂竟為一章从音从十數之終也詩關雎正義云章者積

禮記鄭讀攷 卷四

句所為是章有積義其字从音从十即聚之會意大卷周禮大司樂疏云卷者卷聚之義訓亦相近奮末賁賁之音作○注云賁讀為憤憤怒氣充實也案射義賁軍之將注賁讀為憤憤猶覆敗也與此記賁音為假借字

喬樅謹案荀子疆國篇下比周賁賁以離上矣注賁讀為憤憤然也穀梁傳十年傳覆酒於地而地賁注賁沸起也沸起謂氣怒起之貌國語周語陽痺憤盈賁達注云憤盛也方言廣雅並云憤盈也盈亦充實之義淮南倣真篇繁憤未發注繁憤眾

積之貌盛積皆與充實義同

寬裕肉好。注云肉肥也肉或為潤

喬樅謹案大學曰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胖大也肉亦訓為腴猶言肥也肥大者必潤澤故此記肉好或為潤好義並相近史記樂書寬裕肉好集解引王肅曰肉好言音之洪美洪亦大也又案考工記輪人進而砥之欲其肉稱也鄭注云肉稱宏殺好也是肉稱猶言肉好余正釋言稱好也是已天地訢合。注云訢讀為燻燻猶蒸也

禮記鄭讀攷 卷四 三

云欣喜也廣雅釋詁一欣喜也釋訓欣欣喜也史記趙世家荀欣漢書古今人表作荀訢高祖紀魏將皇欣正義云欣一作訢訢本訓喜故此訢合字讀為燻合鄭意蓋以訢字為所之假借文選甘泉賦垂景炎之所所注引廣雅曰所熱也熱義與蒸相近燻合猶烟燻之意文選魯靈光殿賦含元氣之烟燻張載注烟燻天地之蒸氣也思元賦天地烟燻舊注云烟燻和也又說文所且明日將出也从日斤聲讀若希則訢聲古讀當亦如燻矣及優侏儻雜子女。注云優獼猴也言舞者如獼猴

戲也優或為優

喬樅謹案優即猱字集韻猱猱同初學記引毛詩草蟲疏曰猱獼猴也楚人謂之沐猴爾雅釋獸蒙頰猱狀釋文猱本或作優廣雅釋詁四優優也然則優雜即猱雜耳優與優亦聲近字優調戲也義見左傳襄六年注優雜謂雜子女而相調戲也克順克俾俾于文王。注云俾當為比聲之誤也擇善從之曰比

案据左氏昭二十八年傳及毛詩大雅

禮記鄭讀攷 卷四 三

喬樅謹案詩漸漸之石俾滂沱矣論衡變動篇作比滂沱矣是古書俾比通用左傳擇善而從曰比爾雅釋詁俾從也則俾比義亦相通俾字亦作俾玉篇俾與俾同廣韻俾從也俾上同衛音趨數煩志。注云趨數讀為促速聲之誤也

案詳見前曾子問

作爲鞀鼓控柅壘篪。注云壘篪或爲篥虞

喬樅謹案周禮小師掌教鼓柷敔壘篪管絃歌月令仲夏命樂師修鞀鞀均琴瑟管籥執干戚戈羽調等笙箎簧飭鐘磬柷敔鞀即鞀也箎即箎也柷敔即控柅也皆不及篥虞篥虞者所以懸鐘

磬也。籥虞既非有音之器，不得言德音之音。又下文云：然後鐘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是籥虞已賤在鐘磬中，則不得先與鼗鼓控柷別言之。故不從也。

石磬。○注云：磬當爲磬字之誤也。

喬樞謹案：磬聲同古多通用之。左氏僖廿六年傳：室如懸磬。服虔注云：言室屋皆發撤椽椽，在如懸磬。此假磬爲磬字也。釋名釋樂器云：磬，磬也。其聲磬磬然。堅緻也。是磬字本取義於磬，鄭必改讀磬爲磬者，以上下文鐘聲鏗絲聲哀竹聲濫鼓

禮記鄭讀攷 卷四

五

磬之聲，謹皆以聲言之。今經云：石聲磬。恐人誤，仍爲樂器，故讀從磬也。磬又與磬通。史記樂書作石聲磬。集解引王肅曰：聲果勁也。果勁之訓亦與堅緻義近。

會以聚。○注云：會猶聚也。聚或爲最。

喬樞謹案：最乃最之譌。字公羊隱元年傳：會猶最也。何休注云：最聚也。最之爲言聚，若今聚民爲投最。最字無音。王氏念孫曰：正文及注最字皆當作最。才句最與聚聲義皆同。故曰最之言聚也。說文最積也。從門，莫狄切。取取亦聲。徐鍇曰：古以聚物之

聚爲取。世人多見最少見取。故書傳取字皆譌爲最。樂記注聚或爲最。釋文亦不爲作音。蓋所見本已譌作最。不復知其爲取字矣。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曰：最與聚音義皆同。與同部之最音義皆別。

周禮大宰注曰：凡簿書之最目，劉歆與揚雄書，樂方言曰：欲得其最目。又曰：頗願與其最目得使入錄。凡言最目者，猶今言總目也。史記殷本紀大取樂戲於沙邱。取一作聚。張釋之馮唐列傳，令顏聚代之。漢書作顏取。爾雅：灌木叢木，毛傳作取木。今各書此等取字皆譌作最。讀祖會反音義俱非。蓋

禮記鄭讀攷 卷四

五

字林固有取字音才句反。見李善文選注。至于南北朝，取最不分。是以周續之劉昌宗陸德明皆不能知毛傳之本作取。木顧野王玉篇，冫部無取而曰：冫部有最廣韻。本唐韻而十遇才句一切無取字。然則唐韻亦本無取字矣。玉篇最云：齊也。聚也。子會切。是以最之義爲最之義，而廣韻十四泰云：最極也。祖外切。亦是取之義。誤以爲最之義也。何以言之。古凡云殿取者皆當作从冫。字漢書周勃傳：取從高帝云。師古曰：取凡也。總言其攻戰克獲之數。又衛青傳：最大將軍青凡七出。此皆與取目

之最同漢蔡湛碑二載勳最正作取字今人最美
最惡之云讀祖會反於形於聲皆失之古必作取
讀才句切王段辨析最二字均極精確惠氏九
經古義據史記集解引徐廣以取為聚之古字說
尚未審

鼓聲之聲謹謹以立動○注云謹或為歡動或為勳
案坊記言乃謹注謹當為歡聲之誤也

喬縱謹案歡謹古字通用檀弓下言乃謹注謹喜
說也書無逸言乃雍史記引作言乃謹集解引鄭
注亦云謹喜悅也歡謹又與驩通左氏文六年注

禮記鄭讀攷

卷四

五

晉侯驩公羊作謹史記晉世家作歡孟子盡心上
驩虞如也音義引丁公著云驩虞義當作歡娛古
字通用耳謹以立動者白虎通音樂篇樂記曰鼓
震音也震音煩氣也萬物憤懣震動而出是其義
已動或為勳者勳動古通易艮厲熏心虞注云荀
氏以熏為勳讀作勳呂覽注熏感動也皆其証已
武坐致右憲左○注云憲讀為軒聲之誤也

案詳見前內則

喬縱謹案憲軒二字古音相通故鄭注內則讀軒
為憲此又讀憲為軒惠氏棟曰詩天之方難無然

憲憲毛傳云憲憲猶欣欣也欣讀為軒與難合韻
揚雄河東賦云麾城擗邑李奇曰擗音車憲之憲
憲从巾憲聲反復相訓蓋古音通也

夾振之而駟伐○注云駟當為四聲之誤也武舞戰象
也每奏四伐一擊一刺為一伐牧誓曰今日之事不過
四伐五伐

喬縱謹案史記樂書正作四伐集解引王肅曰四
伐者伐四方與紂同惡者一擊一刺為一伐也駟
字即取四為義古書多相通假詩秦風駟鐵孔阜
說文馬部作四鐵孔阜又大明駟駟彭彭公羊隱

禮記鄭讀攷

卷四

五

元年疏作四駟彭彭鄭風清人駟介旁旁箋云駟
四馬也左氏文十一年傳富父終甥駟乘注駟乘
四人共車又定十年傳公子地有白馬四漢書五
行志下引作公子地有白馬駟皆其例也
武王克殷反商○注云反當為及字之誤也及商謂至
紂都也牧誓曰至於商郊牧野

喬縱謹案及字作反者以形近而誤易繫辭上原
始反終釋文云鄭元虞翻作及終又祭義篇忿言
不反於身正義云定本反作及王氏引之曰案唐
魏徵羣書治要及白帖廿五引並作不及於身大

戴禮曾子本孝篇煩言不及於已曾子大孝篇忿言不及於已鹽鐵論毀學篇邪行不及於已文雖小異而字亦作及則當以及字爲是及反形相似故及譌爲反耳又阮氏校勘記云惠棟校宋本反當爲及無商字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足利本同此本作反商當爲及反下有商字衍文也閩本監本毛本誤同

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注云薊或爲績

喬樅謹案薊古作鄭說文邑部鄭周封黃帝之後於鄭也从邑契聲讀若薊上谷有鄭縣段玉裁曰

禮記鄭讀攷

卷四

无

鄭薊古今字也薊行而鄭廢矣漢地理志皆作薊則其字假借久矣陸德明曰薊今涿郡薊縣是也即燕國之都也玉裁案地理志曰廣陽國薊燕召公所封班意謂封黃帝之後即召公也許云上谷有鄭縣按郡志廣陽郡注曰世祖省廣陽郡并上谷許依光武省并而言也今京師順天府附郭大興縣治即古燕都許說漢制作鄭則知漢時故作鄭但不解今之漢志何以作薊也喬樅攷玉篇鄭下云周武王封黃帝後於鄭今作薊又薊字云薊同上俗顧野王所據以鄭爲古字薊爲今字薊

則俗字耳薊或作績其說未詳或曰薊古音在五部績字訓繼音亦在五部繼又訓績或古以聲同假繼爲薊字又以義同假績爲繼字也

封帝堯之後於祝○注云祝或爲鑄

喬樅謹案鑄古音讀如祝淮南子倣真訓治工之鑄器高誘注鑄讀如唾祝之祝是其証也惠氏棟曰周本紀云封黃帝之後於祝張守節以爲東海祝其縣非也汲郡古文云平王三年齊人滅祝此東海縣也古祝鑄同音績漢志云濟北蛇邱有鑄鄉城劉昭曰周武王未及下車封堯後於鑄春秋

禮記鄭讀攷

卷四

三

傳云臧宜叔娶于鑄杜注鑄國濟北蛇邱縣所治呂氏春秋慎大覽云武王勝殷入殷未下車命封黃帝之後於鑄高誘曰鑄國名惠說是也祝即鑄本帝堯之後所封而呂覽及周本紀均以爲黃帝之後者蓋傳聞異詞耳

名之曰建鑿○注云建讀爲鍵字之誤也兵甲之衣曰鑿鑿鑿言閉藏兵甲也

案後漢書馬融傳廣成頌命師於鑿鑿與鄭解異

喬樅謹案建鑿聲相近鑿即鍵字亦與鑿通蔡邕月令章句曰鍵關牡也所以止扉呂忱字林云鍵

門距也捷拒門也老子善閉無關捷釋文云捷拒門也莊子庚桑楚篇夫外護者不可繁而捉將肉捷注云捷關壯也釋文引向注云捷閉也又通作鞬故馬融作鞬囊攷釋名釋兵曰鞬建也弓矢並建立於其中也此與馬融義同馬謂鞬以建矢囊以攷弓鄭謂鞬之言閉囊之言藏故引周禮曰囊之欲其約也証此囊字爲藏甲之義

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注云子讀如不子之子

案祭義注同

喬樅謹案尚書金縢疏引鄭志云愛子孫曰子孝

禮記鄭讀攷

卷四

三

經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疏引舊解曰子者字也言字愛於小人也中庸子庶民也注子猶愛也史記樂書則易直子諒之心集解引王肅曰子諒愛信也此注子讀如不子之子當作字愛解釋文云子如字徐將吏反徐音是也

故禮有報而樂有反○注云報讀曰褒猶進也

案祭義故禮有報而樂有反注報皆當爲褒聲之誤

周禮大祝禋拜注引鄭大夫云褒讀爲報

喬樅謹案褒報一聲之轉古相通用雜記上復諸

侯以褒衣冕服爵弁服注褒猶進也褒衣者天子

所加賜之衣是亦有進義此記上文云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故讀報爲褒取義於進也

故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爲道不耐無亂○注云耐古書能字也後世變之此獨存焉古以能爲三台字

案詳見前禮運

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已而陳德也動已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注云此文換簡失其次寬而靜宜在上愛者宜歌商宜承此下行讀云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愛或爲哀

禮記鄭讀攷

卷四

三

喬樅謹案正義云此經倒錯上下失敘今依鄭之所注次而解之所次依史記樂書也哀愛一聲之轉古或假哀爲愛字呂覽報更云人王胡可以不務哀士注哀愛也劉熙釋名釋言語云哀猶愛也

愛乃思念之也是哀亦有愛義矣

商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注云商之遺聲也衍字也又誤上所云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當居此衍字處也

喬樅謹案正義曰以上經云商者五帝之遺聲此經不得更有商之遺聲也故知衍字攷史記樂書無商之遺聲也五字鄭君所訂亦皆據樂書

雜記上第二十

以其綴復○注云綴當為綏讀如綏賓之綏字之誤也綏謂旌旗之旄也

案詳見前王制下大綏條

其精有祧○注云精取名於觀與舊舊讀如精飾之精

喬樅謹案精亦作精左傳定四年祝鮀云封康叔

以精夜即此所云精旆也史記衛世家集解引鄭

眾左氏章句曰精旆旆名也又杜預注精旆大赤

也取染草名也說文精赤緇也以茜染故謂之精

茜茅蒐也爾疋釋草茹蘆茅蒐孫炎注茅蒐一名

禮記鄭讀攷

卷四

三

精許言赤緇以茜染故謂之精則知此車飾亦以

精染故謂之精也舊讀精如精者以經言裳帷用

緇布屋用素錦惟精色未明故讀从精明其為赤

色也

不毀牆○注毀或為徹

喬樅謹案毀徹義同大射儀注云徹除也此不毀

牆者謂不毀除車飾之裳帷喪大記賓出徹帷注

或為廢廢亦毀除之義書堯典方命圻族史記

五帝紀作方命毀族圻亦毀也皆以義同通假

載以輪車○注云輪讀為輪或作樽許氏說文解字曰

有輻曰輪無輻曰輅周禮又有蜃車天子以載柩蜃輅聲相近其制同乎

儀禮既夕記遂匠納車於階間注車載柩車周禮謂之蜃車雜記謂之團或作輅或作樽聲讀皆相附耳未聞孰正亦引許叔重說又喪大記君葬用輅大夫葬用輅士葬用國車注輅皆當為載以輅車之輅聲之誤也輅字或作團是以又誤為國輅車柩車也攷工記器中膊注膊讀如車輅之輅

喬樅謹案說文解字輅蕃車下庫輪也从車全聲讀若僕一曰無輻也蕃車即藩車庫輪即庫輪藩

禮記鄭讀攷 卷四

車古所謂安車者是卑輪蓋取其安也鄭注言輅崇蓋半乘車之輪此載柩車亦為卑輪迫地而行其輪無輻其車有輅有藩與藩車之有屏者相似攷亦謂之輅車又既夕禮遷于祖用軸注云軸輅輅也軸狀如轉麟刻兩頭為軹狀如長牀穿程前後著金而闔軸焉大夫諸侯以上有四周謂之輅天子畫之以龍段玉裁曰按天子諸侯殯葬朝輅皆用輅玉篇廣韻皆謂輅輅同字許氏說文云下棺車曰輅謂天子諸侯皆用輅也戴氏釋車曰攷大夫庶中有載柩以輅之禮用輅用國車皆謂

朝輅載柩之車國車即軹軸也既朝輅然後用輅車載柩以行周禮之蜃車即輅車蜃乃假借字輅其本字也輅者車之名輅者輪之名不宜溷而一之喬樅謂說文無輅字則輅即輅之異文故鄭君據說文輅字為說戴氏以鄭君溷輅輅為一說似未審又喪大記明言大夫士葬車非專指朝輅時言故鄭讀輅及國皆為輅一為聲之誤一為形之譌若朝輅之車士喪禮注已詳釋之大夫諸侯以上用輅則大夫之殯葬雖廢輅而朝輅固用之鄭君此記云言載以輅車入自門明車不易也不

禮記鄭讀攷 卷四

易者不易以輅也庶中有載柩以輅之禮此不耳義本明晰此記所言皆喪從外來者凡在路載柩天之下至士皆用蜃車周禮遂師注云蜃車柩路之柩路載柩四輪迫地而行有似於蜃因取名焉是不得以輅為本字蜃為假借字也許氏云有輻曰輪無輻曰輅是蜃車以輅為輪故有輅車之名玉篇車部云有輻曰輪無輻曰輅即據許氏說重文輅云同上益足証輅即輅字不得以輅為車名輅為輪名也既夕記注云載柩車周禮謂之蜃車雜記謂之團或作輅是鄭君意以周禮之蜃車

即禮記之軫車，軫車與軫車相近，軾車軾車制相同，其或作團或作博者，皆以聲同假借。漢書樊噲傳云：高后時用事，顯師古曰：顯與專同，是其証也。團則團字之譌耳。

凡赴於其君。注云：訃或皆作赴，赴至也。

喬樅謹案：儀禮聘禮赴者未至，注云：今文赴，訃。

既訃，記赴曰：注云：赴走告也。今文赴作訃，段玉裁曰：文訃告字，祇作赴者，取急疾之意。今文從言，急疾意轉隱矣。故說文言部不收訃字者，从古文，不從今文也。雜記作訃者，禮記多用今文禮也。左

禮記鄭讀攷 卷四 五

傳作赴者，左邱明述春秋傳以古文，故與古文禮同也。胡承珙曰：案雜記注云：訃或皆作赴，是禮記本亦有從古文作赴者。鄭意以作赴者為正，故於儀禮定從古文。

大夫訃於同國適者。注云：適讀為匹敵之敵，謂等同者也。

案論語里仁無適也，釋文云：鄭本作敵。

喬樅謹案：適敵義通。古書多相假借，玉藻敵者，不在釋文。敵本作適，燕義莫敢適之義也。釋文云：適本亦作敵，公羊莊二十四年。

自敵也。春

秋繁露王道篇作君無自適，又適字亦適作嫡，公羊隱元年傳立適以長，不以賢。注：適謂適夫人之子，尊無與敵，釋名釋親屬云：嫡敵也，與匹相敵也。訓義並通。惠棟曰：荀子君子能云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告無適也。注云：適讀為敵。史記范雎傳攻適伐國，田單傳適人開戶，李斯傳羣臣百官皆畔，不適徐廣並音征敵之敵，是適為古文敵字也。

實。注云：實當為至，此讀周秦之人聲之誤也。喬樅謹案：漢書東方朔傳非至數也，集注云：至實也是至實，非獨聲近義亦相通。說文六部室實也。

鄭讀攷 卷四 五

从山至聲，室屋皆從至，至所止也。釋名釋宮室曰：室實也，人物實滿其中也。室實亦以疊韻為訓。古至字讀如質，段氏音均表以為皆在十二部。

丙子以翰衣，裏衣素沙，下大夫以禮衣，其餘如士。注云：此復所用之也。當在夫人狄稅素沙下，爛脫失處在此上耳。禮周禮作展。

案丙子者，卿妻之稱，宜承夫人下，故訂此文為錯簡。禮字與展聲相近，周禮內司服展衣注引鄭司農云：喪大記曰：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世婦以禮衣。禮者，百聲與展相似，元謂展衣

屈狄，世婦以禮衣。禮者，百聲與展相似，元謂展衣

秋繁露王道篇作君無自適，又適字亦適作嫡，公羊隱元年傳立適以長，不以賢。注：適謂適夫人之子，尊無與敵，釋名釋親屬云：嫡敵也，與匹相敵也。訓義並通。惠棟曰：荀子君子能云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告無適也。注云：適讀為敵。史記范雎傳攻適伐國，田單傳適人開戶，李斯傳羣臣百官皆畔，不適徐廣並音征敵之敵，是適為古文敵字也。

實。注云：實當為至，此讀周秦之人聲之誤也。喬樅謹案：漢書東方朔傳非至數也，集注云：至實也是至實，非獨聲近義亦相通。說文六部室實也。

鄭讀攷 卷四 五

从山至聲，室屋皆從至，至所止也。釋名釋宮室曰：室實也，人物實滿其中也。室實亦以疊韻為訓。古至字讀如質，段氏音均表以為皆在十二部。

丙子以翰衣，裏衣素沙，下大夫以禮衣，其餘如士。注云：此復所用之也。當在夫人狄稅素沙下，爛脫失處在此上耳。禮周禮作展。

案丙子者，卿妻之稱，宜承夫人下，故訂此文為錯簡。禮字與展聲相近，周禮內司服展衣注引鄭司農云：喪大記曰：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世婦以禮衣。禮者，百聲與展相似，元謂展衣

屈狄，世婦以禮衣。禮者，百聲與展相似，元謂展衣

屈狄，世婦以禮衣。禮者，百聲與展相似，元謂展衣

屈狄，世婦以禮衣。禮者，百聲與展相似，元謂展衣

屈狄，世婦以禮衣。禮者，百聲與展相似，元謂展衣

屈狄，世婦以禮衣。禮者，百聲與展相似，元謂展衣

屈狄，世婦以禮衣。禮者，百聲與展相似，元謂展衣

屈狄，世婦以禮衣。禮者，百聲與展相似，元謂展衣

屈狄，世婦以禮衣。禮者，百聲與展相似，元謂展衣

屈狄，世婦以禮衣。禮者，百聲與展相似，元謂展衣

屈狄，世婦以禮衣。禮者，百聲與展相似，元謂展衣

屈狄，世婦以禮衣。禮者，百聲與展相似，元謂展衣

屈狄，世婦以禮衣。禮者，百聲與展相似，元謂展衣

屈狄，世婦以禮衣。禮者，百聲與展相似，元謂展衣

屈狄，世婦以禮衣。禮者，百聲與展相似，元謂展衣

以禮見王及賓客禮記之言實誠

也是鄭意以禮為正字展為假字也

大士不掄絞屬於池下○注云此無人君亦爛脫

考從謹案鄭君據喪服大記文君三池振容大夫

二池不振容士一池掄絞此不云君及士故知為

爛脫不容者即此記所謂不以掄絞屬於池下

為振容也

大夫附於士士不附於大夫○注云附讀皆為附

喬樅謹案釋文附依注作附音同下並同正義云

附者附祭於神當從示旁為之攷儀禮既夕禮明

鄭讀攷

卷四

无

日以其班附注云附卒哭之明日祭名附也

祭昭穆之次而屬之又爾雅釋詁注附付也付新

死者於祖廟是附祭之附本取義於付故古書即

假付為附字周禮大祝付練祥鄭司農注云付當

為附是已附附古亦多相通用雜記下篇猶是附

於王父也朋友虞附而退注並云附皆當作附周

禮司市其附于刑者歸鄭司農注云故書附

為附杜子春云當為附小司寇附刑罰及附于刑

注並云故書附作付皆其例也

待猶君也○注云待或為侍

喬樅謹案待字蓋待之譌故鄭不從左氏僖九年

傳云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公羊傳云君存

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薨稱子踰年稱公未踰年

以前雖稱子而會盟仍與諸侯並列是待之禮

猶正君也儀禮士昏禮媵侍于戶外注云今文侍

侍莊子漁父篇竊待于下風釋文云待本作侍

荀子正論五祀執薦者百人侍西房注侍或為侍

也待侍均从寺聲古音同部讀聲亦相近

總冠線纓○注云線當為燥麻帶經之燥聲之誤也謂

有事其布以為纓

禮記鄭讀攷

卷四

早

案詳見前檀弓

甕無符衡○注云衡當為桁所以廢甕無之屬聲之

也

喬樅謹案儀禮既夕禮符三黍稷麥鬻三醢醢屑

甕二醢注皆本桁注云桁所以廢甕符甕也每

器異桁鄭君據儀禮字作桁故讀從之衡桁均从

行聲文選景福殿賦桁梧榭登注云桁梁上所施

也桁與衡同又思元賦雜伎藝以為珩注云珩與

衡音義同皆以聲同假借

元冕一○注云元冕或為元冠或為元端

案詳見前玉藻

喬樅謹案注疏本或為元冠或下重為字阮氏

勘記云惠棟校宋本不為字岳本嘉靖本衛氏

集說同閩監毛本作或謂為元冠亦誤

宰夫朝服即喪履升自西階西面坐取壁 且西階以

東

案下宰舉璧與圭注云此言宰舉璧與圭則上宰夫

朝服衍夫字

喬樅謹案正義云宰謂上卿也鄭注宰夫舉祕云

宰夫宰之佐也左傳隱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

禮記鄭讀攷

卷四

聖

公仲子之賵据天子於諸侯尚使宰來賵知此言

夫為衍字也

客使自下由路西○注云使或為史

喬樅謹案漢書霍光傳使樂成師古注云使字或

作史又杜延年傳少府史樂成師古注曰據此傳

樂成姓史而霍光傳云使樂成小家子則又似姓

使功臣侯表迺云便樂成三者不同尋史使一也

故當姓史或作使字而表遂誤為便耳是史使二

字古書通用之証眾經音義二引二蒼云古文使

字或作駛亦以音近假借又白虎通諫諍篇曰所

以謂之何明王者使為之也則史字本有使義

外宗房中南臣小臣銷縞商祝鋪絞紛衾士盥于盤北

舉遷尸于斂上夫人東面坐馮之與踊卒斂宰告子馮

之踊○注云此喪大記脫字重著於是

喬樅謹案正義云此一經是喪大記君喪之節於

此重記之但大記云夫人東面亦如之此云夫人

東面坐馮與踊唯此四字義皆同也今攷喪大記

商祝鋪絞紛衾衣多衣字士盥于盤上無北字士

舉遷尸于斂上多一士字

禮記鄭讀攷

卷四

聖

雜記下第二十一

猶是附於王父也。猶當為由由用也。附皆當作

附

喬樅謹案古音由猶二字義得通用孟子公孫丑
上由反手也音義引丁音云由義當作猶猶如也
古字借用耳又離婁下我由未免為鄉人也音義
引丁音云由與猶義同易豫卦由豫釋文引鄭云
用也馬作猶猶豫疑也附附說見前
則猶是與於祭也。注云酒亦當為由

喬樅謹案說詳見前

禮記鄭讀

卷四

聖

是以襲而后設胃也。注云襲而設胃言后衍字耳

喬樅謹案儀禮士喪禮言乃襲三稱下即言設胃

襲之是設胃正襲時之事不得言后故云衍字也

朋友虞附而退。注云附皆當為附

案說見前

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二月而禫十五日而禫。注云
當在練則弔上爛脫在此

喬樅謹案經言三年之。功衰不弔下言練則

弔文無所承故知當在此期之喪十一月而練

下以文爛而脫下文又言大功弔及小功總弔之

事皆以序相承也

待盈坎。注云坎或為壙

喬樅謹案坎壙義同周禮喪祝及壙說載除飾鄭
司農注云壙謂穿中也檀弓下其坎深不至於泉
也。修文篇作其穿深不至泉說文坎陷也陷者
地為壘之名說文又云壙壘穴也。一曰大也從
土廣聲淮南子壘形訓廣莫風之所生也注云坎
為廣莫風是坎亦兼有廣大之義
雖三年之喪可也。注云雖或為唯
案詳見前少儀

案詳見前少儀

禮記鄭讀攷

卷四

聖

則里尹主之。注云里或為士

喬樅謹案里與士聲相近故理官亦稱士官禮記

月令命理瞻傷注理治獄官也有虞氏曰士夏曰

大理又考工記匠人里為式注云里讀為已聲之

誤也

不踰封而弔。注云踰封越竟也或為越疆

喬樅謹案踰與越封與疆訓義並同說文踰越也

越踰也越即越。將仲子無踰我里毛傳踰越

也疆說文作畺云界也左傳襄三十年田有封疆

注封疆也呂覽樂成篇使田有封疆注封界也左

傳定十一年無人而封注封竟也竟亦境字國語
周語修其疆畔注疆境也

入自闈門○注云闈門或爲帷門

喬樅謹案闈帷聲近義通釋名釋牀帳云帷圍也
所以自障圍也周禮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注
云在旁曰帷在上曰幕皆以布爲之後漢書仲長
統傳注云在旁曰幃在上曰幄是帷與幃同詩氓
漸車帷裳儀禮士昏禮疏作漸車幃裳帷裳亦在
車旁者此闈門爲宮中旁側之小門儀禮士虞禮
記注云闈門如今東西掖門是也以其在旁故謂
之闈門亦得稱帷門耳

禮記鄭讀攷

卷四

四五

禮記鄭讀攷卷五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喪大記第二十二

寢東首於北牖下。○注云謂君來視之時也。病者恒居北牖下或為北墉下。

喬樅謹案阮氏校勘記云惠棟校宋本或為北墉下無北字衛氏集說同按釋文為墉音容是亦無北字又張敦仁論本禮記鄭注攷異云注或為北墉下各本同惟出井鼎所校宋本無北字案釋文以為墉作音是其本無也喬樅謂經寢東首於北

禮記鄭讀攷 卷五

牖下當作寢東首於牖下注病者恒居北牖下牖字當作墉或為北墉下當作牖下或為北墉下轉寫文有有譌脫耳何以言之鄭君釋經此句云謂君未視之時此據論語鄉黨篇疾君視之東首為說也論語注引苞氏曰處南牖之下東首皇侃疏曰玉藻君子之居恒當戶寢恒東首病本當戶在北壁下君既來而君不宜北面故移處南窗之下令君入戶而西轉得南向也故樂肇云南牖下欲令南面視之者也若此經作北墉下則是疾病恒處之所鄭注何緣釋為君來視之之時乎惟經實

作牖下故鄭君又云病者恒居北墉下明此云牖下者以君來視之而移處也士喪禮死于適室注云疾時處北墉下死而遷之當牖下士喪禮記士處適寢寢東首于北墉下注云將有疾乃寢於適室喪大記此篇與士喪禮記文略同皆論疾病時事或本以上文無君來視疾語故依士喪禮記作寢東首於北墉下觀儀禮注言今文于為於喪大記正作於字可為今文禮家依士喪禮記以改喪大記之証故鄭君云牖下或為北墉下釋文云北牖依注音酉舊音容下注牖下放此陸云依注音

禮記鄭讀攷 卷五

酉知鄭所注本作牖字鄭君本既作牖則於下不當有北字蓋涉或本北墉下而誤衍也古者室南為戶牖室北為墉無牖或亦有之但謂之向不名為牖故言牖下即知為室之近南處檀弓上篇飯於牖下以含一牀在室南牖下也士喪禮記設牀第當牖遷尸注云徙於牖下以襲一牀亦在室南牖下也陸云下注牖下放此明注中有牖下二字故陸云然如謂即釋注中病者恒居北牖下句則當言下注北牖放此矣陸又云為墉音容以經北牖下已言舊音容則注從可知故祇出注之或為

塘下釋云音容陸氏本蓋於經北牖下誤衍北字
於注或為北塘下又誤脫北字後人轉寫又誤脫
注中牖下二字遂致譌舛如是惠氏校語尚未得
其審也

賓出徹帷○注云徹或為廢

喬樅謹案徹廢義同曲禮下徹緣注徹猶去也禮
器天子諸侯之尊廢禁注廢猶去也士冠禮徹筮
席注徹去也此記上文廢牀徹褻衣注廢去也士
喪禮徹帷注徹帷屋之事畢則下之屋者褻舉之
名則此徹帷亦謂屋之也

禮記鄭讀攷

卷五

三

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冰
設床禮第有枕舍一牀製一牀遷尸于堂又一牀皆有
枕席君大夫士一也○注云此事皆沐浴之後宜承濡
濯弄於坎下札爛脫在此耳

喬樅謹案儀禮士喪禮管人汲之下云士有水用
夷槃可也是造冰寒尸事在沐浴之後故鄭據以
為說訂此節之為錯簡也

食於篋者盥○注云篋或作篋

喬樅謹案明堂位雕篋注云篋籩屬也以竹為之
與此注訓篋為竹筥義同篋或作篋者古篋字與

撰通漢書藝文志門人相與輯而論篋及叙傳下
篋書剛詩注並云篋與撰同此記釋文篋本又作
匪又作算攷士冠禮注云匪竹器名古文匪為篋
算亦與選通詩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朱穆絕交論
作不可算也周禮大司馬撰車徒注撰讀為算論
語斗筭之人何足算也漢書車千秋贊云斗筭之
徒何足選也是其証已

紵五幅無統○注云統以組類為之綴之領側若今被
識矣生時禪被有識死者去之異於生也統或為黹

喬樅謹案詩葛覃傳古者后織元統釋文云統織
禮記鄭讀攷

卷五

四

五采如縮狀正義云統織五采為之統雖備五采
然國語魯語及毛傳並云后織元統則統自以元
為正色冕之前垂及懸瑱之物皆用之後遂施之
於被綴之領側緣飾以為識領謂被頭側謂被旁
也字亦作統玉篇衣部統被緣也廣韻四十感引
碑蒼亦云統被緣也統或作黹者統與髡通詩髡
彼兩髦說文引作統文選魏都賦髦若元雲舒蜺
以高垂注髮垂貌也髦又與黹通文選藉田賦翠
幕黹以雲布注引魏文帝愁霖賦曰元雲黹其四
塞黹黑貌也黹說文小黑也玉篇黑部黹下云黹

點垢濁是黜黜義同故或假黜爲執字也

君之喪大胥是斂眾胥佐之大夫之喪大胥侍之眾胥是斂士之喪胥爲侍士是斂○注云胥樂官也不掌喪事胥當爲祝字之誤也大祝之職大喪贊斂喪祝卿大夫之喪掌斂士喪禮商祝至斂

喬樅謹案周禮春官大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

小祝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喪祝上士二人中

士四人下士八人儀禮士喪禮夏祝鬻餘飯注夏

祝習夏禮者商祝襲祭服注商祝習商禮者祝取

銘置于重注祝習周禮者也小祝喪祝皆所謂眾

禮記鄭讀攷

卷五

五

祝者祝亦謂喪祝夏祝商祝則喪祝之屬耳

士與其執事則斂○注云執或爲僦

喬樅謹案集韻二十六緝僦執事者通作執類篇

人部字作僦云執事者陸德明禮記釋文云爲僦

音執本亦作執案執字疑誤放集韻類篇並云執

古作執釋文執字蓋執之譌古文字少藝藝字皆

作執勢亦假執字爲之禮運在執者去是也稅即

執之異文集韻十三祭執古作執執者托持種之

執亦持也義得相通

裁猶冒也○注云裁猶制也字或爲材

喬樅謹案裁與材古通用字國語魯語夫苦匏不

材於人注材讀若裁晉語官師之所材也注材古

裁字荀子解蔽篇經緯天地而材官萬物注材或

爲裁材又通作財財裁古亦通用易泰卦財成天

地之道釋文荀本作裁漢書律厯志下引亦作裁

成天地之道又繫辭化而裁之釋文裁本作財荀

子非十二子篇一天下財萬物儒效篇然而通乎

財萬物養百姓之經紀注並云財與裁同

祥而黜聖○注云黜聖聖室之飾也地謂之黜墻謂之

聖黜聖或爲要期

禮記鄭讀攷

卷五

六

喬樅謹案聖室猶言惡室也倚廬者倚木爲廬不

柱楣不塗旣塗柱楣塗廬不於顯者旣練居聖室

塗之以泥而不爲飾故名惡室雜記廬聖室之中

釋文聖本作惡是也儀禮旣夕記主人乘惡車注

古文惡作聖釋名釋宮室曰聖亞也次也先泥之

次以白灰飾之也亞音惡易繫辭而不可惡也釋

文荀爽本作亞禮器必先有事於惡池秦惠王詛

楚文作亞馳是亞即惡字爾疋注曰黜黑飾地也

聖白飾墻也以白飾墻即劉熙所云次以白灰飾

之也黜聖或爲要期者期猶時也會也荀子富國

篇曰憤然要時務民注要時趨時也馬融長笛賦曰馳趨期而赴躡注期會也趨期即趨時之義時亦會也上文云既葬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既練居室室不與人居君謀國政大夫謀家事則此既祥之後可與人要約期會躬服其事亦承上文言以漸而復常耳

禫而內無哭者○注云禫或皆作道

案士虞禮中月而禫注云禫之言澹古文禫或爲導說文因讀若三年導服之導

喬樅謹案道字即導之省借說文一書三言導服

禮記鄭讀攷 卷五

之導谷部酉舌見从谷省因古文因讀若三年導

服之導木部棧遯其也从木炎聲讀若三年導服

之導又穴部突深也一曰竈突从穴火求省讀若

禮三年導服之導段玉裁曰今文禮作禫古文禮

作導鄭從今文故見古文於注許從古文故皆云

導服示部有禫字後人增也導服者導凶之吉也

導古語蓋讀如澹故今文變爲禫字胡承珙曰今

案經典皆相承作禫無作導者故鄭從今文士虞

記注云古文禫或爲導是古文本亦有作禫者也

君弔則復殯服○注云復或爲服

喬樅謹案注云復反也反其未殯未成服之服新君事也疏言殯時未成服之服則首經免布深衣也不散帶故小記云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然則服殯服者亦謂服其殯時未成服之服也其義並同

君弔見尸柩而后踊○注云踊或爲哭或爲浴

喬樅謹案上文言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君稱言

視祝而踊主人踊皇氏云雖殯未塗則得踊鄭此

注云塗之後雖往不踊塗則不見尸柩故不踊也

踊或爲哭者踊必先哭士喪禮君若有賜焉則視

禮記鄭讀攷 卷五

斂君至入門升自阼階西鄉君坐撫當心君哭主

人哭主人拜稽顙成踊又云乃奠君要節而踊主

人從踊或爲踊或爲哭禮節並同作浴者乃字之

誤耳

實于綠中○注云綠當爲角聲之誤也角中謂棺內四

隅也此綠或爲篋

喬樅謹案前文君裏棺用朱綠用雜金錯大夫裏

棺用元綠用牛角錯士不綠注云錯所以琢者裏

正義曰裏棺謂以貼棺裏朱繪貼四方以綠繪貼

四角定本經中綠字皆作琢琢謂錯琢朱繪貼於

棺也阮氏校勘記引惠棟云綠當依定本作琢作琢者是也琢釋文音陟角反與角音近故爲聲之誤也若如孔疏本作朱綠則綠繪貼棺四角實于綠中卽實棺之四角鄭君何必以綠爲字誤卽篋者廣雅釋器云篋也方言云篋小者謂之篋案此篋字當讀爲幃廣雅釋器幃篋也幃之爲言婁也婁聚也鄭注言篋與婁通或曰將實爪髮棺中必爲小囊盛之則篋當亦小囊也莊子達生篇死得於豚楯之上聚婁之中釋文引司馬彪云聚婁器名也今冢壙中注爲之一云聚婁棺柳也

禮記鄭讀攷

卷五

九

大夫殯以幃○注云幃或作罽或作埤

喬樅謹案周禮司几筵每敦一几注敦讀曰壽壽覆也棺在殯則樽壽既窆則加見皆謂覆之段玉裁曰敦在古音第十三部壽在第三部聲類不同而敦弓卽彫弓鷲卽雕皆於雙聲求之敦之讀壽蓋亦以雙聲也據段氏說則此幃字或作罽作埤者皆以雙聲假借當讀爲敦爾雅釋邱曰邱一成爲敦邱又曰如覆敦者敦邱孫炎注云敦邱形如覆敦敦器似孟郭璞注云今江東呼地高堆者爲敦然則知以敦者謂爲高堆如覆敦之形天子諸

侯之殯也異塗屋屋謂殯上覆如屋者也天子上爲四注諸侯不四注皆如屋形以覆之大夫殯不爲屋但如敦形以覆之士則掘肆見衽塗之而已不爲敦形也一曰罽平底也見廣川書跋三引字林曲禮上篇進矛戟者前其罽注平底曰罽取其罽地君殯用斬輅者四輪殆地大夫之殯廢輅置棺西墻下倚西壁而三面橫之有平底頓地之象故稱爲罽又作埤者埤射桌也衆經音義一引通俗文射棚曰埤蓋亦爲平底以頓於地也

禮記鄭讀攷

卷五

十

素錦褚加爲荒○注云偽當爲帷或作于聲之誤也

喬樅謹案正義云偽字與帷聲相近又諸本偽字作于者于帷聲又相近因聲相近而遂誤作偽字或作于字故云聲之誤也今案記言飾棺君龍帷黼荒大夫畫帷畫荒士布帷布荒荒謂在上者帷謂在旁者皆衣柳之飾雜記云素錦以爲屋而行屋卽此記所謂素錦褚也以褚覆竟始加帷荒於其上故知偽字乃帷之誤

皆戴綬○注云綬當爲綬讀如冠蕤之蕤案詳見前王制

君葬用輅四綈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用輅一綈二

碑御棺用茅士羣用國車二綽無碑比出宮御棺用功布○注云大夫廢輶此言輶非也輶皆當爲載以輅車之輅聲之誤也輅字或作輅是以又誤爲國輅車輅車也綽或爲率

案輶輅說詳見前雜記綽即紼字

喬樅謹案率即綽之消借詩采菽紼縞維之毛傳

紼紼也爾雅釋水紼紼也孫炎注紼大索也釋文

云紼字本或作綽王制爲越紼而行事注紼輶車

索周禮遂人及藎帥而屬六綽注綽舉棺索也儀

禮既夕禮屬引注引所以引柩車在軸輶曰紼釋

禮記鄭讀攷

卷五

十一

名釋喪制曰從前引之曰紼紼發也發車使前也

綽又作弗左氏宣八年傳始用葛弗注弗所以引

柩正義云弗字禮或作紼或作綽繩之別名也

凡封用綽負碑去引○注云封周禮作窆窆下棺也此

封或皆爲斂檀弓曰公輸若方小斂班請以機封謂此

斂也

案詳見前檀弓

喬樅謹案封或爲斂者斂藏也檀弓上篇國子高

曰墓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

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槨周於棺土周於槨釋名釋

喪制曰衣尸棺曰斂斂者藏也斂藏不復見也案封亦斂藏之意故鄭君言棺之人坎爲斂與斂尸相似記時同之耳

大夫士以咸○注云咸讀爲緘今齊人謂棺束爲緘繩咸或爲械

喬樅謹案廣雅釋器緘索也莊子肱篋篇釋文引

廣雅曰緘繩也釋名釋喪制曰棺束曰緘緘函也

古者棺不釘也咸者緘之消借莊子天運篇其有

機緘而不得已耶釋文緘司馬本作咸是一字通

用之証咸又作械者說文械篋也从木咸聲緘束

禮記鄭讀攷

卷五

十一

篋也从系咸聲蓋亦以聲同通假史記天官書間

可械劍菴林曰械音函函容也索隱云械字本有

函音故字從咸

祭法第二十三

相近於坎壇。注云相近當為禴祈聲之誤也。

喬樅謹案釋文云相近依注讀為禴祈如羊反下

音巨依反王肅作祖迎也滅玉林曰案禴字从襄

襄與相聲亂祈近皆斤聲故禴祈誤為相近注義

甚精鄭不云相近或為祖迎則知本無作祖迎者

孔叢子書論云祖迎于坎壇所以祭寒暑也與王

肅同書禮于六宗正義云惟王肅據家語六宗與

孔同則家語言六宗亦取祭法為說其相近於坎

壇必作祖迎於坎壇孔叢子偽書疑與家語皆出

禮記鄭讀攷

卷五

三

於肅手故其文往往互相祖述鄭以相近為禴祈

聲近之誤肅於禮記改為祖迎見作相近者乃形

近之誤而非聲近之誤肅解禮記及家語祖迎當

同周禮迎寒迎暑說今家語雖闕可據孔叢子推

測之又恐後人不信其說因託之家語又著之孔

叢子以証之喬樅謂禴猶卻也則禴即撻卻之義

宋本岳本禴祈禴卻字皆作撻衛氏集說同是鄭

君讀相為撻撻古文消作襄詩出車徽攸于襄釋

文襄本或作撻可証襄相古多假借用之楚詞離

騷聊逍遙以相羊文選上林賦逍遙乎襄羊西京

賦相羊乎五柞之宮是其驗也近字古音如祈詩

杕杜會言近止征夫邇止以近與邇韻崧高往近

王粲鄭箋讀如彼記之子之記說文近讀與記同

是詩以近為近字之假借皆讀聲相似故耳

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注云宗皆當為祭字之

誤也祭之言營也

喬樅謹案祭誤作宗者蓋簡蝕去上半字故與宗

形近似而譌也周禮大祝四曰祭注引鄭司農云

祭日月星辰山川之祭也春秋傳曰日月星辰之

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祭之山川之神則

禮記鄭讀攷

卷五

古

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祭之元謂祭如日食以朱

絲祭社攷說文示部祭設綿蕤為營以禴風雨霜

雪水旱癘疫於日月星辰山川也从示祭省聲一

曰祭衛使灾不生禮記曰雩祭祭水旱據許引禮

記直作雩祭是禮家舊讀宗皆為祭鄭君亦依師

讀說之初學記十三禮部引王肅尚書注曰幽祭

祭星也雩祭祭水旱也藝文類聚三十八卷祭祀

類引王肅注同肅好與鄭為難者亦讀宗為祭蓋

足証其為舊讀如此

顯考無庸。注云此適上云顯考無庸非也當為皇考

之誤

喬樅謹案據上文云大夫三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顯考祖考無廟下文云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則適士二廟祭考與王考其皇考即無廟是顯字當為皇之誤皇考者曾祖也顯考者高祖也

禮記鄭讀攷

卷五

五

祭義第二十四

霜露既降。注霜露既降禮說在秋此無秋字蓋脫爾。喬樅謹案據下文春雨露既濡有春字春秋互文知此無秋字偶文脫耳云禮說在秋是禮家師說皆以為宜有秋字也。

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饗焉。注云上饗或為相。

喬樅謹案郊特牲相饗之也注云相謂詔侑也詔侑尸者欲使饗此饌也又云祭祀之相王人自致其敬盡其嘉而無與讓也注云相謂詔侑尸也故此記饗字或作相相饗聲亦相近一曰詩采蘋于

禮記鄭讀攷

卷五

六

以湘之毛傳湘亨也漢書郊祀志禹鑄九鼎皆嘗鬴亨上帝鬼神顏注鬴亨一也鬴亨煮而祀也引韓詩曰于以鬴之秦湘即鬴之古文假借字湘鬴並訓為亨亨古文皆作亨與亨同饗字之假作相猶鬴字之假作湘也

趨以數。注云趨讀如促數之言速也

案詳見前曾子問

齊齊漆漆然。注云漆漆讀如朋友切切

喬樅謹案漆在入聲五質切在入聲十六屑質屑古音同在第十二部故切切漆漆得以聲近假借

漆漆者容也自反也注云自反猶言自脩整也攷廣雅釋訓云切切敬也敬即脩整之義王氏念孫曰論語子路篇朋友切切惇惇兄弟怡怡馬融云切切惇惇相切責之貌怡怡和順之貌案切切惇惇益皆敬貌朋友則尚敬兄弟則尚和大戴禮會子立事篇云宮中雍雍外焉肅肅兄弟悻悻朋友切切遠者以貌近者以情近者以情謂雍雍悻悻也和也遠者以貌謂肅肅切切也敬也切遠作漆鄭注祭義云漆漆言自脩整是亦以漆漆為敬也已徹而退無敬齊之色而忘本也○注云而忘本而衍禮記鄭讀攷 卷五 七

字 喬樞謹案上文固也疏也不愛也教也與此句文皆一例故知而字為衍文 卿大夫序從○注云序或為豫

案鄉射禮豫則鈞楹內注今言豫者州學也讀如成周宜謝災之謝周禮作序今文豫為序

喬樞謹案說文豫象之大者序東西牆也敘次第也三者雖義異而聲皆相近故古文多通用爾雅釋言豫敘也釋地豫州釋文引元命包云豫之言序也書序陶謨序敘九族鄭注敘次序也漢書王

莽傳引作序序又與謝通詩崧高于邑于謝潛夫論志氏姓作于邑于序謝又訓為敘淮南俶真訓二者代謝舛馳高誘注云謝敘也

燭祭祭腥而退○注云燭祭祭腥或為合祭腥泄腥熟也

案正義謂燭祭祭腥四字禮記他本為合祭腥泄腥熟六字也說詳見前郊特牲

喬樞謹案合祭腥泄腥熟即郊特牲所云腥肆燭臉祭也燭與脂通臉熟也泄當是肆之假借古文肆為肆見儀禮聘禮記古書肆為肆見周禮小宗禮記鄭讀攷 卷五 六

伯注是肆肆通用肆又與勛通詩雨無正莫知我勛左氏昭十六年傳作莫知我肆爾雅釋詁勛字亦作肆肆通作泄猶肆之通作勛也肆肆泄勛古音皆同部字

殷人祭其陽○注云陽讀為曰雨曰陽之陽謂日中時也

喬樞謹案陽與闇對文義訓為明曾子問是謂陽厭注云明者曰陽是也詩七月我朱孔陽毛傳陽明也書堯典曰暘谷史記五帝本紀作陽谷正義曰暘或作暘洪範時暘若漢書五行志作時陽若

論術寒溫篇陽者是陽賜二字音義並同

終始相巡○注云巡讀如沿漢之沿謂更相從道

喬樅謹案巡與沿訓義相同文選東都賦注引逸

禮曰巡狩者何巡者循也白虎通及風俗通並同

荀子榮辱篇鉛之重之又反鉛察之而俞可好也

禮論篇則必反鉛過故鄉注均云鉛沿同鉛循也

鉛過故鄉禮記三年間作巡過故鄉沿巡俱訓為

循故古相通假樂記故明王以相沿也注沿或為

緣緣亦循也見廣雅釋詁四

陰為野土○注云陰讀為依廕之廕

禮記鄭讀攷

卷五

五

喬樅謹案陰字本有廕義釋名釋天曰陰陰也氣

在內與陰也釋形體曰陰陰也言所在陰翳也書

洪範惟天陰騭下民馬融注陰覆也覆即庇廕之

義詩黍稷既之陰女釋文陰鄭音蔭覆陰也左氏

昭元年傳趙孟視蔭釋文蔭本作陰

焜蒿懷愴○注云蒿或為蕪

喬樅謹案鄭君云蒿謂氣蒸出貌則蒿字當為歔

之假借說文歔氣出兒从欠高高亦聲漢書揚雄

傳下則不能溱滃雲而散歔蒸注歔蒸氣上出也

文選張華勵志詩注引張揖字詁云歔氣上出貌

歔蕪廣韻同在四宵歔蒿說文並从高聲蓋皆以

音近通假

燔燎羶薶○注云羶當為馨聲之誤也

案下文亨孰羶薶大戴禮曾子大孝作鮮香詳見前

郊特牲

見以蕭光○見間以俠緹○注云見及見間皆當為隲

字之誤也

喬樅謹案正義云凡隲者所見錯雜之義故隲旁

見也釋文云見依注作隲音間廁之間見間依注

合為隲字音閉廁之間攷儀禮士昏禮注引孟子

禮記鄭讀攷

卷五

五

曰將隲良人之所之釋文云將隲今本亦作見攷

賈疏本作將見引孟子注云聊視也彼聊為視亦

得為見故鄭此注為見也喬樅謂賈說非是鄭君

於祭義見字云當為隲之誤豈引孟子反以隲字

作見乎當從釋文本隲字為是隲誤分為見閉二

字者惠棟九經古義謂如孟子正心當為忘史記

刺齒當為齧皆一字誤為二字也

則易直子諒之心○注云子讀如不子之子

案詳見前樂記

故禮有報而樂有反○注云報皆當為褒聲之誤

案詳見前樂記

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注云頃當為跬聲之誤也

案大戴禮曾子大孝篇同

喬樅謹案跬荀子書皆作踮如勸學篇不積跬步
解蔽篇醉者越百步之溝以為踮步之滄也注云
踮與跬同半步曰跬跬字古書作踮以聲誤而為
頃字故鄭君云頃當為跬說文走部跬半步也从
走圭聲讀若跬同段玉裁云跬今字作跬司馬法
曰一舉足曰跬跬三尺兩舉足曰步步六尺讀若

禮記鄭讀攷

卷五

五

跬同當作讀若圭三字淺人所改也伍被傳作窺
同部假借祭義作頃異部假借支與清轉移次近
也段說良是莊子駢拇篇而敬跬譽無用之言釋
文引向注跬近也跬司馬本作跬是跬即跬字說
文火部跬行窺也从圭聲讀若同字林跬口類反
此足為跬頃古音相近之証

而術省之○注云術當為述聲之誤也

案士喪禮不術命注古文術作述

喬樅謹案術述古字通用詩日月報我不述韓詩
作報我不術隸釋載漢脩堯廟碑歌術功稱韓勅

後碑共術韓君德政張表碑方伯術職樊敏碑臣
子喪術靈臺碑陰州里稱術皆假術為述字

禮記鄭讀攷

卷五

五

祭統第二十五

心忱而奉之以禮○注云忱或為述

喬樅謹案祭義曰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忱

惕之心如將見之即此心忱之義高誘注云忱然

猶惕然也淮南原道訓忱然若有所誘慕忱或為

述者以聲同假借述猶文作述見許氏說文故左

傳西乞術史記晉世家作西乞秣漢書武帝紀忱

於邪說如惇曰忱音忱惕見誘忱於邪說也師古

曰忱或體詠字詠者誘也音如戌亥之戌南越傳

曰不可說好語入朝諸如此例音義同耳是古又

禮記鄭讀攷

卷五

三

假忱為詠字皆以音同通借

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注云齊或為案

案詳見前禮運

宮宰宿夫人○注云宿讀為肅肅猶戒也戒輕肅重也

案少牢饋食禮乃宿尸注宿讀為肅古文宿皆作羞

特牲饋食禮乃宿尸注宿讀為肅古文宿皆作羞凡

宿或作速記作肅周禮亦作宿

喬樅謹案公食大夫記不宿戒注云食禮輕也此

所以不宿戒者謂前期三日之戒申戒為宿謂前

期一日士冠禮鄉飲酒禮鄉射禮並言王人戒賓

少牢饋食禮特牲饋食禮並言乃宿尸有司徹言

宗人戒侑是戒輕而宿重禮器七日戒三日宿慎

之至也注云戒散齊也正義以戒謂戒慎宿致齊

也宿之言肅肅敬之義也攷說文戒警也肅持事

振敬也是戒肅皆敬事之意宿或作速者爾雅釋

詁肅速也訓義並通儀禮古文宿作羞者胡承珙

曰漢書百官公卿表上林苑有御羞顏師古曰今

長安城御宿宿川也羞宿聲相近

及迎牲君執紉○注云紉所以牽牲也周禮作紉

喬樅謹案紉之言引也所以引車者曰鞅所以牽

禮記鄭讀攷

卷五

三

牲者曰紉說文鞅引軸也从草引聲紉牛系也从

系引聲讀若改鞅通作紉亦省作引周禮小宰屬

其六紉釋文紉本作引是也紉即紉之異文周禮

封人置其紉釋文本又作紉眾經音義十五紉古

文紉紉二形同又案封人注引鄭司農云紉著牛

鼻繩所以牽牛者今時謂之雉與古者名同元謂

紉字當以身為聲儀徵阮氏謂國語晉語申生雉

經雉即紉字紉繩也左傳都城過百雉亦以繩為

度之名與城之以板為度名同板度縱雉度橫也

然則雉紉與紉皆繩之別名雉紉聲近假借字紉

紉義同通用字爾雅釋詁引同訓為陳周禮以
紉作繻國語以繻為雉說文讀紉若吹此可為音
近義同之証矣

士執芻○注云芻或為糶

喬樅謹案說文芻刈草也小爾雅廣物釋謂之芻
廣雅釋草稻稷謂之稗稷謂之糶是芻糶字通
王氏念孫曰稷莖之名糶猶麻莖之名屬蒲莖之
名屬也玉篇云麻莖也古文作糶士喪禮記云
御以蒲菽注云蒲菽杜蒲莖也古文菽作糶屬糶
糶三字並以芻為聲義相近矣

禮記鄭讀攷

卷五

三五

百官進徹之○注云進當為餽聲之誤也進徹或俱為
餽

喬樅謹案下句云下餽上之餘也明此百官有事
者皆餽訖乃徹之特牲饋食記曰若有公有司私
臣皆徹悉注云公有司亦士之屬命於君者也私
臣目已所辟除者疏謂府史之等不命於君者也
公有司獻次眾賓私臣獻次兄弟注言亦皆與旅
由士禮推之則天子諸侯之祭百官有事於廟者
皆餽從可知也進餽聲相近因而致誤耳或本進
徹二字俱為餽則又誤重餽字於文不辭故鄭亦

不從

而舍奠於其廟○注云舍當為釋聲之誤也

喬樅謹案舍即捨之消借說文捨釋也从手舍聲
周禮占麥乃舍萌於四方注云舍讀為釋舍萌猶
釋菜也古書釋某釋奠多作舍字萌菜始生也釋
奠昔告將時田或將征伐甸祝舍奠于祖廟注云
舍讀為釋儀禮鄉飲酒主人釋服注古文釋作舍
大射儀獲而未釋獲注古文釋為舍聘禮記釋載
周禮大馭注引作舍載皆舍釋通用之証

輝者甲吏之賤者也○注云輝周禮作鞞鞞鞞皮韋
禮記鄭讀攷

卷五

三五

喬樅謹案周禮攷工記鞞人為鞞陶注引鄭司農
云鞞書或為鞞鞞陶鼓木也元謂鞞者以鞞陶名
官也鞞即陶字從韋賈疏云後鄭謂鞞人為鞞陶
不取鞞字為官名案賈說非是凡周禮注言故書
某為某與書或為某文例不同故書即周禮之古
文書則他書耳樂師皇舞注云故書皇作聖鄭司
農云聖讀為皇書亦或為皇是故書與書分析甚
明又大宰官聯注引鄭司農云聯讀為連古書連
作聯古書亦泛謂周秦古書與凡言故書者不同

皆非指周禮本書也此注云輝周禮作鞞明周禮故書今書同作鞞字故於攷工記前文函鮑鞞韋裘注云鞞讀爲鞞按云歷運之運不言異文有作鞞者然則周禮本作鞞字他書或作鞞耳鄭不言鞞當爲鞞知是仍從周禮本字作鞞也輝與鞞並從軍聲故禮記以音同假輝爲鞞字說文革部云鞞攻皮治鼓工也从革軍聲讀若運或从韋作鞞是從革者爲正字故鄭注鞞人云鞞卽陶字從草謂臯陶字亦當從草作鞞也

經解第二十六
故衡誠懸○繩墨誠陳○規矩誠設○注云誠猶審也或作成

喬樅謹案成者誠之消假字詩我行其野成不以富論語顏淵篇引作誠不以富檀弓成人有其兄死釋文成或作郈左氏春秋桓六年公會紀侯于成穀梁作郈皆假成爲郈字左氏文十一年王子成父管子小匡篇作城父魯峻碑陰勃海高成河間阜成又皆假成爲城字

哀公問第二十七

子志之心也○注云志讀為識識知也

案大戴禮記哀公問子孔子篇正作識

喬樞謹案志通作識易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

行釋文識劉作志論語子張篇賢者識其大者不

賢者識其小者漢石經識字作志漢書劉向傳亦

作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周禮保章氏

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注云志古文識眾

經音義十六引字詁曰志今作識是志識古今字

之異緇衣篇為上可望而知也為下可述而志也

禮記鄭讀攷 卷五

注云志猶知也廣雅釋詁二志識也國語晉語二

三子志之又能志善也注並云志識也王氏引之

曰大戴禮保傅篇成王有知而選太公為師周公

為傅左傳昭二十六年宣王有志而後效官有志

猶言有知也楚詞天問師望在肆昌何志王注曰

言太公在肆肆而屠文王何以志知之也志知即

識知是志與知同義

仲尼燕居第二十八

孔子閒居第二十九

夙夜其命宥密○注云詩讀其為基聲之誤也基謀也

喬樞謹案說文其籀文箕下基也字亦作万巽

字其多作万字万與八同則其字本有基義基

字作其蓋古文之消借也禮下梁曰蕪其注其辭

也周禮大祝注引梁曰蕪其是假其為其字易繫

辭死其將至釋文其本作期春秋邾庶其漢書地

理志作庶期是假其為期字儀禮士喪禮度茲幽

宅兆基注古文基作期是又假期為基字鄭君此

注訓基為謀義與毛傳異爾雅釋詁基謀也郭璞

禮記鄭讀攷 卷五

注云見詩益本三家詩今文說王氏引之曰書康

誥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雒正義引鄭注曰

基謀也與禮記此注同某氏傳以初基為初造基

於基上加造字以釋之非是基或通作基定四年

左傳管蔡啓商基閉王室謂謀閉王室也郝氏懿

行曰基者釋言云經也設也經營設造與謀義亦

近基又通作謀玉篇廣韻並云謀謀也余疋釋文

基本或作謀蓋基為本字謀為假音謀為或體耳

至於湯齊○注云詩讀湯齊為湯躋躋升也

案詳見前樂記

貴不嫌於上○注云嫌恨不滿之貌也嫌或為嫌

喬樅謹案說文心部嫌疑也女部嫌不平於心也

一曰疑也則古者嫌恨之嫌與嫌疑之嫌字通用

易文言傳為其嫌於陽也釋文云鄭作謙謙字當

轉寫荀虞陸董作謙詩采薇正義引鄭注云嫌讀

如羣公謙之謙古書篆作立心與水相近讀者失

之故作嫌古者嫌嫌謙皆以音近假借易謙釋

文引子夏傳作謙謙謙也大學此之謂自謙注謙

讀為嫌荀子仲尼篇信而不忘處謙注謙讀為嫌

禮記鄭讀攷 卷五

非十二子篇嗛然而終日不言注嗛與嫌同漢書

趙充國傳媮得避嫌之便注嫌亦嫌字皆其証也

王氏引之曰嫌為古嫌字而學者曾莫之察嫌之

音僅見於說文注下小徐音賢兼反大徐音戶兼

切並與嫌同蓋說文舊音也

言乃謹○注云謹當為歡聲之誤也

案詳見前樂記

大斂於阼○注云阼或為堂

喬樅謹案士喪禮小斂畢設牀第于兩楹之間奉

尸使于堂饌于東方奠席在饌北斂席在其東是

大斂於阼即堂之東階上故或本作大斂於堂仲
尼燕居曰室而無奧阼則亂於堂室是阼亦得以
堂言之也

禮記鄭讀攷

卷五

三

不變塞焉○注云塞或為色

喬樅謹案鄭君訓塞為實是以塞為塞之假借說
文塞實也从心塞省聲虞書曰剛而塞史記夏紀
作剛而實今書臯陶謨作剛而塞塞或為色者塞
色音相近漢書西域傳塞種即釋種亦以聲近借
塞為釋字一曰色謂正色立朝不變色者不變其
義形於色之素也於義亦通
素隱行怪○注云素讀如攻城攻其所僚之僚僚猶鄉
也

禮記鄭讀攷 卷五

案正義謂鄭注所引據司馬法文

喬樅謹案荀子議兵篇蘇刃者死楊倮注云蘇讀
為僚僚向也文選陶徵士誄僚幽告終李善注云
僚向也又漢書鄒陽傳見性素注云素謂心所向
也則素字亦有向義向即鄉也錢大昕曰詩如彼
遡風毛傳亦訓為鄉遡素同音又同義也
可以與知焉○注云與讀為贊者皆與之與

案替者皆與士昏禮文

喬樅謹案說文與黨與也从舛从与舛古文與又
与賜予也一与為与此与予同是古者黨与与

作與賜予之与作与今字同作與又干與之與讀

聲如豫古文或亦借用豫字士昏禮記我與在注
云與猶兼也古文與為豫鄉飲酒禮賓介不與注
云與及也古文與作豫鄉射禮賓不與聘禮介皆
與士虞禮記主人不與注並云古文與作豫穀梁
傳十九年傳因邾以求與之盟范注與厠豫也漢
書高帝紀下世世無有所與師古注與讀曰豫又
萬民與苦甚師古注引如淳曰與音相干與之與
音讀皆與此注同

禮記鄭讀攷 卷五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
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
無人而不自得焉○注云素皆讀為僚自得謂所鄉不
失其道

喬樅謹案素僚二字今注疏本誤倒惠棟校宋本
作素皆讀為僚宋監本岳本同錢大昕曰鄭前注
素隱行怪云素讀為攻其所僚之僚故此處省文
但云素皆讀為僚前後諸素字鄭皆取僚義而訓
為鄉也

故栽者培之○注云栽讀如文王初載之載栽猶植也
今時人名草木之植曰栽築牆之板亦曰栽栽或為茲

案下文上天之載注載讀曰栽

喬樅謹案栽載並从哉聲故古相通用論衡骨相篇曰出土為栽葉文選潘安仁在懷縣詩曰稻栽蕭芊芊李善注云凡蒔草謂之栽此名栽植為栽也左氏莊二十九年傳水昏正而栽注云於是樹板榦而興作疏云栽者樹立之語此名板築為栽也詩大田俶載南畝箋云載讀為箇架之箇音讀亦與栽同栽或為茲者哉茲古音同部詩下武昭茲來許續漢書祭祀志注引東觀漢記作昭哉來許益亦以聲近通假

禮記鄭讀攷 卷五

壹戎衣○注云衣讀如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虞夏商周氏者多矣今姓有衣者殷之冒與壹戎殷者壹用兵伐殷也

喬樅謹案惠棟九經古義曰案康誥云壹戎殷故鄭讀從之古依字作身从反身殷字從此故讀殷為身聲如依也呂覽權勳篇云親郭如夏高誘注郭讀如衣今兗州人謂殷氏皆曰衣言樂民親殷如夏氏也江聲曰康誥紹聞衣得言衣亦當讀為殷謂紹文考所聞殷之德言也逸周書世俘解云古朕聞文考修商人典是文考聞殷先王之德言

而奉行之尚書先有棘下生之傳後則濟南伏生皆齊人也古人書字聲同則輒假借齊語般衣同聲故或以衣為般喬樅謂禮記傳自后蒼蒼亦齊人也故此篇壹戎般作壹戎衣偽孔傳乃云壹著戎衣而滅紂斯為謬矣

踐其位○注云踐猶升也踐或為績

喬樅謹案踐績聲相近詩崧高王績之事釋文引韓詩作王踐之事踐任也王符潛夫論志氏姓篇作王薦之事蓋皆以聲近假借史記秦始皇本紀引賈生過秦論然後斬華為城徐廣曰斬一作踐

禮記鄭讀攷 卷五

索隱曰踐亦出賈本論又崔浩曰踐登也漢書陳勝項籍傳贊引賈生論作然後踐華為城集注引服虔曰斷華山為城晉灼曰踐登也師古曰晉說

是喬樅謂踐又與剪通史記孝文紀皆無踐集解引服虔曰踐剪也剪斷也漢書文帝紀集注引伏儼曰踐剪也故踐字亦得訓斷晉灼崔浩並訓踐為登登即升也

其如示諸掌乎○注云示讀如窳諸河干之窳真置也案易竇於叢棘劉表作示

喬樅謹案惠棟九經古義云古窳字多作示范甯

注穀梁引易云繼用徽纆示于叢棘毛詩鹿鳴示我周行箋云示當作寘喬樅謂示寘以聲近假借文選齊竟陵文宣王行狀寘諸掌握正用中庸語荀子大略篇示諸櫜括注示讀爲寘人道敏政地道敏樹○注云敏或爲謀

喬樅謹案敏从每聲古音敏謀相近故得通假左氏僖二十八年傳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可爲敏謀音近之驗爾雅釋詁肇謀也釋言肇敏也可爲敏謀義通之証郝懿行爾雅義疏曰肇之爲言猶趙也穆天子傳云天子北征趙行郭注趙猶禮記鄭讀改 卷五 五

超騰也與敏疾義近王氏經義述聞曰洪範聰作謀謀與敏同國語晉語云知羊舌職之聰敏肅給也小雅或哲或謀毛傳云亦有明哲者有聰謀者毛傳以聰謀連文猶晉語以聰敏連文聰則敏不聰則不敏故五行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不謀卽不敏是毛公之解或哲或謀伏生之解聰作聖皆以謀爲敏董劉諸儒訓謀爲謀事胥失之也何晏景福殿賦曰克明克哲克聰克敏義卽本於洪範然則洪範舊說固有以謀爲敏者矣仁者人也○注云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

偶言 存偶今本作存問 此據聘禮疏訂正

喬樅謹案儀禮大射儀揖曰偶注云言曰者耦之事成於此意相人耦也聘禮每曲揖注云目人相人偶爲敬也公食大夫禮賓入三揖注云相人偶惠棟九經古義曰蓋賓主揖讓互相親偶親親之意亦如之也表記仁者人也注云人也謂施以人恩也春秋傳曰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也人也正義曰施人以恩謂意相愛偶人也引春秋傳者成十六年公羊傳文傳稱欲人愛此行父故特言舍之引之者証人是人偶相存愛之義也

禮記鄭讀改 卷五 五

阮氏寧經室集曰古所謂人偶猶言爾我親愛之辭獨則無偶偶則相親故其字从人二孟子曰仁也者人也謂仁之意卽人之也論語問管仲曰人也詩匪風疏引鄭注曰人偶同位之辭此則直以人也爲仁也意更顯矣小雅四月先祖匪人胡甯忍予此匪人之人實是仁字卽人偶之意與論語人也相同鄭箋解匪人爲非人孔疏疑其言之悖慢皆不知人卽仁也

既稟稱事○注云既讀爲餼餼稟稍食也

喬樅謹案說文氣饋客芻米也从米氣聲春秋傳

曰齊人來氣諸侯重文樂云氣或从既餽云氣或从食是餽稟字古但作氣或作氣既聲同餽字同既即槩字之濳借說文既小食也引論語曰不使勝食既今論語作氣許氏所稱蓋古論語也儀禮聘禮記曰如其饗既之數注云古文既為氣考工記玉人以致稍餽注云致稍餽造賓客納稟食也餽或作氣杜子春云當為餽

久則徵則悠遠○注云徵猶效驗也徵或為微

喬樅謹案微與徵義亦相通下文杞不足徵也注徵猶明也廣雅釋詁四徵明也華嚴經音義下引

禮記鄭讀攷 卷五

五

國語賈注微明也鄭君釋久則微徵則悠遠曰此言至誠之德既著於四方著即明也效驗亦明著之義王氏引之曰案作徹者為長徹達也見周語韋注

久則由一日以達終身由一時以達萬世故曰久

則微徵則悠遠蓋微與徵字形相似因譌為微耳

喬樅謂徵字亦有達義說文云徵召也从徵省王

為徵行於微而聞達者即徵也是其顯証

溫故而知新○注云溫讀如燂溫之溫謂故學之熟矣

後時習之謂之溫

喬樅謹案論語為政篇溫故而知新何晏注曰溫

尋也尋釋故者又知新者皇侃義疏曰溫溫燂也

故謂學已得之事也所學已得者則溫燂之不便

忘失此是月無忘其所能也新謂時所學新得者

也知新謂日知其所亡也溫是尋釋之義亦是燂

煖之義也廣雅釋詁三溫煖也水經延江水注溫

水一曰煖水左氏哀十二年傳盟若可尋也亦可

寒也賈逵注云尋溫也有司徹乃燂尸俎注云燂

溫也古文燂皆作尋記或作燂春秋傳曰若可燂

也亦可寒也鄭君引左傳尋作燂是尋字即燂之

省借

禮記鄭讀攷 卷五

四

雖善無徵無徵不信○注云徵或為證○徵諸庶民○

注云徵或為證

喬樅謹案書洪範念用庶徵鄭注云徵驗也大戴

禮文王官人篇慎用六證盧注云六證六徵楚詞

惜誦篇所以證之而不遠王注證驗也徵證一聲

之轉訓義相同易損卦徵忿釋文云劄作懲獨才

作證說文激清也从水徵省聲禮運澄酒在下澄

與激同

無不覆幬○注云幬亦覆也幬或為壽

喬樅謹案說文壽溥覆照也从火壽聲廣韻幬字

同燾左氏襄二十九年傳如天之無不幬也史記吳太伯世家作燾逸周書作雒解燾以黃土注燾覆也後漢書朱穆傳故夫天不崇大則覆幬不廣注云幬亦覆幬與燾同公羊文十三年傳魯公燾注云燾者冒也冒即覆之義釋文燾本作濤蓋亦以聲同假借

上天之載○注云載讀曰裁謂生物也

案詳見前

肫肫其仁○注云肫肫讀如誨爾肫肫之肫肫懇誠貌也肫肫或為純純

禮記鄭讀攷

卷五

聖

喬樅謹案集韻詩或作嘒通作詵肫詩抑誨爾諄諄釋文諄本作詵鄭君引作肫肫者肫蓋嘒之異文文選班固西都賦命夫嘒誨故老即用抑詩語嘒之或作肫猶諄之或作詵也爾雅釋訓詵詵藐藐釋文云詵本作諄老子道經沌沌兮釋文云沌本又作肫亦以聲同假借莊子胠篋篇而悅夫嘒嘒之意注嘒嘒以已誨人也肫肫或為純純者荀子哀公篇繆繆肫肫其事不可循注云肫與詵同大戴禮哀公問五義云穆穆純純其莫之能循儀禮士昏禮肫脾不升注云肫或作純皆聲同假借

禮記鄭讀攷

卷五

聖

禮記鄭讀攷卷六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表記第三十二

安肆日偷○注云肆或作襄

喬樅謹案肆从聿聲襄从執聲古音同部得相通假肆縱恣也襄蓋替之假借說文替日狎習相慢也从口執聲狎慢與縱恣義近廣雅釋言襄狎也義與替同又釋詁三肆踞也法言五百篇夷侯踞肆漢書叙傳何有踞肆於朝踞肆即狎慢之貌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

禮記鄭讀攷卷六

注云仁亦當言民聲之誤

喬樅謹案古文仁字祇作人易繫辭傳何以守位日人釋文云王肅卞伯玉桓元明僧紹作仁禮運注引何以守位日仁釋文云仁本作人墨子非命篇命者非人者之言也是以人爲仁字漢韓勅造孔席禮器碑四方士仁是以仁爲人字人與民古書通用書堯典敬授人時史記五帝紀作敬授民時漢書律歷志食貨志藝文志李尋傳引皆作敬授民時臯陶謨安民則惠後漢書左雄傳作安人則惠無逸篇懷保小民漢書谷永傳作懷保小人

呂刑篇天齊于民後漢書楊賜傳作天齊乎人皆其驗也

道有至義有考至道以王義道以霸考道以爲無失○注云此讀當言道有至有義有考脫一有耳

喬樅謹案釋文云道有至義依注讀爲道有至有義今陳澧集說本義上有有字七經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蓋依鄭讀增之

衣服以移之○注云移讀如水汜移之移移猶廣大也

喬樅謹案鄭君讀移如水汜移之移音與後同攷工記與人校車欲弁飾車欲後注云故書後作移

禮記鄭讀攷卷六

杜子春云當爲侈又鬼氏侈弁之所由興注云故書侈作移鄭司農云當爲侈可証古文多假移爲侈字國語吳語以廣侈吳王之心注侈大也淮南

本經侈苑囿之大注侈廣也儀禮少牢饋食禮衣侈袂注云侈者蓋半士妻之袂以益之周禮追師注引作衣移袂雜記下篇其衰侈袂注云侈猶大也

又案阮氏校勘記云惠棟校宋本水汜移水字作禾岳本宋監本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此本禾誤水按困學紀聞引亦作禾汜移與麥秀鋌對舉校

水按困學紀聞引亦作禾汜移與麥秀鋌對舉校

勘記說是也說文移禾相倚移也从禾多聲移从多聲兼有多義引申之又為廣大之義公羊成十年傳曰婦人以衆多為侈也注云侈大也移之訓為廣大義亦如是

節以壹惠○注云壹讀為一

案祭義壹舉足而不敢忘親大戴禮壹作一

喬樅謹案國語晉語鎮靖者修之則壹注云壹均一也是壹一義同廣雅釋詁一壹弋也弋即一字儀禮士冠禮鄉飲酒鄉射禮公食大夫禮壹揖壹讓注云古文壹皆作一有司徹皆答壹拜注云今

禮記鄭讀攷

卷六

文壹為一是壹一二字古今文互用

文而靜○注云靜或為情

喬樅謹案白虎通情性篇曰情者靜也廣雅釋詁四情靜也是情字本有靜義逸周書官人解情忠而寬貌莊而安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情作靜又飾貌者不靜大戴禮靜作情情靜二字古者以聲同通用王氏引之曰案情正字也靜借字也樂記云樂由中出故靜禮由外作故文靜亦當讀為情情者誠也實也大學解情者不得盡其辭注情實也淮南繆稱訓情繫於中行形於外高注情誠也樂

由中出故誠實無偽下文曰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唯樂不可以為偽正所謂樂由中出故情也下文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又曰情深而文明皆以情文相對為義也此云文而情者外有文章而內又誠實也情與文相對為義正與樂記同而正義乃云文而靜者臣皆有文章而又清淨失其指矣又大戴禮誠靜必有可信之色靜亦情之假借誠情必有可信之色者表記所謂情可信也

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注云入謂

禮記鄭讀攷

卷六

君受之入或為人

喬樅謹案入或為人者以形似而譌漢書武帝紀元光六年詔曰古者治兵振旅因遭虜之方入晉灼曰入猶還也入或作人因其習俗土地之宜而教革之也蓋亦以形近致誤

終事而退○注云事或為身

喬樅謹案注云事成則去是訓終為成或本終事作終身義當訓終為盡謂竭盡其身也蓋承上文不辟難不辭賤言之所謂事君能致其身者也唯天子受命於天○注云唯當為雖字之誤也

案詳見前少儀

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注云接或為交

喬樅謹案說文接交也呂覽懷寵篇兵不接刃注

云接交又愛士篇則刃無與接注云接交戰也荀

子儒效篇是言上下之交注交謂上下相交接也

又哀公篇止交不知所定注云交謂接待於物是

交接二字義同

禮記鄭讀攷

卷六

五

緇衣第三十三

尹吉曰○注云吉當為告告古文誥字之誤也尹告伊

尹之誥也書序以為咸有一德今亡

案下文尹吉曰注尹吉亦尹誥也

喬樅謹案告吉蓋以形近而譌告即古文誥字尚

書序作帝告史記殷本紀告作誥索隱云一作倍

周禮大祝三曰誥注引杜子春云誥當為告書亦

或作告易姤卦后以施命告四方釋文云誥鄭作

誥王肅同

臣儀行○注云儀當為義聲之誤也

禮記鄭讀攷

卷六

六

喬樅謹案周禮大司徒以儀辨等注云故書儀或

為義杜子春讀為儀小宗伯肆儀為位注引杜子

春讀同肆師治其禮儀注云故書儀為義鄭司農

云義讀為儀古者書儀但為義今時所謂義為誼

典命掌諸侯之五儀注引鄭司農讀同詩鴉鳩其

儀一分箋云儀義也賈子道術篇容貌有義謂之

儀是儀亦可訓為義古書儀義二字互通毛詩楚

茨禮儀卒度韓詩作禮義卒度左傳隱元年邾儀

父漢書鄒陽傳作義父國語周語示民軌儀大射

禮注引作示民軌義皆其驗也

甫刑曰播刑之不迪○注云不衍字耳

喬樞謹案尙書呂刑篇曰播刑之迪無不字故知為衍文

口費而煩○注云費或為哮或為悖

喬樞謹案費从弗聲悖悖从字聲古音同在第十

五部故多相假借墨子魯問篇曰豈不悖哉又曰

豈不費哉是費與悖通左傳莊八年徒人費史記

齊世家作弗穀梁文十四年經有星孛人於北斗

傳曰孛之為言猶弗也昭十七年經有星孛于大

辰釋文弗本或作孛史記太史公自序五家之文

禮記鄭讀攷 卷六

佛異索隱云佛悖也集韻十一沒諄或从心作悖

或从口作悖又艱下云論語色艱如也或从孛作

艱下云字林佛稗禾秀或作稗皆弗孛字同之

証

兌命曰○注云兌當為說謂殷高宗之臣傳說也作書

以命高宗尙書篇名也

案詳見前文王世子

尹吉曰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有終○

注云尹吉亦尹誥也天當為先字之誤見或為敗邑或

為孛

案注此經與今校本偽尙書傳迥異

喬樞謹案江聲尙書集注音疏曰鄭君言尹吉書

叙以為咸有一德今亡此條與上條同篇亦是咸

有一德文乃偽孔氏以上條入咸有一德此條入

太甲篇顯與禮記違倍且禮記先引太甲曰天作

孽云云下即別稱尹吉曰惟尹躬天見云云則此

文非太甲文明甚而唐宋諸人猶不知偽作者之

謬異哉王鳴盛尙書後案辨畧同江王之說是也

天先聲同形又相似故知天字乃先之誤論語陽

禮記鄭讀攷 卷六

卦參天兩地釋文天或作夫者非莊子大宗師篇

天而生也釋文天向崔本作夫皆以形近而誤見

或為敗者蓋爛脫其偏旁僅存貝形因譌作見字

邑或為孛者亦蝕去其下半僅存○形因譌作孛

字尹誥一篇在伏生所傳廿九篇之外雖有壁中

古文皆蝌蚪文字又藏在秘府學者無由見故各

經引書其文不在今文廿九篇內者皆為逸書雖

轉寫譌舛而抄能訂正耳

君雅曰○注云雅書序作牙假借字也

喬樞謹案正義言古牙字假雅字以為之故尙書

爲君牙此爲君雅孔說非也雅從牙音尙書牙字
卽雅之借鄭云君雅周穆王司徒作尙書各也
是以雅爲正字牙爲古文假借字書序釋文云君
牙或作君雅呂覽本味篇伯牙破琴絕絃注云牙
或作雅

資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注云資當爲至齊魯之語
聲之誤也祁之言是也齊西偏之語也

喬樅謹案正義曰尙書云小民惟曰怨咨今此本
作資字鄭又讀資爲至以鄭不見古文尙書故也
孔說亦非是江聲尙書集注音疏曰鄭注曰夏日

禮記鄭讀攷

卷六

九

暑兩小民怨天至冬是寒小民又怨天言民恒多
怨爲其君難資據誼當爲至由齊魯之人言至聲
如咨故誤爲咨也左傳有提彌明提以是爲聲音
上支反公羊傳作祁彌明則以祁爲提讀祁从是
聲矣蓋公羊傳由齊人胡毋子都始箸于竹帛故
以祁爲提此可驗齊西偏之語言祁知是矣鄭君
北海高密人故齊齊之地是以備悉齊魯之方言
也緇衣上文言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又言君
以民存亦以民亡其下卽引詩及此經以証是則
此經之指正言民之多怨爲其君者難也

精知畧而行之○注云精或爲清

喬樅謹案精清義得相通易象上傳則刑罰清而
民服虞注清猶明也史記天官書天精而見景星
集解引孟康曰精明也白虎通精神章精者靜也
文選思元賦懲澗忍而爲清李善引舊注曰清靜
也國語周語祓除其心精也注精潔也論語微子
篇身中清集解引馬注清純潔也義同故相通借
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注云正當爲匹字之
誤也匹謂知識朋友

禮記鄭讀攷

卷六

十

太牢謂之禮匹士太牢而祭謂之饗釋文云匹士
本或作正士孔氏正義曰匹士士也庾蔚之云士
言其微賤不得特使爲介乃行故謂之匹也白虎
通曰庶人稱匹夫者匹偶也與其妻偶陰陽相成
也故論語曰匹夫匹婦檢於禮本時有匹字作正
字者有通者云天子大夫常祭亦太牢故此文云
大夫太牢謂之禮正也若諸侯大夫自常祭少牢
加一等乃太牢耳少牢饋食是諸侯大夫禮也單
氏亦用此義然盧王禮本並作匹字矣今定本及
諸本並作正字熊氏依此本而爲正字恐誤也喬

縱謂此節下文引詩云君子好仇注云仇匹也則
正字據義當爲匹其誤與禮器或本同

私惠不歸德○注云歸或爲懷

喬樅謹案懷字亦有歸義詩皇矣予懷明德毛傳
懷歸也中庸引詩予懷明德鄭君注同又國語周
語無所依懷韋昭注懷歸也淮南王術訓遠者懷
其德高誘注懷歸也文選上林賦悠遠長懷李善
引郭璞注云懷亦歸變文耳

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注云寡當爲顧聲之誤
也

禮記鄭讀攷

卷六

十一

案商頌韋頌既伐漢書古今人表作韋鼓西域傳宛

王母寡陳陽傳作母鼓

喬樅謹案釋文云寡音頌出注惠棟曰寡當音鼓

尚書微子云我不顧行遯徐仙民云顧音鼓顧有
鼓音與寡聲近故鄭云聲之誤喬樅謂韋頌之作
章鼓是顧與鼓聲近母寡之作母鼓是寡與鼓聲
近顏師古注漢書陳湯傳云西域傳作母寡而此
云母鼓鼓寡聲相近蓋戎狄之言不甚諦也可爲
顧寡聲誤之証顧鼓寡古音皆同部故相假借

君奭曰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注云古文周田

觀文王之德爲割申勸衛王之德今博士讀爲厥亂勸
寘王之德三者皆異文古文似近之割之言蓋也

喬樅謹案江聲尙書古文集注音疏曰釋言云蓋
割裂也蓋割同訓故云割之言蓋也段玉裁古文
尙書撰異曰古字割害通用如堯典方割割害也
大誥降割馬本作害害與周篆體略相似此古文
作害緇衣作周之理也阮氏學經室集釋蓋曰害
盍曷古音皆相近互相假借書呂刑緇寡無蓋蓋
卽害字之借言堯時緇寡無害也爾雅釋文蓋含
人本作害害字與割音義最近與蓋字亦近鄭緇

禮記鄭讀攷

卷六

十一

衣注割之言蓋是也盍與曷同音故孟子時日害
喪害卽曷呂覽葛天氏卽蓋天氏也喬樅謂田申
字形亦相似詩應田懸鼓箋云田當作棘聲轉字
誤變而爲田正義曰棘字以東爲聲聲既轉去東
唯有申在申字又誤去其上下故變作田此引君
奭篇申字作田其誤同也觀勸均从瞿聲讀音相
近管子七法篇立少而觀多注云觀當爲勸列子
楊朱篇故不爲名所勸殷敬順釋文云勸一本作
觀

事純而祭祀○注云純或爲煩

喬樞謹案純或為煩者煩亂也純與怵詭字通玉
篇心部怵云悶也亂也言部詭云亂也怵詭字同
爾雅釋詁詭亂也釋文引顧舍人云詭詭煩懣
亂也楚辭惜誦篇云中悶替之怵怵亦煩亂之意

奔喪第三十四

於又哭免祖成踊於三哭猶免祖成踊○注云為父於
又哭括髮而不祖此又哭三哭皆言祖祖衍字也

案孔氏正義曰為父云云案上下文知之

喬樞謹案此衍祖字者蓋因下節聞喪不得奔喪
有於又哭括髮祖成踊於三哭猶括髮祖成踊之
文故此亦誤衍祖字耳

問喪三十五

雞斯徒跌○注云雞斯讀為笄纒聲之誤也

喬樅謹案雞笄聲同後漢書隗囂傳王孟塞雞頭

道注云雞或作笄淮南王術訓短者以為朱儒枌

櫨注云枌讀曰雞也精神訓素題不枌注亦云枌

讀雞笄枌說文皆从开聲據枌字讀雞則笄之讀

如雞可知矣斯纒古音同部爾雅釋言斯離也方

言七斯離也齊陳曰斯方言六蠡分也秦晉曰離

郭璞注云蠡音麗易序卦傳離者麗也月令宿離

不貸注云離讀如儼儼之儼儼从麗聲故聲誤為

禮記鄭讀攷

卷六

五

斯字

不敢入處室○注云入處室或為入宮

喬樅謹案爾雅釋宮曰宮謂之室室謂之宮注云

皆所以通古今之異語明同實而兩名釋文云案

古者貴賤同稱宮秦漢以來唯王者所居稱宮焉

詩定之方中傳室猶宮也楚辭招魂篇注宮猶室

也詩豳風云入此室處又曰上入執宮功是宮室

之稱散文則通也

故匍匐而哭之○注云匍匐猶顛蹙或作扶服

喬樅謹案扶服即匍匐也毛詩谷風凡民有喪匍

匍匐之禮弓篇引作扶服釋文云扶服本又作匍

匍又孔子閒居篇作匍匐救之漢書谷永傳引詩

亦作扶服蓋三家今文與毛詩古文不同耳匍匐

又通作蒲伏左氏昭十三年傳奉壺飲水以蒲伏

馮釋文云本又作匍匐蒲本亦作扶史記蘇秦傳

嫂委蛇蒲服索隱云蒲服即匍匐並音蒲伏初學

記十三菴文類聚三十九並引湛方生盟文曰俯

從詩人匍匐之義易繫辭釋文引孟京曰伏服也

釋各釋言語曰扶傳也傳近之也釋姿容曰匍猶

捕也匍伏也匍匐蒲伏扶服皆以音同義近故相

禮記鄭讀攷

卷六

六

假借耳詳見左海經辨及三家詩遺說攷

女子哭泣悲哀擊胸傷心男子哭泣悲哀稽顙觸地○

注云或曰男女哭踊

喬樅謹案此女子哭泣悲哀男子哭泣悲哀皆承

上文禿者不免偃者不袒跛者不踊三者言之故

注云此三疾俱不踊不袒不免婦人不袒故注云

擊胸傷心稽顙觸地不踊者若此而可他本或曰

男女哭踊則義與上文不承鄭所不從也

哭泣無數○注云數或為時

喬樅謹案檀弓上云父母之喪哭無時正義曰禮

哭無時有三一是初喪未殯之前哭不絕聲二是殯後除朝夕之外廬中思憶則哭三是小祥之後哀至而哭或一日二日而無朝夕之時也據此則或本作哭泣無時於義亦通

服問第三十六

唯公門有稅○注云稅猶免也古者說或作稅

喬樞謹案檀弓下篇季武子寢疾疇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唯公門說齊衰釋文云說他活反本亦作稅此注古者說或作稅當云古者稅或作說攷儀禮士昏禮注今文說作稅鄉飲酒禮士虞禮記注並云今文說為稅既夕記注今文說皆作稅足証說為古字稅為今字矣說釋也稅亦釋也釋與免義同故鄭云稅猶免也國語魯語求說其侮章昭注云說古脫字猶除也除亦免之義方言七稅舍車也趙宋陳魏之間謂之稅注云免前脫也是稅與脫古字亦通

問傳第三十七

齊衰貌若泉○注云泉或為似

喬樞謹案泉與似以音近假借詩斯干似續妣祖

毛傳云似嗣也書堯典舜讓于德弗嗣史記五帝

本紀作舜讓於德不憚徐廣曰今文尚書作不怡

索隱曰古文作不嗣今文作不怡太史公自序曰

唐堯遜位虞舜不台後漢書班固傳有于德不台

淵穆之讓注引前書曰舜讓于德不台音義曰台

讀為嗣李善文選典引注引漢音義曰昭曰古

文白為嗣詩音青子矜子寧不嗣音釋文云嗣音

禮記鄭讀攷

卷六

九

韓詩作詒音是古者台詒皆讀為嗣嗣似字通台

嗣音近泉从台聲台从巨聲但亦从巨聲故或假

似為泉字玉篇金部鉅亦作耜類篇耒部耜亦作

耜是其証也

禕而織○注云黑經白緯曰織舊說織冠者采縵也織

或作縵

喬樞謹案正義云黑經白緯曰織者戴德變除禮

文舊說以織冠為采縵者文選西京賦采飾織縵

薛綜注織細也其義未備織縵皆當為采飾貌說

文縵繁采飾也可証史記孝文本紀織七日集解

引應劭曰織者禕也織或本作縵者說文縵絳縵

也从系侵省聲詩曰貝冑朱縵縵為絳縵與采縵

義近蓋亦禮家舊說也一日儀禮喪服傳云公子

為其母練冠麻衣縵緣為其妻練冠葛經帶麻衣

緣緣注云縵淺絳也一染謂之縵練冠而麻衣縵

緣三年縵之受飾也然則縵當即縵冠中月禕之

受飾也

三年問第三十八

禮記鄭讀攷

卷六

十

深衣第三十九

續衽鈎邊○注云續猶屬也鈎讀如鳥喙必鈎之鈎鈎邊若今曲裾也續或為裕

喬樅謹案裕字與續聲近古音同部者得相假借周禮土均禮俗疏云俗者續也續代不易又合方氏疏云俗謂民所承襲承襲亦與續義相近俗得有續義則知裕亦得假借為續字矣續猶屬也左氏昭二十八年傳屬屨而已注屬足也廣雅釋言裕足也劉熙釋名足續也則義亦相轉注矣鈎讀如鳥喙必鈎之鈎者此擬其音也鳥喙必鈎據孝

禮記鄭讀攷

卷六

王

經援神契文

反訓之及肘○注云肘或為腕

喬樅謹案說文肘臂節也从月从寸寸手寸口也腕說文作擊云手擊也揚雄曰擊握也从手馭聲儀禮士喪禮設決麗于擊注擊手後節中也古文擊作挽既久記注擊掌後節中也史記刺客傳搯挽而進索隱云挽古腕字腕為手後節肘為腕後節二者不同然據許氏說肘字从寸之義以寸為手寸口則自腕以上近手寸口處及臂節皆通可稱肘此言反訓之及肘蓋謂肘之近手寸口處與

掌後節腕相去無幾故或本肘字作腕耳

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注云政或為正

案周禮小宰政役注凡其字或作正或作征凌人政歲注政當為正小司徒平其政注政當作征司門正其貨財注正讀為征閭胥役征注杜子春讀政為征喬樅謹案政正古字通用詩節南山不自為政緇衣篇引作不自為正月令班馬政呂氏春秋仲夏紀作班馬正左氏文六年傳棄時政也漢書律歷志作棄時正也是其例已

禮記鄭讀攷

卷六

王

投壺第四十

毋踰言。注云踰言遠談語也踰或為遙

喬樞謹案踰與遙義同廣雅釋詁踰遙並訓為遠

方言六遙遠也梁楚曰遙漢書郊祀志下遙輿輕

舉如淳曰遙遠也師古曰遙古遙字陳湯傳集注

引如淳曰踰遠也踰又通作踰趙充國傳兵難踰

度鄭氏注曰踰遙也三輔言也師古曰踰讀曰遙

後漢書班超傳注踰遙也皆其驗已

若是者浮。注云浮或作匏或作符

喬樞謹案浮匏符三者音並相近淮南說山訓百

禮記鄭讀攷 卷六

人抗浮注云浮瓠也瓠即匏詩匏有苦葉傳匏謂

之瓠是已釋名釋言語曰浮孚也孚甲在上稱也

史記律書甲者言萬物剖符甲而出也索隱云符

甲猶孚甲也後漢書章帝紀萬物孚甲注引前書

音義曰芩葉白皮也淮南俶真訓蘆符之厚注云

符蘆之中白符讀麩麩之麩後漢書章帝紀萬物

芩甲注引前書音義芩葉裡白皮也聘義孚尹旁

達注孚讀為浮孚或作芩書高宗彤日天既孚命

正厥德漢書孔光傳作天既付命正厥德左氏隱

八年經公及莒人盟于浮來公羊穀梁並作包來

詩芻豢雉離于學說文网部作雉離于包凡字之

从孚从包从付者古以聲同多相通用

禮記鄭讀攷

卷六

五

儒行第四十一

不祈多積○注云積或為貨

喬樅謹案釋文積子賜反又如字音子賜反是讀如委積之積周禮大司徒委積注云少曰委多曰積又宰夫注云委積謂半米薪芻淮南主術訓云而有六年之積注云積委也是已其讀如字者訓為積聚之積漢書刑法志完者使守積注云積積聚之物也積或作貨者荀子大略篇下臣事君以貨注貨謂聚斂及珍異獻君義亦與積相近鄭君不從或本作貨者貨為金玉布帛之總名儀禮聘

禮記鄭讀攷

卷六

二十五

禮記多貨則傷于德注云貨天地所化生謂玉也此節上文已言儒有不寶金玉此又言不祈多貨嫌與上複故讀從積字耳

不斷其威○注云斷或為繼

喬樅謹案說文斤部斷截也从斤繼繼古文絕糸部絕斷絲也从糸从刀从卂劉古文絕象不連體二絲又云繼續也从糸繼繼或作繼反繼為絕此經不斷其威孔氏正義陸氏釋文並云斷絕也疑古本斷字作繼繼亦斷也轉寫譌而為繼或本因作繼字耳莊子至樂篇得水則為繼釋文云司馬

本作繼本或作斷彼繼字之為斷猶此經斷字之為繼也

竟信其志○注云信讀如屈伸之伸假借字也信或為身

案士相見禮君子欠伸注古文伸作信

喬樅謹案周禮大宗伯侯執信圭伯執躬圭注云信當為身聲之誤也身圭躬圭蓋皆象以人形為琢飾文有巖縛耳欲其慎行以保身攷身字木有伸義釋名釋形體曰身伸也可屈伸也釋言語曰信申也言以相申束使不相違也釋天曰申身也

禮記鄭讀攷

卷六

二十六

物皆成其身體各申束之使備成也則伸信身申義相轉注矣易繫辭上篇引而伸之釋文伸本又作信音身又下篇以求信也釋文信本又作伸同音申章昭漢書音義云信古伸字穀梁隱元年傳信道而不信邪何休注云信申字古今所共用故鄭君此注讀信如伸而或本信字又作身字也不充訕於富貴○注云充或為統

喬樅謹案統从充聲故或假借為充字鄭云充訕喜失節之貌喜上脫去歡字據正義云充訕是歡喜失節之貌宋監本及衛氏集說喜上皆有歡字

與正義合家語儒行篇不充詘於富貴王肅注云
踴躍參擾之貌喬樅謂充字蓋恍之消借玉篇心
部恍心動也集韻恍下引埤蒼曰心動也不充詘
者言其不動心也孟子書所云加齊之卿相不動
心卽此不充詘於富貴之謂得富貴而歡喜失節
則動其心矣王肅釋充詘爲踴躍參擾之貌與動
心義同或本作統亦恍之假借字也

不閱有司○注云閱病也閱或爲文

喬樅謹案釋文閱本亦作愍穀梁僖廿年傳曰是
爲閱宮也漢書五行志上作目爲愍公宮也衆經

禮記鄭讀攷

卷六

三七

音義三引字詁古文愍今作閱同閱又通作潛魯
閔公史記魯世家作潛公文選四子講德論困閱
於莒注閱與潛同閱或本作文者文字與潛亦通
史記六國年表魯文侯集解引徐廣曰一作潛魯
世家平公賈立是爲文公索隱曰系本作潛公
白虎引禮謚法曰愍民惠禮曰文則文亦有愍義
矣

大學第四十二

致知在格物○注云此致或爲至

喬樅謹案致與至音義並同中庸其次致曲注致
至也致中和注致行之至也祭義致反始也禮器
其致一也禮也者物之致也注並云致之言至也
是其義同之証禮器有放而不致也釋文致本作
至莊子外物篇而墊之致黃泉釋文致本作至皆
以義同通用

此之謂自謙○注云謙讀爲慊慊之言厭也

喬樅謹案謙者慊之聲同假借字史記樂毅傳以

禮記鄭讀攷

卷六

三

爲慊於志索隱云慊亦作慊漢書尹翁歸傳集注
云慊古以爲謙字荀子榮辱篇臭之而無謙于鼻
注謙當爲慊又非十二子篇謙然而終日不言解
蔽篇由俗謂之道盡謙矣注並云謙與慊同慊快
也快卽厭足之意

見君子而后厭然○注云厭讀爲厭厭閉藏貌也

喬樅謹案儀禮既夕記纓條屬厭注厭伏也曲禮
下厭冠不入公門注厭猶伏也荀子禮論禮者謹
於吉凶不相厭者也注厭掩也厭字訓伏訓掩皆
與閉藏義近厭與厭古字通荀子王霸篇然而厭

焉有千歲之固何也注云厭讀爲厭言厭然深藏亦從鄭義漢書古今人表狐厭文選注作狐厭可証說文厭中黑也廣雅釋器厭黑也釋名曰黑晦也如晦冥色也黑色晦暗不明故訓爲閉藏之貌一曰厭卽黯也黯厭聲義並同古字從厭從音者每多通假詩厭厭夜飲說文引作厭厭韓詩作惰惰是其例也

恂慄也○注云恂字或作峻讀如嚴峻之峻

喬樅謹案恂峻古音同部故得相假借論語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祝睦後碑作鄉黨遂遂朝廷便

禮記鄭讀亥

卷六

五

便可爲恂峻字通之驗史記李廣列傳悛悛如鄙人漢書作恂恂如鄙人並字異而義同莊子齊物論民處則惴慄恂懼釋文恂恐貌崔云戰也惴慄恂懼卽此所云恂慄也國語晉語高山峻原注峻峭也恂或作峻者蓋以恂爲峭之假借恂恂聲同峭峻義同漢書揚雄傳甘泉賦云崑嶸嶸峭注嶸峭節級貌魏都賦階階嶸峭注引埤蒼曰嶸峭山崖之貌是峭卽峻也嶸峭猶言嶸峻詩節彼南山維石巖巖毛傳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鄭箋喻三公之位人所尊嚴大學引詩注巖巖喻師尹之高

嚴也詩釋文巖巖如字本或作嚴音同

顧諟天之明命○注云諛或爲題

喬樅謹案釋各釋書契曰題諱也審諱其名號也亦言第因其次第第第二義皆以聲近轉注此經題字卽諱字之假借文選魯靈光殿賦注云諛與諱同甘泉賦注云諛卽諱字方言六諛諱也箋云云諛亦審也詩小宛題彼脊令傳云題視也箋云題之爲言視睇也鄭此注云諛猶正也者說文諛理也管子君臣篇別交正分之謂理左氏成二年傳先王疆理天下注理正也題訓審諱亦卽正之

禮記鄭讀亥

卷六

五

義

身有所忿懣○注云懣怒貌也或作憤或作壹

喬樅謹案尙書多方有夏之民叨憤說文作壹云忿戾也从至至而復遜遜過也引周書曰有夏之民叨壹壹讀若犖詩狼跋載壹其尾說文引詩又作躓云躓踰也从足質聲詩曰載躓其尾可爲憤懣古通之証此壹字卽懣之消借猶詩壹字爲躓之消借也憤卽懣之異文猶詩躓爲躓之異文也

一人貪戾○注云戾之言利也戾或爲吝

喬樅謹案廣雅釋詁三戾很也釋詁四吝很恨也

賈子道術篇心兼愛人謂之仁反仁為戾方言十
荆汝江湖之間凡貪而不施或謂之悒悒悒也貪
利者必反仁故戾訓為很貪利者必多怨故吝訓
為恨戾各語之轉很恨聲之轉音近故義亦通
一言債事○注云債猶覆敗也債或為犇

喬樅謹案釋文賁徐音舊本又作債注同是陸本
禮記作一言賁事射義賁軍之將注云賁讀為債
債猶覆敗也是讀與此債事同債或為犇者犇古
奔字賁與奔通大戴禮夏小正元駒賁傳曰賁者
何也走於地中也淮南天文訓賁星墜而勃海決

禮記鄭讀攷 卷六
注云賁星客星也倣真訓注同爾雅釋天奔星為
約約舊注曰流星大而疾曰奔眾經音義四古文
賁今作奔同此經假賁為債或本遂因而作奔耳
上恤孤而民不倍○注云民不倍不相借棄也倍或作
借

喬樅謹案釋文借本作倍是陸本禮記作借字借
與倍同經解曰倍死忘生坊記曰借死而號無告
又曰示民不借緇衣曰則民不倍皆其証也孟子
滕文公上師死而遂倍之音義引丁云倍義當作
借古字借用耳然則借棄字當作借為正倍其假

借字也
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注云矩或為巨

喬樅謹案釋文云拒音矩本亦作矩是陸本禮記
拒字作拒又云為巨音拒本亦作拒左氏桓五年傳
鄭子元請為左拒注云拒方陳是古文假拒為矩
字淮南齊俗訓拘罷拒折之容高誘注拒折方也
亦假拒字為矩考工記輪人必矩其陰陽注故書
矩為距鄭司農云當作矩謂規矩也又云萬之以
砥其匡也注故書萬為禹鄭司農云讀為萬書或
作矩萬者矩之聲近假借字此經假拒為矩猶攷

禮記鄭讀攷 卷六
工記之假距為矩也或本拒字之消借為巨亦猶
攷工記萬字之消借為禹也管子宙合篇成功之
術必有巨獲注以巨獲作矩矮是亦借巨為矩字
矩通作距者釋名釋形體曰鬢曲頭曰距距矩也
言曲似矩也矩又通作拒漢修堯廟碑圖象規拒
拒即矩字也

人之彥聖○注云美士為彥彥或作盤
喬樅謹案盤彥一聲之轉或本彥聖用假借字作
盤聖猶漢書嚴助傳雁行用假借字作顏行也說
文彥美士有文人所言也从彥尸聲盤古文作般

與班通班即辨字說文辨駁文也从文辨聲眾經音義十二引蒼頡曰辨文貌也是班與彥義同易屯乘馬班如王肅注云班如盤桓不進也書分器序班宗彙釋文班本作般隸釋載魏孔羨碑作班宗彙左氏僂五年經曹伯班率公羊作般彙十八年傳有班馬之聲爾雅釋言注引作般是班班般古文通用之証周禮內饗般臂注般臂臂毛有文史記司馬相如列傳般般之獸索隱云般般文采之貌也是般與彥義同

命也○注云命讀為慢聲之誤也

禮記鄭讀攷

卷六

三

喬樅謹案釋文命依注音慢命古音在十二部慢古音在十四部異部聲類相近故語轉聲變慢而作命注云舉賢而不能使君以先己是輕慢於舉人此鄭君據義審聲以正其誤者也

冠義第四十三

昏義第四十四

贊醴婦○注云贊醴婦當作禮聲之誤也

喬樅謹案儀禮士昏禮贊醴婦注云醴當為禮贊禮婦者以其婦道新成親厚之是鄭釋禮婦與禮賓同義納采請醴賓注云醴亦當為禮禮賓者欲厚之是也古者醴禮二字以聲近通用士昏禮賓入授如初禮注古文禮為醴聘禮記不禮注古文禮為醴是其驗已

為后服資衰○注云資當為齊聲之誤也

喬樅謹案釋文資依注作齊音咨注又作齋者同

禮記鄭讀攷

卷六

三

是陸本禮記鄭注齊字或又作齋攷說文齋縵也从衣齊聲釋名釋喪制曰齋齊也今經典通消作齊儀禮喪服傳曰齊者何緝也資齊聲相近易旅卦得其資斧釋文資子夏及眾家本皆作齊考工記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注引鄭司農云故書資作齊杜子春云齊當為資讀如冬資絺綌之資荀子禮論資羸衰絰非總替屨注資與齋同哀公篇資其衰其杖者不聽樂注資即齊字皆以聲近故相假借用之

鄉飲酒義第四十五

盥洗揚觶○注云揚舉也今禮皆作騰

案詳見前檀弓

介俛象陰陽也○注云古文禮俱皆作遵

案詳見前少儀

秋之為言愁也○注云愁讀為孳孳斂也

喬樅謹案太平御覽時序部引善大傳曰秋者愁

也愁者萬物愁而入也愁字皆當讀為孳釋各釋

天曰秋猶也猶迺品物使時成也猶即孳之義與

緜字同方言九車紂自闕而東周洛韓鄭汝潁而

禮記鄭讀疏

卷六

三

東謂之緜釋各釋車篇作輶云輶道也在後道迺

使不得卻縮也詩長發百祿是道說文手部孳下

引作百祿是孳爾雅釋詁孳聚也注云孳斂也然

則孳者斂之聚即大傳萬物孳而入之義也管子

四時篇其時曰秋注云秋孳也時物成熟孳斂之

即用鄭君說又方言一孳細也斂物而細謂之孳

後漢書梁冀傳愁眉注云愁眉者細而曲折是愁

亦有細義與孳訓同

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注云察猶察嚴殺之貌也

察或為殺

喬樅謹案爾雅釋詁察審也賈子道術篇織微皆

審謂之察漢書食貨志云吏益慘急而法令察是

察為嚴殺之意老子云俗人察察注察察急且疾

也急疾亦與嚴殺義近察殺一聲之轉書禹貢二

百里蔡鄭注云蔡之言殺滅殺其賦也蔡察均从

祭聲故皆與殺字相假借轉注耳

禮記鄭讀疏

卷六

三

射義第四十六

則燕則譽○注云譽或為與

喬樞謹案與即譽之消借廣雅釋詁四與譽也古者與舉璵字凡與與聲者多消作與左傳襄二年正與子十年伯與三十一年展與釋文並云與本作與定五年璵璠釋文璵本作與是其驗已

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注云延或為誓

喬樞謹案延訓為進進之使射也延或為誓者儀禮大射儀司射西面誓之注誓猶告也攷鄉射禮

司射取弓于階西兼挾乘矢遂以比三耦于堂西

禮記鄭讀攷

卷六

三七

命上射曰某御于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故此

注云子路執弓矢出延射則為司射也司射比耦

有誓眾之事故或本延射作誓射耳

賁軍之將○注云賁讀為偵偵猶覆敗也

案詳見前樂記

喬樞謹案毛詩行葦傳引作奔軍之將奔賁字同

偵或作奔見前大學注

序點○注云序點或為徐點

喬樞謹案徐序聲近義通故古相通假爾雅釋天

太歲在辰曰執徐李巡注徐舒也又釋地濟東曰

徐州李巡注云淮海間其氣寬舒稟性安舒故曰

徐徐舒也春秋元命苞曰徐之為言舒也漢書儒

林傳殷曰序正義云序舒也詩常武王舒保作毛

傳舒序也釋文序本作徐爾雅釋詁舒叙也叙與

序同皆徐序古通之驗

揚解而語○注云今禮揚皆作騰

案詳見前檀弓

幼壯孝悌○注云壯或為將

喬樞謹案壯將一聲之轉爾雅釋詁壯將並訓大

也詩采芑克壯其猷毛傳壯大也幽風亦孔之將

禮記鄭讀攷

卷六

三五

長發有城方將傳並云將大也北山鮮我方將傳

云將壯也方言一將將大也秦晉之間凡人之大

謂之獎或謂之壯燕之北鄙齊楚之郊或曰京或

曰將皆古今語也獎與壯通是將壯訓義同

旄期稱道不亂○注云旄期或為旄勤

喬樞謹案釋文旄本又作毫期本又作旗期與旗

通旗又與旂通周禮大司馬以旗致民注云以旗

者立旗期民於其下也釋名釋兵曰旗期也言與

眾期於下是旗有期義史記弟子薄魯巫馬施字

子旗論語作巫馬期家語亦云字子期玉藻旂十

有一旒釋文旒本作旗王逸離騷注旒旗也史記
弟子傳榮旂字子旗是旂有旗訓旂从斤聲勤從
董聲古音同部旗勤雖異部而音轉最近與軍聲
身聲之轉入微者相同耄當依說文作耄老部云
年九十曰耄从老从蒿省是也曲禮八十九曰
旒釋文云旒本又作耄旒耄以聲近假借旒期或
為旒勤者詩行葦序賓以賢毛傳引孔子射於矍
相之圃作耄勤稱道不亂與或本禮記文正同耄
勤謂耄而猶勤國語楚語云昔衛武公年數九十
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

禮記鄭讀攷 卷六

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恪恭於朝朝夕以
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此
所云耄勤稱道不亂即其義也偽古文大禹謨云
耄期倦于勤語益本此

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注云發或為射

喬樅謹案發射義通說文云歟弓弩發於身而中
於遠也从矢从身篆文歟从寸寸法度也亦手也
又云發歟發也从弓發聲楚詞招魂君王親發兮
憚青兕王逸注發射也此記下文引詩發彼有的
注云發猶射也儀禮聘禮記發氣怡焉注發舍息

也發氣焉盈容注發氣舍氣也方言七發舍車也
東齊海岱之間謂之發是發有舍義與此記言射
之為言釋也或曰舍也訓義並同義同故字亦通
用

發彼有的以祈爾爵。注云爾或作有
喬樅謹案毛詩以祈爾爵三家今文同此記或本
爾字作有益涉上句發彼有的而誤耳

禮記鄭讀攷 卷六

燕義第四十七

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注云庶子猶諸子也。周禮諸子之官夏官之屬也。

喬樞謹案諸庶義同爾雅釋詁庶衆也廣雅釋詁

三諸衆也淮南修務訓諸人皆爭學之高誘注諸

衆也周禮夏官序官注云諸子至公卿大夫士之

子者或曰庶子此記下文注云燕禮有庶子官是

以義載此以爲說攷燕禮有獻庶子于阼階上及

庶子執燭之文諸子庶子其所職掌同此記雖明

諸侯庶子職掌其所載之事皆諸子職文故鄭據

禮記鄭讀攷

周官爲說

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注云卒讀皆

爲倅諸子副代父者也

案據周禮夏官

喬樞謹案周禮諸子掌國子之倅注云故書倅爲

卒鄭司農云卒讀爲物有副倅之倅倅故書倅卒

蓋古文之消借依鄭讀則下文國子存游卒亦讀

爲倅故云皆也正義曰若旁置人者是副倅之倅

若不置人者則百人爲卒之卒此諸適子皆副代

於父與父爲倅故稱倅也案不置人者謂合其卒

伍之卒注云軍法百人爲卒五人爲伍是也

禮記鄭讀攷

卷六

九

職義第四十八

日幾中而后禮成○注云禮成禮畢也或曰行成

喬樅謹案上文云質明而始行事故或本禮成作
行成行謂行禮也下文云此眾人之所難而君子
行之故謂之有行有行之謂有義又云所貴於立
義者謂其有行也所貴於有行者貴其行禮也則
作行成於義亦同

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注云
勝克敵也或為陳

喬樅謹案陳勝聲相近戰勝戰陳皆常語耳易漸
禮記鄭讀攻卷六

終莫之勝虞注勝陵也檀弓下工弓商陽與陳弁
疾追吳師注云陳或作陵楚人聲詩正月靡人不
勝毛傳勝乘也周禮稍人掌令邱乘之政令注云
邱乘四邱為甸甸讀與惟禹敝之敝同其訓曰乘
由是改云正義以惟禹敝之此據韓詩而言敝是
軍陳故訓為乘是勝陳聲近而義亦通矣

政問君子貴玉而賤珉何也○注云珉石似玉或作玫
也

喬樅謹案釋文珉字亦作珉攷周禮弁師珉玉三
采釋文珉本又作珉說文珉石之美者从玉民聲

珉或作玫者古字从民从文者多相通用玉藻土

佩瑞玼釋文玼字又作玼玼即珉也玼即珉也書
禹貢岷嶓既藝史記夏本紀作汶嶓索隱云汶一
作嶓又作岐立政其在受德啓說文心部作在受
德志奎氏億二十文年經圍緡穀梁緡作閔史記
范雎蔡澤傳竊閔然不敏索隱引鄭誕生本作愔
皆其驗也

溫潤而澤○注云潤或為濡
喬樅謹案潤濡義同易繫辭上傳潤之以風雨虞
翻注潤澤也詩羔裘如濡毛傳如濡潤澤也又濟

禮記鄭讀攻卷六
盈不濡軌毛傳濡漬也廣雅釋詁二潤濡並訓漬
也又釋詁一潤濕也荀子禮論不沐則濡櫛三律
而止注濡濕也史記刺客傳無濡忍之心索隱云
濡潤也義同故字得通用

孚尹旁達○注云孚讀為浮尹讀如竹簡之筠浮筠
玉采色也孚或作笈或為扶
喬樅謹案孚浮笈扶四者聲皆相近書高宗彤日
天既孚命正厥德史記殷本紀作附命漢書孔光
傳作付命漢石經同投壺若是者浮注浮或為符
釋名釋言語曰浮孚也廣韻笈字訓悅類篇云笈

釋名釋言語曰浮孚也廣韻笈字訓悅類篇云笈

美色又云玉采其采猶言符采文選蜀都賦符采
彪炳劉淵林注符采玉之橫文也扶字以聲同通
借如後漢書符拔亦作扶拔也尹讀如筠者筠當
作筍釋文尹依注音筍又作筠于貧反据釋文則
鄭注本讀尹如筍而筍字或又作筠耳詩韓奕維
筍及蒲釋文筍字或作筍以彼証此知此尹字即
筍之消借故讀從筍陸本作筍字不誤孔所据本
則為筠字即陸所云本又作筠音于貧反者也禮
器如竹箭之有筠也筠亦當作筍顧命敷重筍
席鄭注曰筍析竹青皮也引禮器曰如竹箭之有
筍今釋文正義本禮器有筍並作筠字亦誤筠字
不見說文古者竹簡及竹之青皮皆名爲筍後人
始分爲二字以筍爲竹萌筠字訓爲竹青皮鄭讀
孚尹爲浮筍訓作玉采色者以玉之采色外浮猶
竹之青皮外見也洪頤煊曰筍皆筠之假借漢書
高帝紀以竹皮爲冠韋昭曰竹皮竹筠也說文篋
竹膚也从竹民聲筍析竹篋也是析竹皮黃者爲
筍皮青者爲篋篋即筠字喬樞謂洪說似是而非
篋即顧命敷重篋席之篋字篋篋一聲之轉篋非
即筠字筠字當作筍爲正

禿者不髻○注云髻或爲免

喬樞謹案鄭君云髻婦人也男子免而婦人髻然
則喪服四制此文正與問喪篇互相備彼云禿者
不免據男子而言也此云髻者不髻據婦人而言
也或本蓋依問喪篇文故髻字作免耳

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注云諒古作梁楹
謂之梁闇讀如鶉鷓之鷓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
楣也

案伏生大傳曰書曰高宗梁闇三年不言何謂梁闇
禮記鄭讀攷 卷六

也傳曰高宗居倚廬三年不言百官摠已以聽於冢
宰而莫之違此之謂梁闇鄭注此記以諒闇爲凶廬
從大傳義攷晉書二十禮志杜預等議喪服云至周
公且乃稱殷之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其傳曰諒信也
闇默也預所引書字作諒闇則古文尙書也所引傳
解諒闇與大傳異則古文家說也論語作諒陰集解
引孔安國注與預引正同

喬樞謹案梁諒一聲之轉白虎通封禪篇梁者信
也是梁即諒字之假借梁之作諒猶詩大明涼彼
武王之涼亦作諒見毛詩釋文 柏舟不諒人只之諒又

作涼也見太平御覽尚書大傳故爾梁遠鄭注梁

讀為掠與此記皆音轉而字變耳闕讀如鶴者闕

从音聲故讀從鶴王鳴盛尚書後案曰鄭注尚書

闕謂廬也後人更造巷字以當闕後漢書皇甫規

入巷廬巡視三軍悅感周武帝攻高齊兵去之後

齊人謂柏巷為帳不疑兵退是則結草木為廬皆

曰巷攷說文無巷字則此字實當作闕也洪頤煊

曰檀弓下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儼然謂在諒

闕中也詩澤陂碩大且儼說文引作碩大且始是

儼音即讀如諒闕之闕雜記下疏衰皆居聖室不

禮記鄭讀

卷六

廬廬嚴者也嚴儼古字通用喬樞謂洪說得之說

文引詩儼字作媿足証雜記云廬嚴者也嚴即闕

之假借鄭君讀闕如鶴闕謂廬也即據雜記之文

以經注經也